

孫立人傳
〔上〕

沈克勤編著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沈克勤編著

孫立人傳

冊上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悲劇英雄全傳

彭歌

歷史學者常常說，每一個時代，有每一個時代的人物。

每一個悲劇時代，有屬於那個時代的悲劇英雄人物。古希臘悲劇中顯示，悲劇的形成並非單純的善惡的對比，冥冥之中，似有命運的因素。孫立人將軍可為一例。

旅居金山灣區的沈克勤，早年追隨孫將軍在台灣練兵，在公務上是深受倚重的助手，在私誼上親若家人，所以對孫將軍的畢生遭際，有深刻的理解，沈先生自外交界退休之後，花費七年時間，完成了《孫立人傳》全書上下兩冊，一千零九十五頁。這是到目前為止中外文上百種書刊裡，有關孫立人最完整而生動的傳記。作者對孫將軍性格的刻劃和心境的分析，皆有獨到之處，為同類著作所不及。我們看到的有關孫案的著述，有的是以「明冤白謗」為名，藉題發揮，抨擊蔣公與國府，動機有失純正，難求事理之平允。

沈先生這本書，排比事實，過詳細密；就事論事，讓事實經過來表達真相，由讀者自行尋求結論。上冊從孫將軍的家世、在國內外求學的經過、初入軍旅，以至抗戰時奉派遠征緬甸。仁安羌大捷一役，以寡敵眾，勇救被圍英軍，名震中外。更由於反攻緬甸贏得國際間的讚譽，在西方各國軍政圈中，視孫立人為東方的新將星。

下冊則寫到奉命來台練兵，總縮陸軍兵符以至涉及郭廷亮案的經過。所謂孫案是中外注目的大事。有關審判、處分以及各方的反應，當時因大環境關係，局外所知不詳，現在將有關公私資料陳示，可知「兵變」之說不實。不過，孫之歷遭挫折，他自己的性格要負相當責任。世間每謂黃埔和保定系統的將領排斥他這留美的新軍人，書中提到孫與黃杰、戴笠、杜聿明、周至柔，以至陳誠等人相處不諧的情況（他曾公開指斥杜的才能只夠當排長），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孫立人對蔣公忠誠無二，可表天日；但美方的謀臣策士，在一九四〇年代末期確曾有過「以孫代蔣」的構想。書中關於這些經過講得很清楚。孫立人有些言行過分坦率，被人視為恃寵而驕，甚至功高震主；後來幽囚三十餘年，長才未展，不僅是他個人的不幸，也是國家的損失。

全案今已大白，孫將軍晚年得到了平反的結果。若干涉案者的下落，本書也有交代。作者總結全書說，孫立人一生追求的目標，在推行國軍現代化，強兵強國。「孫將軍的英雄悲劇，就是苦難中的中華民族的縮影，也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歷史寫照」。所以，作者將此書獻給「全國對日抗戰的將士們」，千秋萬世，英烈永昭。

自序

我生長在日軍侵華年代，對於執干戈以衛社稷的中華將士，無不崇敬。孫立人是抗戰名將，普遍受到當時青年們的仰慕。

民國三十六年夏，我步出校門，時逢中原戰亂，乃投效鳳山新軍，初任「精忠報記者」，孫將軍成為我採訪的主要對象，每天紀錄他的言行，對他開始有了些新的認識。

三十九年三月十七日，孫將軍榮膺陸軍總司令，調我為隨從秘書，每日隨侍左右，親炙警欵，同食共居，形影不離，風雨無間，歷經其總司令任期近四年，因而對其立身行事，以至其家人師友，多所認識。

四十四年夏秋之間，「孫案」突然發生，軍中及社會上，散播著各種流言耳語，嗣經政府公佈調查報告，以莫須有罪嫌，將其交國防部察考。自是被幽居台中三十三年，迄至七十七年，台灣翻案風起，孫將軍雖獲得自由，但多年來冤獄案情，疑雲密布，迄未全消。

七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孫將軍逝世，我隨侍在側，親視含殮，並為其料理喪事。目睹老兵，跪地哭灑祭拜，哀痛如喪考妣。孫將軍視官兵如子弟，部眾亦視其為父兄，生死之間，真情乃見。

八十一年冬，我將各方致送的弔唁函電、輓聯詩辭、以及國內外報章雜誌的報導評論，搜集整理，並向孫將軍的親友故舊，徵集紀念文稿，編印「孫立人將軍永思錄」一冊問世，同時編印孫立人將軍「緬甸作戰實錄」及「鳳山練軍實錄」二書出版，以紀念其生平事蹟與抗日保台的功勳。

八十四年初，我移居舊金山郊區，常往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圖書館，搜求翻閱美國及大陸出版有關孫將軍生平事蹟的官方文書及私家著述，並遍訪其海內外親友，就各方面所提供的寶貴資料，詳加整理編寫，彙集成冊。

八十五年夏返台，承中央研究院院士張玉法、現代史研究所所長陳三井及研究員朱宏源教授的特許，讓我充分利用該所多年搜集訪談孫將軍及其舊部的珍貴紀錄檔案及資料。我如同到了寶山，埋首研讀四個多月，尚未能窺其全豹。對於該所秉持的公正客觀的立場，及其向歷史負責的態度，衷心敬佩及感激。

孫將軍生於二十世紀初（一九〇〇），去世於本世紀末（一九九〇），其一生奮鬥所追求的目標，在於建立國軍現代化，強兵強國，與這一代中國人所追求的民族自由國家富強同一歷程。孫將軍的英雄悲劇，就是苦難中的中華民族的縮影，也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歷史寫照。

我就親身所見所聞，以及多年搜集訪談所得的材料，平實記述其家世背景、求學歷程、師友交往、為人處世、性格志趣、思想言行、練兵作戰、遭誣受謗，及其在困厄中強忍苦撐，

不粉飾、不妄評、和盤托出，並儘量抄錄當事人親身經歷的記述，以存真實，且有臨場感，讓讀者從中瞭解孫將軍一生奮鬥的心路歷程，及其是非功過，和這一代中國人所受的艱辛苦難，並供後世史家評鑑。

深感學疏識淺，本不敢為此鉅構，承蒙老長官張佛千先生多方鼓勵教導，乃經七年多不眠不休之構思編撰，方勉力完成。復獲好友雲鎮、雷飛龍、馬全忠、石遠謀、鄭繼孟諸兄校正全書文稿。學生書局丁文治、鮑家驊、孫善治諸友為本書編排校印，費盡心力。其外學者專家及軍中袍澤提供寶貴意見及有關資料圖片，增光篇幅，惟不克一一道及，併此誌謝。

竊思當世人記述當世事，不免主觀偏見，錯誤疏失，更所難免，尚望維護史實人士，不吝賜教匡正，以還歷史的真實面目。

沈克勤 八十八年十一月八日於矽谷蝸居

再版贅言

《孫立人傳》出版之後，得到海內外讀者熱烈迴響，專家學者紛紛著文評介，其中名作家彭歌先生曾在美國世界日報發表〈悲劇英雄全傳〉一文，簡介全書，我選為再版序。他繼在台北歷史月刊撰寫〈悲劇時代 悲劇英雄〉一文，評述孫立人的風範與事功，持論公允，我將其附錄在本書之後，以供鑑賞。名報人馬全忠先生在美國星島日報評論〈孫立人、曾國藩、岳飛〉一文，我將其附錄在美國維吉尼亞軍校展示三位校友第二次世界大戰英雄〈巴頓、馬歇爾、孫立人〉史蹟一文之後，彰顯孫立人在歷史上的地位，已獲得世人的肯定。

中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朱浚源博士盡畢生心力，研究「孫案」真相，走訪海內外有關人員，查閱中美日官方檔案，接受中華民國監察院之委託，寫成孫案調查研究報告，送請監察院審查。監察院於民國九十一年一月八日經全院委員審查會議決，判定「孫案」是冤案，郭廷亮並非匪諜。我據以撰寫〈遲來的正義〉一文，列在本書第二十八章〈翻案〉之後，以還給孫將軍及其受冤部屬的清白。

我曾接到海內外許多熱心讀者來信，指正書中錯失，均於再版中一一更正，併此致謝。

沈克勤 九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於舊金山南灣

孫立人傳 目錄

上冊

彭歌先生序：悲劇英雄全傳	I
自序	III
再版贅言	VII
第一章 童年歲月	一
一、誕生	一
二、龍舒孫家	三
三、童年故事	六

四、家塾啓蒙·····	一〇
五、一塊紅花石·····	一三

第二章 求學歷程·····

一、清華學校·····	一五
二、籃壇飛將軍·····	一九
三、弱冠完婚·····	二四
四、強忍功夫·····	二六
五、普渡大學·····	二八
六、維吉利亞軍校·····	三二
七、學成歸國·····	四四

第三章 初入軍旅·····

一、中央黨校軍訓隊長·····	五〇
二、陸軍教導師排長·····	五四
三、憲警教導總隊大隊長·····	五七
四、英雄美人駢轡馳騁·····	六二

第四章 海州練兵…………… 六七

一、侍衛副總隊長…………… 六七

二、編練稅警團…………… 六八

三、臥薪嘗膽練勁旅…………… 七四

四、江西剿共…………… 八二

五、孫夫人皈依佛門…………… 九〇

六、返鄉奔喪…………… 九四

第五章 淞滬抗戰…………… 九七

一、智取丁家橋…………… 九七

二、血戰蘇州河…………… 一〇〇

三、香港療傷…………… 一〇七

第六章 艱苦中成立緝私總隊…………… 一一一

一、夫妻長沙重逢…………… 一一一

二、漢口尋找殘部…………… 一一五

三、重組緝私總隊…………… 一二七

四、貴州都勻再度練兵……………一二二

五、請纓殺敵……………一二八

第七章 遠征緬甸……………一三五

一、中英美盟軍共同防禦緬甸……………一三五

二、新三十八師出國遠征……………一三七

三、曼德勒衛戍司令……………一四〇

四、仁安羌大捷……………一四三

五、掩護國軍和盟軍撤退……………一六〇

六、西撤印度……………一六九

第八章 中國駐印軍……………一七七

一、初履印度……………一七七

 (一) 英軍不敢繳械……………一七七

 (二) 劉放吾率團歸建……………一八〇

 (三) 參加新德里聯合國日閱兵……………一八三

 (四) 尋找第五軍……………一八六

 (五) 楊團長不聽勸告……………一八八

(六) 彭克立率全營弟兄歸隊·····	一九〇
二、返國述職·····	一九三
三、錫金王國授贈榮譽國民·····	一九九
四、英皇授勳·····	二〇七
五、藍伽整訓·····	二一二
(一) 中國駐印軍的成立·····	二一二
(二) 中國駐印軍的訓練·····	二一四
(三) 新一軍的編組及裝備·····	二二一
(四) 中美軍事合作與衝突·····	二二四
(五) 蔣委員長視察中國駐印軍·····	二二七
第九章 反攻緬甸·····	二三一
一、盟軍策劃反攻計畫·····	二三一
二、掩護修築中印公路·····	二三六
三、于邦爭奪戰·····	二四〇
四、不下孟關不剃鬚·····	二五二
(一) 森林戰法·····	二五二

(二) 前線指揮·····	二五六
(三) 調兵遣將·····	二五八
(四) 攻克孟關·····	二六二
(五) 日軍進兵印度·····	二六八
五、掃蕩孟拱河谷·····	二七一
(一) 飛越天險傑布班山·····	二七一
(二) 解救美軍麥支隊之圍·····	二七四
(三) 奇兵突襲西通·····	二七九
(四) 正兵輕取卡盟·····	二八六
(五) 分兵救援英印軍·····	二八九
(六) 伏兵攻佔孟拱·····	二九三
六、中美聯軍圍攻密支那·····	二九七
(一) 偷襲密支那·····	二九七
(二) 攻城持久戰·····	二九九
(三) 駐印軍的擴編·····	三〇三
(四) 新一軍的整休·····	三〇六
七、進攻八莫南坎·····	三一〇

(一) 反攻緬甸第二階段作戰計畫	三一〇
(二) 攻克八莫	三一四
(三) 合圍南坎	三一九
八、新一軍與滇西遠征軍會合	三二七
(一) 芒友會師	三二七
(二) 打通中印公路	三三三
(三) 中印油管通油	三三八
四 安彝異域忠骸	三三九
九、確保中印公路安全	三四二
(一) 攻略新維	三四二
(二) 奪取臘戍	三四五
(三) 總結緬戰的經驗與戰果	三四八
十、軍中政工與緬甸華僑	三五一
(一) 政戰工作	三五一
(二) 戰地傷病救護	三五三
(三) 興建緬甸華僑學校	三五五

第十章 訪問歐洲戰場

- 一、歐洲盟軍統帥艾森豪邀訪…………… 三六一
- 二、赴歐途中…………… 三六三
- 三、參觀德法比荷各國戰場…………… 三六七
- 四、參觀英美軍事學校…………… 三七九
- 五、訪問報告…………… 三八二

第十一章 廣州受降

- 一、凱旋返國準備反攻…………… 三八五
- 二、廣州接受日軍投降…………… 三八七
- 三、修建新一軍陣亡將士公墓…………… 三九一
- 四、岳麓山下弔忠魂…………… 三九三
- 五、出席聯合國軍事參謀團會議…………… 四〇〇

第十二章 東北戡亂

- 一、新一軍調往東北…………… 四〇七
- 二、四平街大戰…………… 四一八

下冊

三、克復長春·····	四二二
四、遼南掃蕩·····	四二七
五、長春警備·····	四三三
六、調離東北·····	四四五

第十三章 鳳山訓練新軍·····四六三

一、榮膺陸軍訓練司令·····	四六三
二、香靈寺網羅人才·····	四六六
三、新軍訓練基地鳳山·····	四六八
四、第四軍官訓練班·····	四七二
五、入伍生總隊·····	四七六
六、女青年大隊·····	四八七
(一) 國軍婦女輔助隊·····	四八七

(二) 黃氏姊妹冤情·····	四九三
(三) 十姊妹被擄·····	四九八
(四) 現代花木蘭·····	四九九
七、幼年兵·····	五〇二
第十四章 新軍訓練的特質·····	五一一
一、體能訓練·····	五一一
二、基本射擊及戰鬥訓練·····	五二〇
三、新軍精神「誠」與「拙」·····	五二四
第十五章 保衛金門·····	五三一
一、督訓戰略預備師·····	五三一
二、二〇五師調防北平·····	五三四
三、馬尾之役·····	五三五
四、古寧頭大捷·····	五三七
(一) 金門地形·····	五三八
(二) 防守部隊·····	五三九
(1) 二十二兵團調防大小金門·····	五三九

(2) 二〇一師防守古寧頭·····	五四〇
(3) 十二兵團急調金門支援·····	五四五
(三) 共軍渡海進犯金門·····	五四六
四 作戰經過·····	五四七
(五) 檢討與影響·····	五五三
第十六章 台灣防衛·····	五六一
一、出任台灣防衛總司令·····	五六一
二、台灣防衛佈署及戰略戰術·····	五六五
三、台灣防衛工事構築·····	五八三
第十七章 陸軍建制與建軍理想·····	五九一
一、陸軍總部在台恢復·····	五九一
二、校閱第六軍·····	五九三
三、陸軍總司令職權·····	五九四
四、建軍理想·····	五九九
第十八章 整訓大陸撤台部隊·····	六一三

一、第一次整編·····	六一三
(一) 整頓大陸撤台部隊·····	六一三
(二) 儲備軍官訓練班·····	六一八
(三) 校閱班攻擊演習·····	六二二
(四) 準備率師援韓·····	六二五
二、第二次整編·····	六二九
(一) 精簡部隊淘弱留強·····	六二九
(二) 美國軍援顧問團·····	六三一
(三) 國軍編制裝備現代化·····	六三九
三、第三次整編·····	六四五
四、加強搜索與夜戰訓練·····	六四九
五、修訂步兵操典·····	六五一
第十九章 重建陸軍軍事學校·····	六五五
一、中央軍官學校在台復校·····	六五五
二、重建步兵學校·····	六五九
三、重建砲兵學校·····	六六一

四、裝甲兵學校遷台復校……………六六二

五、傘兵工兵通信兵……………六六四

六、陸軍參謀學校……………六六七

七、考選軍官留美……………六六九

第二十章 建立台灣兵役制度……………六七一

一、台灣在鄉軍人訓練班……………六七一

二、台灣軍士教導團……………六七二

三、建立預備軍官制度……………六七五

四、建立國民兵役制度……………六七六

第二十一章 調任參軍長……………六七九

一、連任陸軍總司令……………六七九

二、萌生退志……………六八〇

三、建議收復海南島……………六八一

四、普渡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學位……………六八四

五、調任參軍長……………六八七

第二十一章 遭受整肅的原委…………… 六九三

一、美國人的偏愛…………… 六九三

二、黃埔將領的排擠…………… 七〇四

三、政工人員的敵視…………… 七一三

第二十二章 郭廷亮「匪諜案」真相…………… 七二三

一、郭廷亮是何許人…………… 七二三

二、郭廷亮因「叛亂罪」名被捕…………… 七二五

三、扮演「匪諜」自首…………… 七二八

四、王雲五查案…………… 七三二

五、宣判死刑…………… 七三五

六、優待「匪諜」郭廷亮…………… 七四〇

七、綠島囚禁…………… 七四一

八、為翻案而死…………… 七四五

第二十四章 大整肅…………… 七四九

一、劉凱英逃亡記…………… 七四九

二、兵變絕無可能·····	七五一
三、冤案到底關了許多人·····	七五三
四、郭廷亮的自首書·····	七五五
五、兵變沒有槍聲·····	七六〇
六、冤案沒有死人·····	七六七

第二十五章 大審判·····

·····	七七五
-------	-----

一、謠言·····	七七五
二、辭呈·····	七七八
三、總統明令公佈案情·····	七八七
四、美國朝野的反應·····	七九三
五、九人調查委員會·····	八〇三
(一) 聽取參謀總長關於本案之報告·····	八〇四
(二) 分組進行調查·····	八〇五
(三) 直接詢問孫立人·····	八〇七
(四) 九人調查委員會報告書·····	八一三
(五) 總統明令毋庸議處·····	八一六

第二十六章 漢家本與功臣薄

- 六、監察院五人調查小組……………八一一
- 一、藍鷹兵團遠征印緬的先鋒……………八二七
- (一) 鍾山願做孫將軍馬前小卒……………八二八
- (二) 鍾山被捕經過……………八三一
- (三) 刑求審訊……………八三五
- (四) 囚牢生涯……………八三九
- (五) 判處無期徒刑……………八四一
- (六) 軍監服刑二〇〇八天……………八五〇
- (七) 放逐綠島……………八五二
- (八) 劫難餘生……………八五五
- (九) 見老總一面死可瞑目了……………八五八
- 二、東方的「蒙哥馬利」……………八六三
- (一) 「蒙哥馬利」與「攔路虎」……………八六三
- (二) 長春被俘歸來……………八六九
- (三) 李鴻下獄刑求……………八七五

四 馬真一獄中生子·····	八七七
五 坐牢二十五年·····	八七九
六 晚景悽慘·····	八八九
三、真假將軍·····	八九五
(一) 劉放吾率團救英軍·····	八九五
(二) 「將軍煤球」·····	八九九
(三) 冒牌將軍·····	九〇一
(四) 抗日英雄淪為黑奴·····	九〇三
(五) 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拜謝中國將軍·····	九〇五
第二十七章 台中幽居卅三年·····	九〇九
一、張梅英夫人來歸·····	九〇九
二、移居台中·····	九一二
三、東山果園·····	九一五
四、孫立人逃走了·····	九二四
五、鄭錦玉想寫「天下第一軍」·····	九二六
六、閉門教子·····	九三一

第二十八章 翻案

九四三

一、徐復觀爲文悼念

九四三

二、大象救主

九四六

三、義子救父

九五—

四、部長解禁

九五六

五、監察院公佈調查報告書

九六一

六、谷正文詳述「孫案」內情

九六七

七、遲來的正義

九七一

第二十九章 九十嵩壽

九七三

一、偷寫回憶錄

九七三

二、將軍老矣

九七五

三、華誕慶祝會

九七七

四、岫巖玉鼎獻壽

九八六

五、英美戰友祝嘏

九八七

第三十章 中華從此無將軍

九九一

附錄三

中外出版有關孫立人著作書目……………一〇三三

附錄二

孫立人簡歷表……………一〇二九

附錄一

一、修復齊學啓將軍墓園……………九九一

二、李邦欽遺孤……………九九四

三、張琦烈士的勳章……………九九七

四、王國華的一隻皮箱……………一〇〇〇

五、返鄉掃墓心願未了……………一〇〇四

六、我是冤枉的……………一〇〇七

七、中國軍魂……………一〇一四

八、巴頓、馬歇爾、孫立人……………一〇二二

九、孫立人、曾國藩、岳飛……………一〇二五

我隨侍孫立人將軍的回憶……………一〇三九

附錄四

悲劇時代 悲劇英雄……………一一〇一

附錄五

英文孫立人傳 General Sun Li-Jen……………一一一五

第一章 童年歲月

一、誕生

清朝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庚子十月十七日（西曆十二月八日）子時，孫立人於安徽省廬江縣西北鄉金牛鎮誕生。這是一個寒冷的冬天，午夜人們都已熟睡，祇有孫家燈火通明。他的父親孫熙澤先生沐浴齋戒，穿着長袍馬褂，在堂屋中祖宗神龕前焚香，祭告祖先：孫家又添一男丁。

孫家世代書香，田連阡陌，生活富裕。孫家二房降生麟兒，遠親近鄰，紛紛前來道賀，家裡確實熱鬧一陣子，一直忙到嬰兒滿月，吃完滿月酒。

金牛鎮位於廬江與舒城兩縣交界處，金牛山南側。孫府座落金牛之南，鄉人習稱山南，是一個景色秀麗的農村。濱臨巢湖，魚米豐富。

孫家兄弟三人，大房孫宏澤，光緒三年（一八七七）進士，曾任台灣虎尾海關監督。二房孫熙澤，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舉人。三房孫春澤，前清秀才。一門科第，鄉里稱羨。孫熙澤二十一歲，與他的舅父定遠縣兩淮塩運判方侯立長女結婚，生三男三女，長子同人，

次子立人，三子衡人。立人出生後，身體孱弱多病，終日哭鬧，幸賴他的母親細心照顧，直到五歲時，才能站立走路。

立人的母親，性情溫和仁厚，在隣里鄉族間，從不與人爭執。婆婆病了，她在病榻前侍奉湯藥數十夜不眠不休。她對待家中傭工，寬厚有恩，向不苛責。家中事情，無分鉅細，她都自己一身承擔。尤其是哺育陸續出生六個小兒女，以致積勞生病。在立人五歲時，她竟一病不起，享年僅三十八歲。^①

他的母親過世之後，父親續絃。後母清癯怕冷，老是穿著厚重的衣服，對小兒女們照顧週到。立人小時侯，性情馴順，沉默寡言，安靜如同女孩子。後母特別憐愛他，有時竟將他妝扮成「小女孩」，梳着一個小辮子，甚至在他臉上還擦抹些脂粉。當時他的父親也很疼愛他，時時擔心他的身體，常常對人說：「老二（指立人）將來最好學醫，因為醫生既可以救人，也會照顧自己。」^②

註 釋：

- ① 《龍舒孫氏宗譜》卷十〈孫熙澤記亡妻方夫人事略〉，台北學生書局重印。
- ② 《孫立人將軍鳳山練軍實錄》內載〈統馭學〉，台北學生書局。

一一、龍舒孫家

據「龍舒孫氏宗譜」記載：孫氏始祖是春秋時代齊國大將陳書，他因伐莒有功，齊景公賜他姓孫，並將齊國「樂安」這地方，封給他作爲采邑，由他收租稅，稱爲「食邑」。書的兒子孫憑，亦在齊國做官。孫憑之子名武，投奔於吳國，呈獻他所著的兵法。吳王闔廬要觀其練兵之道，乃以宮女作試驗，以吳王兩愛姬爲左右隊長，因爲玩忽命令，孫武下令斬之，於是頓成節制之師。從此闔廬知道孫武會用兵，任命他爲吳國大將，率領一支勁旅，打敗西面強大的楚國，攻入楚國郢都，在北方的齊晉兩國都受到很大的威脅。孫武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傑出的軍事學家，他的兵法十三篇，世稱「孫子兵法」，是今天全世界所公認的最好的**一部兵書。**^①

孫武死後百餘年，他的後代孫臏，與龐涓兩人同學兵法於鬼谷子，但是龐涓妬忌孫臏的才能。後來龐涓出任魏惠王的將軍，他認爲自己的才能不及孫臏，構陷孫臏罪狀，斬斷孫臏雙足，所幸得到齊國使臣淳于髡救回齊國，齊國大將田忌待以上賓之禮。後來魏國伐趙，趙國危急，請求齊國派兵救援。齊威王乃派田忌爲大將，孫臏任軍師，田忌計劃率軍趕往趙國，孫臏坐在輜重車中獻策，認爲魏國盡出精銳部隊攻打趙國，國內一定空虛，不如圍魏救趙，田忌依從他的計策，大敗魏軍。

後來魏趙聯軍攻打韓國，韓國乃向齊國求救，齊王派出忌率兵前往，直攻魏國首都大梁。魏國大將龐涓得到消息後，立即回師離開韓國救魏。孫臏預先在馬陵道兩側埋下伏兵，天黑龐涓率軍到達馬陵，見大樹上寫道：「龐涓死於此樹之下」。一時夾道的齊國伏兵，萬箭齊發，魏軍大亂，相互殘殺。龐涓自知兵敗，無力挽救，乃自刎而死。孫臏乘勝追擊，將龐涓帶領的軍隊完全消滅。這個神奇用兵的故事，就是中國民間傳說的「孫龐鬥法」。

到了唐朝懿宗咸通五年（八六四），南詔（今之滇緬邊區）叛亂。朝廷派孫氏四十代後裔孫萬登爲金吾上將軍，統率大軍前往征討，連連得勝。正準備進軍大理，犁庭掃穴。這時唐朝滅亡，孤軍無援，不能征討亂賊。孫萬登乃率領親信官兵數百人，回師屯兵於徽州休寧。一面駐防，一面從事農耕，披荊斬棘，闢荒耕耘，名爲「唐田」，以示不忘唐朝故君，後世尊稱他爲「忠義孫公」。

清朝雍正初葉，孫氏遷徽後第三十二代孫正仁，原爲清朝貢生，後來經商來到三河鎮。三河鎮位於廬江、合肥、舒城三縣交界處，瀕臨巢湖西岸，四通八達，是一水陸碼頭。孫正仁愛這裡山水秀麗，乃舉家遷居到這裡，棄儒爲商，經營布業。他做生意，講信用重誠實，二十年辛勤經營，成爲百萬富翁。於是廣置田地，後代接續發展，孫家產業乃益加富饒。自三河鎮步行到舒城縣城，凡六十里，腳不踐踏外姓人家的土地，沿途都是孫家田產，當時孫家的財富可以想見。落籍舒城這一支孫氏子孫，漸漸繁衍成爲大族。舒城在漢代稱爲龍舒縣，所以世稱「龍舒孫氏」。

清朝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太平天國洪楊之亂，三河遭受戰火洗劫，孫家產業完全燬滅，家人避亂，四方流散。立人祖父孫炳焱隻身避亂到浙江。同治初年，長江以北各縣收復，才取道回到故里。三河舊居的房屋已蕩然無存，他在廬江縣西北鄉金牛山南的佃庄上，建築房屋一排數間居住。炳焱公生平持家過日，節儉勤勞，由是家庭生計一年比一年富裕。他的元配周孺人，生長子宏澤。繼配方孺人，生次子熙澤（立人父親），三子春澤。炳焱公對子女管教甚嚴，重金延請名師在家課讀，後來兄弟三人均中功名，蜚聲庠序。

孫氏子孫，都以世代「忠義傳家」為榮，並以「族無怨（違）法之男」為傲。孫立人也常在人們面前說：「我們姓孫家族的人，在歷史上沒有壞人。」從這句話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受家族傳統影響很深的人。他對於家族中子孫親戚，祇要肯上進讀書，他無不盡力幫助，可是對於不肖的家人親屬，他絕不假以顏色，總是嚴詞苛責，不稍寬貸。在他一生中，這一類事例很多，與他有親戚關係的人跟他做事，很少有不敬畏他的。倘有不法舞弊的親屬被他發現，他一定要從重處罰。這完全是出自他對家人的愛護，希望他們做事不要犯錯，在社會上做個有用的人。

註釋：

① 司馬遷《史記》卷六十五《孫子列傳第五》。

② 孫新俊撰《孫立人先生的家世》，載於《孫立人將軍永思錄》第五頁，台北學生書局。

三、童年故事

孫家老宅，是孫立人祖父孫炳焱在金牛鎮營建的，房屋院子不大，是徽州老式屋「天井」型，在「天井」庭院中種有一棵名貴的桂花，已經有三四十年了，老幹虬枝，益發顯得蒼勁可愛。大門前有兩棵皂角樹，也長得枝葉茂盛，兒童們常在樹蔭下追逐嬉戲。

孫立人的童年歲月，就在這個老宅裡度過的。每逢秋天桂花盛開的季節，他們兄弟姊妹和隣家男女孩子們，總是爭先恐後地去拾散落滿地的桂花。因為馥郁的桂花可以醃桂花糖，薰茶葉，所以大人們叫小孩們拾桂花，拾了一包桂花，可以得到點糖果的犒賞。

當着六七月間的暑天，是中國大陸中部天氣最熱的季節。每天黃昏時，農人從田裡工作回來，晚飯吃過了，澡也洗好了，大家自由自在的圍攏坐到「揚基」（晒谷場）上納涼，一天的疲勞，都被涼爽的晚風吹走，孩子們三三兩兩蹲在身邊，磨著大人們講故事。孫立人孩童時最熟悉而又最愛聽的故事，莫過於孫家老宅附近金牛山的神話了。

據傳：在古老時候，有兩句童謠：「金牛金耙，埋在金牛山下，誰人得到，可買天下。」就是指着金牛山裡邊，神人曾參養一隻金牛以及耕田用的金耙，埋藏在金牛山下，金牛山旁另有一打鼓山（平頂狀似鼓因而得名）與金牛山齊高。當曹操領兵下江南時，路過廬江，曾調動無數大兵，在山的四週，遍山遍野的挖掘金牛，已經掘到地底，快要看到牛頭時，土地老爺着急了，便變做一個老年的伙夫，敲擊打鼓山發出咚咚鼓聲，士兵聞鼓聲紛紛奔往吃飯，

大夥散開，他便牽起金牛溜走了。向東北走到三河鎮附近一條河邊，喚渡船過河，船將抵岸，船夫要渡錢。老人說：「沒有錢，我叫牛拉泡屎給你好了。」言畢，牛果在船上拉下一堆屎，下船而去。船夫帶着憤怒，用掃帚將糞掃下河流，快要清除完了，才發現掃帚上面沾着的是黃澄澄金屑子，懊惱不已，老人和牛已經杳無踪影了。從此那條河的俗名叫做「牛屎河」，金牛山只剩下一個金耙深深的埋在地下。又傳出一個預言說：「祇有將來一對生鬚鬍的太太和她懷孕的丈夫來了，才有福分，得着這個寶貝。」

每次聽了這個神話，許多小眼睛張大着問道：「這對夫妻什麼時候來呀？」在孫立人小小的心田裡，也藏下了這個神奇的謎。同時，他對那座金牛山，更覺得十分神秘。

還有一則有關他父親孫熙澤出生的故事，也是家人時常喜歡談笑的話題。孫熙澤在記述他嗣母石太夫人事略一文中，有以下一段記載：

初（石）太夫人與本（親）生母方太夫人同居屋三楹，方太夫人居東間，（石）太夫人居西間，中爲堂，堂兩壁，實以土塊，而梁以上空焉。同治戊辰（一八六八年）除夕之夜，方太夫人偃臥，夢開鏡自照，一金色蛇盤鏡匣中，方頭怒目，長可二尺許。方太夫人素畏蛇，急呼婢，婢來，拔頭上簪擊之，蛇聳身跳梁上，竄入堂西間。（石）太夫人是夜亦夢有蛇自方太夫人東房來，直入其被而臥。又夢胡孝廉崑山先生立堂中，呼贈桂花一枝，異香撲鼻。崑山先生者，（石）太夫人母家嫂氏父也，係內親。又爲本（親）生先

考受業師，常來往家中，故識焉。次早，己巳（一八六九年）元旦，家人相聚賀年畢，（石）太夫人跪而言曰：「今年三嫂（指立人祖母）生子，當嗣我。」本（親）生先考（孫炳焱）躊躇至再。曰：「伯兄、仲兄、季弟皆無子，長兒澹澤，已為伯兄後，以次論，再生子，當嗣仲兄，然弟妹苦節，亦可先祧季弟也」。方太夫人在側笑曰：「毫無朕兆，娣娣亦太早計，即生男女不可知。」（石）太夫人曰：「女亦嗣我。」得請，乃起。後各言夢蛇之形狀來去路徑皆合，驚以為奇。蓋本年太歲在己巳，蛇屬，又得贈折桂，（石）太夫人以為或男子之祥也，故預為請。是冬十二月，熙澤生，（石）太夫人大喜，甫墮地，即抱去，令乳母乳之，而自與乳母同床睡焉。熙澤好夜啼，雖嚴寒，常披衣起，抱熙澤循床而走，盛暑則終夜以扇徐扇之，不令有微汗，不隨他人乘涼也。每隨熙澤啼笑為憂喜，頃刻不見，則若有所失，愛熙澤過於己出，方太夫人常笑為迂。①

孫立人童年，最愛聽這些神奇古怪的傳說和故事，心中充滿了疑問，但又得不到解答，祇有留待以後自己去探索了。

註 釋：

① 《龍舒孫氏宗譜》卷十，藝文上（石太夫人事略），台北學生書局重印。

孫立人將軍年輕時與父親孫熙澤公合影



四、家塾啓蒙

龍舒孫家，最重視子孫教育。各家莫不延師課讀，子孫成就，雖有不同，然無人不讀書，人人均能執筆爲文，里稱書香門第。

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太平軍亂，孫炳焱（立人祖父）年方弱冠，往浙江避亂，「別無行具，惟身負雨蓋及小學之書而已。每宿之夕，必展讀。同行有所識者，笑其迂，而嘲之曰：「今此亡命之不暇，孫君猶負書行誦，真可謂造次顛沛必於是者矣」。公認爲勉己也，起敬曰：「謹受教」。行程數月，未嘗釋卷。同治年（一八六四）初，亂平。孫炳焱回歸故里，重整家業，即不惜以重金，年奉束修一百二十串，延請名師黃繼純，設館於家，督教子孫。①

孫熙澤（立人父親）在記述「先妣方太夫人事略」中有以下兩段記載，可見孫家延師課讀子孫甚嚴：

孫炳焱府君沒，負喪債數千金，家益窘，有吊者指熙澤而言曰：「若父過重讀書，不顧生計，一旦死，若輩不將乞食無路耶！」先妣（立人祖母）聞之，淚涔涔滴，然仍守先府君遺訓，以歲入之半，延名師，課不孝等，無吝惜。憶師有友來過訪，先妣飭老僕夏某，赴市賒酒肉，供午膳，日晡空手回。問之，則曰：「舉市無應者。」老僕泣，先妣亦泣。

熙澤少好玩弄，見燃燈，輒昏睡，館師屢責不悛。先妣每夕立窗外，聞朗誦則喜，否則召至後室，切齒鞭撻之。逢年節假，必請館師留數十詩文題目，督熙澤作一藝，親緘小篋中，俟開學，呈館師，評優劣。②

孫熙澤自身受過中國正統嚴格家塾教育，又接受新制學校教育，後來出任北京中華大學校長，成爲一位著名教育家。他對子女教育，自有其自己見解。他認爲新式學校，管教鬆懈，恐怕子女壞了根柢，所以先在家中，設家塾，聘請中英文老師，專教立人和他的弟弟衡人，先將中英文兩科基礎打好。後來孫立人自述他受的家塾嚴格教育情形如下：

我六歲入家塾，起居飲食，與先生在一起，都有一定的規矩。同時我的父親，管教極嚴，在子女幼時，即加管束。常對我們說「坐有坐樣，站有站樣」，絕不許隨便，尤其不准子女說謊罵人，如果犯了，就要撕破口，不至滴血不止。記得我與弟弟入塾啓蒙時，父親帶着我們進入書房，他先向孔子像行三跪九叩禮，又向先生深深一揖，將一根五寸見方的木戒尺，雙手捧給先生，意思就是要請先生對於子弟要嚴格的管教，期望成人。那位先生教書很認真，脾氣也很急躁。有一次，先生有事告假外出，交代好學生應讀的課卷。但先生出去以後，真所謂「先生不在家，學生滿牆爬」。大家只顧玩耍，全不讀書。等到先生歸來，弟弟背書不出，一味左右搖擺，信口胡唸。先生動氣，拿着戒尺，照着我的弟弟頭上，一下打去，登時鮮血直冒，濺衝到壁上掛的地圖上，至今那張地圖我還

保存着。當時先生一見我的弟弟滿頭是血，也似乎覺得很過意不去。而我的父親，從外面跑進來，連說「打得好，打得好。」向先生恭敬一揖，絕沒有責怪先生的意思。以父母愛子之心，見兒子被打得頭破血流，焉有不心痛的道理，只因爲老師這種打罵，目的純在於管教學生成人，所以不但不責怪先生，反而十分感謝。那時先生吃的東西，比我們家裡自己吃的要好，凡有甚麼好吃東西，總要先敬奉先生，究其緣故，就是希望先生對我們嚴加管教。③

孫立人六歲啓蒙，就在家塾中跟宋執中老先生讀古書。從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唸起，進而四書五經，唐詩三百首和古文觀止。每天早起唸先生教授的新書，午後習寫大小字，背誦唐詩，晚間溫習舊課。整天關在書房裡，無從發揮個性，所以他的性格顯得特別馴靜。偶然聽聽大人們講述三國演義的故事，或是偷看一點俠義小說，在他幼小的心靈裡，自然對家喻戶曉的鄉先賢輩，如英姿煥發的周瑜，和鐵面無私的包青天，都引起了他的仰慕與嚮往。

註釋：

- ① 《龍舒孫氏宗譜》卷十（孫公桃潭（炳焱字）傳）。
- ② 《龍舒孫氏宗譜》卷十孫熙澤撰（先妣方太夫人事略）。
- ③ 《孫立人將軍鳳山練軍實錄》內載《統馭學》，台灣學生書局。

五、一塊紅花石

孫熙澤（立人父親）先生於光緒甲午科（一八九四年）考中舉人，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分發山東候補，委充藩署文案（今之民政廳科員）。宣統二年（一九一〇）由山東候補知縣，考取法官，以推檢任用。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正月，補山東濟南府商埠地方審判廳廳長，三月調烟台地方審判廳廳長，五月又調回濟南本任，九月署登州府知府，兼署登萊青膠道，並管理海關事務。民國元年（一九一二）三月升任山東全省審判廳丞，十月調任廳長，民國二年（一九一三）簡放山東登州府知府。①

這時正是辛亥（一九一一年）革命前後，各地社會動亂，山東盜賊蠱起，人民不得安居，熙澤公將眷屬及子女携至山東濟南居住，後將家人安頓在青島，並安排立人兄弟進青島德文高等小學五、六年級唸書。這所學校是德國教會辦的，管教嚴格。

青島位於山東半島膠州灣東南岸，城市背山環海，風景優美，是一個有名的避暑勝地。海港廣濶水深，冬季不結冰，成爲一個優良的天然海港。自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被迫租給德國後，經德意志帝國大力經營，將青島建設成爲德國在遠東的海軍基地。德意志民族一向自視甚高，住在青島的德國人，更是盛氣凌人，從不把中國人看在眼裡。

孫立人隨家居住在青島的時候，年紀雖然還只有九歲，但他親身所受到德國人的欺侮，

使他終生難忘，因而在他幼小的心靈裡，種下了一棵雪恥愛國的種苗，隨着歲月的飛逝，却在他心裡不斷滋長，影響了他一生。他時常講這段心路歷程：

我很小的時候，還只有九歲大，大約那是宣統元年（一九〇九）我當時住在青島，而青島當時，德國人的勢燄很大，把中國人看的連狗還不如。一個星期天早上，我到海邊去頑，那海邊有一種紅色透明的石子，一般人常撿了回去，養水仙花。那天，我尋得了一塊紅色的，很是好看，當然以小孩子的心境，真歡喜的如獲至寶。不料旁邊有一德國小孩，他也在尋石子，見我得了一塊好看的，就向我要，我不肯，那德國小孩失望的哭了。接著來了一個德國大人，不問是非，就從我手中搶去那塊紅花石子，給與德國小孩，並打我一記耳光，牽著小孩揚長而去。當時我雖然年紀小，就已經深深感悟到中國太弱，中國人太受欺侮，我將來非爭氣不可。當時我挨了耳光，雖不敢告訴家裡父母，但我的心裡，就已經種下了決心學軍事，以期將來獻身國家，為國家爭光榮爭地位的志願。一直到我長大了，由中學而大學而留學外國，這志願始終不變。②

註釋：

① 《龍舒孫氏宗譜》卷六第二十七至三十九頁。

② 《孫立人將軍鳳山練軍實錄》內載《統馭學》，台灣學生書局。

第二章 求學歷程

一、清華學校

孫熙澤先生於民國三年（一九一四）轉任北京中華大學副校長，五年升任中華大學校長，在這期間，携家遷居北京順直門大街一棟四合院。

清華學校是美國政府於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退還我國庚子（一九〇〇年）賠款，在北京清華園辦的留美預備學校，按照各省分攤賠款數額多寡考選各省初中學生，進校肄業八年，分中等科和高等科各四年，畢業後等於大學預科，送往美國各大學深造五年，為中國培養各方面專業人才，學校聲名一時大噪。

孫立人進清華學校讀書的情形，據他自己回憶說：

光復了，我們全家就由青島到北平，那時候家兄（同人）已在北京大學唸書。在前清的時候，北京大學是京師大學堂。他那時候也算是很年輕，不到二十歲。我們在青島的時候，進的是高等小學，一到北平，沒有學校進，就在家裡唸私塾，請先生教唸國文、英

文、算學。正好那時候清華招生，我們一個同鄉宋昫考進清華。清華那時招生是從中學開始，全國各省都有名額；因為清華是用庚子賠款辦的，那一省出的錢多，那一省分配學生名額就多；那一省出的錢少，分配學生的名額就少，規定每個省籍的學生還要回到本省去應考。譬如說，四川出的錢多，它的學生名額就多，大概有十幾位。安徽省有五名，比較少。當時我們也不知道清華是怎麼一回事，聽宋說清華很好，我就預備第二年回安徽安慶去應考。第二年，我跟我弟弟（衡人）兩個人去應考，同時參加考試的大約有上千人，我考正取第一，我弟弟考備取第一，我就是這樣進清華的。

記得上學的那天，父親帶我去見周校長詒春寄梅先生，父親對校長說：「我這兒子交給校長，請校長看作自己的兒女一樣，嚴加管教。」寄梅先生對我父親說：「你放心，我絕不會對他客氣。」那時候，周先生一直把我當自己的孩子看待。當時清華學校有一個齋務主任，姓陳名筱田，外號陳胖子，對學生一切管理極嚴，學生入校後，照慣例要將所帶的錢，全部交存齋務主任，以後每週的零用，再向齋務主任去領取，化掉一個，都要記賬，註明用途，一筆一筆記得清清楚楚，如果查出口袋裡有錢，而不是由齋務主任處領取的，就要開除，這當然是教學生撙節零用。並且無論是吃飯、睡覺、上課、遊戲，齋務主任陳胖子都隨時察看，當時我們真覺得陳胖子有分身法，一舉一動都被他看到了，真是一步也不放鬆。我們每人有一學號，我的學號是一百七十一號，這學號確定後，無論坐位、寢室、食堂，以及衣服都記着一七一，陳胖子連姓名帶號碼，記得很清楚，有

時晚上就寢後說話，陳胖子就在暗中查察發覺了就喊：「某某號，明天幾時來辦公室。」第二天一定要到辦公室去聽候訓斥，或者還會教你站着唸完一本論語，但是學生都敬謹遵從，絕沒有人反抗一句話。直到抗戰前一年，那是我留學回國已很久了，見着陳胖子，仍是照舊的畢恭畢敬，我自己也不知是爲了什麼，只覺得對他非如此恭敬不可，而他也仍舊可以直呼我是一百七十一號。由此可見只要先生愛惜學生，認真管教學生，不欺騙學生，縱然非常嚴格，學生仍是恭敬先生，並且越是管得嚴的先生，學生長大後對他越恭敬。①

當時清華學校管教學生雖然嚴格，但是與家塾相較已經輕鬆多了。孫立人從中國傳統教學生背誦古書的家塾裡，進入重視啓發美式自由教育的學校，感覺上像是關在籠中的小鳥，突然飛到大自然的天空，可以自由自在的任意高飛了。他的中英文根基，在家塾裡已經打得很好，學校裡的功課已經難不倒他了，他初進清華學校除了上課自修之外，就在操場上和同學們玩耍遊戲。因爲從小沒有運動基礎，身手沒有別人活潑，但他卻對運動感到濃厚的興趣。在他進清華第二學期中，一天下課，他和班上一位同學玩蹺蹺板，他們玩得正在興濃的時候，他騎在蹺板上空一端，而騎在蹺板地面的同學，聽到上課鈴聲響起，站起來就跑去上課，把他從高空摔了下來，他的輸尿管給砸破了。送進協和醫院，經醫師開刀縫好。住院幾天，傷口尚未癒合好，因爲學校期末大考來臨，必須回校參加大考，否則就要留級。他勉強出院回

校參加考試，因為傷口發炎，使他無法考完期考，只好再進醫院治療，這樣就在清華學校多讀了一年，一直到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才畢業。

孫立人受清華九年教育，培養成他向德、智、體、群四育方面的發展。他在晚年回憶他在清華所受的教育說：

所謂四育並進，我覺得是一個完美的教育。我們那時候唸書，就用功唸書，運動的時候，就專心運動，什麼都忘記了。同時在體育方面，不論是鍛鍊身體，還是培養群育，大家同學對學校的愛護，有說不出來的信心，同學之間，相互團結，好像有一種親切感。也許是大家在一起久了，像我在清華待了九年，我實在把清華當作我的家，我的老師就像是我的兄長，那種親切感，誰都說不出所以然來。例如周（寄梅）校長，後來抗戰時我在桂林、貴陽，還碰見過他。他在貴州做財政廳長，後來做農林部長，那時候見到，不要說了，比父子見面還來得親切。回想起來，他對我的愛護是出自至誠。

我們從孫立人對清華母校的深情摯愛，可以看出他在清華所受的教育，對他一生有深遠的影響。他常說：「一日清華人，一世清華人。」

註釋：

① 孫立人講《統馭學》載《孫立人將軍鳳山練軍實錄》。

一一、監壇飛將軍

清華學校開辦之初，採用美式教育，特別重視學生體育運動。每天下午四點下課，圖書館、寢室一律關門，學生都要到操場上做各項運動。像陳齋務主任到了四點多鐘，也穿着運動服親自到操場參加運動。那時候在中學教體育的老師馬約翰，他在北平很有名氣。他對孫立人特別賞識，說孫是一個模範運動員，因為他具有運動員的美德和技術。由於教師的鼓勵，一到賽球的時候，全校師生都出來到操場看球賽，假使校隊要去校外賽球，大家也盡量出去觀看。由於學校大力推動體育，儘量分配學生的體育活動時間，蔚成全校學生愛好運動的風氣。孫立人傷癒復學，雖然他的父親不贊成他再多參加體育運動。可是他說：「我因此對運動更感到興趣，競爭心強烈，好像是有什麼地方不如人都不行，所以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都照樣的在操場度過過的。」

據孫立人自己說：「我在（清華）中學二年級的時候，就選上了足球校隊，一直到現在我還是很喜歡足球。我在中學時，喜歡看俠義小說，極富正義感，平時好爲人代抱不平，受到同學愛戴，竟在一年之中，被選爲學校足球、籃球、棒球、排球、手球五項球隊隊長。」據盛發緒先生追憶當時孫立人率領清華足球隊與英國隊比賽的情形：

那時故都足球風氣頗盛，各國使館的駐軍多組有足球隊，彼此相互比賽，其中以英國隊最強。我國民間並無足球隊，大專院校才有此種組織，而以國立清華大學、國立北京師範大學、私立民國大學最負盛名。有時英軍足球隊也向上述三校隊挑戰。那時孫立人正在清華學校讀書，他天資聰敏，性情活潑，喜愛運動，不但學業成績優異，且為清華足球隊隊長。當英軍足球隊向清華挑戰時，清華隊由孫立人隊長領軍，欣然應戰。比賽時間多排在星期天下午，地點即在東交民巷北面圍牆外，面對東長安街那一片廣場。中英足球隊比賽消息經報刊發表後，北京市民萬人空巷，尤以青年學生們最為熱烈，群趨東長安街為清華隊打氣助威。筆者年齡雖幼，但亦每次必到，做清華隊義務啦啦隊員。多次比賽結果互有勝負，但當清華隊獲勝時，觀眾鼓掌歡呼，如醉如狂，於是孫立人的大名，立刻成為北京市民們的英雄人物。英隊有時也向師大、民大挑戰，最精彩的是清華、師大、民大三校聯合隊與英軍比賽，公推孫立人領隊，第一次即大敗英軍，觀眾除北京市民及學生外，竟有由天津、保定及北京附近各縣市趕來觀賞的，真是盛況空前了。筆者憶及當時場面，猶似昨日般鮮明。①

孫立人在清華籃球場上嶄露頭角的經過是：

在我四年級的時候，新來一位體育主任，叫做布來斯博士（Dr. Brace），他開始教籃

球。當時我對籃球也有興趣，除了田徑外，球類我都有興趣，像籃球、足球、棒球，還有手球。那時候的手球和現在手球不一樣，是在屋子裡，頭、手都戴皮套打的。他選籃球的球員，不僅看現在的技術，還要看球員將來有沒有潛能。他就選我作籃球隊員，說我將來籃球的造詣會比足球高。但是我自知的籃球技術不如足球。當時我們球類、田徑都要配合天氣季節，像冬天只能打籃球與足球；春天、夏天是打排球、棒球、網球。在清華足球季節，祇能選足球或籃球一項，不能選兩樣，時間上來不及，所以我就選籃球。在籃球隊上，我是打後衛控球的。我的個子不是很矮，也不是很高，控球比較靈活點兒。那時在北方我們有幾個強敵，如師大、北大、南開……共有十多個，還有東北的大學，燕京那時候還沒有球隊，是後來才有的，輔大也不行，南方球隊更不行，像聖約翰、金陵、交大、齊魯……等，比較起來，我們都是打贏的。那時候大家的體育精神不太好，有時候北大球技不行，輸了就打人。我在清華的時候參加比賽，我們很少輸。

孫立人初當上清華籃球校隊隊長時，幾位高班隊員都不服氣，有時候不聽他調派，甚至搶着上場比賽。孫立人就想出一個辦法，凡是平時練球有缺席的，就不得上場參加比賽，由於他執法公平嚴格，慢慢的隊員們不但聽從他的調度，而且球隊的團隊精神也加強了。他在籃球場上職司控球後衛，擔負着發號施令的隊長重任，頭腦冷靜，控球靈活，指揮若定，是全隊的靈魂，有「飛將軍」之稱。他擔任後衛時，對方球員要衝過他那一關，簡直比登天還

難，因為他能預計對方運球的方向和速度，把球從對方手裡搶接過去，他也絕不肯隨便亂拋球，很迅速正確地把球送到同隊的前鋒面前，給自己球友一個進球的機會，這樣一來把全隊的士氣帶動起來，攻守默契得很好，無懈可擊。孫立人率領清華籃球隊，南征北討，連勝四十五場，獲得華北各大學冠軍。

那時候清華學校對於運動選手供給特別營養餐，大魚大肉，四盤四碗，有的同學忌妬他們吃得特別好，就罵他們同豬一樣，由學校供養。一天同班同學梁實秋暗地罵球員像豬一般，給孫立人聽到了，抓到梁實秋舉手就要揍他，問他以後還敢說不敢說，梁連忙討饒說：「以後再也不敢說了。」這樣才免了挨揍。

這時正是北方籃球盛行時期，孫立人是清華學校籃球隊五虎將之一。當時在校同學，都有一個綽號，孫立人說：「我在清華的時候，大家同學給我取個外號叫「站人」，因為我的名字是「立人」，立者，站也。再就是大陸有一種洋錢叫站人洋錢，因此大家就叫我站人。」後來名文學家梁實秋，在台北見到孫立人將軍時，仍然直呼他的綽號「站人」，相互以此取笑戲謔。

關於孫立人膺選參加華北籃球隊，代表國家參加民國十年在上海舉行的遠東運動會，奪得籃球冠軍的經過，根據中國時報體育記者李廣淮先生的報導如下：

民國十年我國為參加遠東運動會，特成立競賽委員會，由華北、華東、華西、華南、華

中五大地區代表和駐上海執行部人員組成，專事中華籃球代表隊的選拔與訓練。孫立人以清華大學籃球校隊主將的高超球技，與北師大籃球隊五虎將，合組成華北代表隊，參加當時全國籃球選拔賽。他們分別以五〇比卅四大破天津，再以四六比十二擊敗華南，又以四一比十三擊敗華東。結果，由包括孫立人在內的北平大學籃球明星組成的華北隊，成爲中華籃球代表隊。他們於五月三十至六月四日，前往上海虹口公園參加第三屆遠東運動會，先以三十二比二十九勝日本，再以卅比二十七勝菲律賓，奪得遠東運動會籃球冠軍。

當時中華籃球隊長王瑞生，隊員孫立人、魏樹桓、王健吾、王榮春（耀東）、翟鳳芷、郭景儀、殷榮廉等人。兩場球賽中，孫立人都是由開賽戰至終場的後衛，當時熱愛籃球的人，對孫立人飛馳全場，閃電截球，矯若游龍的身手有不能磨滅的印象。李廣淮先生評斷說：「中華民國籃球隊，在亞洲籃球戰史上（包括民國二年起參加遠東運動會，亞洲運動會、及亞洲杯籃球錦標賽，迄今七十五年），僅孫立人將軍代表的中華隊，於民國十年參加第三屆遠東運動會贏過唯一的一次冠軍。」^②

孫立人在清華九年所受到的體育陶冶，和在球場上的磨鍊，不但使他在球場上嶄露鋒芒，成爲一位具有運動家風範的傑出運動員，而且他一生的事業，都是得益於運動家的道德與精神，甚至可以說他日後練兵作戰的成就，與他年輕時喜愛運動亦息息相關。他帶兵練兵，最

重視體育及基本技術訓練，要求官兵須具有強壯的體能，精確的戰鬥技術，培養團隊合作精神，在作戰時，他要求官兵靈活運用戰術，奮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這都是體育精神的最高發揚。

註釋：

- ① 《孫立人將軍永思錄》第三四九頁〈憶學生時代的孫立人〉一文，台北學生書局。
- ② 許遯著《百戰軍魂——孫立人將軍》第四八—五一頁，台北慈聯出版社。

三、弱冠完婚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五月四日，北京大學等校學生舉行遊行示威，反對巴黎和會決議，未能收回青島，要求罷免外交總長曹汝霖等官員，許多學生被捕，激起全國學生的愛國運動。

這時孫立人是清華學校中等科四年級學生，膺選為籃球、足球、排球、手球、棒球五項球隊隊長，是班上活躍的學生。在五四運動時，清華學生會代表是高班同學陳長桐（一九一九級）羅隆基、何浩若、聞一多（一九二一級）等人。孫立人以童子軍身份參加天安門遊行，露宿二夜。

在五卅運動之前，北大教授胡適之、陳獨秀等人倡導新文化運動，發行「新青年」、「新潮」等重要刊物，提倡科學民主，反對傳統禮教，主張自由戀愛，文明結婚，反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舊式婚姻。一時風行全國，當時青年無不受此新思潮的影響。

孫立人生長在舊式家庭之中，父親又是前清舉人，一切生活方式依照傳統禮俗。他到了二十歲，古禮男子年二十歲加冠，稱為成人，應該完婚，而且要與門當戶對人家女子，結為夫婦。

當時在北京做官的有合肥舉人龔彥師，歷任交河、邯鄲、河間等縣知縣，與立人父親熙澤公有通家之好，兩人同屬皖系，在段祺瑞幕府做事。龔彥師有一女，閨字夕濤，生於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芳年十八。經雙方家長議定這樁婚事，結為親家。

孫龔兩家雖有世誼，但是依照當時禮俗，兩家男子與女孩不能交往，尤其是在龔夕濤許聘給孫家之後，更要與孫立人避不見面，到了暑假期間，熙澤公擇定吉日良辰，為立人完婚。孫立人在清華唸書，受到新思潮的薰陶，對於這樁媒妁之言的婚事，自始即反對，但又不敢違抗父母，祇好聽家人擺佈，迎親拜堂，完成了終身大事。

龔夕濤雖未進學校唸過書，但龔家是合肥望族，先祖龔鼎孳與吳偉業、錢謙益稱為清初江左三大家，清代出使英國的中國欽差大臣龔照瑗，民國北洋政府總長龔心湛，都是龔家先人，堪稱官宦門第，世代書香。她從小在家中私塾讀五經四書，知書識禮，寫一手秀麗的毛筆字。過門到孫家之後，侍奉翁婆，百依百順，甚為翁婆憐愛，隣里稱讚。

孫立人一直覺得新婚妻子未受過新式教育，不懂得現代西洋生活方式，兩人在一起總是談不攏，很不投緣。他建議龔夕濤去進學校，補習英文，他的父親熙澤公堅持不肯，雖不認同女子無才便爲德，但認爲已經結了婚的媳婦，怎可再進學校讀書，使得孫立人心裡更加不滿意，回到清華學校，專心唸書打球，星期假日都不回家。

龔夕濤終年守在家裡，從無一句怨言。民國十二年夏，熙澤公調任安徽菸酒事務局局長，全家隨着遷回安徽廬江金牛鎮老宅居住。適值堂兄孫雨人生子至銳，乏人照料，託交夕濤代爲扶養。她視至銳如同己出，教養無微不至，兩人親如母子。一直到至銳九歲時，始離家上學。

孫立人每逢寒暑假，回家短暫居住。他在清華所受的男女平等教育，對於賢妻特別尊重，夕濤侍候夫君，更是溫柔體貼，兩人雖然聚少離多，相處却平靜無波，夕濤平時與姑嫂閒話家常時，嘴裡總是稱立人爲「我家二傻子」，但心裡却是深愛着這位英俊的洋學生。

四、強忍功夫

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夏，孫立人在清華畢業。依他自己志願是想赴美學習軍事，而他的父親認爲他從小體弱多病，性情柔順，不适宜去當軍人，主張他學醫，以後可以不求人。同時因爲他父親看到當時的北洋軍閥，割據地盤，爭權奪利，誤國害民，對軍人沒有一點好

印象，所以他絕不允許自己兒子將來去做軍人，如果他一定要學軍事，他父親甚至不認他作兒子。在這種情形下，孫立人祇有聽從父親的意見，暫時放棄學軍事的念頭。他在清華原是學工科的，遂申請到美國普渡大學去學土木工程。

孫立人將負笈遠渡重洋，赴新大陸求學，在臨走的時候，他父親心裡充滿了依戀不捨之情。在家裡和兒子講了許多出國唸書應該注意的地方，並與愛子到照像館合攝一張照片，另外撰寫一段臨別贈言，題辭相勉。孫熙澤先生特將這篇家訓命工鐫刻在一個端硯盒蓋上，以壯其行。全文如下：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朱晦翁訓：弘爲寬廣，毅爲強忍。汝性忠實，立志亦頗不隨流俗；第規模狹隘，遇事非泄沓即急遽，皆才識不足之過，宜於寬廣強忍下工夫。交友爲品學成敗大關鍵，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汝本中材，最易移染，慎之。遠適異國，所爲何事？望時時於此着想。慎寒暑，節飲食，懲忿塞慾爲保身要訣。今當遠離，特訓數語，携置案頭，朝夕省覽，以當面命。

煥廷誌
時年五十有五

煥廷是熙澤先生之字，由這段家訓裡，我們可以看出熙澤先生對愛子訓誨之切，寄望之殷。而孫立人對嚴親的家訓一生堅守不渝，無論遭遇到任何艱難困苦或是屈辱的時候，他都

能以「強忍」功夫，堅毅不屈，有異乎常人的獨特表現。他常勉勵部屬們：「勝利是在最後五分鐘決定的，誰能堅持到最後五分鐘，誰就能打勝仗。」這是他對「強忍」功夫的體認，也是他帶兵作戰常能堅持到底而贏得勝利的重要因素。

五、普渡大學

清華學校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畢業生共有八十一人，當時清華是個留美預備學校，大多數同班畢業的同學，都於民國十二年八月十七日，由上海同乘美國「傑克遜總統號」郵輪赴美深造。船行日期有半個月之久，海上風浪很大，孫立人雖感到暈船，但有同班學友吳文藻、顧毓琇、李迪俊、翟桓、梁實秋、王化成、吳景超、施嘉煬、熊式一、吳大均、李先聞、徐宗涑、周思信、姚愷、齊學啓、王國華等結伴同行，大家在船上談笑戲玩，減少了旅途的寂寞。

九月一日，郵輪抵達美國西雅圖港口，同學們上岸，各奔前程。孫立人偕同李先聞、夏彥儒、周大遙、梅陽春、黃異生搭火車東行，到印第安拉州拉法耶市美國普渡大學（Purdue），孫立人進入該校土木工程學系三年級。拉法耶市是一個大學城，環境清靜優美，人民純樸友善。孫立人租屋住在史密斯老太太家裡，這位老太太對待他像家人一般親切，和睦相處。



孫立人將軍留學普渡大學時於圖書館前留影

他在普渡求學期間，全班只有他一個中國學生，他恐怕成績不如美國同學，每天上課外，大多數時間都是到圖書館唸書，或是在實驗室做實驗，有時唸到深夜，還不休息。據該系主任海諾麥可 (Harold Michael) 教授說：「他在清華已經修讀了很多門普通學科，所以進入普渡大學二年級，祇需要修些專門課程。二年級的鐵路工程，三四年級的應用力學、公路工程、機械實驗、蒸氣動力、結構單元、公路建築、水力學、物質材料實驗、電機、經濟、結構、公路和橋樑設計、管理學等等，都是在普渡修的。那時普渡平均成績達到七，便是優 (A) 等的學生，孫將軍在校成績平均是六點多，所以他是一位很好的學生。」

孫立人初進普渡大學時，他還是喜愛運動和球賽。他是班上的一位很喜歡玩球，也是很活躍的青年 (Li-Jen was a fun loving guy in the class)。全班共有六十六人，只有他是東方人。他的一位很要好的美國同學歐塔士·奧伯萊特 (OTUS K. ALBRIGHT) 回憶說：

孫將軍是我最知己和親密的朋友，我相信我也是他在普渡最親密的朋友。當他一九二三年九月來到普渡大學，我就和他 (非正式地 *uniformally adopted*) 結拜為兄弟。我是基督徒，我覺得我有責任使孫立人在新的環境中——完全無拘謹地向我問任何問題，要求任何的幫助。(與我同寢室的另一個美國同學，和另一個土木系的中國朋友)，我們四個人，時常在一起，過着溫馨的學生生活。①

據孫立人自己回憶他在普渡唸書的情形是這樣的：

我在普渡大學時，先生講的，即是命令，必須遵從，絕不反抗。學生有在課堂睡覺的，先生即開門教他出去，而學生也絕不敢反抗，有一次上微積分課，那位教授是六十五歲的老頭子，脾氣却非常的壞，每堂課的前十分鐘，指定學生在黑板上做題目，那次一個學生做了十分鐘一點也沒有做出，老頭子氣急了，走過去抓住他的頭，重重地在牆壁上撞了三下，撞得那學生面紅耳赤，而全體同學視爲當然絕不起哄，所以民主先進國家，對於先生仍是服從，對於學生管理仍是嚴格。②

孫立人是公費留美，在普渡大學唸書時，每月公費有八十美元，在那時是夠生活的。但是他爲了幫助另一位中國同學，他將他的公費，每天節省一塊錢，一年積存三百六十元下來，寄給他的一位好同學，作爲出國求學旅費。而他自己每天啃麵包過活，並不以爲苦，因爲他頗講義氣，樂於幫助這位同學來美國求學。至於這位中國同學是誰，他從未說出他的姓名，也沒有任何人知道。

孫立人在普渡兩年，順利於一九二五年六月取得工程學士學位。

註
釋：

- ① 《孫立人將軍永思錄》揭鈞著〈小兵之父〉第五十頁，台北躍昇文化公司。
- ② 孫立人講〈統馭學〉，載於《孫立人鳳山練軍實錄》，臺灣學生書局。

六、維吉利亞軍校

維吉利亞軍校 (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 簡稱VMI) 創立於一八三九年，校址設在美國維吉利亞州賴森頓市 (LEXINGTON, VIRGINIA)，是美國南方最有名的軍事學校，以管理嚴格著稱，學生生活起居須絕對服從老生管理，課程以工程為主，厲行榮譽制度，教育宗旨在為軍隊培養優秀的軍官，為社會培養品德良好的有用人才。

孫立人在普渡大學畢業後，他自己想學軍事意願更加強烈，他不顧父親的反對，偷偷寫信，向華府中國大使館申請，准許他去美國維吉利亞軍校學軍事。他說：

當時我已在費城一個美國ABC (American Bridge Company) 橋樑公司實習，實習費每月可得一百六十美元，再加上公費每月八十元，薪給優厚，生活舒服，汽車也買了，實習了大約一個月的工夫，在星期六那天，接到了大使館的通知，中國政府已批准我轉入軍校，立即拍賣掉新買的汽車，檢點着行李，在星期日就趕到維吉利亞軍校去報到，

而我自幼即決心學陸軍的志願，終於算達到了。

(一) 初入軍校的情形——

維吉利亞軍校，在美國南部，與北部的西點軍校齊名，因為美國的南北戰爭，北方勝利，所以西點就成為國立，而維吉利亞只成為州立，這學校有一百多年的歷史，有其傳統的風氣，即新生入校後要受極嚴格的管教，而管理的習慣，是以老生來管新生，所以竟以打人最兇而聞名世界，聽說近年來也稍有改進。當日我跑到維吉利亞去報到，因為是星期日，無人辦公，不能註冊，就由老生服勤務的值班官，帶著去見一個中國學生周雁賓，意思是教我暫時在他那兒住一夜。我心裡想異國遇同鄉，多少會感到親切，那知他一見我的面，問明了來意，就破口大罵，說我既得有工程學位，已經受了國家的培植，為何還要跑進軍校，佔去別人的一個學習機會。接着又恐嚇我說：「你吃得了苦嗎？將來一定會被他們打死，雖然不被打死，也會要犯不名譽事件而被開除。」我說：「打人的情形，我早已聞名，我是準備着吃苦被打才來的，但什麼叫不名譽事件而被開除呢？」他說：「譬如偷東西，說謊話，就是不名譽事件。」我說：「我是為求軍事智識而來，並不是來偷東西的，並且我平生也從不說謊話，這個請你放心好了！」當我被他嘮叨得太多了，就堅決的說：「我來了，決不走，就是死，也要死在這兒。」他見我如此，只好說「好吧，晚上你仔細的想清楚再說。」第二天早上，他一醒來，就問我：「晚上想清楚了沒有？」我說：「想清楚了，我決定報到！」

第二天上午，有兩個衛兵，那是三年級的同學擔任的，引着我去報到，當時我全是老百姓打扮，他們問知我是大學畢業生，對我頗為客氣，我覺得這還不壞，誰知一經辦好註冊手續，穿上了軍裝，他兩就變了臉，在我背上重重地一拍說：「你現在已經是軍人了。」我說：「是的。」他倆厲聲的說：「軍人有軍人的動作你曉得嗎？」我說：「不曉得。」他倆就指着其他同學對我說：「不曉得，你可以看別人是怎樣做的！」我抬頭看看其他同學走路，都是把頭豎起，下顎收起，兩眼平視，胸膛挺起，雙手下垂，背胛骨要緊緊的併在一起。他倆教我將下顎收起要成七道皺紋、頭部豎起，兩眼平視、胸膛挺起、雙手彎下垂、背胛骨併緊，變成一根直木頭一般，真有如上了鐐銬，絕不許亂動，走路要成直綫、轉彎要成直角，稍有不對，就給一拳。從報到處到我的寢室不到三百公尺，一路上就挨了七八拳，可是就這七八拳，我走路的動作，差不多就做對了。假如不是如此，幾百個老生人人人都可以打你，這些動作姿勢，無所謂課目教導與學習，就在這眾目睽睽，人人可打你的情形下，很短的時間內，就要使你養成很自然的動作，養成你絕對服從、絕對盡職、絕對誠實。

(二) 老鼠生活

維吉利亞軍校，對於新生流行着一個特別的名詞，就是大家都叫新生為老鼠 (rats)，這就表明新生為老鼠，老生為貓，隨時可以捕捉老鼠，老鼠一定要怕貓，當時我是新生，當然也就是老鼠之一了。那個學校每天集合的次數非常多，如早晚點名，出操吃飯，

都要集合，而新生一定要每次在老生未到之前集合好，尤其早上起床，要在起床號未吹以前起床，整好內務，整好服裝，照照鏡子，一切端整，及至起床號一響，就要趕緊站隊，老生聞集合號才站隊，老生到了，即刻檢查新生的一切，服裝和扣子是否完整，鬍鬚刮了沒有，皮鞋要擦得像鏡子一樣發亮，站隊更應當切合基本姿式的要領，稍有錯誤就是一拳，這是他們原有的風氣，百多年來，一向就是如此。他們的操典，不注重正步，只有齊步，但齊步是沒有距離的，前行的臀部緊貼着後行的腹部，一聲口令下來，非得一齊出腿不可，並且新舊生前後間隔着站，脚步稍錯誤，不是踢着前面的，就是踏着後面的，那就非遭打不可了。就是一個人走路，也得挺胸抬頭，兩眼平視、雙手稍爲彎曲的提起，步法更是不能隨便，並且校中道路，都有老鼠綫與老生綫之分，老生可以走捷徑，老鼠則只能走方塊與直角，一定要按着直綫與九十度轉彎的法則進行，如果錯了，每一個老生隨時都可以打你，全校共有四五百位同學，新生約佔四分之一，以三百多雙眼睛隨時在監視着你，試問誰還敢亂犯規矩，豈止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已。吃飯的規矩更是嚴格，每桌八人，最高班的老生坐在最上頭，老鼠坐在最下面，兩旁是二三年級老生，菜盆子先由上頭依次分派下來，假如一盆八塊肉，照理每人應分得一塊，假若老生要向你開玩笑，偏要多吃掉一份，那也就無法可想，只好挨餓。並且新生還要負責管理水壺，那個老生要喝水，只用手拿着杯子在桌上一擊，就算來了暗號，隨即那杯子飛也似的擲了過來，老鼠就得雙手將杯接住，倒水給

他喝，偶一不慎，接不穩杯子摔碎了，就非得挨打不可。所以老鼠吃飯時坐凳，只不過用臀部沾着凳子邊而已，隨時都要耽心着站起接茶杯的工作，至於眼睛更絕不能上下左右亂望，所以我在第一年當中，竟不知飯廳的天花板，是黑是白，直到老鼠生活結業的前三天，才看清飯廳的全部內景。至於住房，老鼠住在最上層，按級遞減，最高班住在最下層，假使上下樓梯或是在房中脚步声稍為高了一點，下層的老生，馬上就會上樓來干涉；還有美國人睡覺，照例是要開窗子的，每天都得派定老鼠輪流替老生在早上未起床前，將所有的窗子關好。

他們還有一種習慣，叫做「蘇醒」(RESTORATION)，大約每二三週就要舉行一次。什麼叫「蘇醒」呢？就是老生要特為打你而早起，通常老生都是吹了起床號才起來，吹集合號時才集合，老鼠要在起床號音一落，就已經將隊站好，如果老生在起床號以前，已經起來，那就是要舉行「蘇醒」運動了。記得有一天早上起來，同房的美國同學就預告我，要我準備，說今天會要玩「蘇醒」的把戲了，我一聽樓下果然有些響動，老生似乎已經起來了，那美國同學正在用拍紙簿填在胸口，以防打傷，並勸我也填上兩本，但我自稱好漢，不屑於那麼做，並且也不知道「蘇醒」的厲害，待至一聲起床號響，老生已在各樓梯各路口嚴密把守，來一個打一個，過一關打一關，他們的打人不許用拳頭，大家是用巴掌，我出門第一道，受了一掌正打在胸口，雖然很重，還能支持。第二道又受一掌，已經是吃不消了，第三道一掌竟至昏倒了，他們將我扶起，

幌了幾幌，清醒了，仍舊要跑，仍舊要受打，一直打到站隊的地方，仍是乒乒乓乓打個不停，就好似婦人們在河邊洗衣時，前前後後一陣搗衣的聲音一般，及至吹集合號了，老生要站隊，才算停止。我當日被打過之後，胸口疼痛不已，回房後將胸脯抵在桌子角上，緊緊地壓著，才稍微舒服些，直至現今，每逢陰雨的時候，還覺隱隱作痛。學校每週要舉行一次分列式閱兵，每人都穿著很整潔的軍服，戴着白手套，而這些手套襯衣之類，老生常常教老鼠代他洗滌。有一個冬天的上午我有一堂課的時間得閒，正自慶幸可以稍作休息，不料有一個老生，送來一大包襯衣白手套等衣服，並限定在十二時以前洗晒整潔送去，當然無可還價，只得照辦，但我只有一堂課的空閒，天氣又是冬季，洗雖可以趕辦，晒乾就大傷腦筋了，結果終於給我想出用書本儘量的煽風，因為空氣流通，可以增加蒸發作用，好艱難的給我完成了任務，準時送到那位老生房中，照規矩老鼠在門外一聲「報告」，老生答應「進來」，然後一個溜步，用脚尖立正，站在老生面前，後跟懸起，雙手捧著衣服，我自以為一切如法，滿可以得著幾句讚許，不料那老生正架著二郎腿，斜坐在椅上，嘴裡含著快要抽完的紙煙，只向我淡淡的看了一眼，也不說甚麼，隨手將吸殘的紙煙蒂，向我的領下一放，教我將下顎收緊，這樣那還燃著的煙蒂，就放挾在顎下，燒著皮膚，自然是痛得双淚欲流，他看著笑了。像這種情形，大家如身臨其境，真會活活氣死，可以說從早到晚，隨時隨地無不在磨難之中。人說鄉下婆婆虐待童養媳，一日三頓罵，三日九頓打，這情形只有過

之而無不及，每天起來後，就時時提心吊膽着吃苦頭。在未入校以前，我自以為一個大學畢業生頗足自傲，及至進了軍校，就覺得真渺小如滄海之一粟，別人隨時隨地都可以磨折我，所以每天直到晚上脫衣上床睡覺，双腿一伸，這時才覺得還有我存在，那種恐懼消失肌肉鬆弛的快樂，真是如登天堂。我初進軍校，覺得那種生活如坐針氈，到無可告訴時，只有寫信告訴父親，父親雖然感到疼愛，但也無可為計，回信說：「你自己不聽教訓，偏要去進軍校，今日之受苦，真是咎由自取了」。

(三) 學生法庭

維吉利亞軍校，不獨對於新生的生活及基本動作的訓練，是由老生管教，凡平日學生間發生了不名譽事件，如「說謊」、「欺騙」、「盜竊」及有損學校名譽的事項，都是由學生自己制裁，執行這種裁判權力的叫做學生法庭，是由每一班選派代表五人合組而成。記得有一天早上，尚未到吹起床號的時候，忽然緊急集合，在那四面都是宿舍中間一大塊方坪上站好隊伍，大家都面向着方坪的中心，中心早已放好一張長方桌，由學生法庭庭長報告，說今天本校發生了一樁很不名譽的事件，有一個同學偷了另一同學六十金元，案情經已審問明白，現在不能不照本校歷來的習慣懲處，說完，就由兩個學生服勤務的衛兵，帶着一個同學繞場一週，給全體同學認識清楚，然後帶到中央，教他伏在桌上，由每一個組成學生法庭的代表，輪流用大板子答責他兩板，一共是二十位代表，共打了四十大板，那被責的同學，真是羞愧得無地自容。我想假如地

下有洞，他一定會鑽到地洞裡去。打後，仍由這兩個衛兵押着，另外有兩個衛兵拿着行李包，走到大門口向豎立在大門口的華盛頓紀念像，敬了一個禮，然後將那同學推出大門，跟着在他的臀部上踢了一腳，表示一腳踢了出去，行李包同時也扔了出去，接著回到集合地點，仍由庭長向大家報告：「這樁案子我們已經處理完結，不名譽的同學，也經踢出大門，我們這裡容不了那樣的人，我們的同學錄中，永遠沒有他的名字，但是各位對外界任何人，甚至自己的家長，以後都不要提起此人此事，讓他今後在外面好重新做人！」當時我看完這一場處置，覺得真有些過分，但過後一想，也只有這樣嚴格的處置，才能根除一個人做壞事的念頭，藉以養成不為非作歹的習慣，如果做壞事不嚴格懲處，則利之所在，何事不可為。現在我國貪污風行，未嘗不是「刑賞不週」「有罪不罰」優容所致。我們當日在那校中考試時，根本不用先生監考，先生出好題目，略加解釋後，即行出去，每個同學絕不作弊取巧，因為根本覺得作弊是莫大的耻辱，分數不及格而被開除，大家還承認你是同學，如果犯不名譽事件而被開除，則大家根本不承認你是同學了。所以嚴格的教育，才是養成善良習慣的有效方法。

(四) 精神上的痛苦——

我在維吉利亞軍校時，生活受嚴格管束，雖覺難受，但那是無論中國美國或其他國家的學生，都是同樣待遇，還勉強可以忍耐，惟有我中國人，因國家的不進步，同時又給美國人誤解了，因而所受到的精神上的刺激與侮辱，真是一時很難於忍受。當時美

國人並不了解中國，認為中國是一個神秘的國家，認為中國人是低劣的民族，稍為穿得體面點的中國人，他們不認定你是中國人，而說是日本人，造成這種錯誤的偏狹的謬見，也自有其複雜的原因。

當時美國人非常看不起中國人，甚至有時同坐在一塊吃飯，他也認為恥辱特意走開，使人難堪。還有中國人在美國以開飯館、洗衣房的為最多，這自然是由於中國烹調著名，而飯館洗衣房，也不需要多的資本，但外國人不了解中國，以為全中國人都是幹這兩個行當。有一次有一個美國大學教授，竟然問我「中國的城市是不是中央都是飯館，四面都是洗衣房。」這一方面足證其愚蒙無知，一方面也足證其對中國的隔閡。還有一個笑話，李鴻章在外國時，有一次請客，將各色各樣的菜，拌合一起，俗稱「十樣景」，當時外國人問他叫什麼菜，他隨口答道「雜碎」(Chop-Suey)，至今美國的中國飯館還流行著這樣菜，將肉絲、豆芽、芹菜、洋蔥等炒在一起，美國人因為吃慣了這樣菜，甚至見了中國人，不叫"Chinese"而叫"Chopsuey"，在中國人聽來，當然覺得是一種侮辱。有時他們寫紙條送衣服給我，不寫姓名而寫「孫洗衣匠」(Laundryman)，好像我在開著洗衣房。還有一種最難堪的，就是那學校裡，往往教中國新生(老鼠)站在大門口，讓來來往往的人，任意問你：「你家裡開飯館嗎？開洗衣房嗎？」「你是不是抽大煙？」「中國軍隊是不是都抽大煙？」諸如此類，但你却非回答他不可。有時也不是美國同學存心侮辱，一方面或許他們真不了解，一方面是

美國孩子很頑皮，好開玩笑，隨隨便便說說開心而已，如果真的去與他論理，有時他也認錯。記得有一次，有一個中國學生來報到，那時我已是老生了，一個美國學生說：「又來了一個抽大煙的！」我回頭就給他一拳，他不服氣，到我房中來談判，他說我不該打他，我說：「你不先說侮辱我的同胞的話，我不會打你，你說了我就打你！」結果他終於認錯了事。

(五) 我在軍校的收穫——

我在維吉利亞軍校兩年，在學科方面對於戰史及戰術作業最感興趣，同時我也將我國的孫子兵法介紹給同學，他們都也感到很有興趣。自認為最得益的，却是那種嚴格的訓練，以及千奇百怪的苛虐，將我的性情磨鍊下來，後來在社會上做事，雖然曾遇到種種挫折，但一想到在維吉利亞軍校時的情形，就覺得我應當忍受，而且也就覺得可以忍得下了。否則我這二尺五的軍衣，早已脫下不幹了。

因此我在維吉利亞時任何橫逆之來，都能忍受，所謂忍受，並不是被環境征服，而是抱定自己的志願去忍受橫逆之來，即所謂「逆來順受」，強忍到底。我的脾氣原來也是火爆脾氣，就是在維吉尼亞接受了這種嚴格教育，我的火爆脾氣終於改了。記得維吉利亞軍校校長常說：我們這種打人的風氣，嚴格的訓練，並無惡意，對任何人也沒有歧視，因為我們的唯一目的，在鍛鍊你成人（Make a man of you）。①

維吉利亞這種優良的傳統，可以從它校歌中體現出來：

維吉利亞的軍刀，由最優良的鋼鐵製成，

精匠磨成工藝，妙手擦得光亮，

還要經過火煉。

維吉利亞的學生，一個很特別人，

自律而邁向至善，

良師精心教化，校友默然鼓勵！

他們是榜樣：醫生、律師、工程師、經理和軍官，崇尚榮譽制度，

有多元性的社會、文化和體育經驗，

驕傲地接受四年的磨鍊，

結果：一個有個性的學者，社會的領導人，

一個維吉利亞的軍人！^②

孫立人前已在普渡大學土木工程系取得的工程學分，為維吉利亞軍校所承認，所以他轉入維吉利亞軍校三年級，被編為學校步兵科第四連列兵，轉攻文科，鑽研世界歷史與文學，參加美國政治學會為會員。他畢業時，獲得文學士學位。同學錄上給他的評語：



LI-JEN SUN, Anhwei, China
A.B., Liberal Arts

Born 1904, Matriculated 1925.
Infantry

Second Class—1st. Company "D," Company Basketball,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Marshal Final Hall, First Class—1st. Company "D," Company Basketball,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Marshal Final German.

Like the pioneers of old, this son of the Orient succumbed to his thirst for knowledge and crossed the great Pacific to follow the course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is western land of progress. He was one of those unusual species called a "Second Class Rat," but we soon found out that he knew a good deal more than the rest of us.

Entering V. M. I. as a graduate Civil Engineer from Purdue University, he embarked upon the seas of the Liberal Arts to delve into th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of the world. We soon found out, however, that his main goal was military training. He will return to the place from whence he came to become a commander in one of the several Chinese armies.

As to his character, he has many good qualities. He says little but he is kind and gentle, respectful to his superiors, and sincere and friendly to all. He is an excellent basketball player, and although he failed to make the varsity, he was a mainstay on his company team.

The making of a soldier is no bed of roses. Forced marches across hot sands and standing guard on a bitter cold night are not romantic dreams. Li has shouldered his responsibilities like a man and we do not doubt that he will make an excellent soldier. We only hope that he will not use his military knowledge to stir up any more revolutions in his native land.

He leaves behind him a host of friends who wish him continued success in his military career.

"Ah, that's all right!"



孫立人將軍在美國維吉尼亞軍校畢業紀念冊上之畢業照及評語。

這位東方青年，正如昔日的拓荒者，渴求智識，橫渡太平洋，來到西方進步的國度裡，追求高深教育，他在三年級級新生中，稟賦優異，超越同儕。

他的性格具有許多優良品質：他不多言，但仁慈溫順，尊敬長官，對人誠實友善。他是一位優秀的籃球球員，雖未能加入校隊，但是他是連上球隊的主將。

要練成爲一個軍人，生活並不舒服，更非浪漫夢想，須要在炎熱沙漠中行軍，在酷寒的夜晚站崗守衛。孫立人有男兒志氣，肯負一切責任，我們堅信他將成爲一位卓越的軍人。③

註 釋：

① 孫立人講〈統馭學〉，載《孫立人將軍鳳山練軍實錄》。

② 揭鈞《小兵之父》，第五八—五九頁，台北躍昇文化公司。

③ 《孫立人將軍永思錄》生平事蹟照片第九幀。

七、學成歸國

孫立人在美留學四年，他對學校功課並不覺得有何困難，就是在軍校中所受的身體折磨，他也還能忍受，因爲這種嚴格的軍事管教，對任何人都沒有歧視，唯獨當時美國社會歧視中國人的心態，更加激發他的愛國心，堅定他的報國志願，認爲強國必先強兵。他在美國軍校結業後，對於美國舒適生活毫不留戀，對於美國優厚的待遇也不羨慕，一心一意祇想回國從

事軍事工作，報效國家，為謀求中國富強而努力奮鬥。

為擴大他的見聞與對國際情勢的認識，他去華府拜見中國大使施肇基博士，向政府申請，准許他赴歐洲參觀各國軍事設施。獲得批准之後，他把公費留美時的一點積蓄，買了一個德製的來卡照像機，準備沿途拍攝各種鏡頭，留為紀念。

他先到華府中國大使館辦理各項簽證手續，並向施肇基大使辭行。施大使慈祥誠懇，對青年人非常愛護，鼓勵孫說：「國家正處在動盪不安的時候，你有這種難得的機會，到歐陸各國去考察軍事，要好好把握機會，學習各國的長處，更要觀察各國的立國精神。」

孫立人和另外兩個同學結伴，搭乘郵輪先到英國、參觀英國皇家軍校和參謀大學、海軍軍港及空軍設施。他也參觀了英國的民主殿堂——國會，英國人民守法和愛國精神，給他印象深刻，他對於大英帝國對海外殖民地所施行的欺壓剝削政策，極表不滿，認為英國已經過了極盛時期，正在向下坡走。

十月初，到了法國巴黎，參觀法國軍校及軍事設施，但未能一睹馬其諾防綫的風貌。法國人認為馬其諾防綫堅不可破，不許外國人窺視他們的國防機密。同時也去觀光巴黎大學及里昂大學，凡爾賽宮和羅浮宮。法國藝術文物的精美，非美國所能比擬，但是法國人的民族性，浪漫而衝動，遇事勇往直前，但不能持久。從法國順道前往比利時與荷蘭，遊覽各地名勝。

十一月中旬，到了德國柏林。孫立人小學時曾學過德文，多年不用，已經不太記得了，

當他到了德國，與德國人接談時，恢復的很快，語言沒有什麼隔閡。德國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失敗後，由於人民具有強烈的民族優越感，經濟復興得很快，看不到一點戰敗國跡象。他去參觀德國軍事參謀本部及技術學校，看到他們人民講求效率與精確絲毫不苟的精神，令人佩服。順道到了丹麥，參觀北歐風光。

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一月，到達瑞士日內瓦，湖光山色，風景優美。因為它是中立國，沒有受到歐洲戰爭的影響，社會秩序井然，人民和善可親，真是人間天堂。接着去義大利米蘭，參觀古蹟及藝術彫刻。

二月由奧地利維也納，經過東歐捷克首都布拉格及波蘭首都華沙，於五月底到達俄國莫斯科，遊覽了市區及克里姆林宮，觀望高聳雲端的清正教堂。天氣轉寒，人民態度冷漠，斯拉夫民族給人一種莫測高深的神秘感，共產黨赤化世界的野心，使身臨其境的人，更感覺到不寒而慄。

孫立人這時無心觀賞俄國風光，決定不多停留，搭火車經過荒涼的西伯利亞，回到了自己的國門，中俄交界站「臚濱」，經哈爾濱到達終點「大連」，六月中旬，再由大連改搭海輪回到上海家中。孫立人是抱著滿腔熱情和希望，回到自己的國家了！^①

註 釋：

① 《孫立人回憶錄》內〈遊學時期，赴歐參觀〉，台北中國時報連載。

第三章 初入軍旅

孫立人回到家中，他的父親已經從公職退休，看到愛子留學歸來，英俊不凡，舉止文雅，心中甚是歡喜，很想給愛子在北京謀個一官半職，找個適當的職位。孫立人在家裡盤桓多日，以娛雙親，可是他心中念念不忘要去當軍人，報效國家，且下定決心，要從基層做起，就是去做個士兵，他都願意。據他回憶說：

我一回國，當然我自己有抱負。我那時覺得，無論如何都要有一個強盛的國家，不要做一個弱小國家人民，受人欺侮。要想國家強盛，當然武力要強，國際間只有強國人民才受到尊重。我回國後，正是國家混亂的時候，茫茫大海，起步維艱。家父已經退休了，實際上安徽人那時還是很有勢力，因為安福系大老段祺瑞是安徽人，軍界中還有許多安徽人。先父問我是要幹土木工程還是軍事？我說：「現在國家正需要軍人，當然是幹軍事。」父親說：「你要幹軍事，要不要我替你寫介紹信，軍界中人你都不認識哪！」我說：「不要，我一個人去闖闖好了。」①

那時已經是民國十七年，北伐的國民革命軍已奠都南京，全國瀰漫著革命氣氛，人心都歸向南方革命軍，青年人都嚮往黃埔革命搖籃，接受革命洗禮，北方快要全部平定了。孫立人初回國內，卻是一個十足的洋學生，中國軍隊裡一天也沒有做過，所以他決定從下層做起。他的父親要介紹他到馮玉祥部隊去幹軍人，他對北洋軍閥印象不好，所以不願去北方部隊中做事。當時他說：

我有一個同學陳崇武，他的叔叔陳嘉佑是革命軍一個軍長，他在長沙要成立一個騎兵團，他要我去，我就到長沙去了。誰知所謂騎兵團僅有四人，一個團長，一個副團長，兩個傳令兵，外有幾套破馬鞍，一匹馬也沒有。這位陳同學是我在清華打球的夥伴，我們什麼話都說，像親兄弟一樣。我就問他：「你這是做甚麼？」他說：「我叔叔那個軍長還不是空頭的，什麼東西都沒有。」他叫我住在他家裡，沒事就到體育館打打球。我見到這種情形，知道騎兵團的成立甚是渺茫。我們都是在外國學軍事，對中國操典極不熟悉，於是就找來七八位同學，組成一班，輪流當班長，練習各種口令及小動作，學習帶兵的經驗。就這樣過了兩三個月，終覺不是一回事，還是到南京去看看有什麼機會，於是去到南京謀事。①

孫立人到南京後，對於當地的軍界，依然是舉目無親。因為聽人說，日本士官出身的方

鼎英將軍的部隊屬於國民革命軍，很有新生氣象。那時方鼎英正在南京下關浦口，他的部隊在安徽蚌埠。孫很想到他的部下去見習，就拿著一張名片登門拜會方將軍，方適不在家，由他的參謀長代見。

他問我來意，我說：「聽說革命軍北伐，我特來投效。」這位參謀長說：「老兄，你是一位出洋留學生，將來必為國家重用，幹嘛要當軍人呢？」我雖申說只要求當一個學兵。他仍是滿口客氣地說：「要是當大兵，一下子犧牲掉，那太可惜了。」我說：「我有這個志願來，還怕犧牲！」他說：「老實說，我們不敢用，須待將來有相當機會時，再行奉邀。」我就被這麼一套高帽子婉却了出來。②

註 釋：

- ① 許遜著《百戰軍魂》第六二—六三頁，台北懋聯出版社。
② 孫立人講《統馭學》，載《孫立人將軍鳳山練軍實錄》，台北學生書局。

一、中央黨校軍訓隊長

孫立人在南京自己闖了兩個多月，要想謀求一個工作崗位，仍是茫無頭緒，他又不願靠家庭關係去鑽營。後來有一天，他遇見了一位山西籍的同學姚愷，他是美國諾維琪（Newitch）軍校畢業的，一天和他談起了工作問題。

他就告訴我，有人教他到中央黨務學校去當隊長，他嫌職位太低，不願幹，因為他回山西，起碼可以當營團長。我當時就說：「你不幹，我來，請你設法替我介紹」。

那時正是中央黨務學校開始籌辦，全校學生有四百餘人，成立一個大隊，實施軍事教育。校長是蔣中山先生，谷正綱先生為訓導主任。於是他就去看谷正綱，谷先生對這位留美青年很欣賞，就聘請他擔任中央黨校第一期學生中校大隊附和教官，輔助從日本士官留學回來的大隊長曾廣棻上校。他回憶說：

這樣我才進了中央黨務學校做事，那學校就是現在國立政治大學前身。當時離開課還有一個月光景，我就利用那一段時間，向南京各書局，搜購各種軍事學書籍，如操場野外

和筆記等項課目，日夜演習。後來開課了，甚至晚上看到半夜，以備翌日拿到操場上去教學生，這樣經過了七八個月，才自覺稍為具備了一點教練能力，可以勉強到軍中作一個班排長而無愧了。①

當時就讀中央黨校第一期的同學，都是富有革命熱情的優秀青年，後來許多同學都做了地方行政首長和中央民意代表，對於在校時所受的軍事教育，他們出了校門，在從事抗戰剿匪工作上有很大裨益。他們對孫立人隊長有很好印象，黨校一期同學華壽崧回憶說：「他是一位標準軍人，一舉一動，對我們政大第一期同學有極深的印象。他在操場上不多講話，畢挺地站在曾大隊長身旁，看我們操練，偶然矯正我們的動作，課餘同我們一齊打籃球，沒有一點官長氣習。有一次一位英文老師請假，孫立人來代課講授英國詩，同學們不禁對他刮目相看。」

孫立人當中央黨校學生隊長時，主張訓練嚴格，因男女同學身體強弱不同，分別施以不同的軍事教育。初期曾有女同學不以為然，主張男女平等，要求受同等軍事教育，一起操練。孫立人說：

我給他們編隊，按男女性別分隊，這是天經地義的，她們反對。她們說要男女平等，為甚麼要男女分隊？應當一視同仁。我說：「不是我小看妳們，男女在體格上或是其他方

面都不能說是一樣。」我又說：「假使我叫男生把頭剃光，妳們女生是不是也把頭剃光？要是妳們也把頭剃光，我就把妳們和男生編成一隊。」她們說不。我說：「妳們女生按月要請假，這還要我解釋嗎？」我說：「妳們出操的體力根本和男生不一樣。」她們不服氣，因為當時我年紀輕，她們和我年歲也差不多，我一定要男女分隊，她們硬要不分隊，說我輕視女權。我說：「假使妳們一定要男女混合編隊，可以，可是不許懊悔，不可以再改了，我們決定一件事，要做就做。」她們女生一個個都口口聲聲說不改了。我還沒有開始要她們剃光頭，第二天出操光是步伐就走不整齊。同時女生好笑，喜歡講話。我說：「妳們頭一天上操，我給妳們試驗，妳們看看適不適合混合編隊。」到了第三天，大家都要告假了。睡在床上說這兒痠，那兒痛，這兒有毛病，那兒有毛病。我說：「既然是軍隊，就是要求整齊劃一，像妳們這樣還練什麼軍。」有一個女孩，帶有日本血統，她就哭了，說要退學。我說：「妳上課還不到一天，怎麼就要退學呢？」後來打野外，女孩子又吃不得這個苦。我說：「妳們根本就不知道軍隊是甚麼一回事，這一個禮拜，我讓妳們嚐夠了苦頭，是不是能忍受？天下事情都要合情合理，是不是要考慮一下繼續男女混合編隊？」結果她們自動要求分開編隊，這樣才相安無事。從這一件事也可以看出，她們當時的革命熱情是如何的高漲。

孫立人在中央黨校任職約有一年時間，但卻留下一段頗堪回味的回憶：

我一方面當教官，一方面當隊長。全校同學一共分三個隊，其他一隊是一個黃埔畢業的當隊長，另外一隊是日本土官回來的當隊長，各有各的不同教法。起先他們覺得我的教法太嚴格了，我拿事實給他們看，我的教法是有成效的，後來慢慢他們也不覺得嚴格了。一年光景，我都跟他們在一起，他們吃什麼我吃什麼，他們運動打球，我也帶著他們打球，晚上自修，有不懂的地方我教他們。過了一年，大家的感情就很好了。我本身對政治毫無興趣，可以說我一生討厭的就是玩政治，所以我不願意與政治有聯繫，但在這個環境裡，有的時候政治和軍事就是不分。老實一句話，我反對狐群狗黨。我並不反對一個正當的政黨，但是大家喜歡搞小組織，小圈圈，喜歡搞派系，互相排擠。我覺得我們只有一個國家，為什麼還要分黨分派？大家如有才能，哪兒都能做事；為什麼要靠背景？搞關係？這是我的基本看法。②

民國十七、八年間，正是國民黨清除共產黨，國民黨內部也發生分裂，明爭暗鬥。中央黨校初期，受了當時政治環境的影響，也時有學生風潮。孫立人看不慣學校裡鬧政治派系鬥爭，這是他離開黨校的原因。他說：

某日，我在中央黨務學校當值星官，忽然接到電話，要我把隊伍帶到那裡去。我說：「這要校長的命令才行，沒有校長的命令不行。」那時候各派系爭得很厲害，甚至說哪

一個是國民黨的叛徒，哪一個殺死廖仲愷。我不敢帶著隊伍去，帶著隊伍去是要鬧事的。同學與憲兵、警察衝突，會造成慘案。我說我自己來，我一個人來。那時，憲兵、警察和學生已經打開了，打得頭破血流，我去就把學生帶回來。學生回來就開大會，標語是打倒這個，打倒那個，鬧得一塌糊塗。我一視同仁，對於國家有利的事我做，對國家沒有利的事我不做，後來我看看這個學校黨派色彩太濃厚，我也不想做了，我就想離開。

②

註釋：

① 孫立人講〈統馭學〉，載《孫立人將軍鳳山練軍實錄》，台北學生書局。

② 許遜著《百戰軍魂》第六五—六六頁。

二、陸軍教導師排長

民國十七年底，政府奠都南京，積極從事建國建軍工作。蔣總司令在南京小營成立陸軍教導師，派馮軼斐將軍為教導師師長。馮為廣東人，保定軍校第一期畢業，在當時國民革命軍陣營中，是一位傑出的將領，深得蔣公器重，畀以訓練新軍任務，專司培訓陸軍幹部。

當時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軍中許多優秀軍官被裁編失業，沒有出路。蔣總司令爲要成立新軍，於民國十九年，特聘德國名將方賽克將軍（Gen. Hans Von Seeckt）爲軍事總顧問，法爾根豪仁（Von Falkenhansen）爲軍事顧問團團長，率領德籍顧問史坦因等四十六人來華。他們都是德國最傑出的軍事人才，尤其是方賽克將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中任德軍參謀長，德國戰敗後，方賽克曾協助希特勒建立德國國防軍，在很短時間內，就把戰敗後的德國國防軍重新建立起來。他們建議訓練國軍二十個師，先從陸軍教導師實施起。後來陸軍教導師的裝備軍械，也向德國採購，因而教導師成爲陸軍中最精銳的部隊。

正好那時候，孫立人想離開黨校，聽說馮軼斐將軍在練新軍，就想辭職求調。而且到那裡要從基層做起，孫認爲這正符合他自己的想法，表示願到學兵營從教育班長做起。他上書黨校蔣兼校長，請求調到陸軍教導師當教育班長，獲得批准。他去南京小營報到，派任陸軍教導師工兵營第三連上尉排長，這才是他一生軍事生涯的開始。

據他自己說：

我在黨務學校幹了不到一年的光景，恰值中央成立陸軍教導師，招訓學兵，請有德國軍事家作顧問，目的是想新建堅強的國防軍，於是我要調到馮軼斐將軍部下去工作，以期得到更實際的帶兵經驗。大家要知道，當時的中央黨務學校，雖然也完全軍事管理，但比起部隊的訓練情形，多少有些兩樣，結果我被調爲教導師的排長，實際還是教育班

長。那時我們工兵營一連有四個排，四個排長中，惟我年齡最小，而且又是洋學生，他們都把我當作初出茅廬的小孩子看待，希望我鬧笑話。而我呢，只知熱心做事，時時去尋事做，所以常常代替他們值星，因為我認為值星，是學習帶兵的最好機會，可以由此多接近士兵，多了解士兵，多學習處理士兵方面的事，甚至一個月有二十至二十五日歸我值星，而他們那兩位卻也正可藉此偷閒，出去玩耍，好在連上的事，有我負責。他們一個連長，三個排長，就有兩人抽大煙。記得總司令蔣公常常清早四五點鐘時，就來點名，有一次點名的時候，總司令問我們這連多少排，那位抽大煙的值星排長，舉起三個指頭，搖頭擺腦神氣活現地說：「報告 總司令，我這連有三排！」那種散漫的態度，總司令看了非常生氣，當即予以申斥。但他們那些人，表面上與我雖親熱非常，利用我替他們多做事，暗地裡卻非常排斥我。記得年終考績時，連長對我的評語是「青年浮躁，經驗缺乏」，全不是好的批評，我因為是決心去學習帶兵，去求得經驗，所以也只顧做事，絕不過問甚麼考績評語。這樣的幹了將近一年，馮將軍見我能夠吃苦，還沒有洋學生的驕傲派頭，就要我介紹幾個同學去工作，於是我分別向同學們寫信，希望他們能夠參加教導師工作，不料好幾個同學回信說：「有團長當即來」。這是他們沒有志氣去實心做事，如果是有志氣的，只要能求得學識能力的真實經驗，能建立事業的真實基礎，又何在乎職位的高下。可是他們才從學校出來，就不肯下身份，低頭去做，這種毛病一直到現在，軍隊中還依然流行著，說來真堪浩歎！」

孫立人在陸軍教導師中埋頭苦幹，表現優異，獲得馮軼斐師長賞識，予以不次提拔，不到一年中，先調少校連長，後又調升為陸軍教導師第三團第三營中校營附。但是「營長呢？日本士官學校出身的，也抽大煙。」孫立人看看這個新軍，實在沒有什麼新希望，就想再求他去，後又調升為步兵第三團第三營營長。

註 釋：

- ① 孫立人講〈統馭學〉，載《孫立人將軍鳳山練軍實錄》。

三、憲警教導總隊大隊長

民國十八年五月，陸海空軍總司令蔣公成立憲警教導總隊，特派溫應星中將為總隊長。溫應星曾在美國維吉利亞軍校就讀一年，後轉至西點軍校畢業，曾任孫總理中山先生英文秘書，上海市公安局長，國立清華大學校長，是一位文武兼資的將領。溫將軍特邀請從美國「諾維琪」騎兵學校畢業的齊學啓為大隊長，齊學啓是孫立人清華同班好友，孫就呈請蔣總司令調往憲警教導總隊任上校大隊長。

據他回憶說：

我在陸軍教導師幹了一年多，恰巧那時成立憲警教導總隊，預備全國訓練二十萬憲警，我又被調去工作。因為事屬草創，無論大小事情，我無不盡心竭力地去做，可以說是從我一個人幹起，慢慢地訓練全體幹部。後來成立第一大隊的軍官大隊及軍士大隊，都是我當大隊長，訓練出一團幹部，就成立一個團部隊，慢慢的依次擴充。

當時憲警在草創之初，不僅兵員缺乏，而且經費也感困難。按照規定，每年發給士兵單、夾、棉三套衣服，最初每兩月發給草鞋五雙，後來因為經費不夠，改為三個月祇發草鞋兩雙，士兵每天都要出操打野外，一雙麻織的草鞋怎能夠穿呢？孫立人見到這種情形，認為國家窮，士兵草鞋應該節省，作合理分配。規定士兵草鞋一隻壞了，呈驗不堪再穿的壞草鞋，換取新草鞋。也許大家要問，兩隻腳穿著新舊不同的兩隻鞋子不是很難看嗎？是的，他叫連裡面的弟兄互相調換，成色相同的配成一雙，不是一樣的美觀嗎？這樣把多餘的草鞋儲存下來，日積月累，隊部控有一批新草鞋，平時士兵都有草鞋穿，遇到校閱或大集合時，這一隊士兵都換上新草鞋穿。當時齊學啓大隊長卻感到驚奇，他的隊上的士兵卻沒有草鞋穿，而腳上穿的草鞋，都是「前頭賣生薑，後頭賣鴨蛋」，破舊不堪穿用。經向孫問明情況，才恍然大悟，後來齊常常拿這一樁事，告誡部下，治軍一定要從小處留意，一點一滴做起。

他這樣盡心竭力去做事，想不到竟受到撤職處分。孫立人回憶這件事的經過說：

當憲警第一團成立時，照理應派我為團長，因為一切都是我草創出來的，結果派齊學啓為團長，齊先生就是我後來任新三十八師師長時的副師長，與我是同學，我當然贊成，不能多說話。及至第二團成立，總隊長為要應付別人，又派了黃埔畢業的宓熙作團長，我仍在教導隊當大隊長，在訓練第三大隊的官兵，及至第三大隊訓練將告成熟，快要成立第三團了，照情理非我任團長不可，果然不幸的事發生了，結果我受到撤職處分。我記得那是一個上午，因為有幾個學員的薪餉，三四個月未發，我基於大隊長的職責，應替學員解決困難，就去找軍需主任，說到那位軍需主任，平日自恃與總團長有親戚關係，勢欲薰天，不可一世，當我進房和他交涉時，我站著很客氣的和他講，他泰然坐著很神氣的愛理不理，我很正當的說明那幾個學生薪餉非發清不可的理由，他因為這是向他要錢的事，傷了他的心，就毫無理性的推諉，堅持不肯發放，於是我們由道理的爭執，而互相吵嘴，大家鬧得不歡而散。當時他那種不講理的態度，說來真夠使人氣憤，不料這樁事情，給上面知道了，不獨不問是非，不辨曲直，對軍需主任加以懲處，反而利用這個機會，不加詢問，不等候我的報告，於正午十二時吵嘴，下午四時就來了撤職命令，所加的罪名第一是勒索軍餉，大家試想學兵的薪餉是不是應該按月發清，何況這還是幾個為了特殊原因未及領餉的學兵，要求與其他的同樣發放而已；第二是目無長官，以一個大隊長與一個軍需主任是平等的，何能謂之長官；第三是性情粗暴不能表率士兵，這也是不著邊際的話；我當時一句多話也不說，馬上移交清楚，隨即走開。其實那時的憲

警教導總隊，正辦理得蒸蒸日上，力事擴充。就是因為他們做事，全是自己人拆台，所以不到好久，也就完了。後來才由谷正倫先生接替，培訓現在的憲兵。①

孫立人回到上海家中，他的父親問明原由，責怪他性情暴躁，勸他回營向長官道歉，孫立人堅持不肯。他說：「我自問我沒做錯，為甚麼要我去道歉？」他父親說：「你既然要從事軍旅生涯，你在軍營中的長官，都是你未來事業上的夥伴，你今天去道歉，留個餘地，大家將來還會見面共事的。」可是孫的脾氣，寧願在家賦閒，也不肯去道歉。

註釋：

① 《孫立人鳳山練軍實錄》內載〈統馭學〉。



孫立人將軍與夫人張晶英合影

四、英雄美人駢轡馳騁

當孫立人在憲警教導總隊幹得很起勁時，他一向以軍營爲家，日夜都待在營房裡，專心做事。一天有個同學邀他去參加一個晚會，介紹南京匯文女中一位女同學張晶英小姐與孫認識，孫立人看到張小姐清秀嬌美，活潑純真，有著妙齡青春的熱情。孫立人本是周瑜英姿俊拔型的人物，若不著戎裝，更顯得神采瀟灑，舉止文雅，兼具西方紳士與武士的風華。張晶英生長在湖南的大戶人家，從小就傾慕軍人。又在教會學校唸書，個性獨立開朗，兩人一見面就談得很相投。孫立人邀她跳舞，她的舞也跳得很好，在晚會上兩人玩得很開心。從此之後，兩人成了很好的朋友。張晶英生性好動，喜歡爬山、游泳、騎馬、跳舞，每逢假期周末，兩人相約，不是到鍾山遠足，就是到玄武湖盪舟，有時也去參加舞會，婆婆起舞，沉醉在音樂的曲調中。天朗氣清時，雙雙到南京郊外棲霞山騎馬，駢轡馳驅，英雄美人，羨煞許多過路的人。男女墜入愛河中，歲月在不知不覺中飛逝。很快暑期來臨，張晶英從匯文高中畢業。學業結束，兩人聚會的時間更多，張晶英也不願升學的考試，一心一意在想和這位青年軍官共渡良宵美景。

這一對青年男女，感情發展到快成熟的時候，一天晚間，兩人相會在一起，孫立人遂向張晶英求婚，當時張晶英說：她願意和他結婚，但他必須依照她一項要求。那就是她倆結婚之後，他一定要孝順她的媽媽。張說：她媽媽生了她兄妹四人，祇撫養她一人長大，受盡辛苦，她倆結婚後，如果對她不好不要緊，一定要孝順她的媽媽，否則，她會感到對不起媽媽。孫立人聽了之後，觸動他內心傷痛，他自幼喪母，未有得到親生母親的撫愛，現在有了一個岳母，要他孝順，他自然滿口答應。兩人說好之後，張晶英回家稟告她的母親，她的媽媽不贊成這樁婚事。張老太太認為孫是軍人，又不是湖南同鄉。當時張晶英是匯文女中校花，追求她女兒的青年很多，張老太太卻矚意一位江西青年熊式輝，因為這時熊也在追求張晶英。可是張晶英的心上人，是英俊瀟灑的孫立人，張老太太不願意過於拂逆她心愛的女兒，也祇好答應了。

張老太太同意之後，孫立人就利用一個週末，搭車回到上海哈同路家中，去和他父親商議，說明他要和龔夕濤離異，另娶張晶英為妻，熙澤公乍聞之下，大為震怒說：「龔夕濤是一位賢慧媳婦，你出外讀書多年，她空守在家，上事翁姑，從無怨言，而今你留學回來，就不要鄉下老婆了，這件事我絕不答應。」

龔夕濤聽到孫立人要和她離異，就在房中哭泣。她告訴夫君說：「我既嫁給你，就是孫家的人，我一定要從一而終，絕不離異。你若嫌我不好，你可以再娶，我願在家侍奉你的父母。」孫立人聽了這番話，無言相對，賭氣離家出走了。

孫立人回到南京之後，把他父親反對他倆結婚之事告訴了張晶英。張晶英具有湖南女性倔強的性格，愈是遭到挫折的事，她的勇氣愈大。她對孫立人說：「我能不顧我母親的反對而願和你結婚，而你就一定要聽從你父親的安排嗎？」這一對在熱戀中的男女青年，在當時自由戀愛神聖的標榜下，他們決定不顧家庭的反對，自由結婚了。

他們結婚良辰，訂在民國十九年十月十七日，地點選在上海滄州大飯店禮堂，婚前二日，張晶英由其母親和孫立人陪同，搭乘京滬鐵路快車到達上海，預為準備喜宴並製禮服。到了良辰吉時，舉行文明婚禮。證婚人宣稱：新郎孫立人，安徽舒城人，年三十歲，是陸軍上校少壯軍官，青年才俊。新娘張晶英，湖南人，芳年十八，正是一位荳蔻年華的青春玉女，郎才女貌，天生一對，祝福他們婚姻美滿，家庭幸福。有好事親友贈送賀軸懸掛在禮堂簾席前，大書「海外凱旋日，情場得意時」，禮堂中喜氣洋洋瀾漫著親友喧鬧的祝賀聲。

婚禮完成，這對新人在眾親友祝福聲中步上禮車，駛往杭州渡蜜月。這時正是秋高氣爽的季節，西子湖畔的風光益發秀麗，湖光山色更加明媚，花前月下，處處留下這對新人的雙倩影。蘇堤散步，湖心盪舟，觀三潭印月的綺麗風光，至靈隱寺內焚香拜佛，美景當前，情意濃蜜。一天上午兩人走到岳王墓前，孫立人趨前瞻仰膜拜，朗誦牆壁上刻的岳飛親書的滿江紅，並對新婚夫人講述岳母在愛子岳飛背上刺書「精忠報國」的故事。他聚精會神地講述岳飛的歷史，哪知張晶英卻漫不經心。她心中的英雄已經擁有，其他過往英雄豪傑，她卻毫不在意。

回到南京之後，在營房附近租了一個新居，小夫妻過著恩恩愛愛甜甜蜜蜜的生活。孫立人回到營房去了，張晶英過著當時官太太的生活，每天邀約同學好友，打牌看戲或是上館子，腦海裡祇是想到當天要怎樣才能玩得盡興，從來就沒有想到明天。她感覺到眼前的榮華富貴，已夠美滿無缺了。

冬去春來，春暖花開，人們紛紛結伴到南京郊外踏青。一天假日，兩人攜手前往棲霞山騎馬，興高采烈中，放馬自由奔馳，峯迴路轉，到了深山，山陡路狹，張晶英一不小心，馬失前蹄，踩了個空，身不由主，人從馬背上給摔到山溝中。孫立人騎馬緊隨在後，大驚之下，趕快躍下馬來，攀附樹根和亂石，爬下陡坡，幸澗水不深，又是沙地，張晶英手腿並未折斷。孫忙把正在呻吟的夫人抱起，一步一步地抱到路邊，找到鄉間農夫幫忙，用擔架抬到南京中央醫院治療，經醫師檢查結果，僅外部擦傷，當予包紮，遂回家休養。在夫婿細心照料下，經過三個星期的調養，就復原了。

以後每逢週末假期，這對年輕人又去騎馬郊遊，在南京郊外各名勝地區，並轡而行，留下他倆的儷影倩踪。

第四章 海州練兵

一、侍衛副總隊長

孫立人一氣之下，離開了陸軍憲警教導總隊，這時陸海空軍總司令部成立侍衛總隊，由德國顧問仿照當時希特勒鐵衫隊的成軍而向蔣總司令建議設立的。主要幹部及兵員，多由德國顧問從陸軍教導師及憲警教導總隊中挑選。孫立人曾在陸軍教導師及憲警教導總隊中，工作表現極為優異，深得德國顧問的賞識。侍衛總隊長王世和（寧波人，黃埔一期）獲悉後，經向蔣總司令推薦，於民國十九年九月，委派孫立人為陸海空軍總司令部侍衛總隊上校副總隊長。

陸海空三軍總司令部侍衛總隊，正如中國傳統上所稱的御林軍。當時孫立人擔任蔣總司令侍衛總隊副總隊長，如果他想攀龍附鳳，這是一個晉升的好階梯，善自利用這個機會，他的前途就會一帆風順。可是他心中所想的，並不是他個人職位的高升，而他一心一意所要追求的，就是要有一個強盛的國家。要想國家強盛，先要為國家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為了發展他的這一抱負，他想找個給他練軍的機會，替國家練成一支世界上第一流的軍隊，為國家

爭榮譽，使中國人不再受外國的欺侮。因此他對於侍衛蔣總司令身邊，擔任日常警衛工作，並不感到多大興趣，更不想從中謀求個人前途。所以他在陸海空三軍總司令部侍衛總隊隊祇幹了四個多月，就請求調到稅警總團練兵去了。

一一、編練稅警團

民國十九年，財政部設立稅警團，其任務為緝查走私鹽販。及至二十一年，宋子文博士出任財政部長，銳意改革稅務，毅然將鹽務行政，劃歸稅務稽核所兼辦。為謀事權統一，乃將各省緝私局裁撤，改組為稅警局，由各省稽核分所直接指揮，原有官兵，汰弱留強，厲行軍需獨立，實施點名發餉，採用執證制度，以杜冒名頂替及吃空缺的弊端，一掃往昔貪污腐敗陋習。同時選用優秀軍官，提高素質，增加官兵待遇，保障職位，一時聲譽鵲起。嗣後在廣東擴充編制，成立稅警總團，由美國西點軍校畢業的王賡任總團長，下轄第一、二、三步兵團，直接隸屬於財政部。成立之初，招募各方青年，配備新式裝備，施以嚴格訓練，成為全國一支精銳部隊。

一二八淞滬戰役之後不久，財政部特在浙江省嘉興縣成立稅警特科兵團。當時孫立人聽說稅警總團有新興氣象，就想請調前往工作。後經一位清華同學趙君邁的介紹，去見宋部長，

說明前來投效的志願。宋部長見到這位年輕的留美軍官，儀表不凡，志氣可嘉，相見之下，大為欣賞，談了一陣，知道他是蔣總司令侍衛副總隊長，當即任命他為稅警總團特科兵團上校團長。

當時稅警總團長是王賡將軍，孫立人在清華唸書時，王賡將軍曾任清華軍事教官，孫去向他報到時，王總團長便將稅警團的任務告訴他，要他先選練幹部，再補充兵源，逐步把特科兵團成立起來。

稅警特科兵團的編制很特別，團之下沒有營，祇有直屬的特務連、騎兵連、迫擊砲連、平射砲連、工兵連、有線電連、無線電連、運輸連及重機槍連，一共九個直屬連。團本部設中校團附一人，下設參謀室、副官室、軍需室、書記室及傳達排等單位。

成立初期，兵源不足，裝備尤缺。孫團長到差後，就派員分赴蘇北、皖北及魯南地區招募新兵。時值民國二十年長江大水災之後，農村凋敝，人民生活艱困，青年謀生無路，紛紛應召當兵。經過半年的努力，兵員逐次充實，到了初秋，全團始編組完成，旋即奉命移師江蘇東海整訓。

孫立人團長率領全團官兵，由嘉興乘火車到上海，在南市招商局碼頭登上三北輪船公司的汽輪，碰到海上發生颱風警報，船長以風大不宜航行。如不航行，船靠碼頭，需付鉅額碼頭費，團部沒有這筆額外經費，只好不顧一切，連夜開航。當輪船一出吳淞口，就遭到強風侵襲，進退不得，任其隨波逐浪飄流。留在甲板上的人員馬匹，很多被巨浪捲入大海，損失

慘重。經兩晝夜與強風掙扎，船已被颶風吹到青島外海漂流。風過之後，再回航駛向連雲港登岸。船上官兵經數晝夜之顛沛，登岸以後，頭昏腳軟，休養五六天，仍有人站立不穩。

稅警總團在海州整訓後，加以擴編，除原有之第一、二、三團外，將特科兵團改編爲步兵第四團。這時特科兵團只有兩個營，擴編時將獨立第六營編入該團，才成爲一個足額的步兵團。新編入的這一營幹部素質不高，士兵知識水準較差，連排長全是行伍出身。他們知道孫團長是洋學生，從外表看起來洋氣十足，那股帥勁，有襲人的氣勢，內心感到不安，怕自身沒有學歷，工作得不到保障。孫立人卻認爲他們曾參加過北伐汀泗橋戰役，俱有作戰經驗。爲了未來作戰目的，遂將新來的第一連留在第一營，第二、三連編入第二營，第四連編入第三營。第一營營長葛南杉中校，留學法國，文武兼備，年輕英俊。第二營營長唐守治少校，第三營營長張在平少校，他們兩人都是軍校畢業生。全團擴編完成，孫團長集合講話，告訴官兵說：「日本人有侵吞中國領土的野心，希望全體官兵要立定決心準備抗日，參加稅警團不是來抓走私的鹽販子，而是要善練戰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他又提升一位新來的資深排長任連長，無形中使新編入的官兵人心安定，從此樹立了上下的相互信心。①

稅警總團經擴編之後，共轄六個步兵團。總團長繼由美國西點軍校畢業的溫應星將軍出任，副總團長是古鼎華，參謀長是周平海，古、周兩人都是保定出身。六個步兵團分屬兩個支隊，第一支隊轄一、二、三團，支隊司令是何紹周，第二支隊轄四、五、六團，支隊司令是王公亮，何、王兩人都是黃埔一期畢業生，其餘各級幹部都是經挑選出來的。

孫立人在編訓第四團時，有一套獨特的練兵構想。他要求訓練的地點遠離城市，而又有符合操練的環境。他所選定的理想地點是江蘇東海南城，這個地方附近只有幾家農戶，距新埔市二十多華里，濱海靠山，靠山兩面是丘陵地，濱海兩面是沒有耕種的一片荒野，俱有班、排、連戰鬥演習所需要的各種地形。他將此一構想呈報宋子文部長，宋部長命令鹽務總局局長黎度公撥款興建。孫本人又是學土木工程出身，營房及訓練場地完全依照他練兵需要而設計，在建造中他又經常去巡視督導工程進度，經過一年多建造，一個加強團的新營房順利完成。

這個新營房四周圍有高牆城廓，外有三公尺寬二公尺深的壕溝，四角有四個瞭望亭，以保護營房的安全，營房道路寬敞，遍植樹木，官長有辦公室，官兵每人有單人床，並有廚房、廁所及浴室設備，全部房舍均有上下兩層窗戶，空氣十分流通，冬天有隔離式熱水浴，最特別的設計是每一個連一出門都有各自的操場，出營門前後即為戰鬥演習場及射擊場，均有固定完善的設備。孫立人給這座新營房命名為「南城營房」。

孫立人練兵的重點，第一是體能，第二是射擊，第三是戰鬥。他認為官兵身體健康，才能接受嚴格的軍事訓練，所以訓練一開始，他就十分重視官兵生活的安定及伙食營養衛生。他特別要求每一個營房內不能有蒼蠅，倘若那個連營房內有蒼蠅被他發現，這個連的特務長會受到處分。第一期訓練，每週操課時間是六天半，星期日上午是總理紀念週及內務武器檢查。其餘六天每晨四時半起床，先由值星官帶領部隊晨跑五千公尺。然後集合全團排長以上

幹部，講解當天課表上所列的射擊戰鬥操練的動作，極大部分都是由他本人親自來講授並示範，解散後，這些受示範的幹部，跑步回到各自的連上，急忙的扒幾口飯，又跑步回到操場，開始一天的操練。午飯後，孫規定士兵一定要睡午覺，以充實體力，但幹部多要準備下午的課目或演習器材。每週有一次夜間教育或夜間行軍，有時部隊上體育課，軍官則須上講堂，加強軍官學科教育。就這樣一天復一天，緊張的循環訓練。到了星期日，反而使官兵最擔心，因為團長要親自檢查武裝，每週檢查結果，總有半數的連難使他滿意。他如發現某一連武器保管與清潔不理想，他從不處分誰，而是心平氣和的集合幹部，由他本人示範擦槍動作，所以星期日往往是幹部最難挨的一天。

稅警團的武器裝備，全是捷克式「七九」步槍，此種槍枝後來經河南鞏縣兵工廠依式仿造，名稱爲中正式步槍，分發中央部隊使用。機槍是用法國哈其開斯氣冷式機槍，較水冷式輕便而耐用，迫擊砲也是採用法國製的八二口徑砲，其他裝備許多是採用德國製的，在當時算是精良的新式裝備。①

孫立人認爲我們是工業落後國家，自己不能製造足夠的械彈裝備，大部分仰賴外國，所以對於槍械彈藥必須珍惜保養，不能作無益的消耗。他認爲武器如果擦拭清潔，保管良好，不但可以維持原來的壽命和精確度，還能增強殺敵的信心。他自己曾研究出一套擦槍法和擦槍工具。當時部隊官兵習慣使用隨槍附有的鐵通條，他認爲鐵通條易於磨損槍膛，尤其是槍口，並且不易把來復線中的塵垢擦拭淨盡，因此他主張改用竹子通條，擦拭時沿著來復線的

溝紋旋轉，很容易擦拭清潔。所以在孫立人部隊中，擦槍的工具，都是使用竹子通條，大竹籤、小竹籤、大毛刷、小毛刷、大方布和小方布，而小方布裡又分油布與乾布。他並創立助手擦槍制度，二人共同擦拭，互為助手，擦拭完畢，相互檢查，使武器保持在最好狀況。

稅警團官兵的新餉，按照當時中央軍待遇，以十足數額發放，不折扣、不拖欠。上校薪餉為二四〇銀元，中校一七〇銀元，少校一三五銀元，上尉八十銀元，中尉六十銀元，少尉四十二銀元，准尉三十二銀元，上士二十三銀元，中士十八·三銀元，下士十六·三銀元，上等兵十二·三銀元，一等兵十一·三銀元，二等兵一〇·三銀元，士兵增發三角是草鞋費。當時物價低廉，生活便宜，普通人一月伙食費只要三銀元，十銀元就可養家活口。稅警團有如此高的待遇，被人稱為「少爺兵。」

那時並無糧餉劃分之規定，孫團長為官兵身體健康著想，並體恤部屬薪給高低不同，特別規定按官階高低分攤數額不同之伙食費，對士兵伙食加以補助。每月伙食費，除士兵一律三元外，上校二十元，中校十六元，少校十二元，上尉十元，中尉八元，少尉六元，月終由給養副官結帳，如有節餘，則平均分別發還。因此官兵早晚在一起共餐，不得另起小灶。②

在抗戰前，國幣信用良好，各地物價便宜。雞蛋一元可買到一五〇枚，一連有一六〇人，每天只需一塊錢買蔬菜可以夠一天吃，魚一元可買六十斤，鷄鴨一元可買十多斤，只有燒火所用的柴木較貴，一元只能買到四十斤。孫團長叫軍需直接到煤礦去採買，每運一節火車回來，全團夠用好幾個月。騾馬吃的乾草，由全團組織的馬乾委員會，向皖北一帶便宜的地方，

統一採購。部隊經過如此調教下來，真是人壯馬肥。

孫立人對於官兵的升遷，也有一套公平的辦法。他規定全團連排長每連舉行一次軍官學術考試，學科以典、範、令及曾湖治兵語錄為主，術科是班排攻防作戰的紙上作業，考試成績作為翌年升遷參考。官長升遷主要視服務成績，連排「運動」及「射擊」成績優越者佔先。士兵要想升級，第一要四百公尺跑得出色，五千公尺或三千公尺障礙賽跑得不理想者，很難上榜，射擊成績不好的，也是一樣升遷黯淡。事實上，當時人事安定，升遷機會太少，團裡遇有缺額，團長會調升誰，大家都會猜中八成半，可見人事公開與上下均有信心。

註釋：

- ① 潘德輝撰〈從稅警總團特科兵團到第四團的經過〉一文，載於《孫立人將軍永忠錄》第一五九頁，台北學生書局。
- ② 許遯著《百戰軍魂》第七十八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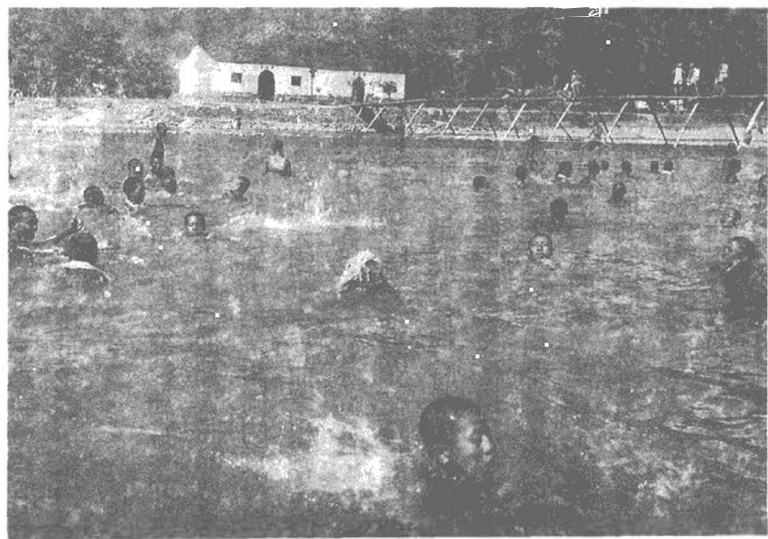
三、臥新嘗膽練勁旅

稅警總團官兵訓練採用德式軍事教育，為訓練部隊幹部，特在海州洪門成立軍官教導隊，召訓各團尉級軍官，由財政部聘請德國軍官二十餘人擔任軍事顧問，史坦因上尉率領各兵科

顧問在軍官教導隊實施德式幹部教育，並分赴各團隊實施很嚴格的部隊訓練。

稅警第四團全體官兵集中海州南城營房整訓，除一般課程外，孫團長特別重視官兵的基本教練。所謂基本教練，包括各種兵器的操作，與連以下至單兵各種基本動作，培養官兵的強壯體能，加強官兵個人的戰鬥射擊及劈刺的戰鬥技能。規定各人每天要做瞄準、握槍把、扣板機等基本動作，反覆練習，隨時檢查。

孫立人爲了鼓勵官兵射擊技術競賽，每一年終全團有一次射擊實彈考試，統一規定，由各連選出優良射手參加，成績達到一



海州練兵，精習游泳

定標準，在一年內，每月可領射擊獎金二至四元，一年屆滿，又重新考試，若連續幾年都得到獎金，除照規定每月領獎金外，並頒發獎章。這樣一來，連排長認為這是他連排上的榮譽，大家都要努力爭取，自此之後，全團射擊風氣更爲蓬勃。

孫立人很喜歡官兵平時「打赤膊」，他自己也經常赤膊短褲參加官兵的各項運動。孫最愛騎馬，他個人養有三匹駿馬，他騎在馬上的雄姿，很少人有他那大將的威風。平時他愛穿長統馬靴，他穿的軍裝，質料與式樣與全團官兵從無異樣，只是相同的質料與式樣，穿在他身上，顯得特別的帥，這是因他的身材修長，又受過美國維吉尼亞軍校嚴格訓練，走起路來兩肩胛骨幾乎靠攏，精神挺拔；有股頂天立地的架勢。

孫立人天性似乎不喜歡交際應酬，他全神貫注於部隊，天天守在營房裡，與官兵生活打成一片。他對部屬極爲信任，他規定官長出營門不須請假，任何時在衛兵室登記外出與歸營時間就夠了。他認定官長無事絕不會外出，有事要請假太麻煩，他這種想法與做法，反而使幹部自重自尊。自訂下此項規定之後，他從未提及過有官長外出不當，或某人出營次數太多情事。他一向對部下不苛求，部隊就是他的家，也是官兵的家，使人感到在軍隊裡，就像一個人平時在家一樣的愉快，有人情味、有安全感，他的訓練要求雖嚴，但很少對官兵有過處分，他的誠實作風，極得官兵的敬愛。①

孫立人當團長時，特別重視體育訓練。運動時，他親自教導官兵打球。後來他特地請來一位體育教官李元祥，李教官是全國運動會八百米名將，做事負責盡職，從不怕任何困難。

他教全團官兵游泳，每個人的游泳姿勢都很正確。孫團長看到官兵動作有不對的地方，就和李教官講，他就照著去做，把官兵的運動姿勢改正過來，努力耐煩，從無怨言。官兵逐漸對體育的興趣增加了，體育的水準也提高了。夏天，孫團長帶著全團官兵三千多人，一齊到連雲港海邊去游泳，狂風大浪中，個個矯健猶如游龍一般。

八一三淞滬對日戰爭爆發，稅警總團調往上海作戰。孫團長指定李教官留在後方擔負收容工作，不要他上前線，他無論如何不肯留下，堅持要與官兵同上前線。在孫團長負傷之後，他跟騎兵排在一起，終於犧牲在日軍炮火之下。後來孫將軍每每想念到他，說他是一位難得的軍中體育人才。

孫團長爲了鼓舞士氣，他聘請音樂教官應尙能教導官兵唱抗戰愛國歌曲。他還請他父親孫熙澤老先生作了一首軍歌，請名音樂家應雪痕先生譜曲，在軍中歌唱，這首軍歌歌詞全文如下：

吾軍欲發揚，精誠團結無欺罔，矢志救國亡，猛士力能守四方，不怕刀和槍，誓把敵人降，親上死長，致命疆場，才算好兒郎。

第一體要壯，筋骨鍛如百煉鋼，暑雨無怨傷，寒冬不畏冰雪霜，勞苦是故常，飢咽批與糠，臥薪何妨，膽亦能嚐，齊學勾踐王。

道德要提倡，禮義廉耻四維張，誰給我們餉，百姓脂膏公家糧，步步自提防，驕縱與貪

賊，長官榜樣，軍國規章，時刻不可忘。
大任一身當，當仁於師亦不讓，七尺何昂昂，常將天職記心上，愛國國必強，愛民民自康，爲民保障，爲國棟樑，即爲本軍光。

這首軍歌歌詞，是孫熙澤老先生用來教導他的愛子孫立人的庭訓，孫將軍一生立身處世帶兵作戰，即奉這首歌詞爲圭臬，身體力行，並用此軍歌砥礪部屬，這首軍歌，後來也成爲新三十八師及新一軍的軍歌。

稅警四團的士兵，多是招募而來的農村子弟，受不了如此嚴格的訓練，常有藉機逃亡的。別的團抓到逃兵，非打即殺，孫團長對於逃兵並不以嚴法來懲辦，他尋求出逃亡的原因，想出防制逃亡的方法。他先在營房四周裝設象徵式的鐵絲網以防範，並灌輸新兵們的榮譽感和責任心，用恩威去感化他們。凡經抓回的逃兵，令其穿上特製的背心，前後印上「逃兵」二字，並令其負責打掃營房內的清潔，然後站在大鏡子面前自省，激發其羞耻心。久而久之，第四團逃亡士兵日見減少。①

孫團長在海州練兵，是以軍營爲家，和全團官兵共同生活，連吃飯、睡覺、運動、休息都在一起；甚至上課、出操、打野外等，他也隨時去察看、檢查、詢問，時刻不離。看到士兵射擊動作有不正確的，他就地做示範，使得官兵們都不敢怠忽。他利用公餘，常常召見官兵去談話。問他的家庭狀況、過去經歷，生活情形，工作困難及將來志願，發現部下心理有

痛苦的，當即婉言安慰，遇到官兵有困難的，就設法替他解決，就這樣很自然的打入部卒的心底，得到官兵的真誠信服。

孫立人回憶當時他帶兵的情形說：

從前我當團長的時候，絕無固定的衛兵，而是由全團士兵輪流充當。在我辦公室門口，掛上當日衛兵的名牌，我在出進時候，見了衛兵的面貌，看一看名牌，就很容易幫助我認識他。有時工作稍閒，不妨和衛兵談天，問問他個人的家庭狀況、經歷、工作情緒，以及面臨的困難，同時可以問到他所屬營連的情形，對長官的觀感，他所講的未必完全真確，但總可以作為瞭解部屬的參考。而且一個士兵覺得長官願意和他談家常，他一定感到榮幸，增強對長官的信心。因為我常常接近官兵，不獨見面識名，甚至聞聲知姓，就是因我常與部下談話，深知他們每個人的個性聲音笑貌的緣故。

後來部隊移駐蘇北的贛榆，孫爲了練習勤勞堅忍的精神和習慣，帶了六七十個帳幕，特意駐軍在一個山上，每天未見天亮，就要起來跑步爬山，上午出操，下午打野外，晚上集體唱歌遊戲，按時操作，按時休息，擬以鍛鍊忍苦耐勞的精神爲主，稱那營地爲「臥哨營」，學習臥薪嘗膽的精神。②

孫立人爲了進一步加強部隊的戰鬥訓練，有計畫的實施官兵「體力」與「戰力」相接合

的一種耐力訓練。於是他假設各種情況，親自指導，令各連反覆實施：一、搜索警戒，二、行軍，三、夜間教育。

初期，官兵不配備武裝，每日（夜）行六十里，漸增至七十里，每週兩次。第二期，官兵全副武裝，一律揹背包，還有子彈五十發，炒米二日份，手榴彈二枚，圓鋤或十字鎬，軍服及換洗衣褲、日用品、背包重九·五公斤，乾糧、水壺、子彈帶內子彈一百發及槍支與配件，開始步行六十里，漸增至七十里。每週實施兩次，然後進至夜間戰鬥行軍，同時賦予搜索警戒課目。

最後更要加強戰備行軍訓練，日間行軍六十里，部隊就地午睡六小時，接著再實施夜間行軍，中途賦予各種敵情，進行搜索警戒，到了次日拂曉，再行軍二十至三十里。二日休息一天，然後再重複實施，如此負重與連續高度疲勞的訓練，孫本人則隨著部隊，日夜不離。孫帶兵最與眾不同的地方，就是訓練你能吃苦，他自己也跟著你吃苦，所以部下毫無怨言。

一次全團由新埔至連雲港，行程六十里，中午部隊在海灘休息六小時後，孫團長下達演習戰況說：新埔已發現敵情，我因為避免與敵遭遇，回程從今天下午六時經雲台山返回新埔。官兵步行通過雲台山約耗了八小時，這時已是翌晨二時了，部隊搜索警戒前進，第一連連長陳鳴人，特務連連長趙狄以為這時團長已回團部去了，乃大膽的在路上二面行進，一面抽煙，孫在後面一眼瞥見，每人打一馬鞭說：「演習還抽煙！」並不問他是誰，自己逕向前走了。其實孫早知道是誰，裝作不知，演習完畢，抵新埔講評時，孫絕口不提抽煙的事。孫帶兵極

嚴，但處處爲部下著想，使部下敬畏他，而不討厭他。當時抽煙的這兩位連長，後來陳鳴人當了新三十八師師長，趙狄當一一三團團長，都是訓練作戰的好手。

第四團經過最艱苦耐力訓練之後，孫內心深感滿意而有信心。有一天他告訴官兵說：「星期天在新埔街上，六個團及總團部六個直屬營都有士兵在街上走，有時同途就有四五十人向同一方向行進，我在他們後面一看，就可清楚的認出，其中那幾個是第四團的士兵。因爲他們的體型步伐速度不一樣，你們沒有注意吧？」由於第四團的士兵平時守衛行軍作戰都揹背包，六年下來，兩肩後張已自然成了習性。平時規定走路後頸要緊貼後衣領，行進時兩眼不要左顧右盼，步伐速度每分鐘要快於一二五步，要有頂天立地的架勢，士兵都有一份自尊，都以第四團爲榮。又有一次，孫在紀念週上說：「全團官長及班長下士以上的，白天在一百五十公尺，夜間只要在有一點月光下，三十公尺內，人向前走，我在後面一看，我可以喊出他的名字來。」

孫立人說上面這兩段話，是他貫注心血訓練部隊所獲得的成果，表示出他內心的喜悅。第四團的官兵，經他六年的嚴格訓練，個個身體健壯，精神抖擻，技術精良，真如出山之虎。加以部隊集中在海邊實施游泳訓練，使得官兵都成爲水陸英雄。

註釋：

① 潘德輝撰〈從稅警總團特科兵團到第四團的經過〉，載於《孫立人將軍永思錄》第一五九—

一六〇頁。

② 孫立人講〈統馭學〉，見《孫立人鳳山練軍實錄》。

四、江西剿共

稅警第四團經過一年多的嚴格訓練，部隊戰力大增。至民國二十二年初秋，部隊奉命移駐蘇州閶門外營房繼續訓練，後又分駐常州、無錫、江陰要塞等地，擔任護路機動部隊。當時蘇北有張志高股匪到處搶劫，在鹽城、益林一帶搶劫擄掠，綁架富商地主的子女數百人到處流竄。江蘇省保安團追剿無功，特請稅警第四團前往協助追剿。孫團長派第二營營長唐守治率一加強營配屬砲兵，由鎮江乘船過揚州，到泰州尾隨張匪之後，加緊追剿，經過二十多天，終於在漣水縣之王二庄上遭遇，激戰竟日，始將該股匪全部消滅，並救出被綁架的肉票數百人，獲得當地人民的讚揚。

民國二十二年冬，江西共軍猖獗，稅警第四團奉調江西剿共。全團官兵由長江搭船運至九江登岸，奉令歸北路軍指揮。孫立人率領部隊先至永豐參戰，打了一次小勝仗，並遵命打通往龍岡的交通線，佔領沿線高地，以防堵共軍流竄，任務均一一完成。

當時參與剿共的四十八個單位，在南昌舉行射擊總比賽，稅警第四團獲得團體總分第一，

而且個人成績，前十名中，稅警第四團的射手竟有七名，這是孫團長在海州練軍重視戰技的成果。

還有一次，稅警第四團駐地附近，一支友軍在打灰靶，那是用火油鐵筒，裝著石灰作射靶，距離約一百五十米，命中油筒，可以看到石灰飛起，但那支部隊的士兵，很多都打不中，連一個排長，也打得零分。其時恰巧孫團有一名士兵在旁邊觀看，覺得好笑，那排長看見，非常生氣，就教孫團的士兵也去射擊，結果三槍都中。那團長見他技術好，問他是甚麼職位，那士兵說：「我是傳令兵，在團中打靶是不及格的啊！」

後來新淦吃緊，原有的兩師國軍，駐在那兒防守，都吃了共軍的大虧。原駐防的八十三師劉戡的部隊調走，孫立人奉命率領稅警第四團去接防。他回憶在江西作戰的經過說：

我團的防地，是在新淦的七琴，那兒是一個小鎮，裡面情況卻非常複雜，所以原駐防部隊都吃了大虧，而且八十三師不等待我們去接防，就早已撤防而去。及至我團開到，全鎮都貼有共軍標語，明白的寫著我軍是甚麼番號，有多少個人，多少支槍，團長是誰，他都寫得清清楚楚。而且還恐嚇說：「一個星期內，就要消滅這支部隊，活捉這個團長。」這當然是共軍的宣傳戰，先予以精神上的最大威脅，藉以減低我軍銳氣。同時亦由此可見當地人民都已赤化，我們行軍時，竟有人在點數我軍的官兵和槍枝，所以數目說得那麼準確。並且當天晚上，共軍就來「摸黑」——利用黑夜來偷營，幸虧我團一切都老練

週到，早有防範措施，所以不曾吃虧。因為我們是以一個團接一個師的防地，所以陣地必須變換，我們將主陣地縮小，改建在山上，而以原來主陣地所在的村莊改爲偽陣地，一切重新佈署，白天拼命做工事，晚上放哨防衛，真是日夜辛苦，無一刻安息，經過兩星期以後，一切工事做好，才以三分之一兵力防守主陣地，抽出兩營兵力，作機動部隊，在白天隨時出擊共軍，於是收穫很大。

當時附近的共軍爲數很多，大約有四五萬人，再加以民眾多已赤化，替共軍作眼線，所以勢力不小，但共軍所用的武器，多是步槍，很少自動武器，所以白天不敢出擊，一到晚上必來偷襲。我們就白天出擊，驅之於數十里外，隨處搜索肅清，以減少夜襲的威脅。我鑑於彈藥補給困難，嚴格規定，有月亮的晚上，非待敵人近至五十公尺處，不許開槍，即使是黑夜，也要等到二百公尺處有響動，才開槍。至於白天，更絕不准無目標放槍。因爲射擊軍紀很好，所以收效很大，每次作戰後一小時，就將消耗子彈實數報告上來。記得有一次，一個德國顧問來視察，睡到夜半，忽然槍聲亂起，他驚慌失措地跑來問我：「爲何亂放槍？」我告訴他：「這不是我們士兵放的槍，而是共軍偷襲放的槍聲。」只要仔細一聽，共軍槍聲與我軍槍聲不同，迥然可以辨別，但那顧問不內行，不能聽出來，並且不相信我的說法。一小時後，我得到報告，只消耗子彈十餘發，他還是不相信。及至天明，我帶他檢視彈殼，分辨出匪彈與我軍彈殼的形狀不同，他才肯相信。

當時還有一個類似的故事。因爲那地方的老百姓，平日一聽到槍聲，就到處亂跑，非常

影響戰鬥的進行。同時他們多已赤化，也常有人藉口逃避槍彈，乘機刺探軍情，或為共軍傳遞消息，我們實在難於調查。恰好共軍傳說我們有新武器，我就利用這種傳說，大賣玄虛。用白紙很精緻的包著磚塊，上面寫著很大的「瓦斯」兩個字，搬向廣場大太陽下曝曬。一面派衛兵像煞有介事的看守，一面卻分明讓老百姓能夠看到。同時派政工人員勸導老百姓說：我們於必要時，將放射毒瓦斯，惟恐老百姓吃虧。老百姓就問如何防禦毒瓦斯？我們政工人員說，只要緊關門窗，將棉被蒙頭蓋著靜睡，庶可免害。此言一出，老百姓都很驚懼。果然，第二天放槍時，老百姓不再亂跑，而捉到的共軍，也個個戴了口罩，問他是何緣故？他說：「聽說你們會放毒瓦斯，所以防備。」這樣清剿了半月，繳得共軍槍械六百餘支，俘虜共軍五六百人。

當時我軍糧彈所存不多，土共用封鎖的方法，不許老百姓「趕場」，以斷絕我軍糧源。因為江西農村交易，還是用「趕場」的方式，按期集合，附近幾十里地的物產，以及外來雜貨，都利用場期交易，平時並沒有甚麼多的東西可買。這種交易方式，西南各省，普遍通行，或謂之「趕墟」，或謂之「趕會」，其實性質是一樣的。七琴小鎮，沒有了「趕場」，穀米就無法採購。所以我就急電總團長，請求速運糧彈接濟。不料復電到了以後，真教人哭笑不得。因為復電說：「關於糧彈接濟，由該團長自行設法辦理可也。」幸而彈藥早已嚴格控制，一經檢查，尚可勉強支持一月。至於糧食問題，因為我軍入贛省食鹽缺乏，所以就多帶幾十擔鹽，而這時江西的食鹽貴得很，老百姓甚至幾月不知鹽

味。我於是規定，凡賣米一石與我軍者，送鹽半斤，多少以此類推。老百姓知道了，都想盡方法，賣米給我們，很快的收集了一月所需的糧食，而共軍的「封鎖」政策，因而無效，共軍見到他的「偷襲」「封鎖」都得不到便宜，反而吃虧不小，就慢慢地都竄向別方去了。

誰知正在這地方安靜的時候，九十二師自永豐前來清剿，梁華盛師長來電說：「我師由南向北清剿，即希貴團在北面堵剿。」那時我團奉命在此次大清剿中歸九十二師指揮，當然不敢怠慢，就在新淦七琴一帶展開佈署，堵了一天一夜，未見一個土匪，未聞一聲槍，而師長也就很快的到了。他先問我：「匪竄何處？」我說：「在我的防地內，佈置週密，這次未見一個匪，未聞一聲槍，也絕未逃竄一個形跡似匪的人。」師長又問：「然則你這一團在這兒剿共月餘的成績呢？」我說：「從前此地共軍多，經我團力剿，俘獲五六百人，繳槍六百餘支後，共軍即他竄，今已絕跡。」師長就教我將俘虜及繳獲的槍械交給他，我不肯，要請示總團長。因為我團此次作戰，雖屬他指揮，但並不完全歸他統管。並且各部隊的戰利品，由各部隊統管建制，依次呈報，蔣委員長已有命令規定。梁師長見我如此堅持，過了三天，就毫無聲息的走了，仍回永豐去，聽說在永豐，還大開其祝捷大會。再過三天，南昌蔣委員長行營來電說：「據梁師長報告，新淦方面之共軍，經梁師痛剿，殲滅甚多，可惜孫團不聽指揮，堵剿不力，致使殘匪北竄，仰該團長速將情形具報，以憑查究。」我於是將蔣委員長的命令，及當時實在情形，詳細陳

報，請派大員澈查，並請追究虛報者的責任。」結果也就沒有下文。所以過去剿共不成功，在江西時代，就已種下禍根，一般高級指揮官，沒有指揮道德，「消耗」與「苦頭」讓別的部隊吃，「功勞」及「戰利品」爭歸自己部隊，因此互不協調，致使共軍有喘息逃竄的餘地，否則早已剿滅，何至今日，說來真夠痛心！」^①

當孫團駐防江西時，曾登報招考三名司書，應考的青年有五十多人，其中有一名中學生袁子琳曾來應試落榜。他去見孫團長，說他在蘇州唸書時，看見孫團長和官兵一起打籃球，球技高超，內心非常敬佩。這次特來應考，未獲錄取。他願在孫團裡當個兵，從軍抗日。孫團長見他說話坦誠，就把他收下了，派在軍士隊擔任司書工作。孫團長兼軍士隊長，少校團附田世英兼隊附。一天中午，孫團長留在隊部吃飯，伙伕把菜送上飯桌，發現菜裡有一個小蟲，立刻把伙伕叫來，罰他跪在那裡。這時袁子琳感到心裡不安，因而放下筷子，呆呆坐在那裡。田隊附問他爲什麼不吃？袁說：「他跪在那裡，我吃不下。」這時孫團長立即叫那位伙伕起來。飯畢，孫團長要袁隨他去團部，到了團長室之後，孫團長以溫和的語氣，對袁的正直稱讚一番後說：「我絕沒有軍閥習氣，你以後凡是發覺我任何處置不當的事，不要怕，儘管說好了，我會改的。」

有一次，袁子琳到團部辦事，看到孫團長的三弟孫叔平在管錢發餉，有幾位階級比他高的官長向他行禮，他都似理不理，他們都稱團長的三弟是「三大人」。袁子琳大爲生氣，上

去和「三大人」理論，一語不合，就給「三大人」一個耳光，打得孫叔平大為光火，指責袁子琳爲何打人。袁說：「我看不慣你作威作福的樣子！」抓著「三大人」要去見團長，孫叔平知道他二哥的脾氣不好，硬是不敢去。

過了幾天，孫團長知道了，查出孫叔平有挪用公款情事，大爲生氣。孫團長把袁子琳叫來站在一邊，同時把他的三弟孫叔平叫來。一進辦公室，孫立人拿著馬鞭就打，孫叔平抱頭而逃，不敢反抗一聲。打過之後，下令予以革職，孫團長又把軍需主任王緒讚革職，責怪他不應該擅自派孫叔平掌管金櫃。同時孫團長又在江西上饒縣登報，說孫叔平影響軍譽，與他脫離兄弟關係。

民國二十四年，稅警第四團由江西調往浙江五夫營房訓練，這時孫團長對人事上的升遷調補，都要親自批閱，哪怕是一名二等兵報升或補進，連長報到營部，營長不能決定，一律要轉請團長裁決，有時還要傳見後才能決定。當時李鴻是機槍連上尉連長，他連上新補兩名二等兵，報上來快一個月了，還未批下去。當時孫團長規定任何公事，不能延誤三天，逾期嚴懲。一天李鴻來到書記室，請書記官袁子琳查一查。袁子琳發覺是他把這件公事放在破卷宗內忘記了。袁子琳發覺後，立即寫好一張自請處分的簽呈，附上李鴻補新兵的報告，送請團長核辦。孫團長看了報告之後，把李鴻找去，准許補進新兵，因報告積壓在團部一個月之久，並准兩個新兵提前支餉一個月，孫念袁子琳誠實認錯，未予追究。②

孫立人又奉命率部回到江蘇省東海縣新浦鎮（即現今的連雲港）駐防，繼續加緊部隊的戰

鬥技術訓練。那時他每天起居飲食，與部卒在一起，事無大小，他都與所部官兵同樣去做，軍營真如他的家庭。他對部下一切情形，都非常清楚，而部下對他也非常信服，他要如何做，就如何做，不受外來任何干擾。他把部隊訓練成爲一支指揮自如的精銳部隊，又像是一個和諧團結的大家庭，他認爲那種生活真有意義，是他一生帶兵精神上最快樂的時光。

孫立人訓練部隊，把平時戰時，打成一片，戰不忘學，學不忘戰，隨時隨地都要部隊有訓練，有準備，到了戰場，才能從容作戰，贏得勝利。部隊長平時不努力訓練部隊，到戰時就驅使士兵去作戰，等於平白葬送了部隊。從下面一個例證，可以見到孫立人規定他的部隊，平日要加緊訓練的實際情形。

民國二十五年，西安事變的時候，孫團由海州開到潼關，當時高級司令部教孫派一連人去作警衛，這一連到達司令部後，除了當日在服勤務的士兵外，其餘的士兵仍照孫平日的規定，出操訓練，而司令部的參謀長卻大罵那連長說：「你們是來訓練的，還是來擔任警衛的。」連長說：「我們團裡的規矩如此，除現場勤務者外，每日都要不斷訓練。」參謀長說：「這是作戰時候呀！」連長說：「平時戰時都是一樣。」參謀長說：「胡說，我不懂這些洋規矩！」自然那連長也只能唯唯而退了。③

註釋：

① 孫立人講〈統馭學〉，載於《孫立人鳳山練軍實錄》，台灣學生書局。

② 袁子琳撰〈懷念健公〉（李鴻字健飛），載於《抗戰名將——李鴻將軍》書中第九九—一〇

三頁，湖南出版社。

③ 同①。

五、孫夫人皈依佛門

張晶英自和孫立人結婚之後，深感家庭美滿，在南京確實過了幾年幸福甜蜜的生活。直到二十多歲，才漸漸體會到做一個軍人眷屬，有時心裡不免感到空虛寂寞。孫立人又是一個事業心非常重的職業軍人，雖然她心裡明白，立人非常愛她，但是軍人的事業在戰場，立人一向以軍營為家，祇有假期偶然回來相聚，聚少離多，日夜思念。那時她心中根本無所謂宗教，也是人云亦云的認為宗教不過是愚人的迷信而已。可是她怎樣和佛教結緣呢？據她事後一再對人講述她信佛的經過：

記得在民國二十三年七月裡，那時立人正在江西剿共，我也到了南昌。一天下午，在朦朧中睡覺，恍惚間同一位朋友在一片田場上散步，像是夕陽西下的辰光，天空是蔚藍色，襯托著一望無際的青秧，使人感到輕鬆和暢快。當我們正在為這自然的美景所陶醉時，突然間一陣燦爛的光華閃過，就在我們前面僅僅一丈多遠的半空中，現出兩位佛像，雖

然我並不認識這是什麼菩薩，但從這位高達五六丈，身穿白衣，左手拿水瓶，右手執拂塵，他那莊嚴的法身和充滿著慈祥的眼光，我油然而生出無限敬意，不由自主的在柔軟的青秧上朝著他跪下。儘管我那位朋友牽著我的衣裳要我走開，可是我並不理會。彷彿我所穿的衣服也變成金銀絲所織成一般，閃閃的發光。這時，在我的心裡祇有一個想念，我祈禱這位相隔不遠的菩薩，請求他增延家母的壽年。雖然我是那樣誠懇，那樣心急，但菩薩並不回答我，我俯伏在地，向他膜拜，最後我大聲哭起來，菩薩仍然是那樣慈祥的望著地上，而不開口答允我的請求，直到他和他身旁的一尊小佛慢慢消失，我怔住了，感到無比的悲傷和徬徨。但是，徬徨中又生出一線新的希望，我看見半空中，走出一位慈祥的老太婆，他慢慢的在我的前面走下來，又從我的身旁走過去，由於好奇和新的希望，我默默的跟著這位老太婆走，不知不覺的走進了一棟在田園中央的小平房，堂中還有許多和這位年紀服裝相同的老太婆，他們正在繞成一個圈兒走，都是那樣慈祥的望我一眼，但也都是默不作聲，每人手裡都拿著一串黑色發光的唸珠，我意料她們一定是在唸佛，祇好靜靜的站在一旁。正在這時候，剛才領我進來的老太婆遞給我一杯晶瑩的淨水，要我喝下去，毫不猶豫地，我把它完全喝下去了。真奇怪，像這樣一小杯水，它就好像洗乾淨了我的肺腑和心臟一般，從嘴一直到內臟，感到令人難以形容的舒暢。這時，她開口說話了：「你是來替你母親求壽嗎？我想你剛才所祈求的可以成功。」我連忙回答說：「是的。」他接著說：「求壽不難，不過我要說幾句話，你要記著。你前生有大

善根，與佛有緣，可是你現在被紅福迷住了。現在我告訴你，越早修行越發好，你要記著我的話。」我驚醒過來，夢中的情景清清楚楚的印在腦子裡，雖然其中有些話我並不大了解，但自此以後，似是心裡所想的一切和從前漸漸兩樣，同時，一天比一天我更喜歡接近家人了。

夢醒後，「愈早修行愈發好」，這句話一直縈繞心裡，我就到廟裡求解夢境。看到殿堂上的觀世音菩薩正是夢中的白衣大士，非常驚喜，就要求方丈教我修行。那時我自己有點私房錢，打定主意要到深山去修行。於是寫了兩封信，一封給母親，一封給我丈夫，告訴他們我要去修行了。

當時孫立人正在前線打仗，收到我的信後，立刻來信責怪我：「妳作了個夢就當真，妳要信佛我不阻擋妳，妳想修行，在家修不也一樣嗎？為什麼一定要到山洞裡？不管妳躲到那兒，我一定要把妳找回來。我對妳這麼好，妳怎麼忍心離開我？」^①

她母親也來信說：「妳想修行，我很欣喜。但妳不懂佛教，作個夢就要出家修行，我希望妳多了解佛教教義，多看經典，研究明白之後，再出家不遲。」

民國二十四年初，她回到南京，母親贈她一串唸珠，教她唸佛。但本性活潑的她，當那些官太太們一來，找她去玩，她就甩下唸珠跟她們玩去了。

民國二十四年夏，立人和隊伍調到浙江寧波附近的五夫駐紮。記得我們是住在一棟大的公館裡，古老的房子，有幾層院門。一天晚上，我莫明其妙的走到大門外想去眺望夜景。原先，我以為這裡也像上海一般，晚上是燈光輝煌，誰知外面是一片漆黑，一條靜靜流著的小河，越發顯得陰森可怖，我害怕看這樣的黑暗，我趕快跑進來，但是一會兒，我又像喝醉了酒的人一般，瘋狂的跑到大門外去，一陣習習的涼風，像薄紗一般從頭上罩下來，我並不感到怎樣，但是我回到房中以後，從鏡子裡發現我的嘴歪了，跟著口中又吐出一塊一塊的鮮血來。朋友們都說這是被邪風吹了，我用盡了一切方法去治療，經過土法和中西名醫，又用金圈子去勾嘴，這是人家介紹的方法，又用鱈魚血去敷臉，又到寧波華美醫院去用電療，都不能治好這怪病，甚至名醫們連病源都找不出來，朋友們和我都束手無策。眼看臉歪得更厲害了，我感到萬念俱灰，因此萌了自殺的念頭。發動部屬太太們到城內外一人買兩顆安眠藥來，準備足夠的安眠藥自殺。我不想再繼續診治，祇想最後能見家母一面，即刻服毒。此時拍了一封電報給母親，過不了幾天，母親由南京趕來了。她是信佛的人，見百藥無效，祇好命全家齋戒一天，在院子裡擺下香案，焚香祈禱，誦二十一遍大悲咒，畫了一杯神水要我喝。此時，我已經是感到一切皆空的人了，就遵從家母的慈命，虔誠的跪下，腦子貫注著夢中的佛像，將咒水吞下。這是上午吃的咒水，到傍晚時分，嘴就正過來了。如此三天，竟用三杯咒水的功力，不藥而癒，由此乃知佛法之不可思議。①

自此之後，她日益親近佛法，信心也日益加深，有時夫妻兩人在一起，她也常勸立人信佛。孫立人常常笑著回答說：「我不信任何宗教，我祇信良心，我絕不做違背良心的事。」

民國二十五年，她的母親到南京棲霞山求受菩薩戒，也帶她去皈依在退居老和尚卓塵長老座下。當時星雲大師也在棲霞律學院讀書，算得上是同門弟子。

註釋：

① 二十七年八月三十日《中流》第六卷六七期孫張清揚撰〈我學佛的因緣〉。

六、返鄉奔喪

孫立人自幼接受中國傳統文化及倫理教育，極為重視忠孝之道，立志要為國家盡忠，民族盡孝。從美國留學歸來，投身軍旅，一心一意要為國家建立一支強大的部隊，故以軍營為家，致疏於親情，甚少回鄉探視雙親和家人。民國二十四年期間，他率部隊從江西返回海州，正在加緊訓練部隊時，一天他接到一封電報，說他父親因病逝世。獲悉後，立即告假，束裝返鄉奔喪，及抵家門，始知父死後三日，繼母亦隨父而逝，家中堂屋雙棺並放。孫立人見此情景，不禁跪倒在地，放聲大哭，內心痛苦萬分，覺得為人子而不能侍養父母，算不得是人。他披麻戴孝，在父母棺前守靈，夜晚睡在稻草地上，追思父親對他的教導，繼母撫養他長大

的恩澤，回報不及，椎心泣血，悔之晚矣。

孫立人父親熙澤先生，一生在清末民初政局變改紛擾中，歷任司法、行政、教育及稅務主管，著有政聲。民國十年（一九二一）退休返歸安徽廬江鄉梓，修祖墳、建宗祠，編纂「龍舒孫氏宗譜」一部，共十鉅帙。彰顯孫氏祖宗盛德，鼓舞後世子孫興起，恪守忠孝傳家之遺風。書成，宗族無不稱許。逝世時享年六十七歲。育有三子三女，子同人、立人、衡人、女復人、吉人、靜人，均各有成就。出殯之日，鄰里親友前來弔祭送葬者衆多，喪儀甚隆，安葬於廬江西北鄉金牛山南馮家莊東龍燈橋，立人生母方太夫人墓旁。

孫立人在家鄉居喪期間，完全遵守中國傳統孝子的規矩，見了長輩，或是前來弔喪的親友，他都要下跪磕頭，鄉里親友都感到驚奇，認爲他不是留美喝洋水的洋學生嗎？怎麼也會這樣，可是鄉人不知他卻是一個極尊重中國文化舊傳統的人，誠於心，形於外，他認爲做人子盡孝道，這種行禮方式，是孝子對父母感恩的真誠表現，絕不能免。喪事料理完畢，他回到南京家中，在堂屋香案上，擺上父母靈位，逢年過節，以及父母生日忌辰，他一定敬置酒餚，焚香跪拜。他不迷信，但他要遵守中國傳統禮俗，來表達他對父母的追思。

第五章 淞滬抗戰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發生，燃起了中國全面抗日戰爭火炬，到八月十三日，日軍進攻上海閘北，揚言在三個月內征服「支那」，激起全國軍民英勇抵抗。

淞滬戰役展開，我方出動張治中的第九集團軍，羅卓英第十五集團軍、薛岳第十九集團軍，對抗日軍的一、三、十一師團及六、八、十六師團之一部共十萬人，於上海北站、劉行、施相公廟、劉河沿線發生激烈戰鬥。

一、智取丁家橋

那時黃杰中將升任第八軍軍長仍兼稅警總團長，下轄六個步兵團，孫立人任第四步兵團團長，是一支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部隊。抗日戰火掀起全國軍民復仇的高潮，稅警總團官兵向中央請纓殺敵，於九月二十八日奉命由海州開赴上海前線作戰，配屬張治中第九集團軍，

先後參加蘊藻濱和大場兩個戰役。在戰鬥中，敵我雙方傷亡重大，孫立人率領的稅警第四團在這兩次戰鬥中，戰績最爲輝煌，這是由於孫立人指揮有方，官兵英勇沉着應戰，受到上級頒令嘉獎。

孫立人指揮作戰的特點，是在任何情況下，都掌握一部份預備隊，增援戰況最緊急方面。在大場戰鬥中，他曾兩次親率預備隊去增援被敵人突破的第一營陣地。由於孫立人團長親到第一線指揮，很快將突入陣地的日軍擊退。在大場戰鬥後，稅警總團的兩個支隊司令何紹周和王公亮均因指揮無方而被免職。十月十六日，孫立人因戰功升任第二支隊少將司令，仍兼稅警第四團團長，並管轄第五及第六兩團。後因稅警第六團傷亡較大，孫立人將第六團番號暫時取消，所餘官兵撥補第四及第五兩團。孫立人回憶當時率部前往淞滬作戰情形說：

民國二十八年「八一三」上海作戰的時候，日本海陸空軍聯合猛攻淞滬，稅警總團奉令增援。當時稅警總團開上前線有六個步兵團，共二萬五千餘人，裝備齊全，可以當作三個師用，如果擔任一個方向的攻守，可以發揮很大的戰果。可惜上面指揮官沒有整個計畫，竟被別人分散著用了。當時我們奉命開蘇州河待命，接著又開往南翔。十月七日，到達南翔車站，已經天黑，只見這一師的副官、那一師的副官，都在搶著接兵，好似旅館的茶房在車站接客一般，互相爭搶。原因是各師都有損傷，大家爭著接兵補充，送到最前線，用來抵抗敵人。稅警總團官兵一下車，就有好幾個團分別被各師接去，我團當

時撥歸第八十八師，師長孫元良指揮著三個殘破團，令我團作爲總預備隊，無論那一團那一處被敵人突破，就要我團分兵補上，記得當晚大雨，不到翌日中午十二時，我團兵力已經零碎補完。八十八師的三個團都補得有我團的官兵，我的身邊只剩下二十餘人了。到了下午二時，忽然來了一道命令，說丁家橋指揮所正面，被敵軍突破，情勢非常緊急，教我即刻補上去，收復陣地。我報告說：「部隊業已分散補完了。」上面說：「這是命令，違者軍法從事！」我只得遵從命令，率領著二十幾個傳令兵上去應戰。丁家橋下的河面，約有二三十米闊，而河水卻很深，無法徒涉，非從橋上過去不可。我只見橋那邊的友軍，潮湧般敗退下來，勢如山倒，不可遏止。於是我站立橋頭，大聲喊道：「你們爲什麼後退？」他們說：「他媽的，官長都逃了，我們不要命嗎？」我說：「我就是團長，你們不要退，聽我指揮，快回去收復陣地！」他們都說：「好，團長不怕死，我們也不怕死！」於是一湧上前，反使敵人驚惶失措，以爲我軍敗而復進，一定是增援了大軍，即刻退回原陣地去了。我恢復了陣地後，去見師長報告作戰情形。當時連日大雨，我從頭到腳，遍體淋濕，而且天氣很冷，難受已極，但是一看師長身旁，還安穩地坐有兩位團長，他們不上前線指揮，卻躲在那兒清閒。後來師長向上面報告，還說：「稅警團無作戰經驗，聞砲聲就散掉，因此影響全局。」①

註
釋：

① 孫立人講〈統馭學〉，見《孫立人將軍鳳山練軍實錄》。

二、血戰蘇州河

稅警總團扼守蘊藻濱及大場一線連續二十餘天，在日軍重砲、艦砲及飛機集中轟炸下，傷亡慘重，十月十八日，奉命撤至蘇州河南岸整頓，孫立人因戰功升任第二支隊少將司令，率領第四、第五兩團殘餘官兵，擔任緊靠滬西租界周家橋一帶的防禦任務。從十月二十日起到十一月三日止，敵我隔蘇州河戰鬥將近兩週，戰況激烈，祇在晚間九時以後至翌日黎明前，戰鬥稍為和緩，這時我軍才能升火造飯。當時因我空軍處於劣勢，白天敵機不斷在戰場上空襲擊，轟炸掃射，發現地面上有炊烟處即行炸射。所以不論軍民白天都不敢升火造飯。孫立人每天在拂曉前和日落之後，帶著鄭殿起參謀及兩名衛士到第一線視察，白天有時戰鬥激烈，則帶著鄭參謀到戰鬥最吃緊的前線指揮督戰。

十月二十七日晨，日軍乘漲潮和晨霧之際，用事先連接好的小型橡皮舟作浮橋，偷渡到南岸四五十人，隱蔽在岸下儲煤坑內。孫立人接到報告，親到第一線指揮第四團的兩名班長，在岸邊豎起四塊厚鋼板當擋護牆，連續投了一百多枚手榴彈，將日軍的橡皮舟炸毀，然後將

十幾捆用汽油浸透的棉花包點燃後，推到岸下滾到儲煤坑內，將大部日兵燒死，殘留下的日本兵，因浮橋已斷，進退無路，我軍用了兩個多小時，便將偷渡到南岸的日軍全部消滅。

孫立人率軍與敵血戰三天兩夜，擊敗日軍七次進攻，未曾合眼，身體精神實在疲乏極了。總團長黃杰要他下去休息，他覺得他的戰鬥任務還沒完了，堅持不肯下去。

由於機槍連陣地處於全團防線的突出部，位置十分險要。孫團長下令李鴻連長死守三天，不准退却。李鴻舉手敬禮說：「團長放心，有我李鴻在，就有陣地在。」不久，孫團長來巡視防禦陣地，看到所構築的掩體均未留下通路，即查問爲何不留退路出口？李鴻報告：「團長，你命令死守，當然不考慮退路。」臨行，孫立人緊緊握著李鴻的手說：「堅持著，等我回來。」後來日軍久留米（第十八）師團對機槍連陣地發起最猛烈進攻，雙方展開了肉搏戰。李鴻腿部受傷，血流如注，他叫劉立忠排長解開他的綁帶，用勁綁著傷口，繼續向敵人衝殺。孫立人聽到機槍連陣地危急，親率敢死隊一百名官兵前往支援。孫團長急忙跑向槍聲激烈的地方，只見李鴻單膝跪在機槍射手身邊，指揮數挺機槍交叉火力射向正在逃竄的敵兵。敵人被擊退了，孫立人看著官兵用血肉之軀守住的陣地，對李鴻說：「你連損失太大了，我交給你堅守三天的任務已經完成，你組織好剩餘官兵，準備轉移吧！」李鴻回答說：「這時不能動，一動整個防線就潰了，先把敵人的氣焰壓一壓再說。」孫立人很讚賞這一意見，立即提升李連長爲少校營長。①

十一月三日拂曉開始，雙方戰鬥異常激烈，日軍趁晨霧之際，將國軍左翼稅警第一支隊

陣地突破，稅警第五團（在第四團之左）當面之敵，也正在利用橡皮艇架設浮橋向南岸強渡。孫立人帶少校參謀龔至黃趕到第五團指揮所（距第一線約一百米）指揮，全天戰鬥激烈。下午六時接到軍部命令，稅警第二支隊防地由第三十六師接替，限當晚九時以前交接完畢。但在周家橋西端有一兩層高的小紅樓，在黃昏時被二十餘名日軍侵入，第五團第一營幾次攻至樓下，日軍仍在樓上頑抗，因此接防部隊以上級命令中未說蘇州河南岸已有敵兵為理由，而拒不接防。當時孫立人仍在第五團指揮所，他說：「好吧，等我們將侵入小紅樓日軍消滅後，再把陣地交給你們。」當即要求軍部送二十個地雷來，因軍部沒有地雷，得向上級請領，直到四日凌晨三時許，軍部才將地雷用汽車送到第五團指揮所，此時日軍已經開始拂曉進攻前的砲擊。孫立人知道地雷已送到，很高興，立即走出指揮所掩蔽部，彎腰低頭用手電筒看地雷，一顆榴散彈在他的上空爆炸，將孫立人的背部臀部炸傷十三處，有八九塊彈片射進體內，幸好因戴著鋼盔，正低著頭，所以頭部未受大傷，部下立即將他抬到掩蔽部內。當時他滿身是血，軍醫搶救裹傷，但他仍堅持令第四團第二營營長張在平代理第四團團長，並負責用地雷將小紅樓炸燬，消滅侵入的日軍，然後孫立人則由胡讓梨連長搶救背下火線，軍部派汽車送到上海租界辣斐德路宋子文部長臨時所設的醫院治療。在孫立人由周家橋赴上海市內途中，軍長黃杰趕來看望他，並溫語慰問。四日上午，稅警第二支隊的陣地全部交給第三十六師接替，稅警第四、第五兩團撤至徐家匯附近休整。②

孫立人追述蘇州河這一段戰鬥經過是這樣的：

我團調回蘇州河整理，但當我們自火線撤下來時，又很冤枉的受了些犧牲。當時我團防守的陣線，規定由第一軍第一師所部接防，我爲了顧及陣線的穩定，恐怕友軍接防在佈署未定之時，給敵人以可乘之機，會要吃虧，就教他們從後面接上去，步步站穩，以求安全，這實是一種非常友好的措置，不料有一營經友軍接了後面的防地，就不許我營前頭的士兵撤下來。我營分明是奉命調防，他也不管，竟向前面奉命撤下來的開槍，結果冤枉犧牲大半，全是從後面打死，然後他們撿了槍去報功，這種情形，真是令人氣憤。及至我們撤到蘇州河以後，上面指揮官還以爲大場可以守住兩月，我們足有兩個月時間，可資整理。當時我向上級報告說：「三五天內，蘇州河就要成爲第一線，我們必須從速佈署。」果然，不幸而言中，某師開上大場，一碰即垮，接著敵人就來到了蘇州河，並且有日軍五百多人渡過了河。當時蔣委員長曾有嚴厲的命令，敵人如在何處渡過蘇州河，該處防軍首長，即要軍法從事。於是總團長即來電話責問我。我說：「我雖未能阻止敵人渡河，但我確有把握，即行消滅渡過來的敵人。」結果在當日下午五時以前，就把五百名敵人消滅了，並破壞了他架好渡河的輕便鐵橋。五時，我將任務達成情形以電話報告總團長，並問他處有何情況。我認爲敵人既在我團防地渡河，則在其他各團防地，也有可能敵人強渡情事。總團長肯定的說：「沒有。」於是我放心了，就由火線走回指揮所，距離不過一千公尺，總團長就來電話告訴我，左翼劉家宅，我軍第五團防地，敵已渡河，正待消滅。當時我甚覺奇怪，因爲剛才還說沒有人渡河，現在忽然又有了，而

且正是總團長平日認爲最精銳的第五團防地。稅警總團共有六個團，第五、六兩團是黃總團長到任以後成立的，所以總團長平日祇認爲第五、六兩團最好，而第五、六兩團長也就驕矜自許，自認爲是總團長的中堅，頗看其他各團不起。不料第六團參與上海之戰後，聽到砲聲就散了，而第五團呢？恰在我團的左邊佈防，敵人在我團防地渡河時，同時也在第五團防地渡河，不過那位團長，自認爲是總團長相信之人，平日行動上也就隨便多了，同時他又相信敵人不會那麼快就打到蘇州河，所以他在上海城內跳了三天舞回來，才知道敵人業已渡河，而他連自己的陣地在何處，也不知道，甚至連長也有不知陣地在何處的，現在突然聽說敵人已在自己的防區渡河，就虛報情況，向上面請援。總團長當然異常關切，就派第三團一團兵力去增援。因爲作戰的場地實在狹小，而第五團官兵分不清陣地，一味胡亂放槍，及至第三團加入後，一面有敵人的攻擊，一面加著自己部隊的互相射擊，天黑冤枉死的很多，兩團官兵就這樣被消滅了。因爲我當時升任第二支隊司令，所以那天晚上總團長又來電話，教我去指揮第五團，我去看了一趟情形，只得回來報告總團長說：「我沒有辦法指揮第五團，因爲他們太混亂了。」第二天，又從三十六師調來一團增援，又以同樣的情形被消滅。又過一日，已經是第三天了，我記得好似是十一月三日，拂曉之時，敵人放了煙幕彈，大家於是風聲鶴唳的驚擾起來，以爲敵人在用毒瓦斯，又說敵人業已大舉渡河。總團長只氣得張惶失措氣急敗壞的說：「大勢已去！大勢已去！」因恐受到軍法處分，提起手槍，就要自殺。我當時見到這種情形，

覺得長官如此著急，軍人天職，應當見危授命，殺敵致果，救護長官。就自告奮勇的說：「請總團長回去休息，讓我帶兵去抵擋。」本來那既不是我團的防地，就不屬我的責任，總團長平日待我無恩，照普通一般人情勢利的說法，就犯不著去替死，但我絕不是那麼想法。我只覺得守土衛國，義所當為，盡忠長官，是軍人本分，就毫不猶豫畏怯的帶了李邦欽營衝向第五團防地，與敵人拼命。從上午九時，一直打到下午四時，陣地給我收回了，渡河的敵人多被消滅，未消滅的也逃退回去了。但我營傷亡很大，李邦欽營長陣亡，連長只剩下一個未死，排長死的更多，士兵四百多人，只剩下兩百多了。我報告總團長說：「陣地已經收復，敵人已經退去。」總團長說：「好了好了，你去休息。」因為我三天兩晚，兩度大血戰，全未休息，身心實在疲乏極了，因為該地敵人渡河，已有三日的時間，工事已經做好，使得我們反攻十分困難，待我們打退敵人後，敵人所架的輕便橋，還不曾被破壞，敵人仍舊隨時可以渡河。我當時報告總團長：「我一定要在當晚將敵人的輕便橋破壞，才算完成任務。」當晚我就想盡方法，去破壞那輕便橋。第一次用棉花醱了火油，從上游放下，順流去燒。因為防地就在申新紗廠那兒，所以取用棉花甚便。不料敵人早就預防到這一點，在橋的上游，架有鐵絲網，因此這辦法失敗了。第二次選出些最勇敢而善泗水的士兵，隨身帶著手榴彈，從水中游過去，破壞那橋，也不成功。第三次派人繞道偷襲，也未完成。及至第四次，會同工兵營，調派一排工兵，用水雷從上游擲放去破壞。可是那排工兵不是我訓練的，大都畏怯不前，藉端推諉，工

作很慢，我們雖陪著工作，但技術上卻仰賴工兵，因此到清晨四點鐘的時候，還未達成任務，而已被敵人發覺，遂以猛烈砲火，輕重機槍、迫擊砲都集中向我陣地掃射，我軍死傷枕藉，我個人也受傷十三處，被部下從死屍中尋出來，早已是人事不知了。及至稍為清醒，覺得自己的責任還未完畢，教他們抬我到指揮所通電話，報告總團長說：「輕便橋仍未破壞，我已受傷，無能為力，職務已交張在平營長代為指揮。」話一說完，我覺得責任已了，頭眼一昏，電話筒隨即從手中掉了下來，我也就昏迷不醒了。」③

據日本史料記載：與孫立人率領的稅警團作殊死戰的對手，是日本號稱「長勝軍」的久留米師團。自入侵中國以來，這個第十八師團第一次在中國土地上付出了沈重的傷亡。日軍佔領上海後，這個師團的司令默默地站在孫立人率領的稅警團官兵誓死保衛過的陣地上，雙手合十，為他的戰死者祈禱，並下令立石碑一塊，上書「遇華軍最激的抵抗於此！」這是侵略者在中國土地上自己樹立的第一塊「恥辱柱」。

註 釋：

① 周宗達撰〈將軍行〉一文，載於《抗戰名將——李鴻將軍》書中第一一七一頁。

② 鄭殿起撰〈孫立人將軍智勇報國〉一文，載於《八一三淞滬抗戰》一書中第一九四—一九七頁。

- ③ 孫立人講〈統馭學〉，載於《孫立人鳳山練軍實錄》，台灣學生局。
- ④ 同①。

三、香港療傷

孫立人住進上海租界體仁醫院，當時因流血過多，已奄奄一息，不省人事，需要緊急輸血。幸有一位愛國的大學生，睹狀立即捋臂爲他輸血五百c.c.，挽救了他在垂危中的生命。那個大學生連牛奶也不肯喝一杯，姓名也不肯留就走了。

孫立人身上中彈十三處，六、七個醫師立即爲他開刀八個小時，將身上碎彈取出，惟胸肋間尙留有一顆子彈無法取出，祇能嚴密消毒，不讓其發炎，聽其自然長好。當時醫生說：「骨頭已傷，恐怕要成殘廢，需要長期休養，慢慢恢復。」

孫立人昏迷了三天，直到十一月六日，他才蘇醒過來。事後他對家人說：「這三天猶如做夢一般，只記得老太爺（他叫他父親老太爺）每天來教他吃藥。」當天下午，他的隨從參謀鄭殿起和龔至黃兩人來到上海體仁醫院看望他，問明他住在二樓的一間單人病房內，兩人走上二樓，向護士說明來意，並說明他們兩人是孫司令的參謀。護士說：「宋子文部長有手令

貼在孫司令的病房門外，不准許任何人進去探視。」他倆人又去找護士長，說明孫司令負傷時，他們在一起作戰，現從前線下來，希望能看孫司令一面。於是護士長領他倆到孫立人病房的門前，果然看到宋部長寫的不准許任何人進內探視的手令貼在門上。護士長要他倆在門外等一等，她先進病房內問孫立人。不久，護士長開門讓他倆進入病房，見孫立人側臥著身體，面向外，他倆向他敬禮，看他面色蒼白，上身及頭部均裹著繃帶，但精神還好，他點頭還禮。他第一句話就問部隊現駐在甚麼地方？然後說：「你倆在上海休養兩天再回去。」鄭殿起告訴他說：「今天報上消息，從杭州灣登陸的日軍已進逼淞江，戰況吃緊，我倆今天即須回到部隊防地。」孫立人說：「前線情況既然吃緊，你倆就趕快回去吧！」孫立人隨即送他倆每人五十元，他倆就告辭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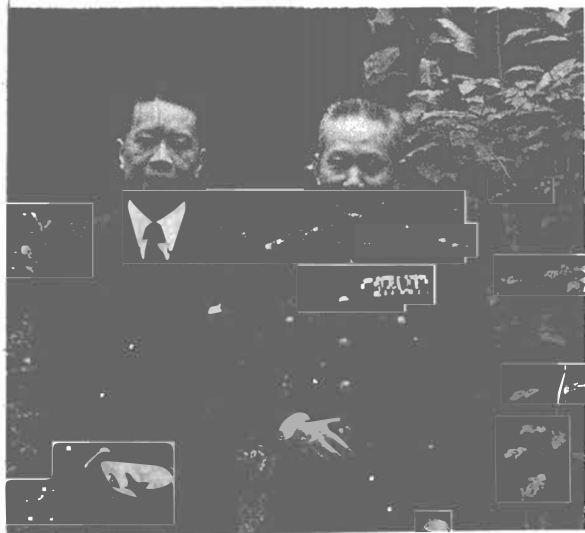
十一月七日，黃杰總團長在稅警團從上海戰場撤退前，派一位副官，趕來醫院探望孫立人，要他安心養病，並送他五百元慰問金。這位副官告訴孫立人：黃總團長聽到孫立人受傷時，很感動地說：「孫立人真對得起我，以後祇要我有飯吃，孫立人不用愁沒有飯吃。」當時孫立人聽了心裡感到很大安慰。

十一月九日，日軍進佔淞江，國軍開始撤退，淞滬落入敵手。宋子文部長深恐孫立人如不撤離上海，要是讓日軍發覺，定被捉去當俘虜，特令他的弟弟宋子安親往醫院，於十一月十二日護送孫立人到香港，住進跑馬地養和醫院繼續療傷，並囑託該院名醫李樹芬爲他悉心診治。經過了兩個多月，他才勉強可以下床，有一個臂膊，還是僵直的垂下，不能自動彎曲。

每天經過醫生的診治，護士幫助他搖動手臂，以及他自己很有毅力不停的做復健動作，才慢慢地好了起來。

十二月十三日，日軍攻佔首都南京。他在香港醫院療傷期間，心中所最繫念的就是他的官兵弟兄，他不知道他的部隊撤退到那裡去了？午夜夢迴，他也想念他的愛妻張晶英，他也不知道她現在何方？回顧他在淞滬作戰中，他深深體認到中國士兵真勇敢，可惜高級軍官指揮失當，整個國軍精銳部隊都被犧牲掉。上級若能採取有效的策略，國軍可以保留一部分精銳的部隊，作為繼續抗戰的本錢，後來戰局可能就不同了。而他自己在作戰中，雖然盡了力，流了血，但他仍然抱著一息尚存，一定要報效國家，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

民國42年，宋子安先生專程由港來台，與孫立人將軍歡敘。八一三淞滬會戰時，孫將軍身負重傷，經宋子安於國軍大撤退前，親自護送至香港治療，故與孫將軍結為終身至交。



上：孫立人將軍向美國參議員蒲立德指出八一三戰後傷痕

第六章 艱苦中成立緝私總隊

孫立人在香港療傷期間，躺在病床上兩個多月，他無時不在惦念著他的部隊。等到他能起床了，雙手仍舉不起來，兩腿也還乏力行走，可是他要求出院，重上前線。宋子文部長知道了，交代他的弟弟宋子安送去一千五百元港幣，給孫作為路費。孫卻把這筆錢，用來收容同在香港治療的傷患官兵二百多人。

一、夫妻長沙重逢

孫立人從九月二十八日率部開上淞滬前線，就與家人斷絕了消息。十二月十三日敵軍攻進南京城大屠殺，他從報上看到這則驚人消息，卻不知道住在南京的愛妻是否已經逃出？更不知她逃到何方？心中的焦慮掛念，使他躺在病榻上輾轉難安。在這烽火連天的歲月裡，他內心深感愧疚，覺得沒有照顧家人，對不起自己的妻室。

他雖十分惦念著他的部隊，但是打聽不到部隊的下落。一天他看報，才知道稅警團已退

到陝西寶雞，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將稅警總團收編爲第四十師，黃杰總團長調升第八軍軍長兼第四十師師長。後來又聽說黃總團長到了漢口，請求財政部給予補給，孔祥熙部長不予批准。

這時孫立人傷勢雖未完全康復，但已經能夠行動，決心要回部隊去。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十日他就搭機飛到長沙，下機後，去長沙城裡岳母家故居，那裡已人去樓空，找不到愛妻。再向鄰里探問張家下落，才知道張家爲躲避日機轟炸，已經避難到長沙郊外的一個尼姑庵裡。

再說孫夫人張晶英，在上海國軍撤退之後，南京岌岌可危的時候，慌忙中陪著老母，攜帶著家中一些細軟東西，搭乘江輪逃到漢口，再擠上火車，到達長沙故居。這一路逃難顛簸辛苦，她倒不在意。她心裡最焦灼掛慮的是得不到夫君孫立人半點消息。她猜疑也許在上海會戰中陣亡，也許受傷未能逃出，也許被俘，無論是那一種情況，都令她寢食難安，日夜傷心落淚。她和她的老母借住在一個鄉間尼姑庵裡，她每天燒香跪拜，祈求佛祖，護佑她的夫君，早日平安歸來。

戰局一天比一天惡化，時光更爲難過。這令她難以肩負的感情重擔，把她折磨得精神恍惚，每天都像個癡子似的，在滿是傷兵的街上晃蕩。逢到軍人就問：「我是孫立人的太太，而孫立人呢？」「我是稅警第四團的團長太太，而你們團長呢？」有人看到她那種徘徊不去的癡呆樣子，以爲她是神經病，都不理她，有人要是提一點線索，她就緊追不放，甚至跟到人家家裡去問。她找團長，許多稅警團軍官眷屬也在找團長太太，要她告訴她們，她們的丈

夫呢？

有一天，暮日四合，夜幕甫落的黃昏，尼庵窗口突然出現一個人影，昏暗中她無法辨認。後來他喊她的名字，她驚喜得說不出話來，原來是立人回來了！但這長日相煎，企盼了許久，忽然間降臨的強烈欣喜，瞬息間就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令她和她的母親深感難過，有若切膚之痛的憐惜。青燈下，她看他穿著長棉袍，一身風塵，蒼白瘦削，病容滿面，手臂僵直，不能抬舉，已經認不得了。夜裡又聽他敘述負傷醫療的經過，她難過得沒法忍受了，這個明明已到了鬼門關又勉強回來與她相會的人，她再也不能放他走了，她一定要打消他那一直盤據在他心中的固執信念——獻身沙場，躍馬揮戈的壯志。她起了橫決以行，瘋狂的、連自己都不能相信的破壞念頭。這無可解釋的情感陷溺，像緊鎖在額頭的金箍咒，使她在絕望的深淵中痛苦掙扎，得不到任何解脫，逼得她那種湖南女兒的剛烈性，寧毀不回的個性徹底展現出來了。那天深夜她斷然的告訴她的母親：「我要磨利一把刀，今天晚上就砍斷他一隻手臂，使他永遠不要再當兵。我會的，我是湖南人，說做就做。」這完全喪失理性的話，大大震驚了十分疼惜女婿的張老太太，老人家當時正色的跟女兒說：

「你瘋了！你一認識他，就知道他天生要當軍人的。領兵征戰，為國捐軀，獻身於沙場是他一生的志向，也是他唯一的志業，你這樣毀了他，比殺掉他更令他難過。」然後又說了許多教誨女兒要明白義理的話，使張晶英在母親面前淚流滿面。①

孫立人回到家中，看到嬌妻憔悴癡呆的樣子，心中萬分憐惜疼愛；借住尼庵中一個角落容身，破舊荒廢，室內一切非常狼狽。他的內心又感到萬分愧疚，覺得太對不起家人。他知道張晶英要留他在家久住，他又感到萬分爲難，不知如何解說。最後他祇能對愛妻曉以大義，說明「現今國難當頭，做軍人的天職，就是執干戈以衛社稷。國家養兵千日，用在一時，此時不去保國衛民，敵人會很快打到長沙，到時國破家亡，家人仍難長相廝守。而今全國人民同仇敵愾，人人都要請纓殺敵，軍人豈能貪生怕死！何況報效國家是我終生的職志，不問敵人如何橫強兇險，我都要去捍衛祖國。」張晶英聽不進這些話，也不願找話來反駁他，祇偎依在夫君身旁哭泣。

孫立人在尼姑庵住了一個星期，離去前夕，他將身邊所有的二百多元現款，留給張晶英過日子，他自己隨即搭火車趕往漢口。

註 釋：

① 唐西玉女士撰〈將軍白髮〉一文，載於《孫立人將軍永思錄》第二四三頁。

一一、漢口尋找殘部

孫立人於二十七年二月底趕到漢口，當時漢口是中央政府軍政最高指揮中心，從各方面撤退下來的軍政人員都會集在這裡。他下了火車，人海茫茫，不知道到那裡去找他的長官和部隊。後來他找到軍事委員會，方打聽到稅警總團長黃杰將軍下榻的旅館。孫立人抱著萬分的熱情去見黃總團長，在孫心想他與總團長在上海作戰共過生死患難，今日死而復生，能夠在後方重行相見，該是如何親熱感動，就像是離家失落的孩子，重行尋到了父母一樣的歡欣。未曾料到真的見到總團長時，他竟非常的冷漠，好似不曾相識一般。當時孫立人內心非常難過，想起上海作戰時，他見危授命，自告奮勇的代總團長上第一線拼命，真是以性命相搏鬥，這種犧牲的報酬，豈真只值得他當時所送的五百元嗎？兩人面對面的僵持了片刻，最後黃杰轉換了口氣說：「你還得回去休養休養。」孫立人堅持著說：「我已經好了，願意回到原部隊去工作。」黃杰只說：「好吧！明天再談。」孫立人還抱著希望的說：「我明天一定再來晉謁請示。」未想到黃杰第二天就回陝西寶雞去了。當時孫立人心裡雖然難過極了，可是還未絕望，第二天他雖未見到總團長，他立即寫信到寶雞給總團長，請示回部隊報效，等了許久，也不見回音。

後來孫立人才知道，當時稅警團正在改編為第四十師，黃杰仍任第八軍軍長兼該師師長。

因爲第四十師的幹部，都是稅警總團的基本幹部，孫立人曾任稅警總團第二支隊司令，如果這時讓孫回到原部隊，就必須派爲副師長，才合軍中體制。而黃杰心中早已選定副師長人選，所以不顧人情的拒孫再回原部隊，而派孫到西北胡宗南將軍部下作高參。可是孫立人向來不願做高參一類的閒差事，決定提出報告辭職，自己祇好另謀出路。

稅警總團本來共有二萬五千人，經過上海八一三戰役，死傷的約及萬人，那時傷病在後方醫院中療養的約五千餘人，有的身體逐漸康復，有的尚待休養，有的還在醫療中。可是他們餉也沒有，也沒有長官去照顧他們，真如失了父母的流浪在街頭的孩子一般，沒有人照管。他們聽說老長官孫立人出來了，現住在漢口，大家都來投奔，要求衣食工作。孫立人覺得他們都是國家的官兵，在前方作戰流血受傷下來，在情理上非收容不可。但是這時連他個人都沒有辦法，那有力量去幫助部屬呢？

這時孔祥熙先生是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部長，爲了保護鹽稅，有意重建稅警，孔部長遂徵詢財政部德籍稅警顧問史坦因的意見。這位德籍猶太人毫不考慮的說：「如果你要重建稅警，非用孫立人不可。」原來這位德籍顧問，過去經常駐在稅警總團，他對孫立人瞭解最深，知道孫不但勇於作戰，而且還善於訓練。

孔部長採納了史坦因的建議，召見孫立人。孫遂向孔部長報告說：「前稅警總團在上海作戰受傷下來的官兵約有五千餘人，散失在後方，衣食無著，他們過去都是屬於財政部的人員，請部長設法予以收容救濟。」孔部長說：「不要緊，你去再把他們重組起來。」

孫立人遵照孔部長的指示，與財政部有關部門的官員會商，重建稅警總團的名稱編制。格於戰時的特殊環境，大家認為有更改名稱的必要，因恐沿用稅警舊名稱，隨時都有被徵調上前線的可能，乃更名為「財政部鹽務總局緝私總隊」，任命孫立人為中將總隊長，於是他又從頭開始訓練新兵了。

三、重組緝私總隊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十一日，緝私總隊在湖南長沙正式掛牌成立，一時找不到營舍，遂借住清華大學在岳麓山附近新建的校舍辦公。當時清華大學從北平搬遷到長沙，新建了一批校舍，尚未開學使用。孫向校方借來暫用，以便收容前稅警總團淞滬作戰傷癒及失散歸來的官兵，同時對於國軍官兵有自願前來投效的，也予收留，編成軍官大隊，步兵第一、二、三大隊（每一個大隊的編制等於一個步兵團），及通信、輜重、工兵等直屬中隊（每個中隊等於一個營）。一時招募不到全部兵員，就先成立各隊部。臨時成立的各隊部，分散住在長沙郊外各村落的祠堂及廟宇內。

緝私總隊成立之初，不但兵員缺少，而最迫切需要的是中上級軍官幹部。孫立人乃邀請清華同學進美國諾維琪騎兵學校畢業的趙君邁為總隊附，賈幼慧為幹部教練所教育長，美國

西點軍校畢業的王之爲工兵營長。後來又把原稅警總團的老幹部李鴻、唐守治、陳鳴人、劉放吾、趙狄等人相繼招回，分別擔任重要隊職官。

正在這需人孔亟的時候，一天，孫立人在長沙街上，不期而遇到一位老同學，也是軍中一位老戰友——齊學啓將軍。兩人相見甚歡，把臂暢談別後情況。

孫立人與齊學啓二人進清華學校是同班同學，在校同窗共硯，度過青少年黃金歲月。畢業後同船赴美深造，後來齊學啓進了美國諾維琪騎兵學校，回國後又同在陸軍教導總隊及憲警總隊共事，兩人志趣相投，情同手足。

齊學啓於民國二十一年「一二八」淞滬抗日時，任憲兵第六團團長，奉命協同十九路軍與日寇作戰。齊團長以兩營兵力駐防南市，親率一營官兵，繞道奇襲閘北的日軍，一舉奪回閘北火車站。一時報章傳播，名揚中外。滬戰結束後，憲兵第六團改編爲上海保安處第二團。二十三年夏，上海保安處裁編，齊學啓的團長也被裁編掉了，成了編餘軍官。他一氣之下，接受浙江大學之聘，當教授去了。這時齊學啓因母親生病，返鄉探親。他目睹當時政黨派系紛爭，軍中排除異己，極爲憤慨不滿，因而對於仕途，已無興趣，原打算回到湖南大學繼續任教。他認爲從事教育工作，爲國家培養人才，也是一樣的報效國家。

孫立人聽了之後，雖表示無限同情。但他認爲「當前敵寇橫行，大好河山，半壁淪陷，國亡無日。國人當務之急，是要奮起抗戰，驅除倭寇，挽救民族危亡，光復失土。我輩當年改文習武，正爲今日馬革裹屍，不能以個人際遇而消壯志。」說得義正辭嚴，力邀齊學啓參

加緝私總隊，共同爲國家訓練一支勁旅。

齊學啓深爲孫立人的誠意所感動，當即欣然放下粉筆，重披戰袍，出任緝私總隊參謀長。兩人攜手共事，精誠合作，從無間言。舉凡緝私總隊之組織規章，操訓典範，多由齊參謀長擬訂，無不妥適。兩人「行則連袂，止則接席，肝膽相照，榮辱與共。孫則剛正嚴肅，齊則寬容有度，相輔相行，相得益彰，軍中有嚴父慈母之稱。」^①

爲培訓緝私總隊各級幹部，孫立人首先在長沙岳麓山清華大學農學院成立稅警教練所，孫兼任所長，賈幼慧任教育長，下設軍官隊、學員隊、學生隊及軍士隊。從武漢、長沙等地招收高中程度的流亡青年學生三百名，編爲學員隊第一期，於二十七年四月中開始訓練。學員隊長初爲張其禮，後由陳鳴人、趙狄接任。

孫立人爲辦好教練所，多方延攬國外學習軍事回國人才及外國軍事專家擔任教官，講授專門課程。他聘請德籍顧問史坦因教導射擊及應用戰術，史顧問身先士卒，從課堂到操場，認真教學，一絲不苟，與同學員們一同流汗，爲幹部訓練作出了很大貢獻。他手下的兩位德文翻譯官陳麗華和崔德新（韓國留華軍官，戰後任韓國陸軍總司令及駐西德及越南大使），日以繼夜的工作，白天隨著史顧問行動，入教室，上操場，到野外，擔任口語翻譯，晚上譯講稿，分發給學員閱讀。孫總隊長又聘請一位曾在義大利陸軍大學畢業的海外華僑譚展超，擔任山地學教官及騎兵訓練，教導學員馬術及爬懸崖陡壁的技能。他不畏艱苦，誨人不倦，很得到學員的好評。

抗戰時期，青年學生志氣高昂，投筆從戎是爲了上前線殺敵，到了教練所，一看招牌是財政部緝私總隊，將來當稅務警察，大家都不願意幹。他們深表不滿的說：「我們都是青年學生，爲了抗日救國，前來投筆從戎，願意下部隊當兵，上前線打仗，完成抗戰建國大業，但不願做緝私稅警。」總隊長孫立人親自出面向他們解釋說：「你們要效力於抗戰建國大業是對的，我也正因爲抱有此種志願，才來訓練你們，假如僅僅爲了緝私做稅務警察，我也不會願意這樣去虛擲光陰。可是我們爲著部隊經費的來源，及裝備補給種種便利起見，雖用了緝私總隊的名義，實際卻是要爲國家訓練一支勁旅，作將來國軍反攻失地光復國土的基幹。」可是因爲大家相處時日太短，上下信心沒有建立，仍有不少學生藉故請長假，或是私自逃走，最後只剩下百餘人受完訓。二十八年三月一日畢業，分派至各大隊充任下級幹部。後來這一百多位幹部，在緬甸作戰，發揮了很大的力量，爲國家建立了很大戰功。②

至於那時緝私總隊的兵源，更是困難。因爲當時兵役法剛開始實施，絕對禁止募兵，可是緝私總隊行文向軍管區師管區等兵役機關要求撥派徵集兵，回答是緝私總隊並非軍政部所轄正規軍，未便照撥；緝私總隊向中央軍官學校請求撥派畢業生前來服務，也以非正規軍的理由被拒絕。於是孫總隊長只得在稅警教練所設立軍官隊，由收容的稅警官兵輪流抽調受訓，並任命軍校四期畢業生唐守治爲隊長。另設立軍士隊，隊長是軍校畢業生劉放吾，受訓期間爲三個月，二十七年七月十四日畢業。軍官隊畢業人數三十九人，軍士隊八十三人，分發至部隊，充實基層幹部，像彭克立、張琦這樣優秀的青年軍官，便是軍官隊畢業的。

同時，孫總隊長設法要舊有部屬分別回到自己家鄉，就其親戚朋友中，有志投軍救國的，互相介紹，三三五五的帶來。當時各地交通路上，檢查甚嚴，又不能多帶，如果被發覺了，就被兵役機關抓去抵充壯丁兵額。緝私總隊初期進行成軍工作，非常的艱難，但在萬難中很快的編組成立了緝私總隊第一團，派教練所教育長賈幼慧出任上校團長。

在夏天一個黃昏時分，孫總隊長坐在家院子裡與家人乘涼，門前衛兵拿進來一包禮物，說門外有位部屬前來請見。孫大發脾氣，喝令衛兵說：「誰叫你把禮物拿進來的！」說完，一腳就把禮物踢出門外，衛兵嚇得慌忙退出。從此之後，逢年過節，沒有任何部屬，敢再來孫府送禮說情。

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武漢撤守，長沙吃緊，緝私總隊奉命遷移到貴州都勻。第一團官兵由賈幼慧團長率領，從長沙出發，徒步行軍，經湘西川東各地入黔。這支部隊雖然成軍不久，但是軍容壯盛，行軍所到之處，無論是借住民宅、學校或廟宇，軍紀嚴明，秋毫無犯，給沿途人民留下良好的印象。

註 釋：

- ① 齊新撰《孫將軍義重桃園》，載於《孫立人將軍永思錄》第一三九—一四〇頁。
- ② 《孫立人將軍鳳山練軍實錄》第三二六—二二七頁。

四、貴州都勻再度練兵

民國二十七年年底，緝私總隊全部官兵移駐貴州都勻、獨山一帶，總隊部設在都勻市內武廟。這時孫總隊長一面積極補充兵員，同時加強幹部及部隊訓練。

孫立人根據過去他在海州訓練稅警的實際經驗，又經過滬戰的實戰體驗，他與齊學啓等高級幕僚，共同研訂出一套教育訓練方案，從士兵體能訓練、基本戰鬥射擊教練、兵器教練及戰術教練，都明確規定實施計畫與步驟。任何新的訓練方案，先在緝私總隊教練所試行，俟有成效，再推廣到各營各團。

孫立人爲訓練這支新成立的部隊，他每天鷄鳴即起，深夜始息，出操上課打野外，旅次行軍，夜間教育，他總是一步不離的盯著，如發現任何一處有錯誤，一定要官兵反覆的把它糾正過來，務須做到完全正確。

每當晨光熹微，號音一響，孫立人總是最先到達練兵場，隊伍集合完畢，開始跑步，孫立人總是跑在隊伍最前列，跑步之後，進行健身防身的武術訓練，早晚升降國旗，官兵要唱原稅警第四團團歌，這首歌詞是孫立人的父親孫熙澤老先生爲他在海州練兵時特意創作的，現在成爲緝私總隊隊歌。孫立人又在軍中提倡「義、勇、忠、誠」四個字爲緝私總隊隊訓，要求官兵共同信守不渝，成爲全軍的信條，漸漸蔚成爲一種新風氣。

孫立人練兵特別重視官兵的體力，官兵有強壯的體能，才能應付戰場上艱苦戰鬥的需要。他參照學校裡實施的體育教育，推廣到部隊裡實施，以班、排、連為對象，培養團隊合作精神。在緝私總隊專門設有體育處，特聘請北平師大名體育教授魏振武、史麟生等十多人擔任體育教官。體育設施較為完備，訓練項目較為齊全，分為球類、團體操，五千公尺越野賽跑、爬山、游泳武裝渡河等項運動。規定每年三月到九月，部隊官兵必須天天游泳，而且要利用隨身攜帶的裝備，實施一排一連集體渡河訓練。總隊部每年舉行一次體育運動大會，分連隊集體參加，成績優異的個人及團體均給予獎勵。嚴格的體育訓練，不僅增強官兵的體能，而且培養成官兵的團隊精神。

孫立人對部隊的軍事教育訓練，特別注重射擊教育、實彈射擊、野外戰鬥演習等項。孫立人對官兵實施射擊訓練，要求確實與熟練，射擊動作要反覆操練，一定要達到純熟的程度。士兵在演練時，他站在一旁觀察，發現有絲毫錯誤，他立即加以糾正，有時他親自示範給官兵看，每一個動作都要做到確實正確，不能一點馬虎，這樣射擊的命中率才會提高。對於武器保管，他要求更嚴。例如武器的拆卸與擦拭，拆卸要求熟練，擦拭既要保持武器清潔，又要不損壞武器，他規定擦拭步槍槍管，不能用步槍附有的鐵通條，而由他自己創製的竹通條代替，以保護槍管的來復線。

孫立人訓練部隊，除了注重軍事訓練以外，還十分重視政治教育。總隊部設有政工處，任命齊學啓副總隊長兼任政工處長。齊俱有慈祥的愛心，和誨人不倦的精神，官兵都覺得他

不僅是一位開明的長官，而且是一位循循善誘的導師。他常告勉政工人員：要以身作則，做官兵的楷模。剛從北師大畢業的孫克寬、孫克剛兄弟及王景佑等人前來投效，參加軍中政治工作。各團設有政治室，各營設有教導員，實施政治教育，灌輸官兵愛國思想。孫在軍中主張「存誠去偽」，他提倡「軍人五要：一要有鐵一般的體魄，二要有鋼一般的毅力，三要有敏慧的智力，四要有高尚的道德，五要有犧牲的決心。他不贊成黨在軍中有組織活動，他說：「一個軍人就要做一個單純軍人，能夠保國衛民，就是好軍人。」

孫立人訓練部隊，最重視幹部教育，有優良的幹部，才能訓練出有戰力的士兵。在貴州招考的稅警教練所學員隊第二期，於二十八年三月一日畢業，學員一四四人，隊長是陳鳴人。學生隊畢業生七十人，隊長是趙狄。同時受訓結業的有軍官隊七十四人，隊長曾琦。軍士隊一七六人，隊長劉放吾，這時緝私總隊在雲南招募了新兵六千多人，成立第二團，任命唐守治為該團上校團長，分發新畢業的學員生，至該團擔任各級幹部。

緝私總隊稅警教練所教導總隊幹部第三期，於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七日訓練結束，軍官隊九十九人，軍士隊一九八人，隊長分別為趙狄、郭立、胡煜。當時就地招收了八千苗胞青年，組成第三團，任命葛南衫為團長。這批苗胞經過嚴格訓練，後來到緬甸蠻荒山區打仗，他們成為山地叢林戰的高手，均有極好的表現。

緝私總隊成軍之初，最感困難的是兵員問題，孫總隊長派幹部分別回到自己的家鄉，招募志願從軍青年。有一次招來一連新兵，走到貴州馬場坪，當地駐防的別動隊，就想吃掉這

批新兵，以補充他們部隊裡的缺額。因為領隊的官長不肯，他們就架起機關槍，把這一連毫無抵抗能力的新兵剿掉。當時軍政部軍法執行總監部，正有人路過該地，親眼看見這種事實。孫總隊長要求懲兇，結果還是沒有處置。緝私總隊處處受到欺侮，竟無處可以申訴，孫立人深感氣憤與痛心。

孫立人住在都勻三年期間，經常親眼看到兵役機關向前方輸送新兵情形，慘不忍睹，令他痛心髮指。有一次他在公路旁邊聽到有人呻吟聲音，他四下查看，發現十幾公尺外有一堆新土，露出一個人頭在外面。孫趕緊叫衛士把土扒開，把人抬出來，只見他奄奄一息，不能說話，只是淌眼淚。孫不用問，心裡已經明白，是他病得重，部隊長不等他斷氣，就給他草率埋了。

當即把他抬回醫務所治療，診斷他是患急性痢疾，經過一段時間治療，他身體復原了。據他說：「我名叫李長發，今年二十歲，我家在貴州畢節縣，家裡種田，有父母和兄弟三人，我是老二，大哥已在去年當兵，至今沒有消息，弟弟才八歲。兩個月前，軍政部補訓處強迫我去當兵，我只好揮淚離別了父母和弟弟，到了營區一看，我渾身打顫，那不是人過的生活。六月大熱天，一直把我們關在屋子裡，過了一個多月，有許多人打擺子（瘧疾），鬧痢疾，又沒醫藥治療，簡直是人間地獄。十幾天前，我染上了痢疾，病得很厲害。第二天，跟著部隊出發開赴前線，每天行軍要走六十華里，第六天走到清鎮，我的病一天比一天重，身體虛弱得幾乎都站不起來了。就這樣我還得拼死拼活往前走，又拖了兩三天，我的病情已經到了

絕望的地步，可以說是死定了。不久，全身發冷發熱就暈了過去，以後的事就不知道了。」孫立人問他：「你現在是想歸隊還是要回家呢？」他說：「隊上已把我埋葬了，我還歸什麼隊！你救了我命，我到死都感恩不盡，我願跟你去打日本鬼子！」李長發就這樣加入緝私總隊，後來他在緬甸作戰很勇敢，在東北作戰也立了功，他由二等兵積功升至少尉排長，可見人無廢才，需要善加培育訓練。

孫立人日常在軍中，盡量利用時間，和官兵們生活在一起，瞭解部下的生活狀況，隨時予以改善。他到各單位去視察，和官兵在一起吃飯，看到飯菜質量較差的，必責令軍需加以改善；看到營房內有不合衛生的地方，必令官兵清洗打掃乾淨；看到有病患的，必令送醫救治，而且親至醫院探視，減少他們身心痛苦。他認為訓練一支能征慣戰的國防軍，不僅是上操打野外，所謂三操兩講，將學術科都做好，就算完事。最要緊的要把營務管理好。所謂營務，包括人事、經理、財務、裝備、衛生以及官兵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的生活，要能符合科學的管理，井然有序。他一再指示營務處長張明信，軍中經濟公開，錢都用到士兵身上，不得有絲毫浪費。

到了二十八年底，緝私總隊的兵員逐漸充實，先後成立步兵第一、二、三團、特務團及學兵團，另有五個獨立營，官兵經過一年多嚴格的訓練，戰力已經壯大起來。賈幼慧統率第一團駐防四川五通橋一帶，擔任護鹽任務，其他各團營分駐在貴州都勻、獨山、興義等地，擔任地方防務。

貴州向稱地無三尺平，人無三兩銀。自古以來，就是一個貧瘠地區。因為山嶺崎嶇，交通閉塞，黔南一帶盜匪出沒，給抗戰大後方交通治安造成嚴重問題。當時政府任命吳鼎昌為貴州省主席，周貽春為貴州省財政廳長，孫立人進清華讀書時，周貽春是清華學校校長。孫立人這時在貴州都勻練兵，有時見到周校長，仍然執禮甚恭。周校長對於這位後輩在都勻埋首為國練軍，甚為器重。黔南土匪猖獗，正需要軍隊征剿。貴州省政府遂任命孫立人兼任貴州第二綏靖區中將指揮官，征剿在黔南一帶流竄的土匪。這一任務，正好給緝私總隊一個實戰演練機會。經幾次戰鬥，就將黔南各縣土匪肅清。軍政部於二十九年九月特傳令嘉獎，並頒授給孫立人甲種一等干城獎章。

黔南剿匪諸役，不過是緝私總隊一次訓練實習，孫立人並未看重這種剿滅土匪的軍事行動。他利用在貴州大後方不受前線戰火的影響，投注全副心力，要為國家練成一支精兵，參加抗日戰爭。

緝私總隊雖非正規軍隊，但孫立人的目標，卻要為國家訓練一支精銳部隊參加抗日救國。民國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汪精衛在南京成立偽「國民政府」時，緝私總隊的成員已經受了一年半的嚴格訓練，官兵們對殺敵效果更具信心。但是孫立人絕不以此自滿，只要有時間，就將全部精力投入部隊的訓練工作，要求紀律嚴整，絲毫不放鬆，一切以作戰殺敵著眼。所以在都勻方圓百華里之內，不論白天黑夜，都可以看見緝私總隊的健兒在作戰鬥技術訓練、射擊教練、戰鬥演習、夜間教育、山地戰、森林戰，這些戰鬥技術訓練，後來到緬甸作戰時

都派上了用場。

五、請纓殺敵

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緝私總隊奉命恢復稅警總隊的番號。孫立人任總隊長，齊學啓調任副總隊長兼參謀長。改編後的稅警總隊，兵力已增加到六個團，四個團駐防貴州，兩個團駐防四川，加上直屬部隊，達到八個團的實力，這支部隊經過孫立人兩年多的苦心經營與訓練，已成為一支精銳之師。

那時中美軍事情報合作，美國有意幫助中國組織游擊隊，成立游擊幹部訓練班，而無部隊可資改編，於是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局長戴笠看中了孫立人訓練的稅警總隊，就想方法吃掉它。

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十五日，財政部頒發命令，在鹽務總局下設緝私總署，派戴笠兼任緝私署署長，孫立人任副署長，要孫把整個稅警總隊交出來，孫自然不肯。因為孫親手培訓的這支部隊，目的是要它成為國防軍，參加抗日戰爭，十分不願意把它改編為游擊部隊。

孫立人追述這件事，心有餘痛的說：「戴局長曾報告層峯說：『這支部隊無紀律、無訓練、又無中心思想，應予整編。』」於是由軍政部派二十五人前來校閱。校閱官到了部隊，官

派十足，如同欽差大臣來巡察。住的吃的，當然要好，閒時要派人陪著牌賭，所謂明輸暗送，晚上還要副官給他找女人。我們把校閱程序排定之後，他們總是多方挑剔。當戰鬥演習團對抗開始時，我們給校閱官準備了馬匹，但是他們不要，還說：「他們坐轎子坐慣了，沒有轎子至少坐滑竿也好。」真令人啼笑皆非，這還是頭一次聽說，閱兵官要坐滑竿閱兵。」

他們既有無上的權威，我們只好給他們準備了滑竿。演習到了中途，軍隊正在崇山峻嶺間行動，校閱官好像看得不耐煩，雖然再三地向他們講解演習的過程，他們卻說：「你們訓練這些幹甚麼？你們又不是作戰部隊，你們只是緝私稅警。」

孫立人很不客氣地說：「我們雖以緝私爲名，但實際上我們是作戰部隊，抗戰有我們的份，任何人沒有辦法抹殺的，況且國家正在與敵作生死之戰，需要能征慣戰的部隊，我們作此訓練有甚麼不對呀？」

當時大家很不愉快的中止了戰鬥演習。從他們的言談舉止看來，這些校閱官都是以搞情報的姿態來校閱部隊，根本不知軍事訓練爲何物。但孫還忍氣吞聲的敷衍他們，盡量不使他們難堪。

吃飯的時候，我們官兵向例都是一樣的大鍋菜，爲了他們卻破例供應羊羔美酒招待。他們這樣校閱了二十多天，見操場野外，無可疵議，但因不會招待，他們回去報告，仍是一個莫須有的罪名：「無中心思想。」不到半個月，上面就有批示下來：「著即交緝私總署嚴加整頓。」

孫立人不禁慨嘆的說：「我覺得軍人的思想，只在於保國衛民，擁護政府，服從命令，盡忠國家，效忠領袖，真不知別有甚麼中心思想。」但是上面卻以他們的報告為準，決定將緝私總隊改編，並派李默然前來接收。①

當時孫立人和副總隊長齊學啓商量，認為大敵當前，怎能讓自己人來摧毀這支勁旅，決定由孫去重慶打聽事實內情，盡量設法挽回。

民國三十一年元月五日，孫立人由張晶英夫人陪同，搭車抵達重慶，就去見外交部宋子文部長，宋部長正在華盛頓開會，只好去見行政院孔祥熙院長，把情形跟他報告之後，孔院長說：「這是蔣委員長下的條子，要把緝私總隊撥歸戴笠整訓，我也沒有辦法！」孫問：「手諭是否還在院長這裡？」孔院長說：「仍在這裡，還沒有發下去，但是也不能壓得太久。」孫又追問：「院長爲甚麼不把實際情形告訴委員長？」孫就把這次校閱的情形報告了院長，「他們看部隊訓練好了，就想據爲己有，這對官兵士氣打擊太大，這樣糟蹋一支訓練精良的部隊，實在太危險了。」孔院長嘆了一口氣說：「我是知道你的，我也跟委員長說，你是非常的能幹，在上海作戰負傷，你的部隊在上海作戰如何的好，所以才要你成立緝私總隊。你訓練部隊非常努力，而且我還提到在江西南昌舉行射擊比賽時，你的團在一百多個團中得到冠軍，委員長曾發給銀杯。」委員長卻一再否認說：「沒有，沒有，他沒有得到冠軍。」你想我還能再說甚麼？」孫聽了這番話，覺得院長已無能爲力了。可是他仍要求院長，把手令再壓幾天，讓他向其他方面去想辦法。孔院長說「好，那你就去辦吧！」

孫立人從行政院出來，就去看委員長辦公廳主任賀耀祖，賀很表同情，但是他說：「委員長的手諭都已下了，我們沒有甚麼辦法！」孫接著又去看軍令部劉爲章廳長，把情形說了之後，劉廳長搖搖頭說：「蔣委員長都已下了條子，我又有甚麼辦法呢？但我會留意。」後來孫又想到清華同學何浩若與戴笠關係很好，就去找他想辦法。何浩若直截了當回答說：「這還有甚麼話說，就把部隊交給他好了！」

孫立人這時真是走投無路，內心煩悶極了。一天，孫夫人硬拉他去重慶郊外觀音洞散心。孫夫人進入觀音洞，向觀音銅像燒香祈禱之後，就勸夫君也燒支香，誠心誠意的向觀音菩薩求個籤，孫立人便仰首問蒼天，很誠心的抽了籤，想不到竟抽支上上籤。籤文大意說：你現在是隻困在籠子裡的仙鶴，有朝一日會破籠而出，遠走高飛，鵬程萬里。孫立人得到這一啓示，認爲事在人爲，不管結果怎樣，都要奮鬥到底。^②

民國二十年十二月中旬，日軍大舉南侵，緬甸告急，英國要求中國派軍協防，中國同意派遠征軍前往支援，接著英美軍事代表團前來中國西南各省，考察國軍實力。一天，他們抵達貴州省貴定縣時，當地行政督察專員徐實圃，是中央政治大學第一期畢業同學，奉命接待，設宴歡迎，並邀孫立人將軍作陪。英美軍事考察團人員與孫晤談之下，知道孫所訓練的緝私總隊具有一個軍的實力，就問孫何以他的部隊不開赴前方對敵作戰？孫立人率直答道：「蔣委員長所信賴者，祇黃埔保定兩系的將領，我駐守偏遠地區，擔任緝私工作，沒有效忠作戰機會。」英美考察團人員聽了，銘記在心，他們認爲緝私總隊是一支具有戰力的勁旅，建議

以孫立人所屬的稅警總隊改編爲一正規師，由孫立人任師長。③

軍政部部长何應欽將軍接到此一報告，因爲此時國內已無兵可以調用，立即派人去找孫立人。適值孫正在重慶爲稅警總隊改編奔走。孫立人就去見何部長，「何問：『你是緝私總隊係總隊長嗎？』我說：『是的。』」他問：『你們的部隊作過戰沒有？』我就把上海作戰的情況告訴他。他又問我：『願不願意去打仗？』我告訴他：『練兵原是爲了作戰，養兵千日，用在一時，這是我們軍人天職，只可惜找不到作戰機會。』他又問：『部隊能不能作戰？』我說：『自信還有幾成把握。』何說：『那好，我就給你簽上去，派遣你的部隊去參加遠征軍。』」

加入遠征軍抗日救國的願望雖然實現，可是孫接到軍事委員會轉來財政部的命令卻說：

「(一)著緝私總隊現有六個團之第二、三、四團編爲國軍第六十六軍新編第三十八師，新編第三十八師總隊部人員及其直屬部隊，編爲師部人員及該師直屬部隊，師長由該總隊長孫立人接任。(二)原第一、五、六三個團改隸財政部緝私署。(三)該師師長於接到命令後，即日率部開拔，向昆明進發，並於行軍前進中改編就緒，不得停留，到達目的地後，即刻向該軍軍長張軫報到歸隊。」

孫立人帶著留下的三個團，每團只有一千二、三百人，要求由別團補足名額，亦復不准，其餘有五個團的兵力，完全編入戴笠的緝私總署，其實八個團的訓練是一樣的，可是編入緝私總署後，並未獲得發揮，不久就完了。

接著軍政部成立西南各省校閱組，校閱西南各省四十個師。孫師長請示校閱範圍、校閱組長指示：「不閱兵，不看操場動作，只看射擊及戰鬥。」孫立人回到師部，即規定各團以連為單位，造好班排名冊，準備迎接戰力校閱。當進行校閱的那一天，孫師長爲了要展示他部隊的高度戰力，官兵全副武裝，揹背包，軍容嚴肅壯盛。全師集合在一所學校大操場上，孫師長首先呈上一份全師四十個連的建制名冊，請校閱官隨意指定任何班、排、連出列受校。校閱官說：「先看射擊。」隨即在每一個團指定四個建制班，同時在四個靶位實施實彈射擊。這天射擊仍依平日規定，揹背包，全副武裝，戴鋼盔，射擊距離一五〇公尺，臥射有依托，每人一次連射五發，一次報靶，時間由報告「好」開始，共三十五秒，逾時扣分。

當時射擊教範規定使用圓靶，靶爲圓形，計有一至十二圓，圓周中心爲十二圓，射中十二圓爲最高分，一圓爲最低分。射擊開始三分之一時，靶溝每次報出圓數最低爲七圓，極大多數爲十至十二圓。這些校閱官很不以爲然，竊竊私語，表示懷疑。於是有人提議由校閱人員去靶溝看靶，然後仍令各靶原班士兵依次射擊。此時對方所報成績，仍是最低爲八圓，這時各校閱人員面面相覷，都佩服了。下午只是在二一二團隨意指定一個建制班出列，實施班攻擊，在進行中，校閱人員極重視組與組的協同，班長的指揮能力，及各個兵協同、掩護、地形地物利用，及衝鋒的火力利用，無不可圈可點。④

校閱全師完畢，校閱組長劉老將軍作總獎評說：

校閱了四十個師，應以新三十八師戰力為最好，不獨戰鬥技術好，動作確實，就以官兵的身體而論，個個面龐紅潤，如同擦了胭脂一般，亦可知道它的戰力必定很強，可惜我現在年紀老了，不中用了，不然，我願意在這部隊中當一個排長，我相信這個部隊將來一定打勝仗。

孫立人聽到校閱官如此讚譽他的部隊，深感欣慰。他說：「我部自成立以來，這還是第一次聽到獎勵，真是受寵若驚了。」

稅警總隊成立以來，因為官兵待遇好，武器裝備也好，常受正規軍的嫉視，譏笑他們是綉花枕頭，中看不中用。今天軍事委員會校閱委員們，對他們的訓練，大為稱讚，並核准新編三十八師，由丙種師提升為加強師，派赴緬甸遠征。孫立人多年來的願望終於達到，自有說不出的高興，全師官兵也都興高采烈，義憤填膺，決心要到戰場上打個漂亮的仗，爭回這口悶氣。

註釋：

- ① 孫立人講〈統馭學〉，載於《孫立人將軍鳳山練軍實錄》，台北學生書局。
- ② 台北中國時報連載《孫立人回憶錄》中〈緝私總隊〉。
- ③ 華壽崧撰〈我所認知的孫立人將軍〉一文，載於台北中外雜誌。
- ④ 胡德華撰〈孫立人練兵與緬甸仁安羌大捷紀實〉一文，載於《孫立人研究》第四七—五八頁，台北李敖出版社。

第七章 遠征緬甸

一、中英美盟軍共同防禦緬甸

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十二月八日，日軍偷襲美國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於十二月九日對日正式宣戰，全國軍民由單獨抗戰，進入了一個與英美盟國聯合作戰的新階段。

當時經美國總統羅斯福建議，設立中國戰區，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為中國戰區統帥，任命美軍第七師師長史迪威中將（Joseph W. Stilwell）為中印緬戰區美軍司令兼中國戰區參謀長，指揮中印緬戰區同盟軍聯合作戰。

史迪威生於一八八三年三月十九日，一九〇四年，美國西點軍校步兵科畢業，歷任美軍在華語言教官，駐天津美軍十五隊隊長，及駐華大使館武官。在華工作十年，能說華語，識中文，性情粗率，但長於訓練，勇於作戰，深得美國三軍參謀總長馬歇爾賞識，經馬歇爾推薦，獲得美國陸軍部長史汀生贊同，於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三日，美國政府正式任命為中國戰區參謀長。

一九四二年二月初，日本第十五軍團司令飯田祥二郎（SHOFIRO IIDA）率領第十八、三

十三、五十五及五十六等四個師團及特種部隊十萬之衆，兵分海陸兩路，進攻緬甸。陸路由泰國侵入緬甸毛淡棉 (Moulmein) 北進，海路由仰光 (Rangoon) 登陸，循滇緬路進攻。

這時駐緬英軍只有英緬軍第一師，英印軍第十七師，英澳軍第六十三旅及英裝甲兵第七旅，擁有戰車一百五十輛和砲兵及空軍等部隊，由英緬軍總司令亞歷山大將軍 (Gen. Harold R. L. G. Alexander) 指揮，他自忖兵力單薄，不能抵擋日軍進攻，經美國建議，向中國求援。

蔣委員長依照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英共同防禦滇緬路協定」，決定接受英國政府要求，派遣杜聿明的第五軍，統率新編第二十二師、第九十六師及二百師，甘麗初的第六軍，統率第四十九師，暫編第五十五師及第九十三師，及張軫的六十六軍，統率第二十八師，第二十九師及新編第三十八師，組成中國遠征軍，於一九四二年一月起，先後分道由滇西趕赴緬甸戰場，支援英軍對日作戰。並在緬甸成立中國遠征軍司令部，任命羅卓英爲司令長官，杜聿明兼任副司令長官。緬甸中國遠征軍屬中國戰區，統歸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指揮，中國另派林蔚將軍爲中國遠征軍軍事參謀團團長，前往緬甸，協助史迪威督導國軍作戰。

二、新三十八師出國遠征

民國三十一年元月底，孫立人師長接到軍事委員會令他率師出國援緬的命令之後，他立即將稅警總隊總隊部與第二、三、四團改編爲新三十八師，兩位副師長是齊學啓、唐守治，參謀長是何均衡，參謀主任是張炳言。下屬二個團。

一一二團 團長陳鳴人，副團長梁砥柱，第一營營長李克己，第二營營長書劍，第三營營長陳耐寒。

一一三團 團長劉放吾，副團長曾琦，第一營營長楊振漢，第二營營長魯廷申，第三營營長張琦。

一一四團 團長李鴻，副團長王東籬，第一營營長彭克立，第二營營長李克彥，第三營營長姚鳳翔。

新三十八師改編完成，孫師長立將駐在八寨、獨山兩地的部隊，集中到都勻，二月二十七日在都勻集合全師官兵，莊嚴宣讀作戰命令，之後，他說：

「這次我們出師緬甸和英軍聯合作戰，共同打日本鬼子，目的是保衛緬甸，保衛雲南，保衛盟國援助我國的國際運輸線。目前國家形勢危急，我們一定要負起這一艱巨的任務。」

接著他堅決的說：「我們的部隊出國，只能打勝仗，不能打敗仗，你們打死了，倘若祇留下我一個人，我也要拼到死，為民族的生存而戰死，是最光榮的！」

孫師長對官兵講話後，接著召集軍官會議。會中，他宣佈三條紀律：「第一要愛護士兵，行軍沿途要辦好伙食，使士兵吃飽；士兵有病要好好照顧，即時醫治，不准隨意丟下一個人。第二要嚴守軍風紀，不論在國內或國外，都要尊重當地民族的風俗習慣，不准騷擾老百姓。第三，在作戰時，不論兵力大小，要充分利用地形地物，盡量避免正面作戰，多運用迂迴側翼襲擊，減少不必要的傷亡。孫子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不備」，是指揮官作戰求勝的密訣。」孫師長連續講了兩個多小時，叮嚀囑咐全體官佐，要誓死為國家民族爭取最後的勝利。

二月二十八日一大早，新三十八師即在孫立人師長率領下，離開了他練兵三年的都勻，徒步向貴州西南隅的興義進發。都勻距興義約一千華里，部隊全副武裝，扛著機槍，揹迫擊砲，官兵們邁開大步，向前進發。因為部隊訓練有素，又因長期受到歧視與壓抑，一朝獲得出國殺敵報國的良機，官兵都異常興奮，便不覺得長途跋涉的辛苦，反而藉此磨練，增強了官兵的體力與毅力。

孫立人率領全師官兵行軍到達興義，立即去見張軫軍長，當晚在譙席上，張軍長說：「據我看，本軍以新二十八師戰力最強，新二十九師次之，而以新三十八師最弱。」孫立人坐在

席上，聽了這些冷言冷語，雖覺嘔氣，也不敢申辯，只好留待將來的事實表現了。

到達興義的第二天，新三十八師舉行誓師遠征大會。齊學啓副師長提出：「將有必死之心，士卒無生還之念」的誓言，「以戰勝爲榮，戰死爲榮」的決心，激勵戰士。當時官兵情緒振奮，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爭取抗戰最後勝利」等口號。齊副師長在會上引吭高歌他的詩句：「男兒生兮不成名，死當葬蠻夷域中！」把全師士氣推向高潮。

誓師大會後，這一群滿懷興奮的戰士，遂邁開雄健的步伐，從興義出發，經雲南羅平、師宗至宜良，再南繞滇池，到達安寧。部隊在這裡停留兩天，官兵到著名的溫泉，洗了一個痛快的溫泉澡，把半個多月來行軍中渾身沾滿了的塵垢，洗個乾淨，感到舒爽極了。

孫師長住在安寧溫泉飯店，夜深人靜，他在構思。爲了部隊出國遠征緬甸，決定以「藍鷹」爲師徽，請名家繪圖，製成臂章，配戴在官兵肩上，作爲標誌，後來因爲這支部隊戰功顯赫，被稱爲「藍鷹兵團」。

三月二十七日，在晨光曦微中，這群戰士依次登上停在滇緬公路旁三百五十輛排列冗長的卡車。車上貼滿歡送的紅紙綠條，上面寫著：「歡送新三十八師出國遠征」、「揚威異域」、「爲國爭光」的標語。老百姓夾道歡呼，砲竹聲不絕於耳。太陽剛剛從東方升起，汽車的馬達聲隆隆發動，隨即沿著公路，像一條游龍似的，浩浩蕩蕩，從安寧向西開往緬甸。

出征的官兵滿腔熱血，鬥志昂揚，進軍路上，軍歌響徹雲霄，迴蕩山谷：

槍，在我們肩上，
血，在我們胸膛，
我們要齊赴沙場！

三、曼德勒衛戍司令

新三十八師先頭部隊，於四月二日開抵臘戍（Lashio），五日全師人馬都已趕到。這時日軍已從仰光打到平蠻，曼德勒（Mandalay）告急，臘戍已進入警戒狀態。孫立人師長得知情況後，除派彭克立一營兵力警衛臘戍機場外，全師主力迅速向曼德勒推進。

曼德勒又名瓦城，位於伊洛瓦底江東岸，當滇緬鐵路中心，是緬甸第三故都，有皇城及外城。皇宮建築在皇城內，古殿雄偉，用玻璃瓦蓋覆，屋頂塗金黃色，在烈日照耀下，金碧輝煌，充滿東方建築莊嚴華麗氣派。

連日來日機瘋狂轟炸曼德勒，全城陷入一片火海中，潛伏的緬奸又乘機到處放槍搶劫，秩序十分混亂。市面商店關閉，老百姓逃亡一空。在斷瓦頹垣的廢墟中，無辜的人民被炸得焦頭爛額，血肉模糊，到處屍體臭氣薰人。

四月五日，中國戰區統帥蔣委員長偕同夫人飛臨緬甸梅苗（Maymyo），視察戰局。梅苗

位於曼德勒以東五十英里，是緬甸避暑勝地，當時盟軍指揮中心及中國遠征軍司令部就設在這裡。

四月六日，蔣委員長在梅苗接見英軍總司令亞歷山大和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將軍，商討緬甸共同作戰計畫。七日召開軍事會議，中國遠征軍的軍師長等高級將領均參加，蔣委員長在會中宣佈：他授權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將軍，指揮在緬甸的中國遠征軍，並指派新三十八師擔負保衛曼德勒的任務，任命孫立人為曼德勒衛戍司令。

四月七日，新三十八師開進緬甸故都曼德勒。八日，蔣委員長夫婦偕羅卓英、杜聿明、林蔚、侯騰等中美高級將領由梅苗來到曼德勒，在孫立人師長陪同下，檢閱儀隊，赴各地視察防務。蔣委員長看見新三十八師軍容嚴整，士氣旺盛，頓時喜形於色，滿面笑容，頻頻向肅立道旁的官兵致意，連聲說：「好！好！」

走到王城門前，蔣委員長邀孫立人、李鴻與他夫婦合影，並對孫立人說：「我對你這師希望很大，扭轉緬甸戰局就靠你們了，我等著你們的捷報。」他還指出曼德勒與南京有相似的地方，伊洛瓦底江（Irrawaddy R.）的形勢，猶如南京城外的長江，城東一座高山很像紫金山，保衛曼德勒正如保衛南京一樣重要。講畢，他沉思片刻，遂將曼德勒一幅地圖親自授予孫立人。他的意思是說：「我將曼德勒交付給你，你要死守曼德勒。」孫師長恭謹的接受這一幅地圖和這一重要任務。

孫師長接受任務後，當即下令佈防，派一二團防守曼德勒山地區，一一三團防守伊洛

瓦底江大橋沿線，一一四團分駐市區通衢要道，警衛城區，師部直屬部隊駐王城內外。

新三十八師官兵進駐防地後，在漫天烈火和炎日的薰蒸下，誰也沒有顧及那薰人欲昏的污濁空氣，冒著三十五度酷暑天氣，奮不顧身，一面構築工事，同時進行撲滅火焰，掩埋屍體，打掃街道，肅清緬奸等項綏靖工作。

四月十一日上午九時，一架銀灰色飛機從昆明飛抵臘戍，載來軍事委員會派來一位戎裝專使，他下機後，立即坐著吉普車趕往曼德勒。他帶來蔣委員長下達給孫立人師長擔任曼德勒衛戍司令的手令，及一封指示軍機的書信，當面交給孫師長。蔣委員長在信內親切的寫著：「即由吾弟負起衛戍曼德勒責任……」另撥發印緬幣盧比二萬盾，囑作慰勞官兵及安撫難民之用。

孫師長遵即以衛戍司令名義，發佈中、英、緬三種文字的安民通告，張貼在曼德勒全城的斷垣殘壁上：

本司令奉命衛戍是問，保此土，安斯民，職責所在，茲特與全城民眾共約四事：

一、放火者殺無赦。二、殺人越貨者殺無赦。三、充當敵人間諜偵探者殺無赦。四、造謠惑眾擾亂治安者殺無赦。其餘一切良善民眾僧侶等生命財產，均在本司令保護之列：

： ①

這是中國將領在外國地方擔任軍事行政長官第一次。孫立人師長住在城郊一位英軍上尉的官邸內，作為軍事行政發號施令的指揮所。

綏靖工作開始第二天，緬甸親華青年黨領袖宇素知甲率眾前來請求保護，逃避在山林裡的難民也相率來歸，由師政治部分別登記，並發給盧比及米糧。緬人對中國軍人這樣愛護他們，表現極為親切。只一個星期光景，曼德勒從廢墟中復甦起來，市面漸漸看見人煙了。

註 釋：

① 孫克剛著《緬甸蕩寇誌》第一至二頁，上海國際圖書出版社。

四、仁安羌大捷

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三月七日，日本大軍攻陷仰光後，分兵三路北上，盟軍亦分三路迎敵。東路為甘麗初的第六軍，當面之敵為日軍第十八師團。中路為杜聿明的第五軍，當面之敵為日軍第五十五師團。西路為英緬軍第一師，當面之敵為日軍第三十二師團。新三十八師駐防曼德勒，擔負東西策應的機動任務。

四月十四日，英緬軍第一師放棄馬格威（Magwe），退到仁安羌（Yenangyaung），影響國

軍正面第五軍側背。四月十五日下午三時，孫師長奉到中國遠征軍司令部的命令，派遣新三十八師陳鳴人的一一二團和劉放吾的一一三團，由齊學啓副師長率領，開往納特曼克（Natank）與巧克柏當（Kyaukpadang），負責支援西翼的英軍和掩護正面國軍的側背。曼德勒衛戍任務，只留下李鴻的一一四團第二、三兩營擔任。一一四團的第一營，仍然留在臘戍，擔任飛機場的警戒。最令孫立人擔心的就是他的全師兵力被分割使用，現在竟然出現了。

日軍三十三師團，探聽到英軍退守仁安羌，馬上就派二一四和二一五兩個聯隊兵力，迅速沿伊洛瓦底江東岸，繞到英軍後方，將英緬軍第一師全部及戰車旅一部七千多官兵，包圍在仁安羌以北地區。另以一個大隊快速佔據拼牆河（Pinchong R.）北岸渡口，阻截英軍的救援。當時在拼牆河北岸和敵作戰的英軍，只有少數步兵戰車和山砲，自身都已難保，實無力分兵去救援在南岸被圍的部隊了。

緬甸英軍總司令亞歷山大將軍於四月十五日深夜，與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將軍及中國遠征軍司令羅卓英將軍、副司令杜聿明將軍緊急會商，請求國軍迅速派兵救援在仁安羌南面被圍的英緬軍第一師。杜聿明認為戍守曼德勒的新三十八師，委員長曾有命令，不許調離該城。除新三十八師之外，又無其他部隊可以分兵相救。亞歷山大將軍說明被圍英軍情況危急，一再懇求。羅卓英爲了顧及盟軍友誼，下令新三十八師齊學啓副師長，就近率領駐防巧克柏當的一一三團，立即乘汽車前往仁安羌解救英軍之圍。

孫師長獲悉他的三團兵力，就這樣四分五裂的被調走，使得曼德勒無兵可守，實在非常危險。現在長官部又要齊學啓帶一團人去救英軍，受英軍指揮，一定不能發揮戰力。他心想：「我又不是諸葛亮，叫我死守空城。日本人也不是司馬懿，豈可以嚇得跑的。」因而心裡非常氣惱。

十六日晚上九點多鐘，孫立人趕到瓢背 (Pyawbwe) 遠征軍長官司令部，找司令長官羅卓英理論。這時楊業孔將軍走出來說：「杜長官不在，我是他的參謀長。」孫師長率直報告：「英軍一師，受日軍八千之圍，今派一團人援救，真能作戰者，不足一千，又受英人指揮，英人從來未曾指揮過中國軍隊，中國軍隊又從未受英人指揮，上下情意，必難貫通，作戰必無表現。況且英軍是敗兵之將，不足以言勇，如此處置，結果此一團人，必遭消滅。一日前線挫敗，敵人乘勝來攻曼德勒，我帶一團人守曼德勒，亦必無功，等於坐以待斃。現在我願意自己前去指揮，力量必大，而且我坐城待斃，亦非得計。兵法所謂：『與其戰於城，寧戰於郊。』如果此次增援部隊勝利，那麼守城部隊，也就高枕無憂了。」

孫雖如此誠懇的說明利害，楊參謀長仍是不准，卻冷冷地說：「既然上面已經決定了，就不必再多說了。」孫看了手錶已是晚間十點多了，心裡萬分著急。孫爲了大局著想，又向楊參謀長詳爲解說：「與其坐著被敵人各個擊破。不如趁早合兵一擊，也許能打垮當面日軍，穩著西線。」楊參謀長竟說：「你不知道麼？這一團是送人情的，以一萬人被圍，一千人何能解救？」孫師長說：「我作部隊長的，不能白看著部下送死！就是去死，我也要同死，

死馬也得作活馬用。」

兩人從午夜一直磨到次日清晨二時十分，楊參謀長總說這是司令長官的命令，他不能承擔這個責任。孫遂對楊說：「如果參謀長不肯負責，那我自己負責，不過請你報告總指揮官，就說按照當前情況，我勢在必行。不合理的命令，不一定要接受，責任問題只有等任務完成之後，再來承擔。」楊參謀長這才鬆口說：「好吧！你去吧！如果打了勝仗，算你首功。」言語之間，料定孫立人此去必敗無疑。①

救兵如救火，劉放吾團長於四月十六日接到救援英軍命令之後，立即率領一一三團官兵乘車連夜奔趕，十七日黃昏時分，到達距拚牆河北岸五英里處，進入準備攻擊位置。

齊副師長命令一一三團，要在十八日攻佔拚牆河北岸及渡口，敵軍無論如何頑強，都要將其消滅。他指示一二兩營由劉團長率領進佔公路東面，第三營由曾琪副團長率領進佔公路西面，各距公路千米以上向南推進，要在翌日清晨四時到達拚牆河北岸，四時三十分，採取兩翼包圍，開始向公路夾擊行動。

次晨天還沒有拂曉，槍聲響起，戰鬥漸趨激烈。日軍連日來長驅直入，從未遭到抵抗，因此沒有防禦準備，都在車上睡覺，做夢也沒想到，突然衝出一支中國勁旅，措手不及，倉皇應戰，在我軍機槍咯咯的點放下，彈無虛發。敵軍傷亡枕藉，紛紛渡河逃命。

齊副師長乘著吉普車，沿公路南下，看到英軍遺棄的車輛，日軍遺棄的屍體，公路兩側沒有防守工事，也沒有散兵坑，可見英軍是聞風北逃，而日軍是尾隨北追，全未經過戰鬥。

齊副師長指示部隊暫不渡河，待師長到後再作決定。

孫師長於十八日天快亮時，率師部參謀人員，趕到前線，進佔距北岸五哩路東的柚木林莊園。他先聽取戰況報況，知道十日來，官兵不分晝夜東奔西跑未停，疲憊不堪，加以天氣溫度高達華氏一百一十度，又缺乏飲水，全團有不少官兵因沒有水喝而中暑。這時劉團長在電話中向師長報告：「官兵沒有水喝，有人中暑休克。」孫師長察明地圖後對劉說：「你真笨，你團第一線所在的位置距拚牆河只一千多尺了，你不會告訴官兵，向前十次躍進，一股衝鋒，即抵拚牆河，有的是水！」孫放下電話筒，命令隨從參謀，通知水車，立刻運水，開往前方。

孫師長隨即乘坐水車開到團指揮所，沒提運水的事，劉團長剛下達向前攻擊命令，孫只問了一句：「前面一千公尺就是拚牆河，他們都曉得了嗎？」劉團長答道：「他們都曉得了。」

第一線官兵爲了水，要活命，顧不得甚麼障礙，各個拼命向前躍進，彼此相互掩護，都拿出平日跑四百公尺比賽的速度，向敵陣疾進，到達衝鋒距離，連長尙未來得及下達衝鋒命令，只聞全線官兵在晨霧中殺聲震天。日軍未及還手，刺刀手榴彈已經上了身，敵軍很快被瓦解。這時敵方南岸砲火猛射，但砲彈都落在我軍攻擊前進時的位置，對我毫無損傷。

我軍第一線營在攻佔敵陣拚牆河北岸最後一線後，殘敵逃過了河。這時我官兵誰也不願獲取戰利品，一個個從敵屍體上躍過，跳入拚牆河，飽享一頓清涼的河水。②

上午七時半，兩組搜索兵返回報告：拚牆河南岸渡口有陣地，右側似是哨所。孫師長認

為戰機應充分把握，當即命令迫擊砲向南岸敵軍陣地連射半小時，使敵無喘息時刻。

正午十二時，拚牆河北岸日軍已被肅清。孫師長認為，十日來官兵奔馳戰鬥不停，體力透支過度，指示該團暫停，在原地部署工事，防敵反撲，並派兵向左右兩側及正面搜索敵情。

孫師長告訴劉放吾團長說：「這次援救英軍的任務，關係非常重大，只能成功，不能失敗。但是一一三團兵力有限，面對數量上強大的敵人，必須發揮我軍優勢，以大無畏的精神，慎謀善斷的智慧，隱蔽我軍行動，出其不意，攻其不備，期一舉於明天拂曉殲滅日軍三十三師團。」^③

孫師長將一一三團佈署妥當後，匆忙趕到英軍前線指揮所，去見英軍第一軍團長史林姆將軍 (W. J. Slim)。史林姆問孫立人帶來多少援軍，孫說：「只有一團人。」史林姆聽了非常洩氣，他心想英軍一師人被圍，你來一團人，如何能以解圍？當即要求孫師長立刻率師渡河攻擊，把被圍英軍解救出來。孫師長認為被圍英軍距南岸約有十哩，日軍數量至少有兩個聯隊，而且南岸地形暴露，敵軍又是居高臨下，我軍處在仰攻地位，一旦攻勢頓挫，敵人可能立即窺破我軍實力，這樣不但不能達成解救英軍的任務，並且可能把一一三團陷入危險境地。因此，孫師長決心暫時停止攻擊，打算在黃昏以前，用盡種種方法，把當面的敵情和地形偵察清楚，再利用夜間去週密佈署，準備在第二天拂曉進行攻擊。英國第一軍團長史林姆將軍對於孫師長這樣萬全的作戰佈署，雖然表示敬佩，但他更焦急被圍英軍的生死存亡。

正在這時，英緬軍第一師師長史高特 (Maj. Gen. J. Bruce Scott) 用無線電話向史林

姆告急求援：

我們已經兩天沒有水喝了，官兵無法繼續維持下去，敵人正從四面八方包圍我們，情況萬分危急！

中國軍隊打到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可以渡河？

中國軍如不迅速到達，我們將不堪設想！

史林姆將軍很窘迫地望著孫師長，要求他無論如何要立即渡河攻擊援救，不能等到明天。孫師長一再的解釋利害，請他打電話通知斯高特師長務須再忍耐一天。史林姆正在猶豫不決的時候，斯高特師長又打了第二次告急電話，說是被圍部隊已經到了最後關頭，再也不能撐持下去了。史林姆將軍臉色大變，凝視著孫立人，目光慌亂，神情顯得非常緊張。孫師長平心靜氣地問道：「可否由我和斯高特直接通話？」史林姆將軍將電話筒交給孫師長，孫以堅定口氣告訴斯高特說：「貴師既已忍耐了兩天，無論如何還要再堅持這最後一日，中國軍隊一定負責在明天下午六點鐘以前，將貴師完全解救出圍。」那邊以焦急而懷疑的語氣從無線電話中傳來「有無把握」的詢問，孫師長堅決地回答：「中國軍隊，連我在內，縱使戰到最後一個人，也一定要把貴師解救出來！」史林姆將軍聽到這句話，大為感動，緊握著孫師長的手說：「好吧！就這樣說定。」④

史林姆將軍轉過頭來，交待他的隨從參謀，通知留在拚牆河北岸的英軍第七裝甲旅一部分戰車及砲兵部隊，交給孫師長指揮。這是有史以來，英國皇家軍隊，第一次交由一位中國將領指揮。

接著孫師長與史林姆將軍研討次晨攻擊計畫。孫師長以戰術為著眼，主張我軍主力應佈置在我軍左翼，攻擊敵之右側，因為我軍右翼地形暴露，全是石山，側背又是伊洛瓦底江，背水為陣，萬一攻擊頓挫，危險極大。史林姆將軍深恐被圍英軍受我軍砲火損傷，且英軍解圍後撤退亦感困難，堅請將我軍主攻點，改由我軍右翼施行。孫師長接受了史林姆將軍此項請求。

在十八日拂曉攻擊前，孫師長邀史林姆將軍同往前線視察。史林姆在「反敗為勝」一書中回憶說：「在相當接近前線的營部，我對軍隊的部署相當滿意，並準備回去之際，劉放吾上校說：『我們再往連部去看看。』史林姆將軍遲疑一下，『我不確定在戰爭即將開始的時候，我是否該接近連部，但為了面子，雖然不情願，我還是涉水到達連指揮所。』孫偕史一行人甫抵連指揮所，敵人攻擊的槍砲聲頓起。『劉上校轉身看我，我真擔心他會說要到排部去。所幸他未再提議，只是望著我微笑。』這一趟視察，史林姆對新三十八師一一三團官兵的信心大增。他說：『只有優秀及幹練的軍人，才能在槍林彈雨中面無懼色。』^⑤

孫師長回到前線指揮所，一切計畫妥當，立即對劉團及英軍戰車及砲兵部隊下達作戰命令：

(一) 敵情：日軍主力為兩個聯隊，人數約五千之眾，有快速砲多門，陣地距南岸約八哩的山地南沿，分佈在公路兩側約一哩左右。

(二) 被圍英軍在仁安羌油田北面，距日軍陣地約一千公尺。南岸約六百公尺處，公路西側為一足球場，有被日軍俘獲的英美記者牧師及公職人員約六百人。

(三) 第一波攻擊佈署：

1. 第一、二兩營入夜之後，自渡口東側一千五百米處渡河，迂迴至敵之東側及背後，在明晨四時前完成攻擊準備，待我方砲擊停止後開始攻擊。

2. 第三營在明晨五時，在渡口兩側準備完成，隨著英軍戰車正面渡河。

3. 英軍榴彈砲八門，陣地在拚埕河北岸二哩，作殲滅性的面積射，即正面寬六百公尺，深五百公尺，由東而西，由近而遠，發射時間自明晨四時起至四時四十分止。

4. 英軍戰車大隊，在第一波砲擊時，到達拚埕河北岸渡口，由我方連絡官鍾山率領第三營隨戰車渡河，攻擊正面敵人陣地，直到佔領南岸，解救出英美記者等人，即加油加彈作第二波攻擊。

(四) 第二波攻擊佈署：

1. 第一、二、三營要用最快之速度前進，主攻公路東側之敵，達成各個擊破之目的。
2. 英軍榴彈砲陣地不變，射程改為十哩至十二哩，目標為公路東側之敵，戰車繼續向前推進。

(五) 第三波攻擊佈署，公路西側的日軍陣地。

夜幕展開，黑暗的天空，閃耀著震耳欲聾的砲火，日軍向我施行幾次小規模反撲，均被我官兵分別擊退。

十九日午前四時三十分，全團攻擊準備就緒。

孫師長坐在一位印度人駕駛的給水車上，出現在第一線，他手持望遠鏡，不停地瞭望公路兩側地形，隨即下達緊急作戰命令：「準備拂曉攻擊，強渡拚牆河！」

部隊官兵都抱定「有死無生」之決心，在肅靜秘密中，全部強渡過河，隨即開始突擊。

十九日清晨，東方還未露出一線曙光，槍砲聲由稀而密，閃電般地火光向敵陣地打過去。官兵人人奮勇，個個爭先，士氣的旺盛，戰鬥意志的堅強，無以復加，真如怒馬奔騰，拼命向前衝殺。打得日軍頭昏眼花，一直還不曉得這支「奇兵」是從那裡來的？究竟有多少人馬？破曉時分，左翼部隊將日軍第一線陣地完全攻佔。戰鬥轉進到山裡，敵軍不顧一切猛烈反撲，我軍已攻佔的陣地，三得三失。在敵軍優勢兵力的壓迫下，我軍必須處處防備敵人偵知我軍實力，用種種方法，設置疑兵，虛張聲勢，又用小部隊進行擾亂突襲，教敵人無從判斷我軍的虛實。主攻部隊利用山砲，輕重迫擊砲及輕重機關槍的掩護，反覆肉搏衝鋒。第三營張琦營長奉命率部增強我軍左翼陣地，向敵施行包圍攻擊，他奮不顧身，匍匐爬到最前線陣地。

「弟兄們衝鋒呀！向前衝呀！」張營長嘶啞地喊著。

狡猾的日本鬼子用架在大樹上的機關槍，對準張營長掃射，一粒子彈打中他的脊背，穿到腳底，張營長滾到後面一個小土坡的後面，弟兄們搶著去救他，被敵人的機關火網罩住，犧牲了七八個人。張營長發出最後的命令：「你們不要到這裡來作無謂犧牲，趕快衝向前去，集中我們機關槍的火力壓制敵人，把樹上那個傢伙打下來！」英勇的張營長壯烈成仁了。

密集火網連珠似的發射過去，樹上那兩個傢伙連人帶槍的跌了下來。

弟兄們眼看著自己的營長倒了下去，大家心頭火辣辣地要為營長復仇，前仆後繼拼死衝殺上去，一直衝上了油田。

第一營營長楊振漢率部向右翼及五〇二高地攻擊，敵人頑強抵抗，我軍用四七迫擊砲向敵轟擊，然後官兵猛衝上去，與敵肉搏格鬥，敵軍立腳不住，紛紛潰退，直到下午二時，我軍才將油田區制高點五〇二高地佔領，並逐步向前推進。⑥

這時孫師長親自在前線督戰，看到日軍陣腳動搖，立即指揮第二營營長魯廷甲率一部官兵迂迴至敵背後，切斷敵軍退路。過了一小時，我軍突破日軍對英軍的包圍圈，與英軍取得聯絡。被圍的英軍乘機向外突擊，日軍陷於兩面夾攻，力量不支，紛紛向伊洛瓦底江東岸撤退。

孫師長親率一一三團官兵，不顧己身生命，在火網中用白刃與敵人肉搏，從凌晨四時半打到下午六時許，僅僅十三個半小時，就擊潰日軍兩個聯隊，把被圍困的英軍七千多人及各國記者及傳教士五百多人解救出來，並將日軍搶去的英軍戰車及輜重一百多輛奪回，交還給

英軍。

被解救出來的英國官兵看到中國官兵，就豎起大拇指高呼：「中國萬歲！」「中國軍人頂好！」更有許多英國官兵壓制不住感激的熱情，抱著中國官兵跳了起來。斯高特師長率領二十多名英國軍官，下午七時來到新三十八師司令部，向孫師長表示感謝。當時孫師長仍在前線，他們把齊副師長抱起來，高舉起歡呼十幾次。史林姆將軍見到孫師長，緊握著他的雙手，連說：「中國軍人真勇敢！」接著英緬軍第一師的步兵、騎兵、砲兵、戰車部隊七千多人和一千多匹驟馬，在我軍安全掩護下，連夜從我軍左翼向拚牆河北岸撤退。⑦

孫立人師長率一一三團實際作戰的官兵八百多人的劣勢兵力，擊潰十倍於我的日軍，解救十倍於我的英軍出險。沒有飛機大砲的掩護，他們只憑藉著平時練成的射擊技術和堅定的信心，以及旺盛士氣，在萬分危險的戰局中，攻堅克險，殺敵致果。一天鏖戰下來，全團陣亡二百零四人，負傷三百一十八人，幾佔全團官兵的半數，終於擊退了敵人，救出了英軍。仁安羌之役，在軍事上真是一個奇蹟。國軍官兵勇敢善戰，以少勝多，以寡救眾，孫立人將軍卓越的指揮才能充分地表現出來，一掃英美軍人過去輕視中國軍人的心理，轉而對中國軍人十分敬佩。

戰訊傳到盟軍總部，一向目中無人的史迪威將軍，對孫立人大加讚揚。誇耀地說：「好得很！這傢伙太有種了，又不怕打仗。一個貨真價實的軍人，我希望我們有更多的孫立人！我希望英國人永遠記著孫立人爲他們做了些甚麼！」

遠征軍司令長官羅卓英於民國三十一年四月二十日致電蔣委員長報告仁安羌大捷說：「孫師原派喬克巴黨（按即巧克柏當）之一一三團，篠日掃蕩平河（按即拚塘河）以北敵人，復進而救援在彥南揚（按即仁安羌）被圍之英軍，現據孫師皓未報稱：劉團經兩晝夜激戰，佔領彥南揚，救出被圍英緬軍第一師七千餘人。（英軍）情形狼狽不堪，我軍並由敵人手中奪獲之英方輜重百餘輛，悉數交還。敵向南退却，其死傷約五百餘名，我亦傷亡百餘，該團暫在彥南揚佔領陣地等語。查孫師劉團作戰努力，除獎勵外，謹聞。」後來，軍事委員會頒給孫立人師長四等雲麾勳章一枚，第一一三團團長劉放吾獲六等雲麾勳章一枚，齊學啓副師長及何均衡參謀長均記大功一次。

被救出的各國記者，包括英國路透社記者，都把他們親身突圍的經過，詳實的報導出來。他們認為：這是近百年來，中、英、日三國軍隊，在同一時間，和同一戰場，第一次所做的較量，結果中國軍隊贏得了勝利。

各國報紙均以頭條新聞，報導仁安羌大捷的戰訊。勝利消息轟動了重慶、倫敦、華盛頓，振奮了盟國的民心士氣，無不稱讚中國軍人捨己救人的英勇戰績。

五月三日，新三十八師在掩護轉進途中，接到英軍緬甸戰區統帥亞歷山大將軍來函感謝：

孫將軍麾下：

謹代表我第一軍及所有英國軍隊，對

閣下熱誠相助，及

貴師英勇部隊援救並肩作戰之盟軍美德，深表謝忱。而本人奉英皇陛下之命，頒贈

閣下帝國司令 (COMMANDER OF BRITISH EMPIRE) 勳章，尤感欣慰。因

閣下受命掩護

貴國友軍之故，未得盤桓，殊以爲憾。謹祝

康泰百益。

緬甸作戰區統帥

亞歷山大上將 (簽字)

隨後又接到英軍第一軍團長史林姆中將來函稱：

孫將軍勳鑒：

欣悉亞歷山大上將已代表英皇頒贈

閣下「英帝國司令」榮譽勳章，藉資表揚。

閣下對英軍第一師無價之援助，爲此敬請接受本人及敝軍全體官兵之衷心感激與祝賀。

在未將該勳章奉上之先，謹將勳章之綬帶奉呈，敬乞查收爲禱，謹此再申賀忱，並代表全體官兵致意。

史林姆中將

(簽字) 五月三日

孫師長收到亞歷山大和史林姆信後，向全師官兵宣讀。他說：「勳章的授予，是全體官兵的光榮，是死傷的袍澤，以血肉之軀換來的光榮！它的意義不僅在於這是中國軍人第一次以戰功獲得外國的勳章，而是表現了國軍和盟軍第一次並肩作戰所付出的血汗和捨己救人不背盟信的中國精神，這一精神已得到了公平的評價。」^⑤

後來史林姆將軍在其回憶錄〈反敗爲勝〉(Defeat into Victory)一書中說：

「孫立人將軍，機警，有幹勁，冷靜，有進取心，是優秀的戰術家。維吉尼亞軍校應以有孫將軍爲榮，他在任何國家，都是最好的指揮官。」^⑥

戰後美國國防大學及參謀指揮學校，均將「仁安羌戰役」列爲學員生研究世界第二次大戰中，盟軍以寡擊衆戰術成功的典範教材。



孫立人將軍與緬甸戰友史林姆將軍在倫敦重逢歡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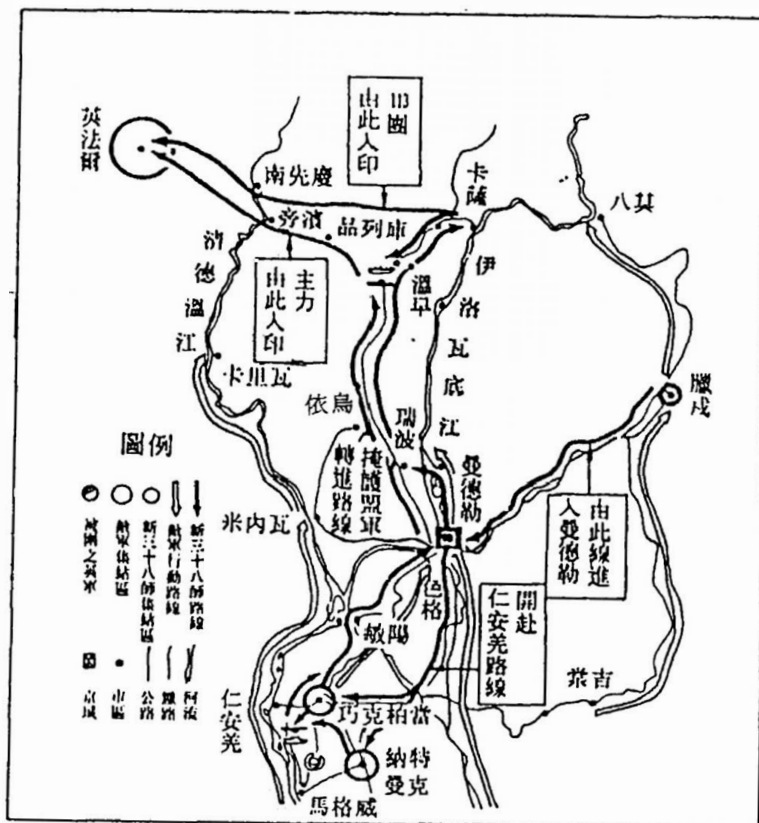
孫立人在回憶仁安羌戰役中指出：「觀乎我軍參戰的一一三團，全團合計不過戰鬥員兵一一二一人，與七倍於我的敵軍卅三師團二一四、二一五兩聯隊和特種兵激戰三晝夜，我軍雖陣亡員兵二〇四人，傷三一八人，但是斃傷了敵中隊長吉柳仲次以下約一千餘人，並且達成了解救英軍七千餘人生命的任務，這一犧牲的代價，是很值得的。」

孫立人認為這次致勝的原因是：「敵寇與英軍作戰幾個月，英軍只是後退，從不對敵施行一次強烈抵抗，養成敵人驕氣。忽於此同一戰場同一時間，遇我國軍出其不意的猛烈攻擊，使敵軍突然轉居被動地位，一時不知所措，只有挨打。而我官兵在國內已經一年餘嚴格的訓練，一般戰鬥技術都能發揮典令精神，早已躍躍欲試；而幹部都是經千錘百鍊的戰士，得心應手的手足，個個都知耻近勇，逢此千載一時出國遠征作戰的機會，當然緊緊把握，毫不放鬆，故士氣異常旺盛，人人爭先，以戰勝為志，甚至以戰死為榮！」

註釋：

- ① 孫立人講〈統馭學〉，載於孫立人《孫立人將軍鳳山練軍實錄》，台北學生書局。
- ② 胡德華《孫立人練兵與緬甸仁安羌大捷紀實》。
- ③ 薛慶煜《鷹揚國威》第六三—七八頁，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 ④ 孫克剛《緬甸蕩寇誌》第四—八頁。
- ⑤ 《史林姆將軍回憶錄》〈反敗為勝〉(Defeat into Victory) 第六六—六七頁。
- ⑥ 鍾山《藍鷹》書中〈仁安羌大捷〉，尚未出版。
- ⑦ 戴廣德《我們怎樣打進緬甸》——載於《隨孫立人將軍遠征紀實》第五—二頁，三十四年貴陽中央日報發行。

新三十八師由緬甸轉進印度行軍路線圖



五、掩護國軍和盟軍撤退

仁安羌大捷，日軍傷亡千餘人，銳氣大挫。孫立人師長計畫乘勝攻擊，迅即飛調駐防在納特曼克待命的一二團及衛戍曼德勒的一四團開赴前線。計畫在二十一日拂曉再來一次攻擊，先從敵軍右翼迂迴，斷其歸路，打算把日軍三十三師團，壓迫在伊洛瓦底江東岸，一鼓予以殲滅。

陳鳴人團長率一二團在二十日下午如限趕到前線，李鴻團長率一一四團也在汽車輸送途中，一切佈署停當，靜候二十一日清晨，下達向日軍攻擊的命令。

在二十日午夜前，孫師長忽然接到英軍羅伯孫上尉送來英軍團長史林姆的緊急通知：「四月十九日，日軍第五十六師團突然從毛奇北犯，攻佔羅依考，第六軍五十五師已被擊垮，盟軍左側被日軍突破。貴師不可孤軍深入，希即撤至喬克柏當地區待命。」這個突如其來的命令，改變了孫師長原訂的追擊日軍計畫。

同時孫師長又接到我遠征軍長官司令部命令，指責孫師長未向長官部請准，擅自將衛戍曼德勒的一四團調離防地，有違軍令。孫師長在此雙重壓力下，趕緊於二十日午夜一時三十分下令，全師後撤到伊洛瓦底江北岸，遵照上級命令，沿江佈防，掩護國軍和英軍撤退。

敵軍偵知我軍後續部隊陸續增加，並有準備繼續攻擊的模樣，忽然間又向後撤退，弄得

日軍莫明其妙，如墜五里霧中，不敢冒然追擊。因此新三十八師得以安然轉進，佔領伊洛瓦底江東北岸的色格（Sagarig）附近地區，佈署防禦陣地。這時日軍五十六師團已突入西保（Hsipaw），似有從南北兩路夾擊我軍的企圖，緬甸盟軍全線爲之動搖。

盟軍高級將領史迪威、亞歷山大、羅卓英、林蔚、杜聿明、張軫等於二十五日夜間，在瓦城南方二十五里的考克西（Kawkse）舉行緊急會議，決定英緬軍從曼德勒退往印度，國軍新三十八師、新二十二師及九十六師從曼德勒經密支那北撤回國。①

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孫師長在曼德勒第五軍軍部參加杜聿明召集的軍事會議時，向杜聿明提出建議說：「日軍在東線，以五十六師團向臘戍猛撲，第六軍和第二百師都未能阻其前進，看來現在臘戍的新二十八師和新二十九師不足兩個團的兵力，實難抵抗五十六師團的進攻，那麼畹町、八莫也就難保，我軍回國之路必被切斷；而西線日軍第三十三師團此刻正向卡內瓦突進，其企圖當在捕捉英軍，切斷盟軍退往印度的道路；而中路日軍第十八及五十五兩師團的進攻卻不甚猛烈，固然是第五軍新二十二師和九十六師在平滿納以北地區給了敵軍以重大打擊，使其不敢輕舉急進，但同時也顯出日軍意在拖住我軍主力，以便其東西兩個兵團之合圍，壓迫我軍主力於曼德勒地區圍而殲之。因此，我建議：第一、集中我軍主力先擊破臘戍方面日軍，以畹町、八莫爲我軍後方基地，在緬北適當地域與敵決戰，創造收復仰光之契機。第二、以我軍有力之一部配合英軍，先消滅向卡內瓦進犯的日軍第三十三師團主力，確保通往印度的道路，使英軍不致奪路逃往印度，而能留緬配合我軍作戰。第三、對於當面

之敵第十八及五十五兩師團仍應積極予以阻擊，遲滯其行動，俟我軍主力在東線和西線作戰得手後，再回師邀擊之。」此項建議，就當時的形勢來說，仍不失為挽救中英聯軍免於覆滅的良策，可惜杜聿明缺乏勇氣和膽識，竟然未予採納，使中英聯軍最後喪失了逃脫厄運的機會。②

四月二十九日夜晚，英軍第十七師及廖耀湘師長率領的新二十二師，均已從曼德勒大橋安全退過伊洛瓦底江，英軍遂將鐵橋炸毀，阻止日軍追擊。英軍續從卡內瓦後撤，向印道前進。

五月二日黎明，在色格防守的新三十八師一二團梁砥柱營，在晨星閃爍中，發現日軍先遣部隊潛伏在伊洛瓦底對岸的森林中，襲擊正在半渡中的國軍九十六師迫擊砲連及機槍連的官兵。當即用迫擊砲將日軍擊敗，半渡中的友軍遂得安全到達北岸。新三十八師掩護國軍及英軍撤退第一階段的任務，到此已經完成。

這時孫師長又奉到長官部命令，新三十八師主力須轉進到溫藻 (Wantho)，繼續掩護國軍撤退的新任務。同時調派一二團星夜馳赴卡薩 (Kasta) 佔領陣地，對八莫 (Bhamo) 方面敵軍嚴密警戒，掩護國軍右側。孫師長為達成任務，趕緊去見杜聿明副司令長官，要求分配一部分車輛，以便迅速輸送部隊。杜竟不准，要孫自行設法。

五月六日，劉放吾團長率先頭部隊徒步行軍抵達卡薩，立即沿伊洛瓦底江沿岸佔領陣地，構築工事，嚴密實施警戒。杜副長官於七日晚七時曾來視察防務，表示滿意。

當時盟軍處境，極爲不利，日軍戰術，採取雙重鉗形攻勢，兵分四路向北挺進。敵軍一路即沿三十八師退却路線，進佔色格，尾追不捨；中路由同古 (Toungoo) 陷曼德勒和曼打牙 (Madaya)，直趨新路 (Singe)，這是內鉗。外鉗的企圖更大，東路由東枝 (Tounggy)，攻陷臘戍，進攻八莫密支那，斷我國軍歸路。西路沿清德溫江 (Chindwin R.) 侵入卡內瓦 (Kalawa)，截斷英軍歸路。如果讓其計畫實現，盟軍便被裝在它的大口袋裡，難以逃出。

孫立人師長看清日軍這種毒辣企圖，非常心急。他在五月三日清晨四時，不顧沿途危險，帶了兩名衛士，由鍾山少校駕車，匆促從色格趕到依烏 (Yew)，把當時敵我狀態，報告英軍總司令亞歷山大，請求英軍配屬我軍一部份砲兵和幾輛坦克車，我軍便可用新三十八師全部兵力，先和侵入卡內瓦之敵作一決戰，把它的左鉗斬斷，然後再從容部署，使敵人不敢有進窺卡內瓦，這樣戰局轉好，盟軍才可安全退出緬甸。亞歷山大將軍對於孫立人師長的意見，雖然十分讚賞，但對他要求英軍砲兵和坦克配屬作戰，則婉詞謝絕。他的理由是英軍已經奉命撤往印度，不便再作攻擊措施，並且山砲及坦克都已後撤，一無汽油，二無給養，不堪再戰。孫師長認爲這一舉關係盟軍整體的安危而再請求，終遭婉拒。孫師長深感無奈，最後與亞歷山大將軍握手話別，無心說出一句：「倫敦再見。」(see you in London) 後來這些大砲、坦克和輜重車輛走到卡內瓦，被日軍截斷去路，全部丟棄在清德溫江東岸，留給敵人，國軍因而陷入苦戰。③

孫師長連夜奔趕，未有得到結果，失望之餘，仍須於五日夜間二時，自依烏乘吉普趕回

溫藻師部。他知道大家都沒有睡眠，極爲疲倦，要求每人扣緊安全帶，指令後座兩名衛士，每人數一二三四之後，就用手打駕駛鐘山少校の後腦一次，不要讓他睡著。可是誰也不知道，等到河水沖洗著駕駛鐘山的小腿使他驚醒時，吉普車已在河中了。幸好是沙河，沒有翻車，而且河水不深，他們便下車沖洗一翻，才把車推到淺灘，上岸再行發動，開回師部只有八哩路程了。^④

撤退的英軍已遠離戰場，日軍窮追不捨，使得殿後的新三十八師陷於苦戰。參加這次戰役的新三十八師袍澤葉英周回憶說：

五月上旬我們部隊到達卡薩時，幾乎快被打敗了，當時英軍和中國軍隊，奉命相互掩護撤退，其實說相互掩護，根本是中國軍隊掩護英軍，英軍在前面逃，我軍斷後，使我們損失了不少弟兄。孫將軍一直在軍隊的最後方，帶領兩個連掩護。一天，我軍又在一個村落與日軍相遇，立即發生激戰，上級不久即下撤退令，要我們朝村邊一條大河退去。英軍已在橋上放了炸藥，隨時可能引爆。這時日軍砲火猛烈，我們幾乎動彈不得，一連一百名左右弟兄，眼看陷入重圍，日軍增援部隊又要抵達。英軍上校指揮官惟恐日軍增援部隊抵達，追擊中英兩國部隊，要求提早炸橋。意即犧牲中國一個連，纏住日軍，好讓他們安全後撤。當時英軍的確不把中國人命看作一回事，但是孫將軍不准，他怒不可遏，以英語痛斥英軍指揮官說：「我們救你們於生死之中，你們怎可置我們的安危於不

顧呢！」該英軍指揮官自知情理不容，乃下令待新三十八師通過後再炸橋。隨後，孫師長親率一排弟兄，留在橋頭，以砲火掩護我們這批斷後部隊過橋。記得我軍和日軍交火了半個小時，才被逼向橋頭。這時撤退的英國部隊已經遠離，擔任炸橋的英國軍官也等不及的跑了。

在我們一連人通過那座寬約四公尺的水泥橋時，只見孫將軍穿著草綠色軍服，馬褲繫起呢綁腿，頭戴鋼盔，腳下踏著皮靴，帶著衛士，站在橋頭，他一手拿著白朗寧手槍，一手扭著腰，指揮我們快速通過，在我最後押陣過橋後，孫將軍問我，後面是否還有人，我答說已無。隨後他才下令炸橋，我們部隊歷盡艱辛，終於順利撤出。事後其他連隊告訴我：孫將軍知道英國人不講道義，恐怕會犧牲我們一連人，所以他親自站在橋上，英軍不敢犧牲中國的指揮官孫將軍，我們這一連人才能安全撤出。⑤

五月八日上午，中國遠征軍長官司令部在印道一個小火車站內召開軍事會議，史迪威、羅卓英、杜聿明、孫立人、廖耀湘等高級將領出席。這時日軍已搶先佔領密支那，國軍回國退路已被切斷，會中商討國軍撤退計畫。羅卓英首先宣佈：「本司令部決定從這裡西撤至印度的英法爾（Imphal）」。他說完話，就站起來和史迪威走了。這時長官部只有一個憲兵營，實際大軍掌握在杜聿明手裡。

杜聿明認為國軍兵敗至此，與孫立人擅自離開曼德勒，出兵仁安羌，拉長了國軍防線有

很大的關係。他僅看了看軍用地圖，未加考慮，就匆促決定：所屬各部隊分路向西北撤退，穿越高黎貢山，回到雲南的葡萄國境。這時新三十八師歸杜指揮，孫立人不贊同杜的此項撤退計畫。他認為這時杜手中尚掌握有四個師，建議集中兵力，乘敵人立足未穩之際，實行強攻，奪回密支那、八莫，循著中緬路，一面打，一面退，打開歸國通路。杜聿明對孫立人提出的建議，根本聽不進去，他還要續派新三十八師斷後，隨著第五軍，退往緬北野人山返國。

孫立人知道密支那以西以北是野人山熱帶叢林，縱橫千里，渺無人煙，給養困難，前面成萬大軍席捲而過，他的部隊跟在大軍後面走，恐怕連野菜樹皮都沒得吃。孫遂站起來要求說：「副座，目前本師位置，離中緬邊界尚有千里之遙，且道路艱難，而西去印度只有三百餘里，請准本師在達成掩護任務後，先撤往印度，經大吉嶺，再假道康藏回國。」杜聿明指示：中國遠征軍應同進同退，並規定撤退次序是長官部先行，繼為第六軍、第五軍、新三十八師殿後，擔任掩護任務。孫立人堅持要求新三十八師在掩護國軍撤退任務達成後，得視當時情況，許其率軍自由選擇，經野人山返國或先撤往印度。杜副長官聞言不悅，未予裁決，即宣佈散會。

新三十八師官兵奉到命令後，認為杜聿明偏心，危急關頭為救他的第五軍，不惜拿新三十八師殿後，感到憤懣不平。

孫師長回到師部，立即召集全師官佐訓話，他說：

「就軍事心理方面講，我們絕不可存撤退的心理，但在軍事應用方面，我們不能不學習撤退的戰術。一個部隊攻城佔領消滅敵人是勝利，而在撤退時保存自己的實力，不遭潰敗，也是勝利。當一個部隊在整個大的戰略上必須作撤退時，如果有良好的撤退戰術，安全達成撤退任務，這同攻佔城池是同樣的勝利，甚至還遠勝於代價很大所得很少的攻佔城池的勝利……因此，我們軍隊不可不學習撤退的戰術。現在我們奉命掩護國軍撤退，這一任務，是我們花錢和求情也弄不來的機會，我們要勇敢的接受這項挑戰，要虛心從撤退中獲取寶貴的經驗。」

情況一刻比一刻緊急，英軍日夜兼程向印度撤退，這時已距離我軍甚遠。孫立人師長指揮全師主力掩護國軍由色格向北轉進，同時令陳鳴人率一二團斷後，堵截尾追之敵，並收容落伍及傷病官兵，且戰且走。

五月八日國軍主力已安全通過溫藻，新三十八師亦陸續到達。當部隊退到實階渡口時，官兵看到孫師長一個人獨坐在附近一株大樹下，身邊僅有一隻左輪手槍和一個水壺。在這關鍵時刻，他來看守過江的渡輪，等候部隊渡江。當時敵人的第五縱隊非常猖獗，敵人的飛機一批又一批地在上空盤旋掃射。孫師長怕他的部隊遭受不測的損失，從容地安排全師官兵渡過，直到晚上十點多鐘，他才坐最後一隻船過江。

五月十日，新三十八師主力到達米咱（Meza），得到八莫密支那已被日軍佔領的消息，

判明敵軍對我雙重鉗形攻勢已經完成。同時又得到一一三團正在卡薩苦戰，和一一二團在溫藻被圍的報告。孫師長面對這種嚴峻局勢，認為不出奇制勝，便可遭受到不可想像的結局。他下定決心，揮師日夜兼程，返回溫藻，殺敵人一個回馬槍，先解救一二二團，打擊尾追的日軍，以頓挫其追勢。

當天夜裡大約兩點多鐘，正在急行軍的官兵，在米咱火車站以北的地方，突然看見師長騎著馬，從密支那方向走來，他一面走，一面叫部隊向後轉。他趕上尖兵連，低聲對連長說：「大家的行動要快點，一定要在拂曉以前，趕到溫藻，不然溫藻被敵人佔領，我們就麻煩了。」

當新三十八師主力接近溫藻時，天已朦朧亮，遠處敵人隆隆的坦克聲，正由遠而近。孫師長立即跳下戰馬，領著尖兵連跑步前進搶佔溫藻車站南頭西側高地，命令全師主力上山，避開道路村莊向西前進。時間一分一秒地緊張過去，我軍作好了迎敵準備，埋在公路上的集束手榴彈安好了，士兵在各自的掩蔽體沉著待命。師長的指揮所設在尖兵排的一株大樹下，眼看著日寇步兵隨五輛坦克耀武揚威而來。我軍讓它接近，再接近，到敵人坦克的履帶正輾在集束手榴彈上，坦克在強烈的爆炸聲中被毀，我軍的自動火力集中掃射，逼使剩下的坦克掉頭逃跑，敵軍驚惶失措，竟不知這支援軍從何而來。這時被包圍在溫藻的一一二團聞聲向外猛攻，殺聲震地，日軍在我軍內外夾攻中，經一日一夜衝擊，斃敵八百餘人，殘敵死命奪路逃竄，一一二團安全出圍。孫師長在戰鬥結束後，即離開尖兵連，並交待連長兩個小時後，循來路退卻，他自己追趕部隊去了。⑥

孫立人率新三十八師殿後，掩護英軍及國軍先行，他仍不時採取主動，抵抗日軍追擊，邊戰邊退，不斷打擊敵人。有時掘好戰壕，佈好陣地，等敵來攻；有時埋伏奇兵，給追敵來一個偷襲；有時用疑兵，使敵不敢窮追，有時反找敵打一陣，再向後退，好像與敵人在玩捉迷藏遊戲，故佈疑陣，讓小部隊打著新三十八師旗號，去迷惑敵人，使敵人不知我軍去向。

註 釋：

- ①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 By Barbara W. Tuchman, P. 289.
- ② 王楚英撰〈緬甸戰場上蒙哥馬利——李鴻將軍〉一文，載於〈抗戰名將——李鴻將軍〉書中第一〇八一—一七〇頁。
- ③ 孫克剛〈緬甸蕩寇誌〉第九—十三頁。
- ④ 鍾山〈藍鷹〉，（尙未出版）。
- ⑤ 許遜〈百戰軍魂——孫立人將軍〉第一四六—一四七頁。
- ⑥ 〈孫立人將軍永思錄〉第三五九頁，丁滌勛撰〈憶孫立人先生二三事〉。

六、西撤印度

五月十三日拂曉，日軍又集結大部兵力，向我軍左翼猛攻，把溫藻通八莫臘成的交通線

完全截斷。這時英軍已完全撤往印度，其他國軍已向北方轉進很遠。新三十八師孤軍落後，給養彈藥都缺，雨季又將來臨。孫師長所負掩護任務已經達成，決定從溫藻折向西北行進，同時命令在卡薩戰鬥的一一三團西撤來會。當時敵人的兵力雖然很強大，但被我軍聲東擊西的戰法所迷惑，不敢尾隨緊追。

新三十八師行至品列庫，不見一一三團來會，遂在這裡等了一天，仍未見來。當時情勢十分危急，日軍隨時可截斷我軍退路。孫立人看清敵人機械化部隊行動快速，所有公路鐵路都已被敵人控制，如果沿公路撤退，必遭敵人圍擊，遂命部隊轉入深山，走山間小徑，在叢林、灣河、山谷曲徑中，日夜兼程行進。

初入森林時，尚有不明顯的道路可走，後來連可走的小道也沒有了，前後常失去聯絡。爲了避免部隊失散，士兵們只得用綁腿或繩索，前後牽連，魚貫而行。到了深夜，還見不到村落或人家，部隊祇得在大樹下宿營，第二天清晨，即派出騎兵，四方探尋道路，總想先走出森林，辨明方向後，再向目的地前進。但經過半天時間，既找不到道路，也沒有走出森林。官兵們正在發愁，突然間，英軍聯絡官馬丁中校來到我軍中間，並帶著幾個緬甸人，其中有個管理森林的主任。於是就請這位森林主任作嚮導，帶領部隊向西北方向前進，經過幾個小時的跋涉，總算走出了森林。①

五月十六日，到達刊帝（Kaget），部隊停下紮營。孫師長用無線電向中國遠征軍司令部及張軫軍長請示今後行止，一直待命到深夜，沒有覆電。孫再用電報兩次向重慶軍事委員

會請示，說明往北去的歸路已被日軍五十五師團嚴密封鎖，無法遵照杜聿明副長官的命令，向北撤退，經野人山歸國，新三十八師只能向西撤往印度，也一直沒有回音。

當夜孫立人坐在一棵大樹下，不言不語，考慮究竟是遵令經野人山回國，還是先退到印度，再設法返國，因為關係全師官兵萬人的性命，他坐立不安，整夜未睡。再電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將軍，請示可否西去印度，直到天亮，得到史迪威將軍覆電同意，他這才放心。

部隊在山裡行進，一時迷失了路，不知向何方前進。孫師長派偵察隊長葛士珩偵查地形，找到向西的小道，沿途有腳印紙屑，判定有人從此西去，他們能去，我們亦可循跡而往。又找來幾個緬甸土著帶路，決定拔營西行。

部隊走進兩邊都是懸崖峭壁的山谷中間，四面沒有路徑，必須從峭壁所夾成的拉馬河（Lama）中涉水行走，幸喜是乾季，水不太深，淺的地方還不過膝，深處亦只淹到腹部。當時官兵實在疲困不堪，常在行進中打瞌睡，只有勉強打起精神，走了一日一夜，上岸時，有許多人腿腳都被泡得腫脹。到了平原路口，孫師長穿的皮靴只剩下一隻了，特務連方玉德中士，就把自己穿的鞋子脫下，硬給師長穿上。這時經過他面前的官兵都慶幸地說：「假如雨季早到了幾天，全師官兵的命運就不知怎樣了。」

官兵在山裡行走，孫師長看到一一四團第一營官佐鄧敏捷把喝完了的牛奶空瓶子甩掉，他就過去把它撿回來，沖了一杯牛奶自己喝，然後對鄧說：「空瓶子不要亂丟，要把它掩蓋起來，免得留下痕跡，讓敵人追蹤。」

在撤退時，最好的運輸工具是牛車。友軍牛車載的是槍支、銀盧幣和女人，三十八師載的是麵粉、牛奶及藥品。官兵隨時都要揹好背包和槍支。有一次，鄧敏捷坐地休息，他就把槍隨便一放，被孫師長看到，刷的一聲，馬鞭打過來，沒有打中。撤退時，大家匆匆忙忙，他也就算了。^②

部隊自品列埠向旁濱撤退途中，孫師長派連絡官鍾山率領特務連一排、工兵一連及輜重營殿後，收容落伍傷患官兵。先後收容到兵站人員三十六名，汽車暫編連官兵七十四名，及英軍醫療隊的印度官兵八名，由一位斷腿的印度中校率領，後來到了印度之後，才發現這位印度中校竟是錫金國王子。

一天走到有五家房屋的喀欽族村，據他們說，自西塘至塔武（Tobe）途中，卻有隨同英軍撤退的幾萬難民，沿途病死不計其數，因此最好不要繼續沿江南行，可以從山林小道向西通至塔武公路，這樣不會被日軍發覺。他們還願供給四隻大象，讓不能走路的人騎用。一隻大象可乘四人，斷腿的印度中校醫官及受傷的人都可乘用，免了用人揹負。

十八日下午六時，部隊行進到清德溫江東岸的旁濱。日軍的淺水砲艦和汽艇正在溯江上駛，旁濱已經滿佈了敵探和緬奸。前臨大水，後有追兵，真是危急萬分，官兵們捏了一把汗。孫師長看此情勢，便決定馬上渡江。一面下令準備木筏竹排，當晚儘速渡河；一面親自和當地縣長委蛇，揚言佈防，派一連人虛築工事，故作長久駐防模樣，遲緩敵人追擊，震懾敵探和緬奸的蠢動。而部隊的主力，則以最迅速的行動，趁著黑夜，渡過大江。天將破曉，孫師

長派一一二團梁砥柱營殿後，掩護落後的工兵營和輜重營，他自己這才渡江過去。

十九日，日軍追兵七百餘人攜有速射砲二門追到旁濱，與我掩護部隊梁營發生激戰，恰巧工兵營適時趕到，兩面夾攻，直到二十一日下午二時，才將來犯日軍擊退，打死了二百多名敵軍，救出被俘的友軍和英軍官兵三十餘人。這時適逢天降大雨，殿後的部隊便藉著雨霧的掩護，安然渡江，趕上師的主力。③

清得溫江自西塘 (Siton) 北上至河馬林 (Homalin) 這一段流域，東岸平原較大，西岸就緊靠著峻壁般的野人山和秦嶺 (Chili Hills)。這條山脈自西藏的力馬南延至孟加拉灣，把緬甸和印度隔開。北部山區稱野人山，中部山區稱秦嶺，南部山區稱阿拉開群峯 (Aakank Yang)。秦嶺山區應是中國領域，因地名仍為中國單音，人種亦為滇藏族群。在軍事地圖上標示野人山和秦嶺分水嶺的一條峻線，孫師長在品列埠轉進時，給它起個名字叫「西天界」。他再三告訴官兵們說，我們攀越到「西天界」，就可安全到達印度了。

新三十八師從旁濱向印度撤退途中，又是連峯峭壁疫厲流行地區。孫師長命令全師官兵：原有裝備彈藥給養藥品須盡量攜帶，不准遺棄，其他什物一律不准攜帶。部隊以後在人煙絕跡的群山峻壑中行進，未有感到缺糧。官兵因沿途螞蝗瘧蚊叮咬所引起的瘧疾及瘟疫，所攜帶的藥品，醫治好許多傷病官兵。孫師長還下令，嚴禁官兵在山中喝生水。他對官兵說：「寧可渴死，絕對不准取喝山中生水，違者槍斃，絕不寬饒。」正是這道命令，全師官兵除了一名炊事兵忍耐不住口渴，偷喝了生水暴斃外，餘無死亡。

部隊在撤往印度的路上，由緬甸逃出的印度和華僑難民，成千累萬，絡繹於途。因為乾燥炎熱，他們大都疲病交加，狼狽不堪。中國官兵多自動把自己水壺裡剩下極有限的水，倒給病人喝，分出背包裡的糧食給難民吃。難民群裡有一個孕婦，因為病得太痛苦，自己不想活，好幾次跳入水溝裡尋死，弟兄們都把她救了起來。有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太婆，餓得不能動，弟兄們輪流地抬著她走。工兵連的弟兄，也把那位斷腿的印度中校醫官，輪流背送到印度。

五月二十七日，新三十八師，除一一三團在卡薩戰鬥時失去聯絡外，其餘官兵都到達印度境內的英法爾（Imphal）東南十八英哩的普拉村。英法爾前哨駐軍是前在仁安羌被解救出圍的英軍第一師第三旅，當孫師長率領部隊到達英軍防哨位置，英軍第三旅旅長威廉准將（J. D. Williams）率隊前來迎接。

第二天，五月二十八日，熱帶雨季開始，大雨傾盆而下，官兵們無不舉額稱慶。他們能從死裡逃生，全賴師長指揮若定，處置得當，有以致之。大家都說：「他真像諸葛亮能謀會算呢！」

當代最具權威的西方現代軍事史家美國羅慕斯（Charles F. Romanus）與沙德蘭（Riley Sunderland）合著的「中緬印戰史」，肯定首次緬甸戰役中，盟軍唯一的勝利，應歸功於孫立人將軍。因為孫部新三十八師不但擊退了日軍，援救了被敵人追得很急的盟軍，且不時地停下來抵抗，最後軍容整肅，銳氣不減的到達印度，實為英雄的壯舉。④

在「史迪威使華任務」(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一書中，詳述這次撤退說：「這是一次艱辛的征程，加以戰鬥積累的疲憊，地形的峻削險拔，沿途難民潮的湧塞，疫癘的流行，使得部隊行動更加辛苦。」可是「三十八師及其卓越的指揮官表現突出，聲譽鵲起。除了仁安羌戰績輝煌之外，英勇善戰的孫立人率領他的部隊翻越野人山，雖歷盡艱險困厄，仍然軍容整肅，保持一個完整的戰鬥體，再一次獲得無與倫比的成就。」如與友軍相較，駐緬英軍三萬人，率先逃出，僅有二萬三千人，且已潰不成軍。國軍第五軍二十二師及九十六師，輾轉野人山中，沿途死傷枕藉，白骨壘壘，慘不忍睹。「唯獨新三十八師在其指揮官優異統馭下，其成就顯然不同。」除一一三團在仁安羌戰死二百多人，一一二團在溫藻犧牲數十人，以及過清德溫江被急流吞噬了三十餘人，其餘各次戰鬥，人員損失並不很多。考究其中原因，正如史迪威的部屬韋曼(Wyman)在他一九四二年六月八日的日記中說，「孫將軍帶領他的部隊，無微不至，是最好的統馭方式。」他稱讚孫將軍是一位「頂尖的軍人」(a top Soldier)。^⑤

孫師長看到沿途逃亡的華僑，疫病饑渴，倒斃路旁，深感到英國人不管華僑，印度人欺侮華僑，緬甸人仇殺華僑，而華僑又得不到祖國的保護。他率師抵達印度之後，即將蔣委員長在曼德勒發給他宣撫慰勞的專款所剩餘的盧比三千餘盾，交給我國駐在印度的領事劉宗翰先生，分發救濟逃難到印度的緬甸華僑和印緬難民，這項義舉使中華仁義之風，澤被了天竺古邦。

註 釋：

- ① 《遠征印緬抗戰》第一四一頁，何鈞衡撰《轉戰中印緬戰區的新編第三十八師》，中國文史出版社。
- ② 何山《訪問孫將軍部屬鄧敏捷》，載於七十七年四月十六日觀察週刊。
- ③ 蔣元《鷹揚異域紀實》第二節《卡薩薩薩友軍轉移陣地》，（自抄本）。
- ④ 梅寅生譯·劉馥著《中國現代軍事史》。
- ⑤ 《史迪威使華任務》第一四一頁。

第八章 中國駐印軍

一、初履印度

孫立人師長於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率領新三十八師進入印度，因事先未有獲得英國駐印當局許可，雖屬同盟國軍隊，英國駐印邊防部隊，仍要依照國際慣例，先把中國軍隊解除武裝，暫時予以收容。

當時孫師長尚不知道英國當局意向，他自己決心要帶著他的部隊，「由印度邊境，轉往大吉嶺，經康藏回國，絕不卑躬求人，有辱國體。」所以他一面令部隊屯駐在奎龍村一帶山地上，就地利用地形，安營紮寨，構築防禦工事，深溝高壘，嚴陣以待。一面派陳麗華中校偕英軍聯絡官馬丁中校去向英方交涉，要求補給，借道回國。同時警告英國邊防駐軍，不得對國軍採取任何無理行動。孫師長曾堅決表示：「你如果來繳械，我軍就和你拼。」

(一) 英軍不敢繳械

新三十八師進入印度的消息，傳到了英國東方警備軍軍團長艾爾文將軍的司令部時，艾

爾文將軍大為驚異。他親眼看到從緬甸撤退到印度的英國部隊，都已潰不成軍，三五成群，衣衫襤褸，裝械俱失，狼狽不堪。他認為新三十八師擔任中英盟軍撤退的任務，孤軍殿後，又不斷與敵軍遭遇戰鬥，長途艱苦跋涉，一定比英軍更為狼狽，甚或竟已成了無紀律的潰軍。他恐怕中國軍隊退到印度境內後，會擾亂地方秩序。同時他又接到驚慌的印度難民報告說，在緬甸打敗的中國軍隊，已經成了一群暴徒，艾爾文將軍就想把進入印境的三十八師先行繳械。他發了一個特急電報向英軍駐印度統帥魏菲爾上將 (Gen. A. R. Wavel) 請示。恰巧這時駐緬英軍總司令亞歷山大將軍聽說這件事，期期以為不可。他主張不但不能繳械，而且應該視同盟軍，妥善安置，由英方提供營房補給，享受英軍同等待遇。他向魏菲爾將軍詳細說明新三十八師在仁安羌解救英軍和後來掩護英軍撤退所作的犧牲，對英軍有很大貢獻。

從緬甸撤退回來的英第一軍團長史林姆將軍，當時正在英法爾養病，聽到艾爾文將軍有解除中國軍隊武裝的意向，馬上扶病前往阻止。他告訴艾爾文將軍說：新三十八師在緬甸仁安羌救援英軍的事迹，對英軍是有大恩大德的。於情於理，我們應該以盟友相待，絕不可待以非禮。況且該師在英勇善戰的孫立人將軍統率下，在緬甸掩護盟軍撤退時戰績輝煌。現在全師從野人山撤退出來，仍保持完整的戰鬥體，具有堅強的戰鬥力，英軍即使要將它繳械，恐怕會引起嚴重衝突，後果不堪設想。他建議艾爾文將軍親自去察看情況，然後再決定如何處理。

艾爾文將軍接受史林姆將軍的建議，決定親自到中國軍隊駐地去看一趟，隨即通知孫立

人師長準備。五月二十九日，艾爾文到來這一天清晨，孫師長命令官兵整理營房清潔，檢查服裝槍械，並派師部特務排為儀隊，在營前列隊歡迎。上午十時，艾爾文將軍偕同印度邊防司令葛魯伯（Gen. Gruber）乘蓬車來到，前面有四輛憲兵機車開導，後面跟隨三輛侍從人員車隊，威風十足。孫師長上前迎接，握手寒暄，陪同檢閱儀隊，一同走上閱兵台，舉行分列式，受閱部隊特務連二排官兵正步通過閱兵台，軍容嚴整，槍支明亮。接著操演快步慢步，變換隊形，操演槍械，動作整齊劃一，艾爾文將軍不斷點頭讚賞。

部隊檢閱後，艾爾文將軍又到營房察看內務，整齊清潔，不像是一個剛從緬甸撤退下來的。孫師長又請他上山去看戰備情況。他見到戰壕裡的士兵全副武裝，槍上鏗，刀出鞘，戒備森嚴，士氣昂揚，是一支不可輕侮的軍隊。艾爾文將軍對孫師長說：「你的部隊是我見到過的部隊中最出色的一支勁旅。」

艾爾文將軍與葛魯伯將軍視察之後，對中國軍隊軍容壯盛，印象深刻，認為這支軍隊很有戰力。當即向孫將軍說：「你的部隊到此後，一定需要補給，英方願意提供各項糧食給養，惟請貴軍協助英軍共同防禦日軍侵犯印度？」孫師長回答說：「我軍到此，英方以盟軍相待，願意提供給養，本人甚為感激。惟依照同盟軍租借法案的規定，我國亦會償還。我是中國軍人，接受中國政府的命令。貴國政府需要我們做甚麼，請直接向我國政府提出，由我國政府下令給我，我一定遵命，但你無權指揮我國軍隊。」這番話義正詞嚴，艾爾文將軍聽了，內心更加敬佩。①

第二天，艾爾文即通知孫師長：撤退來到印度的中國軍隊，將受到同盟軍的待遇，暫時按照駐在緬甸時的補給標準，由英方供給糧食燃料及藥物等日用品，官兵津貼將按照緬甸英軍總部與中國軍事委員會所商定的數額，加倍發給。

英方除撥給營房給中國軍隊居住之外，並送來一車一車的給養，包括白米麵包、豬牛雞肉，罐頭蔬菜，啤酒香煙，軍服毛毯，汽油飼料、醫藥及衛生材料等，一應俱全。從此以後，每天按時送到的補給品，同盟軍一樣待遇。這是國軍初到印度，由於表現優異，贏得英國軍方的敬重與禮遇，為後來入印的中國軍隊開創了一個良好環境。

同時，印度各大報紙都以頭條新聞報導，強大的中國部隊進住英法爾，印度東方的防線更加鞏固了。

(二) 劉放吾率團歸建

五月六日，新三十八師第一一三團在溫藻奉令趕到卡薩後，即在伊洛瓦底江西岸沿江構築防禦工事，對八莫方面敵軍行動嚴密警戒。

五月九日下午四時，大批日軍從前哨連左側猛撲而來，跟著江東岸砲火齊發，掩護一批敵軍強行登陸，另有一批敵軍乘著十多艘臨時改裝的汽艇，在我軍右地區隊強行登陸，這兩路強渡的敵軍，都被我軍迫擊砲與機關槍打得落花流水。左地區的陸上敵軍，獨力難支，也被擊退。夜晚十一時，日軍一個聯隊又捲土重來，我軍利用側方熾盛的火力，迎頭予以痛擊。

這時撤退國軍都已去遠，孫師長電令該團向旁濱方向相機撤退，劉團便在十一日凌晨二時，乘敵軍攻勢頓挫的時刻，迅速向西轉入山地。敵軍突然不知我軍所在，即派輕快部隊跟踪追擊，被我伏兵擊退。

五月十三日，劉團轉進到南康車站，又與敵遭遇，苦戰四小時，才脫離敵軍。另走通往品列埠小路歸隊，敵仍尾戰不放。第一一三團從仁安羌到卡薩，前後苦戰二十多天，迄未休息，官兵極度疲勞，而今彈藥將盡，不能戀戰，遂轉入滿根大山，晝伏夜行，攀藤附葛，扶傷忍痛，輾轉於叢林河谷之間，以求脫離敵人封鎖線。

五月二十二日，渡依烏北上，不幸電台落於河底，雖經撈起，但已損壞，與師部失去聯絡，官兵萬分焦急。二十四日，行抵荷馬林，電台修復，劉團才與師部聯絡上。劉放吾電詢第五軍現在何處？可否隨同第五軍撤退？孫立人接電後，心中非常著急，認為劉團長失去了信心，想靠近大部隊，以為保障。殊不知當前地形，第五軍去西北方向雖無敵人，但那裡是全無人煙的原始森林，無路可走，無物可吃。而這時已是五月下旬，雨季轉瞬即到，熱帶的雨量，可以使陸地成河，無法行走，那是絕地，去了也就有死無救。孫師長立即覆告劉團長：「絕不可北撤，以自入絕地。」接著劉團長又來電說：「想把全團化整為零，各覓生路。」孫師長認為這更糟了，因為一團人在一起，多少還有點力量，倘遭遇敵人，尚可突過敵人防線，如果化整為零，唯一可以作嚮導的地圖，又只有一張，在異國窮鄉僻壤地方，迷失了路途，各人昏頭轉向，在高山叢林裡亂撞，必死無疑。於是孫師長急電制止。

接著劉團長又來電報告說：「經召集連長以上官佐會議決定，遵照師長指示，全團一致行動，但西撤到江邊，全是敵人，不敢強渡，已向北走。」孫師長又急電劉團長說：「北走爲死路，教他們速向南撤少許路程，再急速回頭西撤，必能減少阻礙。因爲我軍撤離，敵人尾追，已成爲與敵人競走之勢。如果突然折向南撤，敵仍北追，必能與敵距離拉開，然後速向西撤，自然能從空隙中平安渡江。」^②

劉團照此而行，五月三十日上午，抵達南先慶(Nawngsankym)以東森林地帶，該處竹林甚多，劉團長令官兵砍竹做筏，爲渡河工具。夜間十時，乘著月夜，分批渡過了清德溫江。祇有第二營機槍連，因竹筏被急流沖翻，重機槍數挺遺落水中，人員亦被淹沒十多人。^③

六月一日黎明，敵軍已跟踪追到我軍渡河地點，於是全團官兵不顧饑寒疲憊，穿上尙未晒乾的軍裝，即向印緬交界山區進發，經過蜿蜒曲折長達五英里的茅山死亡道，爬上標高四千多英尺的山巔「西天界」，極目西望，祇見青翠林海無涯，日落霞光連天，大放異彩。向北繼續走上印度國境的叢山峻嶺中，一路上官兵餐風宿露，大多生病，直到六月八日，才走到英法爾英軍營區附近。

孫師長親率吉普車隊，攜戴藥品糧食，前來迎接，官兵見面，恍若隔世，喜從天降，鼓舞狂歡。第一一二團終於脫離敵人追踪，歸還建制。史迪威將軍派駐在該團的聯絡參謀韋曼上校(Col. Wymen)稱讚第一一二團這次英勇的撤退行動，是一篇動人的史詩。^④

(三) 參加新德里聯合國閱兵

自印度各大報發表強大的中國軍隊進駐英法爾後，引起盟邦人士廣泛的注意，加上艾爾文軍團長的視察報告，對於新三十八師軍紀及訓練備加推崇，駐印英軍統帥魏菲爾決定邀請中國軍隊選派官兵五十人，參加六月十四日在印度首府新德里舉行的閱兵典禮，慶祝聯合國日。

孫師長選派連絡官鍾山、隊長王東籬、副隊長封震東、排長江雲錦、馮浩及士兵五十名，穿著戰地軍裝，隨護中國遠征軍司令長官羅卓英將軍前往參加。

隊伍於六月十一日出發，當晚抵達阿薩密省鐵路站底馬坡 (Dimaapur) 上火車。英方派連絡官羅伯孫前來迎接，並準備好三節火車，以供搭車。第一節車箱是特等，供羅卓英將軍及軍官乘用，車前站著兩位英國車上服務小姐，第二三兩節都是頭等車廂，供士兵搭車，車前也站著英國七八位車上服務小姐，當中國軍隊魚貫上車時，這些服務小姐們都舉手敬禮，齊聲喊道：「歡迎！歡迎！英雄們！」

火車開動後，服務小姐們送給每人一份豐富的晚餐，熱情洋溢，招待週到。餐後，她們就和官兵們談天。她們對鍾山說：「她們是住在印度的英國家庭婦女，現在是戰時志願工作團團員，義務在軍中服務。」

第二天午前到達加爾各答 (CALCUTTA)，總領事保君健和黨代表譚錫昌前來歡迎，並送來大型國旗一面，以供閱兵時持用。

十三日清晨到達新德里，全隊進住總督府營房。當天下午六時，氣溫高達華氏一一七度，王東籬隊長雖然鼻孔出血，他仍集合隊伍操練，預為準備。

新德里閱兵場相當廣大，中、美、英、蘇各聯合國國旗，在印度首府天空飄揚。閱兵台上盟國貴賓有數百人，魏菲爾將軍與羅卓英將軍同站在台下右邊。當印度總督步上閱兵台，魏菲爾將軍即宣佈閱兵開始。由英國笛裙樂隊前導，當他們到達奏樂位置，閱兵禮砲響起。

當天的閱兵序列是美軍在前，美國隊伍由五百公尺處開始前進，他們戴褶帽，穿軍便服，沒有武器，齊步前進。接著是中國隊伍，戴德式鋼盔，穿戰地軍服，打綁腿，武裝整齊。封震東少校撐國旗，在前開導，江雲錦和馮浩兩位年輕排長率領士兵正步前進，步伐整齊，氣勢昂揚，軍容壯盛，引起閱兵台上貴賓們一致讚揚。緊跟著的盟國軍隊，有蘇、法、比利時、荷蘭、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冰島八國，英國殿後。

在舉行分列式後，閱兵官講評，認為參加檢閱的十一國軍隊當中，以中國代表隊步伐最整齊，精神最飽滿，軍容最壯盛，應當榮列第一。^⑤

當晚，印度總督在總督府裡舉行盛大宴會，特別宴請榮獲閱兵第一的中國官兵。席位是H字形，總督暨夫人坐在中間座位，總督左邊是魏菲爾將軍與亞歷山大將軍，總督夫人右邊是羅卓英將軍與鍾山連絡官，右側是中國官兵，左側是來賓及記者們。

席間，總督對中國軍隊的精神及訓練，備加贊揚。鄭重宣佈：中國強大的軍隊已進駐印度邊防，今後印度的局勢，必定安全。當場舉行記者會，各地記者紛紛提出問題，由羅卓英將軍答覆，鍾山譯為英語。鍾山上尉是馬來西亞華僑，英國威靈頓皇家機械學校畢業，在答覆記者詢問時，英語流暢，總督夫人大為讚賞說：「鍾山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上尉軍官！」第二天，印度各報一致稱讚這支初到印度的中國軍隊，認為這一支在緬甸久戰的疲憊之師，沒有得到任何補充和休整，在受閱的十一國軍隊中，竟能壓倒群雄，獨露鋒芒，獲得第一，實在是無上的光榮。

六月十七日午間，中國隊伍自新德里回來，到達加爾各答東站，加城僑胞狂熱歡迎這批光榮的英雄，舉行盛大遊行。由保總領事及譚代表陪同羅卓英將軍乘坐轎車在前，英國笛裙樂隊帶領著中國隊伍緊跟在後。在過去，華僑在印度街頭行走，不准結集到十人以上，但是這一次卻例外的得到當局的特別准許，集合了六千多人的大行列，沿東站至公園路的大道，以四路縱隊在街中心整隊遊行，全程約四哩。自公園大道右轉，到達加城中心維多利亞廣場，前來歡迎的華僑近萬人，人人持著青天白日國旗，歡聲雷動，教人深深感覺到軍隊是國家主權的代表，有強大的軍隊，人民在國際上才有地位和尊嚴。⑥

這時新二十八師和國內訊息完全隔絕，成為遠適異域的孤軍。而孫師長一心想念著國家，不願完全聽從盟軍的指揮，他急與要和中央聯絡，聽取最高軍事委員會的指示。可是帥部所用的通訊電台，祇有十五瓦電波，無法達到重慶。孫師長發現有一位年輕的翻譯官雲鎮，是

西南聯大電機工程系畢業生，曾在昆明國際電台擔任工程師兩年，有通訊方面才能，遂把雲鎮找來，要他設法建立一個秘密電台，直接與重慶聯絡。雲鎮在盟軍提供的通訊器材中，找到一部七十五瓦長波收發報機，運用他所學的電機學理，將它拚湊改裝成一部七十五瓦短波收發報機，用來呼叫重慶中央電台，竟然叫通了，從此孫師長遂與中央軍事當局聯絡上了，心中大喜，對雲鎮甚為賞識，改派他為師部少校通訊軍官。

六月二十日，新三十八師由英法爾開往阿薩密省（Assam）的馬赫里達（Margherita）休息整理。七月十五日開往距印緬邊境較遠的比哈爾省的藍伽（Rangarh），開始整訓。

新三十八師現有人數超過九千人，比出發入緬時更多的兵員，主要是掩護撤退時，收容了落伍的國軍及華僑，以一一四團在色格，和一一三團自卡薩撤退路線上所收容的為最多。艾爾文將軍報請英方發給新三十八師的補給名額為一萬人，所以糧餉充足。

（四）尋找第五軍

孫立人到達印度與中央取得通訊聯絡後，他接到軍令部第一通電報，就是要他找尋第五軍杜聿明軍長及部隊的下落，孫師長這才知道第五軍還未回國，他一面派諜報人員回緬甸探尋，一面要求英軍派飛機前往偵察。當時雨季已經開始，氣候異常惡劣，野人山一片林海，雨霧蒼茫，飛機多次偵察，不見踪影。

原來杜軍長率第五軍直屬部隊、新二十二師及九十六師一部分官兵萬餘人北撤返國，因

退路已被日軍切斷，無法退回雲南，祇有折向西行。六月一日，大軍退到孟拱以北地區，崇峻嶺，橫亘於前，無路通行，便將所有裝甲車輛及大砲等重武器，自行破壞，全部拋棄，官兵攜帶輕便行裝，進入叢林密佈的蠻荒山中。適值雨季，傾盆大雨，晝夜不停，部隊每天在雨霧中走動，昏頭轉向，迷失了道路，原來旱季作爲道路的河溝小渠，此時皆洪水汹涌，既不能徒步，也無法架橋擺渡，對外又失去了聯絡。在野人山裡曲折迂迴，迷失了行進方向，找不到去路，輾轉了兩個多月，給養斷絕，所有軍馬均被殺掉吃光，後來就以草根樹葉和芭蕉充饑。一路上，官兵飢寒病苦，死亡七千多人。杜聿明軍長在途中也染患回歸熱，體溫不斷升高，時而昏厥，時而清醒，自己不能行走，躺在擔架上，由衛士輪流抬著行進。

中央得不到第五軍下落，特令交通部長俞飛鵬前往印度，洽商英軍派飛機在緬北上空繼續偵察。一天氣候轉晴，視線較好，才發現野人山裡原始大森林中，有人群移動迹象，隨即投下乾糧及電池，他們撿到之後，才恢復通訊聯絡。⑦由於飢餓日久，幾乎人人都患了腸胃病，忽而得到糧食，因吃得過飽，而使肚子受不了，招致死亡的也爲數不少。

這時孫立人師長率部隊到達印度已經兩個多月，他獲悉第五軍及新二十二師官兵的行踪後，馬上派第一一二團第三連連長周友良帶領全連士兵及軍醫，背負糧食、擔架、藥品、衣服，分路前往新平洋附近地區接應營救，兩軍相遇之後，孫師長命先煮稀飯給他們吃，以免他們肚子受不了。第五軍官兵不知情，罵孫立人只給他們稀飯吃，而他們自己卻吃乾飯。

第五軍杜軍長、羅又倫參謀長和廖耀湘師長率領官兵，經哈巴采、仰龍、旁提，於八月

四日才走到印度邊境雷多。清點人數，第五軍直屬部隊只剩下一二〇五人，新二十二師只有三二一人，武器幾乎全扔光，重武器在進山之前就全部銷毀，輕武器所剩無幾，即使有，也多生鏽不能使用。在野人山撤退中傷亡人數，大大超過在緬甸作戰中傷亡人數，而且存活的大部分官兵面黃腳腫，軍服破爛，像是逃荒的飢民一樣，情況非常狼狽。^③

第五軍官兵撤到印度的初期，英軍不肯供應補給，新二十八師乃將他們平日節餘的米糧、衣物及各項醫藥器材送去，供應他們的急需。^④他們不領情，反罵孫立人親美，使他們受到差別待遇。

杜聿明抵達印度後不久，即奉令搭機回國，部隊調往藍伽受訓，編成中國駐印軍，歸羅卓英軍長統率。

(五) 楊團長不聽勸告

第六十六軍新編第二十八師，在曼德勒及梅苗地區防守時，被日軍衝散，因滇緬路被敵軍切斷，不能直接回國。有一位楊勵初團長率領五千多人的部隊，向曼德勒以北山區轉進。當孫師長率部進至緬北溫藻附近時，他還與孫師長通話，請教撤退路線，孫師長曾勸他向印度轉進。他不聽勸告，跟隨第五軍之後，向西北撤退，結果情況比第五軍還要悲慘。孫立人追述這段經過說：

當我師西撤印度時，同軍的新二十八師，原在曼德勒作戰，臘戍失守後，敵人鉗形包圍已成，迅即撤退，還剩有五個營及師直屬部隊，共約五千人，由八十三團楊勵初團長指揮，奉命防守曼德勒，掩護國軍撤退，也是最後一個團隊。他找我要汽車運輸部隊，當時第五軍控制有六百輛汽車，二十餘列火車，我師奉命掩護撤退，是最後脫離戰場的部隊，卻未分配給一輛汽車，所以根本無車可撥。他又請教撤退方法，我說：「你既有五千人，可以打出一條路，為何不北擊，投向師部。」他說：「士兵已無力作戰了。」後來他就從間隙中北撤，行至中途，楊團長又與我聯絡，向我請示。我告訴他兩點：（一）隨從本師一一三團之後，與敵一戰，收到與一一三團夾擊之功，必能擊敗敵人，然後與一一三團會合西撤。（二）從敵間隙中東撤雲南。二者他都不曾照著去做，而只尾隨第五軍走過的舊路，向西北撤。七月中旬，隊伍走到高黎貢山，全團只剩下七百人。楊團長帶領傷殘病患，繼續攀山越嶺，但是緬甸西北已是人煙絕迹，一片黑壓壓的森林，何況已被第五軍官兵吃食完盡，後來的楊團官兵，祇有饑餓疲困疾病而死，回到國內祇剩下一百三十餘人。楊團長自己在途中患了赤痢，幾乎送命。後來在昆明重見楊團長，他感傷流淚，認為照我的指示去做，絕不會損失至此地步。及至我率師反攻緬甸時，沿途發現國軍官兵撤退行過之處，槍架後邊是一堆堆的白骨圍繞，還可以想像到當時官兵病困了，圍火而睡或坐的形狀，真是慘不忍睹。⑩

(六) 彭克立率全營弟兄歸隊

民國三十一年四月初，新三十八師奉命赴緬援英抗日，第一一四團第一營營長彭克立率全營弟兄擔任先頭部隊。當到達緬北臘戍時，即奉中國駐緬軍參謀團之命，擔任參謀團的警衛和臘戍機場的警戒任務，師部和一一四團主力部隊則奉令衛戍曼德勒。因當時營部沒有配屬電台，從此即與師團部失去了聯絡。

到了四月下旬，在緬甸的國軍及英軍全部撤退時，彭營長既無法與上級取得聯絡，在參謀團撤走後，見本軍新二十九師部隊經過時，即去見馬維驥師長，說明與師團失去了聯絡，並詢問前方情況及該師爾後行動。馬師長命彭營作爲二十九師後衛，等全師通過新維大橋後，即可撤退，並將大橋破壞。彭克立即派一個連，到橋北佔領陣地，掩護新二十九師撤退，同時派兵測量橋下附近的水深，是否可以徒涉，並準備全營通過後，設法將橋樑破壞。後來彭營到達新維山地時，見新二十八師在山腹地帶構築工事，忽來一位參謀要彭克立去見新二十八師劉伯龍師長。見面時，劉師長要彭營參加該師的防守任務。彭克立說：「我現在僅有兩個步兵連，其餘部隊已乘車到貴街六十六軍軍部去了。」劉師長說：「既然如此，你先去軍部再說。」

彭克立到達軍部時，張軫軍長即告知：「劉師長已來電話，要你率領全營官兵即去新維，

歸劉師長指揮，一同擔負防守任務。」既然軍長如此說，彭營長只有遵命而行。到達新維，劉師長指定彭營在山頂處設防並構築工事。兩三天後，劉師長即放棄新維，將部隊撤回雲南，並命彭營殿後，掩護全師撤退後即可撤退。當彭營長撤離陣地走出山口時，命部隊往左邊高山森林行進，等到全營進入森林中時，日軍坦克已從山口中衝出，向貴街攻擊前進，若彭營也沿公路向貴街後退，則全營恐無人能以生存。

彭克立率營到達南坎附近，從土人方面探知日軍早已進入南坎，遂回頭折回南走約數公里，趁夜間黑暗，越過中緬公路，進入雲南境內，再向龍陵前進。到達龍陵後，劉師長又派參謀找彭克立去，見面後，對彭說：「你們新三十八師已退到印度去了，你這個營短時期無法歸建，暫時就留在我這裡吧！一切補給，由我師照發。」彭克立早知此人心狠手辣，乃虛以委蛇，答應他的要求，還謝謝他的照應。

彭克立回到營部後，此刻他特別想念老長官孫師長，和新三十八師這個精誠團結的大家庭，他不管劉伯龍打的甚麼主意，決計不留在他那裡。他寫了一份報告，派員送到軍部，請求軍長將全營調回軍部，以便早日歸還建制。不數日，張軍長電令劉師長，將彭營調回祥雲軍部。

彭克立率營回到祥雲，晉見張軍長，報告全營撤退歸來的情况，他說：「新二十八師及二十九兩師在撤退時，不用他們自己師的部隊作掩護，而令我營作後衛，來掩護他們撤退，實有欠指揮道德。」同時張軍長說：「孫立人以留美而當上師長，頗為不易，將來職位愈高

而愈麻煩。因為留美學軍事而任高級軍職者為數極少。就我留日者而言，我之情況要比他好得多，因為留日同學軍事而居高位者尚有多人。」^①

後來彭克立與新三十八師昆明留守處處長龔至黃取得聯絡，由龔處長電報師部請示，孫師長得到該營安全消息，喜不自禁，隨即覆電，命彭克立率全營先到貴州馬別檳暫時整訓，經過數月後，於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全營弟兄才由昆明搭軍機，飛到印度藍伽中國駐印軍訓練基地。全營官兵猶如回到了娘家，都感到非常高興。

這一營弟兄脫離師部，獨立執行任務八個多月，歷盡艱辛，勝利歸來，證明新三十八師是一支拆不散打不爛的鋼鐵部隊。^②

新三十八師官兵統統都到了印度，獨獨不見齊學啓副師長，使孫師長日夜懸念，三番五次派出諜報人員，偷到當時戰鬥的地點去探尋，均毫無消息。

註釋：

- ① 孫克剛《緬甸蕩寇誌》第三十二—三十八頁，上海時代圖書公司。
- ② 孫立人《統馭學》第十五—十六頁。
- ③ 劉偉民《劉放吾將軍與緬甸仁安羌大捷》第四六—七四頁，自印本。
- ④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140-141.
- ⑤ 孫克剛《緬甸蕩寇誌》第三十三頁
- ⑥ 鍾山《藍鷹》，尚未出版。

- ⑦ 新三十八師參謀長何均衡撰〈轉戰中印緬戰區的新編第三十八師〉一文，載於中國文史出版社發行的《遠征印緬抗戰》一書，第一四一—一四九頁。
- ⑧ 陳立人《緬甸中日大角逐》第二〇一頁。
- ⑨ 杜聿明撰〈中國遠征軍入緬對日作戰〉一文，載於《遠征印緬抗戰》一書第一—三十九頁。
- ⑩ 孫立人〈統馭學初稿〉第三四三—三四四頁，載於《孫立人將軍鳳山練兵實錄》，台北學生書局。
- ⑪ 彭克立撰〈悼念孫立人將軍〉一文，載於《孫立人將軍永思錄》第二八六—二八八頁，台北學生書局。
- ⑫ 彭克立撰〈生死與共、患難相依〉一文，載於《抗日名將——李鴻將書》一書第一七一—一八七頁。湖南出版社。

二、返國述職

第一次緬甸保衛戰，由於英軍作戰準備不夠，自始即有放棄緬甸而保印度的構想，而中國遠征軍應邀匆促入緬作戰，雖有我第二百師扼鎖中路迭摧頑敵，新三十八師在仁安羌建立奇勳，但大勢所趨，對整個戰局的發展不能挽回。

身負緬甸前線指揮官重任的中國戰區統帥部參謀長史迪威將軍，雖勇於作戰，但缺乏通盤計畫，對整個戰局亦無法展佈，他眼看英國軍隊節節敗退，中國軍隊潰散逃亡，心中最爲

氣惱。一九四二年五月十日晚上，他在撤往印度途中，記下這次戰敗的原因：「緬甸居民對英國人的仇視，日本軍隊兇猛進攻，中英盟軍缺乏空軍，裝備不良，彈藥不足，通訊不靈，運輸不暢，無補給品，窮湊合的醫療服務，愚鈍膽小的指揮官，蔣委員長的干預，英方對鐵道通訊管理不善，英軍抱持失敗主義，及易受攻擊的戰術。」

史迪威將軍退到印度後，五月二十四日，在新德里記者會中，坦承緬甸作戰失敗。他說：「我聲明在緬甸是慘敗，這是一個奇耻大辱，我們羞愧而無臉見人，我們被趕出緬甸！我們要好好檢討，再打回去！」

英軍自知無力堅守緬甸，早就準備放棄緬甸，退守印度。當亞歷山大將軍率領英軍殘部，安全撤退到印度邊境，英國首相邱吉爾給他的信中說：「日軍到印度之路已被阻擋。」英國認為緬甸雖失，對整個戰局無大影響，只要能保住印度就好了。①

可是緬甸淪陷，對中國抗戰影響最大，不獨損失了國軍中最精銳的部隊，而且中國唯一的國際運輸線也完全被封鎖，使抗戰進入最艱苦階段。

緬甸保衛戰失敗後，史迪威參謀長於六月三日自印度飛往重慶，次日在黃山謁見中國戰區統帥蔣委員長。蔣委員長詢問緬戰失敗原因，史迪威認為盟軍缺乏空軍所致。他對於在緬作戰的第五十五師師長陳勉吾，九十六師師長余詔，以及第五軍軍長杜聿明皆表不滿，惟對於第二師師長戴安瀾及新三十八師師長孫立人卻有好評，並要求更換第五軍軍長杜聿明，而以羅卓英、孫立人或廖耀湘三人中擇一取代，蔣委員長允予考慮。

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委員長對於緬甸作戰失敗，大爲震怒，訓令軍事委員會召集參加緬甸作戰的將領，全面檢討緬戰失敗的原因，並追究失職人員的責任。

軍事委員會於三十一年秋在重慶召開最高軍事會議，檢討中國遠征軍在緬甸作戰失敗的責任。會議由蔣委員長親自主持，參加會議人員有何應欽、程潛、白崇禧、徐永昌、林蔚、劉斐、羅卓英、杜聿明、甘麗初、張軫等高級將領多人。在檢討會中，白崇禧將軍首先起立發言，他說中國遠征軍在緬作戰失敗，統帥部應負完全責任，不能歸罪於哪一個人。繼由在緬甸指揮作戰的軍事委員會參謀團團長林蔚將軍提出一份緬甸保衛戰的詳細報告。會中最後結論認爲此次國軍遠征緬甸失敗，應歸罪於駐緬總指揮史迪威將軍指揮不當，英軍作戰不力，同盟國間指揮系統凌亂，盟軍間缺乏配合，國軍入緬過遲，戰線拉得太長，兵力分散被敵各個擊破。杜聿明曾在會中報告說：新三十八師師長孫立人不遵守命令，擅自離開戍守的曼德勒，前往仁安羌援救英軍，以致防線拉得過長，全面戰局遭致動搖。撤退時，孫部負有掩護任務，又違抗命令，中途脫離，不隨同國軍歸國，反而尾隨英軍之後，退往印度。似此違抗長官命令，擅自行動，應交軍事法庭審訊，追究其責任。

這時羅卓英將軍起立發言，說明孫立人率部解救英軍之前，確曾前來遠征軍司令部請示。當時楊業孔參謀長曾向其說明，杜副司令長官不贊成派兵救援英軍。但孫立人鑒於當時情勢，倘日軍攻陷仁安羌，則曼德勒亦難保守，堅持要求親往仁安羌指揮所部，既可解救英軍，亦可保衛曼德勒。最後楊參謀長始勉強同意，因此不能認定他不遵守命令。至於該師最後負掩

護撤退任務，是在國軍遠離戰場之後，歸國退路已被日軍截斷，在此無路可走的情況下，孫當時臨機決斷，權宜處措，遵照史迪威將軍的指示，率師退往印度，得使全師人員裝備無損，實屬情有可原。最後蔣委員長裁決：第六十六軍及所屬新編第二十九師撤銷番號，軍長張軫及新二十八師師長劉伯龍撤職，新編第二十九師師長馬維驥撤職查辦，另電令新二十八師師長孫立人返國，說明當時實際情況，再予議處。^②

不久，孫立人將軍接到軍事委員會來電，命令他立即返國述職。這時，孫師長正在與史迪威將軍商討改組中國遠征軍，成立中國駐印軍，由美國供應美式裝備，並由美國軍官來印擔任教官，訓練新三十八師及新二十二師官兵，擴充部隊，積極準備反攻緬甸，打通中印公路，以雪第一次緬甸作戰失敗之耻。在此關鍵時刻，孫立人認為此時他不宜遠離，具電呈請延期返國，等了許久，始奉核准。

一直到了三十一年秋末，孫立人始將軍隊整訓計畫，與美軍人員商談妥適，隨即束裝返國。他搭乘美軍專機飛抵昆明，停留兩天；去西南聯大看望老同學清華工學院院長施嘉燭，政治西洋史教授浦薛鳳，英文教授陳福田等人，請他們推薦大學生，赴印充任軍中翻譯官。第二天，浦薛鳳教授邀請孫立人幾個同學，一同去遊滇池划船，遊覽滇池風光。戰時老同學異地相逢，分外親熱。孫立人大談國軍在緬甸的戰績，神采飛揚，大家都聽得津津有味。他說到仁安羌大捷，如何以一千兵力，打敗日軍，解救英軍七千多人出圍，英美兩國政府都頒給他勳章，卻受到自家人排擠，指責他曾兩次違抗命令，要他返國說明實情，實在令人氣

憤。老同學們聽到，都爲他擔心，而他竟認爲他在前線爲國拼命，做得很對，要是照著上面的命令去做，一定會失敗。

第三天，孫立人搭機到達重慶，財政部鹽務署署長戴笠派員前來迎接，一直把他接到戴笠官邸。當晚設宴接風，席間，戴笠對孫將軍在緬甸作戰的功績，大爲稱讚。至於有人指控他會有兩次違抗命令，要他不要介意。戴說：「他曾派二十多人在新三十八師工作，對於新三十八師的戰績知道得清楚，他曾報告蔣委員長，委座對你的戰功，也非常瞭解。今後中美軍事合作，政府尙需借重。」孫聽了甚感寬慰，他解釋說：「並不是我抗命，而是非照我的辦法做不可。所謂第一次抗命，是我要親往前線指揮我的部隊，締造了仁安羌大捷，使西翼盟軍免遭崩潰；第二次抗命，是我未遵照杜聿明軍長命令，將我師帶進野人山，使新三十八師得以完整退往印度。」

孫立人在重慶期間，他先到軍事委員會各廳處接洽公務，並去晉見軍政部長何應欽將軍，報告緬甸作戰經過，及國軍在印度的整訓計畫，何部長對於新三十八師訓練優良，大爲讚賞，對於孫師長要求補充兵源，亦表支持。

一天上午，孫立人接到侍從室通知，要他於當天下午三時到重慶上清寺官邸，晉見蔣委員長。他準時到達，侍從武官引導他進入會客室，蔣委員長偕夫人在座。孫立人身著戎裝，行禮後，委員長教他坐下，和顏悅色的問他部隊在印度整訓情形。孫報告說：「現住在印度的部隊，因爲獲得與盟軍同等待遇和補給，一切整訓計畫正在順利進行。史迪威將軍計畫在

印度訓練國軍十萬人，在滇西訓練國軍三十個師，所有武器裝備由美方供應。在印訓練的國軍，由英方提供營房及補給，中方僅需提供兵源，由美方派機運至印度受訓，為盟軍反攻緬甸及攻擊大陸日軍作好準備。」孫立人侃侃而談，蔣委員長頻頻稱好。蔣夫人坐在一旁，有時很親切的要孫吃些茶點，談話將近一個小時，蔣委員長並未提到孫在緬甸抗不遵令的事。

一天晚上，孫立人抽空到重慶國立歌劇學校附設實驗劇場，觀看山東省立劇院演出國劇「斬經堂」，甚為欣賞，當場邀請他們赴印緬從事宣揚中國文化和慰勞前線官兵工作。自動報名參加的有花臉鮑東生，花旦林貴薩，青衣嚴富華，武生張寶一，文武老生邵君誠，丑角喬中域，胡琴黃寶炎，二胡田烈，鼓師鄒紹凱，文武小生李萍寄，文武小旦王昆等人。他們到了印度，在新三十八師政治部下成立鷹揚劇團，是一支活躍在印緬戰場上的文藝部隊，甚受官兵們的喜愛。

孫立人率師赴緬遠征期間，孫夫人張晶英一人留在都勻居住，很少得到夫君的音訊。她日夜在家思念，晨昏在佛堂前一炷香又一炷香的跪拜，祈求菩薩保佑丈夫，早日平安歸來。後來從留守人員處得知，孫立人率師退到印度，她才感到心安。現在孫回國述職，因軍務在身，不容許他回都勻探望家室，張晶英乃不顧長途跋涉艱辛，從都勻搭車趕來重慶，與夫君相聚幾天，孫又逕自飛往印度。

註釋：

① 美國國防部軍史局出版《麥支隊》(Merrill's Marauders) 第五頁。

② 六十六軍軍長張軫撰《入緬抗日二十天》一文，載於《遠征印緬抗戰》第二八五—二九一頁，中國文史出版社。

三、錫金王國授贈榮譽國民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初，中國駐印度加爾各答總領事保君健先生，邀約孫立人將軍及鍾山參謀，一同赴大吉嶺(DARJEELING)雪景園共度聖誕節。十二月二十三日晚間八時，孫將軍依約搭車抵達好來(HAORA)車站，鍾山前來迎接，先到保總領事官邸，見面後，保夫人(美籍)也願同行。當晚十時，四人便到加爾各答車站乘特別快車出發，第二天早上六時，到達終站，他們隨即下車。月台上有一班武裝整齊的印度兵，由一位中校領著，列隊歡迎，向他們敬禮。這時鍾山才認出，這位中校竟是新三十八師自品列埠撤退到英法爾途中，他所收容的印度受傷中校，這班武裝兵，竟是當時收容的八個落後的印度兵。

這位印度中校引導他們走出月台，八個印度兵上了兩部軍用指揮車，中校打開一部長型轎車的後門，請他們上車。轎車是一部特製的禮車，駕駛座和後座隔開，後座有兩排座位，

每排可坐四人。印度中校和鍾山參謀坐在前排，孫將軍和保總領事夫婦坐在後排。兩部指揮車在前面開導。

禮車開動後，印度中校才說：「讓我先自我介紹，我原是英軍亞歷山大將軍屬下衛生隊的中校醫官，在緬甸衣烏撤退時，不幸在錯車間把小腿撞斷，因而跟不上英軍撤退而落伍，到了品列埠，由貴部收容救護到英法爾。我是錫金(SIKKIM)國王的第三王子，回到錫金後，早要報答你們的救命恩典。家父認為，錫金是個小國，給勳章無有名義，贈送獎金太不恭敬，特函請保總領事，安排你們到大吉嶺的雪景園一遊，比較有紀念意義。」

「我所答應的是在二十五日去「雪景園」觀日出奇景，並不知道是錫金國王的邀請。」保總領事說。

「雪景園是錫金王國的產業，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是特別招待賓客前來「觀日出」的節日，我們不用國王的名義邀請，是怕增加你們的顧慮。」印度中校說。

保夫人接著說：「據旅遊雜誌上說，雪景園位於一萬二千呎以上，旅客通常要在途中休息兩次以上才可以上去，否則會因缺氧而暈倒。」

「如乘的是普通車輛，是要那樣的。我們的禮車有加氧設備，可以不用半途休息，到了雪景園再休息就可以了。」印度中校解釋說。

雪景園(SNOW VIEW GARDEN)位於大吉嶺公園的另一座山頂上，車子駛進公園，穿越最高處後，接連另一座更高的山，就到了雪景園。園門右側豎立一個藍色紅字的大牌，上面寫

著「勞羅暨家人歡迎孫立人將軍蒞臨」。

那天早上八時許，一進園內不遠，標高註明海拔一萬呎，路面積雪皚皚，山傍低處，彩雲朵朵，車輛行駛山間，彷彿是在雲上滑浮一般。滿園臘梅，正在傲雪綻放，使人覺得是夢遊仙境。

園內有座建築華麗的別墅，門前有十餘人高呼「歡迎！歡迎！」保總領事夫婦一下車，他們就需要人扶持，鍾山攬著孫將軍進了客廳，坐在沙發上，也覺得頭暈起來。

印度中校急忙交代：「每人喝一杯酸羊奶，閉眼靠一會兒，就沒事了。」

過了約二十分鐘，大家的頭暈沒了，只覺得很疲倦。

這時，印度中校說：「剛才你們頭暈情形，是平地人到雪景園一定會發生的，不要緊，這裡高度海拔一萬二千呎，平地居住的人，突然到達這裡是不習慣的，你們去睡幾個小時，就會習慣了。」

他繼續說：「現在我給大家介紹認識我的家人，我叫勞羅立登 (LAULAN LEDON)，我是老三，他是勞羅列登 (LAULAN LADON)，是老二；大哥叫勞羅來登 (LAULAN LIEDON)，他現在英國；她是我二嫂，她是我妻子；我父親叫勞羅李敦 (LAULAN LEDDON)，是錫金國王，他和我母親五點鐘會來，到時候，一同出去觀賞雪景園的風光，及遙望世界最高峯喜瑪拉雅山聖母峯的日落奇景。」

大家午餐後，睡了一覺，懼高症沒有了，到了下午四時，感覺上就如同在平地一樣。立

登中校拿出在加城勞羅公司事先定製的軍服，送給孫將軍及鍾山參謀，要他們穿上，待國王到時可以拍照。所謂一套軍服，是從頭到腳樣樣齊全。頭上是三種軍帽，包括大綠帽、無緣帽及絨線帽，花紋都是金絲所綉的；上身是襯衣、背心、外衣、大衣、披肩、領帶及手套；下身是內褲、長褲、馬褲、襪子、馬靴；所有的材料都是最上等的，最別緻的是藍鷹臂章之外，特別在胸前加了一片藍鷹勳章，綉上「錫金榮譽國民」(GLORIOUS CITIZEN of SIKKIM) 證。

立登中校說：「勞羅公司 (LAULAW Co.) 也是王家的企業，我們請孫將軍和鍾指揮官 (他不稱鍾的階級而稱指揮官) 到加城勞羅公司量衣服，也是家父的意思，如果不用勞羅公司名義，你們一定也不會接受的。」

下午五時，錫金國王勞羅李敦帶領十八匹紅馬，一輛四匹白馬的雪橇來到。這些紅馬白馬，都是錫金特產，頭小腳細，體短胸健，腰凹臀圓，既雄壯又小巧，利行山路的駿馬。國王身體健壯，年齡約在五十開外，舉止言談，瀟灑幽默。他和孫將軍握手擁抱之後，開始拍照。他和孫將軍乘駿馬，並轡而行，王后陪同保總領事夫婦坐雪橇，沿著向東山路，前去觀光雪景。當時天氣風和日麗，山形是南高北低。路南高處，是聳立密集的青翠松林，直豎無極，排列整齊，樹梢碧綠，林枝積雪，猶如花朵，樹下乾枝鋪地，卻無滴雪，鋪在地上的層層乾枝，就像沒有盡頭的大絨毯。不覺得有松風吹動，但可聞松濤悅耳。西北低處，滿園梅花，在白雪皚皚的地面上，反映著點點紅珠，紅白相映，馨香遠送，藍色的天空，像漂浮著

雪片在飛舞。山下卻是似錦的雲海，遠望東北，可見一座反射著金黃色好像是老虎蹲立的聖虎峯。遙眺西北，三峯排立，插入天庭，巍然無際，閃著銀光的聖母峯，艷麗雄奇，不可名狀。

下午五時三十分，我們到達雪景園最高處的雪景亭，大家坐定之後，錫金國王開始說：

我們直到今天才請孫將軍和各位來遊雪景園，因為在一年裡，只有這幾天，是最好的季節，其他時候，雪海不是太濃，就是太高，不是視線被阻，就是似在雲中，常常到了中午仍看不見青天。現在你們看，我們是在雪山上，東北方的山下，是一條無盡頭的雲河，自東至西，隔開對面終年積雪的高峯。正北面是聖虎峯，請看，是不是像一隻蹲著的金色巨虎，它的高峯海拔二萬八千五百六十呎。在西邊三個排立的雪山，中間就是聖母峯，是世界上最高峯，海拔二萬九千零二十八呎。

雪景亭位於大吉嶺境內最高點，松林是家父於一九〇〇年開始種植，面積廣達五千餘英畝，每棵樹相隔十二呎，費了十二年時間才完成。現在除了生產印度境內最佳最大的松子外，它有兩個特色：第一，林內地面全被乾針葉鋪蓋，並無任何野草，能保持溫度，現在林外氣溫為攝氏零下五度，林內溫度仍保持在零度以上。第二，樹林密集在一起，形成如傘蓋的狀態，除非有特別強風，平常的風吹不進來，所以林內溫度會保持，因此整個松林上空，看不見有雪花飄落。

請看，比這裡低的雲河，是自東向北，再向西約有四百英里長。現在是一年中最も明顯的時刻，看到黑流滾動，浮著一片白浪，這是天造地化的自然景象，這個短暫的奇觀，到了下午六時，雲河就會變黑不見了。我們所在位置的東邊是不丹（BHUTAN），西邊是尼泊尔（NEPAL），都是環繞喜馬拉雅山麓如同腰帶一般的小地方。雲河對岸高處是「秦」（CHIN），南方及西南方的平地是「恆河」（GANGES）。

錫金國王說到這裡，雲河果然變黑了。東方、西方、北方顯現出來的閃閃金光，在一瞬間就淡化了，只有雪峯上的白影還有迴光返照，那也僅是印象般的感應，因為腦海裡還沒有確切的認清楚，景物就迷迷糊糊的失去了，這就是我們在雪景亭眺望落日的「奇觀」。

雪景亭（Snow-View House）是為賓客在此過夜守望落日而出而建造的賓館，位於雪景園最高的圓山上，頂點是一座八角形，用雙層玻璃防寒的房屋，因為House是單數，孫將軍給它命名為「雪景亭」。那夜亭外溫度是零下七度，亭內中央有四角形火爐關係，溫度高達二十度，非常舒適。晚上七時，國王在亭內正式宴客，首席是孫將軍，保總領事夫婦相陪，國王及后在旁殷勤招待。席上飲料是錫金特產松子酒，唯一食品的羔羊肉，是在火爐上現烤的。

開筵之前，錫金國王致詞：

我剛才在觀看落日時說過，雲河對面高處是「秦」，南方及西方平地是「恆河」，這是

我們千年來一向對這兩個地方的稱呼。「秦」就是現在的中國，「恆河」就是現在的印度。千年來錫金是「秦」的屬邦，近百年來，錫金成爲印度的轄地。我們過去的國璽是明朝頒發的，現在仍保留著，也許將來還有用。依歷史記載，勞羅王朝第一代於一六〇〇年（明神宗萬曆三十八年）接受國璽後開始，我們每換一代，便貢奉一次名冊，可是並未到過中國的京都，或朝見過天子。我們只是自認是中國的屬邦，中國卻從來不干涉我們的政治、經濟、軍事，除非我們要求，實際上，我們也沒有要求過。

我們的長輩說，中國是以仁義道統立國的，現在我們得到了證實。你們在最艱苦的撤退途中，用臨時做的擔架，把立登抬過湍急的河流，士兵輪班替換，背負他爬越野人山，事前並不問他的身份家世，事後也沒提過任何報酬，這除了是「仁」(LOVE)和「義」(JUSTICE)的表現還能是甚麼呢？

我們錫金是偏遠的小邦，過去從未接待過宗主國來的貴賓，這是第一次機會，我們願趁此機會，提出我們第一次的要求，要求將軍、指揮官、總領事暨夫人，接受我們的請求，做爲錫金王國的榮譽國民，因爲這是我們的請求，所以事先未有提出說明。

本來孫將軍原想接著說，救助立登是我們國軍對盟軍的義務。鍾山也想說，當時是中國士兵們的義勇行爲。但國王繼續說：「當然救助立登脫險的不只是幾個人，而是中國部隊官兵共同協力，才能達成的。因此我們真誠的對他們感謝，如果他們有緣來大吉嶺，我們都要

熱誠接待的。」

「今晚的宴會，只有松子酒和烤羔羊，是本邦歷代定下最尊敬最純正的筵席。松子酒是純白的，羔羊也是純白的，這也是除錫金外，世上沒有的美酒和羊羔，表示我們潔白無瑕的真誠感謝。」

錫金國王說完，親自給客人斟滿一杯松子酒，切了一塊烤羊前胸的肉，筵席便開始了。

一杯松子酒約有五百公分，雖是純白無色，卻非常濃郁，不是容易喝完的。一塊烤羊肉有一斤多重，用刀切食，熏香可口，也不是一時可以吃盡的。國王不停地敬酒，連續地勸大家切食，足足經過一個小時，筵席結束，美酒和羊羔還是保留大半。

次晨五時三十分，天還未破曉，大家守在雪景園觀日出。這時虎峯及聖母峰的東方，開始顯現深暗的紅霞。霞光初顯似在峯上，但擴展得得快，映散到無盡頭的整個東方，都滿佈著彩霞了。回頭一望印度平原，卻渺渺茫茫，既非黑暗，也不是晨曦，而是無涯的曦霧，視線好像沒有盡頭，然而實際上又望不見任何景物。可是，當腦海正在尋求理解的刹那，突然間，無數如絲的白光便射蓋了一切。回望東方，紅霞散去了，取代的是萬道紅光，直射天庭，令人驚疑的是，其中有無數紅黃燦爛蟠曲飛舞的長龍。

這時勞羅國王突然問道：「General, Did you see the ornamented dragons? How are the circumstances? 將軍，你看見彩龍嗎？景觀怎樣？」

「Yes, numerous, glossiest and lustrous! 看見了，無數彩龍，光華而燦爛！」孫

將軍答。

「聖母峯馬上要顯現出來了，請注意，三道沖天的白光。」勞羅國王在旁提醒大家。「我注意到了，中間最高的聖母峯已經在白光底下出現了。」孫將軍立即回答。

他們的話剛說完，聖母峯已露出雪白帶金黃的整座峯巒，排列在左右的兩座峯巔也看得見了。景觀變幻得太快，接着聖虎峯也映入眼簾。自東到北，整片無盡頭的雪山，都連貫在一起，一條雲河，又靜靜地把雪景園和雪山隔開。雖然這時尚未看到太陽，可是天已亮了。看看手錶是當地時間的五時四十五分。①

註釋：

① 鍾山《藍鷹》一書中〈雪景亭觀日出〉，尙未印行。

四、英皇授勳

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一月二日，印度比哈爾省熱烈舉行一年一度的「達爾巴」（Darbar）。這是印度一個隆重節日，照例是英國政府頒授勳獎給對國家社會服務有功人員。一九四三年的「達爾巴」，孫立人將軍應比哈爾省督邀請，前往藍溪（Ranchi）接受英

皇頒授的「英帝國司令」(C.B.E.)勳章。原來這座勳章是英皇特派印度總督魏菲爾將軍代表，在新德里頒授，因為孫將軍練兵正忙，沒有閒空時間，前往領受，所以改派比哈爾省督代表英皇，在孫將軍駐地附近，舉行授勳典禮，地點是在藍溪的柔拉學校達爾巴禮堂。

上午八時，孫師長乘新式流線型轎車，從中國駐印軍營地出發，向藍溪鎮疾駛，鮮艷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插在他的座車前，被晨風吹動飄揚。

中美高級將領應邀觀禮的有：美國後方勤務部印度支部惠勒中將(Ger. Wheeler)，史迪威駐印指揮部參謀長柏特諾少將(Gen. Bortner)，中國遠征軍司令長官部參謀長楊業孔將軍，及新編二十二師師長廖耀湘將軍，還有印度貴族多位，參加了這個盛典。

典禮是上午十時開始，廳堂門外，站立著幾十個穿紅衣戴紅帽的印度人守衛，來賓進門時，有一個印度人用盤子托著銀杯，大家都用手指去蘸杯裡盛著的香水，表示祈福，之後，每一個人都得到一包包著香料的樹葉在嘴裡咀嚼。台上懸掛著英皇大像一幅，並有套著猩紅墊褥的古老椅子，褥上繡著繁複的金色、綠色、藍色各種花紋。

孫將軍穿著淺黃色呢質戎裝，咖啡色長統馬靴，身材魁偉畢挺，英姿煥發，從容步入禮堂，自有一種大將軍軒昂的氣宇，人們的視線都集中在他身上，流露出欽羨和敬仰。

廳堂裡座位左右相對，中間走道上舖有紅色地毯，從門口一直舖到主席台下。孫將軍走到右方第一排第一個座位坐下。省督接著來了，穿著黃色大禮服，袖上肩上和胸前，佩飾著許多章紋，顯得高貴的樣子。縣長站在門前歡迎，引導省督走上主席台坐下。

軍樂奏起，宣佈「達爾巴」典禮開始。省督站起來致詞畢，秘書長用和藹恭敬的語調，唱出「孫立人將軍」的名字。孫將軍聞聲起立，走到距主席台一步的地方，面向省督。省督站起，官兵隨同一齊起立。

省督宣讀勳章頌詞：

「奉皇帝陛下之命令，今天本人代表陛下，將CBM勳章授予孫立人將軍閣下，以紀念閣下在緬甸創造的驚人功績，和對閣下這種英勇行爲的崇敬。」省督一口氣讀完，臉上浮起微笑，親自替孫將軍將勳章配帶起來，



孫立人將軍於民國卅二年元月在印度比哈爾省之蘭溪，接受英皇頒贈大英帝國司令勳章時留影。

與孫將軍熱烈握手。

孫將軍退後一步，用流利英語致謝詞：

茲承大英帝國皇帝頒賜勳章，本人覺得非常榮幸。緬甸仁安羌之役，充分表現中英盟軍的合作無間，共殲暴敵，這是擊潰日本和打倒軸心國的最有力的保證。

答詞完，孫將軍退回到自己的座位，大家也跟著復座，待其他勳獎授畢，宣告禮成。^①在省督步出禮堂後，中、美、英、印高級將領及行政長官，一一上前和孫將軍握手致賀。會後，在回答記者詢問時，孫將軍特別強調：「這是新三十八師全體官兵，尤其死難的袍澤，用血肉之軀換來的光榮，其意義不僅是中國軍官第一次以戰功獲得外國勳章，而且表現了中國軍人，第一次和盟軍併肩作戰所付出的血汗和捨己救人的傳統美德。」^②

下午一時，省督在公署歡宴孫將軍，參加典禮的盟國高級將領都應邀作陪。孫將軍風度瀟灑，舉止文雅，和賓主交談，不遜於英國的紳士。在英國凡接受勳章者，都被賜封爵位。後來史迪威將軍的參謀長竇恩准將，常戲稱孫將軍為「孫立人爵士」。^③

夕陽西下，孫將軍載譽回到營地。可是他心中所想的並不是他個人所獲得的榮譽，而是他的部隊中弟兄們，爲了這場勝利而戰死在外國荒山野林裡那些忠魂。

三十二年四月十九日，是仁安羌戰役週年紀念，孫立人師長特於這一天集全師官兵，舉行緬甸戰役陣亡將士追悼大會。會場佈置莊嚴肅穆。國府主席林森特書「異域成仁」四個大字，懸掛在台的中央。最高統帥蔣委員長的輓聯，掛在正中央陣亡烈士靈位的兩側，上聯是「中華軍人魂仁者必有勇」，下聯是「世界烈士血異城永增光」。來賓中有中英美各國將領，素車白馬，倍極哀思。孫立人師長對全師講話：「我們與諸烈士都是多年的袍澤，同甘苦，共患難，出生入死，十幾年來如一日。在淞滬抗戰，在丁家橋，在溫藻濱，在蘇州河戰場上，他們之間有許多曾經為國家為民族流出光榮的血！」

「去年今天，他們在仁安羌援救盟軍的戰役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這是偉大的死，可與泰山比重。」

「我們要打回緬甸去，我們要在仁安羌去弔祭先烈們的忠魂！」

一位英國戰友走上台前，用感激的口吻向大會致詞。他說：「我是一個英國軍官，去年仁安羌之役，我也曾參加，我親眼看到貴師官兵作戰的英勇，越發增強了我們中英合作的信心。」

孫師長對於他這些戰死的弟兄們，心中有說不盡的哀思，他祇有用一幅輓聯來表達：

憶當年整軍黔中，起舞聽鷄鳴，偉績豐功原有自；

痛此日招魂塞外，來歎疑鶴化，青山夜月恨無窮。

民國三十二年秋，孫師長移師印緬邊界雷多，就在那裡青山白雲深處，建立一座中國遠征軍新三十八師陣亡將士公墓，命名燕南（仁安羌另一音譯）公墓，將那些在保衛緬甸戰役中為國犧牲的義骸，安葬在那裡。

註 釋：

- ① 孫克剛《緬甸蕩寇誌》第二一一—二三頁。
- ② 薛慶煜《鷹揚國威》第一二二—一二四頁。
- ③ 戴廣德《我們怎樣打進緬甸》第二〇—三八頁。

五、藍伽整訓

(一) 中國駐印軍的成立

緬甸保衛戰失敗後，史迪威將軍帶領少數美軍參謀人員撤退到印度，他始終認為中國軍隊給以適當訓練與裝備，一定可以打敗日軍。三十一年五月二十日，他到印度之後，立即草擬一項訓練中國軍隊三十師計畫，分別在印度及雲南兩地實施，完成之後，即可使用這支新

練成的勁旅，從印度及雲南同時反攻緬甸，打通中印國際運輸路線。

這一項訓練計畫，中美雙方均表贊同，惟英方恐怕中國軍隊支持印緬獨立運動，多方予以阻難，最後在美國政府強大壓力下，由羅斯福總統說服了邱吉爾首相，英方始勉強同意。

中、英、美盟軍經多次協商，決定在印度訓練中國軍隊三個師，由英方供給營房、訓練場地、糧食、服裝及油料等項補給品，美方供給裝備，包括武器彈藥車輛，訓練人員、醫師護士及藥品等，中方提供兵源。所有補給品統由美軍供應處向我軍供應，實施「補給到連，供應到人」的追送補給制度。革除了國軍中飽剋扣的陋習，使中國駐印軍面貌一新。^①

英方提供的訓練場地，是在印度中部加爾各答西方二百里外的比哈爾省藍伽 (Rangpur) 營房，這裡原是英國人修建的戰俘營，收容在歐非戰場上所俘獲的義大利俘虜。經美方要求，撥交給國軍作為訓練營。營區面積廣達三十平方公里，裡面有二十幾座洋灰地的大營房，內部設有三萬多張床位，還有球場、游泳池和電影院各種娛樂設施，可容納二三萬人。紅色的磚瓦，掩蔽在碧綠的榕樹之中，環境單純優美。營房四周不遠的地方，都是起伏不太高的丘陵，實施實彈射擊及野戰演習，極為便利，是練軍的最佳場所。

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七月十四日，中國駐印軍正式成立，中國戰區統帥蔣委員長任命史迪威將軍為總指揮，羅卓英將軍為副總指揮，柏特納少將 (Haydon L. Boatner) 為參謀長，溫鳴劍少將為副參謀長，麥克布上校 (E. R. W. McCabe) 為藍伽訓練營主任。中國軍官負責行政管理及軍紀維持，美國軍官負責教育計畫及訓練。^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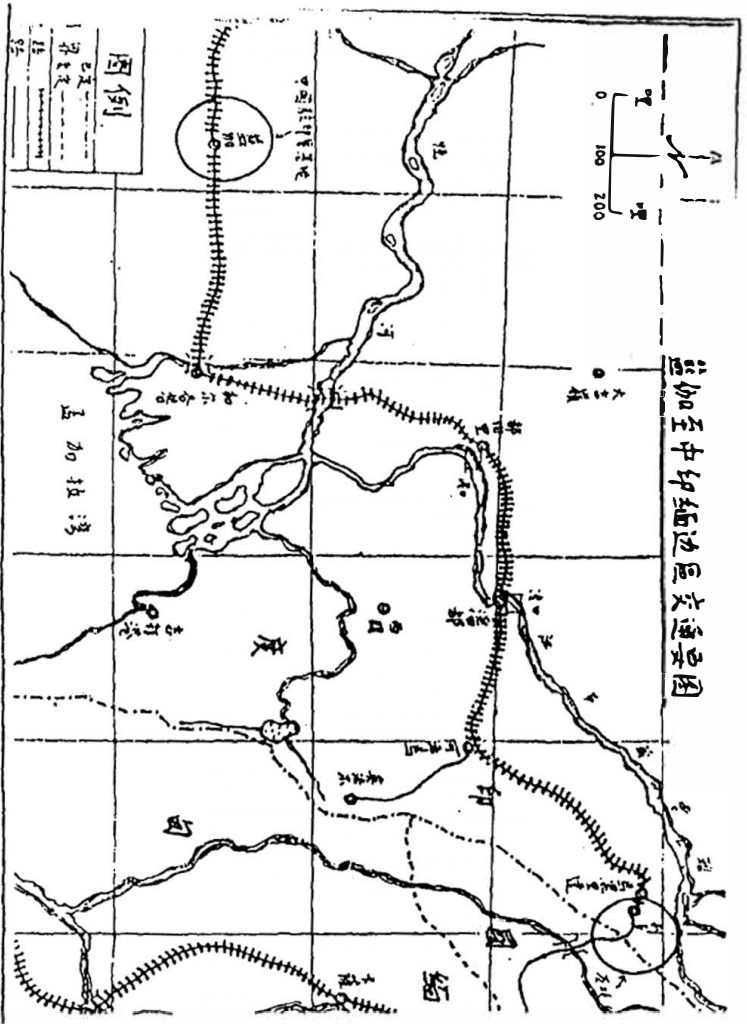
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七月十五日，孫立人師長率領新三十八師進駐藍伽營房後，立即開始操練，頓使這塊荒涼的土地上，充滿蓬勃緊張活潑的生機。朝陽初露時分，鮮艷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在昂揚歌聲中升起，飄揚在印度上空。

八月二日，廖耀湘師長率領新二十二師官兵三千餘人，陸續從雷多運到藍伽，兩個師全部員額祇有九千多人。當時中印陸海路交通斷絕，要想補充兵員極為困難，全靠美國十四航空隊運輸機將戰略物資，由印度阿薩姆機場起飛，穿越喜馬拉雅山駝峯，送達雲南昆明，回程運送補充兵到印度。開始每天十六架次，空運四百人，十月起，每天空運人數增加到六百五十人，下機後，再以卡車火車轉運到藍伽訓練營。

八月二十三日，史迪威就任中國駐印軍總指揮。第一天，他依照中國軍隊的規矩，召集部隊全體官兵舉行佈達式，站在台上用生硬的中國話說：「我奉蔣委員長命令，任中國駐印軍總指揮，你們必須絕對服從我的命令，聽從我的指揮。你們不要害怕日本人的飛機大砲和機關槍，我保證美國有更多的飛機大砲及機關槍給你們。我要用事實證明，中國軍人不但不是亞於任何盟國軍人，而且我們要勝利的打回緬甸去！」^③

（二）中國駐印軍的訓練

民國三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藍伽訓練營正式開訓，分設步兵、砲兵、工兵、通信、汽車、戰車、衛生、獸醫、馱載等訓練班，輪流調訓駐印軍各級幹部，每期訓練時間定為六至



八個星期，使其熟習美軍武器裝備的使用及戰術。開始全由美軍軍官任教，期滿由中國軍官依照美軍標準規定繼續教練，由美軍教官在場督導實施，限期於民國三十二年二月完成。

全部訓練計畫分為三個階層實施：

(一) 士兵所受的訓練，是體能及基本戰鬥訓練，教導士兵如何利用裝備，執行作戰任務，主要訓練項目是步槍、輕重機槍、迫擊砲、火箭筒及反戰車砲射擊，白刃劈刺及體能訓練。

(二) 初級軍官所受的訓練，是排連攻防作戰技術，主要訓練課目，是排連戰術和步砲協同配合作戰方法。

(三) 高級參謀人員和指揮官所受的訓練，為參謀作業程序，戰略戰術和後勤補給業務。在藍伽設立一個「戰術學校」，以美國參謀學校戰時所教的課程為標準，開始先分批輪流調訓駐印軍高級幹部，後來調訓國內準備接受美械裝備的十三個軍的將校級軍官來這裡受訓，研究參觀，為期六週，以溝通中美兩個高級軍官的戰術和戰略的思想。

步兵基本訓練，通過各種兵科訓練場來進行。每種兵科的訓練場，均由美國軍官負責施教，最初美國軍官不要中國軍官參加，由美國軍官直接訓練，後來因為中國士兵聽不懂美國話，中國軍官也不願受美國人的氣，訓練場上常常發生摩擦，士兵鼓噪起來，幾乎釀成流血

衝突，這才改由中國軍官主持。

特種兵訓練，則由美國教官協助教導，先後舉辦了砲兵、工兵、汽車、戰車、通信、衛生、獸醫、騾馬馱載等各種訓練班，輪流調訓駐印軍各級幹部及士兵受訓，每個班受訓六週至八週不等。因為訓練課目很多，官兵們除了他們自己的主科訓練以外，他們還學會了一種乃至幾種特殊的技能。譬如一個戰鬥列兵，除了步兵訓練以外，他還可以有機會去學砲兵，或者參加駕駛訓練，於是他可以當步兵，也可以當砲兵，也可以當駕駛兵。

現代戰爭以砲火為骨幹，美方建議成立砲兵團，但缺乏兵員，孫立人師長遂從他所轄的三個步兵團中，抽調一個步兵團改為砲兵。當時孫師長很擔心，全團步兵中沒有砲兵出身的幹部，全是步兵幹部，新裝備的七五公釐榴彈砲和馱載大砲的騾馬，他們都不知道如何使用，一方面要訓練幹部和士兵的砲操，同時要訓練他們使用騾馬的馱載方法，恐怕在短時間內，難於完成訓練，由於官兵學習情緒高昂，終於在四個月內，步兵練成為優越的砲兵。

藍伽訓練方法，採取美式教育，除了口述講解之外，同時使用圖解、模型、電影、示範、實習、考核各種方法，務求官兵能以瞭解課目的內容。由於語言隔閡和缺乏翻譯人員，美軍教官多用示範施教，要國軍官兵跟著模倣學習，結果進步很快。藍伽砲兵訓練主任教官史利勒（G. W. Siney）說：「幸虧我們不會說中國話，也沒有翻譯員，我們用實例示範，他們摹倣。他們是了不起的摹倣者，學得非常快。」原來他們都是步兵，農家出身，從小沒有摸過機械，卻能在一個星期之內，就學會操作使用七十二公釐的榴彈砲，他對中國砲兵有很好

的評價，認為中國兵使用無線電通訊，對敵實施砲擊，效果奇佳，「令人嘆為不可思議！」藍伽訓練營主任麥克布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後來他們參加反攻緬甸，在歷次戰役中，都有輝煌戰績的表現，這是因為他們是由步兵改為砲兵，作起戰來，更能密切配合。

中國駐印軍的裝備，除由英國借給布朗式輕機槍和履帶式小型戰車外，其他武器彈藥都由美國根據租借法案提供，其中六〇迫擊砲、衝鋒槍及火焰噴射器都是新式武器。

孫立人認為一支能作戰的部隊，有好的裝備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還是要訓練官兵會使用這些武器裝備。因此，他訓練部隊最重視官兵基本戰鬥技術訓練，嚴格要求每一個士兵都能把握步機槍的射擊要領，射擊的每一個動作都要做得確實熟練，然後才能演練實彈射擊。過去在國內由於彈藥不充裕，實彈射擊演練機會比較少，但在藍伽有足夠的訓練子彈，官兵可以充分演練，射擊技術自然更為進步了。一千公尺的機槍射距，廿五發彈夾可達二〇%命中率，步槍一五〇米射距，可達五〇%命中率，衝鋒槍八十公尺射距點放，可達三〇%命中率，這都是指活動目標，也就是敵兵一連在開闊地向我們前進時，他們無法到達我們步槍射擊的距離就要傷亡過半。所以我軍官兵對自己的射擊技術有了充分信心，在戰場上不待敵人接近到射程之內，絕不亂發，一旦敵人到了射程之內，那真是百發百中，令敵人喪膽。

藍伽訓練的未來任務是反攻緬甸，緬北一帶都是叢莽森林，要在這一地區作戰，必須要針對這一特殊環境，加以特殊訓練，因此「森林戰」成為部隊官兵必修的主要課程。官兵除了接受一般訓練之外，還要接受八天的森林戰訓練，每個人都要學會開路架橋，攀樹爬高，

游泳操舟，以及埋伏、搜索、襲擊等項動作。在孫師長嚴格要求下，官兵們都學會了「人猿泰山」的本領，爬吊桿、登絕崖、上大樹，像一隻猴子似的在削壁懸崖中，牽藤附葛，上下攀登，來往自如。他們又接受了武裝渡河訓練，不但官兵個個要會游泳，還要攜帶全副武裝游泳渡河。整營整團在限定的時間內，要渡過一條橫寬一百五十碼的水流河道，沒有船隻，只許就各人的隨身裝備，膠布、水壺、乾糧袋，和隨地可能取到的材料，做成渡河工具，將武器彈藥一齊運過河去。這種種得自平日訓練中的熟練技能，在反攻緬甸的艱苦戰場上，都一一的實際應用到。④

中國駐印軍和美軍官兵都住在藍伽同一營房裡，孫立人發覺到，美軍官兵回到營房以後，聽得到他們快樂的歡笑聲與合



孫立人將軍在藍伽訓練基地蹲在槍兵身邊指導射擊技術。

唱的歌聲，而他自己部隊的官兵回到營房裡，卻靜寂無聲。他就告訴官兵弟兄們說：「我希望你們在操場上或課堂裡，要認真安靜，用心學習，可是我發現你們在下課之後，卻不能自己尋些快樂，來調劑你們的生活。這時你們應該唱呀！應該笑呀！你們爲甚麼不唱呢？爲甚麼不笑呢？我希望你們在操場及戰場上，是一支鋼鐵的隊伍，嚴肅而莊穆，但也希望你們下了操課之後，盡興發洩愉快的情緒，像生龍活虎一般。」所以他平時帶兵，常和士兵在一塊玩球，並要求全體官兵都能上場玩兩手，決不希望造成幾個選手就算了事。由於官兵同在一起運動遊戲，官兵之間的感情也就漸漸融和起來，部隊也就顯得活潑而有朝氣了。

美軍訓練特別著重實際效果及民主風氣，也使中國駐印軍官兵深受感染，逐漸養成他們自動自發，守紀守法，遵守時間，講求效率，忠於職守，愛護榮譽、愛國家、愛戰友的風氣。

孫立人認爲做一個現代的軍人，除了學習美國人的長處外，更要具備中國傳統的「義勇忠誠」美德。「義」就是義氣，待人不能忘恩負義。「勇」就是勇敢，勇於做事，勇於負責。「忠」是堅貞不二，忠於國家，忠於職責。「誠」是誠實，真誠無虛，至公無私。他常用這四個字來教誨官兵，實踐篤行。因而「義勇忠誠」成爲新一軍的軍訓，「藍鷹」成爲新一軍的軍徽。

孫將軍指示：我們反攻緬甸，從形勢上去判斷，日軍是據點防守爲主的戰略，我們要擊破其據點，去取得面的策略。我們要贏得勝利，縮短戰爭時間，節省兵力，我們就要有精銳、耐勞和持續力的軍隊，藍伽訓練就是依據這些目標要求而實施的，事實證明藍伽訓練是成功

的。

(三) 新一軍的編組及裝備

軍政部長何應欽將軍於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二月初，應英國駐印軍總司令魏菲爾將軍的邀請，飛往印度。二月九日出席中英美軍事會議，會中研商盟軍反攻策略。我方同意由滇西出兵十師，向緬北密支那、八莫進攻，在藍伽受訓的中國駐印軍，則由胡康及孟拱河谷，向密支那進攻，獲勝後續向曼德勒前進。並期望英美兩國同時出動陸海空軍配合作戰。出戰日期商訂在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十月底。

會後，何部長順便到藍伽視察中國駐印軍，校閱全體部隊，並察看新三十八師的戰鬥射擊演習。第一一二團機關槍手上等兵王敬，在那次戰鬥演習中，用準確密集的火力，掩護步兵攻擊，當他正在向假想的敵軍陣地瞄準射擊掩護步兵攻擊時，何部長蹲在他的背後，眼看著步兵已經接近對面高地目標，還不到十步的距離，王敬的機關槍依然在咯咯的狂叫，子彈從步兵的頭上擦頂飛過，落在目標上，揚起陣陣的灰塵。何部長恐怕會打傷了攻擊前進的步兵，立刻命令王敬停止發射，王敬好像沒有聽到似的，依然繼續射擊，一直等到他看見步兵投出的手榴彈在目的物上爆炸時，他那挺機關槍咯咯的聲音才嘎然而止。他這才不慌不忙站起身來，畢恭畢敬的向何部長敬了一個禮。何部長很高興的說他很好，和他握手，並且說待他回到重慶時，一定頒發一個獎章給他。兩個月後，王敬胸前果然掛起一個光榮的獎牌。⑤

右：孫立人將軍陪同何應欽及俞大維二位將軍
視察藍伽整訓。



孫立人將軍陪同宋子文院長視察藍伽駐印軍整訓。

何部長返抵重慶，向蔣委員長報告中美英在印度會商的決定，以及中國駐印軍在藍伽受訓進步的實況，蔣委員長聽到深感欣慰。

民國二十二年二月三十一日，中國戰區統帥部下令，將駐印軍副總指揮羅卓英調回國內任職，駐在印度的新三十八師及新二十二師合編成爲新編第一軍，任鄭洞國爲軍長，孫立人爲副軍長兼新三十八師師長，廖耀湘爲新二十二師師長。三十二年秋，由國內空運新編第三十師到印度，接受美式裝備和訓練，師長是胡素，編入新一軍建制。

中國駐印軍經由美軍整編裝備，每師有三個步兵團，兩個山砲營，榴彈砲營，工兵營，通信營，輜重兵營，教導營，特務連，搜索連，軍械連，偵察隊，衛生隊，野戰醫院等直屬部隊。編組而成，全師約一萬五千人，各種車輛三百輛，騾馬千餘匹，十公分五榴彈砲十二門，七公分五山砲二十四門，十公分五迫擊砲三十六門，三公分七戰防砲三十六門，八公分迫擊砲三十六門，六公分迫擊砲一百六十二門，重機槍一百零八挺，輕機槍三百六十挺，火焰噴射器八十五具，火箭發射筒一百零八具，衝鋒槍，卡賓槍各約四百枝，電話可架到連及獨立排，且均配備無線電話報機。^①

後來又從國內調去及在印度成立了三個砲兵團，每團重砲有三十六門，一個汽車兵團有載重汽車四百輛，兩個工兵團，兩個化學兵團，後改爲重迫擊砲團，每團有重迫擊砲四十六門，一個騾馬輜重兵團，一個戰車營，一個高射砲營，一個通信營，一個特務營，一個憲兵營，和人力運輸隊等，員額達到三萬二千多人。

中國駐印軍經過一年的整編訓練，火力，通訊及機動性能，均大為增強，官兵的體能，戰鬥技能及精神士氣，也顯明地提高，成為國軍中一支最現代化的部隊。

(四) 中美軍事合作與衝突

在藍伽軍營裡，時常可以看到史迪威與孫立人兩位將軍一同出來看部隊操練，有時他倆會臥倒在士兵身旁，為他們做示範動作。史迪威瘦削精幹，美國西點軍校出身，曾任駐華武官多年，性情耿直傲慢，看不起中國軍官。孫立人瘦長英俊，美國維吉尼亞軍校畢業，說話有點口吃，時時都以中國軍人的尊嚴為重，絕不仰賴外人鼻息。兩人在一起，時常會鬧脾氣，發生爭執。因為他們兩人都是受過美式軍事教育的人，有話直說，無論爭辯如何激烈，最後誰有道理，就照誰的意見去做。中美合作共同訓練中國部隊，進行尚稱順利。

在藍伽訓練中國軍隊開始的時候，史迪威將軍要求國軍營長以上軍官均由美國人擔任，並且已經由美國調來三百多名軍官，準備接替中國軍官的職務，孫立人堅決反對，認為中國軍隊的指揮權，絕不能讓給美國人。爲了這一問題，孫史二人鬧得極不愉快，後來蔣委員長也不同意，史迪威不得已，乃將這三百多名美國軍官，分別派到中國駐印軍營級以上單位擔任聯絡官，企圖透過美國聯絡官，達到他控制中國軍隊的目的。孫立人對於此事也極表不滿，他常告誡國軍中的翻譯人員說：「現在軍中有的翻譯官缺乏民族自尊心，和外國人打交道時奴顏媚外，惟洋人馬首是瞻。我希望大家要站在自己國家立場，有理就應該爭，不要受美國

人的氣，出了事有我支持。」有幾次國軍官兵受不了美國軍官的無理責罵，竟持槍相向，迫使美國人再不敢狂妄欺人了。

有一次，史迪威認為副參謀長溫鳴劍將軍未得到他同意，直接與重慶軍政部通話，有違軍規，不報告中國戰區統帥批准，逕將溫鳴劍調為高參，改派美國軍官博金接任，引起國軍全體官兵不滿，鄭洞國、孫立人等聯名電告蔣委員長。蔣委員長批示：「史迪威何以對於人事調動，不先請准，擅自撤委？然仍由軍事委員會電令鄭軍長、孫師長等安心訓練。」^⑦

孫立人師長為彌補美國教官只重視兵器使用和日間射擊及戰鬥訓練，而忽視體能鍛鍊和夜戰訓練之不足，規定官兵每天早上起床到上課出操前這段時間，進行體能訓練，再利用夜間進行偵察、射擊、行軍、宿營、渡河、攻擊、防禦、埋伏、奇襲等項夜間戰鬥戰術訓練。廖耀湘師長也同孫師長一樣，規定在美軍訓練時間以外，加強官兵射擊、築城，和小部隊戰鬥教練。此事卻引起美軍聯絡官史利勒和費立蒲的強烈不滿，認為打亂了訓練計畫，加重了官兵的身心負擔，會橫加阻止，遭到孫廖二師長斷然拒絕，事情鬧到史迪威那裡。史迪威便把他們四人請到辦公室理論，廖耀湘認為美軍聯絡官無權干預中國部隊長管理自己部隊的職權。史迪威看到廖耀湘說越激動，不但沒有生氣，反而要廖有話好好地講。孫立人用平靜的語調說：「我們抽出每天四小時的課外時間，來進行體能、射擊、夜間行軍作戰以及築城作業等項與反攻緬甸密切相關的戰備訓練，這難道有甚麼錯嗎？」史迪威聽完孫立人講話後，很嚴肅地說：「我很贊成孫廖二位將軍的做法，現在請史利勒上校和費立蒲上校表明態度，

如果你二位也改變主張，轉而支持孫廖二位將軍的作法，那就等於甚麼事都沒有發生過，大家好好合作下去；否則，就只好請你們離開現在的崗位，聽候我另作安排。」美國人是勇於認錯的，這兩位上校當場向孫廖兩位師長道歉，表示願意真誠地繼續合作共事，一場風波就這樣輕易地平息了。自此之後，美軍聯絡官的言行開始檢點了，國軍各級部隊長亦可行使職權而較少受到美軍聯絡官的干預了。⑧

又有一次，外交部長宋子文於三十二年二月九日出席新德里會議後，順便到藍伽視察中國駐印軍訓練，孫立人派了一排儀隊歡迎。事後美軍參謀長柏德納在中美高級將領會議中提出質問：「是誰命令派儀隊迎接宋部長？如果不經過總指揮部的同意，隨便派遣部隊的話，那麼我們美國軍官回去好了。」當時史迪威也支持他的意見，認為中國部隊長不能隨意調動部隊。孫立人師長實在按耐不著他的脾氣，就站起來說：「儀隊是我派遣的。前幾天一位英國籍的印度省長前來參觀，總指揮部曾派一營儀隊歡迎，中國部長來視察，我派一排儀隊歡迎，也不應該嗎？」史迪威這才沒有話說了。⑨

在中印緬戰區，孫立人和美英及印度將領交往時，表現得很有骨氣，因而得到國軍中下級軍官及士兵的敬佩。

中國官兵時常爲了乘車坐飛機，受不了美軍的氣，就與美軍爭吵起來，甚至打架，孫將軍總是站在中國官兵方面，爲他們撐腰。有一次美軍告到軍事委員會上面去，揚言不再裝備國軍，急得軍政部長何應欽將軍當面告誡孫立人，要嚴加管束官兵，不得與美軍爭鬥。

盟國軍官對孫將軍也另眼看待，特別尊重，無論在任何場合，英美軍官在他面前，絕不敢無禮隨便。

中國駐印軍總指揮史迪威將軍，儘管對中國將領有偏見，性情急躁，在一些事情處理上，對中國方面不夠尊重。但他畢竟是一位正直而有勇氣的軍事將領。在對日作戰上，他的態度始終認真積極，而且頗具戰略眼光，在指揮作戰方面很有一套辦法。他身為異國高級將領，卻毫無官架子，對待中國士兵十分友善，喜歡同他們交朋友，慢慢贏得了不少中國將士對他的尊敬，許多人親昵地稱他為「喬大叔」(Uncle Joe)。在後來的緬北反攻戰役中，每當戰事處於緊張時刻，「喬大叔」就會出現在陣地上，總會引起戰士們熱烈的歡呼，部隊的戰鬥士氣隨之高昂起來，再艱難的任務，也會毫不猶豫的去完成，史迪威本人也常常以此引為自豪。^⑩

史迪威與孫立人兩人之間的關係，開始並不好，而且從中還有人說孫壞話，所以有一段時間，史迪威對孫有很深的誤會，甚至處處想壓制他。孫立人雖然尊重史迪威是他的長官，可是當史迪威處置若有不當，或是他的正當建議不被採納時，孫一定據理力爭，而且必須貫徹他的主張，結果他每次建議或擬訂的作戰訓練，都能贏得勝利，這使史迪威不能不暗自佩服。兩人常常在一度激烈的辯論之後，終於同意了孫的主張。

(五) 蔣委員長視察中國駐印軍

中國駐印軍在藍伽整訓期間，孫立人將軍因為在保衛緬甸戰役中表現優異，特別受到英美將領的重視，因而新三十八師需要的補給和裝備，都能得到盟軍的充分供應，部隊要甚麼有甚麼，因而引起國軍其他將領的妒忌和嫉視，指責他親美，並說他排擠軍校同學。甚至連新一軍軍長鄭洞國都有這種看法，說孫立人的部隊所分配的武器、彈藥及車輛等，總比廖耀湘部隊的既多又好。①實則，孫立人是一位民族自尊心極為強烈的愛國軍人，他最怕人家說他持美國關係以自重。他常告誡部屬：「中國人一定要打破這種挾外人自重的奴隸心理。」他轉戰印緬戰場上，隨時隨地都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維護中國軍隊的團體利益與尊嚴。

至於孫將軍排擠軍校同學的流言，一度會引起重慶有關方面的重視。當時擔任鄭洞國將軍的情報參謀潘德輝撰文紀述這件事說：「在藍伽訓練期間，部隊小道消息傳遍了，孫立人排擠軍校學生的謠言。三十一年冬，我奉派重返緬北各地調查兵要地誌及蒐集敵情，途經加爾各答。在餐敘中，晤時任加城領事李能梗先生，他認真地問我有關此事的看法及可靠性。我以親身見聞所得資料說明傳聞有誤，並列舉孫將軍部屬中之高級幹部如唐守治、何均衡、劉放吾、李鴻等均為軍校先期學長，可能是孫將軍在援緬戰事中唯一打了一次出風頭的勝仗，且全師完整地安全撤退到印度，因遭妒而有意造謠中傷和蓄意譏謗。李領事認為我的分析客觀公正，特地帶我去見總領事保君健先生，和駐印國防物資供應處主任陳質平先生，再加說明，保總領事且要我寫一份書面說明，給他轉報重慶。這雖然是一則毫無根據的謠言，卻未止於智者，而且一直傳播到現在。」②

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蔣委員長偕夫人從開羅參加中英美三巨頭會議歸來，途經印度，在英美高級將領蒙巴頓等人陪同下，特來藍伽視察中國駐印軍。當天下午四時，蒞臨中國駐印軍大操場，先接受閱兵指揮官的敬禮和報告，隨即走下閱兵台，換乘一輛敞蓬車，開始檢閱中國駐印軍。他看到這一支銅牆鐵壁一般的部隊，官兵精神飽滿，裝備精良，壯盛的軍容，整齊嚴肅，深感滿意。蔣委員長閱兵一週，回到司令台上，集合部隊訓話，他說：「這次我看到大家身體精神都很好，覺得很欣慰，希望大家要能與盟軍協同作戰，早日打通滇緬公路，爭取抗戰最後的勝利。」¹³

註釋：

- ① 鄭洞國〈中國駐印軍始末〉，載於文史出版社發行《遠征印緬抗戰》一書中第七一—八四頁。
- ② Barbara W. Tuchman: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P328-331.
- ③ 新三十八師砲兵第一營營長王及人撰〈中國駐印軍的反攻〉，載於《遠征印緬抗戰》第三二—三三九頁。
- ④ 戴廣德撰〈史迪威將軍與中國駐印軍〉一文，美國世界月報八十三年一月二十八—三十日連載。
- ⑤ 孫克剛著《緬甸蕩寇誌》第三十一頁。
- ⑥ 曾任史迪威聯絡參謀王楚英撰〈中國遠征軍印緬抗戰概述〉一文，載於《遠征印緬抗戰》一書第八五—一四〇頁。

- 7 梁敬錚《史迪威事件》第一三三—一三八頁，台灣商務印書館。
- 8 王楚英撰〈緬甸戰場上的蒙哥馬利——李鴻將軍〉一文，載於《抗日名將——李鴻將軍》第一〇八—一七〇頁，湖南出版社。
- 9 何鈞衡撰〈轉戰中印緬戰區的新編第三十八師〉一文，載於《遠征印緬抗戰》第一四一—四九頁，文史出版社。
- 10 《鄭洞國回憶錄——戎馬一生》第三〇二頁。
- 11 鄭洞國撰〈中國駐印軍始末〉一文，載於《遠征印緬抗戰》第七一—八四頁，中國文史出版社。
- 12 潘德輝撰〈半世追隨，一生被澤〉一文，載於《孫立人將軍永思錄》第一五一—一五八頁，台北學生書局。
- 13 趙振宇《血戰瓦魯班》第二十二—二十三頁，陸軍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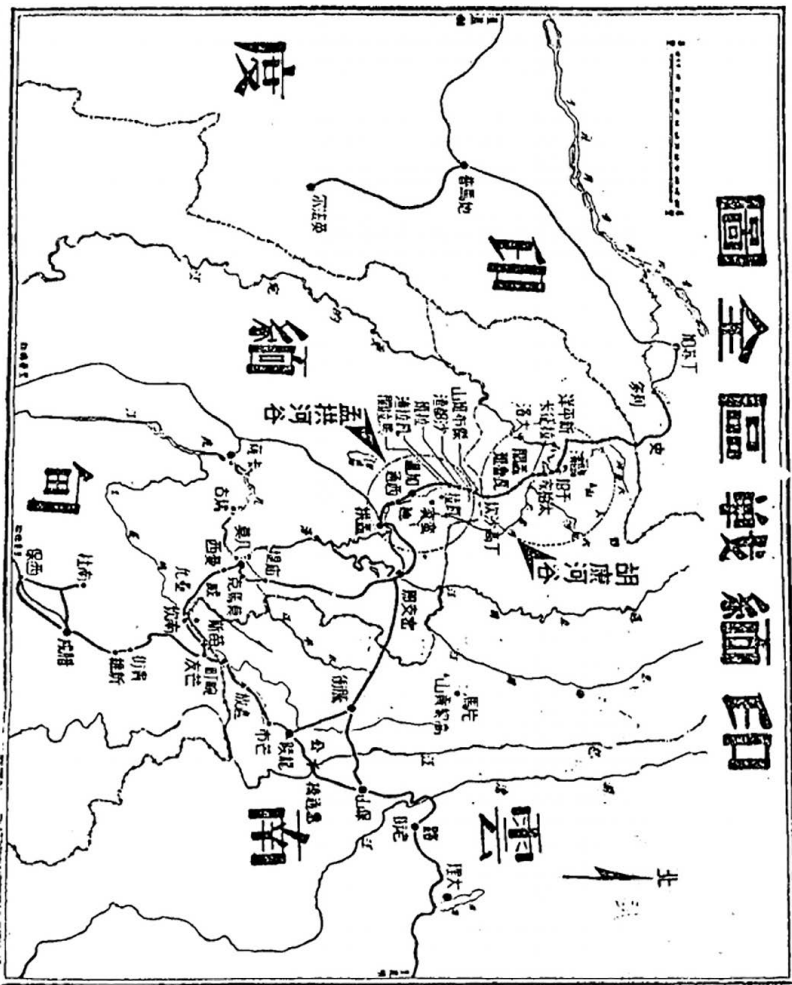
第九章 反攻緬甸

一、盟軍策劃反攻計畫

緬甸淪陷後，中國抗戰進入最堅苦階段。中國戰區統帥蔣委員長急於要打通國際運輸路線，命令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積極準備反攻緬甸。史迪威將軍於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八日、二十九日所策劃的反攻緬甸計畫，都以印度東部重鎮英法爾為前進基地，由荷馬林（Hornbim）進攻曼德勒，與駐防雲南的中國遠征軍會師後，成扇形展開，取道南下，光復全緬，但遭英國堅決反對。後來在美國壓力下，英國只同意中國駐印軍以雷多（Ledo）為前進基地，經胡康與孟拱河谷，進攻密支那和八莫，把反攻緬甸的作戰地區局限於緬北，且把美國堅持要修建的中印公路和輸油管道，限制在雷多，新平洋（Shingbwiyang）、胡康河谷、孟拱、密支那、八莫、南坎、畹町一線。中國駐印軍必須攻取這些據點之後，才能打通這條國際運輸線。①

當史迪威最初提出以中國駐印軍新三十八師和新二十二師從緬北反攻計畫時，我國軍事委員會原本不同意。他們認為：國軍由雷多經野人山向緬北進攻，日軍如從緬甸中部進攻印

印緬緬甸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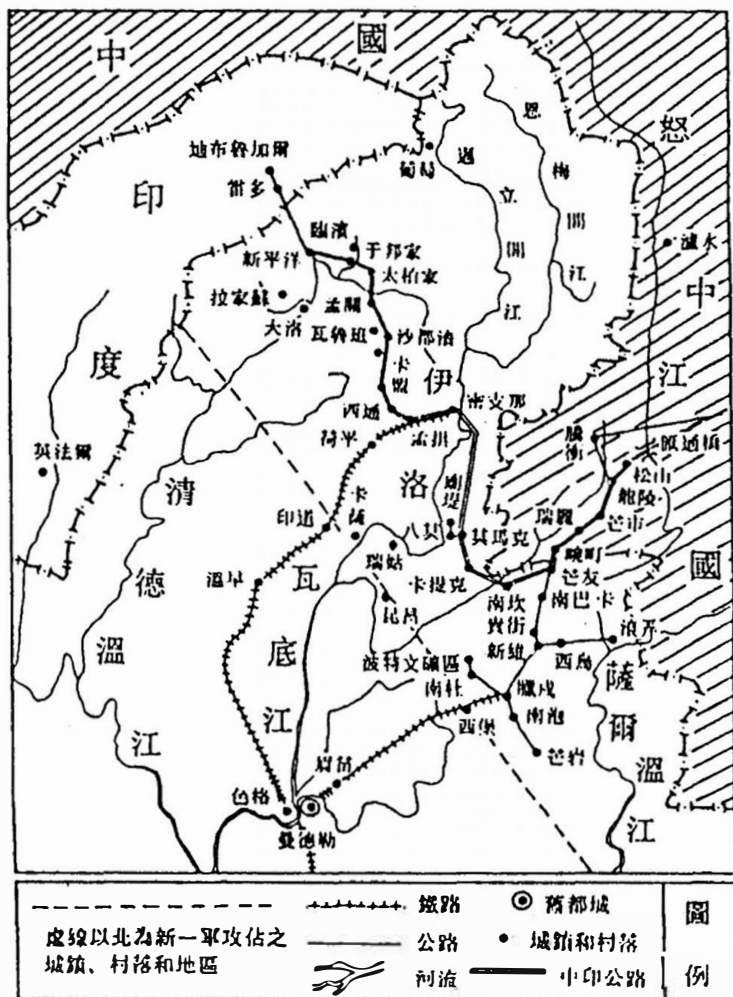


度阿薩密省，將中國駐印軍後路切斷，國軍可能在原始森林中被困死。如果國軍在一個旱季中攻不到緬甸中部，一到雨季，國軍在野人山中無法行動，進退兩難。史迪威認為：美空軍已佔優勢，補給可以空投，有機械化工兵，在原始森林中開闢公路，自不難通行。後經呈報蔣委員長，他認為唯有打通中印公路，方能將大量武器彈藥輸入中國，遂批准史迪威此項反攻計畫，復經盟軍會商決定，陸空聯合反攻緬甸於一九四三年雨季結束後開始。

中國駐印軍的作戰方針，是從雷多前進基地出發，經野人山區，進入胡康河谷及孟拱河谷，奪取緬北重鎮孟拱、密支那等重要據點，然後經八莫向曼德勒推進，將日軍逐漸壓迫至曼德勒附近地區包圍而殲滅之。第一期攻擊目標為孟拱、密支那之線；第二期攻擊目標為八莫、南坎、臘戍之線；第三期攻擊目標為曼德勒。^②

盟軍為中國駐印軍策劃的這條進攻路線，在地形氣候方面都是最惡劣的，很少有人出入過。當面橫亙在印度與緬甸交界處，是高聳入雲屬於喜瑪拉雅山系的那加山，最高峰達一萬多尺，綿延遞減到五六千公尺。沿途崇山峻嶺，重崖疊嶂，原始森林蔽日，野獸毒蛇螞蝗蚊蚋遍地，瘟疫瘴氣，河川縱橫。每年六月到十月為雨季，年降雨量達到一百五十至二百五十英寸，大小河流泛濫，寸步難行，使敵易守而我難攻。我軍不但運輸補給困難，部隊行進也必須披荊斬棘，開路前行，更無法展開大兵團作戰，而且不能發揮空軍、坦克、大砲的威力，形成日軍「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險地。我軍經常處於臨絕地以攻天險的困境，是世界上無法進行戰鬥的艱險戰區。

第二次緬戰新一軍北緬戰區示意圖



當面之敵爲日軍「王牌」部隊第十八師團（即久留米師團），在第一次緬甸保衛戰結束之後，即積極在野人山上，利用地形，構築防禦工事，造成天塹，無人可以飛渡。一九四三年三月，原任日軍第十八師團長牟田口廉也升任第十五軍團軍團長，統轄駐緬日軍第十八師團、第二師團、第五十三師團、第五十六師團和第三十四獨立旅團，總兵力約十五萬人。日本政府調大本營作戰部長田中新二接任第十八師團長，加緊準備進攻印度，選擇印緬邊境重要山口、河谷、隘路，加強工事構築，佈下重兵。他把攻防作戰的前沿陣地，推進到胡康河谷新平洋附近的險峻山口，囤積糧彈，以逸待勞。

面對這樣不利的地理環境和日軍的優勢兵力，孫立人竟能率新三十八師一萬之衆，運用他的迂迴包抄出奇制勝的戰術戰略，將駐在緬甸的頑強敵人殲滅殆盡，這在中外軍事戰史上也是少有的奇蹟。事後孫立人回憶指出：

正是北緬這種利守不利攻的地理環境，使得日軍從一開始就失去了主動，把自己置於被動挨打的地位；敵人的據險扼守，層層設防，看起來十分嚇人，但實際上分散了兵力，給我軍提供了各個擊破的機會，使敵人兵力總的優勢，變成了局部的劣勢，隨著敵軍一股股被我消滅，最後總體上也就失去了優勢。^③

註 釋：

- ① 王楚英撰〈中國遠征軍印緬抗戰概述〉一文，載於《遠征印緬抗戰》第八五—一四〇頁，中國文史出版社。
- ② 鄭洞國回憶錄《戎馬一生》第二二二頁。
- ③ 《孫立人回憶錄》，台北中國時報連載。

二、掩護修築中印公路

中國戰區統帥蔣委員長於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十月十九日，邀請東南亞戰區統帥蒙巴頓元帥，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將軍，美國空軍補給司令索默維爾將軍和中國將領何應欽、商震、劉斐、林蔚等人在重慶開會，決定中國駐印軍於二十二年（一九四四）一月十五日首先由雷多發動攻擊，目標推進至北緯二十三度一線，以確保雷多公路的安全。會後，史迪威將軍主動將攻擊日期提前，命令新三十八師於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由雷多東進，一面攻擊前進，一面掩護修築一條由印度雷多，穿越緬北的高山峽谷，原始森林和縱橫交錯的河流，通過密支那、八莫，直達昆明的公路。在築路的時候，沿途同時鋪設一條輸油管和電線。一方面提供物資支援中國駐印軍向緬北反攻，同時適應中國抗戰迫切的需要。

民國二十二年（一九四三）元月起，中印公路開始興工，三月，美國派工程專家安魯遜准將和皮克准將，率領美軍工兵第四十五團、第三三〇團、八二三及八四九兩個航空工程營，積極修築這項艱險的工程。最初雨季尚未來臨，地形較佳，工程進度尚稱順利。五月雨季來臨，終日陰雨泥濘，工程接近野人山區，進度大受影響。七月中旬，我工兵第十二團調來參加，八月雨季將逝，駐印軍總指揮部增調美軍第二〇九、第一八八三及一九〇五等三個戰鬥工兵營，另有英國人雇用的印度、西藏、尼泊尔勞工，總計有七千餘人，在美軍供應司令惠勒少將指揮下，不顧毒蛇、猛獸、螞蝗蚊蚋的滋擾，砍伐森林，鑿開峻嶺，晝夜施工，分班輪換，每日進度可達兩公里。①

這時孫立人將軍負起前敵司令官的任務，統率新三十八師為反攻先鋒。部隊於民國二十二年一月二十七日，由藍伽乘車出發，經過一個多月車船運輸，從比哈爾省藍伽，開到阿薩密省極北的雷多，奉命擔任雷多軍區司令，派出第一一四團，於二十二年（一九四三）十月二十四日進入野人山區，接替英軍防務。擔任消滅在野人山胡康河谷的日軍，以掩護修築中印公路的重要任務。

新三十八師師部駐防在卡圖，為了紀念仁安羌戰役。仁安羌（Yenang-yang）又譯為「燕南揚」，因為「揚」和「營」兩字的音很接近，所以孫將軍的前進指揮所，命名為「燕南營」，這和漢朝周亞夫的「細柳營」，同樣具有詩意和歷史意義。

從雷多到胡康河谷，中間橫亙著一座縱深四百多里的那加山，高度平均在海拔八千尺以

上。由雷多南行五十里，便到了歷史上有名的鬼門關 (Hell Gate)，人們只能從山腳下仰首翹望山嶺上那片陰森森黑壓壓的密葉叢林，沒有人敢大膽地越過鬼門關，爬到對面的山頭上去看看，無怪乎當新三十八師部隊剛從藍伽開到雷多，就有一位英國少校說：「你們的部隊想從野人山打出去，還要掩護中國和美國工兵修築一條中印公路來嗎？我看不要說這條公路沒有法子修得成，恐怕連你們部隊也沒法子爬過這座野人山啊！」^②

盤據在胡康河谷的日軍第十八師團，早已在我軍進攻之先，就派出許多部隊，扼守著這印緬交界中間地帶的幾個重要關卡，時常出擊防守印度邊境一帶的英軍。當新三十八師一一四團開到雷多的時候，英軍一營約一千餘人正被日軍擊敗，向後撤退。駐印軍總指揮部參謀長柏特納 (Haydon L. Boatner) 下令第一一四團李鴻團長，派兵前往救援。李鴻團長遂派一連兵力前往支援，英軍營長見我軍祇來一連兵，便問我軍連長所來何事？連長答道：「前來增援，打擊敵人。」英軍營長伸出舌頭驚異說：「我以一營兵，尚不能抵擋敵人，你來一連，何濟於事？」英軍不聽勸阻，繼續後撤。我軍連長憤不可扼，即賞以耳光，罵他是蠢種，乃獨自率軍迎擊，一連奪回幾個山頭，敵人知道碰到了高手，連夜增援兵力，經常來犯，屢被擊退。日軍連病帶傷，死亡一半，才不敢再來侵犯。^③

五月之後，雨季來臨，孫師長認為一一四團在野人山作戰過於疲勞，乃於五月二十二日，調派第一一二團來接一一四團防務，擔任先鋒。

當面的敵人，是頑強的第十八師團第五十五聯隊，並配屬有其他特種部隊。我軍深入的

兵力只有一個步兵團，佔領五十英里寬的正面，四週都是敵人。在這眾寡懸殊的情勢下，敵人隨時出擊，我軍得處處防範。加以地形地物的限制，山徑崎嶇曲折，搜索困難，前進很吃力，因此軍隊行動也受到很大的限制。

從三月到十月，新三十八師的健兒們，在陰雨和泥沼極端惡劣的環境中，過了八個多月，抵抗瘴蚊螞蝗和敵人的襲擊，排除一切艱險，連砍樹帶殺敵人，打出一條通往新平洋的路，趕走盤據在野人山中的敵人，掩護後面的工兵和開山機進行築路的工作。

新三十八師官兵，就是在這種地形複雜艱險的叢山裡，一面和大自然搏鬥，一面和頑強的敵人拚命。步兵在前面打仗，工兵緊跟在後面開路，隆隆砲聲和沉重的開山機聲交織在一起，一塊土地一滴血，一寸公路一滴汗，在中美健兒血汗的交流中，這條富有歷史意義的國際交通線，一寸，一尺，一丈，一里，由印度雷多向緬甸新平洋伸展。^④

誠然、人定勝天，一般認為幾乎是不可能通過的野人山，新三十八師官兵終於在三十二年冬季通過了。十月二十九日，一二團攻克了印緬交通樞紐的新平洋，打開了胡康河谷北面的大門，也證實中國軍隊有了良好的裝備與訓練，就可打敗日本軍，而日軍也感到中國駐印軍是一支不可輕視的勁旅。

到了十二月十七日，這條長達一一六英里，由雷多到新平洋的公路路基，亦隨之修通，可以輸送作戰物資，支援前線官兵進攻，為後來取得整個戰役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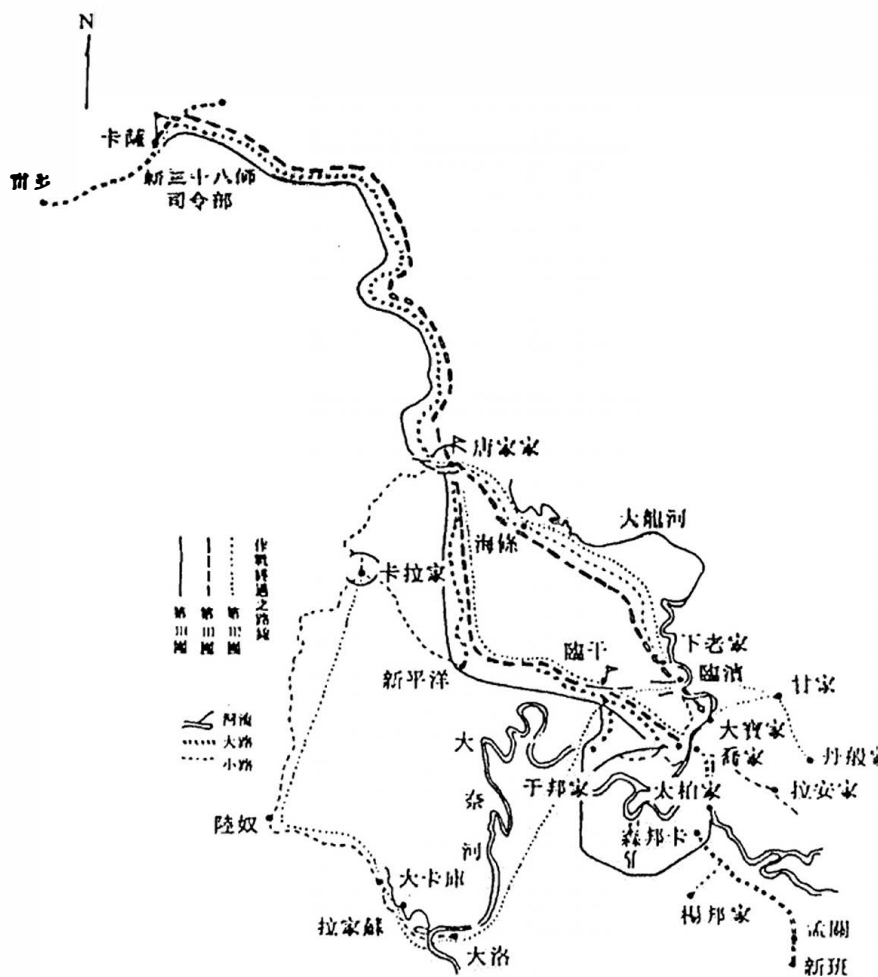
註 釋：

- ① 新一軍首任軍長《鄭洞國回憶錄——戎馬一生》第三二二—三二四頁。
- ② 王楚英撰《中國遠征軍印緬抗戰概述》一文，載於文史出版社發行的《遠征印緬抗戰》一書中第八五—一四〇頁。
- ③ 孫立人《統馭學》初稿五二一—五二八頁。
- ④ 孫克剛《緬甸蕩寇誌》第三三—三六頁。

三、于邦爭奪戰

胡康河谷 (Hukawng Valley)，是大洛盆地 (Taro Ike) 和新平洋盆地的總稱，又叫胡康盆地。大洛盆地的面積有一百二十個平方英里，新平洋盆地的面積有九百六十個平方英里，都是一片原始森林，中間縱橫著大龍、大奈、大宛、大比四大河流，和許多小支流。一到雨季，山洪暴漲，成爲一片汪洋，簡直是塊絕地。旱季河水很淺，可以徒涉而過。大龍河以北，有人行小徑，太柏家以南，道路寬闊，可以通行汽車，只是密林中又夾生著茂草，交通阻塞。從用兵方面來說，無論是搜索、觀測、通信、連絡、救護、方向判別和諸兵種協同，在在都很困難。在飛機上俯瞰，只見一片林海，極目凝視，也只能約略辨出幾條河流來，其他的就無法偵察，更無法去轟炸了。

新一軍新三十八師胡康區北部作戰經過一覽圖



于邦是胡康河谷西北的一個重要村落，在大龍河下流的西岸，是水陸交通的要道。地形開闊平坦，三面森林，一面靠著大龍河。敵人便利用這些三河川之險，和密林茂草的陰蔽，建築起許多地下的防禦工事，和樹上的作戰碉堡。

戰爭開始時，由於美軍情報不確，誤認為大龍河沿岸據點，每處都只有四五十個緬甸兵和土人把守，由一兩個日本軍官來指揮率領，而不知道日軍第十八師團的五十五和五十六兩個聯隊的主力，已經帶著許多山砲和重砲進展到大龍河的兩岸了。

孫立人師長會一再請求調派新三十八師的一一三和一一四兩團及一部分砲兵增援上去，可是駐印軍總指揮部參謀長柏特納 (A. L. Bortner) 認為後方公路未通，飛機很少，補給困難，拒絕他的請求。硬教一二團用一個步兵團的兵力，在缺少迫擊砲和騾馬運輸的劣勢下，擔負起三百多里長的防線，對抗日軍兩個聯隊的主力，因此時時感覺到兵力單薄和運輸困難。

十一月四日，第一營營長李克己親自帶了一連人，從臨濱 (Mingbin) 趕到于邦，把敵人三面包圍起來。又在左右兩翼的河邊，安好重機關槍，封鎖渡口，防止南岸敵人的增援，敵人好幾次的夜間偷渡，都被我軍重機關槍掃個一乾二淨。十一月廿二日，南岸敵軍增來了大批砲兵，對我兩翼封鎖渡口的機關槍陣地日夜轟擊，機關槍第一連連長吳瑾和陣地同亡。敵人遂得從下游偷渡過來，繞到李營的背後一千碼處，佔領一個地勢較高的地點，慢慢的便和原守于邦的敵軍聯成一氣，反把李營緊緊四面包圍。①

李克己營長實際上只是一個加強連，官兵一百多個人，從十月二十二日被圍起，到他們確實知道各路援軍到達的時候，已經被五倍的敵軍圍住將近一個月了。他們每天只靠著飛機投下僅夠半飽的乾糧來充飢，和只有僅能維持最低限度消耗的彈藥來抵抗敵人。有一次，一架投糧飛機，被敵人機關槍打傷了一個翅膀，接連三天，便沒有飛機來投糧，官兵就啃了三天的芭蕉根。胡康河谷，雖然特別多雨，但是在不落雨的季節裡，你竟無法從高地裡掘得出一滴水來，因此李營弟兄飲水成了最大的問題。急中生智，他們居然想出了方法，從砍斷的芭蕉根毛竹和葛藤裡取出水來，勉強維持活下去。他們的防禦工事，築得也別出心裁，十分巧妙，把陣地周圍，築成八個據點，每班守一個，各個據點的火力可以互相支援。又做了六道鹿砦，邊沿都埋著用線觸的手榴彈，另外派出一班人，守著陣地北面一棵大榕樹。那棵大樹主幹的直徑有一丈一二，周圍還有二十幾個大小不等的支幹合起來，大約要佔七八個平方丈的地面。李營弟兄利用這一棵大樹，做成天然的碉堡，瞭望哨可以看到敵人的一切行動。樹上樹下都築了一個輕機關槍巢，可以打三百六十度，敵人每次衝鋒，到達這棵大榕樹附近，我軍各種火器齊發，敵人都是死的死，傷的傷，逃的逃。這棵大榕樹本身，槍彈打不進去，砲彈又不容易命中，李營弟兄在這裡與五倍敵人艱苦奮戰了三十四天，敵人始終奈何它不得。戰鬥結束後，有人給這個地方起個名字叫「李家寨」。

孫師長得知一一二團被圍的情況後，心中萬分著急，認為該團有遭致覆滅的危險。他忙著去見總指揮部參謀長柏特納，要求親自統率全師人馬，開赴前線增援。柏特納認為無此必

要，而且要求一二團迅速向前推進，孫卻堅持要派兵增援，兩人僵持不下。一直等到史迪威總指揮從開羅開會回來，孫立人去見他，說明當前敵我兵力懸殊，如由柏特納錯誤指揮，招致我軍挫敗，勢將影響反攻緬甸的全盤計畫。因而要求撤換柏特納前敵指揮作戰的職務，由中國將領自己擔任。史迪威藉口緬北指揮部需要指揮美軍為理由，不同意撤換柏特納。兩人爭辯到午夜，得不到結論，最後孫立人要求史迪威同去前線察看實際情況，再作決定。第二天視察結果，史迪威才明白于邦的敵軍不是少數緬甸兵，而是配屬有大量砲兵的日軍八師團第五十五和五十六兩個聯隊主力了。這樣緬北總指揮部才同意孫師長率領第一一三和一一四兩個團及山砲兵第二營前往增援。孫師長率領新三十八師部隊，沿著舖好路基的雷多到新平洋公路，艱苦步行二十多天，才到達于邦前線。

孫立人追述這段經過說：

在緬甸作戰時，盟軍指揮部要發動反攻，以配合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舉行的開羅會議。雖然當時一切準備並未充足，戰場環境非常惡劣，但為了增強國際上的聲勢，已決定反攻，指定新三十八師的一個團擔負這艱鉅的任務。此時總指揮史迪威將軍前往開羅開會不在營中，由參謀長柏特納代為指揮。而柏特納其人，曾在中國北方的軍隊中作過情報員很久，染上中國軍中的壞習氣，他會說中國話，就被派為駐印軍參謀長，對於作戰指揮，極為不行。他當時指令我師一團去佔領數十英里以外的前線陣地，

要到達這一線，須翻過野人山，大山上盡是原始森林，荒無人徑，即使飛機投彈，也被森林遮沒，看不見人煙。我們須得自己開路前進，每日只走得十幾華里。而且由左翼到右翼，有約七十英里的正面（二百多華里），而教一團人去佔領，指定分三路前進。補給呢，根本談不上。雖然同盟國決定用中國的兵力，英國的裝備，美國的武器，但臨出發時，尚無水壺鍋鏟，後來借到挖煤的鍋鏟，每個有七八斤重。為求進軍迅速，不許帶重兵器，只准帶六〇迫擊砲，連八一迫擊砲都不准帶。而總指揮部距離前線陣地有二百英里（五六百華里），所得的情報不確，對當前的地形與敵情全未考慮清楚。據柏特納說，此線僅有土著士兵三數百人，由幾個日本軍官指揮而已。所以他的命令，全不像戰鬥命令，好似教我團平安的去接防一般。其實當前的敵人，最少有兩個聯隊以上兵力，而且是日軍第一流的勁旅第十八師團。它自上海而南京，而廣州，而新加坡，而仰光，所向無敵。同時他們在緬北佈署已久，利用大樹林的掩護，做好了工事，大樹上架巢壘砲，既不易被發現，又非常堅固，其他土堆、土坑、榛莽業林之處，都佈有射擊手。我團行不半途，與敵人遭遇，敵人的迫擊砲、野砲山砲，色色俱全。我團見敵人昇了氣球，知道敵人在指揮砲兵，報告柏特納，要求派砲兵支援。他反而說，那是假的情報，他是學砲兵的，知道重砲不能運進來。後來將敵人使用而未爆炸的山野砲，抬給他看，他才無話可說。當一二團與敵人遭遇後，因地形複雜，兵力分散，敵人強大，森林障礙，火力不及種種原因，打了兩星期，無法進展，有兩個營被敵人包圍。這時我由重慶趕回營

次，向他力爭，要求增兵補械，他總說不必。我要求將駐在後方約一百五十英里的我師其他兩個團，趕上去急救。他也說：「補給困難，不許增兵上去。」被圍的部隊，經過月餘的艱苦拚鬥，已至糧彈飲水全部斷絕，靠吃芭蕉根度日。我要求用飛機投送糧彈，他卻說：「氣候不好，飛機不能出動。」又說：「森林叢厚，無法投送。」他不但不設法解救，反而報告給開羅會議，說中國軍隊不能作戰，不肯前進。當時我國出席會議的蔣委員長，聽了非常難過。及至會後，蔣委員長夫婦於十一月二十九日途經印度，他在召見我時，問到這件事。我將詳情報告，並說明三點：第一，他的命令，等於接防，好像不預備作戰；第二，作戰時兵力應當集結，不能分散；第三，作戰時補給應密切配合，不能將部隊送到前線不管。而且此次作戰，後無兵源補充，許勝不許敗，敗了就影響全局，無法反攻。總指揮部事先考慮既不週到，事後也不補救，所以進展不速，實在不是本團的責任。這樣蔣委員長才明白此中實況，認為我沒有錯。翌日，史迪威將軍飛返總部，我和他互相爭辯，至晚上十二時，還無結論，最後我要求他同赴前線視察。第二天視察之後，他才明白實際情況，知道是柏特納錯了，參謀長職務也不要他負責了。十二月十四日，我親率一一三和一一四兩個團及砲兵第二營，開赴前線，由新三十八師全部兵力和日本第十八師團對抗。大龍河前線危急的一一二團，始能轉敗為勝。③

十二月二十一日，孫師長趕到前線，在臨干薩坎設立指揮所，該地與敵相距僅五百公尺。

本來救兵如救火，應該馬上下令部隊攻擊。可是他認為打仗不可粗心大意，應先瞭解當前地形與敵情，乘虛攻其不備，才能取得勝利。

孫立人追述說：「自從新三十八師擔任反攻緬甸任務，幾經爭執，才准調集全師與日軍十八師團對抗。此次作戰的目的，在於拿下于邦。因為我軍自開始反攻，通過野人山，突入胡康河谷，中間經過雨季，進展困難。到這時，業已作戰將及十個月。而史迪威將軍，性情急躁，時時催促，希望很快向前進展，馬上攻佔于邦。我說明調兵佈署，必須一定的時日，不可性急，否則欲速則不達，徒然憤事。到一切預備好了，擬於翌日出擊，我為謹慎計，再到前線視察一次。恰巧前線哨兵打死日軍一個排長，從他的身上，搜得一張地圖，是敵人的防禦配備圖。從那圖上發現，我軍所攻者，正是其防禦力量堅強處。經我們再四研究那地圖的真假，因地圖係從軍官身上搜出，而又劃有鉛筆跡印甚多，斷定不是假的。於是我們的進攻計畫必須變更，改攻其防禦最弱之處。因為此次作戰，許勝不許敗，敗則後無補充，旁無去路，必致全軍覆沒，更將影響大局，故非謹慎萬全，不能出擊。這樣為了重加調配，又須延期一日，史迪威將軍雖然極不高興，也只得允許。」④

一切佈署妥當，孫師長電請總指揮史迪威到前線親自發令開打第一砲，以提高士氣。二月二十四日上午十時，孫將軍陪同史迪威總指揮及盟軍高級將領到達最前線指揮所，距日軍陣地只有二千公尺，就是我軍山砲營的陣地。

史迪威到達後，第一一四團李鴻團長報告敵情及攻擊佈署，決定砲兵在十時三十分開始

射擊，步兵同時進攻，展開于邦掃蕩戰。史迪威問李鴻要多少時間可把包圍我軍之敵擊潰？前鋒何時可達大龍河西岸？李鴻回答：「依照師長指示，我軍正面是牽住敵人的兵力，主力迂迴到敵人的側背進行攻擊，天黑之前到達于邦之南的大龍河應無問題。」他再問山砲營長蘇醒，用何種射擊法支援步兵？蘇營長說：「敵軍最前線自南方排樹的樹林開始，距我砲陣約二千公尺，正面寬約三百公尺，縱深約四千公尺，用殲滅性的梯次射擊，十六門大砲，每一梯次各射三發，彈著點各距三十公尺，可含蓋敵陣之寬度，以後每一梯次向前增加五十公尺，八個梯次，即八分鐘完成一次殲滅的面積射。砲彈總數為四百零四發，平均每四十平方公里著彈一發，應可殲滅野戰場上的敵人。射擊完畢之後，待前線兵步要求時，即改為據點射擊。」

史迪威總指揮對李、蘇二人的報告表示滿意，和孫立人將軍面對敵陣站著，後面站著中、美、英、印高級將領十餘人，史迪威發施口令，高喊「射擊開始！」

頓時砲聲隆隆，震動整個荒野和山谷，南方的排樹林，應聲裂倒，冒出濃煙烈火。第一一四團第一營營長彭克立率全營官兵，利用灌木叢及茂草的掩護，迂迴到敵人側背，聞到砲聲，突然發起衝鋒，使敵措手不及。

孫師長陪同史迪威親至前線三十碼處李純明連的戰壕裡，兩人拿著指南針，指示官兵作戰。全團弟兄受到感召，士氣大振，奮不顧身，拚命向前衝殺。攻下一個據點，再攻另一個據點，一層一層摧毀敵軍的縱深防禦。這種「迂迴進攻，層層剝蕉」的戰法，擊破日軍預先



孫立人將軍(左)與史迪威將軍(中)李鴻將軍(右)在戰地策劃攻擊。



孫立人將軍在戰壕裡察看敵情

在陣前設置的堅固障礙物。

正午十二時，李鴻報告：前鋒已到大龍河西岸，要求砲兵第二次射擊。待砲擊停止後，李鴻團長即率團沿河北擊，令被圍的李克己營南擊，兩軍會合後再西擊，一鼓作氣，把當面敵人消滅，然後再圖攻橋頭堡。

十二月二十六日，以一四團第一、三兩個連進攻大龍河渡口，分爲兩個梯次，第一梯次以森林爲掩護，用分散隊形，從三面匍匐前進，悄悄接近敵陣。上午九時總攻開始，雙方槍砲齊鳴，戰鬥進行的異常激烈，殘敵拚命抵抗，拒不投降。第二梯隊奉命增援，激戰竟日，大龍河渡口始爲我軍攻佔。^⑤

這時李克己營長所率的加強連突出被圍的陣地，埋伏在敵軍退路上，潰逃的日軍又被李營戰士殲滅了許多。激戰至十二月二十九日晨，殘敵才被肅清，于邦完全攻克。

史迪威將軍接到攻克于邦的報告，他立即趕到前線，傲然的對著衆人說：「李鴻真行，他就是我的蒙哥馬利。」^⑥這一仗是反攻緬甸勝利的轉捩點，史迪威認爲孫師長在開戰前慎重佈署是對的，他又對衆人說：「孫將軍是一位務實的軍人(Practical Soldier)。」

第二天，史迪威將軍偕同孫師長乘吉普車巡視于邦戰場，在他臨去時，孫師長將刻有藤井小五郎大佐姓名的指揮刀贈給史迪威，並對他說：「現在正是聖誕節，這是我軍送給你的禮物。」隨行的英美高級軍官每人都送俘獲的日軍指揮刀一把，千人針肚護一套，神章靈符一串，他們都把這些戰利品，視爲他們參加對日作戰最珍貴的紀念品。

在這次戰役中，有一個日本兵前來投降，他是台灣桃園縣人，名叫鍾直平，是在日本學獸醫的，被徵兵調到前線當少尉獸醫官。孫師長知道後，立即召見，當面嘉獎，並晉級爲上尉日語聯絡官，教他好好在軍中爲國家效力。

這一仗，殲滅日軍第十八師團第五十五聯隊長藤井小五郎大佐及大隊長管尾少佐等官兵一千多人，並捕獲十三個俘虜。日軍第十八師團，在新幾內亞、索羅門群島、南洋一帶森林中與英美同盟軍作戰，是常勝軍，在中國戰場作戰也很有戰績。它以一個大隊，也就是一個營的兵力，就可以對抗中國軍一個師。碰到了孫立人的新三十八師，不由大吃一驚，覺得中國駐印軍是一支勁旅，不可輕視。敵軍師團長田中新一向日軍第十五軍團長牟田口廉也報告說：「進攻于邦的敵軍，總是逐次浸透到我陣地側背，突然進攻，使我軍的障礙設施和正面火網完全無用武之地，我軍本來具有善於熱帶森林戰的特長也被粉碎，不得不被迫後退，戰況不斷出現逆轉。」^②

當時俘獲的日軍第十八師團第五十五聯隊的訓令上寫著「支那軍射擊精確，自動火器陣地秘密，射界清楚，指揮聯絡及奮勇攻擊精神較過去任何支那軍爲強，吾人應依據各次作戰「教訓」，切實研究新戰法及對策。……」^③

當我軍攻下于邦，度過大龍河以後，發現路旁有一塊木牌，上面寫著：「中國弟兄不要追了吧！」「這一次我們打敗了，孟關再見！」^④

註釋：

- ① 孫克剛《緬甸蕩寇誌》第三八—四五頁。
- ② 同①。
- ③ 孫立人《統馭學》初稿第五三一—五三七頁及第五四—五五七頁。
- ④ 同③。
- ⑤ 薛慶煜《鷹揚國威》第一七九—一八二頁，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 ⑥ 王楚英《緬甸戰場上的蒙哥馬利—李鴻將軍》一文，載於《抗日名將—李鴻將軍》第一〇八—一七〇頁，湖南出版社。
- ⑦ 同⑥。
- ⑧ 鍾山《藍鷹》書中《藍鷹掃蕩第十八師團》，全書尚未出版。
- ⑨ 戴廣德《我們怎樣打進緬甸》第四九—五八頁。

四、不下孟關不剃鬚

(一) 森林戰法

孫師長深感于那一戰，雖然戰果輝煌，敵我兵力損失是八比一，但並不滿意。他認為在

這高山叢林中，敵人構築有堅強的工事與陣地，我軍要以正面進攻，跨越重重障礙，不但曠日持久，而且兵力損失也會大增。

他詳加研究野人山區的地理形勢，森林特點，和新三十八師所面臨艱鉅的戰鬥任務，又從「孫子兵法」中汲取了古代兵家理論的精髓，決定了我軍在森林戰中的基本戰術。爲此，他召開了一次作戰檢討會議，對營團級幹部說：

根據我師在緬北森林中四個多月的作戰經驗，認爲森林戰攻擊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適當兵力從正面佯攻，吸住敵人主力，另以我軍主力從森林中開闢新路（迂迴部隊必須開闢新路前進，因所有山徑上，敵人皆設有埋伏，不僅受襲擊，且暴露我軍兵力及企圖），迂迴到敵人背後，先切斷敵軍後方補給連絡線，並阻止敵後方部隊增援，然後對正面之敵，施行包圍夾擊，迫使敵人潰退，便很容易收殲滅戰的效果。此即孫子所說的「以正合，以奇勝」，迂迴戰法便是以奇兵致勝。因爲這種迂迴攻擊戰法，有下列幾點好處：(一)截斷敵後方道路，使敵軍的糧彈補給斷絕，失去持續作戰的能力。(二)阻止敵後部隊增援，使其陷於孤立，感受精神威脅，消失戰鬥意志。(三)除敵人特別構築的獨立四面作戰的據點外，一般陣地，通常後方工事薄弱，甚至對後方完全無射擊設備，易於攻擊突破。(四)我軍主力迂迴到敵軍後方，迫使敵軍砲兵後撤，不能直接支援其正面部隊的戰鬥。(五)斷絕敵軍後路，使傷病敵兵，無法救護後運，增加敵陣內的慘象，動搖敵軍官兵戰鬥情緒。(六)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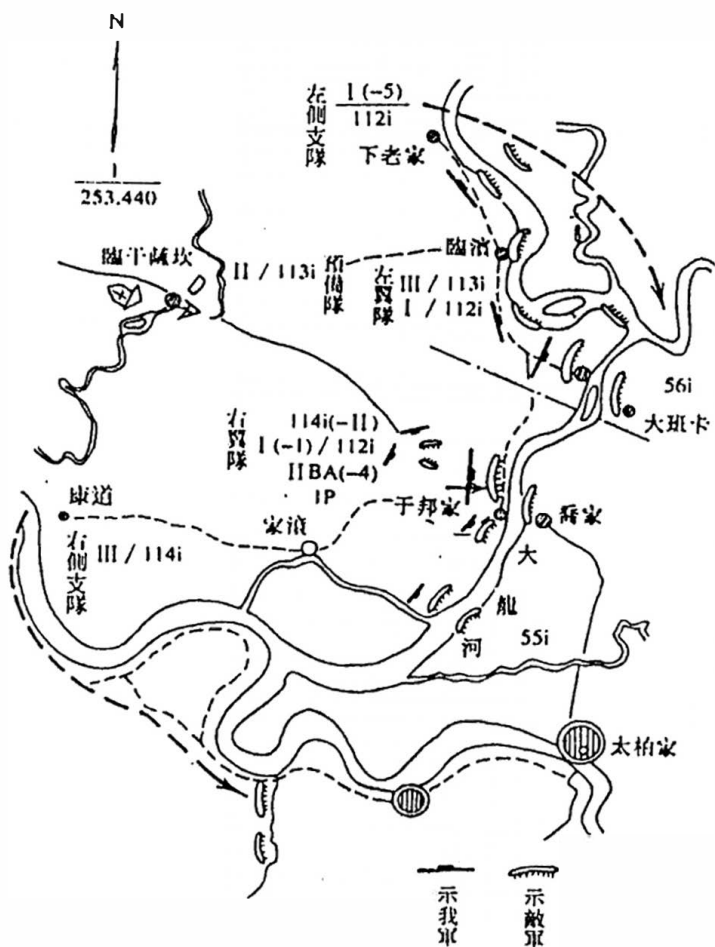
面逐點攻擊，曠日持久，消耗兵力，而迂迴戰卻可以減少傷亡，爭取勝利，正是孫子所謂「以迂爲直」，又謂「出其所必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就是說明這個迂迴戰法。^①

胡康河谷，原是中國雲南省版圖極西端的一部分，所謂中緬未定界地區。于邦、太柏家 (Taipa Ga)、孟關 (Mangkwan) 和瓦魯班 (Walabum) 是胡康河谷地區最重要的四個據點。我軍攻下于邦之後，下一個攻擊目標就是太柏家、孟關和瓦魯班。

大龍河兩岸日軍被肅清後，殘敵紛紛向太柏家潰退。孫師長遂分兵三路，迂迴攻擊太柏家。李鴻率領一一四團爲右翼隊，從大龍河的下游，近大奈河匯流處的康道 (Kawtas) 渡了河，越孟洋河，直趨太柏家日軍的左側背。趙狄率領一一三團爲左翼隊，披荊斬棘，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中間，開闢道路前進，迂迴到太柏家的右側背。第一一二團第二營爲左翼支隊，秘密渡過大龍河，迂迴攻擊太柏家敵軍的背後。

太柏家的敵軍，半數是從于邦戰鬥中逃出的殘敵，已成驚弓之鳥。一一四團從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九日，經過大小戰鬥五百多次，擊斃日軍大隊長宇生少佐以下官兵六百多人，完全摧毀了太柏家以西地區敵軍防禦體系，與左翼隊一一三團在太柏家以南大奈河渡口會師。一一三團遂於二月一日佔領了太柏家，敵軍紛紛向孟關及南部地區逃竄。

新一軍新三十八師於大龍河右岸攻擊部署要圖



(二) 前線指揮

大龍河河幅有八百多尺寬，和于邦隔岸相望的地方是喬家 (Neha Ga)。新三十八師前進指揮所設在喬家一片林空中，沙包覆蓋著掩體，裡面就是孫立人師長的臥室，也就是他的作戰指揮中心。這時候月落星稀，夜涼如水。孫師長與作戰幕僚，正圍坐在煤油燈四週，不時用紅藍鉛筆在軍用地圖上劃著，商議進攻孟關的軍事計畫。

這時我軍從日軍傳令兵遺屍上，搜獲到十八師團步兵指揮官相田俊二少將二月十四日發佈的「作戰三十三號命令」，一位年輕的日文翻譯官正在彈藥箱上，一手按著文件，一手執筆疾書，翻譯好後，立即呈給師長。日軍命令中說：「師團爲達成殲敵於孟關附近之目的，決將主力轉移至孟關以南……」企圖引誘我軍深入孟關盆地，再分兵兩路向北反擊，圍攻深入之我軍。

孫師長今夜充滿紅絲的眼睛，看到敵人這件作戰命令，沉思許久，默默無語，他心中又在計畫著另一次迂迴戰，捕捉在逃的敵人，完全將其殲滅。

他們一直工作到午夜二時，作戰地圖上已經佈滿了部隊進攻的標誌記號。最後孫師長只說了一句：「叫他們依照命令繼續追擊。」半點鐘內，進攻孟關的命令就發出去了。

孫師長回到吊牀上去休息片刻。英文翻譯官的打字機還在達達的響，要把敵人的文件和 my 軍的作戰計畫翻譯成爲英文，以便明日一早趕搭「鯊魚」和「海鯨」號軍機，送回駐印軍

總指揮部，向史迪威將軍提出的敵情報告和我軍攻取孟關的作戰計畫。

月亮又隱起來了，師部指揮所的電話響個不停，都是從前後方打來給師長的電話。孫師長躺在吊牀上，一面接電話，一面下達命令，一直忙個不停，不知東方之既白。

四個多月來的戰鬥，孫師長一直得不到休息，在第一線，每天吃美軍C種口糧，日夜過度疲勞，已經使他消瘦了很多。他自進入胡康河谷後，就沒有剃過鬍鬚，官兵看到師長滿臉于思于思，軍中傳出孫將軍「不攻下孟關不剃鬚」的佳話。②

孫立人在前線指揮所，每天都睡得很晚，一早起來。他第一件事就是詳細研究前線搜集到的敵軍情報，和他的部隊的位置與佈署，再閱讀重要公文及電訊。早餐後，帶同作戰參謀到第一線去視察，中午就在團部或營部前進指揮所與前線官兵共進午餐，並研究戰事進行情況。晚間，他常利用空閒去附近營房帳篷內，察看官兵睡眠時有沒有蓋好蚊帳，如果他發現那個衛兵沒有戴好蚊罩，



孫立人將軍率部攻入胡康河谷後，即鬍鬚不剃，軍中傳出其「不下孟關不剃鬚」的佳話。圖示其站在用大樹作成掩護體壕口離火線不到五十公尺

第二天，他會嚴令責罰這個衛兵的連排長。有人認為師長在前線指揮作戰，何必管這些防蚊小事。孫立人則認為，在這緬北瘴疾流行山區，為維護作戰官兵的健康，防蚊是最重要的事。他對於傷患官兵更為重視，凡是受重傷的，一律要用直昇機迅速送到後方醫院，受輕傷的送到醫療站包紮好，再用車輛送往後方醫療。他在前線不論多麼繁忙，每個月最少抽出半天時間，親自去探視住院官兵，問長問短，閒話家常。許多官兵住在美國軍醫院裡，雖得到很好醫療照料，但是身處異域，不免想家思親，看到孫師長親自前來慰問，像是看到親人一般歡喜，有的感動得流出淚來。美國大兵打個擺子（瘧疾），或是傷風感冒，就嚷著身體受不了，請求調回國。中國官兵有受傷六七次之多，還要求重上前線殺日本鬼子。

(三) 調兵遣將

三十三年（一九四四）一月二日中午，史迪威將軍來到喬家師部指揮所，丁長富副官看到了，就急忙的進入掩體內，向師長報告，但是沒有動靜，孫師長沒有出來迎接他的上司——史迪威總指揮，江雲錦參謀出來說：「師長正在指揮部隊作戰。」

史迪威將軍是一個年近六旬，中等身材的瘦老頭。他常親臨前線督戰，方法很特別。如果一個敵人陣地久攻不下，他就獨自開著吉普車到前線團部蹲著不走，表面上從容不迫，說是到前方來看你們打仗。團長當然心中明白，只好讓副團長陪著他，不讓他亂跑，自己到前線去指揮作戰。如果等了一兩天還是攻不下來，他又到前線蹲著不走，弄得官兵為他的安全

提心吊膽，孫師長知道了，也不得不到前線來陪著他。等到敵陣攻下來了，他講幾句獎勵話，才高高興興地離去。^③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了，江雲錦參謀不斷的進出師部指揮所的掩體，招呼著史迪威。但孫師長沒有出來，也沒有請史迪威總指揮進去，史迪威只好獨自枯坐在指揮所掩體旁的竹凳上等候。

史迪威總指揮仍然是那副平時的打扮，頭戴著他那頂只有他獨有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寬邊硬呢軍帽，帽緣垂著兩條金色絲穗，手握著卡賓槍，瘦削的身材，穿著普通卡嘍軍服，腳穿著馬靴，沒有軍銜，也不佩戴勳綬。當時沒有人知道這兩位將軍，究竟發生了一些甚麼事情。事後才知道，在三十二年一月初，新三十八師奪得大奈河後，史迪威總指揮命孫師長立即率領部隊包抄敵軍後方。孫師長認為一一四團苦戰四個月，疲勞過甚，傷亡很大，暫在太柏家以西地區整理，史迪威懷疑孫受蔣委員長遙控，故意逡巡不前，表示不滿，一再責令孫率師迅速向前推進，並親來督戰。孫師長認為他是前線指揮官，要對部屬負責，而史迪威不明中國軍情，在敵情沒有摸清楚之前，行動要慎重，他前來催促，看史有何辦法。^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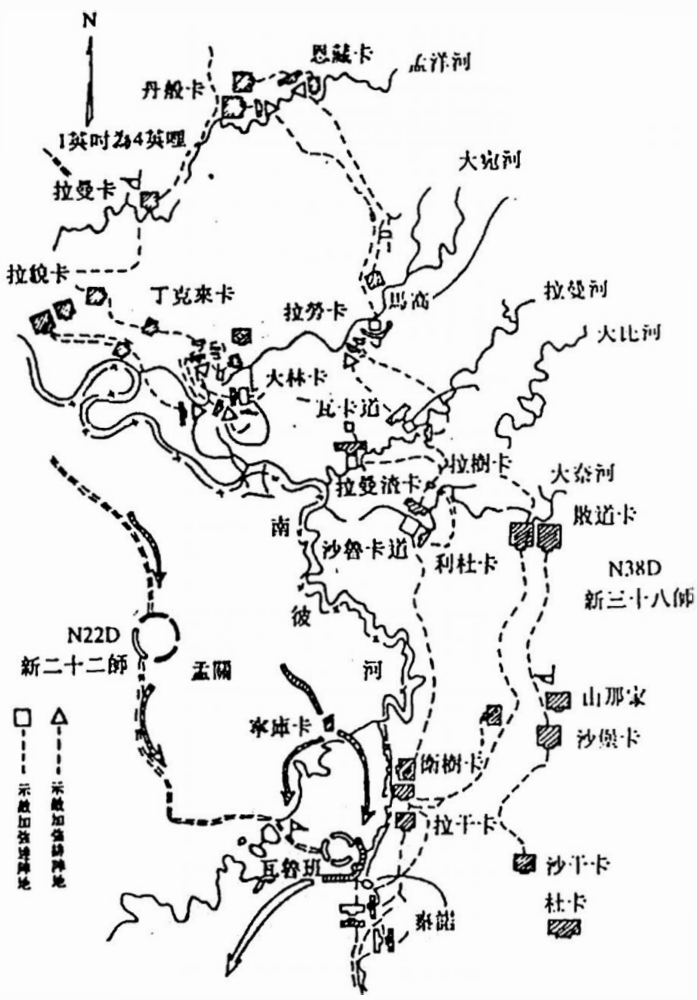
在這一場耐力比賽中，還是史迪威將軍勝了。史迪威總指揮個人脾氣雖然急躁，但他認為孫將軍是緬甸戰場上最能幹的將領，精力充沛，企圖心旺盛，冷靜而又機敏，因而他一向對孫很敬重。這次他來到前線，枯候了四個多小時，到太陽快下山的時候，孫師長終於走出他的指揮所，走向史迪威總指揮面前，行了一個軍禮，趨前握手，領著史迪威走進他的指揮

所，兩人開始研商盟軍進攻的新佈署^⑤。孫立人說明當面敵情，要求增加空軍及砲兵的支援，史迪威同意增派部隊支援，催促孫部迅速向前攻擊孟關。孫立人認為正面進攻可能傷亡很大，而且敵人逃脫機會也較多，他決定要親率新三十八師主力，截斷敵軍的退路，這樣不是把敵人趕出胡康河谷，而是要把他們完全殲滅在胡康河谷。

史迪威於二月十八日，親至太柏家新三十八師司令部，召集各師團及獨立營長開會，研究攻擊孟關作戰計畫。決定增調廖耀湘的新二十二師，配屬戰車第一營，開赴前線為右兵團，由康道附近渡大奈河，從正面攻擊孟關。令新三十八師為左兵團，由大奈河東岸地區作遠距離迂迴，深入瓦魯班以南要地沙都渣，斷敵退路，與右兵團合圍夾擊，殲滅日軍十八師團。

史迪威於二月十九日，又從南洋調來一團美軍特種部隊，兵力共三千四百人，編成三個營，每營轄兩個縱隊。縱隊由兩個步兵連，一個支援排、一個工兵排、一個偵察排及縱隊部、指揮組、空軍聯絡組，後勤衛生組及騾馬九十八匹編成。由支隊長麥利爾准將 (Frank Merrill) 率領，稱為麥支隊 (Merrill's Marauders)。史迪威於二月三日命令麥支隊二個縱隊，穿過密林山徑，迂迴日軍後方瓦魯班。^⑥

新一軍新三十八師胡康區東部戰鬥經過要圖



(四) 攻克孟關

孫立人師長研判當前敵情，認為欲攻孟關，必先攻取瓦魯班，唯有如此，方能使孟關日軍腹背受敵，不戰自亂。後來史迪威命新二十二師攻孟關，孫師長早已預訂的作戰計畫未能用上。

孟關是日軍十八師團司令部的所在地，師團長田中新一中將親自在此坐鎮，他早在南宇河（Nanyu）兩岸，就構築好堅固陣地，企圖在此與我軍作一決戰，粉粹我軍旱季攻勢。

廖耀湘師長率新二十二師初上戰場，未察敵軍正面陣地極為堅固，當面之敵日軍十八師團又極頑強，只是一味正面強攻，一個星期攻打下來，損失連、排、班級幹部一大批，卻寸土未進。廖耀湘久攻孟關不下，心中甚為焦急。

孫立人得知新二十二師前進受阻，仍在孟關附近與敵對峙，如此曠時日久，消耗兵力，倘攻擊稍有頓挫，必立即召致敵人反擊，友軍安危，勢將影響整個戰局。從全軍作戰有利著眼，孫師長在未得到總指揮史迪威同意的情況下，斷然決定幫助新二十二師儘快攻下孟關。

7 孫師長主意一定，立即變更攻擊部署，令一一三團暫時放棄原來向南攻擊沙都渣的任務，調過頭來，從密林中迂迴向瓦魯班敵人側背進攻。

趙狄率一一三團星夜趕往瓦魯班，經兩晝夜的開路前進，二月五日早晨，抵達距瓦魯班

以北一英里處的拉卡卡。他命第三營攻佔瓦魯班南面的秦諾，切斷敵通往加盟的公路交通線。三營擊退敵五次猛烈反擊，第八連最先進佔秦諾。七日，三營第九連渡過南宇河，將通往加盟公路完全切斷。八日，第二營攻進瓦魯班，經一晝夜激戰，九日清晨將瓦魯班守敵完全肅清。^⑧

三月四日，美軍麥支隊正在瓦魯班東岸地區挺進，被日軍兩連兵力猛烈襲擊，遂向衛樹卡方面後撤，損失了許多槍械砲彈無線電話和裝備。麥支隊節節敗退，急向新三十八師求援，孫師長指令一一三團分兵趕往救援，經激戰將日軍擊敗，美軍始得解圍。^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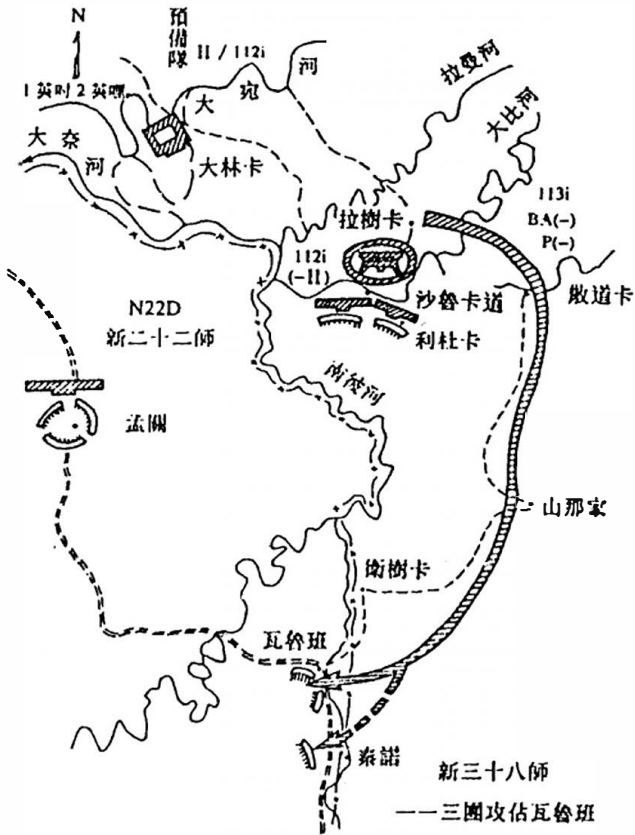
三月五日，敵十八師團長田中新一聽說一一三團切斷了孟關日軍退路，大吃一驚，使孟關敵軍頓時慌亂，敵曾田中新一也無心戀戰，急急忙忙率殘兵敗將從新關的一條向南道路逃逸，連司令部的關防都顧不及帶走，而被我軍繳獲。

三月五日，在正面進攻的新二十二師，集中強大兵力，步兵跟在戰車後面，猛叩孟關，戰車縱橫掃蕩，敵軍四散潰逃，孟關便在當日下午被我軍攻下。^⑩

同時活捉到一個日本兵今田寬敏，他坦白供稱：「我們的陣地裡，糧食彈藥，還存著很多，就是找不到水喝，大家都十分恐慌，恐怕要和于邦第二大隊走到同樣被消滅的命運。」說到他被俘經過，他很感激的說：「日本官兵對我們講話，總是說中國兵凶惡得很，捉到日本人就砍頭，所以當我被俘時，心裡很害怕，以為一定是死，未想到反而受到優待。」

他又說：「十八師團官兵差不多都知道孫立人將軍在仁安羌作戰的威名，又吃過新三十

新三十八師作戰命令第十四號附圖



八師這幾次的苦頭，所以對孫將軍又恨又怕。師團部曾有命令給各部隊，要嚴密留意孫將軍的行動，並且把孫將軍的年紀容貌身材特點都詳細說明，要各部隊利用種種手段，多派狙擊射手，對孫將軍加以殺害。」果然，後來有一個日本俘虜向反正過來的台灣籍日語譯員鍾正平說：「你看見過孫立人將軍沒有？是不是高高的個子？清癯的面龐，兩鬢白髮，穿黃馬靴的？」鍾正平回答他說：「是的，不過他現在樣子有點不同了，聽說他不打進孟關不剃鬚子，所以他的皙白臉皮，有三分之一被二寸多長的鬚鬚遮掩著，而且他現在只打綁腿不穿黃馬靴了。」俘虜誤認鍾正平是日本人：「你既然見了他，爲甚麼不行刺？」鍾正平說：「我不僅見過他，還和他同桌吃過飯，人家待我好，我爲什麼要加害於他呢？」這個俘虜默然無語。

瓦魯班大捷，使胡康河谷戰爭勝利結束。總指揮史迪威將軍發來賀電，特別提醒孫立人將軍，要他「剃光鬚鬚，以示慶祝。」

東南亞戰區盟軍統帥蒙巴頓勳爵，得到捷報之後，於三月六日，率領一批英國高級將領，專程飛來緬北前線，視察作戰實況，慰問前線官兵。他巡視孟關及瓦魯班各地戰場，看見被打壞的日軍坦克、大砲、汽車，到處都是。他特別到新三十八師師部，拜訪孫立人師長，聽取胡康河谷作戰簡報，看到我軍所獲的戰利品，武器彈藥，堆積如山，他情不自禁的盛讚中國軍隊的勇猛善戰！蒙巴頓誇獎孫立人是善於迂迴作戰的卓越指揮官，善用奇兵捕捉「森林之狐」（英國人稱田中新一爲森林之狐）的高明獵手。①他還同意調派英國遠程突擊隊進攻印道孟拱地區，以策應中國駐印軍在緬北的作戰。

史迪威將軍對於這次攻佔孟關戰役，極表滿意。他於九日下午三時趕到前線，慰勉前線作戰官兵。他對孫立人、廖耀湘兩位師長的卓越指揮，大為讚賞，並當場授給趙振宇營長一枚美國銀星勳章，表揚戰車部隊支援步兵進攻所取得的輝煌戰績。史迪威原來規定新三十八師及新二十二師的指揮權，由其自己直接掌握，現在他宣佈，將中國這兩個師的指揮權，交還給這兩位師長。⑫

史迪威將軍於三月十六日又來到前線陣地，在野戰軍營中，集合盟軍軍官，代表美國羅斯福總統，頒授「豐功勳章」給孫立人將軍，並宣讀下列頌詞：



史迪威將軍代表美國總統羅斯福授贈豐功勳章予孫立人將軍。

中華民國陸軍新三十八師師長孫立人，將，於一九四二年緬甸戰役中建立輝煌成績，仁安羌一役，孫將軍以卓越之指揮，擊滅強敵，解救英國第一師之危，免被殲滅。後復掩護盟軍轉進，於千苦萬難中從容殿後，轉戰經月。至印度後，猶復軍容整肅，不減銳氣，尤為難能可貴。其智勇兼備，將略超人之處，實足為盟軍楷模。

豐功勳章證明書中寫著：

美國總統謹遵照喬治華盛頓將軍於一八七二年八月七日，在紐約市紐勃司令部所下之命令及國會條例，特頒「豐功勳章」一枚，與中華民國陸軍中將孫立人，以獎勵其誠信及在輝煌戰績中所表現的英勇行爲，特此證明，仰一體遵照。

美國陸海空軍總司令羅斯福（簽字）

陸軍總長史汀生（簽字）

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於華盛頓

史迪威將軍給孫立人師長佩帶勳章後，並開香檳酒祝賀，給戰地帶來了喜悅的氣氛。^⑮
孫將軍率師攻下緬北重鎮孟關的消息，傳至陪都重慶，時任國立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先生甚爲心喜，當即賦詩一首，寫成條幅，贈賀孫將軍。詩曰：

紅紙廊前許國士，野人山外奪雄關，
將軍不負當年諾，擒得蝦夷馬上還。

民國十七年，羅家倫先生在南京紅紙廊中央黨務學校（現國立政治大學前身）任教務副主

任，孫立人任學生大隊副大隊長。當時羅先生對孫即很賞識，而今欣聞捷報，故特贈詩祝賀。孫將軍獲此贈詩，甚為喜愛，來台之初，曾將羅先生親書的這幅條軸懸掛在他家的客廳中，供人欣賞。

(五) 日軍進兵印度

在我軍攻佔孟關的同時，日軍第十五軍團長牟田口廉也為挽救日軍在緬北的頹勢，派兵萬餘人，於三月七日向印度英法爾發動猛烈進攻，企圖進佔阿薩密省平原地區，摧毀美軍設在印度東北部的空軍基地和物資倉庫，封鎖中印空中通道，並切斷阿薩密至孟加拉的鐵路運輸，使在緬北作戰的中國駐印軍孤立無援。日軍進攻之初，勢如破竹，先頭部隊從英法爾進擊科西馬，已攻到印度東北部平原，威脅到中印聯絡空軍基地，情況危急。東南亞盟軍總部英國軍官過去一向輕視中國軍官，現今蒙巴頓統帥不得不向中國政府告急，於是我國空運第十四師及新編第五十師至印度，支援英軍，阻止日軍進攻。¹⁵

三月三十日，史迪威將軍來到前線，與孫立人、廖耀湘及麥里爾等中美將領共商分兵援印問題。會中大家一致認為日軍進攻英法爾，目的是破壞我們反攻緬甸，我們只有加速反攻，儘快拿下孟拱、密支那，直取曼德勒，則日本第十五軍團進兵印度便可不攻自破。孫立人還舉中國古代「圍魏救趙」的故事，說明反攻緬甸對整個東南亞的戰略意義。史迪威表示：他與大家的意見不謀而合，同意加強地面砲兵和空軍支援，並考慮派出一支奇兵，襲擊密支那。¹⁶

四月三日，史迪威將軍飛往印度阿薩密省，會晤東南亞盟軍統帥蒙巴頓及英軍駐印指揮官史林姆，商討防止日軍進攻英法爾問題。蒙巴頓要求停止胡康河谷作戰，集中主力於英法爾，協同英軍擊退日軍後，再轉移攻勢。同時要求國軍從滇西反攻，進擊日軍第五十六師團，對日軍構成夾擊之勢。史林姆將軍卻認為祇有中國駐印軍奪取緬北孟拱等要地，進攻英法爾的日軍，在補給及增援斷絕情況下，才會趨於瓦解。

史迪威對於英軍能否守住英法爾，卻很擔心，決定增派新三十師一個團和戰車第二營前往英法爾增援。正在空運期間，英國機械化部隊亦從印度西部趕到戰場，將日軍先頭部隊擊退。

爲了牽制日軍，策應緬北中國駐印軍和英軍在英法爾地區的行動，中國戰區最高統帥部蔣委員長下令駐防在滇西的十餘萬中國遠征軍，於五月十一日強渡怒江，向日軍第五十六師



孫立人將軍陪同東南亞盟軍總司令蒙巴頓勛爵視察胡康河谷前線。

團等部隊發起猛烈進攻，迫使日軍三面應敵，在戰略上陷於不利的境地。這時日軍已成強弩之末，見勢不能敵，遂從印度撤兵。英軍乘勢追擊，重回緬甸戰場，形成了中、英、美三國盟軍在緬甸協同對日作戰的局面。^⑩

註釋：

- ① 駐印軍新三十八師司令部編印的《虎關（即胡康）區戰役戰鬥詳報》。
- ② 黃仁宇撰《孟關之捷》一文，載於二十三年四月六日重慶大公報。
- ③ 新三十八師砲兵第一營營長王及人撰：《從印度整訓到反攻告捷》一文，載於文史出版社發行的《遠征印緬抗戰》一書中第三二一—三二八頁。
- ④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age 133.
- ⑤ 新三十八師軍郵檢查官曾子傑撰《孫老總與史迪威將軍》一文，載於《孫立人將軍永思錄》第二三二—二三四頁。
- ⑥ 王楚英撰《緬甸戰場上的蒙哥馬利——李鴻將軍》一文，載於《抗日名將——李鴻將軍》第一六〇—一六一頁，湖南出版社。
- ⑦ 新三十八師孟關區戰役戰鬥詳報第二五—二八頁（由拉樹卡至瓦魯班戰鬥經過）。
- ⑧ 薛慶煜《鷹揚國威》第一九二—二〇五頁。
- ⑨ Merrill's Marauders, Published by Historical Division, U.S. War Department, P. 16-30
- ⑩ 戴廣德《七十英里大迂迴——瓦魯班及孟關大捷》一文，載於《我們怎樣打進緬甸》一書第六十七—七十二頁。

⑪ 王楚英撰〈緬甸戰場上的蒙哥馬利——李鴻將軍〉一文，載於《抗日名將——李鴻將軍》一書第一六二頁。

⑫ 趙振宇《血戰瓦魯班》第一七一—一七三頁，陸軍出版社。

⑬ 孫克剛《緬甸蕩寇誌》第四六一—五二頁。

⑭ 何均衡撰〈轉戰中印緬戰區的新編第三十八師〉一文，載於文史出版社發行的《遠征印緬抗戰》第一四一—一四九頁。

⑮ 王楚英撰〈緬甸戰場上的蒙哥馬利——李鴻將軍〉一文，載於《抗日名將——李鴻將軍》第一〇八一—一七〇頁，湖南出版社。

⑯ 鄭洞國回憶《戎馬一生》第三二—三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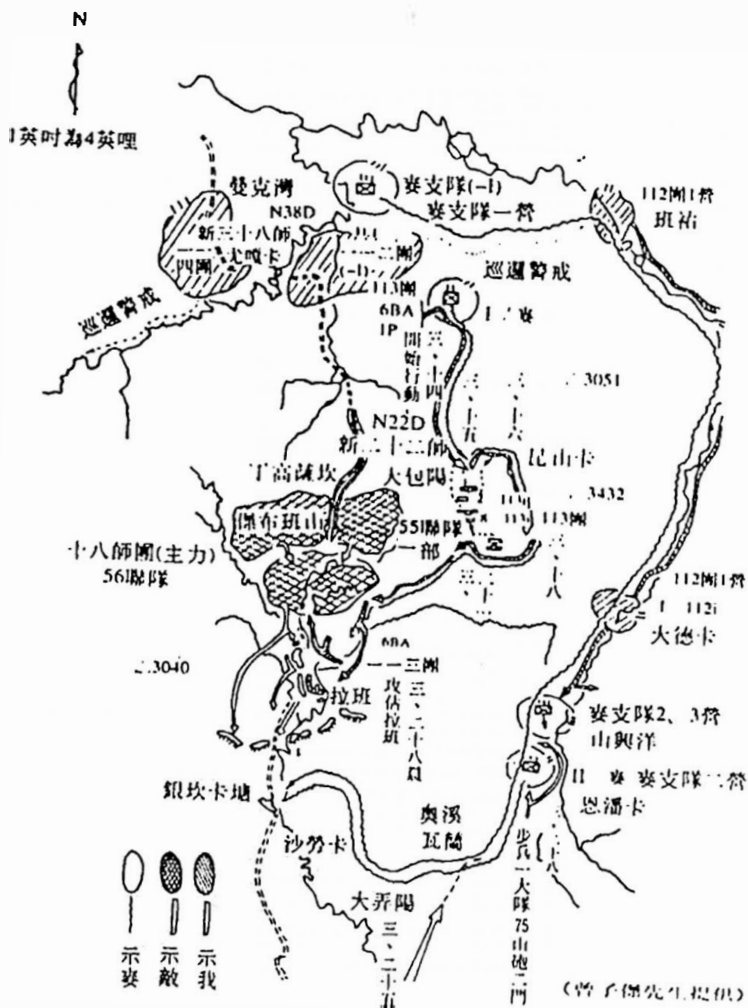
五、掃蕩孟拱河谷

(一) 飛越天險傑布班山

敵十八師團主力，自從在瓦魯班被我軍包圍夾擊慘敗後，胡康區敵軍全部崩潰，紛紛逃入孟拱河谷。

從胡康河谷到孟拱河谷，中間橫亘著一座海拔四千尺的傑布班山，天然的成爲兩區交界的分水嶺。貫通兩區交通的只有一個狹隘的谷口，公路即從這個谷口裡直穿過去，全長約有

新三十八師卡盟北區戰鬥經過要圖



六十多里。兩傍山嶺重疊，樹高林密，地勢向北急傾，向南緩斜，是天然的險要隘路，敵人佔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有利地形。我軍如果單沿公路採取正面仰攻，不但損失太大，也不容易攻得過去。如果採用兩翼迂迴，兩傍又是懸崖峭壁，更是不容易爬得過去。而且山中無水，登山涉險，唇敝喉焦，是常人無法可以存活。我軍面對這樣艱險的形勢，孫立人師長決定仍然採取「以正合，以奇勝」的戰法，來粉碎頑強的日軍。

三月十五日，第二十二師配屬戰車部隊，沿正面公路，直叩孟拱河谷的大門。第三十八師擔任翻越傑布班山（Jambun），迂迴到隘路的後面，打開這道山門，迎接正面我軍進入孟拱河谷的任務。

三月十四日，孫師長令派一一三團沿著庫芒山脈（Kunon Bum）開路前進，並派第一營跟隨美軍麥支隊協同行動，迂迴到沙都渣（Shadutzup）南面的拉班（Lapan），截斷傑布班山敵軍的後路。

趙狄團長是位膽大心細的猛將，他率領這一團健兒，經過十四天的艱辛跋涉，山道陡而且滑，上下山都要用手爬，馬馱著砲不能行動，祇好用人抬砲，讓騾馬空著身子走，牠們不時會從山上滑跌下去。後來飼養兵想出法子來，上山時他們走在馬前用力扛著馬頭，下山時他們走到馬後，死命拖著馬尾，任憑這樣的費盡苦心，兩天中還是跌斃了二十多匹。古人說蜀道難行，比起這兒恐怕還要差得很遠。因為山地崎嶇險峻，找不著空投場，飛機又受到天時限制，部隊時常得不到補給，大家都始終忍著渴，挨著餓，且戰且走。二十七日傍晚，攻

到拉班附近，第二天晨光熹微中，部隊秘密的渡過了南高江，攻其不備，一鼓氣就佔領了拉班。這時，美軍麥支隊的一個營也隨同渡過了河，到達公路附近。

一一三團在迂迴途中，雖然有好幾度和敵軍發生遭遇戰，但因地形險阻和我軍隱蔽得法，敵軍判斷祇是小部隊的行動，沒有十分注意，突然間鑽出一團兵力，無怪乎他們要手忙腳亂了。日軍十八師團長田中新一急得近乎發狂。用十五公分重砲和其他各種口徑的砲，對著我軍和美軍亂擊一通。又急忙從一一四和五五聯隊各抽出一個大隊的兵力，與一一三團第一營在拉班附近拚鬥起來。美軍麥支隊第一營因為受到敵軍猛烈砲火的轟擊，立腳不穩，往後撤退，趙狄團長立即派第三營趕來接替了防務。美軍對於我軍的勇敢負責，非常佩服。一個美國兵很坦白的說：「我們和二十八師在一塊兒作戰，便甚麼都不怕。」從這句話裡，就可以看出盟軍對於我軍是怎樣的信賴了。

三月二十九日，一一三團第二營已沿著南高江（Namkang R.）東岸輕裝北上，攻下沙都渣，把公路截成了三段，直接威脅高魯陽（Ikawnglawyang）方面的敵軍側背。新二十二師隨即突破高魯陽敵人陣地，南下夾擊殘敵，先頭部隊於二十九日晚，和一一三團在沙都渣會合。於是敵軍所倚恃的六十多里長傑布班山隘天險，完全入了我軍掌握。①

（二）解救美軍麥支隊之圖

我軍迂迴攻佔拉班及沙都渣兩地後，孫師長馬上把師指揮所從瓦魯班搬到拉班，沙都渣

則成了史迪威將軍的總指揮部所在地，以利指揮孟拱河谷的戰役。

孟拱河谷，是孟拱河兩岸谷地的總稱，地形狹長，從沙都渣到孟拱 (Mogaung) 一段，縱長約二百三十里，被南高江劈成東西兩岸。孟拱河上游叫南高江，孟拱以下稱孟拱河，流入伊洛瓦底江。河谷兩傍，都是千尺以上的山壁，雨季山洪暴發，平地成爲一片汪洋，山地也是泥深沒膝，山澗小溪都因暴漲而成爲巨流，大河像南高江、南英河 (Namyin R.)，更是怒濤洶湧，船隻不能行駛。

當時的敵軍，十八師團的五五、五六兩聯隊，本已傷亡殆盡，現又補充齊全，並將在密支那的一一四聯隊和五十六師團的一四六聯隊增援到孟拱河谷。以五十六聯隊防守南高江西岸地區，阻止新二十二師前進，以五十五聯隊、一四六聯隊及一一四聯隊集結在南高江以東地區，憑藉險要的地勢和既設的堅固工事，阻滯第三十八師進攻。

四月三日，第三十八師一一三團由拉班乘勝南下追擊。南高江東側，是一脈重重疊疊的庫芒山，土人歌謠說：「無頂之山，永不能至」，險峻可知！而一一三團的任務，就是要開闢新路，爬過這些「無頂之山」，繞路迂迴攻擊那些據險而守的敵軍側背，迫使他們離開陣地和我決戰，使「敵不知戰地，不知戰期」，一鼓把它消滅。^②

這時左側的美軍麥支隊，在茵康加唐遭受日軍猛烈反擊，被迫經瓦蘭、山興陽的路線往後撤退，擔任殿後的麥支隊第二營在恩潘卡 (Nhpum Ga) 被日軍一個大隊包圍。到了四月四日，被圍美軍和支隊部的無線電訊也失去了聯絡，情況不明，形勢異常危急。

支隊長麥爾利准將，急請第三十八師派駐在美軍的聯絡參謀李濬上校，乘坐小型聯絡飛機趕回師部，請求孫立人師長派兵援救。孫師長當即電令一一二團一營以急行軍前去營救。四月五日，該營即抵達山興陽以北地區，一舉攻佔高南卡敵軍陣地，威脅敵軍右側，並牽制其兵力，使麥支隊三營能乘機向正面敵軍猛攻，使被圍美軍轉危為安。當晚孫師長收到麥爾准將的謝電：「貴師一一二團第一營以急行軍抵達此間，足見該營士氣旺盛，精力超人，訓練有素，敝團之能採取攻勢，實賴貴師給予之充分合作，有以致之。」

從四月十一日起，一一二團主力又奉命由孟拱河谷西側崇山峻嶺中向東南開路前進，攀緣絕壁，迂迴至奧溪及瓦蘭間西側附近，敵軍感受到側背威脅，被遭後撤。四月二十日，在當地被圍多日的麥支隊二營，遂得解圍而出。惟官兵傷病累累，損失很大，史迪威將軍令該營留下休整。

四月二十二日，麥爾利准將又致電孫師長表示感謝說：

茲謹慶賀貴師一一二團神速之推進，我確知該團所經過之地區，其地形之艱險，為地圖上所不能顯示者，懸崖絕壁，攀登困難，敝部對貴師行動之快速，深感欽佩，並慶幸能與貴師併肩作戰。③

這時左側地區一一二團已獲得有利態勢，當予利用並擴大其戰果，極力向敵之側背壓迫。

惟當時史迪威將軍正往返於重慶、昆明和新德里之間，總指揮部的實際指揮權，又旁落到傲慢而粗心的柏特納將軍之手。他對中國軍隊抱有成見，認為孫立人師長不肯犧牲，故堅持要第三十八師以全力實行正面攻擊。孫師長不得已乃改變計畫，雖係由正面攻擊，然仍設法保持重點於左翼，施行左側迂迴，然受地形之限制，致使爾後的戰鬥，極為艱苦。^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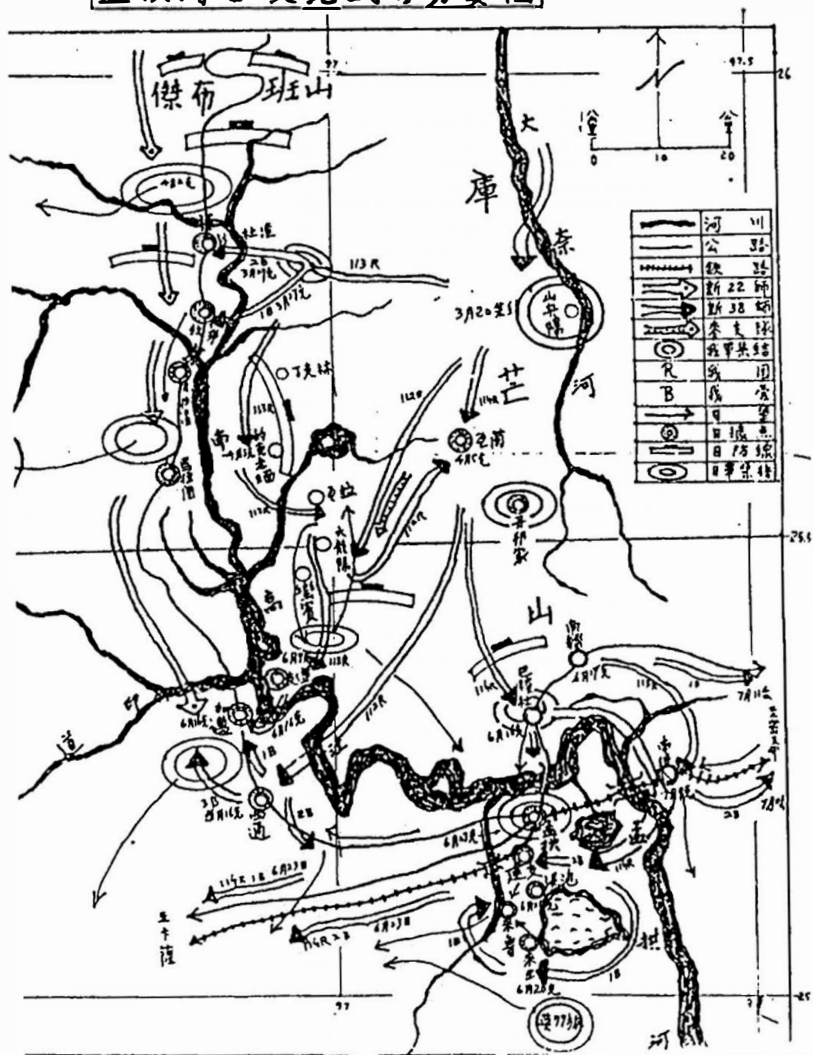
柏特納將軍又下令規定：「中國駐印軍每個砲兵連，每天所用砲彈不得超過一百五十發。」頓時使第三十八師和第二十二師的火力銳減，使部隊進攻倍感困難，也正因為如此，才造成從正面進攻的第二十二師傷亡慘重。為此，孫立人和廖耀湘兩位師長於五月二日聯名致函柏特納提出抗議，並要求予以糾正。

這時史迪威將軍剛從重慶回到沙都渣總指揮部，聽取報告，知道麥支隊在瓦魯班和恩潘卡兩次戰鬥中，傷病官兵已多達七百多人，第二十二師從正面攻擊傷亡更為慘重，感到極為苦惱。他又聽到一些不正確的報告，說一一二團和一一三團傷亡太少，是由於所擔負的任務輕而易舉。五月五日，史迪威將軍來到拉班第三十八師指揮所，竟責怪第三十八師「作戰不力」。

孫師長感到這樣評價他的部屬官兵艱苦努力所締造的戰果，實欠公允，當晚他親自寫了一封信，於五月六日派專差送給史迪威總指揮。信中說：

在昨晨會議中，鈞座暗示職所指揮的某數部隊，在此次戰役中未盡全力，因傷亡報告中

孟拱河谷攻克戰形勢要圖



並未顯示之（意指傷亡太少）。其實傷亡報告書，並不能單獨作為衡斷軍事成就之準繩，唯有敵方所受之傷亡損失與我方所獲之勝利，始可衡量之。

其次，鈞座對一一二及一一三團似有作戰不力之印象，此實因鈞座未能一一親見各該團之各種成就有以致之。……有時正面作戰並不常能取勝，而側面包圍恆可迫敵後退。銀坎卡塘之集中聯合攻擊，如五月六日備忘錄中所批評者，並未迫使日軍一兵一卒退卻，但一一四團所施之包圍，則迫使敵人自動後撤。其他如大奈、大龍二河之能順利渡過，亦係一一四及一一二團在甘篤與沙勞二地實施迂迴前進之結果。瓦魯班、高魯陽及沙都渣三地之攻佔，亦係以迂迴獲得同樣勝利。因有一一三團迂迴到拉班以北之敵後，才得與參支隊在聯合作戰中攻佔了沙都渣。一一二團攻佔芒平，更係以急行軍爬越崎嶇險峻之山嶺，該團所受的艱苦，實卓絕無比，如以為此等實施包圍之部隊僅擔任一項輕而易舉的任務，實非公允。……

史迪威將軍雖未回信，但以後大力給予孫師長採用迂迴戰術上的支持，頓使孟拱河谷戰局為之不變，第三十八師以後的進展，勢不可擋，戰果更加輝煌。⑤

(三) 奇兵突襲西通

五月中旬，孫立人師長得到正確的情報，判斷當面敵軍因為傷亡太大，兵力已經全部用

到第一線，後方的卡盟十分空虛。而我軍第五十師和第三十師各派兵力一部與美軍麥支隊所組成的中美混合部隊，正在對密支那城郊攻擊，陷於膠著狀態。南高江西岸的第二十二師和敵軍在馬拉關（Malakawng）一線苦戰，二十多天毫無進展。而緬北雨季馬上就要來臨，怎樣採取積極手段，趁敵人增援部隊還沒有到達孟拱河谷以前，趕快奪取卡盟（又譯為加邁），南下孟拱，策應密支那方面作戰，實在是奪取整個孟拱河谷戰鬥勝利的機會。

卡盟位於南高江西岸，原屬第二十二師作戰地境，孫師長從全盤戰局考慮，不拘泥於作戰境界而分畛域，決計用一部兵力在正面牽制敵軍，主力便從敵軍陣地間隙中錐形突進，秘密迂迴到卡盟以南，偷渡南高江，切斷敵後的主要交通線，摧毀日軍的補給站，然後向北和新二十二師夾攻卡盟，另派一團直取孟拱。^⑥

打仗猶如弈棋，一著贏，全盤盡贏。孫立人下了這著妙棋，把日軍在孟拱河谷的全盤防禦佈署，完全擊潰。據他自己講述這一戰役的經過是這樣的：

「我軍直到三十三年五月半，尚未打下孟拱，被阻於卡盟附近。孟拱、卡盟、密支那成三角形，互為犄角之勢。如不急速打下，到了六月初，就是雨季降臨，一個雨季可以降落二三百英吋的雨水，敵人就是想利用雨季，把我軍困死。因為雨下得多，陸空運輸受阻，補給困難，加以疾病、潮濕、蚊蟲螞蝗等等，都足以困死部隊。那時雖然從國內增調來五十師兩個團，三十師一部分，十四師一部分，還有美軍一個團，對密支那來一個奇襲，側應我軍攻擊加盟，不料變成了陣地戰，一個多月未曾拿下，還無法支持，所以敵我各部戰鬥，都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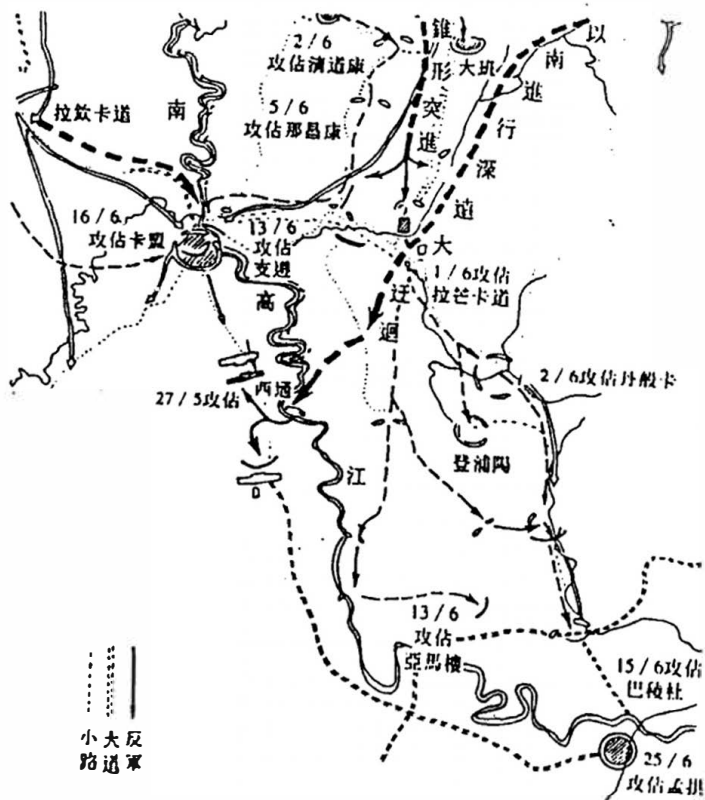
膠著狀態，無法進展。說來事有湊巧，一日我部攻擊一個山頭，從打死的敵軍官身上，搜得一封信，那是日軍卡盟守軍步兵指揮官，即日軍十八師團步兵團長相田俊二少將，寫給那被打死的十八師團補充兵大隊指揮官野恒光一大尉的信。信上說：

「目前滲入我第一線後方，妨礙我軍補給之敵僅五十到七十人。本兵團長指揮貴官擊退此敵，可先至拉瓦(Lava)司令部與本職同往，但貴官前夜十時自卡盟出發，至翌日夕刻，尚未到達，初意貴官不及候本職已先至第一線，當即率司令部人員三十名，趕至第一線，然全出意外，貴官等竟尚未到達，現究竟徬徨於何處？部下之疲勞，余自詳悉，書間有敵機，余亦盡知，然就第一線全員之疲勞，且缺乏給養，尚須與敵死鬥思之，不必要之休息與書間躲避空襲等，乃絕對不許可者。故須激勵部下，以最大之速度追及。倘判明貴官等不足靠時，本職決心率領本部官兵三十名，突襲敵陣。」

「由於上述這封信，經研究後，確定其真實，並判明兩點：第一是當面之敵，因為傷亡重大，兵力已全部用於第一線；第二是部隊疲憊，士氣消沉。基於這一判斷，我認為可用一團奇兵，去襲擊敵軍後方西通，這就是趁虛而進，臨機應變的戰術。」

「於是我便於五月十九日，匆匆的從前線坐著小聯絡機，趕回到沙都渣駐印軍總指揮部，將這一奇襲西通的作戰計畫，向總指揮史迪威將軍提出，請他批准。起初他不同意，認為此著太冒險，恐怕會白白地送掉一團人。後來經我再三申說，此舉將影響整個戰局，意義非常重大，他才勉強同意。要我估定時間，我說最少要六天。他問：「三天如何？」我按地圖計

突襲西通行進圖



算，須偷行三百華里，沿途山高林密，又是懸崖絕壁，非六天不可。不料那位柏特納少將正在旁邊，他說可以派一團人從西邊去，三天可到。因為剛從國內新調幾團人，他認為是新力軍，預備從中挑選五十師一四九團，再由美方自認為久經森林戰訓練的麥支隊第二營百餘人引路，所以他敢於自告奮勇的如此說。我說：「我走東邊，你走西邊，兩相包抄，而你又能夠早到，那不更好嗎？」結果史迪威將軍也就允許我六天的期限。

「二十日上午，我回到前線指揮部後，就將這艱苦的任務，交給我師一一二團，因為他們對我很信任，所以欣然接受，毫不疑懼。因為這是奇兵偷襲，行動必須絕對秘密，宛如鄧艾的偷度陰平。所走的路盡是懸崖絕壁人跡罕到之處，有時還要利用各種地形地物，從敵人封鎖線的間隙中過去，至於驟馬及重兵器自然不能攜帶，就是宿營或休息，還不准燃火燒飯，以免暴露行跡，被敵人發現，只許在掩蔽極週密的情況下，燒點開水吃。每人隨身攜帶四日份的乾糧，限定分作六日吃，因為多了帶不動，只得使用節食的方法，並規定陳鳴人團長每天必須定時用無線電與我聯絡三次。

「五月二十一日開始行動，二十二日就下大雨，接著一連四天下個不停。一一二團攜帶的電台，因雨濕透發生故障，師部派通信官雲鎮少校單人獨騎通過敵人防線，涉水趕往一一二團團部，予以修復，維持與師部的通信聯絡。

「二十五晚，到達孟拱河邊，那是孟拱河的上游，又稱南高江，河面原只五六百公尺寬，但因四天下雨，河水突漲，已濶至一兩千公尺，使部隊渡河更加困難。陳鳴人團長將此情形

電告。我問他沿途是否曾被敵人發現？他說：「未被發現。」於是我指示他們：限於拂曉前，設法渡河，如萬一無法可渡，即行退回，以免犧牲。因為他們平日受過渡河訓練，知道利用身邊攜帶的背包、膠布、鋼盔、水壺、乾糧袋等裝備，游泅渡河。他們還利用河岸竹子，做成竹筏。陳團長半夜來電話說，他們準備翌晨二時渡河。二十六日早上五點鐘，他來電話說：「全團業已平安渡過南高江。」我於是命令他們速向公路方面攻擊，截斷公路交通。因為西通是日軍的重要補給站，須得速為佔領，遲恐誤事。

「我軍遂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攻進西通，當即佔好了據點。這時敵人營房中早飯還未煮熟，營妓（慰安婦）還未起床，敵人見到我軍部隊，還以為是空中降落的



迂迴部隊在加邁以南之西通對岸偷渡南高江

傘兵到了，趕著打空襲警報鐘，大為驚恐，急忙派兵四面圍堵，砲皆回擊，想一鼓將我軍消滅。

「我忙趕往總指揮部去見史迪威將軍，報告一一二團已提前於二十五日深夜偷渡南高江成功，今日拂曉已開始向西通之敵發起攻擊，現正在激戰中，請立即派飛機空投彈藥和山砲。糧食不必投了，因繳獲了大批軍糧。」

「當時，史迪威正同柏特納等人一起吃早飯，聽了報告後，還驚疑參半，忙問：『真的嗎？』我說：『你是不相信的話，可派飛機去看個究竟。』這時已是上午七時半，老天很幫忙，多雲天氣，不影響空投。史迪威看了看柏特納，對我說：『就派飛機去看看。』我馬上說：『爲了爭取時間，請將彈藥與山砲裝上飛機，到時如果我們的部隊在那裡戰鬥，就照地面上我軍所佈置的信號布板空投下去，否則的話，原機載回。』史迪威表示同意。」

「我在等著回音時，問柏特納的奇襲部隊現在到了那裡？史迪威聞言，氣得面紅耳赤，連說：『不要問了，他們回來了。』我說：『怎麼如此快就達成任務了嗎？』這時史迪威的面色更爲難看，他告訴我：『他們在森林中轉了三天，不知方向，無法前進，只得教他們回來，誰知半天就走回來了。』」

史迪威對孫立人及時抓著戰機，主動請戰，在六天之內準時完成任務，非常滿意。

二十七日，一一二團清點敵軍屍體有九百多具，繳獲日軍一五五毫米重榴彈砲四門，滿載械彈的大卡車七十五輛，騾馬五百多匹，糧彈倉庫十五座，汽車修理廠一所，彈藥糧秣不

計其數，將日軍在孟拱河谷的物資總屯積區，攻佔了大半。部隊隨即南北展開，佔領公路線達四公里，當地所有通訊聯絡運輸補給的指揮機構，盡皆被我軍摧毀。二十八日晨，一一二團又攻佔了西通以北的糧彈倉庫二十多座，斃敵二百多人。孟拱河谷敵軍的糧彈已盡為我軍所有，敵軍後方的交通線已完全被我軍切斷。③

(四) 正兵輕取卡盟

一一二團佔領西通，切斷公路交通，囊括孟拱河谷敵軍糧彈倉庫後，在卡盟及其以北地區的敵軍，統統都陷入了彈盡糧絕的境地，從馬拉關到卡盟一帶六十多里的堅固陣地，完全動搖。

孫立人師長綜合分析各方情報，判斷日軍十八師團已陷於紛亂崩潰狀態。孟拱守敵抽調其兵力去攻擊西通我一一二團之後，孟拱必然呈現空虛。日軍必會將其第二師團和第五十六師團的部分兵力，沿卡薩至孟拱的鐵路線，迅速調往孟拱增援，以解救十八師團覆滅的危險。趁此時刻，我軍若能把握住時機，在敵人援軍尚未抵達孟拱之前，舉全師主力南下，早日攻佔卡盟，並趁機攻佔孟拱，就可以粉碎敵人的救援計畫，儘快結束孟拱河谷的戰鬥。

五月二十八日，孫立人擬定了一個進攻卡盟和孟拱的雙重作戰計畫，同時給史迪威將軍發了一封電報說：

卡盟戰役戰鬥經過要圖



目下本師兵力過度分散，未能予敵以重大打擊。如本師能全部向南急進，當可充分把握時機，同時佔領孟拱和卡盟。希能即派任何部隊一個團，接替本師瓦蘭、芒平、沙勞間之警戒，則本師即可集中兵力南下突擊。如此，鈞座月初擬定同時佔領卡盟及孟拱之企圖，當可拭目以待。時機急殆，有如跑四百米至最後一秒鐘，成敗在此最後衝刺，希即見示。

五月二十九日，敵軍自南北兩方夾擊我一二團的消息傳來後，孫師長感到時機緊迫，而史迪威的回電遲遲未來。爲了爭取這一寶貴時間，捕捉戰機，他立即乘聯絡小飛機趕往總指揮部去見史迪威。待孫將這一同時攻取卡盟及孟拱的作戰計畫說明，史迪威大感興奮。完全同意孫將軍置當面之敵於不顧，揮師南下，奪取卡盟和孟拱的決策。並說不必等待接防部隊到達，馬上可以全師南下。

孫師長趕回師指揮所，馬上發佈了師第二十一號作戰命令，同時手書密函一封，分送給陳鳴人、趙狄、李鴻三位團長。信中說：

自古用兵的道理，有孫子所謂「兵以正合，以奇勝」，蘇老泉所謂「兵有正兵奇兵伏兵」之說。在我軍開始進攻卡盟之初，我就計畫以一二團任奇兵，採極端迂迴戰法，切斷敵由卡盟至孟拱主要補給公路，迫使我第二十二師當面之敵迅速崩潰。同時任伏兵的一

一四團則以錐形潛突戰法，由高山深谷中伏道而出，直刺敵之心臟丹般卡，切斷丹般卡以北地區敵寇退路而席捲之，俾由正面南下的正兵一一三團得以一舉而擊殲當面頑敵。現在正是實施這一計畫的時候，務盼各部密切配合，以創光榮之戰績！^①

從五月二十九日起，一一三團奉命進擊卡盟，即在積水過腹的泥沼地區與敵往復搏鬥。六月九日上午，藉我軍優勢砲火的協助，衝入敵人陣地，佔領支遵（ZIGUN）和通往卡盟的渡河口。十六日清晨九時，我軍實施敵前強渡，一時槍砲齊發，官兵駕駛的橡皮艇猶如脫弦之箭，向對岸衝射過去。九時三十分，渡河部隊紛紛登陸，隨即佔領卡盟東南側高地，用重砲猛轟卡盟市區，敵軍遺下大批屍體，陳列街頭路邊，殘眾向南潰竄逃去。此一重要軍事據點，至上午十二時，已完全落入我軍掌握。下午三時，由馬拉關南下的新二十二師六十五團先頭部隊，也到達卡盟西南，和一一三團第三營會師。

(五) 分兵救援英印軍

在一一三團攻擊卡盟進行途中，第一一四團即奉孫師長之命，以錐形戰法，從大班、青道康中間的間隙，不分晝夜，潛形突進，穿越人煙絕迹的原始森林，時而爬上突入青天的高峰，時而踏入深不見底的溝壑，沿途歷盡艱險，走了十七天，才走到山隘口，全團官兵已無乾糧，大家餓著肚子，自己造灶煮飯。本來軍中是數人一灶，現在孫師長指示一人一灶，每

個人都把美式鋼盔當作鍋灶，燒起火來。日軍不知我軍只有二千人，看見到二千個灶炊煙濃密，以為有幾萬大軍，駐防在附近山中森林裡的日軍，不敢貿然來攻。

六月一日，這一批人馬，突然在瓦鹿山出現，出敵不意，一舉攻佔拉芒卡道 (Lamongah tawng)，然後襲捲東西瓦拉，斬斷潛伏在苦蠻山中的殘敵歸路，一路勢如破竹，迅速刺入敵軍心臟地帶的丹般卡。十三日襲佔了亞馬樓，十五日直搗孟拱與密支那公路交叉點的巴稜杜 (Parentu)，進抵孟拱十二里，地勢很高，可以南制孟拱，西北和攻進西通的一一二團互相呼應，東斷密支那到孟拱公路和鐵路交通，使敵人對密支那無法增援，減少我進攻密支那友軍對側背安全的顧慮。整個緬北戰局，發展到此，我軍實已掌握決定性有利態勢，可算得是大勢已定了。

一一四團於六月十五日，進佔巴稜杜、亞馬樓 (Yama lut) 一線之後，李鴻團長正在打算用全力向南壓迫，渡江進攻孟拱，忽然又奉到師長命令，分兵援救英軍。原來兩月前，在孟拱 (加盟) 鐵路間陷落的英印軍空降部隊第七七旅 (Chindit Brigade)，這時乘虛襲擊孟拱城，不料在孟拱東南二英里處遭日軍反擊包圍，形勢非常危急。特派聯絡參謀迪克少校飛往孫立人師長指揮所請求援救。坦白說明該旅向孟拱攻擊，因敵陣地堅固，不但進展困難，而且傷亡慘重，目前剩下官兵還不到五百人，戰鬥力十分薄弱，如在二十四小時以內不能得救，便只有向東南山地撤退。孫立人慮及英軍倘被擊潰，可能危及整個戰局，當即滿口承應下來，他下令一一四團星夜秘密向孟拱東北地區輕裝疾進，強渡孟拱河救英軍，並以主力南

下佔領孟拱南外圍據點，截斷鐵路和公路的補給線，然後再來圍攻孟拱。

第一一四團接到命令，李鴻團長率全團官兵立即輕裝出發，冒著傾盆大雨，踏著沒膝的泥漿，經一夜強行軍，於六月十八日晨抵達距孟拱城東北兩英里半處的孟拱河北岸。當時孟拱河水漲河深，浪勢汹涌，河面寬達四百公尺，船渡不易。但爲了迅速解救英軍的危困，該團決定冒險偷渡。趁黑夜無光，全團官兵分批乘橡皮筏悄悄渡江。這時卡盟到孟拱公路還沒打通，敵人絕未想到一一四團會馬不停蹄的就捲過江來，所以當我軍在孟拱城的側背突然出現時，敵軍倉惶失措。俘虜箕浦源七說：「被俘的那天早晨，我和其他分隊六人，同往孟拱東北附近老百姓家裡買香煙，回來碰到中國軍隊，戰友五人當時就被打死，大家都沒想到中國軍隊來得這樣快！」^⑩

二十日拂曉，我軍猛襲正在圍攻英軍的日軍側背，一舉解救了英軍的危困。李鴻團長指派第一營以一排兵接替英軍一營的戰鬥任務。當時英軍官兵頗覺駭異，認爲我軍過於輕敵，是以接防兵力過少，其實該排接防後，繼續攻擊前進，並取得極大戰果。而救出來的英軍，個個饑餓疾病交加，情形猶如難民一般，有的連褲子都沒得穿，非常狼狽。他們對我軍官兵勇猛的戰鬥精神及靈活的戰術，大爲稱讚。孟拱戰事結束後，英軍旅長親率所屬各級軍官，赴第一一四團作戰地區考察，收集研究我各部隊攻擊作戰的優勝所在，見到李鴻團長，稱譽他是東方的「蒙哥馬利」。

後來鄭洞國副總指揮飛來前線督戰，孫師長向他報告這次解救英軍經過笑著說：「這些

英國軍官平素傲氣十足，打起仗來卻無實際經驗。此次英軍最大錯誤在於兵力部署失當，其指揮官在不足二百米的攻擊正面，投入一營兵，在砲擊後，以密集混亂的隊形，向前猛衝，結果在日軍濃密火網下，徒遭慘重傷亡，攻擊卻毫無進展。而我軍卻能根據地形和敵情狀況，巧妙使用兵力，能以少數兵力，殲滅優勢敵人。」這可說明中國駐印軍不僅具有堅強的戰力，而且在戰術運用上也超越英美盟軍。①

(六) 伏兵攻佔孟拱

孟拱是孟拱河谷南端最大的縣城，位於南高江南岸，水陸交通發達。從孟拱登船可抵八莫、曼德勒等地。鐵道線東起密支那，向南經過曼德勒，直抵仰光。公路也四通八達，北上卡盟可抵孟關，這一段是北緬山地主要交通幹線。自被日軍佔據後，經其苦心經營，使之成爲踞守緬北阻止我軍前進的雄關鎖鑰。

第一一四團救出英軍之後，依照孫師長指示，主力沿孟拱東側山地南下攻擊，經過兩日夜的激戰，孟拱外圍的重要據點，盡被我軍佔領，把孟拱對外交通完全割斷，殘敵都成了壘中之鱉，驚慌萬狀，正好給我軍以聚殲的機會。另有敵軍步砲聯隊約一千多人，由孟拱趕往密支那增援，走到南堤，聽說我軍已經兵臨孟拱城下，便立即回轉身來，打算和孟拱守軍夾攻我軍，使一一四團腹背受敵。不料二十一日晚，在威尼附近，被我第八連排哨一打，就打得陣勢大亂，連五三砲兵聯隊長高見量太郎大佐都死在裡面，可見得當時敵軍慌亂的一斑了。

二十五日傍晚，李鴻團長率領一一四團官兵健兒，經過兩日夜的激戰，攻下孟拱城。日軍十八師團長田中新，一見大勢已去，帶著數百名殘兵，悄悄從暗道逃出了城，攀爬雪幫山懸崖，向銀島湖方向逃逸。^⑫

孫立人師長率領他的新三十八師官兵，自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二十三日，在這兩個月中，他們完全在七十里苦蠻山原始森林裡開路戰鬥前進。這時雨季已經來臨，雨中作戰十分艱苦。他們一面要與敵人作戰，一面要防雨，還要防毒蛇猛獸螞蝗瘧蚊的侵襲，這種艱苦生活，可以說是任何戰場上所沒有的。就是由於這種艱苦的戰鬥，提早結束了孟拱河谷的戰鬥。

孟拱之戰，孫立人師長指揮新三十八師三個團的作戰任務，有明確的劃分及密切配合。在縱的方面：一一四團負責攻佔孟拱；一一二團負責打開卡盟至孟拱公路；一一三團負責打通孟拱至密支那之間的鐵路線，並與密支那我中美聯軍取得聯繫。在橫的方面：三個團也有連環支援作用，一一四團居中，策應一一二和一一三兩個團，而一一二和一一三兩個團，特別是一一二團有協助一一四團攻擊孟拱的任務。由於如此靈活運用，才取得這次空前的勝利。

中國駐印軍自進入孟拱河谷至佔領孟拱城為止，與凶頑的日軍作殊死戰，經四個月的搏鬥，殲滅了日軍第十八師團，並重創日軍第二師團第四聯隊，第五十三師團第一二八聯隊、第一五一聯隊、第五十六師團第一四六聯隊，先後斃敵一萬五千餘人。經此戰役後，卡盟、孟拱、密支那之間的公路與鐵路均暢行無阻，從而奠定了緬北反攻戰役勝利的基礎。

孟拱之役，新三十八師打得乾淨漂亮。總指揮史迪威將軍於二十六日致電孫立人師長，

祝賀此役的成功，並稱譽偷襲西通的陳鳴人團長爲「攔路虎」，頒發美國銀星勳章給李鴻團長。而日本廣播也承認「孟拱戰役是日軍在亞洲戰場上進行的一次最兇猛的戰鬥」，不得不俯首認輸。

史迪威將軍致孫立人將軍的賀電說：「孫兼師長：貴師攻佔孟拱，戰績輝煌，達於頂點，特此電賀。」英印軍第三師藍敦師長爲感謝新三十八師一四團援救該師七十七旅，也在六月廿七日發來賀電：「孟拱之捷，謹致賀忱，並謝協助敵師七十七旅之美意。此致孫兼師長、李鴻團長及閣下所率領之英勇部隊。」

戰後日本防衛廳研究所戰史室有如下一段記述，說明我軍偷襲西通，奪取敵軍糧秣彈藥基地，敵十八師團遭受打擊的淒慘景況：

此時，十八師團在長時間連續作戰和撤退中，官兵已極度疲勞。上衣破爛，襯衣撕碎，露出脊背；褲子已不成形，大腿膝蓋露在外邊，拖著透底的皮鞋的步兵，滿腳上長著一層「叢林瘡」。因戰傷病後撤的一群官兵的慘狀，令人不忍目睹。身體骨瘦如枯柴，僅僅臉上尚殘留一絲九州男兒堅決不屈的氣息。本來計畫儘量使傷病員留在戰場醫治，但戰場缺乏衛生材料，連更換病患的破舊軍服大衣毛毯都不夠用，往後方輸送病患的卡車更難指望。第一線中隊官兵，包括中隊長在內，一般不足三十人，甚至只有軍費以下十數人，幾乎都是半病員狀態，可以說全部患有疾病和腳氣病，因此無不訴苦行走困難。

每人每日配給大米一盒（約一百五十克），補給正處於中斷狀態。¹³
日本皇軍第十八師團，也就是所謂長勝軍久留米師團，這張「王牌」軍當年氣焰萬丈，而今已被我新三十八師殲滅殆盡。

註 釋：

- ① 孫克剛《緬甸蕩寇誌》第八十七—九一頁，上海時代圖書公司。
- ② 孫克剛《緬甸蕩寇誌》第九三—一〇一頁，上海時代圖書公司。
- ③ 薛慶煜《鷹揚國威》第一九九—二〇五頁，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 ④ 《駐印軍第三十八師緬北戰役概述》第一四—一七頁。
- ⑤ 薛慶煜《鷹揚國威》第二一三—二一五頁。
- ⑥ 孫克剛《緬甸蕩寇誌》第九三—一〇一頁。
- ⑦ 孫立人講《統馭學》，載於《孫立人鳳山練軍實錄》，台灣學生局。
- ⑧ 薛慶煜《鷹揚國威》第二一五—二二七頁。
- ⑨ 薛慶煜《鷹揚國威》第二二七—二三二頁。
- ⑩ 孫克剛《緬甸蕩寇誌》第一一一—一二〇頁。
- ⑪ 《鄭洞國回憶錄》中《戎馬一生》第三五—三三二頁。
- ⑫ 陳立人《緬甸中日大角逐》第三三—三二頁。
- ⑬ 薛慶煜《鷹揚國威》第二四四—二四五頁。

六、中美聯軍圍攻密支那

(一) 偷襲密支那

密支那當緬北鐵路的終點，位於伊洛瓦底江西岸，周圍多山，是一個地形稍有起伏的小平原，遍地都是蔭蔽的叢林。伊洛瓦底江經此向東南流，河床寬約三百到八百公尺，水清見底，通行船隻。除河流鐵道之外，公路也四通八達，可以南去八莫，西至孟拱，北通孫布拉蚌 (Sumpura Bum)，東面的瓦霜公路如再向東延築一百公里，便可通到騰衝。城西和城北，都有飛機場，與孟拱、卡盟 (加邁)，同是緬北的戰略重鎮。

四月二十一日，正當孟拱河谷我軍掃蕩苦蠻 (庫芒) 山 (Kunon) 進迫卡盟 (加邁) 的時候，史迪威將軍決定派一支中美聯軍的先遣部隊，在苦蠻 (庫芒) 山的山與陽集結南下，翻越六千尺山峰，兵分三路，進襲密支那。這支中美混合部隊，由美軍步兵一團，國軍新三十師第八八團和五十師第一五〇團組成，歸美軍麥支隊長麥利爾准將 (Gen. Frank Merrill) 指揮。麥支隊共有三個營，每營一千人，都是從西太平洋島嶼和加勒比海地區各部隊中有叢林作戰經驗的官兵選調來的，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在叢林中作遠程偷襲。①

五月六日，中美混合支隊第一縱隊走到雷班 (Ritbong) 附近，被日軍一個加強中隊所

阻，八八團奪路繞道前進。十二日，美軍一營又在丁克路高（Tingkrakwang）被日軍兩個中隊圍攻，八八團再從背後趕來解圍。我軍因急於南下，不便戀戰，遂留下第三營，故作佯攻模樣，與敵週旋，主力避免戰鬥，連夜兼程向密支那前進。十五日，第二縱隊的我軍一五〇團已超過第一縱隊，到達密支那附近，當晚把密支那到孟拱的公路截斷。十六日夜半，一五〇團全部到達密支那西飛機場以南的南圭河（Nankui Hka）。八八團主力和美軍一營也在十八日趕到密支那北二十里的遮巴德（Charate）。八八團留在丁克路高掩護主力行動的第三營，因為飛機大都忙於運輸部隊，忽略對於該營給養的投送，使五百多名官兵受了八天飢餓之苦。

到五月中旬，敵軍因在孟拱河谷失利，兵力不夠分配，不得不把向印度英法爾輕騎深入的部隊撤回，印度邊境戰事平靜了。八九團便在十三日向阿薩密省的馬魯和喬哈特兩個空軍基地集結，準備空運密支那。十七日，我軍開始攻擊密支那西飛機場，為後續空運部隊奪取著陸地點，一五〇團達成了這個任務以後，接著便有大批C四七道格拉斯式運輸機和滑翔機在戰鬥機掩護下，繼續降落，八九團二三兩營健兒立刻爬出了飛機艙，加入戰鬥。第二天，史迪威將軍飛到密支那親自指揮作戰，八九團第一營也空運到達。

十九日攻擊部署是：美軍和八八團沿鐵路線擔任警戒，阻止日軍由孟拱向密支那增援，八九團以主力掃蕩機場附近殘敵，一五〇團攻擊火車站。這時城內守軍不到七百人，本可一舉攻佔密支那。②

一五〇團在十九日黃昏時分，攻到火車站附近，我軍一度曾將車站佔領，但因後方通訊聯絡，全被敵軍砲火割斷，美方總聯絡官孔姆又藉故離開，以致無法要求空軍和砲兵的支援，敵軍乘機大舉反攻，二三兩營傷亡慘重，車站得而復失，拚戰到夜晚全部彈盡糧絕，後方依然補給不上，一五〇團便被困在車站附近，最後用刺刀衝出重圍，撤回飛機場附近。

東車站失利後，麥利爾准將卻把責任推到一五〇團團長黃春城一人身上，要求史迪威將黃團長遣送回國，引起全團官兵強烈不滿和堅決抵制。

五月十九日，麥利爾准將心臟病復發，撤到後方醫治。二十三日，史迪威總指揮偕同參謀長柏特納、新一軍軍長鄭洞國、三十師師長胡素及五十師師長潘裕昆飛到前線，重新組織前方指揮所，派參謀長柏特納准將接替麥利爾的指揮職務，規定我軍由五十師師長潘裕昆及新三十師師長胡素親自指揮。到了七月六日，又把新一軍軍長鄭洞國調到前線督戰。③

(二) 攻城持久戰

從五月二十三日起到七月中旬，密支那防守的日軍增加到五千人，雙方像拉鋸式進行著攻防戰鬥。我軍在長約十五里的正面攻擊線上成了一個弓形，伊洛瓦底江恰像弓弦，把敵軍夾在大江和中美聯軍弧形包圍圈內。戰鬥起初是在距城十里左右的小山頭和村莊裡進行，我軍逐步前進，日軍憑藉堅固工事死守，每天爭奪三十碼、五十碼陣地，這樣敵我傷亡慘重。二十幾天後，日軍被迫放棄村落，改守距城六里的叢林山地。在這一段戰鬥期間，我軍曾用

掘壕戰法，漸漸將郊外陣地略奪，進入街市戰鬥。敵軍經常利用夜幕掩護，向我偷襲，企圖拖延時日。我空軍和砲兵不分晝夜，向城區及伊洛瓦底江東岸敵人陣地，更番轟炸、掃射、砲擊，密支那建築物大部被毀，敵後運輸補給的船隻，和來往於宛貌公路間的汽車，也完全被我軍砲火所控制。後來敵又改在八莫通往密支那公路的中途，夜間用汽車，把糧秣彈藥偷運到江邊，再用木板和樹排送過江來，維持著補給，被困於城內的敵人，便躲在那些用鐵軌築成的堅固工事裡死守起來。

在密支那戰鬥激烈時，美軍指揮官柏特納准將曾令在醫院中傷兵加入戰鬥，此事嚴重違反美國軍規，史迪威總指揮聞悉，大為震怒，曾將柏特納連降三級為少校。史迪威待在前線不走，對於密支那久攻不下，憂心如焚。這時美軍麥支隊已潰不成軍，三千人馬，都已傷病殆盡，只剩下兩百人，不能作戰，要求先行撤走，史迪威不許，一面在前線督促國軍加緊進攻，一面電催孫立人將軍儘速攻佔孟拱，派兵前來會攻密支那。^④

六月二十五日，新三十八師攻佔孟拱，同時把來密增援的日軍一二八聯隊和砲兵五三聯隊，打得全軍覆沒，到七月十一日，新三十八師一一三團從南堤沿孟密鐵路長驅東下，直抵密支那西郊。

七月中旬，敵五十三師團一二八聯隊和砲兵五十三聯隊共約二千人，從卡薩增援密支那守軍。一一三團首先得到這一情報，立即電告師長。孫師長當即命一一三團在密城以南十多英里處，敵軍必經的山道上，搶佔有利地形，伏擊增援之敵。又立即電令一一四團自孟拱向

東南抄近路繞到這股敵軍背後去夾擊，佈署妥當後，再向史迪威報告。從卡薩到密支那所經過之處，都是盤繞高山的小路，兩旁不是高山密林，便是深谷河灘。儘管敵軍很警覺，其主力與先頭部隊又保持一定距離，但我軍一二三團埋伏在前，控制了小路兩側所有制高點，一四團包抄於後，截斷了敵軍所有退路。當這股鑽進我軍「口袋」裡的敵軍，任憑他們拚死掙扎，已是甕中之鱉，難逃全軍覆滅的命運。經過半天的激戰，我軍居高臨下，斃敵一千六百多人。又經過兩天在密林搜索殘敵的戰鬥，日軍這兩個聯隊已被我新二十八師全部肅清。

這一仗同麥里爾和鮑特納指揮的萬餘大軍久攻密城不下，恰成鮮明對比。一一三團全殲敵方援軍後，密支那守敵自知固守待援無望，軍心整個動搖。^⑤

七月二十五日，新三十師的九十團也由雷多空運到密支那，我軍由攻城戰進入街市戰階段。我軍憑優勢火力，先用各種火炮進行廣泛射擊，步兵同時掘壕前進，圍繞敵陣構築包圍工事，將敵陣圍住後，再用迫擊砲、火箭筒、火焰發射器、機槍及手榴彈，一齊向敵陣猛烈發射，逐步向前推進，美國人認為這種戰法是叢林戰的創舉。

三十一日，我各路大軍聯合圍攻，逐碼前進，已將密支那市區佔領過半。八月二日清晨，五十師師長潘裕昆將軍眼看著城北敵軍非常頑強，工事也十分堅固，攻擊不易，而且犧牲很大，決定組織敢死隊，徵選勇敢官兵一百人，隨身攜帶輕便武器，利用夜晚，分組潛入敵人後方，把敵軍通信設施完全割斷。第二天拂曉，即向預定的重要據點及敵軍指揮所，作猛烈的突擊，敢死隊得手後，其餘的攻擊部隊同時應聲而起，不顧一切往前衝去。當天五十師就

一九四四年北緬三個戰役敵我兵力效果對比

戰役		西通		孟拱		密支那	
指揮官		孫立人		孫立人		麥里爾(前) 鮑特納(後)	
兵力對比	我軍	112團 主守 兵力約 2000人	5月27日至 7月2日共 35日	114團 主攻 兵力約 2000人	6月18日至 6月25日共 8日	主 攻	麥支隊-5.17至8.5 88團-5.17至8.5 150團-5.17至8.5 89團-5.18至8.5共78日 42團-7.21至8.5計15日 90團-7.25至8.5計10日 總兵力11500餘人
	日軍	第2師團第4聯隊 (全部) 53師團128聯隊一部 151聯隊一部 18師團114聯隊一部 18師團56聯隊一部 附炮兵及坦克 總兵力約10000餘人		18師團114聯隊一部 53師團128聯隊一部 151聯隊一部 56師團146聯隊一部 53炮兵聯隊一部 總兵力約6000人			18師團114聯隊一部 56師團146聯隊大部 工兵12聯隊一部 總兵力約5000人
結果		頂住日軍無數次的 南北夾擊，造成卡 盟以北敵軍的全線 崩潰，113團3營輕 易奪取卡盟，佔領 了北緬敵之糧彈供 應基地，斃敵2700 多人，我軍僅犧牲 180多人		重創敵軍，斃敵2000 多人，我軍損失甚微； 解救英印軍第三師77 旅，動搖密支那守敵 的信心，此後英印軍 退出戰場		攻克密支那，但我方動員了近 六個團的兵力，戰鬥曠日持久， 蒙受重大傷亡，斃敵2300餘人。 連同圍城支援斃敵約4000多人。 麥支隊因傷亡病患過半，自是 退出戰場	

從上面這張對比圖中，不難看出指揮官優劣的不同，戰果的差異是何等巨大！

把第十一條橫馬路完全佔領，並掃蕩肅清營房區以東沿江一帶的殘敵。新三十師攻下了敵人打算作為死守據點的營房的全部，城北的美軍也將西打坡（Setapur）佔領。四五兩日，我軍

繼續肅清戰場，為敵頑守的密支那，在我軍圍攻七十八天，終於全部佔領。先後斃敵二千三百餘人，並活捉日軍官兵六十九人。這是中美聯軍並肩作戰獲得勝利的第一次，寫下了同盟軍在亞洲戰場上的光輝歷史。

中國駐印軍經過了八個月持續不停的堅苦戰鬥，完成了反攻緬甸第一階段的任務，駐印軍總指揮史迪威將軍稱讚這次國軍表現，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持續進攻一流強敵的軍事勝利」。①他本人也因攻下密支那的戰功，美國羅斯福總統特晉升他為四星上將。孫立人將軍在率軍反攻緬甸第一階段戰役中表現優越，盟軍稱譽他媲美德國沙漠之孤的「東方隆美爾將軍」，公認他是中國少數最卓越的前線指揮官。

(三) 駐印軍的擴編

中國駐印軍從三十二年三月，開始掩護修築中印公路起，到三十三年八月四日佔領密支那止，作戰時間十七個月，中間一直沒有修整過。其中新二十八師轉戰最久，十七個月當中，沒有讓全師官兵得到一天總休的日子。團以下的部隊，以調任預備隊作為休息，也沒有那一個團，能夠連續休息到一個星期，造成世界戰史上長期不斷作戰的紀錄。

這時史迪威將軍想利用美國軍援，來擴大他對中國軍隊的指揮權。他飛到重慶，當面向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委員長要求，在雲南訓練的十三個美援裝備的國軍，應該和中國駐印軍一樣，歸他統一指揮。蔣委員長對他這樣無理的要求，不僅予以拒絕，而且於三十三年九月

二十五日電請美國總統羅斯福將他撤換。羅斯福爲顧全中美同盟合作關係，於十月十八日電復同意召回史迪威，另派東南亞戰區美軍參謀長魏德邁 (Albert C. Wedemeyer) 將軍接替中國戰區參謀長職務，索爾登 (Maj. Gen. Danial Sultan) 將軍接替中國駐印軍總指揮的職務，新一軍軍長鄭洞國調爲副總指揮。

十月二十日，史迪威將軍在離華前夕，想到在緬甸作戰期間，雖常與孫立人意見相左，但依從他的意見，戰事常能取得勝利，兩人在戰場上培植起來的友情，甚爲濃厚。臨別依依，他特地寫了封信向孫立人告別說：

我親愛的孫將軍：

我已經調離中緬印戰區，也必須離開你了。我們經過長時間在戰場上並肩作戰後，這對我來說是件很難受的事。我一直都認爲中國軍隊在適當的配備及訓練之下，會與世界上任何其他軍隊一樣好。我很高興我們有機會證實我的觀點。你已經充分用事實證明了中國軍隊的勇敢和能力，我以能從中貢獻一小部分力量爲榮，現在沒有人能否定我們努力爭取來的事實。從現在起你們已經是舉世矚目的軍人了。你已創立了一個新而有效的國軍，有了這個先例，中國可以創建一個使你們國家自由而強盛的軍隊，你應該以你的成就自傲。我希望你忘記我們之間以往的任何誤會及意見的衝突，把我當作你的朋友及中國之友。

史迪威敬啓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日

史迪威將軍致孫立人的道別信

OFFICE OF THE COMMANDING GENERAL
UNITED STATES ARMY FORCES
CHINA BURMA INDIA

A. P. O. 879,
20 October 1944.

General Sun Li-jen,
Commanding General New First Army,
Chinese Army in India,
A. P. O. 689.

My dear General Sun:

I have been relieved from duty in the CBI Theater and must take my leave of you. This is a hard thing for me to do, after our long association in and out of combat. As you know, I have long contended that Chinese troops, properly equipped and trained, are the equal of any in the world, and I am grateful for the opportunity we have had to prove it. You have amply demonstrated the bravery and ability of the Chinese Army, and I am very proud to have had a small part in it. No one can now deny the truth of what we have stood for, and from now on you are all marked men. You have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a new and efficient national force, and with this example, China can go on and build up an Army that will make her free and strong. You should take great pride in your accomplishment. I hope you will forget any misunderstandings and clashes of opinion we may have had, and think of me as your friend and the friend of China.

Sincerely,



J. W. STILWELL,
General, U.S.A.
Commanding.

在密支那整休期間，中國駐印軍作了一次較大的整編，原來的新一軍擴編成兩個軍。新一軍由副軍長孫立人升任軍長，轄新三十師及新三十八師。新六軍由廖耀湘師長升任軍長，轄新二十二師、五十師及十四師。各師師長亦有調動，新三十八師師長由第一一四團團長李鴻升任，新三十師師長胡素在進攻密支那時，與美軍參謀長柏特納發生衝突，被史迪威撤職，師長職務由新三十八師副師長唐守治升任，新二十二師師長由副師長李濤升任，十四師及五十師師長仍為龍天武及潘裕昆。各團團長以下部隊長也有調整，新三十八師第一一四團團長由副團長王東籬升任。

上級命令原是調升一一四團第一營彭克立升任團長，孫軍長認為應由資深的副團長王東籬升任團長，始合情理，就改升王東籬為一一四團團長。事為監察官袁子琳知道，就去見軍長。孫問袁：「你來幹甚麼？」袁回答說：「你擅自調換王東籬為團長，我認為不妥。」孫說：「這與你沒有關係，你不要管。」袁說：「你會說過，要我看到有不對的事儘管說，不要怕。大家都知道王東籬是你在教導團當排長時的學兵，現在上級發表彭克立升為團長，你竟改換為王東籬，彭克立知道了，自然不滿，全軍官兵也會說你不公平。」孫軍長沉思了一下說：「我知道了。」未過幾天，軍部發表命令，調王東籬去受訓，仍由彭克立升任一一四團團長。

(四) 新一軍的整休

部隊在密支那整休期間，孫立人軍長決定利用這段雨季，加強部隊的訓練，提高官兵的戰鬥技能。他選定郊區一片柚木林，開辦一所士官訓練學校。任命一二團副團長梁砥柱中校負責，教官由各部隊長充任。利用毛竹油布建為教室，開闢操場，剋日完成。調訓新晉升的士官尉官，學習科目除強化基本戰鬥技術外，並把新三十八師入緬以來歷次戰役的戰鬥經驗與教訓，傳授給他們。對全軍戰力的提升，發揮了很大的效果。

當時政府號召青年學生從軍抗日，有許多送來緬甸充當新兵。軍醫處長薛慶煜正奉命籌建新一軍的野戰醫院，急需醫務人員。他發現新兵中有三十多人是成都齊魯大學和華西大學醫學院一、二、三年級的肄業生，他們已有不同程度的醫學知識，經過短期進修，當可擔負醫護工作。薛處長遂建議在士官訓練學校中，增設一個醫護訓練班，為期一個月。孫軍長歷來尊重知識，愛護人才，當即予以批准，並下令新一軍各部，凡在醫學院學過醫的從軍學生，一律到軍醫處報到，這個戰地醫護訓練班就這樣辦起來了。由薛慶煜處長擔任教官，主要訓練科目是戰地救護，包括傷病員的急救、護理、搬運、輸送及防疫和常見病的處理等。除了醫務課程外，還有軍事基本訓練。結業後，除陳宗榮和劉肇立二人留在軍醫處服務外，餘全部分配到軍野戰醫院工作，其中吳興閩授予上士班長軍銜，其餘均給中士待遇。但這些醫科學生只憑一個月的急救訓練，是擔負不了一個新建的軍野戰醫院的任務，而必須進一步有各醫學專業的理論和實習。因此，薛處長又建請孫軍長批准，從這批醫學學生中，選拔醫學肄業年限較久的十名學生，商得美軍設在雷多的第二十後方醫院院長瑞沃汀准將同意，送這十名

學員去該院培訓一年。美軍第二十後方醫院，實際上是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醫學院的戰地分院，醫師都是該大學的名教授，具有極佳的醫療水準。

從一批品學兼優的譯員中，孫軍長一眼看中了投筆從戎的交大應屆畢業的少校譯員，擔任這批學員的領隊和管理，因此機緣，他接觸了醫學，遂對醫學和醫療器材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此人就是當今中國生物醫療工程和醫療電子技術和儀器的奠基人和開拓者，國際知名專家西安交通大學的蔣大宗教授。當年從軍的這批醫學生，戰後都回到各自母校，繼續學業，獲得了學位，後來在國內外醫學界都成為卓有貢獻的專家。③

孫立人將軍在戰地的生活很有規律，每隔兩三天，他總要去前線視察，到團指揮所，甚至營指揮所去指示機宜，那裡有危險，他就會在那裡出現，那裡有問題，他就會親自去處理。如果不去前線，他大半的時間是在指揮所辦公室內指揮作戰，發號施令。傍晚，他喜歡偕同高級僚屬，在附近叢林中散散步，聊聊天。

他帶兵有一套新作風。對士兵寬和親切，關切他們起居飲食，一切多為他們設想，使他們樂於效命。對於官佐，階級愈高，他愈嚴厲。可是，他並不苛求，一切合乎情理。而且對於官佐們在後方的眷屬照顧週到，這也是他提高戰鬥精神的方法。

有一次，一批糧食彈藥剛運來卸下，一位軍械上士還未開始擺好，被孫將軍看到，他拿馬鞭打軍械上士說：「平時怎樣訓練你的？東西擺得亂七八糟！」他不曉得東西是剛送到的。一個准尉排附抗聲說：「你昏了頭！你要打，打我，怎麼打他呢？這個事情是我負責的。」

要是換了別人，一個准尉敢與軍長對抗，還得了？但是，他不然，認為這個排附是對的，他是錯的，馬上升他做排長。他會尊重道理，誰有理，他就服誰。跟他啊！他能把人心都挖走。這位排附在以後幾次打仗中，衝鋒陷陣，最後為國犧牲了。在孫立人部隊中，你要升個官，不簡單，有什麼來路，甚麼關係，免談！他是誰也不買帳，除非有成績、有戰功、有學識、有能力，他是用人唯才。

美軍派駐在孫部一位上校聯絡官，精明能幹。在進餐時，他也來同桌同食。孫立人總是後到，他的副軍長、參謀長、各處處長照例起立立正，然後入座，那位美軍上校自然也照樣禮貌一番。吃飯的時候，孫立人對於部隊的事，每天必定要詢問各負責人。他同那位美軍聯絡官談話的時候很多，多半是談公事。孫立人對美軍方面的態度是有理必爭，不要說那位美軍上校聯絡官常常受他厲色相向，就連史迪威本人遇著孫立人，也不敢不另眼相看。①

註 釋：

- ① Merrill's Marauders, by Historical Division, U. S. War Department, p. 93-113.
- ② 孫克剛《緬甸蕩寇誌》第七十一—七十六頁。
- ③ 新三十八師砲兵第一營營長王及人撰《中國駐印軍的反攻》，載於《遠征印緬抗戰》一書第二二一—二九頁。
- ④ Sto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by Barbara W. Tuchman, P. 444-451.

- ⑤ 薛慶煜《鷹揚國威》第二五四—二五五頁。
- ⑥ 永安撰〈我們怎樣進入密支那〉及〈密支那的攻城戰〉二文，載於三十二年五月三十日及八月二日的重慶掃蕩報。
- ⑦ 薛慶煜《鷹揚國威》第二五七頁。
- ⑧ 薛慶煜著《鷹揚國威》第二六四—二六八頁。
- ⑨ 樂恕人撰〈抗戰戰友孫立人〉一文，載於《名將孫立人》一書第二八〇—二八九頁。

七、進攻八莫南坎

(一) 反攻緬甸第二階段作戰計畫

中國駐印軍總指揮部於一九四四年九月中在雷多召開高級軍事會議，參加會議的有美軍將領史迪威、魏德邁、索爾登、工兵指揮官皮可 (Gen. Peck) 等，國軍將領有鄭洞國、孫立人、廖耀湘等，英軍將領有駐英法爾指揮官史林姆 (Gen. Slim)，以及總指揮部高級參謀人員。

會中經過詳細討論，決定緬甸第二期作戰計畫：

1. 緬北戰役第二期攻勢開始行動爲一九四四年十月中旬，結束時限爲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2. 戰區劃分：中國駐印軍自伊洛瓦底江卡盟（加邁）以北，東西堡，再東至薩爾溫江的曼邦爲止。此線以南爲英軍的戰區，以北爲中國駐印軍戰區。

3. 作戰兵力：新一軍，獨立步兵第一團，美軍獨立支隊，及總部所屬特種部隊爲主。

4. 中國戰區所需裝備及訓練，由副總指揮鄭洞國中將負責。

5. 作戰指揮由新一軍軍長孫立人中將負責，有陸軍、空軍及工兵之調動權。

6. 總指揮部必須通過軍部，始能指揮中國部隊，不能再像過去透過美軍聯絡官，直接指揮部隊作戰。

會中，孫立人將軍曾就緬甸整個戰局發表他的作戰意見。他說：

敵人認爲中印公路的通車，對我國具有政略及戰略的重要意義，所以日本決定不論犧牲五十至六十萬軍隊，都要徹底擊敗我軍打通中印公路的計畫。目前敵人雖因出兵進攻印度失敗，只能有四十九、五十六、第二及十八等四個殘缺師團，糾集於八莫、南坎及臘戍地區。待我軍開始行動，日軍仍有力量將其於緬中及緬南的三個師團調到緬北增援。要達到在緬甸的日軍無法集中兵力，使我們有將其各個擊破的機會，除了中國駐印軍要

實施全面攻擊外，英軍也要分三路進攻。第一路從阿拿關進攻，牽引住日軍在緬南的一個師團。第二路從英法爾進攻，牽引著緬中的日軍。第三路為主力，自卡薩南下，進攻緬甸的心臟色格地區。這樣的話，因為戰區遼闊，日軍兵力分散，我方可以自由選擇敵人的弱點，予以各個擊破。

以目前新一軍的兵力，可分兩路前進。本人親率新三十八師為前鋒，攻佔八莫，新三十師進攻南坎。新三十八師攻佔八莫後，立即南下攻擊臘戍，使敵人沒有調動相互支援的機會。五十師及獨立步兵團則在卡薩北面渡伊洛瓦底江，和英軍齊頭東進，肅清中英兩軍中間地帶。美軍參支隊暫時為預備隊，待有必要時再派遣任務。

為著迅速扭轉整個政略及戰略形勢，本人建議這次進攻採用「掃蕩」戰法。所謂「掃蕩」戰法，就是不以完全攻佔敵人的大據點為主，而是將其孤立或包圍，主力則繼續前進，打擊敵之援軍，或攻擊敵之另一據點，這就可保持自由選擇戰場，和運用優勢兵力打擊敵之弱點。凡被孤立的敵人據點，最好給以突圍的缺口，我軍可在缺口外，預設埋伏，將其截擊消滅。

本人預計一九四五年二月，中印公路應可通車，三月我軍應該佔領臘戍，只要臘戍攻佔，緬甸戰爭就可結束。因此本人建議所有部隊在十月開始行動，英軍主力應在中緬，目的是在牽引中緬之日軍，要保持實力，待臘戍攻佔，中國駐印軍把通往泰國清萊之公路切斷後，日軍因海空軍已無作戰力量，勢必要急速自緬撤軍，至時英軍就不必攻堅，祇要

進軍就可佔領了。①

孫軍長這一席話，大家聽了無不讚佩。他自己帶領軍隊打前鋒，英美軍隊只要密切配合，就可坐享勝利的成果。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日，總指揮部下達第十八號作戰命令，規定將中英兩國部隊分爲三個縱隊：

(一) 西部縱隊由英軍第三十六師爲主，於十月十九日肅清荷平一帶之敵，沿密支那曼德勒鐵路前進，擊滅所遇敵軍，佔領卡薩，印道地區。

(二) 中央縱隊由新六軍擔任，要求新二十二師於十月十九日到達荷平，向南推進，佔領伊洛瓦底江南岸的瑞姑地區。

(三) 東路縱隊由新一軍組成，迅速向八莫推進，擊滅八莫及曼西地區之敵。

新六軍從孟拱南下佔領瑞姑後，適值日軍進攻貴州獨山，貴陽告急。軍事委員會於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一日下令，急調第六軍直屬部隊、新編第二十二師及十四師返國，先空運到雲南霑益，後轉運到湖南芷江，保衛戰時陪都重慶大後方的安全。留在緬甸的第五十師撥歸新一軍建制，此後打通中印公路的責任，完全落在新一軍身上了。

這樣反攻緬甸第二期作戰路線，就變成東西兩翼，東翼是新一軍，西翼是英軍第三十六師。孫軍長從全局考慮，再次主動向英軍伸出援助之手，派出第五十師去支援英軍新三十六

師，接替在瑞麗江北岸的陣地，直到其完成攻佔卡薩，印道一線的任務。英軍三十六師師長菲斯汀少將及其全體官兵無不倍受感動，所以他們對孫將軍特別感激。②

(二) 攻克八莫

十月初，緬北雨季已近尾聲，新一軍經一個多月的休整，部隊戰力已經恢復。十月十五日，孫立人軍長統率新一軍全部渡過伊洛瓦底江，指令新三十八師為第一線兵團直撲八莫，新三十師為第二線兵團。

從密支那到八莫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密支那到八莫公路，跨越太平江，直達莫馬克向西一拐，即達八莫；另一條是在公路以東，大體上與公路平行，沿高黎貢山西側，蜿蜒在山頂之間的古驛道。發源於高黎貢山的太平江在廟堤和那龍之間有兩個急轉彎，先是向西流去的太平江，在那龍附近突然急轉向北，到廟堤附近，又折向西南方流去，匯入伊洛瓦底江，所以太平江在這裡與八莫之間形成一個三角地帶。

新三十八師經半個月的閃擊攻勢，推進二百四十多里，十月二十九日擔任正面攻擊的一三團，以兩翼夾擊的態勢，經一夜激戰，擊滅廟堤一個中隊的守敵，佔領太平江北岸正面的全線，使八莫敵軍的外圍防禦陣地，完全龜縮在三角地帶的裡面。

孫軍長於十月三十日早上，乘吉普車到達太平江北岸，坐鎮指揮，聽取師團部隊長及偵察員的敵情報告。孫軍長認為廟堤南岸太平江與八莫夾成的三角地帶，地勢平坦，沿江工事

密佈，其間八〇七高地明礮暗堡，工事強固，如由廟堤進攻，必會蒙受重大傷亡，最後他決定變更部隊佈署，採取明燒棧道，暗渡陳倉的戰法。

十一月三日中午，一一二團奉命秘密向左側山地循古驛道向前推進；同時在太平江上游渡江的一一四團，以迅雷之勢向莫馬克猛進；一一三團則在正面佯動，牽制敵人。

左翼旋迴部隊所經過的路程，都是海拔六千尺以上連綿起伏的山地，興隆卡巴附近地勢更爲險要。清代傅恆征緬取道的銅壁關即在此處。從工程偉大的鐵索橋上，俯瞰太平江，浪濤奔騰，驚險萬分。陳鳴人團長率領一二二團首先佔領這一帶險地。接著李鴻師長帶著王東籬的一一四團迂迴過去，兩支人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全線衝出山地，攻佔莫馬克（Moumak）東側的卡王，並將莫馬克以北到廟堤間公路東側的敵軍據點完全攻下，造成全軍的有利形勢。

這時在太平江正面擔任佯攻的一一三團，眼看本師的主力都已迂迴過去，自己老是和敵人相持不下，十分著急。趙狄團長先後派人偵察四個渡河點，都是因爲受到敵人火力控制不能成功，最後他決定了硬從廟堤正面強渡過去。十一月八日夜晚，他挑選六個精幹的士兵，教他們潛水過江，到對岸敵人陣地偵探虛實。這六位勇士是段仲權、曾祥進、王大富、陳德、廖林銀、鄧善清。江水又寬又深又急又冷，一共費了三個小時才游過去。江面的寬、江水的深和江流的急，對於這六位藝高膽大的英雄，沒有什麼害怕，只是刺骨的寒冷，使他們肢體僵木。他們過江之後，便從敵人陣地左近看出了破綻，急忙放出信號，在廟堤江岸等候已久

的第三連，什麼都準備好了，立刻浮水過去。這時敵人還在睡夢之中，游過河的部隊沒有費力，便佔領了陣地，接著，其他各營連都放心大膽的渡了過去。

趙狄團長率隊過江之後，分道順著新舊公路，直撲莫馬克，至十一月十六日，已將八莫市區外圍大小村落和三個飛機場完全佔領。第二線兵團新三十師也推進到廟堤，接替太平江北岸的防務，並以一部兵力過江，和新三十八師取得密切聯絡。

新三十八師左翼主力，向莫馬克及公路線上攻擊的部隊，和從廟堤南下的部隊會合後，即轉向莫馬克攻擊，一一四團經過一番苦戰，於十四日下午攻下莫馬克。一二團從莫馬克東側山邊小路向西南攻打曼西，十七日把曼西佔領，斬斷八莫通南坎的公路，從此八莫敵軍不但等待增援轉移攻勢的企圖完全破滅，且已陷入重重緊密的包圍圈中，而被困於死地了。

八莫市區不大，南北長五公里，東西寬三公里，市內湖沼很多，形成龜背形高地。日軍利用此一地形，構築起堅固工事，犬牙相錯，彼此都能相互策應。工事做得十分隱蔽，火力控制也很靈活，我軍進攻稍有大意，就有側背遇伏的危險。

孫軍長進攻八莫作戰的部署：指令一一三團負責從東南方面向市區進攻，一一四團負責從東北方面向市區進攻。敵在市區西部的主陣地，包括陸軍監獄，憲兵營房和老炮台，都構築得極其堅固。孫軍長遂向總指揮部要求，派來一五五毫米重砲連前來助陣，先集中砲擊，徹底摧毀日軍工事，然後再由士兵衝鋒攻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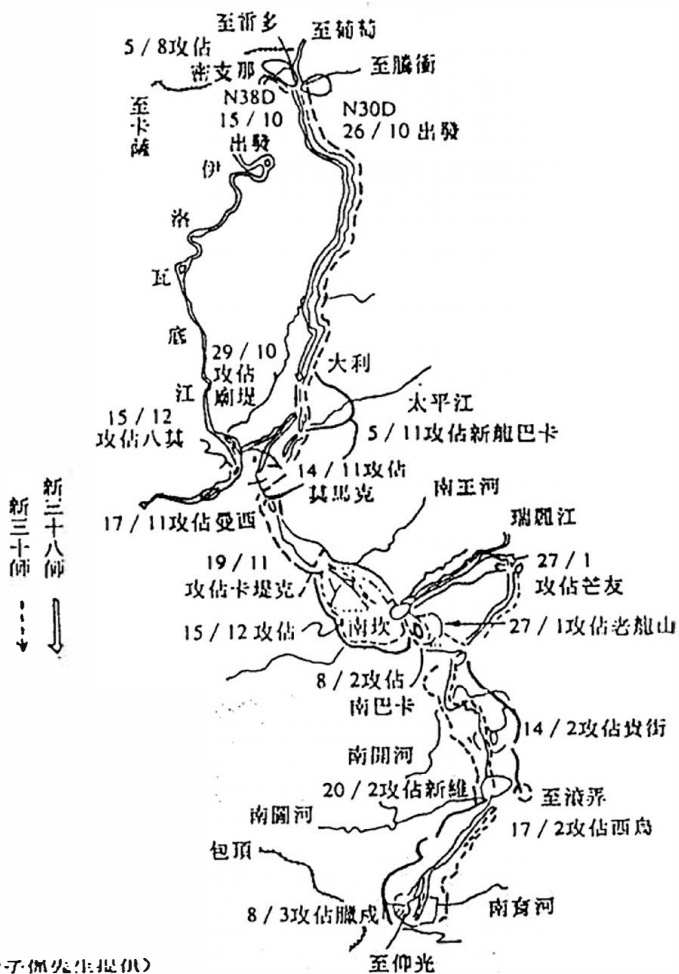
攻城的部隊漸漸的逼近市區了，敵人拿出看家的法寶，戰車，各種大砲，還有肉搏隊。

在複雜的地形和堅固的陣地前，全面總攻擊會招致重大傷亡，我軍只有逐碼前進，逐次縮小包圍。白天，由於我們的空軍和砲兵十分活躍，使得步兵勇氣更提高了，他們勇敢得近於冒險。十一月十八日那天，因為後方沒有把彈藥按時輸送上去，步兵的子彈打完了，整夜和敵人拚刺刀，剛巧十九日早場又是一場大霧，天還沒亮，敵人的肉搏隊就藉著濃霧的掩護，摸到一一三團二三兩連的陣地，衝進交通壕，在窄狹的戰壕裡，一切的武器都無法施展，彼此都拿著刺刀肉搏，一個輕機槍手被敵戳死了，預備槍兵陳雲興右肋下也挨了一刀，他手無寸鐵，只有兩隻手，急忙用左手順著來勢把敵刺過來的槍按在地下，右手迅速抓著敵人的咽喉，他的五個手指，立刻變成了五隻鋼鉤，戳通了敵人的喉管，最後他用力一扯，連敵人的喉頭都從喉管裡抽了出來。這件英勇事蹟，不但傳遍了緬北戰場，而且還轟動了成都，因為他是成都人，所以成都各報都誇讚這位成都英雄。^③

攻城戰進行至十二月十四日，東、南、北三大據點均被我軍攻佔，最堅固的陸軍監獄、憲兵營房和老砲台，也都攻下。攻城大軍沿著江岸馬路直搗敵軍腹部陣地時，恰好與守城指揮官原好三大佐和他的衛隊遭遇，在混戰中，打死了原好三大佐。指揮官一死，敵軍頓時紛亂。當晚我軍加緊夜擊，惡戰通宵，殘敵有六十多人趁著黑夜跳進伊洛瓦底江逃命，但一一二團派往伊江西岸一個營的兵力，久候多時，未使敵軍一人漏網，至十二月十五日中午，八莫城裡的殘敵全部被肅清。^④

孫立人在攻擊八莫戰中，靈活運用迂迴夾擊的戰術，襲擊敵人，使敵人無從判斷我軍攻

新一軍北緬第二期攻勢作戰行動概見圖



擊的時機與地點。同時他利用優勢兵力和精良武器，沉重打擊了日軍。日軍守城指揮官原好三大佐率五千多人部隊，原訂計畫要死守八莫二個月，結果僅二十八天就被新三十八師攻下，盡殲敵軍，成爲第二期緬北反攻戰中漂亮的一仗。^⑤

爲紀念此一戰役的偉績，盟軍緬甸當局特把從莫馬克到八莫市區的一段公路定名爲孫立人路，將八莫市區中心馬路，定名爲李鴻路。

(三) 合圍南坎

孫軍長綜合各方情報得知，日軍正在南坎整補第二及十八師團殘部，又從朝鮮調來第四十九師團增援，南坎守敵已達一萬五千人以上，且連日沿公路加強防禦工事，在此情況下，他認爲南坎是中印公路必經之路，不能給敵人以整補與增援的時機。爲爭取戰略主動，正當新三十八師猛攻八莫，襲佔曼西，切斷八莫南坎公路的時候。十一月底，孫軍長命令第二線兵團唐守治師長率新三十師，分三縱隊間道越過八莫，沿八莫至南坎公路及其東側地區南下，對南坎發動攻擊。

南坎位於八莫的東南方，相距七十一英里，是明代木邦宣慰司直轄的土地，在瑞麗江南岸，爲緬北的產米區。南坎地區爲一狹長的谷地，四面都是高山，地形低窪平坦，土質鬆軟，不利於守，更不利於攻，所以爭奪南坎，必先爭奪四圍的制高點。

新三十八師從八莫南出，到馬丹陽 (Madanyang) 便進入山地，萬山叢錯，山勢一路往

上升，到了卡的克 (Kantik) 又逐漸下降，一直到南坎，都是下坡，因此，卡的克便成爲這一帶山區的分水嶺，形勢非常險要。再加上南邊有五三三八奇峰，和北邊的蚌加塘高地，互爲犄角形勢，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爲決定南坎爭奪戰勝負的關鍵，敵軍在這一帶高地，構築許多秘密陣地，派有重兵防守。

十二月三日，新三十師先頭部隊分別在般康 (Pangkam) 西北及南于 (Nanyu) 附近與敵遭遇，發生激戰。五日，第九十團搶先佔領八南公路西側的五三三八高峰。八日深夜，該團第二營的下士劉良鈺和陳崑二人都是知識從軍青年，埋伏在山腰一個交叉路口的隱蔽處，用六十枚手榴彈消滅了敵人一個加強中隊，斃敵八十六名，陳崑壯烈犧牲，劉良鈺受傷。⑥

九日，日軍在南坎負責指揮的山崎四郎大佐，集中部隊和砲火，對我軍猛烈反攻。這時負責攻擊任務的劉湘衡營長身先士卒，督率全營官兵，英勇與敵肉搏，反覆衝殺。唐守治師長也親自指揮師部特務連，在師指揮所附近與敵混戰。孫立人軍長由八莫趕到南于，冒險深入前線，親自指揮戰爭，不久敵軍即被全數消滅。

在混戰中，孫軍長看出日軍兵力雄厚和企圖積極，他分析了當時的敵情和當地的地理環境，認爲南坎盆地正面開闊，沒有掩護進攻部隊的屏障，易受四面高山的瞰制，其東南山地高峰迭起，多在六千英尺以上，橫亙數十英里。南坎平原又有瑞麗江蜿蜒於其西北，天塹自成。敵爲預防我正面渡江進攻，以重兵部署於南坎瑞麗江東側，正面進攻勢難成功，且會造成我軍重大傷亡，如我以奇兵背出其後，定能將敵包圍於南坎盆地，聚而殲之。

根據這一設想，孫軍長速將在曼西警戒的八十九團，星夜調赴前線，在丁家附近集結，先頭部隊偷渡瑞麗江，佔領曼克浦一線高地，目的在於掩護我軍主力渡江。又由八莫方面抽出新三十八師一二團，從敵右後山地鑽隙迂迴敵後，相機截擊。九十團在正面繼續進攻，佯裝渡江，以迷惑敵人。十二月十四日，敵軍主力轉移至左翼，向我五三三八高地猛烈仰攻，在一日之間，發射三千多砲彈，九十團第三營陣地完全被毀，營長王禮宏壯烈犧牲。日軍砲擊之後，步兵即以密集隊形，作自殺式的連續衝鋒，我軍雄踞在山上面的輕重機關槍，衝鋒槍、步槍一齊發出砲火。敵人不分晝夜，一連衝了十五次，都被山上的火舌吞噬了。國軍官兵也殺紅了眼，一個中國士兵，衝到日軍戰壕指揮所裡，幾乎活捉了山崎大佐。當時日軍第三十三師團聯絡官在日記上記述這件事說：「一個中國兵，竟敢與日本整個軍隊拚鬥，是他長期軍旅生涯中所看到的第一次。」⑦

在敵軍猛攻五三三八高地時，八八團健兒正從左翼蚌加塘高地向馬支 (Marti) 攻擊前進，截斷正面敵軍突擊部隊的交通線，從公路東西夾擊，於十九日將卡的克及卡龍 (Kalam) 完全攻下，敵軍神田大隊和陣地同時毀滅。

新年在槍砲聲中，悄悄的溜了過去。陳鳴人上校率領左側獨立支隊一二團，從南宛河北岸的崇山峻嶺中，覷破敵陣的空隙，於三十四年一月六日，強渡到中國雲南境內，佔領壘允 (Lauwung) 和中央飛機製造廠舊址。三十一年陳納德將軍率領飛虎隊曾使用這裡機場，和日軍作戰數月，現在又被國軍收復。新一軍官兵回到祖國懷抱中，大吃豆腐，這是幾年來

沒有吃到的故國口味，弟兄們都打了一次牙祭，算是慶祝新年。③

一一二團取得壘允後，再向前進攻，佔領南坎北面一帶高地，續向東攻擊，和滇西國軍遙相呼應。新三十師正面攻擊的部隊，也控制了南坎西面的大部山頭，只要奪取西南角上一個缺口，就可完成合圍形勢。

南坎以南是一長形高地，滇西國軍曾以一個加強團的兵力，兩次進攻，均未成功。陳鳴人團長率軍抵達後，先偵察敵情與地形，再回到滇西國軍指揮部，會商合擊策略，滇西國軍主動要求，讓新一軍單獨去攻打。

三十四年（一九四五）一月二日，孫軍長召集唐守治和李鴻二位師長面授機宜。他鄭重指出：「根據我的經驗，迂迴雖係山林作戰唯一的有效取勝方法，但一個縱隊實行深遠迂迴，常因敵情變化，地形地貌的複雜，以及一些必經過程中無法避免的行動，以致中途為敵所發現、阻撓，使得無法貫徹原訂的作戰計畫，甚至有被各個擊破的危險。當面之敵，以重兵扼守老龍山，如我祇以一路出擊，結果可能有二種不同的結局：(1)可能為敵主力所阻抑；(2)無法實施迂迴而轉為正面的戰鬥；(3)有孤軍深入，補給困難而後援不繼的危險。」④

因此，在攻克八莫之後，孫軍長又將一一四團調來，為了攻擊南坎，使用了五個團兵力，以求達到分進合擊之效。

一月五日，一一四團緊跟著八十九團後面，由南坎西面的古道山脈中鑽出來，佔領了西南角上一帶高地，合圍缺口漸漸縮小。七日，這兩支迂迴部隊行進到瑞麗江邊，不想到竟碰

到淋漓大雨，這是在緬北乾季中極少有的現象，原來不過一百尺寬的江面，一夜之間就加寬到四百多尺。南坎四圍，因為地勢高峻的緣故，早晚氣候本來已經很涼，雨中更加倍覺得寒冷，晚間把三床毛毯雙疊起來蓋，還冷得縮成一團。而瑞麗江也並沒有像它的名字那樣瑞麗，波濤汹涌，卻是一條令人心悸的河川，它的兩邊都是懸崖絕壁，許多很大的亂石參差的藏在水中，形成很多險惡的水灘，水深平均在一丈五尺以上。迂迴部隊沒有因為大雨寒冷和江水的險惡，遲緩他們的行動，連夜冒著大雨渡過瑞麗江。過江之後，行動更為艱難，東岸山峰更陡，泥濘路滑，驟馬跌死很多，爲了達成作戰任務，大家都忘記了艱辛。八十九團從西南朝東北緊緊的把南坎西南面的缺口堵住，一一四團便向南伸展，截斷南坎以南公路，斷絕敵人後援和補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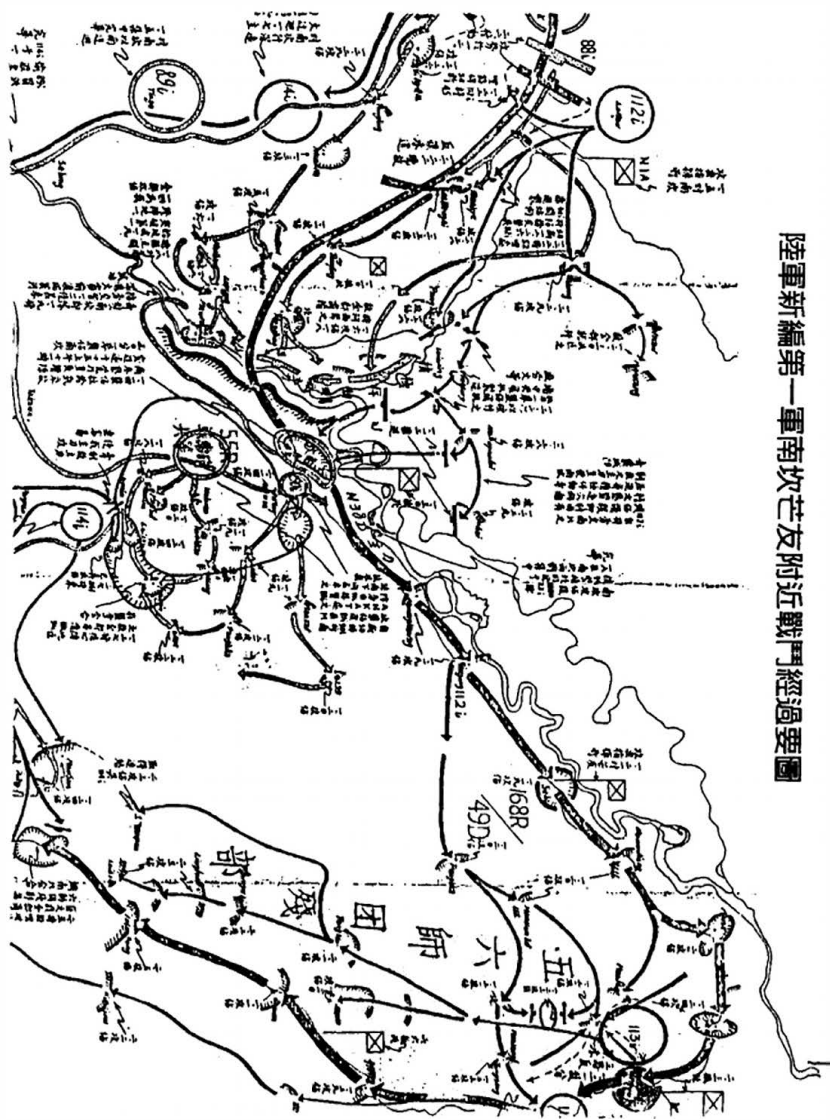
南坎四周的制高點都被我軍奪取之後，向南坎腹地挺進的我軍，更顯得活躍了。十一日，九十團的主力順著瑞麗江北岸秘密南下，趁著大霧迷濛偷渡過江，和八十九團作內線平行運動。十四日，這兩個團都到達南坎西南一帶六千尺以上的森林地區，兩邊會商停當，一個從背後，一個從側面，同時直撲南坎。十五日早晨，南坎河谷又撒滿了濃霧，擔任側面攻擊的九十團，便藉著大霧的掩護，從田壠中以廣泛的正面向南坎突擊。這時東北側各山頭站滿了滇西國軍，一邊觀戰，一邊助威，更加激發了新一軍的士氣，不到兩個小時，進攻部隊便在砲火掩護下，衝上了山頭。十一時半，霧剛剛散，南坎便被我軍佔領。滇西國軍官兵站在高地上，看到新一軍這一場實戰示範演習，大加讚賞，誇獎新一軍「步砲協同良好，官兵勇敢

善戰。L ⑩

當南坎被攻克之初，盤據在老龍山要塞之敵，曾集結其主力，向我八十九團反撲，妄圖將我八十九團殲滅於老龍山谷之間，但敵人萬沒想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這時一一四團早在南坎以南老龍山區迂迴等待，俟機伏擊殺敵。敵人這一行動，正中我一四團下懷。夜裡伏兵四起，殺得敵軍張皇失錯，慌亂地向芒友方向逃竄。

南坎奇襲的成功，孫立人軍長感到非常高興和滿意。正如孫子兵法所謂：「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不戒也。」孫將軍把孫子這一戰略思想發揮得淋漓盡致，達到出神入化程度。

當我軍攻克南坎後，部隊乘勝向臘戍前進，潰散於南坎附近老龍山之敵尚未肅清。當新三十八師一一四團猛攻南巴卡時，曾配屬一〇五毫米重砲一連作戰，因夜戰非常激烈，原擔任砲兵連警戒任務一排步兵，被其連長陸嘉昌調回增援，遂為日軍突擊破壞組所乘，將四門重砲炸毀。砲兵指揮官王及人上校認為陸連長及連附謝寬貽誤戰機，簽請處以死刑。孫軍長批交軍法處處長彭煉上校會同情報參謀潘德輝查辦。潘參謀認為砲兵既配屬於一一四團，應請一一四團團長彭克立提供意見，以為處理之依據。經面報軍長採納後，即由彭處長與潘參謀兩人同去前線拜訪彭團長。彭團長說：「前線戰鬥激烈，警戒排調回增援，砲兵本身防衛能力差，又值黑夜，山砲被毀，我這個當團長也有責任。查該陸嘉昌連長平時教育訓練非常認真，全連士兵射擊命中率極佳，此次勇敢作戰，擊退頑敵，可以說已盡到連長責任。因戰



陸軍新編第一軍南坎芒友附近戰鬥經過要圖

鬥情況特殊，始將警戒排調回，顧慮欠週，請從寬處分。」彭處長和潘參謀回報軍長後，孫軍長批交軍法處裁決，不予軍法起訴，改爲行政處分，將陸謝二人各降一級，調軍部服務。孫軍長軍紀嚴明，違紀必究，但其心地寬厚，處理具體案件，量刑務求允當，從不草菅人命。^①

美籍教士隨納夫 (Dr. Seagrave) 醫師，在南坎傳教多年，並在南坎設有醫院，爲當地人民治療疾病，活人無數，南坎成了他的第二故鄉。日軍侵佔緬甸後，隨納夫醫師隨軍撤退，史迪威將軍叫他帶著緬甸醫師護士，開設野戰醫院，隨軍服務。反攻緬甸期中，對我傷患官兵的救護，熱心負責，官兵無不感激。這時，孫立人軍長爲表達對他的感激，特請他率先進入南坎市，榮歸故里，受到南坎民衆熱烈歡迎。他去察看那已破壞不堪的他的醫院舊址，並去他的妻兒墳墓祭弔。戰後他回到美國，寫了「緬甸醫師榮歸」(Burma Surgeon Return)，回憶他在緬戰中隨軍服務的各種情況。就在南坎光復後的第三天晚上，全城居民爲他舉辦了慶祝勝利歸來的盛大晚會，孫軍長及唐守治和李鴻兩位師長忙著指揮，肅清殘敵，而無暇出席，特派衣復得上校秘書及軍醫處長薛慶煜代表參加。是夜鞭炮齊鳴，鑼鼓喧天，全城居民和鄉間遠道而來的土著不下千人，在街上排成幾條長龍，載歌載舞，以迎王師。

註 釋：

- ① 陳立人著《緬甸中日大角逐》第三三九頁及第三六三頁。
- ② 薛慶煜著《鷹揚國威》第二六四—二八五頁。

- ⑧ 孫克剛著《緬甸蕩寇誌》第八十六—九十六頁。
- ④ 薛慶焯著《鷹揚國威》第二八六—二九一頁。
- ⑤ 戴孝慶、羅洪彰合編《中國遠征軍入緬甸抗戰紀實》第三七七—三八八頁，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 ⑥ 戴孝慶、羅洪彰合編《中國遠征軍入緬抗戰紀實》第三八八—三九三頁，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 ⑦ 新一軍參謀長史說撰《從八莫之役到凱旋回國》一文，載於《遠征印緬抗戰》一書第三四五—三五八頁。
- ⑧ 孫克剛著《緬甸蕩寇誌》第八七—九六頁。
- ⑨ 薛慶焯著《鷹揚國威》第二九—三〇二頁。
- ⑩ 新三十八師砲兵第一營營長王及人撰《中國駐印軍的反攻》一文，載於《遠征印緬抗戰》一書第三二八頁。
- ⑪ 潘德輝撰《半世追隨、一生被澤》一文，載於《孫立人將軍永思錄》第一五一—一五八頁。

八、新一軍與滇西遠征軍會師

(一) 芒友會師

南坎光復後，第二天上午十一時半，上空出現了幾架戰鬥機，接著有三架「空中吉普」

著陸，載來了魏德邁、索爾登、戴維斯三位將軍。索爾登將軍戴著一頂大舌頭的中國軍帽，營長以上的官佐，大概都認識他；魏德邁老是住在重慶，這還是第一次到緬北前線來，駐印軍官兵除了少數高級將領之外，都是只知其名，未見其人；戴維斯將軍是美陸軍第十航空隊司令，他的部隊一向是在天空中協助國軍作戰，性情豪爽，口裡老是嚷著孩子們長孩子們短的。他們匆匆在軍部吃了午飯，就和孫立人軍長一道向遮放飛去，大家都意識到「中印公路」快通車了。

在遮放中國遠征軍第十一集團軍的指揮部舉行會議。中國戰區參謀長魏德邁說明：芒友雖屬於中國遠征軍的戰區，因兵力不足，又缺乏重武器，蔣委員長要求早日通車，決定由駐印軍協同作戰，打通中印公路。中國駐印軍總指揮索爾登認為駐印軍是中國戰區屬下的部隊，自應服從中國戰區統帥蔣委員長的指揮，至於要如何實施？請問孫立人將軍意見。孫將軍說：「我是軍人，絕對服從命令。使用駐印軍掃清中印公路沿線敵人不成問題，也不需遠征軍協助，請指定日期，剋日進行。」魏德邁指示：「日期越快越好，但不能超過一個月。中印公路沿線打通後，在芒友舉行會師典禮，在畹町舉行通車典禮。」索爾登中將說：「指定作業時間很好，不過一個月是否能達成，還請孫將軍決定。」孫將軍說：「我們原擬計畫要在四月底完成駐印軍作戰任務，所以預定一個月時間過長了，縮短為十五天，較適應整個作戰計畫，惟望各方面能夠配合。」孫將軍勇敢果斷的決定，得到會議中將領們一致的讚佩。①



遠征軍司令官衛立煌與孫立人將軍握手互祝勝利。



駐印軍與滇西國軍在芒友舉行盛大會師典禮，
中美國旗同時升起。

十八日，何應欽總長派來代表慰問駐印軍。十九日，孫軍長從芒市回來，馬上實施掃蕩苗斯（Muse）和芒友（Mong Yu）敵軍的行動。

從十七日起，新三十八師主力將南坎河套之敵肅清後，即節節向東壓迫，至十九日，已推進六十餘里，前鋒逼進舊滇緬路進出的咽喉——芒友，並將芒友西北外圍重要據點苗斯攻克，與滇西國軍第一一六師前哨取得聯絡。

二十一日下午，孫立人軍長帶領著李鴻師長、葛南杉副師長、張炳言副參謀長，到了離苗斯約莫還有六七里路的一個小村中，那裡便是王東籬團長的指揮所。不久，史說軍參謀長、唐守治師長和龍國鈞師參謀長跟著趕來，他們剛剛到村口，附近忽然咯咯的響起機關槍來，史龍兩參謀長才一下車，坐在他們後面的衛士便大叫一聲，從車上摔了下來，其餘的人趕快臥下，沒有受傷。發槍的地點，離停車處還不到一千步，王團長立刻派出部隊包抄過去，槍聲停止了，大家爬起來拍拍身上的灰塵，再回頭看看倒在地上的那個衛士，不知已在甚麼時候死去了。大公報戰地記者呂德潤頑皮的說：「這回可算是新一軍遇險了。」大家都跟著笑了起來，似乎忘記了剛才驚險的一幕。

二十二日，南坎河谷的沃野，浴在初春和煦的陽光中，新三十八師兵分三路，發動猛烈攻擊：一一三團沿芒友公路南下，直取芒友；一一二團掃蕩芒友西側高地；一一四團秘密鑽入深山老林，截斷敵軍後方公路；三面總攻，一鼓而入，芒友就在二十七日被我軍全部佔領。滇西遠征軍在同一天攻克畹町。

中印公路打通後，中外記者聞訊，紛紛趕來參加會師及通車典禮。報導傳說孫立人將軍是緬北森林戰的「神狼」，都想藉此機會，一睹「神狼」的真面目。孫將軍決定會師典禮的日期在一月二十八日，那是十三年前中國軍隊在淞滬抵抗日軍的紀念日。

一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時，穿黃卡其布的新一軍和穿灰棉布衣的滇西遠征軍，分從不同方向，向芒友的廣場集中，穿灰布軍服的官兵，還在去中國的那條路口，豎起一個白布橫額，大書「歡迎駐印新一軍凱旋回國」，大家這才明白今天是滇緬國軍會師的日子。

會場是由新三十八師政治部和工兵營設計佈置的。正中搭起一座禮台，台是有顏色的絲質降落傘張蓋起來的，台前是一個紅色的V字，台的正對面是兩根高豎的旗桿，右邊距台不遠有一個小山，滇西國軍爲了攻佔這個山頭，曾有一番壯烈爭奪的場面。黃色的行列是新一軍三十八師第一一四團官兵，他們站在台的左前方，灰色的行列是十一集團軍的一團健兒，他們站在台的右前來，大家都與高采烈前來慶祝國軍在滇西緬北取得的勝利。

十一點鐘了，偶然有幾片白雲，從廣場的上空掠過，官兵們的緊張心情，驟然感覺到一陣涼爽。公路上揚起很長的塵土，一隊吉普車群，漸漸駛近，最先下車的是衛立煌、索爾登、孫立人三位將軍，接著是許多高級將領，陸軍大學將官班三十幾位「學生將軍」，也趕來觀禮。會場總指揮官李鴻將軍下了立正口令之後，全場肅靜得鴉雀無聲，攝影的跑來跑去尋找鏡頭，新聞記者在爲這歷史時刻構思動人的報導題材。

首先舉行升旗典禮，軍隊奏起中美兩國的國歌，星條旗隨伴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隨

風招展，蔚藍色的天空，陽光顯得特別明麗，禮砲的響聲在山谷中迴盪。

滇西遠征軍總司令衛立煌將軍致詞說：「今天的會師，是會師東京的先聲，我們要打到東京，在那裡會師，開慶祝會。……滇緬戰場中美的合作，是值得我們永遠記憶的，同盟國不但在戰時要合作，在戰後更要合作來共建世界的和平。」索爾登將軍高興得把嗓子提得特別的高：「今天是大家頂快樂的一天，也是中美合作最重要的一天，我想蔣主席和羅斯福總統今天一定也是特別高興。」他讚揚中國軍隊的英勇，對孫立人將軍更是滿口稱道。他也預祝：「中美軍隊到東京會師去，讓這兩面國旗飄揚在東京的上空。」

大家跟著高呼：

「打到東京去！」

「芒友會師是東京會師的先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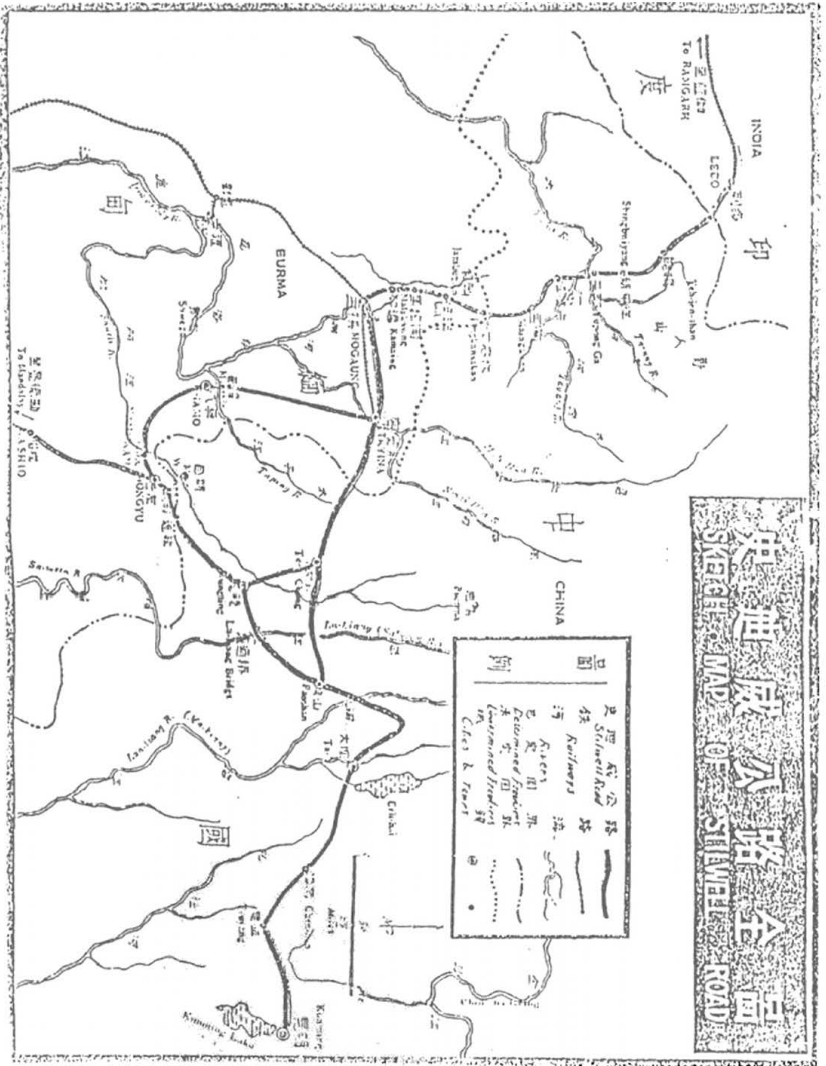
「……」

兩邊隊伍又各朝不同方向走去，灰色的行列回國了，黃色行列卻沒有如那幅白布橫額上所寫的「凱旋回國」。爲了確保中印公路的安全，新一軍的健兒們又回到緬甸戰場，去進攻新維及臘戍。

(二) 打通中印公路

中印公路從印度邊境雷多起，經緬甸北部密支那、八莫、滇緬邊界保山到雲南昆明，全程共長一五六六公里半。中間越高十三座海拔六千六百呎以上高峰，最高的地方達到九千二百尺。有許多急彎和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的斜坡，還有幾座大橋。由雷多經過胡康、孟拱兩河谷到密支那的一段，長四四五公里半，幾乎全部都是人煙絕少的原始森林。從密支那到保山有兩條路：一條跨越伊洛瓦底江，經國界三十七號橋，由騰衝到保山，約三百公里；另一條路由密支那向南至八莫，經南坎、芒友，通到滇緬公路的畹町站，由滇緬公路舊路，經龍陵到保山。從保山到昆明，完全走滇緬公路舊路。自畹町至昆明經過橫斷山脈、跨怒江、瀾滄江、漾濞江，有惠通、功果、陽溥三大橋。因為這條公路是聯接中印兩國的陸上交通，所以叫做「中印公路」。

這條公路是在史迪威將軍策劃下，於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日正式破土動工。最初擔任築路工程的，是駐印軍工兵第十團和第十二團，他們全憑人力，所使用的工具，只有斧頭、圓鋸和十字鎬，所以進度很慢。後來美國工兵第四十五團、第三三〇二團及第八四九二二航空工程營先後調來，帶來了開山機、平路機、打石機、排水機、起重機等現代化的機械工具，工作效率就大大的增加了。



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十月，新三十八師攻下野人山。美方特從美國把著名的築路工程專家皮可將軍（Lewis Pick）調來主持中印公路的修築工程，中方也派來軍委會運輸管理局副總工程師李溫等人前來協助。由於前方步兵進展迅速，皮可將軍決定僱用印度、尼泊尔、西藏民工七千多人，一天分三班，二十四小時輪番趕工，日夜不停。

築路工程人員緊隨著戰鬥部隊之後，步兵剛把前面的敵人打走，工兵就馬上趕著動手，面臨一片蒼茫林海，唯一可循的人跡，只有步兵作戰時用緬刀砍出來的幾條泥濘小道，但是工程進度始終緊隨著步兵前進，步兵打到那裡，公路修到那裡。築路工兵，除掉沒有戰鬥傷亡的危險，其餘所受到的辛苦，和步兵完全一樣，在雨季中，胡康、孟拱兩河谷的洪水氾濫，把路基沖壞了，甚至於淹沒了，但是經過不斷的改善和改道後，這條公路終於建成了，暢通無阻。

密支那以下，經八莫、南坎到畹町，一路都是舊有公路，工兵只須做一些加寬和填平的工作。由畹町去昆明的一段，屬於舊滇緬路的範圍，在中印公路還沒有打通的時候，已在中國民仗趕修完成了。

中國駐印軍打通中印公路，可說是正義戰勝暴力，中美工兵能把中印公路修通，就是人類戰勝自然，前者的勝利和後者的成功，都是人類歷史上創造出來的奇蹟。

中印公路的名稱很多，美國人因為它是從印度阿薩姆省雷多開始修築的，所以叫它做雷多公路（Ledo Road），又因它是中美工兵合作修成的，又叫做「華美路」，更有人因為中

美軍事合作開闢這條路，目的是要打到東京去，所以又叫它做「到東京之路」。一位戰地記者幽默地說：「這正如一個大人對於他所喜歡的孩子，不知怎樣叫它才親熱。」中印公路打通之後，蔣主席爲著紀念史迪威在反攻緬甸及修築這條公路所作的貢獻，給它定名爲「史迪威公路」。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二日，中印公路的第一支車隊，滿載著美國的援華軍用物資，在總工程師皮可少將的率領下，從印度的雷多出發，浩浩蕩蕩地向東奔馳，中途在密支那休整了一個星期，一月二十四日，全隊抵達南坎又停了三天，等著新一軍把芒友攻下來。

車隊行駛經過新一軍戰地司令部時，孫立人軍長特別設宴洗塵，席上有中國和澳州的食物，美國香煙、英國火柴、印度美酒，赴宴的人有運輸車隊中的中美司機、軍官，和中美、英、澳、印各國的戰地新聞記者，是一個富於國際性和歷史性的招待會。

孫立人軍長眼看著這一批行將開入國門的車隊，在他親手指揮打開的史迪威公路上，一輛一輛的駛過去，臉上流露出有抑制不住的興奮。他在招待會上說：「反攻緬甸之戰，自從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四日由新一軍的新三十八師正式揭開，我們經過了種種不可克服的困難和障礙，憑著將士們勇敢無畏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終於順利的打通了中印公路。而且作戰部隊所佔領的區域，盟軍供應部隊很快即完成了一切善後的工作，中國作戰部隊和盟軍供應部隊完全是合作無間的。」他對美國陸軍醫務人員服務熱心和工作效率，極力讚揚。他說：「新一軍有許多受過六次傷還繼續在戰場上作戰的弟兄，這應該歸功美軍醫務人員的努力。」

說到這裡，他忽然轉過話題，聲調漸漸的沉重起來，他希望中美雙方要充分利用這條國際公路，否則便對不起那些來不及救治而死亡的萬千烈士。^②

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二月一日，車隊開到畹町，駕駛員都把藏在車箱裡面的中美國旗拿出來插在車頭上，前來參加通車典禮。禮台後面靠著一條小河，河上橫起一座木橋，兩頭都搭起彩牌樓。

是日風和日麗，陽光燦爛，參加盛典的中外官員和記者，臉上也都春風洋溢。行政院宋副院長子文穿著一身深藍色西裝，站在台上講話。他說他是代表蔣主席前來主持這個通車典禮，並向全體為這條路奮戰的將士致敬。他不用翻譯，說完了國語，再說一遍英語。來賓中講話的有緬北戰區指揮官索爾登將軍、皮可將軍、陳納德將軍、戴維斯將軍。中方將領參加的有衛立煌、孫立人、宋希濂、霍揆彰等二、三十位將官，大家都高興極了。

慶祝典禮完成，接著剪彩通車，領先的第一部吉普車慢慢的駛過木橋，上面坐著皮可將軍，手裡揮著一枝白色手杖，這是他的特別標誌，許多頂帽子拋向天空飛舞揮揚，歡聲雷動，響徹山谷。

二月四日上午十時半，通過中印公路的首批車隊，在三架美軍飛機翱翔上空引導之下，浩浩蕩蕩開抵昆明西站。在昆明市民舉行的盛大歡迎會上，皮可少將把第一批運輸來的美援物資清單遞交給美陸軍供應部主任齊夫斯中將，齊夫斯當即轉交給雲南省主席龍雲，由他代表中國政府接收。然後龍雲將一面「勝利之路」的錦旗獻給皮可少將，酬答他領導建築中印

公路的勛勞。歡迎會後，從印度開來的一百多輛的車隊沿著環城馬路，遊行市區，夾道歡迎的群眾有六萬多人。大家都懷著興奮的心情，爭睹負責打通中印公路的英雄們的風采。③

(三) 中印油管通油

中印公路通車的同時，中印油管也通油了，中印油管全長一千八百五十英里，是當時世界最長的油管，與中印公路同樣是一項艱巨的工程。

一九四三年八月，美英首腦在魁北克會議中，決定從印度敷設一條油管通到中國，與修築中印公路同時施工。

油管的裝置，是一節一節聯結起來的。它是一種口徑四英寸大小的鋼管，每節長二十英尺，節與節之間，用鋼夾夾著，再用螺絲扭緊。中印油管所用的是一種輕便式的油管，可以很快的敷設，也可以很快的拆除運走，有許多自動開關的舌門和調節油量的裝置，這種輕便式的油管，是二次大戰時最新發明的產品。

油管從印度加爾各答敷設起，通過布拉馬普得拉河谷，進入阿薩密省，在印度境內這一帶地勢平坦，人煙稠密，所以敷設的速度很快，在駐印軍反攻緬甸之前，油管已經修到雷多。油管在加爾各答的起站是海平，到雷多也不過海拔四百尺，再往前爬上野人山，就隨著史迪威公路盤旋於叢山峻嶺之間，忽而上昇，忽而下降，有時因為公路曲折太大，又另從便道，採取直線，架過幾里路後，再與公路會合。有時因為遷就地形，不得不深深的埋在地下，或

是高大的架放木樁的上面。由於這些起伏地形所給與油管的激烈影響，油管工程處特在沿線各油站分段加以大小不同的壓力，使它保持一定的流速，以免上坡時流不動，下坡時流得太快，甚至有將油管壓破的可能危險。

中印公路逐段修通，逐段使用，中印油管也是一樣，自從油管修到雷多後，每天便把從加爾各答輸送來的汽油，儘量的供應給活躍在緬北前線的飛機、卡車、吉普車和其他車輛使用。

爲求全部油管工程進度加速，施行分段從兩端同時開工敷設。油管工程人員，也是和築路的工兵一樣辛苦，他們緊隨著步兵之後，在那些人跡不到的地方流汗工作。油管不斷的從加爾各答用火車裝運到雷多，再從雷多用卡車運到敷設的地點。中國境內的一段，也是同時開工，美軍飛機從印度把油管一節節的空運過去，交給軍委會戰時運輸管理局油管工程處，由中美雙方的工程人員與兩千多名中國工人的共同努力，終使中國境內敷設的油管，與從緬北東來的油管銜接了起來

中印公路通車以後，中美軍事當局接著就宣佈了中印油管通油的消息。卡車從中印公路上不斷把軍火運到中國去，增強中國國軍的裝備；四英寸油管在最高壓力下，每小時可輸送一萬六千八百加侖汽油，以增強中國戰區的動力，推動中國戰局向勝利之路邁進！④

(四) 安葬異域忠骸

在中印公路通車前夕，重慶大公報隨軍記者呂德潤特意到孫立人軍長的指揮所去道別。孫軍長的指揮所在密支那的一間木房子裡，座落在伊洛瓦底江邊。室內只有他的那隻獵狗，室外也只有靜悄悄的崗哨和滔滔的江水。呂德潤寫道：

我對孫軍長說：「明天一大早，我即隨首批車隊回國作沿途採訪，你有什麼東西要我從昆明帶回來。」他說：「他將參加在畹町的通車典禮，但不隨車隊行動。至於去不去昆明，尚待批示。」他停頓了一會後，說：「如果我不去昆明，就請你在方便的時候，看看昆明市上還有沒有賣冥鈔的，如碰上，就代我買一些回來。」我當時一下子沒聽清「冥鈔」是兩個什麼字。他說：「冥鈔就是按照我們中國的老風俗，給死去的親人上墳時燒的紙錢。」他苦笑著緩緩地說：「並不是我迷信，只是我實在不知道如何表達我對爲了這場勝利而戰死在外國荒山密林中的那些忠魂的哀思……」他斷斷續續說完了這句話，淚水盈眶，再也說不下去了。我從未見過，也未想到他會這樣激動。當時我這個目睹了這場勝利來之不易的隨軍記者也深受感染，想起了許多，可是無力出聲，也不想接話。我倆都控制著自己，久久對坐無言，誰也不看誰。

首批車隊在路上走了七天，於三十四年二月四日駛抵昆明，受到了萬人空前的歡迎。孫立人軍長乘飛機到達昆明，出席了歡迎儀式。^①

孫立人將軍對於遠征緬甸爲國犧牲的忠勇戰士，時時懷念在心，爲了表達他對這些戰死在異域荒山裡官兵弟兄忠魂的哀思，爲了對於這些用血肉之軀築成中印公路的英雄們有個永久的安葬之所，他曾於一九四三年四月在雷多河東岸，設立「燕南營」公墓，埋葬九千多名官兵的忠骨。一九四五年四月，緬北戰事勝利後，他選擇臘戍東北九哩的滇緬公路東側，南育河的源頭，熱水湖的北側，高黎貢山南脈的南麓，依緬甸佛塔式樣，興建一座新一軍「忠靈塔」，集厝一千九百多名官兵的忠骸。孫將軍於六月間班師回國臨去的時候，仍叮嚀囑咐附近一帶僑胞，要他們對當地的陣亡將士公墓，隨時留心保護，以慰忠烈於地下。

新一軍駐防在密支那，部隊集結整裝正待回國時，孫將軍選在密支那近郊，風景優美的地方，建築一座巍峨的「精忠堡壘」，用來埋葬歷次戰役陣亡官兵忠骸的公墓。他通令所屬各部隊，以連爲單位，每連選派精幹士兵二至三人，並指派專人負責率領，前往胡康河谷及孟拱河谷各戰場，將那些爲國犧牲葬身異域的官兵骨骸，收集運到密支那，集中安葬在「精忠堡壘」裡面。陣亡將士姓名，刻在兩塊長一丈二尺寬四尺的鋼版上，鑲嵌在「精忠堡壘」兩側，堡壘正面題「精忠報國」四個大字，選派年老殘障士兵二十餘人，看守公墓，徵得地方政府同意，購買部分耕地，由看守公墓士兵，自耕爲生。並派員負責管理，按月發給薪津及生活費用，期望能夠維持長久。⑥

註釋：

- ① 陳立人著《緬甸中日大角逐》第三三九—三六三頁。
- ② 孫克剛著《緬甸蕩寇誌》第一六九—一七四頁。
- ③ 戴孝慶、羅洪彰合編《中國遠征軍入緬抗戰紀實》第三九八—四〇四頁。
- ④ 孫克剛著《緬甸蕩寇誌》第一七五—一七八頁。
- ⑤ 呂德潤撰《江邊夜話》一文，載於《孫立人將軍永思錄》第二八九頁。
- ⑥ 蔣元著《鷹揚異域紀實》之十四——《中華民國遠征軍公墓》。

九、確保中印公路安全

(一) 攻略新維

中印公路打通之後，新一軍面臨的最後一個任務，就是如何確保中印公路行車的安全。因此，孫立人軍長決定以攻佔臘戍為下一個主要目標，要攻取臘戍，就必須先奪取臘戍的門戶貴街和新維。

在我軍攻佔南坎以後，孫軍長從戰術上著眼，認為應該立即揮軍越過東南山地，截斷正由雲南沿中緬公路向臘戍退卻的日軍退路，將其一舉殲滅，但索爾登總指揮顧慮到英國不願意國軍再向緬甸中南部進攻，坐令侵入雲南的日軍殘部從容撤走。

孫軍長打仗的作風，就是雷厲風行，乘勝追擊，不讓敵人有喘息休整機會，一鼓作氣，將敵人完全消滅。在策劃攻打新維與臘戍的計畫時，他認為新維地形多處與南坎近似，進攻南坎的戰術，可資借鑑，故擬以打南坎打出威風的新三十師主攻新維，而以新三十八師部分部隊協助。攻打臘戍時，因為新三十八師官兵都有第一次緬戰的經驗，在思想或感情上，都願親自奪回臘戍，以報前仇，所以決定將主攻臘戍的任務，交給新三十八師，由新三十師協助。

新三十八師主力會攻芒友時，孫軍長為求迅速解決芒友地區日軍五十六師團，使敵人對滇西及緬北無路可以增援，早日決定緬北戰局，他不顧總揮部的命令，立即指揮一一四團採用避實就虛的戰法，越過海拔六千尺的高山，向南巴卡突進，將至臘戍的芒友敵後公路切斷。又令新三十師加緊圍攻老龍山區核心陣地內的敵軍。一月二十八日，正當滇緬兩軍在芒友會師時，新三十師已將老龍山區殘敵全部肅清。同時向南巴卡截路的一一四團，也一舉將路標八十二哩附近地區佔領，日軍五十六師團殘部整個被包圍在芒友以南及南巴卡以北一帶地區裡，拚命向南突圍。這時在新維以北的日軍第二師團為著解救被圍困的五十六師團，向北對著我軍發動猛烈攻擊，一一四團健兒兩面應戰，沉毅果敢與敵拚戰。二十九日，攻佔芒友的我軍南下追擊，新三十師八十九團也順著一一四團行進的山路，向南巴卡進攻，雙方經過五天日夜的激戰，把被圍的五十六師團殘部全部消滅，師團長松山佑三幾乎被我軍活捉。第二師第四聯隊也被一一四團殲滅殆盡，南巴卡便在二月八日被我軍攻下。

二月九日，孫軍長指令新三十師主力從正面及右側向新維進軍，同時命令新三十八師一二團鑽隙挺進敵後。十三日，新三十師正面部隊攻佔了曼色庇奧，瞰制貴街，隨即乘勝沿公路及兩側猛烈突進，十八、十九兩日，新維敵軍被迫作背城之戰，先後用兩個中隊的兵力，在砲火及戰車掩護下，對我兩翼攻城的部隊作有計畫的瘋狂猛撲，被我軍接連毀傷其戰車八輛，攻勢頓挫，軍心動搖。二十日，我正面第九十團趁著大霧瀰漫，衝入市區，又經過五小時的逐屋巷戰，便把新維完全佔領，同時，左翼迂迴部隊一二團也將新維與滾弄之間的西烏敵軍予以擊潰，保證了新維東側的安全。

二十日當天下午，工兵還在清掃地雷，就有一大群記者在新維城裡採訪，他們找到了新三十師一位新來的龔秘書做嚮導。龔秘書是南甸土司的弟弟，在日本明治大學讀過書，在四平、青島、上海等地住過很久，說得一口北京話。芒市失守時，他正在當芒市設治局局長，被俘後，和芒市的方土司、遮放的多土司和他們的家族一百多人，被關在新維集中營裡。國軍收復南坎的時候，他們得到了消息，連夜從新維逃出，恰好路上碰到孫立人軍長派出來營救他們的部隊，把他們全部接到南坎，妥善安置。在芒友會師的前幾天，孫立人軍長到芒市去開會，芒市土司家中正在鬧著繼任土司官的問題，他們都以爲方土司早已不在人間了，當孫軍長把這個意外佳音說出時，他們都高興得流出眼淚來，方土司還把他們家中祖傳的緬刀一把，獻給孫立人軍長。後來，孫軍長又派人把幾位土司，分別護送回籍，行前還臨別贈言，囑咐他們回去要努力爲邊民服務，替國家幹一番事業。這幾位土司對於政府關心邊民的至意

和國軍保國衛民的功勞，銘感不已，紛紛派送子弟從軍，所以新一軍中有不少士兵，和滇邊土司有骨肉之親，他們都心甘情願來為祖國出力效命。②

(二) 奪取臘戍

從新維到臘戍，路程僅有三十二英里，卻是蜿蜒於兩側高山之間的隘路。孫軍長爲了乘勝追擊，不給敵人喘息機會，二月二十四日，他就揮師向臘戍挺進。

孫軍長指揮進攻的部隊，依舊兵分三路：令一一二團居中，沿公路攻擊前進；一一三團任右翼，八十八團任左翼，分別鑽入公路兩側山區密林，迂迴前進。這回配有戰車和重砲，聲勢更加浩大。

臘戍分老臘戍和新臘戍兩個地區，新臘戍是在山坡上，老臘戍在新臘戍東北的山腳下，火車站在老臘戍的正面，這兩個據點的相互距離，大約都在五里左右，有柏油馬路，從中連結起來，正好形成一個等邊三角形。新臘戍位在海拔三千尺的高地，可以俯瞰老臘戍和火車站，所以成爲防守臘戍的重點。

三月五日，一一二團已攻到南育河北岸，先頭部隊當晚在他旁偷渡成功，並建立了橋頭堡陣地。八十八團和一一三團也分別於南育河上下游偷渡過去，一一三團且不顧孤軍深入，將臘戍通往南杜的公路切斷。

孫軍長親自坐著「空中吉普」偵察機，先往臘戍上空偵視日軍陣地佈署，接著李鴻師長、

陳鳴人團長也都在空中兜了個圈子，把臘戍飛機場、火車站、老臘戍和新臘戍的地形地物看得清清楚楚，回來大家詳細討論，對於步砲戰車的協同攻擊，作了一番周密的佈署。

六日拂曉，一二二團主力曾琦、書劍兩營在重砲和坦克強大火力支持下，激戰不到三小時，便將老臘戍攻下。七日上午，我軍的戰車營營長趙志華，帶領了三十幾部十四噸和三十噸的坦克從步兵的背後趕了上來，我軍攻勢如暴風驟雨，銳不可擋，不到半日，就突入火車站與飛機場，殘敵退到新臘戍。^③

我軍攻克老臘戍及火車站後，右翼一一三團遂與公路正面的一一二團合而為一。孫軍長見戰機不可失，當即下達總攻擊命令，步兵緊隨著戰車，浩浩蕩蕩地直取新臘戍。一路橫衝直闖，如入無人之境。敵軍屢次企圖砲擊我坦克，但卻被我重砲壓制摧毀，我軍隨後突入敵軍之障礙工事，衝破日軍第一道防線，進入市區。

敵軍憑藉堅固的水泥鋼筋陣地，負隅頑抗，我軍遂與敵逐巷逐屋展開慘烈的肉搏戰。敵人那裡曉得，劈刺格鬥是新一軍每個戰士的基本功，日軍自然難佔上風。儘管敵人拚死頑抗，但在新三十八師壓倒一切的凌勵攻勢下，敵終難逃覆滅的命運。激戰至三月八日上午，新臘戍之敵被完全肅清。^④

臘戍攻佔之後，日寇絕無再度切斷中印公路的可能，中印公路行車安全得到了保障。而且我軍由臘戍可以南下曼德勒，直達仰光，東走景棟，直取泰越。臘戍之戰，關係解救全緬前途，所以新一軍攻略臘戍，為盟軍進而光復緬甸打開了通路。

爲鞏固臘戍、新維地區的安全，必須分兵向臘戍以南的公路和泰緬公路繼續掃蕩，追殲殘敵，擴大戰果，使日寇不敢再有覬覦北緬的妄想。因此，孫軍長命新三十八師一一三團，配屬一個砲兵連，沿臘戍以南的公路追擊，三月二十四日，與由南渡南下的第五十師在西保會師。又命新三十師八十八團，配屬一個砲兵連，沿泰緬公路向東追擊殘敵，於三月二十七日攻佔猛岩。三月三十日，我軍攻下了喬美，結束了我軍反攻緬北的全部戰鬥任務。

緬甸之戰，自新三十八師於民國三十一（一九四二）四月入緬參戰起，到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四月底，整整三年，如果祇就反攻緬甸戰爭來說，也有兩個年頭。在這兩年中，部隊除在密支那休整兩個月外，幾乎無一日不在喋血奮戰之中，且能保持高昂的戰鬥士氣，愈戰愈勇，這樣持續不斷進行長期戰鬥的部隊，不僅是中國抗戰史上所僅有，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史上亦屬罕見。

美國政府爲表揚孫立人軍長率領新一軍打通密支那至臘戍一段中印公路之戰功，再度授予他美國司令官級的豐功勳章。授勳典禮於三十六年十二月十日下午在南京美國大使館內舉行，美軍顧問團團長魯克斯等三十餘人出席，由司徒雷登大使親自爲孫將軍佩帶勳章。美國駐華首席武官蘇爾（Soutle）宣讀證書說：

孫立人將軍於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五日至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五日之期間內，任中國駐印軍之新編第一軍軍長，領導其軍隊在緬甸密支那至臘戍之三一七哩之長程內，在崎嶇困難

之森林地帶、反常不利之氣候，及倔強頑固之敵軍抵抗下，極度成功，其統帥才能及戰略卓識，實為打通中國陸路交通最後關鍵之重要貢獻。孫將軍完成此項特殊艱困任務，實足彰顯其本人及盟軍之極高聲望。哈業、杜魯門（簽字）。

(三) 總結緬戰的經驗與戰果

回顧中國駐印軍入緬反攻之初，除史迪威和孫立人等少數人外，其他如遠東戰區總指揮蒙巴頓、印度總督魏菲爾，以至英國首相邱吉爾都認為：中國軍隊欲征服北緬險惡的自然環境，欲戰勝強大的日本軍隊，欲確保中印公路的修築，並使之暢通無阻，直達中國邊境與原滇緬公路相銜接，為中國開闢出一條國際通道，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孫立人軍長率新一軍官兵在前後兩期緬甸反攻戰中，和我軍對壘的日軍有第二、第十八、第四十九、第五十三和五十六共五個師團，及第三十四獨立旅團和其他特種兵部隊共十七餘萬人。我軍擊斃日軍三萬三千零八十二人，其中包括二個聯隊長和其他高級軍官，擊傷七萬五千四百九十九名，俘虜田代大尉以下官兵三百二十三人，敵人幾乎等於是全軍覆沒，我軍和日軍傷亡的比例是一比六。擄獲的戰利品，計有步槍七千九百三十八支，輕重機關槍六百四十三挺，大砲一百八十六門，汽車五百五十二輛，火車、機車及車廂四百五十三節，坦克六十七輛，飛機五架，倉庫一百零八所，金屬器材二萬餘噸。佔領公路六百四十六英里（史迪威公路雷多到芒友四六五英里，舊滇緬路芒友到臘戍一一四英里，緬甸國道臘戍到喬美六

十七英里，其他支線及非國際性質的公路不計算在內），超過由重慶經貴陽到金城江的西南公路。佔領鐵路一百六十一英里，約等於由南京到上海的京滬鐵路。解放日軍佔領區在五萬平方公里以上，比日本各島面積的總和略小，比義大利全國的面積略大。⑤

孫立人將軍率新一軍官兵經兩年的血戰，贏得這一勝利，既鼓舞了抗戰中全國的人民，也震驚了世界，不得不對中國軍隊刮目相看。總結這一得來不易的勝利成果，不能不歸功於孫將軍的卓越指揮才能和他的俱有堅強戰力的部隊。

孫將軍俱備文韜武略，智勇超人，他重視搜索敵情，善於捕捉戰機；他頭腦清晰冷靜，臨危不亂，料敵如神，凡敵軍有謀於我者，都在他料想之中，故能制敵機先，無往不勝。

孫將軍率新三十八師反攻緬甸之初，常因受制於史迪威總指揮及其參謀長柏特納的干擾，未能完全發揮其指揮長才，有時竟使我軍受困，或讓被圍敵軍從容逃逸。及至索爾登中將繼任中國駐印軍總指揮，他對孫立人將軍更加信任，從未下達過與孫立人意見不同的作戰命令，他賦予孫將軍從八莫至臘戍、西堡前線的指揮全權，給孫以極大的支持，使孫將軍得以一展其軍事天才，使得新一軍在孫立人將軍指揮下，取得緬甸抗日戰爭全面勝利，為中華民族建立了不朽功勳。

孫將軍所帶的部隊新三十八師，連級以上的部隊長，大都是原稅警第四團的骨幹，都經過孫將軍的千錘百鍊，練成一身膽量，俱有單獨作戰的戰術修養，戰士們都熟諳各種戰術戰法，俱有百發百中的射擊功夫。在藍伽又得到新式的美軍裝備，經過十個月山林戰的嚴格訓

練，鍛練成爲一支攻無不勝、戰無不克的長勝之師。

孫將軍知人善任，他熟習新三十八師排級以上幹部的姓名和性格，更了解連、營、團級幹部的作戰能力和指揮才能，他甚至能叫得出一些老戰士的姓名。這樣將知兵，兵習將，打仗指揮起來，才能得心應手，指揮裕如。

新三十八師的班排，就是獨立的作戰單位，每個士兵都俱有獨立作戰的精神。臨瀆之戰，機槍手葉義貴、余亨元膽大心細，臨危不亂，使陣地轉危爲安。易明清等三位戰士脫隊兩晝夜，獨自殲敵八名後，仍能趁夜在密林中鑽越敵陣間隙，回歸本排，說明他們俱有的作戰信心與能力。一一四團在孟拱以一個排的兵力，接替英印軍七十七旅五百兵力的陣地，而且能夠完成英印軍兩個月未能達成的戰鬥任務。彭新民與陳仕安的兩個排哨，敢於笑捋虎鬚，擊斃高見量太郎大佐，並擊潰他所率的一個大隊的人馬，還擄獲各種口徑的大砲數門。一一四團在南巴卡以北，僅以兩個加強營的兵力，截擊日軍五十六師團的上萬官兵，在逃敵瘋狂反撲企圖突破重圍下，一一四團官兵奮力殺敵，陣地固若金湯。這一切實戰，都是新三十八師訓練有素、武功過人的最佳表現。

密支那攻城戰，新三十師三個團先後都被調用參戰，因無顯著建樹，胡素少將被免除師長職務，調回國內。改隸新一軍後，該師竟成攻陷南坎的主力，掃蕩瑞麗，力挫頑敵。可見孫立人將軍，善於用兵，長於指揮，同一部隊在他運籌帷幄之下，就能發揮無比的戰力，使敵驚心喪膽，聞風而逃。

印緬之戰，戰果輝煌，昭雪了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飽受列強摧殘蹂躪的奇耻大辱，大大提高了當時我國的國際威望。而孫立人在緬甸的彪炳戰績，也為世界各國軍政領袖所公認，使他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我國唯一名振寰宇的抗日愛國名將。^①

美國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的軍事學家，在分析世界各國軍隊戰力及歷次戰役後，將新一軍譽為戰鬥力最強的軍隊，創下「四最」：最長戰線（一千五百多公里），最久的戰鬥時間（歷時一年半），最壞的戰場環境（野人山區），殲敵數目最多（日軍傷亡在十萬以上）。

註釋：

- ① 薛慶煜著《鷹揚國威》第三二〇—三三〇頁。
- ② 孫克剛著《緬甸蕩寇誌》第九七一—二五頁。
- ③ 孫克剛著《緬甸蕩寇誌》第一八七—一九〇頁。
- ④ 薛慶煜著《鷹揚國威》第三二〇—三二六頁。
- ⑤ 孫克剛著《緬甸蕩寇誌》第二〇六—二〇七頁。
- ⑥ 薛慶煜著《鷹揚國威》第三四三—三五二頁。

十、軍中政工與緬甸華僑

(一) 政戰工作

孫將軍一向認為軍隊以作戰為主，而作戰之目標在求最後的勝利，因而軍隊的組織與裝備，均應配合作戰的需要，達成求勝的任務。政治作戰單位是軍隊幕僚組織的一環，它的主要任務，應配合部隊指揮官，提高士氣，團結軍心，增強戰力，支援進攻，撫輯流亡傷患，從事地方民運，這是軍隊求勝的必備條件，因此孫將軍極為重視軍中政治工作。他任新三十八師師長時，命副師長齊學啓兼任師政治部主任，孫克剛任副主任。在反攻緬甸時，他升任新一軍軍長時，命副師長葛南彬兼任軍政治部主任。當年參加軍隊的政工人員，都是投筆從戎的愛國智識青年，他們都有為國犧牲的無比熱情與堅決意志，發揮政治作戰的高度效果。

新一軍的士兵，大多數都是來自農村。中國一般農民，知識雖然落後，但對侵略中國的「日本鬼子」，卻是家喻戶曉，同仇敵愾。「日本鬼子是我們的仇人」，更為每一個士兵所能了解。特別是中國駐印軍，他們第一次在緬甸作戰損失了許多夥伴，這些夥伴的白骨猶在，碧血未乾。同時又是奇身異域，有家歸不得。這許多新仇舊恨，使大家都懷著悲壯的心情去作戰，因而愈戰愈勇。

孫立人將軍秉持著中國軍人一貫的「精忠報國」思想，教導官兵發揚中國軍人傳統的「義勇忠誠」的武德，來團結軍心，激勵士氣。他曾指示新三十八師政治部於三十二年「七七」抗戰紀念日，在印度雷多的卡圖，創辦「精忠報」，作為官兵的精神食糧。軍隊在海外戰地辦報，缺乏印刷機器，全部設備只有一個發電機、一個收音機、一架手搖油印機、和鋼筆、鋼版、紙張、油墨等必要文具，每天出版油印報一張，報導國內外重要新聞，駐印軍戰

訊，官兵忠勇作戰事蹟和戰地特寫鏡頭。編印完竣後，為爭取時間，經常交由空投糧彈的飛機投送，使在炮火下戰鬥的健兒，能夠獲知中外局勢的發展，和他們本身用血肉創造的光榮戰績。精忠報人員跟著軍隊前進，部隊打到那裡，報社跟到那裡，在反攻緬甸期間，搬過二十五次家，一共印行五百九十二期。暮鼓晨鐘，明耻教戰，使官兵們都能以殺敵報國為職志。

在緬甸叢山峻嶺裡作戰，官兵最感需要的是精神調劑。在戰地演唱平劇，比較方便，隨時隨地可以搭成露天劇場，粉墨登場。原屬新三十八師後歸新一軍的鷹揚劇團，擁有十二位國立歌劇學校從軍的平劇名角，表演精彩，最受人歡迎。每次演出，總是座無虛席，後來的只好站著觀看。開演通知還沒有發出去，消息便都知道。演唱時，即使遇著滂沱大雨，觀眾依然心神俱在，屹立不動，掌聲如雷。劇團也是隨著部隊前進，孟關、密支那、八莫、南坎、新維、臘戍，每一次攻佔勝利之後，劇團便有一次大規模的戰地勞軍演出。臨時搭成的劇場，有的竟在敵人的重砲射程以內，砲聲陣陣，鑼鼓喧天；英雄們走下戰場，進入劇場，看完戲後，走出劇場，又重上戰場，疲勞消除了，精神更加振奮起來。①

(二) 戰地傷病救護

戰地救護傷病官兵，是政工人員的一項重要工作。新一軍組織了一個傷兵服務隊，抽調各師政工人員，分頭派往各美軍醫院服務，協助改良伙食，分發犒賞，替傷病官兵寫信，擔任翻譯、讀報、解決困難、減輕痛苦。逢年過節，各師政治部組織慰問隊，攜帶各種慰勞物

品，到後方醫院裡去作臨床慰問。醫院附近如有華僑，他們一定要隨同去勞軍。晚間還常常舉行遊藝會，節目也以平劇為主，傷病官兵凡是經過醫官許可的，便可以去看戲，大家紮上繃帶，扶著拐棍，官兵高高興興坐在一起同樂。為著替負傷將士輸血，軍醫院舉辦「儲血銀行」，副師長兼政治部主任葛南彬將軍首先倡導，親自跑到醫院裡，輸了三百七十五CC血，於是輸血運動立刻展開了。有一個期間，每天都有大卡車載著自願輸血的官兵到醫院去，輸血過後，看護小姐親切的把一枚銀色十字紀念章，掛在輸血人的胸前。

孫將軍對於救護傷患官兵的工作，極為重視。凡是在前線負輕傷的官兵，直接由團部收容裹傷，用救護車運送到附近的野戰醫院，如果是重傷，一概以直升機後送。他要求在「救護傷兵第一」的原則下，飛機是隨要隨有，任何人都不敢耽誤。每次戰役下來，孫將軍都要親自去視察野戰醫院，慰問傷患袍澤，務使他們得到最好的醫藥治療，在病床前和官兵親切交談，給予他們精神上鼓勵，所以傷患官兵好得非常快。普通輕傷的，在半個月內，便可出院，重傷的大半也能在短期內治好。在八莫作戰的受傷官兵，到攻擊南坎時，已有二分之一重上前線。

素有叢林戰豐富經驗著稱的美軍麥里爾支隊，一九四四年三月進入北緬戰區，不到兩個月，還未正式參加對日作戰，只是在迂迴途中，與敵遭遇，傷病官兵就達七百名之多，佔其總兵力的百分之二十八。到進攻密支那時，史迪威將軍只好讓其他兩個營參加。攻下密支那後，傷亡及病患官兵人數又超過這兩個營的一半，戰鬥力完全喪失。參戰僅兩個半月，不得

不退出緬甸戰場，與新三十八師官兵的健康和戰力相比，實有天壤之別。②

(三) 興建緬甸華僑學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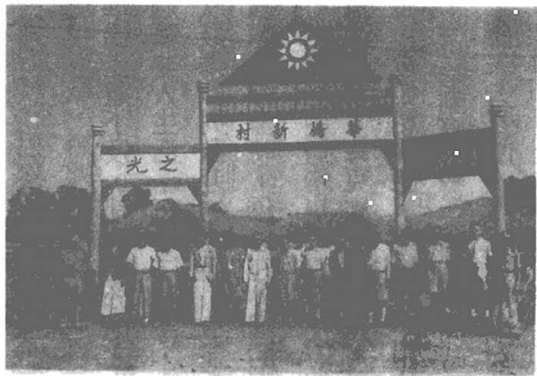
三十一年春，日軍大舉進攻緬甸，許多緬甸華僑走避不及，都喪生於砲火之下。日軍佔據緬甸之後，又教唆緬甸人仇視華僑，迫使僑胞過著非人生活。三十二年冬，中國駐印軍開始反攻緬甸，節節勝利，國軍所到之處，華僑歡欣鼓舞熱烈歡迎的場面，令在前線作戰的將士深為感動。孫將軍說：「我再一次深深體會到國家不強盛時，僑居在外國的同胞受到如何不平的待遇。」

孫將軍率軍在緬甸作戰時，對僑胞的愛護是無微不至，每克服一個城鎮，必定指示政工人員，進行宣慰僑胞的工作，並把軍中節餘的糧食，分發給僑胞，把軍中不用的降落傘送給僑胞，製作紅綠的衣服及被單，遇有傷患的僑胞，也可送到野戰醫院治療。同時又派出工兵，利用破鐵皮，斷木板之類舊材料，建蓋華僑新村，使失去家園的僑胞，先有安身之所，再扶持他們經營小本生意，販賣商品或製造手工業，讓他們能夠逐漸自謀生活。

孫將軍為使僑胞發揮團結互助的精神，特派政工人員輔導各地僑胞，組織華僑互助會，先後組成的有摩谷、孟拱、密支那、八莫、莫馬克、西保、眉苗、南坎、木姐、宣威、卡薩、臘戍等地，並輔導僑胞選出德高望重的僑領，出任正副會長及理監事，發揮統合力量，為僑胞服務，協助當地政府，進行戰後復建工作。

孫將軍特別重視華僑教育，緬甸僑胞過去數十年滲淡經營的僑校，現今已被戰火摧毀殆盡了，因此他又命政工人員在收復地區，創辦「華夏學校」，教育失學僑童。有一次，他對政工人員講話，特別提到僑教問題，他說：「華僑對於祖國具有崇高的熱愛，其所以不能充分表達，是由於他們所受本國教育不夠。因為僑胞身居異域，一切風俗習慣、文化教育，乃至政治思想，都完全和祖國脫離，世代相沿，後代子孫便會數典忘祖。特別是南洋一帶，在敵人箝制思想的奴化政策下，華僑教育更需積極改革。政府目前正在全力抗戰，事實上鞭長莫及。我政工人員必須負起責任，先為政府奠下將來發展華僑教育的基礎。同時，我軍這次出國遠征，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等大事，我們對於那些用血肉築成史迪威公路的英雄好漢們，一定要留一個永久的紀念。古語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我主張即以培育華僑子弟，來紀念這一戰爭中壯烈犧牲的萬千忠勇將士。」

緬北各光復區的華夏學校，便在孫將軍極力扶持下，紛紛的創立起來。③



新一軍收復緬北各大城市後，孫立人派出工兵，協助僑胞，利用破鐵皮，斷木板，建蓋華僑新村，使僑胞先有安身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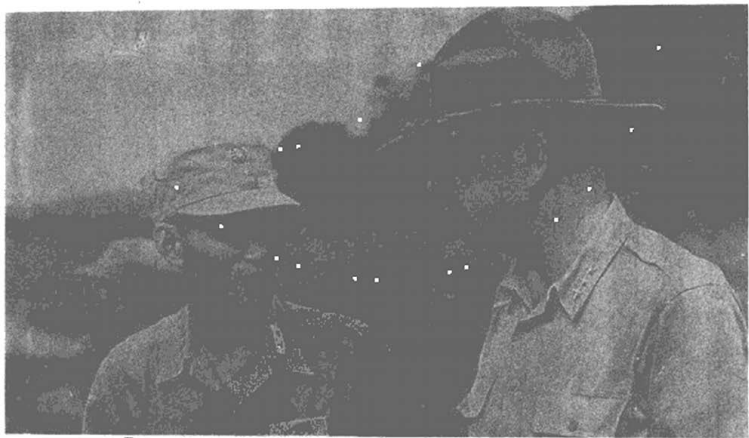
孟拱、密支那、八莫、南坎、新維、臘戍等地，先後成立了華夏學校二十餘所，八莫是規模最大的中學。初期建築的校舍，都是因陋就簡，以木板竹蓬搭蓋而成，課桌用長木板建成。各校學生最多的有三百人，最少的有九十人。課本由各校教師自行編定，送軍政治部核定，統一印發。南坎華夏小學編的國語課本，開宗明義第一課便是：「人，中國人。我是中國人，我愛中國！」學生年齡平均在九歲以下，能說一口流利的緬甸話或擺夷話，學起國語來非常困難，起初聽到教師用國語講課，還要他們跟著去讀，都覺得好笑，很費力的才慢慢把他們矯正過來。一旦把他們興趣激發起來，進步倒是很快。當地華文教師非常缺乏，孫將軍又下令遣派政工人員擔任僑校教師，後來改由從軍的知識青年中，挑選師範學校畢業學生接充。迨新一軍凱旋歸國，這些教師就乾脆留下來。其中有密支那華夏學校校長張漢璽，教師鄭濤，八莫華夏學校校長黃希文，卡薩華夏學校校長李傳華，孟拱華夏學校校長陳政軒，西保華夏學校校長胡爲民，援孟華夏學校校長張羽，莫馬克華夏學校校長王楚穆，仰光華夏中學校長孫文龍，教師葉魯、梅新民等，都是從國軍中下來，留在緬甸從事華僑教育工作。

④

孫將軍對於戰後僑胞的生計，念念不忘，他在密支那要班師回國之前，曾經對一位老華僑說：「你們現在吃的米麵，都是國軍節餘送來的，但我們不久就要回國了，你們將來怎樣的打算呢？」那些老華僑用很有把握的語氣安慰他說：「請軍長放心，我們過去一點產業，是憑著血汗掙得來的，現在雖然是完了，但是我們還可以拼著血汗再去恢復。」事後，軍政

治部副主任孫克剛又去問這位老華僑，他才嘆口氣說：「我也知道事情沒有那麼容易，但是，你看孫將軍，爲著憂勞國事，頭髮都累白了，我們怎能忍心再拿一切瑣事去麻煩他呢？」從這段對話可以看出孫將軍是多麼愛護和關心華僑，而華僑又是怎樣的愛戴孫將軍。

國軍在密支那時候機班師回國的時候，當地華僑發起免費餽送國軍購物運動，卻爲新一軍官兵所婉拒。孫將軍曾出來與華僑話別，他說：「你們的盛情，我們心領了。」同時提出三點希望：第一，他希望密支那、八莫、南坎、芒友以及臘戍一帶的僑胞，要對當地的陣亡將士公墓隨時留心保護，以慰忠烈於地下。第二，他希望僑胞對於草創的華夏學校，要盡力使其發展。第三，他希望僑胞發揚中國固有道德，



孫立人將軍與索爾頓將軍在緬甸戰場上

爲國家民族珍重努力。

在班師回國的時候，孫將軍立下一個心願，他每年要回到緬北一次，祭悼忠勇陣亡將士公墓和察看華夏學校的發展。

中國軍隊十萬抗日健兒，出國遠征印緬，與英美盟軍併肩作戰，痛殲頑敵，取得了最後勝利，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先後有二萬六千七百四十五名抗日將士，壯烈犧牲在異國他鄉，其中大多數陣亡官兵的忠骨，至今還長眠在緬甸的崇山密林之中，他們的忠骸雖然留在那片異域的土地上，但其驚天地泣鬼神的愛國犧牲精神和偉大英雄業績，將與山河並茂，日月同輝，永遠爲中華民族子孫所懷念！所景仰！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日，八莫全體華僑在僑領許太白先生率領下，向孫將軍致敬，獻錦旗一面，緬劍一把，並致頌詞曰：

古之孫武，中外頌揚；克密支那，救仁安羌；
奠勝利基，爲民族光；圖麟異域，躍馬扶桑；
非縱非擒，自服南荒；亦恩亦威，民皆悅氓；
天下與盟，大道康莊；拯我僑黎，復我國疆；
精弄巍巍，瑞麗泱泱；將軍英風，與國永強。⑤

註 釋：

- ① 孫克剛著《緬甸蕩寇誌》三十節《活躍印緬的政工》。
- ② 薛慶煜著《鷹揚國威》第三三一—三四二頁。
- ③ 台北中國時報連載《孫立人回憶錄》第十一章《緬甸華僑與新軍政工》。
- ④ 盧偉林撰《造福僑社、嘉惠僑胞》一文，載於《孫立人將軍永思錄》第二五〇—二五二頁。
- ⑤ 揭鈞撰《向印緬遠征軍烈士英雄致敬》一文，載於民國七十七年五月二日台灣中國時報二十
三版。

第十章 訪問歐洲戰場

一、歐洲盟軍統帥艾森豪邀訪

民國三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新一軍三十師攻克舊滇緬公路上的重鎮新維，當面的日本部隊已潰不成軍，臘戍指日可下，眼看緬甸戰事就要結束。

這時正是初春時分，天氣溫暖。戰後的新維城，雖然到處都是頽垣殘壁，不過由於日軍沒有強烈抵抗，城內尚存留有許多完整的民房，老百姓因為戰火早都跑光了，軍隊官兵分住在民房裡。在這一年多中，遠征印緬健兒，天天在那些沒有人跡的原始森林裡，馳騁於峰巒溝壑荊棘之中，冒著強烈砲火，在槍林彈雨中與頑強的日軍搏鬥，斬關奪寨，從來沒有好好休息過，現在打到國門，住進民家，倍覺溫暖舒適。新維四週高山聳立，南杜河橫貫其間，河山妖姣，景色秀麗，在轉戰萬里的將士心目中，展現出一片好風光，也給他們帶來勝利在望的美好遠景。

從新維南下臘戍只有三十二英里，新一軍攻克新維之後，迅即沿著公路和兩旁的山地，分開三路向前推進。三月五日晚間，各路大軍，勢如驟風暴雨，攻佔老臘戍、飛機場與火車

站，殘敵紛紛退入新臘戍陣地。當孫將軍陪同盟軍緬北戰區總指揮索爾登中將（Lt. Gen. Sulton）來到前線視察，退守新臘戍高地的敵軍，看到有幾輛吉普車在老臘戍街道上急馳，知道是盟軍高級將領前來巡視，砲彈紛紛落下。當時情況甚為驚險，所幸中美兩位高級將領平安無事，卻給緬甸戰事憑添了一段佳話。

孫立人軍長與索爾頓中將回到新維城軍部，兩個人坐下來，談論中國駐印軍完成緬北戰事之後，將來調回中國本土繼續對日作戰問題。

這時，盟軍在歐洲戰場作戰已近尾聲，德京柏林在美蘇夾擊中，指日可下，但亞洲與中國戰場仍陷於膠著狀態。西太平洋戰事，美軍逐島攻擊，雖節節勝利，但傷亡代價太大。這種痛苦經驗，使美國對攻打日本本土時可能遭遇到的頑強抵抗，極感憂慮。歐洲戰場是二次世界大戰中規模最大的新式戰爭，因此索爾頓中將建議，孫將軍最好先至歐洲戰場觀摩盟軍對德作戰的實況，以供來日在中國戰場對日軍作戰的參考。①

索爾頓中將此一建議，首先呈報美國陸軍部核准，再由艾森豪統帥備妥邀請函，送達華府，美國陸軍部正式行文，將艾帥邀請函於四月初送達緬北，由索爾頓中將轉交給孫立人將軍。孫將軍接到艾帥邀請函後，立即乘軍機飛往戰時首都重慶，向蔣委員長報告緬北作戰經過，同時將艾帥邀請赴歐洲戰場參觀的事提出來請示。委員長聞言大為不悅，指責孫立人不在戰事未結束之時，就活動出國遊玩。孫當即辯解說：「我從不認識艾帥，如何能去活動？」此時適值魏德邁將軍與索爾頓中將都在重慶開會，大家談到這件事，一致認為有此必要，同

向蔣委員長建議，這才獲得批准。

五月初，孫將軍由重慶經密支那回到八莫軍部，適值德國於五月八日正式向盟軍無條件投降。

孫將軍回到軍部之後，即將軍長職務交由副軍長賈幼慧代理，並將軍中重要事務作個交待。同時由緬北美軍總部安排赴歐參觀行程。一切辦理妥當之後，孫將軍便於五月十七日，由密支那乘專機啓程，英文秘書衣復得上校隨行。當日抵達印度加爾各答，停留兩日，稍事整理行裝。

註 釋：

- ① 衣復得口述：〈孫立人將軍參觀歐洲戰場記〉載於《孫立人將軍緬甸作戰實錄》第一九一頁——二二三頁，台北學生書局。

二、赴歐途中

五月二十日，由加爾各答乘美方軍用專機向西飛行，途中經過印度佛教聖地蓋亞（Gaya）及艾格拉（AGRA），至印度首都新德里（NEW DELHI）小停，繼續西飛，航行中飛機撞到飛

鳥，幸機件無損，傍晚時降落喀拉噠（KARACHI），換機續飛九小時，抵達伊朗著名的油田區艾巴登（ABADAN）。該地五月夜間溫度達到華氏一百二十度，下機之後，覺得熱氣噴人，勢不可擋。當由該地美空軍基地司令招待晚餐，吃西式牛排，室內有冷氣設備，始感涼爽。飯後，繼續航行七小時，飛抵埃及首府開羅（CAIRO），在北非最大的拜尼（PAYNE）機場降落，美軍派有官員在機場接待，乘車至賓館休息。

因為日夜飛行了二十幾個小時，乘坐軍用機，又無避音及其他旅行設備，甚感疲憊，頭暈耳鳴不已。二十一日留在開羅休息，並去拜會我國駐埃及公使許念智，由他導遊開羅市區、埃及金字塔、獅身人面像，及中英美三巨頭蔣主席、邱吉爾首相及羅斯福總統在開羅開會的會場米納賓館（MENA HOUSE），以及蔣主席伉儷駐節過的第一號賓館。米納賓館原是開羅最大一家旅館，座落尼羅河西岸十五公里，落日啣沙，風景奇絕。古老巍峨的金字塔，和冷峻威嚴的獅身人面像，就展現在眼前，而今米納賓館已和金字塔與獅身人面像同為歷史名勝了。

五月二十二日，清晨由開羅乘專機起飛，經希臘古都雅典（ATHENS）小停，下午六時，降落意大利名城拿不勒斯（NAPLES）。該地為英軍歐洲總指揮亞歷山大伯爵（Gen. Sir ALEXANDER，後曾任英國防大臣）的防地。亞歷山大伯爵前在緬任英緬軍總司令時，與孫將軍並肩作戰。他對孫將軍率師援救英緬軍第一師七千多名官兵出圍，並掩護英軍全部安全撤離緬甸戰場，至為感佩。這次他聽說孫將軍路過拿不勒斯，事先得派人到機場迎接，邀請孫將軍在義大利停留三天，順便看看他的部隊。但因訪問行程早已排定，不便更改，乃向他婉

謝。

五月二十二日，清早乘專機由拿不勒斯起飛，經過義京羅馬及法國名城馬賽（MARSEILLE），於下午五時抵達巴黎。下機後，艾帥已派官員在機場迎接，專車送孫將軍到艾帥在巴黎接待貴賓的瑞法爾旅館（HOTEL RAPHAEL）住下，並說明艾帥正在德國受降。

五月二十四日，孫將軍上午拜會我國駐法大使錢泰先生，相談歐洲局勢甚詳，下午錢大使導遊巴黎名勝。我國當時為四強之一，所到之處，都可看到國旗飄揚，這是中國人近百年來揚眉吐氣的時光。孫將軍以盟軍統帥貴賓的身份，蒞臨初光復的巴黎，更是精神煥發，受到美法人民的歡迎。晚間，錢大使設宴款待。

五月二十五日，衣復得上校到美軍各單位接洽，安排參觀歐洲戰場日程。晚間，孫將軍應邀參加美國高級軍官在旅邸舉行的盛宴，同席有美國勞軍團團員著名歌星葛瑞絲·摩爾（Grace Moore），她是法國戴高樂將軍邀來法國演唱歌劇的。大家相聚，飲酒跳舞，談笑甚歡。席間，葛姬對英俊瀟灑的孫將軍，至表好感。

五月二十六日，清晨，衣復得先到餐廳進餐，聽到一個女人聲音招換他：「衣上校！」他循聲看去，是葛瑞絲·摩爾小姐。衣復得走過去，葛姬正在一個餐桌上與四位友人早餐。她開口問道：「孫將軍怎麼沒來早餐？」衣上校答稱：「他在房間盥洗，一會兒就會下樓來用餐的。」葛姬說：「孫將軍是我的英雄（Gen. Sun is my hero），英俊瀟灑，我很愛慕他。今天晚餐以後，你和將軍務必請到我的房中，喝香檳，好嗎？」

晚上孫將軍與衣上校應約到她房間裡喝香檳。葛瑞絲說：「後天她要在巴黎上演歌劇，邀請他們去聽歌劇。」可是，後天孫將軍要去佛蘭克福見艾森豪統帥，葛姬知道無法挽留。當即約他們外出吃飯，飯後，開車出去逛巴黎夜市。花都正值新春，處處笙歌酣舞。葛瑞絲到一處酒店，就命開香檳為將軍乾杯，非常有風趣地縱談見聞，還起立邀孫將軍與同行男友們跳舞。這一晚，大家都在巴黎浪漫的氣氛中盡興而歸。

事後衣復得上校常談及此事。他說：「抗戰勝利後，他在紐約任聯合國參謀首長會議中國軍事代表團秘書時，曾在葛瑞絲為聯合國舉辦的演唱會後台，會晤葛瑞絲，葛姬帶笑告訴她的身邊友人說：「我很喜歡衣上校，但愛的卻是孫將軍。」

二年後，葛瑞絲又赴歐洲演劇，在從法國到瑞典的航行途中，飛機失事，不幸在比利時境內墜機喪生，遺骸運回到美國南部她的故鄉安葬。衣上校得知後，深感哀念。

五月二十七日午間，孫將軍偕衣上校乘坐一輛專供貴賓享用的禮車離開巴黎，經德國東部雷木斯（REIMS），此地係德國簽降地，稍事瀏覽一番後，於午後四時抵達艾帥總部所在地法蘭克福（FRANKFURT），當由盟軍統帥部派專人接待至城外風景優美的賓館住下。

孫將軍在走進旅館的時候，看到一位五十來歲的德國人，看樣子受過相當教育，衣服穿得也還整齊，卻正在撿地下的紙煙頭往嘴裡送。當他發現孫將軍在看他時，很不好意思苦笑了一下，孫將軍也還他一笑。當時孫將軍感到很驚奇，過去德國人很狂傲，民族自尊心極強，何以現今低下以至於此？可見德國戰後物資缺乏，人民生活窘困，因而使德國人竟喪失了自

尊心。

孫將軍在旅館接見美國星條報 (The Stars And Stripes) 記者柔尼 (Andy Rooney) 訪問時稱：盟軍聯合中國軍隊，同時登陸日本本土及中國沿海重要港口，可於半年內擊敗日本。以他與日軍作戰的經驗，他認為日軍士兵極為頑強，而部隊長的指揮作戰能力甚差。孫將軍又稱：擊敗日本之後，盟軍如有需要，中國可派軍佔領日本。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日星條報刊出這則新聞之後，極受歐洲盟軍官兵重視。因為德國投降後，盟軍官兵最關心的是對日戰爭的問題。

三、參觀德法比荷各國戰場

五月二十八日上午，前往歐洲盟軍總部拜會統帥艾森豪將軍。盟軍總部設於佛蘭克福之「法邦化學公司」(I. G. Farben) 內，該公司是德國化學工業的托辣斯，規模之大，在當時是舉世無匹。

孫將軍抵達盟軍總部時，艾帥親自出面接見，由盟軍總部各部門主管簡報歐洲作戰經過。當時在座的美方高級將領有艾帥的參謀長史密斯中將 (Lt. Gen. Walter Bedell Smith，戰後曾調任美駐蘇大使，續任美國副國務卿)，歐洲佔領區軍政府長官葛萊將軍 (Gen. Clay，

後任艾森豪總統軍事顧問），還有後來曾任美軍駐華顧問團團長的巴大維少將（Maj. Gen. David Barr，曾任美國裝甲學校校長）。艾森豪統帥與孫將軍進行了兩個多小時會談，他們談到中國部隊結束緬戰歸國後，應當如何扭轉中國國內戰場形勢的問題。艾帥還講述了盟軍聯合作戰時指揮統一的問題。因為當時美國政府已決定派兵在華南登陸，同中國軍隊並肩作戰，統一指揮就成爲一個面臨迫切急待解決的問題。艾帥說：「歷史證明聯合作戰存在很多困難，從前兩個國家協力對一個共同敵人作戰時，其中的一國和另一國是強弱懸殊的，一切均由強國支配。現在盟國作戰，爲求有效的合作，必須完全出自自發地相互謙讓配合。這次戰爭的史實，尤其是地中海與西北歐洲戰場所締造的輝煌成就，乃是這種自發合作的成果。」艾帥如此精闢的議論，給孫將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握別時，艾帥贈送孫將軍一把德軍將官佩劍，並合影紀念。①

孫將軍對於這次與艾帥會晤，事後曾作如下的記述：「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聯軍統帥艾森豪將軍，於一九四五年德國投降後，邀余參觀歐洲戰場。余應邀前往，晤之於德國佛蘭克福。時兵火甫息，戰跡猶存。艾帥於百忙之中，邀余暢談二小時，得觀摩之效，獲益良多，衷心感激。將軍受命於危疑震撼之秋，指揮龐雜疲憊之衆，而能三軍用命，迅奏膚功，必有其獨到之處。其人素養之深，有常人所不能及者。各國會師歐陸，難免時有齟齬，將軍輒抑其本國部屬，是以友軍相處，如蒙哥馬利之矜驕難予統帥者，也終能翕如。「師貴和」，此之謂乎？將軍老成深算，統顧全局，諾曼第登陸，一舉成功，直搗柏林。而歷屆戰役，凡



孫立人將軍與盟軍統帥艾森豪將軍歡談。



孫立人將軍與第二次大戰美國名將巴頓將軍攝於德國南部巴德托爾茲。

有建樹，輒歸功於當地將士，略無矜伐之意，胸懷坦蕩，廓然有容，以是萬眾歸心，樂於效命。「將兵難，將將尤難」，將軍有之矣。」

五月二十九日清晨，乘汽車出發，到達美十二方面軍（12th Army Group）司令部所在地威斯柏登（Wiesbaden），當時十一方面軍司令是後來出任美國三軍參謀總長的布來德雷將軍（Gen. Omar N. Bradley），他親自接待，主持會報，由美國十二方面軍高級幕僚，分別報告該軍情報，作戰以及補給業務，繼與各部負責人分別研討作戰實況。當晚即宿於威斯柏登，該地以溫泉著稱，風景秀麗，戰前是德國有名的休憩療養之地。

五月三十日，由威斯柏登乘車向東北行，沿途所看到的房屋倒塌，樹木殘折，幾無一塊完整的地方。微風吹來，空氣裡隱約還有人獸腐屍的臭味。途中看見一位德國老太太正在一座殘破房屋的門前台階上洗刷髒垢，孫將軍停下車來，走過去和她寒暄，問她家庭情形。她說：「她丈夫被炸死了，有三個兒子，都去從軍未回。」孫將軍問她：「妳的房屋被炸得如此破爛，如何能清洗乾淨？」她回答說：「我不斷的做，日復一日，總有一天會整理好的。」這句話就充分表現出日耳曼民族堅強不屈的奮鬥精神。

孫將軍抵達美國十五軍團（15th Army）司令部所在地巴德魯赫（Bad Nauheim），軍長葛柔少將（Maj. Gen. Leonard T. Gerow），是孫將軍在維吉尼亞軍校同學，招待極為親切殷勤，整天陪同參觀，在一起談天，在一起吃飯，晚間邀請孫將軍住在司令部裡。司令部原是一個大旅館，居住甚為方便。

五月三十一日上午，孫將軍與衣復得上校分乘葛柔軍長的聯絡專機，飛往德比交界安欽（Aachen）與柯恩（KOLN）一帶，低飛俯瞰德國齊格非國防線（Siegfried LINE），齊格非國防線與法國馬奇諾國防線齊名。專機飛得很低，地面看得很清楚。法國的馬奇諾防線構築在地下，只能看到地面的通氣管。德國的齊格非防線構築在地面上，建造了無數防阻坦克的縱深堡壘。順著萊茵河（Rhein River）的西岸，四道堡壘防線，蜿蜒在起伏的山丘上，雄偉態勢猶存，惟各項工事已給盟機炸得很徹底，沒有一處可以再能使用。專機沿萊茵河低空飛行兩小時，所看到的幾十個橋樑，都被炸毀了，沒有一座完整的。同時看到萊茵河水清如鏡，碧波蕩漾，兩岸河堤整齊，風景如畫，樹木都是按照規劃，分類種植，比起法國的塞納河、馬恩河的河水混濁，有天壤之別。足證德國平時對於水上保持及環境維護工作做得很好。

繼而換機北飛，至柏恩施維格（Braunschweig）美第九軍團（9th Army）司令部，軍長是辛浦遜中將（Lt. Gen. William H. Simpson），軍參謀長是穆爾少將（Maj. Gen. Moore），在這裡很巧遇到新二十八師前美軍第一任總聯絡官布拉克上校（Col. Black），他是美國西點軍校畢業生，因在緬甸翻車受傷，回國療養，傷癒後，調至第九軍團司令部服務。他與孫將軍是在戰地共處過的生死朋友，異地相逢，備感親切。他殷勤招待，非常週到。

那時歐戰結束還不到一個月，柏恩施維格成爲美軍集散之地，歐洲戰場美軍大部先在這裡集中，一部遣返美國退伍，一部調往太平洋戰區繼續作戰。當時在第九軍團管轄下的部隊，

達九十萬人之多。因部隊人數太多，而且都在移動之中，孫將軍便沒有去看他們的步兵部隊。在軍部會談後，到柏恩施維格南邊的伍爾佛恩伯特 (Wolf Enlutei)，去看在法國作戰最有名的第二裝甲師，師長是懷特少將 (Gen. White)，戰後曾任美國裝甲兵學校校長，及在韓戰時任美軍軍團司令，因他對孫將軍早已聞名，特地把一個師的裝甲部隊都擺出來，請孫將軍校閱。先是逐排看他那整齊雄偉的裝甲隊伍，繼舉行閱兵式，用一個裝甲兵團分行進，並由他師部高級幕僚陪同校閱，場面非常雄壯。當晚就在那裡一個小村住宿，四周環境幽雅。

六月一日上午，驅車到達艾爾瑞契 (Eirich)，這裡是美軍第五裝甲師前進指揮所，指揮官是安德生上校 (Col. Anderson)，他們是佔領德國製造V1, V2飛彈工廠的最先部隊。德國製造V1及V2飛彈的魯德海森 (Nordhausen) 大兵工廠，完全在山洞裡。山洞是從岩石中挖出來的，高有三十幾尺，面積有好幾英畝，空氣乾爽，地面舖有鐵道，製好的飛彈完全用火車運送。堆積在裡面的V2飛彈有二十幾尺高，直徑有七八尺長，在裡面堆積的很多，都是一個一個直立排列著。出入口有很好的偽裝網，盟軍雖曾派機轟炸多次，但都沒有炸到要害。

下午驅車東南行，到美國第七集團軍 (7th Corps) 司令部所在地賴普滋格 (Leipzig)，當時的第七集團軍軍長就是後來出任美國陸軍參謀長柯林斯將軍 (Maj. Gen. J. Loaton Collins)，他的參謀長是後來調任美國陸軍部第二廳廳長EJ垂忒 (Brig. Gen. Puttridge)。當天末看部隊，柯林斯將軍邀請孫將軍同進晚餐，飯後談了一陣，住了一宵。

六月二日上午，驅車至桑敦赫森（Sandhausen）看第七集團軍的砲兵團，都是口徑最大的砲。看畢，繼續南下，到達厄爾南根（Erhagen），這裡是美國第三集團軍（3th Corps）後方司令部所在地，軍長是聞名於世的巴頓將軍（Gen. George S. Patton, Jr.），他本人正在前方視察部隊，由其派員招待，夜宿於此。

第二集團軍前方司令部，設在阿爾卑斯山下的一個小村莊，名叫柏德陶爾滋（Bad Tolz）。巴頓將軍的大本營，設在過去納粹黨青年營的四方形大樓上。孫將軍乘汽車沿著德國國道急馳，行至離開第三集團軍軍部二十英里的一條交叉路口，巴頓將軍早派有四輛摩托車前來迎接，在前開道護行。到達軍部，第二集團軍參謀長曼道格斯（Brig. Gen Maddox）率領儀隊一連，在營門前歡迎，檢閱儀隊畢，走上軍部的四方大樓，就看到巴頓將軍。孫將軍與他握手寒暄後，巴頓將軍就叫他的衛士，從他的辦公桌上，取過來一支手槍，指給孫將軍看，手槍上每邊鑲著四顆星，還有他身上穿的軍服肩領上配戴有二十顆星。他說他爲了這次從三星中將升到四星上將，所買的金星一共就有一百二十八顆。孫將軍聽到他榮升上將，當即向他敬禮祝賀，他握著孫將軍的手，哈哈大笑。其豪邁爽快，誠如外間所傳聞。同席進餐，更是妙語如珠，風趣橫生。他認爲蘇聯蠻橫不講理，與其等待來日和他打仗，不如乘現在勝利餘威，將它同時和德國納粹一齊解決，以免遺禍後代。他說：「只要給我充足的汽油，我便可率領我的裝甲部隊，一直開到莫斯科去。」孫將軍聽他說出如此豪語，不禁引爲知音。飯後，巴頓將軍親自陪同孫將軍到司令部附近看德國俘虜做工，巴頓將軍看到德俘有不向他敬

禮的，他就大罵他們，聲色俱厲。

回來時，他邀孫將軍在他的吉普指揮車前合照，很高興的指著指揮車說：「它就是我代步的鐵馬（Iron Horse）。」握別時，巴頓將軍把他作戰時所獲的戰利品，德國十字勳章一枚，手槍一把，及曲射步槍（槍管彎的，能曲射消滅死角）一支，贈送給孫將軍作為紀念。孫將軍返國後，也回贈送他一把日本武士刀。

在這裡遇到戰時美駐華大使赫爾利義子，當時他還是個上尉，招待孫將軍非常殷勤。夜宿山間柏樹林裡的招待所，環境非常幽美。夜間風吹柏樹之聲，濤濤不絕，遙望阿爾卑斯山上的白雪皚皚，連日風塵，為之一淨。

六月四日上午到凱尼奔仁（Kanebenren）美第三十六師司令部，看到師長德爾奎斯特少將（Maj. Gen. John. E. Dahlquist）及師參謀長史塔克（Brig. Gen. Stock），繼至野外看該師戰鬥演習。今天天氣晴朗，風和日麗。他們演習過程頗切實際戰場需要，毫無花招與作秀把戲，這才能得到真的訓練效果。演習完畢，即在樹林裡午餐，別有一番風味。

下午驅車到海格斯堡（Augsburg），美國第七軍團（7th Army）司令部所在地，軍團司令是海斯立普少將（Maj. Gen. Haislip），在那裡，機場上擺滿了廢棄的德國製的噴射機，這是孫將軍首次看到的，他詢問德國工程師製造噴射機的過程時，他們表示很願意到中國工作，並把他們的通訊地址寫給孫將軍。

六月五日飛回艾帥總部所在地法蘭克福。六月六日在法蘭克福休息一天。

六月七日清晨，由法蘭克福驅車南下到海德堡 (Heidelberg)，美國第八方面軍 (8th Army Group) 司令部設在那裡一座小山上，風景很美。方面軍司令是戴伍斯將軍 (Gen. Jacob L. Devers)，參謀長巴爾少將 (Maj. Gen. Barr)，主管作戰的第二處處長任克斯 (Gen. Jenkins)，韓戰時曾任美軍第十集團軍軍長。

海德堡是德國文化古城，海德堡大學有五百多年歷史，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學之一。該城戰時受盟軍破壞最輕，孫將軍久聞此一文化城，順便一覽德國此一古都，參觀德國古老學府的文化風貌，並在那裡住了一夜。

六月八日清晨乘專機，飛往德國瑞士交界處林大 (Lindau)，去看法國第一集團軍 (1st French Army)。飛至德瑞邊界，駕駛員不熟習機場位置，找不到林大在甚麼地方。還靠衣復得秘書從旁領航，先發現到包丹西 (Badensee) 湖，再從地圖上看出林大是在湖的東南端，這才找到林大機場所在位置，安全降落。下機後，孫將軍對衣復得秘書說：「這位駕駛連機場都找不到，還不如把他打發回去，我們回去另外再坐別的飛機。」於是便請這位駕駛員先飛回去了。

到達法國第一集團軍軍部，由軍長塔西尼上將 (Gen. Tassinari) 親自接待，陪同檢閱法軍第四山地師 (4th Mountain Division) 裝備。法軍第四山地師是法國特種部隊之一，配備有大量裝甲車輛，戰力強大。林大是歐洲有名的風景區，世人前往遊覽療養的很多。繼到德國與奧地利交界處海斯丁 (Hesdin) 看法國的戰車部隊。當晚便在那裡夜宿，備受熱烈

款待。

六月九日上午，看完法軍第五裝甲師部隊後，當天下午即乘車回法蘭克福。車在高速公路上行駛時，孫將軍起先還在打盹，漸漸覺得車行太快，他睜眼一看，速度表的指針已到了二百三十英里！他立即要司機開慢一點，司機回答說：「我替我們軍長開車，他不准我開低於一百二十哩，否則就要把我開除，而且假如我開得太慢，我就容易打瞌睡。」孫將軍告訴司機說：「我不習慣開快車，請你還是開慢一點好。」他放慢速度後，不久又漸漸開快起來，孫將軍只好不時提醒他，要他減速，可是一路上車速仍然保持在每小時一百英里以上。晚上十點半到達法蘭克福，司機看了看車輪後，對衣秘書說：「兩個後車輪胎都已經磨光了，不堪再用，否則，極可能有爆裂的危險，希望你們給我換兩個新的。」幸好這部車是美製卡迪來克 (Cadillac)，一路沒有出事，安全到達。衣秘書即向美軍交涉，替他的車換了新胎，讓他安返原部。

六月十日，在法蘭克福休息一天，午間應美軍佔領德國地區軍政府長官葛萊將軍 (Gen. Clay) 在其城外司令部設宴招待，談到美軍軍政府對於佔領德國地區所進行的各項民事行政工作。

這一天，巧逢艾帥招待蘇聯柴可夫元帥，在法蘭克福舉行大規模閱兵典禮，並頒授勳章。參加這次閱兵的軍機，就有一千三百架，其中包括各種各式的戰鬥機與輕重轟炸機。當天孫將軍住在郊外一個賓館裡，看到飛翔蔽日的機群，蔚為壯觀。孫將軍認為這是艾帥有意給蘇

聯一個暗示，美國擁有強大的軍事戰力，使其不要作非份之圖。

六月十一日，乘專機飛往拜德歐海森（Bad Oeynhausen），英國第二十一方面軍（21st Army Group）司令部所在地，與蒙哥馬利元帥（Gen. Montgomery）及其高級幕僚在一起餐敘。談到德軍於五月四日向蒙哥馬利元帥投降情形，大家興緻高昂。

六月十二日，專機飛到荷蘭境內的艾帕道恩（Apeldoorn），那裡是加拿大第一方面軍（1st Army Group）司令部所在地，小城湖邊，風景絕好。軍長是克瑞拉將軍（Lt. Gen. H. D. G. Crerar），戰後曾任加拿大參謀總長。孫將軍由克瑞拉軍長及高級官員陪同，先看加軍俘虜德軍的各式各樣的武器，費了兩個多小時才看完。繼看加拿大第一方面軍所屬的第二師，師長是傅克斯中將（Lt. Gen. Foukes），戰後他也曾做過加拿大參謀總長，並曾出任加拿大駐北大西洋聯盟的代表。克瑞拉軍長以上賓之禮招待孫將軍，晚宴席上，還有軍樂隊在一旁演奏，禮儀極為隆重，並招待孫將軍在希特勒用過的專車上住宿。這節火車廂長三十公尺，設備堂皇舒適，有客房、浴室、餐廳，是荷蘭的一位有錢商人，專門設計做好後，送給希特勒作為私人專車。戰後這節火車停放在湖濱，用來招待貴賓。貴賓簿上寫滿了要人的簽名，其中有英皇及邱吉爾首相等人。這輛專車招待貴賓（Very Important Person），縮寫為V.I.P.，因而克瑞拉將軍給這輛希特勒的專車，起了個綽號叫「毒蛇窟」（VIPER DEN），就是在VIP後加上I.P.，成為VIPER DEN，意含雙關。孫將軍就在「毒蛇窟」住了一夜，衣復得秘書分住在荷蘭一個貴族的公館裡。自是之後，孫將軍與克瑞拉軍長成了很好的朋友，書信

往還不斷。

六月十三日，由荷蘭乘車，經比利時首都布魯賽爾，回到法京巴黎。沿途二百多英里，道旁砲彈堆積如山，綿延不斷。巴黎城外跑馬廳擺放的裝甲車簡直看不到邊，有一個地方擺放的輪胎有六十多萬個，足見盟軍輜重之充足。

六月十四、十五兩日，在巴黎近郊觀摩美軍後方的補給機構，美軍後勤補給司令是李約翰 (Maj. Gen. John C. H. Lee)。孫將軍和他的各級幕僚詳細研討美軍補給機構的組織及補給程序，並參觀各種武器彈藥倉庫。美軍後勤機構的完善，物資的充足，補給的順暢，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獲勝的因素之一，這是不容爭辯的事實。

六月十六日，乘軍機飛行一小時，到達奧塞瑞 (AUXERRE)，這裡是美軍十二傘兵師所在地，師長是查登少將 (Maj. Gen. Chandan)，他陪同孫將軍看傘兵降落表演，空投大砲及砲彈，並在那裡第一次看到五七及七五無後座力戰車防禦砲，還舉行了滑翔機表演。查登師長當場邀請秘書乘滑翔機試飛一次。衣上校愉快的踏入滑翔機內，被一架母機拖曳升空，美軍一位中校陪他坐在這架搖擺的機艙內，飛行一段空程，然後脫鉤滑飄，冉冉下降，落在指定的草地上。衣上校表示，這次親身體驗，並不舒服，他在空中滑翔時，差點嘔吐出來。

六月十七日，乘專機由巴黎飛往倫敦，途經卡堡半島 (Cherbourg Peninsula)，空中鳥瞰盟軍在諾曼第登陸的遺跡。盟軍登陸諾曼第，是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距孫將軍臨空觀看時，剛過一年多，因登陸地區地雷及未爆彈尚未清除完畢，不便在陸上參觀，只能從空

中視察。沿海工事被破壞的情形，仍歷歷在目，港口被炸壞的船艦，還有許多漂浮在海面上，想見當時戰鬥的慘烈。

英國參謀總長布魯克上將獲悉孫將軍正在歐洲訪問，特電邀他前往倫敦，接受英王頒授的第二座「英帝國司令勳章」，美國參謀總長馬歇爾也來電邀請訪美，孫將軍經以電報告政府，順道前往，遂於當日飛抵倫敦。

註 釋：

- ① 衣復得博士於四十二年春口述（孫立人將軍訪問歐洲戰場經過），經著者記錄整理。

四、參觀英美軍事學校

六月十八日，在倫敦拜會我國駐英大使顧維鈞先生。下午訪問英國陸軍部，由英國參謀總長布魯克將軍（Gen. Sir. Alan Francis Brooke）親自接待，並在他的辦公室內舉行授勳典禮。由他代表英皇授予孫將軍英帝國司令勳章（Commander of British Empire，簡稱C.B.E.），以答謝新一軍在緬北孟拱之役，援救英軍第二十六師七十七旅的卓越戰功。這是孫將軍第二次接受英國的授勳，在旁觀禮的有英國首相邱吉爾的軍事顧問伊斯梅上將（Gen. Sir Hastings Lionel Ismay，後來他曾任北大西洋聯盟秘書長）和英國陸軍訓練司令麥斯頓將軍

(Lt. Gen. Maidstone)。典禮之後，還設盛宴慶賀。

六月十九日上午，前往坎貝里 (Canberley)，參觀英國參謀大學，下午轉往沙豪斯特 (Sandhurst) 參觀英國皇家軍校。

六月二十日，前往格林維治 (Greenwich) 參觀英國皇家海軍學校。

六月二十一日，前往克瑞瓦 (Crewan) 參觀英國皇家空軍學校。

當晚，中央社駐倫敦特派員樂恕人約請孫將軍和衣復得上校在一家中國飯店晚餐，爲他們洗塵。三十三年緬戰時，樂恕人曾任戰地記者，隨新一軍行動，與孫將軍相處甚熟，現在倫敦重聚，談笑甚歡。孫將軍一見到樂恕人便問：「聽說你要同一位英國小姐結婚？」樂恕人被他突然一問怔住了，遲疑一下回答說：「還在考慮呢！」席間，孫將軍便勸他打消這個念頭，列舉出許多理由和事實，說明中西通婚的不適合。●孫將軍一向待人誠懇爽直，絕不虛假應付。樂恕人聽了他的話，雖終生未娶，不但不怪怨他，而且還在人前稱道孫將軍對他的愛護。

六月二十二日，遊覽倫敦名勝。晚間，顧維鈞大使設宴招待，暢談中英關係，甚歡。

六月二十三日，孫將軍又應美國參謀總長馬歇爾的邀請，專機離開倫敦，途經蘇格蘭、冰島、芬蘭，當天抵達紐約。

六月二十四日，飛往華盛頓，拜會我國駐美大使魏道明先生，魏大使分析美國政局及中美軍事合作的前景。

從六月二十四日至七月二日，均停留在華盛頓，曾分別拜會美國參謀總長馬歇爾上將 (Gen. George C. Marshall)、副參謀總長韓定將軍 (Gen. Thomas T. Handy) 及索穆維爾少將 (Maj. Gen. Somervell)，藉以瞭解美國參謀本部對日作戰的策略及計畫與作業，並收集有關美軍後勤、訓練、及盟軍接收佔領區多項的資料，均交由我國駐美武官彙整呈報。

六月二十九日，乘汽車至貝魯堡 (Fort Belvoir)，參觀美國工兵學校，聽取校長簡述學校組織，教育訓練情況。

七月二日，乘軍機飛行三小時，抵達肯塔基州諾克斯堡，參觀美國裝甲兵學校，及坦克車的實彈射擊，學校對學員生的教育著重原理與指揮，對部隊訓練則偏重實用。

七月四日，續飛至班寧堡 (Fort Benning) 參觀美國步兵學校及附近的傘兵訓練中心，由步校示範部隊表演各種操練。

七月八日返回華盛頓，應美國參謀總長馬歇爾將軍邀請，參觀華盛頓地區及紐約附近的軍事基地及設施。

七月中旬，在紐約住了四天後，搭機經英屬百慕達 (Bermuda)，回到法國巴黎，停留兩天，啓程返國。途經葡萄牙屬地艾柔瑞斯 (AZORES)，換機續飛，路過義大利、希臘、開羅，原路回到印度加爾各答。在加爾各答住了兩天，於七月底飛往八莫。那時新一軍已奉命調回國內。孫將軍在八莫住了兩天，即飛回昆明。令衣復得秘書留在八莫，照顧待機運送回國的傷患官兵。

註釋：

① 薛慶煌著《鷹揚國威》，第二六二—二六三頁，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五、訪問報告

孫將軍於八月三日飛抵廣西南寧指揮所。這時新一軍正奉令擔任雷州半島的攻擊任務，不久日軍投降，又奉命率軍至廣州受降，直到受降任務完成，孫將軍才於十一月九日搭機飛往戰時首都重慶。十日上午十時到上清寺官邸晉謁蔣委員長，報告參觀歐洲戰場的情形及遲未述職的緣由。蔣委員長對於孫立人自行赴英美參觀，表示不太高興，問孫：「誰叫你去的？」孫立人回答說：「報告委員長，能夠一看他們的參謀本部，幕後策劃及廟堂勝算的究竟，這是我們駐外武官得不到的資料，機會難得，故大膽應允英美的邀請，同時有電向鈞座請示。」蔣聽後就未再說甚麼。

這時孫立人遂將他在歐美考察以及與各國軍政首長交談心得，事先撰擬一份書面報告，當面呈給蔣委員長。報告主要内容指出：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國際有兩大發展，一為蘇聯共產黨的勢力之膨脹，一為蘇聯與英美的對峙。他在報告中說：德國和日本崩潰之後，蘇聯急遽地控制整個東歐，同時在亞洲亦將控制朝鮮北部和我國東北，威脅鄰國安全，值得今後注

意防範。

他對戰後英、美、法等國的關係亦有詳盡的分析。他認為英國人自知實力單薄，無法單獨與蘇聯的擴張政策抗衡，勢必與美國聯合共同抗俄。他指出法國雖在外交上與蘇聯友善，但戰後在經濟方面，須仰賴英美援助。法國朝野人士並無復興大志，國家並無建軍計畫，目前國內最嚴重的問題，為經濟困難，糧食不足，將來須靠美國來維持國防。他認為戰後美國將成為世界強國，對世界和平具有最大影響力。美國人民對蘇聯態度，可分為三種。一些人主張容忍，認為蘇聯實力充沛，未可輕與挑戰；一些人主張讓給蘇聯一些權益。因蘇聯在這次大戰中犧牲甚大，應略事補償；另一些美國人，見到蘇聯野心勃勃，得寸進尺，所以主張乘其準備未充分以前，一舉予以殲滅，以免貽患無窮。他復指出，美國人民生活舒適，經過數載兵戈，大多數人甚為厭戰，要用武力解決蘇聯，政府必須要花很長的時間，開導人民，才能形成社會輿論，獲得人民的支持。

關於中國應如何應付未來世界的發展，孫將軍在報告中提出明確的建議：

總之，蘇聯如欲遂行世界革命，勢必與英美發生正面衝突，因為英國在歐洲必須維持其固有之權利與地位，而美國在遠東，亦必須盡其維持和平之職責。就職觀察所及，美國朝野似皆欲協助我國，使其成為遠東和平之柱石。蓋如此，一則可以監視日本，一則可以防制蘇聯。惟我國目前尚缺乏強有力的組織與整個建國計畫。故美國雖欲衷心助我，

而苦於無從著手。爲今之計，似宜提出整個建國及建軍方案，以與美國洽商，庶可按部就班逐一實現。^①

孫將軍在重慶公幹畢，於三十四年十一月中旬，飛回廣州，曾接受中央社記者專訪，就他訪問歐洲戰場的觀感，扼要提出兩點：第一，他覺得戰時英美盟邦人民，充滿了緊張熱烈的工作情緒，老弱婦孺都在全體動員，參加戰時生產工作，真正做到了全面作戰和全民作戰的境界。他參觀過一個英國營房，只有十幾個女工，辦理幾千官兵的伙食，清潔整齊，有條不紊。一個英國中將告訴他說：他的全家連六十五歲的老母在內，一齊都參加了戰時的工作，由此可以看出盟國勝利不是僥倖得來的。第二，德國戰敗後，雖然是滿目瘡痍，但由於其民族性的強毅，和民族意識的堅定，故能忍受一切，團結不亂，社會秩序十分良好；惟盟國對德管制極嚴，政治區域各自分離，形成無政府狀態。限制人民自由行動，教育幾陷於停頓，工業毀滅，交通破壞，五十年內恐無東山再起希望。^②

註 釋：

① 揭鈞著《小兵之父》，第一二五——一二七頁。

② 中央社特稿《孫立人將軍訪問歐洲戰場》一文，載於三十四年十一月廣州各報。

第十一章 廣州受降

一、凱旋返國準備反攻

民國三十四年四月，新一軍反攻緬甸任務完成後，奉命分別由空運、車運或徒步返國，先後由臘戍、密支那啟程，途經曲靖、陸良轉運，向廣西南寧集中，歸第二方面軍指揮序列，接受張發奎將軍指揮，準備反攻雷州半島，迅速打通海口，接應美軍陸戰隊登陸。孫立人軍長於八月二日自密支那飛到南寧，他瞥見張發奎司令長官，會商作戰計畫，決定新一軍在九月底光復廣州灣，十二月底前光復廣州。

爲了集中軍的主力能同時作戰，有利爾後的戰鬥任務，孫立人軍長於八月三日在南寧軍司令部，下令新三十八師在八月十日向玉林集中，新三十師向貴縣附近集中，五十師於八月六日開始沿貴縣向興業地區集中。

新三十八師行軍所經地區，沿途大小橋樑，不是早經破壞，即被洪水沖斷，通過大小河川多須徒涉。全師官兵不顧艱難險阻，克服惡劣的天候與地形，依限在玉林集中完畢。

這時新三十師尚在黔桂交界，沿著百邕公路行軍，向南寧前進中。時逢秋夏之交，傾盆

大雨，連綿兼旬。復以內陸地勢低窪，河川壅塞，人馬難以通行。有時補給不足，一日不得一餐。然全師官兵以任務艱鉅，忍饑涉水前進。

軍直屬部隊及五十師行軍途中，也嚴重受阻，官兵排除一切困難，向興業行進。

孫軍長一面呈請第二方面軍司令部，轉飭各縣組織民工搶修道路，一面令新三十八師作好各項備戰準備。八月十三日離開玉林向陸川廉江方面進發。

八月十五日一切作戰準備就緒，部隊冒雨兼程向石角推進，準備向雷州灣實施攻擊。當晚就地紮營，忽得軍部通信營傳來消息，日本政府接受同盟國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了。

① 日寇投降消息證實後，官兵振奮若狂，雖處身敵我對峙的最前線，指揮官仍令第二線部隊，以連為單位，用步機槍，各對空射擊若干發，並以曳光彈及信號彈同時對空射擊，在空中劃出一個V字形光環，慶祝抗戰最後勝利。射擊前，並派員向附近村民傳告勝利消息。於是在統一指揮下，槍聲大作，黑夜紅綠彈頭，凌空飛曳，交織成華麗耀眼的夜景。附近村莊老百姓紛紛走出家門，軍民歡呼聲，響徹四野，通宵達旦。

註釋：

① 《孫立人回憶錄》第三二二—三二五節，中國時報。

一一、廣州接受日軍投降

日本正式宣告投降，新一軍奉命停止攻擊雷州灣任務，轉往廣州受降。爲了迅速光復廣州，接受華南日軍投降，孫立人軍長令新三十八師於八月底前在梧州集結完畢，船運廣州。部隊到達梧州，因船舶奇缺，不得不在梧州停留數日，於九月三日才分批沿西江，經高要三水，船運廣州。九月六日趕抵廣州，七日開進廣州市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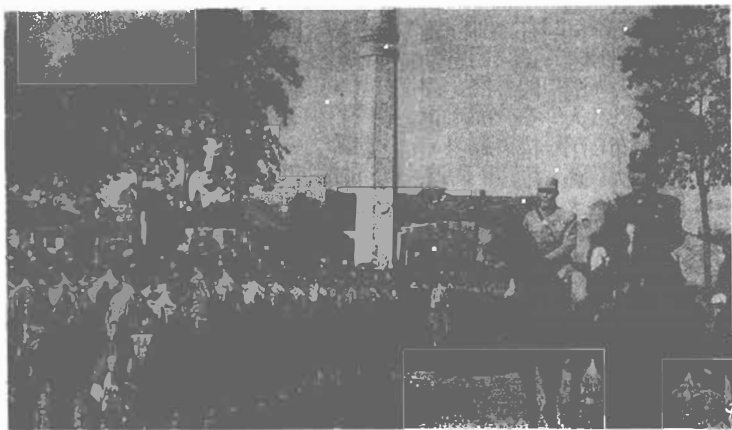
進入廣州市區的部隊以連爲單位，由王東籬團長騎著一匹雄壯的駿馬領隊，前面是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開導，官兵一律穿黃呢軍服及皮鞋，打呢綁腿，通過大街小巷，號兵吹奏「進行曲」，隊伍齊步前進，步伐整齊，嚓嚓的皮鞋聲，嘹亮的歌聲，帶給廣州同胞無比的歡欣與振奮。沿街兩旁佇立擁擠的人潮，有的舞動國旗，高聲吶喊，歡迎國軍勝利凱旋。有的商店燃放爆竹，敲鑼打鼓，織成一幅歡迎王師自然流露的萬眾歡慶圖。

日軍宣告投降後，我軍尚未到達廣州之前，在這段空檔期間，原在廣州外圍活動的別動隊，和其他雜牌部隊，各自假冒各種名義，趁機伺隙潛入市區，不肖份子更明目張膽封存日軍倉庫物資，敲詐勒索搶劫，因此人心危懼，全市陷入恐怖狀態。孫軍長率新一軍進駐廣州後，立即派特務營佔領沙面，設立軍指揮部。令新三十八師接防廣州市區各重要據點後，即以霹靂手段，迅速安定市內混亂狀態。飭令各雜亂部隊及偽軍一律迅速離開市區，並嚴厲責

成各主管管制其官兵，不得藉機作危害人民擾亂治安的不法活動，同時剋令全市二萬餘日軍，於九月十六日全部解除武裝後，即離開市區，送往珠江南營集中管理。自此之後，新三十八師以嚴厲的軍紀，執行全部警備，廣州市區始日趨安定。

孫軍長同時命新三十八師佈防東莞及石龍一帶，擔任廣九鐵路沿線及以西地區的受降任務。五十師急趨香港、九龍，並予佔領。各部隊於接防後，即相繼解除各地區日軍的全部武裝，自九月十四日至十一月十一日，全部順利接防完畢。日軍雖然戰敗，但他們守紀律、守秩序，遵照命令實施，日本軍的守法及服從精神，雖在戰敗混亂之中，仍井然有序。

新一軍各部隊在接防時，一併接收該地區的倉庫、廠房及其散存的一切日偽物



民國三十四年國慶，孫立人將軍與張發奎將軍並轡閱兵。

資，當將日方呈交的所有物資及清單，完全封存，嚴密看管，以待政府派員前來接收。十月二十七日起，軍政部派來監交委員會開始分別清點接收，至十二月十三日，全部按日方原始清冊逐一點交清楚，如此可以遏止發「接收財」，中飽私囊，新一軍的清白，受到廣東人民一致的好評。^①

民國三十四年九月十六日，舉行受降儀式，地點在廣州市中心的中山堂。儀式由第二方面軍長官張發奎上將主持，參與觀禮的軍政高級首長，有廣東省主席羅卓英將軍、廣州市市長陳策。新一軍軍長孫立人、第十三軍軍長石覺及第五十四軍軍長闕漢騫等高級將領。日方投降代表為「南支派遣軍」司令田中久一。田中由我新三十八師營長鍾山少校引導，自珠江南日軍集中營乘車抵達中山堂，就位後，向張發奎上將鞠躬致敬，然後在降書上簽字，簽字完畢，即將其佩劍解下，雙手捧獻給張發奎上將輸誠，然後鞠躬而退，再由典禮官鍾山營長領導，黯然離開會場，儀式歷時約十五分鐘。這是我中華民族最光榮偉大的歷史時刻，全國軍民八年艱苦浴血抗戰，終於得到最後的勝利，而倭寇日本，也嚐到了侵略者應得的苦果。

^② 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十日，國民政府蔣主席以新一軍完成「反攻緬甸」及「打通中印公路」之重大任務，特頒發新一軍及新三十八師榮譽虎旗各一面，由廣州行營主任張發奎將軍代為頒授，同時曾對駐印軍頒佈嘉獎令，其文曰：「中國駐印軍，在緬北之種種成就，使我中華民衆對其遠征將士，深感殊榮。在世人之心目中，爾等實為我中華民國一真正而英勇之徵象

也。」這是孫立人將軍和他率領的新一軍官兵，以無數生命和血汗爭來的最高榮譽。

第二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將軍率領的廣東軍，抗戰時被稱爲鐵軍，勇敢善戰，屢挫日軍。抗戰勝利初，第二方面軍司令長官部移駐廣州，令新一軍派一連官兵擔任長官部警衛。一天深夜，長官部有位處長外出歸來，說不出當天口令爲何，守衛士兵不許其入營。事後張發奎將軍聞悉，對新一軍如此嚴明的紀律，讚不絕口，並令該連調回新一軍歸建。張發奎將軍告訴孫軍長說：「我把這一連官兵調回歸建，不是看不起你的部隊。正好相反，我非常欣賞你的部隊的紀律，是一支作戰堅強的部隊，不能調來擔任勤務守衛的工作。」從此之後，張發奎將軍對孫立人更加敬重，兩人真是英雄識英雄，相處甚爲相得。新一軍駐防廣東期間，與廣東部隊相處和睦，從未發生任何不愉快事件。

新一軍初接收廣州時，有一位新疆籍的中尉副官馬木提，他從緬北蠻荒之地，來到廣州這個花花世界，盡興吃喝玩樂，甚麼都來，賭錢輸了，負債還不起，他就打歪主意。一天，這個年輕軍官邀同一位美軍上尉，開吉普車到廣州白雲山郊遊，車開到荒僻郊外，馬木提就把美軍上尉打死了，將槍枝拿走，吉普車開去賣掉。案發後，美軍上尉屍首找到，美軍提出強烈抗議，依軍法判爲死刑。孫軍長看了全案，最後沒有辦法救了，要侍從官把馬木提叫到面前詢問，馬木提坦承都是他做的，孫軍長心有不忍的對他說：「你是新疆人，屬邊遠民族，雖有抗日戰功，但是軍人一定要遵守軍紀。今天你犯了大錯，我也沒辦法保護你了。你有什么遺言，希望我能幫你一點忙。」他說他家有老爸媽家人，希望將遺物交給他的家人。孫軍

長答應他，待他被槍斃後，孫軍長特別派人將遺物送給他新疆的家人。這件事傳開之後，新一軍駐防區內更是秋毫無犯了。

註 釋：

- ① 《孫立人回憶錄》第三一八—三二二頁。
- ② 鍾山《藍鷹》，尚未出版。

三、修建新一軍陣亡將士公墓

孫立人將軍在廣州完成受降工作後，心中最惦念著隨他出國遠征印緬殉國的戰友。爲了崇功報德，使他們的忠烈事蹟光耀人間，他決定要爲新一軍陣亡將士建一座公墓。爲了選擇墓地，他曾乘飛機在廣州上空觀察三次，並親自登馬頭崗視察，而後才決定在廣州市郊的白雲山下，馬頭崗陽爲墓地，並親自爲公墓設計圖樣，徵集日俘六百名修築墓基。孫將軍明白告訴他們說：「你們讓我們流血，我要罰你們做工流汗。」日俘均很順服，而且勤勞做工，每天控土挑沙，搬運石頭，整整工作了四個多月，完成了墓地基礎工程。

公墓完成後，命名「新一軍陣亡將士公墓」，在公墓大門後建立一座青色大理石紀念碑，

碑頂安裝重達一噸半的銅鷹雕刻。那個大藍鷹是新一軍的標誌，兩翼長達十英尺，高八英尺，栩栩如生，振翅欲飛，是用一千六百餘斤廢砲彈殼鑄成的。紀念碑旁樹立四根大柱，代表新一軍的軍訓「義勇忠誠」精神。

新一軍紀念公墓，

是從三十四年十一月五日開始興建，三十六年九月六日落成。是日，孫將軍主持新一軍印緬陣亡將士追悼公祭典禮，在報告籌建公墓經過時很哀感的說：「我站在墓前，遙望西南，十分懷念那些印緬陣亡的袍澤。他們英容雄姿，彷彿就在我的眼前。我時時在懷念他們，



民國三十六年秋，孫立人將軍於新一軍印緬陣亡將士紀念公墓落成時留影。

我永遠在哀悼他們。」繼誦讀紀念碑文曰：「余忝長軍寄，於奏凱歸來，招魂隨旆，同返中原，永享春秋，長安窗夢。追憶患難之情，思英靈而何極，悠悠天地，可與垂麻。」在典成奏哀樂時，從緬甸帶回來的三隻大象，突然大吼三聲，好像大象亦有所感，悲傷吼叫，增添會場悲感氣氛。

孫立人在公墓石碑上題有輓聯一副，來表達他永恆的追思：

立馬望南方，故壘迷離，每懷野火殘烽，戰血長隨伊水碧；

提師歸故國，瘡痍滿目，忍看孤兒寡婦，憂思獨共白雲深。

四、岳麓山下弔忠魂

孫立人將軍在反攻緬甸作戰期中，每當風雨之夜，隻身處在營幕中，就會想念在第一次緬甸保衛戰中失蹤的新三十八師副師長齊學啓將軍。回想到他們兩人少年時在清華校園一同打籃球的歡樂，青年留學美國時的豪情壯志，以及壯年在軍中練兵作戰的種種情景，常常徹夜難眠，而今連齊副師長的生死何方都不知道，令他潸然淚下，不能自己！

齊學啓，字夢齋，湖南省寧鄉縣人，生於清光緒二十三年（一九〇一），較孫將軍小一

歲，民國四年，考入北京清華學校，適孫因病休學一年，因而兩人在校同班共讀八年。他倆都喜歡運動，擅長籃球，且均有志於軍事，課外常在一起玩球，成爲莫逆好友。十二年，清華畢業，同船赴美深造。齊學啓初入德克薩斯州立理工暨農業學院，攻讀數理。十四年，齊學啓考入美國洛維其（Nor. Winton）學校，孫立人獲得保送進入維吉尼亞軍校，兩人想學軍事之初衷，如願得償，極爲興奮。一個假日，兩位好友相約聚晤於一小市鎮，漫步街頭，細訴別情。突然遇見一爛醉水手，攔截一孤身少女，意欲施暴，少女呼救，兩人見狀，當即上前勸阻。水手自恃身強力壯，毫不將兩位中國青年看在眼裡，口出穢言，揮拳相向。那知這兩位中國青年都是軍校高材生，拳擊格鬥自是本行，只上前一人，三拳兩掌就將水手打翻在地，給少女解了圍。那水手倒頗有「費厄潑來（Fair Play）」精神，挨了頓揍，反倒伸出大姆指，對他們的好拳法表示敬佩。①

民國十六年，因父親去世，母親年老無人撫養，乃由美返國，受省立湖南大學校長雷鐸寰先生聘請，擔任教職，以便就近迎養母親於長沙。

民國十七年，孫立人回國之初，到長沙謀事，就住在齊學啓家，每天無事可做，就與清華同學陳崇武、王之、趙君邁、齊學啓等人在一起玩球，談論時局軍事，各抒己見，雄辯激烈時，爭得面紅耳赤，有時齊老夫人就出來爲他們打圓場，大家這才相視大笑，歡聚了三個多月，終覺不是事業，孫才回到南京另謀工作。

民國十九年，陸海空軍總司令部成立憲警教導總隊，齊學啓應總隊長溫應星將軍的邀請，

赴南京任該總隊第一大隊上校大隊長，孫立人亦在總隊任第二大隊大隊長，兩人開始共事，同心練兵。

民國二十年，憲警第一團成立，齊學啓首任團長，不久憲警改組，調任憲兵第六團團長，拱衛南京首都治安。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夜，日軍侵犯淞滬，齊學啓團長奉命率全團官兵赴上海增援，協同第十九路軍與日寇作戰，他以兩營兵力駐防上海市，親率一營官兵，繞道襲敵於閘北，一舉奪回閘北火車站，因而揚名中外。

淞滬停戰後，憲兵第六團改編爲上海市保安處保安第二團，齊學啓仍任團長。二十三年夏，上海保安處裁編，齊將軍受排擠，隊伍被吃掉，自己成了編餘軍官，一氣之下，接受浙江大學聘書，當教授去了。

民國二十七年，孫將軍奉命在長沙成立緝私總隊，適逢齊學啓因母病返回湖南老家省親，兩位清華人相逢於長沙街上，應孫力邀，齊學啓出任緝私總隊少將參謀長。先在長沙岳麓山設立教練所，招收流亡學生，訓練幹部，陸續成立第一、二、三團。二十七年八月，武漢撤退，緝私總隊官兵，由湘徒步入黔，駐防都勻、獨山間，繼續操練。二十八年，緝私總隊擴編爲稅警總隊，齊學啓升任副總隊長，兩人同心協力，爲國家培訓一支新力軍。^②

齊學啓待人寬厚，與孫立人將軍治軍嚴厲，恰能相濟配合，他對部下要求，只問效率，不講求形式，與孫立人將軍練軍精確，又能相輔，有時在孫將軍盛怒責難之下，爲僚屬解頤，

故軍中對他二人有嚴父慈母之稱。

齊將軍歡喜讀書，治軍之外，總是手不釋卷，對兵學及儒學均有極深的造詣，所以能沉潛於仁義之中，從容乎疆場之上。僚屬如有過失，他總能引經據典，說得你心悅誠服，但是他如果發現你有不忠或不誠實的行為，少不得他也要厲聲痛斥。孫將軍最崇敬的是岳武穆，齊將軍最崇敬的是文天祥，所以「滿江紅」成爲人人必須會唱的軍歌，「正氣歌」成爲人人必讀的政治課程。^③

三十一年春，稅警總隊改爲新編三十八師，孫立人轉任師長，齊學啓任副師長兼政治部主任，率師遠征入緬，進駐瓦城。旋以右翼英軍第一師被圍告急，孫將軍即命齊副師長率劉放吾團星夜馳援。四月十九日打響了「仁安羌」大捷。二十六日，緬甸戰局逆轉，齊將軍奉命率劉放吾團參加卡薩戰役，掩護盟軍與友軍後撤。五月十九日深夜，在戰鬥最激烈的時刻，孫將軍曾與齊副師長通電話，約定當晚八時派車去約定地點接他回師部。後來葉遇春副官駕車到達約定地點，候了五個鐘頭，不見齊副師長的蹤影，從此失去了聯絡。

孫將軍率軍到達印度後，曾三番五次派諜報人員，偷回到當時緬北戰鬥地點，去探尋齊將軍的下落，卻毫無消息。

事隔半年，由英方醫院轉送來一名傷兵，他就是當時追隨齊副師長行動而唯一跳水脫險的，從他口中，才得到齊將軍那一段令人感泣的經過：

「當齊副師長接到孫將軍電話以後，即對劉放吾團長的未來行動詳細指示後，他便坐著

第五軍派歸他指揮的裝甲車，趕往曼西第五軍軍部，把車輛歸還建制，並向杜聿明軍長報告劉團戰況，和孫立人師長要他回師部，得到杜軍長許可後，他就打算找車趕往約定地點，可是當時第五軍正在準備轉進，車輛十分困難，因而延誤了時間，不可能如期趕到約定地點。後來他又想起新三十八師有一部分負傷官兵，留在第五軍野戰醫院療治，放心不下，又跑到病房裡去撫視。這時負傷官兵已聽到撤退消息，往後沒有車輛再來接送他們，大家正在驚慌失措的時候，陡見到了齊副師長，簡直如同見到父母一般，不禁悲喜交集，異口同聲都要求隨他行動。齊副師長眼看著從戰多年袍澤的淒慘情狀，眼淚早已奪眶而出，慨然答應了他們的請求。

這時日軍正在大舉增援，猛撲一二三團陣地，在戰況緊張中，齊將軍便和劉團失了聯絡。他決心帶同傷病袍澤，相率向山林中覓路西進，追尋師部。他萬沒料到孫將軍會率三十八師主力趕回溫早去救援一二三團，全師撤退路線變為從溫早向西北方向轉進，因此，齊將軍和傷患官兵又與本師失散。

於是，他率領這十八名傷員在山林中覓路西進，傷重的起初還能勉強撐著走，後來便漸漸的支持不住，扶創掙扎，傷痛難忍。齊將軍一一慰撫，用精神來鼓勵他們忘卻痛苦。又在村中買了幾條黃牛，讓真正不能行走的騎坐前進，用盡了種種方法，才輾轉走到清得溫江岸的孟坎。重傷官兵的創口又發起炎來，連騎在牛背上都支持不住了。齊將軍再去設法買來竹子編成竹筏，趁著大水準備順河去荷馬林。五月十九日，竹筏漂到荷馬林以南八英里地方，

突被日軍騎兵追來，在輕重機關槍的橫掃之下，除有兩個人僥倖跳水逃生外，其餘不是死亡便是重傷，齊將軍當時身中數彈昏迷了過去，從此下落不明。

這一驚人消息，使新三十八師每一位官兵都不安起來，大家朝夕祈禱著齊將軍早日脫險平安回來。

美軍攻入菲律賓以後，不知從那裡傳來一個喜訊，說美軍解放菲島的戰俘中，有新三十八師齊副師長在內，並說齊將軍還和蔣委員的顧問端納在一起。這一消息，曾使新一軍官兵歡喜一陣，奔走相告，大家都說這才是「吉人自有天相」！^③

三十四年九月十四日，大公報記者黎秀石先生從仰光發來一則專電，報導「齊學啓將軍拒敵誘降被刺死」的經過：

三十一年五月十九日，齊學啓將軍率領著滿載傷病袍澤的竹筏，順流而下時，遭到日寇騎兵狙擊，齊將軍率眾應戰，身中四彈，失去知覺，不幸被俘。

日軍從齊將軍所佩的符號，知道他是將官，就爲他裹傷搶救。齊將軍甦醒過來，發覺身陷敵營，拒絕換藥進食，以求速死。日寇無奈，又將齊將軍押送荷馬林旅團部，齊將軍大義凜然，厲聲斥責敵酋說：「中國軍人可殺不可辱，速斃我，勿多言！」猛奪刺刀自戕，敵首左右慌忙奪下佩刀。日軍旅團長見狀，下座表示敬意。多方勸降，均遭將軍怒斥。日寇無計可施，遂將齊將軍押送仰光戰俘營。這時，汪精衛偽政府急欲羅致國軍高

級將領組織偽軍，汪偽政府軍事委員會派葉蓬等一行赴仰光，威逼利誘，同樣遭到齊將軍的嚴厲斥責。汪偽政府最後僅求齊將軍赴南京一行，即可釋放，但均為齊將軍嚴辭拒絕。囚禁三年期中，數度遷易囚所。當時戰俘所居住的地方，都是自建的草棚，每日勞動，出力流汗，而飲食粗糲不堪，並受無端毆打凌辱，齊將軍均能怡然處之，大有文天祥的「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的氣概。齊將軍常在夜間，為同盟軍官兵講授數理課程，還以國語英文向難友曉喻中國抗戰必勝，世界反法西斯必勝的道理。同囚數百盟軍，莫不為之動容，以當世賢哲敬之。甚至連日寇也凜其氣節，不敢堅持迫降。同囚難友中有國軍第五軍被俘排長蔡宗夫及列兵章吉祥等人，因通曉日語，曾將我方軍事機密告訴敵人，以取得日方歡心，並協助日寇勸降，受到齊將軍厲言申斥，他們懷恨在心。當日寇敗象已露，勝利在望前夕，蔡宗夫和章吉祥唯恐齊將軍將來歸國，會揭發其賣國行徑，在三十四年三月九日夜乘齊將軍如廁時，以暗藏之剪刀，猛刺齊將軍腰腹，獄中有一位英國上校醫官，曾找來一些藥品，要來為他診治，但被日寇制止。因為天熱流汗，傷口發炎，三月十三日，齊將軍頭部又受到叛徒猛烈一擊，倒臥於仰光俘虜營的樓梯上，他就在盟國戰俘的悲痛和默禱下壯烈成仁了，得年四十有四。」

抗戰勝利後，新三十八師副營長蔣永暉自仰光俘虜營釋放歸來，向孫將軍報告齊副師長被叛徒章吉祥刺殺詳情，證實了上述的新聞報導，孫將軍極為痛心氣憤，派諜報隊長王文邦

偵察蔡宗夫、章吉祥行踪，後來得知蔡章二人已從仰光逃回昆明。此時孫將軍適在重慶，接到賈幼慧副軍長報告後，即電請昆明防衛司令部將蔡章二人緝捕，送交軍法總監部審詢，蔡宗夫與章吉祥供認屬實，遂以通敵叛國及刺殺高級長官罪行，依法判處死刑，於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在重慶土橋刑場槍決。

三十五年九月間，孫將軍派原是越南華僑時在新一軍擔任翻譯官梁樹權前往仰光，經當地僑胞協助，尋獲齊學啓將軍忠骸，洽請英軍第十四軍團長史林姆將軍協助，派專機運回長沙。同時呈請國民政府明令褒揚，追贈中將軍銜，入祀忠烈祠，並優卹其遺族。另派專人在岳麓山下，蔡松坡（鏢）、黃克強（興）兩位先烈墓旁，爲其營建墓地。安葬之日，孫將軍飛到長沙執紼送葬，主持祭禮。當孫將軍率僚屬一同向齊將軍靈前祭奠時，緬懷生死交誼，悲從中來，宣讀祭文，一字一淚。靈堂氣氛悲戚，孫將軍抑哀成禮後，退入休息室，淚下如雨。靈堂正中，懸掛一幅孫將軍輓聯，以表達他們兩人生死不渝的友情：

九載同窗，同筆硯，同起居，情逾手足，彪勳震異域，威名撼環宇，君酬壯志，功垂青史，湘水湘雲存浩氣；

十年共事，共生死，共患難，倚若股肱，殺身驚天地，成仁泣鬼神，我迎忠骸，淚洒紅葉，秋風秋雨悼忠魂。

註 釋：

- ① 蔣元著《鷹揚異域紀實》第八十六頁（憶齊副師長學啓）。
- ② 曹濤撰《當代管鮑，儒將風範》一文，載於《孫立人將軍哀思錄》第二三三—三三七頁。
- ③ 孫克剛撰：《哭齊學啓將軍》一文，載於重慶大公報。

五、出席聯合國軍事參謀團會議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中、美、英、蘇四強為維持世界和平，經多次會商，制定聯合國憲章，復經多數締約國批准生效，於三十五年一月十五日在倫敦舉行第一屆聯合國大會。依照憲章第七章規定，聯合國大會之下，設立軍事參謀團，由中、美、英、蘇、法五個常任理事國之參謀總長或其代表組織之，對於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為維持世界和平而採取之軍事行動，提供意見，並予以協助。

我國政府當即選派商震上將為代表團團長，桂永清海軍上將為副團長，孫立人、田世英、衣復得、濫哈熊等人為代表，組成十人軍事代表團，出席在倫敦舉行的聯合國第一屆軍事參謀團會議。

孫軍長在出國前夕，考慮到新一軍中有一千多名戰時從軍青年學生的前程，其中包括大

畫家徐悲鴻先生之子徐伯陽，現在對日抗戰已經勝利結束，沒有必要叫他們再留在軍中當兵，他令全軍准許他們一次全部退伍，讓他們回其原校復學，爲國儲才。

廣州工商界領袖聞悉孫將軍即將離穗赴英出席聯合國軍事會議，由廣州星島日報董事長胡好、哥倫布大飯店主人李百堯、西關士紳何世勛、河南巨商羅明佐等人聯名，於十二月二十五日聖誕節，在廣州市唯一的五層樓上的愛群酒家舉行「英雄會」，歡送孫立人將軍及從軍學生們退伍。

當天孫將軍穿著畢挺軍裝，英姿煥發，準時前往參加，應邀作陪的還有副軍長賈幼慧、參謀長史說、師長李鴻、副師長陳鳴人，和當時即將退伍的智識從軍的青年學生及翻譯官，以及廣州工商、教育、新聞各界百餘人，場面非常盛大。

胡好董事長首先致詞，他說：「孫將軍是這次大戰中的世界名將，他率領的部隊是『天下第一軍』，我們廣州市民，今天在越王樓（五層樓又稱越王樓）舉行茶會，歡送孫將軍及從軍青年戰士，是具有歷史性的英雄會。」

廣州名人羅明佑接著說：

這裡，我年紀最大，讓我說說「天下第一軍」。我年輕時，從家裡望白鵝潭，都是英國兵艦，中國的船艦是不准靠近的。沙面種滿木棉樹，春夏間開遍英雄花（木棉花又稱英雄花），中國人不准進入沙面，只能遠遠偷看。這次我從廣西回來，是隨新一軍在沙面

登岸的，是我一生六十年來第一次踏進沙面。從前坐船，只能坐英國人的船，否則就不能通過虎門領海及停靠皇家碼頭。上星期我自香港坐太古輪回廣州，到了虎門，情況完全不同了。船上須升青天白日的國旗，同時要鳴放氣笛。英國船員說，虎門是新一軍防區，如不先行通知並懸掛中國國旗是不准通過的。這是「天下第一軍」帶給國人的光榮。」

最後孫將軍應邀致詞說：

首先我要代表所有參加盛會的袍澤弟兄們，向諸位女士先生們，敬致最誠懇的謝意。我是軍人，家父給我的訓示是「義勇忠誠」，個人守則是「不怕死，不貪財，愛國家，愛百姓」，各位剛才的鼓掌和歡呼，一定認為我很榮耀！（掌聲和歡呼聲再度響起，他停了好久，面容嚴肅地說：）其實不然，我內心感到很慚愧。因此我希望大家不要把新一軍看為「天下第一軍」，而要認為它是具有「義勇忠誠」精神的中國軍隊。①

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間，孫立人軍長接到中國駐日代表團團長朱世民一封密電，說他已與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將軍談妥，由中國派新一軍一師人徒手前往日本九州駐防，到達日本後，完全由美國裝備補給。朱世明將軍還說：「中國人與外國人辦交涉，從未有如此佔便宜的，望早作準備。」這時新一軍全部官兵已集中在廣州附近地區，孫立人下令各部隊開始加強訓

練，積極準備去日本擔任佔領任務。他計畫把新一軍調一個師去日本佔領，另兩個師調往台灣駐防，這樣可以相互呼應，亦可靈活指揮。官兵聽說要去日本擔任佔領任務，無不興高采烈，歡呼「打到東京去」！

三十五年元旦，新一軍正準備在廣州沙河大場坪舉行一次盛大閱兵典禮，恰好就在這天之前，孫將軍接到電報，令其立即整裝前往倫敦開會，他不及主持這個閱兵大典，於元旦清晨，即飛赴南京辦理手續，轉飛倫敦。

這時倫敦各國代表雲集，美國所派軍事代表，多半都是孫將軍在歐洲戰場見過的將領，其中如葛柔將軍 (Gen. L. T. Gerow)、辛浦遜中將 (Gen. W. H. Simpson) 等，英國軍事代表亦多是孫將軍舊識，有的是在緬甸作戰的戰友，有的是在上次訪問倫敦見過面，這次老友再見，大家更感到愉快。例如英國史林姆將軍，那時已因戰功封為爵士，他邀孫將軍到他倫敦郊外家中，暢談緬戰往事。孫將軍也見到亞歷山大將軍，他那時也封為爵士，他還未忘記孫將軍在緬甸伊烏與他分手時說的話：「倫敦再見 (See you in London)」。此話真的應驗，彼此見面談及，都哈哈大笑。

孫立人在出席聯合國參謀首長會議期間，與美國軍事代表團經常保持密切聯繫，因而與美國軍事代表團團長李奇威將軍 (General M. B. Ridgeway) 建立起深厚的友誼。自此之後，一九五一年 (民國四十年)，李奇威將軍接替麥克阿瑟將軍出任盟軍駐遠東統帥兼駐韓聯軍總司令，一九五二年五月，李奇威調任歐洲盟軍統帥，一九五三年七月，李奇威調任美國陸

軍參謀長，兩人間常有信使往還，維持著良好的友誼。

一月後，因聯合國會址遷至美國紐約，我國代表團也轉赴美國紐約開會。

這次會議，主要討論事項計有：戰後戰勝國對戰敗國佔領軍之分配，受害國如何補償，戰敗國主權的恢復，軍備重整，戰犯處理，軍備管制，以及對於使用新武器及集體防禦的安插問題。每週舉行兩次會議，其餘時間則從事各種有關資料的蒐集與整理。②

孫將軍追述當時會議情形說：

有一次參謀團會議，由我擔任主席，中、美、英、法、蘇五國代表參加，議定要各國代表各提出一份整軍草案，限兩日交卷，以便討論。到期中、美、英、法四國代表都已交卷，獨蘇聯代表不但不交卷，反而向秘書處索取其他四國所提的草案觀看，藉口用作參考。到了開會討論時，他仍是不拿出草案來。我就責怪他，不但不遵守議決案交出草案，反而要看其他國家草案，是不光明的行爲。那位蘇聯代表就面紅耳赤的說：「請原諒我，我是蘇聯人，不像你們可以自由說話啊！」由此可見蘇聯限制人民的自由，已到了如何的地步。③

聯合國大會一開始，就受到蘇聯的杯葛，戰後國際間的重大問題，都得不到解決。聯合國參謀團之設置，原本是爲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所需之聯合國武力，提供各項協助，現亦因

蘇聯阻撓，形同虛設，每次會議，都得不到具體結論。孫立人每天週旋在這種國際外交壇坫上，對於各國代表每於會中發表冗長的高言空論，聽得久了，漸漸感到厭煩。

在這四個月會議期間，他一直很關心國內軍事情勢的發展。對於新一軍調往東北作戰情形，更是牽掛放不下心，因而想早日回國，回到自己部隊中去。

註 釋：

- ① 鍾山《藍鷹》，尙未出版。
- ② 《孫立人回憶錄》第三二四—三二五頁。
- ③ 孫立人講《統馭學》，載於《鳳山練軍實錄》，台灣學生書局。

第十二章 東北戡亂

蘇聯於日軍投降前夕，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八月九日對日宣戰，第二天蘇軍大批開入東北，日本關東軍不戰而降，蘇軍輕易進佔我東北各地，並乘機搶奪東北物資與工廠機器設備，運回蘇聯。同時協助中共軍隊進入東北，用日軍遺留下來的武器彈藥，裝備共軍，令其坐大。

政府爲了早日接收東北，於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一日，設置東北行營，任命熊式輝爲行營主任，蔣經國爲外交特派員，主管對蘇交涉。及至十月二十六日，復派杜聿明爲東北保安司令長官，統一指揮軍事。先後調集第十三軍、五十二軍、新一軍及新六軍迅速開赴東北，光復東北主權。

依照新簽訂的中蘇同盟友好協定的規定，蘇軍應於戰爭結束後三個月內自東北撤軍，到期蘇聯軍隊遲遲不肯撤走。及至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四月十四日蘇軍撤離，林彪所率領的東北共軍業已壯大，並已將東北各軍事要點完全佔領。這時國軍開往接收，國共兩軍對壘，東北已成爲國共爭奪的戰場了。

一、新一軍調往東北

三十五年元月三十日，新一軍代軍長賈幼慧將軍接奉何應欽總司令的電令，全軍須於二月十日前集結九龍，預定二月十五日搭美軍登陸艇，駛往秦皇島。

五十師於二月十二日前在九龍集中完畢，完成一切上船準備。至二月十五日因美軍登陸艇尚未到達，上船碼頭也未修復，延到二月十七日始行裝運，先頭部隊為五十師第一四八團，每團約三千六百人，由八艘登陸艇載運，兩艘小型護航艦護航，以後依照船運序列，五十師裝運畢，繼為新三十師及新三十八師。上船前官兵每人加發禦寒的服裝，及一個鴨絨的睡袋。部隊離開香港，是春暖花開季節，官兵身穿單衣，到達秦皇島，白雪滿山遍野，氣溫突降到零度以下，大家穿起禦寒軍衣，仍感冷氣刺骨。

部隊在秦皇島碼頭登陸後，行進到秦皇島鐵路和北寧鐵路交接的車站，才見到鐵路員工。據他們說：「附近地區八路（當地居民稱中共軍隊為八路）甚為活躍，鐵路沒有中央軍保護就不敢通行。」

三月廿五日，新三十八師全師沿北寧鐵路北出山海關，開到綏中，接到東北司令長官命令，進軍錦州，驅逐俄軍。行進至黑山及大虎山，繼續進軍瀋陽，解救已在瀋陽被圍困的中央接收大員。

三月廿六日清晨，第一一二團沿鐵路東側，第一一三團沿鐵路西側，展開廣正面攻擊前進，在興城以北遭遇俄軍戰車四輛。俄軍戰車先向我正面發射了幾砲，我軍避免與俄軍衝突，恐引起國際問題，延誤向瀋陽進發時間，沒有反擊，仍繼續向其後方前進，他們便急轉退回錦西去了。

當天下午，隊伍開到錦西南邊。當地老百姓說：錦西鐵路廣場有老毛子（東北同胞稱俄國人爲老毛子）步兵兩三百人，戰車十幾輛。我軍爲了防止俄軍戰車攻擊，第二天黎明前，我軍由居民帶路，先把俄軍包圍，安放火箭發射位置妥當。天亮後，發現俄軍戰車十二輛，履帶裝甲車二十餘輛，都集中在鐵路廣場，除了有幾個哨兵在外圍警戒，全無作戰準備，步兵更是零零落落，並非穿著軍服，而是和北方的牧人相仿，除了每人都有步槍一支，否則就無法認爲是俄軍了。當地居民說：「他們才來了幾天，沒有營地，都散住在民家，也不開伙食，搶奪民家食物，姦淫擄掠，無所不爲。如果當時視他們爲敵人的話，可在片刻之間將其消滅。無奈上級沒有明確指示，部隊長又怕引起國際問題，只有派員交涉，要其撤回瀋陽。經過一再周折，找到俄軍官長，又因語言不通，相持了很久，最後我方乃向空發射火箭砲，才將他們趕跑。俄軍撤退時，他們亂吹哨子，大家忙亂上車，並不集合，也不查點人數，便開走了。後到的人，不論如何喊叫或追趕，均不理會，全被丟下。沒有趕上車的俄軍散兵，僅在片刻之間，便被居民立刻殺死，共有二十多人。

三月廿四日，新一軍新三十師攻佔鐵嶺，並將市區共軍肅清。三月三十日，五十師攻佔

開源。

三月卅一日，新三十八師分三路進軍瀋陽。第一路爲張潔之團長率領，自大虎山東向，經遼中北轉，至瀋陽南門外。第二路爲王東籬團長率領，沿鐵路經新民，至瀋陽之鐵西進入瀋陽市，第三路爲彭克立團長率領至新民，東進至瀋陽市之北陵，進佔北大營兵工廠。三路進程約爲一百五十公里至一百八十里，指定四月五日到達瀋陽。

四月二日傍晚，王東籬團長率全團官兵乘車到達瀋陽鐵西外站，地方居民說：「俄軍已乘火車北撤，只有市內的韓國小學，仍留有數十名俄兵，正在搶劫民物和強姦婦女。」王東籬團長派鍾山營長率全營官兵前往韓國小學。王東籬團長自率兩營兵力，請當地居民帶路，連夜前往原日軍關東軍司令部，保護中央派來的接收人員。鍾營於四月三日清晨到達韓國小學時，看到當地老百姓持著刀棒，正在打殺俄國的散兵。

四月五日，新三十八師全部到達瀋陽，李鴻師長坐鎮北大營兵工廠。北大營是和北站相連，面積龐大，一座四層樓的單身宿舍，每一層單身房竟達萬間，可見當年東北王張作霖建軍的規模。據兵工廠留守人員說：「俄軍沒有時間破壞，只搬走了製造戰車、火炮、火車頭及載重車的母機，廠內半成品都未來得及搬走。」

據當地老百姓說：日本投降時，俄軍約有十萬之衆，戰車千輛，穿軍服俄國兵不多，大部分不穿軍服，他們從通化開入瀋陽，相繼北轉去了。留在北大營和韓國小學的俄國兵約三、四百人，雜兵千餘人。聽說雜兵都是俄國集中營的人犯，他們沒有紀律，見到婦女，不論老

幼，竟會當眾強姦，俄國軍官根本不管，隨便把他們槍殺，也不收屍，就丟進所挖的大溝裡。我軍到達後，瀋陽保安已無問題，東北長官部人員繼續到達。情報證實，共軍已自俄方獲得日軍武器，裝備齊全，林彪率大軍佔據了四平街，正揮軍南下。為著先鞭，李鴻師長率部於四月五日下午，自北大營乘火車進駐鐵嶺。^①

註 釋：

① 鍾山《藍鷹》第十一章《血濺山河》。

二、四平街大戰

新一軍自三月十六日奉東北長官部命令為左接防兵團，三月十九日沿中長鐵路兩側向開源、昌圖、四平街推進。新六軍主力為右接防兵團，於三月十八日向遼陽推進，五十二軍為中央接防兵團，於三月十九日向撫順推進。

四十五年四月五日夜，接獲東北長官部通報，林彪率兵號稱二十萬眾，已自四平街沿中長鐵路南下。

爲捕捉戰機，李鴻師長當夜乃令全師自鐵嶺北上開源。四月六日清晨，唐守治師長率新三十師在開源以北前線下車。四月七日新三十八師沿鐵路西至老昌圖，新三十師沿鐵路至新昌圖，兩師平行，相隔約十公里左右。

四月八日，新一軍右翼五十師向藉家嶺、紅山堡陣地攻擊。共軍憑藉防禦工事，至死頑抗，整日激戰，正面未獲顯著進展。

共軍爲據守四平街以北地區，必須在四平街以南地區阻止新一軍前進，而以泉頭附近地區，東自虎石子，南出藉家嶺，西巨興隆嶺之線，爲最理想攻勢防禦地帶，復利用後方靈活之交通狀況，運用大部隊之機動，及戰略戰術之有利地位，作有計畫之全線攻勢轉移。

八日晚，五十師當面敵軍即行發動全面反攻，對該師一五〇團後台子陣地猛烈攻擊，激戰至翌日清晨，始被該團擊退。

據原十三軍八十九師第二六六團上等兵趙玉山，由共軍第七旅逃回報稱及根據各方情報：證實五十師當面之共軍爲第三師所屬精銳之第七旅，轄十九、二十、二十一等三個團，新三十八師當面之敵爲共軍第十旅。並稱這些共軍兵員全爲關內人，裝備優良，每連人數足額，連有輕機關槍六挺，營有重機關槍四挺，團有迫擊砲五門，旅有日式山砲，分別佈署在藉家嶺至長春堡之線，企圖死守，阻止新一軍前進。

四月七日，新三十八師第一一三團進佔興隆泉，下午四時許，孫蔚民營的正面，發現上萬的共軍，展開廣正面，自鷺鷥樹向他們前進。入夜之後，孫營的正面約一千公尺，全被佔

領，鍾山所率的一營陣地全被包圍，半夜之後，距興隆泉南方六公里的師指揮所，也遭到東側的攻擊。幸好新三十八師久經戰鬥的部隊，官兵沉著強韌，衝鋒槍火力熾盛，白刃戰又是好手，在整夜裡雖是各自為戰，完全採防守，不僅陣地沒有遭到敵人衝破，同時傷亡也很輕。

八日天亮之後，激戰開始。共軍除有絕對優勢的重機槍，也擁有大量的擲彈筒，還使用殘酷的「人海戰術」。他們先用擲彈筒從北、西、南三個方向對陣地射擊，共軍躲在乾溝裡，在擲彈筒發射快要停止時，三面衝出乾溝，每面展開約百公尺，分為三個梯次，每一梯次約為一連步兵，相距約五十公尺，實施第一波次的「人海」衝鋒。孫蔚民營官兵在緬甸作戰時，擊退過許多次日軍的衝鋒肉搏戰，可是對手都是同仇敵愾的倭寇，從未面對過自己的同胞，但是三個正面確有三百多名「敵人」向前衝過來，機槍也只有發射了。在五十至一百公尺途中，他們都倒臥途中。接著又實施第二波次，第三波次，一直到第七波次。我方發現向我衝擊的「人海」，並不是穿軍服的共軍，而是穿東北馬車伕的衣服，都是頭戴瓜皮帽，身穿黑長衣長褲，長筒布襪，短毡鞋的老百姓。

到了四月八日上午九時，接到上峰通知，共軍是三個縱隊，約四萬之眾，為俄國在哈爾濱將日軍武器交給林彪所組成。被俘的日軍，被迫充當共軍的機槍兵，穿軍服的共軍，為林彪自延安帶來的，或是北韓的士兵。他們使用兩個縱隊圍攻興隆泉，一個縱隊沿鐵路南下，目的地為老新昌圖中間空隙，預備在新一軍孤軍深入，立足未穩之時，一舉予以消滅。

這時李鴻師長乃令一一二團，自遼河之東向鷺鷥樹急進，自率一一四團向東攔擊老新昌

圖中間空隙之敵。唐守治師長令八十九團自鐵路西進軍鸞鷲樹，八十八團沿鐵路北上雙廟子。

不料到了四月八日下午三時，共軍開始使用砲兵，他們的射擊雖不準確，可是第九連最東端竟命中了三發三八式野砲，除排長及八名弟兄陣亡外，民房及院牆均被炸毀，衝進來數十名共軍。爲了恢復陣地，鍾山營長親率戰槍排及機槍連步兵，反撲侵入的共軍。他發現隔院約有六、七十人，只有不到十人是穿軍服的。他乃下令射殺穿軍服的，同時喊話：「老鄉，放下武器，我們是中央軍。」這一喊，竟發生非常大的作用，他們都把槍丟了，自通路跑了過來，其中也有兩個穿軍服的。他們都叫喊著說：「他們都不願衝鋒，而是早就排好次序，不衝就會被槍斃，退回去也會被打死，他們是無可選擇。」兩位穿軍服的是韓國士兵。

督戰的共軍，看見我方的射擊減少，而且衝進來的人數兩百多了，他們以爲我方沒有了抵抗力量，於是集結一連穿軍衣的正式軍隊，有點實行進佔的樣子，完全不作相互的掩護，那裡知道我們的衝鋒槍一響，他們就立刻倒地，這時張潔之團的迂迴側擊部隊，已在共軍的西側背，開始反包圍攻擊，敵趕緊開始撤退。

四月十日清晨，敵軍被我軍兩日夜之截擊反包圍及各正面之猛擊，全線動搖，開始潰退。但卻趁我視線集中於前線激烈戰鬥之際，復糾集七百餘人，秘密側出，襲擊我新三十八師在九間房的指揮所，不僅未行得逞，反被我全部殲滅。綜計連日被擊破之敵軍，總數在五千人以上，傷者實無法統計。

四月九日，新一軍全部主力向雙廟子進軍。新三十師全部兵力沿鐵路北上，新三十八師

沿鷺鷥樹老式馬車路北上，兩師相隔約十公里，齊頭並進，正面達二十公里，人數已達三萬。雙方約好，只要遭遇敵人，即集中力量將其擊破，並予窮追，使其潰散爲止，部隊北進至雙廟子後，未遇抵抗。居民報告，四平街有共軍十萬，林彪親自前來坐鎮指揮，要和新一軍的孫「猴子兵」決戰。

四平街是中長鐵路自長春南下瀋陽的中間站，是梅河口西向至遼原鐵路的交叉點，依十字形鐵路區分，其東南、西南、西北都是開闊的平地，但東北卻是山崗起伏的台地，自雙廟子東側北上，且有早年設置的邊堡，種滿柳條樹，厚達數百尺，是防止騎兵衝擊的柳條長城，所以四平街成爲軍事要地，其東北區易守難攻。新一軍採取自南向北，自西迂北，以三面包圍形勢進軍。

四月二十一日，右翼新三十師於拂曉向四平城區攻擊，惟市區前全爲平坦稻田，毫無掩蔽，敵軍及其輕重火器，則全隱蔽於堡壘及掩蔽部內，且城區爲一逐漸上升之地形，敵軍既得梯次排列之堅固建築物掩護，復可收瞰制之效。我全線在輕重砲火掩護下，經整日猛攻，進展遲緩，傷亡慘重。^①

五月三日，長官部命令新一軍確保現態勢，以待後續部隊之到達。當即變更佈署，新三十師及新三十八師以主力固守現陣地，以一部分兵力機動使用，應付任何情況。自是之後，戰事陷於膠著狀態。

新一軍圍攻四平街，久攻不下，代軍長賈幼慧內心焦急，每天坐著吉普車，親往前線督

戰，催促各師向前進攻。三位師長均不願攻堅，以致全軍行動遲緩。一天，賈副軍長帶著衛士，到前哨觀察敵情，看到山邊有隻雉雞，衛士連開三槍不響，賈幼慧看到這種情形不妙，馬上掉頭就向後走，這時共軍炮彈已經射到他原先站的地點爆發，賈倖免於難。特務連連長胡道生不相信有這種事，他說：「我的槍那有打不響的！」把衛士的原槍拿過來，連打四發子彈都響了，從此賈副軍長不敢隨意再到前線去了。

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認為東北保安副司令官鄭洞國會任新一軍軍長，全軍官兵都是他的舊部，容易掌握指揮，乃於四月十日調鄭前往督戰，但二個師依然無法攻下四平街。

東北保安司令部長官杜聿明此時正在北平養病，奉令趕回瀋陽，他將此種情況呈報蔣主席，蔣來電徵詢新一軍軍長人選問題，有意換人。杜認為不如等孫立人回來，親自指揮該軍，看看他的表現再說，倘再攻不下，便有藉口將孫撤換。^②

五月十日，孫立人正在華盛頓參加聯合國軍事參謀團會議，迭連接奉蔣主席四通電報，令他剋日返國，火速返部，指揮其部隊作戰。

孫將軍奉到命令後，立即束裝搭機啓程。途經舊金山時，史迪威將軍聞訊曾至機場相迎。兩位戰友，久別重逢，握手言歡。史迪威對孫說：「他一向認為中國軍人是很能作戰的，但需要現代的裝備和訓練，目前在中國能擔任此項訓練工作的，只有你了。」

孫將軍途經東京時，曾往拜會遠東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將軍（Gen. Douglas MacArthur），兩人晤談甚歡，麥帥曾以他的戎裝照片及日本軍官佩劍相贈，互道珍重握別。

孫立人飛抵上海，稍作停留，持著美國駐聯合國軍事代表團團長李奇威將軍（Gen. M. B. Ridgway）的親筆信，拜會了時在中國擔任特使的馬歇爾將軍（General Marshall），馬歇爾對於這位同是維吉尼亞軍校出身的孫立人非常賞識，認為他是中國最優秀的一位將領，祝賀他前往東北指揮作戰，馬到成功。後來他還向蔣主席推薦，昇孫以練軍重任。

孫立人於五月十三日飛抵南京，下機後，即逕往官邸晉謁蔣主席。蔣當面告訴孫說：「蘇聯軍隊於四月十四日自長春撤退，國軍在東北行動遲緩，影響國際聲譽甚大。新一軍久攻四平街不下，無法接收長春。你馬上回部隊指揮，務求早日攻佔四平街，迅速進取長春，不得延誤。」

這時孫夫人張晶英女士已自重慶遷回南京，住在庇廬寺廟裡一間破爛不堪僅蔽風雨的房間。孫將軍從官邸出來，匆忙趕到底廬寺。天色已近黃昏，孫夫人突然見到夫婿破門而入，驚喜萬分。孫將軍看到愛妻孤獨一人寄居在廟裡，情景十分可憐，內心深感愧疚。兩人就在這間破屋裡，敘述別後離情，談到深夜。次晨起身，孫將軍不敢多事逗留，只好與夫人告別。蔣主席派美齡號專機送孫飛往瀋陽。

五月十五日，孫軍長到了瀋陽，下機後，即去東北長官司令部見杜聿明將軍，這是他們兩人自緬北戰地分手後，頭一次見面，寒暄過後，杜簡單地說明當前敵我作戰態勢。據稱共軍約有七個縱隊，兩個日本原有的韓國軍，一個新組成的日本兵重機槍師，一個日本兵三八式砲兵大隊，由林彪率領在四平街據險頑強抵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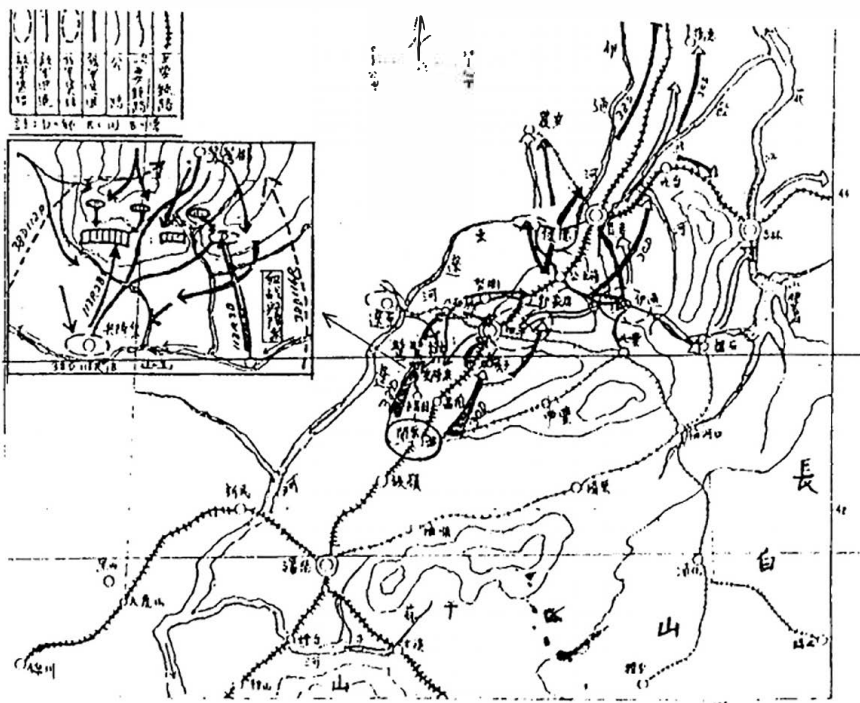
當天孫軍長趕到虻牛哨新一軍指揮所，立即召集賈副軍長、參謀長史說及高級參謀人員開會，聽取作戰簡報。當晚集合各師師長談話，商討當面敵我情況。知道這時共軍利用既設陣地，對我作頑抗死守，而側後方則集結絕對優勢的兵力，作機動攻擊轉移。我軍以兵力分割，過於分散，不敷使用，同時長官部不時下令干涉部隊行動，束手絆腳，不能讓部隊長放手行動，影響部隊機動作戰甚大。

當時東北長官部命令新一軍爲中央兵團，應與左兵團七十一軍和右兵團新六軍協力，將敵包圍於新四平街以北地區而將其殲滅。爲達成此項任務，孫軍長決定變更部署，當即下令潘裕昆師長率五十師攻正面哈福屯地區，唐守治師長率新三十師爲右翼，攻新四平街北側，李鴻師長率新三十八師迂迴到共軍後面，同時於五月十六日開始向當面之敵攻擊，限於四日內佔領新四平街。

新一軍官兵聽到孫軍長回到軍部，士氣大振。

十六日清晨，孫軍長赴五十師及新三十師前方視察，午後到新三十八師視察。每到一處都告誡他們：儘量避免正面強攻，而應以優勢火力，由側面施行主攻，或迂迴後側突擊，正面則以火力作牽制性佯攻，以收「出其不意，攻其不備」之效。當前方官兵弟兄們看到孫軍長時，都非常興奮，面露笑容，向軍長敬禮問好。孫軍長在路上看到前方送下來的負傷官兵，前去慰問他們，他們都欣然回答說：「請軍長放心，傷勢不要緊，很快就可回隊。」孫軍長聽了非常感動。他說：「部隊官兵這些表現，都顯出高昂的士氣和上下一心，使我感覺有

四平街作戰簡圖



更充分的信心擊滅敵人。」

五月十七日晨八時半，孫軍長到五十師前進指揮所察看，右翼一五〇團猛烈攻佔五頂山。十八日清晨，孫軍長赴新三十八師前進指揮所視察戰況，該師配屬戰車一排，全線向四平街攻擊。當天午後，孫軍長又視察新三十八師戰況，該師第一一四團對當面堅固陣地之敵猛烈攻擊，攻佔陣地三處。

十八日夜，孫軍長即留在新三十八師前進指揮所親自督戰指揮，下令新一軍全線向四平街市區及外圍攻擊。新三十師於午夜對堅守塔山之敵三面圍攻，將敵大部殲滅，殘敵北竄，該師當即施行猛烈果敢之超越追擊。

是時攻城之八十八團經整日的戰鬥，十八日夜一舉攻入四平街市區，激戰至拂曉，已攻佔車站及天主教堂，正加緊肅清市區殘敵。

是夜新三十八師已將鐵路西之敵陣放全攻佔，繼續向東肅清殘敵，並向西北追擊。

五月十九日，新三十師八十八團將四平街城區殘敵完全肅清，至上午六時許，完全佔領城區，該師並為協同全盤戰術之追擊行動，當即以主力乘勝向北追擊，擴張戰果。

當日日報頭條新聞報導：「廖耀湘部攻下四平街」，孫軍長把隨軍記者找來，很不高興地對他們說：「你們惟恐天下不亂！」記者回答說：「報上消息是長官部發表的。」

實際上，新一軍自四月三日攻佔昌圖，隨即開始圍攻四平街。由於林彪大軍據險頑抗，攻勢一時頓挫。及至孫軍長於五月十五日到達前線後，重新佈署兵力，十六日下令全軍攻擊，

不到四日，即克復四平街，充分顯現出孫將軍作戰指揮才能。

新一軍進攻四平街，前後歷時月餘，歷經藉家嶺、興隆嶺及四平街城區外圍與攻城之連續艱苦激戰，將共軍第三師精銳之第七、八、十、三個旅，第一師三個團，及第十二旅、第二十四旅、第十九旅、第二十二旅、獨立第一旅，保安第二十旅，獨立第七旅，保安第一旅，第七師義勇軍團及其輔助部隊等十餘萬人擊潰，斃敵兩萬五千餘名以上，生俘六二三人，鹵獲武器及其他軍用品無數。我軍亦陣亡官長四十五員，士兵一〇二五名，傷官長九十五員，士兵二〇〇二名，失蹤官兵二四九名，這是一場血濺山河的戰爭，打垮了林彪部隊所向無敵的信心，開啓了東北整個軍事的勝利。③

註 釋：

- ① 鍾山著《藍鷹》第三十七節《血戰四平街》。
- ② 杜聿明撰《進攻東北始末》，載於文史資料出版社編審的《遼瀋戰役親歷記》第五六一頁。
- ③ 《孫立人回憶錄》第四編第四節《四平地區》。

三、克復長春

三十五年五月十九日上午，新一軍攻佔四平街之後，孫軍長立即下令，集中全軍車輛，除留一個團防守四平街外，另一個團隨軍沿線佈防，其餘七個團。兵分三路，搭乘車輛。以雷霆萬鈞之勢，乘勝向北追擊，使敵無喘息佈署新陣地之機會，期一舉攻克長春。

孫軍長親率五十師，沿中長路北上，日夜不停，跟踪追擊殘敵。他限令全軍一天追二十里，預計七天就可克復長春。五月二十一日，五十師攻佔郭家店後，準備次日拂曉北渡遼河。

郭家店是中長鐵路上一個車站，地方不大，但是南來北往必經之地，築有圍寨自衛。部隊到達該地後，共軍早已逃竄，因此並未受到砲火破壞，老百姓對中央軍表示熱烈歡迎，自動將家中的木板拿出來，給國軍製做臨時渡河工具，官兵對老百姓的愛國熱忱，非常感動。

孫軍長回憶說：

第二天一早，老百姓還準備了稀飯給我們吃，有一大戶人家的楊姓老者，一定要請我們到他家用飯，我們本來因趕著渡河而婉拒了他，但楊老先生認為我們連夜辛勞準備渡河工具，堅持要請我們去，我們便去了，當時就在大院子地上坐下，吃起稀飯來。我覺得他們煮的稀飯好香，楊老先生說：那是東北出產的白高粱米做的稀飯，特別的香。我當

時也實在是餓，於是連吃了三大碗，非常可口。後來有時想起，就煮點來吃，卻再也比不上當時的那樣芳香好吃了。

我當時深感東北同胞，受日本人近二十年蹂躪，再加上俄共與土共殘暴壓迫得喘不過氣來。一旦我軍到臨，真是把我們看作自家兄弟一般，親切不可言喻，說是「軍食壺漿，以迎王師」，亦不為過。我當時只有以愧疚心情來謝他們，那是我一生最難忘的一頓早餐。

拂曉時分，五十師已將渡河工具準備就緒，當即渡河攻擊。強渡後，一舉將敵擊潰，乘壓倒之威勢，不避一連數日夜連續不斷猛烈追擊的辛苦，向公主嶺猛烈追



民國三十五年，孫立人將軍率領新一軍進駐長春，民衆夾道歡迎。

擊，激戰竟日，二十一日下午六時，將公主嶺全部攻佔。

爲徹底殲滅敵軍，使無喘息及抵抗機會，孫軍長當令該師排除險阻艱難，再接再厲，迅速猛力向長春進攻。

二十三日上午十時，五十師以出敵意表之奇襲行動，越過鐵路，將八里堡攻佔。該師全體官兵目睹長春市區在望，軍心倍增振奮，勢如破竹，所向披靡，至十二時十五分，先頭一五〇團副團長陳玉坡率兵一營，乃由八里堡一舉突進長春市區。隨後該師主力相繼到達市區及市郊，擴大掃蕩殘敵，全國矚目之長春，遂爲我軍攻佔。

五月二十四日，五十師已全部進入長春市區，新三十八師主力在長春北郊，掃蕩殘敵，新三十師在向懷德進攻。

當五十師攻佔長春的同一天，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將軍立即任命新六軍軍長廖耀湘爲長春警備司令，並令新二十二師及五十七師進入長春，歸廖司令官指揮，維持秩序，其餘一律駐長春五公里以外附近村落，還發給新六軍獎金東北流通券一百萬元，犒賞它最先進城。以上措施，顯然意存偏袒原屬第五軍之新二十二師，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這時北滿敵軍主力爲恐被擊滅，全線分向吉林及哈爾濱方向潰退，我軍接收東北重要城市的艱鉅任務已初步告成。

在此同時，共軍爲牽制我軍向北滿行動，就在遼南發動大規模攻勢，鞍山、海城等地，相繼再淪敵手，大石橋、營口亦陷入情況不明。五月二十四日夜晚，杜長官不顧新一軍兩個

多月攻戰之辛苦，以電話命令新一軍二十師，限於二十六日集結四平街，新三十八師限於二十七日集結四平街，開赴遼南解救我守軍之圍，五十師留在北滿擔任追擊敵軍任務，歸長春警備司令廖耀湘將軍指揮。

杜長官此一命令顯屬不公，引起新一軍官兵普遍不滿，認為杜長官賞罰不明，厚親薄疏，歧視非黃埔系出身的孫立人部隊。孫立人亦深為憤慨，認為「四平街是新一軍獨力攻下的，其後以機不可失，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直取長春。上級不以殲敵為重，不令右翼新六軍截擊向永吉逃竄之敵，反而令其與新一軍爭取長春，結果新六軍仍隨後遲來一步。實際上我與新六軍廖軍長友善相處，二十一年，在緬北國軍撤退時，我師曾二次援助他師脫險。一是在溫藻，二是在卡薩，為該師苦戰斷後，三是在新平洋，泥淖中拯救他們抵達印度雷多。之後，在反攻緬甸作戰的兩年多，新一軍和新六軍均相互支援，合作無間，只是以國家利益為重。功利對我是無所謂的，不過我們對於事實真相，必須要辨明。也就是孔子說的：「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那就是說，正義與真理是我們必爭的，這也是國家民族存亡命脈之所繫。而時賢論者，卻以為我是為意氣而爭，為權利而爭，實在對我是一大侮辱，也太不公平了。」^①

五十師於收復長春後第三日，繼續向松花江南岸農安及懷德推進，掃蕩殘敵，共軍亡命向北奔逃。我軍得以迅速收復農安、德惠各縣及松花江南岸地區。此時敵已成驚弓之鳥，向三岔河、雙城逃遁。五十師一四九團第二營營長羅道章率隊追到松花江南岸，鐵道橋樑已被

共軍破壞，共軍利用北岸橋頭碉堡工事，阻止我軍渡江。松花江面一千公尺，水寬二百公尺，水深而流緩。六月三日渡江準備完畢，四日拂曉，第一四九團第四連附工兵一排，一部分自正面利用橋礎掩蔽，逐礎橫渡前進，主力則自橋東一千公尺處，利用蘆草掩護，偷渡成功，登岸後，潛行敵後，與敵增援部隊發生激戰，我軍遂佔領北岸橋頭堡陣地。據當地老百姓說，共軍全部已向哈爾濱退去。五日，羅道章營長率第六連及師搜索連攻佔陶賴昭車站。孫軍長隨後令派該連固守陶賴昭橋頭堡，以爲爾後進攻哈爾濱作準備。

六月七日，國、共、美三方面合組之「三人軍事調解小組」，下令新一軍停戰和談。

孫軍長指揮作戰一向企圖心旺盛，他認爲新一軍若能繼續追擊，判斷共軍無法抗拒，不過旬日，哈爾濱必爲新一軍收復。爲此孫立人親向杜聿明長官請示，他願親率新一軍，渡過松花江，直取哈爾濱，制敵機先，使共軍無生存餘地。杜長官卻說：「長春以南尚未鞏固，一旦部隊北上，形成後方空虛，北進部隊倘被共軍吸住，無法後撤，共軍一旦南下，將不可收拾。」這次孫所提出的攻其無備的戰術，不爲杜聿明接受，使孫有志難伸，一直引爲終生遺恨！^②

當時杜聿明如果同意孫立人率師北攻，共軍是無法抵擋的。現據中共公開的史料證實，林彪曾於六月一日在給中共「中央周（恩來）、張譚」的電報中說：「準備游擊，放棄哈爾濱。」中共東北局於六月二日在給「中央並林（彪）」的電報也說：「我們準備放棄哈爾濱。」毛澤東於六月三日答覆中共「東北局並告李黃（克誠）」的電報中說：「同意你們作放棄哈

爾濱之準備，採取運動戰與游擊戰之方針。」^③

註 釋：

- ① 《孫立人回憶錄》第四編第五節〈長春地區〉。
- ② 胡德華撰〈孫立人與杜聿明是是非非經緯〉一文，載於《孫立人研究》一書第二三九—二四六頁。
- ③ 張正隆著《雪白血紅——國共東北大決戰歷史真相》第一八四頁，香港大地出版社。

四、遼南掃蕩

國軍攻佔長春前一天，蔣委員長飛抵瀋陽，杜聿明報告說：「孫立人軍長回到部隊後，新一軍反不如他未回來時好指揮。現遼南方面情況非常危急，我已令新一軍星夜前往解圍，倘孫立人前來晉見時，請命令他一定要迅速去解鞍山、海城之圍。」次日，蔣召見孫立人，對新一軍攻下四平街迅速進取長春，甚為嘉許，並令新一軍趕快去遼南解救一八四師之圍。孫軍長報告說：「新一軍自奏皇島登陸後，兩個多月來，參加大小戰鬥不下百餘次，攻下四平街，進取長春，追擊共軍，直到松花江岸，從未有片刻喘息整頓機會，現杜長官又電令新

三十八師趕往遼南，這樣不顧部隊的疲憊，把部隊拖來拖去，最後一定會把整個部隊拖垮。」蔣委員長同意孫的要求，讓新三十八師休整三天再行出發。當時杜聿明認為蔣放縱孫立人，影響到他的指揮權，甚表不滿，後悔不該建議要孫返國。^①

新三十八師於六月八日以急行軍，南下公主嶺，改搭火車至鞍山，攔擊自海城北上的東北共軍李紅光支隊。

李紅光支隊不是林彪所屬的部隊，而是一支盤據在遼南及安東地區的東北地方共軍，包括張學詩部，及原為日軍所有的韓國部隊兩個師，號稱擁有八萬大軍。張學詩部盤據在海城，張學詩是張作霖的兒子，用張大帥的旗幟，號召東北人民歸向共軍。

新三十八師到達瀋陽之後，兵分三路，張潔之團長率一一二團東南進攻本溪，王東籬團長率一一三團西南進攻鞍山，李鴻師長親率彭克立的一一四團進駐遼陽為預備隊，首要目標在爭奪共軍盤據的摩天嶺。摩天嶺是唐朝薛仁貴東征的有名戰場，嶺高約五百餘公尺，山頭山腰是松樹林，各山之間多為高梁田和馬車通道，西通湯崗子，北至本溪，地形甚為複雜。東北民謠說：「遼南林山千萬重，馬賊土匪樂無窮。」這裡原就是土匪馬賊出沒的地方。

新三十八師有了興隆泉血戰的經驗，不再進攻共軍預設的陷阱。這次張潔之團便不自北南下摩天嶺，而是沿安瀋鐵路之東先至廟兒溝，再南下至摩天嶺之東南，繞道至敵人背後，先擊潰其背後的部隊，再回擊其主力，讓其首尾不能相顧。王東籬團也採取同一戰術，不在湯崗子東進摩天嶺，而是先南下三公里，再轉東進到摩天嶺的東南，兩路軍隊夾擊敵軍主力

的背後，李鴻師長率一一四團自鞍山至摩天嶺公路前進，防止敵人對鞍山的襲擊。

六月十五日下午三時，王東籬發現湯崗子東南約三公里，距中長鐵路僅里許兩個山頭上有敵人活動，和興隆泉情況幾乎一樣，是在誘引我軍進攻山頭，然後進駐山頭西邊民屋，待入夜之後，他們便將我軍包圍吃掉。

王東籬團長看破敵人詭計，便將計就計，命鍾山營進佔山頭，共軍只放了幾槍便退到後山去了。山頭有三處小平頂，都有淺淺的散兵壕和散兵坑，明顯的是引誘我軍佔領。鍾山營長一面叫士兵挖工事，假裝要佔據山頭，一面偵察到山後北面有共軍數千人，都是穿日軍制服，還配屬有騾馬砲隊，他們都是在摩天嶺的南端至東西橫山以東地帶。

發現敵人之後，張潔之團即自摩天嶺東麓南下，直指青城子。彭克立團則自東西橫山之南，向東南截斷共軍退向柞木城的後路，形成反包圍。

天黑前，共軍野砲開始對鍾營佔領的山頭射擊，用的是空炸砲彈，證明共軍步兵一定是沿摩天嶺南北的山腰，利用松林的掩蔽向我軍駐地前進了。鍾山營長立即命令隊伍急退至原先預定的鐵路以東的陣地，同時通知孫蔚民營進佔鐵路以西高地掩蔽，蔣又新營迂迴至山頭南面的背後，截斷敵軍的後路。共軍發射了近百發的砲彈便停止了，依照地形和距離研判，共軍攻擊的步兵，會在半小時左右，到達南北山腰的兩側及西端的村莊，三營約好，到時一齊發射六〇迫擊砲，給敵人一次殲滅性的面積射。三個營合計有幾十門六〇砲，射擊不到十分鐘，發現敵人發射信號彈，表示共軍開始撤退。

六月十六日探悉共軍撲空之後，便全部撤走。李鴻師長決定改變進攻路線：張潔之率團自青城子進軍鷄冠山，再進佔鳳城。王東籬率團進攻馬風屯，再經析木城進佔岫岩，李鴻師長率主力進軍海城，再進攻蓋平，把遼寧省南部的千山完全佔領。

馬風屯地處要衝，四通八達，李紅光的指揮所就設在這裡。六月十八日，王東籬團到達馬風屯西北邊緣，有十餘山丘，從北到南約有五里以上正面，如果由正面攻擊，一定又是進入其預設的陷阱。所以李鴻師長乃改採強力南北迂迴的包圍行動，令張潔之團自青城子由東向西直指析木城，彭克立團自海城向東直撲馬風屯之南，王東籬團集中兵力，自馬風屯之北平地，南攻馬風屯之東。六月十九日早晨，我軍三面攻擊馬風屯之勢形成，共軍便在我軍到達之前先行撤走了。

共黨初到東北時，控制地方人民的手法，是懷柔與鎮壓相互使用。他們初到一個地方，都異口同聲的說：共軍是人民的軍隊，是解救人民的。共軍到的地方，人民不要繳糧納稅，凡過去是官家的糧食、土地、財產，完全沒收，交給窮民，大家一律平等，同樣富足。又欺騙人民說：中央軍是南蠻子，沒有風紀，胡作非為。無論是中央軍或地方部隊的行動，人民都要向共軍報信，共軍在地方上留有幹部，如果那家對中央軍好，將來都要被鬥死。誰望中央，誰就遭殃。他們還到處宣傳說：新一軍是孫悟空帶的一群猴子兵。他們編了一句順口溜說：「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一軍，不怕多少猴子兵，難逃如來手掌心。」不是孫悟空不行，而是如來佛有「金箍咒」。共黨這一套騙人的把戲，初期確實收到效果，新二十八

師駐進馬風屯時，老百姓都不敢和官兵接近。問他們原因，他們都說：「中央軍不會久住的，你們走，我們怎麼辦？」

這時偵悉，張學詩的一師已自蓋平退往大連，李紅光部亦潰退安東，按照當時形勢，新三十八師如繼續追擊，無論收復大連或安東，肅清遼東半島殘敵，使瀋陽沒有後顧之憂，應是必要的行動。不料王東籬團剛到析木城，便奉命退回馬風屯駐防。結果，這次軍事行動，我軍控制中長鐵路的大石橋，千山要地的馬風屯，及安瀋鐵路的中途站，而把東面的鳳城，中心的岫岩，和西面的蓋平三個主要軍事要衝，都留給敵人，真不知東北長官司為何作如此決定，竟犯了上次不攻佔哈爾濱同樣的大錯。②

六月間，孫軍長到鞍山視察駐軍，發現日本人辦的鞍山中學規模宏大，原是日本為在鞍山鋼鐵廠工作人員子女就讀的學校，有很好的校舍、圖書館，動植物標本室及室內外的運動場。孫立人將軍一向重視教育，遠在稅警總隊時期，就在駐地貴州都勻開辦一所子弟小學和中學。現在他很想辦一所理想中學，於是就申請將鞍山中學改為鞍山清華中學，聘請正在軍中服務的清華大學畢業生王伯惠擔任校長兼教務主任，第一次緬戰時從軍的清華政治系畢業生關品樞任事務主任，當時退伍的一批從軍翻譯官的西南聯大同學張世斌、戴祖德、王德碩、周明道等人充任各科教師，經兩個多月的積極籌備，粗具規模，開始招收東北失學的流亡學生二千餘人。三十五年十月十二日舉行開學典禮，孫軍長親來參加主持，並宣佈「禮健智誠」四字作為校訓，逐字解釋其意義，要師生身體力行。

鞍山有如美國的匹茲堡，將來必定會發展成爲中國的鋼鐵中心，需要大量的建設人才。孫立人有心想把這所學校辦成爲美國麻省理工學校（MIT）同樣有名的大學，所以特成立一個校董會。孫任董事長，賈幼慧、夏彥儒（清華一九二三級校友，留美學機械工程，時任新一軍軍務處長）、譚廣德（清華一九二五級校友，留美學經濟，時任英文秘書）、高惜冰（清華一九二三級校友，留美學紡織，時任安東省政府主席）、李惟果（時任中宣部副部長）、何永估（時任新一軍高參）等人爲董事。用董事會名義，通過東北、北平、上海、美國各地清華同學，爲學校募集基金。這個學校附近，還有一個以前日本人經營的大蘋果園，申請爲「一新農場」，收入作爲新一軍官兵的福利，及鞍山清華中學的基金，聘請果樹專家史玉瓊爲場長，大量種植蘋果及桃李。春季來臨，桃李花開，一片欣欣向榮氣象。^③

註 釋：

- ① 杜聿明撰〈進攻東北始末〉，載於文史資料出版社發行的《遼瀋戰役親歷記》第五五九頁。
- ② 鍾山著《藍鷹》〈血戰遼南〉一節。
- ③ 中國時報刊載的《孫立人回憶錄》的第四二五節。

五、長春警備

孫立人軍長於三十五年六月間進駐長春，他認為杜聿明長官派員到北海收編偽蒙的軍隊，至關重要，雖然當時南京方面已發出不接受收編偽軍的命令，但是當時東北所發行的流通券已信用穩定，如能編用偽滿軍隊，亦可自行補給。

抗戰期間，中俄邊界新疆發生北塔山事件後，鎮守北塔山一位騎兵團長金鎮中，因為俄軍越界侵略我國土，他沒奉到最高當局的指示，就悍然自衛，把俄國人打跑了。蘇俄提出嚴重抗議，蔣委員長迫於形勢，必須處罰這位抗俄英雄，手諭永不錄用。新一軍到了東北，一天孫軍長聽到金鎮中來見他，馬上接見，英雄惜英雄，兩人談得很投機。金鎮中說：蔣委員長下令不許任何單位用他。抗戰勝利後，他回到東北，招募些弟兄，成立騎兵隊，可是沒有番號，只能打打游擊。金鎮中希望孫將軍能提供他部隊一些槍械。孫問他要多少槍砲，並且答應親自去校閱他的部隊。隨從參謀陳良燠知道軍長要親自校閱金鎮中的游擊部隊，非常緊張，恐怕金鎮中的部隊對孫將軍不利，建議不要親自前往。孫軍長說：「金鎮中不是那種人。」決定要陳參謀開著車子同去。當天風雨蕭索，陳參謀一路提心吊膽。到了荒郊野外，一看到金鎮中部隊兵強馬壯。孫將軍很高興，回到司令部馬上就批可，照他所要求的再增加了些裝備，還問他補給的事，金鎮中說：「補給問題找林彪好了（意謂打擊共軍奪取他的彈藥糧秣）。」

從此之後，金鎮中的騎兵部隊在共區出入，如入無人之境。可惜後來孫將軍離開東北之後，東北行政長官妒嫉這支部隊，就將這支騎兵師整個分割吃掉了。①

孫立人軍長當時已看出東北軍事形勢對我不利，所以他便利用廖耀湘的新六軍駐防長春的時機，調動唐守治的新三十師及潘裕昆的五十師主力，收復永吉市，進佔瀋陽到永吉鐵路の梅河口，及長春至圖門鐵路的拉法兩個軍事要地。

這時傳來消息說，在黑龍江省小興安嶺有偽滿的兩個軍，不願接受共軍的收編，集體拉上小興安嶺，盼望中央軍前往接應收編。孫立人建議進軍哈爾濱，既可分割共軍盤據的北滿，又可號召偽滿軍來歸。他說：「長官部只要把駐守遼南的新二十八師歸建，他即可率師渡江完成此一任務。待造成事實之後，他會和二人小組力爭，相信美方無法不承認事實。」他對當時主持軍事的要員，沒有戰略形勢的觀念，極感氣憤。

三十五年夏，東北長官部終於同意孫立人的建議，自遼南調回新二十八師歸建，接替廖耀湘的新六軍駐防長春的任務。

八月初，蔣主席任命孫立人為東北第四綏靖區司令官兼長春警備司令，新六軍撤出長春，而由孫司令官率部分駐長春、永吉，沿松花江南岸佈防。孫司令官遂派新二十八師一二團駐守老爺嶺，控制圖門江至長春鐵路和拉法至哈爾濱鐵路。一一四團駐守永吉市，控制小豐滿及舒蘭。一一三團駐守長春，維持長春市區的治安。新三十師八十八團駐守下九台，控制長春至永吉的鐵路。九十團駐守中長鐵路越松花江鐵橋的南北橋頭堡，控制長春至松花江的

中長鐵路；唐守治師長率八十九團坐鎮德惠。五十師潘裕昆師長率一四八團坐鎮農安，一五〇團駐守哈拉海，控制長春至洮安鐵路，一四九團駐守伏龍泉，控制農安以西的草原。新一軍佈防，東自老爺嶺，西至農安，正面廣達五百公里，分兵駐守，可說是兵力使用已到了極限。

十月初，長春第一次下雪，共軍開始了冬季攻勢。他們實施兩面夾擊長春以南的戰略行動。東南路共軍攻佔了梅河口、海龍、盤石，向伊通進軍，威脅公主嶺。西北路兵分兩路，一路自遼東北上懷德，威脅公主嶺；另路自乾安南下伏龍泉，威脅農安。

這時孫立人司令官手中已無預備部隊可以調動，東北軍政機關都有共黨人員滲透，但他為確保作戰機密，在夜裡用電話口述下達命令：

1. 駐長春的王東籬團，連夜開赴公主嶺，以急行軍進懷德，迎擊自遼原東北前進的一個縱隊共軍，然後轉進長嶺，和進擊伏龍泉的彭克立團會合，進擊乾安。
2. 李鴻師長親率彭克立團直開農安，進佔伏龍泉，和王東籬團會合進襲乾安，再進大賚和潘裕昆五十師會合。
3. 潘裕昆師長率主力自哈拉海進擊扶餘，再進大賚和李鴻新三十八師會合。
4. 各部隊均秘密行動，不接受其他命令。

這次孫立人親自下達最迅速秘密的口令，本想扭轉長春被兩面包圍的形勢，應該可以成功，無奈功虧一簣。結果我軍追到乾安附近和扶餘南部，全軍又被「和談三人小組」下令停戰，共方反噬一口，說我軍沒有遵守「停戰協定」，大軍又撤回農安，共軍已逃遁無踪了。當時東北的鄉村已被共黨控制，他們利用無業流氓及貧窮農民，實施政治鬥爭，清算地主富農，瓦解地方原有行政系統，另組共黨政權，控制地方，只要我方軍隊撤離，該地又立刻歸其控制。

十一月初，伏龍泉已天寒地凍。我軍撤回龍安時，遇到伏龍泉地方老百姓攔路痛哭。他們說：「只要我軍一離開，他們又會被共軍清算鬥爭，要求中央軍不要撤走。」我軍在無可奈何下，派了大車，把他們運到農安。他們帶了簡單的衣物，願隨軍逃難，給我軍增添了負擔。東北老百姓都有一個信念：「那兒有新一軍，那兒就安全。」

松花江北岸逃來長春的難民，一天一天增加，其中尤以青年人為多，投誠的共軍及偽滿軍隊也接踵而來，他們寧願拋家離鄉，來到這裡過自由的生活。但是流浪生活極為痛苦，他們都想要回家，東北未接收地區的人民，組織請願團，赴南京向中央請願，沉痛呼籲「我們要回家」，要求國府戡亂。他們都在問：「為什麼一支曾經揚威印緬擊潰日寇的最精銳部隊，還不能進佔哈爾濱呢？」東北人民已經不能忍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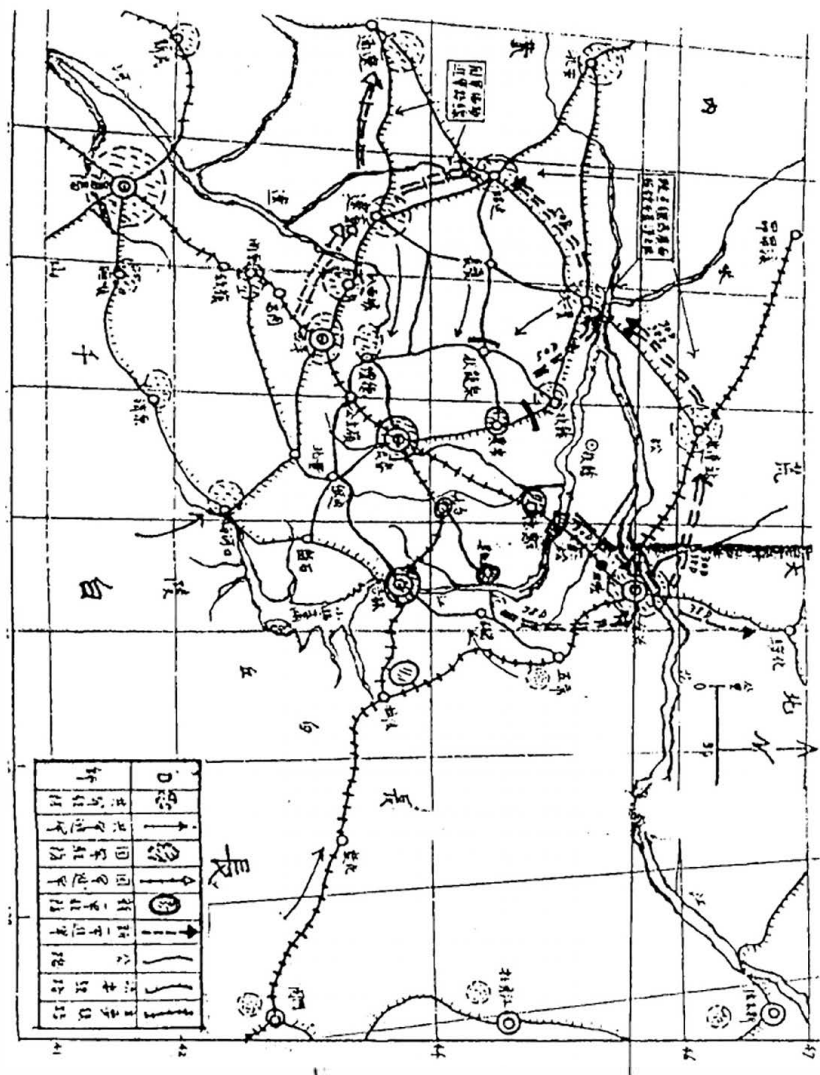
孫立人在長春警備司令任內，對於爭取民心，發揮民力，促進軍民合作，極為重視。他嚴禁軍隊擾民，常用一種最現實的教訓，啓導官兵愛民觀念。他說：「我們軍人都是來自民

間，責在保國衛民，今天剿共也就是爲的安民，如果大家不盡責任，不去積極戡亂，甚至擾亂人民，那就等於不知愛護自己，等於擾亂自己的父母兄弟妻兒子女。」部隊官兵對於這樣剴切的訓示，都能體會領悟。同時他在民衆大會場合要求人民自動檢舉不法軍人，幫助他整飭軍風紀。他愛撫人民，不遺餘力。自共軍中擄來而不宜軍用的馬匹，送給老百姓去耕田。勸令全軍官兵節衣縮食，用來救濟飢寒交迫的淞北流亡學生。他隨時隨地接見來訪問的父老民衆及學生，聽取人民的意見。他對東北當地政府的接收工作，只是誠懇的協助，從不干預。這種賢明的作風，大受東北人士的讚譽。

在這期間，有個姓金的班長，與一位寡婦有感情的瓜葛，那位寡婦欺騙他的行爲，這班長一氣之下，放火燒死那寡婦。案發後，省議會聯合控告，東北行政長官指令要嚴辦此案，看來這人非槍斃不可了。軍法處將這件待決的案子，用最急件的紅卷宗呈送孫司令官批示，即可行刑。可是過了一陣子，卻沒有動靜。風聲越來越緊，共產黨份子更策動民衆抗議，報上也呼籲要趕快處理。軍法處處長彭煥派員來催，陳良燠參謀發現司令官將紅卷宗壓到公文底下去了，他就拿到最上面來，好讓司令官優先處理。過了三個禮拜，還是沒動靜，軍法處彭處長親自來催，陳參謀進到室內問司令官要如何處理？司令官說他看過了，正在考慮這件事。他說：「這人作戰很勇敢，殺敵有功，現在要槍斃他，應該要慎重考慮。」

最後孫司令官要軍法處提來犯人，親自審訊。他問這位班長：「案情有無冤枉之處？」金班長回答說：「沒有，人是我殺的，我該死。」孫司令官又問：「有無刑求？」金說：

新一軍保衛遠北攻防圖



「沒有，人是我殺的，我都承認了。」孫說：「一個兵訓練出來不容易，我想救你，又沒有辦法？」遂將案件擱下。過了幾天，孫司令官還不忍心批判，再提金班長前來審問，他仍是一口認罪，最後問他有沒有遺言，這位班長還是說他是該死的。孫司令官乃要總務處長爲他買一副最好的棺材，準備紙錢，死後由他親去祭奠，一切後事準備好了，他才判刑。戰時軍隊長官說槍斃人就槍斃人，不像他這樣重視人命，再三衡斟案情，爲維護軍紀，真到不得已時，囑將後事都安排好，才判處死刑。^②

三十五年嚴冬，在舊曆年前半個月，共軍發動二十一萬人，號稱二十一個師，利用松花江水面凍結，渡江南下，攻擊長春外圍國軍據點永吉、九台、德惠、農安等地。此次來侵的共軍，號稱「白蟻隊」。他們將白羊皮大衣反穿，頭戴白羊皮帽，槍支也裹紮著棉花，成千成萬的人在雪地裡行動，是不容易被發現的。這在利用天時上，的確是一種很費心機的隱蔽法，無奈總敵不過孫司令官指揮下衛戍松花江的精銳國軍，在除夕前一天，共軍的攻勢徹底崩潰了。共軍傷亡慘重，士氣沮喪，紛紛向東北部潰退。因此松花江南岸的居民，得在安靜的環境中度过一個春節。

東北長官部新年犒賞國軍，按照各部隊的戰績和功勞，決定犒賞金額的比例。自國軍進入東北接收，主要戰場的每次戰鬥，都是派新一軍單獨執行，得不到友軍協助，部隊長已經覺得上級不公平。這次犒賞，駐防東北各軍幾乎全被評定爲「特等」、「優等」，而戰功赫赫的新一軍，反被列入「甲等」，連保安團隊都是特等與優等，戰功列在新一軍之上。孫立

人司令官雖未講話，官兵們知道了，無不感到杜長官有欠公允，因而影響全軍的士氣。③
爲著蔣主席給孫立人一封嘉獎電，在長春華聲報原文披露了，長官部還給他一頓申斥，說這樣會把密碼洩露出去。其實差不多是在同時，蔣主席給別的將領的嘉獎電，也曾在東北報紙上原文披露過，卻沒問題。

三十六年元旦下午，駐守其塔木蔣又新營長突來急電，說敵人分五路縱隊前來包圍他們，每路超過千人。李鴻師長來到九台，決定派王東籬團長率部馳援。部隊自張家屯至其塔木的公路，是在兩山環抱的一個窪地通過，遭到敵人的埋伏。共軍採取「圍點打援」的戰術，當部隊行進至張麻子溝盡頭，剎那間，共軍砲彈擊頭而來，王東籬團長所率的警衛排被擊中數彈，排長陣亡了，敵人是居高臨下，直接瞄準我軍發射，顯然是敵方已佈好火網，讓我軍進入火網之後，才開始作殲滅性射擊。

在這零下三十度的原野，前後方的電話已被切斷，不得已改用無線電話，乾電池業已失靈，改用手搖機，竟因嚴寒而凝固，更不幸的是裝甲車上的機關槍也被凍結不能發射，連手槍、衝鋒槍、輕機槍都不能擊發，步槍有的擊發後射不出去，子彈被夾在槍膛裡。而共軍所用的武器，是日本特別製造給寒帶部隊使用的，在這種情況下，被圍的我軍只有被挨打的份。

共軍仍舊用重重包圍，以大吃少，對我軍一班一班的侵蝕。因爲地形高低不平，窪地很多，我軍乃以班排爲據點，用手榴彈投擲，阻止敵人前進。天色漸近黃昏，戰槍排長向王東籬團長報告，南面敵人不多，可以突圍。王東籬乃下令所有人員攜帶步槍，裝上刺刀，孫蔚

民營長領著二十多人衝出陣地，戰槍排排長領著十餘人，保護著王東籬團長在後面跟進。天黑得很快，當他們南退約四公里，以為到了安全地區，在迷朦的情況中，竟走進敵人行軍縱隊的腰間，因無法回答共軍口令而被射殺及被俘，王東籬團長陣亡了。孫司令獲悉後，非常痛心，連忙調兵遣將，把圍困其塔木的共軍擊退。①

自其塔木戰役後，共軍竄回松花江北岸，一面整編殘部，一面由牡丹江、佳木斯抽兵補充，企圖在松花江未解凍前，再圖大舉南下，以期牽制遼南遼東作戰，擊破我軍準備的春季攻勢。

二月二十一日，共軍第六縱隊三個師附砲兵兩個團，由陶賴昭渡江南下，直薄城子街；第一縱隊三個師附砲兵一團由秀水甸子南下，進佔城子街外圍；共軍第五六兩師繞至德惠城子街中間地區；共軍第四師由伏龍泉東竄。

連日來，各地戰鬥至為激烈。二十七日夜晚，潘裕昆師長忽接杜聿明長官電報，令該師即刻突圍，向長春方面轉進。這時潘裕昆立刻召集作戰幹部開緊急會議，商討應否突圍問題。大多數幹部認為現今雙方正在對陣中，倘我軍突圍，當面共軍近四萬，必跟踪追擊，可將我軍擊散，只應固守。潘師長裁決時說：「我師戰況並無不利，軍人雖應服從命令，原則我應聽從軍長命令。」當時已經是午夜十一時，潘裕昆當眾立即向軍長請示，他報告說：當面共軍以三、四萬絕對優勢兵力及砲火，向我軍陣地猛攻，情勢緊急，杜長官命令該師突圍，各級幹部認為突圍甚為危險，均主張固守，要求立即派兵增援。孫司令官聽潘師長說話，語氣

急切，頗以爲慮，當即多方予以鼓勵，勉其「沉着固守，千萬不可突圍，應俟機突擊，乃許以三日內將親率大兵來援，絕不有誤。」講完電話後，孫司令官以救兵如救火的心情，決定調動部隊前往救援。他一面請示長官部，一面調集當時正在長春訓練的教導總隊學生爲骨幹，加上軍特務營一部分官兵，編爲一個加強營，令陳鳴人爲該營營長，由他親自率領，向德惠挺進。

二十八日拂曉，共軍砲火猛轟我守城部隊，雖經我砲火還擊，但共軍砲火佔有三倍以上優勢，致使若干碉堡及通訊線路多被擊毀，雙方戰鬥激烈。當晚十時半，情勢更加危急，潘師長再向孫司令官報告，問增援部隊何時可以到達？當時孫司令官告訴他：「我親率攻擊兵團於明日拂曉出發，預計三月三日拂曉前可到德惠，望沉着固守爲要。」

三月一日，孫司令官調動三個團之兵力，攜帶大量彈藥，分爲五縱隊，由永吉、長春兩方面分頭出發，是晚與新三十八師司令部及一四八團宿營於李家屯附近。

三月二日黃昏，我主力攻擊部隊，因不受任何障礙之限制及阻力，能夠迅速越過布海，猛追北進。當時爲了窮追共軍，孫司令官令五十師一四八團輕裝向德惠前進。該部是日前進一百三十里，連夜將沿途共軍擊潰，至三日上午四時，與德惠守軍取得聯絡，開始內外夾攻。

三月三日，德惠四週外圍地區共軍，分向東北、西北潰逃，我軍爲追殲敗退之共軍，孫司令官令五十師派一四九團沿中長鐵路向松花江追擊，同時令新三十師所指揮的一一四團、一四八團、八八團分成兩縱隊，超越德惠向大房身追擊。

這次德惠之役，共軍傷亡無數。共軍公報自認損失七個旅之多，屍橫遍野，德惠城郊工事外圍，敵屍堆積如山，內多是共軍犧牲人命，以慘無人道的人海戰術，一波一波的衝鋒，被我火焰發射器活活燒死。因為冬季共軍穿棉軍服，容易著火，死屍形同柴炭，人獸難分，殊令人心痛！

為避免與共軍膠著，係司令官令各部隊於任務完成後，仍退據松花江南岸各防守區，僅留五十師一四九團第一營第二連（欠一排），由連長鄭明發率領，固守松花江北岸賴德昭橋頭堡。共軍自上次攻擊橋頭堡未逞並慘敗後，即處心積慮，非設法攻破不可。故此年春季攻勢圍攻德惠時，於二月二十五日拂曉，共軍突以一團兵力向我橋頭堡攻擊，來勢洶洶，其企圖似必得才甘心。經我輕重火器還擊，終將共軍擊退。入夜共軍又不斷以小部隊偷襲，均未得逞。二十六日共軍未有任何行動，判知必另有陰謀，果然，二十七日午夜後三時，共軍突以輕重火炮，在距我五百公尺內，直接對著我軍據守之橋頭堡陣地轟擊，竟日不斷，致我碉堡中彈數十發，擊毀一部份。夜間又以步兵連衝鋒，激戰至二十八清晨，仍被我軍擊退。共軍以攻擊未逞，再施砲擊，至下午三時，砲聲更加猛烈；雖碉堡又被擊毀一部份，但共軍的企圖終被我粉碎，夜晚共軍再次全力猛撲，戰至三月一日晨間二時，又被擊退。是晚因連日來傷亡慘重，已成強弩之末。二日白天祇有小戰鬥，共軍趁黑夜潰走。四日，竄擾松花江南岸共軍北逃，又襲擊我橋頭堡守軍，均被擊退。同日正午，我一四九團北上追擊部隊到達，與橋頭堡守軍取得聯絡。⑤

這一仗，新一軍扼守松花江北岸橋頭堡的五十師一四九團第一營第二連，孤懸在敵後五十多公里，被二十四倍以上的共軍圍攻二十四天，始終屹立不動，及堅守德惠的一四九團，均因戰功顯赫，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特賜名為「中正連」及「中正團」，並頒發「中正連」及「中正團」正式關防給該連團，這是國軍從未有過的殊榮。這次戰役之後，孫軍長在長春召開的軍事會議上，代表政府頒授勳章給一四九團上校團長胡煜、中校副團長張永齡，及砲兵營中校營長胡德華三人，以表揚他們的戰功。

蔣委員接到德惠大捷的報告，直接電令新一軍孫立人軍長及七十一軍軍長陳明仁率師渡松花江追擊，杜聿明長官恐共軍乘虛偷襲長春，期期認為不可，趕快打電話給孫陳兩位軍長，快把部隊撤回原防，孫陳兩人堅持非渡江追擊不可。孫立人公開宣稱：「五日內可攻下哈爾濱！」杜聿明又親自趕到德惠，當面向孫陳兩人說明，他接獲情報，發現共軍有捲土重來之勢，命孫陳兩軍部隊迅速撤回原防，孫立人不禁嘆息說：「一將無能，累死三軍。」當杜聿明連夜趕回長春時，在路上遇到共軍正由東向西前進，杜乘小汽車冒險衝出，回到長春，對孫陳兩位軍長深表不滿。^①

註釋：

① 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央日報〈長春通訊〉。

② 〈司馬中原（吳延政）先生訪問記〉，載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紀錄叢書〈女

青年大隊訪問記錄》第三二五—三二六頁。

③ 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紐約華僑民氣日報。

④ 鍾山著《藍鷹》書中〈收復吉林及拉法〉一節。

⑤ 《孫立人回憶錄》第四三二—四六八節，中國時報刊載。

⑥ 鄭洞國撰〈從大舉進攻到重點防禦〉，載於文史資料出版社發行的《遼瀋戰役親歷記》 第五七八頁。

六、調離東北

當林彪率共軍脫離四平戰場逃抵北滿後，已經潰不成軍，幸得半年喘息機會，收編了東北偽滿軍隊與地方部隊，再加上日本關東軍所留下的武器，實力大為增強。從三十五年十一月起，先後渡過松花江，發動四次攻勢。第一次為三十五年十一月，第二次為三十五年十二月，第三次為三十六年一月，第四次為三十六年二月，幾乎是一個月一次。每次都被第四綏靖區司令官孫立人將軍調動他的新一軍，一一予以擊退。從此之後，共軍喊出的口號，不再是「打仗要打新一軍」，改成「只要不打新一軍，不怕中央百萬兵。」

三十六年二月共軍發動第四次攻勢時，動用第一縱隊的第一、二、三三個師及附屬砲兵一團，第二縱動的第四、五、六三個師，及第六縱隊第十六、十七、十八三個師及三五九

旅和附屬砲兵兩團十餘萬眾，於二月二十一日分別渡過松花江南下，強行軍日行一百三十里，連晚到達城子街地區，主力包圍城子街。

二月二十二日，守軍新三十八師八十九團團長曾琪認為城子街地形不良，工事不堅，決定在敵軍未圍攻前，先將輜重撤退，並用一部兵力掩護，主力向西南轉移。未料輜重撤退時，共軍四面包圍已經形成，並逐步迫近輜重部隊，當與敵發生戰鬥，輜重一部為敵掠奪，一部自行焚毀，共軍即乘勢由四面迫圍攻，致該團撤退之計畫無法實施，乃佔領陣地以行防禦。共軍第十六、十七、十八三個師及砲兵團，自廿二日午前九時起，全力圍攻城子街，復在猛烈砲火掩護下，以密集隊形反覆衝擊。到了廿三日，八十九團已與共軍混戰二天一夜，因彈藥隨輜重先行撤退，被共軍掠奪，留存彈藥經連日激戰後，已經用盡。乃於當天下午四時空投，以期能固守待援。未料空投的彈藥，竟投入敵手。二十三日晚，該團以彈藥用盡，復傷亡慘重，團長及副團長均失去聯絡，戰鬥無法繼續，該團團長失蹤，僅有五六百人突圍。

城子街戰鬥後，共軍主力加緊包圍德惠，並分兵於布海，下九台中間區域南下，企圖打擊我援軍。孫立人親率大軍前往救援，長春兵力空虛，爲了警備需要，未及報告東北保安司令部，即將駐守懷德的項殿元團長的一團部隊調回長春，擔任長春防守任務。

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與長春警備司令孫立人司令官對駐守懷德兵力多少問題，兩人原先就有不同的意見。

杜聿明認爲懷德縣突出中長鐵路北側，在長春市之西，公主嶺之北，恰爲一三角的尖端，

面對著廣大的未收復區，懷德肩負著拱衛此地區中長鐵路暢通的重大任務。因此命令新一軍派出一個團前往駐守，以鎮懾共軍的騷擾與蠢動，遇有大股共軍來犯時，亦可就地作堅強的抵抗，以待國軍增援部隊，藉保中長鐵路之安全。

孫立人則認為，懷德縣為屏衛中長鐵路長春至四平街的重要據點，是絕對正確的。但問題是懷德縣在地形上以及當時國軍兵力分佈上，如果在懷德駐屯重兵，在先天上有無法克服的缺點：

第一、懷德縣四郊，沒有可資佈放崗哨的據點，作為懷德駐軍的耳目，以防範共軍之突襲。

第二、懷德通往公主嶺或長春途中，亦缺少接援據點，懷德有警時，唯有靠公主嶺方面國軍

大部隊的增援。

第三、懷德位於沙土地帶，本身物產不足，駐屯大軍不易維持。

孫立人認為，只要把懷德作為一個前哨據點，派上一排兵力即足敷應用，平時放崗佈哨，監視共軍動向，小部隊來襲時，可以就地抵抗；倘為大部隊進犯，最好放上幾槍即行撤退，一面且戰且走，一面給公主嶺、長春國軍作為戒備訊號，情形嚴重時，這一排兵犧牲了亦無關大局。孫立人就任長春警備司令後，他奉命派了一個團，由項殿元團長率團抵達懷德，佈防駐守。這一個團是純機械化部隊，火力及作戰能力，遠超過當時共軍一個師，甚至可足抵擋共軍一個縱隊（軍）。

孫立人於是向東北保安司令部提出他的意見，認為懷德縣在戰略上不宜駐屯大軍，亦無

需駐屯大軍，只能作爲一個監視敵人的前哨據點。東北保安司令部經過一番考慮之後，也認可了孫立人的意見，准其所請，將項團調長春，只在懷德留了少數輕便部隊駐守。經過了一段時間後，林彪開始向松花江以南各據點進行騷擾，懷德縣當然也不例外，時聞槍聲。杜聿明睹此情況，深恐懷德有失，影響公主嶺的安全，而使中長鐵路的瀋陽與長春交通發生問題，於是命令孫立人，把調走的項團調回懷德，以資鎮懾共軍的騷擾。①

三十六年二月初，林彪率十萬餘衆兵力，度過公屯工，分三路向吉林長春地區，發動第四次進攻！

第一路，左翼截斷永吉、長春間鐵路，佔領九台。

第二路，正面包圍國軍重要基地德惠。

第三路，右翼撲向長春西北的戰略要地農安。

國軍針對林彪這次攻勢，分兩路予以反擊：一路以孫立人所率的新一軍爲主力，沿中長路北上，與據守德惠的五十師潘裕昆部隊，內外夾攻包圍德惠的共軍。另一路由杜聿明親自率領陳明仁的七十一軍爲主力，自農安出擊，打退共黨進攻部隊，進而側擊德惠，策應孫立人解圍之師，終於解除了德惠之圍。

粉碎林彪第四次攻勢後，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發現駐守懷德的一團人已調到長春，頗為不悅，立即命令項團長火速帶領其部隊回防懷德，這一團人就像皮球似的，被踢來踢去，一會懷德，一會長春。三十六年五月十五日，正當項團長率領其一團機械化的部隊，甫行回

抵懷德，正人困馬乏尚未展開佈署時，林彪適時帶領大部隊發動第五次攻勢，避開長春，直撲懷德。項團長因其部隊態勢未行展開，無法作有效抵抗情形下，苦戰兩天兩夜，終因張盡被圍，一團機械化部隊，輕易的被共軍解決，懷德就在這種情形下易手了。

孫立人一向視部隊如生命，一次戰役損失他九分之一的部隊，孫極為痛心，他氣憤的說：「杜聿明的戰術思想，只夠當一個排長！」^②

共軍攻陷懷德後，很容易把當地戰況封鎖。東北保安司令杜長官親往前線指揮，不知懷德已失陷，仍派七十一軍軍長陳明仁率八十七及八十八兩師兵力，自四平趨公主嶺，轉而增援情況不明的懷德時，誤入已佔領懷德的共軍佈好的口袋陣地裡，蒙受嚴重損失，陳明仁軍長僅以身免。

德惠解圍後，新一軍鋒銳之師繼續向東北掃蕩之際，林彪秘密糾集了增援部隊，三月十三日，共軍第二縱隊主力圍攻農安七十一軍，共軍第一縱隊亦反轉到農安德惠之間地區。杜聿明長官親率新六軍的新二十二師，五十四軍，正沿長洮鐵路兩側地區向農安反攻。

這時，林彪偵知杜聿明在農安親自指揮作戰，遂傾其全部主力突然竄抵杜聿明指揮所附近，予以包圍，不分晝夜輪番猛攻。農安守軍雖拚死作戰，據守最後防線堅決不退，但因敵衆我寡，逐漸感到難以支持。杜長官乃以十萬火急電令唐守治新三十師配屬新三十八師一一四團，策應新二十二師，攻擊農安地區敵軍。杜長官南望長春援軍久久不至，眼看著就要到緊急關頭，適有伏龍泉國軍突圍撤退農安，加入戰鬥，情勢才賴以緩和。唐守治率三十師兼

程南折急進，敵軍以爲我軍是由九台增援來的大軍，在我軍未到達懷德以前，便向西北潰退而去，農安之圍得以解除，惟杜長官對於唐守治率軍珊珊來遲，致七十一軍八十七、八十八兩個師及新二十二師一部遭受重大損失，大爲震怒。

杜聿明到了長春，立即召開作戰檢討會議，責成新三十師曾琪團長所率的八十九團在城子街作戰失利，唐守治師長應負全責，不顧八十九團被共軍五個師包圍，激戰兩晝夜，彈盡援絕的實際情況，即予唐守治以調職處分。杜長官接著說：「這次德惠解圍之役，七十一軍損失奇重，主帥蒙困，是孫軍長未遵照長官部的作戰指導採取行動，以致未獲殲敵之戰果。」當時孫立人乍聞之下，以事出突然，站起來辯解說：「我的任務是解圍德惠，解了圍就是任務達成，至於如何行動，是指揮官自己應有的判斷。」杜長官說：「因你沒有遵照作戰指導而行動，所以祇達到解圍的任務，而沒有收到殲滅敵人的效果。」孫立人反駁說：「上級指揮官祇能授予下級指揮官以任務，而不能限制其行動。」杜長官從衣袋中拿出作戰綱要，朗讀總綱中一條說：「軍以作戰爲主，作戰以殲滅敵人爲目的。」他接著說：「你不僅違背長官部的作戰指導，而且違背了作戰原則。」孫立人氣憤地說：「唐守治師長作戰有功不賞，反而諉之以過，實乃兵家大忌。唐師長如真有過失，本人願負一切責任。」

散會之後，杜長官派東北保安司令部參謀長趙家驥乘專機飛往南京，晉謁蔣主席報告此事經過。趙自南京返瀋陽後，東北保安司令部立刻正式發表調孫立人任東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長官，所遺新一軍軍長職務，由五十師師長潘裕昆升任。③

當時孫立人爲挽回僵局急電蔣主席，報告實際作戰情形，懇請將唐守治師長從輕議處，准其暫帶原職，續效馳驅。如唐師長萬一不能保留，擬請簡拔新三十八師副師長陳鳴人接充新三十師師長。他在三月廿九日呈主席信中申述說：「關於城子街本軍新三十師曾（琦）團失利之事，責任該師長唐守治負責，並予調職處分。查當時情況發生時，唐師長係奉軍部命令尚在長春主持本軍軍官訓練事宜，該師九台指揮所爲副師長文小山負責指揮該團及駐九台之八十九團。城子街失利之咎，實爲曾團長猶豫攻守之間，缺乏決心，以致指揮錯亂，爲敵所乘，其過失應由該團長直接負責，似非唐師長之責任。」

孫在信中繼續申辯說：

至於農安一役，七十一軍蒙受重大損失以及戰略錯誤，致使匪眾逃逸，事後乃責本軍未獲戰果，似欠允當。是時新三十師由職親自率領，爲避免暴露企圖，出敵意表，自德惠迂迴至雙廟子與布海地區，然後利用夜間行動，一舉而趨郭家屯，攻其無備，則收效必速。因當時職判斷圍攻農安之敵，最多只四個師，東南西三方兵力較厚，北方較薄，如能迅速攻佔郭家屯，然後向西直援農安，進擊匪之側背，出其不意，使匪卒不及防，不但可早解農安之危，亦可獲重大之戰果，當時將此一方案，電呈杜長官，曾邀同意。三月十六日晨正在三道溝郭家屯附近戰鬥之際，忽奉杜長官十萬火急電報云：「奸匪第一、二、六縱隊猛撲我新二十二師，戰況激烈，飭限本日十二時前，將部隊折回八吉溝以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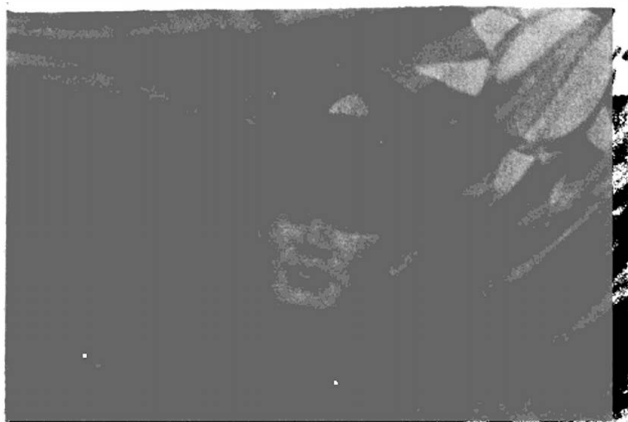
地區，策應我新二十二師作戰。」不得已遵令移動，卒因此種移動之空隙時間，匪已先逃，事倍無功，徒勞無獲。實則奸匪反撲我新二十二師，係掩護撤退行動，而杜長官判為奸匪第一、二、六縱隊對我新二十二師之圍攻，致有十萬火急電報發出，使部隊作不必要之移動而予匪以脫逃之機。

四月二日，蔣主席復電稱：「新三十師瑣事，應照杜長官之意遵辦，不必略有異議。」

孫立人於四月三日向杜長官呈請辭去所兼各職，杜於五日復函慰留。四月十二日，孫立人復電杜長官，請假三月以資安心靜養。杜長官於四月十四日復電稱：「本部尤賴匡輔，尚祈先行來瀋就職，嗣再呈請假休養。」

孫立人調離長春的消息發表之後，長春市民大為震驚。長春市參議會立即通電東北行轅及中央政府請求挽留，同時推請副議長霍戰一代表長春市民拜會孫立人當面挽留說：「孫將軍你粉碎林彪共軍五次強大攻勢，東北父老稱你是遼北長城，你離開長春，遼北難保，遼北一失，整個東北保不住，林彪等人，因你被調走，他們在哈爾濱開慶祝會，所以為國家，為東北人民，你不能走。」孫將軍答覆說：「軍隊是國家的，不能不移交，軍人要服從命令，上級命令我怎樣，我就得服從。」長春市民知道政府成命難改，乃舉行盛大餞別宴會歡送孫將軍，並懇切要求孫將軍把長春視作第二故鄉，宴會中甚至有人激動地痛哭流淚，孫將軍在此感人氣氛中，與長春父老依依話別。

右：民國三十五年，孫立人將軍鎮守長春，時人譽為「塞外長城」之英姿。



上：孫立人將軍交卸新一軍軍長前的最後一次閱兵。

四月二十六日上午八時，新一軍軍長職務交接，在長春神武殿前，舉行隆重的閱兵典禮，集合全軍人員、武器、裝備，孫將軍戎裝騎著駿馬校閱，他看見官兵都面帶愁容，幾乎要哭出來。他強忍著內心的激動，對全體官兵告別說：「我最親愛的官兵弟兄們，今天我要向大家告別了，我的身體雖然離開了你們，而我的精神卻始終與大家永遠在一起，希望大家都能站在各人的崗位上，努力於自己的職務和事業。更希望對於用自己血汗建成的新一軍，要特別愛惜它，使它的光榮更加發揚光大！」

接著孫立人就把政府頒發給新一軍的一面虎旗（緬北戰役特著功勳榮譽旗）及新一軍軍旗授給潘裕昆軍長，並將他自己領上兩顆星的中將領章拿下來，親自給潘軍長戴上，一再叮囑說：「這得來不易的榮譽，是大家以血和汗累積而成的，這支精銳部隊是國家的至寶，希望你多多珍惜，完成我們軍人所負的使命。」

隨後，孫將軍便在全體官兵高唱新一軍軍歌：「吾軍欲發揚，精誠團結無欺罔，矢志救國亡……」歌聲中，黯然離開了新一軍。

孫將軍回到住處，一位跟隨他多年的老兵跑來說：「軍長不幹了，我也不幹了。」孫就問他：「你為新一軍流過血沒有？」老兵說：「我是負過兩次傷的。」孫又問他：「你願意愛護本軍嗎？」老兵說：「當然。」於是孫再問他：「那你為什麼要走？」這個老兵卻反問道：「軍長為什麼要走？」孫就告訴他：「我並沒有走，我精神上永遠不會與你們分離的。」這位老兵只好快快的回去。

孫立人卸任新一軍軍長時，許多追隨他多年的老部屬都表示消極，請求脫離軍隊。孫氏嚴肅的勸勉他們說：「軍隊是屬於國家的，不可因為他個人的離去，而志氣消沉鬆懈報國的工作，大家應該繼續努力奮鬥，發揮本軍的光榮歷史，完成國家賦予的使命。」孫氏這樣光明磊落忠忱為國的胸懷，充分顯示他一向主張軍隊國家化的初衷。

國內外對於孫立人的調職，傳說紛紜，風風雨雨。有的是說「孫與杜鬧意見」，有的說「杜忌妒孫」，有的認為「孫受排斥，因為他非黃埔軍校系統」，有的說「這次農安一役，杜幾為匪所俘，因而遷怒於孫。」以上種種，均非事出無因。孫立人自己解釋說：「至於我與杜鬧意見，只是在戰略運用方面，因杜在作戰時，諸多干涉部隊行動與兵力之使用，這犯了指揮原則，有所爭辯。至於私人方面，我對他絕無意氣之爭。我一向做事只對事不對人，始終以國家為重，絕不因私而廢公，事事容忍，豈知欲委曲求全而不可得！」

美國紐約霍華德論壇報 (Herald Tribune) 於一九四七 (民國三十六) 年五月十七日以「中國在搞些甚麼」為題發表評論說：

直到最近為止，在滿州里 (東北) 的中國新一軍，一直是由孫立人將軍所指揮。許多公正的觀察家認為，孫將軍是中國軍隊中受過最好訓練的軍官，他俱有中國傳統的教養，並且獲得美國維吉尼亞軍校的學位。新一軍在他的領導下，在印度受訓完畢後，反攻緬甸，成為中國最精銳的軍隊。去年新一軍從中共手中，收復了長春及其他東北的重要城

市。新一軍是中國政府在東北整個軍事局勢的礎石，而東北又是最重要的地區。幾個禮拜以前，孫將軍被解除了職務，「晉陞」為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將軍的副司令長官。

新的職務沒有實權，一般人普遍認為孫將軍是被「置之高閣」。而這次調職主要是因杜與孫之間摩擦所引起。據說杜忌妬屬下有這麼好的聲望及軍隊，而蔣委員長非常信任杜，因此大家相信蔣任由杜以自己的方式來處置孫。

孫將軍的調職，使對實際情況很瞭解的美方觀察家感到震驚。他們表示這件事已經打擊了新一軍士氣，因為孫將軍非常愛護自己的軍隊，這在中國將領中是很少見的。

三十六年五月八日，孫立人奉召離開長春，飛往南京。次日上午十一時，在官邸晉見蔣主席，報告新一軍在德惠與農安作戰的實際情形及新一軍軍長交接經過。歷陳「自總髮從軍，廿有二年，攻無不克，戰無不勝，守無不固，從未邀功，也不敢諉過，更不屑玩政治手段，作欺上蒙下勾當，汲汲於功名利祿，五中所存者，惟此耿耿精忠之寸衷，期克盡保國衛民之責任。」蔣主席看孫將軍講話有點激動，就慰勉他說：「這些情形我都瞭解，你回去要與杜長官合作，共負時艱，切不可鬧意見。」語畢，就邀孫共進午餐。席間，孫面遞一份簽呈，建議新一軍要在兵員、編制、武器及器材等方面，加以補充，以增強其戰力。他說：「關外地形適宜於騎兵及大車之運動，在關外作戰無騎兵，則步兵無耳目，無掩蔽。無大車，則裝

備無法攜行，請於軍之編制內，將搜索營改爲五連制之騎兵團，師增設二連制之騎兵營，團增設騎兵連。將全軍所有馱馬輜重，一律改爲大車，由後勤部發給購置大車經費。對於國軍在東北作戰指揮方面，他建議兩點：(一)不爭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殲滅共軍的主力；(二)兵力宜集中使用，不宜分散防守。」

吃完飯後，蔣主席問孫何時返防？孫回答說：「大概在本月十六日之前。」蔣囑咐孫要趕快回去，並說：「在你未走以前，再來見我一次。」

孫立人遵於十四日上午十時，再去官邸晉見蔣主席，蔣主席一開始就說：「你的簽呈我已看過了，已交國防部核辦。」並要他遵照命令，暫回瀋陽，聽候命令，不久會另有任用。

孫立人於十五日飛平，十六日抵瀋陽，住在鐵路賓館。一天下午，他在賓館前廣場散步，遇到中央社駐東北記者陳嘉驥，兩人握手交談，未數語，孫即邀陳進入他下榻的二樓房間詳談。事後陳嘉驥追記當年的談話如次：

陳問：孫副長官已到長官部辦公了嗎？

孫：我辦什麼公？我有什麼公好辦？

問：你看四平街情形如何？不知道能不能解圍，長官部已兩天未發戰報了。（當時鎮守四平街的七十一軍，已失去市區十分之九土地，侷促鐵東市區一角。）

孫：四平街情形，現在我不太清楚，我未參與指揮，他們也根本沒有人來問我的意見。

目前已不是四平街一地失與守的問題，問題是由這些無軍事常識的人來指揮作戰，不祇四平街，就是整個東北也早晚被他們斷送。

問：那麼如何可扭轉目前局勢？

孫：他們在東北指揮作戰，扭轉局勢很難，如想挽救四平街，目前戰局只有一條路好走，但我說出來，杜聿明也不敢去做！就是命令長春、吉林所有部隊，現在立刻以全部力量，渡松花江去打現在是空城的哈爾濱。果能如此，四平街之圍自然可解，但我相信杜聿明絕無此膽量。

問：如這樣一來，長春、吉林等地再丟了，不更糟了嗎？

孫：你這想法與杜聿明想法可能一樣，你是新聞記者，當然難怪。杜聿明一向就是這樣畏首畏尾，所以坐失許多良機。共匪戰術一向是阻援打點，他們可能留有兵力，準備阻擋長春國軍南下支援四平街，但是絕對不會，而且也想不到我們長春部隊北上去打哈爾濱。同時，國軍如去打哈爾濱，匪軍必全力去救哈爾濱，那有心還去攻打長春。再者，就是長春丟了，又有什麼關係，瀋陽國軍不會跟進再收復嗎？我們今天不能與共匪死拚，他們有的是人，我們需要的是戰勝，而不是死拚，作戰最忌畏首畏尾。

問：孫副長官，你爲什麼不把現在打哈爾濱計畫，向杜長官建議，他也許會採納。

孫：杜聿明這種人有膽量去做嗎？我絕對不相信。我告訴你一個事實，在松花江北岸，

中長鐵路大橋底下的陶賴昭橋頭堡，我在那裡擺了三百多人，到今天他們與長春失去聯絡半年多了，可是現在還在堅守著。林彪發動第四次攻勢時，杜聿明讓我把這三百人撤到德惠，我沒有撤。我們如不想光復松花江以北地區，那沒話講，如將來想接收北滿，還想拿哈爾濱，有這個橋頭堡就方便多了。將來作戰時，不知可省多少力量，可少死多少人。陶賴昭橋頭堡那裡有糧食、有彈藥、有水、有發電設備，這是日本關東軍預備和俄國作戰，所經營的永久工事。林彪如想拿這個橋頭堡，他們非準備犧牲很多人不可，我有一萬分把握，共匪絕不會隨便去攻這個橋頭堡。

（筆者按：孫立人作此談話時間為民國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左右，到了三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長春淪陷時，筆者在南京看到報載，我空軍飛臨長春上空，偵察確實情況，空軍報告，是日長春市區死寂，中央銀行建築物（國軍司令部）已看不到國旗，但孫立人部屬所防守的松花江北岸陶賴昭橋頭堡上，青天白日滿天紅旗幟仍在迎風招展。）

問：在杜長官與孫副長官之間，是否有人在挑撥離間？

孫：誰在挑撥！我知道他們在造謠，說我接近民主聯盟份子，那完全是胡說八道！

筆者看到孫立人那種氣憤的樣子，自知勸也勸不了，乃行告辭。④

三十六年秋，參謀總長陳誠兼任東北行轅主任，集東北軍政大權於一身，他要將新一軍

分割爲兩個軍，把五十師及新三十師編爲新一軍，仍由潘裕昆任軍長，以新三十八師爲基幹，與暫編五十六師及暫編六十一師，合編爲新七軍，由李鴻師長升任軍長，並將新一軍原有裝備，分配給其他各軍。

當時已在台灣練軍的孫立人聽到此事，期以爲爲不可，立即致函陳誠將軍，痛言「軍分則勢孤，勢孤則力弱，將不足以應戰。」

又謂「目前我國軍隊之訓練，精疏不一，以致兵器之使用，生熟各殊，就其表面言之，裝備之配給各軍，應求一致，以示公允。

然就其實際言之，則新式精良之武器，如無精熟之使用技術，每不易發揮其效力，如重兵器及汽車等項分配，給素無訓練使用之軍隊，則運動遲滯，偶一不慎，反以資匪，寧非國家一大損失！」當時陳誠以整頓國軍爲己任，那裡聽得進這些話。

到了三十六年底，孫立人接到李鴻軍長電稱：「新三十師於十一月三十日奉命空運瀋陽，潘裕昆軍長率新一軍直屬部隊及五十師開抵四平，新三十八師護送到公主嶺，於景家台激戰後返長春。」



李鴻將軍玉照

孫立人立刻於十二月三十日電東北行轅副主任羅卓英，力陳長春兵力單薄，請予免調，並電復李鴻，請其據理力爭，審慎處理，否則無一倖全。

孫立人遠在台灣，不能與東北新一軍官兵弟兄們浴血疆場，時時感覺寢食難安。他北望雲天，無限慨嘆說：「大敵當前，爲統率者應好好珍惜兵力，集中全力以求勝。乃計不出此，而竟胡亂調動部隊，以軍隊護送軍隊，分散精銳，使部隊疲於奔命，消耗戰力，不知是何居心！」

三十七年二月，林彪率所部共軍，由東北北部渡過松花江南下，無所忌憚，大膽的施展陸上「跳島」戰術，越農安打懷德，越長春打四平，越四平打鐵嶺，越瀋陽打錦州……終至糜爛了整個東北。而長春新一軍新三十八師以殘破的一團兵力，孤軍奮鬥，困守十月有餘。這時在台灣忙著練新軍的孫立人，每天聽到東北傳來的壞消息，他真是心如刀割，恨不得插翅飛降長春，與多年袍澤們共拼一死！

三十七年秋，東北局勢已不堪收拾。新六軍軍長廖耀湘會親筆寫信給孫立人說：「東北局勢，以兄我二人，可以底定，不意演變至此，實令人痛心！」

到了九月，孫立人從台灣給長春警備司令李鴻發去一封電報，說他願帶領新訓練的軍隊去長春接應，「我將與兄等共同飲馬於松花江！」

當十月間長春危在旦夕時，孫立人曾向蔣總統當面請求，派軍用飛機送他人長春，他可親自帶領這支子弟兵突圍，未蒙允准，終致全軍覆沒。孫將軍日後每念及此，總是引爲終生

痛憾！

註 釋：

- ① 中央社記者陳嘉驥撰〈杜聿明、孫立人將帥失和〉，載於《孫立人事件始末記》一書一四五—一五〇頁，天元圖書公司。
- ② 《孫立人回憶錄》第五章〈新一軍軍長調職經過〉。
- ③ 胡德華撰〈孫立人與杜聿明是是非非經緯〉一文，載於《孫立人研究》書中第二三九—二四六頁。
- ④ 陳嘉驥撰〈杜聿明、孫立人將帥失和〉，載於《孫立人事件始末記》第一五五—一五九頁。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 = 孙立人传 上

作者 = 沈克勤编著

页数 = 462

出版社 = 台湾学术书局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 2005.06

SS号 = 12768462

DX号 = 000007656954

孫立人傳

【下】

沈克勤編著





ISBN 957-15-1255-9



9 789571 512556

01300



沈克勤編著

孫立人傳

冊下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孫立人傳

沈克勤編著. - 增訂一版. - 臺北市：臺灣學生，
2005[民 94]

面；公分

ISBN 957-15-1255-9 (精裝)

1. 孫立人 - 傳記

782.886

94008809

孫立人傳 (全二冊)

編著者：沈克勤

出版者：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

發行人：盧保宏

發行所：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

郵政劃撥戶：〇〇〇二四六六八號

電話：(〇二)二三六三四一五六

傳真：(〇二)二三六三六三三四

E-mail: student.book@msa.hinet.net

http://www.studentbooks.com.tw

海外經銷：美國世界日報圖書部

本書局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北市業字第玖捌壹號

印刷所：長欣彩色印刷公司

中和市永和路三六三巷四二號

電話：二二二六八八五三

定價：軟精裝新臺幣一二〇〇元

西元一九九八年二月初版
西元二〇〇五年六月增訂一版

孫立人傳

目錄

下冊

第十三章	鳳山訓練新軍	四六三
第十四章	新軍訓練的特質	五一二
第十五章	保衛金門	五三一
第十六章	台灣防衛	五六一
第十七章	陸軍建制與建軍理想	五九一
第十八章	整訓大陸撤台部隊	六一三

第十九章	重建陸軍軍事學校	六五五
第二十章	建立台灣兵役制度	六七一
第二十一章	調任參軍長	六七九
第二十二章	遭受整肅的原委	六九三
第二十三章	郭廷亮「匪諜案」真相	七二三
第二十四章	大整肅	七四九
第二十五章	大審判	七七五
第二十六章	漢家本與功臣薄	八二七
第二十七章	台中幽居卅三年	九〇九
第二十八章	翻案	九四三
第二十九章	九十嵩壽	九七三

第三十章 中華從此無將軍……………九九一

附錄一

孫立人簡歷表……………一〇二九

附錄二

中外出版有關孫立人著作書目……………一〇三三

附錄三

我隨侍孫立人將軍的回憶……………一〇三九

附錄四

悲劇時代 悲劇英雄……………一一〇一

附錄五

英文孫立人傳 General Sun Li-Jen……………一一一五

第十三章 鳳山訓練新軍

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底，孫立人將軍奉准回南京述職。他從瀋陽搭機飛回南京，下機後就驅車回家。這時孫夫人在新街口沈舉人巷租屋居住，見到夫君自戰地歸來，喜出望外。

孫立人回到南京之初，分別晉見參謀總長陳誠，國防部長白崇禧及蔣總統，報告國軍在東北作戰情況。他認為東北戰局並非不可扭轉，端在指揮官對戰略戰術的適當運用；他並請求政府補充新一軍的兵源及裝備，用以增強戰力，扭轉戰局。蔣總統要他留在南京聽候命令。

孫立人在京期間，有一段空閒時間。他每天看報，東北戰爭一天比一天吃緊，使他更加牽掛那些留在東北作戰的新一軍官兵。南京夏天燥熱，居住的房屋狹小，成天沒有事做，又不能悶在家裡。他不是院子裡散步，就是去逛玄武湖，藉以排遣胸中的苦悶。

一、榮膺陸軍訓練司令

一天，蔣總統召見孫立人，有意要他擔任陸軍軍官學校校長，孫則認為當此共黨倡亂國家危急之時，辦學緩不濟急，他願為國家訓練新軍三十萬，用此新軍，開赴秦皇島，直搗佳

木斯。蔣總統問：「練軍以在何地爲宜？」孫答稱：「曾文正公說過：『練兵如鷄孵卵，如爐練丹』，需要一個安靜環境，所以練兵基地以愈遠離戰場愈好。」蔣總統要孫仔細研究一個練兵地點。幾天後，國防部正式任命孫立人爲陸軍副總司令兼陸軍訓練司令官。

新命發表後，孫立人自己深感責任重大。當時大陸上陸軍有三百五十多萬，可是多半已失去戰力，現在要重加訓練，千頭萬緒，不知從何做起。他向蔣總統請示，總統說：「你帶的軍隊一定是能作戰的。」孫很慚愧地報告：「現在也不能作戰了。」蔣總統追問原因？孫答稱：「部隊經連年戰鬥，很少有集訓整頓的時間，官兵的精神體力都已疲憊，戰鬥技能那就更談不上，這種軍隊讓誰去帶，也無法作戰。」蔣總統說：「我要你負責陸軍訓練工作，就是要你趕快把這些部隊加以整訓。」孫立人進一步向蔣總統請示：「這次整訓部隊，是不是重新作徹底的訓練？」總統說：「當然。」孫說：「要徹底訓練，那就要招募新兵，一切從基本做起。」

當時各方對於整訓部隊有不同的意見，許多將領認爲國軍祇能一面作戰，一面訓練。國防部採取他們的意見，命令各軍區分區整訓部隊，由陸軍訓練司令部督訓。孫則認爲若照這樣做去，空有訓練之名，而無實際成效可言，恐怕訓練結果，還是老樣子。因此他還是照著蔣總統指示的方針，重新從基本訓練做起。因爲整訓全國陸軍，倘若各地部隊不聽調度，各行其事，就會引起許多問題。他祇能從頭做起，做一點是一點。因而他建議以台灣爲訓練基地，遠離大陸戰場，不受任何干擾，可以按照他的理想，從基本訓練開始，這樣方可練出一

支勁旅。蔣總統當時對他說：「你先去看看，回來再說吧！」

孫立人隨即飛往台灣，花了三天時間，到基隆、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岡山、左營、鳳山、屏東各地詳細察看，最後他認為台灣南部的鳳山，原是日軍一個聯隊的兵營，原有的訓練場所與營房設施，做為新軍訓練基地最為適宜。

當時有人主張陸軍訓練基地，應分設在南京、北平、廣州、西安、成都、重慶等大都市，認為這些地方交通方便，調動軍隊快捷。蔣總統亦認為鳳山距離首都太遠，最初並不同意。孫立人解釋說：「當時從南京運輸部隊到北平，還沒有從台灣運輸快。因為那時津浦路已經不通，沒有從台灣直接用海輪運輸快。而且台灣位於我國沿海中心位置，海空運輸最為方便，北到鴨綠江口，南到廣州灣，都極便利。經此多方解說，才獲得蔣總統批准，以台灣鳳山為訓練基地。」

蔣總統指示孫立人，積極籌備各項訓練工作，並教他儘量從新一軍中調選得力幹部協助。孫報告說：「新一軍現在東北作戰重要，部隊中各級幹部都負有重要任務，不宜抽調，祇需從新一軍教導總隊中，調撥四百名學生前來擔任教育示範。他們所使用的毛瑟步槍，仍是民國二十七年稅警總團時所發的舊槍，雖然經過印緬及東北作戰，可是現在還有七八成新，槍口未有損壞，來復線依然明顯，請求將這四百名學生攜帶這四百支舊槍，調到台灣擔任訓練部隊的示範教育就夠了。」當蒙總統核可。

過了幾天，蔣總統又召見孫立人，問他訓練一個部隊最少需要多少時間。孫回答說：「

依照國際標準，要練成一支戰力堅強的部隊，理想時間要有三年，最少也要兩年。」蔣總統認為太慢，決定縮短為一年。後來因為適應戰爭的需要，決定分批調訓青年軍，時間又縮減為半年。

一一、香靈寺網羅人才

孫立人將軍於民國三十六年七月十五日在南京國防部附近的香靈寺，設立陸軍訓練司令部，開始進行籌備。首要工作在於網羅人才，甄選幹部，建立機構組織，草擬訓練計劃。

新一軍副軍長賈幼慧，因五十師師長潘裕昆升為新一軍軍長，不宜留任，孫乃簽請調任為陸軍訓練司令部副司令官。新二十師師長唐守治被杜聿明免去師長職務後，迄未發表新職，乃簽請調任唐守治為陸軍訓練司令部參謀長，奉准之後，即令他們兩人飛來南京到差，積極籌設陸軍訓練司令部工作。

陸軍訓練司令部的編制，下設第一、二、三、四處及體育、新聞、軍法、副官、營務、編譯等處。任命甘毅為副參謀長，姚駿逸、彭青雲、陳麓華、閔銘厚為第一、二、三、四處處長，魏振武為體育處長，張佛千為新聞處長，周芝雨為軍法處長，田世英為副官處長、張明信為營務處長，呂寶東為編譯處長，第三處下設兩科，主管作戰與訓練，第一科科長是江無畏，第二科科長是吳燦楨。並指示各處處長，廣攬人才，多方延聘優秀幹部，充實編制員

額。

當時國共內戰正熾，全國各地烽火四起，民生凋敝，人心惶惶，有志青年，報國無門，編餘軍官，走投無路。報載孫立人將軍在南台灣訓練新軍，全國有志之士，紛紛前來投効。各業科軍官中有邵光明、魏巍、鄒凱等多人，甫行返國的留美軍官有伍應煊、周應龍等，從體育界徵聘來的體育教官有周中勛、袁琮、楊懷庸、王漢超等一百餘人，臨時從各大學招考來的翻譯官有陸子甘、黃天才、陳治世、蕭樹倫、馬全忠、熊琛、方有恒等三十多人，從新一軍調來服務的有孫克剛、嚴孝章、潘申慶、蕭一葦等多人，均是一時之選。

孫立人爲進一步瞭解台灣訓練基地的實際情況，於三十六年七月廿三日，親自帶領一個視察組，內中包括有美軍顧問團、陸軍總部、聯勤總部、青年軍二〇五師及陸訓部主管營房設備及交通補給人員，先行前往台灣各地視察，就將來部隊運輸、補給、及營舍與演習場所之修建分配等項事宜，預作規劃。此行孫立人決定，先訓練幹部，再由訓練過的幹部回到部隊訓練士兵，所以要在陸訓部之下，先設立軍官訓練班，召訓部隊幹部，至於部隊訓練，交由各部隊自行實施。

孫立人飛回南京之後，再派賈幼慧副司令官偕同潘申慶秘書於七月二十九日到台灣各地考察軍事設施十幾天，他們認爲過去日軍在鳳山郊外所建的營房，佔地廣濶，共有樓房十餘棟，可作爲陸軍訓練司令部辦公場所，它的前面有一個廣平的教練場，正面約有六百公尺，的確是一個好的閱兵場所。附近灣子頭和五塊厝，有大小倉庫百餘棟，可改建爲營舍，供部

隊及受訓人員居住，還有現成的步槍射擊訓練場，及適合各種訓練的地形。在這三個營區附近，建有足夠使用的眷舍，不過因乏人接管，這些營房眷舍，都顯明荒蕪破壞，需要重新修葺整理。

孫司令官接到報告後，復派賈副司令官偕同營務處人員，再赴鳳山，負責修繕營房及各項訓練設施，限期於三個月內完成初步規劃，俾便早日開始訓練工作。又在台北設立聯絡辦事處，派王廷棟上校為主任，主持對內外聯絡工作。

三、新軍訓練基地鳳山

陸軍訓練司令部第一批官員一百餘人，於三十六年十月十一日，搭乘登陸艇離開上海，於十三日到達基隆。賈幼慧副司令官親來迎接，並在碼頭上集合全體官員訓話。他說：「台灣父老兄弟姊妹們，最敬重國軍，我們官兵到此之後，要嚴守軍風紀，自愛自重，愛護台灣同胞。」

這一批新軍幹部初到台灣，看到寶島風光美麗，無不興奮異常。當天搭火車到鳳山，下車後，整隊步行到鳳山營房（現為中央軍官學校校址）。這時營房門窗破壞，雜草叢生，無水無電。初到第一天，大家吃不到飯，喝不到水，就在這荒蕪破落的營區，披荊斬棘，打掃房舍。又從崗山空軍單位，借來一部分老舊的桌椅，擺設起來，開始辦公，草擬各項訓練計

畫及規章。

孫司令官認爲國軍部隊，經過八年抗戰，三年戡亂，從沒有整頓休補的時間，一直是在戰場上拖來拖去，弄到師老兵疲，失去戰力。而且軍隊幹部的素質水準，極不整齊，有的從各兵科學校畢業，有的是各種訓練班受短期訓練，甚至是行伍出身，一字不識的大老粗，精神動件，思想觀念，均不相同，以致影響到一個團一個師的精神不一，意志不一，動作不一，技術不一。可是「軍隊是成於一，敗於二三。」現在訓練新軍，就是要把來自不同部隊的官兵。訓練成思想一致，精神一致，動作一致，技術一致。要訓練部隊，首先要訓練幹部，因此他決定在陸訓部成立之初，首先要籌設軍官訓練班，以備調訓部隊的幹部，由訓練好的幹部，再訓練部隊。

陸軍訓練司令部遵照孫司令官此一指示，草擬部隊訓練計畫，分爲幹部訓練與部隊訓練兩大類，並分兩個階段實施，第一階段是初期教育，第二階段是正期教育。初期教育著重體能訓練，正期教育著重戰技訓練，同時實施幹部及部隊訓練。部隊先施以五週的生活及體能訓練，這是準備教育期間，在此期間，由陸訓部選派體育教官及示範隊學生，到部隊團營裡去訓練官兵體能及基本動作。同時從部隊中抽調三分之一幹部到軍官訓練班受訓，這樣不會影響部隊教育的進行。幹部訓練分爲校官、尉官及士官三隊，主要訓練基本戰鬥技術及指揮作戰能力。幹部訓練時間：校官隊爲五週一期，尉官及士官隊均爲六週一期。每個部隊每期選送三分之一的幹部受訓，待部隊初期五週訓練期滿，十三週正式教育開始，這個部隊已經

有了第一批受訓完成的幹部，回到部隊教練士兵，這樣可以在十八週之內，將一個部隊的幹部及士兵同時訓練完成。

訓練計畫草擬完成之後，孫立人將軍於三十六年十一月三日偕同美軍顧問自南京飛抵台北，當夜搭火車赴鳳山，次日即與美軍顧問開會商定全盤訓練計畫，並偕同美軍顧問視察營區各項訓練設施。

此一部隊官兵訓練計畫，後來經過實驗改進，課程分爲三期，每期訂爲四週：

幹部：

第一期：學科40%，基本教練40%，體能訓練20%。

第二期：學科60%，基本技術30%，體能訓練10%。

第三期：學科80%，基本演習15%，體能訓練5%。

士兵：

第一期：學科40%，基本教練40%，體能訓練20%。

第二期：學科30%，基本教練50%，體能訓練20%。

第三期：學科20%，基本教練60%，體能訓練20%。

說明：

學科：一般學科30%，本科70%。

基本教練：姿勢、步法、隊形、口令。

基本技術：本科武器之使用20%，實用60%，研究保養20%。

基本實習：本科之實戰演習50%，對抗演習50%。

體能訓練：爬吊桿，器械操30%，障礙通過30%，團體長跑一千五百至五千公尺40%。

第一批調到台灣的教育幹部，是新一軍教導總隊第九期畢業的四百二十二名學生示範隊，他們由趙狄總隊長率領，自長春搭乘車船輾轉來到台灣，進駐鳳山營房，立即給沉寂空曠的營區帶來蓬勃的生氣。他們黎明即起，循著到屏東的公路，跑步五千公尺，才回營早餐。十月間，南台灣天氣仍是炎陽高照，他們赤膊紅短褲，在操場上操正步，排練隊形變化，動作整齊劃一，像生龍活虎一般，氣勢雄壯。有時整隊走到鳳山街頭，昂首挺胸，步伐整齊，皮鞋發出一致的嚓嚓聲，行人都站在路旁觀賞，稱讚新軍確是不同凡響！

孫司令官於十一月初到鳳山營房辦公，這時營房內尚一無所有，更談不上設備及教材。他不顧環境的艱困，下令陸訓部官員，在最短期間內，在鳳山營區內，先把軍官訓練班籌設完成。當時一門砲也沒有，在屏東籌設砲兵大隊。找到一兩部報廢的破車，在台中成立機械兵大隊。買到幾匹民用的騾馬，在嘉義內角籌設騎兵大隊。沒有兵員，他派陸訓部官員，分赴內地各大都市招收流亡學生。當時連主辦參謀人員都認為這樣百廢俱舉，恐怕結果會一事無成。可是孫將軍目標已定，從不怕難，他帶頭去做，一天工作最少十四小時，因此他的部

屬也就不敢偷懶怠惰，逐漸形成一種樸實苦幹的風氣。新軍訓練工作，就是在這種風氣帶動下，逐漸地展開起來。

四、第四軍官訓練班

陸軍訓練司令部經將設立軍官訓練班的人事編制及訓練計畫，呈奉國防部核准，即於三十六年十一月一日在鳳山正式成立。由孫司令官兼任班主任，唐守治少將為副主任，易培薰上校為教育組長，李邦芬少校為教務課長，黃維良少校為編譯課長，王景佑（後為洪同）為訓導室主任，段班鑫為軍需室主任，積極規劃訓練設施及編排課程。

首先開來台灣訓練基地的是青年軍二〇五師，他們自八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期間，陸續從湖南調來台灣，分別駐進鳳山、屏東、台南各地營房，一面佈防，同時接受新軍訓練。

孫司令官於三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在鳳山營房大操場上，主持陸訓部軍官訓練班幹部訓練總隊第一期校官隊、尉官隊及軍士大隊開學典禮，他對受訓學員們說：

幹部是軍隊的核心，幹部的優劣，影響戰力的強弱，和決定戰鬥的勝負。古人說過：『有不可戰之將，無不可戰之兵，有可勝不可敗之將，無不勝必不勝之兵。』訓練幹部為訓練部隊的首要之圖，所以我對幹部教育極為重視。一個部隊進入台灣訓練基地之後，

分爲部隊訓練及幹部訓練兩種。幹部訓練分爲軍士、尉官、校官三個階層教育。重點在訓練每個階層的基本動作及作戰指揮能力，同時統一部隊各級幹部的戰術思想。你們受完訓之後，回到部隊，再拿自己受訓的心得和方法去訓練士兵。

第一批調到陸訓部軍官訓練班幹部訓練總隊的學員生，大部分是自青年軍二〇五師調來的。他們大多都曾受過軍校養成教育，而且在軍中擔任幹部多年，現在還要調來受短期訓練，表示無此必要。他們對於新軍訓練的嚴格，也感到吃不消。可是孫司令官認爲，過去國軍一再打敗仗的原因，都是祇重形式，趨向虛浮，而疏忽了戰鬥的基本動作。士官和尉官是直接帶兵官，本身必須具備精確的戰鬥技術，才能教導士兵如何射擊，如何打仗。那麼爲什麼要調訓校級以上軍官呢？孫司令官說：「校官去受訓，並不是要求他射擊能夠百發百中，而是要他對於各種射擊戰鬥動作，知道甚麼是對的，甚麼是不對的，那樣是重要，那樣是次要，然後他才能糾正士兵的動作，考察部隊的得失，所謂『技術領導技術』，才能正確無誤。」

三十七年一月十五日，國防部在南京召開陸軍訓練會議，決定在北平、西安、瀋陽、台灣、迪化、漢口、徐州七個地區，設立第一至第七軍官訓練班，輪流調訓作戰部隊幹部，由陸軍訓練司令部督導。陸訓部軍官訓練班改名爲第四軍官訓練班，班主任仍由孫司令官兼任，副主任改由辛鍾珂少將擔任。

第四軍官訓練班設立學生總隊，招考青年軍中優秀知識青年及大專流亡學生參加，實施

短期訓練，培養軍中基層幹部。訓練期間，除了第十五期爲十七週之外，其餘四期均爲二十六週，課程以切合戰時需要者爲主，包括基本教練、兵器使用與保養及戰術等。爲彌補以往軍事教育的缺乏，特增列兩種課程，一爲統馭學，二爲軍隊教育法。

統馭學由孫司令官親自講授，以其數十年帶兵作戰的經驗，融合古今中外治兵練兵的原則，現身說法。這時鳳山營房尙無大禮堂建築，集合軍訓班各班隊學員一兩千人在大操場上課。學員生均赤膊紅短褲，戴著斗笠，坐在小板凳上，膝上放置一塊木製圖板，一面聽講，一面筆記。

當時孫司令官軍務倥傯，講課時間集中在兩天之內，一天上下午各三個小時，共計十二小時。孫司令官站在司令台前，將他一生帶兵練兵以及指揮作戰的經驗，娓娓講來，很能引起學員生的興趣。在南台灣炎熱陽光烤炙下，一天長達六個小時不停地講課，他始終神采奕奕，毫無倦容。學員生亦能體認孫司令官傳授他親身帶兵作戰的經驗，確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大家都聚精會神聽講。

孫司令官講授「統御學」，自三十七年起，至四十年止，前後長達四年時間，聽訓學員生，包括第四軍官訓練班各班隊學員生，及駐台國軍幹部達數萬人。內容包括：一般統御和軍隊統御的原理原則，平時和戰時帶兵作戰應該注意事項，以及部隊作戰應該具備的條件，並以古今中外名將語錄及自身帶兵作戰的經驗作爲例證，諄諄告誡，殷切期望每一位學員生將來都能成爲一個卓越的指揮官。

我國練軍以來，從無成文的軍隊教育法，各級部隊長及軍事教官，講授軍事課程，大多照本宣讀，從不研究教育方法，也不顧及學員生的反應，實為國軍教育最大缺陷。鳳山軍官訓練班特設此一課程，以為補救，並由留美軍官吳燦禎少將參考美軍軍隊教育法，編訂「陸軍軍隊教育法」，詞句簡單明白，適合軍官及士兵閱讀，且強調軍隊教育以引起興趣為先，戰時訓練，以簡單實用為尚。講授課程，無論學科術科，必須嚴格遵守下列步驟：

1. 準備：教官必須首先蒐集及研讀所授課程之有關資料，以求自我精通。其次依預定時間，擬訂講授計畫，並準備所需教育補助用品，如圖表模型與電影，以及示範人員與器材。

2. 講授：教官首須宣示課程名稱及其目的，以引起學員生的注意，然後依據講授計畫，於預定時間內，講授課程內容及其重點，隨時注意學員生的反應，必要時得提出問題，以測知其領悟程度。

3. 示範：若干課目，尤其是術科方面，須由教官示範，或由示範人員擔任，使學員生易於了解並加深印象。

4. 實習：教官講授完畢，應由學員生自行操作，或至演練場自行演練，此時教官須在旁監督及指導，並當場改正學員生的錯誤。

5. 測驗：為測知學員生對所授課程的領悟程度，可於每節課末尾作簡單的測驗，亦可定期考試，務期學員生能徹底瞭解。

第四軍官訓練班自民國三十六年創建，至四十一年改制為陸軍軍官學校，總計訓練第十

五、十六、十七、十八及十九共五期學生七千七百七十六人，此外轄訓將官班、校官隊、尉官隊、軍士教導大隊、政工隊、示範隊、騎兵大隊、砲兵大隊、工兵隊、通信隊、入伍生教導總隊、女青年大隊、幼年兵教導總隊、台灣軍士教導團、儲訓軍官班、搜索大隊、夜戰隊及體育幹部訓練班等，在短短五年期間，曾經第四軍官訓練班訓練過的軍中幹部，達四十六萬六千二百四十二人，對提升國軍幹部素質及官兵士氣有很大貢獻。^②

註 釋：

- ① 《孫立人回憶錄》中〈鳳山訓練紀要〉，中國時報刊載。
- ② 朱浚源撰《黃埔軍校到台灣：從孫立人主任到羅友倫校長》第一五〇頁。

五、入伍生總隊

民國三十七年底，徐蚌會戰失利，國內局勢突變。李宗仁副總統主張和談，蔣總統被迫於三十八年一月廿一日宣佈下野。局勢不安，物價飛漲，食米一斗價值二十萬元，香煙一包二十萬元，人人恐慌，知識青年更是無所適從。

孫立人司令官為搶救大陸知識青年，充實台灣新軍幹部，派員分赴上海、南京、北平、武漢、廣州等地，招收青年學生來台從軍，先後共招收七千多人。遂在鳳山五塊厝營房成立

入伍生總隊，任命趙狄爲總隊長，編成補充兵第一團，江無畏爲團長，下轄三個大隊，開始新軍訓練。

第四軍官訓練班入伍生總隊的番號及編制呈報上去，因當時行政院及國防部遷移到廣州，尙未奉准，臨時借用三十一軍補充團的番號，糧餉是從東南長官公署借來的，被服裝具則是東拼西湊，每人發給一套制式軍常服，規定在典禮或外出時穿用，日常身上只有一條紅短褲和一頂斗笠，腳上穿的草鞋還是各自編織的，餘無長物。打野外的戰鬥服，上身是日本海軍陸戰隊米黃色軍便服，下半身是日本陸軍士兵軍褲，鬆泡泡的，沒有款式還不說，腰間和褲腳都釘有白棉帶子，以供紮捆，腰間加上寬皮帶，小腿打上綁腿，將就著還不難看，如果卸下腰皮帶和綁腿，活像是日本武大郎。每月士兵薪餉只有十幾塊台幣，上街只夠看場電影，啃一根甘蔗，吃碗冰，伙食菜飯只夠填飽肚子，加菜時才看到幾塊肉片，大家營養不良，有的患夜盲症，有的患香港腳，孫司令官在軍中提倡吃花生米、酵母片，來補充官兵營養。

這些新招來的大陸知識青年，對於軍營的艱苦生活，尙能體諒，惟把他們編爲補充兵，極表不滿。其中有兩三百名大學生，認爲他們從軍是來報國的，是來充當新軍幹部的，不是來當兵的，要求上級改善名義，經過數次要求，未得到滿意答覆，一天下午就在營房鼓噪起來，當時有人領頭衝出五塊厝營房，二三百人浩浩蕩蕩，到了高雄車站，強搭火車，開往台北，準備向東南長官公署請願。

孫司令官接到報告後，立即召集賈幼慧副司令、陳麗華參謀長等人商議如何處理。在座

新聞處張佛千處長自願前往勸說他們回來，惟要求孫司令官在他們回營後不要給予處分。孫司令官表示同意，並派他的座車送張處長前往。賈副司令官問張要不要帶憲兵去，張處長說不要。他當即電話通知台中駐軍，將這批入伍生截留下來，而他則趕到台中軍營，對這批學生說：「今天你們穿上軍服，就是軍人，軍人必須嚴守軍紀，軍營不是學校，你們怎能擅自離開營房集體前往台北請願？這種行爲犯了嚴重軍紀，你們就是到了台北，陳誠長官帶兵一向軍紀嚴明，知道你們這種情形，一定交軍法嚴懲。你們也許不知道，軍人擅自離開軍營，就是逃兵，軍中抓到逃兵是要槍斃的。我來之前，特向司令官代你們求情，原諒你們入伍不久，不懂軍規，只要你們回營，這次違紀行爲，一概不予追究。你們對目前待遇不滿，有何請求，可以逐級向上呈報。現在你們可以一一提出，我可以代你們向司令官報告。我可以保證，司令官知道後，一定會給你們圓滿解決。」這批學生聽了張處長講完話，紛紛提出軍中的不滿情形，以及他們的請求事項，經過兩個多小時的溝通，這批學生才願原車回高雄。

上級對於這批入伍生也未作何處分，營房裡好像沒有發生過這件事一樣，他們情緒才稍微安頓下來。孫司令官乃召集全體入伍生官兵講話。說明他招收大陸知識青年從軍的苦心，是要爲國家保留這批精英，將來成爲新軍幹部，絕對不是把他們騙來，當補充兵使用。因爲入伍生總隊編制尙未奉核准，只得暫時借用三十一軍補充團的番號及薪餉，裝備補給都是臨時向各方挪用來的，等待國防部正式核定編制，問題就可解決了。孫司令官說：「我們是窮的國家，建軍不能期望美援。做長官的正如家庭中父兄一般，無不希望家中子弟吃好的，穿



上：孫將軍示範托槍立射姿（吳紹同攝影）

右：孫立人將軍頒獎射擊英雄後立者為
賈幼慧副司令

好的，可是我們是窮家，我們要從艱苦中，建立我們國家的軍隊。」孫司令官說話的真誠態度，感動了這批熱愛國家的青年。

當時鳳山新軍訓練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猶如新軍的標幟大火炬，向海內外散射著光芒。這批知識青年進入新軍基地，先要接受新兵入伍訓練三個月，將「老百姓」的習氣滌除殆淨之後，才開始正科教育。

後來入伍生總隊遷到台南三分子旭町營房，官兵住的是倉庫式的統艙，每人鋪蓋一捲，小板凳一隻，便是全部家當。每日早起，要在五分鐘內着裝、洗刷，內務整理完畢集合，先來個五千米跑步，不許一個人落伍，一定要跑完為止。出操更是緊張，絲毫馬虎不得，每一個動作都要做得正確。就以立正姿勢來說，便以一個星期時間來操練，直到人人能收緊小腹與下巴，顎下顯出七條皺紋，兩肘自然下垂，微微向前半彎，姿勢做不對的，尙須「貼牆壁」，出特別操。每天操練下來，晚間自修完了，睡在大統舖上，直覺周身骨頭都要散開似的，這批初入伍的學生，都感到吃不消。

一天下午上「刺槍」課，當全體入伍生，正持著上了刺刀的步槍，作散開隊形，跟著教官的示範口令，一面大喊「嗨！殺！嗨！殺！」「殺！嗨！嗨！嗨！」「一面作前進衝刺動作時，只見老是穿一套洗褪了色草綠人字布軍常服，和腳穿光亮馬靴的孫司令官向操場走過來了。他先站在隊伍正面看每一隊的操練。但見孫司令官走到一位學生身邊，向他端持的槍，出其不意地用手猛力一擊，便將他的槍支擊落在地，又由於那位學員的槍上刺刀未上好，槍

被擊落在地時，刺刀又從槍上脫落了。這一下全場官兵大驚失色。此時，孫司令官拾起了槍和刺刀，走到教官面前，他並未責備那位學生，反先斥責教官的疏忽，說他在上刺刀課以前，應該認真好好檢查每一位同學的槍上刺刀，是否上牢。繼又向全隊學生說：「刺槍是力的表現，因此刺槍最基本要點，是持槍的握力，端槍要握得牢，拿得緊，方可衝刺有力，對敵人反刺撥擊，才不會被敵人把槍擊落。剛才這位同學的槍被我一巴掌打落在地，就是持槍握力不夠。」說時還親自作了好幾下連續的示範動作，後又命那位失槍脫刀的學生出列，還槍給他，並要他照剛才示範動作，再演練一下給大家看看是否正確，他更取了另一位學生的步槍，和那位出列的學生，對刺了幾下，又表演了幾下「防刺」方法的示範動作給大家看後，便去看別隊的操練了。當時入伍生總隊都只有二十出頭的小伙子，看到年逾五十的司令官，兩鬢飛霜，但他對於士兵戰技的刺槍動作，尚有如此熟練精湛的身手，無不敬佩的五體投地。

又有一次是全隊上「全副武裝超越障礙」的排攻擊訓練課目，正操練中，孫司令官手持一條小馬鞭，來到操場上。各隊依次逐班演練「跳躍翻過大板牆」，「走過大水坑道上獨木橋」，和「匍匐前進穿過帶刺鐵絲網」等幾道障礙，然後上刺刀衝鋒，攻佔目標。孫司令官站在大板牆附近，看學員生越過這一道障礙的訓練情形。他細看學生超越的每個動作，先一躍而上，雙手抓住板牆上面邊緣，然後再用臂力使勁攀上去，翻過上面跳下去，就算超越此道障礙了。可是有的學生，固能一躍就抓牢板牆，攀上翻過去，跳下而過關，也有人連跳躍幾次都未攀上去，更有的躍用手抓著了板牆，但後力不濟，便吊掛在板牆上，攀不上去，

最後還是落下來。孫司令官看到這種情形，便在牆旁叫「再來一次，再來一次，再來一次，一定要攀上翻過去，不要氣餒！」有一位學生就是在他連叫了三遍「再來一次」，並用小鞭子在他的背包上輕打了幾下，才終於一躍抓牢板牆攀上翻跳下去了，惟頭上斗笠卻仍落在板牆這邊。就全副武裝超越障礙說，超越障礙時，身上裝備的任何一樣東西弄掉落，都非好成績。孫司令官一直看完全隊訓練課完畢，還作了簡明的獎評。他指出學員生的手力和臂力訓練都不夠，才有人躍上板牆，抓不牢上端，又攀不上去，而終落下來。他說：「今後要多做爬吊竿和單槓的運動練習才行。」從此之後，每天晚間大家就寢前，還要爬吊竿，練單槓，新軍訓練的嚴格可見一般了。①

入伍生總隊七千多人，經過三個月的新兵入伍訓練，在南台灣火熱的太陽下炙烤，在新軍的洪爐中鍛鍊，自立正、稍息、操練到「伍攻擊」與「班攻擊」，很快訓練成一支士氣高昂的隊伍。

當時的新軍，又稱「斗笠軍」，人人戴斗笠，著紅短褲，腰上繫著一根大約三寸寬的美軍帆布皮帶，緊紮著連手指都不能伸入。一天，一隊晒得漆黑的斗笠軍，赤膊紅短褲，肩背三零步槍，整隊高唱新軍歌：「打起背包，拿起槍刀，新中國的兒女們，光明在前頭照耀。起來！起來！起來！起來！投向祖國和人民的懷抱！看大火炬的光芒海天普照。不要再等待，不要再徬徨，新中國的歷史，我們要創造。」他們在街道上行進，步伐整齊，精神抖擻，路人見到無不肅然起敬。一位從大陸撤退來台的老人說：「要是國軍都是這樣，大陸也不會丟了。」

三個月入伍訓練結業，舉行野外攻防大演習。天氣有意懲人，三天倒有兩天大雨，人在泥濘裡滾，水田裡爬，死守下淡水溪右岸，溫度陡降，凍得人渾身發顫，卻趴在田埂上的泥水裡三小時不能動，內急也只得就原地姿勢不變解決，尿撒在褲子裡，那才是真正的所謂「方便」。

也就正在這個時刻，暴雨傾盆，能見度極低，士兵從鋼盔前簷的水簾裡，看到孫司令官走了過來，田畦裡的積水差不多到了他的大馬靴口，他走起來，泥水四濺，每一步都需用力跋涉而來。

士氣是個不可捉摸的東西，官兵看到孫司令官前來察看演習，大家立刻都有了精神，也好像立刻進入了逼真的戰鬥狀況，感覺到我們在這裡苦守待援的任務，是多麼值得誇傲。

孫司令官走上田埂，沒有穿雨衣，只是大盤軍帽換了斗笠，全身濕透，他好像沒有感覺到。只是馬靴裡水裝滿了，他在陣地前停留片刻，金鷄獨立的脫下馬靴，靴口朝下嘩嘩倒著泥水，甩了幾下再穿上，然後他就爬往陣地後面的河堤，視察另一支部隊。雨水仍不休止的，下著，可是官兵們都認為司令官都這樣辛苦，我們還有甚麼好說的。戰鬥演習完畢，孫司令官叫趙狄總隊長趕快把部隊帶回營房，用紅糖與生薑煮薑湯喝，以防感冒。江無畏團長告訴同學說：「你們的入伍教育成功了。」^②

三十八年六月十六日是陸軍軍官學校二十五週年校慶，第四軍官訓練班校尉官隊學生總隊及入伍生總隊均須參加典禮。早晨一起床，天空滿佈烏雲，卻沒有一滴雨。早晨點名的時

候，趙狄總隊長集合訓話，宣佈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校長蔣公今天要親自主持校慶」。趙總隊長訓話後，由營長顧正祥少校分別挑選兩個排擔任「獻火隊」，一個步兵連擔任「儀隊」。獻火隊每人手持一支「火炬」，以五千米接力跑到台南市「延平郡王祠」，點燃「革命成功聖火」，再以五千米接力跑到鳳山軍營，整個獻火隊準備在校慶典禮，向校長蔣公呈獻「革命成功聖火」。

校慶典禮在上午十點正舉行，「儀隊」在九點鐘即完成了準備，站在校門前恭候。這批入伍生經過將近半年的頭戴斗笠，打赤膊、紅短褲、足登草鞋，身穿破軍服，鞋子見底，襪子破洞的生活之後，忽然成爲頭戴新軍帽，身穿斜紋布新軍服，腳穿斜紋布面的新膠鞋，裝備煥然一新，每個同學站在隊伍裡，精神煥發，大家抬頭挺胸，頭正頸直，兩目凝視向前，下顎微向後收，腰幹挺直，小腹後收，兩腳分開約六十度，兩膝併攏，保持著臂部夾緊的立正姿勢，全校官兵學員生列隊站在鳳山軍校大操場上。

九時三十分，號兵吹響了「崇戎號」，軍樂隊跟著奏起軍樂，校長蔣公身著戎裝步下轎車，日光炯炯，檢閱軍校官兵學員生，並注視每一個人的儀容、服裝和動作，頻頻頷首。蔣公的威儀，給人印象深刻。

十時正，崇戎號角再度響起，校長蔣公神采奕奕地步上司令台。八十軍軍長唐守治將軍以受校部隊指揮官向校長蔣公敬禮，報告受校部隊有陸軍第八十軍、第四軍官訓練班十七期學生總隊、入伍生總隊，校官隊、尉官隊、軍士隊五千餘人。在軍樂聲中鳴放二十一響禮砲

畢，校長蔣公訓話，第一句話就親切稱呼：「黃埔的青年子弟們，我辦黃埔至今已二十五週年了，自黃埔建軍開始，我們剿平陳炯明，統一廣東，完成北伐，消滅北洋軍閥，以及抗戰勝利，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等都是我們過去的光榮歷史。可是到今天竟致赤匪橫行，使我們退守台灣……」校長講得很激動，他揮動雙手，加強了聲調，面露慍色，話說得更沉重。

「這是我們軍校學生最大耻辱，我們一定要誓雪耻辱，恢復過去的光榮。」

校長蔣公一口氣講了四十分鐘，台下官兵學員生依然是肅立諦聽。他在講完話之後，和以往一樣，用光芒四射的日光向全場掃視了幾遍，使人更加威服。隨後，他轉面向站在身旁的孫立人將軍低聲問道：「還有事嗎？」

「學員生代表向校長獻火。」孫答。

樂聲響起，從台南市延平郡王祠接力傳遞聖火的獻火隊已到達會場，赤膊大漢，各人手執熊熊火炬一把，列隊跑步到司令台前。由隊長顧正祥正步上前呈上「獻火頌詞」並高聲朗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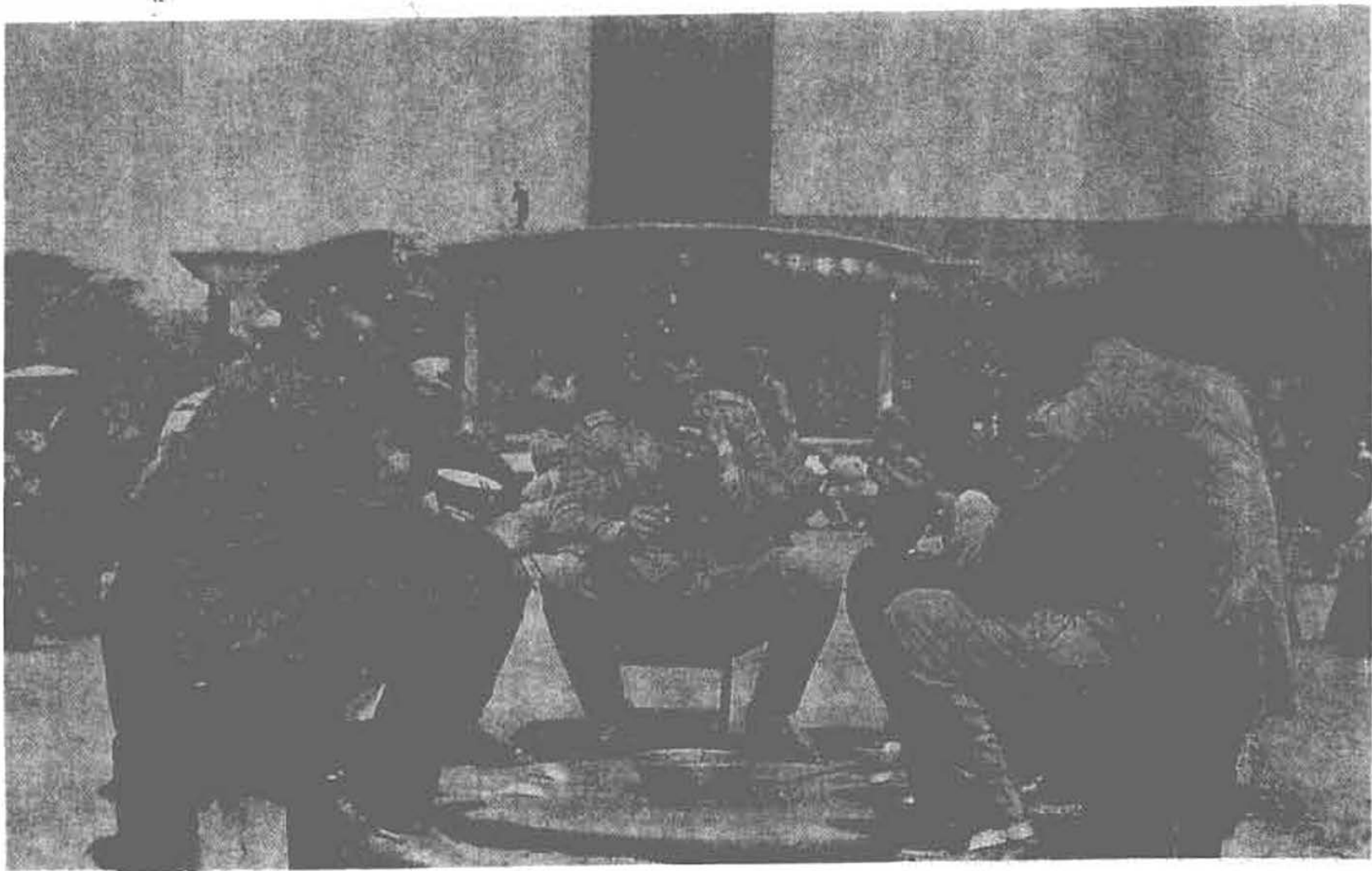
「這把火象徵著光明！這把火象徵著進步！這把火象徵著成功！這把火象徵著勝利！這是一把成功之火，敬獻給我們偉大的校長，偉大的領袖，並祝領袖健康。」

頌詞讀畢，顧隊長口令全體隊員高舉火炬向校長致最敬禮，然後向校長呈獻「革命成功聖火」，這是新軍官兵向領袖宣示效忠。校長蔣公走至台前，親自接受聖火，轉遞給肅立身旁的孫司令官。這時，蔣公炯炯有神的雙目裡，閃爍著晶瑩的淚光，頻頻點頭微笑。台下

雷聲轟動，高呼「領袖萬歲！」這是非常感人的場面，成群的攝影記者們紛紛擠在一起，鎂光燈閃個不停。校長蔣公用感人的語氣對獻火隊訓話：「有你們在，相信我們反共復國的使命一定可以順利完成。」孫將軍侍立在蔣公身旁，右手緊握著擴音器執向校長面前。他對蔣公的忠誠表現，在場看到此一情景的官兵，無不動容。③

典禮結束之後，全體部隊官兵及學生在大操場上舉行會餐，六個人一桌，飯菜擺在大操場的草地上，每個人坐在小板凳上，菜飯清湯和風沙混和在一起，官兵們看到東南行政長官陳誠上將，蔣經國先生，林蔚將軍和孫司令官同坐在一起，同樣沒有餐桌，和官兵們同甘共苦。直到下午二時三十分，才恭送校長蔣公離去。

隔了不到三個月時間，入伍生總隊從



孫立人將軍和官兵在鳳山操場司令台前一同進餐。

台南三分子旭町營房，遷回到鳳山五塊厝的衛武營區，經孫司令官特准，凡是參加陸軍軍官學校二十五週年校慶的入伍生，都可參加軍訓班十八期的新生入學考試，共錄取五百七十一人，報到後編為學生總隊，再受一年軍官教育，於民國三十九年六月十六日陸軍軍官學校第二十六週年校慶日畢業，分發至駐台各部隊充當下級幹部。

入伍生總隊的訓練，到民國三十九年九月奉命結束，除已考入軍訓班學生大隊或軍校外，其餘的，有被選入軍校教導營，大多數都被撥編為裝甲步兵大隊。孫立人對於國防部未能善加培養這批知識青年為軍中幹部，任意將他們撥編為裝甲兵，深感不滿。

註 釋：

- ① 胡虛一撰〈對老長官孫立人將軍的憶念〉，載於《孫立人將軍永思錄》第一八四—一九九頁。
- ② 朱西寧撰〈懷思將軍〉一文，載於《孫立人將軍永思錄》第二〇七—二一七頁。
- ③ 馬全忠撰〈蔣總統鳳山誓師記〉，載於台北《紐司》周刊。

六、女青年大隊

(一) 國軍婦女輔助隊

孫立人將軍鑑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軍婦女輔助隊 (Women's Army Auxiliary Corps,

簡稱MAC)，在前線救護傷患，在後方擔負軍隊的後勤業務，成效顯著，舉世讚譽。當三十七、八年間，大陸局勢危急，青年學生流亡失所，無處投奔。他乃決定派員分赴北平、天津、南京、上海、蕪湖、漢口、長沙、廣州各地，招收年齡在十五歲到二十五歲的女性知識青年，共約三百二十人，集中到屏東阿猴寮營房，依照軍中編制，成立女青年訓練大隊，隸屬於陸軍訓練司令部第四軍官訓練班。編為一個大隊，三個中隊，每個中隊下轄三個區隊，施以嚴格的軍事管理與訓練，期能為新軍培養女性幹部人才。

孫將軍特別就軍中挑選一批優秀男女軍官，擔任女青年大隊的隊職官及教官。大隊長史麟生上校，是北平女高校長，副大隊長周明道，是東北清華中學教務長，第一中隊長楊映雪、第二中隊長郭文萃，第三中隊長馬雲霞，她們都是戰幹團出身，曾在軍中服務多年。輔導員賀雲鸞、黃珏，政治教官方哲然、常紹武、胡定國，國文馮百年，演劇王生善、馬澤南，舞蹈李天民，體育張艾媛、劉石猴，音樂白銀、趙子凝，軍醫幸志中，電化張必魯等人，都學有專長。他們教導有方，使這批女青年學習的興趣大增，營房裡充滿了溫馨與學院的氣息。

女青年大隊部設在屏東阿猴寮，原係日據時期日本騎兵大隊的營房，後經戰亂，至國軍接管時，已經破陋荒蕪，蔓草叢生。營區有三排六棟房子，分隔成爲宿舍及教室。第一中隊和第三中隊住靠裡面的兩棟，第二中隊住靠近大門的一棟。每一棟房一進門的房間是隊長的宿舍，再進去才是隊員住的房間，每間住八個人，大家睡地板，鋪地毯，掛蚊帳。其餘三棟作爲辦公及教室，整個營區外圍有圍牆，空地成爲操場，也有升旗台。



孫立人將軍陪同蔣夫人視察屏東女生大隊右一
為孫夫人張晶英女士。



孫立人將軍指導女青年大隊射擊技術。

女青年大隊於三十八年三月八日婦女節這一天正式成立，舉行開學典禮，由孫司令官主持，他勉勵這批女青年們要效法聖女貞德，在國家危亡時，奮起救國。

女青年大隊是臨時設立的，國防部並未給予編制名額，因此根本沒有經費。女青年大隊所需的經費，都得靠孫司令官及陸軍訓練司令部節餘經費中挪用過來的。至於女兵服裝的經費，孫司令官要經理處去想辦法。經理處想出來的一個辦法是：當時每一批裝運官兵軍服的布袋子，都是從做軍服剩下來的零碎布頭布尾縫接而成。經理處將這些布袋子拆下來，洗乾淨，縫製成短裙，成爲女青年的制服，每位學員發兩套，可以換洗，這樣製成的制服是相當粗糙的，穿起來當然不好看。①

三十八年底，孫立人夫婦陪同蔣夫人宋美齡女士到屏東探視女青年大隊。蔣夫人對這一群女兵很關心，看到她們都穿著寬鬆的男軍服，大膠鞋，很不雅觀，決定送給每人一雙高跟鞋，女皮鞋，兩套軍服，一套是冬天呢軍常服，一套夏季軍常服，大家穿起來挺神氣的，很有美軍女兵的風采。②

女青年大隊訓練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生活教育，時間三個月，第二階段是養成教育時間六個月，第三階段是分科教育，時間九個月，訓練時間一共是一年半。第一二階段是不分科受訓，學科按程度分高、中、初二級。高級是大學及高中二三年級，中級是高一及初三，初級是初中一二年級。開始三個月是生活教育，學科有政治常識，國父遺教、總裁言行及國際現勢等，另外加授國文、英文、史地等普通學科。軍事課目有基本教練、軍事常識、陸軍

禮節、內務規則、夜間教育等。

女兵們的生活，每天五時起床，舉行早會及早操，早餐後有四節課，直到午餐，下午二時後也有四節課及課外活動。課外活動分體育、游泳、文藝、書畫、平劇、話劇、通訊、舞蹈等，各就性之所好，自由參加，充分發揮正當娛樂，使她們生活在嚴肅與活潑的學習環境中。

女青年大隊入伍訓練，都是由軍訓班示範隊選派來的軍事教官。他們要求嚴格，除正常步兵基本操練外，還有打靶、三角瞄準、手槍射擊、步槍射擊等課目。屏東天氣酷熱，每天操練下來，人人汗流浹背。經過五週入伍訓練，這批嬌嫩的女娃，都晒成了黑妞，也鍛鍊成爲堅強的戰士。

當時孫司令官及夫人住家在屏東，對這些遠離父母的女兵，愛護備至，常到營區去探望她們，並在官邸以自助餐召宴她們，噓寒問暖，親同家長。這時孫將軍夫婦膝下猶虛，把女兵們視同自己子女一般看待，這些女兵們有何私人疑難，也會向他們夫婦傾訴，親密如同一家人。三十八年除夕，孫司令官夫婦邀請女青年大隊全體同學三百多人，到屏東孫公館吃年夜飯，大家圍坐在綠草成茵的庭院裡，以野餐方式團拜過新年，無拘無束的，盡情的歡樂。孫司令官夫婦還發給她們每人一個紅包，作爲壓歲錢，以解女兵們想家思親的鄉愁。每個女兵都享受到大家庭的溫暖，及親長的撫慰，內心深受感動。自從那日起，大家都以「乾爹」、「乾媽」，稱呼孫司令官夫婦。孫司令官也當衆交代官邸姚學智副官及警衛：「我的家就是

他們的家，以後女青年隊員來訪，你們無須通報，就讓她們進來。」這一句話更溫暖了每個女青年的心，也幫助了她們以後克服思親及想家的情緒。

這批女青年初入營時，都是上等兵待遇，每月發餉老台幣十元，只夠逛一趟街使用，看一場電影，再吃一碗紅豆冰，就用光了。大家根本不知軍階如何區分，後來第二中隊來一位王珂，她曾當過兵，對軍中階級很清楚，她認為大家都是知識青年，怎麼只當上等兵呢？就開始爭吵，還鬧到司令官面前，最後陸軍訓練司令部公文下來，全部改爲「下士」階級。

女青年大隊受完六個月軍事養成教育之後，需接受專業訓練，以便擔任軍中的服務工作。於是這三百多個女兵，按照各人的興趣，分爲軍事服務、社會服務、兒童福利及衛生護理四組，分班上課，並重新編成三個中隊。第一中隊是軍事服務組，組長常紹武，曾任新一軍政工隊長。第二中隊是社會服務組和兒童福利組，組長黃珏，曾在金陵女大社會學系專攻兒童福利，第三中隊是衛生護理組，組長幸志中，當過軍醫院院長。各組需要講授的課程，都是經由大隊長史麟生、副大隊長周明道及生活輔導處主任賀雲鸞共同策劃決定的。女兵們在課堂裡，可以接受新的教育，新的技能，滿足了她們的求知慾，大家都認真地學習，尤其喜歡實習。每個人的身體學識都有顯著的進步，不似當初離家時那樣子的嬌弱。舉手敬禮的姿勢，中規中矩，步伐整齊劃一，個個成爲新軍中的「花木蘭」。這一群來自四面八方的女青年，經過嚴格的軍事訓練後，竟能脫胎換骨了。不但人人精神抖擻，就是舉手投足間，也都表現出新時代女兵的健美。①

在專科教育期間，她們常到民間及軍中去實習。軍事服務組曾在屏東高雄舉辦音樂舞蹈演奏會，在教育民衆及組訓民衆方面收到很大效果。她們又輪流到新軍各個部隊去表演，使官兵在精神上得到溫暖。軍事衛生組的女兵，都到軍醫院實習，她們的服務熱忱和周到，使病患感到歡欣。社會教育組配合屏東市政府的社教工作，她們在屏東每個鄉村，創辦流動識字班，教育文盲。兒童福利組都在屏東幼稚園、托兒所及鳳山誠正小學中實習。這批新軍中的女戰士，她們在軍中所表現的成績，絕不亞於美國陸軍婦女輔助隊，爲中國婦女參加軍旅開創一個典範。②

(二)黃氏姊妹冤情

當時在屏東女青年大隊裡，有一對姊妹，非常出名。軍營裡官兵，常在談論「大黃」「小黃」，很少人知道她倆的芳名。「大黃」是姐姐，名叫「黃珏」，「小黃」是妹妹，名叫「黃正」，她倆是湖南長沙人。三十八年夏，大陸局勢混亂，她倆和母親吳家瑛先後逃難到台北。吳家瑛是中國有史以來民主國會中第一位女參議員，與張默君、曾寶蓀齊名，同是湖南三位傑出的女性。

三十八年暑假，黃正先來台灣，預備轉進台灣大學繼續唸書，初住在她的姪女婿王啓瑞家，王曾任新六軍師長，姪女比黃年紀大，有如長姊。一天，黃正和一位女同學去逛街，從南昌街孫公館門口過，她們都認識一位中山大學的同學章超，他母親是孫立人夫人張晶英的

結拜姐妹，這時章超母子二人都暫住在孫家。那位女同學一時興起，堅持拉住黃正走進孫府去看章超。

孫夫人一見到黃正，就很喜歡她，親切的接待她們，問長問短，及至知道黃正是金陵女大的高材生，就要介紹她做孫司令官女秘書，做些整理文件、安排日程及打字一類工作。那時正值暑假，黃正認為這些工作是可以勝任的，有個暑假工作也很好，隨口就說可以。後來她隨同姪女婿王啓瑞搬家去新竹住，孫夫人又捎信要她去台北工作，她就高高興興的去上班了。

黃正來到台北，孫司令官派她擔任陸訓部上尉秘書，要她去屏東工作。這時女青年大隊在屏東成立，下設兒童福利組，一時找不到這類專業人才。黃正說，她的姐姐黃珏是專攻兒童福利的，今夏剛從金陵女大畢業，現在廣州聯合國兒童福利中心服務。孫司令官聽到後，要黃正馬上寫信，請她姐姐來台灣工作。後來黃珏和她媽媽一同來台灣，孫就令派黃珏為女青年大隊兒童福利組少校組長。黃氏姊妹在軍中工作表現非常優異，在南部軍營裡，大家很快都曉得有個「大黃」、「小黃」。

三十八年間，大陸撤退，台灣人心惶惶。當時政府對於台灣內部的治安問題，極為重視，對於潛伏匪諜，「寧可錯殺一百，也不輕放一人」。在軍中的情報人員，也在到處抓人。三十九年初，李朋匪諜案爆發，因為李朋在南京曾是黃珏的追慕者，事發牽涉到黃氏姊妹。

李朋是中央通訊社的資深記者，美國時代週刊的特派員。三十九年初，他來到台北總社

工作，獲悉黃珏在屏東女青年大隊服務，就以探訪鳳山新軍訓練爲名，持著中央社蕭同茲社長介紹函，去見孫將軍，要求參觀新軍訓練及女青年大隊。孫將軍派隨從秘書潘申慶陪同他。不久，李朋因匪諜案被捕，黃氏姊妹及潘申慶二人均被牽連進去。

據黃正撰寫「我的申訴」一文中，敘述這段經過說：

「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三日下午，孫立人將軍在屏東家中收到一通電話，當時我正在那兒，知道他是在談公事，談完後，他掛上電話，快快的對我說：「他要妳也去。」

「誰呀？去那兒呀？」我忙問。

「剛才是蔣經國來的電話，要妳也去台北，李朋的案子現在也要問妳了。」

「我聽了好高興，一則經國先生也提我名，去問那似乎會很大的案子，二則很久沒有去台北了，趁此機會玩去。孫將軍見我如此開心，也感到輕鬆了很多，他指著桌上的一紙公文給我看，公文上是要他的隨從秘書潘申慶及女生大隊兒童福利組少校組長黃珏——我的姐姐去台北保安司令部問話。孫將軍說，要問話當然是可以的，他曾向保安司令部說明，這兩個人都有職務在身，應該由台灣防衛司令部的軍法處先訊問，若真有問題，再送交保安司令部處理。他深知潘申慶與黃珏都與匪諜無關，但怕他們藉題發揮，故先要爭取一個合法的程序。保安司令部向經國先生報告，說孫立人的人不肯來，而且還查知黃珏的妹妹黃正是孫立人將軍的私人秘書，所以經國先生自己一通電話打來，要黃正

也去。

「二十四日晚上，孫將軍派隨從參謀陳良燠陪我們三人乘夜快火車去台北。二十五日下午由陸訓部第二處處長張揚明帶我去保安司令部，在辦公室坐下時，張處長和保安處林秀鑾處長都不斷的安慰我們。當時我並不覺得有何不妥，問話也是應該的，但未曾想到就此被扣押了。這期間當然被叫去問話，他們問甚麼，我們就答甚麼，我們沒有什麼可隱瞞的，那問我們案子的法官，很快就知道我們真是純潔愛國的青年，所以在口供上，他常自動的爲我們修飾。」

「有一天晚上，問我話時，有一位全副武裝的將官進來了，那位陪我的胡小姐先已叮囑了我，說他們的副司令會來聽訊問，要我佯裝不曾見到。記得那天有三位官長問我的話，都是有關我自己的家庭背景及認識李朋的經過，也不知問過多少遍了。我正向那幾位官長說這些事，他們其中一位卻突然問道：

「孫司令官是否常罵陳誠？」

「這真有些風馬牛不相及了，幸虧我從未聽到過孫立人罵陳誠，倒有次聽他說過陳誠是位不要錢的清官。所以我能從容的回道：『沒有，他只說過陳誠是位不要錢的清官。』」

「兩星期後，突然把我們搬去保安司令部辦公室內一間小房內住下，每晚聽到那些辦案人員打人上刑，真是夜夜鬼哭神嚎，如同地獄。後來又將我們叫去問有關陸軍副總司令賈幼慧太太的情況。據他們的情報，賈幼慧太太也是匪諜，我們力辯賈幼慧太太是一位

極虔誠的基督教徒，絕對不會是匪諜。我和姐姐正每天在爲賈太太擔心，有天下午林處長卻突然把我叫去他的辦公室。他一向是位面善心和的好人，這天卻鐵青著臉，也不叫我坐，就對我吼道：

「妳與孫總司令已經有了關係，不要以爲我們不知道。是不是？是不是？老老實實的說出來！」

「我像突然被人摑了一記大耳光，只覺耳聾目眩，我聽到我自己的心在啜泣，但我仍鎮靜回說沒有。因我絕對否認，他很生氣，硬說我有，還要送我去檢查。我看得出他是奉命來這一絕招的，因此像在壯他自己膽似的，拍著茶几對我窮吼，我不禁痛哭起來，他吼夠了，就讓我回去了。」

「姐姐在房內只聽到林處長在吼些什麼，而我則在歇斯底里的痛哭，見我進來忙抱著我問道：『他們是不是打了妳？有沒有打妳？』我哭泣道：『沒有打我，幸虧沒有打我，姐姐，妳知道我最怕痛，若打我定會認了。』」

「九月一天下午，我們被關進保密局看守所，我們吃不下，睡不著，形容枯槁，心焦力瘁的，拖了一個多月，才被一位法官叫出去。那法官告訴我們，現在總算很平安了，原判無罪，上峯駁回，改判五年，又未獲准，最後不得已以過失洩漏軍機罪，判刑十年有期徒刑；本來判十年，只要坐一年，但現在總統已下令，判十年就要坐十年；那法官還安慰我們道：『不要緊，我們也都知道保安司令部在胡來，毛人鳳局長在想辦法替妳們

翻案。』現在想來，他也只是哄我們的，也真謝謝他這麼哄著我們，否則想到十年之後才能出去，只怕也活不下去了。」④

這一對姊妹，因為沾染上一點政治風波，就被整月整年關在牢房裡，相對哭泣。她們兩人美麗的生命、寶貴的青春，就在黑牢中給葬送了；真是最大的無辜！最大的不幸！

(三) 十姊妹被捕

女青年大隊白黃氏姐妹被捕後，大家心裡都籠罩著一層陰影，惶恐不安。未過多久，一天夜裡，王珂、余國芳、樂茵軍、樂衡軍、陳新、郭劍英、潘啓英、葉琳、陳絜心、傅蕙等十個優秀同學，又被逮捕了，還帶走了常紹武、白銀兩位教官，同時抄走她們的書信、日記等用品，關在鳳山憲兵隊裡，日夜偵詢。主要罪名是組織八姐妹小團體，實際上是這幾個年輕女孩子在一起鬧著玩而已。王珂的罪名是收集同學照片，實際她是奉令收集照片，編輯畢業同學錄用的。葉琳是在日記上發牢騷出了問題。白銀教唱軍歌，她十五歲時曾在共軍那邊做過事，當年常紹武教官救了她，拉她到中央軍這邊做政工，後來兩人結婚，成爲夫妻。他倆在女青年大隊服務，頗受同學們歡迎。

孫司令官知道此事後，大爲生氣，把陸訓部第四組組長找去，拍桌子發火：「被捕的女青年隊員，如果證據確實，真是匪諜，你槍斃她們，我也沒話說，如果沒證據，你就給我立

刻放人，否則，我就對你不客氣。」當時一般人對於這類案子，都噤若寒蟬，無人敢出面說話，以免受連累。孫司令官是非分明，既不包庇匪諜，也不怕得罪特務人員，指令他們絕不可冤枉好人。因為找不出這十名女青年有何罪證，很快也就放了出來。只有葉琳一人被送到綠島住了一年兩個月，常紹武和白銀夫婦也關了一兩年，後來他們都到中央廣播電台做事。

(四)現代花木蘭

女青年大隊一直沒有列入陸軍正式編制，經孫司令一再呈文申請，國防部最後決定將女青年大隊全部撥歸總政治部。民國三十九年十月初，女青年大隊舉行結業典禮。這次結業典禮等於是移交典禮，由陸訓部移交給國防部總政治部，由孫立人將軍移交給蔣經國主任。

這次移交並沒有事先公布，而是當場宣佈，移交當天早上升旗時，史大隊長宣佈：「今天上午，孫司令官和蔣主任要來主持一個儀式，孫司令官要把大家移交給國防部總政治部。」大家一聽就開始叫喊反對。

沒多久，大家一看到孫司令官進來，都蜂擁而上，把他包圍住，妳一言，我一語，有人叫乾爸爸，有人問他爲何要把我們移交給總政治部，當年你不是承諾要把我們帶回大陸嗎？大家都發瘋了！蔣主任到了以後，站在一旁，沒人理會，他鐵青著臉孔，一語不發。

典禮開始，孫司令官首先上台講話，他說：「今天環顧國家的需要，妳們結業後，服務的範圍不應僅限於陸軍，應該服務陸海空三軍，所以交由總政治部統一分配大家的工作，這

是很合理的事。我縱使不願意妳們離開，也要爲妳們前途著想。我把妳們帶到台灣，卻未能親自把妳們送回去，交給妳們父母，並不是我推卸責任，不要妳們，而是情勢使然。今後蔣主任一定會照顧妳們，所以妳們對蔣主任一定要如對待我一樣，不要有所分別。」當他講完話時，台下是一片哭泣聲。

蔣主任上台講話，開口就罵人：「我們現在是在軍中，一切要有軍紀法令，沒甚麼乾爸爸，乾女兒的！這是官僚，要革除，今後不得再有！」蔣主任罵得很大聲，沒想到台下哭泣聲沒了，卻換來滿堂「開汽水」聲。女兵們這一舉動，使得孫司令官愣住了，蔣主任氣得差點當場走掉。可是他停了一下，沒有走，而且還繼續講下去。他說：「孫司令官講得很正確，國軍中有女兵，可說是中國歷史的創舉，尤其是今天在台灣能夠集合訓練各省女知識青年是非常難得的事，所以要總政治部統一任命，統一分發，才公平合理，不然空軍海軍也向總政治部要人，我們沒人就很難處理。這也是總統交代的。」蔣主任講過話後，大家認爲他講得也有道理，心情平和很多，會後，大家再沒有激烈反應了。

女青年大隊移交後，國防部總政治部決定，在分發工作之前，須調她們至北投政工幹校接受兩個月政工訓練。因爲當時政工幹校尙未籌備就緒，過渡期間，陸軍總部政治部蔣堅忍主任派副主任方哲然去主持後期訓練。他從政工隊挑選了五個學員，他們是胡定國，蘇雲泉、楊寶田、陳雲青和沈宗英，組成一個訓練組，去爲她們上政治課，多半是國父思想、三民主義、大陸情勢和時事分析等。

加強政治教育結束後，女青年重新編組，按照各人意願，分爲六個工作隊，第一隊隊長張艾媛，在北部防守區服務，第二隊隊長楊映雪，在中部防守區服務，第三隊隊長郭文萃，在南部防守區服務，第四隊隊長李坤道，在左營海軍服務，第五隊隊長張淑，在花蓮東部防守區服務，第六隊隊長李吉安，在金門前線服務。

這批女青年，以戎裝持戈躍馬的花木蘭圖形，作爲隊徽，做爲臂章，配戴在肩上，稱爲「花木蘭」隊，活躍在本島及前線各個營區裡，展開巡迴服務工作，深受官兵們的歡迎。⑤

註 釋：

- ① 〈黃珏女士訪問紀錄〉，載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女青年大隊訪問紀錄》第五二—五三頁。
- ② 〈尤懷燕女士訪問記〉，載於《女青年大隊訪問紀錄》第二〇五—二一三頁。
- ③ 黃珏撰〈屏東阿猴寮的女兵〉一文，載於《中國軍魂——孫立人將軍永思錄》第三四二—三四四頁。
- ④ 黃正撰《傷痕》第二一頁〈我的申訴〉，躍昇文化公司。
- ⑤ 王珂撰〈孫將軍與女青年大隊〉一文，載於《中國軍魂——孫立人將軍永思錄》第二七七—二八〇頁。

七、幼年兵

民國三十七年期間，孫司令官在視察部隊時，看到部隊中有許多幼年兒童，隨著部隊逃亡來台，在部隊中充當雜役和勤務兵，得不到正當的照顧與教育。他本於愛心，經過審慎的思考，於是下令，將部隊中十五歲以下的幼童一律調到鳳山，成立幼年兵連，集中管教。

三十八年，大陸淪陷，撤退來台的部隊，帶來更多無家可歸的幼童，幼年兵因人數增多，就擴充為幼年兵營。後來增加到一千三百多人，鳳山營房不夠居住。於三十九年三月十八日，遷往台南三分子新營房，正式成立幼年兵教導總隊。任命徐博勳為總隊長，于新民為副總隊長。分成三個大隊，九個中隊，每個中隊下轄四個區隊，完全照軍隊的編制編隊。從此之後，這些從大陸來台的戰爭孤兒，才有了個安定的「家」。

爲了管教方便，幼年兵是以教育程度分班編隊。第一中隊，教育程度相當於初中學生，第九中隊相當於小學五六年級，第五中隊和第七中隊相當於小學三四年級，其餘各隊不過是小學一二年級。年長的不過十五歲，最小的十一二歲。有的夜晚常在床上撒尿，生活起居都要人照顧。孫司令官把這些小孩子集中起來，目的是要從小教育他們，培養他們成爲一個良好的軍人。

這些幼小的兒童們，穿上軍服，就算是正式軍人。按照各人入營先後，分爲上等兵、一

等兵，初來的就是二等兵。幼年兵待遇同士兵一樣，發給軍服薪餉和伙食。他們出操打野外，穿著紅短褲，戴著斗笠，儼然是道道地地的小兵。

幼年兵年紀雖小，但訓練非常嚴格。隊上官長們都沒有受過師範教育，對青少年的教育方法更少有經驗，祇是把「小兵」當「大兵」來操練，小孩子們自然感到辛苦。不過幼年兵總隊成立後，軍事和體育訓練課程減少了些，學科增加了很多，幼年兵總隊成爲青少年的學兵營，也就是新軍小兵學校。

幼年兵的生活是緊湊而有規律的，每天早上天還沒亮，起床的號聲先把值星官叫醒，只要哨聲一響，每個「小兵」都得從床上爬起。五分鐘內，要把軍毯摺成像一塊切得方方正正的豆腐塊一樣，把臉洗好，把衣服穿好，到營房前面操場上集合，動作要迅速敏捷，一點慢不得。

晨起第一件事就是鍛鍊身體，大家集合在一起做團體操，跑步、跳木馬、爬吊竿、超越障礙，把身上的汗水都出完了，才回來喝稀飯。

幼年兵的主食費每月只有新台幣十八元，但他們喝的稀飯，與一般軍隊不同。有一天清晨，孫司令官看到幼年兵早餐喝稀飯，覺得小孩子正在發育期，需要營養，他就交代軍需每月爲幼年兵每人添發桶裝奶粉一罐，把奶粉放在煮好的稀飯裡，補充孩子們營養。久歷戎行的老兵們，認爲孫司令官太愛護這群孩子們，把幼年兵當成「寶貝」一般看待。其實，當時官兵吃得都不好，早餐除了稀飯，並沒有什麼菜，有時大家搶著些花生米吃，肚子總是沒有

吃飽過，但是有奶粉的稀飯，吃起來味道自然要好得多。

吃過早飯，有時上學科，有時上術科。幼年兵的程度一般都很低，所有學科都由中隊裡的區隊長、指導員及中隊長分別擔任。照著小學用的課本，講授國語、歷史、地理、自然、公民及三民主義等課程。教授初中的理化課，軍中沒有儀器，教官便借用台南工學院（成功大學前身）的儀器與實驗室，使他們能從實驗中瞭解學理。軍營成了學校，小兵們學到以前沒有學過的東西，所以大家的學習興趣都很高昂。有一次，孫司令官前來講話，要他們好好讀書，與普通學校一樣，每年要升一個班級，努力充實自己。

所謂術科，除了基本射擊教練，還要學武器保養，把一支三零步槍拆來拆去，熟練到把眼睛蒙起來也能將它組合起來。此外還要負起各種勤務，擔任衛兵、哨兵、搜索兵、工兵等項工作，有時打野外，參加戰鬥演習。這些軍事技能，穿上軍服的幼年兵，都須學習。有的幼年兵身材還沒槍桿高，可是他們操練的動作，大模大樣，一點也不含糊。

由於大家有書讀，都把軍營當作學校，又因為大家生活在一起，睡覺在一起，上課在一起，隊上長官推行愛的教育，大家互相以同學稱呼，漸漸有一種同學間相親相愛的情感。

孫司令官對這些幼年兵特別愛護，他常去台南三分子營房，看他們出操上課。每次講話都是諄諄囑咐他們要聽長官的話，努力學習上進。發現有些小兵患夜盲症，他就要隊上買魚肝油丸，發給他們當補品吃。有許多小兵患腳氣病，醫官說是缺乏維他命B。孫司令官與台糖公司總經理沈鎮南商議，利用甘蔗渣做成酵母片，含有豐富的維他命B₁ B₂，半價供應軍隊

孫將軍垂詢幼年兵生活情形。



作爲營養品。幼年兵每人每天發給三粒酵母片，用來防治腳氣病。孫司令官每次到幼年兵總隊，都要查問小兵們有沒有吃魚肝油和酵母片。從那時起，他自己每餐也吃酵母片，到老未曾間斷過。他還在幼年兵總隊推行「克難運動」，要他們學習用舊布條編織草鞋，穿上出操，既涼快又保護腳。當時軍人都穿膠鞋，不但臭氣充滿營房，而且還容易得腳氣病。他來看小兵們時，常常查問他們有沒有患腳氣病，有時還要親自檢查。

孫司令官對這群幼年兵的關懷，真是無微不至。太陽大的時候，規定小兵們要戴著斗笠出操做運動，以免把小腦袋晒壞了。下雨天出操回來，他要各中隊煮一鍋紅糖生薑湯給每人喝一碗，以防感冒。爲了改善伙食，鼓勵各隊自力更生，去種菜養豬，還要小兵們每天輪流當採買，跟隨著伙夫去市場買菜。每個月底，伙食費有了結餘，隊上也會加菜。小兵們經年累月吃青菜，加菜時多添幾塊肥肉，大家好

高興。有時能吃到魚或鷄，那就是一件大事了，歡喜雀躍。孫司令官又怕他們年紀小，夜間睡覺踢掉被子受了涼，乃改發每人一條美式睡眠袋和美國海軍用的蚊帳。這些細微末節的照顧，實不亞於父母對子女的關愛。

幼年兵總隊沒有食堂，開飯時，把兩盤菜向地上一放，一班人分成兩圈，蹲在地上，拿著碗筷，聽到開動命令，就狼吞虎嚥起來。遇到風沙飛起時，難免吃得喀喀作響。整天出操打野外，消耗太多，大家都餓，菜飯總是不夠吃。聰明的，第一碗飯裝得少些，趕快吃完，回去裝第二碗時，把飯壓得滿滿地，回來慢慢吃。吃得慢的，只好拼命裝滿第一碗了。

三十九年，孫立人升任陸軍總司令後，軍務雖更加忙碌，但他仍常來看幼年兵總隊，有時還和他們一起吃飯，同小兵一樣，席地而坐，吃得很高興。有一次，他接受小兵們以飯代酒，向他敬飯。他也高舉飯碗，祝小兵們「學業進步」。他吃完一碗，自己又去裝一碗。他這樣與幼年兵共同在一起生活，小兵們自然感到溫暖，而他自己也感到無比的快樂，軍營真像是一個大家庭。

幼年兵的軍紀是很嚴格的，任何小兵犯錯，都不寬宥，而且處罰的方式很多。罰立正、跑步、舉槍、兩腿半分彎、罰跪、公差、站衛兵、夜間守衛、禁足、關禁閉等等，應有盡有。幼年兵總隊的隊訓是「誠拙」，如果有人做假，說謊話，違背了隊訓，處罰起來是最嚴厲的，養成小兵們做人要誠實做事不取巧的精神。

有一天，孫總司令對幼年兵總隊訓話說：「今天我要講你們的隊訓『誠』和『拙』兩個

字。『誠』就是做人要誠誠實實，不虛偽，不說假話，是甚麼就說甚麼。『拙』就是做事不取巧，要腳踏實地，一步一步地，把事做好。在戰亂的日子裡，你們失去讀書機會，今天努力還不遲。你們只要好好地按部就班去學習，將來會學會許多本領，有了本領，才能報效國家。如果你們只是取巧，不求實際，根基沒有打好，將來便沒有辦法去求高深的學識，也就沒有辦法為國家民族做大事業。」孫總司令對這群孤苦的孩子們講話，就像是他們父兄一樣，語重心長，態度非常慈祥。

經過一年多的訓練，太陽晒多了，幼年兵一個個的皮膚晒得又黑又亮，好像是鐵打的，大家並肩站在一起，真是一支鐵的隊伍。無論在營房內或營房外，都是衣著整齊，精神飽滿。走到台南街上，不管是三人一行、一班、一排，或是一個中隊，動作整齊劃一。走到那裡，路人都會目迎目送，讚不絕口。

幼年兵訓練的成功，在社會上雖得到普遍的讚賞，但在軍中卻引起嫉視。有人認為孫立人是在軍中培植私人的勢力，說他把幼年兵看成是他自己的子弟兵，這種流言的散播，卻給幼年兵總隊帶來最大的傷害。

四十一年冬，蔣總統於台南空軍機場校閱南部二軍部隊，當禮車經過幼年兵總隊排面時，車速突然減緩，他對一千多名徒手站立，精神飽滿的「娃娃兵」，非常感到興趣，並詢問陪閱官，他們是何單位？答稱：「幼年兵總隊」。蔣公當即吩咐下午三時前往該總隊巡視。閱兵結束，這批幼年兵連中飯都未吃，立刻行軍回營準備恭迎總統，又預習表演科目。天公不

作美，下起雨來，因而作罷。

當蔣總統親校完畢後，有人打了小報告，說幼年兵是孫立人的子弟兵，他企圖在軍中培養私人的勢力，因此國防部立刻下令解散幼年兵總隊。孫總司令接到這項命令，甚為發火。他認為這些幼年兵年紀幼小，不克勝任戰鬥列兵任務，他苦心要培養這支國軍幼苗，目的是從小培養他們，將來成爲國軍基幹。他確有將幼年兵總隊改爲陸軍預備幹部學校的構想，計畫將這批幼年兵完成普通高中教育後，分送各軍事學校，接受軍官養成教育，爲國軍培植優秀的幹部^①，現在幼苗還沒有長成，就有人要來摧殘它，他決心要保護它。

四十一年底，蔣總統主持南部三軍聯合校閱，中午在左營海軍軍官俱樂部與三軍將領會餐。餐後，三軍將領都在海軍軍官俱樂部裡休息。孫總司令利用這一空檔時間，與參謀總長周至柔理論。孫先說明幼年兵總隊成立經過，他訓練幼年兵的目的，以及三年多來的成效，國防部應該給予支持，怎可令其解散？孫講了許多話，周總長一概不聽，幼年兵必須遵令解散，這是命令，沒有挽回餘地。孫總司令爲了幼年兵存廢問題，在衆將領面前，與周總長爭得面紅耳赤。坐在遠處的將領，都驚訝地望著他們兩人，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情。坐在近處的將領，聽到他倆人的爭論，都認爲孫立人爲何要替這群小孩子的事情而與總長如此力爭呢？實在不值得。

孫總司令向周總長力爭沒有得到結果，晚間他回到屏東公館，心猶不甘，要幕僚擬妥一份簽呈，面報總統，請蔣總統親來幼年兵總隊視察，看看這些幼年兵的訓練成績，他想藉此

也許可以保留這個單位。蔣總統一再說來而又沒來，拖延了幾個月，到了四十二年春，國防部停發幼年兵總隊給養，被迫於四十二年二月十六日遵令解散。遂將一千一百餘名幼年兵分送所屬各部隊，有的送至聯勤兵工廠去做學徒，有三百三十三人選送到政工幹校繼續受訓。孫總司令培訓這批幼年兵的苦心孤詣，得不到長官的信賴與支持，內心極爲痛苦。

爲了貫徹他爲國家培養人才的用心，孫總司令從幼年兵中挑選了張海洲（河南）、林忠（廣東）、朱春富（山東）、毛縉紳（浙江）和揭鈞（廣東）五人，用他私人的錢，送他們到普通學校去讀書，並請誠正中學校長王景佑代爲管教。在他們入學之前，孫總司令一一召見，要他們在校好好讀書，將來成材爲國家服務。民國四十四年八月「孫案」發生後，孫將軍的家庭生活都難維持，但他對於張海洲等五人就讀高雄中學的學雜費，仍設法籌措，照常供給，直到他們高中畢業。後來這五人中，有兩人進陸軍軍官學校，成爲優秀軍官。揭鈞從台大畢業後，進清華大學核子化學研究所，後又赴加拿大留學，獲得化學博士學位，現在加拿大滑鐵盧大學擔任教授。

孫將軍晚年看到許多幼年兵，都成了國家有用的人才，深感欣慰。而這些幼年兵從小親身受到孫將軍的照顧與教誨，他們長大後，都稱孫將軍爲「小兵之父」！^②

註 釋：

①

鄒岳霖撰《敬悼幼年兵之父——孫立人將軍》一文，載於《孫立人將軍永思錄》第三〇三——三

〇五頁。

②

揭鈞撰《小兵之父》第一六五——一八六頁及第二二七——二二九頁，躍昇文化公司。

新軍歌

孫應 劍崗 逸能 詞曲

A調 2/2

(前奏) 5 | i — . i | 3 — . i | 5 — . — | 3 3 3 3 | 3 3 3 3 | 5 — 5 — | 5 — 4 —

(一) 太平洋的浪濤 轟———在
(二) 快來衝的破的 湧———的
(三) 大火炬的 光 芒———在

3 — 3 — | 3 — . — | 5 — 5 . 5 | 6 — 6 — | 6 — 6 — | 7 — 7 — | 7 — . — | i i i 7 6 |

呼 嘯———祖 國 的 原 野———在 咆 哮———四 萬 萬 人 的
波 濤———齊 聚 在 之 美 麗———的 的 洲 島———共 踏 着 芬 芳
普 照———自 由 之 神 已———在 歌 笑———我 們 的 主 張 是

7 — 7 — | 7 — 5 — | 6 — 6 — | 6 — . — | i . i | 7 — 5 — | 5 — 6 7 | 6 — 5 —

熱 血 在 跳 躍———青 年 的 怒 火———已 在 燃 燒 號
自 由 義 的 和 士 公 道———我 們 的 地 位 是 反 抗 的 英 前 哨

6 — 6 — | 6 — 5 4 3 | 4 — . — | 3 — . — | 6 — 6 — | 6 — 5 4 3 | 7 — . — | 7 — . —

誰 能 再 沉 默———誰 能 再 煎 熬———熬 纒 暴
讓 遠 不 許 風 妥 兩 協 齊 遠 不 用 團 強 纒 暴

i — . — | 7 7 7 6 5 | 6 — 3 | 6 — . — | i — i — | 7 — 6 7 i | 3 — . — | 2 — . —

人 鍾 民 向 我 們 賦 骨 叫 國 化 爲 烈 足 家 火 了 向 我 們 號 延 需 召 燒 要
鍾 除 盡 出 封 建 的 筋 渣———骨 滓———滿 足 了 人 民 的 需 要 號 延 需 召 燒 要

3 — 3 — | 3 — . 4 | 3 — . — | i — i — | i — . 2 | i — . — | 6 7 i 2 | 3 . 4 3 |

打 起 背 包 拿 起 槍 刀 刀 新 中 國 的 兒 女 們
擊 起 鐵 鎚 步 彈 挺 起 槍 槍 新 中 國 的 兒 女 們

4 — 3 . 2 | i — 2 — | 2 — 3 — | i — . — | i — 0 5 | i — . — | 3 — . — | 5 — . — | 5 — . —

光 明 在 前 頭 照 耀———起 來 起 來 起 來 起 來 起 來 起 來 起 來 起 來

3 — i — | 3 2 1 3 2 1 | 6 — . — | 2 — . — | 5 — . — | 6 — 3 6 i | 3 — . — | 3 | 3 — . —

投 向 祖 國 和 人 民 的 懷 抱 ！ 看 大 火 炬 的 光 芒———
投 向 祖 國 和 人 民 的 懷 抱 ！ 看 大 火 炬 的 光 芒———

i — 2 — | 2 — i — | 6 — . — | 6 — 6 7 i | 3 — 2 — | 2 — i 7 i | 5 — 5 — | 5 — . —

海 天 普 照———不 要 怕 水 遠———不 要 怕 山 遙 遠———
海 天 普 照———不 要 亂 步 伐———不 要 畏 艱 難———

6 7 i 2 | 3 — 5 — | 5 — . — | 3 — . — | 2 — 2 — | 5 — . — | 7 — . — | i — . — | i — . —

新 中 國 的 長 城 誰 能 夠 打 倒 ！
新 中 國 的 歷 史 功 績 誰 能 夠 打 倒 ！
新 中 國 的 成 功 誰 能 夠 打 倒 ！

第十四章 新軍訓練的特質

孫司令官常告誡調來台灣接受新軍訓練的官兵們說：「新軍並不是吃好的，穿新的，住洋房，具有新式裝備，才稱爲新軍。所謂新軍，乃是樹立優良的新風氣，建立完善的新制度，把以前部隊中一切不良的惡習陋規完全革除掉，重新創建一個現代化及國家化的新軍。」

如何達成這一日標，孫立人練軍是本諸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刻苦耐勞和堅忍犧牲的美德，兼取德日軍隊的優點精確整齊，與英美軍隊的優點自動自發，融合成爲中國新軍訓練的方針。爲求在最短時間內，獲得最好的成果，他將新軍訓練的重點，放在體能訓練、基本射擊及戰鬥訓練，以及培養軍隊的誠實風氣。

一、體能訓練

孫立人在清華讀書時就是運動健將，籃球國手。他在美國留學時，看到美國體育普遍發達，人人都愛運動，全國充滿著蓬勃的朝氣，不像我國人民積弱成風，被歐美人譏爲東亞病夫。因而他帶兵之後，就把體育帶到軍中，平時和官兵們一起打球運動，逐漸培養官兵們愛

好運動的風氣。他認為體育不僅能使官兵的身體強壯，而且能養成官兵的優良習性，所以他練軍特重體能訓練，且把體育訓練視為軍事訓練的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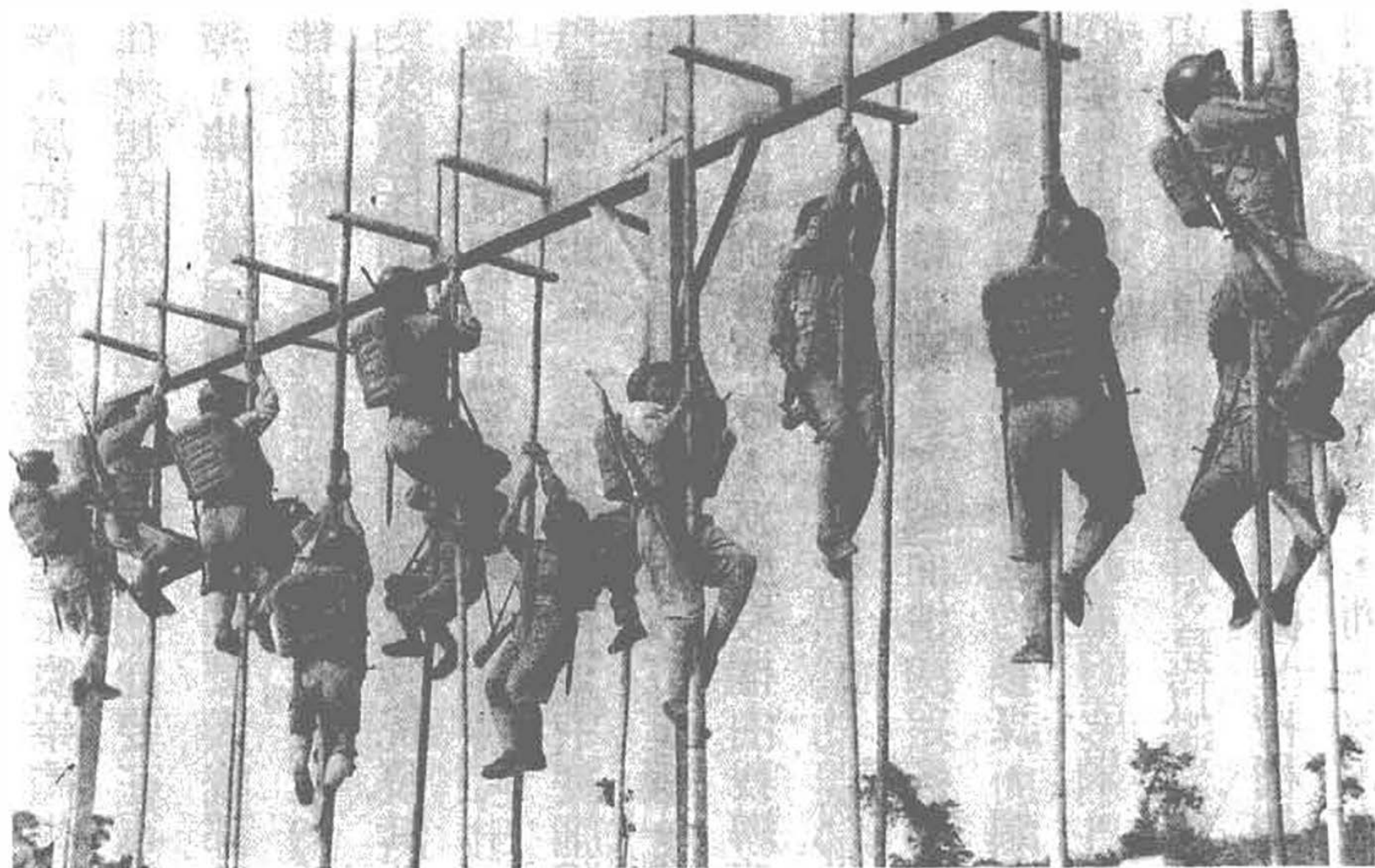
過去也有不少人在軍中提倡體育，但缺乏正確的觀念和一套完整的實施辦法，祇是各憑自身對體育的愛好，各行其事。既沒有一定的訓練方式，也缺乏完整的教材，更談不上教育計畫和課程內容，同樣走上學校體育的老路，打打球，賽跑跳遠，練練單槓，耍耍大刀，培養幾個選手而已。

孫立人認為過去中國一般民衆祇有勞動，談不上體育，一旦當兵入伍，部隊中不是來自都市的文弱書生，便是來自農村動作呆滯的農民，二者身心都未得到均衡的發展，不能適應軍人機警和靈活的需要。因此他認為訓練軍隊，必須從體育開始，來培養軍人強健的體能。

孫將軍對於軍中體育一向抱有一個理想，就是把體育訓練和軍事訓練合而為一，並且把體育訓練作為軍事教育的基礎。他曾把他這個理想，在他過去所帶的部隊中實行，獲得很圓滿的成績。就體力來說，新一軍官兵在印緬連續作戰達二十個月之久，沒有一天正式休息過，創造出世界長期不斷作戰的新紀錄，而無師老兵疲的現象。官兵們在緬北兩年半的戰地生活，飢渴勞頓，翻山涉水，始終都能保持著旺盛的戰鬥士氣，和自動自發的精神，一個連、一個排，甚至一個班，往往單獨遂行戰鬥任務於數十里乃至百里之外，這些成績，都可以說是部隊看重體育訓練得來的。

孫將軍奉命主持台灣新軍訓練，這是他可以把他過去的理想和經驗作一次全盤實驗的機

下：新軍體能訓練課程之一，武裝爬桿。



右：孫立人示範步槍射擊要領，中為
美軍顧問團團長蔡斯將軍。



會，因此特在陸軍訓練司令部內專設一個體育處，羅致大批體育教官。當時他去找體育界幾位領導人幫忙，像董守義先生、袁崇禮先生、馬約翰先生。他們中有的是孫的老師，有的是和孫在一起打球的朋友。他就把他要在軍中普遍推行體育的理想告訴他們，袁崇禮先生聽了他的話，非常贊同說：「你要甚麼人都給你。」當時魏振武先生剛從哥倫比亞大學留學回來，在北平師範學院擔任很重要的課程，孫司令官請他來擔任陸訓部體育處處長，跳高名將史麟生來擔任副處長，及剛從北師院及其他大學體育系畢業生一百四十七人爲體育教官，在駐台國軍中普遍推行體育訓練。

可是當時一般人並不認爲在軍中實施體育的重要，國防部不同意在陸訓部設立體育處，認爲世界各國軍隊裡，都沒有設立這樣一種體育機構，所以不予核准。可是孫司令官認爲政府既要我負責訓練軍隊，就應授權由我辦理。他堅定認爲體能訓練是練軍的基礎，不能因爲遇到阻礙，就停止不做，因此他不管上級批准與否，還是要堅持做下去。希望講不通的事情，讓事實來證明給大家看。因而他決定各部隊士兵的初期教育，無論是甚麼兵種，都要以體育爲訓練的重點。當時參與計畫的參謀，頗不了解孫司令官的用心，各級部隊長尤多疑慮，大家對於在軍中實施體育訓練計畫的成果，未敢置信。

士兵初期體育訓練實施時，是以連爲單位，其主要訓練項目，分爲跑步運動、草坪運動、田徑運動、爭鬥運動、接力運動、持槍運動、枕木運動、競賽運動、行軍運動和球類運動等項。目的不在培養少數選手，而在改正士兵身體不正常的發育，鍛鍊官兵堅強的體魄、機警

的習性和團隊合作的精神。這些項目的實施，沒有一項是個人的活動，也沒有一項是可以表現個人的技能，完全是團隊的活動，是整體的表現。譬如越野賽跑，依照一般的慣例，是每一單位選拔選手，或者自由報名參加。新軍實施越野賽跑不是這樣，依照規定，是每一隊每一連的全體官兵都要參加，並且規定隊長或連長持隊旗跑在後面，不許任何人掉隊落伍，如果發現某隊隊員落伍，必須要該隊其他隊員扶助他跑完全程，培養隊長領先示範及官兵互助團結的精神。譬如接力賽跑，也與普通運動會不同，不是四人接力賽跑，而是四十人，最少是二十八人接力賽跑，把接力賽跑的原始意義，與團結互助的精神，充分發揚出來，以鍛鍊官兵的耐力與持久力。

在部隊開始接受新軍訓練之初，檢查士兵體格，總是強健者少，孱弱者多，而且體能非常參差，動作也多呆滯。開始施以體能訓練，經過五個星期，他們每個人的皮膚，由黃變紅，再由紅變成赤褐色了。開始時皮膚會晒起水泡，脫落了一層油皮，到後來各人看到自己漆黑光亮的皮膚，都會露出得意的笑容。到初期教育完成之後，實施體能測驗，依照美軍體能測驗的標準，每個官兵都須參加百公尺、跳遠、爬竿、手榴彈擲遠及三千公尺越野賽跑等項目的測驗。結果大家體能都有增強，達到一定的水平，而且成爲機警、堅忍、自動、進取，活力充沛的新生部隊。孫將軍鼓勵官兵運動時，要放開心情，盡情的歡樂，大聲的喊叫。在運動場上，不分階級高低，各憑本領一同遊戲玩樂。他特別提倡團體競賽，舉行全團、全師、全軍，甚至三軍聯合運動大會，參加的官兵固要拼命競賽，爭取優勝，不參加競賽的官兵也

要組成啦啦隊，在旁加油吶喊，以增進互助合作及團體的榮譽。例如新軍特有的枕木運動，二十條紫黑色的臂膀，轉動著一段直徑過尺的粗長木頭。這根木頭不是一兩個人可以搬得動的，然而在十個士兵協同動作合力之下，這段粗長的木頭竟成了孫悟空的金箍棒，可以旋轉裕如了。古老的拔河比賽，也成了體育訓練的教材，而兒童騎馬遊戲，在軍隊裡玩起來更有意思。士兵分成紅藍兩隊，人數相同，各持一面隊旗，每隊四個人作為一組，兩人在前，一人在後彎弓著背做馬，另一人騎在這匹「馬」的背上，擺成一字橫列。一聲令下，兩隊兵馬齊聲高呼，奮勇前進，搶奪敵方的旗幟。兩隊接近，混戰開始，掌旗官東馳西突，而互相攻擊的「騎兵」，騎在「馬背」上扭打，誰先奪得敵旗歸隊，便是優勝。還有一種叫做「衝鋒陷陣」的遊戲，同馬戰一樣也是分成交守二隊，攻隊守隊的隊員們都互拉著雙手，緊緊地結成一個堅強的隊伍，攻隊拼命向守隊進衝，而守隊則竭力不使突破，都奮力抱著攻隊士兵，待守隊陣線被突破了，兩隊再更換攻守陣式，由守隊進攻，未了計數兩隊各抱到的人數多寡而決定勝負。在競賽場上的士兵，都像生龍活虎，朝氣勃勃。

孫司令官說：「中國人的習性不像美國人那樣長於競賽，但我努力去訓練他們發揮公平比賽精神及堅強獲勝的意志，並養成他們習於互助合作。」他的目的，在於把遊戲、運動、戰技三者融合為一體，平時訓練官兵，在遊戲運動中養成戰鬥的技術與精神。

由於體能訓練在軍中收到很好的成效，每當一個部隊初期教育完成，體育教官須調往其他單位時，原單位的部隊長，往往再三挽留，申請緩調，甚至有要求將體育教官納入其編制

內的建議。軍中體能訓練的價值，得到普遍的認同。

部隊進入正期教育，除複習初期體育課目，並增列障礙超越，手榴彈投擲、格鬥、劈刺、水上運動、機械運動等主要課目，偏重於戰場應用，有助於戰鬥的教練和作戰的技術。教學以連、排、班為單位，永遠保持一個戰鬥體。當時舉行各種運動，提高官兵的競爭心及榮譽感，激勵團體的互助和合作。

行軍訓練也是體能訓練的一種，由單純的行軍，到「有敵情」的戰備行軍。規定砲兵須日行四十公里，夜行三十公里，步兵和其他特種部隊，須日行五十公里，俱有連續三四日戰備行軍的能力。①

民國四十一年五月初美國太平洋三軍總司令兼太平洋艦隊司令雷德福 (Arthur Radford) 上將來台訪問，孫立人總司令陪同參觀國軍野戰演習，他對國軍官兵俱有強壯的體格，甚為讚賞。孫立人在旁解釋說，他訓練部隊，首重體能訓練，惟因缺乏良好的教材，致使效果未能普遍提升。雷德福當允將美國海軍航空隊體育訓練手冊十種送給國軍參考，其中包括(一)拳擊、(二)空手搏鬥、(三)角力、(四)美式足球、(五)英式足球、(六)籃球、(七)體操及跌打、(八)團體操、遊戲、測驗、(九)運動計畫、(十)軍中田徑賽。孫將軍收到後，當將美軍這套體育訓練手冊，交給體育處魏振武處長，要體育教官們依據他們從事軍中體育教練的工作經驗，並參考美軍及其他國家軍事體育書刊，集體編成一本「初期戰士體育訓練教材」，這是中國第一本軍事體育教科書。後來繼續編印的有「正期戰士體育教材」，「後期戰士體育教材」，以及「軍中

體育訓練手冊」等教科書。②

在軍中實施體育訓練，由於成效顯著，逐漸得到國軍官兵的認同，和中外人士的稱讚，大家一致認為新軍實施體育訓練是成功的。這時孫立人司令官遂向國防部建議，將體育列為一項業科，成為軍隊中正式編制。國防部認為無案可循，不許設立。他們認為體育不能改為業科，因為體育是人的本能，不像軍醫軍需要有專門技術。孫乃力爭說：「體育是不是能同音樂一樣，音樂是調劑人的性情，體育是增強人的健康，音樂可以成為業科，為甚麼體育不能成為業科？」可是國防部仍是不准，祇許在軍事學校內設體育教官，指導學員生的體育活動。

孫司令官此項建議，遭到國防部否決之後，軍中體育教官認為他們在軍中升遷無望，前途渺茫，紛紛求去。孫司令官集合全體體育教官講話，他說：「我為了推展軍中體育，特請大家前來協助，經過你們的努力，已在軍中為體育開拓一片新天地，且已獲得各方面的肯定，希望大家仍本報國初衷，不畏艱鉅，繼續在軍中服務，為國家訓練出一支強壯的軍隊。」

新軍經過嚴格體育訓練之後，個個都是身強力壯的運動好手。孫司令官持在鳳山舉行「全軍運動大會」。各部隊選運動選手及團隊代表，集中鳳山軍營舉行競賽。運動大會開幕那一天，大操場上的運動健兒，都是赤膊紅短褲，雄壯健美，高唱運動會歌：「平日的艱苦鍛鍊，今天要來考驗，運動場就是戰場，個個要爭先，真本事，硬工夫，當仁要不讓！勝不驕，敗不餒，越賽越要強，團結協同，堅忍從容，最後的勝利，在最後的五分鐘……」歌唱之後，孫司令官站在閱兵台上講話，他說：「強國必先強身，我們軍人尤須強身，尤其是帶

兵打仗的軍官，更須鍛鍊好強健結實的體格，才能有堅強的體能和意志，去發揮優異的戰技和強大的戰鬥力，爭取戰爭的最後勝利。軍人的事業在戰場，而戰場上莫過於打勝仗。我們和敵人在戰場上拼鬥，誰的體力能夠支持到最後的五分鐘，誰就會打勝仗。所以說：最後的勝利在最後五分鐘！」

孫司令官講話畢，部隊帶開，各項競賽開始，有各類球賽，有四百公尺及一六〇〇公尺團隊接力，難度最高的是五百公尺及一千公尺武裝超越障礙競賽，由陸訓部體育教官擔任裁判，這是一場公平競賽，也是全體官兵的體能測驗，凡參加競賽的團隊或個人，在求最優異的體能表現，爭取團體的榮譽。③

新軍的體育訓練，由於孫司令官積極倡導，與體育教官們熱心教導，官兵們在潛移默化中，由懷疑觀望，慢慢轉變為熱烈參加，新軍營房中，每天早晨黃昏，官兵們經常光著頭，露著膊，赤著腳，穿一條紅色運動短褲，在操場上跑越野，練接力，爬吊桿，做劈刺，形形色色，五花八門，真是緊張活潑，充滿了朝氣。官兵們個個晒得紅黑粗壯，身手矯健，正規軍隊的訓練，就在這種體能訓練的配合下，獲得了堅實的基礎，而新軍的體育制度，就在全體官兵的堅苦奮鬥中，有效的建立了起來。

註 釋：

- ① 李邦芬著《血汗保台灣》第一九四頁，自抄本。
- ② 孫立人〈談軍中體育〉一文，載於新生報。
- ③ 沈承基撰〈恩師仲公與新軍體育〉，載於《孫立人將軍永思錄》第二六七—二七四頁。

二、基本射擊及戰鬥訓練

鳳山軍營開始新軍訓練之後，當你走進營房附近，你就可以聽到各種槍彈聲，這是學員生在練習實彈射擊。孫司令官對於射擊訓練要求特別嚴格，他要求幹部使用科學方法，教導士兵懂得槍的性能，射擊的技巧與正確的姿勢。他常說：「我們軍人拿起一支槍，就像古代戰士使用刀槍劍戟，平素要練得很熟練才行，所謂『藝高人膽大』就是這個道理。」在士兵射擊預習時，他總是抽空親到操場，蹲身在學員生身旁，仔細觀察他們每一項基本動作，例如步槍的握槍把、扣板機及停止呼吸，均須確實做到，毫無差錯，然後依次實施箱上瞄準，三角瞄準，以及各種射擊姿勢的預習。射擊預習及格後，方准實施實彈射擊，且在實彈射擊之前，還要作射擊預習，反覆磨練，體會入微，以求射擊時彈無虛發。經過如此再三演練，確實練出不少神槍手，幾有百步穿楊的本領。在每次練習射擊時，每個士兵發給他一本自己的射擊紀錄簿，紀錄歷次射擊的成績。在那本手簿上特別繪製一個靶形圖，士兵須將每次射

擊的彈著點明確記在上面，以便射手自己修正偏差，調整瞄準，因此射手成績會一次比一次進步。

初到第四軍官訓練班受訓的各級軍官，他們參加初次射擊測驗時，僅有百分之二十及格，可是經過嚴格的射擊訓練之後，他們的及格人數增加到百分之八十以上。舉行射擊比賽時，規定每個中隊百分之九十六的學員生均須參加，祇有一二名病患或是公差可以不參加，參加的學員生每人發給三粒子彈，擊中靶的中心為十五分，擊中靶上紅心得十二分，各依彈著點距離中心遠近，記得分多少。全中隊學員生所得分數的總和，除以參加的人數，所得到的商數，就是這個中隊的射擊成績。一個中隊全體學員射擊成績平均分數能達到十三點五分，已經是最高分。普通祇要達到十分，就可以在二百公尺以外，百發百中。軍訓班的學員生射擊平均分數已達到十三點五分，怪不得個個都是神槍手，由此一端可以證明新軍訓練的成功。

美國共和黨參議員諾蘭 (W. F. Knowland) 曾來鳳山觀看新軍射擊演習，他看到每個士兵射靶上的彈著點都接近中心位置，使他非常驚訝。他說：「新軍的射擊技術，遠比美國士兵為好。」因而他建議國軍應選派代表參加世界比賽。孫將軍接受他的建議，從全陸軍射擊比賽中，遴選官兵代表三十二人，分為手槍及步槍兩隊，派張熊飛上尉率領，前往美國，參加一九五〇年世界射擊比賽，各人均有優異表現，團體成績，在六十幾個參賽國家中，名列前茅，為國爭光。

孫司令官常引述曾文正公一句話告誡部隊：「能戰雖失算亦勝，不能戰雖勝算亦敗」。

他說：「如果一個部隊官兵基本戰鬥技術熟練精到，縱使指揮有錯，或者裝備稍差，仍可能獲致勝利。反之，一個部隊戰鬥技術不行，縱有諸葛孔明的勝算，終是枉然，結果還是要打敗仗的。」

戰鬥技術教練，包含各個士兵的射擊技能，伍班戰鬥的協調支援，以及排連的小部隊戰術，進而至戰備行軍及營團對抗演習，並利用演練場所的地形地物。每次戰鬥演習均徹夜實施，不論颱風暴雨，官兵在雨水田野中演練，狀況逼真，整個部隊如在實戰中。

孫司令官為訓練學員生的臨陣指揮，每一個戰鬥課目，教官講解原則後，即令學員生在預先選定的地區，根據教官給予的問題，自行現地作業。再根據作業的原案，自行實地演練，最後由教官扼要糾正學員生的錯誤。孫司令官常到演練場親自督導，從頭到尾一步不離，從指揮官的作戰指揮，到列兵的射擊動作，都看在眼裡，並作最切適的講評，學員生聽到司令官親為講解指揮作戰的要領，無不心悅誠服。為進一步磨練學員生適應戰場不同地形與環境的指揮能力，先由教官擬定一個標準作戰方案，再由學員生在不同地形演習，並令學員生擔任各級指揮官，以資熟練戰場地形變化，增加處置各種戰場情況的經驗。孫司令官每次於講評中，都強調作戰最難摸清敵情，因此在作戰前，須要盡力搜索敵情，才能瞭解全盤狀況，所以指揮官要養成搜索敵情的習慣。

孫司令官鑒於官兵初上戰場，往往為逼近的槍砲聲及飛機轟炸聲所懾服，乃在鳳山營房附近，設置一個戰場心理演習場，場內裝設標定的機關槍數挺，鐵絲網數道，以及黃色藥包

若干，分佈於進攻路線上，學員生在機槍聲轟炸聲之下，匍匐前進通過鐵絲網，煙霧迷漫，氣象森嚴，演習的學員生如置身戰場，以鍛練其膽量。①

孫司令官爲了促進轄訓各部隊戰鬥技能的進步，曾於三十七年四月九日，舉行第一屆戰鬥射擊競賽，共有廿四個單位，二千七百五十人參加，比賽項目特別重視步槍及輕機槍射擊兩個項目，步槍射擊比賽，各單位參加人數須有百分之八十。距離二百碼，臥姿無依托，每人射擊三發，十分及格，十五分爲滿分。個人成績，以十五分者爲優等，賞金牌一枚，十四分者爲甲等，賞銀牌一枚，十三分爲乙等賞銅牌一枚。團體成績爲各單位參加人數，除各單位所得分數總和，所得之商數，即爲該單位的團體成績，最優者頒給錦標一面。輕機槍射擊，每射擊位置，預備三個靶架，每次射擊，不得超過十六發。號音一吹，射擊開始了。射手們都按著平日射擊預習的要領，不慌不忙，就了射擊位置，緊握槍靶，瞄準擊發。這時，那斷續而均勻的槍聲，好像敲著音樂的拍節，在射手們的心弦上，譜成了喜怒哀樂的情調，反映出射擊的成績的優劣。

陸軍的戰鬥射擊技能，經過先後六次反覆的競賽磨練，官兵們都興高采烈的在這個偉大的洪爐裡，千錘百鍊，培養戰士體魄，鎔鑄戰鬥精神，不但建立了整個戰鬥技能競賽制度，同時也將陸軍官兵鍛鍊成爲鋼鐵一般的部隊。②

註 釋：

① 吳燦禎撰〈孫立人將軍鳳山練兵追記〉一文，自抄本。

② 台北中國時報連載《孫立人回憶錄》第四篇〈鳳山訓練紀要〉。

三、新軍精神「誠」與「拙」

孫將軍二十多年來帶兵練兵的一貫作風，就是本「誠」「拙」二字。他常說：「我們練兵在精神上祇講求一個『誠』字，在技術上祇講求一個『拙』字。所謂『誠』，就是『開誠心，佈公道』。大家推誠相見，沒有欺騙，沒有虛偽，做到萬眾一心。所謂『拙』，就是循名核實，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去做。不投機、不取巧，老老實實，沒有花樣。『誠』是內心責任的自覺，『拙』是對此一責任的實踐。有此『誠』字，所以一切都出於真。有此『拙』字，所以一切都踏了實。『誠』與『拙』就是我們鳳山新軍的基本精神。而這基本精神的表現，是『說實話，做實事。』所以鳳山新軍訓練，說穿了，非常簡單，沒有一點奧妙，也沒有甚麼新奇。惟有一點我特別注意，就是一切訓練，從思想到技術，都用『實』字來錘鍊，都要從『確實』著手。有了『確實』做基礎，才能不斷的進步。否則事事馬馬虎虎，似是而非，一切都無從談起。所以我常說：我們新軍訓練沒別的，只有『確實』。只有這樣實實在在訓練出來的軍隊，才有真本事，硬功夫。打起仗來，真是攻堅易於折枯，陷敵甚於湯雪。

孫將軍練軍並不重視教條式的理論灌輸，他所淳淳教誨的是要官兵發揮良心血性，所以他特地把軍中的生活檢討會，改爲『良心會』，普遍地在台灣新軍裡推行，以啓發官兵的良知良能。他認爲共產黨的小組會，強迫官兵坦白清算，雖然也可收一點效果，但不是自發的，而是被動的，是一種御用的權術，沒有人敢真正憑良心說真話。孫將軍提倡的『良心會』，是採取民主方式，議會作風，大家只要是憑良心，便可以毫無顧慮的說話。他鼓勵大家拿出良心血性來做事，誠懇的來檢討訓練的得失，以求部隊不斷地進步。在良心會上，不獨要自我坦白，承認自己的過錯，還要檢舉別人的缺失。不管是團體的、長官的，一律用誠懇的態度，互相檢討，互相規勸。即使部隊裡有甚麼不合理的措施，都可坦白說出來，祇要是憑良心就行。在一次良心會上，爲了長官教導士兵應不應該打罵的問題，一個士兵曾和他的隊長發生了一場熱烈的辯論，當這次會議紀錄呈送上去，孫將軍立即採納士兵的意見，因爲這個意見是對的。這是孫將軍在新軍中所倡導的民主作風，而良心會就是新軍裡的議會。在三十八年底，他還親自召集了一次擴大良心會，每個連都推選士兵參加，其情緒的熱烈和發言的踴躍，是過去部隊中所看不到的。會場上有條不亂的秩序，與真誠坦白的言詞，真令人恍如置身於議會場中，這是孫將軍在新軍中提倡「人人開口」所達到的效果。

孫將軍治軍一向以軍紀嚴明著稱，他在新軍中提倡民主風氣，是守法紀的民主，不是亂無法紀，任所欲爲。因爲紀律是軍隊的命脈，軍隊而無紀律，便成爲烏合之衆，無可爲戰了。因此孫將軍在三十七年元旦慶祝會上，特向各受訓部隊宣布新軍六大戒條，要求官兵「戒嫖、

戒賭、戒貪、戒擾民、戒虛偽、戒驕惰」，用來革除過去軍隊裡一切不良的習氣和陋規。

孫將軍在軍中提倡六戒，要求官兵嚴守不渝。其用意是防患於未然。他常常說：「假使部下因犯罪而被槍斃，其實罪在長官，因為長官平時未予嚴加管教，或是事前管教無方，徒然於事後嚴加懲處，等於是長官直接殺了部下。」他說：「國軍初來台灣接收的時候，台灣同胞真是箝食壺漿，以迎王師。及至見到他們上岸，窮如乞丐一般，而且軍紀敗壞，搶劫強姦的事，不斷發生，因而引起二二八事變。後來青年軍調來台灣受訓，我們對於國軍風紀特別整頓，台灣同胞對於國軍的印象才漸漸地轉好。」孫將軍爲了改善軍民之間的關係，特別在新軍中提倡「軍愛民，民敬軍」運動，逐漸蔚成風氣，軍民相處，如同家人。

新軍官兵在操練時都是戴斗笠的，因為他們軍紀好，從不擾民，到處受到老百姓的歡迎與尊敬，所以台灣老百姓都很親熱的稱呼「斗笠軍」爲「阿兵哥」。

談到新軍戒擾民，可以從鳳山發生的一件軍人違紀案，看出孫將軍治軍的嚴格。有一天，一位排長在鳳山附近一個車站等候公共汽車。車過站時，以車中乘客太多未停，這位排長竟拿出手槍強迫停車，此一事件爲孫所悉，立即予該排長降一級處分，並令憲兵押解該排長在肇事地點遊街示衆，背上插一木牌，上寫「強迫停車危害公共秩序」。這件事並不是太大的違紀案，由於孫將軍這樣嚴厲的懲罰，使得當時來到鳳山受訓的官兵不敢再有擾民的事件，而台灣人民對新軍風紀的嚴明，更具信心，對於新軍的駐防台灣，無不表示歡迎，新軍和台灣民衆的感情漸漸融洽了，軍民站在同一條陣線行列上，爲保衛台灣而攜手合作。

一個星期天上午，孫將軍照例要檢查直屬部隊內務，各單位都準備好應檢。孫司令官偕賈幼慧董嘉瑞二位副司令官，走出辦公室，突然宣佈：「今天不檢查部隊內務」。他竟走向軍法處看守所，檢察被關囚犯的居住環境及飲食衛生，聽取囚犯的申訴。其中有九名犯人，都是文具店老板，因陸訓部購買文具，有舞弊嫌疑而被拘留，情節輕微，且無證據，正待保開釋。孫司令官詢明原委，乃命立刻釋放。並指示軍法官，辦案須「慎拘留，慎決獄，慎刑罰」，以「三慎」為原則。新軍在南部和人民相處和諧，很少與當地民衆發生糾紛事件。一位鳳山居民懷著感激的心情說：「新軍給我們帶來了溫暖，他們愛護我們有時勝過自己家人，真使我們有說不出的感激。」

孫將軍最重視人才的培養與選拔，他曾在新軍中提倡「好人出頭」運動，鼓勵好人，激發好人，發掘好人，培植好人。他祇要發現任何一個官兵有任何善行，他都親自召見，予以鼓勵，甚至在大會中公開表揚，在「精忠報」上宣傳，希望大家效法。他如發現官兵中任何人有一技之長，他都予以不次地拔擢。不知實情的人，常批評他非清華人不用，非留美軍官不升。實際上，他在用人上是六親不認，最不重視關係資歷，更輕視人情非份的介紹。他考核部下，完全以才能為主，即使是一名士兵，祇要他發現你有才能，他會不次的提拔，連升數級。

例如在大陸招收來台的知識青年中，有兩位上等兵，一位叫張洪志，一位叫吳保障，他們兩人都是學識經驗豐富的工程師。在受訓期間，他們的才能給指導員發現了，於是就據實

報到陸訓部。孫將軍知道後，就把兩人調到工兵營工作，經過一個短時間考察，成績優良，於是連陞七級，從上等兵升到上尉科員。在當科員期間，他們的工作表現優異，張洪志曾把幾次重大工程在短時間內完成，孫將軍立刻召見，除當面嘉獎外，親下條諭，將他破格升為中校組長，吳保障因功升為少校股長，這種憑真本領有成績表現的人，孫將軍一定破格拔擢錄用，使得「人盡其材」。在新軍中有許多優秀知識青年，經他培養訓練出來的人才，現在散佈在社會各階層，嶄露頭角，出人頭地的不可勝數。

三十七年十二月一日，星期天的早晨，天空非常晴朗，鳳山營房一聲號響，大操場上集合著來自各方面的部隊，孫將軍走上講台，主持週會。他從砲兵第三團的部隊裡，喚出一位炊事班長，站在台上。他向全體官兵介紹說：「這位班長姓閻名樹標，上海人，曾經讀過初中，他應國家號台，投入新軍，任勞任怨做著人家不願意做的工作，每天帶領伙伙，替全連官兵服務。一天他獨自出營買菜，從屏東市僻靜的小巷經過，拾得舊台幣一百二十萬元，以他的經濟情況而論，他一定毫無疑問的據為己有，可是他不稀罕這筆橫財，呆呆地站在那兒等候失主。不一會，果然來了一位貧苦的老太婆，慌慌張張像是掉了命似的一路前來尋找。閻樹標看這樣子知道她一定是失主，問明了數目情由，果然一點不差。於是閻班長便將所拾得的財物原封不動還給她了。這位老太婆，感激得流出淚來，她拿出二十萬元送給閻樹標，但他堅決的不肯接受。」這一消息，孫將軍聽到了，便在週會上表揚他，並特准閻樹標免考保送到軍訓班受訓，讓好人出頭。

孫將軍精力充沛，夜以繼日地工作，他不喜歡無謂的應酬，把全部精神放在練軍的工作上。這可以說是他的嗜好，當他走到操場野外，去看官兵操練，他會感到無比的愉快。而官兵看到這位兩鬢斑白的長官，都會感到興奮，操練特別賣力。所以鳳山新軍官兵的生活，可以用緊張活潑來形容，就是官兵在緊張的生活中不失去活潑。這裡沒有階級職等的壓力，工作在一起，休息在一起，吃飯在一起，課外活動更是在一起，運動場上匯集有許多將校、學生、士兵，大家在一起玩球遊戲，做到了工作時努力工作，遊戲時拼命遊戲。

孫將軍多半利用夜間批閱公文，有時須召見承辦業務的參謀人員，詢問案情的原委，力求處理妥適，因而耗費極多時間，工作延續到午夜。當被召見的參謀出來時，常會發自內心的感嘆：「司令官這樣做事的精神，真令吾人感動！」

孫將軍經常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甚至週末假日，他也照常到辦公室工作，找不到業務參謀查詢時，他總是說：「打仗時怎能有星期假日！」各單位主管知道司令官星期日照常辦公，都不敢遠遊，有時去看親友，便把親友家的電話，告訴孫的隨從參謀，司令官有事相詢，可以隨時找到人。

孫將軍把週會訂在星期日上午，利用週會，向官兵講話。他不要幕僚給他準備講稿，祇是把一週來所看到的事情，說出來檢討，希望大家改進，有時不免過於冗長。他不善於言詞，但是他那誠懇的態度，及語重心長的教導，使受訓官兵都樂於接受。他所叮嚀囑咐的，就是期望官兵都能抱著最大的決心，革除過去軍中的積習，重新做個新軍人。

孫將軍自己就是一個典型的現代軍人，他帶兵練兵那種艱苦卓絕的精神，一直保持著平民化的生活。他不要錢，不積蓄，清廉苦幹，以身作則，領導部屬。他對於僚屬一向仁慈，但對業務的要求卻異常嚴厲，他的命令須貫徹到底，不容有絲毫折扣。他主張分層負責，對於部下充分的信任。他最討厭人打小報告，在人背後說壞話，他認為這將破壞軍隊的團結和信心的建立。他這種公誠的作風，得到官兵的響應，逐漸在新軍中蔚成了誠實苦幹的風氣。

第十五章 保衛金門

陸軍訓練司令部成立之初，原本奉准調訓全部青年軍到台灣接受新軍訓練。後因內戰日趨激烈，交通運輸困難，迄至三十六年底，始集中青年軍二〇五師一個師，到台灣接受新軍訓練。三十七年期間，復將青年軍二〇一師調至台灣受訓。這樣訓練青年軍一兩個師，實不足以應國內戰場的急需。

一、督訓戰略預備師

三十七年七月，蔣總統下令，在南京、北平、西安、台灣、瀋陽、迪化、漢口、徐州、廣州九個地區，設立九個訓練處，負責督訓九個戰略預備師的任務。任命孫立人兼南京第一訓練處暨廣州第九訓練處處長。當時孫立人認為台灣訓練基地初創，雖規模初具，但工作繁忙，而一身督訓三個地區預備師任務，分身乏術，恐難達成任務，遂上書總統，請求免兼南京及廣州兩地訓練處長職務，俾能專心負責台灣新軍訓練工作。總統不但不准，反而下手諭，撤銷台灣訓練處，將台灣訓練新軍工作，歸併於南京第一訓練處。孫將軍聽到消息後，馬上

趕到南京，晉謁蔣總統，懇切陳述台灣新軍訓練對國軍整軍前途至關重要，絕非是貪圖個人名位，而是爲國家前途著想，倘將鳳山訓練處撤銷，萬一大陸戰局逆轉，將來國家無可用之兵，政府亦恐無立足之地。經一再剖明利害，總統始允打消原意。當天他回家午夜反覆深思：「爲甚麼總統要這樣做呢？莫非他不信任我？怕我在鳳山生根？我自信耿耿精忠，全心全意在爲國家做事，別無他念。」輾轉反側，難以成眠。

後來孫立人感到一身兼三個不同地區的主管，實在無法分身，再度呈文懇辭南京第一訓練處處長兼職，幸蒙總統核准，派李良榮中將接替，他覺得肩上擔子輕了許多。但仍兼廣州第九訓練處處長，負責督訓廣州軍區戰略預備師第一五三師、第一五四師及一五六師的任務。因此他需要抽空從台灣飛往廣州從事督訓工作。

八月十五日，孫立人前往廣州視察第九訓練處幹訓班及三個預備師的訓練情況，發覺部隊的素質甚低，士兵體弱多病，官長管理鬆懈，欠缺責任心，部隊紀律更差，非加以徹底整訓，很難加強戰力。

一天下午，孫立人私自到營地察看，無意中發現一座學校教室外有衛兵看守，教室內有許多打赤膊的人向窗外窺看，當時孫以爲裡面關的是犯人，他就上前去問衛兵：「裡面關的是些甚麼人？」衛兵看他戴著將官階級領章，向他敬禮報告說：「裡面都是補充團新兵。」孫問：「我可以進去看看嗎？」衛兵說：「上級有命令，不許任何人進出。」這時孫就表明身分，要衛兵去叫他們的官長來，同時他就走了進去，看到屋子裡擠滿了人，每人穿件短褲，

面容憔悴，身體瘦弱不堪，渾身是汗，人聲嘈雜，大家叫嚷著：「我們渴死了，沒有水喝。」當時孫對他們說：「我是司令官，你們有什麼話都可以說。」當中有兩個學生樣子的青年站出來說：「我們是華僑，志願回國參軍的，不料我們來到這裡十幾天，吃也吃不飽，三餐只有鹽水泡飯，這大熱天，水也沒得喝，澡也沒有得洗，你叫我們怎麼活下去！我們當中有好多人鬧痢疾，打擺子，也沒有醫生來看。來到這裡後，從來沒有出過操，天天把我們關在這屋裡，怕我們逃跑，把我們看得連犯人都不如！」他們兩個人說完之後，就大哭起來，其他的人也在旁邊哭哭啼啼。過了好久，來了一個官長，他說他是這個連的連長。孫就問他：「你們的營長，團長呢？」這位連長回答說：「已派人去找。」孫問：「爲甚麼把他們關在這屋裡呢？爲甚麼不給他們水喝？」這位連長回答說：「這兒供水很困難，要從很遠的地方挑來，所以只有三餐飯時有水喝。」孫責問說：「你們有這麼多人在這裡，爲甚麼不讓他們自己挑水燒水喝？」這位連長沒話可答。孫又繼續問道：「爲什麼不給他們洗澡呢？」這位連長還說：「前面那口井離這裡很遠，運水不方便。」孫有點生氣了：「你們有這麼多人，要他們每個人拿個臉盆接運，或者帶他們到井邊去洗澡，又有甚麼困難呢？」接著孫又問道：「有不少人鬧痢疾、打擺子，爲甚麼不請醫生來看呢？」這位連長說：「醫官很少，藥品又不夠。」孫又問道：「你們連上的官長都到那裡去了，爲什麼不和士兵在一起，出操上課呢？」這位連長說：「他們來了不久，還未正式開始操練。」孫責怪他說：「他們已經來了十多天了，還不算久嗎？你們當連排長的要隨時隨地和士兵們生活在一起，怎能把他們關在屋子裡不管

呢！」說到這裡，他們的營長團長才趕了來，孫就責問他們：「爲何如此不負責任，把士兵們關在屋內不管，不給他們解決問題，使他們深受痛苦。假如你們易地而處，你們作何感想？他們抱著滿腔熱血回來報效國家，你們卻不把他們當人看待，他們怎肯上前線爲國家打仗呢？」

第二天，孫司令官召集預備師連長以上幹部訓話，首先說明他昨天親眼看到新兵被關的情況，要求各級幹部要與士兵同甘共苦，不得任意把新兵關閉起來，以後倘再發生類似情況，各級幹部均應予嚴重處罰！

九月二日下午，美國軍援顧問團團長巴大維（David Barr）訪問廣東訓練營區，看到士兵被關在木柵裡，沒有水喝，非常激憤。他把這件事告訴了孫立人，孫引以爲恥，但又無能爲力。

後來，孫立人覺得這樣督訓部隊，得不到良好的效果，部隊積習太深，不是他來看部隊一兩次，部隊的陋習就可以改正過來，因此他不願尸位素餐，遂把第九訓練處處長的兼職也辭掉了，專心一致的留在台灣訓練新軍。

一一、一一〇五師調防北平

三十七年十月間，錦州戰事激烈，華北局勢吃緊，首批在台整訓完成的青年軍二〇五師，於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奉命調往北平近郊，擔任警備任務，該師擴編爲卅一軍，師長廖慷

升任卅一軍軍長。出發前夕，孫立人司令官召見廖軍長，諄諄告誡說：「卅一軍是新軍訓練的第一批部隊，在體格、技術、精神、紀律、信心各方面，均經嚴格訓練，已有成效，惟特種兵訓練，因火炮、馬匹及工兵通信等器材缺乏，未能盡如理想。尤以運輸力全無，機動力差，使戰力無法發揮。盼繼續加強管訓，提升戰力。」同時他準備報告一份，交廖軍長面呈總統，懇請中央集中使用青年軍，俾能充分發揮戰力，成爲剿共之中堅部隊。

卅一軍開抵平津時，華北局勢急轉直下。三十八年元月初，共軍包圍平津兩地，該軍即負起保衛北平的任務。當共軍與青年軍接觸時，發覺青年軍射擊技術精確，共軍傷亡官兵，都是命中頭胸部位，因而共軍就避開青年軍，而去攻打其他軍隊，當時指揮紊亂，那裡緊急，就調青年軍往那裡填補，不能發揮統合力量。三十八年元月十五日，天津被共軍攻陷，元月二十三日，華北剿總傅作義總司令被迫接受「和平」，竟使這批在臺灣整訓的生力軍，隨之被共軍吞噬了。

三、馬尾之役

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國軍撤離南京，孫司令官聞訊，甚感悲痛。當天集合國軍駐防高雄附近的官兵及第四軍訓班學員生講話。他說：「我告訴大家一個不幸的消息，首都南京今天失守，國父中山先生陵園蒙塵，這是我們革命軍人的奇耻大辱。在兩年前，政府任命我

爲陸軍訓練司令官時，我曾建議政府訓練新軍三十萬，用此大軍，可以登陸秦皇島，直搗佳木斯。可是這兩年來，大陸局勢混亂，迄無大量兵源補充，現調來台灣受訓的部隊，僅有青年軍二〇一、二〇六、二〇七等三個師，不足以挽救狂瀾於既倒。而今言之，實感痛心。期望大家痛下決心，誓死保衛台灣，光復大陸。」官兵聞訊，認識到國家局勢的危殆，同感悲痛。

五月二十七日，上海保衛戰結束，國軍退向舟山群島及台灣。沿京杭國道南撤的國軍，由浙東向閩境退却，沿途受土共的截擊，與陳毅所部共軍的窮追不捨，多已潰不成軍。當時福建省主席朱紹良將軍手無寸鐵，已無法應付此一亂局。蔣總裁遂命湯恩伯將軍爲福建綏靖公署代主任，令他立刻趕往福建收編潰散的官兵。此時湯恩伯初由上海撤退來台，又無部隊可以調用，本不願再上前線。蔣總裁面予斥責：「這時連你都不聽命令，我還指揮誰！」湯祇有唯唯諾諾，偕同雷震、方治幾個文人，前往福州佈署。四方潰散下來的部隊，很少聽從湯的指揮。

不久，福州軍情告急，福建綏靖公署代主任湯恩伯乃向台灣防衛司令孫立人求援，孫將軍一向急人之急，對於友軍求援，總是盡力相助。他在防衛台灣有限的兵力中，抽調青年軍二〇一師六〇三團，並配屬砲兵第二團一個連，由副師長閔銘厚與團長呼之舟率領，開赴馬尾。

這一支部隊到達馬尾後，立刻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台灣新軍清一色戴著斗笠，個個年輕健壯，軍容壯盛，紀律嚴明。與當時潰退入閩的軍隊相較，有顯明的不同。這支號稱「蛇」

部隊一上岸，立即構築防禦工事，並繼續從事操練。馬尾及福州一帶老百姓，對新軍守紀律不擾民的印象，無不交相稱讚。他們還傳說：「孫立人派遣蛇部隊作先鋒，他馬上就要率領大批人馬來保衛福建了。」福建老百姓把台灣新軍，看作是他們免於赤禍的救星。

六〇三團原負的任務，不是直接參戰，後因情況緊急，調往馬尾第一線，與共軍陳毅所部葉飛的卅一軍對壘。這時共軍氣焰萬丈，日空一切，從未把國軍看在眼裡。那知方一接觸，新軍士氣旺盛，射擊準確，一天戰鬥下來，擊斃共軍四千多人。第二天，共軍增援反撲，又被擊斃四千多人。自命「長勝軍的」葉飛，發現共軍被擊斃的位置，皆在頭胸腹三處，大感吃驚，而且這是卅一軍渡江以來，從未吃過這樣大虧。

青年軍六〇三團與共軍卅一軍及土共四萬之衆，拚戰三晝夜，掩護友軍四個軍，搭乘七艘運兵船，全部安全撤退。因雙方兵力衆寡懸殊，爲避免重大犧牲，在達成掩護任務後，奉命撤回台。台灣新軍在馬尾初試鋒芒，已使共軍嚐到了苦頭。①

註釋：

① 許遜著《百戰軍魂——孫立人將軍》下冊第一五〇——一五一頁。

四、古寧頭大捷

三十八年四月下旬，共軍渡江南犯，陳毅率兵攻佔上海，進軍浙贛，及至福州淪陷，廈

門失守，金門告急，海峽風雲丕變，台灣局勢隨之動盪，人心惶恐。就在這時，三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台灣光復節，前方傳來金門大捷消息，人心大為振奮。此役為國共戰爭的轉捩點，也為影響台灣安危關鍵之役，獲得了國軍自大陸撤出後對共軍第一次殲滅性的勝利，奠定了金門成為保衛台灣安全的屏障。

金門大捷是怎樣打贏這一仗？這一仗是那個部隊打的？迄今時隔將及五十載，但參戰的官兵，現在仍多活著，當時報章雜誌的記載，和參戰官兵親自的敘述，給後人留下一個清晰的史實。

(一) 金門地形

金門屹立於福建東南沿海，面積約為一二四平方公里，東西長約十六公里，南北較狹，最寬處為官澳至料羅灣間，約十三公里，最狹處為瓊林至沙頭，約三公里，形如啞鈴。金門西至廈門約四、三哩，控泉、漳二府海口的咽喉。東至澎湖台灣，不過百餘哩。金門島西有小金門，面積約二十里，西南有大擔、小擔二島，北有大嶼、小嶼、大伯、小伯諸島，廣皆數里。

金門無高山峻嶺，最高為北太武山，橫亙於島東半部，拔海約三二六公尺，可以俯瞰全島。此外有獅山、鶴山、觀音亭山、雙乳山、太文山及一三二高地，均拔海約百公尺，為軍事要地。全島多為小起伏地，土質為含石英之鬆土，易於構築工事，惟不甚堅固。

金門島海岸線全長約八十八公里，東部多暗礁，因秋季風浪特大，不宜登陸。中部白瓊林經古寧頭迄西部之水頭間，除古寧頭西部海岸約有三四百公尺，難於攀登之斷岩外，其餘皆為沙灘，皆可登陸。①

金門防衛司令部判斷，共軍攻打金門，最大公算可能登陸地點，為自瓊林至古寧頭之海岸線，遂決定指派戰力最強的青年軍二〇一師兩個團擔任此一地區之守備任務。

(二) 防守部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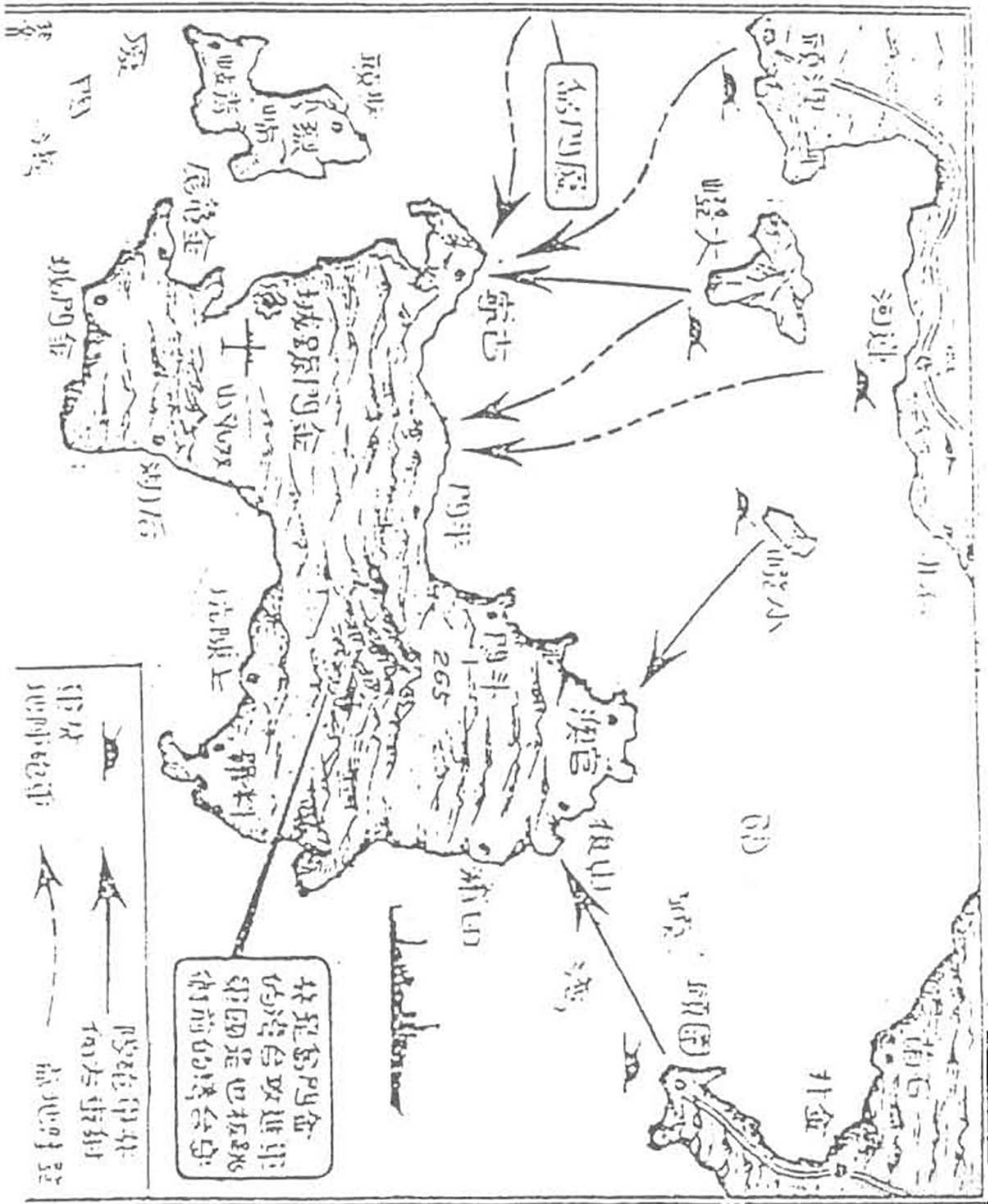
(1) 二十二兵團調防大小金門

在民國三十八年八月之前，金門無有國軍駐防。八月中旬，福州淪陷，金門突顯重要。蔣總裁於八月十七日派二十二兵團司令李良榮率領所轄第二十五軍沈向奎部開赴金門，第五軍李運成部開赴小金門。二十二兵團司令部是由第一編練司令部臨時於三十八年七月改編的，駐紮廈門，李良榮任兵團司令兼廈門警備司令，下轄第五及第二十五兩個軍。第二十五軍於八月間在泉州整編完成，下轄范麟之四十師與勞聲寰之四十五師，於八月十九日運達金門。四十師多為八閩子弟，進駐大嶝島，構成前進陣地，第四十五師係空衛部隊編成，並得福建保安團隊補充，兵力有五六千人，守備金門。十月九日下午六時，共軍砲兵向大嶝守軍第四十師猛烈射擊，晚間八時，共軍第八十四師及八十五師各一個團，在強大砲火支援下，向大嶝北、西兩面登陸，守軍奮勇迎擊，自九日夜至十日，戰爭激烈進行，雙方傷亡均重，血戰

至十日夜，僅剩一〇八團，奉命撤退，乘退潮先徒涉，向小嶝島轉移，再後撤金門西部地區休整。②

(2) 二〇一師防守古寧頭

金門戰事形勢圖



青年軍第二〇一師師長鄭果率師直屬部隊及六〇一團與六〇二團於三十八年八月十三日搭輪從高雄運往金門，配屬第二十五軍，擔任防守金門任務。

青年軍二〇一師，是在民國三十二年冬抗戰最艱危時期，重慶附近各大專學校學生，響應蔣委員長的號召「十萬青年十萬軍」而成立的，師部設在四川萬縣，素質特別優秀，士氣高昂，官兵都抱著「一寸山河一寸血」和有敵無我的決心。

三十四年抗戰勝利，青年軍中的在學青年多數復員，乃以徵集兵補充員額，於三十六年調出四川，先後駐防湖北及安徽各地。因缺乏訓練，士氣低落，軍紀蕩然，到處滋事，被劉伯誠、鄧小平部隊打得七零八落，潰不成軍。

三十七年秋調到台灣鳳山，進駐五塊厝營房，接受新軍訓練。三十八年元旦，孫立人司令官特從軍訓班十六期畢業生中挑選七十人，分發到二〇一師充當最基層幹部。

全師官兵經過一年多的嚴格訓練，從單兵基本動作，到營團的協同作戰，都圓滿地完成。官兵的體能強壯了，戰技精熟了，整個部隊脫胎換骨，成為國軍中的一支勁旅。

三十八年夏，全師官兵調到台灣南部各地沿海擔任海防，從事實地作戰磨練。

三十八年秋，福建沿海吃緊，二〇一師第六〇三團奉命開赴馬尾，擔任掩護任務，與共軍三十一軍遭遇，激戰三天，共軍傷亡慘重，第一次嚐到了新軍的厲害。

到了三十八年八月間，二〇一師第六〇一團及六〇二團奉命調防金門前線，部隊各單位由各地海防調回鳳山基地集中訓練了幾天。孫司令官幾乎每天都要檢查裝備，好像是給出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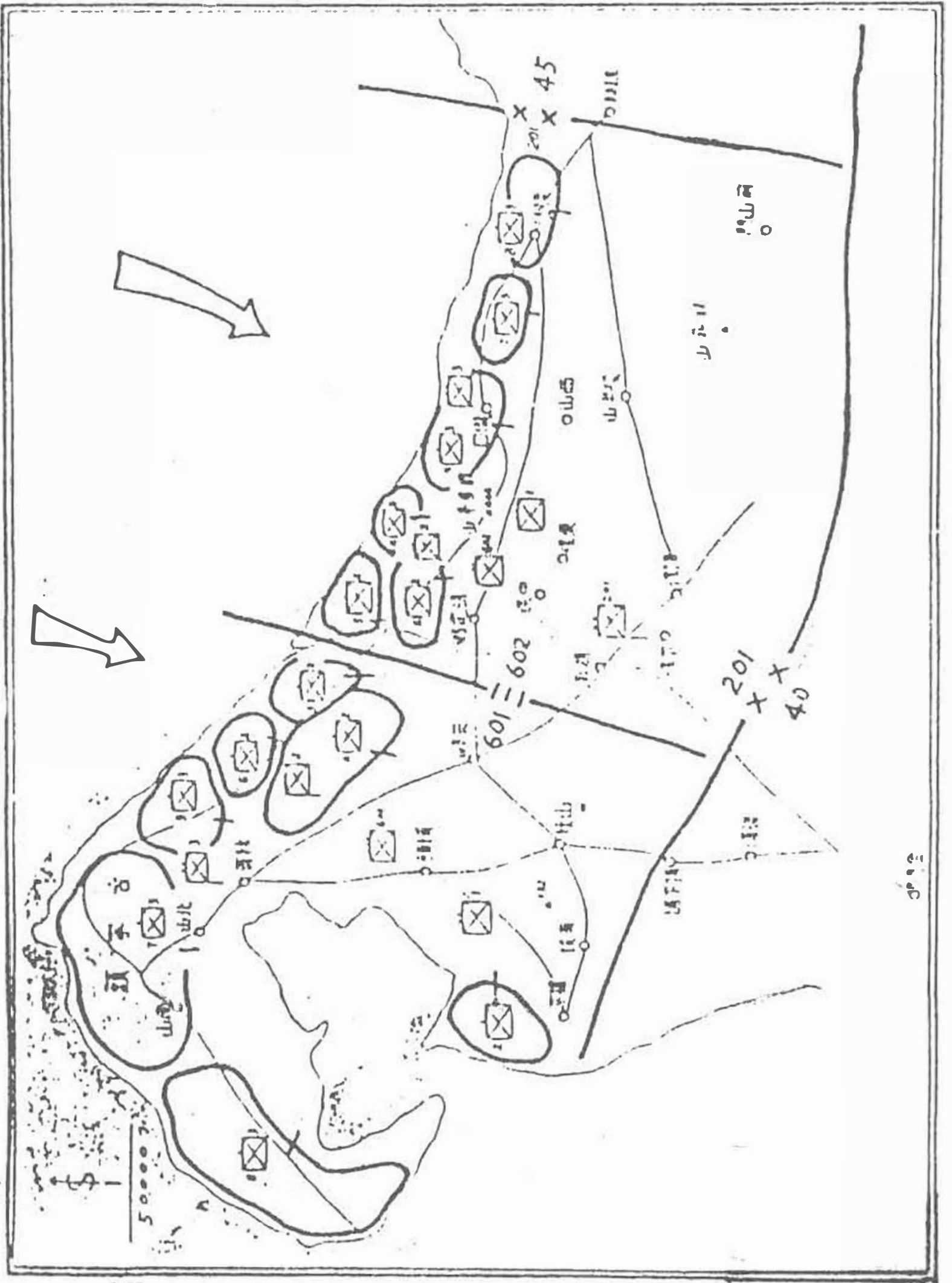
女兒辦嫁粧一般，不放鬆每一個細微末節。同時分別召見師長鄭果、副師長閔銘厚，六〇一團團長雷開瑄及六〇二團團長傅伊仁等重要幹部，叮嚀囑咐，一再強調：「軍以作戰為主，提振士氣，嚴肅紀律，以及勤管嚴訓，使成一支勇敢善戰的部隊，應為當務之急。金門地處前線，環境雖極單純，惟裝備尚待充實，官兵素質參差，須瞭解週遭地形，做好海防工事。兵凶戰危，謹慎小心，提高警覺，時時備戰，始不致為敵所乘。」^③

孫立人司令官對於這支剛接受過新軍訓練，即調到前線作戰的青年軍，像慈母對於初出嫁的女兒一般的關愛，他特地寫信給金門防衛司令官李良榮將軍，請他多加照顧，善予運用。李良榮復信說：「二〇一師的精神紀律及戰鬥技術，均為今日



青年軍二〇一師整裝出發，孫將軍校閱武器，面對二人是陳良堃（右二）沈克勤（右一）（吳紹同攝影）

第二〇一師后沙至古寧頭間防禦配備要圖



部隊中之最優越者，金門有此一師，乃敢誇言穩固，此皆吾兄忠誠與智慧所得之結果。」

二〇一師調到金門，配屬於廿五軍，開始擔任機動部隊任務。由於上級長官對敵情判斷與戰術觀點一再改變，部隊隨之一再移動。直到十月十日對岸廈門傳來隆隆砲聲了，才決定將青年軍二〇一師兩個團，由湖前地區調到湖尾鄉，擔任右自瓊林、小溪口、瓦后沙、壟口、觀音亭山至古寧頭一線海防任務。

青年軍二〇一師的戰術思想，完全根據孫立人將軍訓練時的指導原則，將敵人殲滅於登陸未穩之際。部隊到達防區之後，首先要完成兵力部署指揮系統計畫。六〇一團第三營防守古寧頭，第二營防守安歧一帶，第一營為預備隊，作為機動部隊，可以捕捉敵人的主力。六〇二團防守瓊林、觀音亭山一線。由於陣地海岸線漫長，各排用繩子丈量，分配陣地，依照地形地物，擬定防禦工事構築圖及作戰計畫。陣地工事的形狀採梅花形，每個碉堡構築成四面開眼，極力講求火力配備，以發揮各種武器特性，構成綿密的火網。每天不分晝夜，趕築工事，石頭木板都從村莊裡抬到陣地。沙地上鬆垮垮地，很不容易砌碉堡，一個碉堡須容納一班人，一個排須建築兩個碉堡，碉堡外須挖散兵坑及交通壕，費時一個星期，全部防禦工事大致完成。在陣地前敷設障礙物鐵絲網，並在海灘邊埋設地雷，用來阻敵登陸前進。又在壟口設置探照燈，以防共軍黑夜偷渡。

到了十月二十四日，一切佈署妥當。鄭果師長決定舉行步砲聯合反登陸戰演習。砲兵指揮官是石志堅上校，裝甲兵營營長陳振威調派一排戰車支援，共同做了一次成功的反登陸戰

演習。官兵更加瞭解，當敵人登陸時，我軍應如何殲滅它。當晚七時，演習圓滿結束，部隊各自帶回防地，飽餐宿營，以逸待勞，等著敵人來襲。過了七八個小時，共軍果然在這一地段登陸，守軍二〇一師的實戰經過，幾與演習相同。④

(3) 十二兵團急調金門支援

民國二十八年十月十七日，廈門失守，金門吃緊，急調駐防汕頭的十二兵團，轉運到金門支援。

十二兵團所轄番號原為第十軍、十八軍及六十七軍。十八軍曾於歷次革命戰爭中建立赫赫功勳，三十七年秋，改編為十二兵團，人事更迭，量多質雜。同年冬，敗於宿縣蒙城間。三十八年二月，改為第二編練司令部，收容殘部，僅八千餘人。人械兩空，氣勢蕭瑟。不得已，胡璉將軍率部入贛，得江西省主席方天將軍之支持，實施「一甲一兵」及「一縣一團」之權宜措置，至四月中，得萬餘人。十八軍及六十七軍，獲此兵員補充，粗具規模。五月十三日，第二編練司令部所在地之江西南南城，被共軍攻陷。此時第二編練司令部奉命改為十二兵團，撤銷第十軍，僅轄十八、六十七兩軍。乃於贛南南城、南豐、廣昌、寧都、瑞金間，且戰且退。適福建之長汀龍岩兩區及廣東梅縣專員李潔芝等叛變降共，其屬下縣市保安團隊紛起攻擊我軍。十二兵團倉卒成軍，訓練未足，槍彈奇缺，糧秣匱乏，又腹背受敵，前後逼迫，處境至為困難。

三十八年八月底，贛東共軍大舉南下。十二兵團集中潮州梅縣時，得江西保安團隊與由

閩來依之交警等部參加，合編爲十九軍，兵團共轄十八、十九及六十七等三個軍。十月十二日，十八軍軍長高魁元率軍由汕頭船運到達金門，守備金門東部地區。十月中，兵團司令胡璉復奉命率十九及六十七兩軍接替舟山防務。劉廉一率六十七軍先到舟山。劉雲瀚之十九軍軍部組成只兩週，於十月十九日日乘船正過金門時，廈門已失，金門告急，臨時奉命率十九軍轉向金門。船方靠岸，各部隊正下船駁卸時，共軍已向古寧頭登陸。十九軍乃在逐次下卸，各別部隊加入之情況下，走向戰場。⑤

(三) 共軍渡海進犯金門

金門當面共軍爲陳毅第三野戰軍，葉飛第十兵團，下轄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一等三個軍。三十八年八月十七日入福州，九月十七日陷廈門，即以第三十一軍留駐廈門防守。第二十九軍主力即往金門以北之澳頭等地集結，準備協同第二十八軍進犯金門。

共軍第二十八軍於十月十三日攻佔大小嶝島後，積極在福建沿海各地徵集船隻，依照其原訂計畫，決定在十月二十日午夜發動攻勢，但因準備的船隻不足遲緩了五天，改在十月二十四日午夜，乘滿潮和東北風實施攻擊。共軍第二十八軍及二十九軍六個加強團，依照其作戰計畫，分爲兩支部隊。第一支部隊佔領灘頭陣地後，從瓊林發動攻勢，由北向東南，取金門，佔領料羅灣機場。第二支部隊在古寧頭東側登陸，由東北而林厝，直取浦頭，再轉向西北，威脅水頭湯恩伯總部，然後兩路會師，包圍湯總部，席捲金門。那知它犯了戰略上的大

錯誤，共軍登陸攻擊的湖尾林厝古寧頭一帶，正是國軍兵力重點所在，而且防禦工事剛做好，共軍選擇這條路是自投羅網。

共軍配備的砲兵，大礮有重砲九門，山砲二十門，小礮有山砲及迫擊砲十五門。大伯置重砲兩門。共軍登陸之先，實施重砲轟擊。⑥

(四) 作戰經過

民國三十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凌晨一時半左右，青年軍二〇一師六〇一團第二營突擊排排長卞立乾中尉查哨時，不知怎的，誤觸了地雷。轟然一聲巨響，引起全線警覺，東西一點紅的兩盞探照燈也就全亮了。真巧，在探照燈的照射下，大家發現大嶝島方向的海中央，有十幾艘機帆船正疾駛過來。

接著一陣由對岸發射過來的榴彈砲，震醒了金門島上的官兵，代替了金門守軍的緊急集合號，前線所有步兵，不是鑽進碉堡，就是伏在戰壕，將堵槍眼防沙的稻草包拉開。這時天空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好在白天用棉花團將機槍瞄準線標定好了，槍口對準海面，槍支裡填滿了子彈，看到岸邊有人蠕動的影子，立即射擊。此時全線陣地，槍聲齊起，猶如舊曆除夕家家戶戶放鞭炮似的，砰！砰！啪！啪！咯咯！咯咯！「古寧頭大戰」的序幕揭開了。

第一線的短兵相接，輕重自動武器密集發射，與共軍曳光彈交織成火網，在漆黑的深夜裡，天空中閃爍出美麗恐怖的紅色線條。經過台灣基地嚴格訓練的戰士們，藝高人膽大，顯



民國三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金門大捷，孫立人將軍偕八十軍軍長唐守治前往高雄碼頭歡迎青年軍二零一師戰鬥官兵歸來。

得很鎮靜，心中還記著受訓時長官的指示：看不到不打，瞄不準不打，射散兵要一彈一個，對付共軍慣用的人海戰術，幹倒得越多越好。

約十幾分鐘左右，共軍大批地登陸了，有的吹哨子，有的拍手掌，有的乾脆用嘴喊，活像一群散亂的鴨子，被趕上岸來，到處亂竄亂叫，失了陣腳。機帆船中彈後，起火燃燒，烈焰紅光，照得陣地前端通亮。這時機槍步槍齊發，祇打得那些共軍官兵狼狽竄逃。

守備右翼雙乳山那邊的六〇二團第三營陳文述幹事，居高臨下的用探照燈捕捉沙灘上共軍，密密麻麻地像野獸那樣的亂闖亂撞，海面上又是大小不齊的帆船黑影接踵而來。這時傅伊仁團長靈機一動，用電話下令第一線的兩個營長說：「只要探

照燈的光芒指到哪兒，所有的自動武器就朝哪兒的敵軍掃射。」

這個處置果然生效，經過這麼一打，立刻就把共軍的陣腳打亂了。不僅打死很多人，而且共軍在混亂之中，自相殘殺，與盲目還擊的誤傷，也增加了不少冤魂。因為共軍兵力衆多，雖然登陸時死傷慘重，搶灘增援的仍如潮水般前仆後繼地湧上來，他們趁著黑夜，鑽隙偷襲，滲透到我軍陣地後方。六〇二團第二營突擊排的何排長突然被刺傷，他屬下一個班長扭著一個陌生的士兵，摸到對方的帽子，是荷葉帽五角徽，那個班長立刻警叫：「不好了，八路軍摸進來了！」

這時雙方打得煙火冲天，突擊排的兩挺機槍，打得火紅燙手，無法用手去換，祇好用毛巾浸水敷於槍管上，依然猛打。等到敵人貼身近戰，槍彈已經不能發生作用，於是有的抓起做防禦工事的圓鋤，有的舉起十字鎬，連燒飯的伙夫也揮動劈柴火用的斧頭，猛砍一陣，經過十幾分鐘的扭打，突擊排的弟兄弄得渾身是血，而那幾個被活捉的共軍，也被打得半死不活的被捉到了。

在激烈的混戰夜裡，六〇一團和六〇二團兩連的機動部隊，在某處碰上了，黑夜之中不辨敵我，連絡不上，隔得不遠，口令叫不到，雙方都很緊張，正在一觸即發之際，六〇一團第三連官兵情急智生，高唱起新軍歌「大火炬的光芒在照耀！」對方第二連立即唱和「青年的怒火已在燃燒！」，大家才知道是一家人，兩個連就在新軍歌聲中會師了。

另外在二十四日下午演習時，拋錨在觀音亭山的那輛待修的戰車內的第一排排長楊展和

幾個戰士，也不甘寂寞的從車裡邊鑽了出來，站到戰車頂上，端著機槍嘟嘟的向共軍掃射，其中一位戰士曾紹林被海邊還擊的亂槍射中死亡，另一個受了傷。他們奮不顧身的英勇作戰，阻止了敵人向前推進。

激戰兩個多鐘頭，敵人起碼也被打死三四千人。第一波共軍攻勢受阻，他們知道碰到了強敵，今日的青年軍，已非昔日的吳下阿蒙。加以共軍指揮系統被擊亂，一個連分乘兩三艘漁船，登陸時風大浪高，已不能結成一體，至於營團以上單位，更是零亂，以致搶灘登陸時，排長找不到連長，連長又連絡不上營長，部隊完全失去控制，一旦遭到岸上我軍強大火力迎頭痛擊，頓形混亂，便成群龍無首，亂做一團了。

正當戰況激烈之際，第二十二兵團司令官李良榮，接奉福州綏署代主任湯恩伯電話：「將金門所控制之守軍，均歸第十八軍軍長高魁元指揮。」這時是二十五日三時四十分，高魁元奉命後，即率軍指揮所進駐瓊林，並部署如左：

一、第一一八師配屬戰車第二連（欠一排）迅即向竄擾觀音亭山、西山、湖尾鄉、湖南、安歧之敵攻擊前進。

二、第十四師，迅由吳厝向北挺進堵擊。⑦

這時，天已微微發白，鄭果師長在指揮所裡，正和友軍、砲兵及裝甲兵密切連繫，準備著拂曉逆襲的行動。

天，終於露出魚肚白了，山腳下響起轟隆轟隆的馬達怒吼聲，陳振威營長率領第一營戰

車發動攻擊，六〇二團預備隊第一營跟著戰車衝上來，友軍一一八師兩個連尾隨在後面，一齊向前衝鋒。戰車部隊不管青紅皂白，祇曉得猛打。他們不知道我方守軍並未放棄前方陣地，祇看到共軍亂竄亂跑，四面八方，也分不清是敵是友，祇好亂打一通。我二〇一師官兵在情急之下，一時想出一個辦法，將一條紅色短褲和一頂斗笠，吊於竹竿上，高插於碉堡頂上。還真靈，就這樣使得戰車部隊知道這裡還是斗笠軍堅守的陣地，就不再對我軍陣地射擊了。

天明亮了，敵軍的目標非常顯明的暴露出來，沙灘上又沒有地形地物可以利用，我軍重砲落點在沙灘上，掀起了層層的黃霧，而戰車像趕鴨子般猛追著共軍，二〇一師官兵左右夾擊，共軍被迫往一大片農地裡跑，這些步炮協同作戰的部隊就往農地裡追，雙乳山那邊的守軍也壓迫過來，共軍只有盲目地亂跑亂竄，戰場的面積越縮越小，他們的人又愈集愈密。那知新軍是有名的神槍手，大白天比不得黑夜，這邊步槍機槍齊放，共軍便一排一排的倒下去，我軍反攻的包圍一再緊縮，共軍狗急跳牆似地一窩蜂撲向大海。

這時，從台灣基地飛來支援的野馬式戰鬥機老鷹抓小鷄似的俯衝下來，彈落之處，升起高高的水柱與炸碎橫飛的肢體，頓時海浪變成了血潮。野馬式戰鬥機剛走，緊接而來的蚊式驅逐機的機關槍，也對準這一群暴露的目標，實施無情的掃射。

共軍處於既不能進又無法退的挨打困境下，這時新軍健兒們開始喊話了，共軍便成群結隊的舉槍投降了。是役從午夜兩點鐘開始激戰，到清晨七時三十分，打了五個半小時，滲透到湖尾鄉、觀音亭一帶零散的共軍，已被完全掃清，勝負的形勢已經分明。金門防衛司令部

指揮室裡已經傳出歡呼聲：「我們勝利了！」「敵人投降了！」^⑧ 剩下來只有滲透到古寧頭林厝附近村落裡的一股殘匪約一千四百多人，他們還有一部無線電台和後方連絡，在負隅頑抗。

二十六日清晨三時，大嶝島上共軍再度砲擊古寧頭，掩護二十八軍第二四六團孫雲秀團長帶一營人過海增援，在古寧頭北岸登陸，雖與島上殘兵會合，但已挽回不了整個戰局，僅是火上加油，多添些海上冤魂。^⑨

十二兵團司令胡璉將軍偕東南長官部副長官羅卓英於十月二十五日下午乘船駛抵金門料羅灣，風大浪高，無法下船。二十六日晨，船轉航金門灣，十一時到達水頭村，湯恩伯將軍往迎。謂「已盡殲來犯之匪，殘餘即可肅清。」胡詢明戰情後，即趕至第一線湖南高地，指揮一一八師師長李樹蘭率領該師三個團及十四師之四十團，加緊掃蕩南山殘匪。

防守古寧頭海岸陣地之二〇一師六〇一團第二三兩營官兵堅守海岸沿線據點，未稍移動，第一營為打擊部隊，在師砲兵支援下，於十月二十六日清晨由湖下徒涉古寧頭海灣成功，會合守備該地之第八連及友軍十四師之一部沿沙灘猛烈攻擊，共軍不支退竄南山，利用堅固民房作困戰鬥。十五時三十分，我軍調整部署，以一部佯攻村西，主力由南側凹地攻擊，全營官兵奮勇突入村內，展開激烈逐屋戰鬥，佔領南山高樓，殘敵三百餘人向北潰逃至金門西北角的牛角頭，繼續掙扎，後會同友軍圍剿，至二十七日上午十時，全部肅清，戰鬥結束，共歷五十六小時。

金門戰役，擊斃共軍五千餘人，俘虜七千二百四十一人，共軍全軍覆沒，無一生還，鹵獲槍砲足可裝備整個師。我軍也傷亡三千多人，其中以守第一線的青年軍二〇一師傷亡最重，陣亡五百五十四人，軍訓班十六期畢業生分發在該師擔任低層幹部七十人中，活著返回台灣僅二十餘人。全部戰死的一千多名官兵，奉祀在大武山忠烈祠中。

(五) 檢討與影響

十月二十六日清晨，蔣總裁接到福建綏靖公署代主任湯恩伯電報略稱：「金門登陸之匪已大部肅清，並俘獲匪方高級軍官多人。」蔣總裁當即命隨侍在側的蔣經國先生，「自台北飛往金門慰勞將士，十一時半到達金門上空，俯瞰全島，觸目淒涼。降落後，乘吉普車逕赴湯恩伯總司令部」，聽取戰鬥實況簡報，並至古寧頭前線，察看青年軍二〇一師戰鬥進行情形，慰問在戰鬥中的官兵。下午四時，離開前線時，我軍尚在清掃戰場，稀疏槍砲聲，清晰可聞。蔣經國當晚飛回台北覆命，蔣公聞悉進犯金門共軍，全軍覆沒，甚感欣慰。他說：

「這是我們革命轉敗為勝的開始，是我們第一次把共匪的軍隊打得全軍覆沒！」^⑩

十月二十八日上午，東南軍政長官陳誠上將偕同台灣防衛總司令孫立人將軍搭軍機飛往金門視察，由福建綏靖公署代主任湯恩伯將軍等人陪同，說明金門戰鬥經過，察看古寧頭一帶的戰場。陳誠說：「這是共軍渡江以來碰到的第一個大釘子。」當陳長官一行歸途經過一三二高地附近時，突由深溝叢草中竄出共軍官兵百餘人，舉槍投降。在作戰檢討會上，陳長

官聽取了湯恩伯、李良榮、胡璉、鄭果等人的戰鬥詳報之後，當場裁決說：「勝利是由二〇一師開始，勳獎分配，二〇一師應佔參戰部隊的半數」。東南軍政副長官羅卓英將軍拍著鄭果師長的肩頭說：「維盛，你替我們爭了一口氣！」^⑩

隨機飛往金門目擊戰地實況的美國軍官歐文、蕭特報導說：

「我剛從跨越海峽距台灣一百英里的金門巡視回來。我陪同台灣防衛總司令兼陸軍訓練司令孫立人將軍乘C-47飛機前往金門，飛機載有水菓、糖果、點心、餅乾和急需的醫藥用品。金門戰役很可能成爲爲自由生活而鬥爭的轉捩點。這是在孫立人將軍指揮訓練下的新軍，和物質裝備充足的共軍，在勢均力敵的情況下第一次遭遇。他們是首次參加戰爭並獲得勝利，這一勝利使這裡在場的每個人大爲驚奇。他們在數量上遠被超過，而且只有小口徑砲（七五毫米）的協同支援，但他們擊退了共軍精銳部隊的一次重大進攻。」

「我在戰鬥後二十四小時實地巡視了戰場……我看到共軍俘虜在海灘上列隊等待撤離。我對這些紅軍感到驚愕，因爲過去聽到過那麼多有關這支不可思議的紅軍神話。他們軍隊質量甚至比國軍還差，而他們的裝備又是各式各樣的。所有這些裝備現都落入國軍手中。有五千多支步槍，幾百挺輕重機槍，甚至還有幾門大砲。俘獲了幾名紅軍高級軍官，其中一名的口袋裡裝著紅軍的作戰命令。雖然從命令中可以看出，共軍預料不會有甚麼抵抗，因爲他們估計在三日內可以完全控制該島。考慮到國軍剛經歷的這場硬仗，而且

鑒於他們絕大多數是從未參加過戰鬥的新兵，人們認爲他們的士氣是高昂的。」

「這次戰鬥戳穿了美國廣爲流傳的國軍不肯打仗的謊言，同時表明，這些新訓練的部隊，配以有能力的軍官和良好的裝備，即使人數有限，也是能作戰的。」

當時我國駐美大使顧維鈞先生，即根據上述美國軍官親眼目睹的報導，向美國國務院提出要求，繼續軍援中華民國。^⑫

當金門大捷消息傳播到世界各地時，許多人懷疑它的真實性，直到美聯社及台北各大報社記者，於十月二十六日隨同台灣防衛總司令部舒適存副總司令率領各軍師長的軍機，飛臨金門，聽取大捷簡報，並驅車到古寧頭一帶戰場，看到二〇一師官兵正在整理陣地與碉堡，到處仍然遍佈砲火斑斑的痕跡，七千多名戰俘已經集中到料羅灣，等待船運，送回台灣，才證實這一勝利的消息。

記者們發出的報導，都說古寧頭大捷是孫立人訓練的新軍二〇一師打的。鄭果師長對記者說：

「我軍最大優點就是訓練好，共軍人雖多，裝備雖好，可是多而不精。我軍因爲訓練精良，所以能以寡敵眾。這次他們以一個團打我們一個營，可是結果被我們打敗。人海到底敵不過火海，我軍官兵槍打得準，彈不虛發，敵軍人多有甚麼用？」

戰後檢討作戰得失認爲，共軍大舉進犯金門西北海岸，正在搶灘登陸之際，遭守備部隊二〇一師以猛烈砲火，予以迎頭痛擊，打亂共軍建制，敵兵抱頭四散逃竄，激戰至天明，滲透進來之零落共軍，已成甕中之鱉，二〇一師誠然是這次戰役中爲殲滅共軍之主要作戰部隊，惟金門東部守備區司令高魁元指揮李樹蘭的第一一八師三五三團，及羅錫疇的第十四師四十二團，適時趕往前線支援，配合戰車，掃蕩殘敵，清理戰場，其功也不可沒。

孫立人將軍聽到金門軍中有人爭功，立即要他辦公室主任孫克剛，去告訴八十軍軍長唐守治，轉告其所屬二〇一師師長鄭果：「古寧頭大捷，固然是二〇一師防守第一線，但友軍適時支援，幫助也很大，勝利果實應由大家分享，不可爭功！」

十月三十日，胡璉將軍接任金門防衛司令，湯恩伯將軍與李良榮將軍同機返台，光榮脫離戰場。胡將軍在撰寫「金門憶往」書中說：「當筆者查詢四十二團李光前團長陣亡情形時，其第二營一班長告我曰：「本團之武器，乃收繳於福建廣東叛變之保安團隊中之武器，腐舊不堪用。我營只有五挺輕機槍，兩挺打不響，三挺不能連放。團長見火力不能壓制敵人，遂決計白刃衝鋒，但兵又都是新募集來的，伏地不起，團長乃身先士卒，衝鋒而上，攻至林厝村邊而亡。」這充分說明了友軍的支援功績。⑬當地民衆曾建廟紀念李光前將軍。

青年軍二〇一師堅守古寧頭前線，血戰三天三夜，傷亡最重，戰後一個多月，於十二月一日調回台灣。不久，即與其他兩個在金門作戰有功的第一一八師及十四師，一同榮獲總統頒贈的老虎旗。鄭果師長榮升八十軍軍長，副師長閔銘厚榮升二〇一師師長。在慶功會上，

鄭果將軍再度強調：「訓練確實重於作戰，我們這次能打敗敵人，全應歸功於孫司令官的平時訓練。」

攻打金門的共軍主力，是共軍第三野戰軍第十兵團所轄的第二十八軍，該軍代軍長蕭鋒在檢討金門戰役時說：這是「共軍在解放戰爭三年半中最大的一次損失，也是共軍戰史上十分沉痛的一頁。」其失敗的主要原因，「爲輕敵與急躁所致。」¹⁴因爲共軍自三十八年四月下旬渡江南犯以來，入南京，取上海，進兵浙閩，國軍節節敗退，從未遇到抵抗。八月十七日佔福州，十月十七日攻廈門，金門外圍島嶼，亦輕易攻取，養成共軍兵驕氣盛，認爲只要派兵登陸金門，守軍非逃即降。未料共軍登陸進攻之處，正是經過嚴格訓練的青年軍守備之區，士氣旺盛，鬥志堅強，戰技高超，打得登陸共軍暈頭轉向，全軍覆沒，無一生還，這在中外戰史上亦屬少見。

共軍第十兵團司令葉飛在檢討金門失敗原因時，認爲共軍對於海島作戰沒有經驗。他體認到海島登陸戰，必須要有海空軍的配合，共軍在缺乏海空軍的支援下，登陸金門，必然導致覆亡的命運。他們記取金門作戰失敗的教訓，中共原擬用四個軍主力積極準備攻取台灣的操作計畫¹⁵，因爲共軍當時沒有海空軍，只好胎死腹中，使得台灣獲有五十年的和平，在安定的環境中，從事經濟建設。今日台灣之能有繁榮富足，說它應歸功於金門大捷，亦不爲過。

民國三十八年八月五日，美國政府發表白皮書，停止對中華民國的一切援助，台灣局勢陷於風雨飄搖之中，人心惶惶不安。光復節傳來金門大捷消息，像春雷一般，人心士氣大振。

自由中國之友美國共和黨參議員諾蘭，於三十八年十一月十九日飛來台灣，第三天到鳳山參觀新軍訓練，由孫立人陪同。他看到自由中國在困難中成長的新軍力量，感動極了。他說：等他回到美國以後，一定要把此種事實，向美國政府報告，要他們把國會已經通過的七千五百萬美元，立刻撥給自由中國使用。第四天飛金門前線訪問，他把金門大捷，視同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色當之役。他說：「這次戰役，正可以說是中國整個反共戰爭的轉捩點。」諾蘭參議員回到美國，在國會中作證說：他在台灣的見聞，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看到那裡新訓練的部隊，士氣旺盛。他認為如果美國給予適當的援助，台灣是可以確保的。⑩

註 釋：

- ① 國防部史政處編印《金門戰役》一—三頁。
- ② 〈李良榮與金門保衛戰〉，福州月刊社。
- ③ 民國三十八年八月份《精忠報》。
- ④ 侯家駒撰〈金門大捷散記〉，載於三十八年十二月一日精忠報第二版〈歡迎鷹部隊勝利歸來特刊〉。
- ⑤ 胡璉撰〈古寧頭戰史補遺〉。
- ⑥ 蕭鋒〈回顧金門登陸戰〉，人民出版社。
- ⑦ 國防部史政處編《金門戰役》第二十五頁。
- ⑧ 〈沈向奎筆下的金門保衛戰〉，載於《李良榮與金門保衛戰》一書第八七頁。

- ⑨ 鄭果撰〈金門古寧頭大捷作戰之追述〉，載於《李良榮與金門保衛戰》一書第三七—四八頁。
 - ⑩ 蔣經國《危急存亡之秋》書中，民國三十八年十月二十六日的日記，國防部印行。
 - ⑪ 裘蘊琛撰〈鄭果將軍談金門大捷〉，載於《金門古寧頭之戰史料初輯》第二〇七—二一四頁。
 - ⑫ 《顧維鈞回憶錄》第七冊第五一一—五一二頁。
 - ⑬ 胡璉《金門憶往》第一〇四頁。
 - ⑭ 蕭鋒撰〈回顧金門之戰〉，載於「回顧金門登陸」書中第一五—五八頁。
 - ⑮ 中國時報八十一年六月五日，連載〈中共五十年代攻台戰略大曝光〉專文。
- 據中共透露的資料顯示：三十八年六月，中共佔領上海後，即準備發動「台灣戰役」，指令第三野戰軍副司令員粟裕負責制定攻打台灣的作戰計畫。粟裕最初制定的計畫，是動用八個軍的兵力攻台。其中第九兵團的四個軍在江浙沿海進行動員和登陸作戰訓練，準備作為「台灣戰役」的第一梯隊，該兵團還被指定為未來鎮守台灣的主力，其中第二十軍預定駐防台南地區，第二十三軍駐防台中地區，第二十七軍駐防台北地區，第二十六軍作為預備隊，駐防台北至台中之間，這幾個軍都是共軍「三野」的主要部隊。攻台時間原訂在三十八年十一月間。

⑯ 三十八年十一月份新聞天地雜誌，刊載記者胡為所撰〈諾蘭滿意台灣〉一文。

第十六章 台灣防衛

一、出任台灣防衛總司令

三十七年底，徐蚌會戰，國軍精銳八十萬大軍，完全崩潰，台海局勢隨之緊張。東南軍政長官陳誠於三十八年一月五日奉命兼任台灣省政府主席，任命孫立人為東南長官公署副司令長官兼台灣防衛司令。一月十八日，政府又任命陳主席兼任台灣省警備總司令，彭孟緝為副總司令，台灣軍政大權操在陳誠一人之手。

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一月二十一日，蔣總統宣告引退，國事由副總統李宗仁代理，進行和談。四月二十日，國共和談破裂，翌日共軍渡過長江，大舉南下，戰火迅速延燒到東南沿海，台灣已經感受到威脅。五月十九日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宣佈，自二十日起，台灣全省實施戒嚴，基隆高雄兩港實施宵禁。

蔣總裁在溪口休養期間，曾有意要孫立人擔任陸軍總司令，孫堅決辭謝。他認為徒擁一個空銜，於大局無補，不如讓他在台灣專心練兵，或可保住東南一隅。

當上海陷共後，蔣總裁有意來台，曾派一位參軍來台試探孫立人態度。孫當即明確表示：

擁護蔣公來台，主持反攻大計。蔣總裁於三十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從象山港登上太康艦啓航。行前，自舟山致電台灣省政府陳主席，告有赴台之行。二十四小時內未獲復電，太康艦在海面上巡弋三天。六月一日，改航駛往高雄靠岸，孫立人聞訊前往迎接。蔣公由桂永清、蔣經國陪同，步下軍艦，面容疲憊。見到孫立人就問：「我在這裡安全吧？沒有人講甚麼吧？」孫將軍聽到，不禁亢聲答道：「我在這裡負責軍事，由我保護，誰敢講甚麼！」隨即陪同蔣公驅車至壽山官邸休息。

蔣公囑孫在鳳山覓一棟房舍，供作隨來衛士五百人的居所。孫起立答稱：「鳳山係一小鎮，難得一所寬敞房屋，容納五百人起居，可否改在高雄市另覓房屋？」蔣公頓感不悅，責備孫連這點小事都不能做到。孫立人本來有點口吃，在蔣總裁怒斥之下，更是惶恐不安，一時說不出話來。最後說：「這……這……祇好把營房騰出來，讓……讓……衛士們居住。」蔣公看他態度忠誠，轉顏笑著說：「你慢慢想法子好了。」蔣總裁第二天即轉往台北，去看東南軍政長官陳誠，共商挽救東南危局。

不久，台灣省政府改組，吳國楨出任省主席。孫任台灣防衛司令，兩人原是清華同學，過從甚密。一天晚間，吳主席聽孫敘述這段往事，連連搖頭。他告訴孫：「你應該說，台灣是總統的地方，當然安全，爲甚麼要說由你保護呢！有英雄氣質的人，不喜歡別人看到他狼狽情形，更不喜歡在他落難時，聽別人說可以保護他。」①

三十八年八月十五日，政府撤銷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另設台灣防衛總司令部，任命孫立

人爲台灣防衛總司令，定於九月一日在台北介壽館宣誓就職。

孫立人認爲要鞏固台灣防衛，必須事權集中，不僅要統一指揮台灣地區的陸海空軍，而且要動員台灣民間的所有人力物力，始克有濟。他去晉見東南軍政長官部陳長官，報告他的此一想法。陳誠聽了之後，面露不悅，責孫事還未做，就來爭權。孫說：「你要我做事，就要授權，不然有名無權，何濟於事。」

孫立人回到台北南昌街家中，悶悶不樂，沉思良久，決定不參加明晨的宣誓就職典禮。深夜亟感不安，乃電召當天在台北開會的董嘉瑞副司令官，到官邸面商。孫說：「明晨的就職典禮決定不去參加，不就台灣防衛總司令新職。」董嘉瑞聞言甚感驚異，當即回答說：「現已深夜，距就職典禮時間僅數小時，司令官突然決定不與其禮，不就其職，對蔣總裁的命令如何交代？」孫立人聽了這番話，毫無心動。董嘉瑞乃舉出各種理由，再三諫勸。辯論許久，孫決心堅定不移，幾至無可挽回餘地。董嘉瑞最後提出兩點理由，請孫仔細考量：第一，蔣總裁現爲失勢在野之人，此時違抗不從，恐遭物議，負不忠不義的惡名。第二，中共揚言血洗台灣，不就台灣防衛總司令之職，國人必以爲你孫立人怕死圖逃，揚不勇醜聲。孫聽後默然，頓時表示：「好了，就照你的建議，明日去參加典禮就職。」惟面仍呈苦惱之色。②

及至二十八年十一月，國軍所控制地區，祇有西南半壁河山，政府已遷至重慶，共軍開始從貴州進窺四川。十一月十四日，蔣總裁由台灣飛重慶，急調胡宗南西北部隊前來救援，未料不堪共軍一擊。蔣總裁於十一月二十九日飛成都，次日重慶淪陷。政府鑒於大陸局勢無

可挽回，十二月七日，決定遷都台北。十二月十日，蔣總裁和蔣經國從成都飛往台北，胡宗南率殘部退往西昌。

當時台灣基隆和高雄兩個要塞砲以及澎湖馬公要塞砲，都是日據時代遺留下來的舊式火砲，殘破不堪使用。從大陸各地撤退來台的部隊，隨身攜帶的多是輕武器，重武器皆遺棄一空。這時駐防台灣的只有兩個軍，第六軍防守北部地區，第八十軍防守南部地區，都缺乏重武器的裝備。

三十九年二月上旬，美軍西太平洋第七艦隊司令白吉爾（Adm. Bulger）中將蒞台訪問，由孫立人陪同參觀鳳山新軍訓練，白吉爾看到新軍士氣高昂，軍容壯盛，大加讚賞。他在與孫立人談話中，問國軍現在缺少些甚麼裝備？孫回答說：「當前部隊最缺乏的是野戰砲」。白吉爾說：「原來美軍存有二百四十門一〇五榴彈砲，砲彈四萬發，運載車輛大小有三百餘輛，打算要運到上海供應國軍的，現正不知如何處理，可以交給你使用。」孫當即問道：「要不要辦甚麼手續？」白吉爾說：「你開一張收據給我就行了。」孫立人覺得機不可失，立即接受，事後並向上級呈報備案。

這批美軍大砲運到台灣之後，孫立人如獲至寶一般，除撥給三個要塞一部分野戰砲外，其餘火砲用來成立六個砲兵團，並由前新一軍砲兵幹部中精選四百多人，充當幹部，六個砲兵團很快的編組完成，加緊訓練了四個月，便成爲一支強大的機動砲兵，擔負起防衛台灣的任務。③

註 釋：

- ① 《吳國楨傳》第五一九頁，台北自由時報。
- ② 董嘉瑞撰〈悼孫師述其逸事〉一文，載於《孫立人將軍永思錄》第一二七—一二九頁。
- ③ 台北中國時報連載《孫立人回憶錄》第四篇〈鳳山訓練紀要〉第八章〈繼續訓練的單位〉。

二、台灣防衛佈署及戰略戰術

孫立人就任台灣防衛總司令後，選定在台北上海路軍營（現為中正紀念堂），成立台灣防衛總司令部，任命舒適存中將為副總司令，主管作戰、動員及防衛工事構築，車番如中將為參謀長。下設第一（人事）、第二（情報）、第三（作戰）、第四（後勤）、第五（訓練）等署，及政治、體育、補給、衛生、軍法等處，新成立砲兵、工兵、通信三個指揮部，主要人員由陸軍訓練司令部擴編而成。

孫總司令積極著手台灣兵力佈署，將台灣劃分為東部、南部、中部及北部四個防守區，以及澎湖防守區。任命闕漢騫為東部防守區司令，唐守治為南部防守區司令，劉安祺為中部防守區司令，石覺為北部防守區司令，李振清為澎湖防守區司令。每個防守區配備一個軍至兩個軍的兵力，擔任海岸防守任務。

孫總司令將台灣防衛作戰指揮機構設立之後，立即指示作戰署署長朱嘉賓少將，開始研擬台灣海島作戰的戰略戰術。孫本人過去在緬甸打的是叢林戰，在東北打的是平原戰，他雖沒有海島作戰的經驗，但他認為可以吸取別人的經驗。他開始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有關海島的戰例，如英倫三島的防禦，以及美軍在太平洋各島嶼的作戰。當時從大陸來到台灣各級部隊長，對於如何防衛台灣，各持不同的意見與看法。孫總司令為溝通上下意見，統一全軍的戰略思想，曾在圓山軍官訓練團，講述「台灣防衛的戰略戰術」^①，並扼要的將他的戰法，寫成一個「作戰教令」，印發各部隊，共同研究實施。

「共軍進犯台灣，為旦夕間事，我全軍上下，應深知台灣保衛戰，乃國家存亡民族死生之戰，務須忠勇奮發，以必死決心，爭取必勝，然『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故指導方針之貫徹，戰術思想之統一，與夫戰法之確定，準備之周到，實為先勝之必要條件，茲擇要條舉於後，仰各級指揮官，悉心研究，切實遵行。」

第一關於作戰指導方面：

「海島之海岸防禦，應以絕對的攻擊手段及徹底的積極行動，以擊滅敵人於海岸前為最高原則，故應堅強防守沿線各要點，主依火力與堅強工事，及海空軍之協力，以求殲滅敵人於水際。但對登陸或滲透之敵，則依海岸永久工事及縱深據點陣地之拘束阻擊，並配合機動部隊之適時集中轉用，徹底擊滅敵人於預想地區，各級部隊長本此方針，統一

全軍戰術思想，並盡所有手段，以佈署兵力，指導戰鬥。」②

對於上列的作戰指導，孫總司令說，台灣海峽是敵人進犯台灣最大的障礙，也是防衛台灣最有力的屏障，我們應該充分利用這個優點，堅強防守海岸，以期殲滅來犯共軍於水際。但台灣的海岸線太長了，在這樣漫長的海岸線上，要想處處拒止共軍登陸，那是非常困難的，但是共軍在甚麼地方登陸，我們不能不知道，並且要在他們登陸未穩的時候，予以迎頭痛擊。所以我們在第一線沿海重要地帶，除了構築堅強的鋼筋水泥工事以外，同時還加上鐵絲和木柵等副防禦工事，這是第一線沿海防禦工事，也是我們的封鎖線，現已全部完成。工事構築特別堅強，目的在節省兵力加強火力。使第一線部隊在敵人登陸後能以固守海岸。第二線工事，是就過去日本軍所遺留下來的工事，加上縱深的配備，其目的在將登陸後的共軍加以阻斷，不使其蔓延，這一項工事所需要的材料較少，在四十年六月初已先後完成。第三線工事就是分段構築據點工事，這一線多半是野戰工事配合永久工事，目的在求能使機動部隊發揮其效能。總之，三線工事的構築不是割裂的，而是求其相互配合，是由小據點構成大據點，然後由據點連成線，形成面，成爲一個防禦整體。

孫總司令說：

「在我們防禦工事構築之初，有人認爲祇要把日軍遺留下來的工事修整好就夠了，何必

要這樣三線配備浪費民力物力呢？殊不知日軍與我們防禦台灣的对象不同，日軍的对象是盟軍，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後期，美軍反攻太平洋各島嶼，她保有絕對的優勢海軍與空軍，她要攻佔某一個島嶼，總是先用海空軍，把沿海工事摧毀，把沿海陣地炸平，然後陸軍始行登陸，當時日軍的海空軍是無法與英美對抗的，為避免無謂犧牲，不得已乃採取後退配備，就是選擇有利地帶，構築堅強工事，利用優勢陸軍，企圖殲滅敵人於登陸之後。這對我們是不合用的，因為我們現在的對象是共軍，無論共軍是怎樣誇張他的海空軍，但是直至目前為止，他的海空軍與我海空軍比較起來，仍是處在絕對的劣勢，是無法與我們相較量的，因此我們在沿海岸所構築的工事，是不易受到共軍的摧毀。而且我們最高的作戰指導原則，是要殲滅敵人於水際。這就需要前進配備，要把防禦工事推進到海岸邊，在敵人下船上岸之際，我第一線部隊，應該充分利用既有的固定的陣地，熾盛的火網，將敵人殲滅於海岸之前。敵人下船後，一定是拼命的往空隙裡鑽，我們要完全把它殲滅於海岸前，那是不可能的。為防止少數滲透的敵人蔓延擴張，我們第二線第三線的工事，必須加強縱深，加強據點，構築阻絕工事，將滲透之敵，拘束在一個地區之內，使它無活動的餘地，甚或誘導敵人進入我們的口袋陣地，然後拿我們優勢的機動部隊，將它消滅在我們預想的地區。

「我們現在沿海岸第一線的工事所建築的都是永久工事，而第二線第三線則是利用日軍遺留工事及野戰工事為多。有人主張說：我們的防禦工事，應該是愈後愈堅固，我不同

意這種看法，因為島嶼防禦與大陸平原作戰不同，在大陸上作戰可以縮到城裡固守，而島嶼上是無處可退，祇有死守。我們要第一線部隊死守海岸，就應該替他們準備好死守的條件，就是替他們預先構築好堅強的工事，使得他有可守的條件。在大陸上作戰，有的部隊長常下令部隊：『給我死守』，對於死守的時限也不給予明確的規定，所需要的糧彈也未給予充足的準備，祇是一味要他死守，這樣他祇感到死的威脅，而無生的希望，結果士氣愈打愈低落。如果你預先替他們準備好死守的條件，然後要他給你死守多少天，這樣他多打一天，便增多一份生的希望。譬如你要他死守十天，援兵一定前來解圍，那他打了一天，便祇有九天，打了兩天，便祇有八天，打了九天，便祇有一天，這樣不管傷亡是怎樣大，精神一定是愈打愈旺盛。兵家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並不是如同古時陪葬一樣，活活把他送到墓地去死，而是要給他生路，以激勵其必死的決心，就是我們常說的『必死不死』的道理。在我們構築沿海工事時，有人主張把伏地堡的門倒鎖起來，這是我絕對不同意的。對於自己的部下，你連相信都不相信，如同活埋一般，把它鎖在伏地堡內，你怎樣能夠期望他給你拼命打仗。我們用部下一定要相信部下，你要他死守，一定得把死守的一切條件都給他，並且要用各種榮譽去激勵他，這樣再做不到，然後可用嚴法去制裁他。而且部下的困難，你一定要給他顧慮周到，你答應他的事，一定要準時做到，你要他死守十天，十天到了，你一定得派援軍趕到，上下有了信心，任務自然容易達到。」^①

孫立人對於台灣防衛的戰略戰術有他個人的獨特見解，他在台灣防衛總司令部頒發的「作戰教令」中明確規定：

「一、守備海岸的第一線部隊（師）的戰法：

1. 守備海岸的第一線師，必須憑藉堅強的永久工事，輔以野戰工事，以編成濃密火網，封鎖海面及海岸，並構築縱深的障礙物（含地雷），佔領沿海各要點有利的地形，修整防區內的交通，以及其他各種周到的準備，以求彌補其兵力之不足。

2. 海岸附近地區為我軍決戰地區，故沿海岸永久的工事及據點陣地內的守兵，無論在任何狀況下，必須固守至最後一兵一彈。

3. 第一線部隊遇敵來攻時，須盡量發揚步、砲、戰各種火器的威力，殲滅共軍於水際。若遭受優勢共軍攻擊時，則必須固守據點工事，牽制共軍，以待預備隊（以步、砲、戰車編成）之增援。縱一部陣地為敵攻佔，或共軍已滲透到碉堡線之後，也必須守在永久工事及據點陣地內，堅強抵抗，以阻其後續部隊之前進。

4. 若優勢的共軍，已局部突破我海岸陣地而繼續深入時，第一線部隊，應竭力局限其擴展，故我第一線師預備隊的主要攻擊目標，即為敵之灘頭陣地，於共軍登陸後，應盡速竭力壓縮其佔領區域，並進而求擊滅登陸共軍於立足未穩之際。」②

孫總司令向各部隊長解釋說：

「我們認爲在敵人登陸未穩的時候打擊它，是最有利的時機，絕不可因爲受登陸敵人數目龐大的眩惑，而猶豫不敢行動，譬如登陸敵人有數萬人，而我們守軍祇有一營人，我們就被敵人嚇倒。殊不知在這時候，我們一營人要充分發揮火力，同樣可以殲滅爲數眾多的敵人。因爲我們估計敵人的戰鬥力量，不能純粹以數字多少來決定，部隊的火力，官兵的素質體力，以及指揮官的優劣等等，都是一個部隊戰鬥力的因素。共軍要想渡海作戰，因爲受種種條件的限制，在他下船上岸之際，這時是他戰力最脆弱的時候，也是我們打擊他最有利的時機，因爲共軍缺乏近代化的運輸工具，又沒有強大的海空軍掩護，坐著機帆船前來，不僅爲我海空軍所截擊，且爲台灣海峽的風浪所吞噬，縱有少數能以渡海成功，在他下船上岸之際，也必然是最脆弱的時候。體力上，他暈船疲勞，心理上，他恐懼害怕，建制破碎，指揮紊亂，地形不熟習，種種不可避免的困難，都足以削弱他的戰鬥力，所以這時它登陸的人數雖多，可是它的戰鬥力卻是最脆弱。據空軍人員告訴我，當共軍在海南島初登陸的時候，我空軍前往轟炸掃射，這時共軍任憑你怎樣掃射，他動也不動，因暈船所致，仍在暈迷狀態，都像死人一樣。可是到了第二天早晨，敵人經過一夜的休息，就完全不同了，我空軍再往轟炸的時候，敵人非常活躍，甚至用步槍機槍向我飛機反擊，由這裡可以看到，純以數字來估計敵人，是絕對的錯誤。譬如有一團人，在晚上警戒不周，我們可以用一班人或一排人將他擊潰。過去我們在大陸上，看到敵人有與我相等之兵力，馬上就下令對抗，看到敵人比我較優之兵力，馬上就下令固守，看

到敵人比我較劣之兵力，馬上就下令攻擊，這一套是不適於島嶼作戰的。因為在大陸上防守一個陣地，祇要不讓敵人攻下，就算達成任務。防守大陸沿海，也是這樣，祇要把敵人打退了，就算完成任務。島嶼作戰，則完全不同，敵人不來登陸則已，既來登陸，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沒有轉進退守的餘地。所以在我們的作戰教令上，便首先指明「海島之海岸防禦，應以絕對的攻擊手段，及徹底的積極的行動，以殲滅敵人於海岸前」，不容有絲毫猶豫消極，一切應該站在主動地位，發揮旺盛的企圖心。孫子兵法說：「凡先處戰地有待敵者逸，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致人而不致於人也。」我們現在所處的態勢，便是以逸待勞，致人就是主動，祇要我們能充分發揮主動精神，不論來犯敵人是多少，我們一定能夠將它殲滅的。孫子兵法說過：「蓋敵求戰，而我以靜制動，以逸待勞，以整待散，必勝之道也。」

「這次海南島防禦所以失敗，就是一個最顯明的戰例。我聽到從海南撤退來台的人說：共軍是從臨高角登陸的，不知是什麼原因，上岸就把我防守部隊吃掉。這時共軍不顧疲勞，片刻不停的來一個向左旋轉，直奔海口。我方馬上派兩團兵力前往堵截，途中與敵遭遇，雙方便在大豐美亭一線展開。這裡一邊靠山，一邊靠海，是河流與高山之間的一個寬約三十里的狹長地帶，是最容易發揮火力的地帶，可是我增援部隊仍是存著畏敵心理，一遇到敵人，便馬上停下來，而共軍卻非常狡猾，看到我們的部隊來了，一槍不發。我們的部隊便異想天開的，以為敵人投降，鬧出很大的笑話。雙方遭遇的時間是在下午

二時，一直給敵人整頓休息了四個小時，我們增援部隊還未動手，到了黃昏時分，敵人開始猛烈攻擊，我軍就給打敗下來，而海口跟著也就垮了。

「根據我們的戰術構想，我們曾特別規定，守備海岸的第一線部隊，營以下不許留預備隊，必須憑藉堅強的永久工事，編成濃密火網，以封鎖海面。縱然有一部分陣地為敵軍所佔領，甚或敵人已滲透到碉堡線之後，而在沿岸永久工事及據點陣地內之守兵，亦必須固守至最後一兵一彈，以阻止其後續部隊之增援。我這裡所謂固守，並不是消極的坐等著挨打，仍然是要主動的去打擊敵人。我們在第一線，可以伏地堡做為工事的核心，並輔以野戰工事，使陣地有伸縮性，有彈性，並可儘量運用伍來狙擊伏擊敵人，在掩蔽地帶，還可利用埋伏，以膠著敵人，拘束敵人，不使它擴張蔓延，以待機動部隊之增援。」

①

二、至於各防守區預備隊的組成、任務及戰法，「作戰教令」中亦明確規定如下：

1. 防守區預備隊的兵力，應以步兵一個師，砲兵一營，及裝甲部隊一至兩大隊組成爲原則。

2. 防守區預備隊的主要任務，爲對突破或滲入我第一線之共軍予以反擊，故須以斷然攻擊爲手段，以遂行戰鬥。其反擊之唯一目的，在殲滅共軍，恢復我海岸第一線陣地。

3. 防守區司令，須不失時機，在第一線師未挫敗以前，使其預備隊適時加入戰鬥，以免

第一線師遭受過大的損失，而為敵各個擊破，故預備隊之使用，必須在五小時以內，趕到戰場，參加戰鬥。

4. 為爭取時間，能適時增援第一線，並使第一線守備部隊不致潰退，防守區預備隊，應先遣裝甲機動部隊的全部或一部，先期到達，其餘部隊，再行迅速跟進。

5. 防守區預備隊，應集中兵力，使用於主決戰方面。惟須避免逐次加入戰鬥，及廣正面之展開。此時勝敗之分，決於一瞬，故反擊應迅速果敢實施，不可因必須等待後方部隊之完成準備，而遲誤時間，致逸失戰機。②

孫總司令繼續對各部隊長說：

「至於機動部隊使用，以及其能否達成殲滅來犯敵軍的任務，完全在其能否很快的趕到戰場為定。所以，機動部隊必須經常保持高度之機動性，其行動務須要積極敏捷，以期能在第一線部隊未挫敗之前，迅速趕到戰場，立即向敵人實施反擊，不得有一點遲緩，給敵人有停留休息的時間。我前面已經說過，敵人初登陸時，一千人的戰力，抵不上一百人，如果給他休息一夜，他就是一千人的戰力。所以第一線的部隊，絕不可以因為看到登陸的敵人來得多，而就坐以待援，失掉戰機。機動部隊，也絕不能因為敵人數目超過我們，而就猶疑不前，延誤了打擊敵人的時間。要知道，這時敵人的數目雖然超過你多少倍，可是他的戰力，卻比你更脆弱，你一定要在這個時候，迅速的予敵人以致命的

打擊，則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因此我們特別規定，防守區的機動部隊，必須在五小時以內，趕到戰場，參加戰鬥。

「我所說機動部隊，要迅速行動，積極攻擊，並不是要你閉著眼睛瞎撞，像沒頭蒼蠅一樣，到處亂撞。抗戰之初，我們就曾犯過這樣毛病，有許多部隊長祇憑血氣之勇，不問敵情，不知地形，帶著部隊向前衝，結果投入敵人的火網而不自知。但是機動部隊因搜索敵情偵察地形而遲緩了行動，也不合我們迅速增援的要求。為求機動部隊能以達到迅速增援的目的，我認為必須做到兩件事。第一、對於地形，應該事先演習清楚，防守區以內之地形，固應瞭若指掌，就是偏遠地區，也應藉行軍演習的機會，與地圖比照清楚。第二、第一線守備師應該準備嚮導軍官，告訴增援部隊，那個地方有敵情，那個地方地形怎樣容易通過，使得它順利的趕到戰場，加入戰鬥。不要讓增援部隊弄不清地形敵情，遲緩了行動。圓山軍官訓練團第一期學員結業前，所舉行的陸海空軍聯合實兵演習，我就看到有這種情形。沿岸守備師被圍困在第一線，岌岌可危，情勢非常急迫，而這時增援部隊應該迅速趕赴戰場才對，可是六十七師，因為初到，不熟習地形，不瞭解敵情，哨兵向前搜索，一步一停，部隊行動非常遲緩，如果這時守備第一線的三三九師準備有嚮導軍官，便可很快將援軍領到前線。要知救兵如救火，機動部隊增援上去，如果摸索前進，豈不是正如敵人所期望來遲滯我們自己的行動嗎？我們的機動部隊，是步兵砲兵與戰車部隊組成的。如果增援時，有嚮導軍官，對於敵情地形非常清楚，我們便可在沒

有敵情的地區，步兵爬上戰車，迅速通過。到敵情不清楚地區，步兵可以下車，在前搜索，戰車再行迅速跟進，這樣既可不致於中敵人的伏擊，且可適時趕到戰場。」^①

孫總司令指出共軍攻台可能採取的方式。他說：

「爲了適切運用機動部隊，我們先得研究共軍攻台可能採取的方式。照我們的判斷；共軍可能採用兩種方式來進攻台灣：

(一)重點式的攻擊：共軍以全部力量集中於一狹小正面登陸，登陸成功後，採用釘子戰術，死不放鬆，以待後續部隊之到達。

(二)分點式的攻擊：共軍先以一部分兵力作試探性的佯攻，再以主力分成數點同時登陸，登陸成功後，採用錐形突擊的方法，越打越靠攏，以殲滅我軍主力。

「針對共軍這兩種攻擊的方式，我們對於機動部隊的運用，就決定第一線師及防守區所控制的預備隊，主要攻擊目標，即爲敵軍之灘頭陣地。於敵人登陸後，應盡速竭力壓縮敵人的佔領區域，將他的釘子連根拔掉，不使其有立足之地，迅速恢復我海岸第一線陣地。」

「據我們的判斷，共軍攻台以採取分點式攻擊的公算最大，所以我們使用機動部隊，應該徹底集中優勢兵力，控制敵軍主力登陸地點，迅速果敢將敵人殲滅。然後適宜轉移兵

力於其他登陸點，各個擊敗敵人。

「因此，第一線守備部隊關於敵情的報告，一定要確實，使我們判斷出那裡是敵人的主登陸點，以便適切使用機動部隊。我們在敵人行動時固然可以藉空軍偵察敵情，但是對於共軍究竟有多少登陸的確實情形，仍要靠我第一線守備部隊的報告。雖然我們沒法提出精確的數字，可是估計的數字，一定要盡力求其精確，切誠謊報軍情，誇大來犯共軍的數目，使指揮官無法判斷敵人主登陸點所在，一旦錯用了機動部隊，即將招致不可挽回的命運。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在沿海的防禦工事構築得非常堅固，但結果仍歸失敗了。邱吉爾在大戰回憶錄中，檢討德國失敗的原因說：希特勒把整個歐洲佈成一面蜘蛛網，但他把蜘蛛位置放錯了，結果失敗。我們知道任何一種蚊蟲，碰到蜘蛛網，就被黏著，同時蜘蛛也就得到報告，知道蚊蟲被黏在網上某一部分，立即沿著蛛絲網路，前往將蚊蟲撲殺。蜘蛛網發生拘束、通信、交通的功效，很像我們預先準備好的工事網、交通網和通信網，蜘蛛就是機動部隊。僅僅把網準備好；而沒有蜘蛛，固然不行，就是有蜘蛛，而沒有得到適切的使用，也難能達到殲滅敵人的目的。

「關於機動部隊的使用，我也有一個譬喻，雖然覺得不十分恰當，但亦可藉此說明他的性質和其關係。我們防止共軍進入台灣的戰術，等於防止蒼蠅進入一間房子一樣，我們所築的防禦工事，等於房門外面裝上紗窗紗門，但是有了紗窗紗門，並不能絕對防止蒼

蠅不進入房間，不過等蒼蠅進入房間後，我們仍可以使用蒼蠅拍子去撲殺它。這種拍子，就像我們的機動部隊，要能迅速的撲滅滲透進來的敵人。所以要使得機動部隊能以靈活運用，那就得要求敵情報告確實及交通網、通信網的健全了。」^①

孫總司令爲了確保台灣的安全，他特別指定第六十七軍爲總預備隊，當共軍進攻台灣時，他可掌握一支有力部隊，一舉而將來犯之敵消滅。所以他在「作戰教令」中明白規定，「在共軍登陸後，凡未受敵人攻擊之各防守區預備隊，及其所有第一線師預備隊，均應包括在總預備隊之兵力內，故各防守區對其預備隊的使用，應有轉用於其他防守區作戰之準備，尤其第一線師之預備隊，更應預先有統一集中轉用之組織與計畫，俾能適時機動集中全力，以捕捉戰機。」

關於「總預備隊使用的要訣」，作戰教令中規定：「在徹底集中優勢兵力於敵主登陸地點，適時轉移攻勢，期能予敵以殲滅性之打擊。總預備隊的使用能否達成殲滅共軍之任務，基於其能否集中而定，故總預備隊應經常保持高度之機動性，其行動務須積極敏捷，以期能在防守區預備隊受敵主力攻擊而遭受挫折以前，迅速趕到戰場而行攻勢移轉，此時該防守區對登陸共軍，應盡諸般手段，憑藉縱深據點，橫斷陣地，與阻絕工事相輔，及不斷之逆襲及阻擊等，以遲滯並局限共軍之擴張，以爭取總預備隊攻勢移轉之有利態勢與餘裕時間。」

孫總司令綜合「作戰教令」所規定的戰法，作一結論說：

「我們可以知道，台灣防衛是整個的、一體的。雖然我們有防守地區之分，但是我們整個部隊的運用，絕不受地區所限。一切補給也應該靈活運用，不能像過去在大陸上所犯的錯誤，分割破碎，消極被動，猶豫等待，終給敵人各個擊破的機會。現在我要求部隊，一定要一百八十度的轉變過來，站在主動地位，採取斷然的攻擊手段，積極的行動，以期各個擊破敵人。對於被圍困的友軍，切不可坐視不救，讓友軍被敵人吃掉，以致到了最後，我們自己也受到莫大的危害。今日我們無論是站在道義觀點，或是爲自己部隊安危打算，我們都應緩急相救，守望相助，所以我特別規定，不論是那個部隊如有坐視友軍受危不救的情形，一定要受嚴厲的處分。」

「台灣是我們最後的一塊革命基地，同時也是我們反攻大陸的根據地。今日我們大家共同生活在這一寶島上，就如同在暴風雨之夜，一隻破船漂浮在驚濤駭浪的太平洋裡，任何有一處漏水，都會影響全船人的生命安全。我們祇有同舟共濟，齊心協力，方可突破黑暗，安達彼岸。」

孫總司令爲了統一全軍對於台灣防衛的戰略戰術思想，乃召集各防守區司令及各軍師長在台灣防衛部舉行作戰會議，將星雲集，濟濟一堂。孫總司令在會中宣佈，這次會議召開的目的，在於研商台灣防衛的兵力佈置及溝通台灣防衛的戰略戰術思想，希望大家儘量提供島嶼作戰的寶貴經驗與教訓，來共同研究出一套完善的作戰計畫與方法。繼由舒適存副總司令，

報告參謀總長周至柔的訓令：關於台灣防衛作戰，授權孫總司令全權指揮陸軍部隊。接著由台灣防衛總司令部各署署長分別報告：(一)敵情研判；(二)作戰計畫概要；(三)兵力佈署；(四)防衛工事構築及交接手續。席間孫總司令一再強調：「島嶼防禦，絕對是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加強工事，目的是在補兵力的不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對美國作戰，因為美國海空軍佔絕對優勢，日本在海岸第一線站不住腳，所以不能採前進配備，只能採後退配備，運用其優勢陸軍，企圖誘敵至有利地形，殲滅敵人。我們今日情勢不同，故採取前進配備與後退配備兩種，企圖在敵登陸之際，也即是敵人力量最脆弱，建制最混亂的時候，殲滅敵人於水際。對於滲透登陸的敵人，將其殲滅於預定的地帶。所以，第一線守備部隊要絕對的守，不許撤退，而機動的預備隊，則要絕對的攻，不可遲滯。」會中並宣讀台灣防衛作戰教令，孫總司令要求各部隊長：第一要兵力配置恰當，第二要各級預備隊擺的位置恰當。規定第一線營以下沒有預備隊，須固守封鎖堡，而機動的預備隊要能迅速集中優勢兵力，予敵以致命的打擊，使敵首尾不能相顧，殲滅敵人在預想地區。並指示各防守區：(一)要指定一個步兵團與防守區配備的裝甲兵，經常演習步戰協同課目，使成爲一個完整的機動部隊。(二)第一線部隊要預先準備嚮導軍官，使其熟習全盤地形，戰時教他嚮導後續部隊，不致遲滯機動部隊行動。會後放映美軍攻擊海島作戰及德軍海岸防禦的影片，使各部隊長對於台灣防衛有充分的作戰準備。

至於敵人登陸的地點，孫總司令指令第三署（作戰署）預先擬定十幾個可能方案出來，

右：孫總司令視察台灣南部海防，左一
是沈克勤（吳紹同攝影）。

下：孫將軍陪同何應欽將軍視察新軍
實彈射擊。



例如預先假定共軍從甲地登陸，我們就用甲案將其擊敗。如果共軍從乙地登陸，我們就用乙案將其殲滅。共軍攻台登陸地點不會超出我們預想的可能地點，我們擬定每個方案之後，先作沙盤演習，然後發交各防守區部隊，實地演練。軍訓班十八期學員生結業聯合大演習，即依作戰署預想方案，在屏東東港枋寮一帶演練登陸戰與灘頭防禦戰，雖遇颱風，整天大風大雨，孫總司令偕德籍顧問史坦因一直跟著部隊看雙方的攻防戰，步行到港子嘴海邊視察，走進三九一碉堡，見到碉堡內的機槍都未架設，他問守兵：「剛才有紅軍從此登陸，你們知道嗎？」守兵答說：「不知道。」後來孫總司令查問守備這裡的胡英傑師長：「怎麼紅軍登陸，你們的守兵都不知道？」胡師長無辭以對。孫總司令指示說：「你們不要因為這是軍訓班的演習，與你們防守部隊無關，就把這大好磨練機會放棄掉。防守部隊應該隨時提高警覺，把握每一個機會，磨練自己。」同時孫總司令指示台灣防衛總部作戰署隨時派員突擊檢查海防部隊的防守情形。在海岸第一線的班排長，都很驚奇，為甚麼他們的營團部都未派員前來抽查？而台灣防衛總部卻常派員前來突擊檢查，使得第一線部隊不敢鬆懈。

至於共軍可能登陸時間，孫總司令研判共軍可能利用白天渡海，黃昏時登陸，實施夜間攻擊，以避免我陸上強烈砲火，因此下令各部隊要加緊夜戰訓練。

三十九年四月，蔣總統設立圓山軍官訓練團，聘請日本教官數十人，前來講授戰術戰略，總教官白鴻亮，戰時原任日本二十三軍團參謀長。日軍在廣州投降時，白鴻亮時任華南日軍參謀長，親見孫將軍率領的新一軍軍容壯盛，裝備精良。當時他認為日軍向如此壯盛的中國

軍隊投降，沒有話說。他到台之後，就來拜會孫總司令，表達他對孫將軍多年的仰慕。孫總司令深恐日本教官對防衛島嶼的戰略戰術思想有不同的看法，將來日本教官所講的是一套，而台灣防衛部所計畫的又是另一套，形成南轅北轍，戰法不能統合。孫總司令經與白鴻亮總教官談話數小時，兩人對台灣防衛的戰略戰術思想，竟不謀而合，孫總司令這才放心，並邀請白鴻亮總教官到鳳山參觀新軍訓練。他對孫總司令所實施的部隊訓練，推崇備至，對台灣防衛工事的構築，也甚為稱許。

註 釋：

- ① 孫立人將軍於民國四十年期間在圓山軍官團講〈台灣防衛的戰略戰術〉，載於《孫立人將軍鳳山練軍實錄》第六〇九—六一九頁。
- ② 台灣防衛總司令部頒發之作戰教令。

三、台灣防衛工事構築

孫立人就任台灣防衛總司令後，首先向東南長官公署提出台灣民衆動員問題。他認為現代戰爭是總體戰，要確保台灣安全，必須動員全台人力、物力、財力，支援軍事作戰。

可是有人持不同的看法，認為打仗是軍隊的事，軍隊到底需要民衆配合的工作是甚麼？孫總司令說：「軍隊作戰需要老百姓配合，就是不要砲一響，後方老百姓就亂了。希望在軍隊打起仗來，老百姓不但不跑，還能成爲軍人的後盾。」有人認爲台灣地方行政辦的很好，軍方有何需求，祇要向地方政府提出，地方遵照辦理就可以了，無需再來動員民衆。當時主管民衆動員的機關有五個：東南長官公署，台灣防衛總司令部，台灣省政府，省保安司令部，省黨部。有權大家都要管，有責任大家都推諉，動員民衆問題談論了半年，還是動不起來。於是孫總司令出面邀請台灣省主席吳國楨、省議會議長黃朝琴，省政府秘書長浦薛鳳，財政廳廳長任顯群、教育廳廳長陳雪屏。物調會主席趙志珪、台灣銀行總經理瞿荊洲，省保安司令彭孟緝，聯勤總司令黃鎮球等人舉行會議。孫總司令起立報告：「目前戰事迫切，如何動員民衆防衛台灣爲刻不容緩的問題，希望各位首長通力合作，共同研究一套可行方案，以求加速實施。」會中決定成立「台灣防衛動員委員會」，負責政策的擬訂，經費的籌措與計畫的研議等事項，由國防部，總政治部，台灣防衛總司令部，台灣省政府，省保安司令部，省黨部等機關派員參加，至於工作執行分兩個系統，一是行政系統，負責民衆自衛隊的編組工作。一是軍事系統，負責民衆自衛隊的訓練指揮工作，這樣民衆組訓工作才容易收到成效。會中吳國楨主席提議先以新竹淡水兩地試驗，俟有成效，再行推廣至台灣各縣市。孫總司令認爲試驗不妨，但不可因試驗耽誤時間，因爲時不及待，應趕快全面去做。

當時孫總司令認爲，中共雖已竊佔大陸，既無海軍，又無飛機，想要大規模進犯台灣，

是不可能的。但它可利用小型船艇，偷渡登陸滲透作戰，不無可能。爲鞏固台灣基地，應將台灣有限兵力，封鎖台灣海岸，使敵無隙可攻。爲達此目的，構築環島防禦工事，刻不容緩，孫命第三署策訂工事構築計畫，並在台灣防衛總司令部增設「台灣防衛工事建築督導處」，由舒適存副總司兼任處長，嚴孝章上校任主任秘書，統籌辦理環島工事經費的籌措、材料的徵集撥配、工程的議價、工資的規定、預算的審核、款項的撥付，概由防衛工事建築督導處先行研擬辦法，提交台衛防衛動員委員會審議通過，付諸實施。

構築環島工事的主要材料，就是鋼筋、水泥、木材三種。經向有關方面查知，台灣銀行存有鋼筋成品，至於水泥、木材台灣出產豐富。經由台灣防衛動員委員會決定，水泥由物資調節委員會調配，木材由山林管理所撥配，至於所需經費，由財政廳負責籌措。會中財政廳長任顯群表示：防衛台灣基地是最重要的事，所需任何經費，他願一肩承擔，因此工作獲得順利進行。

孫總司令鑑於抗戰之初，大陸國防工事的失敗，經與舒副總司令一再研商，慎重考慮，採取下列各項措施：

(一) 工事的位置和種類，射口的方向與射界，由各區的守備部隊長負責決定，務求適合戰術上的需要。

(二) 每一掩體所需材料的種類與數量，經專家設計，列表規定，提交動員委員會審查通過。

(三) 每種材料的價格，由動員委員會作合理評定，既不招標，也不比價。

(四)每一掩體需要人工多少，分別鐵工、泥工、木工、水工各若干名，每一工人所要工資多少，均經專家列表提交動員會審定，不用招標。

(五)環島工程，如由守備部隊自行構築，在人力上、技術上都不可能，只得招商承辦。爲防流弊，規定有合格經歷的建築商，由動員會審查，並限定每一廠商承包堡壘，不得少於五個，也不得多於十五個。

(六)材料的運輸，按距離遠近、交通狀況、運輸工具，核定運費，交由動員會審定。

(七)材料撥運與收受，印發單據，蓋章取信，以便核對，並防偷漏。

(八)規定由守備部隊長監工，材料到達工地後，必須監工部隊驗收單據。

(九)每一堡壘於核定材料及工價外，酌給管理費，也由動員會議定，各承包商不得收受回扣。

(十)將以上有關施工細則，印製施工手冊，交由工作人員及監工部隊遵照實施。

(十一)要求情治人員合作，隨時注意工作人員施工狀況。

(十二)由財政廳撥交款項，概存台灣銀行，除依照合法手續支付材料價款及工資外，不得多提分文。①

爲構築台灣防衛工事，需用木樁二百零五萬根，國防部計算利用兵工砍伐，比較採購可節省費用三分之一，遂劃定林區，令各部隊於三十九年五月二十日開始施工。孫總司令一向認爲部隊以作戰爲主，利用兵工砍伐木樁，勢將影響戰力，且不如採購經濟，遂申述此項意

見，請求不要使用兵工。後奉參謀總長周至柔指示：「政策已經決定，不能變更。」可是孫總司令認為國防部既要部隊砍伐木樁，但部隊因砍伐木樁所需要之工具，及士兵之衣食住及交通等實際問題，必須先予解決，然後才能開工。國防部同意延至六月一日開工，部隊中因砍伐木樁所遭遇的各種困難，由聯勤總部負責解決。

孫總司令經常察看部隊，他發現各部隊為砍伐木樁尚存在很多問題亟待解決，而且影響戰力甚鉅，遂決定於六月二十一日，召集各防守區司令、各軍師長，各獨立旅旅長及各軍事學校校長舉行臨時會報，聽取各部隊長報告實際施工情況，以便向上級反映，請求解決。綜合會中各部隊長所提意見，提出以下幾項具體建議：(一)士兵砍伐木樁，原發之主副食不夠吃，請求每人每天增發主食米三兩，副食費四角。(二)士兵因砍伐木樁，傷患疾病增多，請求增發必需藥品。(三)請求增發運輸油料。(四)請求每軍增發大斧五二五把，砍刀一一〇九把，麻繩六六六〇根，帳篷二五〇頂。(五)請求每人發給毛巾一條，工作服或軍服一套，稻草五斤。當經詢問聯勤黃鎮球總司令答稱：「除了藥品可以儘量供應外，其他事項均與經費有關，必須由聯勤請示國防部決定後發給。」

孫總司令在會中提出下列指示：(一)為避免影響戰力，兵工不得超過部隊全額的三分之一，其餘三分之一擔任防務，三分之一加緊戰鬥訓練。(二)注意防瘧防蛇及飲水清潔，因為在熱帶森林裡作工最影響健康。(三)部隊負責將砍伐之木樁運至公路一端，然後交由聯勤派車接運。(四)砍伐木樁時間，經已呈報總統核准可以延長。(五)林區距離防地太遠者，可以就近接洽，重

新分配林區。最後孫總司令說：「部隊以作戰訓練為主，不得把戰鬥兵當小工一樣使用。各部隊應該遵照國防部規定，士兵每天工作八小時，其中百分之七十時間，必須用作訓練。今後對於各方要求部隊擔任任何技術工，都要謝絕。各軍工兵參加養路工作，已訂合同者應把錢退回，未訂合同者不要再訂。各部隊長今後對於類似事件，應照此規定辦理，不可一味應付公事。」

砍伐木樁工作，經各部隊兩個月的辛勤努力，孫總司令在軍事會議中向總統報告說：「爲防衛工事需要之木樁全數爲一、〇五〇、〇〇〇根，截至七月底止，總計砍伐一、三九七、二八三根，內計北部防守區共伐六二二、〇〇二根，已達預定進度百分之百，尙超伐七、二二三根。中部防守區共伐四〇二、五三八根，已達預定進度百分之百，尙超伐一、七五八根，南部防守區共伐二八五、一五〇根，僅達預定進度百分之五十九。東部防守區共伐八六、六〇二根，僅達預定進度百分之四十強。請求聯勤總部迅照計畫，派車至工地，接運木樁至海岸沿線，以利構築防衛工事。總統聽到此項報告，表示滿意。」

孫總司令每次到沿海岸視察部隊時，常去察看海岸防衛工事構築進行情形。一天，他到竹南附近山頂主碉堡上，瞭望良久，看到民佚正在砍斷樹木挖上溝築碉堡。他對守備的第三六三師何俊師長說：「沿岸碉堡僅是一線設立，易爲共軍登陸滲透，應有縱深配備。就是在碉堡附近，多構築野戰工事，使碉堡成爲工事核心，而不是一個孤點。陣地要有伸縮性，不要死守在山頭一點。並要他們將預備建築在山頭上的一個伏地堡，移至山腰，這樣不僅具備

伸縮性，而且射幅較廣。我們構築工事，應儘量利用原有樹木做掩蔽，除了妨礙射界的樹木須砍掉外，不要隨意亂砍樹木。」三六三師陳德禮副師長這時報告防地工事構築情形，孫總司令指示說：「工事要配合戰術需要，不可戰術牽就工事。且在山地構築工事，宜用半堡，較爲省料適用。」

孫立人對防衛台灣的構想，是要以沿海岸所構築的防禦工事，阻滯敵人的登陸，及至發覺敵人主力所在，應即迅速調集機動部隊，將它殲滅。而機動部隊的調動，主要靠公路運輸。台灣在光復之初，南北祇有一條公路，許多橋樑多已損壞，不堪承載重型車輛，作戰時要調動戰車重砲，成爲一大問題。孫總司令於三十九年五月八日，特邀約中國工程專家侯家源先生午餐。侯先生原任浙贛鐵路局長，甫由香港來台，當局有意請其擔任交通部次長。他認爲在此國家危難的時候，不應做官，而要做事，所以他辭官不就，省政府聘他爲顧問，協助公路局做些實際工作。孫總司令特請他來幫忙勘修公路橋樑，他慨然允諾。次日一早，侯家源先生約同省公路局局長譚獄泉、副局長林則彬等人，前來與台灣防衛工事督導處工程人員，研究應該先修那些道路與橋樑及工程款材料等問題。孫總司令強調說：「假使仗打起來，而我們的主要公路還搞不通，那我們的仗不用打就敗了。」因此他要求在三十九年五月底前，台灣南北公路先通卡車，然後再通載重十六噸的戰車。議定之後，由侯家源先生實地去查勘，幫助公路局全力搶修。

爲配合作戰計畫，台灣全島防禦工事的構築，分三期實施。第一期於三十八年十一月十

五日開工，至三十九年二月十日竣工，第二期於三十九年三月十三日開工，至五月十五日竣工，第三期於六月十五日開工，至八月十五日完成，均係永久與半永久工事。四十年六月底，完成重要海岸三十六個連的據點工事。

由於施工計畫，周到詳盡，完工後，經國防部及總統府分別派員視察，並無缺失。從此環島沿海警戒嚴密，中共滲透無法得逞，遂得確保治安，鞏固基地，使得台灣屹立至今，繁榮進步。

註 釋：

① 舒適存著《如此一生》，自印本。

第十七章 陸軍建制與建軍理想

一、陸軍總部在台恢復

三十八年底，大陸西南局勢，迅速惡化。這時蔣總裁駐守重慶危城，在作最後努力。隨侍在側的蔣經國，看到大局已不可挽回。十一月二十三日，致電台灣防衛總司令孫立人，詢問台灣的安危情勢。孫於二十五日復電稱：「台灣防務已按計畫積極進行，請轉報總裁安心。」四天之後，蔣經國再電孫立人，謂「重慶危急」。孫即復電：「請領袖退至台灣，願效忠忱，保護領袖安全。」三天之後，蔣經國來電致謝。同日，蔣中正飛抵高雄，人極憔悴。孫立人前往迎接，兩人密談保台計畫之後，蔣為拯救西南危局，再度飛返大陸。十二月十日飛離成都，大陸完全陷落。

蔣總裁初抵台灣，住在高雄壽山官邸，憂心不安。一天下午，召見陸訓部副司令官賈幼慧、參謀長陳麓華及政工處處長張佛千三人，垂詢陸軍訓練情形。張佛千報告說：「孫司令官一再告誡陸軍官兵說：『在大陸上，我們祇要遵照領袖的指示，做到百分之一，大陸就不會淪亡！』」總裁聽後，甚為動容，一再要張處長詳細的講下去。張處長請總裁親自前往鳳

山視察，便可瞭解實況。

第二天上午十時，蔣總裁輕車簡從，到了鳳山營房，看到新軍隊伍分開在大操場上操練，官兵們個個赤膊紅短褲，身體強壯，朝氣蓬勃。新軍官兵看到蔣總裁蒞臨，立正敬禮，高呼「領袖萬歲！」孫立人忙從辦公室趕出來迎接，隨侍在旁說明。總裁走到之處，無不聽到官兵擁護領袖之聲，內心極爲感動，連聲說「好！」看了半個多小時，方乘車離去。

三十九年元旦，孫立人發表告官兵書，堅決擁護領袖反共復國。這時，蔣氏父子，對孫信賴有加。

三十九年三月一日，蔣總統在台北復行視事，任命陳誠爲行政院長，周至柔爲參謀總長，孫立人爲陸軍總司令兼台灣防衛總司令，桂永清爲海軍總司令，王叔銘爲空軍總司令，新聞發佈之後，國內外輿論一致好評，認爲此時升任孫立人爲陸軍總司令，顯係爲爭取美援而佈置的一著好棋。

陸軍總司令部於四月十六日以台灣防衛總司令部人員改編成立，兼理台灣防衛總司令部業務，防衛總部則不另設機構，以統一陸軍的軍令、軍政及軍訓。

陸軍總部編制，下設政治部，總司令辦公室，第一、二、三、四、五署，副官、營務（後勤總務）、軍法、軍醫等處，砲兵、工兵、通信兵三個指揮部及直屬單位，後來爲了適應軍事的進展與業務的需要，編制有局部的修訂，增設工程處、連絡官室及編譯處等單位。

二、校閱第六軍

孫立人在赴台北就任陸軍總司令新職之前，於三月二十三日，依照預訂計畫，率領陸訓部副參謀長孫成城及作戰訓練參謀等二十餘人，從高雄搭夜快車，到竹南下車，校閱第六軍部隊的戰鬥演習。第六軍軍長戴樸未來迎接，僅由副軍長蘇時前來陪同校閱。隨同參觀的有二〇六師師長邱希賀，二〇一師師長鄭果，二〇七師師長王敬瑞及受校部隊營長以上官員約五十餘人。第一天校閱三六三師一〇八七團操場基本射擊訓練，時逢大雨，一天校閱課目下來，大家的衣服都給雨淋濕透了。

第二天校閱一〇八九團野外戰鬥演習。上午十時五十五分，校閱官都站在離海岸兩三千公尺以外的一個高地上，視察第五連加強排灘頭防禦戰。孫總司令見到假設敵划木筏強行登陸，我海岸防禦部隊，彈如雨下，落在假想敵所乘的木筏前後。孫總司令指示說：「目標在水上漂浮不定，這樣射擊，危險太大……」話還未講完，站在孫司令官左側約三四尺處，有二人突然哎呀一聲，仆倒在地。孫總司令見狀屹立未動，命令陪同參觀人員全體臥下，並令演習立刻停止。僅使用號音旗語喊叫，但海邊演習部隊難以聽到，過了四五分鐘，槍聲始停。孫總司令俯視身旁受傷的兩位軍官，已是奄奄一息。一位是一〇八七團營長陳斯祿，傷勢較輕，一位是六二〇團營長劉憲成，彈中胸部，口吐白沫，命在垂危，孫總司令命人將此二人

抬去急救。眾人驚惶之餘，議論紛紛，認爲此處距海岸有二三千公尺之遠，且在演習地區後方高地，不應該會有流彈，言下不勝爲孫總司令安全耽心。而孫總司令並不在意，指示部隊校閱，仍照預訂計畫進行。

下午四時四十分，孫總司令在外埔國民學校大操場對一〇八九團官兵講評，五時三十分，回到竹南國民學校，衛生處處長徐嗣興進來報告：劉憲成營長因彈穿心臟，血流在體內，已經死亡。陳斯祿營長經輸血後，已脫離危險。孫總司令官當即指示二〇七師王敬瑞師長，好好安葬劉營長，並令政工處副處長方哲然留下，明天偕同何俊師長前往湖口劉營長家裡，代表他向家屬慰問。晚間，孫總司令回到台北官邸，何俊師長爲了孫總司令受驚，甚感不安，特來面致歉疚。孫總司令官並未責備他，只是要他注意士兵的射擊軍紀。此事後來給層峰知道，不久戴樸軍長去職，由蘇時副軍長接替。

三、陸軍總司令職權

陸軍總司令孫立人將軍於三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時，參加總統府宣誓就職典禮。禮成之後，孫感慨地說：「我所接到的，僅是陸軍總部一顆印信，其外一無所有，一切還得從頭做起。」就是這一顆印信，也不是當時移交給他的，事隔二十天，國防部特派胡獻群署長送來，陸軍總部的編制也於同一天頒發下來。

國防部原核定陸軍總部員額祇有五百人，經孫總司令召集幕僚人員研商，認為員額不夠，孫遂指派董嘉瑞副總司令前往台北向國防部爭取增加。董副總司令回來報告：「赴台北機關辦交涉，是件苦惱的事。一件事情，原可三天辦完的，結果在各機關兜來兜去，兜轉了三個月還辦不好。現在各方面對總司令都還敷衍，可是專門同辦事人員為難。他們說：「孫總司令本人非常好，都是給你們這般部下弄壞的，增加他的困難。」可是我認為我們所爭的，是爭制度，爭公事，並不是多爭一文錢，放到自己腰包裡。經多天來爭的結果，陸軍總部員額爭到七百人。」孫總司令說：「我曾向陳誠院長報告此事。陳院長說：「國防部員額祇有九百人。」我問他夠不夠呢？他說「不夠」。最後院長答應，給陸軍總部正式員額七百人，其外寄缺多少他都不管，因為編制太大，恐怕立法院不能通過。現在大家還要敷衍各方面，那我們還要不要打仗呢？」董副總司令說：「我曾問國防部周總長，為甚麼陸軍總部的職權不能同海軍空軍總部一樣呢？他回答的非常妙，說為甚麼你們不是海軍空軍呢？」孫總司令說：「揭開來說，就是陸軍管轄兵力太大，不能交給那一個人。從上到下都有這個意思，不是爭就可以得到的。」孫立人明知軍事大權是爭不來的，可是他認為有理的事，就應該爭個是非，凡是他職責所在，從不肯退讓。

政府播遷來台之初，軍隊殘破，國庫空虛，急需美國軍經援助。此時任命孫立人為陸軍總司令，乃一時權宜，對陸軍總部權責大加限制：(一)陸軍總部負責陸軍部隊與學校教育訓練，無權指揮部隊作戰。(二)國防部由陸海空三軍人員聯合組成，其中海空人員由海空軍總部調派，

其人員仍屬海空軍總部，而陸軍人員直接由國防部自行選用，與陸軍總部無關。(三)海空軍武官均由海空軍總部遴派，而陸軍武官由國防部直接派遣。(四)陸軍團長以上人員，由總統親自核定，營長由國防部核定，連排長由其軍師長自行委派。陸軍總司令除對陸軍總部的直屬部隊營連長外，無人事委派權。且孫立人過去任陸軍訓練司令時所委派之軍官職階，均須送國防部重新審核，第四軍官訓練班副主任辛鍾珂少將，經國防部審核為中校軍官，無法續任軍訓班副主任，只有調任他職。(五)陸軍總部無技術勤務幕僚單位，如工兵、兵工、軍需、運輸等署這些單位，均屬聯勤總部管轄，俟孫立人去職後，才由聯勤撥歸陸總。陸軍總部之職權，較海空軍總部為小，孫立人深感不平，且認為對其不信任。①

三月二十七日下午六時三十七分，副參謀總長郭寄嶠打電話告訴孫立人：「陸軍總部職權經奉核定不變，仍同過去一樣。」孫總司令聽到之後，不禁氣憤地說：「現在國防部組織系統表上，明白規定陸海空三軍總部並立，職權自應一樣。為何在這開始的時候，就不尊重制度，獨令陸軍總部沒有職權，如何能以責成事功？去年總統引退時，他曾徵求我的意見，要我幹這件事，當時我就知道這個陸軍總部是空的，不能做任何事，所以我沒答應。這次陳誠院長又同我談起這件事，他說：『過去是參謀總長做陸軍總司令的事情，總統做參謀總長的事情。這次一定要建立制度，尊重職權，參謀總長做參謀總長的事情，陸軍總司令做陸軍總司令的事情。』這樣我才答應考慮的。現在仍然是個空架子，徒然拿我出來做幌子，給國內外人好看，那我絕不做。這時，我何必要做這個官，那我太看輕了自己！這個官，關麟徵

都不戀棧，難道我連關麟徵都不如。我並不是爭權爭官做，而是爭職責，爭事做，爭國家的制度。我們現在既然口口聲聲講注重制度，注重組織，就應該從制度做起。犧牲我個人沒有關係，台灣不保，國家犧牲了，我們還能再往那裡去！所以，要我犧牲甚麼都可以，但是要求於公有益，否則我絕不遷就。這次我硬著頭皮出來，就是要從根本把陸軍改革一番，為國家建立一個強大的陸軍。」郭副總長在電話中插不上話，最後說：「這件事我們以後從長計議好了。」

每逢星期四，周總長召集陸海空三軍聯席會議上，有一次討論三軍官兵薪給制度，聯勤總部報告，依照現行規定，海軍官兵待遇比陸軍高一級，空軍又比海軍高一級。孫總司令聽後，認為這太不合理，大家都是國家軍人，為甚麼陸軍官兵待遇最低。他就站起來質詢總長，周總長答覆說：「因為海軍官兵的素質要比陸軍高，空軍官兵的素質比海軍更高，所以海軍軍官兵待遇要比陸軍高。」孫立人聽後，認為這是對陸軍的侮辱，氣得臉紅脖子粗：「請問總長，你憑何數據，說陸軍官兵素質不如海空軍，我們現在就舉行三軍考試，從總司令考起，同一級與同一級比，看看陸軍官兵素質是真的不如海空軍！」弄得會議不歡而散。

一天上午，孫總司令上陽明山對革命實踐研究院講「建軍理想」，一連講了四個小時，課後，萬耀煌主任留孫總司令與學員共進午餐。萬主任說：「革命實踐研究院歷屆畢業學員中，以陸軍總部送來的學員成績最好。」孫總司令聽了，甚感欣慰。孫也自豪的說：「我這許多好部屬，是我積數十年的際遇而匯合在一起的。其他機關人員的學識能力也許比我的好，

但品德不如我的好，也許其他機關人員品德比我的好，但學識能力不如我的好，我選拔人才，特別重視品學兼優的爲上選。」

一天傍晚，孫總司令公畢，拖著疲倦的身軀，回到家中。孫夫人興高采烈地迎接上來說：「今天聯勤黃鎮球總司令送來特製三顆星的金質肩領章。」說完就要給孫總司令佩戴上。孫總司令面露不悅地說：「不光復大陸，我絕不佩戴三星上將肩領章。」孫夫人被澆了一盆冷水，帶著笑容嗔怪說：「你就是這樣硬脾氣，弄得大家都不高興。」

經過一年的實驗，孫總司令在會報中，指示有關單位研究陸軍總部新編制，並要求照下列原則辦理：(一)今後陸軍總部新編制，不求員額加多，應求人事健全。(二)各署處室按業務需要而定編制員額，倘有多餘，應撥出提供其他單位需要。(三)各單位無需增設副主官，試看各國均不設副主官，其行政效率並不減低，我們各階層均設副主官，可是行政效率並不見增加。(四)特勤處與體育處應正式列入編制。(五)各單位雜兵應儘量減少，不准任意調用部隊中士兵，來部作工役當差。總之，要從總部帶頭做起，使陸軍各級部隊編制現代化、合理化。

註 釋：

① 陸軍總部副參謀長董熙撰〈我對孫立人的認識〉一文，載於八十三年二月號《中外雜誌》四十九—五十三頁。

四、建軍理想

孫立人留美期間，當他決心棄文學武，進入維吉尼亞軍校時，他就立下一個志願，要為他的國家建立一支強大的國防軍，來保國衛民。他回國之後，參加軍隊，在江蘇海州、貴州都勻以及印度藍伽練軍，可以說是他建軍的一個實驗階段。經此三次實驗，使他更具信心，以中國人的聰明才智，刻苦耐勞，勇敢犧牲的特質，祇要給以適當的訓練，配以現代化的裝備，一定可以建立世界上一支第一流的軍隊。

三十六年秋，他就任陸軍訓練司令時，他認為這是他實現他多年建軍理想的時機。他請求蔣總統撥給他三十萬兵員，建立十個軍，讓他在台灣專心練軍。可惜當時大陸戰亂頻仍，政府先後祇撥給他青年軍四個師，未能成大氣候，而大陸淪亡，幸賴此新軍，得以屏障台澎金馬的安全。

三十九年春，孫立人出任陸軍總司令，適值大陸部隊紛紛撤退來台，政府交由陸軍總部整訓。這時孫立人確有雄心來實現他的壯志，把這批破銅爛鐵鎔鑄成精鋼一般的部隊。雖然他受到各方面的限制，可是他仍把握這個千載難逢的機運，全心全力，投入練軍建軍的工作。他日夜不息，南北奔走，為的就是要把這支殘破部隊訓練成精壯之師。

他在鳳山軍官訓練班，圓山軍官訓練團，以及草山革命實踐研究院公開講述他的「建軍

理想」。他說：

「中國建軍已有五十多年歷史，按理說，我國的軍隊應當有很好的基礎，但切實檢討起來，距離現代國防軍的理想，還相差很遠。這個事實與理想的距離，不是發生在今年，也不是發生在去年，更不是發生在抗戰時期，探本溯源，我們就可發現我國建軍一開始的時候，就把步伐弄錯了，從此一錯再錯，一直錯到今天，我國的建軍工作始終尚未臻於理想。」

「在曾國藩練湘軍打太平天國的時候，李鴻章便在上海成立常勝軍，聘請英人戈登為教練，教士兵學習使用洋槍，所以一般人都稱這支部隊為洋槍隊。那時的洋槍和現在的鳥槍差不多，可是這支洋槍隊在當時已經很厲害了，真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所以又被人稱為常勝軍。後來袁世凱在小站練軍，段祺瑞訓練學生軍，都是看到常勝軍的厲害，起而效尤。但是沒有想到，我們開始練兵的時候，主意就弄錯了，因為當時一般人只見洋人的『船堅砲利』，而沒有整個的建軍計畫，李鴻章練軍時，一切得聽命於清廷，自己又是一個書生，不諳軍事，後來雖曾派遣留學生到國外去學軍事，可是又缺乏全盤計畫，所以沒有收到很大的效果。」

孫立人認為一個國家建軍的成敗，關鍵在於建軍的理想與整套的計畫。凡事有了理想，

才能按步實施，要是沒有理想，就是沒有標準，沒有標準，一切制度均無從建立起來。他以中國兩個建軍的史實，來說明其中道理，他說：

「我們知道中日兩國是同時派遣留學生到德國去學軍事，結果日本建軍成功了，而中國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建立起來，這不是偶然的，實在是有重要因素在裡面。記得我在一本書上，看到有這樣一段記載說：在我國派遣留學生到德國去學軍事之初，德國的軍事家曾對我國派去的大員說：『我看日本建軍一定成功，你們貴國將來建軍，恐怕不能成功。』當時中國並不比日本弱，而德國人竟敢下此斷語，不是憑空瞎說，而是有所根據，是就實際情況看出來的，因為日本是派全班人馬去學德國的陸軍，有全套的計畫，學成回國之後，再參酌他們自己的生活習慣和歷史傳統，決定取捨標準，吸取德國軍事長處，而把壞處捨棄掉。這樣按部就班做去，日本建軍成功了，而我們就沒有這一套計畫，各學各的，大家所學到的，也只是德國軍事的片斷與皮毛，回國之後，七拼八湊，拼湊不成一個完整體。其後三十年當中，有所謂西北邊防軍、教導總隊、西南幹訓團、東南幹訓團等等，其中多次練軍，迄未成功，追根究源，就是我們缺乏整個建軍的理想與計畫。」

孫立人又以中國空軍為例，說明建軍一定要有一套完整的計畫，才能成功。他說：

「我國空軍從開始建立到現在不過十幾年，已經建立相當的規模，獲得初步的成功。原

因就在開始建立空軍的時候，就有整套計畫。在抗戰期間，政府派遣了五千名學員生，分門別類到美國去學習，有的學駕駛，有的學機械通訊等等項目，都有適當的調配，學成回國之後，再按部就班做去，所以能獲得良好的成效。可是我國陸軍一開始建軍，就沒有全盤計畫，直到現在留學外國學陸軍的，仍是各學各的，互不相關，這樣怎能夠期望有成呢？」

社會上有一部分人誤解，孫立人在鳳山練新軍，是採用美式教育。對於這一類的批評，他一再鄭重否認。他說：

「一般人以為我是美國留學生，又有美軍顧問前來協助練軍，那一定是美式的。可是我對建軍練軍，從來就不贊成摹倣他人。我認為如果我們國家不要建軍則已，如果要建軍，一定要建立真正中華民國的國防軍，它既不是美式，也不是德式，而應該是中式的，也就是中國本位的。」

他特別舉例說明，完全摹倣外國，是無法建立中國的國防軍。他說：

「在民國二十年前後，政府聘請德國顧問前來訓練中國軍隊，其中如范爾根豪生（Von Falkenhansen）、方賽克（Von Seecht）等人，都是德國最傑出的軍事家，尤其是方賽

克將軍，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之後，他曾幫助希特勒建立德國國防軍，在很短的期間，他就把戰後德軍重建起來。可是他到中國來當總顧問，幫助我國練軍，幹了兩年，卻一籌莫展的回國去了。這是甚麼緣故呢？就是他個人帶來有很多計畫，但是中國情形與德國情形不同，他的計畫拿出來，我們無法做得到。換句話說，就是他們這一套計畫，不適合我們國家的文化歷史、生活習慣以及生產條件。因為我們中國沒有經過產業革命，仍然停滯在半農業社會的狀態中，一切科學技術都趕不上工業先進國家，所以我們要建立自己的國軍，絕對不能夠完全盲從抄襲他人。」

孫立人根據他個人練兵作戰的體驗，他有充分信心可以為他的國家建立一支強大的國防軍，其戰力甚至可以超越英美日本。他說：

「根據我國人體驗與研究的結果，我認為世界各國的軍事，可以分為兩大派系：一是英美派系，一是德日派系，法俄兩國可以包括在德日派系之內。我們知道英美軍隊有其長處，也有其缺點；德日軍隊有其長處，也有其缺點，所以我們建軍應該擷取二者之長，而揚棄其短。英美軍隊的長處在那裡？缺點又在那裡？德日軍隊的長處在那裡？缺點又在那裡？我們必須先研究清楚。我認為英美軍隊的長處，是活潑有朝氣，富有自動自發的精神，他們的軍事訓練，就是本著他們自己的國民性而去發展，所以，他們的軍營裡，

充滿了蓬蓬勃勃的朝氣。他們的軍隊，在作戰時，縱使失掉長官的控制與指揮，自己依然能夠單獨作戰。可是他們的缺點，就是吊兒郎當，粗枝大葉，官兵生活隨便浪漫，受不了拘束。同時因為他們國家工業發達，有時不免浪費，吃不了苦頭。德日軍隊的長處，就是嚴肅整齊，對於一切事物的研究，都很細密精確，絲毫不苟；但是它的缺點，就是太呆板，「一個釘子一個眼」，行動遲緩，缺少機動，所以作起戰來，他們軍隊失掉了指揮官時，各自為戰的能力就很差。同時因為他們國家經濟條件比較差，祇有節省物力，才能維持戰力，因此事事非求精確細密不可。

「第二次大戰德國投降後，我應邀赴歐洲參觀戰場，在那裡我曾看到一部軍事影片。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初，美、法、德三國動員軍隊檢閱三軍的新聞紀錄片。德國這部影片，是戰後俘獲得來的。把這三部紀錄片放在一起看，很明顯的可以看到，當時德國軍隊，檢閱起來，真像泰山一般擺在面前，大有無法撼動之勢。而法國軍隊吊兒郎當的樣子，和英國軍隊滿不在乎的態度，一看就曉得他們打起仗來，準定要吃虧。

「至於蘇聯軍隊，在拿破崙時代是學法國的，普法普奧戰爭之後，又學德國，所以追本溯源，蘇聯軍隊也是屬於德日派的。據最近美國軍方分析，蘇聯士兵最顯著的優點是兇悍、勇猛、訓練良好，具有敵愾心；缺點是無知短見，缺乏自主自動精神。由於他們終生受到共產主義宣傳教育的麻醉，以及極權統治的壓迫，事事都得盲目服從上級命令，以致在戰場上失掉官長的控制，就不能有所行動。同時因為他們生活條件的貧乏，軍紀

下：孫立人將軍手持衝鋒槍為士兵示範操作要領。



右：孫立人將軍鳳山馳馬英姿。



苛刻與虐待，以致產生一種仇恨的變態心理，因而打起仗來，野蠻殘暴，不怕死，及至被擊潰的時候，則又驚惶失措，狼狽不堪。」

孫立人認爲中華民族的本質，絕不遜於英、美、德、日，建軍如能發揚中華民族的特性，一定可以超越他們。他說：「我個人十幾年來細心體察，深深覺得我們中華民族是現代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凡是軍事訓練方面所需要的條件，我們中國人全部俱備。所以我認爲我國建軍祇要能擷取英、美、德、日的長處，發揚我們本身的優點，中國軍隊甚至可以超過他們。因爲我們中國的民族性，既不像德國人的呆板機械，也不像美國人的浪漫隨便，而是介乎他們二者之間，而且我們中國人還有一個最大的優點，就是吃苦耐勞和不怕死肯犧牲的精神。這一特性，是軍人必須俱備的條件，而爲世界上任何其他文明國家的人民所趕不上。我們中國人相信「生死有命，富貴在天。」無論窮富，大家都有這種「聽天由命」的觀念。所以我國士兵在戰場上打仗，絕不怕死，誰退後就罵他「不夠種」！爲甚麼中國士兵能這樣勇敢呢？就是由於他們相信槍彈是有眼的。不應該打死的，一定不得死，該死的，跑也逃不掉。

他說：

「至於英美人民的活潑和自動自發精神，以及德日人民的整齊嚴肅精確細密的性格，我們中國人民是不是有呢？據我多年的觀察並從實際經驗中體會，我認爲中國人絕對俱有。

例如我們中國人的聰明才智，絕不會比英美德日人民差，我國留學生在國外讀書，無論學習甚麼科系，成績都是名列前茅，數理化原本是來自西洋的學科，可是中國學生學習數理化的成績絕不比洋人差。再如籃球棒球，本非我國固有，因為我國自古以來是以打拳著稱，可是我們打起籃球棒球來，反而比英美人來得活潑敏捷。至於德日民族的整齊嚴肅精確細密的性格，更是我們的傳統，孔子主張「食不言，寢不語」，中國家庭常稱讚人「少年老成」，都是在要求整齊嚴肅。再看中國的藝術雕刻，在一個小小的桃核上，可以把蘇東坡的赤壁賦全文刻在上面，這樣精確細密，可以說是登峰造極。在北平故宮的天文儀，精巧細密，外國人驚嘆為鬼斧神工，非人力機器所能製造。所以我認為英、美、德、日的長處，我們中國人都可以學到，而中國人俱有的刻苦耐勞奮鬥犧牲的精神，則是他們所不及。所以我認為今日建軍，要能取法「英美」「德日」兩者的長處，再加上中國民族本身的優點，我們一定能建立成世界上第一流的軍隊。祇要我們有決心，肯下苦功，繼續不斷向這方面做去，有二十年工夫，是絕對可以做到的。」

孫立人以他自己練兵作戰的實例，來說明他的建軍理想是可達成的，絕不是憑空虛構。他說：「我自從帶兵練兵以來，一向是向自動自發和整齊嚴肅兩方面去要求，經過歷次戰役的證明，我這個實驗是成功的。抗戰期中，我在貴州都勻訓練新二十八師時，就是以「英美」「德日」軍隊二者的優點，作為我訓練部隊的一種試驗，後來新二十八師調到緬甸作戰，

發揮很大的戰力，因此增加了我的自信心。他說：

「記得我率領新三十八師初到緬甸不久，英軍第一師有九千多人，在仁安羌被日軍第三十三師團包圍，我們奉命前往解圍的一一三團，祇有一千一百餘人，除去伙仗雜兵以外，能上火線作戰的只有八百餘人，可是經過猛烈的戰鬥，竟以不滿一千的兵力，擊敗十倍於我的敵人，救出十倍於我的友軍，這充分表現中國軍人作戰的英勇與堅強。」

「還有一次，是我軍在印度開始反攻時，英國軍隊在前線擔任警戒，我軍剛從緬甸方面抄過來，日軍此時也來到了，這時英軍有一營人，見到日軍就跑，我就派前面的一連人上去堵住。英軍營長見我們這一連人上去，他就問我們有多少人？連長告訴他：「我們全連共有五十多人」。他說：「你趕快走吧！我們一營人都不成，你五十多人管啥用！」

這位連長說：「你看我的！」結果他這一連人上去，就把當面五六百日軍擋住了。

「所以，在那時候，英美的官兵，見到了中國的軍隊，無不肅然起敬。我們部隊到那裡，他們就以爲那裡有了保障。可是我軍在印緬山叢林海中作戰，是非常艱苦的。而那時的日本軍隊又非常頑強，你不把他打走，他是不會後撤的，而且就是把他打走了，他還埋伏有狙擊兵拿手榴彈炸你。在這樣艱苦困難的環境中，中國的部隊總是擺在最前線，一步一步與敵人搏鬥，這樣連續戰鬥到二十個月之久。在這二十個月中，沒有得到休息和整補的機會。後來由緬甸腊戍調回廣西南寧，再由南寧開赴廣州，以後又調到東北作戰，

我們的部隊還是整整齊齊，保持著堂堂正正的陣容，由此可見我們中國軍人吃苦耐勞的精神和戰鬥力的堅強。

「在反攻緬甸時，美軍配屬我們作戰的有兩個團，並沒有正面作過戰，只在側翼擔任迂迴行動。自三十一年二月參戰到五月，不過三個月光景，美軍這兩個團的戰力就完全消失，需要重新補充。其中三分之一官兵打擺子（患瘧疾），中國官兵打過七八次擺子還能作戰，而美國人禁不起發燒，打過兩回擺子，就要送回國去。此外有三分之一官兵患斑疹傷寒死去的，剩下三分之一官兵患有精神病，這是因為他們平時生活優裕，受不了在原始森林裡戰火煎熬所致。因此在三個月之內，美軍兩團人全部調換一新。至於英軍更是不行，在原始森林裡，我們看到他們連褲子都不穿，用蚊帳圍到身上，讓蚊子叮，希望打擺子，可以藉口請調回後方休養。

「可是在這二十個月不斷衝鋒陷陣的作戰期間，中國官兵傷患的數目卻比較的少。中國官兵和英美軍人受到同樣的傷，中國官兵兩個星期便可傷癒出院，而英美軍人兩個月都不能出院。他們覺得很奇怪，時常問我們說：『你們中國人與我們同樣受傷，為什麼好得那樣快？』殊不知這就是中國人祖傳下來的一種強韌的抵抗力。中國人祇要等熱一退，馬上就可恢復體力，可是英美人發高燒之後，就會死去。中國士兵負傷五六次，還能上戰場繼續作戰，他們負傷一二次就認為不得了。我們中國人身體，一般說來，比英美人矮小，但是在雨天揹著背包，扛著械彈，一天走八十華里路，滿不在乎，休息時，

依然軍容整齊。英美人那樣大個子，同我官兵在一塊行軍，走不上二三十里，便喊著走不動，落得很後，一千人的隊伍，拖得有三里路長，這是因為他們平時生活太優裕，到了戰時就不能吃苦了。

「說到刻苦耐勞的精神，世界上文明國家，祇有日本人還可以和我們中國人一比，可是祇要我們能把我們中國軍隊練成功，日本人還是趕不上的。在緬甸作戰時，日本人說他們的軍隊是超人的軍隊，可是遇到中國軍隊，仍然被打得粉碎，而且我國軍隊常能以少勝多，甚至比他們少五六倍的兵力，中國軍隊還能打勝仗。」

「記得在民國三十一年開羅會議之前，英國人瞧不起我們，說中國軍隊不能打仗。這時正值長沙撤退衡陽吃緊的時候，他們主張不要把武器送給中國軍隊，認為武器一到我們的手，就會喪失給敵人。可是到開羅會議之後，他們看到中國軍隊在緬甸英勇作戰的事蹟，論調就不同了。在英美各大報章雜誌上常說：「中國軍隊若有良好的訓練，良好的裝備，再加上卓越的指揮，可成爲世界上第一流的軍隊。」

「這次南北韓戰事發生，美國軍事評論家說：『北韓軍隊中戰鬥力最堅強的，是中共訓練的，其次是蘇聯訓練的，再其次是北韓本身訓練的。』他又說：「中共訓練的戰鬥力最強的部隊，並不是北韓人，而是派去北韓參戰的中共部隊，因為他們吃得苦，耐得勞，不怕死，肯犧牲。』這些話與我所得到的結論，不謀而合。」

「我說這段話的意思，是要大家認識我們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今日我們建

軍，祇要能本著我們中國本身的歷史精神與文化特質，再取法「英美」「德日」二者的長處，我們絕對可以把中國軍隊訓練成爲世界上最優秀的軍隊。」^①

孫立人到處講述他的「建軍理想」，目的在鼓舞大家共同努力來建立國防軍，但也引起不少人的議論與批評。蔣總統聽到這件事，一天下午四時許，親自到草山革命實踐研究院禮堂，坐在後面聽孫立人講「建軍理想」，約三十餘分鐘，始行離去。又有一天下午，蔣總統知道孫立人在草山講課，他要人通知孫立人，課後到士林官邸。蔣總統與夫人特備下午茶，慰勉孫總司令，那天陰雨連綿，氣候寒冷，言談間充滿溫馨氣氛。

孫立人的建軍理想，抱持有兩大目標：一是軍隊國家化，一是軍隊現代化。他的終極目標，是要爲中國建立一支現代化的國防軍，所以他反對軍隊作爲私人爭權奪利的工具，他也不贊成以黨領軍，軍隊成爲政黨維持政權的工具。在當時一黨專政之下，他要爲國家建立一支現代化國防軍的理想，終其一生，迄未獲得實現；但他在四年總司令任內，已爲現代化國防軍奠下了良好基礎。

保密局偵防組組長谷正文先生事後對孫立人的評價說：「民國二十九年，老總統對他很相信，讓他當四年陸軍總司令，還兼台灣防衛總司令及陸軍訓練司令。孫主張徹底把軍隊體制改變，完全西化，可是黃埔系的人腦筋跟不上。所謂軍隊國家化，是老總統最不願聽的話，誰講軍隊國家化，老總統就認爲這是要奪他的兵權。」^②

註 釋：

- ① 孫立人於民國四十年三月三十日在草山革命實踐學院講〈建軍理想〉，全文載於《孫立人將軍鳳山練兵實錄》第一——六頁。
- ② 《谷正文回憶錄》，載於《獨家報導》周刊。

第十八章 整訓大陸撤台部隊

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蔣總統宣佈下野，大陸局勢日見惡化。三月四日，參謀總長顧祝同函告陸軍訓練司令孫立人：「目前在台各軍及以後開台部隊，歸陸訓部統一訓練，尙望加緊實施。」孫將軍奉令後，即擬訂統一訓練計畫，呈奉核准，開始對駐防台灣北部的第六軍所轄的二〇七師及三六三師，與駐防台灣南部的第八十軍所轄的二〇一師、二〇六師及三四〇師加緊訓練，這是當時陸訓部在台灣直接轄訓的部隊。

一、第一次整編

(一) 整頓大陸撤台部隊

三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失守，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所屬的各種部隊，紛紛撤退來台，從基隆上岸，軍紀渙散。少數散兵游勇，持著銀元券，在街頭強迫商家購買物品，引起民怨。大批部隊突然湧到，一時又沒有足夠營房可以收容，借住民房，人民更感不安。

孫立人將此實情呈報蔣總裁，蔣命令孫立人趕緊騰出營房，安置湯部。孫回報說：「台灣所有營房，現已住滿軍隊，一時實在騰不出空的營房。」蔣公聞言不悅，令孫將鳳山五塊厝營房騰出，讓湯部去住。孫立人認爲不能這樣做，當即報告說：「誰不知道湯恩伯是總統愛將，湯部撤退來台，鈞座還如此給予優待，將來誰還肯爲總統拼命打仗？」蔣公聞言默然，和顏對孫說：「你去同辭修研究辦法。」孫即去向陳長官請示，陳令湯部暫住台灣北部各地國民學校，並命臨時在台灣各地，搭蓋「克難營房」，收容大陸沿海撤退來台的部隊。

及至十月間，閩浙沿海部隊撤退來台，殘兵敗將，多數軍紀敗壞，影響台灣社會治安甚鉅。廈門撤守，西北軍劉汝明部隊乘輪駛抵高雄。東南長官公署爲安全著想，命令該部「徒手登陸」，交台灣防衛總部負責執行。適孫總司令在台北處理公務，賈幼慧副總司令遂將此事，交由南部防守區司令唐守治處理，經數度會商，致搭載劉汝明部隊的輪船不能進港，停在港外已有三日，官兵鼓噪不安。賈副總司令派副參謀長董熙偕政工處處長張佛千前往協助，張處長並代表孫總司令前往歡迎劉總司令。董、張向高雄港務局要了一隻小船，出港去接劉總司令。港外風大浪高，小船靠不上海輪，張處長乃大聲喊叫：「孫立人總司令派我們前來歡迎劉總司令。」劉汝明站在輪船頂層高聲答道：「不要歡迎了！我們船上都快餓死人啦！我們馬上下去好了。」劉汝明偕同他的參謀長及福建省代省長方治與省府委員雷震，利用拖網吊下船來。小船駛回途中，方治低聲問張處長：「到底是怎麼回事？」張處長回答說：「東南長官公署命令，要把劉汝明送到屏東看管。」方治一聽大怒：「他們是在前方作戰有

功的人，怎能這樣對待？我們去打官司好了。」船靠岸後，大家下船，先到高雄警備司令部。劉汝明坐下來就問：「你們到底要怎麼樣？」高雄警備司令胡英傑就把東南長官公署命令交給劉汝明看，劉隨手遞給他的參謀長，要他宣讀：東南長官公署命令劉部「徒手登陸」。劉汝明反應很快說：「那就是繳械！」轉身又對高雄警備司令胡英傑說：「你就上船宣佈好了！」張處長恐怕劉部反抗，乃請劉總司令派其參謀長一同上船宣佈，然後用小船分批將部隊接運下來。有些官兵氣憤，遂將隨身攜帶的槍械扔到海裡。

三十九年四月底，駐防海南島的部隊全部撤退來台。孫總司令奉到命令，撤台部隊交由陸軍訓練司令部整編訓練，遂召集會議商訂接待辦法，規定來台部隊，須嚴格遵守下列事項：

- (一) 部隊官兵下船，須按規定接受查驗。
- (二) 隨部隊來台的零星人員及穿便服攜帶槍械人員，其所攜帶的武器一律收繳，並由各地區戒嚴司令部出具收條。
- (三) 隨部隊來台的零星人員，其身份不明或無人作保者，須依聯合檢查組的規定辦法處理。
- (四) 部隊須切實清點，嚴防匪諜混入其內。
- (五) 來台部隊上岸，必須依照進入台灣部隊慣例及規定，一律不准攜帶彈藥，應將所有攜帶的彈藥，按指定地點存放，並由各該部隊派員看守。
- (六) 部隊下船即予點驗，並發予給養後，即按指定地點，乘車進入營地，切勿久停港內，或自行進入市區，妨礙後續部隊登陸。

(七)撤台官兵切勿單獨遊散市區，以免有人不自檢點，予台胞以不良的印象。

孫總司令於五月二日下午四時二十分，召見先行來台的海南防衛部李副總司令，向他說明以上各項規定，請他轉知海南部隊遵照辦理。同時用電話告知在台北的舒副總司令及在鳳山的董副總司令：對於海南撤台部隊，應動員有關人員前往港口迎接。在執行上，應貫徹上述命令，接待人員的言語態度應和顏悅色，來台部隊有不了解的地方，應該詳細講解，務使接待工作辦得越和諧越好。孫總司令感慨地說：「他們退到台灣來，還要講歷史背景，誰是陳濟棠的部隊，誰是余漢謀的部隊，誰是薛岳的部隊，這些人把廣東搞垮，又把海南島搞垮，現在來到台灣，還要講這些關係，勢將把台灣搞垮。今天我們只有這一塊最後的國土，絕不容許他們再胡搞。我是不管部隊是那一個人的，我一定要把他們整訓好，成為國家的軍隊。」

孫立人嚴格整頓自海南島撤退來台的部隊，自然遭受到軍頭的反對。劉安琪在七十八年接受訪問時猶有餘恨地說：「我帶領二十一兵團自海南島回到台灣的時候，台灣已經是孫立人的天下了，上岸時把我們當敵人一樣，百般刁難，一個一個檢查，這真不是人幹的事。」

① 孫總司令爲了整訓大陸撤退來台部隊，特召集各部隊軍師長舉行員額調整會議。他在會中宣佈說：「整訓來台國軍工作，要比他在台訓練新軍工作，更爲艱難。因爲新建一個部隊，猶如在一張白紙上繪畫，畫家可以依照自己理想去畫，而整訓工作，是要在畫過的白紙上繪畫，則須經過兩道手續，先得把原畫塗成白底，然後畫家才能下手去畫，其難度自比訓練新

軍困難得多。我們要把整訓工作做好，首要之圖就是要把部隊中過去一切壞的積習改正過來，然後才能加強訓練官兵的精神體力及戰鬥技能。要革除積習，第一要絕對不許任何部隊吃一個空缺。如何才能做到？第一步由各部自行清查人數，備好清冊向上級呈報。第二步憑清冊照像，第三步由上級憑像片清點發給薪餉。我既不許部隊吃空缺，凡部隊經核實之後，我一定要負責提供部隊最低需要的經費。所謂一個部隊最低需要的經費，乃是指像窮家過日子一樣，缺少這幾文錢，就不能夠開伙，否則，我負不起這重大的擔子。」同時要求各部隊將裁減員額的人數統計出來，並將每一個軍或獨立師或團的最低需要的經費計算出來，由陸訓部呈報國防部撥發。從此之後，國軍吃空缺的積習，完全掃除。

陸軍總司令部負責整編大陸來台的殘缺部隊，第一次計編成十二個軍，三十八個師，於民國三十九年六月三十日完成。至於整編之後部隊的訓練，仍照過去方式，分爲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初期教育，爲期五週，施以基本動作及體能訓練；第二階段是正式教育，爲期十三週，施以基本射擊及伍班戰鬥教練。總部負責幹部訓練，士兵由部隊自行訓練。過去一個軍的全部幹部訓練，需要六個月訓練完成，現有十二個軍的幹部需要訓練，預計最快要兩年時間，始能完成校尉官的訓練。至於軍士的訓練，兩年只能完成三分之一。

註 釋：

① 《劉安琪口述歷史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

(二) 儲備軍官訓練班

大陸撤退來台的部隊，經過第一次整編之後，多出編餘軍官兩萬多人，沒有軍職可以安置，各軍遂將多餘的軍官三千多人編入戰鬥團。孫總司令為整訓這許多編餘軍官，特在鳳山灣子頭營房，設立儲備軍官訓練班，任命周鑑少將為班主任，趙霞少將為副主任，下轄三個總隊，九個大隊，三十二個中隊。第一總隊長是楊廷宴少將，第二總隊長劉梓皋少將，第三總隊長是唐去非少將，從編餘軍官中挑選年輕體壯學術較優的前來受訓，為期半年，前三個月前，著重體能及射擊技術訓練，後三個月，著重戰鬥技能及小部隊指揮。

儲訓班的學員，都是各部隊編餘下來的軍官，可以說是各部隊的破銅爛鐵。現在孫總司令把他們收入到新軍洪爐裡，目的是要他們從浴火中重生，鍛練成國軍的精銳幹部。因此，孫總司令對於儲訓班的訓練，要求特別嚴格，他自己祇要一有時間，就從辦公室走到灣子頭操場，察看儲訓班的操練，發現學員有不瞭解的地方，他親為講解其中道理，甚至親自示範，要求學員每一個動作都做到確實，合乎要領。

一天下午，他看到校官隊演練基本劈刺，動作太生疏，連轉彎刺槍都不一致。孫總司令看到這種情形，立即不要他們再做。告訴他們說：「大家不要認為劈刺是士兵的動作，可以

不必去學，諸位都是幹部，最低應該知道，那些動作是對的，那些是錯的，這樣你才能去教導人。」接著他指示負責教育的班附郭立上校說：「戰鬥行進、火戰、近戰、陣內戰，這是作戰的一套法寶，缺一不可，而你們儲訓班的教育，對於這四者接不上氣，怎麼可以！」

繼續看到十四中隊的隊伍沒有站整齊，孫總司令當即教隊長做一個連的整頓法，經好久沒有整頓好。孫總司令說：「你們這樣整頓到晚上也整頓不好，因為各人的立正姿勢不正確，如何能夠求得全體隊伍的整齊。」

孫總司令在視察儲訓班學員步槍射擊預習時，常詳細詢問學員各種問題，目的在使學員能夠瞭解射擊各項動作的所以然。他常抽問一個學員：「打靶後擦槍的程序怎樣做？擦槍布應該用油多少？可不可以用乾布擦？打過靶槍擦好之後，第二天還要不要擦？為甚麼要擦？不擦為甚麼會生



新軍體能訓練課程持槍跑步。

銹？」有學員答不出來，他就問區隊長，區隊長再答不出，他會一直追問到大隊長。最後他向大家解釋：「這是因為打靶後，槍雖然擦過，裡面仍存有瓦斯，第二天如果不擦，經過化學變化，槍管內便會生銹，以後很難擦掉。」遇到每一個問題，他都追問到水落石出。

他又問學員：「呼吸應該怎樣配合擊發？吐出多少氣然後停止呼吸？」有位學員答道：「吐氣多少，以吸氣多少而定，總之吐到不多不少身體感到最舒服時，然後停止呼吸，使得擊發在不知不覺中去做。」他繼續追問下去：「怎樣才能快放？」有位教官答道：「瞄準差不多就放。」孫總司令告訴他說：「第一要開關機柄迅速，第二兩眼不要離開目標，第三要瞄準熟練。快放目的是要以最短時間求最多命中，如為求快放而放棄精確，那快放沒有意義。」

有一次視察十五中隊60迫擊砲操作，孫總司令看到砲的橫軸上有紅銹，他立即令周鑑主任查出這門砲是那一隊使用，隊長應受處分。有人回答說：「因為昨天下雨。」孫總司令嚴詞責備說：「祇要我們人沒死，就應該把槍砲管擦拭好。」因為孫總司令平時督導嚴格，隊上官長及學員都不敢有一點怠忽。

儲訓班學員受訓期滿，孫總司令親往視察第五中隊「排攻擊」演習。全隊發射五百六十四發子彈，命中六十一發。共有三十二個靶子，中十七個靶子，脫十五個靶子，命中率一〇·八%，接著看第十中隊「排攻擊」演習，全隊發射五百三十二發子彈，命中六十五發。共有三十四個靶子，中二十四個靶子，脫十個靶子，命中率一二·二%。孫總司令看到這樣成績，大為不滿。認為學員們不肯虛心下工夫學習，一切基本動作似是而非，不夠確實，要他

們痛自反省，切實檢討，迅速改正過來。一直講了三個半小時，喉嚨都講乾了，真是恨鐵不成鋼。

第二天，孫總司令繼續視察儲訓班學員的體能測驗，他先站在司令台前看二百公尺接力賽及障礙超越，學員們個個赤膊紅短褲，身手矯健，操場上瀰漫著熱烈活潑的情緒。他看了一會，走下司令台，去看第六中隊手榴彈投擲，一組二十人中，有四人投至五十公尺以上，孫總司令面露笑容，甚表滿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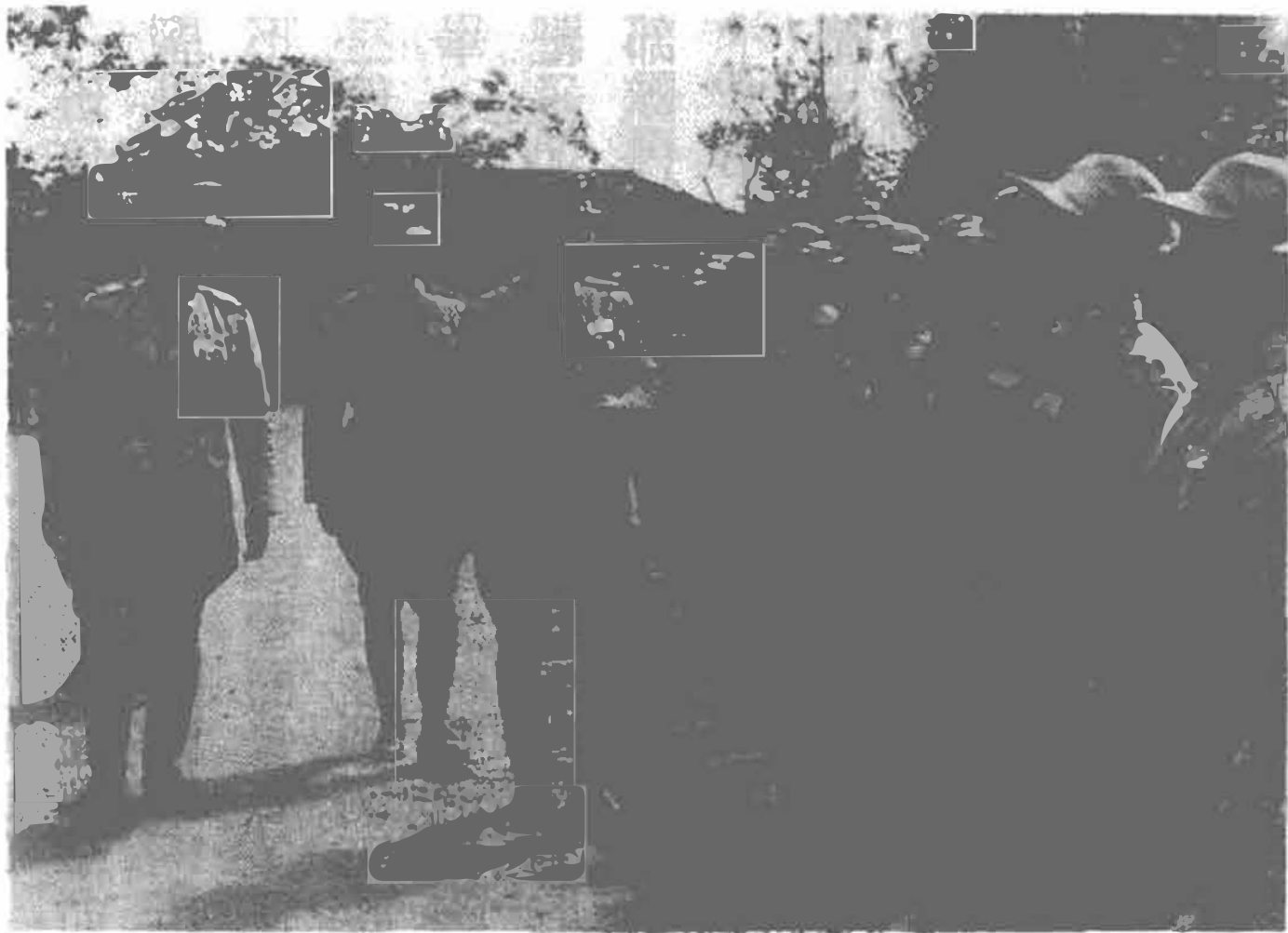
儲訓班第一期學員畢業，孫總司令分批一個中隊接著一個中隊點名。點名之前，要每一中隊造好名冊。名冊上除填列學經歷及成績外，並分列「熱誠」、「學識」、「品德」、「體格」、「能力」、「智慧」、「毅力」、「果敢」八項，要隊長詳加評語。孫總司令一手持著名冊，一手拿著紅藍鉛筆，點到每個人姓名時，他看得很仔細，從頭看到腳，從動作看出精神，再對照點名冊上評語，然後評定等次。一般都給B等，其次是B⁻，較好的是B⁺，要想得個A，頗不容易。有時他點完這個人之後，他還回過頭來，再考量一番，然後在B上面添個加號。遇到有瘦弱的或面色飢黃的學員，他一定要問這個學員最近有無生病？平均每分鐘約點七個半人，上下午各點一個中隊。他對於點名冊上，隊長所給的評語，常嫌其空洞，不夠詳實，指示各隊長要加改善。

孫總司令花費許多時間與精力，對儲訓班學員逐一點名，目的是要從中挑選優秀軍官，先行分發到各部隊中，充實基層幹部，加強整編部隊的戰力。

(三) 校閱班攻擊演習

從大陸各地撤退來台的部隊，在台灣經過一年的整編與訓練，不僅員額充實了，而且戰力也增強了。孫總司令指示各部隊，按照預定計畫進度，於四十年四月中旬，舉行春季校閱。這次校閱分爲四大項目：(一)作戰準備，(二)部隊訓練，(三)政工，主要是人事、經費、意見、獎懲四大公開，(四)衛生，包括官兵健康、預防治療及環境衛生等項。作戰準備、政工、衛生三項，均是關於業務方面，分由作戰、政工及衛生小組分別校閱。孫總司令要親自校閱各軍師的戰鬥訓練，每一天看一個軍，因無時間全部校閱，規定從一個師中抽出一個營，再從一個營中，臨時由總司令指定一個班，演習「班攻擊」這個項目，目的是在考查部隊基本戰鬥射擊動作。所以一個師中真正看到的，祇是一個班的戰鬥動作，但從一個班的演習中，約略可以看到一個師的教育進度。這次校閱預先訂有一定的標準，例如「班攻擊演習」，預設十四個靶子，每班規定發射一百五十發子彈，步槍兵每名十發，機槍手六十發，卡賓槍十發，演習完了後，檢查命中彈數，有無脫靶，命中率是多少。這樣具體考核，才有一個公平客觀的標準，部隊也無法做假。同時規定總部派員校閱，一切膳宿自理，絕對不接受招待，一改過去校閱部隊就去騷擾部隊的陋習。

第一天本來校閱駐防宜蘭的第十八軍，尹俊軍長認爲該軍甫從外島調回來，部隊整訓時間較短，恐影響全軍成績，請求把校閱該軍時間，延至最後，以便爭取較好成績，報請陸軍



孫將軍校閱軍隊，隨後左一是沈克勤（吳紹同攝影）

總部核准。孫總司令於四月十五日清晨八時，抵達淡水校閱第六軍，蘇時軍長及基隆要塞司令譚鵬來迎，先檢閱儀隊，開始閱兵，受校單位是前三天中籤的一個營。總司令閱兵後，即召見中籤單位的團長，指定兩個演習班，第一個班是二〇七師六二〇團第二營第四連第一班，第二個班是三三九師一〇一五團第三營第七連第二班，然後由陪校官對照薪餉手冊檢查人數，部隊即帶往演習場，陪校官再檢查地形靶子，一切符合規定，即開始實施班攻擊，由班長率領全班士兵實施攻擊，一面依照地形匍匐前進，一面發現目標（靶子），立即射擊，直到攻佔敵人陣地為止。再由陪校官檢查命中彈數及脫靶數目。孫總司令一步一步跟著看，看到優缺點地方，隨時指出，受校單位營長以上部隊長及各部隊參觀人員隨後參觀。演習完畢，孫總司令與營長以上人員會餐，下午繼續再看兩個班攻擊演習，看畢，召集營長以上部隊長及演習單位連長點名，最後就其

所見，作扼要講評。他認為第六軍班攻擊行進時，能夠疏散開，是一大進步。

第三天，在新竹校閱五十二軍，孫總司令指定由第二師第四團第三營第三連第九班擔任「班攻擊演習」。在班長下達攻擊命令時，同時宣佈三件事：(一)三級代理人，班長陣亡，由副班長代理，副班長陣亡，由第一伍伍長代理，依此類推。(二)三不打，看不見不打，瞄不準不打，打不中不打。(三)全面督戰，在火線上，誰退人人都可以打死他。這是五十二軍打仗的三件法寶，並舉出過去很多戰例，證明收效很大，因此在演習時，加入課程內實施。演習完畢，這一班射擊成績特優。全班攻擊行進中發射彈數一百五十發，命中一百一十六。十四個靶子，沒有一個脫靶，命中率是七七·三%，陪校官看到這樣成績，都大為驚喜，認為沒有部隊再能出其右者，可是該師官兵全無矜驕之色，認為沒有獲得全分，好像還不滿意的樣子。

第一個班看畢，驅車到第四十師師部，校閱第四十師第一一八團第二營第二連第五班實施「班攻擊演習」。孫總司令緊跟著部隊，一步一步都不放鬆，劉玉章軍長體胖年高，跟在總司令後面往山上爬，大感吃力。每當孫總司令他顧時，劉軍長便偷空坐一下，不一會，見總司令走，馬上便站起來，其態度恭謹若是，毫不擺老資格，而其練兵打仗，真是有一套。據郭棟副軍長說：「平時訓練，軍長並不囑嚇，各項課目進度，有一定要求標準。戰時明白向官兵宣佈，立幾功升幾級，獎懲嚴明，故軍官中有許多是因功升上來的行伍。」又說班長教導士兵射擊預習，絕不敢馬虎，因為軍長規定，到士兵實彈射擊時，規定班長要站在靶子旁邊，士兵射擊沒有學好，就會傷中班長，班長是誰也不敢掉以輕心。

孫總司令講評時，對該軍射擊成績優異，大為嘉許。他說：「五十二軍在春季射擊比賽時，輕機槍射擊前九名，都給你們軍裡弟兄包辦了，這樣好的成績，已經把你們軍的名譽打響了，當時我曾要求全軍向你們看齊。今天我看到你們戰鬥動作確實，精神旺盛，我感到無限快慰與興奮。你們許多動作，例如利用地形地物射擊姿勢的正確，躍進後運用呼吸扣板機擊發姿勢之合乎要領等，都是我帶兵幾十年所要求而未能完全做到的，你們都已做到，足見你們平時下的苦功。有許多部隊長對我說：『他們部隊原來底子壞，所以沒法弄好。』我就舉第四十師為例子，告訴他們：『第四十師從上海撤退下來，成甚麼樣子，新補的兵連槍都不會拿，而經此短期訓練，一切均跑在別的部隊前面。』足證汗不會白流，一切努力都是有代價的。」孫總司令從來沒有這樣稱讚一個部隊，五十二軍有如此之好，全體官兵無不感奮，認為他們平時的苦幹，今天真正得到行家的賞識。

孫總司令花了半個月時間，校閱台灣全島及澎湖駐軍十個軍的戰鬥訓練，甚為滿意，認為這些從大陸撤退來台的部隊，在台灣經過一年多的整訓，已經今非昔比，無論那一個師的班攻擊，擺出來都很像個樣子，顯示每個部隊都有堅強戰力。士兵的射擊，班長的指揮，排連長的管教，一般說來，都有很大進步。

(四) 準備率師援韓

三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一個安靜的星期天，夜晚九時三十分，孫總司令剛上樓休息，

突然接到台灣省政府主席吳國楨打來電話說：「韓戰爆發了！」北韓部隊已越過三十八度線，向南韓進攻，南韓部隊倉促應戰，開始敗退。孫總司令聞訊，認為這是北韓受俄共指使，向南擴張，將會影響整個遠東局勢。台灣應該加強戒備，以防中共乘隙攻台。

接著駐在日本的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將軍奉命率領聯合國軍隊，支援南韓軍隊，抵抗北韓侵略。由於盟軍事前沒有充分準備，開戰之初，戰事極不順利。麥帥看到遠東國家，能有力援助盟軍在韓國作戰的，祇有中華民國的軍隊。因此麥帥於七月三十一日下午一時，乘巴丹號專機，飛抵台北松山機場。下機後，即赴總統府晉謁蔣總統，說明此行任務。下午四時在國防部舉行中美高級將領軍事會議，由蔣總統主持，參加會議人員，美方隨同麥帥來華的有美國遠東艦隊司令卓伊中將，第七艦隊司令史樞波中將，美國遠東航空隊司令斯特拉特梅耶中將，盟軍總部參謀長亞爾謨少將等高級幕僚，陣容之盛，為其訪問盟國以來所罕見。我方有參謀總長周至柔、海軍總司令桂永清、陸軍總司令孫立人、空軍總司令王叔銘及國防部各廳廳長等人，會中麥帥希望瞭解國軍的現狀，以及如何加強國軍的作戰火力？詢問國軍需要那些裝備？麥帥表示：美方願意提供一百門一〇五大砲裝備國軍。他問：國軍如果支援韓國盟軍作戰，以何種戰略及戰術最具效果？孫立人表示：我國可出兩軍精銳部隊，開赴韓國，支援盟軍作戰。蔣總統說：「國軍出兵可以，但是武器裝備，則需美國提供。」孫立人說：「國軍換用美軍新武器裝備，需要一段訓練時間，不能貿然換用新裝備後，立即上陣作戰。」會談兩個多小時，麥帥決定派一個聯絡組常駐台灣，名稱是「軍事考察團」，與中方從事

軍事聯絡與合作事宜。

會後，蔣總統召見孫總司令，決定派劉廉一軍長率六十七軍及鄭果軍長率八十軍援韓，要孫積極準備。孫立人當晚回到家中，立即召來第一署署長田世英，連夜趕工，把麥帥所要的國軍現況及我方最急需的武器裝備等項資料準備好，次晨交其帶回東京。同時召見劉廉一軍長，令其加速準備率軍援韓工作。

次日送走麥帥之後，孫總司令搭夜快車趕回高雄，當即驅車前往鳳山軍營，召見八十軍軍長鄭果及其所轄的二〇一師師長閔銘厚等人，要他們積極準備率軍援韓工作。

當天下午，孫總司令召集第四軍官訓練班學生總隊隊職官點名並講話，指示他們在兩天之內，從軍訓班十八期畢業生中，挑選具備下列五項條件的學生四百名：(一)忠誠，(二)勇敢，(三)機警，(四)強壯，(五)統馭力強，以備充實援韓部隊的基本幹



麥克阿瑟將軍蒞台訪問，孫立人將軍趨前握手歡迎。

部。

第六十七軍及第八十軍是在台灣訓練的精銳之師，官兵聽到政府要他們開赴韓國打仗，他們無不歡欣鼓舞，躍躍欲試，認爲這是他們一個最好表現的機會。有些官兵甚至把自己一點私有物品，都拿到街上賣掉，決心要從韓國打回東北老家去。

期待開拔的日子，遲遲不來，官兵等得有點不耐煩了。後來聽到美國政府顧忌國軍部隊援韓，恐將引起中共軍隊參戰，未能採納麥帥此一卓見，使韓戰陷於膠滯狀態。在韓戰期間，孫立人將軍一直在策劃著國軍登陸中國大陸以支援美軍在韓國軍事行動的計畫，企圖打開僵局，光復大陸。在他與美軍高級將領及美國政要交談時，他總是要抓著每一個機會，說服美國軍政當局，祇要美國給予後勤支援，國軍絕對有此戰力。民國四十年（一九五一年）初，孫將軍獲悉美國駐華代辦藍欽即將離華返國述職，就去拜訪他，剴切陳述國軍登陸大陸沿海的可行性。事後藍欽在他「使華回憶錄」中，有下面一段記述：

「中華民國的陸軍總司令孫立人將軍來拜訪我，也就同樣的自南中國沿海登陸的計畫和我商討。自南中國沿海登陸的計畫，乃是在韓國的軍事活動進行時，被認爲一項可能的計畫。孫立人將軍認爲：只要有足夠的軍隊，他將可以在四個月內完成準備行動。但是他指出：美國海軍和空軍的掩護將是必不可少的，此外還要加上後勤支援。」^①

美國太平洋區二軍總司令兼太平洋艦隊司令雷德福 (Arthur Radford) 上將於四十一年五月初第一次到台灣訪問，孫立人於五月七日陪同雷德福參觀陸軍部隊野戰演習，雷德福看完之後，對於陸軍部隊訓練的精良，大為稱讚。他認為這次演習充分證明，國軍俱有堅強的戰鬥力。而國軍之所以能具有這樣高昂的精神與士氣，完全應歸功於統御者之領導有方，因而他對孫立人的軍事才能極為欣賞，從此兩人成了很好的朋友。

民國四十二年（一九五三）十一月底，美國副總統尼克森 (Richard Nixon) 偕夫人赴東南亞各國訪問，到達台灣，由孫立人總司令陪同，前往林口北部訓練中心，檢閱國軍儀隊，並參觀逼真的野外戰鬥演習，他看到國軍官兵強壯的體格和高超的戰技，認為它是遠東安全的堅強屏障。

註 釋：

① 《藍欽使華回憶錄》第一〇一頁，《徵信新聞》報五十三年十月譯載出版。

一一、第二次整編

(一) 精簡部隊淘弱留強

三十九年春，孫立人就任陸軍總司令後，面臨兩大任務：一是確保台灣，反攻大陸，一是建立現代化國軍。

當時陸海空三軍共有八十萬人，因為政府撤台，財政不足維持，決定裁減十萬人。經開軍事會議商定，海空軍各裁現有人員百分之五，陸軍裁減百分之十。孫總司令在軍事會議上主張，裁軍的主要目的在淘弱留強。依照此項原則，凡是已經核實的部隊，應該少減，沒有核實的部隊，應該多裁。可是會中，駐防金門、舟山、海南島的軍事首長們，都主張按照現有原額平均裁減，爭執很久，最後仍決定，依照陸軍現有員額平均裁減百分之十。

當時駐防台灣有五個軍，十五個師，舟山四個軍，十二個師，金門三個軍、九個師，海南島四個軍，十二個師，陸軍現有總額，共計十六個軍，四十八個師。

孫總司令認為這樣平均裁減員額，失去裁軍的原意，而且當此兵員短缺的時候，就這樣好壞不分硬性裁員，影響官兵素質。裁了之後，又沒有適當安置，必將影響士氣，削弱戰力。最後他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要求暫時保留本案，讓他與各部隊長研商更妥適的裁減辦法。

三十九年四月初，孫總司令召集各部隊長開會，繼續商討陸軍人員裁減問題。大家議論紛紛，迄無結果。最後孫總司令宣佈裁減員額三大原則：第一、裁掉空額，第二、裁減老弱，第三、裁減不堪造就的官兵。各部隊先把這三種人員清查出來，然後實行照像點名，徹底清除吃空缺的惡習。這兩項工作，規定在十日內完成，待十日之後，再召開員額調整會議，看各部隊究竟可以裁減多少人，然後再決定裁減辦法，以免影響戰力。

嗣後，孫總司令召集各軍副軍長及戰鬥團團長，討論部隊中老弱處理辦法。他在會中指示：「各軍戰鬥團及各砲兵團教導營中的老弱人員，因其老弱，不能繼續在軍中服務，倘任其留在軍中，影響軍中訓練工作。經呈奉國防部核准，將他們集中起來。從五十軍、六十七軍及九十六軍三個軍的戰鬥團中各撥出一個大隊名額，分別安置他們，全部撥交聯勤總部安養管理。爲徹底達到淘弱留強的目的，孫總司令規定：第一，各軍師尚有老弱人員，乘這次合併予以淘汰。第二，各部隊中老弱人員數字，可從新核報，第一署必須據以核對清楚。第三，各部隊中超薪士兵薪餉仍應照額支給，這是他們應得的待遇，不應予以免除。第四，各部隊首先把老弱名冊造好，等候命令，在同一時間撥編；審核時，務須做到嚴格公平。經過這次嚴格的淘汰，陸軍部隊中的老弱問題，始獲解決。

(二) 美國軍援顧問團

韓戰爆發後，美國政府決定協防台灣，並派遣軍援顧問團來華協助訓練國軍部隊。

民國四十年（一九五二）五月一日，美國在台正式成立「駐台美國軍事援華顧問團」（U.S. Military Assistance Advisory of China on Taiwan），首任美國軍援顧問團長蔡斯少將（Maj. Gen. William C. Chase），矮小精幹，蓄短鬚鬚，手持馬鞭，趾高氣揚。他到任之初，由台北乘車南下，沿途接見各軍師長，頗指氣使，不免有點氣勢凌人。他和孫總司令爲了美援裝備運用問題，兩人各持己見，常有爭執，每次爭執到最後，他都是順從孫總

司令意見。而且他在中美最高軍事會議中常為孫立人說話，認為國防部給孫授權太少，使孫不能發揮所長。

四十一年初，蔡斯團長回美國述職，他向各方報告說：「雖然中國陸軍給他的合作，少於海空軍，但他還是對他所得到的合作甚表滿意，對於中國軍隊士氣的旺盛和素質的改善，尤為讚許。」^①

美國軍援顧問團陸軍組組長魏雷准將 (Brig. Gen. Willey)，是一位瘦長型的軍人，舉止文雅。初到任時，仍是上校，不久升為准將。由蔡斯團長和孫將軍在總司令辦公室內，為他左右肩上各佩戴一顆金星肩領章，孫總司令並贈送他一顆象牙中文印章，祝賀他榮升。美軍顧問團陸軍組的辦公室，設在台北上海路陸軍總部內，與孫總司令同一層樓辦公，孫總司令辦公室在西邊，魏雷辦公室在東邊，聯絡非常方便。美軍顧問要見孫總司令必須事先通報，不得擅自推門進去。魏雷准將在緬戰時曾任孫部聯絡官，以對長官之禮對待孫總司令，兩人相處甚為融洽。為了增進雙方相互的合作，陸軍總部與美軍顧問團於每週二下午三時舉行聯席會報一次。在第一次會中，商定美軍顧問團協助國軍訓練方式：美軍顧問僅負責教育計畫，從旁協助國軍訓練，至於特種技術訓練，始由美軍顧問直接擔任教官，負責教導。孫總司令提出此一方案的用意，在加強中美雙方的軍事合作，共同提升部隊的教育訓練。並著重我方是主，美軍顧問是客，不要主客顛倒，有失國格。

當時有許多高級將領對美軍顧問特別客氣，不按照軍中階級禮節，和他們平起平坐，以

示討好。孫將軍對美軍顧問交往，特別注重禮節，美軍顧問團任何人進他辦公室應該要先敲門，得他許可，才能進去。有一次一位美軍顧問冒失的衝進孫總司令辦公室，孫將軍請他出去，先在門外敲門，等他喊進後，才許進去。從此之後，美軍顧問對孫將軍再不敢怠慢了，每當孫將軍出現時，不論是在甚麼場合，甚麼情況，美軍顧問都立即向他敬禮，唯唯諾諾，誰也不敢在他面前大聲張揚了。

有一次孫總司令陪同蔡斯團長南下鳳山，視察陸軍軍官學校，並與全校主管人員舉行座談，聽取校務報告。報告員開始用英語報告，孫總司令當即予以制止。他對報告員說：「今天你是對我報告，不是對美軍顧問報告，所以你應該先說中文，然後用英文翻譯，才合主客道理。」接著赴鳳鼻頭視察海防工事，蔡斯團長看到一〇二〇團官兵都穿著草鞋，甚為驚奇，詳細詢問編織草鞋及穿著方法，當即答應，由美援提供軍用皮鞋，給全體國軍官兵穿用。

第二天清晨，孫總司令偕蔡斯團長同赴台南旭町營房，視察三四〇師體操及基本教練、兵器使用及射擊預習。一位指導官報告：「今天課目是『美式刺槍』。孫總司令立予糾正：『直接稱刺槍就是了，以後不要再說『美式』、『日式』，我們學會就是中式了。』繼至三分子射擊場看戰鬥教練及步槍射擊。中午回到旭町營房，與官兵會餐。孫總司令與蔡斯團長席地圍成一桌，同吃大鍋菜。當時官兵副食費每月十八元，菜飯質量都差。蔡斯團長吃後，認為官兵吃這樣伙食，全天操練下來，營養不夠。蔡斯說：「貴國部隊官兵體格都很強健，並且具有吃苦耐勞的精神，只要在營養方面加以改善，體能必定更好。」因而他建議由美方

孫立人將軍陪同蔣總統中正視察新軍訓練，左一是周至柔總長，左二是美軍顧問團團長蔡斯。



右：孫立人將軍與美軍顧問團
蔡斯團長合影

選派營養軍官，至各部隊中教導伙伙的烹飪方法，以改善官兵伙食，增加營養。

四十年秋，美軍特派來一位衛生營養顧問，在彰化花壇開辦一個「炊事人員講習訓練中心」，調訓中部防衛司令部所轄各軍師主辦伙食人員。孫總司令一天特地前往視察。中防部副司令官施中誠，五十軍軍長鄭挺峯，八十七軍軍長鄒鵬奇等高級將領陪同。由美軍營養顧問引導，參觀「中心」的大廚房各種炊具設施，和受訓人員正在分組學做蛋糕西點的訓練。接著由美軍營養顧問簡報「中心」的講習課程，和訓練的食點項目。孫總司令聽完美顧問所作簡報後，即席指示受訓人員應該注意下列事項：(一)要加強炊事人員的個人衛生教育，如常洗澡、理髮、勤換衣服、多剪指甲等，使他們能養成個人愛清潔的生活習慣，(二)要加強炊事人員如何管理廚房的知識和方法，(三)學習新的烹飪方法，要能推陳出新，(四)更要研究戰時攜帶方便的簡速食品。簡報之後，受訓人員便把他們剛學會做好的蛋糕，拿來招待高級將領品嚐。一位師長笑著說：「現在部隊官兵以米為主食，每人麵粉配量，每天早餐連吃一個饅頭都不夠，那有多多的麵粉做蛋糕點心，我看我們的炊事兵，學會了這套新手藝，恐怕巧手難做沒有麵粉的蛋糕呢！」說得大家都笑了。孫總司令知道美軍顧問教軍中伙伙做蛋糕，不切實際。乃叮嚀囑咐各部隊長，要官兵每天吃台糖生產的酵母片，既可補充營養，又極便宜，一元可買五百粒，每天吃十幾粒，可替代肉類。他又把台灣水產管理局贈送的魚肝油，分配給患夜盲症的官兵吃，效果很好。

孫總司令看到國軍部隊長對待美軍顧問過份客氣，總是以貴賓之禮相待，反而給美軍顧

問瞧不起。有一次，他在與各軍軍長開會時，特別指示說：「今後美軍顧問無論到那個單位，我們不要擺上糖果、香煙、西餐、大菜招待。中國人向例很客氣，克己厚人，可是美國人不明瞭，以為我們部隊官長只講享受，不顧士兵溫飽。美國人一般習慣，兩個好朋友在一起吃飯，各人付各人的飯錢。我們招待他們，愈簡單愈實在愈好。他們以後到部隊裡去，最好我們吃甚麼，讓他們也吃甚麼。如果菜不夠吃，可以加一個炒雞蛋，並同他說明，這樣菜是臨時加的，不要給他認為我們士兵天天有雞蛋吃。」

有一次，中央通訊社邀請美國各報社新聞記者一行二十三人，前往高雄鳳山、左營、崗山參觀訪問陸海空三軍訓練情形。孫總司令特別指示隨從參謀曾日孚少校負責接待：「我們祇是把平時訓練的情形，拿給他們看，絕不要擺場面，更不要鋪張招待，飲食愈簡單愈好，但要衛生乾淨，不許招待煙酒，飯後吃點西瓜就夠了。」美國新聞記者在南部看完陸海空三軍，大家一致認為陸軍招待最差，可是他們向美國各媒體的報導，獨對中國陸軍訓練大加讚揚。其中北美報業聯盟報導稱：「孫總司令訓練的軍隊，頗有成效。美國軍方一致認為，孫總司令若不受牽制，則他訓練出的軍隊一定不錯。」

另一位美國新聞記者，初次見到孫的印象。他報導說：

「我們這一行，至少有好幾位同業，對他的底細明瞭得很清楚。這次來看他，心裡也早已有了數，他是一位優秀軍人。但沒有想到孫立人卻也是那麼和藹可親的人。他處理公事

的時候，臉上一本正經，兩唇緊閉，兩眼定神。但逢人介紹與某人會晤時，嚴肅的面孔，立即變成親切的微笑，兩眼充滿愉快，而且他和人握手的熱烈，便足以證明他的真誠友好。他招待我們一頓好的中飯，飯後，便對我們致詞歡迎，說到中途，忽然忘記了要說的話，在一句話的半中間，冷場片刻，在那一霎那，好像很難過，然後他向全場掃了一個感動的微笑，便坐下了。結果他獲得的喝采，不成問題的比他以空洞的漂亮話來填充那個破綻要熱烈得多。」

孫總司令在軍營中，總是同官兵共甘苦，他到那裡，官兵吃甚麼，他吃甚麼。官兵出操打野外，在南台灣炙熱的太陽下，官兵戴斗笠，他也戴斗笠，遇到颱風暴雨，官兵冒著風雨演練，他絕對不穿雨衣。他在家裡，生活也非常簡單。平常和家人及隨從人員同桌吃飯，四餐一湯，粗菜淡飯。一天約賈副總司令來家吃晚飯，孫夫人知道後，臨時上街買了一盤滷菜，作為加菜。因為孫總司令去看省府吳主席，回來遲了。住在孫府裡的王國華參議便邀賈副總司令在他家裡先吃了。孫總司令回到家中，看到桌上的菜比平常多了一樣，就很不高興的和孫夫人說：「我們今天又不是請客，何必要這麼多菜。以後應該減少一點。要知道我們部隊裡現在只吃十八塊錢一個月的伙食，而大陸上的同胞連飯都沒有得吃。」正說到這裡，女傭雪青又送上一盤青椒炒苦瓜。孫二小姐寧人看到祇搖手，叫她不要再送上桌來。而孫夫人知道總司令喜歡吃辣椒，便叫雪青拿上來，告訴總司令說：「這樣菜很好吃。」他面色顯得越

發不好看了，停了半晌，才指著擺在面前的一小碟泡菜及香腐乳說：「小菜是最下飯的，有這幾樣小菜就夠了。」

三十九年，美國恢復軍援。孫總司令報准參謀總長周至柔同意，依照下列三項原則，向美方申請美援裝備：(一)要有優越的火力，(二)要有優越的機動力，(三)各部隊要有單獨作戰能力。並按照十六個軍四十八個師計算，請求增加百分之五十的裝備。並以一年會戰四次計算，把彈藥武器消耗量也計算在內。至於裝甲兵旅請求增加戰車一千多輛，車輛四千多部，數量過多，孫總司令核准以對折計算，照此數額申請，美方倘能如數援助，足可裝備兩倍現有的國軍。

一天下午，物資供應局江杓局長電話通知孫總司令說：「美國有關方面來電報，已允撥賣武器彈藥供給孫將軍部隊，即將裝運來台，任由你選用。」孫總司令問他價款多少？江局長回答：「運來再講。」孫總司令繼續又問：「這事我們應該怎樣向上級報告？雖然買來的東西，不是給我個人，但是應該把腳跟站穩，免得讓人說話。」江局長說：「沒有問題，一切由我負責。」孫總司令說：「還是讓我到台北，親向蔣總統報告。」並請江局長代復美方一電，請美方立即運來。這是大陸淪陷後，第一批美方核准給予我國的軍援，孫將軍得知後，精神至為振奮。下班後，與魏振武處長打了半個小時網球，繼又練習投擲棒球，心情極為愉快。

(三) 國軍編制裝備現代化

爲配合美援裝備，孫總司令決定擴大軍師現行編制，以增強國軍戰力。因此，孫總司令指示陸軍總部有關單位，依照美軍編制標準，訂出一個軍和師的新編制草案，再與美軍顧問反復討論，最後定案。呈奉國防部核准實施。

孫總司令惟恐此次所訂的軍師新編制，不能切合作戰實際需要，建議先以一個軍，實驗三個月，再看實驗結果如何，作最後修訂，以求完善。原想以五十二軍爲實驗，因爲該軍擔任重要海防任務，不能將部隊完全集中起來作實驗，乃改由六十七軍爲實驗軍，六十七師爲實驗師，依照新訂的編制改編整訓。

四十年七月二十六日，孫總司令召集六十七軍副軍長許朗軒、五十六師師長沈莊宇、六十七師師長張莫京與總部參謀長車番如及第五署署長鄭爲元，就實驗軍師的新編制及其實施，作詳細的會商。會中決定六十七師不足的員額，由該軍五十六師補充，另以砲兵第八團，作爲六十七軍的軍砲兵團，從砲兵第十三團調一個營作爲六十七師的砲兵營，從裝甲兵旅調裝甲部隊配屬實驗。孫總司令認爲軍和師的理想編制，步兵與砲兵之比，最好能達到三與一之比，最少也要達到四比一。他並認爲作戰最重要在敵情搜索，指示實驗軍新編制增加一個搜索營，實驗師增加一個搜索連。指派二十名曾受過搜索訓練的軍訓班十八期畢業生前來協助訓練。

孫總司令對於軍和師新編制的實驗，非常重視，認為這是他為國家建軍的第一步。所以在實驗軍師實施之前，他數度偕同美軍顧問前往桃園視察六十七軍訓練設施及進度。四十年九月四日清晨，孫總司令偕同美軍少校楊帝澤驅車赴大楠，視察六十七軍實驗訓練情形。楊少校是革命先烈楊鶴雲的孫子，已入美國籍，現任美軍第二師營長，韓戰中驍勇善戰，兩次因功授勳。這次休假返美，美軍顧問團蔡斯團長特邀請他來看看國軍訓練情形，向其提供建議。楊少校住在中國甚久，能說流利國語，對中國極為友善。

當日上午九時到達大楠營房，全軍官兵已在操場集合，並按照軍師的實驗編制排列。孫總司令逐排一一檢閱，並就檢閱所看到的缺失，提出來要他們改正：第一，實驗編制固定之後，不要遷就形式，臨時抽調人員作其他使用。第二，現在六十七軍是標準軍，六十七師是標準師，那就是六十七軍每個官兵都要做標準軍人。第三，六十七軍已按實驗編制完成，從九月九日開始訓練。所謂訓練，不僅是加強操場野外的訓練，而且要包括一切內務、衛生、禮節、經理等方面，都要煥然一新。這次實驗能不能夠成功，就看大家實幹苦幹的精神如何。希望大家每個人要把身體鍛鍊強壯，把基本的戰鬥技術練好，伍班的戰鬥動作嫻熟，進而修養排連的戰術，由易而難，由簡而繁，勤修苦練，才能達成這次實驗的任務。

孫總司令講話之後，要每團派出四個士兵到司令台上，給他們講解鋼盔的戴法。他說：「這次新運到的鋼盔發給你們，希望你們好好使用。你們知道鋼盔外殼是鋼的，加強抗力，內殼是膠的，用以防止冷熱。過去部隊上士兵為求戴上舒服，都把外殼去掉，祇戴內殼，甚

至拿外殼去洗臉燒飯，這是最壞的習慣，一定要改正過來。」並一一指點他們如何戴法。

孫總司令繼召集各團團長直屬營連長舉行座談會，先逐一點名，接著問他們對實驗師的教育實施有何問題，對他們所提出問題一一解答後，並指示數點：(一)六十七軍在實驗期間的教育計畫大綱，係陸軍總部與美軍顧問團共同擬訂，其間經過七八次修訂，斟酌再三，始行定案。(二)這次實驗的教育訓練時間為三個月，課程從士兵的射擊戰鬥技術，進度到「加強營的聯合戰鬥」，在時間上很緊湊，希望大家要有效利用訓練時間，以求達到實驗目的。(三)過去軍隊實施夜戰訓練，都沒有排定上課時間，由部隊長臨時指定。今後夜戰教育至為重要，不僅須排在上課時間內實施，而且應增加夜戰教育的時間。(四)這次實驗沒有將政治教育列入正課時間，惟可利用休閒時間實施。(五)每個班的士兵，除步槍手榴彈要人人熟練外，對於輕重機槍、槍榴彈、迫擊砲都應訓練三個射手。(六)原望美軍顧問前來直接訓練特種兵，現因美方無此大批人員，僅派十四名顧問前來協助訓練特種兵。(七)陸軍總部選派教育輔導五組，分別派在軍和師及三個團，擔任教官工作，協助部隊一般訓練，務須做到教育方法一致，士兵動作劃一。(八)實驗教育一定要研究方法。各種操練動作，可按照步兵操典、操科實施法及伍班範例實施。希望各部隊長站在主動立場，一方面實驗，一方面研究，這樣才能收到實驗效果。

會後在團部聚餐。下午，孫總司令回到總部，召集美軍顧問團陸軍組長魏雷、總部參謀長趙家驥、副參謀長龔愚、劉德星及第五署署長鄭為元等人，研討六十七軍的實驗教育計畫

有關問題。

這次陸軍新編制的實驗，除了由六十七軍依照美軍編制實驗外，另由三十二師依照日軍編制實驗，兩者實驗結果的優劣，作為我國陸軍新編制的依據。

三十二師依照日軍編制實驗，是由圓山軍官訓練團主持，聘有大批日本教官，教練官兵日式操作，蔣總統極為重視。第一期教育時間三個月，業已訓練完畢。第二期教育時間五個月，正在進行。該師官兵全部集中在湖口訓練，教育經費充足，訓練場所優良，在師長張柏亭及日本總教官白鴻亮主持下，積極進行訓練，成績顯著。

六十七師實驗美軍編制，由陸軍總部主持，美軍顧問團協助，人員臨時湊合，器材深感不足，經費沒有增加。從四十年九月九日開始實施，預定在三個月內，完成到加強營的訓練。六十七軍全體官兵接到這一光榮任務，深知責任重大，戰戰兢兢，期能迎頭趕上。六十七師師長張莫京每天起床號響，就去操場看官兵操練，直到操課完畢，才回辦公室處理公事，各級部隊長都有這種拚命幹的精神。陸軍總部派去的教育輔導組人員的教導，及美軍顧問的協助，都俱有認真的精神，期望有好的成績表現。

孫總司令認為六十七軍及六十七師實驗新編制，對其因實驗所需要的人員及經費，必須適當提供始能收到成效。他在參加每週總統召集的軍事會議中，曾就六十七軍、師新編制的教育計畫與準備情形，提出報告，請准增發十萬元，作為教育設備費，專供其購置教育用的訓練器材、印發新編教材及演習場所的設備。

至於教育輔導組人員，孫總司令指令由軍校幹部訓練總隊學員擔任，並調北部防守區輔導組組長魯廷甲兼任六十七軍教育輔導組組長，大隊長江雲錦兼任副組長，下設五個小組，由金本、吳鴻昇、顧傑海、周正光、馮浩分任小組長，另派三十名體育教官負責體育訓練，由王漢超任組長，分別配屬六十七軍及六十七師直屬部隊及二個團，負責教育訓練工作。孫總司令對他們說：「組長在師裡的地位等於副參謀長，各小組長在團裡地位等於副團長，美軍顧問是負協助訓練輔導教育的責任，六十七軍各級部隊長是主管，直接對部隊教育負責，輔導組祇是主持教育訓練工作，充當教官及助教的任務，去做無名英雄，不要去與部隊長爭風頭，要把說實話、做實事、實幹苦幹的新風氣帶到部隊中去，把部隊中舊有的官僚腐化的壞習慣完全革除掉。希望大家氣要足、心要熱、志要堅，使六十七軍這次實驗獲得成功。」訓話之後，隨即命令全組人員分兩批搭車前往桃園六十七軍報到。

九月二十九日六十七師實驗新編制已實施了三週，孫總司令偕同賈幼慧副總司令及第五署署長鄭爲元等，前往桃園林投店，視察六十七師二〇一團的教育訓練，由徐朗軒副軍長及張莫京師長陪同，到野外看班的戰鬥訓練。中午回到軍部駐地桃園初中，午餐後舉行座談會，軍師營長以上部隊長均參加，徐汝誠軍長患足疾初癒，也從台北趕來參加，檢討實驗新編制的操作及教育方法所發生的問題，並由各團營長及教育輔導組分別報告教育實施情況。大家一致認爲訓練進度太快，各個伍班的基礎動作不夠，士兵動作也跟不上，官長缺乏教育準備時間。孫總司令向他們解釋說：「美國顧問不瞭解我們部隊的實際情形，他們以爲我們部隊

在台訓練一年多，士兵基本動作，及伍班戰鬥教練已經熟練，希望在這三個月實驗期間，完成到加強營的訓練，自不免有許多勉強之處。惟望在準備連營教練時，偏重連營長的戰術指揮，同時可繼續加強士兵的戰鬥教練。」

這次訓練的目的，主要在實驗新編制與裝備是否適合，藉以確定完善的軍師編制與裝備。同時完成各種戰鬥技能，與加強團以下部隊的聯合戰鬥訓練，及師以下的幕僚勤務演習，使能運用其新編制，熟練其新裝備。

自四十年九月開始，直至年底，在這段實驗期間，孫總司令經常去桃園督訓，尤其喜歡聽取部隊的檢討，隨時給予他們指示，解決他們的困難，可說是集中了全副精力，參與這次具有創新意義的實驗與訓練。這種躬親的推動，自然會發生無比的力量，不但對陸軍的編裝，實驗出一個良好的典型，同時對這種典型編裝的訓練，也樹立了一個有效的規範。

陸軍總部這次爲了配合美國軍援裝備，先將新的軍師編制，交由六十七軍依照美軍編制實驗，同時由三十二師依照日軍編制實驗。孫總司令指示陸軍總部主管人員，就實驗的結果，續與美軍顧問團及日本顧問，詳加檢討美日編制裝備的優劣，採取美日兩者之長，配合國軍現況，研訂出一套新的國軍編制裝備人員車輛完整方案，呈奉國防部核定後，於四十一年五月，頒發給台澎部隊，按照新的編制實施。第二次整編，計將十個軍三十一個師，整編爲十個軍二十一個師，於四十一年十一月底全部整編完成。

台澎陸軍部隊經過此次整編後，戰力大爲增強。四十一年國慶閱兵後，美軍顧問團蔡斯

團長大為讚賞。他說：「中國在建立一支強大的軍事力量過程中，已經有了很好的基礎，這在今晨閱兵時，得到了最好的保證。在檢閱時我們所看到的部隊，不愧為世界上第一流部隊。」

美國總統候選人杜威先生於民國四十年（一九五一年）來台訪問，回國後，撰文誇獎孫立人在台灣訓練的部隊。他說：「我曾到台北附近孫立人將軍的部隊中參觀，孫氏是一個真正的軍人，儘管他遭受到困難，他仍在他的權限和能力範圍內，積極地建立了一支真正的作戰部隊。」^①

註 釋：

① 《顧維鈞回憶錄》，第九冊第五一三頁，中華書局印行。

三、第二次整編

民國四十三年五月，陸軍總部為配合準備反攻，頒令全台所有部隊，實施第三次整編，以現有的各個軍師與聯勤一部分後勤補給單位，混合編成兩個具有強大攻擊力的野戰兵團。每個兵團下轄四個軍，每個軍轄三個火力強大的師，共有八個軍，二十四個師，於同年六月底全部整編完成。

這次整編是將原有的十個軍，精簡混合編成八個軍，每個軍編為三個員額充足的師，加強全軍的作戰火力，以及大部隊運動的機動力，並著重夜間作戰與情報搜索，以及聯合協同作戰。

經整編後的軍師，均賦予新的番號，表列於後：

整編後的新番號

整編前的原有部隊

第一兵團下轄

第一軍

第五十軍全部、與十九軍及九十六軍各一部分混合編成。

第二軍

第六十七軍全部、與九十六軍一部分混合編成。

第三軍

第八十七軍全部與三十二師合編而成。

第四軍

第五軍全部與十九軍一部分混合編成。

第二兵團下轄

第七軍

第十八軍全部與第六軍一部分混合編成。

第八軍

第五十二軍全部與第六四軍一部分混合編成。

第九軍

第七十五軍全部與五十四軍一部分混合編成。

第十軍

第八十軍全部與五十四軍一部分混合編成。

陸軍各部隊經整編後，爲了使各級幹部和戰士們，能夠在新編制的崗位上，發揮他們有效的作戰功能，又實施「十三週整編訓練」，使戰鬥力強大的野戰兵團，能夠達成大軍協同作戰任務。

孫總司令自己不辭勞怨，不避跋涉，經常帶著參謀，來去穿梭於各部隊之間，督導各軍師切實依照計畫實施訓練。另外還派遣督訓小組，代表他常駐在各部隊，糾正實施上的偏差，並替部隊解決困難。他更要求美軍顧問團的陸軍組，分別派遣顧問，在戰術和技術方面去協助各部隊，積極的進行新課程的訓練。這次訓練的重點，在加強「班、排、連、營、團戰鬥教練」，「連、營、團諸兵種協同訓練」，「排、連夜間攻擊及營、團攻防戰鬥」，和「現有裝備各種輕重武器訓練」。

在整編訓練中，孫總司令鑒於部隊駐地分散，缺乏良好的訓練場所，不能集中訓練。而且所預定的訓練時間，因爲情況的需要，也比較短暫，無法達到爐火純青的境地，只能算是一個新的初期訓練。他爲了建立第一流的陸軍，不能不尋求更有效的途徑，來達到他的建軍理想。於是經過多方研究和慎重考慮，採納美軍顧問的建議，選定三個適當地點，建立三個設施完備的訓練基地，可集中一個軍的部隊，實施大部隊協同作戰訓練。

陸軍第一訓練基地，設於楊梅，轄訓台北、桃園、新竹一帶駐軍。基地裡設置有「教育管制室」、「步兵靶場」、「駕駛教練場」、「假城鎮示範演習場」、「營堅固陣地」等訓練設施。第二訓練基地，設於彰化附近的烏日，轄訓后里和烏日一帶駐軍，基地裡設置有

「步槍基本射擊場」、「連堅固陣地」、「團堅固陣地」、「假村落演習示範場」等訓練設施。第三訓練基地，設於嘉義附近的內角，轄訓嘉義台南一帶駐軍，基地裡設置有「汽車駕駛教練場」、「渡河演習場」、「砲兵射擊場」、「村落戰示範演習場」及「山地戰示範演習場」等訓練設施。並在每個訓練場所俱備各種教育補助器材。這些訓練場地，都是適應預先擬訂的基地集中訓練計畫而設置的。它們也和各兵科學校一樣，利用各種標準場地和器材，來實施標準化的部隊教育。

這三個基地，每一處可容納一個軍。集中訓練時間為十五週，孫總司令預計把整個陸軍，分做四批輪流集訓完畢。

在基地集中訓練最後一個科目，實施一個師的對抗演習，使全軍的特種部隊，以及各級幕僚，都能全部參加，作最後一次綜合性演習，不特使訓練成熟的營團，連結成一個堅強的戰術單位，尤其對指揮官與幕僚，給他們一個近乎實戰的體念與考驗。演習課目為「攻擊」、「攻佔目標後的整頓」、「防禦」、「撤退」以及「長距離的運動」。在每次演習中，因為部隊有了精實的基礎訓練和營團協同訓練，一個連一個師地圓滿地完成了訓練。①

孫將軍在他四年陸軍總司令任期之內，他已把從大陸撤退來台的殘破之師，訓練成一支精銳的現代化國防軍，軍容的壯盛，戰力的堅強，堪與世界上任何國家媲美，他一生矢志要為中國建立一支第一流的軍隊，初步達成了。

① 李邦芬《血汗保台灣》第三三一—三五頁，自印本。

四、加強搜索與夜戰訓練

孫總司令本其多年作戰經驗，認為作戰最應重視敵情搜索。孫子兵法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就是要在作戰之前，盡一切手段，去瞭解敵情。因此他主張國軍新編制，軍應增設一個搜索營，師應增設一個搜索連，團應增設一個搜索排。他為實現此一理想，在四十年初，特在鳳山成立一個搜索組，任命余伯泉將軍兼任搜索組組長，並請德國顧問史坦因協助，研究步兵搜索動作。經過五個月的研究與實驗，獲得顯著的成效。後來又在第四軍訓班設立搜索訓練班，指令各部隊選送機警、果決、堅忍的年輕軍官，前來接受搜索訓練，結業後，分發各部隊，擔任搜索部隊的各級幹部。

現代戰爭，趨向夜間戰鬥。孫總司令在湖口視察二十二師戰鬥演習時，看到日本教官對於每個官兵的夜戰動作，要求非常確實。第一，部隊行動不聞聲息，確實做到了靜肅。第二，部隊分段行動，使得相互關係位置，各人知道很清楚。第三，部隊運動採取最低姿勢，士兵一次能匍匐前進五百至一千公尺，這是一般部隊不易做到的。因此他認為各部隊都應該學習，

遂在軍校設立夜戰訓練隊，召訓各部隊夜戰幹部。並請日本總教官白鴻亮選派對夜戰有專長的日本教官池步先、治士熱、宮炳成三位擔任該隊教官。孫總司令曾召見池步先教官，商談夜戰訓練隊的教育計畫，問他夜戰教育完成到連的教練需要多少時間？池教官說：「約四週可以完成。」孫總司令又問：「從黎明攻擊到白晝戰鬥，隊形應如何轉換？」池教官說：「在教育方面可分為兩個階層：第一，班排長要領悟各種明暗天候，如何掌握指揮部隊。第二，連長以上部隊長是對部隊如何運用問題，目前學員素質都還不夠。至於隊形轉移，可在各種課目中配合教授。」孫總司令對其答覆表示滿意，對池教官說：「我已告訴軍校，夜戰訓練隊由你負責教授。」夜戰隊設有一位隊長，六十名學員，主要課程為班、排、連的夜間戰鬥訓練及戰術運用。訓練方式：晝伏夜出，上午睡覺，下午上課，晚上打野外。從四十年七月初開始集訓，共有八週課程。

四十四年八月八日，軍校夜戰訓練隊結業，舉行夜戰演習。孫總司令偕同軍校校長羅友倫、南部防守區司令唐守治及儲備軍官訓練班主任周鑑於晚間七時，前往高雄大埤湖（澄清湖），校閱夜戰隊的黃昏攻擊，接著看夜間攻擊，至翌晨一時許返部，間歇兩小時，再去看拂曉攻擊，通宵不休。第二天下午，在軍校禮堂，召集夜戰訓練隊全體隊職員生講評。他認為這次演習：第一軍紀好，大家認真演習，都不偷懶。第二，每個動作做得確實。最後孫總司令闡述夜戰的重要，他說：「我們看中外戰史，夜戰給敵人的襲擊最大，成功機率也最大。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由於近代科學發明，武器進步，不僅砲火的殺傷力大，而且精確性也

強，白日作戰，必然招致很大傷亡，所以今後戰爭，必然是向夜戰發展。希望各位學員回到部隊後，要繼續努力研究，以加強部隊的夜間戰鬥訓練。」他並指示軍校編寫一部「夜間戰鬥訓練綱要」，提供各部隊，作為夜間戰鬥訓練的教材。

最後孫總司令告訴學員們說：「這次夜戰訓練，公家一文錢都沒有出，都是從牙齒縫裡刮下的（是他從自己公費中節省下來的），目的是要讓大家多學點東西。」

孫總司令離去時，跟日本教官握手致謝，日本教官簡直受寵若驚。池步先說：「有人說孫將軍是東方的「隆美爾」，我覺得他比隆美爾更出色，隆美爾以善用兵見稱，孫將軍除了善用兵之外，還善練兵，以他看演習為例，他完全跟我們一樣，把自己當作演習中的一員，全程參與，這就是孫將軍的偉大處。」^①

註 釋：

① 王連清撰〈緬懷恩師德澤——記述一個鮮為人知的「夜戰訓練隊」〉，載於八十二年元月十日《火炬雜誌》第三十二頁。

五、修訂步兵操典

孫總司令為統一各部隊的訓練，建立中國式的國防軍，在他就任陸軍總司令之初，就在陸軍總部內設立一個「步兵操典修改委員會」，任命吳子鶴上校主持，並從各部隊中挑選對

步兵操典有研究的參加，對步兵操典進行逐條修改。他在首次會議中，很沉痛地說：「我國建軍數十年來，迄今尚無一部真正是中國軍隊自己的步兵操典。過去軍中所使用的步兵操典，都是盲目抄襲他人的，祇是把外國的步兵操典翻譯過來，換成「中國」兩個字，就認為是我們的。例如在民國十八、九年間，部隊中使用的最新武器是自動步槍，聘請德國顧問教授，所有操場野外，一切動作，全是依照德國步兵操典來訓練。後來成立步兵學校，主持人多半是日本留學生，於是棄用德式操典，而改用日本步兵操典。及至教導總隊成立，訓練總監部又將日式操典推翻，復聘德國顧問，重新改用德國步兵操典。抗戰後期，西南及東南訓練團成立，部隊使用美式裝備，部隊訓練遂採用美國步兵操典。由此看來，我們整個部隊的訓練，既沒有理想，也沒有標準，祇要看見那一個國家打了勝仗，他們的操典就在我國吃香了，也不管它是否適合我國軍隊的需用，就如同貨物一般，完全隨著市價而起跌。今天聘用德國顧問，就是德式操典價格漲了，明天改用美國顧問，就是美式操典價格漲了，這樣學來學去，而我們自己始終沒有一部標準的操典。一直到現在還是這樣，美國留學生說美式好，德國留學生說德式好，而日本留學生又說日式好，結果抄來抄去，一樣都不是我們自己的。其實真正一部中國的步兵操典，應該是自己民族一滴血一滴汗寫成的，而不是盲目抄襲過來的東西。所以我主張我國的步兵操典，應該根據國軍八年抗戰的寶貴經驗，一點一滴的重新修改，方能適合國軍的需要。」

他另指示各軍事單位成立「步兵操典研究委員會」，由陸軍總部派員指導，加強操典研

究，並限定日期，完成某一條某一部的修改，以期綜合全軍的心力，完成步兵操典的修改工作。

在步兵操典修改過程中，孫總司令祇要有時間，他必定參加研修，字斟句酌，一條一條的修改。其中對士兵及軍官的基本教練、立正、稍息和各種步法，均有詳盡的說明，必要時用圖形解說。對於各級部隊長的權力和職責，亦有明確的規定。對於伍、班、排、連、營、團的編制與戰鬥，也作了詳細的規劃。

步兵操典草案完成之後，孫總司令指示印發給各部隊遵照實施。部隊中排長以上軍官，各軍事學校每個學生，人手一冊。因為修改時，限於時間及人力，不可能盡善盡美，惟望各級軍官在實施時，要能不斷研究，檢討改進，這樣一點一滴，用自己血汗寫出來的東西，才是真正中國的步兵操典。

孫總司令指令余伯泉將軍，從軍訓班十八期留校同學中，挑選六十人，賦予一個臨時番號，「陸軍總司令部示範大隊」，編成五個小組，分赴北、中、南、東部及澎湖五個防守區示範新修訂的步兵操典，經過半年時間，順利完成任務。

孫總司令在視察部隊時，對於伍班的編制是否按照新步兵操典實施，非常重視。有一次，他在校閱八十七軍的班攻擊時，特別向全軍官兵解釋說：「新修訂的步兵操典第一部中規定，班由十二人編成，分為三個伍，第一二三名是搜索伍，第四名是聯絡兵，第五六七名是破壞伍，第八九十名是火力伍，把全班每個人的職位都固定起來，就如同打籃球足球一樣，誰是

前鋒，誰是後衛，個個都是熟手，比賽自能相互配合。現在各部隊，固然都依照新修訂的步兵操典編成班伍，把每個人的位置確定，但有一個缺陷，就是每班人數不夠，平均只有七八個人，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能把伍長及聯絡兵固定，保持一個班的骨幹，少一兩個兵不要緊，到了戰時，有新兵甚至戰俘都可補充進去，馬上加入作戰。」

經他一再研修實驗，重新編成步兵操典一至六部，包括步兵連、重機槍連、迫擊砲、戰防武器、步兵營和步兵團。野戰砲兵操典一至三部，包括砲兵連、營、團各部，裝甲兵操典戰車之部，以及「夜間教育實施法」與「搜索教育紀實」等訓練教材，分發給各部隊及學校遵照實施。

孫總司令為統一陸軍部隊的戰術思想，指示在第四軍官訓練班設立一個戰術小組，由儲備軍官訓練班及軍訓班學員中，考選四十人，對戰術思想有研究及學術根基好的學員，集中訓練研究，詳細辦法由德國顧問史坦因主持，楊鑄九副組長計畫執行。經過一年多的研究，擬訂一部「作戰綱要草案」，其中包括班、排、連、營、團、和師軍的作戰計畫。

陸軍訓練教材及作戰計畫確定以後，陸軍各軍事學校，在孫總司令的指導下，慢慢在軍事學術上建立了權威。陸軍軍官學校，主持陸軍幹部的養成教育，各兵科學校，主持各該兵科團以下戰術及兵器訓練，陸軍指揮參謀學校，主持師軍及兵團戰術的研究。陸軍戰術思想的統一，也就建築在這個良好基礎上，陸軍各級幹部，依序接受有系統的階層教育和陶冶，在戰術思想一貫的教育體制中，自然會把他們所學到的戰術思想，傳播到整個陸軍。

第十九章 重建陸軍軍事學校

一、中央軍官學校在台復校

三十八年夏，國防部擬議將成都中央軍官學校遷至台灣，孫立人得悉後，鑒於大陸局勢危急，遂於四月二十八日，致函參謀總長顧祝同，建議「黃埔軍校如欲遷移來台灣，則鳳山第四軍官訓練班，可改爲中央軍官學校，無需另覓地址。」翌日，他再函東南軍政長官陳誠稱：「鳳山第四軍官訓練班已具訓練成績，卓有規模，改爲軍分校，定收事半功倍之效。」時值國軍撤守南京兵荒馬亂之際，軍校遷台之議，無暇顧及。及至三十八年十二月十日，成都陷落，中央軍校全體師生與共軍激戰，壯烈犧牲，軍校生命史隨之中斷。

三十九年初，政府播遷來台，陸軍各軍事學校，除了裝甲兵學校有部分人員及設備遷運來台外，其他學校完全給掉光了。

孫立人出任陸軍總司令之後，他要爲國家建立一支現代化國軍，首先就須重建陸軍軍事教育體制。他想仿照美國西點軍校及維吉尼亞軍校制度，在台恢復陸軍軍官學校，招收高中畢業生，實施四年大學軍事教育，結業時授以學士學位，提升軍中基層幹部的素質。而且他

認為鳳山「陸軍軍官學校第四軍官訓練班」，經兩年多的開闢規劃，學校的教育設備、訓練場所及教官教材等，都已粗具規模，以此為基礎，恢復陸軍軍官學校，成為陸軍軍官養成教育之所，最為適當可行。他遂備文呈報國防部，提出此項建議。周至柔總長認為陸軍基層幹部，祇要具備戰鬥技能為滿足，無需高深學識。若是每個基層幹部都是大學畢業生，誰還願意去打仗。孫立人此一高瞻遠矚的計畫，遂遭擱置。

三十九年六月韓戰發生後，美援恢復，美國軍援顧問團來台協助訓練國軍，孫總司令復提出重建陸軍軍事教育體制之議，獲得美軍顧問團支持，再度呈文國防部，建議先在鳳山恢復陸軍軍官學校。三十九年八月二日奉命核准，就把已經設施完好的「陸軍軍官學校第四軍官訓練班」的招牌，去掉「第四軍官訓練班」七個字，陸軍軍官學校在台復校的任務就完成了。

當時羅友倫將軍甫自美歸來，得知黃埔軍校要在台復校，有意謀求校長職位。他遂向各方活動，也來晉見孫總司令。孫堅持他在軍中的一向理念，任命職位應該論功行賞，不應該大家看到美國來協防台灣了，台灣沒有危險了，就回來搶官做，因此他不願簽羅為校長。可是當局認為羅能於此時回國效力，應予鼓勵，遂任羅友倫中將為在台恢復的軍校的首任校長。

孫總司令自三年前任陸軍訓練司令官以來，就在鳳山軍校進門左邊日式營房內設一辦公室，到羅友倫就任軍校校長之日，孫立人就將他在鳳山的辦公室，移交給羅友倫，作為軍校校長辦公室。羅校長住進之後，認為設備太簡陋，還使用往年日軍所建的公共廁所，既不衛

生，又不方便。羅乃指示營務處，將其改裝修繕，略具現代規模的辦公處。

孫總司令在南台灣住了兩年多，很喜歡鳳山的單純生活環境。他很想把陸軍總部設在鳳山，專心從事陸軍部隊的訓練及軍官學校的教育。政府遷台之後，台北成爲臨時首都，中央機關集中台北辦公，陸軍總部奉命遷到台北上海路，與台灣防衛總部合署辦公。孫總司令來到台北辦公，最使他感到厭煩的，就是人事上的無謂應酬和冗長的會議。他在台北每週最少要參加兩次軍事會議，一是星期四舉行的陸海空三軍聯席會議，和週六總統召開的最高軍事會報。此外週日在陽明山舉行的總理紀念週，他也得參加。這樣一來，他必須在星期三搭夜快車到台北，住到星期天晚上才能回鳳山。孫立人一生最大的志趣就是練軍，平時當他走到操場野外，看到部隊在操練演習，他便感到樂趣。他把在鳳山的辦公室交出去後，仍常常回到南部看部隊，就在鳳山灣子頭營房一個倉庫內，擺了一張桌子，作爲他的臨時辦公室，連隔間都沒有，更無電風扇，但他並不嫌其簡陋悶熱，祇要有部隊看，他就滿足了。

羅友倫校長就職之後，對於軍校人事大加整頓。原先「陸軍軍官學校第四軍官訓練班」，下設學生總隊及入伍生教導總隊，入伍生總隊的學員都是從大陸各地招收來的知識青年。一天，羅校長命令入伍生總隊趙狄總隊長將駐在台南旭町營房的入伍生集中鳳山訓練。趙狄回答說：「未有奉到孫總司令命令之前，別人不能任意調動部隊。」羅校長聞言甚爲氣憤，前往台北，將此事報告蔣總統。總統指示：凡不聽命令者，均予免職。羅校長回校之後，遂將入伍生總隊長趙狄連同學生總隊長楊廷宴予以免職。同時國防部下令將入伍生總隊解散，全

部入伍生編爲裝甲步兵。孫總司令在鳳山慘澹經營的第四軍官訓練班，至此完全改觀了。

一天，孫立人到南部視察部隊後，回到屏東家裡，聽到羅校長撤換趙狄及楊廷宴兩位總隊長職務，他根本不知道，非常生氣。晚上他在屏東家中，找羅校長前來詢問經過情形。孫將軍大聲的說：「我是總司令，你是軍校校長，軍校有甚麼事，總要經過我，這是公事上的程序，人事調動公文，總要先給我看，才能向上呈報。」羅校長爭辯說：「我不須要經過你，我直接報給蔣總統就行了。」兩個人在院子裡大聲理論。

孫立人不會講話，他常講不過人家，尤其是和人生氣的時候，根本講不出一句話來。他是個直性的人，每次把心中的氣話講出來就完了，從不記恨在心。事後他仍照常親自前往軍校，督導教育訓練，要求羅校長貫徹他所擬訂的軍官教育計畫，爲國家培養優秀的陸軍幹部。

孫總司令雖常去軍校督導訓練，可是羅校長總是避不見面。①

陸軍軍官學校在鳳山復校之後，於二十九年開始招生，成爲軍校二十四期，延續黃埔系統。孫總司令對於陸軍軍官養成教育，極爲重視。他邀請中外有名的學者教授，前往鳳山軍校演講，以提高軍校師生的素質。有一次，孫總司令邀請留英經濟學家周培智教授對軍校演講，周教授看到國家這批青年精英，發自內心的對他們說：「二十年後，你們這批青年軍官，將來都成爲捍衛國家的將領。」

註 釋：

一一、重建步兵學校

陸軍軍官學校的恢復，是建立軍官養成教育。孫總司令爲要培訓陸軍各級軍官的專科技能，接著籌劃陸軍各兵科學校的重建。開始他的構想，是在鳳山灣子頭儲備軍官訓練班班址，設立「聯合兵種訓練中心」，經將此意與美軍顧問團研商，顧問團同意派浦禮上校（Col. Pooley）先往鳳山灣子頭察看營房設施及訓練場所是否適宜。孫總司令乃指示陸軍總部第四署對於灣子頭營房及訓練和演習場所，先作全盤研究，經規劃妥善之後，再向美軍顧問團詳爲說明。同時指派第五署署長鄭爲元及聯絡官室主任雲鎮陪同美軍顧問浦禮上校，於四十年七月三十日前往鳳山實地察看。經過中美軍官多次研商，認爲灣子頭營房的現有設施，僅夠訓練步兵科之用，尙不敷訓練其他兵科之需。孫總司令遂決定將鳳山灣子頭「儲備軍官訓練班」，改建爲「陸軍步兵學校」。

陸軍步兵學校奉准設立，孫總司令指示副官處處長龔至黃簽報校長人選。副官處簽報的人選，都是過去老人，孫看了之後，至表不滿。嚴責龔處長說：「我一再告訴你們，要多方延攬人才，可是你們主辦人事，幾年來對於人事沒有考核，好壞優劣不分，從沒有看到你們

推薦新的人才。」龔處長無言以對。孫總司令經過一個多月縝密的考慮，提出步校校長人選五人：南部防守區副司令林森木。國防部總聯絡官黃占魁，聯勤總部兵工署署長唐君鉞，圓山軍官團教育長王化興，及儲備軍官訓練班主任周鑑，這五位將領都不是跟隨孫的人，而在當時可說是一時之選。孫總司令指示龔處長簽報，並對他說：「選人唯才，不可有『你的人』『我的人』之分。」經呈報總統核定，在台復校的首任校長為林森木中將。

林校長到任之後，經短期籌備，陸軍步兵學校於四十一年一月在鳳山灣子頭營房復校，原在軍校受訓的陸軍幹部訓練總隊的學員撥交步校，成為步校在台復校後的第一期學員。



孫將軍訓練軍犬（吳紹同攝影）

三、重建砲兵學校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孫將軍率軍與英美盟軍在印緬戰場並肩作戰，深感盟軍砲火威力強大，每次實施攻擊，先以砲火摧毀敵陣，繼由步兵攻佔，所以砲兵是陸軍的骨幹。三十六年，孫立人奉命來台練兵之初，即留意多方物色優秀砲兵軍官，要訓練一支火力強大的砲兵。他在鳳山開設陸軍軍官學校第四軍官訓練班的時候，就在屏東營房成立砲兵第三團，任命留美砲科軍官伍應煊上校爲團長，經過一年多的操練，砲三團官兵士氣高昂，技術高超。孫將軍多次前往視察，對該團火砲射擊精確，表示滿意。三十八年秋，砲三團曾派砲兵一營，配屬青年軍二〇一師駐防金門古寧頭，曾給來犯的共軍迎頭痛擊，摧毀共軍所乘的機帆船，締造金門大捷，共軍全軍覆沒。砲三團在這一次戰役中所發揮的火力，功不可沒。

金門戰役之後，孫將軍認爲陸軍中砲兵幹部不僅缺乏，而且現有砲兵幹部的訓練也不夠，需要積極加以補充訓練。乃於三十九年在高雄五塊厝建軍營房，成立砲兵訓練處，任命留法砲科軍官王觀洲少將爲處長，下設軍官隊、軍士隊及轉科大隊，召訓陸軍各部隊中現有砲兵軍官及軍士，並從編餘的步兵軍官中，挑選學術優良的幹部，進入轉科大隊，接受砲兵訓練，這樣可使步砲協同作戰更加密切。並指派砲兵第二團中一個砲兵營，擔任砲兵訓練處的示範營，供作訓練示範。

砲兵訓練處成立時，設有車輛駕駛班，孫將軍從美國技術顧問團中聘請一位顧問尤英中校（Lt. Col. Ewing）為教官，教導各隊官兵的車輛駕駛技術。尤英中校專長交通運輸，個性爽直，俱有美國西部牛仔（Cow-boy）之風，熱愛自由中國，對孫將軍極為欽佩。他原在美國技術顧問團服務，美國軍援顧問團來台後，技術顧問團撤銷。他晉見孫將軍時表示：願義務留在自由中國軍中服務，供孫將軍馳驅。孫為其熱忱所感，遂聘他擔任砲兵訓練處教官。

四十年，美國軍援恢復之後，孫將軍於八月二十一日邀請美軍顧問團團長蔡斯同往高雄五塊厝視察砲兵訓練處，當由王觀洲處長報告該處砲兵訓練概況之後，赴各隊課室視察上課情形，並至砲三團示範營看火砲操作，蔡斯團長認為示範營火砲擦拭乾淨，惟裝備仍嫌落後。孫將軍遂建議在台南新建營房，開闢砲兵演練場，以砲兵訓練處為基幹，恢復砲兵學校，蔡斯團長甚表贊成，並願提供設備及教官。

陸軍砲兵學校在台復校計畫，經呈奉國防部核准後，於四十年三月在台南重建，婁紹鎧出任校長，負起訓練陸軍砲兵幹部的任務。

四、裝甲兵學校遷台復校

三十六年，孫立人將軍初來台灣練軍的時候，他想到在台灣訓練完成的新軍，將來一定要調到大陸作戰，大軍到平原作戰，少不了要用騎兵。因而他到台灣各地巡視，認為嘉義內

角適合訓練騎兵，遂在內角開建騎兵訓練場，成立騎兵大隊，任命留學義大利騎兵科出身的譚展超上校爲騎兵大隊長，將部隊中所有的騾馬及騎兵幹部，集中在內角加強訓練，計畫擴增設備，添購騾馬器材，成立騎兵訓練中心。

大陸淪陷之後，騾馬來源斷絕，且因台灣氣候炎熱，騾馬生存繁殖不易。三十九年，美國軍援恢復，供應國軍坦克戰車，部隊機動運輸，不再依賴騎兵。孫將軍在台成立騎兵部隊的構想，未獲實現。

自大陸撤退來台的特種兵，以裝甲兵較爲完整。國軍中原有的裝甲兵，除一部分參加徐蚌會戰被毀之外，大部分官兵及裝甲車輛，均由裝甲兵司令徐庭瑤及副司令蔣緯國上校率領來台，司令部設在台北上海路營房，與陸軍總部相隔爲鄰。裝甲兵學校由蔡慶華校長率領一部分官兵及訓練器材遷移來台，初設在新竹湖口營區，後來移到台中，並在市區設立一個裝甲車輛修護廠，供受訓官兵教學實習之用。

三十九年七月一日，裝甲兵司令部改編爲裝甲兵旅，蔣緯國上校晉升少將旅長，有意請孫總司令爲其主持佈達式，並請總部副參謀長劉德星代爲轉達。適值孫總司令公忙，一直抽不出時間。迄至八月十三日，總部舉行擴大週會，裝甲官兵參加。行禮如儀後，孫總司令即席宣讀蔣緯國旅長晉升少將命令，並親爲配戴少將星章，蔣旅長甚爲感奮。他向舒適存副總司令說：「事前我一點都不知道。」會後，孫總司令召見蔣旅長，他執禮甚恭。孫總司令垂詢裝甲兵作戰補給等項準備情況外，並指示裝甲兵要嚴守軍風紀，操練不可鬆懈怠忽。

美國軍援恢復後，裝甲車輛大增，裝甲兵員額不足，國防部指令將少年兵總隊及入伍生總隊部分官兵，撥交給裝甲兵旅，改編為裝甲步兵。為訓練這些轉科的步兵，需要擴充裝甲兵學校的班隊及設備。

孫總司令曾數度前往台中視察裝甲兵學校的訓練場所，認為裝甲兵學校設在台中市區內的校址，場地太小，不夠教練裝甲車輛使用，且四週皆是水田，無法擴展。他認為台中效外公館營房，四週場地空曠，適合裝甲車輛教練，指示蔣旅長及蔡校長早作計畫，準備遷移。不久，裝甲兵學校即遷至台中清泉崗，並增添設備，為裝甲兵學校奠下良好基礎。

四十一年一月，陸軍裝甲兵學校奉命在台正式復校，任命趙國昌兼任校長，負責訓練陸軍裝甲兵幹部，使裝甲兵成為國軍中機動力最強的鐵軍。

五、傘兵工兵通信兵

傘兵總隊，原屬空軍，最先撤退來台。至三十九年五月一日，改隸陸軍，總隊部設在屏東營房，總隊長是黃超少將，利用屏東機場，實施跳傘訓練。經過一年多的步兵基本訓練，在四十年春季校閱中，傘兵總隊官兵精神飽滿，操練動作正確，惟步槍射擊成績，在陸軍各部隊中名次殿後。傘兵第一大隊第一中隊第六班擔任班攻擊，發射彈數一百五十發，祇命中十六發，擊中率是百分之十·六，十四個靶子，竟脫靶九個，成績比基隆要塞都不如，孫總

司令表示不滿。

四十年四月一日，陸軍總部令派陸軍訓練司令部參謀長陳麓華接任傘兵總隊長，經與空軍總部協商，將傘兵總隊調往小港機場，加強戰鬥技能及跳傘訓練。

四十一年十月十日，傘兵總隊與東南沿海游擊隊合併，編為游擊傘兵總隊，任命顧葆裕為傘兵司令，曾參加東山島游擊戰役。

孫總司令認為陸軍各兵種中，以野戰工兵最弱，既缺乏現代化機具，又無良好的訓練，他有意建立一支技能高超的野戰工兵。在陸軍各部隊從大陸撤退來台之初，少數工兵，奉命擔負修築海防工事及克難營房的工作，更少訓練時間。

四十年秋，國防部命令各部隊：(一)全省公路由部隊中工兵承約保養，(二)使用工兵修建公路橋樑，(三)部隊保養及修建公路所得，可用來津貼士兵副食費。孫總司令接到此項命令後，立即召集賈幼慧副總司令、趙家驥參謀長、龔愚、劉德星、胡獻群三位副參謀長、及工程處副處長嚴孝章等人，研商使用部隊工兵來保養修建公路問題。最後孫總司令指示：「部隊的任務以作戰為主，目前部隊中工兵最迫切需要的是充實機具器材，加強技術訓練，俟基本技術訓練完成後，可以利用修築公路機會，作為實習，增強工兵技能。至於公路保養問題，那是公路局的業務，軍隊不能越俎代庖。國軍部隊中，野戰工兵一點基礎都沒有，若不加強充實，把現有的一點工兵，拿去做修橋補路的工作，那麼將來工兵都成了粗工，如何去打仗。」陸軍總部照此指示，簽報國防部，始將工兵用來保養及修建公路之議打消。

孫總司令對於工兵本科技能訓練，甚爲重視。四十年八月十二日，他去湖口視察三十二師，看到日本顧問所教的官兵攀登懸岩絕壁的技能，巧妙高超，甚爲欣賞，遂指派陸軍總部工兵營蕭營長率領一部分工兵，前往該師，將這一套新技術學習回來，並照樣做製一套攀登教育器材，以便向陸軍部隊推廣應用。

美國軍援恢復之後，孫總司令即洽商美軍顧問團，提供現代化工兵機具器材。四十一年六月一日，陸軍工兵學校在台北內湖復校，由劉雲瀚任校長，加強訓練陸軍中工兵幹部的本科技能，使工兵成爲國軍中的開路先鋒。

通信兵是指揮官的耳目，現代的戰爭是陸海空三軍聯合作戰，通信益顯重要。孫總司令特於四十年秋，舉辦陸海空三軍聯合通信演習，發現陸軍中通信人員缺乏，通信技術訓練不夠，影響作戰勝負至鉅。他在對各部隊長講評時說：「國軍過去作戰失敗，都是由於通信不靈，所以各級指揮官要隨時檢查通信工具的功能，有了故障要隨時修復。現在台灣全島通信是以有線電話爲主，但在緊急時必須使用無線電話，尤其是在部隊運動時，隨時利用無線電話，查詢各部隊所在的位置。這次演習，三軍通信聯絡得很好，空軍在戰術支援時，通信必須確實，要能聯絡到營，否則怕傷到自己人員。希望海軍每一艘艦艇，也能夠與海岸上每個營聯絡，以免海岸防禦砲因通信不確實，反而打傷自己的海軍。」

陸軍通信兵學校於三十八年六月遷台，初隸屬聯勤總部，後改屬陸軍總部。美國軍援恢復後，孫總司令指派陸總通信兵指揮官吳燦楨少將，積極與美軍顧問研商，通信兵學校在宜

蘭正式復校，校長是李昌來，增添各項通信器材，積極召訓各軍師中的通信人員，使能嫻熟現代化的通訊工具，真正成爲部隊長的耳目。

六、陸軍參謀學校

陸軍各兵科學校，在台一一復校，召訓國軍中級軍官，講授營團戰術及專科業務技能，粗俱規模。爲了進一步完成陸軍整體教育系統，孫總司令於四十年夏，建議國防部設立陸軍大學。經國防部核定，陸軍大學分爲兩個學校辦理。(一)陸海空三軍聯合大學，由國防部籌辦。(二)陸軍參謀學校，由陸軍總部籌辦，限期於四十年十二月一日開辦。

陸軍總部奉命後，即成立陸軍參謀學校籌備委員會，孫總司令兼任主任委員，賈幼慧副總司令兼任副主任委員，實際籌備業務由龔愚副參謀長主持。四十年七月二十六日舉行第一次籌備會議，會中通過陸軍參謀學校組織規程及教官任用條例，並決定下列重要事項：(一)確定教官待遇標準，會中各委員均主張提高教官地位，並優厚其待遇。孫總司令指示：教官生活一定要予保障，不使其爲生活憂慮，俾能安心工作。對於最優秀的教官應予獎勵，選送其赴國外進修。(二)教官的人選，呈請國防部由陸軍大學第二十三期畢業學員中選派。(三)陸軍參謀學校分設將官班、正科班及選修班。正科班招考軍中上校級軍官入學，選修班分爲人事、情報、作戰、補給、訓練等業務組授課。調訓現職人員，予以短期在職訓練。(四)課程範圍，

從營團戰術，一直到兵團指揮。至於陸軍參謀學校編制，先行擬定，再提下次會議決定。

孫總司令於九月二十二日召見龔愚副參謀長，垂詢陸軍參謀學校籌備進度情形。龔副參謀長報告：陸軍參謀學校預定在四十年十二月成立，現因校舍尚未決定，經費尚無著落，教官短缺，教材也沒編定，將延期到四十一年二月成立。

孫總司令指派陸軍總部聯絡官室主任雲鎮協同美軍顧問，積極在台北近郊尋找適當校址，最後選定台北圓山省訓團為陸軍參謀學校校址。孫總司令原意洽請美軍顧問團選派一批顧問前來擔任參校教官，並完全仿照美國陸軍參謀學校的教育制度與方法施教，後因美軍顧問團派不出這許多教官，僅可提供美國參校的全部教案。大部分教官乃從陸軍大學第二十二及二十三兩期新近畢業的學員中選派，由他們依據美國參校的教案，自行編寫教材。

四十一年一月，陸軍參謀學校在台北圓山成立，首任校長是黃占魁，繼由唐君鉞擔任，他們兩位學養深厚，都在聯勤總部擔任要職，為孫總司令所賞識，極力推薦他倆先後擔任校長，為陸軍參謀學校開創規劃，奠下良好基礎。

當陸軍參謀學校正科班開始招生時，孫總司令規定：凡軍官經由機關部隊保送入學，均須經過嚴格考試，不得有任何例外。當時總統府保送參軍三人，請求免試入學，簽報到孫總司令面前，批示不准。總統侍衛長俞濟時將軍，打電話給賈副總司令，要求免試。爲了此事，賈與孫總司令爭辯許久，仍是不准。孫總司令說：「我們不僅要建立良好軍事教育制度，更要在陸軍中建立公平競爭的精神。」賈幼慧深知孫老總的脾氣，不再說下去。

四十一年五月五日，陸軍參謀學校正科班開學，學員多為部隊中團長級軍官，受訓期間為六個月，講授大軍指揮的戰術戰略，為國軍培養未來的將帥人才。

七、考選軍官留美

陸軍各軍事學校在台復校後，孫總司令洽請美軍顧問團在每個學校多派教官，講授現代軍事學科及專業技能。美軍顧問團派出大量人手，僅在每個學校派駐一兩位顧問，提供顧問意見及訓練教材。孫總司令復與美軍顧問團蔡斯團長洽商，由陸軍中考選優秀軍官，保送到美國各軍事學校受訓，畢業回國，規定派在其所學的兵科學校，擔任教官二年，在此期間，不得調任他職，期望將他在美所學的課程，帶回來傳授給國軍官兵，以提高國軍官兵的素質。蔡斯團長對於這一構想，甚表贊同，並同意陸軍首批留美軍官名額為四十八名，所有費用，包括來往旅費及在校生活津貼，全部由美方提供。

孫總司令於四十年十月三十一日在三軍聯席會議上提出報告，會中決定凡是兵科留美軍官由陸軍總部考選，凡是業科留美軍官由聯勤總部考選。俟後國防部來文核定，兵科中的工兵及通信兵也交由聯勤總部考選，而交由陸軍總部考選的兵科，祇有步兵科三名，砲兵科三名，裝甲兵科一名，總共七名。孫總司令知道後，甚表不滿。派員向國防部查詢，為甚麼工兵及通信兵科留美軍官也要交由聯勤總部考選？國防部答覆說：這是聯勤總部美軍顧問的建

議。孫總司令不同意這樣變更，立即與美軍顧問團陸軍組魏雷組長協商，魏雷組長說他尚不知情。孫總司令說：「希望今後聯勤總部美軍顧問有關陸軍的建議，應先與陸軍總部美軍顧問組研商，陸軍組顧問倘有不明白的地方，可先徵詢陸軍總部有關主官的意見，以免職權混亂。」

留美軍官考選辦法，經多次與美軍顧問研商定案。四十一年夏，陸軍總部會同美軍顧問團陸軍組共同舉辦留美軍官考試，甄考各兵科業務及英語能力。這是國軍在台舉辦的第一次留美軍官考試，當時報考的軍官甚多，錄取之後，名冊呈報國防部。國防部經過長時間審核，認為考取的軍官中，有的不具備正式軍官的資格，不予錄取，重新再考。隔了三個月，舉辦第二次留美軍官考試，考取名冊，經國防部核定後，函請美軍顧問團安排赴美國各軍事學校受訓及行程。

第一批留美軍官有四十八名，行前，蔣總統召見，一一點名，並訓勉大家努力學習美軍長處，帶回來改善國軍教育訓練。自此之後，國軍每年均考選軍官留美，受訓回來，分派在各軍事學校擔任教官，對陸軍各軍事學校教育水準的提升，自有很大的貢獻。

第二十章 建立台灣兵役制度

一、台灣在鄉軍人訓練班

三十七年初，孫立人將軍有鑑於大陸局勢惡化，備文向蔣總統建議：「根據正確的統計，台灣在鄉軍人的數目，共有一萬七千五百八十三人。以這樣龐大而曾經受過日本嚴格軍事訓練，且富有作戰經驗的潛在武力，應該要把他們好好組訓起來，作為民衆武力的核心，以適應戡亂時期總體戰的要求。」經總統核可，於三十七年四月，飭令台灣師管區負責辦理徵召。按照在鄉軍人的數目，以一與十二的比例，即召訓一人管理十二個在鄉軍人，計畫召訓一千五百人。分三期辦理，每期訓練兩個月。成立「台灣在鄉軍人訓練班」，任命劉放吾上校為班主任，負責訓練工作。

台灣在鄉軍人訓練班第一期，於三十七年十一月開始，招訓台北市縣、基隆市、新竹及花蓮縣的在鄉軍人二〇四人，第二期招訓台南縣、高雄市縣、屏東及台東縣的在鄉軍人四七六人，第三期招訓全省各縣市的在鄉軍人六八二人，三期總共招訓一三六二人，歷時半年。他們接受新軍訓練之後，不但體力戰技增強了，而且俱有了保國衛鄉的意志。結訓之後，各

人回到自己的家鄉，成爲台灣在鄉軍人的核心，對當時台灣社會的安定，發生了很大的作用。

一一、台灣軍士教導團

陸軍訓練司令部辦完三期「台灣在鄉軍人訓練班」之後，孫立人將軍爲了準備徵集三十九年度台籍新兵三萬四千五百人，成立「成功軍」，需要先行徵集一批優秀適齡壯丁四千五百人，予以軍士訓練，備作「成功軍」的基層幹部，充當班長。遂以「台灣在鄉軍人訓練班」的一切設備和人員，於三十八年十月，請准設立「台灣軍士教導總隊」，任命胡焜為總隊長，吳南山為政治部主任，楊振漢為台灣軍士教導第一團團長，蘇醒為台灣軍士教導第二團團長，其餘各級幹部，都是孫將軍從第四軍官訓練班學員生中挑選的優秀軍官擔任。

三十八年十月二十一日，第一批台籍國民兵應徵入伍，編為「台灣軍士教導團」，接受爲期半年的新軍訓練。這在當時是件大事，社會上非常重視。新兵入營，佩掛彩帶，親友打鑼打鼓，排隊相送。三十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在鳳山孫立人將軍親自主持這批台灣軍士入營典禮，指示有關單位作好各項特別安排。

當時國語在台灣尚未普及，山地同胞連台語也聽不懂，官長向軍士們講話，須用日語傳譯，大操場上也用日語廣播。可是他們模仿學習的情緒很高，在山地同胞入營後的一天清晨，一位教育班長偶然拿了一張小板凳到外面去，不料他班上的山地同胞，每人都拿著小板凳跟

在後面跑，姿勢也和班長一模一樣。起初營裡官兵看到，弄得莫明奇妙，不知他們在做甚麼，後來才弄清楚，山地同胞以為班長教他們這樣做，所以跟著學。這樣認真學習的態度，令看到的人感覺到山地同胞是多麼誠實可愛。①

新軍訓練原本沒有週日假期，可是爲了方便台籍軍士們家人前來探視，鳳山五塊厝營房，特別在星期天下午開放。這一天是台灣新入伍士兵最歡樂的日子，家人、愛人、朋友，從全島各個角落前來慰問他們，帶來了他們平時愛吃的東西，也帶來了他們需要的情感溫暖。車水馬龍，營房比市場還要熱鬧，一掃往日的緊張嚴肅的氣氛，使有家歸不得的外省籍官兵弟兄們看了，有說不出的羨慕。

台籍新兵進入營房後，在整整半年的受訓期中，除了逢年過節，他們還享有特別假，可以回家團聚。此外都沒有離開營房一步，整天在接受



孫立人在高雄西子灣海邊參加官兵拔河比賽。

訓練，從基本教練、持槍操練、實彈射擊、打野外，直到戰鬥教練，課目與新軍訓練完全相同，軍紀要求也一樣嚴格，很快的這一批台籍新兵，皮膚從白色變成古銅色，人人身強力壯，鍛鍊成爲鋼鐵雄師了。

三十九年七月三十日，第一批台灣軍士教導團在鳳山大操場舉行結業閱兵大典。孫將軍爲使台灣民衆瞭解新軍訓練情形，特邀請台灣各縣市長、議會議長及議員以及受訓軍士的家長們前來觀禮。每人發給一頂斗笠，站在閱兵台前觀看。這次結業閱兵典禮，是和軍訓班學員生的畢業典禮合併舉行，共有二十八個中隊，以連縱隊隊形，一字排開，橫看過去，從這一頭看不到那一頭。當孫將軍走上閱兵台，指揮官一聲立正口令，全軍像一座山一般屹立不動。孫將軍偕同各縣市長及議員們走到隊伍每個排面，檢閱官兵的儀容和動作。在炎熱的烈日下，一遍走下來，孫將軍穿的軍常服的背面已經濕透了一大片，縣市長及議員們都已氣喘吁吁，落後很遠，跟不上了。接著閱兵分列式，受校官兵踢著正步，一排一排走過閱兵台，步伐整齊，軍容壯盛，雄赳赳，氣昂昂，這群新兵已練成爲一支鋼鐵雄師了。在場的台灣父老們，看到他們的子弟兵如此壯大強盛，對新軍的訓練有了信心，對台灣的安全也認爲有了保障。孫將軍講話時，鼓勵他們要效法先賢鄭成功，爲確保台灣安全及反攻大陸而戰鬥。

當天下午，孫將軍利用這個機會，與台灣各縣市長及議員們舉行座談會，徵詢他們對新軍訓練及台灣徵兵的意見。他們對於新軍訓練的成績無不稱讚，並認爲台灣同胞對於保國衛民應負有相同的責任，支持政府繼續在台灣徵兵，用來保衛台灣的安全。這是台灣實施公平

徵兵制度的開端，使得台海四十年來獲得了安全的屏障。

後來政府決定暫緩實施「成功軍」計畫，迄至三十九年七月三十一日，第一批台籍軍士結業後，被分派到各縣市，回到他們自己的家鄉，擔負地方組訓工作，教導義警義消軍事訓練，動員民眾共同來肩負起保衛台灣的使命。

三、建立預備軍官制度

陸軍孫總司令爲了建立國民兵制度，經過一年多的規劃，於民國四十一年（一九五二）八月二十五日，在鳳山陸軍軍官學校，召集本屆大專畢業生一千一百多人，接受預備軍官訓練，他親自前往主持開訓典禮，並說明建立預備軍官制度，對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他說：

「每個國民都有服兵役的義務，預備軍官役便是國民兵役的一種。兵役法按照國民的程
度，規定服役的種類，有軍官役、軍士役、兵卒役的分別。諸位是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學
生，所以要受預備軍官養成教育的訓練，以備國防緊急需要時動員召集之用，這是現代
民主國家所採用的一種優良軍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軍中的預備軍官數目，
佔軍官總數的百分之七十，按照規定的服役期限，輪流更替，所以軍隊始終能保持旺盛
的士氣，戰爭終了，便能迅速復員，各回各人原來的生產行業。我國過去因爲種種條件

的限制，始終沒有能夠建立這樣一個良好的制度。在軍中服役的都是常備軍官，沒有預備軍官，平時感到軍官太多，國家負擔太重，戰時又感到軍官太少，不夠應用。戰後又因為那些常備軍官脫離他們的原有生產行業過久，已失去其生產技能，無法復員。因此產生兩個嚴重的問題：一是社會上到處充滿了無職軍官及失業軍人，使政府難於處理。一是軍中沒有預備軍官補充調整，失去新陳代謝作用，師老兵疲。如果我們能建立預備軍官制度，則可獲致三種優良的效果：第一、平時不多消耗國家財力，減輕人民負擔；第二、戰時軍隊得到優良的預備軍官的源源補充，足以保持幹部較高的水準；第三、戰後容易復員，各人很快的就可回到他們原來的工作崗位，繼續發展各人的事業。所以在今天確立預備軍官制度，實在是我們建軍的必要措施，也是我國走上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步驟。諸位是第一批接受預備軍官訓練的大專畢業生，負有開創風氣，建立制度的重大使命，這在大家自身更是可引以為榮，值得自豪的。」②

從此以後，台灣每年大專畢業生都要接受預備軍官訓練，為國軍現代化建立了良好制度。

四、建立國民兵役制度

孫立人一生帶兵練兵，最感困難的問題，就是兵源的補充和幹部的訓練。尤其是在抗戰

期間，由於我國沒有建立良好的兵役制度，爲了兵源補充，到處強迫拉壯丁，形成各種弊端，使得「好男不當兵」，部隊逐漸腐化，不堪作戰了。

孫立人在四十一年二月全軍整編訓練完成之後，經他熟思考慮，建議政府建立兵役制度，分三個階層實施。

第一實施儲備預備軍官訓練，於四十一年秋季開始，在陸軍軍官學校成立預備幹部訓練班，召集大專畢業的男生，施以一年的軍官教育，結業後，退伍還鄉，戰時隨時徵集，成爲部隊軍官主要的來源。

第二實施軍士儲訓制度，於四十一年冬，設立台北、台中、台南和台東四個師管區，召集高中畢業的男生。在台中師管區，設立「預備軍士訓練班」，於四十二年十月十九日開始訓練，施以四個月軍士教育，培養成爲軍中的優秀班長，迄至四十三年二月十五日結業，開創了國民兵預備軍士的儲訓制度。

第三，於四十二年二月開始召訓各縣市的適齡壯丁一萬人，分派在台南、台北師管區各兩個步兵團，台中師管區三個步兵團，和台東師管區一個步兵團。並在各師管區，分別設立補充兵訓練基地，以團爲單位，實施十七週的新兵訓練，教育他們成爲良好的戰鬥兵。

這一批國民兵儲備訓練的開始，奠定了國家長治久安的兵役制度。今日國軍官兵素質的提高，與兵役制度的公平與完善，在中國歷史上開創了一個新局面。

註 釋：

- ① 《中央日報》駐高雄特派員陸震廷撰《時代尖兵》一書第十四—二十四頁〈八方英豪會鳳山〉，寰球文化服務社。
- ② 民國四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台北《新生報》，報導孫立人闡述預備軍官制度重要性。

第二十一章 調任參軍長

一、連任陸軍總司令

三十九年政府遷台後，蔣經國出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在軍中推行國軍將領任期制，規定三軍總司令的任期為兩年，得連任一次，四年任滿，必須調職。

四十一年三月，孫立人擔任陸軍總司令第一屆任期屆滿，他在軍中雖得到中下級軍官及士兵的愛戴，可是他受到黃埔將領的排擠。蔣總統認為孫在這兩年任期內，對於練軍建軍，整訓部隊以及鞏固台灣防禦工作方面，頗有建樹，囑他繼續連任。

孫立人連任陸軍總司令的正式命令發表之後，遭到國軍中黃埔將領的反對。蔣總統獲悉後，曾召見他們，嚴厲斥責他們不應該反對。蔣公說：「孫立人從士兵動作，到大軍指揮，無不精通，你們那一位能比他強，請站出來，我一定任命你當總司令。」當面雖然沒人敢說話，退後仍然憤懣不平。未過幾天，蔣總統又召見這批將領予以安撫，婉言規勸他們說：「從前曾國藩率領湘軍，戡定太平天國之亂後，兵疲士衰，不能再戰，乃令李鴻章訓練淮軍，清朝賴以中興。今天國軍經八年抗戰，四年戡亂，多已疲憊，因此我要孫立人在台灣訓練新

軍。希望各位將領，能深體校長苦心，多予孫支持，共同完成第三期國民革命任務。」

自此之後，軍中反對孫的聲浪雖然減少，但他在軍中所受到的排擠，日見加劇。四十一年農曆九月十五日，是蔣總統華誕，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每年都在這天晚間，邀請高級將領餐會，為總統暖壽。孫總司令決定於前一天晚上搭夜快車南下看部隊，賈幼慧副總司令與辦公室主任孫克剛同來勸孫在台北多留一天，給總統拜完壽後再走。孫很不高興的問他們兩人：「是看部隊重要？還是參加暖壽餐會重要？」他不聽勸告，仍照原訂計畫，於當晚搭車南下。次日清晨八時，抵達高雄車站，下車後，聽說總統已來高雄西子灣避壽。孫立人當即趨車到西子灣官邸拜壽，蔣總統看到孫後，甚為喜悅，邀孫進入餐室，同進早餐，餐後繼續長談至午間，又留孫吃午餐，對孫慰勉有加，孫亦甚感欣慰，認為總統還很信任他。

二、萌生退志

民國四十二年期間，孫立人與參謀總長周至柔之間的衝突，已經到了彼此不能相容的程度，周總長對孫的職權，刻意多方削減，孫在陸軍的各項改革設施，均遭到制肘。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在軍中推行的政工制度，是要以黨領軍，以政工監軍，與孫要建立的國家化現代化軍隊的理想，亦常發生抵觸。他深深感覺到自己屈志難伸，不如趁早脫離軍職，免除內心苦痛。

孫總司令乃於四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上書總統，請求短期離職。他在呈文中說：「職回國後，趨侍階前，二十餘年，鈞座提挈裁成，洊至今職……遇事從不敷衍因循，更不肯飾非自是，祇以鈞座意旨爲依歸，不忍效流俗面阿心違之習氣……惟近日體力頗感不支，精神常覺疲倦，經醫診斷，謂係多年於役工作過勞所致……現值環島防衛工事初告結束，各軍事訓練亦近完成，而反攻大計已在中樞部署之中，此際倘獲短期休息，暫離現職，似不致有所貽誤，可否仰懇……准予短期離職，稍事休養，再返行列……」。

這份報告，送呈周總長，周轉請總統府秘書長王世杰代呈。蔣總統閱後，至爲不悅，當即批示：「孫總司令近年於練軍等工作，勞績卓著，由王秘書長代爲慰勉，並退還報告原件。現值反共抗俄嚴重時期，嗣後一切高級將領，不可自由請求解職，務各遵此旨，樹立新範。」

總統府第一局局長黃伯度將總統的批示，親自送交孫立人。孫當著黃面，大發一頓牢騷，認爲上峯既不授權給他做事，又不准他辭職，要他尸位素餐，他是幹不下去的。

三、建議收復海南島

孫總司令既然辭不了職，他又不會敷衍塞責，上峯要他做一天，他就要盡力做一天事。當時國府的政策是反攻復國，他認爲「國軍官兵年齡漸長，海內外同胞咸盼反攻，大陸同胞渴望自由，翹望王師，在此反共高潮時期必須有所行動。如我能主動收復國土，不獨可激勵

士氣民心，且可瓦解共黨軍心。」因此他召集舒適存，賈幼慧兩位副總司令及車番如參謀長，研究派軍收復海南島計畫，經多次研商獲得結論，由車參謀長執筆，撰寫「收復海南意見書」，於四十三年三月六日呈報總統。

當時越南戰爭正熾，孫總司令認為「收復海南島後，美國可利用（海南島的）海空軍基地，作為太平洋防線中之一環，並利用海南島可對越南支援，故海南島之作戰，易獲得美國物資及精神上之援助。收復海南島可減輕越戰之危險，及共產勢力對東南亞之威脅，因而亦易獲得英法之同情與支持。」

孫總司令收復海南島所提出的辦法如下：

(一) 作戰使用兵力——

陸軍六個師、裝甲兵一個總隊為基幹，及海空軍主力。

(二) 防衛台灣兵力擴編——

動員台灣常備兵及補充兵，擴編九個師，使接替防衛台灣任務，及對海南島方面作戰之支援。

(三) 作戰準備時間——

作戰部隊裝備改進及戰力充實（如充實員額），爲適應預想戰場上之地形敵情所必需之特種訓練之加強，情報之蒐集，作戰計畫之擬定，運輸船舶之籌配，及後勤補給之籌備與集結等各種作戰準備，概於預期三個月內完成。

(四) 作戰開始時期——

預期於本年七月以後開始實施。

(五) 先與美方商請支援事項——

實施前需與美方妥商之主要事項如左：

1. 全力協防台灣——

國軍抽出有力部隊使用於海南島後，台灣防衛力量，勢必減輕，請美軍全力協防，期策萬全。

2. 增援裝備——

商請美方增援九個師之裝備及經費。

3. 協力運輸——

運輸兵員及軍品不足之船舶，及海上機動期間之掩護，請美海空軍儘力協助。

4. 後勤支援——

攻勢作戰期間及收復後之確保作戰所需重要之軍需品補給，請美軍支援。

5. 協防海南島——

收復海南島後，請美以海空軍協防共軍進犯。

當時蔣總統不贊成派軍收復海南島，他對孫立人說：「海南島縱使能以收復，也不是我的。」孫聽到後，心灰意懶，覺得中央根本就不想光復大陸，他的苦心練兵有何用途。①

註 釋：

① 《孫立人鳳山練兵實錄》第六二一——六二四頁〈收復海南意見書〉。

四、普渡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學位

孫將軍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遠征緬甸的顯赫戰功，及在台灣練兵的成績，早已為母校普渡大學教授們所關注。他們認為把榮譽博士學位授予這樣一位傑出的校友，不但是應該，而且是給在校和未來的學生一種莫大的鼓勵。

普渡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的系主任回憶說：「一九五三年，我們覺得孫將軍是很好的榮譽博士人選，系裡提名之後，本來要經過工學院的評審委員會，才向校方提出，然後經校長圈

定。不過孫將軍的情形很特殊，我們從系裡提出後，直接向校長豪伏德（Frederick L. Howde）報告，他立刻贊同。那時我們土木工程系有一批人在台南工學院（成功大學的前身）幫助他們發展科學及工程教育，所以去函在台灣普渡人，從側面去了解孫將軍的情況。」

民國四十二年（一九五三）十二月十六日，普渡大學工學院院長賀京士（G. A. Hawkins）致函在台南工學院擔任客座教授的雪萊夫（R. W. Shreve），要他從側面調查孫將軍的思想言行，看是否適合接受榮譽博士學位。次年（一九五四）六月六日，雪萊夫復信說明孫將軍的確是合適的人選。十六日，他又補寫了一封信，進一步表示支持提名孫將軍為榮譽博士候選人。到二十六、二十七兩日，雪萊夫又致函賀京士說：「中國軍人認為孫將軍不是軍閥式的將領，中國人認為他是新式而誠實的將領。」一九五四年三月六日，在台南工學院任教的普渡大學教授保曼（J. Bowman）致函賀京士，支持雪萊夫的提議，主張把榮譽學位授予孫將軍。

普渡大學副校長賀克瑪（F. C. Hockema）受校長豪伏德之囑，於四十三年（一九五四）三月十六日致函詹京斯（G. I. Jenkins）教授，請他召開教員升等及榮譽學位委員會，並表示校長若得到委員會之贊同，會進行授予榮譽學位給孫立人將軍之交涉。詹京斯遂於三月二十四日召開該委員會午餐會議，審核授予榮譽博士學位給孫立人的建議案，並於四月五日下午二時正式會議中，通過決議授予榮譽博士學位給孫立人，同日發出電報給美國駐華大使藍欽（K. L. Rankin）、孫將軍及雪萊夫，正式通知普渡大學要授予榮譽工程博士學位給孫

立人將軍。

雪萊夫得到訊息後，當天寫給保曼教授一封信，希望保曼教授儘量設法協助孫將軍成行，並聲明他必須親自出席，普渡大學才能頒發這個榮譽學位。保曼教授知道孫立人是一位清廉將領，恐怕他沒有路費，特別提供孫將軍及一位隨員往返美國的全部旅費。

孫將軍認為美國普渡大學頒發榮譽博士學位給他，不僅對他個人是一項榮譽，也是美國大學對一個中國留學生在事業方面的成就予以肯定。他得悉之後，非常歡喜。立即備文簽呈總統請假。出國前往領取。同時命溫哈熊參謀隨行，先作各項準備。

四月二十二日，普渡校長豪伏德電報孫立人，正式通知普渡大學要授榮譽工程博士學位給他，以表揚他的事業成就。同時說明，按普渡大學的規定，他必須親自出席，才能頒發學位，希望他於五月三十日到普渡大學接受。可是他請假出國的公文，遲遲未獲批准，內心萬分著急。經向總統府方面探詢，知道總統對於他要赴美接受榮譽博士一事，甚為不悅，公文迄未批示，時日迫近，雪萊夫教授也很著急，函請藍欽大使代為查詢。四月二十三日，藍欽大使復函雪萊夫表示：孫將軍非常感激普渡大學的好意，但卻抱歉無法參加。因為孫總司令的任期雖在三月底屆滿，但因蔣總統第二屆連任關係，必須延至七月一日始行調動。在此期間，孫將軍無法前往美國。

孫將軍一直希望此事能有轉機，遲至五月三十日，一切絕望了，他才發出回電，向豪伏德校長表達歉意。但校方一再表示，隨時歡迎孫將軍返回母校訪問。但他迄無赴美機會，這

是他終身難忘的憾事。①

註釋：

① 揭鈞著《小兵之父》第五一—五五頁〈受阻的榮譽博士〉。

五、調任參軍長

民國四十三年三月十七日，孫總司令第二屆任期屆滿，因為蔣總統當選連任，訂於五月二十日就職，國軍高級將領人事調動，延至七月一日實施。

在人事調動之前，軍中盛傳陸軍孫總司令必定會升任三軍參謀總長。新聞媒體亦有報導說，總統蔣公會召見孫立人，要他出任參謀總長，孫本人也認為總長職位非他莫屬。傳說，黃埔系將領得知此一訊息，聯袂連夜晉見蔣總統，列舉各項事例，說明孫藉美國人撐腰，掌握軍權，有不軌意圖，請求總統對於總長人選，慎重考慮。

七月一日，命令發表：海軍總司令桂永清升任參謀總長，黃杰接任陸軍總司令，孫立人調任總統府參軍長。此一消息傳出之後，陸軍官兵大失所望。

孫總司令本應在七月一日移交離職，因駐韓美軍第八軍軍長符立德將軍當天飛來台灣訪

問，蔣總統爲接待外賓，要孫仍以陸軍總司令身份，陪同符立德將軍視察陸軍部隊，乃下令孫的陸軍總司令職務，延後三天移交新任。

七月四日上午，在台北上海路陸軍總部大操場上，舉行新舊任陸軍總司令交接典禮，陸軍總部全體官兵都參加了，由新任參謀總長桂永清監交，孫立人將陸軍總部的印信交給黃杰。禮成後，官兵列隊門前，歡送孫將軍離開陸軍總部，充滿依依之情。

當天晚間，孫將軍在南昌街官邸，設宴歡迎黃杰將軍，並介紹陸軍總部各單位主官與新任黃總司令見面。同一天晚上，蔣總統宴請外賓，要孫將軍作陪。因此筵席開始不久，孫向在座賓客敬酒之後，告罪先行離席。餐會繼續進行，酒過三巡，第二署署長林文魁空軍少將站起身來，向黃總司令敬酒。他說：「我決定明天不幹了，這杯酒是向黃總司令告別的！」席間歡笑熱烈氣氛，頓時冷峻起來。陸總政治部主任蔣堅忍忙站起來說：「我曉得林署長早就要辭職，今天他是利用這個機會向總司令報告一聲。」林署長還不肯坐下，繼續地說：「抗戰期中，我曾擔任美國十二航空隊情報處處長，大陸淪陷，我逃到香港，本不想來台，承蒙孫將軍一再電邀，格於情義，我才束裝來台，現孫總司令既去職，我也決定不幹了。」這番話弄得筵席不歡而散。林文魁深究命理，脫離軍職後，到大學教書去了。

總統府設秘書長及參軍長，分掌政治及軍事業務，過去總統府幕僚開會，一向由秘書長與參軍長共同主持。到桂永清任參軍長時，總統府內開會，秘書長與參軍長並肩而坐，不分軒輊。孫立人到差後，首次參加總統府內會議，當衆宣佈：「張群秘書長爲資深元老，依照



大陳島撤退時，參軍長孫立人將軍赴前線與（右）
蔣經國主任，（左）劉廉一司令官合影。

政治倫理，以後開會，應以秘書長為主，他本人則坐在秘書長的右側，以示對張秘書長的尊重。」府裡同仁過去都聽說孫立人將軍為人驕傲，現今聽到他這番話，都很讚賞他重視中國傳統倫理。

孫立人到總統府上班，坐不慣冷板凳，更不習慣逢迎應酬。有時他不去上班，開始去練習打高爾夫球，興趣來時，陪同孫夫人上西門町看場電影，生活過得極為悠閒自在。

蔣總統對孫參軍長上班情形，非常注意。一天，他找孫參軍長，孫不在辦公室。總統問他為何不上班，孫答：「無事可做。」總統說：「你過去訓練部隊很有成績，現在仍可去督訓陸軍。」說畢即下了一道手諭：

「派孫立人參軍長兼任陸軍督訓官。」孫立人接到總統手諭，當真要到部隊去督訓，他指示隨從參謀余海峰與參軍們研商督訓陸軍的計畫與日程。

陸軍高級將領，都怕孫將軍前來視察部隊，因為他要求嚴格。現今黃杰出任陸軍總司令，他與孫立人作風迥然不同。黃總司令視察部隊，祇到軍部或師部，聽聽簡報，然後擺開宴席，開懷暢飲，談笑風生，官兵都很輕鬆。現在聽說孫立人又要來督訓陸軍，大家紛紛批評。有人說孫不甘寂寞，有人說孫野心不死，當然黃總司令也不願見孫立人再來督訓陸軍，指令陸軍中有任何操練和演習，都不讓孫知道，孫也就無法督訓陸軍了。

孫立人多年帶兵練兵，無不全心全力為國效力，日夜忙得不停。而今正當盛年，突然被調到一個終日無所事事的參軍長職位，不免有失落感，自然心氣難平。加以他又不善辭令，平日談人論事，多直言無諱，所招怨忌，日益加深。一天，他和徐復觀教授談話，發了許多牢騷，徐懇切的勸慰他說：「在總統心目中，我不過是一個有點愛蹙嘴的孩子，算不了甚麼，但你是一個有能力的孩子，總統還會用您的。」他聽了，天真地笑得像孩子樣。①

孫將軍調離陸軍總司令的職位之後，陸軍中他的舊部以及第四軍官訓練班畢業的學員生，受到種種歧視與排擠，因而感到前途渺然，有的甚至受到政工和特務人員的監視，弄得軍中人心惶惶。他們在失意中互相想念，希望能從長官朋友間，得到一點溫暖和訊息。有的直接去見老長官孫將軍，告訴他現在軍中士氣低落，軍訓班同學能調的請調，有能力的要離開軍隊，去他處謀生，不能退伍的，就開小差逃跑。孫將軍聽到，心裡很難過。他辛苦練出來的

軍隊，眼看著未戰而就士氣低沈，使他那強烈的愛國心受到很大打擊。可是他還是慰勉來看望他的部下：「你們要忍耐，大家要運用同學的情感，互相聯絡，互相勉勵，為國家好好幹下去。」於是「聯絡同學」這句話，給政工人員聽到了，就成為詆毀孫立人的話柄，說孫立人在軍中搞小組織。遂以跟踪監視的辦法，去對付孫將軍的舊部。甚至孫將軍陪同總統至南部校閱，事前事後都傳出「孫立人兵諫」或「孫立人兵變」的謠言，在部隊裡及社會上散佈開來。

註 釋：

① 徐復觀撰〈謀人之心？謀人之迹？——記孫立人將軍〉一文，載於《名將孫立人》書中第一六四—一六九頁，群倫出版社。

第二十二章 遭受整肅的原委

一、美國人的偏愛

在國共內戰後期，民國三十八年初到三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這一段期間，美國執政當局眼看著蔣總統領導的國民政府，兵敗如山倒，大勢幾已無可挽回。美國政府的決策高層，對華政策分成兩派意見。杜魯門總統和艾奇遜（Dean Acheson）國務卿，因厭惡國民政府官員貪污無能，並不主張繼續支持蔣在臺灣統治而與中共對抗。另一方面，遠東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將軍及時任國務院助理國務卿魯斯克（Dean Rusk）及政策計畫處主任肯南（George F. Kennan）等人，則力主保衛台灣，因為台灣的戰略地位重要，可以成爲遏止共黨勢力擴張的一個據點。

根據美國國家安全會議、國務院和中央情報局的解密檔案顯示：美國國家安全會議於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十八年）初，經多次會商美國對於台灣的政策，一致認爲：（一）中國大陸在西北、西南及東南各省的反共武力將於一九五〇年（民國三十九年）被中共完全消滅，台灣亦將不保。（二）台灣這艘不沉的航空母艦，對美國在西太平洋的防禦極俱戰略價值，美國應運

用一切外交及經濟途徑，阻止共黨控制台灣（to deny Communist domination of Formosa），但美軍不可直接介入。(三)美國不希望大陸的混亂情勢帶到台灣，願以經援協助台灣當局成爲一個清廉而有效率的自立更生的政府，鼓勵台灣人參政，謀求台灣人民的福祉。①

當時蔣總統在國內外的聲望低落，如果美國要保衛台灣，在策略上有三種可能的選擇：(一)由聯合國託管，(二)台灣獨立，(三)以軍事政變推翻蔣政權。在當時中國局勢迫在眉睫的危急情況下，經美國國家安全會議商討的結論，認爲由聯合國託管之途行不通，且違背美國在開羅會議的承諾；台灣獨立當時似乎也不俱備條件，因爲缺乏政治領袖和在野反對勢力；餘下的選擇就是軍事政變了。

美國政府當局再進一步審慎研究，認爲以軍事政變推翻蔣政權，在原則上亦不可行，而且會給美國帶來嚴重的不利後果。其理由如下：(一)任何政變必須獲得台灣武裝部隊的全部支持，否則必然引起兩派軍力的流血衝突，最後導致共軍提早攻打台灣。(二)美國政府既已決定不以武力介入台灣政變，而台灣人又無力量推翻現政府，祇有在台灣的國軍中擁有實權的將領始可政變。(三)這個政變即使成功，也很難得到國際的承認。單是美國給予承認，中共必宣傳這個政權是美國的傀儡，打擊美國在國際上的聲望，而原承認國府的國家，可能利用這個機會，轉而承認中共，最後導致中共進入聯合國，引起更複雜的問題。(四)孫立人在台灣雖得到一部分軍人的支持，但他本人卻表示，無意推翻台灣的現政權（General Sun Li-jen has himself indicated a disposition to overthrow the present Chinese Government on

Formosa)，而且他們認為孫立人既無政治黨羽，又缺乏操縱政治的經驗。(General Sun has little or no political following and has had little experience in political negotiating and maneuvering) 政變既行不通，美國祇有期望國民政府能以改組，由民主進步人士起而代替舊勢力，建立一個非共廉能的政府。

美國當時對台政策，以「棄蔣保台」為第一優先。美國駐華使節、中央情報局官員以及有關的軍事將領及議員政客，紛紛從事各種活動，期望達成美國政府所定的保台政策。

最早在秘密外交電報中，建議由孫立人主持台灣省政的人，係美國駐華大使館參事莫成德 (Livington T. Merchant)。莫成德於一九四九年 (民國三十八年) 二月自南京抵台，觀察台灣情勢。其主要任務，是評估當時的台灣省主席陳誠是否能與美國「私下」合作，以及他對蔣介石的忠誠程度。莫成德發現，陳誠主持台政並不符合美國利益，乃向國務卿艾奇遜推薦孫立人。莫成德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上旬陸續致電國務卿聲稱：「我們所需要的是一個能力強做事腳踏實地的人，不必聽命蔣介石，亦毋需服從李宗仁的聯合政府，而專為台灣謀福利。孫立人的經驗也許不足，但其他條件卻甚適合。」艾奇遜指示莫成德，與駐華大使司徒雷登 (John Leighton Stuart) 商議，如司徒大使同意，可伺機向李宗仁提出以孫代陳的建議。

司徒雷登和李宗仁交談後，回報國務院稱：李曾坦白說明，他並沒有撤換台省主席的權力，如美國希望以孫立人取代陳誠，唯有向蔣委員長表達。國務院當然沒有這樣做，因此舉

必定觸怒蔣及陳，他們一定會百般阻撓。

一九四九年五月莫成德另提一項建議：「美國如願保衛台灣，則應大量提供軍經援助，並要求將台灣海空軍基地交由美軍使用，全部軍隊交由孫立人指揮。」由於這項建議，有違美國不加入中國內戰的政策，亦不為國務院所採用。

經國務院、國防部及國家安全會議深入研究後，所得的結論是：(一)不能讓台灣落入中共手中；(二)不公開使用武力干預；(三)要求台灣當局在確實執行行政經改革的條件下，給予經濟援助；(四)尋求開明進步人士取代目前的執政者。至於造成台灣目前的困境原因為：(一)日益惡化的經濟情況；(二)高級將領間的內鬥；(三)國民黨不願國際主動參與。而造成此種原因，完全係蔣介石從中攪局所致。^③

二十八年十一月，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電約國防部次長鄭介民赴美商談軍援，鄭赴華府，於十一月十七日會見海軍部遠東事務特別顧問白吉爾 (Admiral Oscar Badger) 上將，由駐美武官皮宗闢擔任翻譯與紀錄。白吉爾表示：「他係遵循美國國務院制定的政策，與我洽談。蔣總統決心將國民政府遷至台灣，行政及軍事必須適當改革，美國政府提出兩點建議：(一)貴國陸軍既由傑出的孫立人將軍主管訓練，最好由孫將軍統率撤退抵台全部軍隊，如孫能掌握部隊，美方即提供六個師的新式裝備。(二)今後台灣省主席一職，最好指派吳國楨出任，施行民主，才能求得安定。」鄭介民返國，向蔣總裁報告，稍後行政院閻錫山院長遂於同年十二月中旬任命吳國楨為台灣省主席，而孫立人業已於二十八年秋任命為台灣防衛總司令。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白吉爾上將詰問國府駐美武官皮宗闕：台灣防衛總司令孫立人爲什麼沒有「充分的權力」？爲甚麼還有人干預他的工作？皮宗闕解釋說：除了孫立人之外，羅卓英和彭孟緝也負責台灣防務。此時，蔣介石的秘密特使董顯光正訪問華府，白吉爾亦對孫立人身爲台灣防衛總司令而未擁有多少實權，向董顯光抱怨，並表示遺憾。皮宗闕向董顯光建議：國府必須實踐吳國楨和孫立人獲得充分權力的諾言。⁵

美國政府爲達成「棄蔣保台」的目的，軍政要員紛紛前往台灣遊說孫立人。根據已解密的檔案顯示，孫立人對美國的遊說，至少有三次斷然予以拒絕。

第一次是在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十八年）初，上海快淪陷時，盟軍遠東統帥麥克阿瑟對台灣前途極表關切。他的立場也是「反共、保台、棄蔣」。他認爲孫立人是一位有才能而英勇的將領，倘授予充分權力及適當的裝備，他能夠擔負保台的任務，於是派其得力助手情報處長韋洛比（Charles A. Willoughby）將軍專機來台，邀請孫立人同機赴東京，與麥帥商談防台大計。孫將軍說：「他須先請示蔣公。」孫將此事呈報東南軍政長官陳誠將軍，轉呈時在澎湖的蔣總裁核准之後，於二月十日，麥帥第二次派機來迎，孫立人携帶著陳誠將軍一月三十一日寫就的致麥帥的中英文信函飛往東京，隨從參謀曾日孚少校隨行。⁶

麥帥見到孫立人，對台灣防務表示十分關切。麥帥告訴孫說：大陸快將失陷，國民政府勢必垮台，美國對它已不存多大希望，但美國不能讓台灣這艘不沉的航空母艦爲中共奪去，

所以有意要請孫將軍負起保台的責任，而由美國全力支持，要錢給錢，要槍給槍。

孫立人將軍的答覆是：他是忠於蔣總統的，不應臨難背棄，他將請示於他，在他的指導之下，挑起保台重任。孫回台之後，就將麥帥交給他一本密碼和會談詳情報告陳誠將軍，請陳轉呈蔣總裁。^⑦

陳誠獲悉孫立人與麥帥會談內容之後，即於三十八年三月二十四日，自台北飛赴溪口向蔣公報告。當蔣公此時聽到美方有扶立孫立人保台的意圖，心中將作何感想？孫立人自問忠心坦蕩，但在處理如此大事上，豈不是授人以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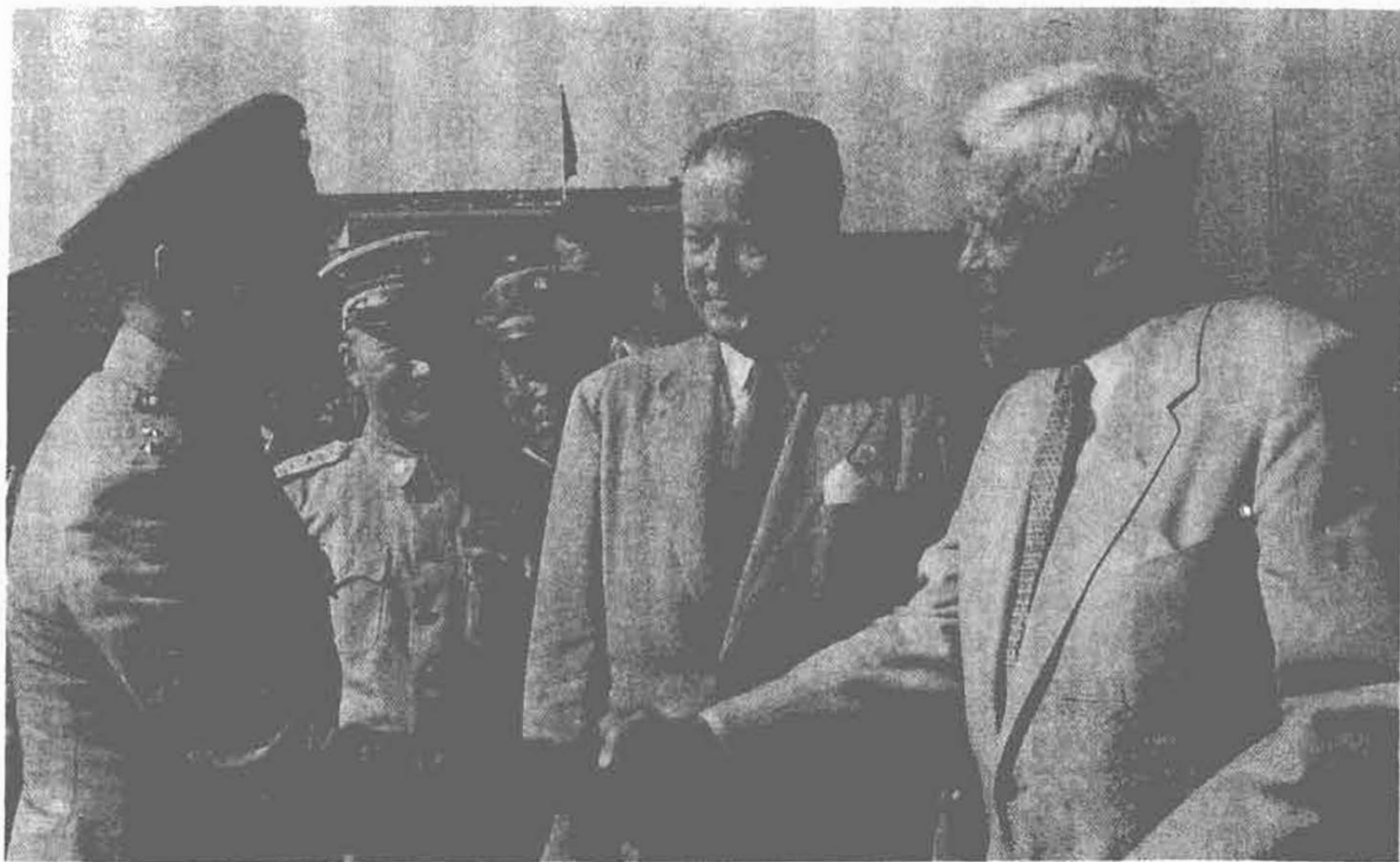
第二次是在一九四九年秋，美國助理國務卿魯斯克和他在緬甸戰場服役的老長官莫里爾准將（Frank Merrill）密商，請其前往台灣，直接找孫立人，探詢孫有無「救台灣」的「一些計畫」。魯斯克於二次大戰期間在中印緬戰區擔任莫里爾手下的聯絡官，他知道莫里爾與孫立人在印緬戰區並肩作戰，兩人相知頗熟。莫里爾的台灣之行，殆為美國政府首次當面向孫立人試探反蔣的可能性，孫除了發發牢騷之外，並未對莫里爾的試探作正面回應。^⑧

美國政府第三次當面試探孫立人反蔣的可能性，是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美國駐華大使館代辦史特朗（Robert Strong）和美國前駐台北總領事克倫茲（Kenneth Krentz）同行抵達台北。克倫茲對史特朗說：他將和孫立人接觸，當面告訴孫：「如果他同意控制」國民政府，則美國「將會徹底支持他」，孫立人拒絕了克倫茲的遊說。^⑨

美國國務院自一九五〇年初，開始推動台灣政變。中央情報局曾於一九五〇年三月二日

呈報「台灣可能的發展」的機密報告中指出：「目前有幾項因素不利於此時發動政變，有關政變的謠言已有傳聞，蔣周圍的人實已知悉。此外，孫立人缺乏政治經驗，以及對軍政領導人欠缺影響力，顯示他或許沒有力量從事造反。如果未獲美國實質上的支持，將不可能發動政變。」

美國駐華代辦史特朗，對國府高層官員頗為瞭解，他認為孫立人是一位單純軍人，不適宜從事任何政治角色。他曾於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一日向國務院中國科科長石博思（Philip Sprouse）發出一封極機密電報說：「我認為孫立人是一位有能力的軍人，祇對軍事有興趣，別無長處。他沒有政治智慧與天才，他的個性並非異常的堅強，作為一個高級軍官，他能忍受美國軍人所不能忍受的遭遇，祇不過對美國



美國國防部長威爾遜（右）訪台，由藍欽大使陪同會見孫立人將軍。

人發點牢騷。換言之，他的中國意識超過美國化的影響。任命他爲陸軍指揮官，他有足夠能力做好他份內工作，而不能負擔任何政治角色。凡是涉及到重要的政治事務，我懷疑他會成功。」史特朗不贊成由孫發動政變，而且他認爲支持孫發動政變的構想，「早已在這幾個月裡胎死腹中了」。^⑩

當時美國政策上的一些構想，甚至已成爲公開的秘密，蔣在美國的耳目遍及美國政府各部門，美國決策有任何改變，不可能沒有察覺，何況有關美國的政變計畫和孫立人的角色，早已在美國政界流傳。而且美國政客、使節及重要官員一再與孫立人接觸，亦早在特務人員的監視之中，因此蔣對孫一直有疑心，討厭孫立人直接和美國人發生關係。一天，蔣公詢問孫立人有無此事？孫立人說：「這項傳言是共產黨散播的，倘若真有此事，絕不會告訴人。」(He told Gimo this report Communist inspired. Told Gimo if true would not be telling any one.) 蔣公顯然認爲孫對他的忠誠沒有問題，並於三十九年三月間發表孫立人爲陸軍總司令。

從已解密的美國國務院檔案中顯示：在一九五〇年五月之後，中共將進犯台灣的風聲甚囂塵上。美國國務院決策人士已經認清到策動孫立人政變行不通，決定予以放棄，台灣問題交由聯合國託管，美國派遣第七艦隊協防台灣，蔣介石須交出權力。五月三十一日，魯斯克和巡迴大使吉塞普與國務卿艾奇遜討論台灣問題，研訂下列三項計畫：(A)在目前的情況下，台灣淪陷已屬不可避免；(B)美國將不會協助蔣介石防止台灣淪陷；(C)蔣介石唯一能做的是請

求聯合國託管，美國會支持這項請求。魯斯克並建議：應告知蔣介石，囑其離開台灣，將權力交給孫立人。台灣獲聯合國託管後，杜魯門總統即宣佈撤銷一月五日不協防台灣的聲明，派遣第七艦隊協防台灣，以免台灣受到攻擊。此項計畫也許由杜勒斯於六月十五日訪日時達成。^①

據麥帥解密的檔案透露：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五日，國府駐日軍事代表團團長何世禮將軍，向麥帥總部情報處處長韋洛比轉達一項「絕對機密」的訊息，蔣介石緊急要求麥帥領轄整個遠東——特別是包括台灣——的防務，他和台灣各級政府及人民都將接受麥帥的指揮調度。蔣介石在密訊中強調，他願意交出權力，但絕不交給孫立人。

六月十九日，國務院召開對台政策會議，擬訂一項「極機密」計畫，其重點為：(一)如美國要防衛台灣，則蔣介石及其黨羽必須離開台灣，將民事與軍事交由美國所指定的中國人和台灣人領袖；(二)上述步驟完成後，美國海軍將駐防台灣水域，以避免中共攻台，及台灣反攻大陸；(三)如蔣介石抵制上述計畫，美國應派出密使，以最嚴密的方式通知孫立人，如果他願意發動政變，以軍事控制全島，美國政府將提供必要的軍事援助和建議。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星期天，韓戰爆發了，美國總統杜魯門立即宣佈派遣第七艦隊協防台灣，美國國務院所擬訂的一切倒蔣計畫，都胎死腹中，所以魯斯克說：韓戰挽救了蔣介石政權。

民國四十年（一九五一年）五月，美國軍援顧問團在台成立後，即以改善官兵生活為由，

建議由美方負責配發國軍官兵薪餉，惟國軍部隊須交美軍顧問團實際掌握，此項計畫，當遭蔣總統拒絕。嗣後美軍顧問團又建議：在台灣成立「中美聯合作戰中心」，以便雙方協調台灣區域內中美部隊共同防禦共軍侵犯。聯合作戰中心的美方指揮官由蔡斯兼任，至於中國方面的指揮官，美方指明屬意孫立人。有些人認為孫係親美將領，一旦「中美聯合作戰中心」成立，政府無異將兵權拱手讓人，這是蔣總統絕不會同意的。¹²

蔣夫人宋美齡有一次與吳國楨夫人黃卓群閒聊時，無意間洩漏：蔣公會說過：「他（指孫立人）要再胡鬧，我就說他是共產黨。」蔣夫人還問：「孫立人，你還能給他戴紅帽子嗎？」蔣夫人深知吳國楨與孫立人友善，也許她有意透露這一訊息給黃卓群，讓吳國楨去轉告孫立人，使孫知所警惕。¹³

民國四十一年（一九五二）一月二十日，艾森豪就任美國總統，孫立人去函祝賀，並邀其訪華，此事後來為有關單位查悉，報告蔣總統。總統大為震怒，面斥孫立人說：「你憑甚麼去函邀請美國總統訪華？」孫如果認錯就沒事了，可是他還要和總統爭辯，說是為政府做事。蔣總統拍桌嚴詞指責，不許他以後再和美方直接聯絡。

中國大陸淪陷共黨之後，美國當局為了挽救遠東危局，保住台灣，想出各種設計與陰謀，以維護它在遠東的利益。當時孫立人雖是美國人的最愛，要他出來掌握軍權，保衛台灣。但美國人卻不了解，孫立人是一個極端愛國的民族主義者，他絕對不願意被美國人利用，來推翻新難中的蔣政府，落個不忠不義的罪名。他為了維護他自己國家的利益，拒絕了美國人的

一切安排。

孫立人晚年，一天，他的長子孫安平問他：「美國當時有無此種構想？」孫立人說：「美國人縱有此種構想，那是美國人一廂情願的想法。」很不幸的，美國人單方面的構想，卻引起蔣總統對孫的猜疑，而使孫竟成爲美國對台陰謀策略下的犧牲者，鑄成了歷史上的一場悲劇。

註 釋：

- ① 美國國家安全會議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八日、三月一日NSC37/4, 37/5號紀錄。
- ② 美國外交關係文書一九四九及一九五〇年檔案。
- ③ 梁秀榆撰〈美國與台灣一頁幾乎改變歷史的歷史〉，載於八十六年二月號傳記文學。
- ④ 蔡孟堅撰〈追念鄭爲元將軍儒將風範〉一文，載於八十四年七月號《傳記文學》。
- ⑤ 《顧維鈞回憶錄》第七冊第五四五—五五三頁。
- ⑥ 據現存在美國維吉尼亞州諾福克參帥紀念館檔案中，陳誠致參帥函是這樣寫的：
麥克阿瑟將軍勳鑒：

頃以孫立人將軍因公赴日，特向

閣下敬致問候，並對

閣下在遠東保障和平及增進民主主義之偉績，謹表無上欽敬。敝國禍亂正方興未艾，足以危害世界和平。誠預料此後將有更重大之責任加諸在台之吾人，深冀能得

閣下之指教及協助。孫將軍以其過去卓越之成就，及其對此間情形之熟識，為誠所完全信任，當可向

閣下提供任何需要之情報，同時提供此一部分中國挽救民主主義之意見。專此佈達，無任企禱。敬頌

勛 綏

陳誠手啓 三十八年元月卅一日於台灣

- ⑦ 陶伯川《困強勉狷八十年》。
- ⑧ 美國國務卿檔案Box 4。
- ⑨ 康思明 (Bruce Cumings) 訪問史特朗紀錄。
- ⑩ 國務院中國科檔案OCA Bot 17。
- ⑪ 國務院中國科檔案OCA Bot 18。
- ⑫ 八十三年二月六日至十九日「新新聞」雜誌。
- ⑬ 《吳國楨傳》第五二四頁，台北自由時報。

一一、黃埔將領的排擠

孫立人率領新一軍打通中印公路，揮軍回國，接收廣州，這是他軍威鼎盛時期，因而招

致黃埔將領對他的忌視。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廣州仕紳在五羊樓歡迎新一軍英雄會上，一位嶺南大學教授說道：

「本人姓童，名懋山，黃埔三期畢業，倫敦大學研究班一九三〇年國際政治學碩士，現任嶺南大學教授。我這次自昆明回廣州，是隨新一軍的車隊回來的。輾轉兩個月，近百輛的車隊，指揮官僅為一位上尉連長，卻能完整保持建制，這是了不起的軍紀及向心力的展現。就以我出身黃埔三期，曾任團長的經歷，也不容易做到，可見新一軍是個堅強的部隊。我在昆明聽說，有些黃埔將領主張把新一軍分割歸屬到各方面軍，要在無形中分解新一軍，使之歸於消滅。後來美國方面決定在廣州灣登陸，指定要新一軍在陸上接應，可見新一軍是美國人所重視倚賴的兵力。新一軍不但戰功顯赫，它擁有的武器、裝備、彈藥和車輛，使那些自居正統握有權勢的人由妒生恨，都想吃掉這支部隊。」①

三十五年初，新一軍奉命開赴東北，上峯藉口由九龍到秦皇島的船運不便，炮兵及車輛不得隨行，便成了純粹的步兵。到東北後，共軍搜盡民間大車，東北的大車路四通八達，所以他們的行軍靈活迅速，新一軍已成爲蹣跚的鴨子，追不上共軍的行動，速度是軍隊戰力的重要因素。留在廣東的運輸車輛及炮兵，是機械化的運輸部隊，當然可以陸續開到關外，後來也不知道被如何瓜分了。②

新一軍開到東北作戰，受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指揮。孫、杜二人在保衛緬甸戰時已經不和，杜認為第一次緬戰國軍失利，歸罪於孫立人不聽指揮。到了東北，主要戰場的攻堅戰鬥，皆令新一軍執行。及至孫立人率軍迅速攻下四平街，大軍長驅直入長春，杜卻下令不許新一軍進城，而任命廖耀湘為長春警備司令，由新六軍接收長春。孫立人本擬乘勝追擊，揮軍北渡松花江，直搗佳木斯，杜卻不准，復令孫立人立即回師南下，掃蕩遼南共軍。部隊疲於奔命，戰力分散，不能集中使用，有被敵人各個擊破危險。孫立人對於杜指揮不當，氣憤的說：「一將無能，三軍敗北。」

民國三十六年春，孫立人率新一軍戍守長春，粉碎林彪四次南下攻勢，在德惠解圍之後，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召開作戰檢討會議，新一軍不但無功，反指此役七十一軍所受損失奇重，杜本人被困受險，完全怪罪於新一軍救援不力，新三十師師長唐守治遭受免職處分，孫立人起而申辯，復遭解除新一軍軍長職務，遺缺派五十師師長潘裕昆升任。

三十六年秋，陳誠接長東北軍政長官，新一軍即遭分解為二，原新一軍僅轄新三十師及五十師，新三十八師改為新七軍，由師長李鴻升任軍長，美其名曰擴充，實則人員分散，裝備分配給其他部隊，戰力削弱。及至三十七年十月，長春被圍，守城友軍投降，新一軍隨之瓦解。孫立人多年心血練成的勁旅，原本是國家的干城，竟毀於一旦，怎不令孫痛心。

後來孫立人在台灣訓練新軍，逐漸受到國內外重視。三十六年冬，他回到南京，一天，應空軍總司令周至柔將軍邀約，與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將軍同遊紫金山，行經中山陵，

步上陵堂，周至柔提議：「我們三人，當國父陵前，結拜爲兄弟。」孫格於倫理說：「你們二位，都是軍界前輩，我是晚輩，怎敢僭分。」周至柔聞言甚爲不悅。^③

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陳誠出任東南軍政長官，孫爲副長官。陳在台北召開首次軍事會議中宣佈：「陸軍第三四〇師（該師爲孫立人在台成立的第一個師，師長胡英傑爲新一軍舊部）所有士兵（不要官長）悉數撥交第六軍（軍長戴樸是陳誠舊部）。」代表孫司令官參加會議的副司令官董嘉瑞覺得這樣一來，影響軍隊團結及士氣，無法防衛台灣，遂起立直言以對，陳誠一怒而當即宣佈散會。蔣總裁獲悉此事，面詢董嘉瑞，決定「維持現狀」。^④

後來陳誠又提出以下建議，想削減孫立人的兵權，密呈蔣總裁：（一）陸軍訓練司令部改名爲督訓司令部，並命孫立人於訓練司令部改名之後，遷往台南。（二）交出鳳山訓練基地。（三）改第四軍官訓練班爲黃埔分校，免除孫立人兼班主任之職。（四）撤銷儲備軍官訓練班。（五）解散孫立人自大陸招來的入伍生總隊，將七千多名學生改作補充兵。如果照此五項建議執行，等於將孫將軍在台辛勤練軍的成果，完全掃地出門，七千多名莘莘學子，亦將淪爲兵卒。孫將軍得悉後，遂命董嘉瑞副司令官面謁蔣總裁，說明利害得失，爲免影響軍心，請其收回成命，此項計畫，當時未獲實施。

三十八年底，周至柔隨空軍來台，居住在台北長沙街一棟日式洋房裡。一天晚間，孫立人前往拜訪，兩人促膝密談。孫對陳誠上述措施表示不滿，大發牢騷。周遂乘機邀孫，兩人聯合起來，共同反對陳誠。孫則認爲不可，並懇切說：「目前台灣局勢危在旦夕，共謀圖存

之不暇，怎可再來內鬩，自取滅亡。」孫走出周公館，仍不勝慨嘆，還自言自語說：「怎麼現在到這種地步，還有這種想法？」事後，據熟習內情人士分析：周至柔是有意以此來試探孫立人，因為周是十八軍出身，是陳誠嫡系，絕不可能反對陳誠。

三十九年一月十一日，美國國務院電告東京盟軍總部：「經查有謠言說，周至柔要與孫立人聯合起來推翻蔣介石與陳誠一派的勢力，已被孫立人斷然拒絕了。」孫還說：「事情並不那樣簡單，如果蔣被除去，誰還有權威發號施令？」

三十八年底，吳國楨繼任台灣省主席，孫立人與吳國楨兩人是清華同學，時相往還。吳對孫的評語是：「在個性上，孫是個真正軍人，看不慣就講，得罪了人，自己還不知道。孫自視甚高，有學問，有膽識，有戰功，瞧不起一些庸碌無能攀援倖進的黃埔將領。」^⑤

時任台灣保安副司令彭孟緝，聽說孫立人喜歡騎馬，有意在台成立騎兵部隊。一天，彭副司令邀請孫將軍去北投參觀日本人留下的馬匹，彭命保安總隊長任世貴把馬匹一一拉出來，讓孫觀賞，他在旁說明每匹馬的優劣，孫聽得有點不耐煩，就對彭直說：「你不要在這裡冒充內行了。」弄得彭面紅耳赤。

等到彭孟緝出任台灣警備總司令，他就開始懲孫，設計一連串陰謀，第一就是把黃珏、黃正姐妹硬扯上與李朋匪謀案有關，第二就是李鴻案，彭去報告老總統，當時老總統聽了，也不會懷疑孫立人可能是匪諜。^⑥

三十九年春，保定出身的周至柔升任參謀總長，他曾在黃埔做過兵學教官，空軍總司令

王叔銘與海軍總司令桂永清都是黃埔一期學生，都是一家人，惟獨陸軍總司令孫立人高傲不群，看來像個外人。在最高軍事會議中，孫立人總是孤掌難鳴，陸軍提出的要求，都遭到海空軍的杯葛。有時孫立人氣急了，便與周至柔當面發生爭執。而孫立人不屑與他們為伍的態度，更使他與黃埔將領間的矛盾日益加深。^⑦

四十年，美援第一批車輛運台，指明是援助陸軍，周至柔總長卻下令撥交給空軍使用，後來要陸軍總部開收據給美方報銷，孫總司令拒絕，不開收據。周總長氣憤的對著孫說：「我們三軍中，有一個大傻瓜，辦事不知變通。」孫立人當即站起來說：「這個大傻瓜，不是我？就是你！」弄得周一時下不了台。^⑧

四十一年九月十三日美國華盛頓郵報刊載一篇文章說：空軍首腦周至柔將軍、台灣防衛司令孫立人將軍與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將軍三人之間存在著權力之爭。這場鬥爭所圍繞的中心是：周至柔企圖將孫立人排除於美國軍援之外，想把全部美援用於空軍和海軍以及蔣緯國領導下的裝甲部隊。

孫將軍在陸軍總司令任內，曾向最高當局建議：(一)簡化軍事指揮系統，撤銷當時與台灣防衛司令部職責混淆的各防守區司令部及台灣保安司令部，以利統一職權；(二)比照空軍、海軍設有供應司令部，陸軍亦設立供應司令部，支援陸軍後勤業務；(三)開闢中部橫貫公路，以應戰時運輸需要。而國防部竟不問理由，一概予以否決。^⑨

美國中央情報局於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日評估國軍部隊說：「國府軍方領導層的派系傾

軌，導致三軍部隊的指揮運作無法正常。責任的分散和權力的重疊，阻礙了孫立人將軍的基
本訓練計畫，否則台灣防務必將增強。美國顧問從專業角度觀察孫立人，認為他是國府最能
幹的將領。」中央情報局評估報告又說：「孫立人表面上雖係台灣地面部隊的最高指揮官，
但他並未控制所有的台灣軍隊，亦無法獲得適當的人力與物力資源。同時，黃埔系將領討厭
他，不相信他，而這些將領頗得蔣介石的寵信」。^①

當國防部實施重新核敘軍階時，凡經孫將軍任命的軍官，都被視為孫立人的親信幹部，
軍階一律從嚴核降，以減將校級軍官對孫將軍的向心力。

陸軍總司令部下設三位副總司令，分別負責作戰訓練及後勤業務，均為中將編階。孫總
司令備文報請晉升主管訓練的賈幼慧及主管後勤的董嘉瑞兩位副總司令為中將，國防部竟置
之不理。後來孫將軍具文面陳蔣總統，經批示照准。公文送到國防部發佈任職令時，卻又以
「另候核階」四字，予以擱置。到了三十九年秋，陸軍總司令部再具文呈報，晉升賈幼慧、
董嘉瑞兩位副總司令和第十八軍軍長高魁元等六位軍長，同案列升中將。結果高魁元等六位
軍長職位雖低於副總司令，卻獲准發佈晉升中將，唯獨賈、董兩位副總司令，則以「大陸失
陷，國耻未雪，將官應停止升級，所請不准」復示。國防部對於孫總司令所簽報的人事任命
案，更是處處予以刁難。

陸軍副總司令董嘉瑞，雖然出身於黃埔，但被視為孫的核心人物。韓戰爆發後，台灣獲
得美軍協防。行政院下令「台灣防衛副司令，額外者，著即裁撤，董嘉瑞應予免職。」台灣

防衛總司令部以「董屬額內第一副總司令」，申請收回成命。但又接復示云：「董員已經行政院二〇七次院務會議決議免職，仍遵照前令辦理。」孫總司令面呈陳誠院長，請求收回成命，經允轉呈蔣總統核示。三天後接到國防部急電命令：「董嘉瑞調任高參室高參，限十一月十五日前報到」。

陸軍總部負責作戰防務的副總司令舒適存將軍，是前新一軍鄭洞國任軍長時的參謀長，當年與孫軍長在印緬共事多年，對台灣防禦工事的構築，貢獻甚多，但始終得不到上峯的賞識，四十一年，被調為國防部戰略計畫委員。

孫立人任陸軍總司令期間，對軍訓班學員生講授統馭學。有一次，他下令在台各部隊長前去聽講，許多老將領們集合在鳳山大操場上，在炎熱的太陽下，戴著斗笠，坐著小板凳，一天聽講下來，人人腰酸背痛，大喊受不了。中部防守區司令劉安琪將軍最為反對，說孫立人把我們當大兵來練，並批評孫說：「他甚麼都好，就是綫裝書讀得太少。」孫聽到了，不以爲忤。他知道劉安琪具有山東人個性，是一條血性剛強的漢子，就親自去拜訪劉安琪，兩人談話都很爽直，氣味相投。孫在劉家吃麵食，劉告訴孫說：「他剛到台灣時，老先生（對蔣總統的尊稱）曾當面對他說：『我要孫立人做陸軍總司令，你要聽話。』」可見老先生特別看重你，而你沒手腕，不能做好你與老先生之間的關係。」孫立人說：「我是軍人，就是不來假！」

四十三年七月，孫立人調任總統府參軍長，一天，孫立人向副參謀總長余伯泉發牢騷：

「參軍長是閒差，我無事可做。」同年九月二十日，俞大維出任國防部長，有意邀孫任副部長，要余伯泉敦勸孫立人，去當俞部長手下的副部長，他一定會給你事做。孫說：「俞部長倒很聰明，他當部長，要我當副部長去對付立法院，替他挨罵。我就去當國防部副部長，又能做甚麼事？」後來「孫案」發生，俞大維說：「孫立人不聽余伯泉勸告，大事做不成，卻出了大事。他如果當我的副部長，肯定甚麼事都不會發生。」^⑩

後來，蔣總統有意要孫立人擔任聯勤總司令，去接黃仁霖將軍的職務，派人去徵詢孫的意願。孫說：「那是侍者（boy）做的事，我怎能去伺候人！」這一句話，得罪了兩個人。孫將軍罷免兵權之後，投閒置散，自然心氣難平。看到往昔部屬，紛紛遭受排擠，更添滿腔悲憤，因而他的牢騷更多，招致的忌諱也就更深了。

蔣總統看到孫立人在總統府閒著無事可做，就命孫去督訓部隊。孫真的要下部隊去督訓，引起陸軍黃埔將領的不滿，誣指孫在陸軍中搞組織，抓兵權，導致「孫案」的發生。

註 釋：

- ① 鍾山《藍鷹——勝利接收廣州》，尚未發表。
- ② 張佛千《藍鷹序文》。
- ③ 蕭一葦《孫立人將軍言行簡記》，載於《孫立人永思錄》第一六六—一七一頁。
- ④ 揭鈞《小兵之父》見《孫立人永思錄》第二二二—二二七頁。

⑤ 《吳國楨傳》第五二二頁。

⑥ 《谷正文回憶錄》，台北「獨家報導」周刊刊出。

⑦ 艾思明〈認識孫立人將軍〉。

⑧ 許遜《百戰軍魂》第一七五—一七九頁。

⑨ 《顧維鈞回憶錄》第九冊第四六八頁。

⑩ 李元平《俞大維傳》第一六六頁，臺灣日報社印行。

三、政工人員的敵視

孫立人練兵打仗，一向重視軍中政治工作。他在貴州都勻訓練稅警總隊時，特別邀請他的清華同班好友齊學啓將軍擔任副總隊長兼任政治部主任，兩人合作無間，官兵視為軍中嚴父慈母，把部隊管理得像個家庭一般的和睦。齊學啓將軍在第一次緬戰中失蹤後，孫立人乃請留學法國的葛南杉將軍出任新一軍政治部主任，無論是在前方團結軍心，激勵士氣，或是在後方安撫流亡，慰勞傷患，都發生良好效果，及至來到台灣，孫立人主持新軍訓練之初，聘請張佛千擔任新聞處長，提倡「好人出頭」，主張「四大公開」，新軍展現一片蓬勃朝氣；並倡導「軍愛民，民敬軍」，軍隊與台灣人民間的關係，極為融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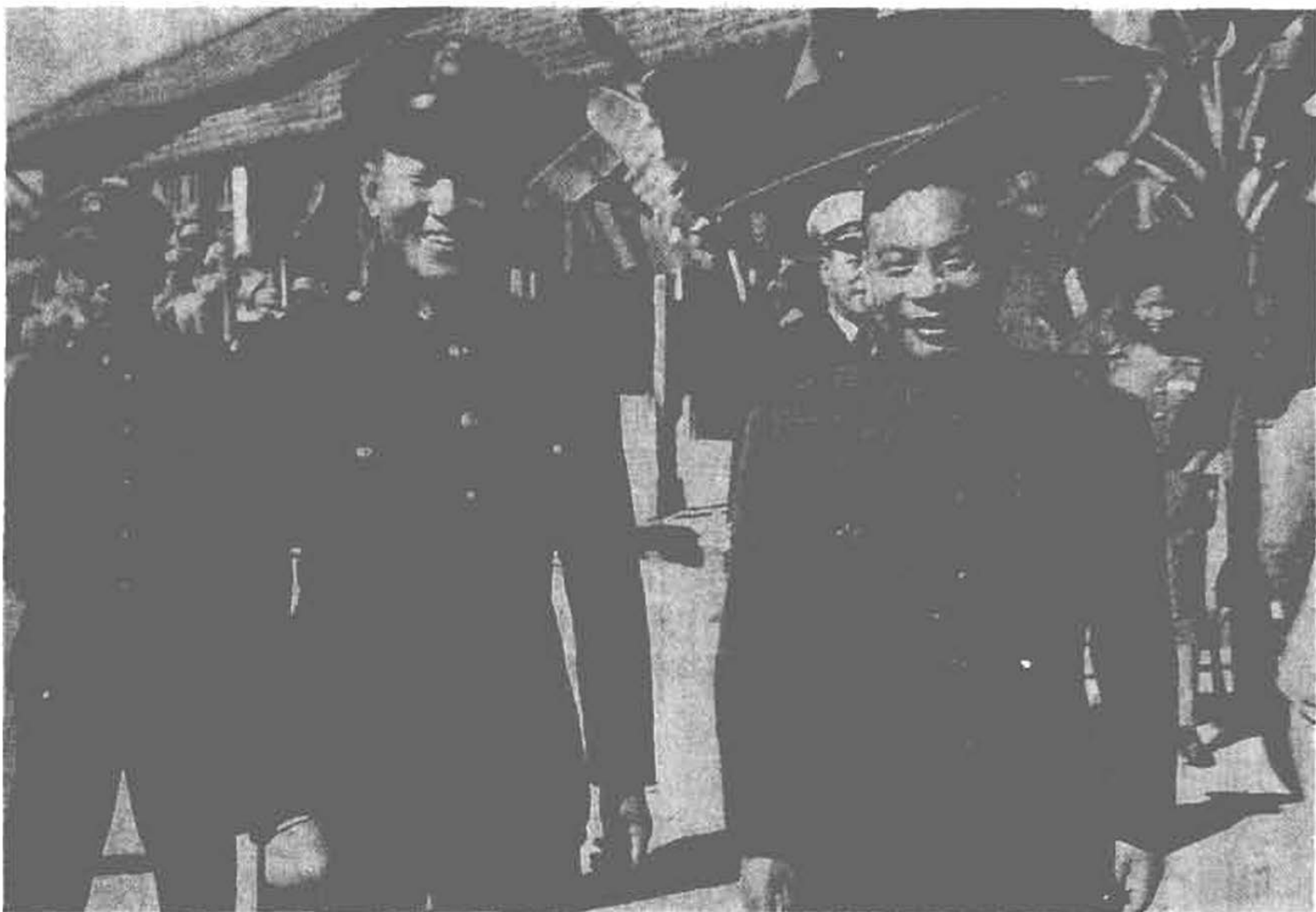
三十九年三月一日，蔣總統在台復行視事，檢討大陸反共失敗的原因，認為國軍中沒有一套像共產黨控制軍隊的辦法，致使軍心渙散，導致大陸沉淪。三十九年初，經縝密研究，提出「建立有效的『政工制度』方案」。四月一日，國防部政工局改組為總政治部，任命蔣經國為首任主任，在軍中實施政治思想教育及推行監察與保密工作。

為要達成軍中政治革新目標，特把政工人員在軍中的權力與地位儘量提高，在軍中要監督官兵的思想行為，同時要防範匪諜滲透，鼓勵檢舉動搖分子，各級政工組織及權力運用，散佈在官兵之間，士兵可以揭發長官，長官嚴格監視部屬，造成軍中官兵互不信任。政工黨工特工，三位一體，使各級部隊長，漸漸淪落到次要地位。自此之後，部隊在軍令系統之外，多了一個政工系統，形成軍中二元領導。

孫立人一向認為軍隊是以作戰為主，作戰的最高目標在求勝利，為達到勝利，部隊長的權威不可動搖。至於軍中政工人員，祇是部隊長的政治幕僚，輔助部隊長鞏固軍心，團結士氣。現在他看到軍中的政工人員，都在與部隊長爭奪領導權，整肅異己，製造分裂。孫將軍是位誠實的軍人，看不慣這種做法，就直言無諱。他到各部隊去視察，有部隊長向他訴苦，他總是表示同情，很快就傳遍軍中，說孫立人反對政工。

其實孫將軍並不是反對軍中政治工作，而是反對政工人員不識大體，攬權謀私，影響官兵士氣與全軍戰力。三十九年四月六日，他親自主持軍官教育會議，討論軍隊政治教育問題。有人批評新軍訓練，祇重戰鬥技術訓練，缺乏政治思想教育。他在做結論時說：「我們知道

孫立人將軍陪同國防部政治部主任蔣經國
視察鳳山新軍訓練。



思想固然是領導行動的，但不要把它看得太神秘。像英美各國的軍隊，他們不喊口號，不貼標語，可是他們仍然能打勝仗，國家仍然強盛。要知道精神與技術是分不開的，光有思想，沒有行動是不夠的。三民主義是我國的建國最高理想，我們祇要能遵照著去做就行。多年來，我在軍中提倡愛國思想和中國傳統的仁愛精神，就是要我們官兵怎樣去發揚愛國思想和仁愛精神，使國家強盛，人民安居樂業。所以我們軍人用不著去追求高深的理論，祇要認清敵人，明白自己應該去做些甚麼事情，切實去做就夠了。」

蔣經國來台之初，與孫立人交往密切，兩人見面，有說有笑，無話不談。一天，蔣邀孫立人午餐，談笑間，蔣經

國問孫：「聽說你反對政工制度？」孫很誠懇的回答說：「不是我反對政工制度，而是政工人員素質參差不齊，在軍中引起許多問題。」因而孫即向蔣經國建議設立政工訓練班，培養政工人才。蔣經國當即接受這一建議，惟一時找不到一個適當的訓練場所。孫說：「日本佔領台灣時期，在北投興建的一個跑馬場，可以改建成為一個訓練場所。」兩人談得很投機，飯後，蔣經國遂邀孫陪他去看一趟。蔣看過之後，非常滿意，後來籌備成立的政工幹部學校的校址，就設在這裡，命名為「復興崗」。

當時立法委員王新衡是蔣經國在蘇聯求學時的同學，他認為蔣經國與孫立人之間如能維持良好關係，將對國家前途有利。他曾經居間從中撮合，邀請孫立人、蔣經國、胡宗南三人每月舉行飯局一次，以增加彼此間感情。王新衡並力勸孫立人不妨在老先生（對蔣總統的尊稱），面前多說些好聽的話。可是孫個性戇直，他說：「我怎麼能夠去欺騙總統呢！」孫、蔣、胡三人的飯局，因為各人個性不同，話不投機，未聚會幾次，也就無疾而終。

孫立人為人太過正直，不會應付，使得他和高級將領們格格不能相容。將領們攜眷赴宴，有人常在席間肆無忌憚開黃腔，而他認為有女士在座，絕對不能如此無禮。每遇到這種場合，他絕對不苟言笑，連陪個笑臉都不肯，因此很容易得罪人。有一次，蔣經國在宴席上講葷故事，講到一半，突然中止，有人請他繼續講下去，蔣說：「不能講了，再講會有人不高興。」孫立人回到家後，孫夫人便勸告他說：「每次叫你笑一笑，你就是扳著臉不肯笑，得罪人了罷？」孫說：「這太不應當了，根本沒有禮貌，我怎麼笑得出來！」幾次之後，同儕覺得這

人太無趣了，就不大喜歡和他在一起同席共譙了。①

民國四十年，美國軍援顧問團成立，蔡斯團長來台之後，看到國軍中實施的政工制度，認為是蔣經國模倣蘇聯的監軍做法，對軍心士氣不但沒有幫助，而且造成上下離心離德，影響戰力。蘇聯在二次大戰與德軍對抗之初，節節敗退，即肇因於此，不如美軍中設民事官及牧師來得有效。因而表示反對，建議取消中國軍隊中的政工制度，在獲得美國國防部及國務院支持後，他就要強制執行。②引起蔣經國的憤怒，而且怪罪孫立人從中作祟。

國防部總政治部改組之初，孫立人推薦余紀忠出任陸軍總部政治部主任。余為英國留學生，青年軍政工作人員出身，曾任東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兼中蘇日報社長，才能優異，為孫所賞識，但未獲層峯核准。蔣經國乃派蔣堅忍為陸軍總部政治部主任，未受到孫的重視。蔣堅忍有事多與賈副總司令洽商，很少向孫總司令請示。

四十年元旦，孫總司令於上午七時到陸軍總部主持團拜，禮畢返邸。見各報載有政治部主任蔣堅忍告陸軍將士書，孫大為不滿。當即電話訓斥他說：「政治部是陸軍總部內的一個單位，不可以一個單位代表全體，對外發表文告。去年陸軍節曾發生同樣事情，當時未加追究，今後不可再有此類事件，以免外人譏議。」蔣堅忍雖不敢申辯，但悶在心中。

陸軍中各級部隊長，對於政工人員在軍隊中爭權，提倡克難運動，要官兵做工，多表反對，但都敢怒而不敢言，他們祇敢在孫總司令面前，發發牢騷。四十年四月十九日，孫總司令乘夜快車至台中，天明起身，中部防守區司令劉安琪將軍偕同五十軍軍長鄭挺鋒來車站迎

接，同赴軍營早餐。七時三十分，孫總司令一行赴後龍，校閱五十軍，嗣至團部休息。鄭軍長報告軍裡情況。他說：「全軍每天要提供七千個工人，除了防務之外，差不多全部官兵都動員了，部隊沒有時間整訓。而且士兵大多不會做工，上級規定本軍須擔負十二萬個工，差不多要二十萬工才能完成。工價低微，所得並不能夠補助士兵營養，普通老百姓一天工價是十二元，而軍人一天工價僅給二元。現在一塊錢祇能買到兩根油條，兩塊錢如何能夠補充士兵營養。國防部認為別人都不說話，祇有你一個人在吵。大家都認為這樣做法不對，每次國防部開會，我要他們講，他們都怕得罪人，不敢講，都要我放砲，說「你是老資格，你說好了。」他們要我說，我就說，我當不當軍長沒有關係，誤了國家事大，我總認為用共產黨的辦法，是打不倒共產黨的！」孫總司令表示同情說：「我國實施兵工建設，最早是閻百川先生，他在山西用兵工來修築同蒲鐵路，等到同蒲鐵路修好了，而他的部隊已經沒有戰力了。」鄭軍長繼又說到軍中克難運動，真是不克不難，愈克愈難。他說：「有一次我對部隊官兵訓話，正講之間，成群結隊的鷄鴨，繞膝亂跑亂叫，你有啥辦法去叫鷄鴨守軍紀呢？」鄭軍長說話詼諧豪放，引得滿堂大笑。孫總司令說：「國家養兵，要以打仗為主，用兵來從事生產，失去了國家養兵的原意。」

民國三十九年，政府遷台之初，對於保密防諜工作，雷厲風行，在軍中政工人員負責此項任務，執行尤為嚴苛，凡官兵言行稍有不慎，即遭拘捕審訊，人人自危。孫總司令是一位心地仁厚的人，他反對政工人員濫用職權去懲人。他常公開說，他最厭惡打小報告的人，他

問爲甚麼不能從陸軍總部做起，由各級部隊長負責來解決部隊中所發生的問題。他對保安司令部及情治單位，不透過原單位軍法官的查證審問，即逕行逮捕人犯，尤表不滿。他見到社會上及軍隊中許多菁英無辜被捕受害，心中非常難過。^③

二十九年七月一日，陸軍總部軍法處長周芝雨少將因涉匪嫌被捕，扣押在台北青島東路台灣保安司令部看守所內，周夫人韓鏡良去探視三次。第一次見到時嚇了一跳，扣押才兩個月的丈夫，頭上、臉上、身上、腳上，傷痕累累，瘦得不成人形。周處長告訴哭不成聲的愛妻說：「他們要整肅孫立人，卻拿我來開刀。」最後一次見面時，她的丈夫手指頭被砍掉了，腳打斷了，佝僂不能行動，周處長已經失去說話的能力。周夫人韓鏡良奔走無門，一天去見孫總司令，請他代向層峯陳情，從寬處理。孫坦誠對周夫人說：「妳如果要我去說情，可能會得到反效果，到那時妳不要怪我！」周夫人哭訴道：「事已至此，祇有煩請總司令代向總統陳請，作最後的努力。」孫立人將此事面報總統之後，不久，奉批示：周於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凌晨六時五十分，在台北市馬場町刑場被槍決，時年三十九歲，留下寡婦及兩個幼小孤兒周固猶和周宣弼，無依無靠，衣食均成問題。後來經友人媒介，韓鏡良與立法委員成舍我結婚，兩個小兒始准赴美讀書，現在周固猶在洛杉磯行醫成名，到處爲他生父喊冤。大陸開放後，周固猶前往大陸查證他父親周芝雨是否曾參加共產黨，查不到有任何紀錄。

四十年六月二十二日，陸總政治部第四組組長張國卿晉見孫總司令，報告保密防諜工作。孫總司令指示說：「對中保防工作應當慎重將事，不可隨意拿一項紅帽子戴在別人的頭上，

更不能聽到一個人發幾句牢騷，就視爲這個人有問題。試問一個有良心血性的人，誰能沒有幾句牢騷話。尤其不可隨意逮捕人。今天我們反共抗俄，爲的就是爭取自由。也不可把我們日常辦的公事當作情報，總部做一件事還未到一個小時，外面就已經曉得。以後如果查到有類似情事，以洩漏機密處分，要知道情報工作是搜集敵人的情報，不是用來對付自己人的。」

陸軍副總司令賈幼慧將軍，從美國史坦福大學歷史系畢業歸國，適逢抗戰軍興，他就投筆從戎，追隨孫立人將軍，轉戰國內外，戎馬倥傯，誤了婚期。民國二十七年，他在長沙任緝私總隊步兵第一團團長時，結識一位林靜瑜小姐，兩人相互愛慕，已經到談論婚嫁的階段。這時武漢失守，長沙吃緊，無情的戰火，打散這一對鴛鴦，從此海天遙隔，音訊斷絕。三十六年底，林靜瑜小姐在廈門一所教會學校教書，一天看到報載孫立人在台灣訓練新軍，副司令官是賈幼慧，不禁怦然驚喜，多年等待的郎君，突然出現，但不知賈幼慧通信地址，立即寫一封信，給台灣孫立人司令官，寄到台灣，雖無詳細地址，郵局仍能將這封信送到陸訓部。孫將軍拆開信一看，甚爲歡喜，立即請賈副司令官過來，把林小姐來信交給他說：「這封信你拿去覆吧！」賈看完信後大喜，第二天飛往廈門，將林靜瑜小姐接來台灣，隨即在台北舉行婚禮，請當時台灣省主席魏道明證婚，孫立人是賈幼慧主婚人。後來鳳山陸訓部官員聞悉賈副司令官新婚，大家議論紛紛，竟有人捕風捉影，散播謠言，說賈副司令官的新婚夫人是匪諜，連香港益世報及工商日報，也信以爲真，撰文責問台灣基地的安全何在？許多像這一類的無稽之談，在軍中到處流傳。孫司令官聽到後，大爲生氣，指令政工人員追查是誰造的

謠言，查到之後，一定要嚴辦。並召集全體官兵訓話，嚴詞告誡：軍中絕對不許造謠生事，擾亂軍心，誰要是傳播謠言，就問他是聽誰說的，追根問到底，如果他交不出說謠言的人來，就懲辦他。

三十九年底，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假鳳山陸軍訓練司令部會議室召開南部地區政工會議，凡駐在嘉義以南地區各軍事單位政工人員參加，檢討軍中政治工作。會議開始時，有一位營指導員報告說：「他營裡有一位連指導員犯了錯，層轉到軍部，均未確定如何處分，到了陸軍總部，竟被孫總司令撤了職，我們政工人員太沒有保障了！」蔣主任當時沒有講話，等到會議快要結束時，該軍部的政工處長站起來報告說：「那位被撤職的連指導員，經查平時行為品德，均極惡劣，到處造謠，屢戒不悛，嗣經報到總部，始被撤職。」這時蔣主任立即指責那位營指導員說：「像這類政工敗類，可說是害群之馬，孫總司令撤他的職，並不過分。」④

蔣經國要在軍中建立威權，孫立人自然是一大障礙，政工人員看清了這一點，就想出各種辦法來扳倒孫。有人指責孫立人訓練的軍隊沒有中心思想，說他在軍中祇講「國家、榮譽、責任」，不談「主義、領袖」。有人指責孫立人不忠於領袖，說他在軍中對官兵講話，很少引述領袖的言論。有人指責孫立人有野心，在軍中製造私人勢力，所有第四軍訓班的學員生，甚至連入伍生總隊、女青年大隊及幼年兵，都是他的子弟兵，祇聽孫立人的，不聽其他任何人指揮。有人指責孫立人用新軍軍歌來替代黃埔校歌，用新軍標誌「火炬」來代替黨徽。甚

至屏東縣政府將屏東至鳳山公路命名為「立人路」，也被指為孫立人企圖獨樹一幟的罪證。真是功高震主，誹謗叢生。及至民國四十三年，他交卸陸軍總司令職務，擔任總統府一個光桿的參軍長，仍說他聯絡第四軍訓班畢業生，是意圖造反。最後竟有人散播種種謠言與煙幕，同時策劃一個大冤獄來陷害他。

註 釋：

- ① 〈孫敬婉女士訪問紀錄〉，載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口述歷史《女青年大隊訪問紀錄》第一二八頁。
- ② 《顧維鈞回憶錄》第九冊第四七一頁，中華書局印行。
- ③ 揭鈞著〈小兵之父——孫立人將軍側記〉見《孫立人將軍永思錄》第二一三頁。
- ④ 《孫立人將軍永思錄》第一六一——一六六頁載袁子琳撰〈永懷老長官孫立人將軍〉。

第二十三章 郭廷亮「匪謀案」真相

民國四十四年，孫立人在參軍長任內，曾因部屬「郭廷亮匪謀案」的牽累，遭致撤職軟禁的處分，演成世人矚目的孫立人事件。這個事件內容複雜，涉及人物眾多，但郭廷亮是關鍵人物。當初因叛亂罪名被捕的郭廷亮是何許人？後來為何演變成爲匪謀？他是否真是中共派來台灣的匪諜？他在獄中如何被說服承認來台進行「兵運工作」？「郭案」與孫立人被撤職以及長期軟禁有何關係？都需要先行釐清的問題。

要瞭解這些問題，必須從政府檔案文件、郭廷亮陳情書，相關人士的訪問紀錄，及報章雜誌和書籍的記載中，加以考證研判，才能得到案情的真相。

一、郭廷亮是何許人

郭廷亮，雲南河西人，民國九年出生。抗戰初期，就讀國立雲南大學，基於愛國熱忱，於二十八年二月棄學從軍，考入財政部稅警總隊官警教練所學員隊。二十九年三月一日畢業，奉派留所，先後擔任准尉教育班長、少尉區隊附、區隊長等職。

三十一年初，調任陸軍新編二十八師中尉排長，不久即隨軍遠征緬甸。部隊轉至印度藍伽整訓，考入由美軍主持之砲兵學校受訓。三十二年畢業，調任新一軍重砲營觀測員。在反攻緬北諸戰役中，曾經四次負傷，以戰功卓著，在一年多時間內，連升數級，擔任連附、連長、副營長等職。三十四年四月，緬甸日軍潰敗，中印公路打通後，隨軍返國。三十五年初，又隨軍北上，參與東北戡亂戰役。

三十七年底，郭廷亮奉調來台，先後擔任入伍生總隊第三團第三營營長，第四軍訓班示範營營長，陸軍總部巡迴示範大隊大隊長，搜索大隊大隊長等職。

三十九年秋，陸軍官校以鳳山第四軍官訓練班為基礎，在台復校，羅友倫出任校長。第四軍訓班原有的教職員及畢業的學員生，開始受到排擠。他們因在工作上受到歧視，普遍懷有不滿情緒。

四十三年九月，參軍長孫立人眼見昔年部屬遭受不平待遇，心中不免氣憤。一天他在屏東官邸，郭廷亮來見。孫曾表示：「據報告，最近部隊的一般基層幹部士氣低落，你要抽暇從側面對他們多加鼓勵，把兵帶好，以保持部隊的士氣和戰力。切不可鬆懈怠惰，致使多年來辛勤訓練的成果毀之一旦。」

四十四年初，郭廷亮於步兵學校高級班十九期畢業，留校擔任少校戰術教官，雖無兵可帶，他仍本著孫將軍的指示，利用暇時，從側面鼓勵一般基層軍官，要他們站在自己崗位上，埋頭苦幹，把兵帶好，以提高部隊的士氣和戰力。

郭廷亮體格粗壯高大，濃眉大眼，個性剛毅不屈，憨直中帶有豪氣。由於爲人豪爽，部下對他敬重，稱他爲「郭大哥」。他在步校擔任教官，認識人很多，他又好客，遇事肯幫人忙，每逢假日，來看他的人很多，家裡高朋滿座，熱鬧異常，自不免引起猜忌。加以秉性耿介，直言無諱，開口閉口「孫老總」，更引起保防人員的側目。

一一、郭廷亮因「叛亂罪」名被捕

郭廷亮在他公開發表的陳情書中寫道：「四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六時，一位政工中校來到我的住宅（鳳山誠正新村東二巷八十九號）門口對我說：『郭教官，校長請你立刻到他辦公室一趟。』我當即遵命前往，進入校長辦公室後，校長吳文芝少將指著總政治部第四組長宋公言上校說：『宋先生要和你談話。』我正要問談甚麼的時刻，就被非法逮捕，拖出校長辦公室，推上吉普車，向鳳山郊區駛去。車行約十多分鐘，在一棟充滿恐怖的大宅院門前停下，立刻有數名大漢擁上來，將我拖入大宅院內，行約十多公尺，又被拖入右側一間廂房內，我抬頭一看，在廂房的正上方，坐著第十軍政治部主任阮成章將軍，他對著我大吼：『郭廷亮，你是匪諜！』這出乎我意外的境遇，使我直覺的提高聲音說：『你胡說！我乃爲國家流過血、流過汗的革命軍人，你才是匪諜！』只見他將桌子一拍，大聲的說：『給我打！』站立在兩旁的打手，一擁而上，拳腳交加，將我打倒在地，並將我的肩領章和識別證

取下，然後拖到刑求室，將我綁坐在老虎凳上，開始嚴酷的刑求、拷問、逼供。政工偵訊官員所要刑求、拷問、逼供的，就是要我承認有謀叛意圖，要逼我說出孫立人上將的謀叛計畫，孫總司令爲甚麼經常召見我？奉誰的命令在軍中連絡？其目的何在？總統親校時是不是要呈遞意見書等，毫無事實根據，捕風捉影的荒謬問題。

「就這樣，由數十名政工偵訊官，不分晝夜的輪流著刑求、拷問、逼供，在身心完全崩潰及非自由意志之下，依照偵訊官們所設計的好險政治陰謀，捏造了許多荒謬而毫無事實根據的口供和自白，要我承認簽字。如此經過十晝夜不停的刑求、拷問、逼供，至六月四日，才將我從老虎凳上放下來，奄奄一息的躺在地上作生死的掙扎。而在這十個晝夜坐老虎凳，受極端慘酷的刑求、拷問、逼供的過程中，使我身心受到傷害最大。

「六月五日上午，辦案官員帶著與我同時非法被捕的妻子和兩個稚齡的兒女來看我，眼見她挺著懷孕已五個多月的大肚子，滿臉青腫，神情憂傷，很顯然的，她也受到刑求拷問，不禁使我傷心流淚，苦痛萬分。」

六月五日下午八時，郭被帶到一間坐有一百多位偵訊官員的大廳裡，接受徹夜的大公審。會場佈置情形如下：

審判長：阮成章（第十軍政治部主任）居中而坐。

審判官：各師團政治部主任，依序坐在阮成章的左右。營、連以下的政工幹部，則排成三排，坐在兩旁，郭則被安置在中央，接受審訊。

首先發言的偵審官于載書（團政治部主任）說：「郭廷亮，你就據實招供了吧！免得再受皮肉之苦。因為唐守治（時任海軍陸戰隊司令）已經逃到舊金山，並且發表宣言，承認你們的政變失敗。」郭說：「于載書，你不可胡說八道，我們絕對沒有任何非法的行為。很顯然的，這是一項極為奸險的政治陰謀，意圖迫害誣陷我們。你不要受人利用，而隨便侮辱戰功彪炳，絕對效忠領袖和國家民族的唐守治將軍。念在我任入伍生總隊營長時，你曾在總隊部擔任過政工人員，所以我不想當眾給你難堪。但是你剛才的滿口胡言，血口噴人的幼稚言論，證明你是一個沒有骨氣，而且非常可耻的應聲蟲。」于載書聽見我的話後，很不高興的大聲說：「孫至剛在那裡？」郭說：「他在那裡與你何干？」就這樣，無法無天的所謂審訊就展開了。他們將郭坐老虎凳十晝夜所問過的指控，再度提出來作密集緊迫的逼供，郭則堅決的駁斥了他們的栽誣指控。到了深夜以後，郭的身心均陷於崩潰邊緣，但仍然被迫喝下提神的黑色咖啡，恍恍惚惚的回答審判官們所提的問題。一直被非法的疲勞審訊至六月六日清晨，也就是陰謀者所謂「兵諫之日」，才再度被押回刑求室。就在郭被押回刑求室不到十分鐘，國家安全局魏毅生處長和國防部總政治部第四組宋公言組長，也來到刑求室。郭廷亮說：

「大約過了十分鐘，駛來一輛吉普車，由車上走下來二位配戴手槍的辦案人員，先在我的手足上各加帶一副銬鐐，立刻將我抬上吉普車，命駕駛將車開出大門，當時，我猜想一定是到郊外執行槍決，但車卻不停的向北駛去。過了桃園以後，特工人員用一塊黑布將我的眼睛蒙住。車行約三十分鐘停下來，我被送到一間僅夠容身的小黑牢中。經過一段時間後，始知這是台北市延平南路一一三號，在日據時代囚禁東南亞重要政治犯的地牢，而今卻成爲保密局用來迫害人民最慘酷的黑牢。」

三、扮演「匪諜」自首

郭廷亮自被囚禁到保密局偵防組的小黑牢後，即在極端恐怖的氣氛中，接受辦案人員的疲勞偵訊。他們所要求的就是要郭與他們密切合作，說出他們所捏造的所謂孫立人將軍的叛亂計畫，以及在總統親校時呈遞意見書等的荒謬誣陷。

據保密局偵防組組長谷正文事後透露說：「有一次在信義路安東街安全局局長陳大慶家裡吃飯，談起這事怎麼辦。陳大慶說：『不能再告訴老先生，現在還有跟張學良一樣的人，發生第二次西安事變，他受不了這個打擊。這次一定要告訴他是共產黨策動的，孫立人不知道。還有這件事牽涉到美國人，不可以把責任搞在美國人身上。』」^①從此之後，案子就交給特勤室主任毛惕園主辦。」

谷正文說：「毛惕園把他處理『郭案』的計畫提出來跟我商量：『如果讓郭廷亮承認自己是匪諜，而其工作則是策反孫立人，結果孫立人也同意進行叛變，並交付經費供其串聯。』」

「郭廷亮願意的話，當然可行，不過，你得小心後遺症！」谷並不相信毛惕園有這樣好的說服力，足以說動郭廷亮擔下一切罪狀。而毛惕園之所以如此成竹在胸，原因仍是蔣介石低調處理的原則。毛惕園趁著毛人鳳赴美就醫的機會，找了一個人頭，假扮成毛人鳳。兩人向郭廷亮承認，只要肯擔下匪諜罪名，保證他在軍法審判時，得以無期徒刑結案，並在適當時機，給予減刑、特赦。此外，政府還會負責照顧郭廷亮一家老小，並且給他一棟房子；而孫立人部分，老先生則保證不予追究。」^②

郭廷亮繼續寫道：「四十四年六月二十日以後，保密局特勤室主任，也就是本案調查小組長毛惕園少將，以及在其指揮下的偵訊官趙公嘏、蘇忠泉等，倏然改變口吻說：『由於被捕軍官三百餘人，而今又找不出你們的罪證，致使中外輿論譁然，社會謠言四起，衆說紛紜，所以你必須站在黨國利益的立場，來與我們密切合作，扮演假匪諜自首，使政府對輿論及社會各界有所交代。』」

「當時，聽了偵訊官們這種無法無天的勸說，使我極爲震驚而悲憤的說：『你們爲了達到奸險的政治陰謀，因而以莫須有的罪名，濫肆非法逮捕無辜。而今既找不到罪證，就該立刻將所有被捕的人釋放，然而，你們不但不釋放，反而誣陷我來作『假匪諜』自首，以對輿論及社會各界有所交代，這實在是太荒謬了，絕對不行。』」

七月十四日晚上，郭廷亮被押上毛人鳳局長的自用轎車，在保密局特勤室主任毛惕園及偵防組長谷正文的監押下，前往北投毛公館，面見「毛局長」。毛人鳳談話要點如下：

一、在你擔任陸軍官校教導營長時，我曾隨侍領袖，在南部參觀過你指導的野戰演習。那次的演習你表現得很好，領袖非常滿意，所以特別與你們演習人員合影留念。因此，我知道你不僅是訓練的能手，而且在過去抗戰、戡亂各戰役中的英勇戰績，也證明你勇敢善戰。我非常喜愛年輕有為的人才，所以我保證你再為黨國效勞，將來在帶兵練兵作戰方面，還要貢獻心力。

二、孫立人將軍在大陸上任稅警總團長時，我就與他相識，他是我多年的好友，今天他遇到麻煩，於公於私，我都必須盡全力來協助解決。我看你在南部坐老虎凳十天十夜，並受到近二百名政工人員的徹夜公審，吃盡苦頭，來北部，也受盡折磨，但始終沒有說過孫將軍的壞話，這足以證明你對孫將軍的崇拜與敬仰，所以，我要毛惕園主任勸你與我們合作，出來扮演「假匪諜自首」，使本案完全變質，也就是將本案變為共產黨的背景。這樣一來，不僅政府方面可以對輿論及社會各界有所交代，而對孫將軍來說，也可以將其所受的壓力減輕。

三、據毛惕園主任多次向我報告，你是誓死不願扮演假匪諜自首的，這表示你對三民主義信仰的篤實及反共意志的堅定。但是你要知道，作為一個革命軍人，不但在戰場上要

勇敢的爲黨國犧牲，以達成任務；而在平時的政治事件中，如果爲了黨國的利益，上級要我們扮演任何角色，或採取任何行動時，就是把個人的榮辱得失，完全置之度外，毫不遲疑，遵照上級的指示去做，以達成政治上的任務。我看你的黨齡已十五年，而在抗戰戡亂各戰役中，曾爲黨國流過血，流過汗，這種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應該是俱有的。

四、解決本案的主要原則，是以你的假匪諜自首來辦理，所以既不公開，也不起訴，僅在政府內部辦個手續，對輿論及社會作個交代，然後以政治方式來解決，將所有被捕的軍官和你的妻子兒女，全部釋放，當然也絕對不會影響到參軍長孫立人上將，所以，你不必再有所顧慮。從現在開始，在案情方面，必須聽毛惕園主任的指導，生活方面就找谷正文組長好了。

五、我保證你的軍籍軍職和事業前途，絕不會因本案牽累而受到任何影響，等到案情結束後，我給你調更好的軍職。

六、你的家眷現在保安處，只要你照我的話去做，我就立即派人送他們回家，你必須多爲你的妻室兒女著想。爲使自首日期在法律上有效，並獲得長官的准予自首，所以自首的日期，必須寫你被送到本局來的那一天，也就是四十四年六月六日。

郭廷亮回到牢房後，就暗中傳紙條告訴劉凱英等：「上面要我扮演匪諜，來承擔一切責

任。」當時保密局故意把田祥鴻和郭留住一間審問室，好讓兩人商量一個「妥善的劇本」，當田祥鴻知情後，他和郭爭著去扮演匪諜。田說：「我無妻兒子女，死了無後顧之憂。」可是郭無論如何，不肯讓田來替他死，而且保密局也不接受。③

第二天，也就是七月十五日，偵訊官蘇忠泉將已經編好的假匪諜自首書和口供筆錄，拿給郭廷亮，郭看後非常吃驚！因為在自首書中，居然另外加上所謂「兵運工作」，以及經共黨授予進行「兵運工作」的方法、手段、原則等細節，而且更駭人的，是在自首書及口供筆錄中，還捏造誣陷說：「於總統校閱國軍時呈遞意見書，視情況許可時，激成兵諫、兵變，以達成爲共黨做兵運工作之目的等。」這些都要郭照樣抄錄。郭臉色一變，堅決的拒絕照抄，也不同意在口供筆錄上打手印，並且與偵訊官蘇忠泉發生激烈的爭辯，案情一直僵持了將近兩個月。

四、王雲五查案

四十四年九月初，毛惕園主任對郭廷亮說：「你的自首業已經政府批准，本來很快就可將所有被捕的軍官以及你的妻子兒女釋放。但是由於本黨部分從政同志及無黨派人士，根本就不相信你是匪諜，也懷疑你所說的是事實，因此紛紛請求調查。所以總統已指派陳誠、王寵惠、吳忠信、許世英、張群、何應欽、王雲五、黃少谷、俞大維等，組成「九人調查委員

會」，專責調查本案。現在委員會已推派委員王雲五先生，在最近要來和你談話。」

當時，聽完毛惕園主任的談話，郭廷亮更加吃驚！竟由總統特派副總統陳誠等黨國大員來調查本案，很顯然的，案情已經擴大，這與「毛人鳳」局長所說的已背道而馳。所以，郭準備向調查委員王雲五先生坦誠報告，並將杜撰偽編之假匪諜自首書和口供筆錄等，全部加以否定，以免犯下欺騙和偽證罪。

偵防組長谷正文對毛惕園能否說服郭廷亮？還是心存懷疑，為求謹慎，先進行一場「模擬審訊」。

谷正文回憶說：「我差了一個人去把郭廷亮找來，自己則坐在會議室內，扮起了主審官」。

「戒護人員對郭廷亮搜身時，在他的長褲襯裡夾層間，找到了一封白白書。內容大約是說：在九曲堂由阮成章負責的第一次偵訊全是屈打成招；而毛惕園手上的筆錄，根本是在威脅利誘下所為，他為求自保，只得虛與委蛇，全部供詞，均非事實。」

谷正文看完了這封申訴書，搖搖頭就走了。

毛惕園仍不死心地又找了郭廷亮談了好久。毛責怪郭廷亮不該如此欺騙，他說自己如何費心安排，甚至連毛人鳳都說服了，一切承諾還假得了嗎？而郭廷亮則從頭到尾哭著自己是性命攸關，不得不如此。

末了，毛惕園想了一個困擾他終生的方法來解決。

毛惕園寫了一封由「毛人鳳」和他簽名落款的保證書，把一切承諾白紙寫成黑字地交代

得一清二楚，還當面將這紙保證書交給郭廷亮的太太李玉竹。③

在調查委員王雲五查案前夕、四十四年九月九日的晚上，「毛人鳳」局長親臨偵防組召見郭廷亮，對郭叮嚀囑咐下列各點：

- 一、你的想法，毛惕園主任已經向我報告過了，因為明天上午，調查委員王雲五先生就要和你約談，所以我特別到這裡來，給你作進一步說明。
- 二、為使本案能圓滿順利的結束，你必須毫無遲疑的照我的話去做。特別是王雲五先生約談時，一定要根據我們為你所編的資料去回答，以免引起不良的後果。
- 三、王雲五先生現任行政院副院長，他不僅在學術界有崇高的地位，而且也是無黨派人士有力的代表人物。作為一個革命軍人和忠貞的國民黨員，絕不可在無黨派人士面前，說出有損黨國利益的言論。所以王雲五先生約談時，必須特別謹慎。
- 四、現在我可以坦白的告訴你，本案之所以要這樣的做，我們完全是執行最高當局的決策。因為我們不能因為本案的處理不當，而產生不利於政府之輿論，致影響到中美間之合作關係。更不能為處理本案有欠週之處，而導致軍中意見分歧，損及部隊之團結。所以，你必須站在黨國的立場，以大智、大仁、大勇的犧牲精神，將本案承擔起來。

經過「毛局長」如此曉以大義，郭廷亮似乎沒有其他選擇。

四十四年九月十日上午，在嚴密的戒護下，郭廷亮由保密局偵防組乘車至軍法局，接受調查委員王雲五先生的約談。當郭被帶入約談室，放眼一看，極爲震驚。坐在王雲五先生左右的官員，居然是在南部非法逮捕、刑求、逼供的總政治部第四組宋公言組長和國家安全局的魏毅生處長。更令人難解的，是擔任約談紀錄的人，就是捏造偽編假匪諜自首書的偵訊官蘇忠泉。在這樣的調查庭中，郭再怎麼說，都是白說，他祇有俯首認罪了。

根據總統府郭廷亮調查筆錄，郭廷亮供認，他在五月十五日決定以關廟作指揮所，但向孫立人報告之後，孫說：「不需要到關廟去，有甚麼事，虎頭埤可以的。」言外之意，孫立人確有以部隊實施「苦諫」的計畫。其實在六月初屏東秋季校閱時，彭孟緝所報告「虎頭埤砲兵的砲口都已經瞄校閱場」，是預先設下的圈套。當天谷正文奉命派了一百多名保密局人員，在山上守了半天，也沒有發現什麼異樣。㊟案情演變至此，可就小不下來了。

九月十二日，郭妻李玉竹在保安司令部囚牢內分娩，蘇忠泉乃將郭的四歲男孩志忠和二歲女孩志強，送到囚禁郭的小黑牢，由郭看顧照料。在這人間地獄中，讓小兒女陪他受活罪，而小兒女又經常在哭，令他心煩如同刀割。郭向看守人員請求說：「小孩子們沒有罪，不要他們跟我一起受苦，請放他們出去！」獄方不准。

五、宣判死刑

四十四年十二月初，毛惕園又來找郭廷亮，他的說法有了變化：「九人調查委員會的調查報告公佈後，引起海內外輿論強烈的反應。因此，你的自首雖獲上級批准，但仍須經過軍法審判。不過你不必憂懼，這不過辦個手續而已，手續辦完後，毛局長就會立即給你恢復自由，並釋放所有在押的軍官。」郭廷亮說：「毛主任的說法，我有些不大明白，上級既已批准我的自首，依法就不應該再軍法審判，既要軍法審判，就是自首沒有批准，我請毛主任不必再謊言欺騙，坦誠將實情告訴我好了。」毛惕園說：「因為本案經過九人調查委員會調查後，這個案情弄得太大，且牽連太廣，政府爲了對輿論及社會各界有所交代，所以必須經過軍法審判。」郭說：「我們根本就沒有任何非法的行爲，所有的指控，都是你們所捏造、偽編、羅織、誣陷、自導自演，才弄到今天這個地步，你們的目的何在？」毛惕園說：「你問我們辦理本案的目的何在？我實在無法答覆，因為我也是奉上級的命令行事。」郭說：「既然如此，我也無可奈何。主任可否將九人調查委員會的調查報告書，給我看看？」毛說：「你要看九人調查委員會的調查報告書，這個是可以的。」於是毛惕園將登在中央日報上的九人調查委員會報告書交給郭廷亮。

四十四年十二月中旬，保密局特勤室主任毛惕園和偵防組長谷正文，又將郭廷亮押到士林毛局長辦公室，「毛人鳳」訓示要點如下：

一、由於你能站在黨國的立場，照我的話去做，這不但有益於黨國，而且也解決了處置

上的難題，領袖因念孫上將抗戰有功，已明令免于議處。昨天孫上將和我還一同去晉謁領袖，當時對他過去在帶兵、用兵、作戰、訓練方面的成就，曾加慰勉。（按孫將軍自四十四年八月一日被軟禁後，從未再見蔣總統。）

二、我曾經對你說過，只要照我的話去做，本案僅在政府內部辦個手續，對有關單位作個交待，即循政治途徑解決，既不公開，也不起訴。但由於調查委員會的調查及新聞界的傳播，上級不得不決定依法來處理，所以本案必須移送軍法局辦理。但無論將來案情如何發展，我再度向你保證，對你的軍籍、軍職和事業前途，不致受到絲毫的影響，所以你不必因為要軍法審判而有所憂懼。

三、將來無論軍法局對你的判決如何，那都只是一個形式而已。所以在案情方面，仍然照我的話去做，等在軍法局的手續辦完，我就完全恢復你自由，並給你調更好的軍職。

四、我一向言出必行，從不輕許任何人諾言，所以你儘量放心。如果我有意欺騙你，就不會一再和你見面，並將案情坦誠的告訴你。

五、你在本案例中和我們合作的經過情形，明天我就去向領袖提出詳盡的報告。

當時郭廷亮對整個案情發展毫無所知，除對毛局長的訓示表示感激外，並誓言今後當永遠效忠領袖，願為黨國利益而犧牲。在案情方面，將完全遵照毛局長的指示去做。

四十五年元月中旬，軍法局法官曾豈凡上校，前來情報局（其前身為保密局）問話，在

其偵訊中，對假匪諜自首書及口供筆錄等，均持非常懷疑的態度，並一再要郭廷亮說實話，不要有所隱瞞。在強烈的逼問下，郭也只好坦誠的向他說明：「事實上，我從來就沒有與任何共產黨官員有過接觸，何來之匪諜。所有的假匪諜自首書和口供筆錄，都是毛惕園主任所指揮下的偵訊官趙公嘏、蘇忠泉等所捏造偽編。」可是郭廷亮說：「軍法官曾豈凡上校不但接受我的申訴，反而將我的翻供轉告毛惕園主任等，使我的身心再度受到重大壓力和脅迫。」

四十五年二月初，軍法官曾豈凡再度到偵防組來偵詢。他先拿出一份保證文件給郭廷亮，該文件的主要內容為：「郭廷亮匪諜自首有效，絕不判刑。」在該文件上，郭看見有當時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張彝鼎中將、軍法局長汪道淵中將，以及該兩單位上校以上主官十餘員，分別蓋有其職銜官章，遂信以為真。

稍後，八月中旬，本案軍事檢察官趙公嘏上校，來到牢房門口對郭說：「本案很快就要開庭審判了，但是對審判不必有所懼怕，這只是在軍法局辦個手續而已，等手續辦完後，毛局長就會立即恢復你和所有在押軍官的自由，並調派工作的。」

四十五年八月二十九日上午，郭廷亮從情報局偵防組的小黑牢中，在嚴密的戒護下，被押到軍法局接受審判。開庭偵詢不到二十分鐘，郭說他曾提出答辯，但未被列入紀錄。在他答辯中，郭曾一再強調絕對不是匪諜。然而，審判官曾豈凡上校大聲指責說：「郭廷亮，你爭辯也沒有用，憑軍事檢察官的起訴書，就可判你重刑！」公設辯護楊世勇，在審判前不曾與郭廷亮見過面，或討論過案情，但在開庭時，不但沒有提出辯護，反而替郭承認犯罪，並

請庭上從寬處分。事實上，口供筆錄都已事先擬好，只要郭簽名蓋手印，就算了事。

民國四十五年九月下旬，本案於軍法局審判終結，郭廷亮經國防部四十五年九月二十九日(45)典字第零貳零號判決書判處死刑在案。而就在同一天，經奉總統蔣公以四十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台統(二)進字第一一六九號代電核定減為無期徒刑。

四十五年十月一日，偵防組長谷正文將小黑牢的門打開，兩手抱拳，發出洪亮的聲音說：「郭先生，恭喜！恭喜！」郭說：「組長，喜從何來！是不是我被判無罪開釋？」谷組長壓低聲音說：「有人想殺你滅口，已將你判成死刑，但是總統已下令特赦，改為無期徒刑。你放心，死不了！所以我特來向你恭喜。」

果然過了數天，審判官曾豈凡上校和一名書記官，前來情報局偵防組，將郭和田祥鴻、劉凱英，分別從黑牢中提出來，在牢房的大鐵門外，放置一張吃飯用的大木桌，當場宣判：

「郭廷亮原判決為死刑，經總統特赦，減為無期徒刑，田祥鴻、劉凱英，各判有期徒刑十五年。」

然而不幸得很，毛人鳳局長卻在本案審判定案不到半月，於四十五年十月十四日去世，他給郭廷亮的一切「承諾」都落空了。郭自長期監禁在不到半坪的小黑牢裡，與外界完全隔絕，不許用筆，不准閱讀報刊，每天上下午各放風十五分，長達十年之久。

六、優待「匪諜」郭廷亮

在郭廷亮監禁期間，保密局將郭妻李玉竹及三個小兒女釋放出獄，並出資三萬元在台北劍潭附近買了一棟房子，供他們一家老小居住。

據谷正文說：「這房子原來是毛惕園所有，根本是棟違章建築，毛惕園以一萬元買來，轉手賣得三萬。可惜老天爺有心懲他，錢才進口袋，房子便給拆掉，蓋起了再春游泳池。郭廷亮太太又拿著保證書找上了毛惕園，於是毛惕園又把他在中和的違建讓了出來，當然也撈了政府一筆好處。不久，房子又被拆，最後才由警備總部在中壢買了棟房子，給郭廷亮一家老小安居下去。

爲了房子吵翻天的同時，承諾對郭廷亮的特赦，也一直未有兌現，郭廷亮的太太遂連告了毛惕園好幾狀，弄得毛惕園丟了「特勤室主任」的職務不說，還被迫提前退休。他大澈大悟之後，爲了避開困擾，乾脆到台北松山寺出家去了。」^②

郭廷亮坐牢期間，家人要去看他，都有公家專車來接，探視之後，專車送他們回家，對他的家人算是特別優待。

四十九年，情報局的特勤室和偵防組，奉命撥歸國家安全局，偵防組改名情報局看守所。五十三年四月，所長郭文翰上校視察牢房時，郭廷亮向他報告：「我自四十五年被判刑

後，即單身秘密囚禁在這小黑牢中，達十年之久，請准予依法軍監服刑。」郭所長答應向上級請示後再說。過了兩個多月，也就是五十二年六月，才將郭從黑牢中轉送到桃園分所。

七、綠島囚禁

郭廷亮在陳情書中繼續寫道：「六十四年四月五日，總統蔣公逝世，實施減刑，依減刑條例規定，我由無期徒刑減為有期徒刑十五年。當時，我已服冤獄二十年零五十天，超過應服刑期五年零五十天。所以，政府依法發給國防部代監字第零零陸柒號釋放證明書，明令於六十四年七月十四日零時准予開釋回家。」

按當時規定，獲得減刑釋放的所謂叛亂犯，必須在七月十二日下午，押送到警備總部仁愛之家，於七月十三日，接受一天的講習，至十四日零時即釋放回家。依法獲得釋放的人，於七月十四日上午八時，即奉命攜帶行李，按序排隊走出看守所的大鐵門。當時走在郭廷亮前面的是李鴻（中將），接著是陳鳴人（少將）、彭克立（少將）、曾長雲（上校）。等到郭廷亮將走出大鐵門時，看守長劉天賜少校伸手攔住說：「郭先生，因為上級已經給你指派了工作，所以請你等一等。」

當天下午三時，郭被帶到所長辦公室。所長張維翰上校說：「郭先生，我知道你的感受，但是我們乃奉命行事。因為有部分正在綠島指揮部服役的預備軍官，即將服役期滿，他們正

積極準備參加留美考試，在英文方面急須加強，所以需要一位英文教官去指導，因此參謀總長賴名湯上將已下達命令，命你前往綠指部擔任英文教官，月薪是新台幣伍千元，每月可休假五天，回到台灣看看親友。」

郭說：「所長，請你不必用此謊言來欺騙我。賴名湯上將是空軍的高級將領，在過去我與他根本就不認識，也從未見過面，他怎麼會憑空的下令，要我到綠指部擔任英文教官？難道賴上將也被特工人員所欺騙操縱了嗎？請所長將參謀總長賴名湯上將的命令給我看。」

張維翰滿臉通紅，改口說：「日前參謀總長的書面命令尚未到達，我是接到上級的口頭命令。」

郭追問：「請問所長，你說上級口頭命令的『上級』是誰」是局長汪敬熙？還是處長趙公嘏？」

張維翰所長稍為猶豫後說：「是趙處長公嘏。」

七月十四日下午八時，該所副所長劉玉強中校和看守長洪士傑，將郭押到松山機場，登上遠東航空班機，直飛台東機場，再轉乘小飛機至綠島，當晚十一時，送交綠指部。

綠指部負責接管的是感訓組長林昭明上校，林很客氣，面交警備總司令鄭為元上將贈的慰問金新台幣貳仟元，並立即帶郭去見指揮官史恆豐少將。在和指揮官談話的過程中，郭將情報局看守所長張維翰上校所說的，奉參謀總長賴名湯上將的命令，派為英文教官，待遇月薪五仟元，每月休假五天，可回台灣探望親友等，作了說明。

史很坦誠的說：「他們欺騙你啦！目前，在這裡服役的預備軍官，情緒低落，他們連報紙都懶得看，那有心情去學英文，而且上級給我的命令，你根本就沒有休假，也不准過海到台灣。你的活動範圍只能在營區內，連出大營門都不行。我看你的資料，過去曾在摩托化砲兵任職多年，並且在美國汽車學校畢業，所以你暫時先到後勤組，擔任有關車輛方面的工作，至於待遇方面是月薪伍千元，沒有錯。」

郭在冤獄中，度過了二十八年，每念及妻離子散，家庭破碎的境況，寢食難安，乃決心向蔣總統經國陳情。

郭廷亮在坐牢期間，他的家人每次去探望他的時候，都帶些葡萄乾去，他就用牙籤或筷子做筆，沾著鏽鐵罐子裡有色的鏽水，把他的冤情一點一滴寫在葡萄乾盒子上，由家人帶回整理，成爲一篇「陳情書」，七十年七月十二日，他要家人把他的陳情書寄給蔣總統。

七十一年四月，指揮官劉效文少將對郭說：「你的陳情，經承辦人蕭桃庵上校親至台北松山寺，拜訪前保密局特勤室主任毛惕園將軍，將你向蔣總統經國先生的陳情查證屬實。所以你的問題，很快就會得到解決的，安心的等待好了。」

七十一年六月九日，警備總部蕭桃庵上校飛到綠指部對郭說：

「爲了查證你的陳情，我曾親自到台北松山寺，拜訪前保密局特勤室主任毛惕園將軍。據他說，你的確與共黨毫無關係，當然也不是匪諜。只因當時案情上需要，毛人鳳局長

本著最高當局的決策，命他來勸服你，站在黨國利益的立場，扮演假匪諜，使政府對國內外輿論有所交代，所以你是無辜的。他要我簽請上級，特別給你優待，並且強調這件案情，先總統蔣公知道，現任總統蔣經國先生也知道。當時，我曾請毛主席寫個證明，以便簽請上級辦理。他毫不猶疑的寫下證明，所以你的問題，最近就會獲得解決。」

七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上午，警備總司令陳守山上將，特派劉靜齋少將、蕭桃庵上校，再來綠島指揮部，轉達上級的四項指示：

一、你所請恢復軍籍，復職補薪，依法辦理退役手續等，因礙於法令，目前無法辦理，等到將來情況許可時再說。

二、陳總司令命我帶來新台幣陸拾萬元，作為生活補助費，你寫個收據，就可領取。

三、再過三天，也就是七月一日，你就可以離開綠指部，完全恢復自由，回到台灣與家人團聚。

四、回家以後，平平靜靜過生活，做一個與世無爭的隱士。

郭廷亮於七十二年七月一日獲准恢復自由，從綠島返回台灣桃園家中，見到妻兒，相擁哭泣。

八、為翻案而死

郭廷亮在牢中被關了二十七年，回到平鎮家中，他面臨著現實的生活問題，不要說去找工作做，連家中瓦斯爐和電器他都不會用。台灣警備總部給他六十萬元，經過一年的生活，根本不夠用。

郭的個性倔強，他受了這麼大的冤屈，使他無法待在家中過平靜的生活。他堅持要為孫立人將軍恢復榮譽，給同案的難友們恢復清白。

七十二年三月十六日，郭廷亮再寫給蔣經國總統一封陳情書，坦誠說明案情之後，要求政府恢復他的軍籍，復職補薪，並依法處理退役，發給退役金及保險金等，以維持晚年生活。陳情書副本還送給張群、王昇等人。

上面放他回來，本來以為沒有問題了。而今有關單位發現他還是到處陳情，為免把案情講出去，乃提供優厚待遇，安排他去綠島養鹿。

郭廷亮和親友們商量，大家認為他留在台灣目標太大，不免有危險，不如回綠島比較安全。而且他在台灣沒有辦法找到其他職業，不回去，一家生活就成問題，在此不得已情況下，他只好順應上面的要求，一次簽約五年。③

七十二年，過完中秋節，郭廷亮回到綠島養鹿，五年中，他過著平靜的隱士生活，薪水

由兩萬多增加到六萬元，逢年過節，他也可以回台與家人團聚。

七十七年一月十三日，蔣經國總統去世，三月間，台灣掀起翻案風。郭廷亮成爲記者查訪的對象。爲避免記者，上面突然要他在二月十四日回家，到了二十日，又要他提前回綠島，他和記者們在玩捉迷藏。這幾天報紙上天天寫著「匪諜郭廷亮」的消息，郭廷亮的長子郭志中實在忍不住了。二十二日中時晚報記者前來採訪，他就把郭廷亮的陳情書拿了出來。二十三日，自立晚報獨家刊出此份陳情書的全文，在社會上造成極大的震撼。使渲染了三十多年的「郭廷亮匪諜案」真相大白，亦促使政府不能不釋放郭廷亮。七十七年九月，郭廷亮養鹿合約期滿，上面還要他續約，月薪六萬元，郭毅然拒絕，有關方面找他溝通說：「鹿場全部給你」，郭堅持清白最重要。④

郭廷亮於民國四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被捕，直到七十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才獲得行動自由。在他離開鹿場時，情治單位再度囑咐回家過平靜的生活，做一個與世無爭的隱士。可是二十三年牢獄裡的折磨，並未磨滅掉他的豪氣血性，他爲了老長官孫立人的獲罪，耿耿於懷，竟把情治單位的叮嚀警告置諸腦後。

郭廷亮回到台灣之後，便出面領導昔年同案受刑的難友們，從事各項活動，四處陳情，要求還孫立人將軍清白，及平反受「孫案」株連的人的冤屈。郭廷亮此一大膽的作法，自然引起同僚的熱烈響應，輿論亦多予支持。

八十年十一月十九日是孫立人逝世週年，郭廷亮約了幾個新一軍同事，於十六日（星期

六)準備前往孫將軍墓園祭拜。為表達對老長官的尊敬，獨自先從台北搭火車，回桃園家中，換穿新西裝。不料車到站時，並未見他下車，等火車緩緩駛離桃園站，他卻自車上摔出，結果跌傷後腦，左眼青腫，人昏迷不醒。先送桃園醫院急救，週末找不到醫生，延誤到次日，親友聞訊趕來，將他送到台北榮民總醫院診治，至十一月二十四日過世。

郭志忠為了替父親洗冤，又將他父親在世時詳加補充而尚未寄出的陳情書，送交台北中國時報，於郭廷亮逝世次日，全文刊出。對他被捕和受刑的經過，以及要他扮演假匪諜的曲折情形，都有詳盡的敘述，終使冤案大白。

七十九年十二月二日，中華民國歸國學友協會及展望文教基金會在台北主辦「孫立人兵變案」座談會，偵辦「孫立人案」及「郭廷亮匪諜案」的前國防部保密局（情報局前身）偵防組組長谷正文在會中現身說法。他表示：「孫案關鍵人物郭廷亮並非匪諜，郭的匪諜身份，是由台灣保安司令部主導製造的。」他說：「自一九五〇年起，即負責監視孫立人。孫案早經『設計』。所謂『兵變』，當天他和蔣中正總統、孫立人分乘兩架飛機至屏東。」他說：「假如有兵變，就像黃帝大戰蚩尤一樣，沒有這回事。」⁵

十年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朱浚源博士為查明郭廷亮死因，調閱當年郭在省立桃園醫院的病歷表中X光會診單及電腦斷層掃描顯示：郭頭部右頂骨（right parietal bone）及左顳骨（left temporal bone，俗語說「太陽穴」）骨折，因右頂骨的骨折遭到重擊，導致硬腦膜下及蜘蛛網膜下腔出血，進而造成嚴重顱內出血（brain swelling）及腦髓

位移 (brain shift)，最後引致腦死。推此二處並非郭廷亮頭部跌到月台的碰撞處，而係在車上他的頭部左右兩邊已先受到鈍器之重擊。這些症狀，證明郭之死亡原因，不可能是原來桃園地檢署所判定單純的「交通事故」，而是人為的。⑥

註 釋：

- ① 獨家報導周刊刊載的《谷正文回憶錄》。
- ② 谷正文口述《白色恐怖秘密檔案》第一七三—一九一頁，彭孟緝導演《孫立人叛亂》案真相，獨家出版社。
- ③ 揭鈞著《小兵之父》第二六二—二六八頁〈郭廷亮訪問記〉。
- ④ 李敖《孫案研究》第二六七—二九〇頁，曾心儀撰〈郭志忠談陳情書幕後的心酸〉，李敖出版社。
- ⑤ 郭廷亮陳情書，見七十九年十二月三日台北各大報。
- ⑥ 鄭錦玉著《一代戰神》第四四〇—四五二頁，水牛出版公司。

第二十四章 大整肅

一、劉凱英逃亡記

四十四年五月廿五日，郭廷亮被捕的當天，時任第九軍第二處上尉軍事情報官的劉凱英，到鳳山誠正新村去看郭廷亮，見郭在家請客，吃飯時藉故離去，飯後再到郭府，有人告訴他，吳校長有事請郭教官去了。就在這時有兩個陌生人上來問話，劉凱英身為情報官，意識到郭廷亮被捕，於是暗地裡去追尋郭的去處未果，但確定郭廷亮是被政工人員帶走了。這時劉凱英無計可施，遂想起打個電話到屏東孫將軍公館，以責問的口氣問姚學智副官怎麼郭廷亮被捉了。那時孫將軍不在屏東，姚副官也覺得奇怪，追問郭廷亮被捉的原因。

劉凱英困惑地回到嘉義第九軍軍部。不久，聽說郭廷亮被扣留在「海軍招待所」。兩天後，一位保防同事對他說：「副軍長請你去一下。」這下他心慌了，於是以「先拿衣服去洗」為由，開始逃亡，坐三輪車到一間小學，從那裡打電話給入伍生總隊的同學時任嘉義市立中學教員的李邦基，向他借路費，約定在某街頭見面，等了一陣子，沒看到李邦基，反而見到一輛吉普車，劉凱英急忙躲向田野中，後來去找軍訓班十六期同學張熊飛（受害人之一）的哥

哥張雲鵬，拿到路費，急忙南下屏東，爲躲避憲警人員，某晚進入孫公館，告訴孫將軍：「有人在捉我，我要逃跑。」孫將軍給他一點路費，同時勸他：「你趕快回嘉義去，你沒做錯事，不要怕，更不要逃，逃跑反而危險。」

劉凱英那敢回嘉義，來到鳳山找張熊飛。聽說警察局有他的照片，知道被通緝。不久，張熊飛、傅德澤也看出有被捉的危險，於是三個人共同逃跑。他們見到陌生人都怕，對於憲警人員更是遠而避之。他們覺得所有的車站，都在憲警的嚴密監視中，去台北已不能坐任何車輛，只好坐三輪車到高雄，換上便服，再坐計程車到岡山，認爲在空軍基地，比較容易躲過憲警的耳目。他們和軍警捉了幾天迷藏後，覺得三個人同行，目標太明顯，乃採取個別行動。傅德澤單獨到嘉義去找李邦基，在火車上被捕。隨後張熊飛亦遭逮捕。

劉凱英在岡山車站外躲着，火車開走時，急跑追上，進入車箱，自以爲神不知，鬼不覺，然而車子過了台南，更發現有人跟踪了。車到斗六，尙未停妥，他跳下車時，摔倒在火車和月台之間，受了點傷，卻沒有被人發覺。待火車開走後，有人走過來，他心慌急忙逃跑，終被憲兵捉到，結束了近兩個星期的逃亡生涯。

憲兵把他送到嘉義，交給刑警總隊長李葆初，問完話後，又送到「鳳山招待所」。這時郭廷亮已經不在那裡，第二天，劉凱英被送到台北延平南路保密局南所，才知道郭廷亮也在那裡。也許劉凱英被捉到時，全案已交由保密局局長毛人鳳辦理，所以他沒有吃皮肉的痛苦。

南所是一個L形的監牢，每人一間小房，郭廷亮、田祥鴻、劉凱英，和王善從分別關在

十二、十、八和六號房。從腳步聲，劉凱英知道郭廷亮進出的次數最多，被傳訊得很頻繁。

有一天，他看到郭廷亮去晒棉襖，劉凱英用牙膏在黃色的衛生紙上寫了個紙條，放在那棉襖口袋中，趁郭廷亮走過他門口時，他叫了一聲：「口袋有東西」。後來郭廷亮以同樣的方法，把紙條放在口袋，讓劉凱英「放風」時去拿。郭廷亮在紙條上寫的是：「毛人鳳要我合作，扮演匪諜來寫白白書，我就來承擔一切責任，你們不要亂講會傷害孫將軍的話。」劉凱英知道郭廷亮要扮演匪諜，還勸他不要上當。

郭廷亮說：「我們沒有任何把柄在他們手中，他們把我隨身攜帶的紅色電話簿收去，說那就是證據。」^①

註 釋：

① 揭鈞著《小兵之父》二八〇—二八二頁。

一一、兵變絕無可能

軍訓班十六期畢業生賴卓先，時任第十軍四十九師工兵營上尉通信官，在郭廷亮被捕後第二天，同遭逮捕，遭受嚴刑，逼他招供，圖謀兵變。當時保密局局長毛人鳳接獲密告，說「孫立人要兵變」。他恐怕真的發生兵變，六月一日親自南下鳳山，在海軍招待所會議室，

提訊賴卓先。陪同審訊人員有第十軍政戰部主任阮成章等數十人。毛人鳳面色凝重嚴肅的對賴卓先說：「你該誠誠實實，將你們準備在屏東親校時挾持總統的行動計畫坦白說出來，我可以保證你對國家立功應得的報酬。如果你執迷不悟，不坦白交待，萬一部隊出了問題，不僅對國家的傷害太大，對你更有嚴重後果。」

賴卓先從坐位上站起來說：「根本不可能有兵變的事！」

毛局長問：「你說，怎麼不可能？」

賴卓先回答說：

「我有三點事實證明，總統親校絕無發生兵變的可能：第一、凡是參加親校部隊，爲了陣容排面整齊，把原有的建制打散，臨時重新編成校閱的隊形。表面上站在校閱場上是一個連、一個營、一個團，而實際上那個連、營、團的官兵，都是新編成在一起，彼此都不熟識，上下情意也不可能事先有所溝通，而且各個士兵校閱時持有的武器，與平時使用的武器又不盡相同，如一位機槍兵，因臨時編組成六〇砲手，他又怎會使用六〇砲呢？像這樣臨時編組而成的部隊，怎可串通起來實行叛變而挾持總統呢？第二、凡是參加校閱的部隊，只准攜帶編制的武器，却嚴格規定不准攜帶子彈，自動武器連彈夾都不准攜帶，甚至不准個人攜帶鋼筆、戒子、筆記本、硬幣等日用品，連軍便服所有的口袋均須縫上，先由各隊軍事幹部嚴密搜查，最後各級政工幹部再行複檢，同時規定各班的

政治戰士，須互相監視，有無人違規。如此有槍無彈的部隊，人數雖多，還能兵變嗎？同時還有一個實槍實彈的憲兵加強營，在場保護總統安全，而有槍無彈的受校官兵敢起來叛亂嗎？第三、你們既然把我抓來，必認爲我有嫌疑，實則屏東親校，我已奉命留守，這是有案可查的，怎說我參加兵變呢？以上所說的話，絕對是事實，可向歷年參加過親校的官兵查證，如有虛構不實的話，願接受任何嚴厲的處分。」

毛局長聽完賴卓先的陳述之後，凝重嚴肅的表情，一掃而空，並且走過去，緊握着賴卓先的手，親切地說：「謝謝你！你給大家幫了大忙！」

毛人鳳將親自南下偵訊所得實情，回報了蔣經國，蔣遂將全案交由保密局主辦。

三、冤案到底關了多少人

郭廷亮被捕之後，辦案人員從他身上搜出一本「紅色電話簿」，上面記載着些親友的地址。最初由政工人員提名，到各部隊裡去抓人，被捕的人中又相互牽累了許多人，有些是滲透在內的政工人員，引著大家發牢騷，也一併的被抓進去，後來他們最先放了出來。還有些比較會應付偵訊人員的，或者與孫將軍拉扯不上關係的，不久也被放了。

根據四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四十四年度理珍聲字第拾捌號「國防部軍事檢查官聲請延長羈押書」，上面載有九十二人。他們的全部名單是蔣又新、郭立人、張茂羣、范俊勛、王其美、賴卓先、陳治國、李仲瑛、虎嘯華、伍應煊、趙雨公、王培裕、朱日新、陳江年、田雨、陸心仁、冉隆偉、鄧佑邦、王霖、鄧光忠、吉國輝、趙玉基、白崇金、李太遠、金朝虎、陳國偉、陳寅華、許達明、段雨民、向治中、高培賓、斯爾昌、尹福泉、余世儀、胡祥瑞、姜映權、陳業成、王漢昇、陳宗勤、竇子卿、楊萬年、牛桂章、艾叔雲、關高山、梁棠、劉澄昭、張欣政、梅成德、郭學周、劉繼承、張秉國、謝里茲、蘭宗全、黃炎培、張飛武、魯明德、陶松盛、楊庚年、朱啓君、楊永年、張熊飛、沈承基、王承德、郝振興、傅德澤、王宗經、王佇興、郭敘仁、敬銳、孫若秀、嚴渭洲、高翔雲、羅錦輝、陸國強、李洪源、張才發、王國爾、劉克曹、聶庚申、劉六律、劉滌塵、陳德揚、陳宏霈、高洪石、邵勤、陳國仁、周熙馥、于英華、徐遂慶、陳萬衡、王國海、熊玉藩。①

事後查證獲悉，上列名單中的人，王承德、王培裕、郝振興三人，係軍訓班畢業生，被捕時已脫離軍職，坐牢四五個月後獲釋。到了四十五年元月，經查明無罪獲釋的約有六十多人，都被分發到部隊，恢復了軍職，其餘的人便列入「郭廷亮匪諜案」中三十五人，包括郭廷亮、江雲錦、王學斌、田洋鴻、王善從、于新民、孫光炎、陳良燠、劉凱英等人。

註 釋：

四、郭廷亮的自首書

郭廷亮的自首書是怎樣偽造的，政府有關機關並未全文發表，但從九人調查委員會發表的「孫立人將軍因匪諜郭廷亮事件自請查處案調查委員會報告書」中，間接引用「郭廷亮與共匪發生關係之經過及其所接受之匪諜任務」一段文字中，可以窺知梗概，全文如下：

據郭廷亮在四十四年六月六日自首書中所稱，及其對本委員會四十四年九月十日詢問之答覆，郭廷亮任新一軍榴彈炮營少校連長時，於三十七年一月駐守瀋陽，其連部設於該市鐵西二道街三義和米棧內，因與該棧店主白經武日漸熟識，常相過從。郭廷亮經白經武之介紹，與女子李玉竹結婚，白經武藉此常以匪黨言論煽惑，並爭取郭廷亮。同年四月，郭部奉調赴前線作戰，白經武亦以匪嫌被捕，彼此關係中斷。同年十月底，瀋陽情況混亂，白經武即出獄活動。瀋陽淪陷之翌日，即十一月二日，白邀郭同餐，談話中郭廷亮請求白經武設法向匪軍取得路條，以便離開匪區；白經武則勸其留住匪區，另謀出路，並願介紹郭與其兄白經文晤面，俾獲協助。白經文當時任匪「東北鐵路護路軍呂正

操部聯絡科科长」。

十一月三日，白經武遂偕同郭廷亮至瀋陽鐵路飯店訪晤白經文，嗣後並再訪晤三次。在此四次晤談中，白因得悉郭為孫立人將軍舊部，在國軍中關係亦多，乃囑郭來台灣為匪從事兵運工作，並規定以長期潛伏掌握部隊達成下列兩項目的：(一)製造台灣國軍大規模之變亂，(二)俟匪攻台時實行內應。

郭廷亮經考慮後，當表示願為匪從事上述兵運工作，遂依照白經文之囑，填寫詳細履歷表，並就工作路線及進行兵運工作之方法，備具書面報告，送白經文轉呈匪上級核可後，白經文即囑郭廷亮與一馬姓科長談話，由馬匪授予個別訓練，並規定郭廷亮與匪聯絡辦法如下：

(一)以「瀋陽鐵西二道街三義和米棧白經武先生收」為通訊地址。

(二)匪於必要時派人來台與郭廷亮聯絡，以「白先生要我來看你」為聯絡暗號。

至郭廷亮在台進行兵運工作之方法及手段原則，當時亦經規定，包括下列各項：

(一)在高級將領間找矛盾，擴大矛盾，並運用矛盾，以進行挑撥離間及分化。

(二)對中下級幹部多從事聯絡工作。

(三)對部隊做到有力的掌握。

(四)在匪軍攻台前，尋找機會製造大變亂，使整個台灣發生動搖，以利匪軍攻台。

其後馬匪即以路條一張及黃金十兩交郭廷亮。

郭乃於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攜妻李玉竹離瀋陽，到達天津，轉往上海；同年年底，與原屬新一軍而逃離匪區之官兵同來台灣。

郭廷亮於三十七年底到達台灣後，替匪做了些甚麼兵運工作？在台灣製造些甚麼變亂，可從國防部四十四年度理珍起字第二四七號對被告郭廷亮等三十五人起訴書中的「犯罪事實」一段文字中，可以明確看出：

緣被告郭廷亮前充新一軍連長，……抵台後即與匪方聯絡，初無積極活動，迨四十三年夏，奉孫立人命，調陸軍總司令部服務，並秘密至各部隊從事第四軍訓班畢業生聯絡工作，知孫不滿現狀，且有少數軍訓班同學對孫未能升任參謀總長表示不滿，時適匪幫叫囂攻台，並派李姓匪諜與被告聯絡，促使進行兵運工作，被告認爲時機已到，遂決意進行，以配合匪軍攻台之企圖。乃著手利用孫立人關係，積極聯絡軍訓班同學。經被告劉凱英、田祥鴻、王學斌、孫光炎、賴卓先、王其美、范俊勛、楊萬良、陳業成、陳世全、冉隆偉等協力進行結果，計在各部隊建立聯絡關係達百人以上，分別指定負責人員進行秘密聯絡，由被告郭廷亮、田祥鴻、劉凱英隨時向孫立人報告，並經常接受孫立人發給之活動費用。經郭廷亮、田祥鴻、劉凱英三被告決定於四十四年五月下旬至六月上旬伺機製造國軍大規模變亂，占領據點，控制南部，必要時對國軍高級將領實行殺害。郭、田二被告於五月初至各部隊指示各負責聯絡人加強活動、控制部隊、把持通信部門、威

脅部隊長、扣留政工人員等行動計畫，並決定設指揮所於關廟，先後由被告王學斌、賴卓先、李仲瑛、楊永年、郭廷亮、田祥鴻等兩度至關廟、龍崎一帶偵察地形暨該地通信設備，至同月十五日，被告郭廷亮在台北晉見孫立人，奉孫指示指揮所應設於虎頭埤。被告南返後，復召集王學斌、賴卓先、鄧光忠於十七日同至新營偵察地形一次，積極進行叛亂活動。被告江雲錦、于新民爲孫立人多年舊部，在陸軍總部主管督訓業務，自四十二年起，即秉承孫意，經常派督訓官被告郭立人等藉督訓機會，至部隊聯絡軍訓班畢業生，並於四十三年夏，由被告于新民將所聯絡之各部隊負責聯絡人員造具名冊，送交孫立人。嗣由孫指示被告江雲錦試驗所聯絡人員通訊效能，被告江雲錦即於四十四年五月十八日著被告郭立人、劉凱英、許達明等，召集第九軍所屬各團負責聯絡人員，即被告金朝虎等十餘人，在台南雀經濟食堂，秘密集會，席間發表反動言論，以德國隆美爾比擬孫立人，煽動叛亂，並囑與會人員提高警覺，注意保密。經將開會情形報告孫立人，並奉孫立人明告其叛亂計畫，囑於舉事時隨赴南部共同進行。被告王善從因曾辦理搜索訓練，得孫立人賞識，四十三年夏，率八十軍搜索實驗隊在林口演習；同年六月，孫立人交卸陸軍總司令前數日，召被告囑包圍陽明山官邸，俾其實行兵諫。當日被告王善從、陳良堦即照孫意，前往陽明山實地偵察地形，準備行動；同年十一月，被告王善從又奉孫立人之命，擬具包圍高雄西子灣官邸計畫，並接近要塞官兵，刺探要塞警備情形，復與被告陳良堦隨孫立人至西子灣實地偵察官邸地形；四十四年五月廿七日，復奉孫立人

面囑，前往屏東候命行動；廿八日被告陳良堦奉孫派遣，乘汽車南下通知預約候命之被告劉凱英等，以孫有事不能來，並告以郭廷亮被捕消息。事後用電話以暗語向孫報告。被告張茂羣、陳江年、趙玉基、田雨、王霖、朱日新、白崇金、李太遠、高培賓、賈子卿、張熊飛、沈承基、傅德澤等均曾參與秘密聯絡；被告張熊飛、沈承基二名並於六月二日畏罪逃亡；被告傅德澤於六月七日拘捕時畏罪脫逃，經本部查悉分別將各該被告拘押偵辦到案。

「孫立人案」主角郭廷亮「匪諜自首書」，經過縝密策劃編造製成後，送交九人調查委員會作爲最重要的證據。可是九人調查委員並不重視，在「孫立人將軍因匪諜郭廷亮事件自請查處案調查委員會報告書」中說：

「本委員會認爲在通常情形下，郭廷亮雖有執行匪諜任務之企圖，並有如上述爲孫將軍多年部屬之關係，但以一步兵學校少校教官之地位，其所能發生之影響力量，究屬有限。倘無可乘之機會，郭縱欲運用其與孫將軍之關係，達成掌握部隊，製造變亂之目的，亦少可能。」

五、兵變沒有槍聲

製造「郭廷亮冤案」的目的，是要取得他們的自白書。在這些受害人中，每一個人都被逼寫過好多次自白書，問案的人拿郭廷亮的自白書，去威脅王善從、江雲錦等寫自白書，而且須按照問案人的意思去寫。他們拿到王善從、江雲錦的自白書後，又回去逼郭廷亮再寫一本，使內容能夠符合其他的自白書。然後再拿郭廷亮的自白書，去逼其他人修改，來來往往不知道多少次，直到問案人滿意為止。①

在這些受害人中，如果有人不肯配合寫他的自白書，就會受到嚴刑拷打。據受害人張熊飛說：「我們這些人中，苦頭吃得最多的是郭廷亮，他在老虎凳上十天，挨了很多毒打，其他也有不少人被上過刑，逼他們招供。在校閱前的一個階段，政工幫亂捉了三百多人，捉到就打、上刑，這時是八十軍政治部主任阮成章主辦。我們在精神上和肉體上都非常痛苦，他們把我們關進小小的牢房，那扇門厚得可怕，進去以後，生死難測，那種恐懼非一般人所能瞭解。晚上睡不著覺，白天要被審訊，坐在三面白牆的房子裡，審問人背對著黑牆，面對著我們，還用強光照著我們的臉，真難受。回想起來，真不知那些日子是怎麼過的。在這種恐怖的日子裡，我們寫了不知道多少自白書，寫完了還要照他們的意思去改。那時我有一個地址本，上面有些是學生畢業時留下的姓名，所以記不起來。政工人員就專門找這些名字來逼

我，要我講出他們（在兵變計畫中）的任務，聯絡的目的，簡直是無中生有。然後他們又按地址本的名字去捉人，來和我的自白書對質，牽連到好多無辜的人。據說蔣總統知道後，很不高興。蔣經國對一百多名政工人員講話，告訴他們這樣做不合理，然後將全案交由保密局局長毛人鳳辦理。毛局長比較講邏輯，我們就好受多了。毛惕園、毛人鳳客氣地要我們寫自白書，並且要我們放心。」①

冉隆偉是步兵學校上尉教官，五月二十六日，他教完「地形學」下課後，被辦案人員把他帶到「海軍招待所」。因為他替郭廷亮上過課，一開始，辦案人員就問他與郭廷亮的關係，逼他承認自己是匪諜，弄得他莫名其妙。正在奇怪時，被兩個大漢捉著，挨了不少耳光，然後把他綁起來，帶去看郭廷亮被上老虎凳苦刑，嚇得他心神不定。再關起來，要他寫自白書。他所寫的自白書，顯然不是他們要的內容，於是冉教官也上了老虎凳。第二天，他們拿了六發子彈，挾在冉隆偉的手指間，然後用繩子把手指綁緊，真是痛苦不堪。上刑的目的，自然是要他按照指示去寫自白書。辦案人員輪班來疲勞審問，連水都不給喝，反而要他喝鹽水。

冉教官身材高大，體魄強健，他忍不住的時候，也就還手打施刑的人。到了第四天，辦案人員威脅要把他丟到海裡。他們拿麻袋和石頭給他看，並且說他將成爲第三十九個被丟到大海去的人，要他按照寫好的稿子去唸。他看到這是危害他心裡最敬愛的長官的話，抱著寧死不屈的決心，又挨過一晚。第五晚，他們把他推上吉普車，開到小港海邊，把麻袋拿下來，在海灘上逼供，要他把「造反計畫」講出來。根本沒有這回事，那能說出甚麼呢？他還是把

孫將軍怎樣練兵，以及怎樣打仗的故事告訴辦案人員。他們拿他沒辦法，又把他帶回去了。到了第六天，另一批辦案人員又把他帶到小港，這次他們上了竹筏，把他和石頭裝在麻袋裡，開出海去，是給他「最後機會」去招供。他想：與其天天在那裡受罪，不如一死了之。那時他已經不怕死了，所以他們把他放入水中，他也處之泰然，不過他們終於又把他拉起來，送回「海軍招待所」。

江雲錦是在抗戰末期，在貴州都勻從軍，參加緝私總隊稅警教練所，畢業後，在稅警總隊第三團跟葛南杉團長做副官，孫將軍點名時，認為他是一位優秀青年，保送他進工兵學校十五期，畢業後，回到新三十八師工兵營當排長。在第一次緬甸戰爭撤退時，他總是殿後，負責炸橋工作。反攻緬甸時，被孫將軍選為作戰參謀，在戰地裡，跟隨孫將軍三年多。三十年十一月廿九日，攻打八莫時，他乘軍機在戰火中失事受傷，住院療養。新一軍回國後，江雲錦隨軍到東北作戰。三十七年，被派到第四軍官訓練班當大隊長。過了幾年，調任陸軍總部第五署第四組組長，主管部隊督訓，副組長是陸軍大學剛畢業的王善從及于新民，下設三個小組，分別負責北部、中部和南部駐軍的督訓工作，三位小組長是陸心仁、蔣又新和郭立人。督訓官的任務，是要到各部隊考察訓練情形，因而被誣在部隊中從事「聯絡」工作，搞小組織，全部被捕。江雲錦說：

「五月二十九日，他們把我送到『海軍招待所』關郭廷亮的地方，在裡頭聽到慘叫，也

聽到打人時的吼聲，看到各種刑具，令人驚心。他們告訴我，別人都先打一頓才問話，對我客氣些，希望我合作。這時我知道郭廷亮在挨打和受刑，心裡非常害怕。那天晚上睡不著，拿了繩子勒著頸子，我想一死了之，但是自殺未成。到三十日，他們把階級發還給我，與保密局的人一同坐火車到台北。在車上碰到空軍朋友嚴中和，我假裝不認識他，而他卻向我打招呼，結果他也被扣，後來找保人給保釋出去。我離開鳳山時，他們說我和郭廷亮案無關，要送我到保密局去受審問。

審問時，他們要我照實招供，我根本沒有做錯事，從那裡供起？後來他們說我五月二十一日到孫公館，穿的是什麼衣服（表示他們有資料），為何不承認？而且要我說出談話內容。我照實說，孫將軍要我告訴軍訓班同學們，大家要安心，好好為國服務。結果保密局人罵我，為什麼不檢舉孫立人？我告訴他們：孫將軍是為國家好，關心軍中士氣，反問他們有什麼好檢舉的？問完一些話後，就要寫自白書，要我詳細寫出我和孫將軍的關係。自白書寫了好多次，後來要照他們的意思去寫，幸好是沒有受刑。

江雲錦的岳父沈毓卿先生，曾任廣西省貴縣縣長，與白崇禧將軍相識，特務人員借題發揮，說他和岳父，共同聯合孫立人將軍和白崇禧將軍要一齊造反。

江雲錦又說：「九人調查委員之一的黃少谷先生，帶了兩位助手，一位筆錄，一位錄音，問他自白書是不是他寫的？他承認是他寫的，別的並沒有問。在黃少谷先生詢問前數星期，

蔣經國召見過他，對他很客氣，問他有沒挨過打？江雲錦直言沒有。然後蔣經國說：「這次沒有槍聲，要有的話就……」江雲錦不明白蔣主任在講什麼，就追問：「什麼槍聲？」蔣經國立刻改變話題，問他有困難沒有？江雲錦要求換洗衣服和牙刷。那時他與家人不能見面，開始見面是判決一年多後才允許的。」

江雲錦說：「孫將軍愛護部下，部下對他很尊敬，引起蔣先生懷疑。」他舉些例子說：「郭廷亮受冤枉的有三十五人，我們對孫將軍毫無怨言，他要大家好好為國家幹，出發點是絕對正確。三十五人中，有一個湖北佬孫光炎，被捕時才二十七歲，是個中尉排長，對孫將軍崇拜得不得了，就聽不得別人說孫將軍壞話，他在監獄裡還要跟別人吵，結果被打得很厲害，後來發了瘋，雖經服刑期滿，又沒有人敢保他出獄。他後來連朋友都認不出，一生被關在玉里精神病院裡。」

孫將軍初失去自由時，一名士兵聽到廣播說，孫將軍是匪諜，就向連長陳洪玲報告，陳連長叫士兵不要聽信謠言。就是因為這一句話，結果被判無期徒刑。

江雲錦還說：「連辦案的毛人鳳、毛惕園、谷正文等人也都敬佩孫將軍。在牢裡坐久了，和毛惕園也就熟了，大家沒有事就談天說地。有一天，毛惕園說：『我們都是孫將軍部下，都是好人，不好的還進不來（監獄）呢！』毛惕園還勸江雲錦去保密局工作，但為江雲錦拒絕了。此外，毛惕園還算有點良心，有時給受冤枉的人一些方便。」^①

張熊飛是浙江海鹽人，被捕時二十九歲，時為陸軍軍官學校預備軍官訓練班的上尉教官。

關於屏東校閱和演習的謠言，張熊飛說：「在六月六日校閱前，他們找了數百名政治戰士來搜查士兵，看看有沒有人帶實彈，他們查到一些人，身上帶有實彈，不過我認爲檢查的人和被檢查到的人，都是奉命來表演的。帶子彈的人，當時帶走了，不過後來全放了，自此之後，兵變和兵諫謠言卻滿天飛。」

陳良燠是福建林森人，軍校十八期畢業，孫立人升任新一軍軍長之後，他一直跟在孫將軍身邊當隨從參謀，他於四十四年八月一日孫將軍失去自由後一日被捕。他說「六月六日根本沒有校閱，七月初在屏東舉行演習，孫將軍是陪同蔣總統校閱的。那天清早，保安大隊隊長宋慶強上校對陳說：他從來沒看過演習，問能否搭便機和孫將軍一同去？因爲飛機有座位，我請他同往。演習的時候，有一個彈藥包在檢閱台旁邊爆炸，這是代表敵方的砲彈。宋上校嚇得快爬到台下去，還是經我解釋，說彈藥包不會傷人的，他才敢站起來。後來宋上校對我吐真言，原來他是奉命去監視孫將軍的。上面並指示要留意有政變的可能，他以爲那個彈藥包的爆炸，就是政變開始，所以嚇得要死。」

王善從是黨國元老許世英的外甥，他說：「大概在四十四年七、八月間，我在保密局那種奇特的被逼的環境下，完成了別人需要的白白書和口供筆錄等事宜。先一天，該所負責人「單手」告知，要他先洗澡、修面、理髮，準備第二天高級長官召見談話。時間到了，由那位「單手」先生駕駛有蓬的吉普車，用黑布蒙著眼，兩旁有槍手押著，坐車到一個兩旁有中國亭園風味的一個房間，面積不小。蔣經國主任獨自一人坐在裡面，等我坐後，他先問我：

「你在裡面是否有人打過你？」我說：「沒有。但我有點意見想報告主任。」蔣主任說：「好，請講。」王善從說：「我的白白書和口供完全是假的，是逼出來的，完全是要嫁禍孫總司令，請主任查明。第二，我是軍校和陸大的畢業生，也不是新一軍的人。據我很公正的看法，孫總司令絕對是愛國無私的。關於政工人員在部隊裡鬼鬼崇崇的行爲，專門打小報告，的確使我們很痛恨，我想主任你不會知道的。現在出了這樣的事，實在是國家之禍，我希望主任你和孫總司令站在國家的立場上，開誠佈公，彼此面對面談一下，彼此檢討一下。如果真能由此團結合作，豈不是轉禍爲福了嗎？如果國家爲了整頓軍風紀，那可以槍斃我們，我們穿了軍服，隨時就準備犧牲的。前後我獨自說了十多分鐘。蔣主任當時面色凝重，一語不發，送我到門口。」自從和蔣談過話以後，再也沒有人再問我案情，只是啞口照簽他們需要的各樣文件。①

「更奇怪的事竟然又發生了，報載九人調查委員會推選出來的王雲五在一九五五年（民國四十四年）九月十日上午在軍法局訊問郭廷亮，十日下午訊問王善從，十一日上午訊問田祥鴻，而且均有調查筆錄、錄音等調查訊問紀錄存卷。當時除了王委員外，還有兩位最高法院的法律專家作顧問，另有兩位負責筆錄錄音等，該會還開了九次會，公佈了調查報告書，九位調查委員在當時都是德高望重，要對孫案在當時及爾後歷史上要負責的。任何人都不會想到會開這麼大的一個玩笑，我根本沒有被傳參加九人調查委員會調查訊問，王雲五老先生我一輩子從來沒有見過他，軍法局根本沒有去過，報上的紀錄詢問我的話，全是假的，誰會

註釋：

- ① 揭鈞著《小兵之父》第二五七—二五八頁〈走訪郭廷亮冤案受害人〉。
- ② 王善從撰〈剖冤案，爭是非〉一文，載於李敖編《孫案研究》第二九一—二九六頁。

六、冤案沒有死人

因郭廷亮匪諜案受牽累的一百多人，經過政工人員及保密局一年多的偵查終結，除已無罪獲釋者外，最後被國防部軍法局起訴的共三十五人。根據四十四年度理珍起字第二四七號國防部起訴書，這二十五名被告如下：

被告	郭廷亮	男年卅四歲雲南河西人陸軍步兵學校少校教官	在押
	江雲錦	男年卅八歲江蘇吳縣人陸軍總司令部中校組長	在押
	王善從	男年卅六歲安徽至德人陸軍總司令部中校副組長	在押
	劉凱英	男年廿九歲安徽合肥人陸軍第九軍上尉參謀	在押
	田祥鴻	男年三十歲四川德陽人前陸軍第九軍上尉情報官	在押

- 王學斌 男年卅一歲河南商水人陸軍第十軍四十九師上尉參謀 在押
- 孫光炎 男年廿六歲湖北天門人陸軍第七軍六十九師中尉排長 在押
- 賴卓先 男年廿八歲四川成都人陸軍第十軍四十九師工兵營上尉通信軍官 在押
- 鄧光忠 男年三十歲四川廣元人陸軍第十軍四十九師搜索連少校連長 在押
- 李仲瑛 男年卅五歲浙江浦江人陸軍第十軍四十九師通信組少校組長 在押
- 楊永年 男年廿七歲廣東南海人陸軍第十軍四十九師搜索連上尉副連長 在押
- 冉隆偉 男年廿九歲四川蓬溪人陸軍步兵學校上尉教官 在押
- 張茂羣 男年卅一歲四川慶符人陸軍第十軍五十一師一五三團二營四連中尉副連長 在押
- 王其美 男年廿七歲貴州錦屏人陸軍軍官學校中尉區隊長 在押
- 陳良燦 男年卅四歲福建林森人總統府參軍長室少校參謀 在押
- 于新民 男年卅七歲南京市人陸軍總司令部中校副組長 在押
- 郭立人 男年四十歲湖南常寧人陸軍總司令部第五署少校督訓官 在押
- 金朝虎 男年三十歲湖北監利人陸軍第九軍四十一師一二一團中尉副連長 在押
- 范俊勛 男年廿九歲廣東廣州人陸軍第十軍五十一師上尉參謀 在押
- 楊萬良 男年廿九歲四川珙縣人陸軍第十軍五十一師炮兵二〇二營上尉連絡官 在押
- 陳江年 男年廿九歲天津市人陸軍第十軍五十一師一五一團中尉排長 在押
- 趙玉基 男年廿八歲山東臨朐人陸軍第九軍四十六師一三八團中尉排長 在押

田雨 男年廿六歲雲南昆明人陸軍第十軍四十九師一四七團中尉連絡官 在押

朱日新 男年三十歲湖南祁陽人陸軍第三訓練基地上尉裁判官 在押

白崇金 男年廿六歲四川江津人陸軍第九軍四十六師一三八團中尉訓練官 在押

王霖 男年卅二歲湖北蘄春人陸軍第十軍四十九師一四五團上尉訓練官 在押

李太遠 男年三十歲四川南部人陸軍第九軍四十六師一三八團中尉排長 在押

許達明 男年卅二歲四川巫山人陸軍第九軍九十二師上尉連絡官 在押

高培賓 男年廿八歲雲南元江人陸軍第二軍團工兵總隊中尉副連長 在押

陳業成 男年卅三歲湖南湘陰人海軍陸戰隊第一師衛生營上尉主任 在押

陳世全 (即陳治國) 男年廿八歲四川涪陵人陸軍步兵學校上尉教官 在押

寶子卿 男年廿九歲河南伊陽人陸軍第十軍五十一師搜索連上尉連長 在押

張熊飛 男年廿九歲浙江海鹽人陸軍軍官學校預備軍官訓練班上尉教官 在押

沈承基 男年廿八歲貴州平越人陸軍步兵學校上尉助教 在押

傅德澤 男年廿五歲四川酆都人陸軍第十軍九十三師二七八團二營中尉訓練官 在押

從國防部軍法局四十五年度典兵字第二零號判決書中，可以得知這三十五人的犯罪事實及判處的刑期。除郭廷亮已在前章敘述外，其餘各人的犯罪事實及刑期如後：

「江雲錦自民國四十二起，啣孫立人之命，轉知督訓官郭立人等，至各部隊督訓時，即秘密聯絡其學生。四十三年六月，復命于新民將所聯絡各部隊人員，造具名冊，親送孫立人。四十四年五月十八日，又命郭立人、劉凱英等召集第九軍所屬學生金朝虎、李太遠等十餘人，在台南雀經濟食堂，秘密集會，席間江雲錦發表反動言論，以德國隆美爾比擬孫立人，及「總理革命十次失敗，都有安全地方去，我們只有一次，只許成功，不許失敗」謬論。並囑與會人員提高警覺，注意通信保密。同月二十五日在台北市孫立人寓所向孫報告，在台南集會經過，孫即明告其行動時，就用四十九、五十一兩個師，到師後，召集營長以上幹部訓話，假總統名義，拿出文告等叛亂計畫，並囑舉事時，隨赴南部共同行動。」處有期徒刑十五年。

「王善從於民國四十三年五月間，啣孫立人之命，率第八十軍搜索實驗隊，來林口演習。同年六月底，孫立人命其率隊準備包圍陽明山官邸。王善從即秉命，由陳良堦陪同，前往陽明山實地偵察地形。同年十二月，王善從復啣孫命，擬訂包圍高雄官邸計畫；並接近要塞官兵，刺探要塞警備情形。又與陳良堦隨同孫立人，親往實地偵察高雄官邸地形，以便從事包圍。」處有期徒刑十五年。

「田祥鴻、劉凱英自民國四十三年起，即秘密聯絡學生，並分負聯絡一、二、三軍及第九軍之責。復與被告郭廷亮共同商定，利用親校或校慶期間，發動叛亂計畫，及將國軍高級將領編號，準備殺害。被告田祥鴻於四十四年五月間，同被告郭廷亮、王學斌、賴

卓先至關廟偵察地形，準備設立叛亂指揮所，及與被告郭廷亮決定控制部隊，把持通信，威脅部隊長，扣留政工人員等行動計畫，被告劉凱英於案發後，同年六月一日自嘉義逃亡，同月被捕之事實，亦均由各該被告分別供證明確。被告孫光炎受被告郭廷亮指使，負責聯絡金門方面學生，積極展開活動，並大發謬論，詆毀政府之事實，業據自白不諱。」田祥鴻、孫光炎、劉凱英各處有期徒刑十五年。王學斌、賴卓先各處有期徒刑十二年。陳良燠「在偵察官邸地形時，尚知虛指一房屋偽稱官邸，告知王善從。足徵良心未泯，衡情殊堪憫恕，量刑亦宜從寬。」處有期徒刑八年。

「鄧光忠、李仲瑛、楊永年、冉隆偉、王其美、張茂群部分：被告鄧光忠於民國四十四年五月，隨同被告郭廷亮等至新營偵察地形。被告李仲瑛、楊永年於同月隨同被告王學斌等至關廟偵察地形，為設叛亂指揮所之預行準備，業經被告李仲瑛、楊永明供明在卷。被告冉隆偉、王其美、張茂群係步校、軍校及一五三團負責聯絡人，其積極展開活動之事實，該被告等在審判中均希圖規避，以卸罪責，但既據被告郭廷亮供述明確殊難憑其空言翻異。」各處有期徒刑十年。

「于新民、郭立人、金朝虎、范俊勛、楊萬良、陳江年、趙玉基、田雨、朱日新、白崇金、王霖、李太遠、許達明、高培賓、陳業成、陳世全、賈子卿、張熊飛、沈承基、傅德澤部分：被告于新民聽從被告江雲錦之命，為之造具聯絡名冊之事實，已據供承，雖否認參與活動，但經被告江雲錦供明「要聯絡學生的事，于新民是知道的，我不在台北

時，孫立人就直接找他，我知道多少，他知道多少」等語紀錄在卷。被告郭立人、金朝虎、范俊勛、楊萬良、陳江年、趙玉基、田雨、朱日新、白崇金、王霖、李太遠、許達明、高培賓、陳業成、陳世全、竇子卿、張熊飛、沈承基、傅德澤等十九名均係孫立人之學生，曾分別參與被告郭廷亮、江雲錦等秘密聯絡組，經各該被告及郭廷亮、江雲錦、劉凱英等分別於偵查中供證屬實。」各處有期徒刑三年，張熊飛、沈承基、傅德澤於戒嚴地域無故離去職役，各執行有期徒刑三年二月。

國防部軍法局判決的三十五人中，有十五人以「二條一項」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唯一死刑判罪，經政治處理，刑期改爲無期徒刑，十五年、十年、八年不等，除郭廷亮外，全部坐牢四年。其餘二十人改以違背職守之罪名，全部判刑三年，每人都坐滿了三年牢釋放。^①

到了民國四十八年，據說是胡適博士返國晉見蔣總統時，進言釋放「孫案有關人犯」。又有一說是宋公言去找他的老師王公嶼，請求蔣總統釋放江雲錦等人。蔣經國說：「放人可以，但要分批，不能一齊放。」乃於五月七日、九日和二十六日，三十三位受害人具結「絕不向任何人透露被捕後的情形」之後，分爲三批釋放。

同年九月三日軍人節，上面通知江雲錦和陳良堦說，有人找他倆談話。結果是蔣經國於上午十點在台北松江路救國團本部召見。蔣經國親熱地告訴他們說：「讓過去的過去算了，

忘記它，你們還很年輕，正是做事的時候，希望你們將來為國家服務。」^②

註 釋：

- ① 李敖編《孫案研究》第二〇五—二四〇頁。
② 揭鈞著《小兵之父》第二七九頁。

· 傳人立孫 ·

第二十五章 大審判

一、謠言

郭廷亮於民國四十四年五月廿五日被捕，時隔三天，蔣總統召見孫立人。孫將軍親筆記下這次談話情形：

「一九五五年（民國四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時正，總統召見我。第一句話問我近來看甚麼書？我回答『看《南宋史》』。他說：『那很好，很好。』他接著說：『你沒有甚麼，你以後少跟政客們來往。』我回答說：『是的，我一生最討厭玩政治和與政客打交道。』他隨即說：『這次我要把你給孤立起來。』同時他面色變得很難看（氣憤）。隨即又回轉微笑（不自然的）說：『你對於訓練部隊很好，不過打仗不行。』我當時聽他這話，幾乎迷惑了，真使我啼笑皆非，不知從何說起。我直言以對：『不然，將不知兵，何以爲戰？蓋練兵與作戰實爲一體兩面，而不可分離。竊職總髮從軍，追隨鈞座卅餘年，轉戰國內外，大小幾百餘戰，從未辱鈞命，而攻無不克，戰無不勝，守無寸土

之失。殊不知鈞座所言「打仗不行」何所指也？若言爭權奪利，欺世盜名，則我不屑也。」言畢敬禮而退。」^①

隨後軍中散播出各種謠言，說孫立人親信部下某某是匪諜，在軍中從事兵運工作。又說孫立人聯絡第四軍官訓練班學生，要劫持統帥，進行「兵諫」。甚至說他指使老幹部在軍事演習中進行「兵變」。同時在各個部隊中逮捕軍訓班畢業的下級幹部數百人，一時謠言蜂起，軍中瀰漫著恐怖氣氛，社會上也流傳著各種耳語，新聞媒體都不敢公開報導。

美國駐華大使藍欽對於社會上有關「孫立人事件」的各種謠傳，早有所聞，甚表關心。他透過各種管道查詢，已明瞭孫立人遭受誣陷。經向政府官方人士打聽，所得到的訊息是：軍中有些下級軍官，想利用泰勒將軍上次來華參觀軍事演習的機會，企圖「兵諫」，這些下級軍官所不滿的均與升級事項有關。藍欽大使於八月初返美述職，行前他晉見蔣總統，詢問「孫立人事件」的真實情況，答復差不多相同。

藍欽在他回憶錄中，說明泰勒來華參觀軍事演習時，並未發生任何情況。他說：

「泰勒將軍留台期間，中國方面舉行了他們最引人注意的軍事演習。此種演習，我在駐台期間，看過很多次。我們南下到屏東，屏東已成為台灣的陸空軍活動的主要軍事中心。泰勒似乎對於他所看到的印象甚佳，而一切進行得順利準確，猶如鐘錶一樣。」並沒有

發生任何情況。他對於孫立人爲此謠言而「結束他一生輝煌的軍人事業」，甚表惋惜，他說：「孫將軍是我們大家都喜歡而且欽佩的人！」^②

後來風聲更緊了，謠言滿天飛。一天，何應欽將軍叫人帶話，告知孫立人要多加小心。孫聽到一笑置之，他說：「我又沒有做任何違法亂紀的事，更沒有做任何對不起國家及長官的事，所謂君子坦蕩蕩，我有甚麼可懼畏的。」

孫夫人張晶英女士在家裡也聽到許多陷害孫立人的謠言，憂心忡忡。平常保密局長毛鳳夫婦和孫將軍常相來往，這時也不來了。孫夫人去找毛夫人幫忙，也沒有用。一天，孫夫人獨自在家中發愁，看到堂妹孫敬婉來看望她。孫夫人突然掉下眼淚說：「敬姑（孫家都是這樣稱呼她），有人要懲你二哥！」

有一次，孫夫人實在忍不著，勸孫立人出走，她願留下來應付等死，如果要捉就捉她好了。可是孫將軍就是不肯走，他說：「我沒做錯任何事，爲甚麼要走？如果我出走，假的誣構也會被人說成真的。我不能像吳國楨，丟臉丟到外國去，我絕不做這種事。」^③

註 釋：

① 揭鈞《小兵之父》第三〇一—三〇二頁。

② 《藍欽使華回憶錄》第三〇一—三〇二頁，中國時報譯載。

③ 〈孫敬婉女士訪問紀錄〉，載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五十六集《女青年大隊訪問紀錄》第一二二頁。

二、辭呈

民國四十四年（一九五五）七月三十一日上午十時，蔣總統在北投復興崗召開「擴大軍事會議」，孫參軍長準備出席。一早，隨從參謀陳良堦接到陳誠副總統侍從武官劉和謙一通電話，陳副總統要孫參軍長到陳公館面談。陳參謀立即報告參軍長，整裝前往。陳誠邀孫進入書房內密談，到了上午九時，劉和謙進去報告，現在必須出發，才能趕上十時的「擴大軍事會議」，陳誠雖然回答曉得囉，但他並沒有動身的意思。到了將近十點，陳副總統不但沒有出發，反而告訴劉武官，不去開會了。就在這次會談中，陳誠將「郭廷亮匪諜案」告知孫立人，並說明政府要追究孫應負的責任。孫辯說他對「郭廷亮匪諜案」實不知情，他自問沒有任何錯誤，政府一定要追究責任，他願辭去軍職，以明心跡。他原本是學土木工程，今後願從事工程方面工作，繼續為國家效力。事後才知道，就在那次「擴大軍事會議」上，宣佈「孫案經過」，並決定追查責任，限制其行動自由。

孫將軍於上午十一時，回到台北南昌街官邸，守門的衛兵，已經換成憲兵，並將孫家中

所收藏的抗戰時俘獲日軍的戰利品及美英將領艾森豪等人贈送給他的紀念品槍支配劍等物，統統搜去，予以沒收。

當天下午三時，孫將軍前往士林官邸拜會蔣夫人，將陳副總統告訴他的情形，報告蔣夫人，此時蔣夫人也愛莫能助。

八月一日，守門的憲兵隊長對陳參謀說：「上面有命令，要參軍長不要出門。」上午，總統府張群秘書長來通知孫參軍長：「從今天起，毋庸再到總統府上班。」接著總統府第一局局長黃伯度和第二局局長傅亞夫連袂來訪，他們帶來郭廷亮等人的自白書及一張三百多人被捕軍官的名單，要孫將軍引咎辭職，寫一張「辭職簽呈」，以便他們交差。孫回說：「我問心無愧，何咎之有，爲甚麼要我引咎辭職？」於是黃伯度乃婉言相勸，孫將軍拒不肯寫，結果不歡而散。

黃伯度是安徽舒城人，與孫家有世誼，孫黃二人都是排行老二，兩人見面互稱「二哥」。第二天，黃伯度又來相逼，要孫立人非寫辭職書不可。孫立人忍無可忍，要把黃伯度趕出門去。孫非常生氣說：「我不認你這個鄉親！」當天孫家電話已被切斷，晚間，陳良堦參謀也被憲兵逮捕，叫去問話，情勢愈來愈緊，家人不知發生甚麼大事，心裡非常恐慌，而孫將軍視若無事，在庭院裡獨自散步。

黃伯度實在感到無奈，但是上面交給他的任務，他一定要能完成。第三天，黃伯度又去威脅孫將軍侄兒孫克剛說：「孫參軍長如能提出辭職，他的部屬三百多人的性命即可得到保

全，否則會依法處刑，恐怕連孫家許多人的性命都難保。」孫克剛連夜趕到孫府，一再勸說：「你可以置自己的生命安全於度外，但你不能不顧全你的部下三百多人的性命。」孫將軍聽了，仍是氣憤不平，未置可否。

孫將軍身經百戰，在戰場上他站著都能睡覺，可是這一晚上，他輾轉反側，一夜未能成眠，他想到要他引咎辭職，就會氣憤填胸，若依照他的脾氣，他寧可死也不願認錯的。轉而念到跟他多年的三百多人的部下，內心極爲痛苦，這些部下跟他出生入死，他不能不爲他們生命安全著想。經過一個晚上的天人交戰，煎熬掙扎，這位在戰場上從未打過敗仗的常勝將軍，爲了三百多人袍澤的性命，他終於屈服了，同意引咎辭職。

八月四日清晨，孫將軍囑咐韋仲凰秘書草擬辭職簽呈，孫將軍在旁逐字逐句加以斟酌，經過多方考慮，方始定稿，交給黃伯度局長過目，他又參加意見修改後，重新繕妥，交其帶回總統府。但不久即由其退回，並告知某處文意或字句不妥應加修改，在無可奈何中，只好參照指示改妥後，再交他帶回總統府去，但不久又遭退回，如此這般，來往一再修改，費時整整一週，前後不下五次之多，到後來總算交了一份「上面」滿意的引咎辭職簽呈，但是他們還是要把日期寫成八月三日。①

在孫將軍「辭職簽呈」的檔案中，有一張紙條，他用綠色鋼筆寫了「日昨黃、傅兩局長交閱……」等幾個簡單的字。這裡有未獲通過的「辭呈」稿，另有一份算是上面滿意的稿子，是他的秘書韋仲凰照著黃伯度局長交來的稿子抄寫而成的。兩相比較，被打回的「辭職簽呈」

初稿和上面交下來的定稿，其中不同之處，極耐人尋味。現將被打回的「辭職簽呈」原稿（未註明日期）照錄如下：

日昨黃、傅兩局長奉 命交閱江雲錦等供詞資料，驚悉職涉有重大之罪嫌，鈞座未即付之法辦，尤見格外愛護之恩德，天高地厚，感激涕零。而職以隨從三十年，盡忠效死，猶恐不及，乃竟發生此種情況，不但五內如焚，急悚萬狀，且愧對 鈞座，直欲剖腹以明心。惟應撫衷深切反省，職實有應向 鈞座引咎請於懲處者：

一、郭廷亮為職多年部下，來台後又迭任用，乃竟為匪諜，利用職之關係，肆行陰謀，職竟毫不發覺，縱非袒庇匪諜，實屬異常疏忽，有虧職責。

二、兩年前，鑒於部隊士氣低落現象，為要好心切，爰指示督訓組，於工作之便，從側面聯絡疏導，運用彼等多年同學友好關係，互相策勉，為國效忠，原屬積極性之動機，不覺為時既久，竟改變性質，不但有形成小組織之嫌，且甚至演成不法之企圖，推源究根，實由於職處事之不慎，知人之不明，幾至貽禍國家，百身莫贖。職性急躁，每遇業務之困惑，即顯示心情懇切之態，而口齒滯頓，不善說話，雖是有口無心，或辭不表意，使人發生錯覺，亦職深以為警者。

這個被打回的簽呈稿，比較最後得到「上面」滿意的簽呈，更為表達真情，處處流露著

對國家盡忠，對總統敬仰効力之情感，但是這些真情，正是「不合適」的主要原因。

(一)「驚悉職涉……」，表示孫將軍對案情不知，難以構陷。

(二)開頭說明簽呈是黃伯度、傅亞夫兩位總統府局長來要的，難以說服世人。

(三)「愧對 鈞座，直欲剖腹以明心……」對總統表示得忠肝義膽，反被免職，難以平服人心。

(四)「……隨從三十年，盡忠效死，猶恐不及……」如此忠義，無法責難。

(五)對郭廷亮為匪謀，「縱非袒庇匪謀，實屬異常疏忽，有虧職責。」表現得太懇切，無法再加以罪責。

(六)「……從側面聯絡……為國效忠，原屬積極性之動機……」雖屬事實，但會引起國人对孫將軍之同情。

(七)「職性急躁……」一段文字，顯然表示蔣總統對他有誤會，這種文字怎能公佈。

根據以上分析，上述「辭職簽呈」是不能被接受的，一定要加以修改，使得「上面」能以滿意為止。①

事發之初，孫夫人張晶英不在南昌街住宅內，家中既無親人，亦無朋友，祇有隨從參謀陳良堦、溫哈熊和秘書章仲凰在身旁。孫將軍一生以國家為念，從不為己身謀取任何私利，所以他心靜如水，生活照常。八月一日中飯後，陳良堦在庭院水池邊報告參軍長，軍中有很多人被捕，並問參軍長：「你看他們會不會關我？」孫將軍回答道：「照常理他們不會關你，

但是他們時常不照常理辦事。」陳良堦說：「不管怎樣，存在第一。」到了第二天，陳良堦也被捉了。

孫將軍雖然已失去自由，在家中起居生活，一切照常。每天晚飯後，他在庭院裡散步，被派來看守孫府的憲兵，像做了甚麼虧心事似的，不敢面對孫將軍，他們看到孫將軍走過來，憲兵便有意地遠遠地躲著。

孫府這時只有溫哈熊和韋仲凰兩人，他們不清楚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情，陳良堦被捕之後，孫府電話已被切斷，既不能回家探望，又不能和親友通話，整日困坐在孫府，內心不免恐懼。

當時的情景，可從韋仲凰下面一段追紀文中，窺知一二：

平常和我們共同生活一起午飯的陳參謀良堦兄，在上午被有關單位「請」去談話後，直到這時未見回來，使我稍稍感覺不安而無睡意。就輕輕悄悄的獨自走出側門，想到街邊走走，或到彈子房打打撞球鬆弛一下。但剛跨過對街時，負責警衛的憲兵排唐排長從後面追上來告訴我說，暫時不要外出，要我回房休息。我想意料中的事果然來了，所以也沒有異議或問爲什麼，在回頭經過老溫房門時把情況告訴他，他說：「電話也剪了，回房休息吧！不要緊張。」回到自己房裡在書桌前坐定下來，雖然素來不信算命拆字之類的東西，這時也想到不妨做個簡單的拆字遊戲看看。於是隨手取過案頭的《辭源》，先用右手拇指隨意揭開大約半部厚的一角，然後將左手食指插入盲目按住一處，再用右手

翻開全部，慢慢移開左手食指一看，赫然出現的竟是一個「姜」字，心裡不禁一陣微微驚喜的激動。因為幼承庭訓，稍讀古籍，知道有段歷史故事說，暴君殷紂王因受讒臣崇侯虎之惑，懷疑岐山國諸侯姬昌圖謀不軌，遂將他囚禁在一個名叫「羑里」的地方，但姬昌後來卻被周朝武王追封為文王，再看註釋：「「羑里」，古地名——商紂囚周文王於此……」果然不錯，與我的記憶相符，忍不住立刻捧著《辭源》走到老溫房裡指給他看，並對他說：「老總沒有關係，了不起做第二個張學良。」老溫聽到我的拆字解釋後，聳聳肩膀，做了個無奈的表情，也沒說什麼。

晚飯後不久，唐排長送來自老溫和我兩人家中取來的幾套換洗衣物，並告訴我們已向家裡說明，我們因緊急公務到南部出差，要家人不要擔心。

就這樣，我在南昌街「呆」了一個多星期，其間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撰寫將軍的辭職「簽呈」，在與將軍逐字逐句多方考慮斟酌定稿，並經調查小組連絡人總統府第一局局長黃伯度先過目參加意見修改，再繕交其帶去。但不久即由其退回，並告知某處文意或字句不妥應加修改，在無可奈何中只好參照指示改妥後，再交他帶去，但不久又遭退回……如此這般，費時整整一週。前後不下五次之多才被接受，也就是後來公諸於世的那件重要歷史資料——自動引咎辭呈。

那時台灣中上之家都還很少新式家電用品，孫將軍公館除了飯廳客廳天花板上各有一具日據時代留下的老爺電動吊扇外，並無其他任何桌式電扇，往往我坐在書桌前揮汗構思

運筆之際，孫將軍則坐在一旁不停的揮動棕葉扇子提示意見，神情則始終鎮定安祥。當然在碰到某些「被迫」修改之處，我們兩人也都不免有些憤慨，不過最後孫將軍也只好說聲：「隨他去吧！他們要怎麼寫就怎麼寫吧！」我當然了解孫將軍的心情，但並不就真的隨便照單全收。

有關方面在認為我的任務已經完畢後，就另派了一位姓黃的秘書來接替我，唐排長也通知我，可以收拾私人衣物行李書籍準備回家了，但絕不能帶走任何軍公物品文件，並須在具結書上簽名蓋章，絕不洩漏本案任何機密，否則接受嚴厲處分，我當然一切照辦。在和將軍與夫人告別後即將離去時，唐排長檢查行李相當徹底，看看並無違禁物品，卻還翻動一本《篆法入門》表示頗感興趣。不管他的話是真是假，也就舉以相贈，留個交情。

回家住了幾天，就接到命令由總統府參軍長室上尉隨從秘書，下放新竹新兵第二團上尉補給官（因我有此專長）。團長是參謀總長彭孟緝將軍的胞弟彭明輝上校。可能也有對我「隨時考察」的意思吧！

過了大約兩個多月，「孫案」塵埃落地公佈後，我趁週末回台北休假時，在一個星期日的下午三時左右，再到南昌街去探視孫將軍，但遭衛兵擋駕。在怏怏轉身離去時，幸而走了不遠，又聽見唐排長從後追上來叫住我，向我解釋說新換的衛兵同志不認識我，所以照令行事。「沒有關係，你可以進去！」於是由他陪我進入，並承黃秘書告知，將軍

和夫人都在樓上，要我自行上去。

謝過他們兩位，就直接輕步上樓，到達臥室套房門口，雖然門並未關，仍遵禮立正用中音量叫了聲「報告」，得到將軍答覆「進來！」然後進入再致敬禮。蒙將軍和夫人同時招呼落座。夫人倒了杯茶，並餉以小碟太陽餅和鳳梨酥。在稍稍互道近況後，我問將軍：「有些同志在『自白書』中說了許多『無中生有』的話，參軍長在接受調查時爲什麼不加辯解？」孫將軍沉着臉回答說：「我怎麼能跟小孩子們去辯？」……

是的，孫將軍直到那時爲止尙無親生子女，一向把我們這般年輕部屬，都是當做自己的「孩子」一般看待愛護的。當我聽到將軍這句話時，心裡不禁一陣暗暗的酸痛。我想如果我也被「請」去談話，並要我寫「自白書」時，我能抗拒而不寫下那些同樣「無中生有」的話嗎？我能學岳武穆的馬前張保或馬後王橫的榜樣，在聽到岳元帥被害風波亭後，就一頭撞牆，腦漿迸射而死嗎？……這個問題常常壓在心頭困擾著我，使我不能不想到民主、自由、法治是多麼的可貴！」②

註 釋：

① 揭鈞撰《小兵之父》第二三五—二五六頁。

② 韋仲凰撰《向孫老總致最後的敬禮》一文，載於《孫立人將軍永思錄》第五四—五六頁。

三、總統明令公佈案情

自郭廷亮於四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被捕之後，社會上散播著各種有關「孫立人兵諫」的謠言，最廣泛的傳言是：「六月六日，蔣總統在屏東機場閱兵，孫立人密謀當日兵變，事敗案發。郭廷亮於事前十二日被捕。孫立人的同謀亦先後被捕，且劉凱英獲孫資助脫逃。」

直到四十四年八月二十日，總統正式發佈命令，其全文爲：

(1) 總統府參軍長二級上將孫立人因匪諜郭廷亮案引咎辭職，並請查處，應予照准，著即免職。關於本案詳情，另組調查委員會秉公徹查，報候核辦。

(2) 派陳誠、王寵惠、許世英、張羣、何應欽、吳忠信、王雲五、黃少谷、俞大維組織調查委員會，以陳誠爲主任委員，就匪諜郭廷亮案有關詳情徹查具報。

並奉總統交下總統府前參軍長孫立人將軍八月三日簽呈，其原文如次：

「簽呈八月二日

竊職材識庸愚，惟知忠義，自遊學歸國，預身宿衛以還，念八年間，自排長以迄今職，純出於鈞座一手之栽培，恩深誼重，雖父母之於子女無以過之，對於鈞座盡忠效力，不惜貢獻其生命以及一切，冀報萬一，爲職此生唯一之志願。屬當國家危難，奉

命練軍，匪禍方深，求效心切，但問事功，未慮得失。於人材方面，急於搜羅，疏於甄選，竟至賢愚未辨，瑕瑜互收。近者陸軍部隊發生不肖事件，奉副總統諭示郭廷亮案情。日昨黃、傅兩局長奉命交閱江雲錦等供詞資料，職涉有重大之罪嫌，鈞座未即付之法司，仰見格外愛護之恩德，天高地厚，感激涕零！職隨從垂三十年，盡忠效死，惟恐不及，乃竟發生郭廷亮及江雲錦等案情，不但五內如焚，急悚萬狀，且愧對鈞座，直欲剖腹以明心曲。連日深切反省，職實有過錯，應向鈞座坦率自陳，請予懲處者：

一、郭廷亮為職多年部下，來台以後，又迭予任使，乃竟是匪謀，利用職之關係，肆行陰謀，陷職入罪，職竟未警覺，實為異常疏忽，大虧職責。

二、兩年前鑒於部隊下級幹部與士兵中，因反攻有待，有表示抑鬱者。為要好心切，曾指示督訓組江雲錦等於工作之便，從側面聯絡疏導，運用彼等多屬同學友好關係，互相策勉，加強團結，以期領導為國效力，原屬積極之動機。不意誨導無方，竟致變質，該江雲錦等不但有形成小組織之嫌，且甚至企圖演成不法之舉動，推源究根，實由職愚昧糊塗，處事不慎，知人不明，幾至貽禍國家，百身莫贖。

上述二事，均應接受鈞座嚴厲制裁。伏念弱冠之年，即追隨鈞座，今已兩鬢俱斑，無日不在培植之中，感激知遇，應有以上報。乃今日竟發生此種不肖事件，撫衷自省，實深愧咎！擬請賜予免職，聽候查處，倘蒙高厚，始終保全，俾閉門思過，痛悔自新，則不勝感激待命之至。謹呈

上述總統命令發佈後，海內外人士無不震驚。

新聞局長吳南如，在孫立人被免職後，應國外通訊社記者邀請，也於八月二十日正式發表簡要談話，對孫立人之辭職與郭廷亮案的關係，作了一個較為具體的新聞背景說明。吳局長談話全文如下：

最近政府曾破獲匪諜案，其為首份子郭廷亮為孫將軍多年之部屬。郭匪自三十二年隨新一軍調赴東北，即與共匪發生關係。迨東北淪陷後，該匪又接受匪方密令，利用其與孫將軍之關係，來台從事滲透與顛覆工作。三十七年底，郭匪抵台，先在孫將軍所主辦之訓練班供職，嗣調陸軍總司令部服務，經潛伏一個時期後，於四十三年開始活動，憑其與孫將軍接近之地位，一面資為掩護，一面勾結陸軍總司令部督訓組之江雲錦等，形成組織，圖作不法之行動。自去年八月共匪叫囂攻台以來，郭匪等之滲透分化工作，更加積極。至今年五月間，乃竟企圖製造事端，從事顛覆活動，經事先發覺，郭匪等均已依法就逮。關於匪諜部分，郭匪已直認不諱，至於全部案情正在審查中。孫將軍以郭廷亮等為其多年信任之幹部，乃以舊屬關係，致

被其利用，痛感疏於覺察，昧於知人，幾至貽害國家，因向總統辭職，並請查處，業經照准。另由總統明令組織調查委員會，秉公徹查，報候核辦。

吳南如還透露，孫立人是於八月三日具呈向總統引咎辭職，並自請查處。之後還有若干報導說，其實孫立人早在六月初郭廷亮被捕後不久，即自行提出辭呈，但為蔣中正總統所慰留。惟孫立人「辭意甚堅」，最後總統只好准其辭職，並派陳誠等九位黨政要員組成調查委員會，秉公徹查此案。

總統發佈命令的那天，中央日報就以「消息靈通人士」發佈了一項新聞，說明「郭匪與共產黨之關係」，這個新聞很快地被各報抄去照登，因為那時的社會無法查證，政府說什麼就登什麼。登多了，社會人士就信以為真。到了二十八日，「政府新聞發言人」又發了一個新聞，「……郭廷亮及其同謀者，原擬在本年六月二十九日趁在某地舉行年度大校閱時，發動顛覆行動……」但是這日期又與六月六日，互為抵觸，可見「新聞」實是謠言。九月初，政府又放出一則新聞稱：「孫立人行動無限制」，「外傳報導已被軟禁一節，純屬虛假……」並安排美聯社記者摩沙去訪問孫立人，來平息海內外輿情。

「自由中國」雜誌於九月一日發表一篇社論，「從孫案的反應矚望調查委員會」一文中說：「在中央社發佈這個消息以前，我們早已聽到涉及孫立人案的各種傳說，有的說得很輕鬆，有的說得非常嚴重。輕鬆的，只是孫立人以前主辦的訓練班畢業學生為要求軍官資格以

致引起風波；嚴重的，則說孫立人的舊部有個「苦迭打」(Comp Detat)政變的大陰謀被發覺，後來又漸漸聽說與匪諜案有關。總而言之，在八月二十日以前兩個月當中，謠傳太紛歧了！現在官方既已簡要地發佈了這件事的內情，前此各種不同的謠傳，當可爲之澄清，而海內外輿情也當可因之鎮靜。可是，事實並不如此，我們從這幾天台灣許可進口的幾種僑報（如英文虎報、星島日報、工商日報、華僑日報等）所譯登的外電和發表的社論看來，可知海外華僑對於這件事的反應，比較我們在台灣的人竊竊私語者，表現得熱烈得多。他們對孫立人的罪嫌吃驚，他們爲派系傾軋而悲憤，他們爲自由中國的前途而憂慮。這吃驚、悲憤與憂慮的情緒，應不應該有，是另一回事；而這些情緒的存在，則是事實。」

「因此……大家所矚望的……必須從郭廷亮以及在押的有關嫌疑人犯直接調查做起。其方式或由該委員會直接審訊，或由該委員會同原審機關重審，而且這一審訊是公開的。由於該委員會之直接審訊，才可以說得上是「徹底的」調查；由於這一審訊是公開的，才可見信於世人，使世人承認該委員會調查的結果是公正的。」

香港「祖國」雜誌，以「孫立人案件獻疑」爲題發表社論，要求政府「認識事態的嚴重，幡然醒悟，改變作風。」並建議善處此案的三原則：

「一、解除對孫立人的軟禁狀態，使他獲有足以向輿論界公開的自由的發表意見的機會。否則使人只能聽到當權者一面之詞，無從判斷事實真相。從法律觀點和既有的資料來看，

郭廷亮是否共謀，尚無充分證據，縱然是共謀，絕不能因為他是孫立人的部屬，竟把孫立人也當「準共謀」來看待；尤其在未能證明孫立人與郭案有犯罪關連之前，不能先以對待罪犯的方式軟禁起來。（設非軟禁則何以不予孫立人以公開發言的機會？）

「二、對郭廷亮等的審判，應該公開，如果礙於實際困難不能公開，也應組織由公正人士所組成的陪審團來參加審判。絕不能在秘密拘禁之後，是否經過合法審判尚不知道，即以共謀罪名將之處決。」

「三、公開事實真相，是政府公正處理此事而能取信於國內外的首要原則。政府應即出面向輿論界，詳細說明此案發生的原委，發表逮捕三百名軍官的事實真相；並應說明到目前為止，獲有那些具體證據。單就傳聞的資料來說，顯然並不能證明郭廷亮等即是共謀。」

青年黨領袖左舜生於九月二十八日以「孫案的歸宿究竟怎樣」為題發表評論，呼籲「九位大員所交出的這本卷子，總希望十分審慎，十分週密，千萬不可留下許多漏洞，經不起中外輿論的批評，尤其不可給予共匪一個蹈瑕抵隙的機會！」

由於海內外「輿論沸騰，人心激憤」，使得政府有關當局，對「孫案」的處理，不敢照以往的辦法，「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不了了之」，最後拖到「無聲無息」。

四、美國朝野的反應

「孫立人事件」發生時，中美雙方的外交接觸過程，最能看出「孫立人事件」所蘊涵的各種微妙意義。

當時駐美大使顧維鈞，在他的回憶錄中，對孫案發生時中美雙方的接觸過程，有詳細的紀錄。其中包括了沈昌煥、蔣廷黻、葉公超、陳誠、黃少谷以及美方的藍欽大使、參謀首長雷德福、報業大亨霍華德等人對孫案的態度。

以下是顧維鈞回憶錄的摘譯：

八月九日外交部來電說，外交部政務次長沈昌煥負有秘密使命來美和我商談，我十分納悶，特別是電報中要我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蔣廷黻也來華府一起會商，更顯事態神秘。我和蔣取得聯絡，商定八月十二日他來華盛頓，以便一同前往機場迎接沈次長。

十二日，蔣廷黻準時到達，沈次長所乘的班機卻因暴風雨而誤點，直到次晨一時四十五分才降落。他還沒吃晚飯，我們找到一家小吃店，他點了一份三明治和一杯咖啡。我要他先好好休息，明天再行會談。他透露此行任務是有關「孫立人案」。

關於沈昌煥的表面使命，外交部於八月十一日打來一份轉交給沈的電報。要他在美說明，此行目的是來視察駐美使領館及駐聯合國代表團等機構的業務，然後轉往墨西哥及其他中南

美國家，繼續視察館務。這份電報也要我將沈次長此行的表面任務，告知美國駐華大使藍欽，言明沈次長將在華府與他晤談。

十四日上午，我和沈次長、蔣代表、譚紹華在雙橡園會談約兩小時，並一同午餐。沈次長說明了「孫立人案」背景及主要事實。他交給我一份郭廷亮和另外五位孫將軍部屬的供詞，以及一份由憲兵單位所作秘密審問另外一些人的供詞筆錄。

還有一份更教人意外的文件——孫立人親筆簽字的辭呈影本。孫坦承兩點：(1) 未能察覺郭廷亮的陰謀活動，(2) 未能有效監督部屬的各種活動，因為他未能盡責，故而辭職。這份辭呈直接呈給總統。這次會談完全保密，當晚我為沈次長舉行的晚宴中，也沒人提到。別人都以為沈次長是出國視察館務的。

我個人認為在中美關係這個節骨眼上爆發「孫案」，真是太不巧了。孫將軍在美國評價甚高，這個案子必然會引起美國官方和民間的不良反應，我們的任務當然是要儘可能將之減低。我告訴沈次長和蔣代表，我們最重要的是要向世人說明，中華民國政府絕對公平，將依據一個公正團體所調查的事實來採取行動。此一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團應由具有獨立公正意見的人士組成。我提出至少要包括王寵惠博士，他是一位譽滿國際的法學家，另外要有一位高級官員，最好階級比孫將軍高。蔣代表建議人選為駐聯合國軍事參謀團中國代表何世禮將軍，但我認為何將軍的階級比孫將軍低，就傳統中國的觀點來看，並不適合，不過蔣代表力言何返美後，可以轉向美國軍方或他軍界友人解釋這件案子。我提議何應欽將軍才是更適當的人

選，不過沈次長也屬意何世禮將軍，我遂不再堅持。

午餐後蔣代表返回紐約住所，沈次長草擬一份我們討論時我建議事項的電報，拍回外交部。我建議電報用他自己的名義更合適，他接受了。

八月十五日中午，我和沈次長再度碰面。他已見過藍欽大使，告訴他孫案始末，不過藍欽對很多細節早已知道了。沈次長說：事實上藍欽大使離開台北前夕，蔣總統曾爲他餞行。席間，他向蔣總統詢問「孫案」，並希望蔣總統能從寬處理。藍欽大使告訴沈次長，他認爲孫將軍忠貞不二，但是「大意且天真」。

我想藍欽大使的評語與我的看法有些相同。孫將軍有點不夠謹慎。而且，可能因爲對軍中處理問題的方式，以及他的建議幾乎不被採納等等，心中油然而生不滿，似乎有點潛意識地縱容部屬。他的部下利用這種情況，陰謀不軌，導致整個事件的爆發。

我記得曾在台北和孫將軍談過一兩次話，他極爲坦誠，令我十分欽佩。但是我告訴他，和別人談話時，不妨謹慎一點，因爲並非每個人都能瞭解或欣賞他的觀點和態度，也許有些人會誤解，甚而惹禍上身，不過他總是直言無諱。這是我對他的一般印象，這可能是他受過美式軍官訓練的緣故。美國軍人以敢言直言著稱，不去理會是否可能會造成言者無心，而聽者有意的問題。只要一有機會，他們一定滔滔不絕，大放厥辭。

十五日，我們接獲外交部回電，說明我們大部分建議已被接受，成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成員增加到九人，而不是我們建議的五至七人，由何應欽代替了何世禮。另外增加一位很好

的人選就是許世英，他是一位法律專家，曾任司法總長，是孫將軍的好友，也是安徽同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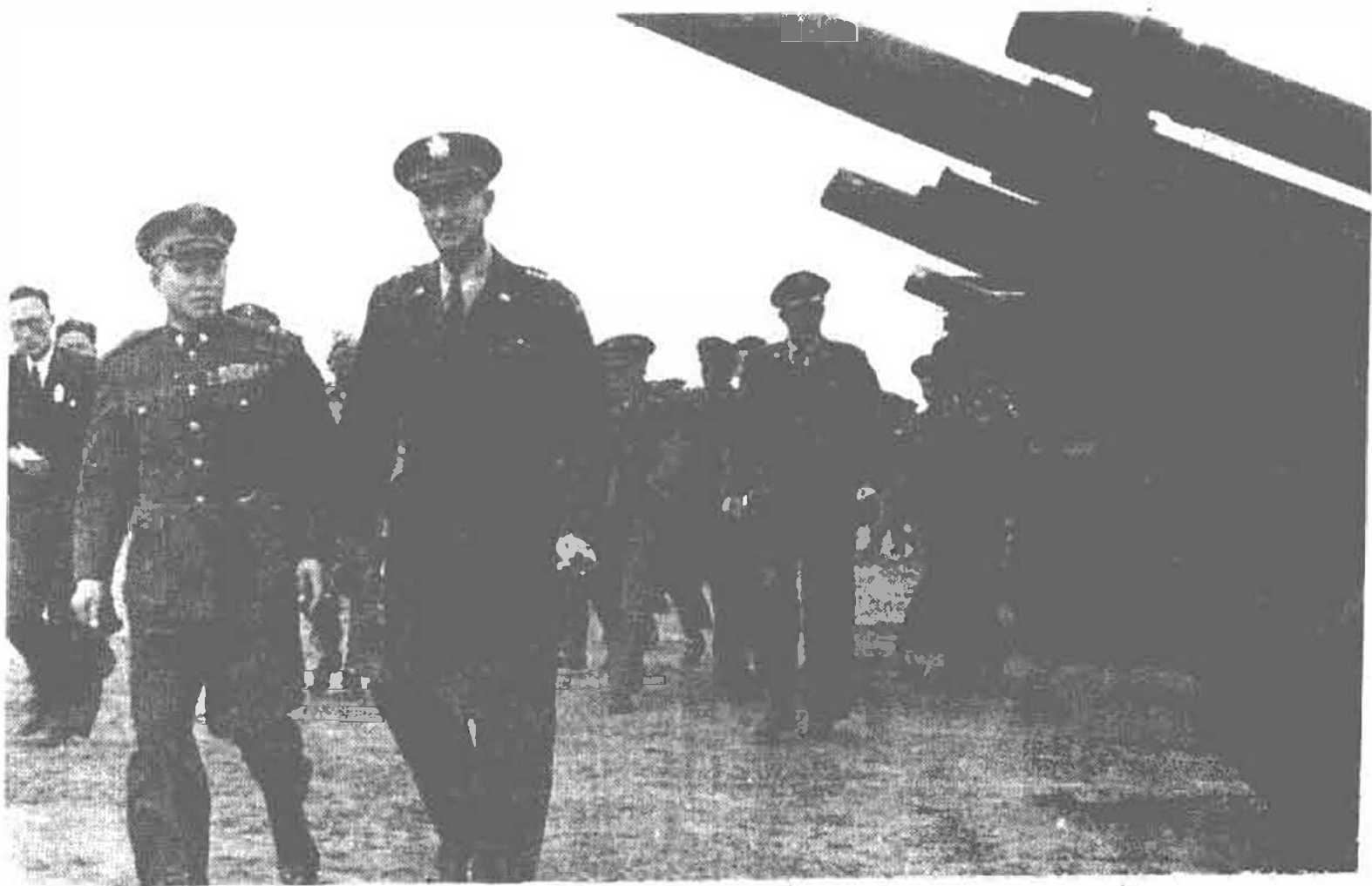
八月十九日下午，我又和沈次長見面，我希望在他和我以及譚紹華、陳之邁、顧毓瑞在大使館開會之前，先和他談一談。我們要開會討論如何發佈「孫案」有關宣傳事宜。台北將在次日下午兩點半宣佈，也就是華盛頓時間凌晨三點三十分。這項新聞早已從台北經由無線電話通知葉公超，他再傳送給我。會中決定，我們回答有關此項新聞的詢問或採訪時，不作任何評論。但是我們要強調：調查委員會的成員層次很高，大家應該有信心等待事實結果的公佈，大使館並將提供各界有關調查委員會成員的簡歷。

二十日上午十時，我到五角大廈去看參謀首長雷德福上將。十九日下午，我確知「孫案」新聞發佈時間後，雷德福就要我去見他，可能已經預料到這件事情，所以急著要見我，而我也表示想早一點和他見面，祇要他方便，甚至十九日晚上也成。見面之後，我把外交部來電及沈次長帶來的事實內容，對他作了簡要的陳述。然後請教他的看法，他顯得胸有成竹，語氣堅定的說出他對「孫案」的想法和期望。

我先說明案情，然後告訴雷德福，調查委員會成員中，有人格高尚的司法院長王寵惠，他曾任國際法庭的法官多年；孫將軍的同鄉許世英，曾任國務院總理、司法總長及駐日大使；以及何應欽將軍和國防部長俞大維，主任委員為陳誠副總統，我相信該委員會將以客觀公正的態度調查此案，然後報告總統，以便他考慮決定。我強調雷德福將軍一向是中華民國的友人，也是蔣總統個人的好友，且極為關心自由中國的福祉，所以特地向他說明全案內容。

雷德福將軍留心聽完我的話後，隨即坦白告訴我說，發生這個案子實在太不幸了。他和我一樣，相信孫將軍絕不會親共，他認為孫將軍是國軍裡最有才幹的將領，並且效忠領袖。如果有機會再讓孫將軍打一仗，必然能再度揚名。不過他知道孫將軍對國軍的管理方式深感不滿，而且從不掩飾他的不滿情緒。雷德福將軍認為調查委員會的成員極佳，但是他說，造成孫將軍不滿的原因是嚴重的。國軍裡的某些事情非常糟，否則也不會有一百多名散處各部隊的軍官，自願參加擬議中的兵諫。

雷德福將軍瞭解國軍的升遷，不是基於人員的工作表現，或是長官的推薦，而是由政工人員提名。他更瞭解孫將軍對蔣經國手下政工人員的控制系統，極端不滿。駐台美軍代表屢次送回的報告，更使他確



民國42年，時任歐洲監軍統帥美國克拉克陸軍上將訪台孫立人將軍陪同檢閱中國陸軍裝備

信國軍官兵懼怕政工人員，導致士氣低落，部隊指揮官無法控制部隊。雷德福將軍強調，這樣的軍隊在戰時不可能有效禦敵。他回憶蘇聯也有同樣的制度，用政工人員控制軍隊，但到和芬蘭作戰時，許多能幹的軍官遭到整肅，剩下能勝任的將領已經很少了。二次大戰開始後，蘇聯把這套制度整個廢除，其後，俄軍的戰役打得甚為漂亮，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雷德福將軍說，如果因為「孫案」的緣故，而能夠仔細檢討政工制度，並將之廢除，以提振國軍士氣，即使孫將軍自軍中退役，而且不再回役，那麼中華民國在此事件中所獲得的教訓，也可算是一種收穫了。他最後說，他曾多次向蔣總統表達這些意見，絕非一時衝動，脫口而出的。不過他要我轉告總統，他很同情總統處理此事必然十分棘手，也很留意蔣總統是否以公平和令人滿意的方式解決此案。

我十分感謝雷德福將軍坦白說出他的看法，並講我一定要轉告蔣總統，他肯定和我一樣，重視這些意見。

我和雷德福將軍談了一個多小時，以致於誤了飛往紐約的班機。我本預定搭乘上午十一點的班機，去紐約參加關於如何處理「孫案」宣傳工作的會議，參加會議的還有胡適、蔣廷黻、中華新聞社的倪源卿、游建文和沈次長。沈次長在上午九點就先行離開華府，前去開會。

我本以為和雷德福將軍談半小時，不過這次談話太重要了，我不希望告辭，甚至不管他的副官進來告訴我說，司機提醒我飛機起飛的時刻已到，我於十一點零五分結束談話，直接趕赴機場，顧毓瑞和譚紹華已在那裡等我。我要顧毓瑞去劃下一班飛機的位子，然後坐在機場的

咖啡室裡，草擬一份電報，將我和雷德福將軍談話內容拍發給外交部轉呈蔣總統。不會有人想到，大使會在機場口述一份電報。

我要顧毓瑞打電話給紐約我國駐聯合國代表團辦公室，轉告在那裡開會的諸位先生，我會遲到。到達拉瓜地亞機場時，我立刻打電話到蔣代表家中，不必等我吃飯，然後再直奔他家，幸好他們沒有等我，已經吃過一會兒了。胡適和沈次長舒適地坐在客廳裡閒聊。蔣代表夫人熱心地爲我做了一份西班牙煎蛋捲，還有奶油麵包及咖啡，我一面吃著，一面報告我和雷德福將軍晤談經過。

我問蔣代表，霍華德 (Roy Howard) 對於「孫案」反應詳情，特別是霍華德打給蔣代表第二通電話的交談內容。蔣代表先給霍華德打了電話，並於十六日去見了他。霍華德似乎頗覺得困擾，不過他答應不在他的報上發表此案，也提醒報社工作人員特別小心撰寫評論。到了十八日，霍華德打電話給蔣代表，說他曾探詢紐約和華府許多朋友的反應，爲此深感棘手。他們對此案極爲關心，並且很失望。他們猜測這是一樁虛構的事件，可能是蔣總統的兒子所設計的圈套。他們無論如何不能相信孫立人會對蔣總統不忠，更不相信他是一個共產黨。他們不會公開或經由官方向我們表示意見，不過他們認爲他們不可能要求我們和美國有效合作。我們也不可能要求他們繼續提供協助支持。美國曾經保證要協助我們，而且必會審慎履行，但是以後他們不會再不顧一切地幫助我們了。我們自己對自己的危急情況所作的評估，已教美國人失去信心，他們認爲「孫案」對他們的傷害甚大。這就是蔣代表轉述霍華德的話。

當然，政府對「孫案」的說詞就在當日發佈了。此後一兩週，沈次長往來於紐約和華府之間，努力減輕「孫案」所造成的不良反應。

當時美國輿論界對孫案至為關心，也相當反應了這件案情，若干報紙且著文批評國民黨當局，認為是對孫立人的一項迫害，且將此案提升為政治性鬥爭事件，而認定孫是一個犧牲者，對孫至表同情，對郭廷亮匪諜案反而不予注意。紐約霍華德系報紙「世界電訊與太陽報」在八月二十四日的社論中稱：如認為被迫辭去參軍長一職之孫立人將軍，曾與共產黨發生「最輕微之關係」，乃為令人不能想像之事。該報暗示，不論來自台北的通訊，或華盛頓方面傳出之暗示，均認為孫立人將軍係「官邸政治」的犧牲者，孫與政工系統有所衝突。情形果真如此，「則蔣經國之地位現已大為增強，至少在美國人士眼中為然」。

時代周刊的一篇文章，則盛讚孫立人為一傑出之軍人。該刊說：「五十五歲的孫立人，能幹勇敢，是最現代化的軍事領袖。台灣很多政界人士深為不解，孫將軍何以能屹立那麼久？孫立人堅信，在現有的領導下，台灣無法倖存……他主張要面對現實……」輿論的同情，溢於言表。^①

九月十七日，顧維鈞到紐約拜訪葉公超外長，談了將近兩個小時。「我向他口頭報告有關我國的聯合國代表權問題，毛邦初案的現況，以及美國政府對「孫案」的看法。葉部長也把他怎樣設法將「孫案」大事化小作了說明。

根據葉部長的說明，行政院副院長黃少谷從一開始就主張不公佈此案，這是為了怕引起

美國政府的不良反應，且可能影響到美國政府的政策。陳誠副總統則認為這樣作已不可能，因為我們軍方人士都已知道此事。因此，從軍隊士氣和紀律的觀點來看，這個案件必須處理。葉部長本人看過有關案子的文件後，認為事態比他最初想的要更嚴重，他認為孫將軍至少有點縱容部屬。

葉部長離開台北之前，曾勸蔣總統接受他的三點建議：(1)不要把案子的焦點放在指控孫立人試圖在軍中建立自己派系的問題上，否則就太像共產黨整肅高幹的氣味，共黨會設立秘密小組，監視並告發某些高幹，最終目的是將他剷除。(2)調查委員會勿將孫將軍部屬的口供當作調查的根據，只能當作參考材料，因為這些口供如何取得值得懷疑，充其量只是低級軍官的口供，這個案子的被告是名高級軍官，而且是位上將，這些人的證詞顯得不相配。(3)縱容部屬可能是對孫將軍所作的最嚴厲的指控，但應允許他可以親自出庭作證，並讓他回答調查委員會的詢問和一切調查。葉部長又告訴我，考試院副院長王雲五受命代表調查委員會詢問孫將軍。

九月二十九日，農復會主任委員蔣夢麟來華府參加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年會，我問他對「孫案」的看法。他說他相信孫將軍已察知部屬的陰謀，但他也提到孫立人是一位好將領，只是太不謹慎，而且對自己的處境忿忿不滿。蔣夢麟和一般人一樣，覺得這個時候發生這個案子，實在是太不幸了。

外交部長葉公超於十月三日來到華府，在五角大廈和雷德福將軍及國務院主管遠東事務

助理國務卿羅勃森 (Walter Robertson) 共進午餐，另有國防部高級官員及藍欽大使作陪。席間羅勃森提出「孫案」的問題，並詢問詳情。葉部長把整個案情來龍去脈敘述一遍。他相信就郭廷亮和其他部屬之間某些可疑的活動來看，孫將軍確有縱容之處，不過孫將軍顯然並不知道郭廷亮是名匪諜，孫將軍也不會親共。葉部長強調奉命調查本案的調查委員會成員俱有高尚的品格。同時他提出，依照他向總統的建議，調查委員會將不會以被捕人員的供詞與筆錄，作為調查的根據，僅作為參考。關於孫將軍部下在部隊各單位建立所謂「聯絡組織」，也不能認作是罪證確鑿。

雷德福將軍提到我向他作過詳細報告，並說他仍然相信孫將軍是國軍的一位最能幹的將領。他再次抨擊了政工制度，指出它對軍隊士氣不但沒有幫助，反而有害。如果孫將軍的軍旅生涯就此結束，將是很大的損失。我提到台北報紙已在猜測孫將軍可能復任軍職，也許再度擔任總統府參軍長。雷德福將軍說，那麼就很好。

雷德福將軍又說：他知道孫將軍個性很強，而且他對國軍的情況，不論好壞，都坦言直陳。他回憶最初孫將軍和美軍顧問團團長蔡斯將軍相處並不很好，孫將軍認為蔡斯將軍的某些觀點只適合美軍，並不適合中國軍隊，因為雙方的傳統、背景、習慣不同，所以他不表同意。但是不久之後，他們就合作得很好。繼蔡斯將軍出任美國軍事援華顧問團團長的史邁斯將軍 (Gen. Smythe) 也和蔡斯一樣，經常報告孫將軍在蔣總統巡視部隊時，指出國軍的缺失和弱點，這也正是美軍顧問極欲國軍改進之點，因此孫將軍幫助很大。雷德福將軍認為如

果孫將軍不再出任參軍長，最好建議蔣總統派他擔任金門或馬祖防衛部司令，因為像孫將軍這樣才識兼備的卓越將領不獲重用，實在太可惜了。

結果孫將軍並未復職，也未出任他項職務，祇是被軟禁終生。從中國人的觀點來看，算是從輕發落了。②

註 釋：

- ① 諸葛文武著《孫立人事件始末》第二三—二四頁。
- ② 《顧維鈞回憶錄》所列孫立人檔案

五、九人調查委員會

九人調查委員會於四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在台北博愛路博愛賓館舉行第一次會議，除張群臨時因事請假，及何應欽在東京治療眼疾未有參加外，出席委員有王寵惠、許世英、吳忠信、王雲五、黃少谷、俞大維等人，由陳誠主任委員主持。

陳誠首先說明案情，認為本案涉及軍人違犯重大軍紀案件，總統交下，一定要查明處理。會中商定進行調查步驟如下：

(一)聽取國防部參謀總長彭孟緝關於本案之報告，並研閱國防部所送之全部案情文件，包括郭廷亮等涉及「兵諫」事件的六人自白書和訊問筆錄。

(二)分兩組調查詢問：一組由王雲五直接對郭廷亮、王善從、田鴻祥三人進行調查詢問。另一組由黃少谷直接對江雲錦、陳良燠、劉凱英進行調查詢問。

(三)直接詢問孫立人將軍有關部屬亂紀犯上的細節。

(一) 聽取參謀總長關於本案之報告

國防部參謀總長彭孟緝率同總政治部主任蔣堅忍、第十軍政治部主任阮成章等人向調查委員會提出報告，指出「郭廷亮陰謀變亂，在軍隊中製造及傳播種種流言，企圖影響國軍之士氣與團結，妄想以軍隊中第四軍官訓練班學生為蠱惑之對象。乃經其聯絡之學生能洞燭其奸，向其直屬長官一一予以舉發，呈報國防部，其他人員亦有密報。經國防部飭屬偵查，認為郭廷亮匪諜嫌疑重大，乃於四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予以逮捕，案內其他有關人員亦經隨後分別予以逮捕，於是郭廷亮之變亂陰謀遂獲破案。現郭廷亮及涉有嫌疑之江雲錦、王善從、陳良燠、田祥鴻、劉凱英、王學斌、孫光炎等人員，已經國防部移送該部軍法局，依法偵查，並據軍法局將初次偵查筆錄，抄送委員會參考。」

國防部彭孟緝參謀總長復向委員會報告稱：「郭廷亮於四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被捕之時，在各部隊中校尉級軍官，受其聯絡者達一百零數人。此項結果，顯係郭廷亮能利用與孫將軍

有部屬關係之更有利因素所致。此即(一)孫將軍在部隊中發動以個人爲中心的聯絡活動。(二)孫將軍將進行此項聯絡活動的核心任務賦予郭廷亮。」

彭參謀總長繼續報告稱：「孫將軍命郭廷亮在軍隊中主持聯絡活動，郭所獲的了解爲孫要建立自己的力量，郭因而藉機爲匪作兵運工作……郭廷亮之意圖顯在利用孫將軍於四十四年五月底隨總統前往南部校閱部隊之機會，上下勾串鼓煽，造成事變，引起混亂局面，以遂其製造大變亂，實行顛覆政府之陰謀。」

(二) 分組進行調查

九月十日是星期六，王雲五、黃少谷兩位委員在軍法局，分別調查郭廷亮、王善從、田祥鴻、江雲錦、陳良燾、劉凱英六位軍官。次日是星期例假，也不休息，繼續調查詢問。王黃兩位委員是分別在兩間房中同時進行詢問的，每間房中除了調查委員與被調查人外，還有四個人：兩位最高法院的法律專家作爲王、黃兩位委員的助理與顧問，協助調查進行並備隨時諮詢；另兩人是負責筆錄及用錄音機紀錄調查詢答的每一句話。

因爲調查委員會的工作不同於司法審訊，所以對於被調查的六位軍官，都是以平等的禮節對待他們，他們也坐著，與調查委員對面距離約三、四尺，他們也一樣有茶可喝。調查詢問中，實際發言的祇有兩人：調查委員與被調查人。負責筆記的紀錄人員也偶然因爲手寫速度追趕不上口述，所以把錄音機暫停，再向被調查人問清他的答話，以免倉促間有錯誤。

王雲五委員於九月十日上午九時詢問郭廷亮，坐在王委員身旁是總政部第四組組長宋公言，情報局處長魏毅生及為郭廷亮編撰偽供的蘇忠泉等人。郭少校穿了一身軍服，非常整潔，儀表端莊，看上去就與普通一位國軍中年輕軍官一樣，並沒有甚麼特別。他彬彬有禮，而且也還相當誠懇，答話時並無企圖狡辯之處。他聽到王雲五的自我介紹，並且概略的說明調查任務後，就開始用那有著雲南鄉音的話，坦率的將案情供出，不像一個有訓練的間諜。①

國立政治大學教授李瞻於七十九年十二月二日在「孫立人兵變案」座談會中說：「他會年年追問其恩師王雲五，孫案真相究竟為何？最初六年，王老師總是說：「這件事，不能說……」直到第七年，他看我用意至誠，經過仔細考慮後對我說：「我告訴你一句話，你就明白了。孫立人和郭廷亮都是中華民國的模範軍人，這樣你就瞭解了。」②

九人調查委員會報告書中說：王雲五委員於九月十日下午四時詢問王善從。王善從於八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在立法院召開記者會說：「他本人從未得以親身參加王雲五對他的調查詢問。」他強調在他一生之中，從未見過王雲五一面。可知王雲五所見到的「王善從」，是找來的人頭。王善從又說：「四十年以來，他也從未接受過一次正式的調查和詢問，祇是人用強力將他的指印蓋在空白十行紙上。」他曾多次向政府陳情，要求與偽王善從的錄音對證，卻都沒有下文。③

- ① 艾思明著《名將孫立人》第一〇五頁（郭廷亮不像一個狡詐的間諜），台北群倫出版社。
- ② 民國七十九年十二月三日台灣各大中文報所載〈孫立人兵變案座談會〉的新聞報導。
- ③ 王善從於八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在立法院舉行「孫立人兵變記者會」中，指控九人調查委員會「造假」，載於台灣當天晚報及第二天早報。

(三) 直接詢問孫立人

九人調查委員會在詢問孫將軍之前，由主任委員陳誠將委員會之組織、任務及調查工作進行情形函知孫將軍，並訂定提供閱覽委員會全部調查報告及向其詢問有關事項之時間地點如次：

甲、九月十九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三時半，閱覽全部調查，閱覽地點陽明山第一賓館。

乙、九月十九日下午四時起詢問本案有關事項，詢問地點陽明山第一賓館。

孫立人將軍於九月十九日上午九時到達陽明山第一賓館，即由委員會派員將全部調查筆錄，送交其先行閱覽。孫將軍對這些指控他案情文件，並無多大興趣，去認真細讀，他祇是大概的翻閱一遍，隨即擱在一邊。

中午，主任委員陳誠在賓館內設宴，請調查委員王寵惠等人及孫將軍午餐，餐後並備有床位，供各位大老稍事休息，而讓孫立人繼續閱覽案情文件。可是孫將軍倒到床上，呼呼大

睡，鼾聲震於室外。這時陳誠正在室外與黃伯度副秘書長商議詢問要點，聽到孫的鼾聲，黃伯度對陳誠說：「孫立人這個人不是大奸，就是大愚，調查委員會馬上就要開始審判他，在此生死關頭，他還呼呼大睡。」陳誠說：「我們可不要冤枉了孫立人，如果他作了虧心的事，怎麼會在接受大審之前，呼呼大睡，說他是大奸大愚，我看不像，不像。」其實陳誠心裡已經知道孫受冤枉，黃伯度事後對記者于衡說：「從那句話中，他對陳誠多了一份尊敬。」^①

下午四時，調查委員開會，約孫將軍到場，由主任委員陳誠主持。會議開始，首由總統府副秘書長黃伯度說明案情，許世英委員聽後甚為氣憤，指責孫立人說：「你怎麼這樣糊塗，做出這種不忠不義的事！」孫立人聞言，勃然色變，慷慨激昂的說：「我從小立志從軍救國，自入軍旅之後，無時不以精忠報國為念。抗戰軍興，參加中外大小戰役數百次，無不身先士卒，捨身報國。來台練軍，宵旰勤勞，盡心竭力，保衛台灣安全，六載以還，不敢稍有怠忽。倘我心生不軌，不在三十八年大陸沉淪之時，阻止中央政府撤退來台，其後我掌握兵權，不與兵作亂。及至調任參軍長後，手無一兵一卒，說我這時要聯絡下級軍官兵變，三尺孩童也不會作此傻事。我孫立人一生帶兵打仗，稍知禮法，在座諸公，能會相信我竟愚蠢至此？果真我有任何不軌行動，願受國法制裁，隨時可以槍斃我！」

許世英聽到這番話後，面帶慍色對著陳誠說：「本案關係國家前途至鉅，望能秉公處理，對國人有個明白交代。」

許世英，安徽至德人，曾任北洋政府內閣總理，與孫將軍父親熙澤先生是光緒甲午（一

八九四）年同榜舉人。兩人在北京爲官時，交往親密。許世英看著孫立人長大，對他甚爲賞識。三十八年，許世英來台之初，孫立人在台練兵，聲望正隆。許世英對孫立人期望殷切，故特致函勉勵他說：「吾皖李文忠（鴻章）、段合肥（祺瑞），兄皆親見之，願得弟而三焉！」今竟聞政府要以叛亂罪懲治孫立人，內心非常生氣，故以父執輩身分，嚴詞責怪孫立人怎能做此傻事。

會議繼續進行，由陳誠主任委員主持詢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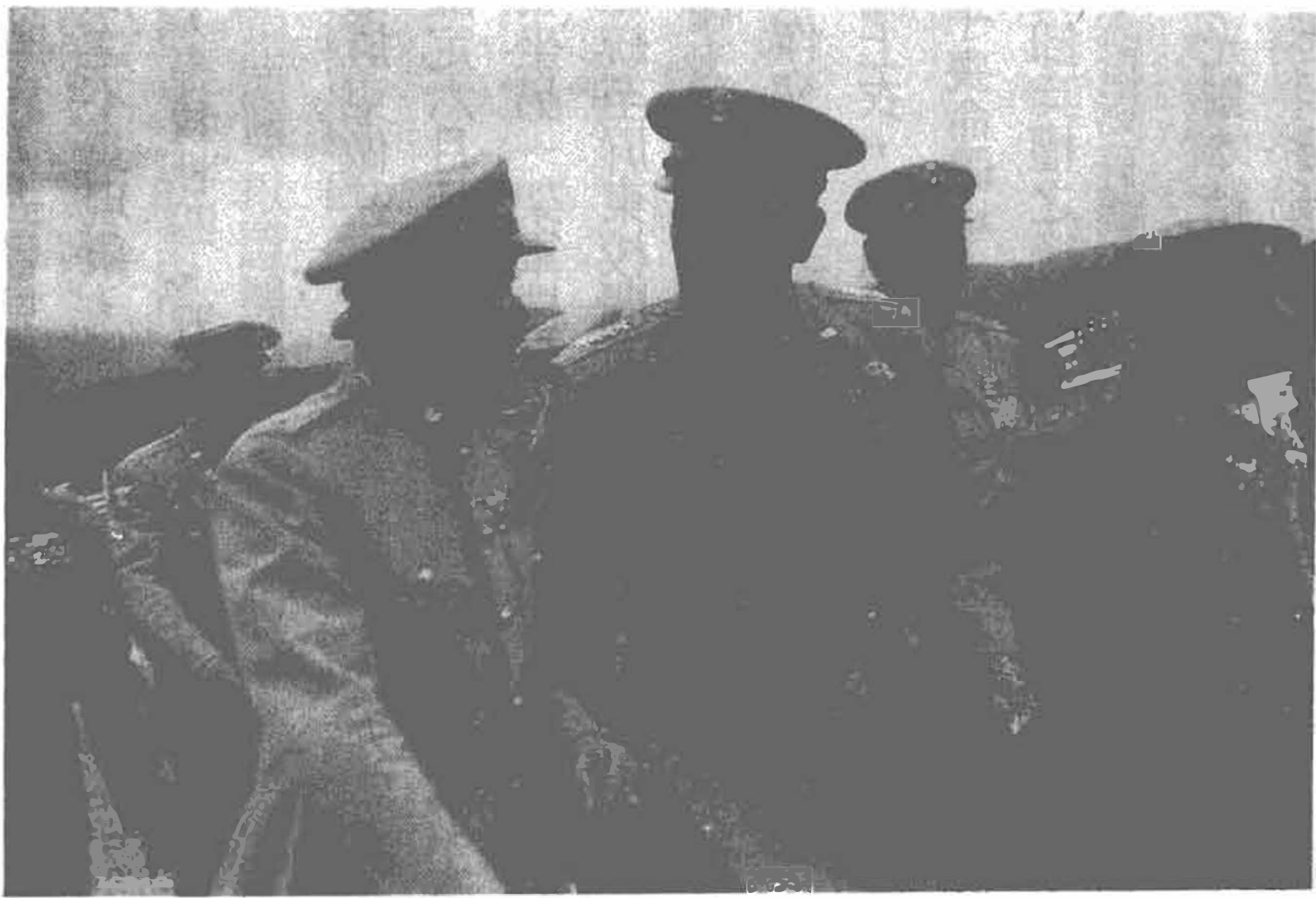
孫將軍雖不善於言詞，但均坦誠作答，毫無掩飾虛假之詞，來爲自己辯護。

關於包圍陽明山總統官邸事，據王善從白白書中稱：「孫於交卸總司令幾天後，……陳良燠打電話給我，……我……去。孫說……我看只要用兵諫，你去包圍著，讓我進去說好了，……完全不要流血，我只是把我要說的話，講完就是了。說說……他就叫陳良燠拿地圖，而後將地圖放在地上，由陳良燠指出草山的位置，說大概在此地，孫就在圖上用手指著說，從三面包圍，午飯後……孫說，那麼同陳良燠去實地看一看。」陳誠問孫有無包圍總統官邸計畫？孫將軍答稱：「前兩年，經陽明山管理局局長介紹，與澎湖防衛司令李振清將軍同時在總統官邸附近買了一塊空地，交卸總司令職務後，覺得台北南昌街住宅（現爲陸軍聯誼社）過大，擬在這塊地上自建住宅，孫恐自己經常宴客，有擾總統靜息，遂派陳王二人一同前往實地勘查，經查後，果不出所料，建屋計畫乃予放棄。」孫強調說：「這個事情很清楚，草山天天走，何必拿地圖呢？」

關於包圍高雄西子灣官邸事，據王善從白白書中稱：「大概在四十三年十二月初，參軍長來屏東，……叫我去，在下午三四點鐘光景，先到陳良壩家裡，後去參軍長公館，沒有進去，適參軍長出來，就一同到西子灣，符立特公館……坐了一下，就帶我到後面，指著後面有一幢白色小洋房說，就是那邊那幢房子，你們只要在四邊包圍著，不准進去。」陳誠問孫有無這回事？孫將軍答稱：「總統在高雄官邸，就在西子灣海邊，一棟獨立的白色洋房，地形很簡單，一望瞭然，用不著查勘，在軍事上偵察地形，不知道的地方才偵察。」

關於孫立人將軍準備令王善從包圍陽明山官邸之兵力，據王善從在九人調查筆錄供稱：「四十三年一月間，我奉到孫總司令命令，組織搜索組，我擔任組長，當時有一個實驗隊，是由××軍軍搜索連，×××師師搜索連，×××師搜索連等單位組成的。四十三年五月間，……作一次演習，給××××××××××××看……在……台北林口演習，我於是帶了擔任演習人員，大概一百二十人左右到林口。」又在白白書中云：「在林口還不到一百人（當時病的還不少）。」關於準備包圍西子灣官邸之兵力，據王善從白白書中稱：「×××搜索連士兵不肯來，因訓練生活很苦，而且搜索方面沒有前途，我們還去一次，勸他們派過來，但是人數只有五六十人，能操作只有三四十人，各位教官十一二人也到了。」又稱：「西子灣時，全組一共加上不到七十人。」陳誠問：「爲何派王善從帶搜索隊到林口？」孫將軍答稱：「當時派王善從帶領搜索隊一百多人到林口去，純粹是表演搜索演習給駐韓國美軍統帥泰勒上將看的，用一百多人怎能去兵變？」

孫將軍聯絡下級幹部，開始於四十二年十一月以後，其聯絡對象，主要為第四軍訓班畢業之下級軍官，囑江雲錦於督訓之餘，以同學友誼之關係，予以情感之連繫。陳誠詢問孫立人，他聯絡下級的用意何在？孫將軍答稱：「兩年前，我還在當總司令，因為我覺得部隊士氣一天一天低落，而同時有×××、有×××、有×××，甚至於無所謂，巴不得那一天×××××××，下級幹部都是這樣想法，……實在太危險，所以我在正面方面，同他們再三的講，在側面方面要求他們督訓官，以同學的關係，朋友的關係，以大家彼此直接接觸，利用這個機會，多多勸勉，鼓勵他們，能以大家有什麼過不去的地方，總是站在『消弭於無形』，不要大家都走極端，……著想，這是我當時的苦心。」



駐韓國美軍統帥泰勒上將訪台，由參軍長孫立人將軍代表總統接待。

陳誠問孫立人對南部陰謀事件是否知情？孫將軍否認其事前知情。但據郭廷亮六月十四日白白書中指稱：第二天（五月十五日）約九時許，去晉見參軍長……即將同學們之一般情形，作扼要之報告……同學們意見，欲將部隊之不良現象，提出改革意見，向總統呈遞……當時參軍長皺著眉頭說：「你們有些甚麼意見，等我廿四、五日來屏東再說，回去告訴他們，不要亂來。」

陳誠追問孫立人：「你五月廿四、五日回屏東做甚麼？」孫答稱：「內人張美英住在屏東，即將生產，我急著要回家去照顧，後來決定六月廿八日去南部，迨請示總統，奉諭於六月三十日同坐飛機去，隨從參謀陳良燠於同日坐另一架軍機到南部。七月一日上午去岡山，迎接美軍駐韓統帥泰勒將軍夫婦，下午陪同總統至屏東校閱南部三軍演習，一切進行順利，並未發生任何變亂，晚間還參加總統在高雄西子灣官邸歡迎泰勒將軍的晚宴。泰勒即將返美就任陸軍參謀長，席間，中美雙方曾就軍事合作交換意見。」

孫將軍講到這裡，情緒至為激動。他解開上衣，露出肩膀上在滬戰中彈受傷的疤痕，他激昂的說：「他爲了報效國家，忠於領袖，幾乎喪命疆場。如果他不忠於國家，不忠於領袖，在他握有兵權時，早就採取行動，怎能等到交卸兵權之後，沒有兵，怎樣去搞兵變？」說時義正詞嚴，聲淚俱下。

調查委員會與孫將軍談話，直到下午八時光景才結束，孫將軍便先下山回家。家裡有一大堆親人，大家都很緊張。聽說這次九人調查委員會開會，找孫將軍去問話，好像要決定他

的命運，甚至傳說要槍斃他，所以都守候在家裡等消息。大家等了大半天，他■來了，大家都走上前問他怎麼樣？他說沒怎樣，他還睡了一大覺。他的堂妹孫敬婉就數落他，在這節骨眼裡，還能睡大覺。孫回答說：「我又沒犯法，也沒有做什麼對不起良心的事，我一生做事，對得起國家，為什麼睡不著？」②

註 釋：

- ① 于銜撰〈大審前，孫立人照常呼呼大睡〉一文，載於八十二年二月二日中央日報副刊。
- ② 〈孫敬婉女士訪問紀錄〉，載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女青年大隊訪問紀錄〉第一二三頁。

(四) 九人調查委員會報告書

調查委員會召開最後一次會議，就有關問題繼續研商，主任委員陳誠請各位委員發表意見。王寵惠發言，始終站在法學家立場，強調犯罪要以證據為主，犯人的口供與白白書，祇能作為佐證，不能作為判罪的依據。他認為這樣重大的案情，僅憑郭廷亮、江雲錦等六人的原有白白書，訊問筆錄及一本小紅冊子（郭廷亮的電話本）作為證物，證據顯然不夠充足。結論認為「本委員會迄尙未經發現足以證明孫將軍處於主謀地位之直接證據，或其他佐證，本於罪嫌惟輕之旨，本委員會不作孫將軍為變亂行動主謀之認定。」

有的委員認爲，本案爲總統交辦的案子，無論如何，本委員會一定要向總統有所交代。陳誠一再強調軍紀的重要，在軍隊中發生這樣大的案子，牽涉軍官如此衆多，爲維護軍紀，此案不能不辦，政府絕不容許再有一次西安事變。會中決定將本案交由王雲五、黃少谷等撰寫報告書。

報告書於十月八日由王雲五委員執筆擬妥，當天送請九人調查委員會審查通過，並在報告書之前，附上一個簽呈，簡述承辦本案經過，許世英委員在簽呈上加「罪疑惟輕，恩出自上」八個字，呈請總統核示。

政府原訂十月十日前公佈九人委員會調查報告書內容，因十月十日是國家重要慶典，爲顧及盛典氣氛及國家形象，乃決定延至十月二十日下午四時才正式公佈。

報告書全文長達一萬八千字，對於孫立人所涉及的「郭廷亮匪諜案」，作了冗長的分析，最後獲得以下的結論：

(甲) 事實部分

一、郭廷亮爲匪諜並利用其與孫立人將軍之關係執行匪諜任務，陰謀製造變亂，其本人業已承認不諱。

二、孫立人將軍對於郭廷亮信任甚深，不僅未覺察其爲匪諜，且因孫將軍企圖利用郭廷亮在軍隊中建立個人力量，乃至墮入郭廷亮匪諜活動之陰謀而不覺。

(乙) 責任部分

一、孫立人將軍在軍隊中，對第四軍官訓練班部分結業學生發動聯絡組織，其動機並不正常，雖據稱此非有形之組織，但詳查此項聯絡活動之發展過程，以及此事之迄未報告國防部，實不能諉為非一種以個人為中心的秘密性質之組織，又孫立人將軍在調任總統府參軍長後，對此項聯絡活動仍繼續進行，且更加積極，顯然企圖形成以個人為中心之一種力量，雖據稱用心無他，然在行為上實有在軍中違法密結私黨或秘密結社集會之嫌，孫立人將軍對此應負其責任。

二、孫立人將軍就任總統府參軍長後，為加強上項聯絡組織，加派郭廷亮等更積極展開此項違法之秘密活動，賦予郭廷亮以主持此項活動之核心任務，並給予活動費用，實為郭廷亮利用以進行匪諜活動之重大因素。孫立人將軍雖然不知郭廷亮為匪諜，但有應覺察之機會，而偏信不疑，直至郭廷亮之被捕，迄未作任何適當之防範，孫立人將軍對於匪諜之活動於其左右，至少應負失察之責任。

三、關於郭廷亮陰謀變亂之計畫，本委員會除郭等六人供辭證言之外，尚未發現出自孫立人將軍或其他方面有關其為此項變亂行動主謀的證據。但詳按本委員會查明之各點，孫立人將軍不容諉為對郭之陰謀毫不知情，孫立人將軍既未舉報，亦未採適當防止之措施。又孫立人將軍以總統府參軍長之重要地位，自承對舊部之不法言行，恒採循情姑息之態度，尤為養成其親信人員行動乖常之因素，孫立人將軍此種對親信人員不法言行之知情不報以及其平日之管束無方與訓導失當，實難辭釀成郭廷亮陰謀之咎，孫立人將軍對此應負其責任。

四、孫立人將軍於六月二日晚間劉凱英來見時，知其爲在逃嫌疑犯，雖據稱曾勸其復回部隊，然既經劉凱英說明不敢回去，仍縱其脫逃並資助其路費，實有循情包庇之嫌。

五、本案關於郭廷亮、江雲錦、王善從、陳良燾、田祥鴻、劉凱英，歷次所個別供認而有關孫立人將軍之其他種種情節，以郭廷亮暨江雲錦等均未提供出自孫立人將軍或其他方面之證據。本委員會亦尚未發現其他直接證據，因均不予置論。

關於孫立人將軍應負之責任，本委員會已作如上之陳述；惟念孫立人將軍爲 總統多年培植之人才，且曾爲抗戰建功，孫立人將軍在八月三日上

總統簽呈中曾瀝陳愧悔自責之情，在九月十九日答覆本委員會詢問時，亦痛切自承錯誤，一再聲述願負全責。且已引咎辭去總統府參軍長職務並奉政府令准免職。本委員會謹建議 總統於執行法紀之中，兼寓寬宥愛護之意。以上所陳各項，是否有當？敬候 總統鈞裁。

(五) 總統明令毋庸議處

總統於四十四年十月二十日頒發命令稱：

「茲據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陳誠、委員王寵惠等呈報徹查結果，一致認定該上將不知郭廷亮爲匪諜，尚屬事實，但對本案實有其應負之重大咎責。姑念該上將久歷戎行，抗戰

有功，且於該案發覺之後，即能一再肫切陳述，自認咎責，深切痛悔，茲特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議處，由國防部隨時察考，以觀後效。此令。」

九人委員會調查報告書正式公佈之後，不但未能澄清事實，反而引起海內外的疑議。香港的祖國雜誌，即以「孫立人案件獻疑」為社論，提出下列疑問：

(一)孫立人身為陸軍總司令，「部下軍官何止千百」，沒有人可以擔保，其中「一個共謀都沒有？」以此責孫失察，「實在不合情理」。

(二)孫立人的去職，既不能以「失察」為理由。真正的理由，是說他在「軍中作小組組織活動」，但問「何以黃埔同學可以聯繫，孫立人所訓練的學生不可以聯繫？何以別的將領可以進行軍官聯誼組織，孫立人則不可以進行？」

(三)有聯繫活動，並不表示準備進行「兵諫」，報告書僅根據幾個下級軍官的供詞，引人入罪，是無法服人的。

總統命令，對於孫將軍的「失察」，既「毋庸另行議處」，即已免除他的一切刑責，為何要「由國防部隨時察考」，竟將孫立人軟禁起來？

根據黃少谷事後談及對孫立人的調查印象時說：據他的認識，孫基本上是個很負責任的軍人，能打仗，會練兵，作戰勇敢，為人也正派，卻不懂政治，政治頭腦不夠靈敏。還有一個致命缺點是太喜歡講話，一有不滿就發洩出來，連上級長官也批評，這就犯了中國官場

大忌。黃少谷說：孫立人的軍人作風是西方式的，不是中國式的，中國軍人也應該懂得政治。①

註 釋：

① 諸葛文武著《孫立人事件始末記》第三〇頁，台北天元圖書公司。

六、監察院五人調查小組

四十四年八月二十日，政府公佈孫立人將軍因涉及「郭廷亮匪諜案」而辭職，但「郭案」詳情究竟如何，並無明確交代，以致流言四起，中外輿論譁然。

監察委員曹啓文、張定華、王贊斌、曹德宣、葉時修、熊在渭、趙守鈺、陳肇因、王文光等九人，在九月二十日監察院院會中，聯名提出議案，要求調查孫立人案。該議案提出時，發言監委極爲踴躍。監察委員于鎮洲、宋英、王文光、李正樂、葉時修、陶百川、祁大鵬、金維繫等均一致認爲孫案關係重大，雖經總統命令組織九人委員會徹查，但監察院職司監察，對此重大案件，應依憲法賦予的職權，作公開而徹底的調查。最後決議將此案交國防委員會調查後，提報院會。

監察院國防委員會遂於二十一日推派曹啓文、王枕華、陶百川、蕭一山和余俊賢五位委

員，成立五人調查小組，由曹啓文擔任召集人，著手調查「孫案」。五人小組曾先後訪晤副總統陳誠、總統府秘書長張群、國防部長俞大維、副部長馬紀壯，並以五天時間，調閱總統府內有關「孫立人案」的所有案卷，繼又進行調閱國防部有關本案之全部卷宗，孫立人也曾應五人小組的邀請，親赴監察院接受詢問，全部調查工作在十一月中旬完畢。

四十四年十一月二日上午九時，監察院五人調查小組約孫立人到監察院圖書室進行查詢，由蕭一山、陶百川兩委員分別詢問。據調查小組之一的陶百川委員說：

「我記得我們五人調查小組曾約孫立人將軍到監察院面對面晤談。陪視孫將軍到該院的「監視」人員，本想隨同入室，但爲我們阻於會客室，所以只有五位調查委員和監察院一位紀錄秘書在場，此外則僅孫將軍一人。」

「關於上引美國邀請孫立人參加「美國佔領軍的新政權」問題，孫對我們訴說：民國卅八年上海快將失守時，孫所部新軍已調來台灣整訓（孫所部新一軍仍留在東北作戰，並未調來台灣，孫在台整訓的是青年軍）。盟國佔領日本的統帥麥克阿瑟將軍突然邀請孫將軍赴日本晤談要公。孫不敢擅專，乃請那時正在台北養病的陳誠先生，代爲請示退隱溪口故鄉的蔣總統，得覆孫可接受邀請。麥帥隨派專機接孫赴日，寓於麥帥公館。」

「孫將軍對我們詳述兩人會談經過，說麥帥告訴他，大陸快將失陷，國民政府勢必垮台，美國對它已不存多大希望，但美國不能讓台灣這艘不沈的航空母艦爲中共奪去，所以有意要請孫將軍負起保台的責任，而由美國全力支持，要錢給錢，要槍給槍。」

「孫立人將軍的答覆是：他忠於蔣總統，不應臨難背棄，他將請示於他，在他指導之下，挑起保台重擔。孫說：回台後，就將詳情告訴陳誠先生，由他轉陳蔣總統。」

「孫將軍對我們訴說，如果他真像誣控他那樣不忠於領袖和國家，他那時就接受美國的邀請而自由行動了。」^①

孫立人對於各委員的詢問，均一一予以詳盡的答覆。關於「兵變」問題，孫立人答覆說：「我當總司令的時候不變，到了參軍長單身一個，還變到那裡去？」關於在軍中搞小組的問題，孫說：「當時我看到軍隊士氣低落，請調的請調，逃亡的逃亡，出於愛國心切，就要江雲錦他們以同學身分互相聯絡情感，彼此鼓勵為國家好好幹，沒想到他們就因這點小事來懲我。」最後他懇求委員們救救這些無辜的青年軍官，他說：「郭廷亮絕對不是匪諜，屏東閱兵也未發生兵變，他一生對於國家，絕對忠心。」

監察院五人調查小組擬約談其餘有關本案之主要當事人郭廷亮、王善從、王學斌、江雲錦、田祥鴻、孫光炎、劉凱英、陳良堦等八人，「終因格於事實，放棄繼續查詢計畫。」事後有記者詢問陶百川委員，當時為何沒有調查主要涉案人郭廷亮等？他回答說：「有人不希望我們再調查郭等，五人小組曾受到幾方面壓力。」

監察院五人調查小組曾於民國四十四年十一月六日備函陳報總統，詳述對於「孫案」之處理意見，認為「國防部係將本案作為叛亂事件處理，軍法局亦依據懲治叛亂條例進行審判。而本小組則認為本案尚未具備叛亂罪之要件，郭廷亮等雖有刑責，然殊難以叛亂罪相繩。人

命重大，死者不能復生。……請飭軍法局務須依證據以認定事實，本事實以適用法條，不使一人含冤，萬世長嘆。」並向總統建議，於軍法局擬判呈核之時，派態度公正，法律精通之文職人員，協助覆核，期無枉縱。也許由於監察委員這封信函持論公允，委婉陳辭，致使「孫案」中受牽累的人員，沒有人受到極刑。

關於「南部陰謀事件」，監察院五人小組調查報告說：「依據上述供稱，及其他嫌疑人犯等之類似供白，此次南部陰謀事件之企圖，僅為向總統呈遞改革部隊行政之建議書，並無如刑法第一百條第一項所規定之叛亂意圖，雖其擬議中之手段顯屬違法，且有富於危險性，然縱使對上官為暴行脅迫，惟因其缺乏叛亂罪之意思要件，亦難遽以叛亂罪相繩。」

關於「南部陰謀事件」之起因，監察院報告中指出有遠因、近因、主因及副因。有誘發之原因，亦有基本之原因。其基本原因，監察委員們認為跟過孫立人的中下級幹部心理上發生偏差，人心惶惶。

「(一)凡在官歷表上，寫有孫立人的中下級幹部，會常說：沒有辦法。……」

「(二)有時會說，反正跟過孫的人，在「土匪認為是最頑固的份子，而又恐政府認為是不忠實份子。」

「(三)自從彭孟緝先生代總長後，有時心理上稍一敏感，就會說：將來我們是否會被整肅，因蔣經國是留俄多年，是否會將史大林的整肅幹部辦法，搬到台灣來，而由對保防工作最有

經驗之彭孟緝先生來執行……

「(四)有時會感到孫立人先生之命運，是否會變成『隆美爾第二』。」

「(五)因有以上之感覺，他們就常陷於恐怖之狀態。」

「(六)桂總長未發表前，大家認為總長一定是孫立人，迄桂總長發表後，大家都說，必須經過參軍長，故大家都沒有話說。迄桂總長去世後，他們曾激起狂潮，尤其是當時在步校初級班受訓之學員，認為是孫了，結果後來由彭總長代理，使他們情緒由最高潮降到最低潮，以後在工作上之表現，異常懈怠。他們也會說，沒有辦法了。接著以後就會想到學籍問題，及將來之出路問題。他們總認為孫沒有辦法，他們將無保障。」

「關於上述促成南部陰謀事件之各種遠因或主因，本小組以為主管當局，亟應加以檢討改革或疏導，庶幾惡因可期根除，後患不致潛滋。但啓文等深恐主其事者認防微之有術，喜揚厲以為功，倒因為果，以人廢言，亦應呈報總統，請飭主管人員切實檢討改善，以絕隱患。」

關於孫立人將軍包圍陽明山官邸及西子灣官邸計畫，監察委員們明確予以否定。報告書中說：「綜上情觀之，用一『印象不好』之人，率『不及一百』雜湊之兵（此兵且非王善從之部屬），對『警備森嚴』之官邸，或作『三面包圍』，或作『四面包圍』，以備『自己進去』苦諫之憑仗，雖毫無軍事常識之人，在憤激狂妄之下，亦不敢冒生命之危險，作此絕無收穫之行動。孫立人將軍，軍事學識，造詣深邃，諒不至愚妄如此。」

關於孫立人將軍對南部陰謀事件之責任問題，監察院調查小組認為：「孫立人將軍之連

絡下級幹部，原其心跡，固屬「愛好心切」，希望「側面加以鼓勵」，以提高國軍之士氣，其初期動機原無不當。但孫立人將軍每於部屬之前，作偏激之語，而忘其本身所任之職位，有析理說教，導部屬於常軌之責，實應負「教誨無方」，任情快意之咎。而在調任參軍長之後，其連絡工作不惟照常進行，且甚積極，以致使人認為「有意在結成一種力量，以為實行其意見之支持。」遂予郭廷亮等以醞釀事件之機會，孫將軍之連絡初意，至是已根本變質，但孫將軍有覺察及防止之機會，而疏於覺察，怠於防止，以致幾乎釀成事件。凡此諸端，孫將軍實應負行政上及道義上之責任。」

監察院五人調查小組，自民國四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開始，共舉行調查小組會議十五次，先後歷時凡五十八日，迄至十一月二十日始提出「監察院對孫立人將軍與南部陰謀事件關係調查報告書」。這篇一萬五千字的報告，呈請蔣總統核示。因內容與九人調查委員會的報告書，有很多出入的地方，被批為機密文件，不准公佈。

當時監察院五位調查委員曹啓文、蕭一山、王枕華、陶百川、余俊賢為向國人有所交代，正擬公佈調查報告書全文。事為陳副總統所悉，乃邀請五位監察委員商談，不要堅持公佈報告書，以免引起爭議。最後由於政府強大壓力，調查報告書乃不得公佈。監察院竟將這份報告書緊鎖在鐵箱裡，塵封了三十多年，連主辦本案的陶百川委員事後想借閱都不許可。

當時出來為孫將軍伸張正義的曹啓文委員，於撰寫調查報告書完成之後，不願觸怒蔣總統，另行上書總統說：「孫立人將軍為抗日名將，享譽友邦。而今以欲加之罪，予以監禁，

將爲歷史罪人。」並將副本抄送內政長余井塘備查。

蔣總統因顧慮曹啓文是監察委員，於無可奈何之下，將曹的呈文擲在地下，踏上幾腳，並下了一道手諭：永遠不准曹啓文出境。^③

孫將軍對這五位監察委員不畏權勢，勇敢地出來主持公道，內心非常感激。他認爲「一個民族之所以能夠生存延續下去，是因爲它的人民主持正義和公理，沒有正義和公理的民族，必定走向滅亡，他們替國家民族保持了靈魂。」^④

孫立人原本寄望監察院五人小組的調查，能對他發生平反的作用。後來他知道五人小組的調查報告竟受到政治壓力，不得公佈，失望之餘，他告訴來訪並解釋不能公佈的原因的召集人曹啓文說：「這件事不必再深究了，由它去算了。我們當以國家前途爲重，對他們這些人，你們也是沒辦法的。」^④

後來陶百川委員對孫將軍義子揭鈞教授說：「我們（五人小組）考慮了許久，雖然在報告中，指出令尊有『行政和道義上的責任』，那是因爲他的簽呈如此責難自己，但是我們都知道，他是甚麼責任都沒有的！」孫將軍九十壽辰時，陶委員特書「忠義可風，公道自在」一幅立軸相贈，高懸於祝壽禮堂之中。^⑤

註 釋：

- ① 陶百川著《困勉強狷八十年》第十三章二八一頁。
- ② 華壽崧撰〈沈冤大白——我所認知的孫立人將軍〉，刊於中外雜誌。
- ③ 揭鈞著《小兵之父》第三六三—三六四頁。
- ④ 諸葛文武《孫立人事件始末記》第三四頁。

· 傳人立孫 ·

第二十六章 漢家本與功臣薄

「孫立人事件」發生前後，直接受到牽連的有三百多名青年軍官，間接受到株連的則難以計數。過去凡是做過孫立人的部屬，或是在鳳山受過訓練的學員生，無不多少遭到歧視與排擠。有的被囚禁，有的被撤職，有的被調為閒員，有的被監視。過去滿懷壯志來台從軍的知識青年，現在看到他們所崇拜的孫立人將軍遭受政治的無情迫害，同時察覺到政府反攻大陸無望，留在軍中又無前途，遂紛紛求去。有的藉病請長假，有的無故開小差，無路可走的，不是意志消沉，就是滿腔氣憤，軍中士氣大為低落。其中固不乏傑出優異良材，則為各方權貴爭相攬用，終能出人頭地，為國效力。也有不少人才，散佈到社會各階層，改行換業，另創出一片天地，做出一番事業來。其中遭遇最慘的，多是隨同孫將軍遠征印緬的忠勇將士，出生入死，流血流汗，為國家建立了不朽的功業，最後落到個人繫獄囚牢，不審不判，成為待罪的囚徒，家破人亡，其情景最堪憐憫。

一、監鷹兵團遠征印緬的先鋒

(一) 鍾山願做孫將軍馬前小卒

民國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孫立人將軍率領新三十八師出國遠征緬甸前夕，住在雲南安寧溫泉飯店。這時有一位馬來亞愛國華僑青年鍾山趕來投效，請纓同赴前線殺敵。孫將軍立即接見，鍾山立正報告說：「我是第四代華僑學生，曾祖是在清朝咸豐年間，逃離洪楊兵亂，移居馬來亞。民國二十二年，在新加坡勵志社，認識當時駐新加坡總領事高齡伯先生，經他指引，我考進英國皇家機械學院，同時參加皇家空軍海外志願隊。民國二十六年六月畢業後，於七月八日回到祖國，適逢抗日戰爭發生，我由南京到漢口，得到當時中央黨部海外部安良梅處長指導，進入軍校甲級學生班第一期，後改爲十四期第一總隊，畢業後，轉到貴州遵義砲兵學校尉官總隊受訓，結業後留校服務。在此期間，耳聞目睹孫將軍在貴州都勻練兵實況，內心非常仰慕。現得知孫將軍率師出國遠征，特請調前來追隨，願做馬前小卒。」孫將軍看到鍾山身材魁梧，相貌堂堂，當予錄用，派爲上尉聯絡參謀。

新三十八師進入緬甸作戰期間，孫將軍爲要瞭解敵情，成立搜索連，派鍾山擔任連長，挑選當地部落喀欽族青年施以短期訓練，成爲搜索尖兵，每次戰役，都發揮極大效果。後來緬戰轉變，新三十八師從緬甸撤往印度，這支搜索連成了嚮導，順利地引領全師安全到達印度。

新三十八師到達印度之後，部隊番號改爲中國駐印軍，開始在藍伽整訓。鍾山擔任與印

度政府及英軍的聯絡工作，由於他是英國留學生，工作進行甚為順利。這時印度受到日軍侵略威脅，情勢岌岌可危。尤以日本間諜勾結印奸到處滲透活動，連加爾各答市區的安全都成問題。英軍駐印統帥魏菲爾（Field Marshal Sir Archibald Wavell）商請我國駐加爾各答總領事協助，將當地華僑組織起來，成立華僑自衛團，特聘鍾山上尉為團長，負責維護地方治安及華僑的生命財產。

三十二年冬，孫將軍率新一軍開始反攻緬甸，鍾山積功升任新三十八師少校營長，仍擔任聯絡及搜索敵情的任務。孫將軍作戰多用奇兵，採取迂迴突襲戰術，每次都能給敵人以致命的打擊，獲得輝煌的戰績，全在於能事先掌握敵情及明瞭地形。新三十八師以藍鷹為標誌，號稱藍鷹兵團，因此鍾山成為藍鷹兵團的急先鋒，不僅每役必從，而且每役必先。據他追述我軍攻佔八莫時，搜索敵情的一段往事。

「我們部隊包圍了八莫，我率領的搜索部隊，凡到外圍據點，當地土人都說，日本隊伍只要有一個班排進駐到某鄉村，最多是一天，就會引來盟軍飛機的掃射和轟炸，所以日本軍隊一到，緬甸土人便立刻逃離。在日軍死守八莫快要被我軍殲滅前一週，八莫東面十五英里的莫馬克，原有五六十名日軍，由其隊長率領，逃入陳龍沙坎山南的荒山，企圖由南坎派隊救援，可是逃入任何荒山，都逃不過我們飛機的跟踪，日軍自南坎派出的救援隊伍，也無法逃過盟機的攻擊，無法集結，結果被我們的搜索部隊零星消滅。八莫攻克當天下午，我奉命帶了兩輛吉普車拖車，裝滿用品和食物，送給『八莫區情報主任』，因為盟機攻擊日軍的情

報是他們提供的。情報主任的駐地，在莫馬克東南約五里，是南區鄉長的住宅，那是我四天前進駐過一天的地方。我們到達之後，鄉長熱烈歡迎，和四天前一樣，祇有一位在他家打雜的工人陪同。當我表示希望要和情報主任見面時，鄉長笑指打雜工人陳先生說：「他就是啊！」我真不敢相信，四天前我已認得鄉長這一位打雜的傭工，當時倒茶提水都是他。他是個小個子，樣子完全像緬甸人，我隊裡兩位緬甸華僑翻譯員，都不知道他是中國人。原來陳先生是在曼德勒生長的福建籍華僑，他是在昆明訓練班受訓的。他已和鄉長工作了兩年，一直到八莫光復，就是鄉長也不知他是怎樣和上面聯絡的，祇知道他每隔幾月，就要離開十天八天。依軍統主管喬家才的記憶，在緬甸境內，我方搜索敵情工作，分爲仰光、曼德勒及臘戍三大區域，每區都設有敵後電台，效果都和八莫所知情形相同，他們原先都是緬甸僑生，也都是效忠祖國的無名英雄。」^①

三十四年秋，抗戰勝利，新一軍奉命接收廣州，部隊配屬第二方面軍。鍾山原籍廣東，會說廣東話，因爲擔任先鋒與聯絡任務，他以一個少校軍官身分，與第二方面軍司令長官抗日名將張發奎將軍接洽軍務，舉措得宜，深得張上將的讚賞。他在第一線徵集船隻，調動車輛，輸送部隊，秩序井然，贏得兩廣地方政府及人民的合作。

三十四年冬，新一軍駐防廣州。俱有英雄氣質的鍾山，得到年輕嬌妍的南國美人黃健好的愛慕，兩人情投意合，結爲夫妻。這時鍾山三十歲，黃健好十八歲。

三十五年初，新一軍開赴東北，自秦皇島登陸，北出山海關，進軍錦州，收復瀋陽，攻

克四平街，進佔長春，部隊進攻，勢如破竹，直抵松花江南岸。到了二十六年冬，天冷地凍，共軍偷渡松花江，實施人海攻勢。二十六年一月二日深夜，天氣在零下三十度，鍾山營長率軍與林彪南下大軍鏖戰竟日，傷亡慘重，在其塔木陷於共軍包圍圈，彈盡被俘。

鍾山說：「我被俘後，被囚於哈爾濱、佳木斯、齊齊哈爾，被指為「頑固」分子。被鬥爭清算，被迫演講廣播，到三十七年夏，釋回瀋陽，十月回到南京，向陸軍訓練司令部孫司令官報到，降級為上尉，派至台灣鳳山第四軍官訓練班任「匪情研究」教官。」

(二) 鍾山被捕經過

「三十八年秋，第四軍官訓練班成立政治隊，被任為隊長，才恢復中校階級。政治隊學生是在武漢招收的，多為武漢大學的學生和職員，孫將軍甚為重視，認為是將來新軍的重要成員，特指派名學者趙尺子上校駐隊指導，金擘上校任輔導員，並聘請名政論家葉青（任卓宣）先生、徐復觀先生多人蒞隊專題演講，趙尺子先生專授「蘇俄研究」，我專講「匪情研究」。全隊朝氣蓬勃，當總統蔣公到鳳山視察時，孫將軍臨時指派政治隊負責保衛，並派我在司令台前統籌照顧。

「可是過了幾天，孫將軍的英文秘書潘申慶，英文女秘書黃正、女青年大隊少校幹事黃珏（黃正的姊姊），說是受李明匪諜案牽累而被捕了。新調任政治隊副隊長劉益福少校聽到消息說：「政治隊的幹部首先是要被捕的。」所以他要求調職。同時，第四軍官訓練班副主

任辛鍾珂少將，個別召見政治隊學生談話，一夜之間，使學生情緒激動徬徨。

「我以此事請教趙尺子先生，他說：『孫將軍成立台灣軍士教導團，就有人認爲他要培訓台灣幹部，現在政治隊更爲敏感，他們一定認爲他要建立政治幹部。我和你生活數月，覺得你不是爲地位或金錢而努力的人，不如放棄隊長職務，和我一樣，我專講蘇俄研究，你專講匪情研究，這樣你的情形可能會好一點。』我聽從了趙先生的話，以健康不佳爲由，辭卸了政治隊隊長，專任匪情研究教官。

「民國三十九年夏，孫將軍原擬派任第四軍官訓練班主任的李鴻被捕，接著陸軍總部營務處長陳鳴人也被捕，前三十八師副師長彭克立，團長曾長雲，余汝幹都被捕了，這時我想起當李鴻剛到屏東時辛鍾珂要我去探望他的事，我回來向他報告：『李的身體很好，據側面消息，總統蔣公已召見，要他好好幹。』辛鍾珂冷笑道：『他還能好好幹嗎？』這時我才意會到事態的嚴重。

「九月十九日下午，梅汝璇秘書對我說：『下課後到蔣（堅忍）主任家裡。』

「蔣主任對我很客氣，要我到書房喝茶，寒暄後，他拿著一張摺著的油印公文，放在桌面上說道：『在上面簽個名罷！』我問道：『什麼事情？』他說：『不要緊的，你簽吧！』我發現對方臉上有不平常的苦笑，應該是嚴重的事情，所以我驚慌地問：『可以看看內容嗎？

『對方用手指移開摺著的地方說：『你看不是有四人簽了嗎？』我看到「唐守治、辛鍾珂」，其他二人是給對方的手掌遮住了。我的心猛跳，立刻知道一定是出賣良心的事，我只好慢慢

說道：「他們是將領，我是小官，不夠資格！」蔣主任說：「好了，不簽也不要緊。」他送客了，臉上苦笑是無法形容的寒冰。

「我回到高雄的家，發現一位警察和我打招呼，覺得事態嚴重，可是我沒有逃走的打算，自己認為，所做的一切都是忠黨愛國的，坦然無懼。」

「當天晚上，民國三十九年九月十九日夜十一時許，我和妻子及兩幼兒，在酣睡中，被敲門聲驚醒。來的是陸軍總部政治部第二科科长羅瑞卿上校，他帶著兩位上尉和幾個憲兵，要我穿上衣服，由兩位上尉挾著上吉普車，一直開到鳳山陸總部政治部。沿途羅瑞卿和兩位上尉都未講話，到了辦公室，一位才對我說：「你在這裡等！」他們關起門走了。我一直等著，約在早上四時，來了一位上尉，要我填寫一張被捕的表格，他說：「我們檢查你的文件，你在軍校、砲校，任官狀都叫鍾少峯，為甚麼跟孫立人之後，就叫鍾山，改了名字，不是預謀造反嗎？」

「我說：「我小時，因頭長得有點像山，依客家人的習慣，就叫阿山，出生證上叫鍾山。後來進吉隆坡尊孔中學讀書，祖母認為山太重了，怕會被壓死，改為少峯，後來在英國讀書，及以後在英國志願隊服務，英文名字都是鍾山。民國二十六年抗戰開始，中央黨部海外部處長安良梅先生介紹我進軍校時，名字用了少峯，故在軍校、砲校都用鍾少峯。民國三十一年在印度加爾各答，英人指定我出任華僑自衛團負責人，英人資料仍為鍾山，因此在新三十八師，也用鍾山，怎可說為預謀造反而改名？」

「九月二十日拂曉，我被押送至拘留所，就在鳳山陸總部大門旁的憲兵排，交給值日班長。進了拘留所鐵門，我差點暈倒。走廊裡空氣是迫人的濕熱，比外面的空氣最少突增十度左右，使初到的人呼吸困難，頭昏眼花。當班長打開號子（拘留所和獄室的通稱），真的不敢相信，在一個約九尺見方的房間裡，竟囚了十幾個人，他們一邊臥著，一邊坐著，另外兩人對角站著，用手牽著軍毯，左右搖擺搨風。他們都是赤身露體，約有半數的人，有一塊兜襠布，憲兵班長高喊門旁的人退後，讓我坐在門口地板上，可以把馬靴（那時第四軍官訓練班校級軍官都穿日式的黃牛皮長馬靴）脫下，然後推我進去（門旁的人過多，不推就進不去），再把門關上。室內人再三靠緊，空出位子讓我坐下。我看他們都是年紀輕輕的，而且多數像是山地青年。我開始和他們談話，他們稱我為教官，原來他們都是軍士教導團的士兵，都是說話不留心，被政工人員認為思想有問題的。一個小時之後，我也汗水滿身，不得不穿單薄的短褲了。」

「第三天，我妻被准探視，知道家中所有文字的東西都被搜走。在拘留所三天，轉送到憲兵連連部，計有胡道生、劉益福、黎俊傑、潘東初、朱宗城及我六人。連部有三張上下舖的床，尚有空間可以走動，一天兩餐，和普通軍營一般，就是不准任何人接近我們。六天之後，天快黑時，來了一部圍著布蓬的軍用卡車，把我們送回陸總部，由賈（幼慧）副總司令集合訓話：「你們安心，總司令回來，我會向他報告。」

「副總司令訓話時，又多了曾長雲、孫蔚民、陳高揚，他們被分別拘留在他處。那天是

小雨濛濛，無人敢走近我們，只有攝影記者羅超群，站在大門對面，望著我們上車。

「我們上車時情形顯得很嚴重。我們集合在總部大門內，由憲兵兩人一組帶去上車，車上有兩位大漢（後來知道是保密局的打手），將兩人一銬，手銬的鏈條是穿過座位背後的靠板，換句話說，不打開手銬，兩人就無法離開座位。我和曾長雲銬在一起，押下卡車，再上一節短的火車廂。夜色茫茫，分不出是在何處。火車廂經特別安排，都掛著黑布簾子，看不見外面，車廂內沒有燈光，兩人一個座位，押解大漢喝令不准移動，不准說話。幸好我們整個下午沒有吃喝，大家都不要方便，糊裡糊塗坐了一夜。

(三) 刑求審訊

「天色大亮，我們在台北站貴賓室側門，被押上救護車，車門一關，漆黑一片，坐在裡面，只覺車行很快，不知駛向何方。車停止後，兩人一組，開了手銬，分別由兩位大漢左右挾持，走入四邊都是高牆的庭院，不准回頭張望，被推進一個大廳，然後右轉，進了小鐵門，約尺半寬，五尺高，門內即為牢房的走廊。他們一人先進入小鐵門，挽著我的一隻手，外邊那人用手壓下我的頭，把我連推帶送了一個寫著阿拉伯數字11的門口，他們拉開一扇厚達半尺，高約五尺，寬約三尺，下方開著一個送進東西小孔的門，兩人猛力壓著我的頭，背後猛推我的腰，在我的腳將要舉起的刹那，便被推跌在室內了。

「三天後，早上九時，看守（看管牢房者的通稱）把我叫出去，只准穿短褲，半推半迫，

出了鐵門，再過大廳，進入一個掛有蔣公肖像的房間，裡面坐著兩個穿襯衣長褲的人，一位身高體壯，一位瘦長，他們眼神一動，便有兩位壯漢在我身後，一左一右把我雙手反剪，同時腳踏我的後膝，使我跪倒在肖像前。

「不許動，跪十分鐘再說。」身高體壯那位喝道。

「蔣公是我從小便崇拜的領袖，是我回國從軍時的最高統帥，是我的校長，我是忠心誠心的跪著沒有動。」

「不要以為你是孫立人的人，在領袖肖像前，先給你一點教訓，老李，給我打。」身高體壯那位喝命。

「我本想問，孫立人的人有什麼不對？可是我還未開口，粗如手指的藤鞭，已經自背至臀不斷抽打了，我沒有穿上衣，背是光著，打我的人，又是行家。一鞭打在背上，著鞭之處，寬約八分，長有七八寸，痛徹心肝，無法忍受。我開始掙扎，那兩位反剪我的手的壯漢，不費吹灰之力，只是輕輕的往上反舉，我雖體壯如牛，竟也被逼向前趴下，不能移動，任憑施威。動刑的人，實在高明，他打的地方，竟是一鞭連接一鞭，因此疼痛加深，我便意志模糊，不會再掙扎了。」

「好了，送他回去。」身高體壯那位吩咐。

「他們讓我站起，我神志不清，兩手仍被左右挾持著，不是自己走路，而是被推著過了大廳，沿原路回囚室，我沒有痛的感覺，只是整個背部和臀部像火燒一般。」

「一週後，我又遭到鞭刑，這次我有同牢黃埔一期『老大』徐會之的教導，只要挨到一鞭，我便叫喊，結果是打打停停五六次，我被打了一二十鞭後，便開始問話：

「你是李鴻的部下？」身高體壯者問。

「是的。」我答。

「長春是怎樣失守的？」他問。

「我不知道，長春失守時，我已在天津了。」我答。

「長春失守，李鴻太太是共匪第一功臣，你會不知道嗎？」他問。

「不知道，我不認識她。」我答。

「你是新七軍的團長，怎能不認識？」他說。

「我不是新七軍，是新一軍新三十八師的營長。」

「胡說，你是新七軍，李鴻到屏東，你是第一位去看他，你是和他在大陸分手後到台灣來的。」他強調。

「成立新七軍是民國三十六年秋，我是三十六年一月二日夜，在其塔木戰敗被俘的，自那以後，便未見過面，我是三十七年冬，自南京來台灣的，怎可能在大陸淪陷後和他分手。今年初夏到屏東，是第四軍官訓練班副主任辛鍾珂交代我去看他，祇是幾分鐘，因有客人訪問便離開。」我說。

「你所說都是真的？」他問。

「是確實的。」我答。

「好了，回房後，細細想想，有沒有聽人說過，李鴻來台是爲匪工作？有時，即報告看守。」這樣就算審問完了，我被送回號子。

「一星期後，我又被提審了。審問的是高瘦的一位。他笑著說道：『前兩次的小小懲罰是最客氣的。已經過了一星期，你對李鴻隻字未報。你看看，這是老虎凳，要確實回答，否則有你受的。現在我問你，孫立人是怎樣製造私人勢力來反對政府，進一步說，製造勢力來造反。如果不說，當然是同黨，是自尋槍斃。還有我們知道你在東北被俘，被共匪列爲最頑固分子，曾在鬥爭會上演講廣播，所以有足夠槍斃兩次的罪了。我不給你坐老虎凳，好好地講吧！』」

「既然認定足夠兩次槍斃的罪，不論真假，我也沒有氣憤了。我平靜說道：『孫立人出版的軍報的報名是精忠，軍訓是義勇忠誠，在局勢最動盪的三十八年，麥帥要他採取行動，他不但沒有，而是全力保護蔣總統，安定了台灣，他有什麼不對？我被俘當然是軍人之耻，可是敵人數萬，我軍數百，是在氣溫零下三十五度的廣大原野。被俘後遭鬥爭清算，所謂演講廣播，都是在鬥爭場上被迫的行爲，既然有兩次槍斃的罪，我還有何話可說！』」

「很意外，沒有命令動刑，他卻仍微笑道：『夠了，你還可無事，只要和我們合作。想

想看，孫立人是不是不對？這裡有原子筆、十行紙，回房後，寫份自白書，一定無事。」

「我想我是一個中國人，我受過五千年中華文化的薰陶，祖宗傳下來的忠孝仁愛禮智信家訓，如果昧了良心，去寫這樣的自白書，我有何面目去見祖宗！人生短暫，縱使長壽活到一百歲，在宇宙時光中，也只一瞬而已。遲早總有一死，早死晚死都是一樣的。所以我心安理得，決心不寫自白書。」

(四) 囚牢生涯

「新年過後，我們到了軍法局。一星期後，當時孫立人總司令的侍從參謀陳良堦少校送來魚肉蔬菜及罐頭，並在放風場集合講話：「以後每週送菜一次，總司令要大家放心，聽候處理。」

「就這樣，開始優待。我們可在囚室範圍內，自由來往。然而我們不解，孫立人將軍是現職的陸軍總司令，他既沒有犯罪，我們為什麼稱爲「孫案」？

「到了軍法局，法官開庭，胡道生、孫蔚民、劉益福與我四人同時應訊，法官祇是唱名，對每人問同樣的一句話：「在保密局所說的話是確實的嗎？」我們都說：「是確實的。」法官不問了，給我們每人一張表格，填寫到步兵學校受訓的經過。當庭按了手印，交回給法官，就算審問完結。」

「到了四月底，換了一位新所長，他曾在第四軍官訓練班校官隊受訓，對我有特別印象，

他傳我到他的辦公室，特別招待香煙茶品。他慎重告訴我：案子不易結束。據說孫立人在國防會報上聲明，他的幹部如對國家不忠，就判死刑，不然就釋放，不可另生枝節，故軍法局無法結案。因為你們被捕是牽連很廣的大案，無論如何，也不會全體無罪釋放，否則總政治部如何交代？

「民國四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三時左右，我們突然離開青島東路，兩人一銬，嚴重非常。上了囚車，送至台北市延平北路保密局的看守所（當年保密局在延平路有兩個看守所，北路稱北所，南路稱南所）。到達北所，分別進入囚室，已是年夜飯後，我們空著肚子過大年夜。囚室是八尺乘十尺的地板，每室超過二十四人，新到的人只有馬桶可坐，有人要方便時還得讓開。

「北所原是一幢簡單的工寮，是一字形的平房，加上木柱欄杆和數寸高的地板，為臨時用的牢獄，沒有放風場，除了到洗臉間的走廊有三個窗戶可以望見天空，全部囚室祇有屋頂透下模糊的光線，所以室內二十四小時開著一盞黃色電燈。洗臉是人擠人，能夠有一瓢冷水，沖洗身上臭汗，就算非常滿足了。

「過了兩個多月未見天日的日子，我們又被押解回到延平南路的南所，可說是舊地重遊。從前的看守仍有三人，最凶的胖大麻子，已有說有笑不凶了，林先生成了基督徒，祇有四眼狗（他老是戴著黑眼鏡）仍使人討厭。最好的是可以寫信回家，每週可經民衆服務站轉送一次副食。潘德輝原本認識南所負責人趙公嘏，經他設法，我被派為囚房內的外役，可以在鐵

門內活動，另外有一姓章青年爲特別外役。他原爲保密局外勤，被派到東北，參加共軍援朝而逃回的人員，因不守軍紀而受六個月禁閉。我喊他爲小章，他是鞍山孫立人將軍創辦的清華中學的學生，是對孫將軍既崇拜又尊敬的青年。他告訴我，我們會自軍法局送回北所。當局認爲自美軍顧問團來台後，台灣的安全沒有問題了，本要撤換孫立人的職位，不料蔡斯團長只聽孫立人的話，而不理會其他的人，所以又要他連任總司令，我們便送南所優待。

「民國四十一年冬，我們坐滿二噸半軍卡遷移，登車前趙公嘏訓話：「送往保密局的別館優待。」

「我們未上手銬，離開台北，南下桃園縣的南坎，住進徐崇德先生的府第。徐府坐落在公路北約五百公尺的竹園裡，是坐南朝北，正屋只一進，兩邊有長廊，東西各有廂房，前院寬達四十米，深達三十米以上。正屋的台階有五級，左右均有兩房。我們暫住西廂，各有台階三級。

「在生活方面，每日早晚放風一次，每次兩小時，可以打球。伙食是一葷一素，每週日或節日加菜。可以寫信，看青年戰士報、中央日報，可以唱歌、拉胡琴，彈吉他。

「新年前兩天，袁子琳奉孫將軍命送來零用錢過年，李鴻、陳鳴人各五百元，彭克立、曾長雲、胡道生與我各三百元，其餘的人各兩百元。

(五) 判處無期徒刑

「四十二年一月三日，所長自台北回來。他召見我至其寢室，這是我到別館第一次和他面對面談話。他是上校官階，年過六十，高高瘦瘦，人很和氣，操寧波口音，他鄭重其事對我說：「聽說孫立人總司令要成立新軍，和過去的駐印軍一樣，要反攻大陸，你們很快又要去帶兵了。」」

「經過三年的實際遭遇，使我們了解，決定我們受優待或虐待，並非因我們犯罪輕重，而完全是由孫立人將軍的境遇好壞而改變。所長的話，使我們知道被優待的原因。」

「我們是經過四年多無名災害的一批人，如不耐就活不下去，大家不忍也只得忍，默默的到了四十五年三月底，看守長親自到號子，交給我們一份起訴書，並說：「雖然不幸，也可說是大幸，因為總算是有驚無險了。請放心，幾天後就會送軍法局。沒有起訴的四人，依我的經驗，他們也不會有驚險，而是另外處理，因為孫立人也不會再追究了。」」

起訴書是國防部四五年度典起字第三五號，日期為三月三十日，也就是說，距我們被捕的三十九年，足足拖延了五年半。起訴書分為四部分：

第一部分：胡道生、鍾山、孫蔚民、劉益福四人，為東北作戰被俘，依陸海空軍叛亂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條之罪嫌起訴。

第二部分：黎俊傑、陳高揚、朱宗城、潘東初、吳頌揚、潘德輝六人，為未檢舉陳鳴人匪諜，依戡亂時期檢舉匪諜條例第九條罪嫌起訴。

第三部分：馬真一爲未檢舉李鴻匪謀，依戡亂時期檢舉匪謀條例第九條罪嫌起訴。
第四部分：余汝幹爲東北作戰被俘來台未報，依陸海空軍審判簡易規章第八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條第一項起訴。

依據起訴書，李鴻、陳鳴人、彭克立、曾長雲四人並未起訴。

黎俊傑原爲新三十八師的軍法主任，他認爲起訴書的決定條件，不是根據罪嫌，而是根據人事關係。據他分析：

所謂東北作戰被俘：全案的人，除了朱宗城、潘東初、馬真一不是軍人，其他的人都是在東北作戰被俘，都是被迫演講廣播，被鬥爭後才釋放的，數目有幾十萬人，階級是將校尉不等，是在不自由中被迫的行爲，刑法上明文規定是不罪的事例。現在起訴書上卻把這些人，分成四種律則去處理，四人未起訴，四人處以軍法叛亂條文，一人爲偽造文書，餘爲知情不報。

按照法律辦案原則，上述各人，只有余汝幹的偽造文書爲事實，其他都無證據，是不得起訴的。根據起訴書，可測知判刑的輕重。

第一部分的人：軍法的叛亂罪，第二十條是「給予敵人利益」，可判刑無罪至死罪。第二十二條「未遂」犯是減半，亦可全不減。簡單說，這條條文罰則無罪至死罪，是給主判官自由衡量的特權，依軍事法庭的習慣是判十至十五年，依目前我們的情形，有可能判處無期

徒刑（執行滿二十年後開釋）。

第二、三部分的人：戡亂時期檢舉匪諜第九條，是「知情不報」，處罰一至七年徒刑。目前情形，既是所謂匪諜的主犯尚未起訴，而「認定」被牽連者為「知情」，一定會判七年的最高徒刑。

第四部分的人：陸海空軍刑法簡易規章第八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條第一項，是「偽造文書」罪嫌，可處一至二年徒刑，余汝幹已服刑五年半，會當庭釋放。

爲什麼余汝幹既是和第一部分的人，同是作戰被俘而又隱瞞不報，卻把重罪不起訴，僅起訴偽造文書，因余汝幹不是孫老總的基本幹部，這就證明起訴非按犯罪輕重，是按人事關係的親疏，尤其是新三十八師的老人，都是重罪起訴。

軍法和司法不同，起訴如何，也就等於判罪如何，更何況我們是被「認定」。被「認定」是匪諜的人，根本不是匪諜，審判者也提不出確實證據，「認定」你是匪諜，你就是匪諜。

五月初，國防部公設辯護人孟昭習約見，他認爲起訴書的被訴條文的構成要件不符，是他辯護的要點。辯護書在會審前發給我們，全文抄錄如後：

國防部公設辯護人辯護書

被告：

胡道生：男，四十五歲，江西萍鄉，前陸軍官校儲訓班中校大隊長，在押。

鍾山：男，四十歲，廣東赤溪，前第四軍官訓練班中校教官，在押。

劉益福：男，三十九歲，湖北黃陂，前第四軍官訓練班少校隊長，在押。

孫蔚民：男，三十九歲，江蘇常熟，前第四軍官訓練班少校大隊附，在押。

右被告等被訴叛亂罪嫌一案，謹提出辯護意旨如後：

一、胡道生部分：查被告於三十六年十一月在四平街附近作戰被俘，受訓四月餘，即被遣回。曾於被釋時受賀匪集體訓示，命回國軍作利匪活動。惟查被告於三十八年來台受訓後，幡然效忠國家，期以自贖，並將被俘事實填表說明，復向長官報告不諱，具見忠貞坦白，顯無叛亂利敵之犯意，並未聽從匪方之誘騙，有何背叛利敵行爲，更未見於我軍事上有何損害，即與原起訴軍刑法第二十條第二十二條之構成要件未符。查優待戰俘，除匪幫而外，幾成世界公例（見一九四九年四月三十一日日內瓦外交會議修正之改善戰俘待遇公約規定）。年來被俘歸來者，不乏其人其例，報章宣導時有所聞，何獨於彼等訴追問罪，於理似難謂平。

二、鍾山、劉益福、孫蔚民部分：該被告等，於三十六年先後，在東北吉林苦戰被俘，並被迫受訓各約一年。鍾山、劉益福、孫蔚民被迫對長春三十八師廣播；鍾山、孫蔚民被指定公開講演；劉益福報名參軍，未被接受各等情，亦均係被迫無自由時所爲。共匪無自由人道爲舉世所公認，試思匪區一般人民之思想意志，尚被絕對箝制，況彼等身爲

匪俘，安有選擇自由之餘地，自不能與正常之犯罪情況相提並論。再查被告等來台後，受訓服務，表現忠良，甚有獲匪方警告者，此足反證彼等亦均無叛亂利敵之犯行，何能論以叛亂利敵之重罪，請參酌本部四十三年九月七日清海字第八四八號及四十四年八月三十日理琛字第九五釋示旨意即明。（按該項釋示，係指叛亂條例各條之罪，須俱備叛亂之意思要件，方足構成，軍刑法上，叛亂利敵條文意義解釋上似應適用。）即以鍾、孫等過去之廣播而論，其時長春已在砲火包圍之中，其廣播是否能達長春三十八師，實際是否發生利敵作用，殊難有具體確切事證。鍾山、孫蔚民被指定講演，係對匪區職工及國校而行，於軍事似亦無實害可言。劉益福被迫參軍，未被接受，據供係別有逃脫企圖，動機非在利敵，衡情不無可信，原起訴書內也已揭明，我方軍事並未因被告等所為而受損害，已無庸置辯。

綜上論結，被告等之被俘、受訓、廣播、講演、參軍等行爲，均在匪區，出於被迫，缺乏犯意，來台後復無叛亂利敵之犯行，更未致我軍事上蒙其損害，亦於軍刑法第二十條第二十二條之要件顯均未洽，自難以該條論科，更無待言。

復查被告等，過去抗戰、遠征、剿匪、苦戰以致被俘，被迫歷盡艱險，創痛俱深。被釋後，眷念祖國，遇機相率來歸，並思雪耻復仇，蕩瑕滌垢，此於被告等迭次坦誠供述，表示懺悔失節，可以概見。益以室家離散，生活無依，論法原情，均堪憫恕。爲爭取大陸人心，及未來反共勝利，擬請貴庭衡酌刑法第十二條第二十六條但書第五十七條及最

高法院（四三）上字第二十七號判例，准予被告胡道生、鍾山、劉益福、孫蔚民等分別宣告無罪，或免其刑，以啓自新，而資激勵。基上理由，謹依軍事機關審判刑事第二條第三項，公證辯護人條例第十七條之規定，提辯護書如上。

公設辯護人孟昭習印

中華民國四十五年六月 日

公設辯護人的辯護書，洋洋一千五百餘言，主要是申示「構成要件不符起訴法條」，而不是提出「拒受」。簡言之，辯護人僅提出「請准予不用所提條文起訴」，而未提「不得以所提條文起訴」。僅是請求憐憫減免的文件，不論理由如何充實，也只是表示有辯護人而已。

在起訴之後，審判之前，是民國四十五年四月十二日，我們被押解至國防部看守所，除馬真一外，被起訴的人，都在樓上一般號子囚禁。幾天之後，胡道生、孫蔚民、劉益福與我四人，同被開庭一次，審問內容和五年前相同，過程連唱名在內約十分鐘。其他的人，接著開庭，過程相同。祇有余汝幹不同，唱名後，當庭開釋。

開庭後，我們被准許接見家人，是在被捕五年半之後，才能看到外人。

民國四十五年六月三日會審，庭上有三位將官，一位爲主審，兩位爲陪審，另有兩位起訴法官，即五年前第一次問話時，便動鞭刑的兩人；有一位辯護官，兩位書記官，有兩位全部武裝的警衛，槍支是上了刺刀，另外還有四位便衣人員，場面真是威武。

會審是下午二時開始，我們到了庭內，打開手銬，按起訴書名字的順序，站成一排，唱

名後，起訴官唸起訴書後問：「胡道生，起訴書說的是不是對的？」

「是的，但都是被迫的。」胡道生答。

「不得辯論，只准答對或不對。」起訴官高聲說道。他說完又問我和孫、劉：「鍾山你說，不准多說，只說對或不對。」

我本來要說，所謂廣播是在被鬥爭的場上對麥克風說的，並不是在廣播電台上。可是當我遲疑了一下，才要說時，兩個便衣，就在背後，抓著我的雙臂，於是我只說了「對的」兩字。

「孫蔚民，你說。」起訴官問。

「對的。」孫蔚民答。

「劉益福，你呢？」

「對的。」劉益福答。

「報告審判長，被告胡道生等四人，均已承認起訴書是對的。我現在問第二部分。」趙公燾問主審官。主審官說：「可以。」

「黎俊傑，你原是軍法官，你說。」

「我無話可說，就依起訴書吧！」黎答。

起訴官再不問話，宣佈他問話完成。主審官並未說話，只指示辯護官起立。辯護官起立後說道：「起訴書所提內容，本辯護官沒有意見，本辯護官不同意起訴書所採取的構成條件，

詳情已如辯護書，請庭長查核。」

主審官沒有再說話，站起，好像說：「會審完結」，因聲音很小，我們聽不清楚，就退往庭後右側了。

馬真一扶著牢中出生的兒子，站在最後排的末端，還是呆呆站著，會審便完了。押解的人員，拉著她的手，要她先行離開。我們又上手銬，兩人一組解回看守所。押解的人，不是開守所的人，是警衛部隊的官兵，帶隊的班長悄悄對我說：「你們真冤，早上那批是三十多人，也只有半小時，你們還不到半小時，這就是轟動世界的孫立人案！」

班長的話，我們才知道，我們被稱為「孫案」，因押解勤務上寫的是「孫案」。

「會審後十多天，軍校十三期老大哥，我在軍校時的區隊長門肅將軍，當年他是在總長辦公廳辦公，他到我家告訴我妻，全案除郭廷亮簽呈為無期徒刑外，其他最高為十五年，我和胡道生等四人為十年，餘為七年。」

「到了七月，我與劉益福、孫蔚民三人，突被送往死囚的特別號子，單人個別監禁，停止了接見。到了九月初，我單獨監禁了兩個多月，突然又准許接見，於是知道孫老總被送往台中軟禁，他們議決李鴻為無期徒刑，我們的案子已在月底決定，附在郭廷亮案宣判。外面的親友勸告，判決後，千萬不要聲請不服抗議，否則觸怒他們，便會白白的犧牲。那時胡道生的堂兄胡偉克將軍為總政治部副主任，他交代的話，是千真萬確的。」

「民國四十五年八月二十九日，郭廷亮會審和我們同樣情形，他們在上午被宣判，我們

在下午二時被宣判。鍾、劉、孫三人爲無期徒刑，胡道生爲十年，餘爲七年。依據門肅將軍最後告知，總長當時簽呈我們是十年判刑，後被駁回重審，加重爲無期徒刑，胡道生仍保持十年，是胡偉克力保的關係。

(六) 軍監服刑二〇〇八天

「我們被判決後，第二天便押送軍人監獄，地點在新店的安坑。押解負責人仍是趙公嘏。他在軍監「移交」時，特對我招呼說：『好好地過日子吧！』他的表情和蔣堅忍主任當年送客時，顯得一樣有無限權威的笑容，使我畢生難忘。

「到了軍監，我們被送進『仁監』第二號房，是特別安排的囚室。我們到軍監沒有幾天，郭廷亮案的人也到了，就是沒有郭廷亮。他們分開兩個監房，判八年以上的囚在『智監』，八年以下的囚在『義監』。」

軍監有仁、義、禮、智、信五個監房，都是一字形的建築，寬約十二公尺，長約五十公尺，仁、信兩監相對，成半圓形的切線。義、禮、智三監以放射式分配在仁、信兩監之間，切線中央，建一八角形的亭子，爲值日官位置，凡是去接見或出監房大門，一定要經過八角亭。

一字形的監房，建築堅固，屋頂亦爲鋼筋水泥灌注，最大爲仁、禮兩監，計有二十二室，最小爲智、信兩監，有十八室。每一監房，進門爲看守宿舍，然後爲井字形鋼欄隔開，過了

鐵門即爲囚室。囚室是相對的。相互由井字形鋼欄隔開，形成看守巡查的走廊，一直通到後門。囚室全部爲四公尺乘五公尺平方，地板高爲一尺，洗澡池佔去一乘三公尺，馬桶佔去一乘一公尺，實際上可睡眠的地板是四乘四公尺，如果以沙丁魚一層式裝罐，每人寬一尺，長六尺，可裝二十四人。如果水池擦乾，把馬桶舖平，可加四人，就是說每一囚室不得超過二十八人，否則就要輪流睡覺。「仁監」除外役室及我們的特別號之外，還有十九個號子。我們到時是五百七八十人，真是人滿爲患！據說當時「智監」最擠，每室超過三十二人。

軍監牢房的設計簡單堅固，一字形的建築，屋頂平坦，中間隔開三公尺，建一高達一公尺五十公分的凸起廊樓，作爲走廊和囚室的光線來源及通風設備。這一設備使囚室內不需照明的電燈，最大好處是高達天花板的小窗會發生和走廊的對流作用，使囚室不會悶熱。

「仁監」據說是案件較單純的叛亂犯，台籍者多爲參加「讀書會」的青年，普通被判十至十五年。內地人則多爲在軍中說話不小心，被認爲是「爲匪宣傳」者。在管理上，早晚放風一次，每次爲一小時，可以自由交談。伙食待遇如軍中，全監統一廚房，各監由外役分送，上午十一時及下午五時半，一天兩餐，副食尚可，主食不限，比早年各看守所改進不少。早上由普通犯的特別外役，到各號子賣燒餅、油條及豆漿，每份價錢不高，可稱公道。如說有毛病，就是私賣香菸。一支「新樂園」香菸賣十元新台幣，約合一斤豬肉的價錢。那時一包二十支裝的「新樂園」，市價是三元五角新台幣。所以傳說有的特別外役，私賣香菸，口袋裡是「麥克、麥克」的。

「我們在特設號子過了月餘，便改爲結紗班，是外面客戶送來棉紗頭或廢品，再將其解開，重新接成一組組可用的紗。計有四十餘人，分爲兩個號子。早上七時至午後六時，離開囚室到平坦的屋頂工作，所以派我和胡道生負責照料。我們同案的潘德輝、吳頌揚調政戰室外役，陳高揚調看守長的交通外役，黎俊傑給監內辦公室處理文件外役，餘下的都在結紗班。早上離開囚室，爬上九級的竹梯，上了平坦的監房屋頂，每人約有二公尺寬的凸起的廊樓屋簷，作爲遮陽蔽雨，工作、吃飯，午間休息，都在屋頂，直到天黑又回到號子。

「我們服刑滿八年時，郭廷亮案有關的人被釋放了，獄方說是特赦。據同學張正超探監時說：「軍中相傳，所謂郭廷亮「匪諜」案，根本是假的。蔣夫人自美國回來，說是美方要發表孫立人將軍受冤的白皮書，所以把郭廷亮全案的人釋放。」事實證明郭廷亮本人並沒有放，其他被釋放的人均不准攜帶任何被判罪的文件。

「我們這些人中，胡道生服滿十年，他按時被保釋。劉益福、孫蔚民和我三人，又在軍人監獄服刑滿了二〇〇八天，不但沒有開釋，反而被押解到綠島囚禁。」

(七) 放逐綠島

「民國五十年十月二日，劉益福、孫蔚民和我三人，又被押解，從新店到基隆登船，開往綠島，作爲「放逐」的囚禁。當天上午十一時許，到達基隆碼頭，下車後即上船。我們兩人一銬，以一路縱隊，自碼頭經碇梯，走上甲板，再由甲板中央的一個長形洞的扶梯下到貨

艙，該船的貨艙是統艙（艙內沒有間隔），人下完之後，甲板中央的扶梯提上去了，長形的洞口被封，祇有四條裂縫通空氣和光線。

「我們魚貫而入，下艙到不能前進時停止，全艙數百人密集而坐，前後左右也不知是誰。甲板關閉，沒有光線透進，船開始搖動，艙內漆黑，空氣污濁，離開中央較遠的人開始呼叫、嘔吐、掙扎，甚至哀叫救命，艙外竟無人理會。」

「我和孫蔚民、劉益福和一位結紗班難友鏄在一起，位置較近甲板中央的洞口，空氣流通可算好些。我們背靠背坐著，忍受著呼吸困難，聽同船難友們的哀鳴和嘔吐聲，在船隻的搖動越來越大時，我們也漸次不能支持，不得不躺下，可是艙底並不全平，它每一方公尺左右，就有高及數寸凸起的鋼板，要完全平臥也不可能。」

「人的生命力可說很強，喊叫聲，嘔吐聲，漸次沒有了，我們四人也昏昏沉沉，是暈船還是失去知覺都不知道。艙中央的甲板打開了，強烈的光線射了進來，我們聽到甲板上有人喊道：『快到了，大家準備出來。』」

「押解的人，打開甲板中央的封板，放下梯子，艙裡的囚徒魚貫上了扶梯，到甲板上面了。我和孫蔚民上了甲板看到斜陽一片，想了一下，入艙是午前，出艙是黃昏，應該是過了三十小時，我們是滴水未喝，粒米未吃，但不覺飢餓，卻是魂不附體，站立不穩。」

「綠島沒有碼頭，只是個漁港，船隻拋錨位置距離漁港約百來公尺，我們雙手已被解開，可在甲板上觀望綠島。看到漁港附近，家屋相連，並不荒涼，青山綠水，一點也沒有『火燒

島』的感覺。漁港內機動漁船很多，很快的破浪前來，我們每人身繫繩子，爬下繩網式的梯子，下到漁船，就如箭離弦，直指漁港。

「我離開貨船，下到漁船，情形完全不同。每一漁船有三四位青年，他們非常熱情，抱接扶持，安排坐位，都會說帶閩南音的國語，笑面相迎。當船快到漁港，可以聽到擴音器傳來的音樂，最使我感到親切的，是聽到過去在軍監時的籃球夥伴高梅嶺明亮的歡迎聲音。

「綠島的漁船，接運效率很高，天未全黑，三百餘人便全上岸。我真沒想到，岸上迎接的竟是過去認識的唐湯銘將軍，他是軍校七期的老大哥。上岸後，有茶水、豆漿、包子、油條，真算得上是歡迎會。

「當時綠島只有新生訓導處處長有吉普車一輛，及輸送補給卡車一輛，所以自漁港到新生訓導處（叛亂犯的訓導營）一定要步行。自漁港出發，沿小型公路經南寮、中寮、公館、到流鰻溝（日治時稱流氓溝）為十公里。

「到達新生營，已是夜間十時，點名、編隊、發『新生』服，鞋襪，到游泳池洗澡，把嘔吐滿身的衣服丟棄。我編入第二隊，劉益福第四隊，孫蔚民第五隊，灰色的囚服，在原來貼符號的左胸口袋上，加了一塊圓形，縫製白色的「新生」兩字。

「那夜十二時，在中正堂舉行了『歡迎』與『歡送』會。原來我們是接替被判十年徒刑的人釋放後的位置。他們第二天乘原船『回台灣』，因為當時被遣往綠島的人，都把綠島看作『化外』之區，竟連幹部都說是『回台灣』」。

綠島的原名是火燒島，一般人以為是被火燒過的島，其實這個名字的來源，是該島原是早年地殼變化，火山爆發而形成，島的中央最高處的留有火山口。其實全島土壤都宜植物生長，就是火山口上也是樹木林立，只因颱風關係，長得不高而已。是故整個島嶼是青綠的，把「火燒島」改為「綠島」，可謂名實相符。島上燈塔背後，是自然海水游泳池，及長達七八公里的美麗海岸。流鰻溝為綠島唯一終年不停水流的溝溪，溪口凸出一石岩，高達七八十米，新生們就把凸出的石岩，刻上「禮義廉耻」四個紅色大字，稱為「四維峯」，每字兩平方公尺。又在「四維峯」左右的山坡上，用鋼筋水泥灌鑄了「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個白色大字，稱為「八德坡」，坡高約五十米，每字十平方公尺，每字相隔百公尺，到過綠島的人都會留下印象。

「新生營當時有三個大隊，每大隊有三中隊，合計約一千三四百人。從學歷上分，有不識字，有在國外讀過博士的；從軍階上分，有二等兵至將軍。

「綠島農業不易發展，水田不多，山上的土壤，適種落花生及地瓜，故落花生和地瓜是島民重要主食。

(八) 劫難餘生

「民國五十八年九月，新生訓導處改為流氓感訓營地，所謂「叛亂」犯移送台東縣泰源監獄，劉益福和孫蔚民被移送，我仍留在綠島。

「民國六十年十月二十五日，我經國防部減刑爲十五年，在十一月三十日被送回台北釋放，計放逐綠島達十年又一個月過二十八天，計三七一〇天。總括來說，我自民國三十九年九月十九日深夜被捕，至六十年十一月三十日清晨送回台北恢復自由，共爲二十一年又兩個月加十一天。」

「當時劉益福已患了嚴重胃癌，醫生證明生命只餘數十天，才和我同時釋放。孫蔚民又拖延至六十一年五月，因他在緬甸八莫爲日軍手榴彈炸傷的背部傷口發作，無法醫治而釋放。」

「我們這些被誣指『匪諜』遭受冤獄的人，雖獲釋放，但非完全自由。我們的戶口是每週必查，常常要受警察盤問，更不能申請出境。我們的身分證是有特別暗號，經秘密安排爲受看管分子。故不論遷往何處，都常被警察不定時清查戶口，被鄰居視爲可疑之人，過去的親戚朋友不敢往來，公家機關不得任用，私人機構也因警方查問而不敢任用，可說全被社會隔絕，故而生活無著，精神受迫害，境遇太淒涼了。」

「孫案」被囚人中，余汝幹是判刑最輕的，在坐牢五年中釋放之後，妻子帶著一子在台北市街上洗汽車，他們是住在一輛舊客車上。余汝幹和妻兒相見之後，總算有一破窩容身。他協助妻子一同洗車約一星期，他們的小窩被警員認爲不能登記戶籍而遭驅離。

「余汝幹出生在美國舊金山，家長因熱愛祖國，送他回國，考入軍校十三期，參加抗日戰爭，在駐印軍反攻緬甸，攻擊孟關日軍第十八師團司令部，奪得日軍第十八師團司令官田中新一中將的官印，到密支那後，編爲新六軍營長，在日軍由湖南進攻貴州形勢危急時，調

回湘西芷江前線，擊退日軍。

「說來也是天無絕人之路，他帶著妻兒，離開破車窩，無目的地走過中山北路，經過當年美軍顧問團的住宅區，他聽到幾個美國人講話是舊金山口音，他突然過去招呼，真是上帝垂憐，人雖不親，口音可親，美國人給他清掃庭院工作，有了一間雜物儲存室可以住宿。

「他住了一年，把收取清洗衣物的門路弄熟，後來和陳高揚開設了一間洗衣店。到民國五十九年冬，被允許攜眷回其僑居地，這是劫後餘生想不到的結果。

「劉益福是新三十八師反攻緬甸立第一功的勇士，在藍鷹部隊進攻胡康河谷時，最先在大龍河的臨濱，親率一連部隊對抗日軍第十八師團一個大隊的兵力，戰鬥達七天七夜，最後將日軍擊退，而被敵砲震壞耳膜，被稱爲「聾子福將」。

「他被捕時三十二歲，判決時三十九歲，釋放時五十三歲，被囚二十一年又三個月。釋放前約兩個月，證實患末期胃癌。釋放後，送回保人之家，即行病發，經保人送空總醫院，動切除手術，手術費爲保人募款支付，送至南部舊友之家，月餘死亡。他失去自由後，其妻改嫁，一子年幼，隨母從繼父姓，後代無存。」

孫蔚民在緬甸作戰時，是新三十八師連長。當駐印軍攻下密支那進抵國門時，他奉孫立人將軍之命，率領一個加強連，共二百二十人，還有美國工程師和醫官，於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從密支那出發，經由一條馱馬古道，一路向上爬行，九月六日上午十時，他們爬到了海拔八千八百尺的高黎貢山口，一刻鐘後，由騰衝出發的會師隊伍也從山的那邊，撥開雲霧，

爬上山脊，在斗笠下面露出熟悉的面影。這一批人馬是由中國遠征軍衛立煌將軍麾下的工兵團團附胡振國中校率領，裡面也有美國的情報科長和連絡官。

山口上有一塊大約二十來丈平方的草坪，中間豎立一塊石頭界碑，刻著「國界」大字。會師典禮開始，孫連長率領的駐印軍列成橫隊，站在國界線緬甸境的這一邊，胡團附指揮的滇西遠征軍也列成橫隊，站在國界線國境的那一邊，兩軍隔著國界正面相對。中國駐印軍先向滇西遠征軍敬禮，高呼：「歡迎你們到緬甸來！」接著滇西遠征軍回向中國駐印軍敬禮，同樣的高呼：「歡迎你們凱旋回國！」在一片歡呼聲裡，大家踏著國界線在瀾漫的雲霧中相互擁抱，緊緊握手。孫曾高呼：「美麗的金甌不能破碎！」豪氣凌雲，達成了歷史性的會師任務。

孫蔚民被捕時三十二歲，判決時三十九歲，釋放時五十四歲。釋放前三年，其背部在八莫攻擊戰中和日軍肉搏時，被手榴彈炸傷的三處傷口復發，被監禁二十二年七個月後，在台東泰源監獄被釋放時，病情嚴重，呼吸時痛苦難忍。

他被捕後，其妻無子，不知何時改嫁。被釋放後，孑然一身，寄住陳高揚家三月，病情略輕，乃在高雄拆船工地，覓得看守工作，因居住環境不佳，背痛復發，無錢醫治，拖延年餘而死。南部舊胞澤料理火葬，骨灰置何處，不得而知。

我們這些遭劫難的人，一個一個都被折磨結束了生命。在漫長的三十八個年頭裡，我們時時刻刻都在想念，都在祈禱，盼望能有瞬息的機遇，能夠看到我們追隨的「老總」，或者在第三者的口裡傳到一點消息，有人在台北車站的出口守望，有人在台中向上路的加油站觀看，有人在永和的中正路徘徊。

民國五十五年夏天，有一位東海大學姓陳的教授，他在綠島訪問的場合裡告訴我，孫立人將軍常到東大打網球，身體健康，我當時拜倒在地感謝，陳教授緊握著我的手臂，使我不能跪下。

民國六十六年，由袁子琳籌劃，孫夫人同意，在永和家為「老總」過生日，到的人有袁子琳、常紹武、彭克立、曾長雲、潘德輝、陳高揚、胡道生和我等人。首先計劃，開席前由夫人打電話至台中，報告給他唱「生日快樂」的人，並將電話機擴音，使我們能聽到「老總」說話。那次聽到他對夫人說：「請轉告他們，我十分感謝，要他們保重身體。」他說話的語態和從前一樣，聲音也還是有力，我們總算一解渴念。

一次我們在漢口街接到張熊飛電話，說「老總」坐火車自台中來台北，我們七八個人趕往台北車站，在出口處站了一個多小時，總算在一丈之內看見了他，他是前後有人擁護著，不能停留，也不能和我們說話。

民國七十年之後，袁子琳移居美國，孫夫人因身體不適，我們對「老總」的生活情形更加隔膜了。曾長雲自覺日子無多，他常到孫夫人住所永和市中正路守望。一天，他發現「老

總」在住宅二樓的走廊上散步，他用電話通知我自龍潭趕往，相距近三十公尺，我們相互招手，約十多分鐘，被防護人員發現而離開。

那年是民國七十一年，算起來「老總」是八十三歲，他身體健康，動作靈活，在走廊上來往快步及跳躍。我會記得他的年歲，因為「老總」是一九〇〇年生的。那年曾長雲是七十二歲，他是民國元年生的。曾長雲那天非常興奮，一定要在中正路吃麵條慶祝。我們被隔開三十三個年頭，才有這樣的機緣見面，並互打招呼。曾長雲最後喃喃說道：「死可瞑目了！死可瞑目了！」曾長雲於七十三年五月亡故，離開他說這話，不到一年！

民國七十七年一月蔣經國總統去世，對孫立人將軍來說，情況變得很快。潘德輝首先可去看「老總」，他告訴我要設法求見。三月二十五日是我在民國三十一年第一次向他報到參加新三十八師出國遠征紀念日，我說服了警衛人員，在相隔四十六個年頭後，我們見面了。

我扶著他，慢慢進了客廳，將他安置在一張專為他坐的沙發椅上。我扶著的是我一生最崇敬的大將軍，但現在他已成為全身顫抖緊依著我的老人。「你不認識我啦！」他用力加大聲音，但仍是氣力不足，我確不敢相信，幾年前在永和中正路相互招呼時，他仍是同當年一樣，怎會在短短的三年，竟變成這樣老了。

「你是仲公，已經不是老師長了。」我握著他瘦得只有皮包骨的手，看著他的臉，已從威嚴閃閃變成慈眉善目的長者。

「你仍應叫我為老師長，這是最愛聽的，其次我也喜歡你喊我為General，不要叫我

甚麼「公」的，我也仍叫你名字，才能順口。」他恢復了早年的態度。

「是的！報告師長！」我也恢復在印緬時代的情形。

「首先他問了被囚各人的狀況，其次他問了蔣堅忍主任要我簽字的情形，他說我也可以簽的。我問他：『爲甚麼麥帥要你採取行動，你爲什麼不？』他說：『如果我聽他的話，我便不忠不義，我就不是孫立人了！』我說：『如果我簽字的話，我是甚麼人？』我們倆都笑了。最後他要我寫〈藍鷹遠征緬甸〉的戰史，說這是責任。

「孫公館的警衛撤走之後，採訪的人多了，我不是去拜候，而是有可能時去陪他過日子：諸如扶他到衛生間，給他拿衛生紙，看著他把一碗飯吃完，坐在他的身邊，一手環著他的腰，靜靜聽他說一段回憶。其實我當時也是古稀的七五之齡，一天不努力工作，便是兩餐不繼的境遇。我們都把孫將軍看作父兄，因爲他是如父如兄般的看待我們，出生入死在一起共同生活，當我們被隔絕時，相互的懸念是自然的，他最傷感的就是先他而去未能有最後一面的人了。我是仍有一口氣的未死者，我沒有歌功頌德的話，只有誠心誠意希望他平安而去。所以在他入殮時泣叩：『老師長，平安的去吧！先你而去的人會迎接您的！』」

「我被補時，兩子均幼，妻子是二十二歲，無能力獨自維生，乃投奔台北姊家。我被捕後四年，她開始到美軍顧問家裡作女傭，到五十七年，她的主人調往香港，爲了兩子的教育，她不得不隨主人移居。她已守了我一十八載，屆四十歲了。待我被囚二十一年之後被釋放回台北時，她已在美國另組家庭，我便成了妻離子散的人。

「我回到台北是五十五歲，正好是當年台灣經濟開始向國際發展之時，劉凱英（郭廷亮案內難友之一）開設的台灣產業外銷中心公司業務發達，他因我英國語文和速記的條件，不怕我不受某方歡迎的身分，聘我為副總經理，誰會想到，因我不准出國，使得我開拓業務的努力，最後都功敗垂成。」

「因為不准我出國，另外給我最大影響的事，就是使我喪失掉僑居地身分。我原保有馬來西亞的出生證，本來被釋放後，可以回僑居地生活，因不准我出國，到了一九七五年是出生證的效期屆滿，我不能前往辦理延期簽證，因此不能再回僑居地居留。」

「到民國七十年，原住的房屋要拆除重建，因我仍是被看管考查的人，住了二十多年的永和竹林路，也都租不到住屋。有龍潭鄉鍾姓宗親的聯絡處，可以租賃，於是遷居龍潭，為時五年。後來住屋又發生問題，惶急中有一位熱心朋友告訴我：「台北縣八里鄉天主教安老院很難進去，院長是英國人，你不妨試試。」並為我接通電話，我向院長報告，我的條件完全符合院方的規定。院長聽我說完，問我在英國何處讀書。不料皇家炮兵學院所在地，就是他的家鄉，他聽到我的鄉音，十分高興，叫我馬上去，一談之下，第二天便搬進該院。所謂搬，只是幾件簡單破舊衣服。所有被褥及盥洗日常生活用品，都由院方供給，被單枕套，三天換洗一次。除了豐富的早中晚三餐外，還有下午茶，水果充分供應。尤其難得的，是那些有宗教熱忱的修女，對於老人病痛，照顧十分週到，不嫌髒臭，表現極大愛心與耐心。入院的標準極嚴，不收費，全靠捐獻，但有捐獻巨款以入院為條件，則不接受。我蒙主垂憐，有

幸住進該院，才得以安靜下來，撰寫孫立人將軍交代的〈藍鷹遠征緬甸〉及〈大冤獄〉兩篇紀實，又有極為難得的機緣，承蒙張佛千先生不憚煩勞，殷勤指正，辛苦稿成。』^①未及付梓，鍾山便於民國八十三年秋蒙主恩召，結束他一生為國盡瘁的旅程了。

註 釋：

① 鍾山撰〈大冤獄〉一文，載於傳記文學第六十五卷第三—六期及第六十六卷第一期。

二、東方的「蒙哥馬利」

(一) 「蒙哥馬利」與「攔路虎」

李鴻是孫立人將軍麾下的一員戰將，在新三十八師反攻緬甸戰役中，李鴻初任一一四團團長，屢建奇功。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李團正在全力進攻孟拱重鎮時，突然接到孫將軍命令，分兵救援這時在孟拱城東南被日軍包圍的英軍第七七旅。李鴻率團迅速強渡南高江，以一部兵力解救英軍出圍，並接替英軍防務，讓英軍後撤。主力沿孟拱東側南下攻擊，經連日猛攻，終於二十五日傍晚，攻佔孟拱城。英印軍第三師藍敦師長獲悉捷訊，特於六月二十七致電，向孫立人師長、李鴻團長暨中國的英勇官兵，申致賀忱，並感謝他們救援該師第七

七旅出圍。此一輝煌戰績，李鴻榮獲英皇頒贈金十字勳章，被英美盟軍譽為東方的「蒙哥馬利」。蒙哥馬利元帥是英國名將，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為盟軍副統帥，在北非打敗了德國名將隆美爾，在西歐戰場，攻城奪寨，屢建戰功，軍中尊稱他為「蒙帝」。六月二十六日，印緬盟軍總指揮史迪威接獲前線傳來李團攻佔孟拱的捷報，情不自禁的說：「李鴻真是一位傑出的指揮官，堪當重任。他這一仗打得很漂亮，他就是我的『蒙帝』。」

史迪威將軍初次見到李鴻，是在三十一年四月九日，史迪威穿著便服，來到曼德勒「私訪」新三十八師防務，他既不事先通知，也不到師部團部，直接到部隊駐地、構築工事現場和哨兵位置去實地察看，跑遍了一一四團各連隊的營舍、伙房、傷病休養室、倉庫、馬廄、哨所、工地、連部隊挖的臨時廁所，他都要看。史迪威會說中國話，他途中遇到放哨的、巡邏的、構築工事的、做飯的、養馬的、看病的及修路的官兵，他都要和他們交談幾句。當他來到蔣委員長指稱是「紫金山」的小山邊，同士兵一道在挖戰壕弄得渾身泥土、滿臉污汗的李鴻團長，聽說來了一個美國老頭，便過來看看，他一眼識出是史迪威將軍，連忙肅立一旁大聲發出「立正」口令，在場官兵一齊挺身而立，雙目炯炯向史迪威注視，場面突然寧靜嚴肅。當李鴻團長大步上前給史迪威舉手敬禮時，他才慢慢站起來答禮。李鴻報告說：「我是新三十八師一一四團團長李鴻，請將軍到我團部休息。」史迪威揮手叫士兵們繼續幹活，同時伸手緊握著李鴻那雙沾滿泥污的手，仔細地把李鴻從頭到腳看了一遍才說：「李團長，你是從那裡鑽出來的呀！你帶的部隊很不錯，這是一支好部隊，是我的好部隊。」說著，他把

李鴻那雙泥糊糊的手翻來復去看了又看，見那手上不但滿是老繭皮，而且有不少血泡，這時史迪威的臉色變得很嚴肅，他深情地對李鴻說：「我就喜歡像你這樣同士兵一體踏踏實實地幹活的軍官。在中國有三百多萬軍隊裡，能有半數團長像你一樣，能有半數的團也像這個團一樣，那就好了，就可以很快地把日本鬼子消滅掉。」史迪威越說越激昂，李鴻則謙遜地答：「將軍，你對我們過獎了，我只是照著孫立人師長的規定去做，做的還很不夠。」史迪威馬上說：「好，就請你帶我去見你們師長吧！」①

民國二十一年四月十九日晚，李鴻團長在曼德勒駐地接到了師長孫立人急電，令該團火速乘汽車開赴仁安羌作戰。他立即緊急集結部隊，同時將曼德勒防務口頭向八十三團楊勵初團長一一交代後，即令全團官兵登上汽車，連夜向仁安羌急馳，於二十日傍晚到達仁安羌以北拼牆河北岸的肯耶。這時英緬第一軍司令部派來韋爾斯上校前來告稱：「肯耶以東十五公里處的坎納特火車站，已被日軍攻佔，英印第十七師第四十八旅有一個營被困在該地，無法突圍，情況危急。英緬第一軍軍長史林姆派我前來，請貴部即乘原車前往坎納特火車站，救出英軍。」李鴻團長認為既然日軍已到了仁安羌東側後方，不但圍困著退卻中的英軍，而且也給正在仁安羌南郊準備發動進攻的新三十八師主力構成了嚴重的側背威脅，爲了友軍免遭覆滅之禍，爲了師主力的側背安全，當務之急，便是應當火速消滅坎納特的日軍。李鴻略事沉思，便果敢作出了決定，令全團在三十分鐘內完成作戰準備，向坎納特急進，同時向孫師長報告。李團長綜合敵情、地形、我軍和友軍的現狀進行分析判斷，決定以奇襲取勝。遂率

所部乘汽車來到距坎納特火車站西面約五公里的地方下車，留一個連由肯耶推進到拼牆河北岸，控制大橋及附近要點。下車後，部隊徒步向坎納特前進，秘密接近距離敵陣不到千公尺隱蔽下來。李鴻團長即以一個連由北面迂迴到市鎮附近由北向南打，另以兩個連由西向東打，再以一個連楔入大橋附近埋伏，堵擊逃竄之敵，自率一個連機動策應。時近午夜，各部秘密接近敵陣只有一百公尺時，敵軍仍未發覺。我軍消滅敵哨後，便從四面突入敵陣，頓時機步槍齊發，手榴彈不斷爆炸，睡夢中的日軍驚醒爬起，亂作一團，經過一個多小時激戰，日軍死傷枕藉，殘敵奪路南逃，通過大橋時，又遭我埋伏連一頓猛打。此役斃敵兩百多人，繳獲大批武器彈藥和馬匹車輛，救出英軍兩百多人，成爲仁安羌大捷後的第二次大捷。①

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李鴻率新三十八師正在圍攻八莫城區時，一架銀色運輸機，在八架戰鬥機保護下降落在八莫機場，從機上走下新任中國駐印軍總指揮兼印緬戰區美軍總司令索爾登將軍，副總指揮鄭洞國將軍，新一軍軍長孫立人將軍，以及中美兩國記者多人。上午九時，他們來到新三十八師臨時指揮所的草地上，在軍樂聲中，升起中美兩國國旗。李鴻師長戎裝整齊站在指揮所前，接受索爾登將軍代表美國總統羅斯福授予銀星勳章。這是中國駐印軍自緬北反攻時，李鴻率一一四團官兵，率先在胡康河谷奮戰，連克于邦及孟陽河一帶重要據點。美國陸軍部長史汀生於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四日特頒給李鴻團長銀星勳章，獎賞其作戰功勳。因戰鬥頻仍，現在補行授勳儀式。索爾頓將軍親向李鴻和新三十八師官兵代表宣讀美國總統羅斯福頒發的頌詞：

「中國駐印軍新三十八師第一一四團團長李鴻上校，於胡康河谷戰役中，勇於作戰，長於指揮，在敵人砲火下，親率所團進行戰鬥。在於邦及孟陽河一帶摧毀敵陣，為盟軍南進掃清道路，建立了功勳。李上校之過人英勇及其領導部屬之才能，誠為我盟軍的莫大光榮。」

李鴻將軍在抗日戰爭中，戰功顯赫，先後曾獲中國政府頒授寶鼎、雲麾、忠勤、勝利等勳章，是一位名符其實的抗戰英雄。

李鴻生於清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二），湖南湘鄉城外一個李家大屋的村落，世代務農，幼年進離家不遠的蔣氏私塾唸書。他生性沈靜，敏而好學，塾師教過的書文，他從不大聲誦讀，默誦數遍，即熟記在胸，深得蔣老夫子賞識，免收他的學費。李鴻從描紅到臨帖，進步神速，兩年下來，一筆懸腕大楷，寫得秀麗圓潤，博得不少長輩的稱讚。

民國十五年，革命風潮席捲全國之時，李鴻投身黃埔革命搖籃。十七年，黃埔五期工兵科畢業，任中央軍事教導師學兵營中尉教育班長，是時孫立人任中尉排長，兩人共事相識。後來孫任稅警總團第四團團長，李任該團機關槍第二連連長。民國二十六年，參加淞滬戰役，李連長果敢饒勇，得到孫團長賞識，升任營長。

民國二十七年春，孫將軍在長沙成立緝私總隊，李鴻請調到緝私總隊任教育長，嗣後緝私總隊改編為稅警總隊，李鴻調升學兵團團長。稅警總隊改編為新三十八師時，李鴻任第一

一四團團長。三十一年隨師遠征緬甸，後因整個戰局逆轉，新三十八師退到印度整訓。三十二年秋，日軍進犯印度邊境，英軍不支，節節敗退，李鴻率全團健兒開赴前線，走馬解圍。接著進攻于邦，李團與日軍第五十五聯隊，血戰五晝夜，擊斃敵酋聯隊長籐井小五郎大佐及大隊長管尾少佐。打響了反攻緬甸勝利的前奏曲。李鴻勇敢善戰，深得前線指揮官孫立人將軍和史迪威將軍的讚賞。

密支那攻下後，孫立人將軍升任新一軍軍長，即將其多年訓練的新三十八師交由李鴻統率。自是之後，他率新三十八師英勇健兒攻克八莫，會師芒友，收復新維、臘戍，戰功彪炳，獲得中外勳章多枚。抗戰勝利，他率師接收廣州、長春、吉林，都是軍裝一套，從不貪取一分不義之財。他既不怕死，又不愛財，真是一位典範軍人。

三十六年夏，孫立人將軍調離東北後，到了年底，東北軍政長官陳誠遂將新一軍分割為兩個軍，新三十八師擴編為新七軍，李鴻升任軍長，原新一軍的參謀長史說升任副軍長，陳鳴人升任新三十八師師長。彭克立升任新三十八師副師長，曾長雲任一一三團團長。^②

陳鳴人是孫立人將軍麾下的一員猛將，在反攻緬甸各戰役中，他率領新三十八師一二二團全團官兵，進行深入的迂迴戰，身先士卒，履險如夷，屢建大功，尤其在孟拱河谷加邁之役，在西通切斷敵後交通，將敵之軍品補給全部斬獲，使日軍第六十五師團陷入絕境，震撼東京，英美盟軍稱他為「攔路虎」。

彭克立是湖南長沙人，洛陽中央軍校分校畢業。在淞滬作戰時，他正在前線做國防工事，

認識了孫立人。後來他就跟隨孫將軍，參加稅警團。入緬作戰時，他任新三十八師第一一四團第一營營長，負責保衛臘戍機場，並擔任中國參謀團警衛任務。第一次緬戰失敗，即隨同中國參謀團撤回國，經孫立人力爭，彭克立營長終於率全營官兵，飛到印度藍伽，回歸新三十八師建制。以後在反攻緬戰時，參加無數次戰役，因功榮獲英皇頒贈勳章。

曾長雲身體強健，身高一八五公分，體重八十公斤，是虎背熊腰的壯漢。民國二十二年冬，在印度大吉嶺英國高級森林學校受訓，競登一萬二千呎高峯，和書劍、鍾山及一位紐西蘭少校，名列首組到達。新一軍打回國門，在芒友會師，那片會師的山頭場地，就是曾長雲任營長時攻佔的，會師典禮時，他是站在中國駐印軍隊伍裡最前面的一人。

註 釋：

- ① 曹藝撰〈抗日名將李鴻將軍〉，湘鄉文史資料研究會。
- ② 王楚英撰〈緬甸戰場上蒙哥馬利——李鴻將軍〉一文，載於《抗日名將李鴻將軍》第一〇八一—一七〇頁。

(二) 長春被俘歸來

三十七年夏，國軍在東北處於劣勢，被共軍圍困在瀋陽、長春、錦州三個孤立據點。在

長春方面，鄭洞國擔任第一兵團司令官。長春市以中山馬路劃為兩個防區，新七軍守市區西半部，雲南部隊六十軍守市區東半部。

長春被共軍包圍，城內無糧，每天病死餓死無數人，街道上到處是死屍，無人收埋，屍臭熏天。老百姓連樹皮草根都吃光了，想盡方法逃出去，很多人不是在路上餓死病死，就是被共軍開槍打死。有人實在逃不出去，又折回城內餓死。大人急著逃命，實在沒有能力帶著孩子逃難，就把孩子丟棄在馬路上，長春市街道到處可見棄兒在路邊，爭搶腐爛的樹葉來吃。官兵沒糧可吃，一個個身體，沒力氣走動，許多人得了夜盲症。他們實在太餓了，以至找出陳年的豆餅酒糟來吃，非但不能充餓，反而吃出病來。長春市後來竟發生吃人肉的事！有人先是偷偷把馬路上的棄兒抓來殺了自己吃，以後不但自己吃，還賣給別人吃。那時滿街都是棄兒，有時，一天殺幾十個小孩來吃是常有的事。由於吃人肉的事漫延開來，軍方不得不出面把屠夫抓來槍斃，來遏止吃人肉的事再發生。

十月初，蔣總統下令長春守軍突圍，手令是派空軍投下的。這時，長春守軍已經餓得沒力氣走路。官兵們突圍根本行不通，不僅是走不出去，即使走出去，走不多遠，不是餓死、病死、凍死，就是被共軍開槍打死。六十軍官兵經過密謀，決定於十月十六日投降，並要求新七軍一致行動。新七軍官兵認為「起義」對不起孫老總，積極準備突圍。

六十軍叛變後，即把槍口對準新七軍，要求新七軍和共軍和談。當時，李鴻軍長患了傷寒，臥病在床，職務由副軍長史說代理。史說派副師長彭克立等五位代表和共軍談判，共軍

接收新七軍提出的數項條件，包括不對軍官及眷屬搜身，不沒收物品，允許幹部回到原籍，新七軍放下武器，士兵被共軍收編，軍官成爲戰俘，被送到哈爾濱「解放團」。共軍於三十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將李鴻、陳鳴人、彭克立、曾長雲等人釋放，送回原籍老家。

孫立人的這些舊屬滯留在大陸的，沒有工作，沒有收入，生活都成問題，他們知道孫將軍在台灣練新軍，都想前來投效。而孫將軍對於陷在大陸的舊屬，更是關切，多方打聽他們的下落，派員前往收容；及至三十九年初，聽到新一軍幹部李鴻、陳鳴人、彭克立、曾長雲等人已經獲釋，乃呈報總統，請求准許他們來台帶罪立功。奉准之後，孫將軍遂派其部屬葛士珩少校到湖南，通知李鴻、彭克立等人迅速來台。

李鴻是在三十九年二月底，化裝爲商人，到達香港，攜在東北再娶的妻子馬真一及岳母和一個女兒乘輪來台，孫將軍派員前往基隆，將他們接到屏東，並安排他們住在一幢平房裡。

當天晚間，孫將軍在屏東官邸邀李鴻晚宴，兩人相見，恍如隔世，李鴻情緒至爲激動，孫將軍溫言安撫，要他在屏東先休養一段時間，以便代爲安排適當工作。兩人談到新一軍兵力被分散，未能集中使用，不勝傷痛。李鴻報告長春被圍期間，官兵死傷被俘情況，孫將軍聽到，至爲氣憤地說：「三十六年秋，我曾請求總統，派機把我送到長春圍城之內，我有信心，率領這支勁旅，突出重圍。無奈不獲批准，以致全軍覆沒，說來痛心！」

李鴻國學素養深厚，擅寫一手好字。他在四月七日，親自寫了一封信，給當時行政院院長陳誠，報告長春棄守經過及脫離大陸來歸情形。全文錄後：

辭公院長鈞鑒：瀋垣聆訓，寒暑數更，每憶教範，輒深神往。溯自我公離開東北後，情勢日非，匪氛日熾，民心士氣，影響尤鉅。大好河山不半載盡陷於匪，數十萬精銳而遭覆沒。鴻謬蒙重寄，扼守邊疆，既未能達成任務，復未能與名城共存亡。茲僥倖重獲自由，前事本無顏重述，因感 鈞座以往之愛護提攜，故不揣冒昧，謹將下情略陳察核。

一、長瀋交通，自三十六年五月遭匪破壞後，即未能修復，一切均賴極微弱之空運。是年十一月，奉 鈞命以新三十八師爲基幹，編組新七軍。十二月終，新一軍奉命南下，匪知長春防務薄弱，不斷進犯，賴 鈞座指導有方，全軍官兵忠勇用命，得能固守原防。三十七年春，四平陷匪，六十軍奉命撤防吉林，長春益形孤立，防務雖獲加強，而軍糧民食已至嚴重階段，及後終以糠皮樹葉充饑，豆餅麩子爲上品。鴻兼警備之責，雖竭力疏散市民，四週交通爲匪阻絕，致老弱餓斃及易子而食者，比比皆是。部隊官兵因食豆餅麩子而患傷寒及兩腿浮腫者，亦日益增加，此情此景，實非想像所能及也。然全軍官兵（尤其是新三十八師）受主義之薰陶，暨總統蔣公德威之感召，與 鈞座平日之訓誨，遇事以先友後我之精神，團結友軍，以不屈不撓之意志，而禦強敵，忍餓耐寒，撐持已及一年。鴻於錦州陷匪，遼西戰緊，並肩禦敵之友軍曾澤生部，乘新七軍部署突圍之際，突然叛變；長春危急之頃，適患傷寒，病榻奄奄（職務由副軍長史說代理），未能盡到最後之努力，被匪所俘。憶自民國十四年，離湘赴粵，投入革命陣營以來，蒙總統歷次培育之恩（軍校畢業後，又先後於軍校軍官團及高等教育班、步兵學校、廬山軍官訓練

團卒業），暨 鈞座提攜之德，北伐西征，勦匪抗日，無役不與，自忖尚未有辱使命，在此二十四年之悠長歲月，未嘗一日相離。

二、被俘時正病危昏迷之際，與鄭（洞國）司令官同送吉林，兩日後，又轉送至哈爾濱，三十八年二月，復轉送撫順，是年三月起，在東北被俘幹部，除少壯及有特殊技能者，送入幹訓團外，餘即陸續釋放，鴻於五月二十五日同被釋放。七月中，回到一別十二年之故鄉，原擬稍事料理家務，即首途來台。詎料不久湖南又陷匪手，交通斷絕，未克如願。及至本年元月，交通稍復，因身處匪區，精神實感無限痛苦，故乘其農會尚未組織，並得孫司令官之允可，遂化裝商人來台，現住屏東。

三、返湘後，得知於長春陷落時，匪在某處廣播，謂鴻眷係其派來長春工作者，開會歡迎，並謂鄭司令官自殺，匪對國軍稍有地位與信譽之幹部，莫不盡其離間毀謗之能事。至鴻眷品德如何，過去同在長春負責之黨政軍高級人員，脫險歸來者，頗不乏人，前吉林省政府秘書長崔垂言，國防部派駐長春負北滿情報責任之項主任迺光，及督察處處長張國卿等，現均在台服務，彼等係於長春陷匪後始化裝逃去者，對長春情形尤為明瞭。鴻眷祖籍吉林省會，家世富有，歷代書香，自六歲入學，二十三歲大學畢業，即在吉林任中學教員，直至與鴻結婚，始離學校生活，其父母均在教育界服務，吉林陷匪後，全家逃去，中途為匪衝散，其母得友人照顧，輾轉到達長春（現隨來台），其餘家人被匪驅回吉林，拘禁逾半年有餘，釋放時，房屋田產已被清算鬥爭，蕩然無存。因感 鈞座

對鴻之關切，故瀆陳之。

四、大陸同胞自陷匪後，頓失自由，過去一般貧民、工人、學生，初為匪宣傳所騙，以為共產黨來，即可解決一切困難，現在目睹富者已窮，窮者已謀生無路，且饑荒遍地，民變時生，因此而倍增懷念總統，並翹望 鈞座，早日督師，反攻大陸，恢復中華，救民水火。至鴻深自慚疚，創痛未除，今幸脫離匪區，重回政府懷抱，恍如再生。倘 鈞座若以鴻尚有寸用之處，自當奮勉惕勵，而圖報於萬一。餘不多瀆，敬叩 鈞安。

舊屬李 鴻謹上 四月七日

李鴻寄出信後，多日沒有回信，心中不免焦急。孫總司令乃直接簽報蔣總統，獲得總統批准召見。一天由孫陪同去見總統，李鴻報告長春淪陷經過及來歸心願後，總統提出兩個職位任由李鴻選擇。一是計劃要成立的成功軍軍長，一是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校長，最後還囑咐李鴻今後要好好地幹。李鴻回到屏東家中，心裡才安定下來。

彭克立接到孫將軍要他來台灣的消息時，他的妻子住院即將生產。彭克立留下一點錢給妻子，於三十九年四月初，隻身取道香港，搭船來到台灣。不久，他得知妻子在家鄉生下第二個女兒，他打算在台灣生活安頓之後，再接妻子來台團聚。他先到鳳山晉見孫總司令，發表他為陸軍總部支少將薪高參，先進將官班受訓一個月，結業後，派任二〇六師副師長，部隊駐防屏東潮州附近的枋寮。

曾長雲於三十九年三月初隻身逃離大陸，因他妻子在生產後病逝，把一個孩子留在家鄉。他到台後，即向陸軍總部報到，編入將官班受訓一個月，結業後，任命為儲訓班大隊長。不久，即調任三四〇師上校團長，部隊住在鳳山附近的五塊厝營房。

陳鳴人是從上海前往香港，於三十九年三月初到達台灣，在鳳山晉見孫總司令，孫遂簽請蔣總統核准，派他為陸軍總部少將營務處長。

李鴻、陳鳴人、彭克立、曾長雲都是久經戰場很會作戰的帶兵官，他們分別逃離大陸，來到台灣，均獲得重要軍職，引起了軍中一部分黃埔將領的嫉視，認為孫立人把他在新一軍的舊幹部接來台灣，是要在軍中製造私人勢力，把這些人整肅掉，就能達到削減孫立人羽毛的目的。①

註 釋：

① 曾心儀撰〈孫立人與李鴻〉等篇文章，載於李敖編《孫案研究》書中。

(三) 李鴻下獄刑求

民國三十九年五月初，國防部派專人從台北來到屏東，對李鴻夫婦、陳鳴人夫婦及彭克立等人說：「上面要召見他們。」由來的人帶著他們一同搭火車到台北。到了之後，又說：

「有一位長官請他們吃飯。」就帶到保安司令部。晚間，軍方人員將男女分開，把他們帶上手銬，送到保密局去偵訊。不久，曾長雲也被收押送來。

保密局指控他們是共黨派遣來台的「匪諜」，進行策反孫立人。在保密局偵訊時，將他們完全隔離，施以殘酷的刑求。李鴻、陳鳴人兩人受刑最重，各坐老虎凳四次，搥腿四次。坐老虎凳普通是兩小時，最長為八小時，李陳兩人都遭受過八小時極限。搥腿普通是四小時，最長為十二小時。所謂搥腿，是把腿搥腫使之瘀血。在審問時，一面問話，一面用指甲或利物刮動，使受刑人感到劇痛，不能不招供。他們兩人最後一次搥腿，是十二小時的最重刑。李鴻坐老虎凳後，雙腿幾乎殘廢，後來在獄中靠難友扶持，才能進行簡單復健，慢慢恢復步行。彭克立、曾長雲兩人，比李陳受刑次數，各減為兩次。他們都受過鞭打，用針刺指甲，用辣椒水灌入鼻孔，用筆夾手指，疲勞審問，無所不用其極，目的在逼迫他們供認和共黨有聯絡，是奉匪命潛台工作。^①

孫立人將軍於李鴻等人案發後，他曾面報蔣總統，願以自己的性命，擔保李鴻等人不是「匪諜」，蔣總統因此將案件擱下來，不然他們可能早被殺掉。

他們在保密局關了一年多後，被移送到桃園監獄，囚禁了二三年後，再移送到龍潭軍人監獄。除了在軍法局曾開過一次草率的庭訊外，就從來沒有正式開庭審理，也沒有收到任何起訴書。一直被關在監獄裡，不審不訊，不判不放，過著暗無天日的生活，嚐盡鐵窗生涯的痛苦。

① 鍾山撰〈大冤獄〉，載於《傳記文學》第六十五卷第三—六期。

(四) 馬真一獄中生子

李鴻等人被捕，最先的導火線，說是香港有份雜誌報導，長春失守是李鴻太太馬真一所策動，中共認為她是第一功臣。後來保密局已查清楚，根本沒有這回事。

李鴻的太太馬真一是東北吉林長白師範學院音樂系畢業生，她被捕時懷有身孕，初入獄時，被關在一間密閉的大倉庫裡，內面隔著一間間牢房，每間牢房都住滿了人。馬真一帶著大肚子，睡在兩個窄木板的睡舖上，根本不能翻身，十分痛苦。一天，她有臨盆跡象，曾被送到監獄外的醫院，因為沒有快生下孩子，就被帶回監獄。過了幾天，生產的陣痛開始，獄方並沒有帶她到獄外的醫院，而是帶她到牢房附近一個小空屋，空屋有個小洞，冷風從洞口直吹進來，她臨時找了塊布遮著洞口。獄方從外面軍醫院調來一位護士來為她接生，接生的醫療用具很簡單，護士的態度不好。她生下孩子，護士為她縫傷口時，沒有打麻醉藥，令她慘痛得難以承受。她在產前產後，都要做粗活，擦地板，用冷水洗衣服，洗尿布，以致造成長期關節炎，腰酸背痛。洗過的衣服，只能掛在牢房靠窗的地方，任風吹乾，不能拿到牢房外曬太陽，她們每天放風一次，約有十多分鐘，大家輪流一批批出去。在牢裡，吃的穿的都

成問題。小孩沒有衣服穿，她想盡辦法弄了些舊布，給孩子做簡單的衣服。產後，有人送雞肉給她滋補，可是牢友都嘴饞，她祇能吃到一點點。大人小孩都營養不良，嬰孩在牢中生產，馬真一抱著全身發燒的孩子，只有焦急地哭。獄中規定，夫妻分隔居住，不能見面，李鴻知道生了兒子，就命名為「獄生」，後改名為「定安」。民國四十年除夕，他們從軍法局青島東路看守所，被押解到保密局北所，馬真一抱著仍不會站立的孩子，空著肚子，坐在馬桶上過大年夜。

有一段時間，獄中管理員每逢顧正秋來探監看任顯群，就彼此傳著說，大家要去看顧正秋。探監的人，有時帶的食品多些，會分給小孩們吃。小孩為爭搶食物，鬧成一團。李定安總是站在遠遠的地方，有時，李定安會對媽媽說，他好想吃這些東西。馬真一憶起這段往事，不禁聲音哽咽，眼淚奪眶而出。她說：「以她那時的處境，她那有辦法弄到這些東西給孩子吃！」

馬真一母子被關了七年，孩子長大了，爲了就學問題，馬真一上書向當局陳情。軍法局認定馬真一未檢舉李鴻爲匪諜的罪嫌，依戡亂時期檢舉匪諜條例第九條起訴，判處七年徒刑。刑期坐滿，才被釋放。她帶著牢中出生的孩子，回到屏東破碎的家，一頭栽倒在她媽的懷中，相對哭泣良久，又抱著她七年未見的六女兒，祖孫三代，哭成一團。

馬真一對她老媽說：「李定安這孩子，從小就乖順，他太乖了，反而被其他孩子欺負。有一回，一群小孩把李定安的頭壓到水池裡，小命雖揀回來了，可是傷了氣管，從小到大，

常常咳嗽。馬真一繼續對她老媽訴說，她坐牢所受的冤屈，孩子跟著受苦，她沒有辦法照顧孩子，有一次，李定安頭上摔了個洞，鮮血直流，作母親的她，祇有抱著孩子，心痛哭泣。

(五) 坐牢二十五年

李鴻等四人既不是匪諜，也沒犯任何罪過，保密局完全清楚。可是爲了向上面有所交代，他們曾用酷刑逼供無效，又用嚴刑與誘騙方法，逼其部屬供認也無效。甚至連保密局原先派在孫將軍軍部擔任情報工作同志潘德輝、吳頌揚二人，亦不肯承認李鴻等人是匪諜。保密局不得已，祇好派員與潘吳二人分別情商：「請你幫幫忙，供述李等是匪諜，局方也好結案，你也有升賞。」但潘吳二人異口同聲：「我憑良心，實在不知李等是匪諜。若昧良心說話，天理難容。」保密局用盡逼供、誘供、騙供各種技倆，仍無結果，祇得將李鴻、陳鳴人、彭克立、曾長雲等人繼續關在監獄裡。①

當他們被關將近二十年了，才收到國防部「裁定書」，因爲依法一個案子如果二十年不結案，即將銷案，此時發給他們「裁定書」，表示案件仍在處理中，以便繼續將他們囚禁。民國五十七年十一月廿一日，國防部裁定書上寫著：「查本件被告李鴻、陳鳴人、彭克立、曾長雲，前經本部執行羈押至民國五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止，第二次羈押期間屆滿，本部認爲有繼續羈押必要，應予各延長二月……」第二次羈押屆滿，國防部如法泡製第三次、四次……十五次、十六次、十七次、直到第十八期羈押期間屆滿，這時已是中華民國六十年七月

十三日，該份裁定書上仍寫著「本部認爲有繼續羈押必要。」

國防部軍事檢察官王化歐於民國五十七年五月十五日對李鴻、陳鳴人、彭克立、曾長雲等人，以「叛亂」罪嫌提起公訴。這時，他們已經坐了十八年牢了。

起訴書中指控李鴻等人的罪狀，是未遵中央電令長春突圍，彭克立代表與匪洽降，受匪指使來台，爭取國軍將領孫立人及掌握兵力，以備策應匪軍犯台。這時孫立人早已因「郭廷亮匪諜案」被罷黜在家，處於被看管軟禁狀態。

從「國防部五十七年從檢起字第〇一五號起訴書」中，可以看出李鴻等被控的罪刑，全文錄下：

被告 李 鴻 男，年六十五歲，湖南湘鄉人，前陸軍新七軍中將軍長、在押。

陳鳴人 男，年五十九歲，江蘇金山人，陸軍總司令部營務處少將處長，在押。

彭克立 男，年五十九歲，湖南長沙人，陸軍第二〇六師少將副師長兼六一七團團長，在押。

曾長雲 男，年五十七歲，湖南湘鄉人，陸軍第三四〇師一〇一八團上校團長，在押。

右被告等因叛亂等罪嫌一案，業經偵查終結，認爲提經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敘述於後。

被告李鴻原爲前陸軍新七軍軍長，被告陳鳴人爲該軍所屬卅八師師長，被告彭克立爲該

師副師長，被告曾長雲爲該師一一二團團長，由李鴻率領，防守長春。三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中央電令該軍由長春突圍，詎被告等毫無氣節，貪生怕死，不僅未遵令行動，反而同謀於十七日，由彭克立等爲代表，與匪洽降，十八日將全軍交共匪整編。十九日，該李鴻、陳鳴人、彭克立、曾長雲等先赴哈爾濱，後至撫順匪軍「解放團」受訓。二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釋回，李鴻、彭克立、曾長雲返湘，陳鳴人赴滬。李、陳、彭等南下前，並與附匪將領龍逆國鈞（新七軍參謀長）、張逆炳言（曾任新七軍參謀長）秘密約定，必要時互相聯絡，聽匪指揮。迨同年十二月中旬，李鴻、彭克立、曾長雲決定來台，曾先由湘赴港，而李、彭二人則函告龍逆國鈞，約定在北平相晤。二十九年元月下旬，李、彭二人聯袂北上，抵平後，與龍逆及共匪科長邱北池晤面，當由邱匪帶同李、彭，晉見匪黨中央社會部部長李匪克農，李匪即指定李、彭二人來台任務，爲爭取國軍高級將領孫立人，及掌握兵力，以備策應匪軍犯台。與李匪晤談畢，繼與匪社會部交際科長楊匪商洽聯絡辦法，經商定在台工作獲有成就時，函告瀋陽文官屯工業學校龍逆國鈞，並規定以香港福佬村道四十三號四樓曾宏毅處及香港彌敦道三九三號生活照像館等二處爲轉信地址。李、彭二人在平接受匪命後，即行返湘轉港。陳鳴人返滬後，於二十八年十二月，經龍逆國鈞函介，與匪第三野戰軍政治部敵工科科長胡匪瑛洽談來台爲匪工作，卅九年元月六日，又通過徐廣夫（陳鳴人之友，亦匪黨分子）之關係，與匪酋陳毅代表李逆明揚作進一步之商談，決定陳鳴人來台使命爲爭取孫立人與匪妥協，聯絡舊部，儘量掌握兵力，以策應匪軍犯台。並規定通訊聯絡地址，計有上海德義大樓八十五

號胡瑛，建國西路雪邨三號李師廣（李逆明揚別號），東嘉興路瑞豐里六十五號徐廣夫、及香港彌敦道三九三號生活照像館等處，決定後，即由滬至港。在港除將匪諜任務告知曾長雲伺機進行，囑於必要時聽其指揮外，並與北平張逆炳言聯絡。該被告等於卅九年二、三、四月先後由港來台，抵台後，即遵照匪幫指示，秘密進行匪諜活動，陳鳴人除將來台情形函報徐廣夫外，並將匪幫意見，面達孫立人，孫怒置之。嗣彭克立謀得任二〇六師增設副師長兼六一七團團長，曾長雲謀得任三四〇師一〇一八團團長，陳鳴人謀得任營務處處長，李鴻亦積極活動重要軍職，未幾爲本部發覺，拘押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被告李鴻、陳鳴人、彭克立、曾長雲等於上開新七軍於卅七年長春戰役期中，未遵中央電令實行突圍，而由彭克立等向匪洽降，十八日將全軍交付共匪，任其整編，被告等先後在哈爾濱及撫順匪「解放團」受訓，至卅八年五月釋回。返籍前，李、陳、彭等與叛逆龍國鈞、張炳言均有接觸，密約聯絡。同年十二月，決定來台，李鴻即函告龍逆，相約在平謀晤。卅九年與彭克立聯絡抵平，會晤龍逆國鈞、張逆炳言、邱匪北池，並由邱匪帶同晉見匪酋李克農，李匪賦予李、彭等來台爭取國軍高級將領孫立人，及掌握兵權，策應匪軍犯台之使命。李等接受後，與匪交際科長楊姓匪幹商定聯絡辦法，由平返湘轉港。陳鳴人於卅八年十二月至卅九年元月，在上海與胡匪瑛及李逆明揚接觸，由胡、李

賦予來台爭取孫立人與匪妥協，並聯絡舊部，掌握兵力，策應匪軍犯台等使命，約定聯絡辦法，即由滬至港，在港除將所負匪諜使命，告知曾長雲，伺機進行，囑於必要時聽其指揮外，並與在平之張逆炳言聯絡。該李鴻、陳鳴人、彭克立、曾長雲等於卅九年二、三、四月先後來台，抵台後，陳鳴人即函報上海徐廣夫聯絡，並將匪幫意見面達於孫，進行爭取，孫怒置之。各該被告隨即秘密進行匪幫所賦予之聯絡舊部掌握兵權等亂命各情，均經直承不諱，並互證相符。復據另案被告黎俊傑、陳高揚等一致供述：陳鳴人於卅八年十二月在滬，經由龍逆國鈞函介，與匪幹胡瑛聯絡，接受匪命等語。且有張逆炳言由平寄港，轉交陳鳴人之聯絡信件一封獲案可憑，犯罪事證，至臻明確。該被告李鴻、陳鳴人、彭克立、曾長雲等身為國軍高級將校，率部戍守一方，竟不遵中央電令突圍，而向匪洽降，將所部軍隊交付匪幫。按被告等之行爲，係在卅七年十月，是時中華民國戰時軍律業已廢止，而懲治叛亂條例，尚未公佈實行，應認觸犯陸海空軍刑法第十八條第一款將軍隊交付敵人之罪嫌。嗣被告等又接受匪幫亂命，來台從事爭取孫立人，聯絡舊部，掌握兵權，策應匪軍犯台。抵台後與匪書信往還，保持聯絡，並已按照匪黨指示進行活動，爭取孫立人，與積極謀得重要軍職，掌握兵權，以備策應匪軍犯台，顯併已觸犯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之罪嫌，以上兩罪犯意各具，應分論併罰，爰依軍事審判法第一百四十五條第一項提起公訴。

軍事檢查官王化歐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五月十五日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五月廿九日

書記官錢開濟。

李鴻等人收到上開起訴書後，認爲與事實不符，請求公設辯護人爲他們辯護，迄無下文，過了四年，李鴻乃親自撰寫答辯書，原文如後：

答辯書

被告：李鴻 男，六十九歲，湖南湘鄉人，前陸軍新七軍中將軍長

案奉 國防部五十七年從檢字第〇一五號起訴書所開：

壹、三十七年十月十五日未遵中央命令突圍及與龍逆國鈞張逆炳言密約聯絡各節，謹答辯如左：

一、未遵中央命令突圍部分：在押人於十月九日即感身體不適，以爲係患感冒，不以爲意。十日上午勉強支持，陪同鄭司令官洞國舉行國慶儀式後，即臥床難起，經醫診視，係患傷寒，必須休養，當將病情具報兵團司令部，軍長職務准由副軍長史說代理，並報請剿總備案。其後病情日漸加重，當十五日中央命令突圍，在押人正發高燒，不省人事，是因病重，

不能執行職務，軍長職務已報請准由副軍長史說代理。

二、病榻被俘後，輾轉送至哈爾濱，經隨伴軍醫鄔季常不斷施以針藥，數日後高熱漸退，經月餘始能離床，不久又被送至撫順集中營，至五月間被釋放。

三、釋放前，與龍國鈞、張炳言並無任何密約接觸。龍國鈞係軍校六期畢業，繼又考取清華化學系肄業，後又入陸大十七期。被俘後，匪知其學歷，迫其至瀋陽某學校任化學教員，到撫順集中營未久，即往瀋陽教書，此後即未見面與通訊。張炳言家住北平，北平陷匪後，即被釋放回家。至謂均有「密約」「聯絡」，實無其事。

貳、起訴書所列三十八年十二月至三十九年，函告龍國鈞在平晤面，會晤張炳言、邱匪北池等各節，謹呈明於後：

一、與龍國鈞相約及會晤部分：在押人於二十八年五月間，經匪釋放，當時因交通阻滯，氣候炎熱，到北平時，將眷屬寄住其親友家，在押人隻身返湘。是年十一月間，平漢鐵路已經匪修復通車，在押人擬赴平接眷回湘，事為同住長沙之龍國鈞家屬知悉，不意於致龍家書中，將在押人擬赴平接眷之事告之，龍之來到北平，並非在押人相約會晤。

二、邱匪北池係與龍在瀋陽某學校共事，亦由龍處得知在押人將赴平接眷，意欲有所利用，故偕龍同來北平，在押人到平後與張炳言見之，知其來意後，在押人以病體尚未復元，尚需休養，予以拒絕，邱匪亦知難而退。

三、不料翌日，邱匪復來張炳言家，忽強欲在押人同赴李匪克農處，經在押人拒絕無效，即感身陷匪窟，行動已失自由，不得已同赴李匪處，及聽其談話，仍與邱匪口氣相同，在此情形下，只好虛與委蛇（大意謂待身體恢復健康後再說），此實為當時情勢所迫，行不由己，非出本意也。在押人親承領袖教誨，戎馬半生，以領袖學生為傲，以革命大業為榮，敗軍之將，本不敢言勇，然病榻被俘，豈廿餘年以血汗累積歷史如被押人者心之所甘，任何人處被押人當時之地位，亦當同具忍辱一時，待機雪耻之心，自不待言。故病榻被俘，早非此心所甘，又焉至更向匪推誠賣身投靠，其間若不虛與委蛇，即難逃出匪窟，欲逃出匪窟，惟虛與委蛇，始克有濟，耿耿此心，惟祈明察。

四、以香港彌敦道三九三號生活照像館轉信情形：在押人由平返湘後，深恐共匪再度麻煩，即匆匆赴香港，到港後，又恐為友好知悉，被匪謀發覺，即搭四川輪來台。到台後，僅借生活照像館地址，以在港經商名義，轉一家信，報以平安。原意擬接家人來香港暫住，此外並未與任何人通信。按生活照像館係由新一軍軍部請假下來之照像員王漢培在該照像館工作，可去信香港，不難查明。故該生活照像館，委係因長官部屬關係，由舊屬王漢培代轉家信，所謂乃「匪方指定之聯絡處」，謬誤殊甚。

參、抵台灣與匪書信往返，並按照匪黨指示進行活動：

一、前項已呈明抵台後，僅借生活照像館以在香港經商之名義寫一家信報導平安，並未

與任何人通過信。

二、並已按照匪黨指示進行活動，爭取孫與積極謀得重要軍職，掌握兵權，策應匪軍犯台；在押人因大病後抵台時身體仍極虛弱，家居休養，很少外出，孫雖屬昔日長官，但彼之態度素極嚴肅，即過去除公事外，很少與之接近，到台後將近半載，閉門休養，少與他人見面，至謂「爭取」「積極活動」，絕無事實也。

肆、綜合答辯：

一、長春防務係與六十軍曾澤生部共同擔任，當三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中央命令突圍，六十軍忽然叛變，致影響新七軍整個行動，招致突圍不能，防守不易，而告失敗。在押人身爲軍長，因病不能執行職務，既不克完成任務，又未能與名城共存亡，衷心慚疚，莫可言宣。

二、在押人自民國十四年冬，赴革命策源地廣州，接受革命洗禮，三民主義薰陶，畢業後參加北伐、抗戰、剿匪、戡亂，無役不從，由排長而連長、營長、團長、師長，以至中將軍長，其間師長、軍長兩職級，均蒙統帥破例提升，每於戰役，莫不身先士卒，以圖報効。

三、在抗戰中，先後榮獲政府頒贈獎狀一份，四等雲麾勳章一枚，四等寶鼎勳章一枚，忠勤勳章一枚，勝利勳章一枚。此外於印緬反攻之役，榮獲美國政府先後頒贈銀星

勳章三枚，懋功勳章一枚。團長任內攻克緬甸第一大城孟拱之役，榮獲英皇頒贈金十字勳章一枚。

三十五年奉令出關戡亂，是年年終上峯論功行賞，奉政府頒贈三等雲麾勳章一枚，三十六年終，復奉政府頒贈三等寶鼎勳章一枚，並奉命晉升為新七軍中將軍長。基此在押人決不致自毀一生在革命陣營中之光榮歷史，背離長官，為匪利用。敬請代為辯護，不勝企禱。右呈

辯護官

在押人前新七軍中將軍長 李 鴻

答辯書送上去之後，到了六十年七月一日，李鴻、陳鳴人、彭克立、曾長雲四人才被判決，罪名是「陰謀顛覆，策反孫立人」，判處無期徒刑。六十一年元月起，才被允許每月可與家人面會兩次。他們四人一直坐牢坐到六十四年，總統蔣公崩逝，政府頒發特赦，李鴻等減刑為十五年，於七月十四日獲得釋放，這時他們已被囚二十五年又三個月。釋放時，李鴻和陳鳴人是被送回家，由妻子填保接收，彭克立和曾長雲是被送往中市圓通路敬老所安置。

註 釋：

① 龔德柏撰〈蔣介石黑獄親歷記〉(四)，載於一九九一年三月十三日求是報。

(六) 晚景悽慘

彭克立和曾長雲兩人無家可歸，被送到中和敬老所安養。所裡每個房間放了幾張雙層床，彭克立分配的睡舖，離曾長雲的睡舖隔了兩間房。雙層床的下層睡覺，上層擺放個人用品。每個房間，每個睡舖，都顯得擁擠雜亂。每位老人的畢身衣物，就只有一些簡單陳舊的東西。敬老所裡供應三餐，伙食屬於中等，每位老人每月可領到七百元零用金和五百元水果錢。陳鳴人住家離中和敬老所不遠，三位老人常聚在中和圓通寺裡閒話家常，消磨他們的晚年。

有一位女作家曾心儀訪問彭克立：「依你的看法，你和李鴻、陳鳴人、曾長雲的案子，是不是與你們是孫將軍部下有關？」他微笑，含蓄地說：「這不好講。有關係。孫將軍一向是憑良心做事，不怕別人對他怎樣看法。別人排擠他，他也不怕。」他又說：「當局認為我們來台灣是要策反孫立人，其實孫將軍爲人正直嚴肅，忠誠不二。我們是小部下，怎敢去策反他。孫將軍有意要我們來，我們願意投效，就到台灣來。」陳鳴人表示：「他們和中共根本沒有關係，卻被刑求逼迫，不得不承認各種罪狀。」

曾長雲的晚景非常悽慘，他患有眼疾、心臟病，還有其他各種毛病。眼睛開刀前，視力

已經很弱，幾乎失明。開刀後，視力情況一度好轉，他又從醫院搬回敬老所。不久，又因眼疾轉壞，以及其他毛病，常往醫院跑，後來眼睛全瞎了，使他極為驚恐，引起心臟病復發，住進台北市立仁愛醫院。七十四年七月十二日，他在醫院病床上，孤獨地在黑暗中消失了最後的一點生息。彭克立在他去世前一天曾去看他，握別時，他還說：「再見了。」彭克立隔天再到醫院時，才知道他已悄悄地去了。曾長雲遺體火化後，骨灰罈放在台北市善導寺。七十七年初，彭克立申請獲准回鄉探親，帶著曾長雲的骨灰罈，送到湖南湘鄉，將它安葬在他的故鄉土地裡。彭克立也就留在長沙老家，跟隨著他三十八年未見面的兩個女兒生活，總算葉落歸根了。

陳鳴人釋放時，他的妻室尚在，兒女亦已長成。未久，榮工處處長嚴孝章知道陳鳴人衣食沒有著落，聘他為無職委員，使他生活無慮，這不能不說是一項義舉。七十三年二月五日早上，他散步回來，心肌突然痙攣而失去知覺，送往陸軍總醫院後，便未清醒，住院兩天去世。死時未受病痛折磨，應是老天的垂憐。

孫立人將軍聽到陳鳴人逝世的消息，心中極為悲痛。他在日記本上寫道：「聞前三十八師一一二團團長陳鳴人於二月七日逝世，享年七十六歲，見昔日戰友日漸消失，痛心疾首，情何以堪？」開吊時，在弔客中竟有一位當年「搥腿」行刑之徒，他已衰老退休，對著靈前，無光的老眼中，竟然滴下懺悔的眼淚。

在這些受苦難的人中，馬真一的劫難是最深、最慘、最悲、最冤的。她和李鴻同時被捕，

在屏東家裡留有母親和女兒兩人。她被捕後，她的老母親和女兒被送往一間軍眷的平房居住，沒有廚房廁所。她的母親在吉林市，是丫鬟環繞的貴夫人，經過七年艱苦的歲月，帶著孫女，雖仍有李鴻從前的舊屬援助，沒有餓死，但老幼都骨瘦如柴。

馬真一被釋放後，帶著在牢中所生，在牢中長大，已經七歲的兒子，回到母親和女兒只有一間居屋的家。爲了生活，她訪問了屏東市當時較好的家庭，覓得幾家教授國語及音樂的家教，不計路途遙遠，不計待遇微薄，拖了一年，都是步行來去，維持著最低的生活。馬真一的鋼琴和歌唱水準，俱有演奏會表演的才華，無奈她的身份卻列在「不可接觸」之類。她只有默默無言的掙扎、奮鬥，家教才有十餘學生，省吃節用，留下一點錢，購置了一部舊腳踏車，這才能夠到較遠的地方，教授家裡擁有鋼琴的學生。

四個年頭過去了，她的學生在音樂會上，贏得了榮譽獎品。有勇氣的人，才敢和她接觸，更加上她勤儉如恆，在屋後的空地上，蓋了一間小教室，有了一部老鋼琴，開始招收學生，民國五十五年，她已四十三歲，母親亦已歸西，屏東國中才敢聘她爲正式教員。李鴻被釋放那年，她已五十三歲，冤獄剝去了她整個青春。

李鴻出獄後一週，由他在牢中出生的兒子李定安領著到難友鍾山家暫住時，沒有衣服穿。因他不會貪污，抗戰勝利，他率師無論接收那裡，離開時，仍是軍衣一套的人。他是穿著兒子的學生衣褲及鞋襪出門的。他倆人的身材是一代高出一代。一位當年號稱「東方的蒙哥馬利」，跟在一個青年後面，袖口、褲口都是摺起，鞋子是鬆而過長，沒有人敢想像，他曾是

印緬戰場上叱咤風雲的虎將。鍾山領他上樓，他和過去一樣，沉默寡言，馬真一卻忍不住說：「鍾叔，這是九死一生的再見！」他說完已是哽咽無聲。李鴻乃安慰道：「不要怕，有鍾叔和我在，妳安心吧！」

李鴻在鍾家住了三個多月，不論「權威」者如何壓迫防範，還是無法阻止仁義的人前來拜候。首先是袁子琳先生，其次是喬家才先生，接著是不敢來往的故舊。張學欽先生竟帶著裁縫師傅到家爲他量身，趕製了兩套西裝，鍾太太立刻到百貨公司購置其餘所需內衣。更難得的，一向不敢往來的羅澤潤先生，竟也來了兩次，送來領帶，李在宏恩醫院割治攝護腺醫藥費十五萬元，也由羅支付。

李鴻回屏東後，身體復元，生活算是安定，他們每逢假期，均到台北一次，喬家才、王功鑾，每次都宴以山西大餅，湖南臘肉及左公鷄。

民國七十七年夏天，鍾山突然接到馬真一電話，得知李鴻中風，住院後不省人事。李鴻躺在病床上，閉著嘴，嘴巴微張著，鼻孔插著灌食養料的細管，從被單裡伸出導尿管，他的下半身不時抽動，這種不自主的抽動和有規律的呼吸，成爲他尚有生息的表徵。他在中風前的一些日子裡，一直很在意他過去的戰功戰史被抹滅，中外勳章被沒收。

一天，美國聖荷西州立大學教授雲鎮前來屏東探望李鴻，兩人見面談到當年在印緬作戰的往事。李鴻就對雲鎮說：「你來正好，我有一事相託。我在反攻緬甸多次戰役中，美國政府先後頒贈銀星勳章，懋功勳章一枚，及英皇頒贈金十字勳章一枚。在長春戰事吃緊時，我

恐怕這些勳章在戰亂中遺失，遂託一位湖南同鄉，帶回老家保存。這位老鄉在途中，又將勳章轉託另一位回鄉友人，未料他所託非人，這些勳章從此遺失。因而拜託你代為在美國申請補發。」雲鎮回美之後，曾去函美國國防部有關單位申請。據美方答覆說：美軍在印緬作戰的歷史檔案，原本專室保存，後遭火災，全部焚燬，現已無案可稽，故亦無法補發。雲教授把他辦理情形，寫信回報李鴻。李鴻晚年在病榻上，連這點希望也破滅了。

李鴻在民國七十七年八月十五日去世，安靜地脫離了人世苦海。他在彌留之際，他的愛妻馬真一在病榻前哀泣的說：「我以為劫後還有平靜的晚年，怎麼……怎麼知道……這一點也沒了！醫藥費用，把十年來省下來的——點點錢都用完了，過兩年便不能任教，健飛（李鴻號健飛）是完了，可是，可是我，我呢？」

孫將軍恢復自由之後，每與舊日袍澤見面，總是一再詢問李鴻的近況何如？當他獲知健飛（李鴻字）已癱瘓在床，就要親自前往屏東探視，怎奈這時他已體衰氣弱，步履艱難，健康已不允許他長途跋涉。在李鴻去世那幾天，孫將軍心中好似有了心靈感應。日夜坐立不安，一再詢問：「健飛有什麼不對嗎？」當喪訊傳到，他不時念著李鴻的名字，喃喃自語，痛哭不已，並要親往悼祭，連續三日食不下咽，身體和精神已不堪負擔過份的悲慟，經家人及舊屬一再勸說，乃由他的長公子孫安平代他前往屏東悼祭。

這時遠在綠島養鹿的郭廷亮，從報上得到舊日長官李鴻將軍逝世的消息，連夜寫了一篇祭文：

「亮在綠島，驚聞惡耗，該悲？該喜？抑或該恨？……隔海西望，心境茫然交錯，與日俱沉！」

鴻公在台，長期困頓，又以惡疾致死，亮應為鴻公悲！公中風後，長臥病榻，貧病交織，死，反而可以解脫一切，亮該為鴻公喜！

昔年東北大局逆轉時，公率新七軍固守長春孤城，缺糧乏彈，長達年餘，最後公未隨鄭洞國、曾澤生投向敵方，而彼等竟能安度天年，公竟奔向台灣，追隨領袖，竟遭拘捕入獄，折磨至死。亮，怎能不為鴻公恨！回憶在民國五十三至六十四年期間，亮有幸，與公被關在同一黑牢——桃園臥龍山莊。小室共囚，長達十一年，朝夕相談，肝膽相照。因而得知，公雖因孫將軍之故而獲罪，心安理得，死而無憾；正如亮及其同案受刑人，甘願追隨孫將軍，雖暗淡一生，亦終生不悔！拭目以觀今日之軍政領袖，能有幾人具有孫將軍之正直氣質？則我等之執著終生，又何憾之有？

公其逝矣！我等後死者，遲早會與公相逢於地下，那時可以比較人間黑牢與閻王地獄，有何差異？勢必相擁而泣，不願再生！嗚呼哀哉！」^②

九月三日開弔，由喬家才到屏東主祭，到場數千人。自由時報第一版全版，以最大字標題「卅年戎馬，卅年冤獄」八個字為其喊冤。有部屬行跪拜三叩首禮，有難友忍不著淚流滿面。這時最悲傷的人是馬真一，她在祭堂木然坐了數小時，全無眼淚，全無聲音，全無表情，

她沉痛的心，已隨李鴻的屍骨火化成灰了。^③

註釋：

① 潘德輝撰〈我所認識的李鴻將軍〉一文，載於《抗日名將——李鴻將軍》書中第八〇—八三頁，湖南出版社。

② 周宗達撰〈將軍行〉一文，載於《抗日名將——李鴻將軍》書中第三—四頁。

③ 鍾山撰〈大冤獄〉，載於《傳記文學》第六十五卷第三期至第六十六卷第一期。

三、真假將軍

(一) 劉放吾率團救英軍

劉放吾是孫立人將軍麾下一員名將，生於民國前四年（一九〇八），湖南桂陽人。世代耕讀，六歲啟蒙，資質聰穎。十二歲跟滿清秀才他的舅父侯大紋學習經書，奠下良好的國學基礎。考入舊制桂陽中學，畢業後，氣憤軍閥橫行，民國十五年，隻身赴廣州，投考黃埔軍官學校第六期，結業後，初任陸軍教導隊排長，繼任國府警衛軍連長。抗戰發生，隨稅警總團參加淞滬戰役，曾率領一連人與日軍激戰，奪回丁家橋時負傷。民國二十七年，孫立人將

軍奉命在湖南長沙重組鹽務緝私總隊，劉放吾任軍士隊隊長，由長沙開赴貴州都勻集訓。二十八年調升為第二團第二營少校營長，前往湘桂邊境廟頭，招募志願兵，帶回貴州八寨訓練。劉放吾說：「我招募來的兵多是鄰里鄉親，彼此就像兄弟或父子，感情上互相扶持照顧，打起仗來也是同心同德。」

三十一年初，稅警總隊奉命改編為新三十八師，劉放吾升任第一一三團團長，隨師遠征緬甸，駐防緬甸舊都曼德勒，展開綏靖工作。

同年（一九四二）四月十日，右翼英軍放棄馬格威，司令長官羅卓英應緬甸戰區總司令亞歷山大請求，於十四日下午五時，命孫立人師長派劉放吾團長率一一三團開赴巧克柏當，支援英軍。日軍一路追擊，英軍節節敗退。四月十六日，日軍切斷英軍後路，同時隔絕英軍水源，將英緬軍第一師困在仁安羌油田區。

當時英緬軍司令史林姆在其所著「反敗為勝」(Defeat into Victory)一書中敘述當時英軍困境說：「英緬軍由於糧水不繼，在烈日炙烤下，饑餓乾渴難熬，精疲力竭，再受到日軍陸空猛烈轟擊，死傷慘重，實際上已達崩潰邊緣，因而緊急向中國遠征軍求援。」

四月十七日，史林姆將軍趕到巧克柏當去見劉放吾團長。他說：「我在巧克柏當村莊裡一棟殘存的樓上見到劉團長，他相當清瘦，方正的臉卻透出剛毅氣質，配戴一副野戰眼鏡及一把駁殼槍。我們透過英軍翻譯官介認握手後，旋即攤開地圖，研究敵情。在敘述戰況中，他給我的印象是反應敏捷。劉團長瞭解我要他率團立即搭乘已備妥的卡車，迅速開往拼墻河。

我告訴他計畫於十八日清晨渡河攻擊，以解救英緬一師突圍。」

史林姆將軍在說明戰況及下達命令後，要求劉團長立即行動。劉放吾說：「非經孫師長下令，他不能離開巧克柏當。」經國一個半小時堅持，劉團長以無線電與孫師長聯絡奉准後，他才露出微笑，同意馬上遵命行事，趕到拼牆河北岸，進入攻擊準備位置。①

四月十八日拂曉，劉團官兵即與數倍於我之日軍，展開猛烈戰鬥，經連續三天三夜的血戰，直到十九日傍晚六時，日軍終被擊退，於是全部油田區均為我軍克服，並救出英軍，美籍傳教士及記者七千餘人。這時仍有少數殘敵，憑藉堅固建築物頑抗，直到二十日中午掃清殘敵，英軍才從我軍左翼向拼牆河北岸退去，創下中國軍隊以寡擊衆的紀錄，軍政部特訂每年四月二十日為「國軍克服仁安羌解救英軍日」。

四月廿一日，緬甸整個戰局逆轉，三十八師奉令掩護英軍撤退，劉團還未得到喘息，又奉命單獨馳赴卡薩佔領陣地，戒備八莫，擔任掩護第五軍撤退任務。五月十日，與日軍大戰於伊洛瓦底江畔，經過一晝夜激戰，陣地失而復得，於達成掩護後，劉團長不敢戀戰，奉孫師長電令，率孤軍向印道、旁濱方向撤退。這時所有交通要道，河川渡口，已經被日軍全部封鎖。為避免重大傷亡，劉團長率全團官兵爬上滿根山脈，晝伏夜行，與敵人捉迷藏，輾轉於叢山河谷之間。在此危急時刻，幸與師部取得電訊聯絡。孫師長電令劉團長率部繞回南先慶，乘敵不意，迅即偷渡更的宛江。全團官兵不顧日夜戰鬥奔跑疲乏，於五月三十日夜，乘著月色在敵後砍竹做筏，順利渡過更的宛江。六月一日清晨，得到情報，知道日軍已在南先

慶上游，渡河南下，企圖截擊我軍，預計可於下午一時許，追趕到我軍正在集結地區的渡河點。這時全團官兵雖疲勞已極，未能喘息，劉團長乃指示各部隊，渡過河後，不得有片刻停留，即向印緬交界大山急進，當爬上山巔時，俯視來時渡河點，敵軍果然出現，相距時間僅三小時。日軍追趕不到我軍，竟憤怒焚燒民房洩忿，熊熊火光，沖上雲霄。當此之時，敵人縱有百萬大軍，亦無奈我何！

部隊進入野人山區後，雖無敵情顧慮，但值緬甸雨季，大雨滂沱，日夜下個不停，部隊迤邐徐徐西行，攀山越嶺，忍饑挨餓，為遷就病患，只能徒步向印度前進。

六月四日，忽見三名青壯少年，攜帶弓箭刀棒進入我宿營區，形態異於山地土人，聲言上山打獵，被我哨兵截留。第二天午前，又被截住二人，仍如前所言，不肯吐露實情。經過數小時盤問，其中一名機警者表明身分說：「我是英國陸軍此地邊防守備軍上尉偵察隊長賈克，昨天留住的三人，是我的學生，如果相信我的話，讓我們全回去，你們的食糧，我可以幫忙供應。」劉團長聽他這番豪語，有點疑信參半，祇好就討論事，和他來一個君子協定，感謝他見義勇為，解決我們食的問題，並立刻放回他的四名學生，隊長暫時留住，也請他再幫個忙，幾天前黑夜搶渡更的宛江時，發報機淹水失靈，與上級失去聯絡，請他代為通知

「中國陸軍新三十八師司令部」。賈隊長慷慨允諾。次日午前，有十餘名山地大漢，由賈的學生領隊，每人頭頂大麻包一袋，計送來食米十二袋，大豆兩大袋，各種食品罐頭及香煙等一大袋，另有司令部回電一件。賈上尉以諾言兌現，很愉快的道別歸去。六月七日，劉團遵

照電令，續向英軍營區附近力打得前進。六月八日，孫師長親率吉普車隊攜藥載糧前來迎接，大家相見，歡喜若狂。^②

孫立人師長見到劉放吾，猶如見到家人一樣親熱，關切他的身體健康。劉放吾說：「孫將軍親自送我進入盟軍醫院，要他們用最好的醫藥醫治我。我是中國軍人進盟軍醫院療養的第一人，在兩位護士及一名勤務兵的照顧下，戰爭的傷痛才逐漸復元。」

後來全師部隊調到藍伽整訓，劉放吾團長奉調回國，進陸軍大學深造，三十六年畢業，劉放吾飛抵長春，回新一軍服務，參加戡亂。三十七年五月，母病請假回鄉。三十八年，來台投效新軍，孫立人將軍任他為儲訓軍官班大隊長。三十九年調升第四軍官訓練班學生總隊少將大隊長。及至四十二年，孫總司令解除軍職，劉放吾調為第二軍團司令部高參，終日坐在辦公室內，無事可做，等於賦閒。

註 釋：

① 《轉敗為勝》 Defeat into Victory, Field Marshal Sir William Slim, Cassell and Company Ltd, London, 1956.

② 劉偉民著《劉放吾將軍與緬甸仁安羌大捷》第五一—五二頁。

民國四十四年夏，軍中發生「郭廷亮匪諜案」，凡是做過孫立人部屬，以及在鳳山第四軍官訓練班受過訓的學員生，無不惶恐萬分，不知何時會遭到逮捕整肅。劉放吾整天坐在家裡發愁，不知如何能以活下去。當時軍人待遇非常菲薄，每月薪俸收入，不足以養家活口，而他兒女又多，正在求學階段，開支浩繁，借貸無門。幸虧得到他的戰友新三十八師第一一三團第一營營長楊振漢及少將砲兵指揮官劉立忠兩人幫助，教他那裡買煤灰，怎麼樣做煤球，他便在屏東開起「中山行」，經營煤球生意。

當時台灣缺乏電力，又沒有煤氣，人民生活，全靠煤球生火，燒火煮飯。劉放吾決定脫掉軍服，放下身段，每天在他自住的屏東勝利巷一間軍眷住宅的後院內，用煤屑和稀泥，自己動手，做成一個個煤球，晒乾後，親自用肩挑到鄰近市場上去賣，一天賺一點蠅頭微利，供給家裡買米買油，維持最低的生活。開始賺錢有限，劉放吾祇好騎著一輛破舊腳踏車，到鳳山一帶眷村挨家挨戶去推銷。有的是他部下，有的是他學生，大家知道劉將軍現在做煤球生意，便戲稱他做出的煤球為「將軍煤球」，名聲慢慢傳開出來，顧主也就多起來，甚至有的部下，前來登門採買，這樣辛苦經營煤球生意七八年，日積月累，才勉強渡過生活難關。

後來台灣人民生活逐漸好轉，不再使用煤球，改用煤氣，當時在台北經營國泰煤氣行老板李宜榮先生，因為佩服劉將軍對國家的貢獻，主動幫助劉將軍改行，做比較輕鬆的液化煤氣生意，收入也比較好起來，這樣才能供養子女們進入大學。民國六十六年，他的兒女在美國讀書就業都有成就，遂將他夫婦接到美國芝加哥，與次子劉偉民同住。

(三) 冒牌將軍

民國五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香港的華僑、大公及星島三家華文報紙及英文虎報，都以極大篇幅刊出了「冒牌將軍」被捕的消息。

星島日報專訊報導說：一名曾自認爲香港前任三軍司令菲士廷中將救命恩人的林彥章，已於昨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被警方持著港督及行政局簽署的手令所逮捕，並可能於短期內以對待「不受歡迎的外國人」的緊急條例，遞解出境。

林彥章，又名林永安，四十八歲，廣東高要人，他被捕的地點，是在新界粉嶺自置的「彥園」家中。……他這次被捕，牽涉到一名叫林國章的新一軍師長名義。

爲甚麼林國章的名義，能在香港這樣吃香和重視？這須追溯過去一段歷史，那是中日抗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當時英軍一名砲兵團長菲士廷，在緬甸戰爭中被日軍所包圍。是時菲士廷已九死一生，想不到在危急萬分的當兒，卻被林國章所率領的中國新一軍，給他解了重圍，並且救了他的命。這事使菲士廷永誌不忘。戰後，一九五〇年間，菲士廷官拜中將，且爲駐港的三軍司令。此時在港的菲士廷，每天看到很多中國人，不禁使他頓憶往事，回想當年，要不是林國章救了自己的命，那裡還有今日，因此到處打聽林國章下落，希望能略表謝忱。

林彥章在香港打聽到北角榮華茶樓裡的一位掌櫃，是前任的新一軍副師長，於是他便設

法與他打交道，稔熟以後，遂將該前任副師長的軍服及勳章，全部借了來，就這樣，居然把菲士廷瞞過了。

菲士廷以為林彥章就是當年的救命恩人，高興之餘，除了給他幫不少忙之外，還和林彥章共同拍了不少照片。林彥章拿著菲士廷與他拍的照片，以及來往信件，到處招搖。

今年三月林又在新界活動，聲言要集資一千萬，在當地開闢菲士廷新村，信以為真者不乏其人。這件事的招股，被人揭穿底細。香港當局認為他是個不受歡迎的人，被遞解到台灣。五十二年七月九日，林彥章被台灣警備總部釋放。

追隨孫立人將軍參與印緬戰役的方寧在香港出版《孫立人將軍與緬戰》一書中，提及「冒牌將軍」故事。他指出「新三十八師團長級以上的長官姓名中，固然無「冒牌將軍」某人，即香港報導所載「林國章」團長云云，在全師的營連長亦無此人。至於當年由孫將軍親率解仁安羌之圍的劉放吾團長，於部隊到達印度後，即由孫將軍保送考入陸軍大學特七期受訓，畢業後調新七軍為少將高參，大陸淪陷後，消息不明。假如他也能逃難到香港的話，則名利兼收的人物，應該是他，而不是什麼冒牌某人了。」

中國時報前身的徵信新聞於十月十八日刊出劉放吾將軍專訪，主標題是「光榮戰史從頭說，真假將軍揭謎底」，副標題為「緬甸平牆之役我部馳援英軍，劉放吾團長救出了菲士廷」。徵信新聞詳細記載了仁安羌一段的經過，談及援救英軍七千官兵，劉將軍說：「那是並肩作戰的友軍，友軍遭遇危難，援救是應該的。」^①

參加仁安羌戰役解救英軍出圍的劉團第一營營長楊振漢說：「當時英國軍官菲士廷對國軍新三十八師一一三團的劉團長非常感激，因為在戰場上戎馬倥傯，部隊迅速移動，當時菲士廷始終未與劉團長見過面，不過在英美軍中常常提到這位劉團長。可能因為外國人口中的劉團長，與林國章的譯音相近，而被林彥章拿來冒用。當年救菲士廷的恩人，實在是劉放吾將軍。」

真假將軍的謎底至此算是揭曉了。

註 釋：

① 劉偉民《劉放吾將軍與緬甸仁安羌大捷》第七五—八二頁，自印本。

(四) 抗日英雄淪為黑奴

劉立忠將軍，民國二年（一九一三）生於湖南長沙，父親劉賡一是同盟會的會員，十七歲，離家從軍，考入軍校，十九歲，軍校十期畢業，分派到德式新砲兵第一旅工作，在閩參加剿共戰役。後來調到稅警第四團擔任排長，參加八一三抗日戰役。民國二十七年，追隨孫將軍，轉到鹽務緝私總隊股務。新三十八師遠征緬甸期間，劉立忠留守在雲南，負責運輸工作，並擔任遠征軍的新兵基本訓練，運送到前方補充兵源。

三十六年，孫將軍在南京成立訓練司令部，劉立忠擔任陸軍第一訓練處總教官，三十七年率從軍的知識青年到台灣，轉任第四軍訓練班特科大隊長，從事軍官教育工作，發明電動沙盤，以供戰術討論和研究。四十三年，他以服務成績優異，晉升少將砲兵指揮官，蔣總統曾親自召見慰勉。

「孫案」發生後，劉立忠將軍受到偵察審問。他決定離開軍隊，脫下軍裝，和劉放吾合作，從事打煤球的勞工生活。工餘時間；劉立忠喜歡讀書寫作。他在自撰的〈河山春曉〉一文中說：「一九五五年，孫立人被整，余爲孫知遇屬僚，遭到波及……」有時他作詩抒感：

立抱初衷行大志，忠心爲國不爲誰，
台灣乃我中華土，有我終消帝霸天。

民國七十七年，孫將軍恢復自由後，劉立忠和太太一同去探望老長官。孫將軍頭一句話就問：「立忠，你們煤球生意做得怎麼樣？」劉立忠太太接口回答說：「這些年來，我們日子過得好苦呀！」劉立忠說：「我們一四七人（指新一軍、第四軍官訓練班、緝（音七）私總隊）是黃種人，生活得像美國早年的黑奴一樣。我們眼淚向肚子裡流，在台灣抬不起頭來，你可知道中國是如何對待自己的抗日英雄啊！」

兩位老將軍相擁而泣！

(五) 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拜謝中國將軍

劉放吾將軍晚年移居美國洛杉磯，與子女同住，依親生活，平日很少與人往來，隱姓埋名，經過五十年時光流失，在年輕的中國人心目中，很少人知道劉放吾將軍緬戰時叱咤風雲的往事，即連國軍歷史館裡，也很難找到他的戰功紀錄，可是英美朝野人士，仍然不忘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劉放吾將軍率新三十八師第一一三團官兵在仁安羌救英軍出圍的豐功偉績。

一九九二年四月初，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專程來到美國芝加哥卡爾登酒店大廳裡，拜訪劉放吾將軍，緊握著老將軍雙手，以感激的心情說：「我聽過很多人說到關於你的英勇故事，當年你率領中國軍隊解救了英國七千多名軍人的性命，拯救出許多英美記者及傳教士的性命，我們英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



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於一九九二年四月會晤劉將軍相談甚歡。

你們的救命之恩。今天我特來代表英國政府及人民，向你表達我們對中國軍人的救援之恩的感激。①

美國加州州長威爾遜 (Peter Wilson) 於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日，仁安羌五十週年當天，致函表揚劉放吾將軍。州長說：「茲當二次大戰緬甸仁安羌大捷五十週年慶祝時，我很高興向你表達衷誠的祝賀。我知道你親歷大戰，且對這次戰役感受記憶猶新。祇有忠誠奉獻的人，奮不顧身加入戰鬥，才能領軍在戰爭中致勝，你已經證明自己的傑出才能。身為中國遠征軍一一三團團長，你曾面臨解救英軍、美國記者及傳教士的艱苦戰鬥，雖然全團兵員損失三分之一，你率官兵仍然克敵致勝，達成任務。你的英勇，獲致戰役勝利。」

洛杉磯縣議會議長戴納 (Deane Dana) 也在同日致函劉將軍道賀。他說：「在仁安羌歷史性戰役五十週年，請接受我衷心的祝賀與謝忱。五十年前，你的行動拯救許多也影響後代無數生命；你對自由及民主的貢獻，足為任何國家、任何時代人民的模範。洛杉磯及加州居民，都為你在最黑暗時刻促進自由大業而感到光榮與祝賀。」

英國國防部長李福金 (Malcolm Rifkind) 在感謝劉將軍的信中說：「柴契爾夫人函告我她四月在芝加哥與你會晤，並告知一九四二年四月於緬甸仁安羌，你率全團官兵解救被日軍包圍的英緬第一師的戰事。今年是此戰役五十週年，該役為對日戰爭中最艱苦的一役。為此，我願向你及全團官兵對英軍的救援，表達最誠摯的謝忱。」

美國總統布希曾於七月廿七日致函劉將軍說：「我很高興從你兒子羅勃劉處獲悉，二次

大戰仁安羌戰役中，你領導中國遠征軍一一三團的英勇事蹟。在此戰役五十週年，我願意代表美國，再度感謝你不顧重大犧牲拯救五百名美國記者、傳教士及數千英軍的英勇行爲，你對中美兩國及世界的貢獻，敬表讚揚。」

劉放吾將軍於一九九四年六月廿九日晨，在洛杉磯安祥逝世。他死後，在總統府資政何宜武及立法委員洪秀柱兩人催促下，中華民國國防部終於補發劉放吾將軍陸海空軍甲種一等獎章。劉將軍在九泉之下有知，亦可瞑目了。

註 釋：

① 台北聯合報八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刊載洛杉磯記者沈正柔專訪：〈劉放吾義舉，柴契爾致謝〉報導。

· 傳人立孫 ·

第二十七章 台中幽居卅三年

一、張梅英夫人來歸

民國三十五年冬，一個星期假日，瀋陽中國銀行分行經理約請孫立人將軍和葛南杉將軍夫婦晚宴。席間，主人談到瀋陽有一位算命先生張瞎子很靈，他曾給東北張大帥算命，說他不能出關，倘若出關，將會遭遇意外，有生命危險。張大帥不聽話，終遭日人將他炸死在皇姑屯。這一事件發生之後，張瞎子名聲大噪。在座賓客聽了，一時興起，飯後就去請張瞎子算命。孫將軍也一同去了，坐著不說話，把他自己的生辰八字，由葛南杉夫人轉告張瞎子，張掐指一算說：「這個人屬六乙鼠，貴格，他是將軍，做不到頂高地位，但名滿天下。五十六歲有一劫，會受部屬之累，倘能熬過此劫，將可長壽百歲。命中有兩男兩女，逝世時子女隨侍在側送終。」大家聽完大笑，因為都知道孫將軍這時膝下猶虛，並無兒女。而且還有一種傳言，有人說孫將軍在清華讀書時，玩翹翹板摔破翠丸，不能生子。又有人說，孫將軍在淞滬作戰時，中彈傷及生殖能力。這種傳言，不脛而走，越傳越廣，連他的家人親友，都信以為真。

三十六年夏，孫將軍在家閒談時，把張瞎子給他算命的一番話，告訴了孫夫人，孫夫人聽了之後，心有所觸，拉著孫將軍和她一起到南京中央醫院，請名醫殷大夫為她夫婦兩人檢查，究竟不育的原因何在？檢查結果，是孫夫人不能生育，而不是孫將軍緣故。

三十八年春，孫夫人遷居台北後，專心弘揚佛教，塵世間事已經看淡。有時她和軍眷們在一起聊天，有意無意間透露出她的心事，請大家替她留意，給孫將軍物色一位如夫人。後來認識了黃珏、黃正兩姊妹，知道她們倆人都是南京金陵女大的高材生，人又長得漂亮，麗質天生，秀外慧中。孫夫人聽她倆人講得一口長沙鄉音，更加歡喜，竟觸動她的心事，主動安排黃珏到屏東女青年大隊任輔導員，黃正任英文秘書。孫夫人對這兩位姊妹愛護備至，親切相待，有時到阿猴寮營區去探望她們，有時請她倆到屏東官邸吃飯。這時黃珏方從金大畢業，事業心很強，對於這一群初離家的女青年，全心輔導，忙個不停。自從這對姊妹花來到屏東之後，引起南台灣軍營中官兵們許多議論，也引起了不少青年軍官的愛慕追求。後來不幸她倆受到「李朋匪謀案」的牽連，又遭遇到當時政治的波及，造成冤獄，斷送了她倆一生的青春。

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孫將軍五十生辰，一家人坐在餐桌上為他慶生。孫將軍又談到張瞎子給他算命的往事，說他命中註定有二男二女，可是他自己並不相信，在座有他堂妹寧人，她是三軍總醫院醫師，也不相信這些瞎話，大家都當作笑話來講。可是孫夫人聽了，卻牽動了她的心事，認為孫將軍已屆五十之年，仍無子嗣，是她自己的歉疚。這時孫將軍是陸

軍總司令，身膺國家重任，日夜爲練軍建軍操勞奔忙，生活辛苦，需要有人照料。而她整天居家唸佛，不能全心隨侍左右。一天她跪在靈堂誦經祈禱，突然來了靈感，認爲屏東女管家梅英，年輕貌美，可以收爲側室，就近在屏東家中照料夫君日常生活起居，經徵得雙方同意之後，就靜悄悄的完成了她的心願。

五十四年七月卅一日，國防部舉行「擴大軍事會議」，會中宣佈要約束孫將軍行動自由。當天孫府警衛人員，換成憲兵守衛。次日早晨，憲兵營長對陳良堦參謀說：「上面有命令，要參軍長不出門。」這天上午總統府第一局局長黃伯度來訪，要孫將軍引咎辭職，孫將軍說：「我沒有犯任何過錯，爲甚麼要我引咎辭職？」他堅持不肯寫簽呈辭職，因爲他不能承認那些捏造的事，倘若承認，將有辱他的人格。黃伯度連番數次要要求被拒之後，竟揚言要將孫在屏東納妾的事揭發出去。孫夫人張晶英聽到了，大爲生氣，當面對黃說：「張梅英是我結拜的義妹，是



孫立人將軍五十華誕，隨從沈克勤（左二）徐士立（右二）曾日孚（右一）舉杯向孫將軍夫婦祝壽。

我撮合她與立人結婚，這是我家的家務事，你們管不著。倘若你們要宣揚這樁事，我會出面聲明，說這件事是事先經我同意的。」黃伯度忙著說：「二嫂，妳不要生氣，沒有這回事。」

二、移居台中

在「孫案」尚未發生前，情治單位對孫將軍的行動已經嚴加防範。當時孫公館位於台北市南昌街與福州街口，日夜來往閒雜人等太多，不易監視看管。一天下午，駐美蔣廷黻大使前來南昌街拜訪，接著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博士也來造訪，蔣總統接到報告後，特爲此事召見孫立人，當面指示孫立人今後不得與這些政客來往，孫回答說：「他們是學者，不是政客。他們來訪，純出於私人友誼間的交往。」事後，孫在他的筆記本上記述這件事：

「一九五五年三月七日下午三時，蔣（廷黻）大使由美（回國述職），突來南昌街住宅訪問，而次日總統府即派人來說，要我搬出南昌街，移往劍潭，一個既偏僻又容易監視的地方，去住萬耀煌的那幢房子，我當時說，等我看過這房子再說吧！次日即趨往察看一番。不料一個祇有三十坪房，並無院子，像鴿子籠式的住宅，還要月租八千元（那時一般公教人員月薪約二百元）。我當時拒絕，並請求遷往台中我自己房子居住，以求生活安定，遂蒙核准。他（指蔣總統）這個動機，是由於南昌街地址太爲顯著，來訪的中外朋友也很多，拒絕見人

不「民主」，不拒絕又怕搞花樣（政治），乾脆送到安靜地方台中。他對於蔣廷黻大使來看我，甚為不滿。由於他多猜疑，以為有甚麼不利於他，其實蔣大使的訪問，僅不過朋友間的關懷。」^①

孫將軍覺得要政府每月出八千元房租，去住萬耀煌那幢窄小的房子，實在比市價高出太多，而且把家搬到台中，可以替政府省下一筆費用，又可免除人家的猜忌，所以他願意遷往台中。

當時，台中向上路兩側，都是稻田，只有十二號至十八號是住宅。十八號這棟住宅是台中市長龔履端介紹的，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以孫夫人張清揚居士名義，花四萬元向彰化縣農會法定代理人林生財購買，購買契約中註明圍牆內之土地為租用，面積共四百九十四坪，房子是一座日式木造，加蓋水泥瓦，建屋面積有七十一坪，這棟住宅前後左右都是水溝，環境非常偏僻，地理風水先生認為是困龍之地。

未搬之前，台中市的房子必須經過修理，孫將軍是學土木工程，對於修理這棟日式房子，親自設計督工，作為將來長居之所，所以工程進度緩慢，搬家計畫因而延擱下來。

四十四年八月一日，台北市南昌街孫公館換了憲兵守衛，他們奉到的任務，是不許孫將軍與任何人接觸。有人要探訪孫將軍，他們就說：「孫將軍吩咐，他現在要靜養讀書，不見任何訪客。」有些親友舊屬，硬是不顧自身危險，溜了進去，孫將軍怕他們受牽累，也勸他們少來看他。待訪客出門後，便衣人員會跟踪恐嚇。

爲防範意外，政府特別在保密局桃園監獄外面，趕工建造一棟獨立門戶的特別號子，門前種有花草樹木，中間隔著監獄大門的道路，從外表看來，不像是監禁人犯用的，可稱爲別墅，這是用來軟禁孫立人的。

十月二十日，「九人調查報告」公佈，認爲孫將軍並無任何法律咎責，祇應負行政過失。總統明令中也說：孫「自認咎責，深切痛悔，茲特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議處，由國防部隨時察考，以觀後效。」那麼既准予自新，怎可將其監禁？同時，鑒於國內外輿情，對政府處理「孫案」極爲不滿，爲和緩內外輿論壓力，也不便將孫關到監獄裡面。

四十四年底，外交部長葉公超從美國參加聯合國大會歸來，一天興起，驅車前往南昌街孫宅，要見孫將軍，守門憲兵攔阻不許，葉部長甚爲光火，命令司機排門而入，憲兵眼看著葉部長進去，和孫將軍談了一個多小時。新派來的「副官」，對於葉部長也無可奈何，祇好將實情報告上去，孫將軍終於在南昌街住不下去了，不久被迫遷住台中市向上路十八號自己買的房子。

「孫案」發生後不久，一般關心孫將軍的中外人士，都以爲「察考」的時間不致太長，甚至寄望奇蹟出現，能獲平反；未料此案石沉大海，蔣總統所指示的觀察後效，也一直沒有一個交代。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孫將軍就這樣困居台中，在失落中虛度了後半生的歲月。

三、東山果園

「孫案」發生之初，情治人員到處清查孫家的財富，結果不但孫本人在外國銀行沒有存款，即國內也沒有第一家銀行有存款。最初清查人員不會相信，認為孫任陸軍總司令四年，每月特支費有二十萬元，四年積存下來，最少也有上千萬元。後來經查陸總部帳冊，才清楚他每月的特支費，都作了部屬的急難救助金，沒有一文飽入私囊。他們在台北南昌街孫公館搜查出十幾把精緻的槍支，都是歐美將領送給他的紀念品。他們到屏東孫公館去搜查，連天花板地板都被撬開，也無所獲，甚麼也沒有查到，反而他由安徽家中帶出來的少許祖傳古物「失踪」了，迄無下落。孫將軍聽到有人去搜查他的屏東住宅，祇是笑笑的說了一句：「我有甚麼給他們查！」①

孫將軍在位時，一向要求家中過清淡儉樸的生活，他限定家中買菜錢，不許額外多拿錢用。他在家清茶淡飯，甘之如飴。三十八年之後，大陸淪陷，有不少親友來台暫時住在他家中，除了他的大哥同人，兩位堂妹寧人、璧人之外，在台北孫府住過的，有他清華英文老師馬國驥先生，清華同學王國華、孫清波、陳石孚等人。後來余伯泉將軍携眷自港來台之初，

一家三口，也寄居孫府，所以吃起飯來，總是一大圓桌人。每天菜錢有限，質量自然不好，而常常臨時又有客人加上來，菜更不夠吃，只有添菜，添的菜不是炒雞蛋，就是皮花蛋，否則就是鹹鴨蛋，他的堂妹們背後戲稱添菜「三蛋」。凡是在孫府吃過兩頓飯的客人，都說：孫總司令家的菜飯，怎麼那樣「蹩腳」。

全家搬到台中居住之後，前三年，上面不發給他薪水，家中生活時常發生問題，有時靠孫夫人清揚居士在台北籌措一點錢拿回來，但是維持不了幾天家用。孫將軍一生中，從沒有為吃穿生活費用擔心過，沒想到年近六十，反而要為家庭生活憂心。他想申請到學校去教書，自然得不到批准。親友中有人聽說孫將軍生活困難，都想伸出援手，可是又無辦法送進去。當時政治大學教授馬國驥老先生，雖然收入微薄，可是他想把他的一點積蓄送給孫將軍，他到處打聽想辦法，均不得其門而入。

孫將軍從報章中，知道那時養雞盛行，於是自己在院子裡搭了一個雞棚，請副官們幫忙他買了幾十隻來亨小雞，在家裡養起雞來，每天忙著拌飼料，餵雞飲食，清掃雞屎，打針防疫，待雞長大，生了雞蛋，他一個一個收集起來，叫梅英夫人帶到菜市場去擺攤售賣，希望賺點錢，貼補家用。

當時台灣一般人生活都很窮困，每家都想做些副業，賺點錢貼補家用。起初看到人家養雞賺了錢，幾乎家家都來養雞，因而雞的飼料天天漲價，反而雞蛋不值錢。孫將軍又不准到市場上露面，不瞭解行情，他的行動總比人家慢了一步，人家養雞賺錢，他辛苦養雞，卻賠

了老本，所以不久雞就養不成了。

後來聽說養鳥可以賺錢，孫將軍也跟著在家改養金絲鳥。他聽到在台中有位退伍軍人經營一個養鳥場，就親自去學習。每次孫將軍去看養鳥，他都提出許多實際問題，因而場裡員工都在暗地裡稱讚他虛心下問，認為這樣能幹的人，去學習養鳥，實在太可惜了。有一次這位退伍軍人正在農場外整理環境，看到孫將軍車子來了，心中一高興，就舉手向他行了個軍禮，沒想到就這樣一舉手，在一星期後，鳥場接到警察的通知，居然要他走路，另謀職業，可是他毫不怨孫將軍，只是覺得苛政猛於虎。起初鳥的價錢日日高升，等到大家一窩風，都來養鳥，後來連白送都沒人要，又規定不許開籠放掉，所好的是養得不多，只是白費一些勞力而已。

養雞養鳥失敗之後，孫將軍決定在家後院裡養豬，種玫瑰，培植蘭花三項工作，同時進行。任何一項行業，都有很大學問，他虛心地去向農夫們學習養豬種花的方法，回到家裡，再慢慢的揣摩試驗，從實際工作中，逐漸培養起他種花的興趣。後院裡長滿了玫瑰花，他清晨早起，剪下許多枝玫瑰花朵，交給梅英夫人騎腳踏車送到菜市場，去交換一些青菜蔬果，以添補家中食用。孫將軍選種的玫瑰花品種好，又經他細心栽培，花朵長得特大，花色鮮艷美麗，引起上菜市場的主婦們的喜愛，有人聽說是孫立人將軍種的，就稱它為「將軍玫瑰」。後來大家都知道，拿到市場上的玫瑰很快就被賣掉，換到一些零星錢，貼補兒女上學零用，孫將軍很是高興。



右：孫立人將軍在庭院養蘭自娛。

下：孫立人將軍在台中向上路家中
庭園，栽植玫瑰。



孫將軍想靠他自己勞力賺錢，可是他沒有行動自由，他在家養豬，不能去市場買飼料，豬養肥了，又不能去市場出售，任何產品，沒有市場，註定失敗，他養雞養鳥養豬的計畫，都無法施展，幾乎到了走投無路的地步。

當時王叔銘任參謀總長，他在一次聚會中，見到空軍舊屬朱傑夫婦。王總長知道朱傑太太孫至晶是孫立人的堂姪女，隨口問了一聲：「孫老總現在怎樣？」孫至晶回答說：「總長，你是知道孫老總向來沒有積蓄，現在又不發給他薪水，每天日子都過不下去了。」王總長認為總統命令只是將孫立人交由國防部「隨時察考」，並未削除他的兵籍，他的官階也一直未變，遂簽呈總統核准，自民國四十七年四月份開始，由國防部按月發給他上將薪水，這樣才解決了他的生活問題。

可是孫將軍決定仍要自謀生路，他要孫夫人賣掉陽明山上一塊私有土地，在台中大坑另買一塊六甲山坡地，用來種植果樹生產。他請在普渡大學攻讀生物成名的李先聞先生幫忙，找來如何栽種果樹的書籍來研究。親自下鄉去買果樹苗，詳細詢問果農，如何栽種？施肥次數及份量，各種果樹所需要的土壤質料，開花結果，成熟的時間，和剪枝疏果的技術，他都一一記下來。他對果農勉強講的國語，雖然有時聽來很吃力，可是他把他們看成專家，尊重他們的意見，回來照著他們所說的話去做。

孫將軍每天清晨穿著馬靴夾克，圍著一條領巾，戴著斗笠，帶一壺開水，幾個饅頭，幾樣小菜，牽著一條狼狗，就上山去。大坑果園很大，園裡四周種檳榔，一棵棵間隔著，種了



右：孫將軍與鄭錦玉在東山菓園合影。

上：孫將軍在東山菓園修剪菓樹
(鄭錦玉提供)。

不少荔枝、龍眼、檸檬、楊桃、芒果。天天上山去除草、施肥、剪枝、蔬果、噴藥，澆水，經過長年累月辛勞耕耘，果樹終於長成而開花了，果實也結得累累，但是無法包給別人去收集，只有靠著自己去採摘。每天一早上山，採摘水果回來，黑皮橘子採下，還要用水清洗，第二天由夫人梅英帶到市場去賣，只有內行人，知道黑皮橘子滋味甘甜才買。每年到水果收成季節，孫將軍與夫人梅英忙得又瘦又黑，令兒女們看了很是心痛。後來年紀大了，實在沒有體力了，才便宜地包給果農去收成，最好的一年，可以收到十萬元。但是把果園包給別人後，由於照顧不週，雜草叢生，不到幾年，果樹的產量大減，收入不夠成本。沒有自由，也沒有人手，想靠以農爲生，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不過辛勤的工作，使他忘記心中的痛苦，把全副精神放到農藝上，生活上增添了一種樂趣，因而孫將軍想把他的果園，命名「東山果園」。他的侄兒孫克剛勸他不要再添麻煩，人家又會說他要「東山再起」，因此「東山果園」的招牌，始終不敢掛起，只好沿用俗名「大坑」一生了。

凡是上面派來的「副官」和司機，都是負有監視他的任務。他們每天陪同孫將軍上山下山，也很辛苦，可是他們看看孫將軍誠懇勤勞的工作態度，久了也會感動。當然他們不會參與農場工作，孫將軍也不會叫他們做任何農事。光是每天同來同往，孫夫人梅英就需要爲準備許多人的午餐而忙碌，飯菜做好之後，有時還要送到山上，倒是格外辛苦。

跟孫將軍同在一起生活久了，無人不爲他的真誠待人而感動。警衛人員對待孫將軍都很客氣，有時也看得出他們的心對孫將軍的敬佩。但是他們必須堅守自己的立場，如果對孫將

軍露出敬佩的心理，而有同情的表現，就會被調開，因而前後換了些人，被調走的那些副官，都是對孫將軍比較好些。

孫將軍偶然出門，不外去買飼料種苗，或是去一些農場，向農民學習養豬種樹的方法，有時到戲院看場電影，到東海大學操場打一次網球，每年到台北榮民總醫院體檢一次。開始被幽禁的幾年中，每次離家出門，除了隨身兩位副官和一位司機同行外，後面還跟了一部吉普車，車上坐了三四個便衣人員。時間久了，短程行動，就沒有吉普車護衛了，但是同車總是跟著兩位副官，因而每次孫將軍出門，總是人馬一大堆，任何人都不得接近，熟人看見了也不敢打招呼。偶然碰到熟人，不論是老朋友或舊部屬，和他打招呼，向他鞠躬點頭，他必定當沒看見，或裝作不認識。有時見跟監的人不在身後，他也會和熟人眨眨眼，叫人避開，不要多說話。家人問他爲甚麼這樣做？他總是說他已到這種地步，不希望別人因他受到牽連，怕給人家添麻煩。如果別人因爲和他說話，回去遭調查或怎麼樣，他會於心不安。

爲了避免麻煩，除非必須親自出馬，孫將軍很多事情，就請副官代爲辦理。例如去市場購買物品，到銀行存款取款，都由他們去做。孫將軍對他們不保留任何秘密，可是家中院內，到處都裝有竊聽器，有牢騷連在家人面前都不能傾訴，內心痛苦，可想而知。自己孤寂，他能忍受，但是當他看到報章電視歪曲事實，捏造歷史，把遠征印緬和金門大捷官兵們的戰績抹殺，他會非常氣憤，有時他氣得把報紙撕掉，突然把電視關掉，悶不吭聲，飯也吃不下，甚至氣得拍桌捶牆，以洩心中的氣憤。

孫將軍的親哥哥孫同人先生於四十八年農曆臘月十九日因癌症在屏東逝世，他們兄弟兩人的情感十分真摯，他尤其敬佩大哥的文采。想到兒時，小兄弟們在一起唸書，互切互磋的情境，如今大哥臨終，都無法見到最後一面，不由自主地眼淚從心底湧上來。他向副官們請求去參加喪禮，替大哥辦喪事，也不准許，急得沒有辦法，只好回到書房，看著大哥送的硯台痛哭。

孫將軍的侄兒孫克剛，得知凶耗，急忙趕到台中，共同商量喪事。克剛一進門，孫將軍見到他，雙膝跪在侄兒的面前，求他去好好辦理他大哥的喪事。這一來把克剛嚇得不知如何是好，也跪了下來，叔侄二人，互相抱著哭了好一陣，才能說出話來。他內心的悲痛，那裡是二言兩語可以說得清楚呢！

孫將軍對於未能親自葬兄的痛憾，並不因時日而消逝。二十多年後，他於七十年十月二十日，帶著兩個兒子安平和天平，前往屏東，找到大哥的兒子孫至隆家，一同到大哥同人先生墓上祭弔，見到墓地雜草橫生，一片荒涼，悲從中來，淚洒荒郊。回到家裡，在筆記上寫著：「痛大哥去世已二十二年，生不能養，死不能葬，一時悲痛涕流！」

孫將軍是世代書香的人家，他從大陸家中，帶出來許多古書，這些古書都是他先祖遺留下來的。他在傷心悲痛之餘，有時讀些中外名著，把家中的古書一套套的包裝，整理得很有秩序，擺放在書櫃中，隨時翻閱，他深深體會「窮當益堅，老當益壯」的真義。②

註 釋：

- ① 孫敬婉撰〈追念二哥瑣事〉一文，載於《孫立人將軍永思錄》，第二五二—二五五頁。
- ② 揭鈞著《小兵之父》第十一章〈幽禁〉第三〇〇—三一頁。

四、孫立人逃走了

據香港「新聞天地」報導：一九六〇年初，越南戰爭最激烈的時候，美國三軍首長會議主席雷德福將軍來華訪問，路過台中，他一時興起，要去拜訪孫立人將軍，陪同人員不便攔阻，禮車直開到向上路十八號，守衛人員說：「孫將軍到東海大學打網球去了。」他又驅車到東海大學，孫將軍也不在那裡。

不久，美國合衆國際社引述日本每日新聞報導說：「孫立人已由台灣逃到外國，很可能是逃往美國。」因而引起民間傳說：「孫立人逃走了！」

「怎麼逃的？」

「冒充修理冰箱的工人到孫立人家裡，將一隻大冰箱抬出，用汽車直接運到台中清泉崗空軍基地，由美國軍用飛機運走，孫立人藏在大冰箱裡。」

清泉崗位於台灣台中市附近，是美國支援越戰的重要空軍基地，由美軍直接控制，每天

有大批人員物資經由此地轉運，要是從這裡偷運任何人出境，那是很容易的事。當時許多人對於此項傳言，都信以為真。①

孫立人堂妹孫敬婉教授聽到之後，曾對人說：「孫立人如果要逃命，機會多得很，但他從不作此想。孫立人常跟家人說：『我問心無愧，沒有做過對不起國家民族的事，我為甚麼要出走？我不會像吳國楨，丟人丟到外國去！一個人的民族氣節要緊，時時都應維護國家的體面。』」②

據當時擔任保密局偵防組組長谷正文事後透露說：「有一天蔣經國找我，他說：『美國駐華大使藍欽離台前要求會見孫立人，怕萬一孫立人被武裝劫到美國去。』問我怎麼辦？』我認為可能性不大。他還說：『萬一別人假借美國人的名義，把孫立人打死，賴我們怎麼辦？』我說：『如果打死，那就是美國人打死的，我有辦法證明。』」

「我就去美軍顧問團（在台北信義路）買了一把美國人的手槍，因為我們的手槍，從編號上就能知道是我們的。沒有拆封的手槍，還有兩盒子彈，花了兩百塊錢。我就交給替孫立人做飯的老孫，老孫以前是給我做飯的，山東人。我對他說：『給你把槍，還有子彈，此事只有你知我知，連你們組長也不能讓他知道，萬一那一天外邊有個什麼風吹草動，槍響了的話，你就把孫幹掉，然後再把槍丟到牆外。』這個人本來是我的人，很忠實，他就一直把槍上膛放在枕頭下。」

「本來看守孫立人的全是我的人，經過幾十年，我的人快退光了，但負責人不敢換，老

孫也沒換。後來王永樹當安全局長，一天接到報告說，做飯的老孫有把槍放在枕頭下。王永樹一聽很緊張，趕緊找督察室主任李克勤，派人下去把老孫扣起來。當時的組長孫若愚也不知道有槍的事。老孫還不慌不忙的說：槍是谷先生給的，以及給槍的原因。那時我已在美國，他們緊張的不得了，就上報蔣經國。蔣經國就說：「沒事，那是谷正文的事，不要管他，槍還給他好了。」^③事實上，孫在台中幽居期間，家務及飲食起居，全由孫夫人梅英一手操勞，從未用過廚師，老孫也許是給看守小組的人做飯的。保密局看守組住的一棟二層樓的房子，緊靠在孫宅的右後方，居高臨下，便於監管。

註 釋：

- ① 馬全忠撰〈孫立人：我是冤枉的！〉一文，載於一九九三年三月廿八日舊金山星島日報副刊。
- ② 孫敬婉撰〈追念二哥瑣事〉一文，載於《孫立人將軍永思錄》第二五二—二五五頁。
- ③ 谷正文口述《白色恐怖秘密檔案》第一七三—一九一頁〈彭孟緝導演「孫立人叛亂案」真相〉，台北獨家出版社。

五、鄭錦玉想寫「天下第一軍」

孫立人在台中住久了，當地人都很喜歡他。

有一位台籍補充兵，從軍中退休下來，在台中開店賣皮鞋。一天，他見到副官陪同孫將軍來到店裡，心裡很高興。孫將軍選好皮鞋後，他不肯收錢，孫將軍堅持把錢留下，才肯離去。後來警察假借查戶口之名，來店裡找麻煩，搞到店子關門為止。

雖然有不少人，因為對孫將軍表示好感而受到各種干擾，但是很多台中人對這位名將住在那裡，越來越感到興趣。最初，在副官陪同之下，孫將軍可以和家人去看電影，散場時，有不少人故意在電影院門口逗留，想看看這位大將軍的風采，後來人多了，引起轟動，孫將軍也就不能去了。孫將軍本喜歡運動，一個星期內，由副官陪同，去台中公園打網球一兩次，日子久了，也有很多人聚集觀看，不久也就不許他到公園去打球了。

五十二年農曆年前兩天，孫公館要裝修水電，副官就到對面橋頭邊錦興水電行老闆鄭錦玉找來修理，因而認識了孫將軍。鄭老闆對這位白髮蒼蒼，精神奕奕的長者，慈祥誠懇的接待他，油然而生敬仰之情。

鄭錦玉承其義父歐陽純先生介紹，也認識定居在台中的戰後首任東北行轅主任熊式輝將軍。熊將軍知道鄭錦玉常到孫公館裝修水電，遂託鄭老闆代向孫將軍轉達他的問候之意。同時熊式輝將軍也講了許多有關孫立人將軍在東北英勇作戰的故事，使鄭老闆更加敬重孫將軍。

鄭錦玉是台灣民雄人，心地善良，是一位老老實實地水電工程人員，孫公館裡的副官們，對他並無戒心。當他第三次進入孫公館時，曾和上面派來的司機，在門前左面大榕樹下聊天。鄭錦玉問這位司機先生：「孫將軍爲什麼不出來爲國家做事？」這位司機說：「孫將軍是留

美派，黃埔系要排擠他，雖然他很有學問，要為國家做事，常提出很多好計畫，但孤掌難鳴，每每遭到反對，開會時爭得不歡而散，等他不在位時，大家又用他的計畫。其實他是一位極難得的將才，就像鶴立雞群，遭人家忌恨，所以總統把他調到總統府當參軍長，後來連參軍長也不要他做了。」

鄭老闆的水電行，開設在台中市向上路與民權路的橋頭邊，與孫公館相距不過四百公尺，一有機緣，他就走過去看孫將軍，「副官」們也不在意，讓他自由出入，隨便與孫將軍交談。孫將軍對人一向誠懇，時間久了，兩人竟成了忘年交。後來鄭錦玉回憶說：「孫將軍起先不願多談往事，慢慢我們很熟悉了，彼此也就無所不談，我們談了很多古今歷史，以及他所受的冤屈。孫將軍很謙虛、直率、禮讓，不吹噓過去的戰功，常惦念部下。他對每件歷史的看法，都有他透澈的見解。他常問起國家社會的動態，關心百姓的生活。每到中元節，他都準備了很多銀寶紙錢，一袋袋寫上過去跟隨他為國家作戰陣亡將士的姓名，燒上一大堆，表示對戰友們的追思和懷念。」

「那時他剛買下大坑的六甲山坡地，每天早上八點上山，至下午二、三點回家，有時下午二點上山，至晚上七、八點回家，或是更晚才回來，親自開山整地，栽種果樹，除草施肥，辛勤耕耘。每天經過我店門口，我們都會照面招呼一下。時間久了，家人都熟識了，有時他會帶我們兩家大小一起到大坑山上，看看他栽培的果園。梅英夫人有時也會過來與我內人閒談，有一次她送一籃自己採的水果給我，我就分一部分水果轉送熊式輝將軍，適逢在美國聯

合國做事的熊公子園仕回台探親，熊將軍要我帶熊公子去見孫將軍，答謝他過去介紹熊園仕入學美國維吉尼亞軍校的盛情。當天下午三點，我即同熊夫人和熊園仕到大坑山上，去見孫將軍，保護人員看到我們很緊張，孫將軍也很愕然。熊式輝將軍主政東北時，是孫將軍的長官，非常欣賞孫將軍的軍事才華，所以熊夫人和孫將軍很熟悉。在山上草房裡，熊夫人問起當年冤案怎麼發生的？孫將軍生氣的說：「他們憑空捏造欺騙人的事，叫我打落牙齒和血吞，真是豈有此理！」

鄭錦玉回憶說：「這是我第一次聽他很滿意的話。當天傍晚返家後，我就接到某『副官』的電話，邀請我吃晚飯，我心裡有些緊張，是否我已觸犯軍規。我和副官在小館吃飯，他請我不要將今天的事宣揚出去，也請熊園仕回美國後，不要提起孫將軍任何消息。」

鄭錦玉信仰天道，長年吃素，立志要宏揚天道的博愛精神，他待人誠懇，生意做得很好。民國七十一年，移民到美國加州洛杉磯，繼續從事水電工作。他因裝修水電工作關係，接觸了很多人，有時也和人談起他與孫將軍交往情形。鄭錦玉常對人說：「你們在外面的，實在很難了解孫將軍是如何熬過那些軟禁的日子，一個普通人沒有自由，不能與親友接談，處處被人監視著，已經不好受，何況孫將軍是一位雄才大略，立志救國救民的人呢！」有人問及孫將軍心境時，鄭錦玉說：「他很少怨嘆自己的遭遇，從來沒想到過自己，和他聊天時，他滿心關懷的是他舊日的部屬和他們的家庭。」

鄭錦玉經多方查證，知道「孫將軍兵諫案」和「郭廷亮匪諜案」都是冤案，他常在心裡

暗想，千古一將難求，爲何這樣一位國家棟樑的將才，竟然棄之不用呢？七十四年十一月三日，他決心回國，隨身攜帶預先寫好一封上蔣經國總統信，懇請政府還給孫將軍忠貞名節。不幸在過關時，被海關人員查出，將他送往調查單位，經六人小組連夜賡續偵訊二十四小時，命他交出有關孫將軍的全部資料，並令他簽寫切結書不得洩漏孫將軍的任何訊息，以免影響當局形象。

警察也曾到台中他哥哥和侄兒家搜查，要他哥哥勸他在美不要談論孫將軍。但是這樣無理的事，反而使鄭錦玉立下誓言：「一定要在有生之年，竭盡全力，使凡有良知的人，都知道孫將軍所受的冤屈。」回美後，他想以「天下第一軍」爲題材，請美國環球電影公司名編劇家諾門，編寫孫將軍的故事，拍成電影。不久，海外謠言傳說，孫將軍要鄭錦玉替他寫傳記，引起了政府方面嚴重的關切。

七十三年十月三日，警衛負責人周副官進入寓所，說有一名水電行老闆鄭錦玉要替孫將軍寫回憶錄，在美國發表，問孫將軍是否同意？孫將軍明知這是一個騙局，便婉言拒絕。次日，周副官又上門來，要孫將軍把寫回憶錄的實情相告，等於逼他寫自白書，而孫將軍實在一無所知，自白書又從何寫起呢？

不久，總統府秘書長馬紀壯特來台中探訪孫將軍，他代表蔣經國總統，問孫將軍是否願出來再爲政府做點事？「孫將軍回答說：「我已經年逾八十了，還能做甚麼呢？請准我退休吧！」馬秘書長又談到政府要送一幢樓房給孫將軍，也被他婉謝。最後問到他寫回憶錄的事，

孫將軍笑笑說：「根本沒有這回事！」這事才算平息下來。就在這一年，孫將軍奉准退役了。

一天，王叔銘將軍路過台中，順道去拜訪孫立人將軍，遭到警衛人員阻擋。王將軍咆哮著說：「孫將軍犯了甚麼罪？不殺、不判、不放，那是甚麼教條家法？不仁不義，真是國無王法！」^①

註釋：

① 鄭錦玉撰〈一位台灣人心目中的孫立人將軍〉一文，載於《孫立人將軍永思錄》第二三〇—二三二頁。

六、閉門教子

民國三十六年底，孫立人將軍奉命到鳳山訓練新軍。陸訓部副官處爲司令官在屏東中山路六十一號，找到一棟兩層樓的西式洋房，庭院周圍椰樹環繞，風姿搖曳，景色清幽，充滿亞熱帶風光。

這時，孫夫人張晶英留在南京養病，不能隨同來台。副官處徐繼良上尉到各處去替孫府

找一位女管家，在高雄看到一位年輕的鄉下姑娘張梅英，眉目清秀，溫婉淑靜，就雇用來在孫府工作，打掃庭院，整理房舍，洗衣煮飯，孫公館內一切事務，都由她一手料理，做得有條有理，非常稱職。

張梅英初來時，都叫她阿英，後來她有兒女了，改稱梅娘。她是高雄縣人，出生在貧窮農家，兄妹又多，她生來乖巧聰明，從小就幫助父母做家事，十幾歲出外做工，親戚鄰里都很喜歡她。

到了孫府之後，生活環境優裕了，她更加勤奮小心，照顧孫將軍的飲食起居，週到體貼。有時孫將軍在屏東官邸約兩三個客人來家吃飯，阿英做出幾樣菜味，也極為可口，很得客人讚賞。

孫任陸軍總司令後，經常在台北辦公開會，回屏東家裡時間不多。阿英在公館裡工作輕閒，她走到左鄰右舍，找些縫製小孩衣服的工作來做，既可打發時間，又可多賺些錢，每月送給父母，貼補家用。

三十七年底，孫夫人張晶英從南京搬來台北居住。有時她也隨孫將軍一同到南部，住在屏東公館一段時日，她看到阿英把家裡收拾得很乾淨，為人又老實柔順，很是喜歡她。

經張晶英夫人誠心誠意的安排，張梅英於四十一年來歸後，對孫將軍的生活照料，更加體貼入微，家庭內外也沒引起任何漣漪。

在「孫立人事件」發生後的數年間，正是孫將軍劫難當頭，精神困挫抑鬱難伸的時候，



右：孫立人將軍閱讀美國雜誌。

下：孫立人將軍與長子安平（右）
次子天平（下右），次女太平
（下左）、侄兒至隆（後）合
影於台中住宅。



梅英夫人連續生下一子二女。孫將軍老年得子，使他忘卻不少幽禁的痛苦。他以「中國安定，天下太平」爲兒女命名。

他初失去自由時，大女兒中平才三歲，長子安平剛出世，家中既無傭人，又無幫工，孫將軍在家中，對於養兒育女，樣樣都要親自兼顧，孩子們吃的、穿的、玩的，他都要動手料理，甚至餵奶換尿布，他也要操勞。在寂寞冷清的生活中，兒女的哭叫歡笑，卻給他帶來意想不到的生活樂趣。

接著次子天平、么女太平相繼出世，梅英夫人雖極能幹，但兒女多了，又都在幼年，孫將軍不得不幫忙，每天操勞，極爲辛苦。家中人口增多，開銷費用也增多，他平時既無積蓄，現在政府又不發給薪水，生活十分拮据。梅娘說：「後來四個小孩長大了，進學校讀書，每天要帶便當，沒錢買米，四個孩子祇能分三個雞蛋吃。」全靠晶英夫人，有時在台北籌措些零用錢送回來，添補家中不時需用。

孫將軍持家過日，一向主張儉樸，不事奢華。飲食只求營養均衡，蔬菜淡飯，不要吃甚麼山珍海味，家中有時缺少買菜錢，就到後院剪些玫瑰花，由梅英夫人送到菜市場，向菜販換些青菜豆腐回來吃。一天三餐，全家大小，圍坐在一起，一邊吃飯，一邊談笑，這是家庭生活中快樂的時光。孫將軍在軍中最重視紀律，在家裡也有規矩，一天之中，他發現那個孩子最頑皮，不聽話，吃飯時，就要坐在他的右手邊，以便管教。

孫家在圍牆之內的生活，雖然和樂融融，但是由於戒備森嚴，四個小孩很少外出遊玩，

也少有和鄰里兒童嬉戲的機會，一直等到他們上小學時，才有機會與別的小朋友接觸，就是上學以後，由於他們家庭的特殊成分，老師同學總以奇異的眼光看待他們，有時聽到別人低聲細語，卻又不知道他們談論甚麼。這種特殊的生活環境和不自由的氣氛，在孩子們心中留下困惑，孫將軍內心也受到折磨，爲了怕對孩子們心理上有所影響，孫將軍很少在孩子們面前談論他的往事。孫安平在寫〈我的父親〉一文中說：「但小孩子們是有感覺的，或多或少對父親的冤枉知道一點，心中總爲父親的遭遇叫屈。有時候看到父親想到舊日的部屬受到不好的對待，或想到過去一些不公平的事情，總是脹紅了臉，不說話，我們就察覺到他很難過。」

①

孫將軍在壯盛之年，突然遭受到「莫須有」的誣陷，拳拳忠藎，不能自剖，內心悒鬱煩悶，又無人可說，其痛苦難過，是可想而知。所幸他天賦仁厚，對這無端降臨到身上的迫害與命運，雖身心受盡折磨，卻無怨懟，在無可奈何的命運中，他在家中，祇有讀書自娛，全心全力來教誨子女，課子成人，將來可繼承他的志業。

孫安平說：「以前家裡只有黑白電視機，小孩子們都喜歡看電視，但父親只讓我們看新聞，新聞看完了，他就「啪」一聲把電視關掉，我們唸書，他也看書。他很喜歡看武俠小說。」

孫將軍治家，也像帶軍一樣嚴謹，他老年得子，對於小兒女雖極疼愛，但對於他們的管教，絕不許有絲毫放縱。他在家中擺設四張桌椅，供四個兒女晚間自修，他坐在後面一張大書桌，每天爲他們補習功課，那一個兒女，遇到國英數有難題時，他爲他們講解，有時比學

校老師講得還清楚。他教導兒女要四育並重，並不要求他們功課名列前茅，但總希望在中等以上。他管教兒女，最注重言行舉止，待人處事要誠懇，但不多說，以身施教，潛移默化，養成子女互敬互愛的美德。

孫安平說：「父親一向教導我們要尊重自己，尊重別人，待人誠懇，說實話，做實事，凡事盡其在我，但求心安理得。同時也很注重我們兄弟姊妹的興趣，並不多加干涉，只希望在當年升學壓力下，儘可能四育並重，身心均衡發展。在我們成長的二十多年中，因為父親並沒有領到正式薪水，上級只撥發些微的生活費，每天三餐非常清苦，也沒有軍公教子女學雜費的補助，所以每到開學，父母親總要為籌措學雜費煩心。他們日常生活，也盡可能的節儉，尤其在大坑果園種地做工時，更為辛苦，但父親對他自身的種種不平的遭遇，卻極少有甚麼怨言。」

「等到我們長大成人之後，父親偶然會提到過去的經歷。例如說到他小時候，成長的過程，祖父的教誨，在北京清華唸書及在美國軍校受訓情形，以及回國做事種種的遭遇。也提到他如何盡心盡力的做事，練兵帶部隊時，如何在堅苦環境中，利用有限資源，運用智慧，去戰勝敵人。」^①

五十九年夏，當長女中平參加聯考前一兩天，孫將軍比應考的女兒還擔心，全家的人都很緊張，任何人一不小心，擾亂了家中的安靜，就可能挨罵，甚至吃板栗（敲後腦袋）。發榜的那一天，孫將軍知道女兒考取台大及清華兩所大學，滿心歡喜。中平想念台灣大學，

孫將軍堅決要他女兒去讀清華，因為清華是他母校，他認為清華的自由學風，是真正培養人才的學府。

一年接著一年，他的長子安平進入中原理工學院，次子中平進入輔仁大學，么女太平進入清華大學，四個兒女都上大學，每年開學繳學費，是家長的一大難點。據孫將軍的堂妹孫敬婉教授說：「二哥脾氣很強，非到山窮水盡，絕不會讓人幫忙。有一天，他的大兒子剛要進大學學費沒著落，二哥迫不得已，才打電話給我，要我幫忙，我知道他一定是沒辦法了，才會開口的。又有一次，我看他的大男孩胃口好，飯量好，家裡給的伙食費不夠用，因此打電話和二哥商量，每個月由我貼老大三百元伙食費。他考慮良久才答應，如果他不答應，我也不敢擅自決定，怕他會生氣。伙食費好像貼了一年多，他打電話來，叫我不再用再貼了，說他可以了，我因此不敢再貼他大兒子的伙食費。還記得他二兒子讀書時，有次到我家來，我帶他出去吃飯。那個年代，我們總認為雞肉很貴，是很高級的享受，因此叫隻雞給他吃，幫他補一補，可是被他拒絕了，他說：他吃雞肉吃怕了，因為家中沒錢買菜，娘就殺家中養的雞吃，所以吃雞肉吃怕了。」^②

兒女一個個離家上學去了，孫將軍在家清閒多了，早晚在庭院中散步，做些柔軟運動，平常閱讀中外書刊，美國友人寄來的時代週刊及軍事雜誌，是他最喜歡看的。有時他也看電視上的國際運動節目，當時紅葉棒球隊，在美國爭奪冠軍賽，他常半夜起來，看到賽完，才去安睡。

梅娘是一位賢慧的主婦，勤儉持家，內外操勞。陪伴孫將軍晚年，照料飲食起居，無微不至，噓寒問暖，不離左右，端湯餵藥，像照顧小孩兒似的，而孫將軍對她的溫柔勤勞，又愛又憐。有一次，她看到庭園裡花草乾得土都裂了，在大太陽下去澆水，才一忽兒，孫將軍就急急到走廊前對她招呼說：「梅英啊！人重要？還是花重要？」她忙丟下橡皮管，關了水龍頭，趕緊回到屋裡。

孫夫人張晶英常年住在台北永和家中，逢年過節，她總要回到台中和家中團聚。梅英十分敬重張晶英，看到她回家來了，要孩子叫她「媽媽」，親自下廚煮飯做菜，閤家歡樂。四個兒女都很孝順，他們在自己「娘」面前，都說閩南話，但「媽媽」來了，都改說國語，以討「媽媽」的歡心。

孫將軍早年體重七十六公斤，晚年瘦得祇有五十九公斤。一天，他在庭院裡，一不留意，摔了一跤，把頭跌破了，忙把梅娘喊過去，扶他到醫院縫了幾針，回家休養。他的忍耐力極強，從頭到尾，不哼一聲。

六十三年夏，大女兒中平在清華大學核子工程學系畢業，父女兩人都希望這一天能同去參加畢業典禮，於是老早就請「副官」代為請求。那知上面過於敏感，怕他名望太高，在公眾場所露面，會使人想起三十年前的冤案，所以不許孫將軍踏足清華園。他不能參加女兒中平的畢業典禮，在他和中平心中，都是一項極為遺憾的事。清華是他母校，清華人都認為孫將軍是一位傑出的校友，在他女兒畢業這一天，沒有見到孫將軍，大家何嘗不是大失所望呢？

大女兒中平個性剛烈好動，最像她爸爸，孫立人常對她說：「妳若是男孩子有多好！」

到了六十八年夏，么女太平畢業於清華大學化學系，長子安平同時畢業清華物理研究所，取得理學碩士學位。孫將軍明知困難重重，但仍然提出請求，要去清華園參加長子和么女的畢業典禮，這次上面雖准許他參加，但約法三章：「不許上台說話，不准帶花，不准與任何人交談。」孫將軍這樣參加畢業典禮後，回來在他筆記本上寫道：「有理無處講，有冤無處伸。」

孫將軍四個兒女在他親自教導下，個個品學優異，人人力爭上游。他們先後在國內大學畢業後，相繼到美國升學深造。大女兒中平赴美升學臨行之前，孫將軍諄諄告誡她，去美國唸書，必須謹守三個「不」字：

- 一、不准入美國籍。
- 二、不准嫁給美國人。
- 三、不准不回台灣工作。③

後來他在每個兒女出國前，都同樣嚴加告誡，要做一個爭氣的中國人。

大女兒中平進美國康乃爾大學，專攻材料工程；長子安平進洛杉磯南加州大學，攻讀材料科學；次子天平進維拉諾瓦大學，研讀電腦科學；么女太平進杜克大學，主修遺傳學。

長子安平在美國南加大取得碩士學位後，即遵父命，束裝回國，在新竹科學園區任積體電路工程師，民國八十年完婚，已生一女。長女中平在康乃爾大學取得碩士後，即為美國國

際商業機械公司（IBM）聘用，六十九年七月四日，與在國際商業機械公司同事劉力行在麻省理工學院禮堂結婚，孫將軍卻不能前往主持婚禮。到了七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孫將軍接到美國打來一通長途電話，知道女兒中平生了一個「寶寶」，使他心生歡喜，就在筆記本上寫道：「八十二歲了，終得到第一個外孫，豈不感慨！」

次子天平取得碩士學位後，即為美國有名科技公司聘用，任電腦網路設計工程師，不久與黃勵童小姐結婚，生下一女，孫將軍給她起個名字叫「孝本」。後來天平服務的公司，派他回台灣，在新竹科學園區，開設分公司。么女太平在取得遺傳學博士學位後，轉到哈佛大學醫學院，任博士後研究員，繼續學術工作。

民國七十二年五月一日，清華大學慶祝校慶，製了一種紀念金牌，準備贈送給畢業整一個甲子的學長，當天「金牌得主」梁實秋、辛文錡、孫立人均未返校領受。五月六日，由楊覺民教授攜往台中孫府贈送，孫將軍站在階前相迎，入室賓主落座。楊教授呈上禮物，開封後但見金光閃閃，上款書「立人學長畢業六十年紀念」，落款書「校長毛高文敬贈」，中間為紫白相間的校徽，中央金質圖案上鑄有「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校訓及中英文國立清華大學字樣。孫將軍含笑收下，並表示非常感謝母校及毛校長對他的關懷。他說：「孫氏一門讀清華者不下八人之多，我有四個小孩，三個是清華畢業。」他無時不以清華為榮。

七十三年初，一天晚間，孫將軍正坐在家中椅子上納悶，忽然接到大女兒中平的長子凱立從紐約家中打來越洋電話，他忙拿起話筒，聽對方說話：「爺爺，你來美國看我們好嗎？」

他忙回答說：「好，好，爺爺來看你，爺爺疼你，乖，要聽媽媽的話哦……」^④

舊曆年期間，長女中平偕夫婿劉力行，攜同長子凱立、次子怡真回家探親。同時約弟妹們一同回家團聚，這是孫家數十年來最歡樂的時光。孫將軍抱著、哄著孫兒女們，逗著他們玩，疼愛他們，祖孫相處在一起，玩得熱呼呼的。孫將軍說：「他彷彿年輕了。」他又說：「如今我只想抱孫子，全家團圓，其他一切，我都已淡泊了。」

家人短暫的團聚，很快就要分離。行前，四位兄弟姊妹聯名給蔣經國總統上書，懇請准許孫將軍赴美探親。信中寫道：「家父今年八十有五，日薄西山，孤苦零丁，極需要子女之親情與照料，始能相倚爲命，以享餘年。懇求總統准予家父每年來美探親一次，俾得迎養，以盡烏鳥私情。來美時，家父再三叮囑：勿爲政客利用，且絕不將探親之事外傳，尙祈政府派員隨行，保護旅途平安。如蒙恩准，安平等不勝受恩感激。」^⑤

八月間，孫將軍在美的堂妹孫寧人，又上書蔣經國總統陳情，希望接她的哥哥出來小住，但是信發出之後，政府一點反應都沒有。孫將軍想赴美探親這一點私人願望，都破滅了。

註 釋：

① 孫安平撰〈我的父親〉一文，載於火炬月刊創刊號。

② 〈孫敬婉女士訪問錄〉，載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女青年大隊訪問紀錄》

第一三二頁。

- ③ 曹天拙撰〈孫立人還活著〉一文，載於七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出版的新聞天地。
- ④ 李文邦撰〈八十四歲的孫老將軍〉一文，載於七十三年八月二十日出版的翡翠周刊六十五期。
- ⑤ 揭鈞著《小兵之父》一書中第十三章第三三四頁。

第二十八章 翻案

一、徐復觀為文悼念

「孫立人事件」發生之後，政府爲了「消音」與「絕跡」，國防部史政局已將抗戰中關於孫立人將軍作戰史實略去或刪改，並毀滅孫將軍在台練兵的歷史文件與紀錄。國軍歷史館中牆壁上所懸掛的歷屆陸軍總司令照片中，找不到孫總司令的照片。圓山太原五百完人紀念碑上，孫立人撰題的紀念文，孫立人姓名也被剷掉。軍中不准任何保留有關孫立人的紀念文字與照片，陸軍總部攝影室燒燬所有過去拍攝的孫總司令的照片與底片，連軍訓班畢業同學錄也不得保存。孫將軍曾送給幼年兵每人一張玉照，都被限令收繳，誰要是不繳出，誰就是孫將軍死黨，那他就有「涉案」的嫌疑，種種恐怖的陰影，罩在每一位孫將軍部屬及學生的心頭上。①

坊間書店中，不許出售有關孫立人的書籍，報章雜誌更不許報導及評論「孫立人事件」，連當時美國國務院都訓令駐華官員，對「孫案」不得表示任何意見。②社會上卻流傳著各種謠言，渲染「孫立人兵變案」及「郭廷亮匪諜案」，事態的嚴重，使得民間絕口不敢談論。

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李先聞博士，是孫立人清華同班（一九二三）同學，留學美國普渡大學的金蘭之交。李博士是植物遺傳學的世界級的權威，他在農業育種方面的貢獻是舉世聞名的。來台後，李博士曾在台糖公司工作，他培育的甘蔗新品種，曾挽救了早期台灣糖業的危機。他居住台灣南部多年，有一次生急病，幸得孫立人伸手援救，始告康復。但李博士的回憶錄中，卻一個字也不敢提他與孫的交情，可見當時政府對言論控制的嚴厲，無怪「孫立人事件」發生後，大多數人都噤若寒蟬，不敢公開表示同情與憤懣。有些官兵只能躲在被窩裡流淚，有些部屬跑到深山原野裡痛哭，這樣幾十年下去，世上還有誰會知道孫立人呢？

在封閉的社會裡，謠言最容易散播。六十九年二月，香港「華僑日報」刊出一則消息說：孫立人已於春節前不久逝世，連名政論家徐復觀先生都信以為真，他在四月一日的報章上發表悼念文章，敘述他們相識及規勸的經過情形：

「大概是民國三十八年秋，他的令侄孫克剛先生來港，到民主評論社看我未值，留下孫將軍約我到鳳山演講的一封信，當時他是陸軍訓練司令官，駐節鳳山。年冬，我回台中市度歲，依約前往，到了高雄市，聽朋友向我談及他的一兩件事，我不以為然，便立即折返台中。三十九年二月前後，孫將軍又派人來台中力邀。同時，有朋友告訴我許多軍人，對美軍顧問常是折節相待，只有孫將軍完全按照軍中儀節，不稍假借。某美國顧問曾有一次不依我國規矩，先在門外喊『報告』，直接進入他的辦公室時，他嚴詞令其退出，先喊『報告』，聽到『進來』兩字後才進來。自此以後，美國顧問和我國軍官都處於紀律下的平等地位。在外國

人面前維護國家的體統、尊嚴，當時不是一件簡單的事。爲了表示敬意，我便接受了邀請，這是我們認識之始。」

「他當參軍長後，一到台中，便到我家中坐兩三小時，喜歡發牢騷，我極力想改變話題來安慰。有一次我說：『在總統心目中，我不過是一個有點愛犛嘴的孩子，算不了甚麼。但你是一個有能力的孩子，總統還會用你的。』他聽了，真的笑得像孩子樣。爲了使他不發牢騷，不知勸過多少。在他出事的前兩三個月，我曾嚴重地向他說：『無謀人之心，而有謀人之跡者，必死。』他聽後把這句話唸了兩三遍。他出事的前四天晚上，來我家一次；出事的頭一天晚上，又來我家一次，坐下沒有話說。我問：『爲什麼又來了呢？』『陪總統校閱。』「那很好！」他說：『例行故事，有什麼好不好。』我每想到他的愚拙，不能因應環境，心裡常感到難過。聽說他出了事，我絲毫不感到應避什麼嫌疑，還特赴台北去看他，並找吳禮卿（忠信）先生，要他勸告當局爲國家愛惜人才。我平日常以歷史上的道理勸勉他，聽說他被幽居後讀資治通鑑，才嘆息說：『讀得太遲了。』」

註 釋：

① 袁道合撰〈想起那張照片〉一文，載於《孫立人將軍永思錄》第三一一頁。

② 駐華大使藍欽在一九五五年八月廿三日發給國務院的電報，收在一九五五年——一九五七年美國外交國際文件，略稱：他爲孫立人事件，「已指示大使館各單位，包括武官處，在評論此

事時，應特別謹慎。」

③ 艾思明著《名將孫立人》第一六四—一六九頁，刊徐復觀撰《謀人之心 謀人之跡？——記孫立人將軍》一文，台北群倫出版社。

二、大象救主

七十三年雙十慶典期間，台北動物園要為大象林旺慶祝六十歲生日。園方為使社會大眾瞭解這頭大象的來歷，特邀請早年曾參加緬甸作戰的遠征軍軍官潘德輝等人到動物園共襄盛舉，並向傳播媒體說明大象在緬甸擄獲經過。中國電視公司邀請當年直接參與作戰的師團指揮官攝製錄影，以作介紹。但經久未播出，到播出時，已被修改至面目全非，幾位參與錄影將領的談話，全部被消音，如啞劇一樣，僅在畫面上出現。就這樣透露出來的一點訊息，卻引起全民的關注與同情。大象林旺現在尚能悠遊林園，歡度生日，而帶牠來到台灣的主人抗日名將孫立人將軍為什麼軟禁這多年而不得自由呢？

大家關心大象林旺的來歷，它確有一段不平凡的經過：

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元旦過後，中國駐印軍已打到了中緬邊境的緬北地區，收復了八莫，越過克提克山，要直下南坎市，到芒友去與雲南來的國軍會師，必須克服天障的麗



孫將軍與大象林旺。
林旺為新一軍反攻緬甸之戰利品，
孫將軍攜其來台後，轉贈台北動物
園。

瑞江，渡河攻擊，好早日攻克南坎重鎮。

當時新三十師奉命擔任正面攻擊，於是各部
隊紛紛搜集渡河器材。這時卻有人異想天開，建
議抓幾隻大象來，立於河中，作為橋墩，上面搭
上木板，不是成了快速便橋，讓部隊安然渡過？
這個法子雖好，到那裡去抓大象呢？因此，命令
該師的諜報組，化裝成緬民，偷渡到對岸去尋找，
竟然在山坡下的一個竹林中，發現了一群被日軍
所徵用，來擔任山地運補作業的象群，大夥高興
得不得了。於是要馴象的緬人，把大象趕往河岸
邊，交給已泅過河的先遣部隊。當他們牽著大象
走到河中作試驗時，因河水過深，又湍流過急而
站不穩，這個計畫只好作罷。這大小十三頭象，
就成為新一軍攻擊部隊俘獲的戰利品。

在攻克南坎市的第二天，大象也和俘獲的其
他武器——彈藥車輛，一起拿出來展覽，舉行戰地
記者招待會，由於大象是特殊戰利品，受到世界

各國記者所喜愛，紛紛攝影留照，寄往世界各地發表，轟動一時。爾後大象就隨著部隊前進，繼續任後勤運補工作。

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春，中國駐印軍已推進到緬中的時候，奉到政府命令，所有部隊立即空運返國，接受新任務。新一軍的部隊，空運回到雲南霑益縣集結，再轉廣西南寧待命，配合美軍在雷州半島登陸。軍中所有騾馬和車輛部隊，則須沿滇緬公路步行返國。當然這批大象，就只好跟著騾馬部隊，一步一步的行走。經過兩三個月的行程，大象走的較慢，沿途又吃不飽，加之水土不服，在途中，先後倒斃六頭，到達雲南霑益營地時，只剩下七頭了，那時，林旺是最年輕的一頭，已有二十多歲，體格健壯，最受官兵們喜愛。

這七頭大象，經過一段時間的休息調養，交給新二十師特務連負責飼養，由商學清排長，率兵一班，成立大象隊，單獨行動，繼續向南寧趕去。走到貴州安龍附近，日本突然宣佈無條件投降，部隊戰鬥任務解除，舉國歡騰。後來新一軍部隊東進廣州受降，接收廣九。而大象隊殿後，仍須千里跋涉繼續往前走，經過雲南、貴州、廣西、廣東四省，花了七八個月時間，才將這群龐然大物趕到廣州市，完成了長途行軍的任務。

當時新一軍軍長孫立人將軍，爲了使全國同胞都能親睹中國遠征軍在緬甸戰地所擄獲的特殊戰利品——大象，分別送給北平、上海、南京、長沙各地動物園一頭，便於國人一睹大象風采。剩下的三頭，除在廣州展覽外，於民國三十六年秋，隨陸軍訓練司令部所招募的學生，在廣州搭「海基」輪，運來台灣，從高雄港登陸，運到鳳山灣子頭飼養。

不久，又死了一頭，孫將軍特將其四隻腿骨，做成四個矮凳，放置在他家客廳裡，作為勝利紀念品，凡是到孫府作過客的人，都曾試坐過這個象骨矮凳。

剩下的兩頭大象，公象緬甸名叫阿妹，母象名叫阿沛，跟隨新軍官兵，住在灣子頭營房裡，靠放牧過日子。在這段期間，這兩頭大象，曾風光一時，凡是來鳳山參觀新軍訓練的中外名人，都曾見過這兩頭大象，還要和牠倆合影留念。像美國參議員諾蘭，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前立法院院長孫科，行政院院長宋子文等名人都曾探望過牠們。

民國四十二年間，孫將軍決定將這兩頭大象，贈送給圓山動物園飼養，讓台北市民都可看到大象的風姿。可是天不從人願，沒有多久，母象阿沛卻死了，留下公象阿妹一個，孤零零地，整日與孩子們嬉戲度日。死去的母象阿沛，做成動物標本，存放在台北市新公園的博物館內，供人參觀。

民國七十二年，台北動物園替公象阿妹過生日，各報記者前往採訪，他們認為公象卻用女性化名字不雅，乃由園方徵獎給牠取個中國化的新名字。「林旺」這個名字含有森林之王的意思，為牠取名的這個小朋友因而得獎，曾熱鬧一時，各電視台都為「林旺」祝壽活動傳播，牠即刻成為兒童們最喜愛的動物明星，聞名全國了。

七十四年，「林旺」大象隨動物園遷往木柵，定居在特為牠建造的白宮裡，園方又為牠配了一頭幼象「馬蘭」，過著老夫少妻的生活，悠然自得。

「林旺」大象是國軍在第二次大戰中，所留給台灣人民的一個「活國寶」，牠是國軍勝

利的象徵，是中國人的光榮，牠也是國軍揚威國際的標誌，值得我們中國人驕傲。如今，牠可說是「象瑞」了。每年園方爲牠舉辦慶生會，都熱鬧異常。喜氣洋洋的兒童們，來到牠面前表演歌舞，向大象「林旺」爺爺祝賀生日。園方還特別爲它加菜，有牠喜歡吃的甘蔗、香蕉、紅蘿蔔和麵包，讓牠大快朵頤。這是一則充滿人情味的趣味性的新聞，報紙電視爭相報導，引起人們對牠的主人孫立人將軍及遠征軍的懷念。①

七十六年七月十五日，蔣經國總統明令解除在臺灣施行了三十八年的戒嚴，政治氣候開始轉變，不再像以前那樣寒厲冷冽，孫將軍的袍澤們意識到，爲老長官翻案的時機已經來臨了。

當年中國遠征軍的官兵們，而今存活的都已是退休的老兵了。他們所最關心的，不是他們個人的生計與安危，而是恐怕他們在緬甸叢林苦戰中犧牲數萬袍澤的戰績，變爲真空，他們更關懷率領他們作戰的指揮官孫立人將軍的自由與清白。

他們經過多次聚會商談，並商得當年遠征軍的高級幹部前新一軍參謀長舒適存老將軍、前新三十師八十八團團長胡英傑將軍、前新一軍戰車第一營營長趙振宇將軍、原新一軍第五十師一四九團團長羅錫疇將軍，原新三十八師一一二團團長陳鳴人將軍、原新三十八師一一四團營長彭克立將軍、原新二十二師六十四團團長劉建章將軍、原二十二師六十五團營長李定將軍等十位將軍領銜發起，組織「印緬遠征軍聯誼會」，由前新一軍情報官潘德輝上校爲聯絡人。

民國七十六年（一九八七）冬，「印緬遠征軍聯誼會」在台北三軍軍官俱樂部正式集會，由各地前來參加者五百餘人，當年參與緬甸戰役中央社老記者樂恕人先生亦來與老戰友聚晤，餐會進行氣氛，熱烈溫馨。事先他們曾間接請老長官孫立人將軍頒發訓詞，接到孫將軍的親人帶來口信指示：「大家要愛國，不可搞小組織，不可玩政治而被人利用，並要大家保重身體。」自此之後，大家有了一個共同努力的目標，要為老長官孫立人將軍爭自由，為受冤屈的戰友翻案，還給他們清白與榮譽。^②

潘德輝上校為孫將軍及受害袍澤活動最為積極，他經友人介紹，懇請無黨派立委黃明和及蔡勝邦先生先後在立法院向俞國華院長提出質詢，要求早日恢復孫將軍自由。行政院的答覆，依然是「政府對孫立人的生活及行動並未限制。」這樣的答覆，不但令立法委員們不滿，更加引起社會大眾的關注與同情。

註 釋：

- ① 羅曼撰〈林旺爺爺來歷〉一文，載於八十二年六月十六日聯合報副刊。
- ② 潘德輝撰〈半世追隨，一生被澤〉一文，載於《孫立人將軍永思錄》第一五一—一五八頁。

三、義子救父

民國三十八、九年，大陸失守，國軍相繼撤退，在兵荒馬亂中，許多年幼的兒童，與家人分散，流離失所，無所依靠，有的隨軍來台。當時陸軍孫總司令憐憫這些失親失學無依無靠的幼年兒童，遂把他們從各部隊集中到台南三份子營房，共有一千零六十餘人，編成爲幼年兵總隊，並按年齡學歷，分爲初小、高小、初中三個班編隊，由隊職幹部擔任教師，教導他們上課讀書，培養他們身心發展。這時孫將軍自己沒有兒女，他對這些幼年兵視同自己兒女一般，倍加愛護，經常去看望他們，親自去教導他們。

孫將軍當初確有將幼年兵總隊，成立爲預備幹部學校的構想，計畫待他們完成普通高中教育後，分送各軍事學校受訓，造成國軍優秀的基層幹部。四十一年冬，先總統於台南空軍機場，校閱南部三軍部隊，看到這一千多名精神飽滿的「娃娃兵」，非常感到興趣，本想當天下午就去視察這批幼年兵，卻有人報告說：「幼年兵爲孫立人成立的私人部隊，企圖培養成爲他個人的基本幹部。」因此國防部下令要解散該總隊，孫將軍認爲他們年紀尚幼，不能勝任戰鬥列兵，再三請示暫緩解散，但上級不允，並以停發糧餉相逼，終於四十二年（一九五三）二月十六日將這一千多名孤苦無依的戰爭孤兒，再度分配到部隊去當列兵。

孫將軍在痛苦之餘，從中挑選五名幼年兵，作爲他的義子，送到鳳山誠正中學去受普通教育，所有生活及學雜費用，由他自己掏腰包出錢提供。這五名幸運兒是張海洲（河南人）、林忠（廣東人）、朱富春（山東人）、毛縉紳（浙江人）和揭鈞（廣東人）。他把這五個小孩，交給辦教育的妹夫王景佑管教，要他們好好讀書，將來爲國家民族服務。在孫將軍去職

後的前三年，上面沒有發給他任何薪津，沒有絲毫收入，他自家的生活都無法籌措，自己的兒女上學費用要向親友挪借，可是對這五位義子的生活及教育費，他總設法照常供給。

在這五個人中，後來有兩人中學畢業，去讀陸軍官校，孫將軍知道深感安慰，鼓勵他們在軍中好好幹，將來為國家服務。揭鈞於高雄中學畢業後，考進台大，後來又入清華研究所，專攻核子工程，兩年後取得碩士學位，當了一年預備軍官就出國深造，獲得化學博士學位之後，在加拿大滑鐵盧大學任教。他們從小沒有父母關愛，幸運受到孫將軍的收養與扶助。孫將軍對他們管教很嚴，從小就要求他們做個正正當當有用的人，要堅強、要上進，使他們在困苦中完成學業，長大成人。他們內心都有一個共同的願望，要為義父孫將軍辯冤雪誣，這是他們永不放棄的信念，相信總有一天會做到。

民國七十七年（一九八八）元月十三日，蔣經國總統逝世之後，台灣政治氣氛丕變，新聞自由了，人民過去所受的冤屈可以伸訴了。

元月二十五日，揭鈞教授應清華大學邀請，回國講學四個月。揭鈞到台中去探望義父孫將軍，發現這位年邁的老將軍最關心的，不是要擺脫他自身被軟禁的枷鎖，而是台灣人民的生活與安危。他問揭鈞兩件事：（一）台灣會不會亂起來？（二）中共會不會打過來？經揭鈞分析兩者都不會發生，他才放心。這時家人建議要爭取他的自由，他說：「自由對我已經沒有意義了。」

孫公館平時清靜寂寞，家裡養的小黑狗，總是陪著孫將軍在院子裡散步和做運動，見到

有人來，牠最高興，守在孫將軍腳邊，然而大多的時間，牠會趴在大門下，把那隻鼻子伸到外頭，注視著來往行人的動靜。

二月初正是農曆新年，家中稍微有點生氣。孫夫人晶英、安平、堂妹孫璧人，揭鈞夫婦等都在家過年，偶然也有親戚來，家人不斷地商量，如何來為孫將軍爭取自由。爲了這件事，家人戰戰兢兢避著「副官」討論，有時比手劃腳，以免被竊聽器傳出去。原則上孫將軍同意家人去做，他不在乎自己的安危，但是他怕家人受害，叫家人不必爲他冒險，當家人向他分析後果時說，萬一不成功，他的生活將更不好受，將會受「副官」們更多的氣。孫將軍說：「那倒不要緊，還能壞到甚麼程度？」

新年那天，由孫璧人聯絡好，安平開車，與揭鈞三人一同去拜訪自立晚報台中分社李文邦主任，正好林森鴻在場，大家商談如何還給孫將軍清白。

談過話後，李文邦要一同去向孫將軍拜年，揭鈞、璧人都害怕「副官」們找麻煩，但又盼望他真能見到孫將軍，使事情做起來更有力量，就在這猶豫時刻，李文邦已換好西服，一同走出家門。

李文邦、林森鴻兩位下車時，守衛「副官」非常驚奇，本要擋駕，安平說是他的同學，語猶未盡，兩位記者已經衝進大門，晶英夫人也怕引起麻煩，就說「算了」，但孫將軍還是見了他們，而且談了很久，直到傍晚，安平才開車送他們回去。

李文邦本來應允不發表消息的，待他知道安平挨了「副官」的罵後，不久就把訪問情形

在自立晚報上大篇幅報導出來，立即引起朝野人士的關注。過年後，揭鈞教授回到清華，他就以義子身分寫信給行政院、國防部、立法院、監察院為孫將軍請願，要求政府還給孫將軍自由與清白，深得各界同情，尤以獲得民意代表、立法委員及監察委員們的大力支持，紛紛就「孫立人事件」提出質詢，因而引起了社會大眾要求翻案的熱潮。^①

孫將軍住在北美的部屬們，經過多方聯絡與商議，共同組成「孫立人案美洲後援會」，要求政府還給孫將軍清白，由住在紐約前陸軍副總司令董嘉瑞任召集人。董將軍撰文在各報發表成立「孫案」後援會宗旨，說明「一秉公理情義，爭取歷史公道及孫將軍名譽。共同努力，支援台灣方面各同仁的義舉，務求達到目的。敬盼執政當局澈底澄清此案，還孫將軍清白。」

在這同時，後援會上書李登輝總統，請邱進益副秘書長攜回國轉呈。請願書說明孫立人過去在台練軍建軍，對保衛台灣安全有重大貢獻，祈求李總統實施新人新政，把國民黨過去此一最大污點，洗刷清白，一新世人耳目。李總統看過請願書後說：「祇要不傷及蔣家父子，此事好辦。」

註 釋：

① 揭鈞著《小兵之父》第三三六—三四〇頁，台北躍昇文化公司。

四、部長解禁

民國七十七年（一九八八）元月底，揭鈞教授回到孫府，見孫將軍健康情形甚差，家人共同商議決定，要找一位物理治療護士來家照料，依照醫療方法，給他設計一套復健運動。孫將軍認爲這個辦法很好，但是人選和薪金方面，不知如何著手。孫將軍遂叫揭鈞起稿，給國防部長鄭爲元將軍寫封信，請他設法幫助。信稿寫好之後，孫將軍考慮再三，到了三月十二日，孫將軍才簽字蓋章寄出。信的內容如下：

「立人去（七十六）年於榮民總醫院作健康檢查，據醫云尚屬正常，堪以告慰。惟立人以年近九十，主動脈呈硬化，胃腸功能略有障礙，義齒活動情形，隨歲月而增，飲食不便。兩腿因淞滬戰役受傷及靜脈曲張手術，甚感行動無力而不便，無法切適執行適度而充分之運動，以至健康情形，日呈退化，體重減輕。有鑑於斯，爰擬懇請鼎助，惠予指派物理治療專門護士，每週作定期訪問，協助立人作適度而足夠之健康運動，以圖增進新陳代謝作用，促進腸胃功能，俾健康狀況得以維持。如荷 俞允，拜感無涯矣。」

鄭爲元將軍，安徽合肥人，民國二年出生，二十二年陸軍官校八期畢業，二十四歲赴義

大利步兵學校受訓，二十七歲返國，歷任排、連、營、團長，因對日抗戰著有功績，獲頒勝利勳章。三十六年，調任駐美陸軍上校副武官，次年，調任駐義大利武官，三十八年回國，晉升國防部第二廳少將組長。四十年，賴名湯廳長向孫總司令推薦，孫將軍見他一表人才，溫文儒雅，對他深為器重，立即任命他為陸軍總部第五署署長，主管陸軍部隊教育與訓練。從訓練計畫的擬訂，教材的編纂，步兵操典的修改、各兵科學校的重建，以及部隊訓練方法的改進與督導，一切規章都要他詳加策劃。鄭為元主持此項繁重工作，有條不紊，雖然孫將軍對於部隊訓練要求極為嚴格，偶然發現不妥的地方，立刻找鄭署長面談。鄭為元每次都從容不迫，應對有方，問題一一獲得解決。孫將軍個性剛強，自信對陸軍有一套優良的訓練方法，獨行其是，常與國防部發生齟齬，其間多賴鄭為元居中協調，使得國軍整編工作順利進行。

鄭部長回憶說：「在陸總任內，為預籌反攻大陸作戰需要，孫總司令曾向先總統蔣公建議，成立騎兵總隊，當蒙總統同意。在籌編之初，其成員來源，孫將軍屬意於其昔日在鳳山訓練的幼年兵，認為這批幼年兵，較為年輕純潔，如加以專業訓練，當可成一勁旅。然而這批幼年兵，早已分發在各裝甲兵部隊服役，並編成裝甲步兵，成軍有時，已屬裝甲兵之建制單位，實不若以另選為宜。編訓署據此簽報，但未為總司令所接納，僚屬頗感為難。羅文浩副署長曾面報說：『不合理的方案不能報，我們署長副署長都是走大路的，不願見孫立人三個字報上去，碰回來。』孫將軍並不以羅的言詞為頂撞，毫無疾言厲色，指示等待你們署長

回來再研究。待我訪問部隊回部後，獲知上情，經分析考量，認為如將是批幼年兵調回，不但使裝甲兵部隊已安置就緒之序列，發生變動，缺員則又需另行撥補，極易引起裝甲兵部隊之不滿，而受調之幼年兵，原已各安其位，如換一兵種，棄已有之專長，從頭另學，在心理上亦不無反感。且體形大小，身材高低，難期一致，不若訂定標準，如年齡、學歷、身高體重等，就其他步兵師部隊中，選擇體健資優適任騎兵條件者，以連或營為單位，每單位保送兩三人，由於當時國軍兵員眾多，每一連營保送數人，不致影響原部隊兵力，且可立即組成一素質優良健全之騎兵總隊，同時亦兼顧了裝甲兵部隊大量撥補之煩，保持未來騎兵總隊與裝甲兵部隊間之友好關係，更無總部非用某些曾追隨孫總司令人員不可之誤會。我遂將此意見，及利弊分析，再向總司令具申，當蒙採納，並表示妥適。由此可見孫將軍對事並不一定固執己見，只要幕僚確有良好意見，他就有接受的雅量，可惜的是在我們的傳統中，位愈高而進言之人愈少，缺少錚友，亦乏直言忠諫之士，使孫將軍未能在若干重要問題上，作最佳之抉擇，也許這是他所應引為遺憾的！^①

自是之後，孫將軍非常賞識鄭為元，保送他進陸軍三軍大學。鄭為元以第一名優異成績畢業，旋調任陸軍第五軍第十四師師長，從此一帆風順，不久調升第一軍團參謀長、第二軍軍長、國防部第三廳廳長、人事參謀次長、陸戰隊中將司令、第一軍團司令、陸軍副總司令、國防部上將副參謀總長、聯勤總司令、台灣警備總司令、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直至七十六年四月，升任國防部長。

鄭爲元在國防部長任內，曾多次到台中拜訪老長官孫立人將軍，對於孫將軍的生活及健康，倍加關注與協助。鄭部長看到孫將軍住的日式房屋，多年未修，簡陋破舊，特飭工修葺，並在舊屋旁，加蓋一大間，供孫將軍兒女們分住。有一次，孫將軍緊急赴榮總看病，醫院臨時找不到病床，孫夫人晶英急電鄭部長，鄭立即親自趕到醫院，囑咐院長好好照顧孫將軍，後來又親自指示台中榮總醫院院長，就近對孫將軍身體健康，時加照料。鄭部長對老長官孫將軍的愛護照顧，細心周到，無微不至。

現在鄭部長接到孫將軍來信，說他年邁體弱，請求指派專門護士，爲他作物理治療。鄭部長經與各有關單位作了妥善安排後，於三月二十日星期天上午帶了水果禮物，偕同榮民總醫院副院長，主治醫師及護士，親自到孫府看望孫將軍。接談之下，鄭部長看到老長官身體如此衰弱，責怪在孫府隨侍的「副官」們，未對孫將軍的身體細心照料。當經榮總主治醫師爲孫將軍作初步檢查後表示，孫將軍今後每週需作一次復健。鄭部長隨即指示榮總每週派護理人員爲孫作物理治療。鄭部長並問孫日常生活情形，鼓勵他今後可多到外邊旅遊。孫回答說：「因患腿疾，行動諸多不便，故很少出門。」鄭部長表示，願意提供交通工具，供他出外旅遊，並說他今後可以到任何想去的地方，見任何想見的人。鄭部長還問孫：「是否要撤除陪侍他身邊的三名副官？」但孫表示：這二名「副官」已陪伴多年，彼此感情如同一家人，故不希望撤除，如果撤除，反而令他不安。鄭部長當即指示警衛人員，以後聽從孫先生之命行事。孫將軍就這樣自由了，因而事先根本沒有想到，情緒上受到很大衝擊，晚上也未能睡

好覺。

當天中午，中國時報體育記者李廣淮和揭鈞同車從新竹到台中，專程來訪孫將軍，遭到警衛攔阻，但從揭鈞口中獲知：「鄭部長剛來過，說今後要見誰就見誰，要去那裡就去那裡，孫將軍終於恢復自由了！」李廣淮立刻發佈這一個好消息，當晚中時晚報以頭條新聞刊出這則獨家新聞。

孫將軍情緒平靜之後，叫安平與揭鈞兩人上台北回拜鄭部長，代他表達謝意。廿一日，鄭部長在辦公室接見他們兩人說：「孫將軍是我的長官，也是我的鄉長，對於他的身體健康與榮譽，我自應盡力照應維護，但因事情複雜，絕非我個人所能作主，你們不應出面到處陳情，引起無謂麻煩。他年紀大了，生活要安定，不宜過份激動。」

孫將軍見到揭鈞、安平兩人回到家中，大家相擁痛哭出聲。「孫立人恢復自由」的消息，轟動了全台灣，連孫將軍都難以相信為真。

過了一個星期，三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時，鄭部長又來拜訪孫將軍，寒暄之後，鄭部長要孫安平撰寫一封公開信，信中內容說明：「孫將軍生活自由，如今年紀太大，生活極需安靜，不願多見賓客。」揭鈞教授在旁立刻指出，「昨天梁實秋女兒梁文薈女士來訪，未能立即獲准，生活並未真正自由。」孫將軍也很激動，眼中充滿淚水，他對鄭部長說：「我那時是忠於蔣總統的！我是清白的啊！」鄭部長安慰他舊日老長官說：「請放心休養，我會盡力作妥善的安排。」

這時，全家人異口同聲說，請求鄭部長在孫將軍面前，對「副官」們說清楚，以後孫將軍言行會客，都由他作主，不得受到任何干涉。鄭部長遂把一位平時很少見到的周姓「副官頭」找來，在客廳裡，當面作了如上的交代。當時「周副官」臉色很難看，他心中的憤怒，表現在緊繃著的臉皮上，但是他沒有說一句話，聽完便離去了。

鄭部長離開孫府時，指示不許對外說他這天來過。到了四月七日，門前警衛的「副官」們，突然要撤離孫府，使得孫將軍的生活和情緒，受到很大的煩擾。最後還得商請鄭部長協助，安排民間保全人員來接替警衛工作。^②

註 釋：

- ① 鄭為元撰〈永懷風儀寄追思〉一文，載於《孫立人將軍永思錄》第一二五——一二六頁。
- ② 揭鈞著《小兵之父》第三三六——三四九頁。

五、監察院公佈調查報告書

民國七十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孫立人恢復自由的消息，傳遍海內外。孫家親友終於等到這一天，無不歡欣若狂。孫將軍長女孫中平，隨夫婿住在美國，當她弟弟安平透過越洋電話，

爲她帶來這一喜訊時，她先是一怔，因爲她害怕那不是真的。當安平親口告訴她這消息是真的。她脫口說出她多年埋在心裡的話：「我終於可以自由自在、痛痛快快地和爸爸媽媽通越洋電話了。」孫中平馬上打電話回家，再一次告訴她爸爸媽媽說：「我要接你們到美國來玩玩。」一天來的興奮，到了晚間，孫將軍的情緒慢慢穩定下來，他認爲個人的自由，已經失去了意義，最重要的是要恢復他的清白與部屬們所受的冤屈。家人圍坐在一起，商談到午夜兩點。孫將軍決定寫信給監察院院長黃尊秋，要求公佈監察院塵封了三十三年的「五人小組調查報告書」。信的內容如下：

「監察院於三九六次會議中，曹啓文委員等九人提議，組成專案調查小組，公推曹啓文、蕭一山、陶百川、余俊賢、王枕華等五位委員，負責調查。該五人小組並於民國四十四年十一月二日上午九時，於中山北路二段一三〇號貴院與立人作調查談話，至今已三十多年，立人仍未接獲小組所作之任何文件。若該小組調查紀錄和報告尚存貴院，請寄一份給立人參考，同時請將五人小組調查報告公佈。」^①

三月二十日，自立晚報刊出郭廷亮於七十二年三月十六日致蔣總統經國的陳情書。郭廷亮在陳情書中說：當年他受情報局毛人鳳局長的指使，要他假冒匪諜，陷害孫將軍。郭請求蔣總統履行毛人鳳的承諾，給他適度的酬勞，並作妥善的安置。郭廷亮陳情書公開後，整個

台灣社會輿論，都要求還給孫將軍清白，並要求監察院公佈「五人小組調查報告書」。

監察委員林純子公開表示，雖然國防部承諾給孫立人行動自由，但是有關兵變事件真相仍未公開，她將繼續提案要求監察院公佈「五人小組調查報告書」。如果監院仍不公開，她將提案要求重新調查「孫立人事件」真相。

監察院對於是否公佈「五人小組調查報告書」，院內爆發激烈爭議，黃尊秋院長數度居間協商，爭議仍未平息。數位資深監委，認為「孫案」牽涉廣泛，監察院卻在對案情不細察及缺乏審慎評估局面下，決定交國防委員會處理，如果公開「孫案」造成不良後果，監察院將難向外界交代。但相對的意見卻認為，公佈「孫案」報告已蔚為民意壓力，黃尊秋依職權批辦，並無不妥，雖然交國防委員會處理，極可能造成「孫案」公開，但公開「孫案」是全台灣民意的要求，資深委員不須過慮。

三月三十日下午，監察院國防委員會舉行秘密會議，討論是否公佈「五人小組調查報告書」，兩分鐘後，即開放供新聞記者採訪。由於分發各委員的調查報告書重印本，臨時緊急剪去兩行文字，吳大宇委員發言要求公開當年油印本，以證實兩個版本無異。但主席謝崑山等認為涉及當年檢舉人姓名，檢舉人目前仍健在，當年原版本以不公開為宜。謝崑山保證兩個版本內容完全一樣。接著討論孫立人請願案和林純子委員提案。張文獻委員認為，委員會應先決定是否公布報告書，才能開始宣讀內容，以符程序。這時秘書處人員送來「孫案」報告書重印本，各報紙、電視、廣播採訪記者一擁而上，取閱調查報告。主席謝崑山表示：

「報告書都已被記者們拿走，自然公佈了，還有甚麼公佈與否問題！」他徵求與會委員無異議後，決議通過公佈「對孫立人將軍與南部陰謀事件調查報告書」。對應否同時公佈附件，以及是否推派委員組專案小組重新調查本案，與會監委經兩小時熱烈爭論，決議將調查報告

孫立人將軍晚年一心向佛。



內容函知孫立人，如孫立人有意見，監察院將循覆查途徑，重行調查本案。有關「孫案」報告附件，秘書處將調出後，置放於國防委員會，供委員參閱。②

監察院公佈的「孫立人將軍與南部陰謀事件關係調查報告書」，與陳誠等九人調查委員會所做的調查，兩相參照，主要不同之點是，五人小組認為「南部陰謀事件」僅為向當時的蔣總統呈遞改革部隊行政的建議書，並無如刑法第一百

條第一項的叛亂意圖，雖其擬議中的手段，顯屬違法，且富於危險性，惟因其缺乏叛亂罪之意思要件。另外，陳誠九人小組調查報告謂「已著手實行」云云，卷查亦無事實，因此，郭廷亮等極少數人，雖有刑責，亦難科以叛亂罪，至在押之極大多嫌疑人犯，或僅知有請願之醞釀，或僅為郭廷亮等聯絡之對象，多無罪責可言。^③

孫立人看完監察院五人小組調查報告後，初步的反應認為，該報告並不完整，他將申請監察院複查。他說：「他自己對國家與領袖的忠誠，不應受政工系統的誣陷。郭廷亮絕不是匪諜，民國四十四年五六月間，軍中也未發生「兵變兵諫」，所以，他說：「還他個人的「清白」是不夠的，對於受冤屈的部屬，亦應還他們「清白」。孫將軍對監察院調查報告中，刪掉許多當時檢舉他的當事人姓名，表示這不是對歷史負責的做法。孫將軍說：「事實就是事實，何必隱瞞。」他指責當年誣賴他及他部屬的人，是作風卑劣。孫將軍認為監察院五人小組，當時無法充分調查他的部屬，可能是受到壓力，他對此深感遺憾。他希望對國防部「違背事實」部分，申請監察院重新覆查。孫將軍說：「監察院只要根據事實，再秉公調查，這樣便可完全真相大白。」他再三強調：「報告中有任何不公平或歪曲的事實，我們都希望改正過來。」

孫將軍的長子孫安平為監察院公佈五人小組調查報告書，發表書面聲明，對各界支援的義舉表示感謝。他說：「二十二年來，報章雜誌時常出現有關家父孫立人將軍的消息與事略，有許多人在極度困難的情形下，為家父仗義而挺身直言，大家不但沒有忘記家父，隨着歲月

的增加，反而對他更加懷念。近年來，由於政治趨於民主，許多社會人士對家父之含冤和不自由，更加關心。許多立法委員提出質詢，而政府亦逐漸對家父的限制放寬。尤其是監察院陶委員百川多次表示家父是清白的，他更進而說明家父是忠於領袖的。去年更有許多人認為家父應該是「完全自由的人」，經過立法委員黃明和、蔡勝邦、黃主文及監察委員林純子等要求政府恢復家父之完全自由，並公佈監察院「五人小組調查報告」，以還家父之清白。國人的義舉，不但使我們至為感激，家父亦將永為懷念。……由於事情發生在二十三年前，如今家父已是年望九十的老人，許多過去的事實已無法完全記憶，很難再為自己辯護。」^④

九月二十二日，監察院經院會通過，孫立人將軍請求還給清白恢復名譽專案結案。二十三日派羅文富監察委員，趨謁孫將軍，說明結案的理由是將軍「並未失去自由」，孫將軍聞言，也只能苦笑矣。

輔仁大學歷史系教授尹章義說：孫立人案的開禁，對於孫的家屬、部下，對於執政當局，對於整個國家，都會有正面的作用，表現整個專制體制有鬆動的跡象。台灣正將歷史的包袱拋開，向著更開闊的未來邁去。^⑤

註 釋：

① 揭鈞著《小兵之父》第三三五頁。

② 民國七十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台北各報。

③ 民國七十七年三月三十一日聯合報。

④ 民國七十七年三月三十一日自立晚報。

⑤ 《孫立人冤案平反》第三二〇頁。

六、谷正文詳述「孫案」內情

從民國三十九年初開始，一直負責偵辦「孫案」的前國防部保密局偵防組長谷正文，在他退休之後，撰文回憶他偵辦「孫案」的經過，來龍去脈，敘述得非常詳盡。這篇「谷正文將軍回憶錄」，由他本人口述，黃正明執筆撰寫，在「獨家報導」周刊上連續分期發表。他還在各種公開集會場合，一再說明「孫立人案」的確是冤案，而被設計陷害的「郭廷亮等匪諜案」，也是爲了誣陷孫立人才製造出來的。以下是谷正文回憶錄中的摘要：

谷正文說：「就他的瞭解，「孫案」的發生，是軍中以彭孟緝爲首的黃埔系勢力，加上部分特務系統，有計畫的鬥垮非黃埔系的孫立人，奪取掌握軍中大權。」

「當時海軍政戰部第四科科长袁金貴向第十軍政戰部主任阮成章告密，蔣經國接到報告後，交保密局局長毛人鳳處理。」

「當天，毛人鳳就把袁金貴帶回中山北路住宅，十萬火急把我找去。一進門，毛人鳳便

對我說：「孫立人叛變，你好好問問他。」與袁談了兩個多小時，問題一直兜著轉，重複了不知幾次。」

「孫立人確實準備兵變，串聯的人員不多，而且沒有整體部隊加入……」向蔣經國報告一切狀況後，他只說：「這太兒戲了！」

「六月初，延後一年舉行的「秋校」在屏東舉行。彭孟緝又湊熱鬧地報告說：「虎頭埤砲兵的砲口都已經瞄準校閱場了。」結果派一百多名保密局人員，在山上守了半天，也沒發現甚麼異樣。」

「整個逮捕行動在南部結束時，僅有三十六人落網，被打得不亦樂乎，但是沒有一人承認兵變，後被送到台北「南所」拘禁審訊，蔣經國仍屬意由保密局進行。」

「這時毛人鳳的肺癌已經進入後期，加上我一再勸他不要涉入此事太深，免得日後惹來麻煩，讓他索性赴美治療，一直到十月一日才回國。」

「最後，事情落到了國安局特勤室主任毛惕園身上。」

「毛惕園把他的計畫提出來同我商量：『如果讓郭廷亮承認自己是匪諜，而其工作則是策反孫立人，結果孫立人也同意進行叛變，並交付經費供其串聯。』」

「郭廷亮願意的話，當然可行，不過，你得小心後遺症！」我並不相信毛惕園有這麼好的說服力，足以說服郭廷亮擔下一切罪狀。」

「而毛惕園之所以如此成竹在胸，原因仍是蔣介石低調處理的原則。毛惕園趁著毛人鳳

赴美就醫的機會，找了一個人頭，化妝成毛人鳳。」

「兩人向郭廷亮承諾，只要肯擔下匪諜罪名，則保證他在軍法審判時，得以無期徒刑結案，並在適當時機給予減刑、特赦。此外，政府還會照顧郭廷亮一家老小，並且給他一棟房子；而孫立人部分，老先生（總統）則保證不予追究。」

「事成之後，毛惕園與高采烈地來找我。當時『九人小組』已在陳誠、王雲五等人主持下，籌備完成。」

「得試一試，將來九人小組還要調查。」我對毛惕園能否妥善處理，還是心存懷疑。為求謹慎，我們一行人來到延平南路看守所，準備進行一場模擬審訊。」

「我差了一個人去把郭廷亮找來，自己則坐在會議室內，扮起了『主審官』，結果一句話都還沒問，整個事兒就泡湯了。」

「戒護人員以整理服裝儀容為藉口，對郭廷亮搜身時，在他的長褲襯裡夾層間，找到了一封申訴書。」

「內容大約是說，在九曲堂由阮成章負責的第一次偵訊，全是屈打成招；而毛惕園手上的筆錄，根本是在威脅利誘下所為，他為求自保，只得虛以委蛇，全部供詞均非事實。」

「看完了這封信，我搖搖頭就走了。毛惕園仍不死心地又找郭廷亮談了好久。兩個大男人談得涕泗縱橫，泣不成聲。」

「一個責怪對方，不該如此欺騙，口口聲聲說著自己如何費心安排，甚至連毛人鳳都說

服了，一切承諾還假得了嗎？」

「而郭廷亮則從頭到尾，大哭著自己是性命攸關，不得不如此。末了，毛惕園想了一個困擾他終生的方法來解決。」

「他寫了一封由『毛人鳳』和他簽名落款的保證書，把一切承諾白紙黑字地交代得一清二楚，還當面將這紙條保證書交給郭廷亮的太太。」

「軍事審判中，郭廷亮被判了死刑，後來改爲無期徒刑，至於減刑、特赦等承諾，則根本無法實現；而郭廷亮一家老小生活及住所問題，則由保密局出資三萬在劍潭附近買了一棟房子。」

「爲了房子吵翻天，最後在桃園買了個房子給郭廷亮一家大小住。同時，郭廷亮的特赦案也一直沒有下文，而郭廷亮的太太一連告了毛惕園好幾狀，弄得毛惕園丟了國安局「特勤室主任的少將缺不說，還被迫提前退休，試圖避開困擾。」，最後他透徹覺悟，遁入空門，在台北松山寺出家拜佛去了。」^①

註 釋：

① 《谷正文將軍回憶錄》之(78)及(79)，黃正明執筆，載於「獨家報導」周刊第三〇一期及三〇二期。

七、遲來的正義

台灣嘉義縣民鄭錦玉先生為孫立人將軍申冤，不顧自身安危曾一而再的上書蔣經國總統、李登輝總統、陳水扁總統及監察院委員們，請求平反孫立人案。監察院乃決議委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朱浚源博士就塵封四十多年的監察院監察委員曹啟文、陶百川、蕭一山、余俊賢、王忱華五人小組的「孫立人將軍與南部陰謀事件關係案調查報告」再作研究。朱浚源經多方調查研究，在監察院保險櫃中找到民國四十四年十月監察委員曹啟文等五人調查小組對孫立人案的調查報告原稿，並找出五人小組分別寫給蔣中正總統的信函，內容都明白指出孫立人案是冤案，孫立人無兵變叛亂意圖。朱浚源將其所作的研究報告送呈監察院審議。

監察院於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會議決議，推派監察委員趙榮耀、尹土豪審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朱浚源博士所提「監察院孫立人案調查報告文字失落部分委託鑑定研究報告」。趙、尹兩位監察委員於九十年一月八日將審查結果送監察院院會討論審議獲得通過。

監察院民國七十七年公佈的孫立人案調查報告有部分文字失落，經查明還原得知，孫立人案是國防部總政治部民國四十四年一月及五月間分別根據陸軍軍官學校少校校官孔惠

農、第十軍政治部暨陸軍步兵學校轉呈該校教材科中尉科員史崇惠、陸軍第十師政治部第四科科長原景輝等密報後成案調查。經監察院審議通過朱浚源博士所提對民國四十四年監察院五人小組對孫立人將軍調查報告進行再研究，確證孫立人當年並無叛亂意圖，郭廷亮亦非匪諜，正式為半世紀以來的孫立人案作一個歷史交待，還給孫立人將軍名節和清白。①

註 釋：

① 民國九十年一月九日台灣日報。

第二十九章 九十嵩壽

一、偷寫回憶錄

孫立人自被軟禁之後，他所受的冤屈已無處可以申訴，惟望他過去練兵作戰的經驗，能以留傳，供後人參考。他在緬甸叢林中的作戰紀錄，是叢林戰最佳的教材。他揉合中西軍事教育優點所獨創的練兵方法，是國家練兵建軍的優良範本。他想把它紀錄下來，可是這卻是當時政府所忌諱的，不僅不准他寫回憶，而且要把過去所有與他有關的文字紀錄，完全消滅，讓這段歷史成爲空白。

在三十二年幽居期間，他不能接觸任何人，也不能談任何事。後來他的四位子女先後從大學畢業，尤以么女太平頗有文采。孫將軍常在深更半夜，對子女們講述他一生求學做事奮鬥的經過及帶兵作戰的經驗，由太平筆記下來，加以整理，遇有疑問，再送請他修改。這樣日積月累，經過數年時光，始完成他的回憶錄，一直收藏起來。家裡「副官」，被蒙在鼓裡，毫不知情。

民國七十七年，孫將軍恢復自由之後，才能把他的回憶錄拿出來，交給東海大學柳作梅

教授及鄧超上校替他在文字上加以整理。

這時正是台灣翻案風掀起，各報爭相報導有關孫將軍的消息。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先生與孫將軍在東北作戰時相識，三十九年，余先生逃難來台，孫將軍愛其才能，聘為高級幕僚，有意推薦他擔任陸軍總部重要職位，未獲上級批准，余先生憤而自行開創新聞事業。而今知道孫將軍回憶錄要發表，中國時報樂意提供版面，經雙方簽約，由中國時報自七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起獨家逐日刊出《孫立人回憶錄》，獲得海內外讀者熱烈迴響。

在這期間，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曾為慶祝孫將軍九十華誕，致送賀儀五十萬元新台幣，孫將軍當即退回，婉拒接受。

《孫立人回憶錄》在中國時報連續發表二十餘萬字，至孫將軍交卸新一軍軍長職務為止。後續十餘萬字的訂正工作，因孫將軍年事已高，尚未完成，中國時報決定發表至此告一段落，同時致贈稿費新台幣一百萬元。孫將軍原本要退回，前清華大學訓導長洪同教授在旁說：「過去余先生致贈禮金，你可以拒絕，現在致送的是稿費，你應該接受。」最後孫將軍決定將這兩百萬元稿費，全數捐贈給清華大學，用來為國家培植人才。清華大學特設立「孫立人獎學金」，自民國八十年起，開始第一次發放，除台大、交大、成大、師大及清華大學各設一名獎學金外，北京清華大學也設有名額。每人獎學金為新台幣兩萬元，資助各校優秀清寒學生。

一一、將軍老矣

孫將軍恢復自由之後，內心舒坦多了，生活亦過得愉快。數十年都不得一見的親朋故舊，而今紛紛登門拜見，暢敘離情積愆，重拾舊誼。在國外的子女們，也都攜兒帶女，回家團聚，看到孫兒們天真活潑，更令老將軍寬慰。於是身體漸漸胖起來，體重增加了兩公斤，原來嘶啞的聲音也較前宏亮，晚境能有如此順心，過去的困厄也就逐漸淡忘了。

但孫將軍一心所關懷的，仍是他的國家和他的部屬們，對於他的部屬們所受的冤屈，他希望政府能還他們清白，給予他們補償。而他自己現在年歲已高，身體衰弱，雙手發抖，不能執筆，視力減退，閱讀困難，耳朵不靈，失去聽說能力，他已無力再為他的部屬能做甚麼事哪！因「孫案」坐牢的舊屬們，心內一直有股憤懣難平之氣，幾乎想發動街頭抗議遊行，請求政府當局賠償冤獄，前來徵詢孫將軍意見。孫將軍總是安撫他們說：「不要難過，他們原是想懲我，卻先苦了你們。」還勸阻他們說：「一切要以國家安定社會和諧為重，自己受的委曲已經過去了，不要走上街頭，增加政府困擾。」孫將軍這番愛國的苦心，逐漸獲得多數僚屬們的理解而認同。

新一軍的老幹部及第四軍官訓練班的學員生們，爲了聯絡感情，組織「立新社」，來爲這批老兵們謀福利，推選徐靜淵任會長，樊仲英任總幹事。一天，徐會長偕同樊總幹事去見

孫將軍，報告他們組織「立新社」經過。孫將軍當即指示他們要遵照下列三項方針去做：

「(一)沒有國，那有家，處處要以國家爲重。(二)做事要憑良心。(三)不要與任何政黨掛勾。」

前砲兵第三團團長伍應煊上校，廣東人，是一位優秀的留美軍官。民國四十年全國陸軍運動大會上，他率領一隊新軍健兒們，赤膊紅短褲，從台南鄭成功廟點燃火把，跑步到鳳山大操場，在全軍熱烈歡呼聲中，他把這一支成功聖火，獻給最高統帥老總統，以表達全體陸軍官兵對領袖的效忠，蔣總統親自接受這支聖火，隨即傳遞給站在身旁的孫立人將軍，當時在場官兵無不感奮，歡呼雷動，伍應煊上校完成這一壯舉，意氣風發，大家認爲他將來一定前途無量，就是因爲他是孫立人的愛將，「孫案」發生時，也藉故把他關起來，斷送了一生前途。後來他到美國洛杉磯經商，聽到孫將軍恢復了自由，帶著妻子回國，去台中探望孫將軍。孫將軍見到伍應煊，又自責起來，認爲像伍這樣優秀的軍官，因爲他的緣故，不能報效國家，深表遺憾。伍應煊對孫將軍說：「我們所受的委曲，不但對你毫無抱怨，反而因爲我們做過你的部下，終生以你爲榮，感到無比驕傲！」

有一位老部下，一天去見孫將軍，數說蔣介石怎樣的不對，他以爲這些話可以討好老長官，那知道孫將軍聽後大爲不悅，當面指責他說：「蔣介石豈是你可以叫的！」

又有一次，坐了十五年牢獄的潘德輝陪同一位美國新聞記者去見孫將軍。潘德輝開口閉口就是「Damn Chiang!」「Damn Chiang!」，「蔣介石長，蔣介石短。」孫將軍的民族自尊心最爲強烈，他最不喜歡中國人在外國人面前說自己政府的壞話，當時他瞪目怒視著潘，使

得潘德輝不敢再說下去，這是潘德輝事後常向人提起的一樁親身經歷的事。

當國防部部長鄭爲元來探望時，孫將軍並不要求自身的自由，也不訴說自身所受的冤屈，卻請他派醫護人員去照顧臥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舊日袍澤李鴻將軍，同時訴說前新三十八師副師長葛南杉患病成爲植物人的可憐情境，要鄭部長設法救助。

三、華誕慶祝會

孫將軍恢復自由了，他的舊日袍澤聽到之後，無不歡欣萬分，三十多年的隔絕，每個部下都想能見他一面，舒解內心的思念情懷。

民國七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陰曆十月十七）是孫將軍八十九歲誕辰，大家集議，認爲依照中國人的習俗，做壽是做九不做十，準備爲老將軍做九十大壽。當潘德輝面報大家要爲他做壽時，孫將軍一口拒絕說：「我不做壽。」潘德輝頂他一句說：「是我們許多老部下要爲你做壽，答應與否，我們都要做。」

爲孫將軍公開祝壽的活動，很快就得他的門生故舊熱烈響應。在開始籌備期間，潘德輝去見前台灣防衛總司令部副總司令舒適存將軍，報告爲孫將軍祝壽的緣由，並請他擔任籌備會主委，屆時主持祝壽大會，舒將軍毫不猶豫的回答：「這個意思很好，我雖然年逾九十，



民國七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農曆十月十七日）
孫將軍九十壽辰，三十四年來第一次以和煦的笑容
與前往賀壽的親朋故舊見面。



左：民國七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孫立人將軍與前往主持慶壽大會之
舒適存老將軍見面擁抱的鏡頭。在
旁為潘德輝（左）。

身體也不好，到時我走不動，也會爬去主持。」並一再叮嚀要好好的籌備。

舒適存，湖南人，中等身材。陸軍大學第二期畢業後，一直追隨鄭洞國將軍做事，鄭洞國任新一軍軍長時，舒任參謀長，與孫立人將軍並肩作戰，是印緬戰場上的老戰友。舒將軍在作戰時，隨身不忘攜帶一本木刻宋字「唐詩合解」，一有空閒，便拿在手中誦讀，他在印度「遊大吉嶺」一首詩，氣魄雄偉，官兵傳誦：「忙裡偷閒上翠微，看山猶白著征衣，西陲天塹誰拋卻，幾度低徊不忍歸。」^①

孫立人將軍愛其才，邀舒來台共事，舒將軍於民國三十八年五月，由上海飛台，出任陸軍訓練司令部副司令。是年秋，台灣防衛總司令部成立，舒奉派為副總司令兼參謀長，並兼台灣防衛工事建築督導處處長，對於初期台灣防衛工事之設計與構築，有很大的貢獻。後來因為孫將軍未能接納他的意見，引身而退。舒將軍在他的回憶錄中，有這一段記述：

「陸軍總司令兼台灣防衛總司令孫立人，我任駐印新一軍軍參謀長時，他是新三十八師師長，由於他的邀請，我得順利來台，此情可感。然而他性情固執，對國防部命令，常延不執行。我曾面進諍言，不被接受。我又用書面條陳和衷體國的意見，亦未被採納。我更在總部會議時，公開質詢。他說：「這個由我負責。」我既盡了言責，就「不可則止，無白辱焉」了，旋即辭去參謀長兼職，於四十一年，我奉調為國防部戰略計畫委員會委員。……」^②

舒將軍對孫將軍三諫不從而去，但從未對孫有任何怨言，也就因此而未受到「孫案」的牽累。到了台灣政治氣氛稍能允許為孫將軍說話的時候，他立即挺身而出，領導「印緬戰友

臺灣省 (1) 衛 (2) 司令部 (3)
 日 月 (3)
 曾 語 用 兵 之 道 最 忌 勢 力 竭
 兵 了 決 于 臨 機 而 地 勢
 善 由 于 平 日 古 今 未 莫 妙 于
 附 其 此 月 如 術 甚 脛 抄 其 展
 推 絕 審 電 明 也 勢 力 尚 情

孫立人將軍抄錄曾胡治兵語錄手跡。

⑤

（ ）部令司衛防省④

先王
 以
 待
 敵
 之
 出
 我
 以
 逆
 起
 之
 由
 之
 上
 乃
 必
 勝
 之
 道
 善
 之
 敵
 求
 我
 而
 我
 以
 釋
 別
 勤
 以
 逸
 待
 勞
 以
 整
 正
 待
 散
 必
 勝
 之
 道
 也
 壽
 之
 謀
 至
 計
 總
 其
 平
 矣
 慶

聯誼會」爲營救孫將軍而努力。

十一月二十七日上午十一時，來自美國、澳洲、東南亞、中國大陸、香港、全省各地敬愛孫將軍的人，紛紛趕到，進入會場，把台中市中正國校大禮堂樓上樓下擠得水洩不通，人數有五千多名。台灣省主席邱創煥、台中市長張子源、立法委員胡秋原、許榮淑等政府官員，也親來祝賀。李登輝總統、行政院俞國華院長等政府首長送來祝壽賀詞，掛滿了禮堂四壁。會衆情緒非常熱烈，場面真誠而感人。

十點四十分，孫將軍由家人和籌備人員陪同進場，門口站一老兵，見到孫將軍，立即跪倒在地，連叩響頭不停，口稱：「總司令好！多年不見了！」家人忙把他扶起。孫舒兩位老將軍久別重逢，相擁而泣良久，立刻激起全場狂烈的鼓掌與問候聲。大家望見孫將軍白髮蒼蒼衰老的容顏，情不自禁的熱淚盈眶。三十年悠長的幽居歲月，已把當年氣蓋山河的英雄摧殘老了。

孫將軍和晶英夫人坐在講台的正中，安平、天平兄弟侍立左右。孫將軍身著藍色西裝，數度激動地站起來，向大家舉手示意，眼神中噙著淚珠晶瑩，很多人忍不住眼淚直流，一再用手帕擦拭淚水。

祝壽儀式開始，九十二歲高齡的舒適存將軍，以渾厚宏量的湖南鄉音，站在台前致祝賀詞，他特別強調：

「在我國的歷史上，郭令公（子儀）號稱七子八婿，福祿壽考，活了八十六歲。乾隆皇帝自號十全老人，活了八十八歲。我們的孫老將軍現在是九十大壽，他有四個優秀的子女，和這麼多敬愛他的袍澤和朋友，他的福氣已超過了郭令公和乾隆皇帝，這就是「天道好還，常與善人」的天理。」

舒將軍致詞後，女青年大隊十位代表上台為孫將軍朗誦祝壽詩。這批當年軍中的花木蘭，而今都已是做祖母的人了，可是她們響亮的歌喉，齊聲為「孫立人將軍九秩嵩壽而歌誦：

將軍，敬愛的將軍！

殘害忠良的悲劇不斷重演，

忠臣義士反而受盡了煎熬！

冷酷地面對著夕陽殘照，

卅多年，卅多年了！

夢魘緊壓著您和您的僚屬，

四週迴盪著陰森的狞笑，

終有一天——

終有一天撥雲見日，

春秋大義把沉冤洗掉。

將軍，敬愛的將軍！

您是我們的導師，

您使我們感到榮耀，

欣逢您九秩華誕，

恭祝你松鶴遐齡，期頤壽考。

接著由晶英夫人與安平向大家致謝詞，孫將軍也以蒼啞的聲音向大家說：「我很好，謝謝大家。」

在齊聲高唱「生日快樂」祝壽歌後，全場響起了：「將軍萬歲！」「總司令萬歲！」的歡呼聲。

切完蛋糕後，孫將軍由家人護送回家，祝壽的人們，親眼看望將軍的心願已經獲償了，大家平靜地散去，一場期盼了三十二年的聚會，圓滿順利地結束。孫立人將軍的清白和榮譽，再度獲得國人的肯定。

籌備這次祝壽會出力最大的前新一軍情報官潘德輝，於當晚結束會後，回到孫府。孫將軍非常慈祥的問他：「潘德輝，你為何老是做傻事？」潘德輝以頑皮的口吻反問道：「仲公，你今天快樂嗎？」孫將軍毫不思索的答道：「我太高興了，數十年來，今天最快樂。」潘德

輝仍以開玩笑的口吻說：「仲公，我做傻事的目的已經達到了。」引起在坐的十多人哈哈大笑。

這次慶壽會，孫舒兩位老將軍重逢時熱烈擁抱的鏡頭，已給參加壽慶的袍澤們留下難忘的感人印象。舒將軍會後致孫將軍信說：「吾儕一晤，已足千秋」矣！舒將軍又將其回憶錄「如此一生」贈送孫將軍，書面上題了這樣一段話：

「我在自由世界裡，獲保首領以歿，全出孫老將軍之賜。近讀友人詠李廣詩云：『飛將勳名天下知，朝廷終恨少支持，漢家本與功臣薄，不是將軍老數奇。』感慨系之！」

關於祝壽的活動，國內外媒體都有大幅報導，十二月二日中央日報，以「為將軍壽·意義非凡」為題，發表評論說：

「對於過去這一段歷史，經過監察院公佈當年的調查報告，並為新聞媒體一再檢討後，可說是水落石出，真相大白。更重要的是，孫立人將軍對國家、民族、領袖的忠貞，再次受到各界的肯定與感佩。」

「誠如古詩所說的：不容青史變成灰。孫立人將軍在抗日戰事，戡亂時期的彪炳戰功，以及在政府遷台初期，對安定台灣，整軍經武的赫赫成就，絕不會因民國四十四年這一段曲折而有所損傷。」

註 釋：

- ① 呂德潤撰〈駐印軍的將星群〉一文，載於重慶大公報。
- ② 舒適存回憶錄《如此一生》，自印本。

四、岫巖玉鼎獻壽

在孫將軍九十壽慶過後不久，一個天氣晴朗的上午，遠在東北的老戰友們，合送給老長官一隻岫巖玉鼎的壽禮，自瀋陽空運到廣州，由住在廣州的前新三十八師重砲營少校連長周家楣，派他的小女兒周平和女婿郭眉專程送到台灣，找到新一軍老同事潘德輝與政工隊員阮麗雲陪同前往台中孫府，走進大門之後，他們看到孫將軍正在與家人圍觀九十壽慶的錄影。他們當將這隻一呎高的岫巖玉鼎捧著呈獻給孫將軍時，說明這是留在東北新一軍老部下共同協力贈送的。他們現在散居東北各地，有的是大學教授、講師和研究人員，有的是醫師、護士和演藝人員。當這些老部屬聽到老長官做壽的喜訊後，大家集議要合資買個玉鼎作為壽禮。當他們在大陸某玉石加工廠尋找到這個美好的玉鼎時，原來標價人民幣二千元，當時經理見年老的顧客們結伴而來，好奇地問他們買去作何用途，這些新一軍的老戰友們照實說來，是要帶到台灣為老長官孫立人將軍祝壽的禮物。這位經理毫不猶豫的說：「那麼就只算點工資

就好了。」自動把價錢減為六百元。

這些老部下在印緬戰場遠征時，與孫將軍出生入死，袍澤情誼深厚。四十多年別離，不但沒有淡忘，反而久別情深。他們萬里迢迢越過海峽送來這個岫巖玉鼎，實足表現這是從他們心底深處，流露出他們對老長官的真誠懷念。

五、英美戰友祝嘏

英國史林姆將軍 (Gen. Slim) 在緬甸作戰初期，是英軍第一軍團長，當英軍第一師被圍困在仁安羌危急時，孫立人將軍應他的請求，率師將英軍解救出圍，此一英勇戰績，使史林姆對孫將軍的指揮才能，非常欽佩。

他的兒子小史林姆，當時是一個青年軍官，在印度藍伽和蘭琪 (Ranchi) 曾在孫將軍麾下工作過，孫將軍對他非常好，自是之後，兩家往來甚為密切。多年前，他曾來過台灣，想盡辦法，要去看看孫將軍，但是那時政府不允許，這種阻擋使他非常憤怒。現在揭鈞教授寫信告訴他，孫將軍自由了，使他喜出望外。他實在太高興了，立即寫信給孫將軍，祝賀他的壽辰，希望他過個愉快的生日。

史林姆子爵 (Viscount Slim) 寫給孫將軍的信是這樣的：

孫將軍：

從您義子揭鈞來信，知道您自由了，使我無限高興，過去數年中，我曾經去過台灣多次。每次都向政府當局，要求去看看您，但是都被政府拒絕了。我那時心裡非常難過，回想您和家父長期愉快的相處，及您對我們家裡深厚的情誼，未能拜訪到您，令我非常失望。如果我再到台灣，一定前去拜訪您！

給您寫這封信，我為您的嵩壽而慶祝，祝您生日快樂。同時再度報告您，許多英國陸軍海軍和空軍的戰士們，對您在緬甸作戰的豐功偉績，及對家父和我軍的援助，永遠懷著崇高的敬意。

我同時代表史林姆家族，及緬甸戰友聯誼會的每一位戰友，寄上生日的祝福。在明年的大餐會上，我會將您恢復自由的好消息，告訴大家，讓每一位在倫敦奧柏特大廳（Albert Hall）裡的戰友，同時為您歡慶！

熱情地祝福您！

史林姆（簽名）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九日

另有一位美國退役軍人郝比克（John C. Habecker），在印緬盟軍聯合作戰時，曾在史

迪威將軍總指揮部中與孫將軍見過一面，但他一直尊敬孫將軍。幾年前，他來台灣參加雙十國慶時，曾請求去看望孫將軍，官方對他說：「孫將軍住在南部，身體欠佳，不宜去見。」現在他從「緬星雜誌」(Burma Star Journal)中，得知孫將軍恢復自由的消息，令他非常高興而振奮。他寫給揭鈞教授的信中，敘述中美盟軍聯合作戰一段經過說：

「我是他解救出來的盟軍，撤退到印度以後才認識他的。在圍攻密支那前六星期，我是史迪威將軍的空軍聯絡官，駐紮於緬北指揮部，對您義父孫立人將軍，我是永遠感激。由於他的勇氣與鎮定，他堅強而有戰力的三十八師，在密支那北與五千多日本強敵奮戰，將敵人力量分散，無法達成主要攻勢。孫將軍固守加邁 (Kawmaw)，切斷日軍進攻路線，但敵人之攻勢猛烈，比中國軍實力強大十倍以上，孫將軍堅守陣地，不失守土，其精神可佩。那時史迪威將軍估計日軍只有五百名，沒想到他們來了五千人以上。中美聯軍由於長期行軍，疲憊不堪。我們才從原始森林出來，又遇到雨季，美軍方面的看法，是無法擋住任何的進攻，沒想到中國軍隊不但堅守了陣地，而且日軍死傷慘重。簡而言之，我們許多美國軍人，感謝您義父孫立人將軍及他那不怕死的卅八師。」

孫立人將軍和他率領的官兵所代表的中國軍人捨己救人和不怕死的精神，永遠活在英美

印緬戰友心中。①

註 釋：

① 揭鈞著《小兵之父》第三七九—三八五頁《人情無國界》。

第三十章 中華從此無將軍

孫立人將軍終生最懷念的，是跟隨他戰死在疆場上的戰友。他總認為這些為國捐軀的烈士們的忠骸，應該得到安葬，他們的忠魂，應該受到超度安靈；他們的遺族應該得到扶養教育。

孫將軍在印緬及大陸作戰期間，大軍所到之處，無論是雷多、密支那、臘戍、新維、廣州、長春等地，他都建立新一軍陣亡將士公墓，安葬歷次戰役陣亡將士們的忠骸。他認為這些事都是他對為國犧牲的部屬們應盡的職責而未有完了的心願，一直到他晚年，他雖已衰老了，他還要盡他一己力之所及，去完成他未了的心願。

一、修復齊學啓將軍墓園

四十多年過去了，歲月的風風雨雨，並未磨去孫將軍對死去多年的戰友齊學啓的懷念。民國七十七年春，孫將軍恢復自由之後，立即派舊屬彭克立將軍乘回鄉探親之便，前往湖南

岳麓山查看齊將軍墓園。當孫將軍得知齊將軍墓地在中共文化大革命時已被紅衛兵拆毀，幾乎湮沒，悲慟異常。經邀集舊日袍澤，湊足六千美元，委託彭克立與劉立忠兩人，攜款赴湘，與湖南省有關部門洽商重建齊將軍墓園事宜。修復墓園歷時三個月，於七十八年十月完工。七十九年一月七日，湖南省市有關人員與齊將軍親屬友好六十多人，來到齊將軍墓地，舉行公祭，安慰英靈。①

孫將軍爲了表達他多年來的哀思，特爲齊將軍墓園重建撰寫一篇「墓園記」，刻石立碑，樹於墓前，以供後人憑弔：



齊學啓將軍遺照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三月八日，陸軍少將前新三十八師副師長齊公學啓被刺於緬甸仰光之日軍戰俘營。是月十三日以傷重逝世。公之死，去緬境之解放曾不數旬，距盟軍之全面勝利亦只五月，公雖知日寇之必亡，而已不及見矣。溯自日寇入侵，生靈塗炭。民國三十一年，我新三十八師奉調入緬，與盟軍並肩作戰。四月十八日，我以一團之眾，擊潰十倍之敵於仁安羌，解英軍七千餘人之圍。是役也，中外震動，而公臨陣之績實偉。方當乘勝追擊，而盟軍之戰略遽變，公乃率部殿後，掩護友軍轉進。及任務完成，復

報命於第五軍指揮部。歸途遇傷病袍澤，不忍棄去，敵騎大至，眾寡懸殊，創重援絕，遂被俘焉。

公之羈於仰光中央監獄也凡三年。三年中，敵偽勸降，無所不用其極，公心堅金石，不屈不撓，獄中同志及英美受難戰友數百人，皆欽佩動容，尊之為精神領袖，視之為光明象徵，故卒以此見害於敵。

世之人或以公之在仰光獄與文天祥之在燕京獄相提並論，其浩然之氣與夫所以塞蒼冥立人極者，固無有異也。公之靈柩歸葬故里，余曾親為執紼，並為輓辭以述哀。公之葬地在岳麓山之陽，與黃公克強、蔡公松坡兩先烈，隔壠相望，湖湘人傑，後先接武，可謂不忝者矣。

公墓道廢圯，誌表無存，當日袍澤決議重修，所以懷舊德彰忠蓋也。以余為知公者，囑為數言，以紀其事。余聞之：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余則過時而悲。嗚呼！死生陵谷，公與諸公俱往矣，神騎箕尾，名在日月，故將與麓山湘水同乎不朽，而余以老耄猶能執筆為文，有深幸焉，而亦不能不有深慟也。」

生與死是友誼的試金石，這兩位將軍的友誼，已超越了生與死的界限。古人所謂「一死一死，乃見交情，一死一生，交情乃見。」這種生死不渝的人類最真摯最珍貴的感情，足以為後人的楷模。②

註 釋：

- ① 齊新撰〈孫將軍義重桃園〉一文，載於《孫立人將軍永思錄》第一三九—一四〇頁。
- ② 曹濤撰〈當代管鮑，儒將風範〉一文，載於《孫立人將軍永思錄》第二三三—二三七頁。

二、李邦欽遺孤

民國二十六年，抗日戰爭爆發，孫將軍擔任稅警總團第四團團長，李邦欽任該團第一營營長。十一月三日，孫將軍在守上海蘇州河防線時，被敵寇槍榴彈炸傷，於昏厥中，被送往上海醫院救治。部隊交由李邦欽營長指揮，後來李營長，也因受傷，被人由火線上扶了下來。李營長忠勇負責，他發現所部機槍陣地佈置不當，又留下來指揮，不意被流彈擊中要害殉國。當時老百姓非常愛國，自動捐出棺木，李營弟兄將營長忠骸匆匆草葬於戰場。孫將軍並囑咐部下，將李營長葬地繪製地圖，以便將來設法把他的遺體送回湖南故鄉安葬。

孫將軍傷癒後，在長沙重整稅警總團，得知李邦欽營長眷屬住在長沙，孫將軍經常親自或派人去探望他們，後來部隊調往貴州獨山，加上時局兵荒馬亂，就失去了連絡，一直到長沙會戰，李家逃難到重慶，才又連絡上了。這段期間，孫將軍每次到重慶，總叫人來找李家人去見面，並拿錢給他們家用。抗戰勝利後，孫將軍率部隊在東北作戰，李家回到長沙，又

失去了連絡。

三十八年大陸局勢動盪不安，這時李邦欽的兒子李嚴已是高中三年級學生，正在徬徨不安，李營長過去的一位同事來看李太太說：「孫將軍曾經找過你們，到處找不著。現在孫將軍在台灣，快跟他連絡，還來得及。」於是李家寫信給孫將軍，很快就連絡上了。孫將軍回信要李嚴趕快去台灣。

李嚴從廣州坐船到達基隆，住在旅館裡，孫將軍派隨從參謀潘申慶接他到鳳山，在辦公室見到李嚴。孫將軍叫李嚴走到身旁，仔細端詳一番說：「你長得好像你父親。」李嚴七歲時，李邦欽陣亡，他父親長得何等模樣，毫無印象，現在聽了，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觸。孫將軍看李嚴身體瘦弱，就叫丁長富副官送他去檢查身體，當天孫將軍下班時，就帶李嚴一同回屏東公館住。

三十八年秋，一天晚飯後，孫將軍和潘申慶秘書在庭院裡乘涼聊天，潘秘書就問李嚴：「李嚴，你如何稱呼司令官？」李嚴答道：「我不曉得，我沒有叫過他司令官，也沒有叫過孫伯伯。」潘秘書就說：「司令官是你父親的長官，你是晚輩，司令官對部屬的子女，視同己出，所以你對司令官應執子輩之禮，你應該叫司令官爲義父。」李嚴笑了，望著孫將軍也在笑，就叫了他一聲乾爹。

三十八年十月，陸軍訓練司令部在鳳山五塊厝代訓海軍一批學生一百五十人，孫將軍就安排李嚴同這批海軍學生一起受訓，三個月入伍訓練很快就過去了，這批入伍生穿著潔白的

海軍制服回左營上課去了，只有李嚴一人留了下來，心裡很不是味道。這時候，代訓他們的隊長把李嚴叫去問道：「他們都是高中畢業生，年齡一樣，海軍官校又是大學教育，既然你跟他們一起受訓，爲甚麼不去進海軍官校？」李嚴想了一想，很有道理。於是李嚴就跟乾爹說：「我想進海軍官校。」孫將軍說：「我是陸軍，你爸爸也是陸軍，爲甚麼不當陸軍，要去當海軍？」李嚴回答說：「陸軍要打野外，很辛苦，海軍制服漂亮。」孫將軍聽了，哈哈大笑。就叫隨從秘書潘申慶帶李嚴去海軍官校報到。校長郭發鰲將軍對李嚴說：「你要用功讀書，守規矩，如果考試及格，就准你繼續讀，否則必須退學。」李嚴苦讀了一年，正式成爲海軍官校四十二年班的學生。四十二年二月一日畢業，掛著海軍少尉官階，帶著幾分希望，幾分傲氣，走出官校大門，上了軍艦，從此開始了海軍生涯。

「孫立人事件」公佈之後，李嚴仍在艦上服務，雖未受到牽累，但卻得到一些特別照顧。由於這些特別照顧，激發他去考大學研究所的志氣。經過五次挫折，終於在第六次，他考進了中央大學天文研究所。民國五十五年，李嚴中大畢業，九月十八日在台中教師會館與白璧女士舉行結婚典禮，孫將軍是主婚人。那一次，恐怕是他幽居期中唯一的一次，在公開場合露面了。

李嚴說：「婚後第二天，妻和我要趕去台北，準備出國深造。當晚，乾爹、乾媽、中平弟妹們，和我們一起共進晚餐。飯後，乾爹和弟妹們又親自送我們去火車站。我們默默地站在月台上，緊緊地握著手，等著火車離開。乾爹一再叮嚀：『在外求學，要好好保重身

體。」最後，火車動了，慢慢離開了車站，我頻頻回首，看到乾爹仍舊留在月台上。這一剎那，親情離緒，一起湧上心頭。十幾年來的慈愛與關懷，親情似父，如今一別，何日再沐慈暉？忍不住，我終於流下了眼淚。」^①

李嚴在國外獲得博士學位後，一直留在加拿大學校裡從事教學研究工作。二十四年後，李嚴的兒子已在英國完成大學教育。七十七年，李嚴兒子回國在劍潭海外青年活動中心學習中文，李嚴特別交代他，要他去台中看望孫爺爺。孫將軍發現那孩子完全不會說華語，卻一再表示決心，要親往大陸尋找他祖父李邦欽的忠骸。孫將軍深為這孩子的孝心所感動，卻耿耿心他心願難償。這孩子卻滿懷信心表示說：「我不會說華語，但可以帶個說華語的幫助我。」孫將軍也不禁深慶故人有真正的孝子賢孫了。

註 釋：

① 李嚴撰〈悼一位慈祥的長者——義父孫立人將軍〉一文，載於《孫立人將軍永思錄》第三三九—三四二頁。

三、張琦烈士的勳章

民國三十一年四月十九日，孫立人將軍親率新二十八師第一一三團，在緬甸仁安羌，為

解救被日軍包圍的七千多英軍，對日軍展開黎明攻擊，第二營營長張琦率全營官兵奮不顧身，向前勇猛衝殺，我軍攻佔的敵陣，三得三失。這時張琦營長身受重傷，仍堅持不退，繼續指揮官兵向前衝，因流血過多，及至送到英軍救護站，竟壯烈成仁。當時孫師長立刻命令劉放吾團長指派蔣元妥為埋葬張營長忠骸，並告訴蔣元，要將埋葬地點，繪製要圖一份，標記清楚路標的號數。

四月二十二日，因盟軍戰事逆轉，我軍撤離仁安羌五十餘英里，當晚孫將軍手令指示：「一、工兵營連夜造棺木一個，二、着一三團派步兵一排，配屬戰車二輛，醫官一員，擔架一付，統歸蔣元指揮，前往仁安羌，搶運張營長遺骸。」蔣元連長遵照指示，把張營長遺骸搶運回來。他回報師長，孫將軍非常悲痛地對蔣元說：「張營長遺骸如果不運送到他的家裡，我對不起他的父母。」當面交代蔣元負責辦理。後來戰況急遽轉變，全師從緬甸匆促撤往印度，蔣元未能完成這項任務，孫將軍終生引為遺憾。^①

第一次保衛緬甸戰役結束，新三十八師因在仁安羌救援英軍出圍有功，美國政府頒贈孫立人將軍豐功勳章。同時追贈殉國的張琦營長銀星勳章一枚。孫將軍代為領受，並親自保存著這枚勳章，他要帶回國交給張琦家人。從抗戰勝利到政府遷台，及至民國四十四年，孫將軍失去了自由，卻始終沒有找到張琦烈士的遺屬，那枚勳章一直留存在將軍身邊。

民國七十七年三月，孫將軍恢復自由後，他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要把他保存了半個世紀的這枚勳章交給張琦烈士家人。他期望國防部將壯烈犧牲的張琦營長，列入忠烈祠祭祀，

頒發褒揚令及撫恤金，並派人去香港將勳章轉頒給張琦烈士親屬。孫將軍這四項願望經中時晚報刊登出來後，舊日袍澤蔣元是張琦營長的湖南祁陽同鄉，及旅居澳洲的胡德華是張營長的副營長，他們兩人分別寫信給湖南祁陽縣政府、公安局及親友，查詢張琦的遺屬及家庭情況。後來接到答覆，知道張琦的母親及父親已在民國五十年及六十二先後亡故，張琦遺有一獨生女張錦蘭，嫁婿楊德規，現服務於祁陽縣標準計量管理所，係科技人員。關於張琦家屬的遭遇，張錦蘭寫給蔣元的信中說：

「我是張琦的獨生兒女，我父親爲我取名爲黔南，因我出生在貴州獨山，母親帶我住過八寨蓮花莊。那時我只有幾個月大，母親時常告訴我，我沒到十個月，父親犧牲了，母親守了三年服，改嫁，以後祖父母帶大我。祖母脾氣大，我受了不少折磨。我將近十二歲開始讀書，讀了五年書，邊讀邊務農，由於祖父母年老，重男輕女，再也沒有讀書，務農爲生。我這半輩子，一無父愛和母愛，又無兄弟姐妹支援，孤孤單單過生活，想起我過去的生活，淚水只能往肚裡流。……」②

蔣元接到張琦女兒來信，就去報告孫將軍。老將軍知道後，深感欣慰，立即從箱匣中找出張烈士的銀星勳章，命蔣元返鄉探親時，帶回祁陽，轉頒給張烈士的獨生女兒張錦蘭。

蔣元經多次向國防部申請，除將張琦烈士列入忠烈祠祭祀一項得到批准外，他要求按照國家已定的抗日陣亡烈屬的撫恤辦法，一次發放一筆從優的撫恤金，給這位締造仁安羌大捷，壯烈殉國，揚威異域的民族英雄的遺孤，以及頒發褒揚令，都未得到結果。最後孫將軍致贈

慰問金五千元，連同美國頒贈的一枚銀星勳章，交由蔣元帶回湖南祁陽，致贈給張琦烈士的女兒張錦蘭手中。^③

註 釋：

- ① 蔣元著《鷹揚異域紀實》一書中附註之一，自抄本。
- ② 許遜著《百戰軍魂》下集第二六三—二七一頁，附錄二〈遲遲未頒的勳章〉。
- ③ 蔣元撰〈我最敬仰的長官孫立人將軍〉一文，載於《孫立人將軍永思錄》第一五一頁。

四、王國華的一隻皮箱

民國三十八、九年間，從大陸逃難來台的人們，一時找不到住所，祇好投靠親友，暫時寄居在親友家裡。當時孫立人住在台北市南昌街，他的公館裡也擠滿了親友，在他家裡吃住，一直等到找到住所之後，才搬離出去。其中有一位是清華同學王國華，兩人在校時意氣相投，曾在一起組隊打籃球，且結拜為兄弟。王國華逃難到了台北，就住在孫府。當時住在孫府的還有孫清波等幾位清華同學，大家朝夕相處，談笑歡樂，又恢復到少年時的情景。

王國華從孫公館搬出時，曾將一隻大皮箱留存在孫家，一直沒有拿走。其後不數年，孫

將軍被黜，形同囚禁，三十幾年間，親友都失去了訊息。這隻留置在孫府的皮箱子，王國華自己都可能忘了，等他過世之後，子孫更無人知曉。

民國七十七年，孫將軍恢復自由之初，打聽到王國華已經去世，他的兒子王家聲現在高雄中山大學任教授，遂輾轉託人帶口信，請王家聲去台中孫家，取回他父親留存的一隻箱子，了卻孫將軍一直惦記的一樁心事。

到了暑假，王家聲偕同妻子黃碧端驅車到台中向上路孫宅，應門大漢進去通報，他們夫婦站在門前等候，未久看到孫將軍從庭院一端的小徑走了過來。步履安穩，遠遠地帶著微笑，是一位極度清雅而祥和的老人。當時他穿著格子襯衣，米色長褲，腳上穿雙跑鞋，是非常輕便的打扮，他的臉色紅潤，幾乎沒有甚麼皺紋。

孫將軍和顏悅色地接待他們倆人，讓到客廳裡就座，和他倆閒話家常，詢問他們夫婦近況，並追述往事，講了兩三個鐘頭。當孫將軍知道他們兩位都是從國外留學回來，同在中山大學擔任外文系教授，極為高興。談到他與王國華在清華讀書時的往事，仍歷歷如數家珍。他提到同期有幾位一起打球的同學，後來因為意氣相投，結拜為兄弟。王國華長孫立人幾個月，是老大，孫立人居次。

孫將軍住的是日式宅院，屋裡放著唱機，他說：「年紀大了，看書吃力，日常還是聽聽音樂。」屋角放置的一隻凳子是象腿做的，黃碧端教授問孫將軍是不是從緬甸打仗獲得的戰利品？孫將軍笑著說：「是啊！本來是一對，另有一隻我竟不記得下落了。」

孫將軍領著他倆走到屋裡各處看看，有一個小神龕，說是孫太太拜佛用的。說著轉頭問他倆：「你們信不信教？」他倆回說都沒有宗教信仰，他於是放心說：「我也沒有，我只信這裡……」他說時把右手貼在左胸上，表示他只信良心。

走過一大櫃書時，孫將軍停下來說：「這些書是當年從家鄉撤運來的，我正考慮捐給我的母校清華大學，但不知道他們能不能安頓一個好地方，這些都是宋明版的善本書，是他先翁留下來的，隨便放著，壞掉太可惜了。」孫將軍一生戎馬，從他對一櫃書的牽掛，也許可以看出他性情的一斑。

當然，談話並沒有觸碰到「孫案」，他倆祇試探地問：「這多年來，心情一定很受影響吧？」孫將軍看了他倆一响，淡淡地說：「歷史一定會還我公道的。」他顯然正急切地要在餘日中，把他心中惦記的事情一一清理好，包括那一櫃想捐給清華大學的古書，和那一隻要他倆人來取的一隻箱子。

孫府後院種了不少花草蔬果，孫將軍指點給他倆看，那些花果的品種，顯然是他多年費心照顧成長的。那隻成爲隔代緣會引線的大箱子，就在後院的儲藏間裡。兩位保全人員幫忙抬出來，箱子厚重，生鏽的鎖也無鑰匙可用。王國華是陝西人，孫將軍看到箱子還開玩笑說：「這箱子看來還是陝西牛皮做的呢！」但這箱子沒有任何名牌標記，蒙塵鏽垢的程度，顯示三四十年間沒有人啓動過，其間孫將軍自己又經過天翻地覆的大變動，家當都是別人在安置他時一併「移送」的，怎麼證明這是王國華的遺物呢？但孫將軍堅持說：「我不會記錯，這

是陝西老牛皮做的箱子。」兩名保全人員建議把它撬開看看，其中一個隨即去拿了起子槌子來，孫將軍仍說：「不要，不要，完整地帶回去再處理，你父親怎樣交給我，我就怎樣交還給你！」

他倆於是帶著這隻「陝西老牛皮」的大箱子，一路回到高雄，找鎖匠剪斷了箱鎖。裡頭這樣重，竟只是尋常鍋盤碗碟，已經發硬的衣物，還有一頂蚊帳，一直到找到他的姑母過世的輓聯，才終於證明這隻箱子果然是他父親的遺物。想來這隻箱子是王國華來台時，匆促間胡亂填充進箱子就帶著走的，來台後在孫府小住，知道裡面並沒有什麼需用的東西，便暫時留在孫宅沒有帶走，後來他出任高雄港務局長，他與孫將軍還常交往，可能連他自己也完全忘了有這隻箱子一直留存在孫家。

然而，這隻箱子，在孫將軍心靈顛沛的歲月中，跟著他謫遷，上面雖然沒有任何標記，他卻清楚地記得是誰的東西，而在九十高齡終於能夠有限度地跟故人通音訊的時候，他要箱歸原主——即便是原主之子。令人不能理解的是，孫將軍如何在三四十年間牢牢記得別人不經意留下的一隻破箱子。①

註 釋：

① 黃碧端撰〈孫將軍印象記——兼記一隻箱子〉一文，原載於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聯合報副刊。

五、返鄉掃墓心願未了

孫將軍自幼受中國文化薰陶，在家鄉是個有名孝子。民國二十一年，他的父親去世，曾兩次回家主持喪禮，並將父母靈柩安葬在安徽廬江縣柯坦鄉的龍燈橋。從此之後，就未回過家鄉，但他對先人的懷念，卻與時增加。

他在台中幽居期間，眷念父母的恩情，無法釋懷。他在八十歲時，選在新春初一，特在家中客廳神龕前，安奉祖宗神主牌位，為表慎終追遠，曾請台中佛教名法師李炳南老先生來家誦經點主，舉行安座禮。孫將軍身著長袍，恭恭敬敬在祖宗靈位前，上香叩首祭祖。以後每逢年節，他都照樣行禮，祭拜祖先，來表達他的孝思。①

民國六十八年夏天，孫將軍的堂姪女孫至晶來說：「在美國紐約大學教書的三弟孫至銳，利用暑假返回安徽家鄉探親，看到從小扶養他長大的龔夕濤二媽。大陸淪陷後，孫家是大地主，家人全被掃地出門。龔二媽的弟弟在新四軍擔任要職，給孫家許多照顧。三叔孫衡人（立人胞弟）改名換姓，逃到蚌埠，隱藏起來，不知死於何地。龔二媽在一家國營商店做小職員，未有受到迫害，身體衰老。孫至銳也將二伯（指孫立人）的情形，告訴了龔二媽，龔二媽知道二伯膝下有二男二女，甚感欣慰。」孫將軍聽到了家人的消息，不禁流淚，覺得對不起家人。

後來孫至銳從美國又傳來消息說，龔二媽就在這一年她八十歲時去世。孫將軍知道後，內心甚感愧疚。他對家人說：「我一生沒有做過虧心事，祇是虧待前妻龔夕濤。而今深感歉疚。為彌補我良心的譴責，決定將長子安平過繼給夕濤為嗣子。」經和張晶英夫人商議，訂在陰曆七月十五日，在台北善導寺為龔夕濤夫人做善事三天，要安平在佛堂前為先母祭拜，請法師誦經念佛，超度亡魂。

在做佛事時，張晶英夫人告訴家人說：「立人父親熙澤府君逝世時，我隨立人回到廬江金牛鎮家中奔喪，親戚鄰里都以白眼看我，獨夕濤夫人待我如同姊妹一般，使我感念一生。」

民國七十七年，孫將軍恢復自由之後，他最大心願就是回鄉掃墓祭祖。

民國七十八年春節，潘德輝登門向孫將軍拜年，他帶了香港大公報登載〈廬江鄉親惦念孫立人〉一篇文章。孫將軍看後，感慨萬分，激動不已。他說：「為人子不能親拜祖墓，算不得是人。」當天他在筆記本上寫道：「故居所攝照片，曾一再展現，雖舊夢重溫，然亦感慨系之。立人何敢與武穆比，而所遇亦正復相同也。」因而更加深了他回鄉掃墓祭祖的心願。

②

潘德輝見此情景，就勸孫將軍先把身體安養好，再回家鄉，而且表示他願代表孫將軍，先到廬江查訪孫家祖墳情形。清明時節，潘德輝動身去安徽廬江，孫將軍親寫一函，致家鄉父老說：「一則離家已久，對故鄉思念甚殷，再則祖先墳墓不知尚完好否？亦日夜不能去心也。」四月二十七日，潘德輝到了廬江，經查訪才知孫將軍祖墳，早於民國四十九年，被挖

移於月眉山麓大眾墓地，復經一週訪問附近農戶人家，證實十餘土坵中的一坵，確為孫將軍父母的墓厝。他遂在墓地隆重的焚香祭拜，並拍照帶回，用以慰藉孫將軍思念親情的心靈。當潘德輝回台向孫將軍報告時，孫將軍要向潘德輝行跪拜大禮，潘德輝趕緊抱著老將軍，一再懇求當不起，才獲免去。稍後，孫將軍想親自回大陸家鄉，將他父母墳墓重新移葬於老家金牛山。潘德輝勸他老人家先把身體養好，任何地方都可以去。潘德輝安慰老將軍說：「到時我一定陪你回大陸掃墓祭祖。」

到了第二年，孫老將軍的身體更加虛弱了，他連行走都需要人扶持，而且腳步連走帶拖，站立不穩。在這種情形下，他知道自己已是無法回故鄉了。七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孫將軍命其長子安平代他去家鄉，為先人掃墓祭祖，得到廬江縣有關部門的安排和接待，順利完成任務，將軍內心稍感安慰。

安平回家之後，將祖墳荒涼實際情況一一向他報告，孫將軍想將雙親墓地遷葬於金牛山的念頭，更為迫切。他於當年五月十五日致函廬江縣對台辦公室主任楊則堯說：

「上月小兒安平回鄉掃墓，諸承接待照拂，深以為感。立人以身許國，長年在外，於先父母養育之恩，未能報答於萬一。今聞其墓道荒穢，表誌無存，五內崩摧，哀痛莫名，為謀窀穸之永安，擬由月眉山遷葬於金牛鎮金牛山之陽，既稍盡人子之心，而此地亦先人平昔遊息之地，想千秋萬歲，魂魄必能樂之以為安宅也。」

九月間，孫將軍要潘德輝再去廬江一趟，為他父母遷葬安排有關事宜。潘德輝去到廬江，

與當地有關單位交涉，親往勘查金牛山麓墓地位置，以及修建計畫與費用，商議妥當，於十月九日夜飛返台北。十一日趕去台中時，孫將軍已入昏迷狀態，滿口嚙語。潘在他耳邊連聲說：「我是潘德輝，已從廬江回來了。」梅娘也在旁幫忙叫道：「是潘德輝呀，已從家鄉回來了。」這樣叫了好久，他才有一點反應，喃喃地說：「潘德輝，爲甚麼到今天才回來？我等你好久啊！」接著又昏迷過去。③

註 釋：

① 鄭錦玉撰〈一位台灣人心目中的孫立人將軍〉一文，載於《孫立人將軍永思錄》第二三〇—二三二頁。

② 楊則堯撰〈孫立人將軍的未了心願〉一文，載於《孫立人將軍永思錄》第三八六—三八七頁。

③ 潘德輝撰〈半世追隨，一生被澤〉一文，載於《孫立人將軍永思錄》第一五一—一五八頁。

六、我是冤枉的

民國七十七年間，經由新聞媒體連續報導，在輿論不斷要求及朝野人士熱心奔走下，監察院公佈塵封三十三年五人小組調查報告，證實民國四十四年六月六日的所謂「兵變」或

「兵諫」，根本是子虛烏有。從此之後，孫立人將軍才真正恢復了自由，享受了一段平靜的晚年生活。

美國時報週刊記者杜念中於七十九年八月八日在喬治亞州雅典市訪問八十一歲的美國前國務卿魯斯克（Dean Rusk）後，即以「一場流產的兵變」大標題，在時報週刊上大事渲染魯斯克曾於一九五五年六月初，從間接管道接到一個密訊說「孫立人有政變意圖」。杜念中是根據熊安邦（Thomas J. Schoerbaum）在其所著《從事和平與戰爭》（*Making Peace and War*）一書中的敘述，追問魯斯克。魯斯克只是說：「在那時我的確收到這個訊息，但是那不是一個計畫，而只是孫將軍心中的一個想法而已。孫傳來的訊息中既沒有實質，也沒有提到任何組織，或執行政變的方法。」^①這一篇報導，又被台北中國時報於九月二日以「孫立人確有政變意圖」大標題而轉載。

接著台北大成報於九月四、五兩日，連續刊出記者呂安琪訪問魯斯克有關政變的報導。魯斯克說：「當時孫立人並未以書面的文件傳達他政變意圖，我是從第三者的口述而得悉孫的計畫。」後來「新新聞周刊」又連續轉播這一傳聞，「孫案」疑雲再起，餘波盪漾。

不久，台北有關單位即透露一項機密說：「當年在孫立人台北市南昌街的寓所被搜出的中英文聲明，中文主稿人是徐復觀，英文主稿人是曾任中央政校外交系主任陳石孚。內容大致是：『中國大陸的失敗，蔣應負的責任比任何人都重，國府軍隊雖多，但指揮不當，此間所有武裝人員，都有此共同見解，因而最近將有一行動，使蔣解除兵權，如此可能符合你們

的政策，請能給予支持。」兩份聲明，都有孫的署名。」^③

據熊安邦書中說：「這個事必須經總統決定，魯斯克怕洩漏秘密，立即把密訊銷毀了，同時向當時的國務卿艾奇孫（Dean Acheson）作了報告，要他向杜魯門總統請示。」這麼重要的外交大事，魯斯克能不把原件呈上去，就憑口說，要國務卿去請示總統決定，豈能符合國家辦事的程序。而「孫案」在民國四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郭廷亮」等數百人被捕後，已謠言滿天飛，而孫立人卻不怕洩漏秘密，一直把這兩份三十九年的聲明保存在家裡，等到四十四年八月一日讓偵辦人員去搜查。爲了使人相信這則機密消息的真實性，有關單位資深人員還特別指出：這兩份聲明送到國安會副秘書長蔣經國桌上時，曾被詢及：「要不要辦主稿的傢伙？」經國先生笑著表示：「別理他們，他們只是想做官，但你們也不必對外說。」當時如有這樣確鑿的證據，爲何不拿出來公佈，還要偵辦單位費盡心機，設計圈套，要郭廷亮扮演假匪諜？

當美國時報週刊的報導傳到國內時，部屬們深怕老將軍受不了這種毀謗和刺激，暫時未讓他知道。到了九月十一日，這些無稽的傳播，演變到影響孫將軍的聲譽，才向他報告。他卻非常冷靜的說：「我本來沒有做這種事，他們要怎麼說，就由他們說吧！歷史會公正裁判的。」惟對傷及已故徐（復觀）、陳（石孚）兩位老友，極感痛憤。這時孫將軍的體力已很衰弱，他已不能再做任何事情，說話也只有微弱的聲音，很難聽清他在說甚麼。^④

徐復觀先生，抗戰時期曾任蔣委員長侍從室秘書有年，出身官邸，後被派至延安，監視

共軍活動。民國三十八、九年間，孫將軍在鳳山練軍，聞徐先生是一位學養深厚的學者，對中共有透澈認識，託人邀徐於三十九年二月間到鳳山軍校講學，這時兩人才開始認識，尚談不上有任何交情。徐復觀第一次與孫將軍晤談後，走出孫的辦公室就對人說：「孫立人是個胸無城府的人，有話直說，絕不是叛將！」當然他更不會為孫執筆撰反蔣文件。至於陳石孚先生，直到民國四十年（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九日，才由香港搭海輪抵台，硬說徐陳二人在民國三十九年（一九五〇）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之前，為孫撰寫中英文反蔣文件，致函美方要求支持其政變，顯與事實不合。

九月十二日，孫將軍請柳作梅代他寫了一封信給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先生，略謂「有關時報週刊美洲版之報導，此乃情理之所必無，而亦事實之所不能有者。弟老矣，世間萬事，視若雲煙，本不足與之計較，獨恨陳徐二公亦被波及，不能不為死去老友抱屈也。」要求予以澄清，中國時報竟置之不理。

九月十三日，孫將軍又發函給住在美國的維吉尼亞軍校校友葉晨暉博士及在國內東海大學任教的許遜教授，對於時報週刊不實的傳播，如需採取法律或其他行動時，即請全權代為處理。

葉晨暉博士接到信後，立即委託一家律師事務所，致函時報週刊舊金山辦事處，要求於信到三週內，除在該刊及另一家大報上顯著版面刊登更正聲明外，並須向孫立人將軍及美國前國務卿魯斯克提出書面道歉。時報週刊舊金山辦事處始允照辦，後來儘量拖延，迄至孫將

軍逝世，不了了之。

芝加哥大學教授康明思（Bruce Cumings）在其所著的《韓戰的起源》書中指出：魯斯克所說的這番話，乃是推卸責任的說法，有意將政變責任推給孫立人，而開脫真正的禍首——華盛頓（美國政府）。魯斯克是一個詭計多端的「老狐狸」，實際策劃孫立人造反的就是他本人，但他的陰謀計劃一直遭到孫立人的拒絕。

孫將軍在緬甸作戰期間，魯斯克曾在史迪威將軍指揮下的美軍中擔任聯絡官，當時他很少有機會接觸孫將軍。但因他在同一戰場上與日軍作戰，對孫將軍勇敢善戰的才能，甚為欽佩。

孫將軍義子揭鈞教授於五月三日自加拿大去函魯斯克，要求他對於美國時報週刊關於孫將軍的報導，說明事實。魯斯克於一九九〇年（民國八十九年）九月十二日覆信說：

「親愛的揭鈞教授：

我不希望對於在韓戰爆發之前聲稱是由孫立人將軍所傳來的訊息作任何進一步評論。我並沒證實這項訊息確實是孫立人將軍傳來的，我甚至忘記是透過那一個管道傳來的。

孫立人將軍是一位非常傑出的長官，這樣的謠言無法傷害到他的聲譽。我個人以軍人身份對他具有崇高的敬意，並且對他於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緬甸的戰功深為感激。」

4

九月二十五日，「立新社」召開理監事緊急會議，決議將魯斯克來函原件及新聞稿一併以傳真函，分送中央通訊社及各報社，次日台北各報均將魯斯克來函刊出，澄清孫立人將軍「政變」謠傳。九月二十八日，中央日報在重要新聞版，刊出這則消息的標題是：「孫立人當年意圖兵變之說，魯斯克表示並無證據」。中央日報進一步評論此事說：「坊間的不實報導，是對已癒傷口的刺痛，希望有關媒體，今後對類似報導，應慎重從事，而不要使戰功彪炳，一生忠於國家、民族的孫立人將軍，受到無謂的傷害。」

這時孫將軍身體已經衰弱不堪了。長期幽居，他不能和外界接觸，在家裡又不能發牢騷，忍氣吞聲，內心鬱悶沉痛，始終得不到發洩，積鬱成疾，隨著年歲增長，更加衰老，身體已被摧殘到崩潰的邊緣。突然自由了，見到親友部屬，他已經失去語言表達清楚的能力，觸及往事，徒令他悲傷，情緒激動，不能自己！現在又經此沉重打擊，內心極為沉痛，但又感無奈，常時喃喃自語說：「當政者應該拿出良心來，不要自私自利，要為人民著想，否則中國人永無幸福的日子……」^⑤

十月十一日，孫將軍因患巴金森症，吞嚥困難，人已陷入昏迷狀態，情緒激動，滿口嚙語。家人立即通知台中榮民總醫院，速派醫護人員前來急救，並安排病房，辦理住院手續。但他老人家拒絕去住醫院，一直到傍晚，經幾位老部下盡力把他扶入轎車，送到醫院住院治療。到了二十六日，因病情改變，發生呼吸困難，經醫師檢查，發現肺水腫、心包膜及肋膜積水，急速送到加護病房。台中榮總院長彭芳谷立即指派副院長葉慶瀾成立醫療小組，經緊

急處理與治療，症狀穩定。十一月一日，轉回一般病房。

這時家人已經覺察到孫將軍大去之期不遠，緊急電話通知在海外的子女及親友。他的長女中平、幼子天平及么女太平紛紛從美國趕回台中，到了病房，見到孫將軍已經垂危，只有暗自飲泣。

孫將軍的病情，時好時壞，但從他表情上，不難察覺他內心的痛苦，和關懷他部下所受的清白冤屈的憂慮。一天，他神志稍為清醒時，拉著他幼子天平的手臂，發出嚙語說：「他們是冤枉的，他們年輕，還有前途，我願承擔一切責任……」天平看著父親痛苦的表情，只是流淚不止。

十一月四日清晨，孫將軍又因肺炎合併敗血症，再度轉入加護病房，五日再度發生肺水腫，須靠呼吸器輔助呼吸，除肺部疾患外，腎功能及心臟功能相繼衰竭，雖經醫療小組全力救治，仍因肺炎敗血症，多種器官衰竭，陷入昏迷彌留狀態。

十一月七日上午，台中榮總皮膚科醫師沈瑞隆檢查病房，走到孫將軍病床前，孫將軍抓著他的手，又情緒激動，發出喃喃嚙語，連說數聲「我是冤枉的！」隨即昏迷不醒，站在病床前的幾位護士，聽到他最後的這句話，無不感傷。沈瑞隆醫師說：「孫將軍近年因年老皮膚病變，曾多次到台中榮總診療，因此與他熟識。他家離孫府不遠，他下班後，也經常到孫家與孫將軍及其家人聯天。孫將軍住院醫療時，許多事情都委託他辦理。他對孫將軍訴說的最後遺言，令他難以忘懷。」⑥

註 釋：

- ① 美國時報週刊第二八八期，杜念中撰的封面故事〈美國前國務卿魯斯克談孫立人案〉。
- ② 七十九年九月二日台灣中國時報記者習賢德刊出當年執行逮捕行動的情治人員，在不願透露姓名的條件下，發表以往的機密消息。
- ③ 七十九年十二月八日「中國學生畫報」刊載揭鈞撰〈無信譽的報導否定不了孫立人將軍〉一文。
- ④ 同上「中國學生畫報」刊出的魯斯克來信原件及中譯文。
- ⑤ 揭鈞撰〈孫立人將軍精神永存〉一文，載於《孫立人將軍永思錄》第一七五—一七八頁。
- ⑥ 七十九年十二月七日台北聯合報刊出一則消息〈孫立人最後遺言：我是冤枉的！〉

七、中國軍魂

民國七十九年（一九九〇）十一月十九日上午，孫將軍的神志完全昏迷，呼吸極度窘迫，血壓用藥物也無法維持，群醫束手。虔誠信佛的孫夫人和子女經過商量之後，一致希望孫將軍能平靜的在家去世，於是向院方申請自動出院。十時四十五分，院方派出洪良一、梅明因、馮清世二位醫師和兩位護士，用救護車護送孫將軍回家。孫夫人張梅英偕子女在側照應。

在救護車上，醫師不斷替孫將軍打強心劑，並以人工輔助呼吸，藉以維持心肺功能已衰

竭的孫將軍生命。救護車到達家門，隨侍醫師護士將孫將軍抬到中庭床上安睡，經量血壓突降，得家人同意，醫師將胃管、導尿管、呼吸輔助器及心肺監視器拔掉，孫將軍平靜地離開人世，時間是上午十一時十五分，享壽九十一歲。

醫護人員離去，請來尼姑數位，圍坐床前唸經超度。孫夫人偕四名子女跪侍床側，連續不停的口誦「南無阿彌陀佛」，祝禱將軍靈魂升天。

跪禱了一個多小時，尼姑誦經畢，隨侍在側的孫將軍秘書沈克勤站立起來，他先打了一通電話給行政院郭組長天佑，請他報告郝院長柏村，孫將軍已於今晨逝世。後來孫將軍三位堂妹菊人、寧人及璧人趕來，會商喪事如何料理，大家認為這不是孫家可以辦得好的。正在徬徨不知所措的時候，鄭資政為元將軍聞訊從台北趕來。他向孫將軍行禮後，即邀孫夫人等至隔壁房間，商議喪事問題。他問孫家墓地擇在何處？孫家認為目前只有暫厝於孫將軍生前經營之東山果園。鄭資政請孫夫人放心，他回台北將向李總統及郝院長報告，由政府妥善為孫將軍料理喪事。大家焦慮的心情，這才安頓下來。

下午六時許，鄭資政偕沈秘書同車返台北。因為兩人都是孫將軍舊屬，途中談了許多往事。鄭資政說他在國防部副部長任內，因為是他業務主管範圍，曾為孫將軍增建住屋，囑咐榮民總醫院妥善照顧孫將軍醫療，並安排保全公司人員保護孫將軍安全。最近兩年在他國防部長任內，孫將軍終能恢復自由，鄭部長居間調理，所用的苦心，他雖未曾道及，但已為人所共知。現在孫將軍去世了，鄭資政為對老長官的照顧，自動前來為他料理後事。他的部屬

們如此愛護他，亦可告慰孫將軍於九泉之下了。

十一月二十日，鄭資政去報告李總統有關係孫將軍逝世情形。總統指示：從優安葬孫將軍，喪禮應隆重、樸素、不鋪張，以後治喪會就是根據此一指示料理。鄭資政接著又去報告行政院郝院長，院長指示一切依照軍禮辦理。因為孫將軍曾任陸軍總司令，依例由陸軍總部主辦，國防部及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協辦。至於治喪委員會主任委員由誰擔任問題，大家認為鄭資政最為適當，可是鄭資政為人一向謙恭，他推薦安徽鄉前輩楊亮功先生擔任，而且他親自去與亮功先生商議。亮功先生正臥病在床，不能行動，願意名義由他擔任，實際一切喪事料理，還是全靠鄭資政出力。

鄭資政應菲律賓軍方邀請，訂於十一月二十二日啓程前往訪問，在出國期間，指定沈克勤秘書負責與國防部、陸軍總部及輔導會聯絡。二十二日上午，國防部辦公室趙副主任淦成，約集陸軍總部王副參謀長賢志，輔導會馮處長傳勛及沈秘書克勤四人，在台北市南昌街陸軍聯誼社商討孫立人將軍喪事應辦事宜。會商決定墓地設計圖樣，請輔導會榮工處蔡榮祥工程師繪圖設計，交陸軍總部派工兵營建，棺木孫家已選購好銅棺，孫將軍行述及訃聞請柳作梅教授與家屬研商撰述，一切喪葬費用，陸軍總部先行墊付，待鄭資政返國後，請國防部支助。關於呈請總統褒揚令，依例由治喪會備文呈請內政部，轉報行政院，經院會通過，呈請總統頒發。一切商討好，就在陸軍聯誼社共進午餐。此處原是孫將軍初來台灣時故居，觸景傷情，感慨萬千，當年盛況已無迹可尋矣。

孫將軍逝世消息傳出後，政府首長，社會賢達，以及親友舊屬前往台中孫府弔喪者，絡繹不斷，接待照料工作頻繁。孫家親屬及將軍故舊聞訊從海內外趕來，自動前往孫府協助照料，尤以「立新社」同仁，不分晝夜，大家心甘情願，都想給老長官盡一份心力，把喪事辦得盡善盡美，爲老長官爭取最後的榮耀。

鄭資政返國後，於十一月三十日上午九時，在台北三軍軍官俱樂部，約同國防部趙副主任淦成，陸軍總部王副參謀長賢志，輔導會馮處長傅勛及張佛千、沈克勤、孫善治等人會商喪事料理情形，各人就其所辦理事項提出報告，鄭資政一一予以裁決，並就次日召開治喪會應行商討事項，預作一番準備。關於呈請總統頒發褒揚令事，內政部早於一週前已備文送到行政院，而行政院尚未提出院會討論，鄭資政允親自去催辦。

十二月一日上午九時，在三軍軍官俱樂部舉行孫立人將軍治喪會，與會者約有百餘人，推舉鄭資政主持會議。首由台中榮民總醫院彭芳谷院長報告孫將軍病逝經過，繼由與會人員紛紛發言，其中以從美國專程回來參加喪事的前海軍少將徐昇平發言最爲激烈，他指出孫將軍功在國家，政府應予國葬，以慰忠魂。會中決定孫將軍治喪委員會主任委員恭請楊資政亮功擔任，副主任委員推請鄭資政爲元、原子能委員會閻振興主任委員、輔導會許歷農主任委員及陸軍總司令黃幸強上將擔任，凡參加治喪會者均爲治喪委員。美國維吉尼亞軍校代表葉晨暉博士攜來校旗，請求覆蓋維吉尼亞軍校校旗，國立清華大學校友代表洪同請求覆蓋清華校旗，並推請許歷農、溫哈熊、黃幸強、羅本立四位上將覆蓋國旗。另推請陸軍總部王副參



右：台灣各大學教授致送
『中國軍魂』輓幛。



上：總統府鄭資政為元將軍主持祭典。

謀長賢志擔任總幹事，立新社秘書長樊仲英任副總幹事，最後由孫將軍男女公子中平及安平向治喪人員叩謝。

在十二月七日公祭前夕，鄭資政趕往台中，親往墓地察看，見已大體完工，又至台中殯儀館督導佈署靈堂。在場孫將軍舊屬最感焦慮不安的，是總統的褒揚令尚未頒發，直至午夜過後，總統府始派專人送到。這時大家加緊佈置，到了天亮，才算完竣。當天夜晚從海內外趕回來的孫將軍親友舊屬，都齊集孫府，為將軍守靈。

十二月八日清晨七時，孫府舉行家祭，有家屬舊部百餘人參加，請台中市市長林柏榕擔任點主，孫夫人及四位子女跪在靈前，泣不成聲，部屬無不淚下，歷一小時，隨即移靈至台中市立殯儀館，陸軍總部派五百名樂儀隊及警衛人員護送。

孫將軍靈前中央佈置總統褒揚令與旌忠狀，兩旁擺設蔣夫人宋美齡女士花圈，以及李總統，嚴前總統，五院院長致贈的輓額，和孫將軍生前榮獲的中外國家頒贈的各種勳章，靈柩周圍佈滿黃白相間的菊花，四周牆上掛滿了輓幛及輓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前監察委員陶百川先生送來一幅「忠義遺憾」輓幛，後來因總統褒揚令頒到，他立即換為「忠義昭著，公道伸張」八個大字。另有一位仰慕孫將軍的日本打狗縣埤頭市吳明勝送來一幅輓聯：「支那人民多少淚，中華從此無將軍！」在喪禮進行中，一群大學教授，包括東吳大學校長楊其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張玉法、東吳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侯家駒、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所長李瞻、政治研究所所長郎裕憲、邊政研究所所長唐屹、歷史研究所所長蔣永



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許主任委員歷農、陸軍黃總司令幸強、聯勤羅總司令本立及戰略顧問溫哈熊四位陸軍上將共同覆蓋國旗。



美國維吉尼亞軍校校友代表溫哈熊葉農暉溫子儉共同為1927年級傑出校友孫立人將軍覆蓋校旗。

敬及歷史系主任胡春惠等學術界人士，當場展示一幅紅色輓幛，上面書寫「中國軍魂」四個大字，表達他們的敬意。

公祭從上午九時開始，參謀本部，陸海空三軍總部，當地駐軍和民衆，分別依照各別單位，組織成隊，依序進入靈堂祭拜，尤以孫將軍舊部新一軍，第四軍訓班，女青年大隊，幼年兵總隊官兵及學員生，均行跪拜禮，不少老兵跪在靈前哭泣，由旁人扶著離去。

上午十一時三十分舉行覆旗典禮，先由總統府資政鄭爲元上將主祭，繼由清華大學劉兆玄、李幹、張昌華、洪同覆蓋清華大學校旗，接著由溫哈熊、葉晨暉、溫子儉覆蓋美國維吉尼亞軍校校旗，最後由許歷農、溫哈熊、黃幸強、羅本立四位上將覆蓋國旗。

祭禮由上午九時，進行至中午十二時許，爲時長達四小時，前來行禮的有國防部陳部長履安等近萬人。場面隆重樸素，氣氛肅穆哀戚。

下午一時出殯，由十名憲兵抬起靈柩，緩緩將銅棺放進靈車，由靈堂發引，前往東山墓園。出殯隊伍由十二輛憲兵機車開道，緊接在後的是高懸李總統頒贈的「軫念勛猷」輓額，六輛勳章車，中間是孫將軍靈車，最後是送葬車隊，前後約長一公里，沿途路祭者，紛紛燒香燃炮拜祭。

下午三時，靈車抵達東山墓園。禮兵將孫將軍靈柩安放在墓位上蓋後，家屬故舊數百人在鄭資政率領下，向孫將軍行最後敬禮。山谷中，鳴放葬槍，吹安息號。

八、巴頓、馬歇爾、孫立人

孫將軍逝世消息傳出後，美國維吉尼亞軍校校長約翰凱納普（John W. Knapp）少將於十一月二十七日代表全校師生，致函慰唁孫夫人說：「孫將軍一生英勇犧牲的精神，給他的家國及維吉尼亞母校增添莫大榮耀，我們與你同感哀悼。」^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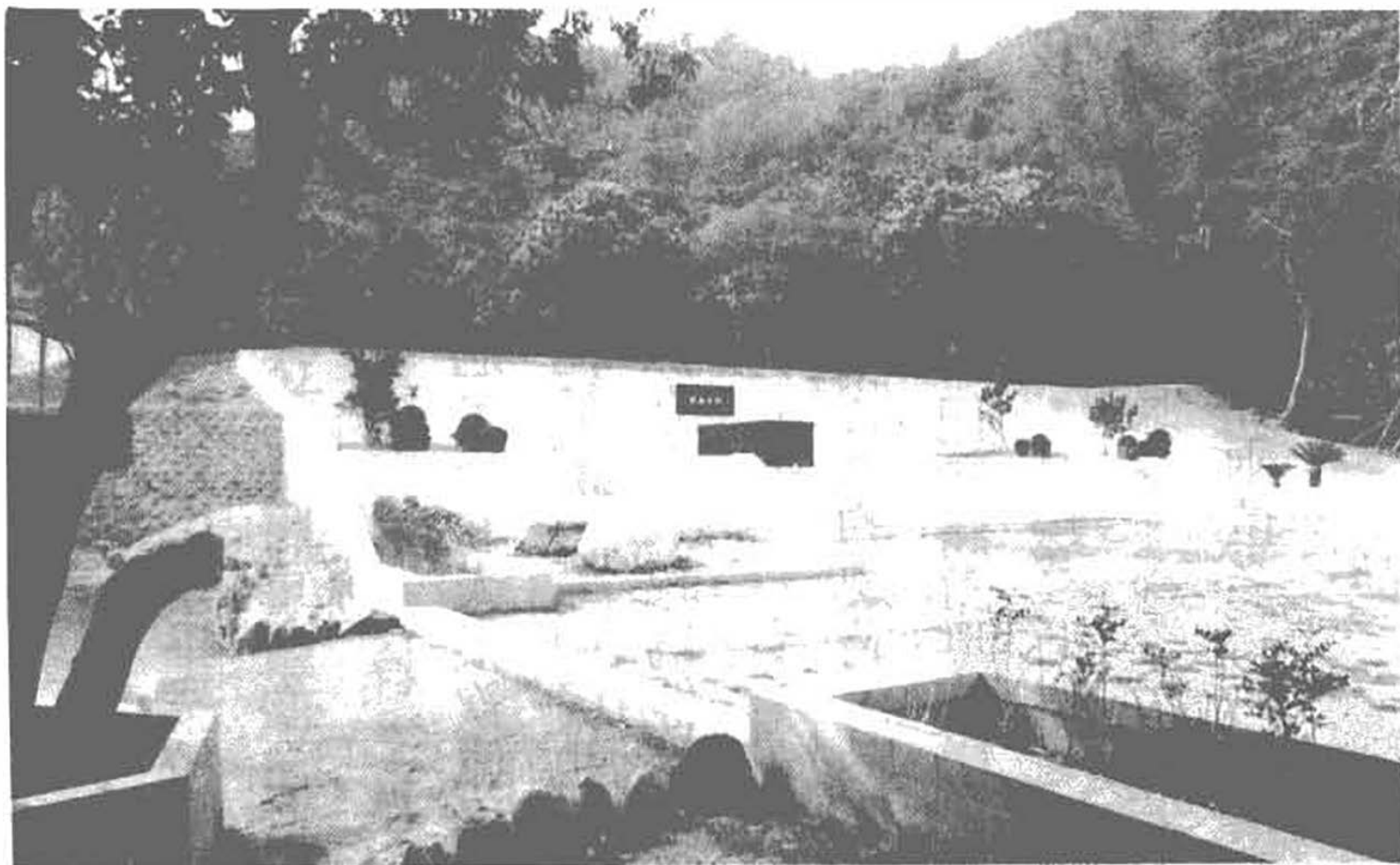
旅居美國及加拿大地區孫將軍的親友部屬，商訂與台灣公祭同一天，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八日下午，在洛杉磯佛光山西來寺舉行追悼會，從美加各地前來的親友二百多人參加，由佛寺法師誦經，雲鎮教授主持，與祭者一同祭拜，氣氛莊嚴肅穆。禮堂中懸掛一幅「孫立人將軍美洲後援會」的輓幛，上書「百戰軍魂，老兵不死；千秋忠義，浩氣長存。」來表達他們的哀思和敬意。^②

美國維吉尼亞軍校校長約翰凱納普將軍於一九九一年六月初專程來華訪問，特於六月八日前往台中東山孫將軍墓園獻花拜謁，並向孫夫人及長公子安平致意。他說：「維吉尼亞軍校對孫立人將軍懷有崇高的敬意，我以校長身分，獲此殊榮，代表校友，來此表達哀思，全校師生均感欣慰。」

美國維吉尼亞軍校決定，把孫立人將軍生前所穿的軍服、軍帽、皮靴、及畫像、勳章、照片、軍旗、戰利品、紀念冊、與有關印緬戰役的書籍，同該校傑出校友世界名將巴頓將軍



美國維吉尼亞軍校在校史館中特設櫥窗展出孫立人將軍畫像及戰勝日本的勝利品等遺物，供人景仰。（葉農暉提供）



孫立人將軍墓園全景。

及馬歇爾將軍的紀念物品，並列在該校校史館中永久展覽，以供後人瞻仰。孫立人將軍是該校創校以來一百五十一年歷史中，第一位享此殊榮的外籍學生。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三位英雄巴頓、馬歇爾、孫立人，將永遠為世人所崇敬。

這一幅陳列在維吉尼亞軍校校史館中的孫將軍畫像，是該校一九六〇年畢業校友葉晨暉博士特請中國大陸名畫家劉秉江大師精心繪製的，高四尺，寬三尺。孫將軍畫像白髮戎裝，威儀慈祥的容顏，栩栩如生。

我國駐美大使顧維鈞先生在他回憶錄中說：「我記得我已說過，孫立人很欽佩馬歇爾，因為他和馬歇爾都是維吉尼亞軍事學校的畢業生，而馬歇爾可能由於同一原因，也讚賞孫立人。事實上，在一九四八年，我同馬歇爾的談話中，他常常提到孫立人，認為他是國軍中一位傑出的將領。」^③中美兩位英雄，惺惺相惜。

第二次世界大戰行將結束，孫立人將軍應盟軍歐洲統帥艾森豪將軍的邀請，參觀歐洲戰場，孫將軍前往阿爾卑斯山下，拜會美國第二集團軍司令巴頓將軍，巴頓將軍擺列儀隊歡迎，告訴孫將軍說：「只要給我充足的汽油，我便可指揮我的裝甲部隊，直趨莫斯科。」民國三十五年，孫立人將軍率新一軍至東北作戰，一舉攻下四平街，進佔長春。孫說：「若不是政府下達停戰令，我將率軍越過松花江，直搗哈爾濱及佳木斯。」世界兩位名將的豪情壯語，震鑠中外古今。

註 釋：

- ① 《孫立人將軍永思錄》第六〇頁〈美國維吉尼亞軍校的悼念〉。
- ② 《孫立人將軍永思錄》第五〇頁〈洛杉磯追悼會情況〉。
- ③ 《顧維鈞回憶錄》第八冊第五五三頁。

九、孫立人、曾國藩、岳飛^①

馬金忠

民國的孫立人，清代的曾國藩，與宋朝的岳飛。他們三人生存於不同的時代，前後相距約九百年，但三人生平中有若干相同之處，也有不同之點。

孫、曾、岳都是文武雙全的傑出人物，在民、清、宋三代的歷史中都佔有一頁。宋史中有岳飛傳，清史稿中有曾國藩傳，民國史雖然有待於異日，但孫立人的一生是完全符合於史書裡立傳的人物。

他們都是在萬骨枯的戰爭中成名的，所不同的是，岳飛完全為抵抗異族而戰，曾國藩打的完全是內戰，而孫立人先抵抗外寇，後參與內戰。

他們都先是聰穎的文人，後來成為沙場的名將。不過，一般人以民族英雄稱頌岳飛，以

抗日英雄稱頌孫立人，卻極少聽到以內戰英雄稱頌曾國藩，對他最常見的稱讚是「中興名臣」。他們都是既能練兵又善用兵的傑出軍事將領。雖然有所謂勝敗乃兵家常事的論調，但他們的作戰紀錄中，決定性的戰役都是勝利。他們都深得士卒的擁護，因為他們與士兵共甘苦，上陣時身先士卒，有戰功時歸功於部下，有責任時自己擔當。岳志在直搗黃龍府，孫志在飲馬松花江。

他們都是先獲得主子——君主或總統——的信任，後來遭奸人讒陷而造成悲劇。三人的結果不同的是，岳飛與其子岳雲同時被殺害，孫立人被罷官與囚禁三十三年。曾國藩雖能平安度其餘年，但他也「念權位不可久處，益有憂讒畏譏之心」與「既負重謗，疾益劇」而去世。

他們三人中，岳飛被殺害時只有三十九歲，孫立人遭囚禁時不過五十六歲，曾國藩病逝時得活六十二歲。岳飛傳的最後八個字是：「嗚呼冤哉！嗚呼冤哉！」孫立人在九十一歲去世時的臨終遺言是：「我是冤枉的！」曾國藩傳中說，他去世時「百姓巷哭，繪像祀之」。他們三人效忠主子之心幾乎無異。岳飛在朱仙鎮大敗金兵之後，被宋高宗趙構一日十二道金字牌召回，有人勸他說：「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宋史說他「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

孫立人被囚禁期間，美國政府大員表示願協助他離開台灣，但他婉拒。曾國藩感到政治危機，藉病請假，自動辭職及請求削除封爵，但清帝同治未准。

他們三人都是所謂「功高震主」的實力人物。岳飛在金兵攻陷宋京開封，高宗政府流亡偏安浙江之際，穩定了大局。孫立人在共軍席捲大陸，蔣介石總統政府流亡偏安台灣之際，保住了海島，台灣才有今天。曾國藩在太平天國建立，清廷搖搖欲墜之際，替滿清政府延長壽命五十年。

孫立人、曾國藩、岳飛，都是當時手握重兵，足以做出改變歷史的偉業的人物。但只有曾國藩有政治頭腦，在消滅了洪、楊之後，立即將其湘軍遣散，自請還鄉，消除了被主子猜疑的最大因素，才能夠「壽終正寢」。不知讀者以為然否？

注 釋：

- ① 原載舊金山星島日報，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九日。

附錄一：

孫立人簡歷表

- 民國前十一年（一九〇〇） 即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十七日子時，生於安徽省廬江縣金牛鎮。
- 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 清華大學畢業。
- 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 普渡大學畢業，獲土木工程學士學位。
-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 維吉尼亞軍校畢業。
- 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 任南京中央黨務學校學生大隊副大隊長。
- 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 任陸軍教導師學兵連連長。
- 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 任陸海空軍總司令部上校侍衛副總隊長。
- 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 任財政部稅警總團第四團上校團長。
- 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 參加淞滬戰役，升任第二支隊少將支隊長，防守蘇州河，身上中彈十三處，在上海醫院急救，轉送至香港醫院復健。
- 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 任緝私總隊中將總隊長，在貴州都勻練軍三年。

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

任新三十八師師長，率師赴緬甸遠征，仁安羌大捷，解救英軍七千多人，奉命掩護國軍及盟軍撤退，任務達成後，率師撤至印度。

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

任新一軍軍長，率師反攻緬甸，在野人山區經十八個月連續不停的戰鬥，擊潰日軍五個師團及一個獨立旅團，打通中印公路。

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

應盟軍統帥艾森豪將軍邀請，訪問歐洲戰場，順道訪問英美軍事學校。

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

出席在華盛頓舉行的聯合國參謀首長會議。五月奉召返國，率新一軍光復四平街、長春等地。十月任東北第四綏靖區司令兼長春警備司令，擊潰共軍四次攻勢。

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

任陸軍副總司令兼陸軍訓練司令，在台灣鳳山練新軍。

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

任台灣防衛總司令，十月二十五日新軍二〇一師古寧頭大捷，屏障台灣安全。

民國三十九年（一九五〇）

任陸軍總司令。

民國四十年（一九五一）

晉升陸軍二級上將。

民國四十三年（一九五四）

任總統府參軍長。

民國四十四年（一九五五）

遭受誣陷，軟禁二十三年。

民國七十七年（一九八八） 恢復自由。
民國七十九年（一九九〇） 壽終，享年九十一歲。

· 傳人立孫 ·

附錄二：中外出版有關孫立人著作書目

(一) 中文部份

- 孫立人回憶錄 台北中國時報連載
- 中國軍魂：孫立人將軍永思錄 台北學生書局
- 中國軍魂：孫立人將軍緬甸作戰實錄 台北學生書局
- 中國軍魂：孫立人將軍鳳山練軍實錄 台北學生書局
- 女青年大隊訪問紀錄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五十六種
- 小兵之父：孫立人將軍側記 揭鈞著 台北躍昇文化公司
- 緬甸蕩寇誌 孫克剛著 上海時代圖書公司
- 印緬遠征畫史 何鐵華、孫克剛編著 上海時代書局
- 鷹揚異域紀實 蔣元編著 自印本
- 我們怎樣打進緬甸 戴廣德著 貴陽中央日報
- 遠征印緬抗戰 杜聿明等 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

史迪威事件 梁敬鎔著 台灣商務印書館

史迪威與中國 楊耀健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顧維鈞回憶錄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

孫立人將軍與緬甸 方寧著 香港太玄出版社

緬甸遠征記 蘇一葦著 (出版者不詳)

孫立人事件始末 諸葛文武著 台北天元圖書公司

孫立人冤案平反 鄧維賢編 新梅出版社

名將孫立人 艾思明等 台北群倫出版社

孫立人研究 李敖編 台北李敖出版社

孫案研究 李敖編 台北李敖出版社

百戰軍魂——孫立人將軍 許遜著 台北懋聯出版社

緬甸，中日大角逐 陳立人著 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藍鷹兵團 羅曼著 台北星光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出版

血戰瓦魯班 趙振宇著 台北陸軍出版社

傷痕 黃美之著 台北耀昇文化公司

藍欽使華回憶錄 台北徵信新聞譯印

中國抗日戰爭大畫史 楊德鈞編著 台北北開文化事業出版公司

遼瀋戰役親歷記 中國文史出版社

抗日名將——李鴻將軍 湖南出版社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秦孝儀主編

血汗保台灣 李邦芬著 自印本

鷹揚國威 薛慶煜著 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劉放吾將軍與緬甸仁安羌大捷 劉偉民著 自印本

八五自述 袁子琳著 台北太白書屋

俞大維傳 李元平著 台灣日報社

蔣經國傳 江南著 美國論壇社

吳國楨傳 劉永昌整理 台北自由時報

白色恐怖秘密檔案 谷正文口述 台北獨家出版社

牛鬼蛇人 谷正文口述 台北獨家出版

時代的尖兵 郭風著 台北寰球文化服務社

覆瓿贖稿 吳燦禎著 自印本

中國遠征軍入緬抗戰紀錄 戴孝慶、羅洪彰主編 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緬北第一期作戰概述 駐印軍新一軍新三十八師司令部編印

虎關區戰役戰鬥詳報 駐印軍新一軍新三十八師司令部編印

- 卡盟區戰役戰鬥詳報 駐印軍新一軍新三十八師司令部編印
孟拱區戰役戰鬥詳報 駐印軍新一軍新三十八師司令部編印
八莫及卡的克戰役戰鬥詳報 陸軍新編第一軍司令部編印
南坎區戰役戰鬥詳報 陸軍新編第一軍司令部編印
新維措戍區戰役戰鬥詳報 陸軍新編第一軍司令部編印
藍鷹 鍾山著 (尚未出版)
雪白血紅——國共東北大決戰歷史真相 張正隆著 香港大地出版社
龍舒孫氏宗譜 民國七十一年夏曆壬戌十二月在台重印
軍旅滄桑——孫立人 黃亦兵著 蘭州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四月版

(二) 英文部份

Authors	Title	Date
Barbara W. Tuchman	<i>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i>	1971
	<i>1911~45, Mac Millan, New York.</i>	
	Historical Division,	
U. S. War Department:	<i>Merrill's Marauders</i>	1945

- M.G. Abhyankar: *The War in Burma* 1984
- Louis Allen: *Burma—The Longest War 1941~45* 1984
- Leslie Anders: *The Ledo Road: General Joseph W. Stilwell's Highway to China* 1965
- Alan Baker: *Merrill's Marauders* 1972
- Winifred Beaumont: *A Detail on The Burma Front* 1977
- Shelford Bidwell: *The Chindit War: Stilwell, Wingate, and The Campaign in Burma: 1944* 1979
- Frank Bonham: *Burma Rifles: A Story of Merrill's Marauders* 1960
- S/Sgt. C.M. Buchanan: *The Stilwell Road* 1945
- Raymond Callahan: *Burma 1942~1945* 1978
- Shankarro G. Chaphekar: *A Brief Study of The Burma Campaign, 1943~45* 1955
- J.B. Chaplin: *Action in Burma, 1943~45* 1984
- Fred Eldridge: *Wrath in Burma: The Uncensored Story of General Stilwell and Interns* 1946
- Ian Fellowes—Gordon: *The Burma War* 1972
- Ho—Yungchi: *The Big Circle: China's Role in The Burma Campaigns* 1948

- Thomas L. Hughes: *The Burma Campaign* 1943
- S. Woodburn Kirby, et al: *The War Against Japan. Volume 4, The Reconquest of Burma* 1965
- Geoffrey Matthews: *The Re-Conquest of Burma 1943~1945* 1966
- Roy Mckelvie: *The War in Burma* 1948
- D.D. Rooney: *Stilwell* 1971
- Albert C. 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s* 1958
- Theodore H. White. ed: *The Stilwell Papers* 1948
- Gen. Harold R.L.G. Alexander: *The Alexander Memoirs 1940~45* 1962
- Bruce Cumings: *The Origin of Kreen War*
- Field Marshal William Slim: *Defeat into Victory, London* 1956

附錄三：

我隨侍孫立人將軍的回憶

沈克勤

目 錄

- 一、從軍背景
- 二、軍訓班教官
- 三、精忠報記者
- 四、隨從秘書
- 五、有責無權的陸軍總司令
- 六、為陸軍官兵爭待遇
- 七、台北高雄的火車上
- 八、老總生活絕不比士兵多享受一點

九、孫夫人信佛

十、一秉至公、絕不徇情

十一、吳炳鐘的趣事

十二、恂恂儒者陳石孚

十三、英文大師馬國驥

十四、苦讀英文

十五、留美受訓

十六、戰地政務

十七、脫下軍服

我隨侍孫立人將軍的回憶

沈克勤

一、從軍背景

當我十歲能夠記事的時候，正是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九一八」事變發生，我記得有一位抗日英雄馬占山將軍，率領東北游擊健兒，在白山黑水間，喋血奮戰，拚命抵抗日軍，最後不支，退到西伯利亞，寧死也不投降。對於這位民族英雄，在我幼小的腦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民國二十六年，當我在蕪湖廣益中學唸完初一，暑假回到家鄉合肥城，「七七」事變爆發，日軍大舉進攻蘆溝橋，激起全中國人民的憤怒，點燃了中日戰火。接著「八一三」淞滬戰爭爆發，戰火延燒到南京，學校被迫停課，我回到合肥鄉下家中避難。

二十七年春，轉入安徽省立第二臨時中學，在舒城郊外伏虎寺就讀。一天，日軍飛機突臨舒城上空，盤旋投彈，全城陷於火海，死傷無數。這時全校師生已無心上課，大家結隊走上街頭，宣傳抗戰，呼籲全民奮起，救亡圖存。

二十七年夏，徐州淪陷，學校奉命內遷。師生編成隊伍，成爲流亡學生，徒步穿越大別山，經過武漢，輾轉湘西苗區，到達川東秀山，學校改編爲國立第八中學初中第五部，繼續

教學，絃歌不絕。

十月二十五日，武漢撤退，在湖南長沙新成立的稅警第一團，由團長賈幼慧率領，經川湘公路行軍入川，途經秀山，駐防一個多月。我們這些穿破爛軍服的丘九，看到這支裝備精良的丘八，精神抖擻，軍紀嚴明。他們駐進破舊廟宇，不數日，就將髒亂的環境，修整得煥然一新。尤其是這位英姿煥發的賈團長，他是美國留學生，在有名的史坦福大學攻讀歷史，爲了抗日救國，回國投身軍旅。他對我們這些難民學生愛護有加，邀請我們與他們官兵在野外聚餐，鷄鴨魚肉全有，我們這些三月不知肉味的窮學生，大打牙祭。校長顧訪白先生與賈團長交往甚好，常請賈團長來校在週會上講話。當地天主教堂有個美國神父，平時神氣十足，而今見到賈團長卻畢恭畢敬。看在我們這些年輕學生眼中，認爲中國有這樣傑出的軍人，一定定能戰勝日本。

三十三年，抗戰進入最艱苦階段，我在中央政治學校讀書，日軍攻陷貴州獨山，重慶震動。這時蔣委員長發動全國知識青年從軍運動，後方各大中學校學生從軍熱潮，如火如荼的展開，當時我因家庭關係未應召從軍，一直是心中憾事。

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宣佈投降，抗戰獲得最後勝利，中國列爲世界四強之一，舉國歡騰。當時我興奮異常，十五日一早，從南溫泉趕到重慶市區，參加慶祝勝利遊行。次日天方破曉，人們尚在睡夢中，我趕早回校，走到街頭，看見報童沿街叫賣新華日報，口中大聲呼喊：「共軍下令全面接收淪陷區」。國人剛嚐到勝利的滋味，隨即又開始憂慮內戰的爆

發。當時青年攜手返鄉重建家園的夢想，很快就破滅了。

三十六年夏，我從政治大學畢業，奉派到安徽省政府工作。時逢國內戰亂，安徽地方受到土共騷擾破壞，已不安寧，因而我不願意回鄉從事地方工作，暫停留在南京。

一天我在報上，看到一則消息，說「孫立人將軍奉派到台灣訓練新軍」，當時我眼中恍如閃現一線曙光，認為這是我從軍報國的機會。一則我投筆從戎的宿願得償，再則我可到初光復的台灣寶島遍覽熱帶風光。而且孫立人將軍就是在我心中留有良好印象的稅警團的領導人，後來他率領新一軍，在緬甸戰場上屢建奇功，打通中緬公路，成爲一位戰績輝煌的抗戰英雄。由他來訓練新軍，必爲國家帶來新希望。知道他是清華畢業，與政大教務長陳石孚先生是同班好友。我就與同學石遠謀商定，請石孚先生給我倆寫封介紹信，至南京沈舉人巷孫府晉見孫將軍。這次見面，孫將軍看完信也沒多問，就派我倆人爲陸軍訓練司令部新聞處上尉科員，從此穿上了軍裝，踏上人生的征程。

一一、軍訓班教官

民國三十六年八月一日，我與石遠謀兩人，一同到南京香靈寺陸軍訓練司令部報到，見到新聞處長張佛千少將，他要我們倆人各寫一篇從軍感言，作爲語文測驗，通過後，就開始上班。陸訓部是一個新成立的軍事機關，一切尚在草創之中，惟官兵生活都要受嚴格軍事管

理。我倆剛從文學堂出來，初踏進軍事機關，一切都不懂，處處受到管束，深感不自在。同事多是軍人，我們在軍中的文職人員，一舉一動，都不合乎軍事要求，他們看不順眼，譏笑我們是「活老百姓」。

陸訓部第一批赴台官員百餘人，於國慶前夕，從上海乘登陸艇，離開黃埔江，駛向台灣海峽，我站在船頭，遙望前程浪濤汹涌，海天一色。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海洋，心情感到興奮。回顧大陸河山，黯淡蒼茫。離去父母鄉邦，愈行愈遠，心中依戀不捨，久久不能成眠。那裡會料到，此去之後，大陸沉淪，我們便成爲有家歸不得的遊子，我與父母永訣了！

十月十一日午間，

抵達基隆碼頭。我們上了岸，看到路邊水果攤林立，搶著買香蕉大嚼。

我第一次看到奇異的鳳梨，想買又不知道如何吃法。我們在基隆市逛了一趟，覺得它祇是個樸實無華的漁港。下午賈幼慧副司令官來接，



石遠謀（左）沈克勤（右）在鳳山軍營門前合影（吳紹同攝影）

集合我們訓話，要我們嚴守軍紀，不要給台灣同胞對國軍留下壞印象。可是我們的表現，多少帶有點勝利者的姿態，在街上購物吃飯，有時無意中也許顯得趾高氣揚，難免會引起台灣同胞的反感。

當天晚上乘火車到高雄，第二天清晨，進駐鳳山營房。這是日軍遺留下來的老舊營房，門窗破壞，營區雜草叢生，無電無水，又無桌椅床鋪。我們成爲拓荒者，開始披荊斬棘，動手打掃房舍。又從崗山空軍單位，借來老舊桌椅，擺設起來，開始辦公，積極準備新軍訓練工作。

第一批訓練新軍的基層幹部，是從東北新一軍教導總隊調來的四百二十二名學生，擔任示範隊，由趙狄總隊長率領，駐進鳳山營房，立即給沉寂空曠的營區，帶來虎虎生氣。他們穿著美式軍裝，短褲皮靴闊腰帶，精神抖擻，氣宇軒昂，整隊路過街上，步伐整齊，皮鞋發出的嚓嚓聲響，無不引人注目欣賞，稱讚新軍畢竟不同凡響。他們受到老百姓的衷心歡迎，我們也引以爲傲。

陸訓部經過一個多月的籌備，就在鳳山營區內，開辦軍官訓練班幹部訓練總隊，分設將官、校官、尉官及士官四個班隊，調訓在台部隊的各級幹部。這時我應聘爲政治教官，教授將官班的中國憲法。十一月十六日開學，我去上課，軍訓班新聞組組長王景佑上校，恐怕我這個年輕上尉壓不了台，他先上台替我說了幾句話。我剛離開大學校門，我還記得在校時薩孟武老師們講授的政治學理論與學說，臨時拿出來賣弄，頗受學員們歡迎。一天我患瘧疾，

自己講話也聽不見，便在課堂內大喊，他們也不介意。後來到部隊上，遇到這些將領們，他們還稱呼我為老師，內心甚為得意，因而引起我對教書的興趣。

二、精忠報記者

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二日，新聞處主辦的「精忠報」出刊，我被調為採訪記者。從小我就喜歡看報，但做記者卻是外行。而新聞處長張佛千卻是辦軍報的高手，他在淞滬前線曾主辦過「陣中日報」，名噪一時。他對報社同仁要求嚴格，規定每名記者每天撰寫新聞稿不得少於五百字。我每天在營區行走採訪，有時找不到題材，心裡焦急，遇到同事劉國瑞，他也一無所獲，兩人相視苦笑。做了記者之後，孫司令官成爲我們跟踪採訪的對象，我對於他的日常活動，有了親近的機會，對於他的思想行爲，開始有了新的認識。

三十八年九月間，孫司令官奉命兼任台灣防衛司令，陸訓部擴編爲台灣防衛司令部，新聞處擴大爲政治部，我奉派爲宣傳科長，兼任精忠報採訪主任。當時我深感惶恐，不知道如何做好軍中宣傳工作，實際上，每日工作仍以精忠報爲主。光復節夜間，共軍一萬多人，分乘大小機帆船二百多隻，襲擊金門西北角古寧頭，新軍二〇一師六〇一及六〇二兩個團防守第一線，一夜之間，將來犯共軍擊潰，殲敵萬餘，俘虜六千多人。這一勝利消息，於次日傳到新軍基地鳳山。這是新軍訓練的部隊第一次獲得的戰果，作戰單位收到前方傳來的電訊，

立即送交精忠報發表。我當將電訊改寫成新聞，一份由精忠報刊出，同時另抄一份，由我騎著單車，送到高雄，交給中央社分社主任張明烈，由他電發至台北總社，供給國內外各大報紙及廣播電台傳播。當時金門沒有戰地記者，所有金門大捷的戰訊，都是由當地駐軍電報台灣防衛司令部，一連十數日，都是由我一手照樣撰稿傳播出去。我發表這樣重要的軍事新聞，為趕時效，來不及向上級長官請示，我認為這是宣傳科長份內的事。事後張明烈獲得中央社明令嘉獎，但沒有人知道這是我在宣傳科長任內所做的一件宣傳工作。

為了配合金門大捷的新聞，我又撰寫一篇「新軍良心訓練」的專文，報導孫司令官在軍中，教導官兵要發揮良心血性，倡導「意見、人事、財務、獎懲」四大公開，並鼓勵「好人出頭」，養成「軍愛民、民敬軍」的新風氣。這篇報導在十月二十七日中央日報上刊出，當天孫司令官專機飛金門前線視察，在機上看到這篇文章，他問同行的張佛千處長：「這位作者是誰？」我一向做事，盡力做好自己份內工作，人不知，己不慍。

三十八年底，政府各機關紛紛從大陸撤退來台，人心惶惶，台灣處在風雨飄搖之中。當時陸海空三軍主力都集中在高雄附近，鳳山是陸軍基地，左營是海軍基地，岡山是空軍基地。我們在三軍裡工作的政工人員，為了鼓舞人心，團結士氣，集議糾合高雄新生報、台南中華日報及駐在南部的新聞工作人員，聯合創辦一份雜誌，名曰「力量」半月刊。推舉南部中華日報總編輯陳立峯為主筆，高雄新生報總編輯歐陽醇為總編輯，中央社駐南部特派員張明烈為總經理，於三十九年一月十六日出版。發刊詞中開場白就說：「今日何日？大陸沉淪，神

州板蕩。事急矣！時危矣！吾人最後表現力量之時機至矣！……最後高呼：同仁不敏，願天下有作為，有希望，有理想，有智慧，堅決反共的朋友，熱烈支持我們的主張，用我們的力量，消滅敵人的力量。」創刊號裡刊載的文章，多是陸海空三軍的消息，有我一篇「新軍是怎樣練成的」，和侯家駒一篇「榮譽歸於壯士」，報導新軍上等兵袁林在金門大捷中的英勇故事。

「力量」這本軍事雜誌問世，在當時台灣可以說是首創。我們這幾個文人，畢竟力量有限，又得不到任何方面支持，未經數月，即宣告夭折。我到今天還保存「力量」半月刊的創刊號及第三期，可能是海內外的孤本。我們理想的共同事業，雖然很快就失敗了。可是經歷這次失敗，我與張明烈、陳立峯等人，成了很好的朋友，他們去世已經多年，可是他們在台灣最危險時期，對新聞傳播方面的貢獻，仍值得我永久的懷念。

台灣防衛司令部於三十九年元月三十一日設立研究委員會，延攬從大陸逃難來台的著名學者教授，擔任研究委員。實際上他們並不來部辦公，只是有時邀請他們來鳳山給軍訓班各班隊學員生演講上課。孫司令官認為現代軍人，必須具有現代社會科學知識，所以他聘請的學者教授，都是一時之選。他調政治部張佛千處長主持研究委員會業務，我與劉厚二人調去擔任秘書。我記得當時應聘擔任研究委員的，有名教授蕭公權、沈乃正、周培智、翟楚等人，應邀前來演講的，有錢穆、牟宗三、徐復觀、胡秋原等人，周培智是合肥同鄉，他來鳳山，由我接待，他對學員生講完課，轉身告訴我：「二三十年後，這些學員生中，將來許多都是

國軍中的高級將領。」翟楚教授是我政大老師，他一家五口，初到台灣，生活維艱，由我每月替他代領眷糧，送到府上，因而成了他家中常客。後來翟楚應聘到美國紐約大學教書，民國五十二年我去紐約參加聯合國大會，聖誕節前夕，他邀我到他家裡作客，在座還有哥倫比亞大學錢熙教授夫婦。三十八年，翟老師的長公子翟文伯，在台北中學唸書，後來成爲美國大學的名教授，我和他相處，有兄弟一般的情誼。

四、隨從秘書

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十七日，孫將軍升任陸軍總司令，仍兼陸軍訓練司令，第四軍官訓練班主任，暨台灣省防衛司令，一身任四要職，這是他一生中掌握軍權最盛的時期。就在這時，我與政大同學徐士立調任總司令的隨從秘書，從此隨侍他左右，形影不離，一直到他調任總統府參軍長，長達四年之久。

當時在總司令辦公室有五個人，爲首的是少將高參葉鏡允，儼然是辦公室的頭子，我們也這樣稱呼他。他是政大一期校友，對於我們這兩位初來的後進，給予許多照顧。另兩位隨從參謀是陳良燠和曾日孚。陳是福州人，軍校十七期畢業後，就參加緬甸作戰，跟隨孫將軍多年，孫將軍爲人處事的習性，他瞭解最深，而他本人又極聰明機警，深得孫老總的信賴。曾日孚是美國華僑，自幼受美國教育，說一口流利英語，清脆悅耳，爲人也純真活潑，專事

洋務，與美國人打交道。我和徐士立，初進老總辦公室，祇辦理文書整理，演講或會議紀錄，及生活日記等。

孫老總一生志趣在於練兵，他的目標是要把中國軍隊練成世界上第一流的軍隊，因而他每天除了辦公，接見客人及參加會議之外，一定要抽出時間去看部隊。他走到操場野外，看到部隊演習訓練，精神極爲愉快，好像一個嗜好運動的球員，一上了球場，打起球來，他的精神就來了。

可是我們這幾個隨從，跟著他有時真苦，不論炎陽烤晒，颱風吹打，白晝黑夜，海角山巔，他都要親自跟隨著演習部隊察看，暴風雨夜，他與官兵同樣不要穿雨衣，我們祇好跟著一同淋雨，衣服濕透了，他叮囑部隊回去後，吃一碗熱的薑湯，而我們連薑湯也沒得吃。校閱部隊時，他喜歡與部隊同吃大鍋飯，每頓吃下兩三碗，有時他忙過了午餐時間，我們只好同他一起挨餓，這是常有的事。他忙完了，想起吃飯，就叫伙伕把剩飯炒一炒，煮碗蛋花湯，幾個人吃起來，反而覺得格外好吃。三四年下來，他的足跡走遍台灣、澎湖、金門的每個角落，我們追隨他左右，吃盡了苦頭。當時孫老總五十左右，體力強健，他不怕苦，我們都還不到三十歲，有苦也說不出了。

我初進南昌街孫公館，以爲是來替孫老總當差的，感到坐立不安，不知如何是好。相處久了，才體會到孫老總看待我們，如同家人一樣。當時他膝下猶虛，我們便成爲他的子弟了。與他同睡同起，同桌吃飯。早餐總是吃稀飯，四碟小菜，花生米、豆腐乳、醬瓜、鹽菜，天



孫將軍向部隊講話，後座紀錄者是沈克勤（吳紹同攝影）

天不變，有時來了客人，加兩個鹹鴨蛋。中午晚上，如果在家吃飯，也是四菜一湯，兩葷兩素，魚肉青菜和蛋花湯，來了客人，也是加一盤炒雞蛋。孫老總對我們從未有過疾言厲色，連重話也未講過，如果我們真的犯了錯誤，他最多望我們一眼，我們就知道他不高興了。我第一天在竹南國小睡在他住的房門外，要守衛憲兵替我揩拭手槍，他不知道槍內裝有子彈，誤扣扳機，碰然一聲，子彈飛出。我嚇得不得了，認為一定要受責罵。孫老總就睡在裡面房內，他知道後，一點都沒有責怪。孫夫人信佛每天唸經拜佛，見到我們，總是和顏悅色，笑容滿面。有時她要坐汽車外出，總司令家裡只有一部汽車，曾日孚參謀搶著

把車子開走，揚長而去，說是去辦公事。孫夫人還是笑嘻嘻的走出大門，趕搭公車，或是坐人力車，我看到這種情形，心裡總覺得有點過意不去，認為孫夫人把他們慣壞了。

五、有責無權的陸軍總司令

民國三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時，孫將軍仍穿著洗褪了色的草綠卡機布軍常服，赴總統府宣誓就任陸軍總司令。他回到家裡面無喜色地說：「我祇接到一顆陸軍總部的印信，其外一無所有，關於陸總的編制裝備人事經費等項業務，一切均須從頭開始。」他感到責任重大，但是上面並無意給他實權。他知道政府這次要他出來，是要用他來爭取美援，並非要他來掌握兵符，整軍經武。平常人家，逢此喜慶，一定是花籃滿庭，親友道賀不絕，家中充滿了熱鬧氣氛。可是老總平時不喜歡應酬，更不許部屬無事登門逢迎，他榮升這一天，可以說沒有人前來道賀，家裡同往常一樣地冷清。

前三天，我開始上班報到時，就聽說跟隨老總多年的英文秘書潘中慶及黃珏、黃正姐妹，因受到「李朋匪諜案」的牽連被捕，而且是蔣經國親自打電話給孫立人辦的。孫明知道潘中慶和黃氏姐妹絕對不是匪諜，他雖為他們力爭辯白，也是無效。他這才明白，這是上面有意要給他警告，要他順從聽話。為此，先把他的親信人員關起來，作為人質，如不聽話，隨時可以找個藉口制服。潘中慶在保安司令部看守所僅問過一次話，經老總多方設法營救，一年

之後，以「過失洩密」罪名，判刑十年。老總再教當時在周至柔總長辦公室擔任英文秘書的衣復得上校，在監外代潘寫了一份「悔過書」，奉准調陸軍總部服勞役，發給准尉半薪。潘申慶從看守所裡放出來，他去見老總，老總一見面就拍拍他的肩膀說：「不要難過，他們原想懲我，卻先苦了你們。」潘出來後，和我同寢室，他住在下舖，我睡在上舖。我見他一天到晚笑嘻嘻的，從未說一句怨言，更沒有透露絲毫案情，他回到房間，就倒臥在床上，打開收音機聽古典音樂，兩年下來，我也被感染，能夠欣賞古典音樂了。最不幸的是黃氏姐妹，這一對金陵女大的高材生，剛走出校門，便遭到無情的政治風暴，把美好的青春與前途給斷送了。

我住在南昌街孫公館第一天，老總交待我辦的第一件公文，就是簽呈總統，保薦前三十八師師長陳鳴人爲陸軍總部營務處長。陳鳴人到差不到一個月，五月初，就被保密局關起來，顯然上面對老總的防範，更加嚴厲起來。

新七軍軍長李鴻於三月間從大陸逃出來，孫老總親自去見老總統，力薦李鴻擔任第四軍訓班主任。老總統召見時，要李鴻就軍校校長與成功軍軍長兩個職位中擇一出任。四月十日下午五時，孫老總陪同李鴻去見行政院陳誠院長，陳院長對李鴻在東北作戰的功勳，還予慰勉。當李鴻回到屏東家中，心裡尚在歡喜的時候，連同他懷孕的妻子，就被台灣保安司令部逮捕了。同時被捕的除陳鳴人外，還有新三十八師副師長彭克立和一一三團團長曾長雲。這四個人都是孫老總的愛將，同時被捕，顯然是上面要剝剪孫老總的羽毛。孫老總一生帶兵，

最愛護部下，對於這幾位追隨他多年曾在戰場上共過生死的戰友，他眼看他們受冤被關在牢裡，心中感到最大痛苦。結果這四個人被關了二十五年又二個月，罪名是來台「策反孫立人」。

六、為陸軍官兵爭待遇

孫老總自幼受美國教育，養成美國人的習性，遇到不公平的事，就去力爭。後來他也明白，上面認為陸總部管轄的軍隊太多，權力太大，處處予以限制，不是去爭就可以爭到的。可是他習性養成之後，很難更改，尤其當他發覺陸海空三軍官兵的待遇不同，更是氣憤。他認為三軍官兵同為國家服役，為甚麼海軍官兵的待遇要比陸軍高出一倍？而空軍更高出兩倍？一次，他在總統召集的最高軍事會議中提出，參謀總長周至柔的答覆是，海空軍官兵素質要比陸軍高。孫則氣急敗壞的問：「如何見得？你如認為海空軍官兵素質比陸軍高，我們可以舉行考試，予以測驗，看究竟是誰的素質高？」兩人爭得面紅耳赤，使得周總長一時下不了台。

當時陸軍官兵待遇實在微薄，每月副食費只有台幣十八元，生活十分艱苦，士兵營養不良，患夜盲症及腳氣病的，比比皆是。孫老總認為改善陸軍官兵待遇，是他不能旁貸的職責。一天晚間，孫老總到台北長沙街周總長官邸，商談請求增加陸軍官兵待遇，周總長堅持不准，認為陸軍員額太多，無法調整待遇，兩人又爭吵起來，聲音越講越大，嚇得周家的人不知發

生了甚麼事情，結果又是不歡而散。

孫老總一直氣悶在心，他有點孩子氣，遇到周總長連打招呼都心不甘情不願。每週例行軍事會議，孫老總時常後到，因為先到，他不願向周總長敬禮，後到，他只要向總統敬禮就可，兩人這樣鬧下去，周總長自然也不會讓他，凡是陸軍總部有請求事項就很難過關，孫老總本想在陸軍有一番改革，他處處遭到掣肘，更使得他牢騷滿腹，不論見到任何人，他就發牢騷，傳開來之後，有心人再加油添醋，便很容易引起上峯的猜疑，防範更嚴，流言更多，層峯不察，聞善則疑，聞惡則信，久而久之，便構成罪嫌了。

七、台北高雄的火車道上

台北每週有兩個會議，是孫總司令必須參加的，一個是週四舉行的陸海空三軍首長聯席會議，一個是星期六上午，總統召集的最高軍事會議，其外週日在陽明山舉行的總理紀念週，也得參加，因此老總每週必須在星期三晚上從高雄乘火車北上，星期天晚上再乘火車從台北南下。每週在台北至少須住四天。當時台北已成爲臨時首都，人文會萃，應酬頻繁。他到了台北之後，就免不了許多無謂的應酬，這是他最厭煩的。有些從大陸撤退來台的老官僚，時常成爲孫府的不速之客，他們仍然是過去官場一套老辦法，見面不說心裡要說的話，留在肚裡讓人去猜，一坐兩三個小時，儘量說些閒話，老總雖然聽得不耐，但又不好意思端茶送客。

所以他在台北開完會議之後，馬上就乘火車回鳳山軍營，爲了減少他在台北無謂的應酬，老總提議將陸海空三軍首長聯席會議開會日期，改在星期六下午舉行，獲得通過之後，他就有更多時間，放在實際工作方面。

我們每次來往台北高雄，都是乘晚間十時夜快車，行前通知鐵路局，把他專用的一節車箱掛在夜快車後面。老總在上車之前，家裡客人不斷，經一再催促，不到最後時刻，他總不肯離開，及至匆忙趕到車站，旅客都已上了車，只等他一上車，火車就開始啓動。他每次從台北上車，孫夫人都來送行，與老總手挽著手，送老總上車，夫妻恩愛，好像兩人捨不得分開似的。

我跟著上了火車，解開軍服，就倒在臥舖上睡覺，不到十分鐘，火車還沒有駛到萬華，我已經呼呼大睡了。途中不論車身如何搖動，我都不會被鬧醒，一夜睡得極爲香甜。次晨天亮，車抵台南，醒來起身盥洗，到了高雄下車，回到鳳山營房，照常辦公，並不覺得旅途勞頓。我的同事徐士立兄，他在火車上很難入睡，次晨起來，睡眼惺忪，到部辦公，精神不濟，不堪其苦。

我們最佩服老總的睡覺功夫，他不僅在火車上可以睡覺，就是在任何情況下，只要他放下工作，他就能呼呼入睡。他常在看完部隊之後，乘汽車回家途中，大睡一覺。星期天，許多人要遠離台北，出去渡假，遊山玩水，藉以休息。老總在星期日下午，如果沒有事，便午睡二三個小時，這是他恢復一週來的疲勞最簡單的辦法。

台灣鐵路局特爲老總裝製一節車箱，中間除有臥舖外，並設有會客室及辦公桌椅，必要時，可在車上繼續辦公會客。兩邊各有一個房間，每個房間設置兩個上下舖，分由隨從及警衛人員使用。此節車箱於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啓用，老總每於視察鐵路沿線部隊及防務時，便搭夜快車，在車上睡眠，待火車駛到目的後，便將這節專車甩下，他仍可在車上繼續睡覺，直到天亮，醒來盥洗畢，隨即下車，開始工作，節省了許多時間。

八、老總生活絕不比士兵多享受一點

孫將軍帶兵練兵，一向與官兵同甘共苦，生活絕不比士兵多享受一點。老總年逾五十，兩鬢飛霜，他下部隊校閱，一定要與官兵同吃大鍋飯，而且在露天操場，一起蹲在地上進食，自己添飯，吃了一碗，又添一碗，甘之如飴。有一次，士兵以飯代酒，向他敬飯，他滿面笑容，連吃數碗，與官兵同樂。

三十八年六月十六日，是黃埔軍校成立二十五週年校慶，總統親來主持。校慶前一日，孫將軍在鳳山大操場預校入伍生總隊官兵，當時受校的一位入伍生趙靖東，事後記述當時孫將軍陪同官兵淋雨的一段經過，最能表達官兵的感受：

「十五日下午預行演習的時候，忽然天降傾盆大雨，在長官的激勵下，雨下的越大，我們愈發抬頭挺胸，雖然人淋成落湯鷄，但是頭宜正，頸宜直，兩目凝神，向前平視，下顎微

向後收，腰幹挺直，小腹後收，兩腳分開約六十度，兩膝併攏，臀部夾緊的立正姿勢，卻絲毫沒有馬虎。槍管裡灌滿了雨水，不停的往外冒著水泡，擦槍油的油漬透出晶瑩的七彩水紋，部隊的行列裡，肅靜的沒有一絲聲音，只有雨水不斷打在我們頭頂所戴的斗笠上，發出唰唰的聲音，每個人都全力以赴，期使這次演習圓滿成功。司令官孫立人將軍在肅穆的立正號聲停止後，以雄健的步伐，上了司令台，團長江無畏上校發出「敬禮」的口令，同學們以閃電的動作行扶槍禮，孫將軍以極標準的姿勢舉手答禮，團長喊完「禮畢」的口令，司令官雙目神采奕奕，注視著全場，英氣逼人，面部的表情嚴肅中充滿慈祥，頷首向總隊長趙遯少將說了一聲「好！」即向司令台正前方跨了一步，立正挺胸陪著我們淋起雨來，總隊長趙遯趕緊踢了一個標準的正步，站在司令官孫將軍的左後方，陪著我們大家淋雨，整個部隊寂靜無聲，濃密的雨點，淋得視線模糊，身上感到一陣冰涼透入心扉，因知司令官要求嚴格，我們立正姿勢絲毫沒有改變，足足淋了一個小時，孫將軍就像一座山屹立在司令台上，令我們從內心肅然起敬。最後說了一聲「很好！」叫總隊長命令部隊趕快帶回去，用紅糖與生薑煮薑湯喝，以防感冒。我們既感動又納悶，司令官檢閱，原來是陪我們淋雨來的，對孫將軍以身教代言教的以身作則，更是備受感動。晚點名之前，司令親來寢室巡視，垂問臨時鋪起的床鋪會不會潮濕？有時摸著同學的頭，有時按著同學的肩，一一垂詢喝過薑湯沒有？有沒有感到不舒服？淋雨淋了那麼久很辛苦，晚上要睡個痛快覺。有時看到同學筆直的立正姿勢，司令官面露微笑說：『立正姿勢很標準』。離開的時候，連長發「立正」口令敬禮，我們大家高呼：

『司令官好！』孫將軍高舉雙手，回說：『你們大家好！』

老總在鳳山軍營的辦公室，原是日本人的兵營，設備非常簡單，廁所浴室都是公用的，老總作爲他的辦公室，因陋就簡，沒有作任何增添修改。他的辦公室前，原來有一個防空洞，是日軍留下來的，到了三十九年初，政府加緊防空準備，營務處長張明信嫌這座防空洞不夠堅牢，特派工重修。四月十八日上午，老總到部上班，看到有五六位工人，正在拆除原有防空洞磚牆，大發脾氣，問是誰指使他們做的？至表不滿。他說：「這原是好的東西，爲何把它毀掉重修？這不是浪費是甚麼？」張處長聽到之後，馬上令工恢復原狀。中午，老總出門，看見工人又在修補防空洞原有磚牆，他又罵辦事人沒有頭腦！「飛機炸彈掉在上面，躲在這種防空洞裡有何用處？炸彈不掉在頭上，在防空洞裡與在辦公室一樣，又何必浪費人工金錢？」老總在生活方面要和官兵完全一樣，絕不願比官兵多享受一點。

老總在生活方面，絕不肯比士兵多享受一些，我們跟隨在他左右的侍從人員，更不要想多佔一點便宜，他也不容許我們有一點特殊。當時官兵待遇微薄，我每月支領少校薪九十元台幣，有一次發薪，只夠我在高雄市請吳炳鐘吃一頓館子，以後的日子就囊空如洗。我們每天加班，從未領過加班費，我們經常出差，也從未領過出差費，鞋子是公家發的皮靴，襪子經常是破洞。有一次我用的鋼筆壞了，自己沒錢買，公家又不發，我這個耍筆桿的秘書，深感無用武之地了。

九、孫夫人信佛

孫夫人張晶英女士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三十七年底，她從南京來到台北，住在南昌街公館，她在二樓上佈置一個佛堂，每天早起，要在佛堂前焚一炷香，誦一部地藏經，拜佛一百零八拜，所以她早晨下樓很遲，很少與我們共用早餐。

孫夫人性情溫和慈祥，面容光潤清秀，對待我們，都是笑嘻嘻的，從未見她發過脾氣，有厲聲厲色的情形。她和老總真是一對恩愛夫妻，相敬如賓，從未見到他們之間有何爭執或是有相互生氣的時候。

老總每天上班辦公開會，日夜去視察部隊，很少有私人生活。孫夫人有時看到老總太疲累了，就勸老總多多休息，有時晚上家中沒有客人，便強拉著老總去西門町看場電影，我們沾光，跟隨他一同去看，就我記憶所及，一年之中，也不過兩三次而已。有一天晚間無事，夫人拉著老總到大世界看「常使英雄淚滿襟」電影，回來後，張保恆先生問影片怎樣，老總笑道：「我這個人不懂羅曼蒂克」。

老總在家和夫人在一起吃飯，總是閒話家常，絕不在飯桌上談論公事，或評論人事是非。有時說到宗教信仰，老總常用手指著胸膛說：「我不信任何宗教，我只信良心。」夫人聽了也不以為忤。

三十九年初，蔣夫人發動陸海空三軍軍官眷屬為前線士兵縫製征衣，指令陸軍眷屬負擔

縫製十萬套襯衣褲。蔣夫人交辦的事，沒人敢說個不字。孫夫人就老實地告訴蔣夫人說：「陸軍官兵待遇菲薄，本身生活都不能維持，那裡有餘錢，再來負擔縫製襯衣褲的費用。」因她說這些話是出於她的肺腑，言下不禁流出眼淚，在場的官太太們無不感動。蔣夫人也被她的真誠所感動，遂將原議取消。

後來蔣夫人決定，由婦聯會提供布料，交陸軍婦聯分會出工縫製。孫夫人拿到布料，就去寺廟內，發動佛教徒縫製，如期完成。有一次婦聯會開會，孫夫人提出工作報告，上台說：「我是佛教徒，婦聯會今天要我作工作報告，我很慚愧，個人沒作什麼事，但是我們佛教徒的力量很大，婦聯會發給我們為軍人製衣的布料，我拿到寺廟，師父們很熱心，大家分工合作，很快就完成了。他們很了不起，默默的貢獻。請主任委員（蔣夫人）能給他們獎勵。」

孫夫人講完話，蔣夫人站起來說：「在座信仰基督教、天主教的夫人，妳們聽到沒有？剛剛孫夫人說佛教徒這麼熱心，妳們要向她看齊。」蔣夫人走下台來，很讚賞孫夫人的演說，也很好奇地問她：「妳怎能講得這麼好？」孫夫人回答說：「我是在寺廟裡訓練出來的。」由於大家都知道孫立人的太太是信佛的，因此每遇聚會，總是有人以她為目標，故意詰難，久了，她也不以為忤，反而練就了她的隨緣度化。蔣夫人要她改信基督教，前後勸了幾次，她不為所動，從未改變她的信仰，有時還與蔣夫人互別苗頭，爭取官太太們信奉佛教。

三十八年，大陸淪陷初，逃來台灣的法師和尚們，有的因匪諜罪嫌被捕。她聽到之後，就親自前往警察局去擔保，並義正詞嚴的對他們說：「這些和尚都是忠貞愛國，隨國軍過來

的，你們這樣亂抓人，對人民一點保障都沒有，那你們和共產黨差不多嘛！我們的信徒很多，你抓一個和尚，有多少佛教徒心裡不安，因此而影響人心，這可不是鬧著玩的！我不知道台灣有這種法律，人被抓了，還要付一天兩塊錢伙食費，這法律是誰定的？我要了解了解！」警察知道她是孫立人夫人，對她非常尊敬，她要保人，法師們都被保了出來，其中包括星雲法師，當時他還是個小和尚。她又和國大代表李子寬居士等人募集了一筆錢，買下了善導寺，供養大陸來台的法師們居住。

陸軍總部有一位尉官，他有兩個小孩，無力扶養，乃寄養在一位台灣善心人士家中。孫夫人聽到後，大發願心，在台北向佛教信徒們勸募一部分善款，利用屏東招待所的房子，設立一個軍中托兒所，命名為屏東慈幼幼稚園。老總建議由德籍顧問史坦因夫人主持，因她對兒童教育非常熱心，而且德國人做事，認真節約，所有工作人員都是義務職，不支任何薪金，不用任何僕役。孫夫人認為很好，並聘請學教育的堂妹孫敬婉輔助史坦因夫人，務須將托兒所辦好。孫夫人再三叮嚀說：「並不是我好名，因為托兒所經費，都是我費盡心血，向善心人士勸募來的，我要對他們有個交代。」

十月二十日晚間，老總邀請立法委員胡健中先生在家晚餐，席間談及佛教。孫夫人說：「立人在外帶兵打仗，我與老母在家無力相助，惟有終日唸經拜佛，祈禱菩薩保佑他平安。」孫夫人並舉出兩件事，證明佛祖靈驗。

「抗戰期間，立人在貴州都勻訓練稅警團，有一次他前往重慶接洽公務，當時政府退處

四川，汽油來源斷絕，真是一滴油像一滴血樣的珍貴。孫將軍雖擁有一輛公家的汽車，但爲了節省汽油，乃改搭商車前往，回程行至川黔交界處，他嫌商車遲緩，爲了儘早趕回駐地，適有一部小轎車馳來，他遂往接洽，談起來，知道該車是中國銀行的，孫將軍與其經理相熟，遂獲允改乘轎車。行未多久，得悉原乘的商車，在弔死崖翻車，全車乘客無一生還。立人回到家中，談起來，心有餘悸，而我認爲這是神靈保佑。」

「還有一次，他率領新一軍在緬甸作戰，深夜，立人騎馬行於叢林峭壁中，昏暗中，馬突然驚跳，立人從馬上被摔下來，山澗淵深，果真掉下去，必將粉身碎骨，不意爲一樹幹托著，未有掉到谷底，後來部屬用繩索將他拉了上來。」

孫夫人在講這兩件事時，語氣極爲懇切。孫將軍聽後，不禁撫著夫人的背笑著說：「妳的誠心足以感動神靈，但絕不能使我信佛。」孫夫人不予理會，繼續對胡健中先生說：「不然，他嘴喜歡如此說笑，實有善根，去年他生日時，我爲他做了幾樣素菜，而隨從人員卻要他吃油葷。我說：「讓你自己選擇。結果，他還是吃素。」胡先生深以爲然地說：「我生日也是吃素。」

孫將軍與胡健中委員過去素不相識，一次在周總長官邸，聽其言談，認爲是國民黨人中的明達之士，從旁探詢，乃知是胡健中先生，特邀來晤談。飯後兩人談了兩個多小時，甚爲投緣。

孫夫人由於信佛的緣故，參透了人生。她來台之初，知道自己不能生育子女，而老總年

已半百，膝下猶虛，便到處託親拜友，想爲老總物色一位品貌俱佳的如夫人，幾經波折，三十九年，張美英女士來歸，她內心甚爲歡喜，視同姊妹一般，親切相待，和睦相處，使老總後半生能享受到平靜的家居生活。①

註 釋：

① 釋永芸撰〈與孫立人將軍夫人往生前的最後訪談〉一文，載於《孫立人將軍永思錄》第四四二—四四七頁。

十、一秉至公、絕不徇情

孫老總辦事要求極爲嚴格，任何犯了不可原諒的錯誤，給他發現，他絕不寬貸，嚴詞指責，尤其是跟他做事的親戚家人，他一視同仁，絕不徇情害公。他在海州練兵時，發現跟他做事的一位堂叔，在財務上有點問題，他在盛怒之下，要把他關起來從重處罰。所以我看到跟他做事的親戚，在他面前沒有一個不是戰戰兢兢，怕說錯了話，做錯了事，挨他責罵。

有一天，我陪同他從外面回到家，他下了車走進門，看見他的親侄兒孫至京站在走道上，他勃然大怒，拉著他的侄兒嚴厲地說：「給我滾出去，我不要你進我家門！」至京囁嚅不敢

發一言。我站在一旁，感到莫名其妙，不曉得至京犯了甚麼大錯誤。後來我聽到他的堂姊妹們私下議論，說至京最近在朋友家打麻將輸了錢，至京嫂特來向二叔告狀，引起老總震怒，認爲至京不求上進，而去賭錢。大家認爲至京嫂爲這點小事來告狀，引起老叔憤怒，實在不應該。

這時老總的大哥伯亨先生從大陸逃難來台，也住在官邸。伯亨先生有時對我們說：孫家本很富有，他弟弟今天貴爲陸軍總司令，可是孫家並沒有沾他甚麼光。他的長子至京從西南聯大外文系畢業，想進外交部，孫老總寫封介紹信給當時外交部長葉公超，請求給他一個比工友高一點的職位。在老總認爲這才是他愛護子弟的做法，要求他們幹任何行業，都要從基層做起。可是他家人的看法則不同，如果一個大學畢業生去做事，要做的職位比工友高一點，則又何必必要勞動你去函介紹呢？

這時孫夫人張晶英的結拜姐姐章太太，攜子章超從大陸逃難來台，也住在孫公館。章超在中山大學唸書，尚差一學年沒有畢業，有志從軍，到入伍生總隊受訓一年多。二十九年夏，參加第四軍官訓練班十八期入學考試，因患輕度砂眼及痔瘡而落選。孫夫人及章太太知道後，於六月二十七日早餐時，就跟總司令說情，請他想個辦法。總司令說：「這事我沒有辦法，一切公事都須要依照規章辦理，我也不能徇情害公。」

當天中午，我陪老總乘專機南下，下午一時二十五分降落屏東機場，下機後，即趨車返邸，迎面遇見章超，老總便直接了當的告訴他：「你的事，我不能管。」接著詞色嚴厲的責

問他：「爲何擅離營房！」並命令他：「立即回到連上，努力學習，不要到處尋求情面！」下午五時三十分，到鳳山軍營辦公，儲訓班兩位同學有類似情況要見總司令，請求特准免考進軍訓班，我便將章超的事告訴他們，說總司令希望他的部屬要憑真本事硬功夫考取軍校，絕不允許任何人講情面。他們快快離去，認爲我不肯幫忙讓他們去見老總求情。

我記得陸軍參謀學校在台復校，首次招生，規定須由各部隊推薦高級軍官，經過考試及格，始准入學。這時總統府選派三位參軍，要不經考試直接入學，老總不准，認爲任何人入學都要經過考試，總統府參軍也不能例外。他這種一秉至公六親不認的做法，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甚至連家人也不能諒解。

七月三日，老總對軍訓班第十八期畢業生講話，他說：「我們革命軍人做事，應當把國家、人民、職責、榮譽四者作爲準繩。我可以告訴大家，我平生行事，祇要是於國家人民有利的，要我犧牲甚麼都可以，甚麼人都是我的好朋友，要是於國家人民不利的，就是我父親做的事情，我也不會贊成。」

十一、吳炳鐘的趣事

三十九年夏，美國名教授喬治先生應邀前來鳳山，在大操場對全體官兵演講，由國立編譯館編譯吳炳鐘陪同前來擔任翻譯。炳鐘從小在北平長大，抗戰期間，在輔仁大學攻讀化學，

未有畢業，就去從軍，在范漢傑將軍部隊中任翻譯官，口譯是其所長，說話清晰有力，聲音宏亮，充滿感情，頗得聽講官兵好評，孫老總亦大加欣賞，認為軍中難得有這種人才，便去函梁實秋館長調用。吳炳鐘請示梁館長，梁當即表示贊同，並鼓勵他說：「去吧！讓你的前途與國運聯在一起。」梁館長認為孫將軍現在一身繫國家命運，他有前途，國家也就有了希望。

八月十七日中午，吳炳鐘前來總部報到，孫總司令派他為上校秘書，並同他談及個人志趣。老總說：「打仗完了，國家太平了，我這個學工程的，寧願做個全國監工的，來建設我們的國家。」下班時，老總約吳炳鐘一同回家晚餐，吳篤信天主教，席間，老總詢問天主教會的各种情況。

從此之後，炳鐘就加入我們隨從人員行列，有時一同隨老總出差到南部，與我們同吃同住，空閒時聽他講笑話，葷素並陳，工作之餘，卻增添了許多趣味。

在當時軍中，翻譯人員甚多，可是在口譯方面，無有出其右者。他不但英文好，而且記性更好，美軍顧問講話，不論講多久，他都能很有條理的譯出來，其中提到數字；他不用筆記，都能絲毫不錯一一道出，我很佩服他在這面的天才。一天，他的夫人告訴我，炳鐘每晚在家讀書，非至午夜後二三時不睡。我才知道他有天份，但後天的努力是不可缺的。有一次在林口舉行軍事大演習，總統親臨主持，美方有高級將領前來參觀。演習前，我同他先到達演習場地，演習人員忙得團團轉，氣氛極為緊張。這時炳鐘從口袋中，掏出一本英文詩，專

注的朗誦起來。在這種緊張時刻，他能利用片刻空閒，專心讀書，也是很少人能夠做得到的。

當台灣局勢處在風雨飄搖的時候，自由中國之友美國共和黨參議員諾蘭先生來台訪問，他先到鳳山參觀新軍訓練，孫將軍親自陪同說明，兩人並與大象林旺合影。諾蘭參議員對新軍射擊成績，讚不絕口，認為是世界上最優越的部隊。他回到台北，應邀在圓山軍官團發表演講，孫將軍指定吳炳鐘擔任翻譯。當老總統蒞臨大禮堂，演講即將開始，孫老總發覺吳炳鐘還未到場，要我立即打電話去催詢，我忙走出去，看到炳鐘珊珊來遲，全場將星雲集，就等他一人。他不慌不忙，隨同諾蘭參議員步上講台。我喘息方定，諾蘭參議員已經開始演講，不便走入會場，我就站在窗口聽講。諾蘭參議員演講的主旨，在鼓勵自由中國軍民要為反奴役爭自由而奮戰到底。他分析當時國際局勢，條理清晰，經過吳炳鐘的翻譯，聽眾無不感奮。孫將軍回到辦公室，要將諾蘭演講全文紀錄下來，交報紙發表。當場我並未有隻字紀錄，老總既有指示，當時我記憶猶新，就把它紀錄下來，經梅汝璈組長潤色整理，呈老總核定，即由梅組長送給中央日報發表。第二天，老總統在報上看到諾蘭參議員演講全文，認為對民心士氣鼓舞甚大，詢知是陸軍總部梅汝璈上校送去的，老總統甚為欣悅，特召見梅組長，當面予以嘉獎。我內心也甚感欣慰，認為給老總完成一件意想不到的差事。

民國四十年五月一日，美國軍事援華顧問團成立，由陸軍少將蔡斯（William Chase）擔任團長。蔡斯團長來台之後，於七月十四日下午向圓山軍官團發表演講，講題是「美國軍事援華團在台的任務」。蔣總統率三軍高級將領親臨聽講，原擬由吳炳鐘上校擔任翻譯。當

時老總約請余伯泉將軍由香港來台，本意是請他來擔任陸軍總部第五署署長，主管陸軍教育訓練工作，因為他來遲了，署長已發表謝學齊，一時沒有適當職位，余將軍偕同家人就住在孫公館，無事時彈吉他自娛。老總有意推薦他擔任新成立的國防部外事局長，為增加總統對他認識，臨時請吳炳鐘將這次翻譯工作，換由余伯泉將軍擔任。余將軍係英國劍橋大學法學士，繼入英國皇家砲兵學校，英文造詣及軍事學養，都是一流人選。蔡斯團長演講，由他擔任翻譯，自無問題，惟他是廣東人，說起官話來，自不及吳炳鐘說北京話道地，清脆悅耳。記得蔡斯演講中曾說到美軍部隊及幕僚人員的關係，說部隊長就是BOSS。余將軍一時找不到適當軍事術語，便將它譯成「老闆」，雖不是軍語，倒很傳神，一時成為聽眾談資。余將軍不久就任國防部外事局長，從此一帆風順，一躍而為副參謀總長。

當時陸軍總部，經孫總司令多方延攬，留學英美人才眾多。吳炳鐘在談話間，對於他們的英文能力，很少有欣賞的，惟獨對於溫哈熊的英文才華，他常讚賞。後來陸軍總部成立編譯處，孫總司令派留英學軍事的胡獻群少將任處長，吳炳鐘任副處長。未久，編譯處召開統一陸軍術語會議，陸軍各單位翻譯官選派代表參加，胡處長主持。會中他提出一個軍事術語 Last Defense Fire，說是最後防禦火線，吳炳鐘當即指說這是火網，不是火線，胡處長說我是依據英文軍事字典解釋的，吳說字典也解釋錯誤，這樣演成僵局，會議開不下去。胡處長氣得向老總提出辭呈，老總祇好要炳鐘不要幹副處長了。另外要他訂閱英美著名的報章雜誌，搜集有關資料，每天為老總講述國際局勢半小時。

孫老總清華出身，在美國文武學校畢業，與英美人士交談，白不需用任何人翻譯。當時在他身邊工作的英文高手甚多，撰寫專論文章，有他的清華英文老師馬國驥先生，軍事方面有余伯泉將軍，撰寫英文函件有政大外交系主任陳石孚先生及英文中國郵報總主筆陳欽仁先生，其外還有溫哈熊、曾日孚兩位隨從參謀，擔任對外聯絡工作。吳炳鐘來到老總身邊工作，他的口譯才華，雖然名聲大噪，但未受到重用。後來吳炳鐘調任參謀總長彭孟緝的英文秘書，他的才華才得到揮洒自如，不受約束了。

後來他被世盟理事長谷正綱延聘為英文秘書，在他隨谷理事長出席在曼谷舉行的世盟會議時，我遇到他，老友相見甚歡。我問他：「谷理事長演講形容詞太多，你如何逐字逐句譯成英文？」炳鐘答得很妙：「他講他的，我說我的。」雖然是句笑話，但亦可看出炳鐘口譯的本領，和他反應的敏捷，他能隨口譯出，引起聽眾熱烈迴應。谷先生每講一段話之後，一經吳口譯出，即聽到全場鼓掌喝采，自以為是他講得好，才得到聽眾歡迎，甚為得意，所以谷先生晚年出國參加世盟會議，總是帶著吳炳鐘同行，成為谷理事長的對外發言人了。

十一、恂恂儒者陳石孚

民國四十年五月一日，美國軍事援華顧問團成立，接著在陸軍總部設立美軍顧問團陸軍組，與孫總司令在同一樓辦公。爲了加強與美軍顧問團協商聯繫，陸軍總部設立編譯處，雙

方公文往來日漸加多，老總特聘其清華同學陳欽仁先生爲參議，核閱重要英文函稿。陳先生在美國米蘇里大學專攻新聞學，擅長新聞文學，當時台灣省主席吳國楨聘他爲顧問，擔任英文文稿撰擬工作，因他在省府工作繁忙，每天只能來總部辦公一個小時。

到了八月間，老總得悉政治大學外交系主任陳石孚先生從大陸逃到香港，立即去函邀他來台，聘請他擔任陸軍總部主任秘書，核擬英文文稿。陳石孚先生是老總的清華同班同學，基於同學友情，他樂於前來幫忙。民國四十（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石孚先生搭海輪由港抵基隆，老總派我前往迎接，我站在碼頭上，看到石孚先生在船舷邊，他那清癯的身影，出現在我眼前，我高興的喊叫：「陳老師，我來接你。」他下了船，就坐著軍用吉普車，直接駛到台北南昌街孫公館，作爲他的下榻處。晚間，老總下班回到家中，與石孚先生相見，老友重聚，甚感欣慰，飯後，兩人談到深夜，陳石孚先生不顧旅途勞頓，決定次晨即到部上班。

石孚先生擔任政治大學外交系主任十餘年，我國外交人員大多是他的桃李，我在政大攻讀法政，沒有機會上陳先生的課，現在他的辦公室就在老總辦公室的斜對面，我有隨時請教的機會，有時他核閱的英文稿件，經我轉遞時，每次我都要多看兩遍，想從中學會一點奧妙。後來他應陸軍總部官佐的要求，開設英文課，每週講英文文法兩三個小時，我報名參加，這才正式成爲入門弟子。

有一天，老總約清華同學在家晚餐，同桌有他的清華英文老師馬國驥先生，同班同學陳

石孚先生、梁實秋先生、周思信先生，他們都上過馬老師的英文課，席間談笑往日上英文課情形，梁實秋先生說：「馬老師教課嚴格，同學中祇有石孚沒有受過處罰。」周思信要我叫馬老師爲太師爺，因爲我是石孚先生的學生，在與這些清華人的接談中，對於他們高雅的風範，我受益良多。

石孚先生在工作之餘，應蔣總統聘約，將其所著的育樂兩篇譯成英文，出書之後，承他簽名贈我一本，我視爲珍寶，一直保存在身邊，這本譯著可能是陳先生留存世間的唯一著作。

後來石孚先生應蔣夢麟主任委員聘請，擔任農復會英文秘書，待遇較優，在台北金華街租屋居住，生活安定，他閒暇時，從事攝影，家中設有暗房，自己拍攝，自己沖洗，用來消遣爲樂，但我從未見他展現他的攝影作品。石孚先生爲人謙沖淡泊，言談間，自然流露出他深厚的涵養與恂恂儒者的風範。

石孚先生有一獨子，清秀聰俊，在台完婚，育有二子，祖孫三代同居，家庭和睦幸福。後來他的獨子罹病癱瘓，妻室又告仳離，家景陷於淒涼。等到陳師母和他的兒子先後去世，石孚先生老年還要照顧兩個幼小的孫兒，孤苦伶仃，晚景堪憐。石孚先生逝世時，我在國外，多賴蔣彥士先生代爲料理後事，蔣先生還多方奔走，把他的兩個孫兒寄養在孤兒院中。一代人師，下場如此悲慘！天道何在？不禁令人興嘆！

十二、英文大師馬國驥

民國三十八年間，大陸沉淪，逃難來台人士，一時找不到住處，祇好投靠親友。老總見到親友沒有住處，便邀他們到南昌街公館暫住，等到找到房子後再搬出去。先後在孫公館住過的，有他的大哥伯亨先生，清華同學王國華、孫清波、張保恆、陳石孚等人，後來余伯泉一家人，也在孫公館住了一段時間。其中他的英文老師馬國驥先生住得最久，公餘有暇時，我常向他請教，得益最多。

我從多次談話中，知道馬老師是江蘇淞江人。他是上海聖約翰大學高材生，第一批清華留美學生，美國哈佛大學法律系畢業，回國任徐世昌大總統的英文秘書。當時外交總長顏惠慶是他在聖約翰大學的英文老師，愛其才華，調他進外交部，擔任顏外長英文秘書，並有意派他出任駐倫敦總領事，旋因外長換人未果。後來他出國參加國際經濟會議，遂留在英國，進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專攻經濟學。返國後應清華大學聘請，教授英文多年。清華原是留美預備學校，人才輩出，其中多是馬老師的及門弟子。

孫老總對馬老師非常尊敬，並沒有給他任何職務，做任何工作，讓他從事自由研究。當時馬老師有六十多歲，我們隨老總上班之後，他就在客廳裡攻讀英、法、德文名著，孜孜不息，看到重要處，使用紅筆劃出，有時還做筆記。我有閒空時，他常找我談天，英、法、德文隨口說出，我聽得莫名其妙。後來相處久了，兩人無話不談，成了忘年之交。我曾向他建

議：「馬老師，你精通法律經濟，滿肚子學問，爲何不把它寫出來，讓我們拜讀。」他謙遜回答說：「我要把我的法文學得和我的英文一樣好，把我的德文學得和我的法文一樣好，那時我才開始著作。」我對他的淵博的學識，莫測高深，不過我想等到他把法文及德文學成功了，那時他是否還有體力來從事著述呢？

在清華學人中，大家一致公認最擅長英文寫作的是二陳，就是陳欽仁與陳石孚兩位先生，他倆都是四川人。一天，我問馬老師：「在清華人中誰的英文寫作最好？」他也稱讚二陳，他說：「陳欽仁先生長於新聞文學，陳石孚先生擅長外交文牘。」我又問他：「梁實秋先生英文如何？」馬老師說：「梁實秋擅長中國文學。」我進一步追問：「馬老師你的英文寫作如何？」他毫不客氣的說：「我寫出的英文華麗而且有變化。」我再問他：「如何才算是好文章？」他說：「中外文章都是一個道理，文字要自然流暢恰當。」

馬老師是一位讀書人，整天書不離手，從不管閒事，與人也不多言，祇有談到學問，他好像長江大河，傾吐沒有完時。四十四年秋，「孫案」發生，我聽到流言說：「孫公館內住有一位老教授，是大陸方面派在孫身邊工作的。」我很替馬老師擔心。這時正好國立政治大學在台復校，蒲薛鳳先生出任政大教務長，他深知馬老師是一位有學問的人，遂聘請馬老師去政大教英文。他有這樣出處，我私心爲他慶幸。

一天，我看到馬老師，他聽說孫老總住在台中，公家不發給薪餉，生活十分艱苦，他很想把他節餘的薪金送去，但苦無門路，一再詢問我，有無辦法找到人送去？當時孫老總與外

界隔絕，送錢進去，反而會引起麻煩，馬老師這一番心意，令我非常感動。

民國四十九年秋，一次颱風，帶來豪雨，木柵政大校區，竟成澤國，夜間山洪暴發，水漲數尺，教職員宿舍全被淹沒，馬老師幸被學生救出，他受此驚嚇，不敢住在校內。將他節省下來的台幣三四十萬元，要我替他在台北買一間居屋，後來在齊東街買了一間房，我結婚後，他免費讓我居住，一直等到我有了公家配給的房子，他才把這間房子賣掉。後來政府派他赴土耳其大學講學，傳授中華文化。

馬老師在台無親屬，我聽他說，他有一個女兒留在大陸，他去世時，政大學生爲他辦理喪事，用他遺留下來微薄的積蓄，在陽明山公墓爲他營建一塊墓地。一代大師，埋骨在青山間。清明時節，我去上墳掃墓，荒草殘碑，問徑無人，我真不禁唏噓。他遺留下來的書籍，是他最寶貴的財產，全部贈給政大圖書館，專櫃保存。他教書一輩子，桃李滿天下，不知世間有無傳人？

十四、苦讀英文

我自從跟隨孫老總身邊做事，內心最感難過的，是自身英文程度太差。每天辦公，難免要和美軍顧問打交道，我的英文派不上用場。老總私人交往的朋友中，以清華人居多，他們都是留美養成了習慣，言談中夾雜著英文。自忖我也學過十幾年英文，爲何竟不能開口，有

時老美講話，連懂也不懂，自深感愧。

我想我的英文程度如此差，可能與學校教授英文的方法多少有點關係。我開始學英文，老師教拼音，要我們死記單字，學英文文法、造句、背誦名著，從未著重實用。等待與英美人接觸的時候，不敢開口，生怕說錯。也不能開口，因為在談話間，沒有時間，讓我運用文法，造好句子答覆。我又想到一個兒童，從喃喃學話開始，到會講話的時候，也不過四五年時間，他們並不需要學文法，就會造句講話。假如我現在改用兒童直接學習語言的方法，也不過再花四五年時間。因此我下定決心，重新開始學英文。

在當時要想找到直接學習英文的環境，極為困難。我想利用工作之餘，直接收聽英美廣播，但是我無力購買一個收音機。一天我和負責通訊的雲鎮大哥情商，他把庫存破舊的軍用收音機修好，借給我使用。我把它放在床頭，下班之後，倒在床上，便打開收音機，尋找英美廣播電台收聽。那曉得這架老舊的收音機，短波沙沙作響，根本聽不清楚。我不管聽懂聽不懂，一直聽下去。一天晚上睡覺時，我打開收音機收聽，不知不覺的睡著了，一覺驚醒起來，已是第二天清晨，收音機仍在沙沙作響，一夜未有關閉，我怕收音機燒壞了，我賠不起。同時還有同事，指責我利用老總關係，使用公物。我一氣之下，把這架老舊的收音機送還回去。後來我積存了幾個月的薪金，才買了一個簡單的收音機，隨身使用。

收聽英文廣播幾個月之後，發覺效果並不很大，我決定改變方法，去參加美國傳教士的英文查經班。這時陸軍總部已遷到台北上海路辦公，利用晚間或是週末，邀約好友黃永世、

張復禮、劉錫炳等人去參加浸信會的英文查經班。開始時，是我們這幾個人到中山北路馬偕醫院旁美國傳教士住宅中，去聽英文傳道，後來聽講的人多了起來，就改在教堂內查經，這樣直接聽講，英文確有進步。我白天工作很忙，晚上又趕著去上課，有時疲倦極了，不自禁的竟在查經班上呼呼大睡起來，美國傳教士憐憫我疲累，並不責怪我，反而同情，使我更加奮勉。

我認為學習外國語文，是給自己在知識領域中開闢一個新的世界。我學英文最起碼的程度，要能閱讀我喜愛的國外書報雜誌，聽得懂外國的名家演講，和英美人士相互溝通意見。我以此為衡量我英文程度的標準，每年年終，我給自己「嚴格打分數，無論是英文閱讀、講話，以及聽寫能力，雖有進步，但都是不及格，鞭策自己不能懈怠。

我不能說好英文，最大的障礙是膽子小，怕說錯了，給人見笑。有一次我在洛杉磯青年會吃早餐，一位美國佬向廚師要一樣早點，重複說了好幾次，美國廚師還是不知他所云為何物，這位美國佬竟然大發脾氣，兩人吵了起來。美國佬說：「難道我不是美國人嗎？為甚麼我說話你聽不懂？」這時我才恍然大悟，美國人跟自己人講話都還聽不懂，我們和英美人講話，一時聽不懂，沒有關係，放大膽子儘量去說，多說幾次就會了。

後來我還有一次經驗，增加我說英語的信心。我到巴布亞紐幾尼去訪問，當地沒有一個會講國語，澳洲人及土人均講英語，華僑都講廣東話，我又聽不懂，和他們交談，只能用英語。一天晚間在深山裡，幾位年輕的華僑約我吃飯，飯後大雨，無法返旅舍。這幾位年輕

華僑和我閒談起來，他們指責政府對海外華僑一點照顧都沒有，當地如果發生種族動亂，問我政府有何救援措施。開始我還儘量禮讓敷衍他們，而這些受過西方教育的年輕人，卻不懂中國人的禮讓，處處進逼，我到無處可退的時候，逼得我只好和他們用英語舌戰起來。我問他們：你們的父母，一無所有，一句英語不會講，單憑中國人刻苦奮鬥的美德，經過一生血汗的拚鬥，竟能在外國人圈子中，開闢一個美好的新天地，讓你們受良好西方教育，而今你們自己不去繼續奮鬥，開創你們的事業前途，反而要問政府能給你甚麼？那我不得不要問你們，你們曾為政府做了些甚麼呢？說得他們啞口無言。我未料到我的英語能力竟能說服這些年輕人。兩個星期訪問回來，我的英語竟然流暢起來，在家裡有時也會不自覺的說出英語。我這才明白，學習外語，環境是很重要的，而用外語說話，是一種習慣，習慣成自然，多加練習，自會成為習慣，習慣了，說起外語來自然流暢。

十五、留美受訓

自我從軍之後，倏忽過了四、五年，我在軍中發覺軍旅工作，非我志趣之所在。軍隊為求打勝仗，嚴格要求官兵絕對服從，不容許個人自由發揮其特性與潛能。我既不是以軍人為終身職業，則應趁早離開軍中，另謀發展。

可是跟隨孫老總做秘書之後，他平日看待我們，如同他家中的子弟一般，我沒有理由，

無故辭去。而且我在軍中發現，每個將領都認爲你只要跟隨他就有前途，你要說不幹，那就等於你輕視他，這是將領們最不能容忍的。尤其是孫老總，更是自負甚高，他到處求才，如何能允許他身邊人不幹，除非開小差，辭職只有自討沒趣，我不願不歡而散，祇有俟機想辦法離開。

四十一年，美國軍事援華顧問團同意考選國軍軍官，赴美國各軍事學校受訓，培養軍中兵科教官人才。規定陸軍總部考選各兵科，包括步兵、砲兵及戰車諸兵科，而通信及工兵則由聯勤總部考試。我未曾進過軍校，對於這些兵科所知有限。但跟在老總身邊兩三年下來，每天耳濡目染，自認對於步兵科還不陌生。我認爲這是一個好機會，就去報考步兵科。考試那天中午，老總吃午餐時沒有看到我，問曾日孚參謀：「沈秘書到那裡去了？」曾參謀回答說，他去參加留美軍官考試，老總知道笑了起來。他說：「如果他考取，人家都不要進軍官學校了。」後來發榜，榜上居然有我的名字。這是在台舉辦的第一屆留美軍官考試，國防部認爲我資格不符，決定取消，我想當正式軍人的夢也就破滅了。

過了幾個月後，陸軍總部再度舉辦留美軍官考試，這次考試增加憲兵科五個名額，我看到其中有一名是「刑事犯罪調查」，並不限定須具有憲兵軍官資格。我認爲我是學法律的，參加這一科考試應該符合資格。我遂鼓足勇氣，再去參加考試，這次給我考中，受訓時間只有三個多月，我想能夠到美國去考察一趟，也是值得的。我怕老總不准我前去，不敢冒然向他報告，想找一個好時機再向他陳情。

一天下午，我陪他去看陸軍總部參謀長趙家驥，到了趙府，我走上前對趙夫人說：「總司令特來看參謀長。」趙夫人回話說：「趙參謀長剛出門，去聽胡適之先生演講。」老總見不到趙參謀長，我們便打道回府。途中，我認爲這是個好時機，便向他報告，我考取留美，受訓時間很短，請他准許。他聽我說完，沒有表示反對，我認爲他已經默許，心裡很高興。後來我才知道，趙參謀長與老總鬧彆扭，上午留下辭呈不幹，老總知道，親去趙府挽留，吃了閉門羹回來，心裡一定不愉快，我要是早知道，決不敢在這時向他提出，但他不知道，我也想藉留美的機會，離開他了。

我們這批考取留美軍官，可能是在台灣派到美國受訓的第一批，政府非常重視。出國之前，老總統要召見點名。一天下午，我們這批留美軍官約有二三十人，齊集總統府辦公室，大家服裝整齊，排成三行，接受總統點名。老總統點到我名字時，我立正答有，注視到總統停頓了一下，在查看點名冊上我的註記，我忙向總統報告：「我是中央政校畢業的學生。」總統連說了兩聲好，算是過去了。

四十二年二月初，經過美軍顧問團的安排，一天上午十一時，我們五個年輕軍官，搭泛美航空公司客機啓程赴美。美國對於軍人極爲優待，我當時是同少校，給我坐頭等艙，坐位寬敞舒適。客機升空後，空中小姐送來各式美酒，我並不善飲，祇覺得機會難得，每種酒都要一杯，淺嚐即止，也分辨不出好壞。坐在窗前，品嚐美酒，遙望天上白雲飄浮，俯看太平洋海浪碧波，心曠神怡。當時泛美客機，還是使用螺旋槳式引擎，飛了四五個小時，才在琉

球那霸機場降落，我們下機後，也不要辦出入境手續，無人來管，我們幾個中國軍官，信步走出機場，走進附近美軍營房，只見幾個美軍廚師，正在整理廚房。他們看見來了幾個中國軍官，就打開廚櫃，裡面盡是大塊牛排豬肝，讓我們自由享用。我們這幾個年輕軍官，在台灣軍營裡，從未看過這樣豐盛美好的餐點，便大嚼一頓，吃飽後，揚長而去。回到機場，旅客都已登機，正在尋找我們，我們匆忙上機，客機就啓飛了。

客機飛了一夜，清晨降落東京軍用機場，我們幾個中國軍官，依照規定，須辦理入境手續。我們找了許久，才找到一間破舊的木屋，裡面有兩位日本海關人員，他們剛爬起床，天下大雪，氣候嚴冷，他倆用木柴生火取暖，寒愴的樣子，像是到了山野人家。他們知道我們是來辦入境手續的，也不問一聲，便在我們護照上蓋了章，讓我們通行。我們便由美軍派車，接往東京，住在市中心第一旅館，這是當時美軍的招待所。

當時正是韓戰最緊張時期，東京是美軍的集散地，第一旅館住滿了美軍軍官。從第一旅館可以走到東京市中心的銀座及皇宮，街道髒亂，處處呈現出戰後破落的景象。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軍閥把國家及人民，打得山窮水盡，連街道上的鐵欄杆及地下水道上的鐵蓋，都被徵收去，熔鑄成武器打掉了，人民生活窮困，還未能恢復，日用品極爲短缺，我們沾盟軍之光，可以到美軍購物中心（PX），自由購買任何物品，享受佔領軍的優遇，顯得很神氣，若是隨手賞給日本侍者一包美國香煙，他會向你鞠躬到地，感激萬分。我在旅館中遇到一位陸軍總部老同事，他到韓國當了兩年翻譯官，初次來東京度假，他把積蓄下來的美金，以一

比三百六十的匯率，換成日幣，用紙包成一大堆，提在手中，我一直提醒他小心謹慎，不要給日本人搶去。

在東京等候美方安排飛機期間，承蒙駐日大使館秘書朱震球學長引導我參觀東京市區的风光名勝。有一天我獨自乘地鐵行約半小時，下車去參觀一座植物園，佔地寬廣，松柏參天，環境幽靜，因不是週日假期，遊人甚少，獨自徘徊樹林花叢間，多日來的奔波煩擾，頓時爲之消除。鬧市中有此安靜去處，我一直都在想念著它。

一天上午到羽田機場登機，看到我國軍事訪問團由徐培根將軍率領，團員中有王觀洲、蔣緯國等五位將軍，他們是應美國國防部邀請，前往美國考察軍事。我們同乘一架泛美客機，起飛後，蔣緯國將軍最爲活躍，談笑風生，翩翩佳公子，在機艙內與空中小姐們玩橋牌。我想與這些將領同行，飛行一定安全。正在思念間，機長報告，飛機一個引擎發生故障，須回航東京修理，大家不免一場虛驚。等到引擎修復，再度起飛，俯瞰東京，已是萬家燈火。

經過一夜航行，次晨，飛機降落在威克島（Wake Island），這是太平洋上一個小島，二次大戰期間，美日曾在這裡發生爭奪戰，現在是飛美客機中途站，美日間來往飛機，須在這裡降落加油。我們下了飛機，舉目可以看到小島四週的海洋，島上只有一個機場，幾座營房。徐培根將軍走到休息站門前，蔣緯國將軍一個箭步，走到門前，把門拉開，立正站著，讓徐團長進入室內，其姿勢優美，動作自然，彬彬有禮，給人印象深刻。我們同機旅客，全在這間房內用早餐，席間，蔣緯國將軍對我說：「他在這個團內，身兼數職，既是翻譯員，

又是禮賓官。」當時他是裝甲兵旅少將旅長，風度英俊瀟灑，在訪問團中是最活躍而引人注目的一位。

早餐之後，客機繼續起飛，航行了一整天，到達夏威夷，已接近午夜。美軍駐在此間的太平洋艦隊總部派禮賓軍官前來迎接我國軍事訪問團。我們走進機場航空站，聽到夏威夷土風舞的樂曲，就感覺到這裡充滿熱帶情調。大家用完晚餐，蔣緯國將軍走過來，關心我們今晚有無住處。我回答說：「這是我們第一次到夏威夷，睡覺並不重要，我們想利用這個機會，到市區觀光一下，現在夜深，租不到車，請旅長和美軍商量，提供一輛軍車，讓我們到市區海邊走一趟。」蔣旅長滿口答應，回來告訴我們，依照美軍規定，一輛禮車，只能坐三位客人，我們有五個，他們願提供兩部轎車，供我們使用。餐後，我們這五個年輕軍官，午夜在夏威夷市區兜風，最後還到世界聞名的瓦基基海濱泳場逗留一下，這時商店多已打烊，遊客都已散去，祇有我們這幾個年輕人，踮腳沙灘，尋芳問勝，黑夜間，只見燈火閃爍，看不到草裙舞的熱情女郎。

駛回機場航站，稍事休息，天已光亮，客機繼續向東飛，又飛了一整天，到達舊金山上空，已是夜晚十時許，俯首下視，一片燈火，猶如萬顆明珠，在夜空裡閃爍，發出光芒。蔣旅長俯向我的身邊，指著地面燈火閃爍處，告訴我們那裡是金門大橋，那裡是灣區。

客機平安降落，旅客都感興奮，機門打開，走上一位山東大漢，身穿美軍制服，他是上來歡迎我國軍事訪問團的，站在機門口，用英語說明美軍歡迎的程序，講了片刻，蔣旅長看

他是中國人的樣子，就走上前問他：「你會不會講中文？」這位美國軍官回答說：「會。」蔣旅長立即厲聲指責他說：「你會講中國話，爲什麼不用中國話報告，我們徐團長聽不懂你講的英文！」這位美軍軍官馬上改口，又用中文重新報告一次。一路上我所見到的蔣旅長的風采，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舊金山停留期間，我找到政大同班同學莫翔興，他是廣東中山縣人，當時他在當地華僑學校當教師，他陪同我到唐人街、漁人碼頭及金門大橋等名勝地區觀光。當時商店中所賣的中國用品，都是日本製的，看不到台灣及大陸的產品。舊金山華僑都講台山話，國語沒人聽懂。有一個星期六上午，屋崙中國文化中心開幕，華僑在市區大遊行，美國警察馬隊在前開道，各華僑學校的學生鼓樂隊排隊在街上行進，隊伍走了一個多小時，汽車停駛，路人站在道旁觀賞。我穿著中國軍服，也在行列中遊行，隊伍齊集到新建成的中國文化中心。建築堂皇，美倫美奐；揭幕典禮，由駐舊金山總領事張紫常主持，鑼鼓宣天，禮堂內擠滿華僑，熱鬧異常。典禮之後，每人發餐券一張，憑券可以到附近中國餐館用餐，免費招待。我能參加這一盛會，深感華僑在國外的奮鬥，給國人帶來莫大的榮耀。

我受訓的美國憲兵學校，地址在南部喬治亞州的奧古斯塔（Augusta），美國軍方安排我搭乘火車前往。一天晚間，美軍派員把我送上火車，我的坐位是頭等臥舖，上車解衣就寢，因我坐慣了火車，一夜睡得很舒適。清晨醒起，已抵達鹽湖城，下車、在車站外觀賞街景一番，即回到車上，到餐車上用餐點，遇到兩位從台灣來美國讀書的學生。他們告訴我，他們

是從台灣搭海輪來美，海上風浪很大，船身顛動得厲害，十幾天不能進食，也無法睡眠，其中一位女生，瘦弱不堪，想到中國留學生的痛苦，我不勝同情，當天晚上我把臥舖讓給她睡，我換坐她的座位。夜間我照睡不醒，第二天起來，她苦著臉告訴我，她受不了火車的顛動，仍然是睡不著。我想她這樣嬌生慣養的習氣，如何能夠到美國留學。

火車抵達芝加哥，他們繼續向東行，我要轉車南行。利用轉換火車在芝加哥有半天停留，我乘興到市區歷史及自然科學博物館去參觀。當天大雪紛飛，寒冷異常，我出進暖氣房間，又到室外觀賞風光，待到晚間，再上火車，我已有點感冒。睡在臥舖上，甚感溫暖，隔著車窗，欣賞車外天空雪花飛舞，一片北國景色。途中不知火車停在何站，上來幾位旅客，我順便問他一句，外面雪下得怎樣？他說：「你睡在暖室裡，怎會知道外面的寒冷！」

火車駛到亞特蘭大城，氣候已顯得溫暖，這裡是喬治亞州的首府，也是美國南部的大城市，都市建設頗具規模，市容整齊美觀。從這裡轉車到奧古斯塔，經過幾個小時就到了。下了車，美軍派員接我到學校，安排我和一位美國軍官住在同一房間內，床位分開，共用一個浴室，一同上課，一同用餐，他給我很多方便，很多指點，使我在受訓期間，沒有遭遇任何困難。一天下雨，他要利用雨水洗車，開車到南卡羅里納州（South Carolina）玩了一趟。

我們從台灣來到美國憲兵學校受訓的一共有五人，除我之外，還有勞謙上校，何文俊中校，及鄭越豪少校，他們三人就讀高級班，謝秉忱上尉就讀初級班。我們到齊之後，一天同去拜見憲校校長，在國內這是非常嚴肅的時刻，可是這位校長和藹可親，他和我們有說有笑，

不感覺到有一點拘束。在校內上課，也沒有國內軍營裡緊張氣氛，但是軍風紀還是很好的，上下都很有禮貌，對於外國來受訓的軍官，更是格外優待，當時我的班上，有菲律賓和埃及的軍官，相處都很和諧。

奧古斯塔是美國南方的一個小鎮，人民非常保守，對黑人仍存有歧視，許多白人同學，勸我不要再和黑人來往，白人用的公共廁所，不許黑人進去。一天中午，我和兩位德裔美人同桌吃飯，席間他們在大罵美國人不好，給鄰座一位美國軍官聽到，站起來質問他們是那國人，弄得場面很尷尬。我想美國是個多民族的國家，各族之間的融合，確實是個很大的問題。

當時在奧古斯塔只有幾個中國華



謝秉忱（左一）何文俊（左二）勞謙
（右二）沈克勤（右一）與美國憲兵
學校校長合影

僑，他們聽到祖國來了五位軍官在美國軍營裡受訓，感到非常光彩。一個星期天，他們開車到營區來接我們出去吃飯，主人是位老華僑，他單身在這裡經營一家中國餐館，邀來全市幾位重要的僑領，共同來歡迎中國軍官。席間，他用台山話致詞，講到激昂處，他吟起中國詩來，熱淚盈眶，當時雖聽不懂他在說甚麼，但他這番熱情，卻使我們感動。鄰座華僑告訴我們，他是隻身來到美國，經過一生艱苦的拚鬥，現在年老，才稍有積蓄，他的家小都留在大陸，不能出來，他的事業沒人繼承，看到我們這幾位從祖國來的軍官，不禁感觸悲傷起來。

受訓期間三個多月，生活過得挺舒適，功課又無困難，每天吃牛排大餐之外，還比照美國軍官待遇，領取日用金（*per diem*），一百多天的日子，很快就過去了。我結業的時候，正是春光明媚的時光，奧古斯塔小城，街道花木扶疏，市中心建有李將軍銅像，美國南北戰爭時，他曾率領南軍，幾乎席捲北方城鎮，直到今天，南方各州仍然崇敬李將軍（*Gen. Lee*）。當我離開時，我對這裡的風光，卻依戀不捨。

回程，我搭火車從亞特蘭大城向西行，沿著墨西哥灣，穿過米西西比河口大橋，到達紐奧良市，在這裡逗留半天，我曾到海港及市區觀光。這裡最早是法國移民開發的地方，商店街景充滿法國情調，我走到一家咖啡店，店名叫「兩姐妹」（*Two Sisters*），在庭院樹蔭下，品嚐咖啡，情調極為幽美，我一直難以忘懷。

火車繼續西行，進入德州境內，沿途觸目所見，盡是黃沙遍地，人煙稀少，車行約兩天一夜，才到邊境艾爾巴梭（*El Paso*），這裡和墨西哥交界，走出車站，就看到墨西哥的市

街，充滿西班牙的風光。火車停留時間甚短，我無法前去觀光。

又過一夜車程，到達加州重鎮洛杉磯，我停留三天，觀光好萊塢電影城，參觀電影拍攝現景，又到電影名星住宅區的碧富區（Beverly Hill）山城，遙望山間一棟一棟的花園洋房，院中有碧水照人的游泳池，想像伊嫩蕙蓮絲的「出水芙蓉」的鏡頭，不啻是人間仙境。

我回到舊金山，住進屋崙美軍營房。當時韓戰在激烈進行，美軍調動頻繁，不容易得到機位，我要求改搭海輪返台，想領略太平洋上的風光。最後美方還是安排我搭乘客機，原道飛回台北。

十六、戰地政務

美國憲兵學校有一個班隊，名稱叫「軍政府」（Military Government），我知道之後，立刻引起我的興趣。我詢問軍政府的性質和功能，美方告訴我，這是美軍在歐洲軍事佔領地區，實施軍管，一方面要安定後方，救濟流亡人民，同時要動員佔領區人力物力，支援前方作戰。我認為美軍此項制度，對於將來國軍反攻大陸光復區的重建工作，有極大的參考價值。又鑒於我國沒有選派人員前來學習這門課程，結業前，我向校方索取「軍政府」班的全部教材，帶回國內，也許可以提供有關單位參考。

回國之後，憲兵學校在台北三重埔復校，校長是吳志勛少將。我們五個在美國憲兵學校

受訓回來的學員，依照國防部規定，一定要到憲兵學校服務兩年，擔任教官，把在美國憲兵學校所學的課程，轉授給我國學員。

四十二年夏，憲兵學校在台復校伊始，一切都在草創中。我們這五個留美軍官，成了擬訂教學課程計畫的主力。同時美軍顧問團派來一位上尉顧問，常駐學校辦公，我們五人又成了學校當局與美軍顧問之間的聯絡官。

我們到憲兵學校報到之初，學校班隊尚未開課，吳志勛校長要我們先把美國憲兵學校的教材翻譯出來，作為課程參考，學校酌給翻譯費。我向吳校長報告，我帶回有美軍「軍政府」的教材，詢問學校有無需要？吳校長是湖北省選出的國大代表，他曾參加大陸光復設計委員會工作，聽到有這方面材料，要我儘量譯出，供給他參考。

所謂「軍政府」是佔領軍在佔領敵國領土之後，在過渡期間所實施的有效軍事管轄，使佔領地區內的人民，服從軍事管理，維護公共秩序，保護佔領軍安全，以及制定為治理佔領區所必須的各項法令。為達成軍事佔領的任務，第二次世界大戰，盟軍統帥艾森豪將軍率軍佔領歐陸之後，即任命葛萊將軍（Gen. Clay）為盟軍佔領區軍政府長官，對於軍政府人員的編組及其職掌的業務，均有明確的劃分，且有一套標準作業程序，對於盟軍佔領歐陸後，恢復地方秩序，撫輯流亡人民，管理佔領區資源，維護佔領區原有的經濟財政結構等，都會發揮極大的效用。美軍軍政府在歐洲佔領區實施的經驗，後來在韓戰期間，用來維護戰區內的交通及安撫流亡人民，也發生很大效果。

我把美軍「軍政府」的教材譯出之後，吳校長極爲欣賞，要我把美軍「軍政府」的理論與實踐，寫成一篇報告，陪同他到陽明山實踐研究院去演講。後來爲國防部總政治部所採用，改爲「戰地政務」，考選學員，赴美進「軍政府」班學習。回國後，在政工幹校設立「戰地政務」班，召集各級政府官員前來受訓，研討光復大陸地區戰地政務如何實施，作爲反攻大陸的準備。

後來這許多發展，都非我當初始料所及，但我赴美受訓，能獲得一點成績，私心引以爲慰，覺得不虛此行。

十七、脫下軍服

我在憲兵學校教書期間，仍把台北南昌街孫公館視同我的家，課餘有暇，星期假日，我都會回到孫公館，繼續爲老總服務，有時還隨同他出差。孫家也沒把我看成外人，遇到吃飯時間，就多加一雙筷子，與老總同桌吃飯。

國防部新規定：三軍總司令任期，一任兩年，一人最多不能超過兩任四年。民國四十三年六月底，孫老總任期屆滿，當時新聞傳播，一致推測孫老總會升任參謀總長。新命發表前夕，老總爲同事徐士立兄證婚，陸軍總部參加喜宴的同事，都在宴席上，談論老總榮升，大家都認爲這已經是確定的事，全場充滿了歡樂的氣氛。

次晨報紙發表總統命令，海軍總司令桂永清升任參謀總長，陸軍總司令孫立人調任總統府參軍長，消息大出意外。孫老總在陸總四年任內，爲了他的整軍建軍的理想，不免得罪了許多人，傳說黃埔將領曾聯名上書總統，反對孫老總升任參謀總長，因而老總統臨時改變主意。孫老總得悉後，他自己倒不在意，可是對陸軍官兵的士氣，像是在熱頭上，澆了一盆冷水，大家失望極了。

在交接典禮的前一天上午，孫老總到桃園主持六十七軍新任軍長佈達式，我陪同他乘車前往途中，向他說出我心中的感受。我說：「總司令這幾年辛苦練軍建軍，現在陸軍已經像幼苗般的茁壯起來，倘能繼續培植下去，定可爲國家建立一支強盛的軍力。今後如後繼乏人，不能繼續培植，則總司令多年來的心血成果，也很容易就會被摧殘掉了。」老總聽了，默然無語。我想老總所關心的，還是他的建軍理想未能順利完成，至於職位高低，他倒毫不縈心。我陪同老總完成他總司令任內最後一項任務，回到家中，可算我追隨老總告一結束，我內心有一份輕鬆感。當天下午，陸總部全體官兵在大操場，歡送老總，我就沒參加，我認爲今後應是我脫下軍服的時候了。

孫老總在參軍長任內，除了陪同總統參加重大典禮及軍事會議外，並無實際工作可做。一個忙慣了的人，突然清閒下來，自然很不習慣，這時開始練習打高爾夫球，生活卻悠閒多了。

民國四十四年夏，社會上散佈著各種流言，有的說老總的部下某某人是匪諜被捕了，有

的說陸軍某單位發生兵諫，影射著部隊中的這些不安情況，多少與老總有關連。這時我也常到老總家裡走動，看不出有何異樣，也不便私下打聽。老總還是和往常一樣，遇到他看不慣的事情，仍是直言無諱，發發牢騷。

七月三十一日傍晚，我走進孫公館，庭院空寂，樓下室內沒有一人，原來門口的警衛人員，換成了憲兵，我感覺到情況有變，就去找陳良燠，想問個究竟，他竟到他表兄家吃飯去了，我內心還在責怪他，現在發生了事情，他們為何一點警覺都沒有。

第二天我再去孫公館探視，已經不許任何人進去了，我打電話去查問，電話也不通了。我又打電話給溫哈熊家裡，溫太太告訴我：「昨晚哈熊就沒有回家，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情，心裡非常焦急。」我又打電話去台北醫院問老總堂妹璧人，才知道老總被軟禁了。至於為何被軟禁，沒有任何人知道，不過從當時情勢看來，是非常的嚴重。

一天我去看陸總老長官張佛千先生，老總堂侄孫克寬教授也在座，三人談論半天，都無從判斷發生了甚麼事情，也想不出任何挽救的辦法。最後張佛千先生說：「老總一生待人寬厚仁慈，遇有災難，應可逢兇化吉，生命絕對安全，我們無庸憂慮。」自然無法可想，那祇有聽天由命了。

過了一個多月，台北大華晚報刊載一則外電簡短消息，說孫立人將軍受部屬牽累，生活自由受到了限制，語焉不詳，從中也得不到實情。一直到十月二十日，總統府正式發佈新聞，說孫立人因受「郭廷亮匪諜案」牽累，免除其參軍長職位，並任命九人委員會予以公正調查，

消息見報之後，引起海內外輿論震驚。迄至後來九人委員會調查報告公佈，老總雖未被議處，但交由國防部隨時監管。

四十五年新春元旦，我照舊到孫府去給老總拜年，推門進去，憲兵警衛未曾注意到。看到孫府已經來了許多家人親戚，老總身穿絲棉袍，瀟灑從容，和往常一樣，談笑自若，閒話家常，沒有人談及案情，到了中午，一家人圍坐在一起吃年飯，氣氛格外顯得熱鬧，飯後，我搭乘孫至晶伉儷的便車一同離去，發現後面有一部吉普車跟踪，我在半途下車，不知道是否逃過他們的監視。

在此期間，我照常到熟人家走動，有的朋友勸我生活要檢點些，以免引起麻煩。我心想我跟隨老總期間，從來沒有做過任何不法的事情，而且也從來沒有利用過老總的威權，得罪過任何人，包括士兵工友，也沒有無故說句重話，所以我內心很坦然。「孫案」發生之後，憲兵同事都知道我做過孫老總的隨從秘書，但從未有任何人查問過我。

這時我覺得不能再在軍中幹下去了：第一，軍人的工作與我的志趣不合，軍人要求絕對服從，不能發揮一個人的專長及潛能。第二，我又不是學軍事的，一個文人在軍中混不出任何名堂，更談不上甚麼前途了。第三、以孫老總這樣卓越的文武全才，在軍中流血流汗苦幹了一輩子，為國家建立了無數的汗馬功勞與不朽的功績，結果連自身的自由都失去了，怎不令人灰心！

當時三重埔家庭工廠林立，環境污染嚴重，空氣污濁，加以我的心境壞，情緒低。四十

五年九月間，我經醫檢查，竟染上肺病。我遂藉此理由，請求搬出學校，在台北愛國東路租屋居住休養，以免傳染他人。

我每天清早起來之後，步行到台北植物園散步。見園內花木扶疏，生趣盎然，路旁高聳的大王椰子，枝葉搖曳生姿，充滿南國風光。我想天生萬物，祇要有適當的生存環境，就會得到充分的發展。樹木花草，有陽光水露的滋養，就會茂盛生長，人何不然？祇要養生有道，不要任意摧殘，身體自會健壯，因而我有了恢復健康的信心與希望。

我回到斗室之中，僅容一床，孤單一身，仰臥終日，面對天花板，空思遐想。有時我會假想我已死去，我還有何求？每當有此想念時，心靈中一片空白，未幾，就感覺到胸膛內滋生一股暖流，在腹內循環流動。我覺得這是人體內的自然生機，平時為俗務雜念所淹沒，而不自覺，等到夜深人靜，萬念俱空的時刻，生機自會顯現！

我在美受訓期間，視察美國是一個工商業發達的社會，人人都有平等發展的機會，各展所長，進步快速。中國自古以來的政治，就像黃河的水一樣，每代人都期望它清明，但水清何日？槍桿子雖曾出過政權，但未曾拯斯民於水火。過去的文人學士，都是家天下的附屬物，邀寵取幸，獲得一官半職，炫耀鄉里。近百年來，中國人所要追求的，是要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富強國家。今天中國知識份子，要救國救民，須從工商業做起。一個社會工商業發達了，政治才會民主，人民才能享有自由富足安樂的生活。

我有了這種覺醒之後，下定決心，要脫下軍服，走入社會，從事工商業，即使從擺地攤

做起，也要重新創造一番事業出來。小可開設一個商店，僱用數名店員，解決幾個人的生計，大可創辦一個工廠，提供許多人的就業機會，絕不再在軍中鬼混，白吃國家糧餉，誤盡一生時光。

當時軍中尚無退休制度，我想盡辦法，請求離職，均得不到批准，我可以不去上班，就是不准辭職，我無路可走。

這時同班好友黃天才，在韓國美軍中做了幾年翻譯官回來，賺了些美金，在台北杭州南路買了一棟新居。幾個同學，商議一下，就在天才家的客廳中，擺了一張桌子，在大門口掛起一個招牌，開設「台灣翻譯服務社」，為客戶翻譯中英文文件，按照字數，收取翻譯費，由我每天值班，接收文件工作。當初參加的友人，有黃天才、陸以正、唐賢鳳、楊隆章、何顯重、方有恆、沈杉幾個人，每人出資新台幣五百元，就做起生意了。

年輕人做事，野心大而不務實，大家認為賺取翻譯費，數額有限，不如開個英文補習班，教授學生英文，在當時台北補習班尚未興起的時候，我們就在杭州南路租間教室，招生上課，開始時，學生不成問題，而我們幾個創辦人，都是兼職，臨時誰有空閒，誰去上課，天天換老師，學生覺得奇怪，因為沒有專任教師，辦了幾個月，補習班只好關門大吉。

楊隆章、黃天才、方有恆幾個人，又異想天國，要辦一份中英文對照的半月刊，選取世界名著，譯成中文，比照刊出，提供學習英文人士的參考，取名「中英文匯」(Our Times) (Our Times)，於四十四年二月一日出版，發行了幾期，因為銷路有限，被迫自動停刊。

在中國日報 (China News) 服務的陸以正和沈杉兩位編輯，建議辦一份英文商情三日刊 (Commercial Bulletin)，把每天台灣的商情，摘要譯成英文，打字在臘紙上，油印數頁，集合訂成，專供在台外商參考，每月訂價二百元，訂戶約二三十家，收入足夠開支，而且還有多餘，因而一直維持了很長時期。

老總統著的「蘇俄在中國」一書英文本在美國出版，唐賢鳳獲得陶希聖先生的支持，「台灣翻譯社」取得在台灣獨家發行權，各機關學校訂購的甚多，賺了一筆錢，便在台北愛國東路與上海路口租了一間店面，開創「聯合書局」，代客訂購外國書籍及科技雜誌，業務日見興隆。我一個人辦理業務，感到人手不足，乃邀請老友劉國瑞兄前來參加，協助書局工作。

一天下午，憲兵司令部派來兩名軍官，告訴我說：「警務處王介艇處長，要我去上班。」我以為他們是派來抓我的，便乘坐他們開來的卡車，到達憲兵司令部，王處長說：「憲兵司令特來查勤，責問你為何不來上班，而竟在外面開辦書局！」我回答說：「我是奉准在外養病。」王處長是我的鄉長，一向愛護我。他勸告我說：「你現在調為憲兵司令部附員，你就在我處理上班。」我無從選擇，只有聽命了。

我每天到憲兵司令部警務處上班，處長也不分配工作給我做，整天坐冷板凳，滋味實在不好受，心情壞到極點，情緒更是低落。我在上班時間，無事可做，便埋首苦讀一本英文「林肯逸事」，給我精神上莫大慰藉與鼓勵。美國總統林肯一生都是在困境中奮鬥，我眼前所遭遇的挫折，與林肯的困境相比，實不足道，因而我力求上進的精神，再度振發起來。

正在窮途末路的時候，承蒙老友劉厚予兄向總統府副秘書長黃百度先生推薦，黃先生很禮遇，約我去他家裡吃晚飯，席間談得很愉快，同意我調到總統府第一局工作，我報到之後，上了兩天班，事情發生了變化。大概是總統府人事單位發覺我曾跟孫老總做過隨從秘書，認為安全有問題，不同意我到府裡工作。黃副秘書長打電話問憲兵副司令吳志勛少將，吳副司令說：「沈某人安全沒有問題，我願以生命擔保。」黃百度先生遂報告張群秘書長，張秘書長說：「我們辦事要崇法務實，跟在總統身邊辦事，不能有絲毫差錯。」因此我調職的願望落空了。

一天，我在報上看到中央社招考編譯人員，我就去報名應試，幸運獲得錄取。我請求憲兵司令部准我離職，憲兵司令部不但不准，反而責怪我未經報准，擅自參加營外考試。我申復說：「我自願參加黨營事業的考試，有何不可？」憲兵司令部派員通知中央社，不得讓我去做事。中央社答覆說：「你們可以命令沈某人來工作，但中央社不能聽你憲兵司令部命令，不許沈某人來社工作。」當我去中央社報到時，中央社把此情形告訴我，問我的意願如何？我說：「中央社編譯工作時間，是在晚間八時至午夜十二時，並不影響我白天到憲兵司令部上班，只要中央社許可，我絕不顧後果，願來中央社學習。」從此我在中央社編譯部學習新聞翻譯工作，一直幹了四年多。

中央通訊社是一個現代新聞的專業機構，在蕭同茲社長創辦領導下，業務分工，已有了良好的規模，各人站在自己崗位上，勤奮工作，養成一種樸實苦幹的風氣。我每天晚飯後，

步行上班。到社後，即由領班分稿翻譯，整整工作四個小時，沒有人偷懶，到了午夜下班，坐交通車回家。我在中央社工作四年，沒有感覺到有任何人事糾紛，只有工作成績好壞之分。我在新聞翻譯方面，沉潛學習了四年，使我的中英文有了很大的進步。

民國四十六年冬，同班好友潘明志告訴我，他已考取外交官，即將離開立法院，去外交部工作，他原在立法院外交委員會擔任的秘書職務，正在覓人接替，問我如果有意願，可以找一位相熟的立法委員，推薦我去工作。我知道後，非常高興，就去看政大學長吳延環立法委員，他很熱心替我籌劃。他說：「立法院慣例，各委員會任用職員，必須徵得三位召集委員的一致同意。」他遂安排我去見外交委員會三位召集委員的謝澄宇、謝仁釗、陶鎔，我分別拜見之後，他們三人竟然沒有異議，在召集委員開會時，一致同意我接替外交委員會秘書職務，並且要我立即上班，由立法院備文去函憲兵司令部，徵調我到立法院工作。

我在立法院工作了三個多月，當時朱建民老師在外交委員會擔任專門委員，主任秘書是詹行煦，他們對我非常關照，我在立法院工作很順利，慢慢獲得許多資深立委的欣賞。一天突然接到立法院人事室的通知說，憲兵司令部覆文來了，因我係留美軍官，不准我離開軍職，而且要我即日歸建，回原機關服務。這時我楞了，好像一聲雷響，打斷了我的生機！

詹主任秘書聽到消息之後，他比我還著急，就去和當時的召集委員王靄芬、李秀芬兩位商議，要立法院再去函國防部要人，公文正本送憲兵司令部，副本交由王靄芬及李秀芬兩位委員拿著去見參謀總長王叔銘上將，當面情商調用。李王兩位女委員向王總長說：「你們軍

中有數十萬人，立法院因工作需要，僅向軍中調借一人，請破格特准。」王總長允交主管人事單位研辦。我又將我現在的困境，報告憲兵副司令吳志勛少將，希望憲兵司令部不要阻難。吳副司令對我處境非常同情。他說：「國防部主管人事次長鄭爲元將軍，是他在軍校八期擔任區隊長時的學生，他願拿著憲兵司令部同意借調的公文，親自去見鄭次長，請他一定要幫忙。」我聽了這番話，覺得吳副司令爲我調職事，這樣不辭煩勞，親自去奔波，使我終生感念。其實鄭次長是我在陸軍總部同事，相處甚好，但現在我不願去找他，因爲我們兩人都跟過孫老總做過事，恐怕增添他的困難。就在這幾天我內心焦慮不安，如果再不能脫離軍服，我不知道我是否還有勇氣，再回到軍中幹下去。一天下午，我正在立法院伏案沉思坐立不安的時候，鄭爲元次長親自打來電話給我說：「國防部已同意我調職，公文已經發出。」我像犯人得到釋放的消息一樣，軍服終於脫掉了。

就在我拼命掙扎要離開軍隊的時候，有一天聽說孫老總住在三軍總醫院醫病，我去醫院探視，在隨護人員不注意下，給我溜了進去，看到孫老總臥在病床上，我站在病床前，探詢病情，我想找幾句話來安慰他，看到孫夫人坐在一旁，一時靈感，我就對老總說：「佛家主張忘我，一個人在病中或在困境，倘能忘我，則可消除一切煩惱苦難。」我話還未說完，但見老總突然用手向桌上一拍，大聲的責怪我說：「大家都忘我了，國家由誰去救！」我聽了，心中一陣酸痛，幾乎掉下淚來。我想「國家已經不要你了，你還要去救國！」我還能再說甚麼呢？就辭退了出來。

附錄四：

悲劇時代 悲劇英雄

——讀沈克勤著《孫立人傳》

彭歌

「孫（立人）將軍的英雄悲劇，就是苦難中的中華民族的縮影，也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歷史寫照。」《孫立人傳》的作者，曾任孫將軍隨從秘書的沈克勤在該書的自序中發出如此的感慨。本文作者閱讀過沈著《孫立人傳》之後，也產生了無窮的浩嘆，並認為透過該書作者詳盡的鋪陳，後人對孫將軍的心路歷程，是非功過都能有更深一層的了解，同時也可供後世史家評鑑。

近來讀書，有遠離現實的詩集，也有反映現實的小說。古老的，新近的，皆在人情之中太與人情背扭的，無論它怎麼出名，怎麼流行，總是讀不下去。

這幾天，讀完了沈克勤兄編著的《孫立人傳》，內心有無窮感慨。國人皆知，孫立人是我們這個悲情時代裡的一位悲劇英雄。他的生平遭際，波瀾起伏，奇譎處超過小說家的想像。

讀罷全書，又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悲壯蕭索的詩情，「夜闌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放翁豪邁的詩句，卻越發令人感到芸芸眾生，皆是一夢而已。

我正是以讀詩、讀小說一般的心情，讀完了這上下兩卷、一千零九十五頁、上百萬言的傳記。對孫立人生平事蹟，我自以為知道不少；讀此書以後才發現，不知者不可強以為知。不但是許多相關的事實並不清楚，就是有關孫本人的性格和心境，也是得之傳聞和資訊，都太表面化了。

作者與傳主的關係

沈克勤是政大法政系十三期的學長。法政系和新聞系同學交往密切，但他比我高兩屆，所以在校時並不相識。我只知道他曾任職中央通訊社，再進入外交界，在泰國服務多年。我某年在曼谷見到他，彼時他已擔當方面，從容樽俎之間。我不曉得他早在一九四七年初到台灣，就曾追隨孫將軍鳳山練兵。他對孫將軍「強兵強國」的信念和坦率性格十分傾倒，孫也對他勤敏負責的工作態度和能力極為欣賞；尤其自一九五〇年孫將軍出任陸軍總司令之後，沈調任隨從秘書，「每日隨侍左右，親炙警欬，同食共居，形影不離，風雨無間」，如是者四年之久，所以對孫立人的立身行事，以至其家人師友，都有相當深刻的認識。

一九五五年夏秋之間，發生孫立人涉有重大罪嫌的疑案，外間所知似乎是與「匪諜」和

「兵變」有關。以當年的環境，軍中和社會上雖有耳語流言，但公開的報導和評論甚少。一般多認為，以孫將軍的背景和勳業，應不致有那樣犯法絕情的事。不過，自大陸變色末期到播遷台灣之初，國共雙方從事生死存亡的鬥爭，彼此「用間」，無所不至。中共之運用「地下黨」，統帥部裡的劉斐、胡宗南身邊的熊向暉，都是很「成功」的例證。一九五〇年代初，台灣曾破獲多起重重大謀案，最令各方震驚的是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案，和蘇共派遣的李朋、汪聲和案。當時台灣海峽風雲險惡，雙方海空軍常有接觸，金馬前線更頻生狀況。在那「風聲鶴唳」的背景之下，一般人對於「中共亟圖犯台」的前提信之不疑，對於鬼影幢幢的匪諜疑案，往往採取「只可信其有」，以防萬一。孫案鬧得那樣嚴重，與當時的時局和氣氛有關。

嗣後政府指派九大員合組委員會，公布調查報告，孫立人交由國防部察考，自是被幽居台中三十三年，至一九八八年獲得自由。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十九日，孫立人病逝，享年九十一歲。

沈克勤在「自序」中說，孫將軍出生於二十世紀初，去世於二十世紀末，畢生追求的目標，在於建立國軍現代化，強兵強國。他認為：「孫將軍的英雄悲劇，就是苦難中的中華民族的縮影，也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歷史寫照。」沈先生退休以來，花費了七年時光，寫成全書。一大部分是根據他親身見聞和訪談材料。另外則得之於近百種中外專書、中央研究院和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的公私文獻。他很謙虛地用「編著」而不說是獨力之作，正顯示這本

傳記綜攬眾說、自成一體的特色。這是我所讀過有關孫立人最完整的一部傳記。

孫立人的出身背景

全書架構共分三十章，大部分以編年為主，從其家世背景，在國內外求學，以至練軍備戰的經歷。上冊以遠征緬甸的戰功為主。下冊則以受命來台訓練兵，總縮陸軍兵符，以至蒙冤受謗的事件為主。震驚中外的「孫案」經緯及其影響，是作者著力的重點。作者的心願是，讓讀者能「瞭解孫將軍一生奮鬥的心路歷程及其是非功過，和這一代中國人所受的艱辛苦難，並供後世史家評鑑」。

由於全書情節甚繁，篇幅甚多，我只選擇幾個重點，略敘我的觀感。

孫立人求學的過程相當特殊，他於一九二三年在清華大學畢業，一九二五年在普渡大學畢業，獲土木工程學士學位。一九二七年，又從維吉尼亞軍校畢業（第二次大戰時運籌帷幄的美軍參謀長馬歇爾，即為該校校友）。這幾項學歷，可說得上是兼資文武、學貫中西；在當時，甚至到今天，也都是很少有的。但這與眾不同的學歷背景，對他來說，既是資產，也是負債。說不定負面的作用更大些。

國軍的高級將領，大體是以保定、黃埔兩處軍校出身者為主。保定在前，包括蔣總統、陳誠、周至柔等，人數較少而位高權重。黃埔則有「天子門生」的身價，人多勢眾。此外則

被視為雜牌，至於像孫立人這樣，既有國內外大學畢業的資格，又在美國讀軍校。實在少之又少，回到軍中被視為「異類」，並非意外。就是到了二十世紀末葉的今天，從外國軍校畢業後下到部隊，能否和本國訓練的軍官們水乳交融，毫無隔閡，恐怕也是一個問題。

某些人具有共同的背景（如同學、同志、同事、同鄉或同屬某種團體），彼此間建立情誼，互信互敬，交若金石，這是良性的發展。但若過分強調小圈子，便會形成落伍的幫會意識，內而勾結互利，外則排斥賢能，圈子越嚴密，內容越腐化，絕非成功之道。

孫立人與某些位黃埔出身的將領之間，相處不甚和諧，原因非止一端；彼此所受的教育和文化背景不同，因而形成某些觀念上的差異。由小而大，積少成多，以至不能相容，恐怕雙方都有責任，不是單單一個「派系」排斥所能解釋的。

孫立人怎樣帶兵

由於他受的是美國軍事教育，一般人誤以為他可能在軍事上也要推行美國化，其實不然。從本傳中讀到幾處記載，令我甚為感動。

孫立人深感我們是工業落後國家，自己不能製造足夠的械彈裝備，大部分仰賴外國，所以特別珍惜。當他在海州練兵時，官兵習慣使用隨槍附有的鐵通條擦槍。他認為鐵通條易於磨損槍膛，尤其是槍口，且不易把來復線中的塵垢擦乾淨，所以他主張改用竹子通條。在

孫立人部隊中，擦槍都是用竹子通條，大竹籤、小竹籤，大毛刷、小毛刷，大方布和小方布，而小方布又分油布與乾布，此事看來微不足道，可見他並沒有沾染上美國「少爺兵」的氣息，很能掌握實際情況，找出最好的解決方法。（七十二頁）

一九四七年，蔣總統指示孫立人，積極籌備練兵，要他儘量調選新一軍幹部協助。孫報告說，「新一軍現在東北作戰重要，幹部不宜抽調，祇需從新一軍教導總隊中，調撥四百名學生……他們使用的毛瑟步槍，是十多年前稅警總團時發的舊槍，雖經過在印緬和東北作戰，還有七八成新，槍口未有損壞，來復線依然明顯，請求將這四百名學生攜帶這四百支舊槍，調到台灣擔任訓練部隊的示範教育就夠了。」（四六五頁）從這件事可以看出國軍在受挫後重新在台灣站起來所經歷的窘況，也可看出「竹子通條」的功效。

孫立人練兵要求嚴格，特別重視基本訓練，「立正要收緊小腹與下巴，顎下顯出七條皺紋，兩肘自然下垂，微微向前半彎。姿勢作不對的，尚須『貼牆壁』，出特別操」。（四八〇頁）

又如走路，「後頸要緊貼後衣領，行進時兩眼不要左顧右盼，步伐速度每分鐘要快於一五步，要有頂天立地的架式。」（八十一頁）

強兵要強其體魄，日夜行軍、搜索、游泳、爬山，都是日常功課，尤其重視射擊與劈刺。從一九三〇年代海州練兵到一九五〇年代鳳山練兵，都是如此。

江西剿共時期，孫立人任稅警第四團團長。當時參與剿共的四十八個單位，在南昌舉行

射擊總比賽，稅警第四團獲得團體總分第一；個人成績前十名射手中，該團占了七位。

一九四二年間，孫部改編為新編第三十八師。軍政部校閱組，校閱西南各省四十個師。校閱的第一個項目，就是實彈射擊，士兵照平日規定。「揹背包，全副武裝，戴鋼盔，射擊距離一五〇公尺，臥射有依托，每人一次連射五發，一次報靶，共三十五秒」。

結果校閱官評定，四十個師。「以新三十八師戰力為最好」。（一三四頁）

平日訓練嚴格，作戰才能充分發揮威力。遠征軍在緬甸、印度艱苦作戰，孫立人部自仁安羌一役以寡擊眾，重創日寇，救出被圍的英軍，一時聲譽大噪，英美軍方都對國軍的英勇精神和堅強戰力，刮目相看。

八年抗戰，孫立人有三年多在國外作戰。反攻緬甸是他軍事生涯中重要的一頁，本書記述甚詳，圖文並茂，較正史更為周全。戰略戰術上的問題，一般讀者不易瞭解，書中都有深入淺出的說明。也有些小插曲，像「王國授贈榮譽國民」一節，甚富人情味。原來是孫立人的部屬在戰亂中救出一個青年人，後來才發現他是錫金的王子；這一段經過以前未經報導，亦可見中國的「仁者之師」，域外作戰，受到外人支持和重視的原因。

「匪謀案」與「兵變」經緯

孫立人一生所遭受的最大挫折，就是在他兩任陸軍總司令任滿，奉調總統府參軍長之後

未久，就爆發了郭廷亮案；案情涉及「匪諜」、「兵變」等，政府指派文武九大員組成調查委員會，監察院也有五人小組專案調查。

到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日，總統令中根據九人委員會的報告，「一致認定該上將不知郭廷亮為匪諜，尚屬事實，但對本案實有其應負之重大咎責。姑念該上將久歷戎行，抗戰有功，且於該案發覺之後，即能一再肫切陳述，自認咎責，深切痛悔，茲特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議處，由國防部隨時察考，以觀後效。此令」。（八一七頁）

孫立人此後移居台中，幽囚了二十多年。本書自二十一章以後，都是有關孫案前後經過，有關文件及國內外各方反應，以至全案平反後的情形，篇幅約占全書三分之一（自六九二頁至一〇二三頁）。讀者從這些資料中，自可得到自己的結論。

我無意從回溯歷史的觀點來作評論，而只想以傳記文學的角度，透視孫將軍的性格與內心世界，為什麼像他這樣一位「久歷戎行，抗戰有功」的名將，會有這樣的遭遇？

本書在分析「遭受整肅的原委」時指出，孫之為「美國人的偏愛」；在一九四九年大陸局面逆轉之時，美國有一些官員，提出「棄蔣保台」的構想，並試探以孫立人取代蔣總統的可能性。「根據已解密的檔案顯示，孫立人對美國的遊說，至少有三次斷然予以拒絕」。這三次遊說都發生在一九四九年，分別在三月、秋天（日期不詳）和十二月。美方承諾「要錢給錢，要槍給槍」。孫的答覆是，他效忠蔣總統，不應臨難背棄。他將在蔣總統的指導下，負起保衛台灣的重任。（六九八頁）

一九五〇年蔣總統在台北復行視事，三月間明令孫立人為陸軍總司令；可見對他整軍經武的業績頗為嘉賞。至於說為了「爭取美援」，可能並非最重要因素。就在那年六月間，韓戰爆發，遠東局勢不變，華府與台北的關係也完全改觀。不過，美方既曾有「以孫代蔣」的說法，自蔣總統以至軍政首長們對孫抱著懷疑的看法，亦在人情之中。

孫立人在陸軍總司令任內，講授統御學，曾召各部隊長聽講，許多老將領也都戴著斗笠，坐著小板凳，在驕陽之下聽講。中部防守區司令劉安祺最為反對，並批評孫，「他甚麼都好，就是線裝書讀得太少」。孫不以為忤，兩人更以性格相近，無話不談。

劉安祺說，他剛到台灣時，老先生曾當面對他說，「我要孫立人作陸軍總司令，你要聽話」。（七一頁）

這段記載甚關重要。各國軍中多多少少都有「論資排輩」的傳統。當時國軍中資歷與孫相若、或在孫以上者，人數不少。蔣總統為了增強孫的地位而一一疏導，可見對他的重視和培植的苦心。別的人不講，劉安祺講出來。由此可以理解到，蔣公的識拔、孫立人的效忠，都是真誠的。

不過，孫立人的直率性格，有時會引起誤解。一九四九年四、五月間，京滬相繼易手。蔣公以執政黨總裁身分，在島內巡視。六月一日，乘太康艦到高雄，見到來迎的孫立人時就問：「我在這裡安全吧？沒有人講甚麼吧？」

孫立人答：「我在這裡負責軍事，由我保護，誰敢講甚麼！」

後來孫對清華同學吳國楨談到這段往事，吳連連搖頭，告訴孫：「你應該說，台灣是總統的地方，當然安全。為甚麼要說由你保護呢！有英雄氣質的人，不喜歡別人看到他狼狽情形，更不喜歡在他落難時，聽別人說可以保護他。」吳之為人，機巧有餘，固不足取，但他的這番分析倒是很近人情的。（五六二頁）

在出掌陸軍之前，孫立人曾奉命出任台灣防衛司令官，他希望他有動員民力之權，當時東南軍政長官陳誠責備他事還未作，就來爭權。孫氣憤之下，決定不肯出席第二天的就職典禮。這時，副司令宮董嘉瑞與他徹夜長談。再三諫勸，最後歸結到兩大理由：「第一，蔣總統現為失勢在野之人。此時違抗不從，恐遭物議，負不忠不義的惡名。第二，中共揚言血洗台灣，不就台灣防衛總司令之職，國人必以為你孫立人怕死圖逃。」孫最後接受諍言，如期就職。（五六三頁）

由此可以證明孫的本性耿直，有時率性而行，易遭誤解。不過他仍有相當強烈的傳統觀念，崇尚忠義精神。要身邊時時有人敦勸提醒，道理講得通，他倒也並非過分偏執的人。問題是，如果當時沒有人「旁觀者清」，或者看出不對處也不敢講，就要出大毛病。這一類事情也正是上級對他不能完全放心的原因。

國軍內部的紛爭

至於他和老將領們之間發生的齟齬，有些是可以解釋消弭的，不幸卻因彼此情感上「隔了一層」，誤會也就越積越深。黃埔將領們可能出於「團體意識」，本來就對孫有意見；孫自己有些言行，可能考慮未周，說出來不免傷人。本書中有幾個例子：

孫在陸軍總司令任內，周至柔為參謀總長。為了一項軍援報銷的方式爭執不下，周認為孫不通權變，說：「我們軍中有個傻瓜。」孫當眾回駁：「那個大傻瓜就是你。」

杜聿明在緬甸和東北戰場，兩度是孫的上級指揮官，兩人對戰略運用有不同的看法，孫對杜很看不起，他曾批評杜：「他的才能祇夠當一個排長。」

彭孟緝有一次請孫到士林馬場，並介紹日軍留下的軍馬，孫很不耐煩，當面指斥：「你不要在這兒冒充內行了。」彭當時面紅耳赤。（七〇八頁）

這些事情似屬瑣細，但從人性心理學去分析，小怨積成大仇，也許就在這不經意的情況下發生。孫與黃埔諸將之間本來就缺少感情基礎，嫌隙一生，彼此皆難相處。書中這些記載，很詳細也很傳神。孫這樣的作風，愛敬他的人認為他是「率直的軍人性格」；不喜歡他的人便以為他是「恃寵而驕，目中無人」。

孫立人建軍的理念是「軍以戰為先」，作戰最高目標是求勝，為達到勝利，部隊長的權威不可動搖。所以他對軍中政工人員與部隊長爭奪領導權，頗不以為然。蔣經國來台之初，和孫交往甚密。無話不說。後來成立的政工幹部學校校址「復興崗」，就是由孫建議而選定的。

一九五一年，美國軍援顧問團成立，團長蔡斯認為政工制度是蘇聯的監軍作法，對軍心士氣無益，因而建議取消；在獲得美國務院與國防部支持後，他就要強制執行。此中原委，具見顧維鈞回憶錄。此事引起蔣經國的憤怒，且怪罪孫立人「從中作祟」。（七一七頁）孫若非維吉尼亞軍校出身，當不致有這種猜疑發生。

一九五三年，艾森豪就任美國總統，孫立人致函申賀，並邀其訪華。此事經有關單位查悉，報告蔣總統，總統大為震怒，面斥孫說：「你憑甚麼去函邀請美國總統訪華？」（七〇二頁）

此事有逾分際，其過在孫。如果他坦然認錯就沒事了，但他爭辯說是「為政府作事」。誤會就更加深。上有所疑，下有所忌，於是孫立人的處境危矣。

到一九五五年，郭廷亮案牽連，孫立人遭撤職軟禁的處分。本書自第二十三章之後，都是記述有關的事實。孫的遭遇，世間多已知曉；至於同案受嫌的許多人的下落，本書綜合而完整的記述，可能是在別的相關著作中未有的。

讀罷此書，令人無窮浩嘆。這是在悲劇時代中發生在一個悲劇英雄身上的事。這樣的案情，是孫將軍以及所有相關受牽連者的不幸，也更是國家和軍隊的不幸。

人間的恩恩怨怨，百年後終告消沉。我特別感到印象深刻的是，在監院五位委員調查所表現的公正無私的風骨。在九人專案調查時，法學專家王寵惠強調犯罪要以證據為主，犯人的口供與自白書，僅能作為佐證，不能作為判罪的依據。所以後來報告書中謂：「本於罪嫌

惟輕之旨，本委員會不作孫將軍為變亂行動主謀之認定。」

另一委員許世英為孫將軍的鄉長，在簽呈上加「罪疑惟輕，恩出自上」八個字，呈請總統核示。（八一四頁）顯示出東方政治的一種溫厚人情味。

蘇東坡〈賈誼論〉，開宗明義便說：「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賈誼如果能作到「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為，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孫立人的時代與賈誼的已完全不同，可是「自用之難」，古今同慨。

孫案有關人物，多已作古。沈克勤先生此書之出，是要讓讀者們瞭解孫立人的心路歷程，是非功過，和這一代中國人所受的苦難，並供後世史家評鑑。由於作者的辛勤耕耘，這目標已充分達到了。

· 傳人立孫 ·

and withdrew. This, evidently, did not quite measure up the standard of behavior that was expected of the German boys; for one of the parents, who had been hovering around in the background, now stepped forward menacingly toward the youngest Chinese boy and boxed him soundly on the ears. Being up against overwhelming superiority in might, the youngest Chinese boy swallowed the bitter pill. He did not even tell the incident to his parents, who were people of considerable position and consequence, even in Tsingtao. It took him one sleepless night, however, to figure out the whole matter. Like scenes in a picture show, everyday evidences of German imperialism presented themselves before his mind's eye. He finally concluded that the root of all the evil was the inability of the weak Chinese Government to protect its citizens. Having satisfied himself with his own conclusion, he steeled the burning rage in his young breast into stern determination. The boy determined to take up the study of military art and science as his future profession.

That boy is now the well-known General Sun.

2. Ancestry, Education and the Shanghai Wars

About a thousand years ago, in the middle part of

附錄五

英文孫立人傳

General Sun Li-Jen

1. The Incident on the Tsingtao Seashore

One Sunday afternoon, in the early summer of 1909, a group of German boys were playing with their parents on the Tsingtao beach. Not far from them, three Chinese boys were marveling at their recent rare find, a brilliant and red shell. Boys being boys, the German children immediately joined the Chinese infantile connoisseurs. Suddenly, one of the German boys, with very swift movement and a contemptuous glance, snatched the precious shell from the eldest Chinese boy, who answered with nothing but a gasp and drooping hands.

This forerunner of the modern blitzkrieg enraged, however, the youngest of the three Chinese boys, a handsome boy in a dark blue swimming suit. Carrying his seven or eight years of age with great dignity, he demonstrated righteously and strongly against this outrageous attack. The German children were nonplussed

out as the champion.

After graduating from Tsinghua in 1923, he went to Purdue and got his C. E. degree, 1925. After his graduation from V.M.I. in 1927, he was immediately ordered to tour Europe to make personal observations concerning the British, French, and German military systems, for Chinese Government's reference.

His return in 1928 found China ridden with cliques. And his rise from a corporal to a general was beset with obstacles. He remembered very well all the time the advice on perseverance which his father gave him, when he left for the U.S.A. to Pursue higher studies. He was often heard to lecture his comrades-in-arms about perseverance being compounded of fortitude and endurance. It takes fortitude to get to places. But it requires endurance to stay there. Endurance further supplies flexibility to the cutting edge of fortitude, in the same way that iron has to be treated with tungsten to produce tempered steel. General Sun Was speaking from personal experience,—the result of the many years of service in the Chinese Army.

In 1932, as a regimental commander defending the Soochow Creek in Chapei, he gave the Japanese invaders, for the first time, a foretaste of what they were later to expect in Burma.

the tenth century, a Tang Dynasty General by the name of Sun Wan-Teng was ordered to suppress the rebellion in Cochin-China, which task he successfully accomplished. That General was General Sun's direct forbear forty generations removed. It is very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the two generals achieved military fame on the same peninsula. Maybe history does repeat itself!

General Sun Li-Jen is a native of Shucheng, Anhui, China, born of generations of learned parents who taught their offspring to be diligent and frugal. Because Gen. Sun's father was a government official, General Sun had to accompany his parents from post to post. In that way he learned about the poverty of the masses. Although he was born of a bourgeois family, his social contacts imbued him with revolutionary thinking even in his teens.

His formal school education started with his admission into Tsinghua College, Peking, 1914. During his eight years of stay there, besides applying himself studiously to his school work, he observed closely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ilitary developments in and outside of China. He also excelled in athletics. During the Fifth Far Eastern Athletic Meet, he played on the Chinese basketball team which came

was this all. The New 38th Division under General Sun was later successfully to cover the retreat of one hundred thousand Allied troops from all over Burma and, with a very much limited supply of ammunition and food, beat back two Japanese pincer attacks and extricated itself from an attempted Japanese envelopment. And on top of these all, the New 38th Division was to arrive in New Delhi in time to participate in the Allied review in which the armies of fourteen countries were represented. This Division came out the first, too.

"What are the reasons back of the tremendous successes?" one is tempted to ask. It is especially pertinent now to inquire into the reasons, if we bear in mind the present task of General Sun, the task of training New Chinese armies. In a word, what are his training secrets?

General Sun is especially strong in training. Before the New 38th Division left China for the expedition, it had undergone more than two years of strenuous training in Kweichow. General Sun rose early and retired very late day by day. He could be seen everywhere—on the drill ground, in the field, in the classrooms, during the night exercises, at his office and on the march. He was meticulous in his corrections. He wished to have every detail done right, from rifle

In 1937, when the Japanese again invaded Shanghai, General Sun's three crack regiments gave the famous Japanese Kurume Division such a whack that a tablet was afterwards erected in Ting-chiachiao by the Japanese bearing the following frank inscription: "Here the stiffest Chinese resistance was encountered by the Mikado's Army." Along the Soochow Creek, he repulsed seven successive enemy attacks. During the seventh and last time, he presented himself on the very front line. There he was seriously wounded in thirteen different parts of his body by Japanese machine gun bullets and shell fragments. It was with hasty transfusion of blood that his life was finally saved.

3. Reasons for His Success

April, 1942, the New 38th Division of the Chinese Expeditionary Force in Burma achieved a phenomenal success near the oil-fields of Yenangyaung. With only one underfed and poorly equipped regiment of the said Division, General Sun was able to annihilate ten times that number of enemy troops (the Japanese 33rd Division) and saved ten times that number of Allied troops (the British 1st Burma Division). General Sun's name suddenly burst into international eminence. Nor

exploited to the full his talent for leadership and command. Most of his time he spent in the advance command posts. When he came back to his own command post, he would gather his staff members and discuss the plans with them or inquire about the supply conditions. At times he would keep very late hours in a dugout, reclining in the improvised sofa chair of tin can boxes, with closed eyes and in deep meditation. Suddenly he would stand up, with a red pencil in one hand and a light in the other, making markings on the maps that hung on the dugout walls.

General Sun always rose early. The first thing he did was to examine and evaluate intelligence report that has arrived during the preceding night. Then he would attend to the command and disposition of troops. Next he would take care of important official correspondence and telecommunications. After breakfast, as was habitual, he would start, with the war-plan staffs, for the first lines. He often lunched in regimental and battalion command posts. During the evenings, he would visit the nearby tents, to see whether any officers or men were too tired to properly put up their mosquito nets. If necessary, he would himself, with all care, do it for them. In case any guard was doing duty without a mosquito hood, he would

cleaning to trigger squeeze, and from squad drill to division maneuver.

When Major General (now Marshal) W.J. Slim, General officer commanding the 1st Burma Corps, asked General Sun, before the battle of Yenanyaung, whether he was sure of his regiment, General Sun said that he could always count on the 38th Division or parts thereof. "Unless we are annihilated, We will annihilate!" General Slim thereupon grasped General Sun's hand in a hearty hand-shake and said, "It's a gentleman's agreement." General Sun is Justified in his self-confidence and in the confidence that he places in the troops under his training.

4. A Genius in Leadership and strategy.

After arriving in India, the New 38th Division was reorganized into the New First Army of the Chinese Expeditionary Force in training at Ramgarh.

The counter-offensive in Burma was the turning point of the whole Far Eastern Theatre, the starting point of a series of victories that finally ended in the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of the Japanese. In this campaign, in which hundreds of battles were fought, General Sun was the actual commander, from the start in Ledo to the opening of the Ledo Road to traffic. He

the verge of the monsoons. Battles in the counteroffensive were then raging in the Hukawng Valley. Although the New 38th Division at the left was achieving success after success, the New 22nd Division was being halted at Malakawng. Repeated attacks on the part of the New 22nd Division did not do any good. It seemed that the Chinese Army there was destined to weather the coming monsoon season high up in the mountainous country, with planes grounded and without any supply of food and ammunition. General Stilwell was greatly worried over this dangerous possibility.

Fortunately at this juncture, General Sun came to possess certain captured documents purporting to show that the enemy was rather depleted in its rear. Thereupon General Sun conceived of the bold plan of capturing Kamaing and Mogaung by a very circuitous approach, before Japanese reinforcements could be brought up from the far rear. By this surprise move, he expected to get to the Hukawng Valley before the monsoon season set in and to launch a concerted attack on Myitkyina, where Allied attacks were not making any progress.

That plan General Stilwell at first considered to be too bold. But we had the following entry in his diary:

order him immediately to put it on. The next day the officers or men concerned would be seriously reprimanded.

Fighting in malaria-infested territories, one cannot be too careful in guarding against mosquitoes. General Sun would rather exert himself a little more on what others would consider as "trifles", so as to preserve the health of those soldiers fighting under him. He would devote half a day in every month, no matter how busy he was, to visiting personally those hospitalized, to see whether they were getting better, to make sure that they were being properly paid and to inquire further whether there was anything that could be done for them. Many were moved to tears.

In such complex terrain obtaining in northern Burma, where jungles and ridges abound, General Sun could and did give full play to his genius for leadership and strategy. He served the enemy dainty dishes of surprise attacks. Oftentimes the most daring approach proved to be the safest in the end. And oftentimes even such a battle-hardened general like Joseph W. Stilwell would only accept his proposed plans after much heated discussion.

The battle of Kamaing and Mogaung may serve as an example. Mid-May, 1944, Northern Burma was already on

the plan at first. But it did not fail. Its success greatly facilitated the advance of the other columns, made up of the other regiments. The 113th Regiment launched a frontal attack from the right and together with the New 22nd Division, took Kamaing. The 114th Regiment, using the mountain ranges as cover, wedged straight for Mogaung. As a result of concerted attacks, Mogaung and Kamaing fell within twenty days. The whole Hukawng Valley was occupied before the monsoons. The concerted attack on Myitkyina could begin.

This is but an instance among many. General Sun and General Stilwell are very close friends. But on matters of supply and war planning, heated discussions often occurred between them. Because General Sun was able to carry out whatever and whenever he promised, he was always able to carry his point. Close friends always, they have great admiration for each other.

The northern Burma campaign greatly enhanced the General's reputation as a military leader. His name was on everybody's lips, even that of the enemy. The 18th Japanese Division even went so far as to give out detailed descriptions concerning the General's age, figure and features so as to enable snipers to get at him. On that account, he was many times in danger.

MAY 20 Last night Sun (Li-jen) in with plan to take Kamaing. O.K. by me. I kidded him along and then agreed.

Anything to get the 38th (Division) moving.

The plan was carried out as it was planned, almost to the letter. The New 38th Division advanced along three routes, each regiment taking one. The 112th Regiment took the one that was the most circuitous. Carrying only four days' supply of hard rations and one unit of ammunition, it pierced through line after line of enemy defense, often climbing trackless peaks and ridges, and at one time swimming across a river a thousand meters wide with fast running currents. It arrived at Seton, in Kamaing's rear, in scheduled time, i.e., six days. The enemy was greatly surprised and took the members of the 112th Regiment to be airborne or paratroops. In three days, Japanese casualties amounted to four thousand. More than fifty warehouses and depots changed hands. All Japanese transportation, communication, supply, and other logistic installations in the Hukawng Valley were destroyed. Suppose that it had failed to reach its destination in time, it would surely have perished, if of nothing else, surely of hunger. That was why General Stilwell disapproved of

to wartime control measures which contributed greatly to victory.

While General Sun Was abroad, his troops were being airlifted from Burma to Nanning, Kwangsi, to be ready to participate in the campaign for the recovery of the Laichow Peninsula, Kwangtung province. It was at this time that Japan consented to surrender unconditionally, as demanded in the Potsdam Declaration. The new mission of the New First Army was to go to Canton to accept the local surrender. After partaking a family supper with the Slims in London, he flied to Canton. Only to be sent away again, this time as a senior member on the Chinese Delegation, Military Staff Committee, United Nations.

When General Sun came back to China, it was in the midst of the Szepingkai battle in Manchuria. In Changchun, as cormander of the New First Army, commanding general of the 4th Pacification Area and Garrison Commander, he rolled back four successive waves of Communist assaults on a grand scale. The wide prevalence of the following song among the Communists testifies very eloquently to the degree of regard that they then hold toward the New First Army:

'Tis best to take the heart of cabbages, if we

5. Japanese Surrender and After.

With the capture of Mongyu by General Sun's troops, January 27, 1945, and the opening of the entire stretch of the Ledo Road, the mission of the Chinese Expeditionary Force was accomplished. The New First Army was concentrated at Myitkyina, waiting for orders to return to China, to Join in the general counter-offensive on the mainland. At that moment, an invitation to visit the European battlefield was extended by General Dwight D. Eisenhower, the Supreme Allied Commander in the European Theatre. General Sun started for Europe when his troops started to get back to China. In three weeks' time, he did fifty thousand miles of traveling, as a guest of General Eisenhower and General Charles E. de Gaulle. Picturesque and fire-eating General George S. Patton posed with him for a picture in front of his jeep, the "Iron Horse". He witnessed numerous demonstrations put up by air-borne, paratroop, tank, infantry and other units. He also reviewed the French tank and Moroccan units. In Normandy, he inspected what is left of the famous landing operations. He also made observations on topics ranging from Allied military occupation to the future of Germany. In London, he paid great attention

with each and every individual unit capable of standing on its own, it is simply unthinkable. Think of the many brilliant military exploits in Burma. Think of the successful defense of the Sungari bridgehead for a whole month by a single platoon, against twenty times its adversary. If General Sun were still in command, I am sure that the disappearance of two crack armies into the thin air could have never happened.

6. The Cradle of the New Chinese Army.

The methods and formulas used by General Sun in training the new troops must be on the mind of everybody; for Taiwan, on that account, has been often called the cradle of the new Chinese Army. The gist of the whole matter was once aptly described in a newspaper despatch from Peiping where the discipline of the units trained at Taiwan was noticed by the local populace. General Sun puts great emphasis on discipline; for the people's army must possess a high degree of discipline. He has "Six Don'ts". "Don't molest the populace", the most important, comes first. Once a second lieutenant was caught in the act of forcibly stopping a bus. Carrying a piece of cloth on his back with the offence committed clearly written on

do eat,

'Tis best to single out the New First Army, if we fight.

Only then can we hope to occupy Manchuria, Having destroyed the nucleus of Nationalist might.

May, 1947, General Sun was relieved of the command of the New First Army. For a while he served as Deputy Commander - in - Chief for the Nine Northeastern Provinces (Manchuria). July, he became Deputy Commander - in - Chief of Chinese Ground Forces and, concurrently, Commanding General, Chinese Ground Forces Training Command, Taiwan. September, 1949, he was appointed Commander of Taiwan Combat Command. March 1950, he rose to the position of Commander-in-Chief of Chinese Ground Forces and concurrently Commander of Taiwan Combat Command.

When the Communists finally completed the occupation of Manchuria October 1948, the New First and the New Seventh Armies were completely wiped out with the fall of Changchun. The New Seventh Army had originally branched out from the New First Army.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two armies came as a big surprise. With an unrivalled war record behind them,

General Sun found out the matter, Corporal Yen was introduced in a big meeting so that everybody could have a good look at him. He was promoted three grades and ordered to receive OCS training. The movement is at present gathering great strength and momentum.

General Sun thinks that the army should properly belong to the nation, that those in the army should treat one another as members of the same family, that the army should put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the people and the interests of the nation before everything else, and that life in the army should be on a democratic basis. He abolished the so-called "little kitchen". Everybody is now eating the same kind of food and wearing the same kind of uniform. Punishment can now reach officers and rewards can now get to the enlisted men. Aside from carrying out official duties, there should be no difference between officers and men. In private life, they should meet as equals.

The officer cadre, General Sun thinks,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military affairs. Battles are won and lost in the classroom and on the drill ground, not necessarily in actual warfare. It is either insufficient training or faulty command on the part of the officers that brings defeat. One cannot very well

it, he was ordered to walk the street for three days. Frequently when there were common people present in a meeting or gathering, General Sun would ask them to help him to enforce discipline by naming the culprits, if they should happen to know any. Besides "Don't molest the populace" the other "don'ts" are as follows:

Don't dissipate,
Don't gamble,
Don't be greedy,
Don't be dishonest, and
Don't be lazy.

His favorites are those who do live up to the standards and are therefore called "heroes" or "good men". "Heroes" and "good men" are living models to their comrades-in-arms. "Let the 'good men' be known" and "Pay the 'heroes' proper respect" are some of his slogans. Head-cook Corporal Yen Hsupiao is a good example.

His unit is stationed in Pingtung. On one of his trips to the vegetable market, he happened to pick up one million two hundred thousand Taiwan dollars (the equivalent of U.S. \$30,000). He waited until an old woman came to claim the amount. The money meant life or death for the whole family of the old woman. When

for a Chinese, with a ruddy complexion and very handsome features. His hair has started to turn grey. With his hat on, he could easily be to be thirty-ish. Just the other day a physical examination showed that his heart compares very favorable with that of a 25-year old. He is erect and athletic in bearing. In him we place great hopes for the successful building of a new army for a new China.

按：本篇英文孫立人將軍傳（General Sun Li-Jen），係出自馬國驥、陳石孚教授等英文名家之手，並經孫將軍親自審閱定稿，附於本書，以饗讀者。

blame the man under them. That is why in training the new army, he is more strict with the officers than with the enlisted men. He personally conducts some of the officers' classes. In his lecture on "Leadership", he often talks for many hours on a stretch. No matter how busy he may be, he never misses any of his classes.

General Sun also puts great emphasis on physical training, "the soldier's capital being his sound body". "Combat Proficiency Tests" are held semi-annually. Among the items are relays, marks-manship tournaments, pole-climbing, obstacle races, cross-country run and grenade-throwing contests. In these tests whole units are required to participate. It is often a test on a mass scale, with units pitched against units.

General Sun often keeps a twelve-hour day. He drills and exercises with the troops. In marksmanship and the care of weapons, he is almost meticulous to a fault. He would make personal corrections one by one, in that tiresome posture as anybody that has done it knows. In interviewing the students, he would often forget his time. He wants the details. He spends but very little time in official correspondence, or in talking with guests. Most of his time he spends on the students.

General Sun is now fifty years of age, rather tall